# 《大劍師傳奇一》黃易

《二○一五年十一月六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 卷一

## 第一章 逃出帝國

我拼命奔跑，直至奔進參天蓋地的樹林裏，再也支持不住，先是雙膝跪倒，跟著往前撲去，臉孔枕著冰冷濕潤的泥土。

不過暫時是安全的。

聽不到追兵的聲音，這使我心理上好受一點；雖然他們追上只是遲早的事，但逃走總有一線生機，坐以待斃並非我蘭特的性格。

急促的呼吸使肺中的空氣似被抽空，一陣陣暈眩襲擊著我的神經，我以無比的毅力和意志支撐著。

我不想被人像捉隻豬那樣子手到擒來，拿回去見大元首︰那個視人命如草芥的暴君。

輕微的腳步聲隨著吹來的風送進耳裏，還有惡犬的吠聲，心中一震，自然伸手到背後握著背著那長劍的劍柄，若是單對單，他們沒有一個是我的對手，包括被譽為我父蘭陵之下最好劍手的「黑寡婦」連麗君在內，雖然我和她從未交過手，但我有那樣的自信，一個好劍手的自信。

一咬牙，爬了起來，往著高及人膝的草林一腳高一腳低踉蹌地奔去，四周的草木愈來愈密，不得不拔出與我血肉相連的寶劍，為劈出一條逃路而奮力。

很快我那疲倦至不能動的肌肉陷進完全麻木的境地，支持的只是我的意志，若非自幼受到劍手的嚴格鍛鍊，早已躺了下來。

當我從一堆密集的茅草堆鑽出來時，忽地一腳踏空，原來是個斜坡的邊緣，疲憊欲死的我哪還能留得住腳，人球般從坡頂直向下滾去，也不知壓斷了多少植物橫枝，「噗咚」一聲，最後掉進冰涼的水流裏。

水流急瀉，我身不由己地被帶得往下流衝奔而去，眨眼間已被衝流了百多碼。

追兵的聲音迅速減弱，遠遠地被拋離。

我暗叫僥倖，流水或者可以使犬隻的嗅覺找不到我。

幸運神眷顧下，河水把我帶離樹林，直到離樹林數里外的一個峽谷，水流開始放緩，我才爬上岸旁，再也支持不住，就那樣昏死過去。

醒來時已是夜深，天空上繁星點點，人與人的鬥爭在她面前是那樣的無聊和愚蠢，可是我身在局中，卻不得不奮戰下去。

我心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靜，但卻不會天真到以為已逃離了險境。

那份地圖，是大元首犧牲任何事物也要奪回去的東西。

雖然我還不知道地圖中那處有什麼東西，但卻知道那地方有能令整個帝國覆亡的力量。

會是什麼東西？我爬起身來，雖是肌痛筋疲，但已遠勝昏迷前的狀態，在微弱的星光下，峽谷外是個大草原。

我在邊緣的疏林區走著。

饑餓在煎熬著我的意志，明天早上首要之務，是要獵取一頭可充饑的動物，未來逃亡的日子還長，一天不能找到地圖所說的「廢墟」，一天還是在危險裏。

「嗖！」

一道勁風從左方襲至。

我略一閃移避過。

「篤！」

勁風插進我左側的樹身上，原來是一支長箭，箭尾還在晃動。

我手一動，劍來到左手裏，心中驚慄，假若大元首的追兵神通廣大到這地步，我還有何話可說，不過他們只能得到我蘭特不屈戰死的身體，捨此外再無其他可能性。

「呀！」

一聲尖叫從左方十多碼外傳來。

我沉喝一聲，箭矢般在疏林間移向聲源，我父親蘭陵長踞帝國劍士榜首達二十年之久，豈是倖至。

我要證明給所有人看︰虎父無犬子。

眼前黑影一閃，我手中劍刺出。

在微弱的星光下，那人身形一閃，退到大樹的暗影裏，似乎不欲與我硬拼。

我猛地推前，長劍改刺為劈，若非我體力不及平常的十分之一，剛才那一劍對方就避不了。

光影一閃，那人的劍巧妙地向上挑，想化我必殺的一劍。

我悶哼一聲，在兩劍接觸時，運力一絞，眼看對方長劍脫手，忽地一股劇痛從臂肌傳來，我慘叫一聲，反而是自己長劍墮地，這才知道全身肌肉酸麻，剛才一時不慎，強運勁力，使疲不能興的肌肉百上加斤，終於痙攣起來。

我右手扶著劇痛得伸不直的左手，急步退後。

那人並不追擊，反而叫道︰「你沒事吧？」

聲音嬌美清脆，原來是個女子。

我愕然望向從暗影走出來的女子，在星光下隱約見到健美的女性身形。

我再後退兩步，道︰「你是誰？為何射我一箭？」

她呆了一呆道︰「噢！你不是『龍首山』的人，對不起！我以為你是頭野獸，所以才射了你一箭，這個時間從沒有人到這裏來。」

我舒了一口氣，只要不是帝國派來追捕我的戰士，便一切好辦。

何況她語氣溫和，使我被襲的恨意大為消退。

東方的天際這時露出一線曙光，日出的時間終於來臨，藉著這些微光，我一邊搓揉已沒有那麼痛楚的左臂，一面打量著她。

大約在十六、七歲的年紀，俏麗的瓜子臉配著雙烏溜溜的大眼睛，婀娜體態，煥發著動人的青春氣息。

挺秀的鼻子，分外顯出她柔順可人的性格，我不由心中暗讚。

我打量她時，她也在打量我。

「噢！你受了傷。」

我這才感到身上的舊傷口迸裂開來，鮮血流下。

鮮血從我厚麻製的緊身衣滲出來，從帝宮逃出時我曾受到大元首的衛隊「黑盔戰士」的圍攻，我雖負傷衝出重圍，亦逃不過渾身劍傷的厄運。

一陣暈眩襲上來，在我搖搖欲墜，介乎昏迷和清醒的邊緣時，一隻手插進我肋下，我無力向前撲去，她嬌柔的身體支持著我。

迷糊中我聽到她說︰「讓我扶你回家去。」

當我再醒來時，發覺身在一間堆滿木柴的小屋裏，背臥著是柔軟的乾草，我想轉轉身，劇痛從多個傷口傳來，使我不由不發出一下低吟。

房門輕響，她閃身進來，一身淺白的粗布衣，俏臉閃耀著動人的光采，兩頰紅撲撲地，健康和青春的熱力使人透不過氣來。

她喜孜孜地道︰「你醒來了，我第三次來看你了。」

我道︰「我睡了有多久？」

心中卻在盤算著，帝國的領土雖號稱無所不在，但威權卻集中在「大平原」上的「日出城」。

只要我能夠離開大平原，被追上的危險便大幅地減少，所以能走的話，我一定要爭取時間搶在追兵的前頭。

她天真地數著手指道︰「你睡了足有兩天一夜。」

我難以置信地道︰「什麼？」

完了，假設我真的睡了那麼久，前途上一定布滿搜捕我的敵人，我休想找到地圖裏的廢墟。

她在我身旁坐下，很有興趣地看著我，卻不言語，似乎對我有很大的好奇心。

肚子忽地不爭氣地「咕咕咕」叫了幾聲，我尷尬地望著她。

她微微一笑，從身後取出一個籃子，打開蓋的布，一陣肉香傳送過來。

我大喜過望，狼吞虎咽起來。

她托著俏臉看我吃東西，蠻有興趣的樣子。

我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她答道︰「我叫西琪。」

我道︰「西琪，這是一個好名字，那晚你在那裏幹什麼？」

她聳聳肩肘道︰「練劍嘛！每天日出之前我一定到那裏練劍，前兩年，爺爺還陪我一起練，不過現在他身體不大好，不能陪我了。」

說到這裏，眼圈一紅，有很大感觸！我嚼完口內的鹿肉，問道︰「你爺爺，他在哪裏？」

西琪道︰「到山上採藥去了，你的傷口還需塗一些草藥，否則很難迅速復原。」

跟著她又輕聲道︰「他說你相貌非凡，體格健碩，帶著的寶劍是『帝國』第一流劍匠鑄造的精品，必然大有來頭，所以才要我將你藏在這柴房裏。」

我心中一凜，西琪的爺爺眼力高明，竟能憑劍的外形，推斷出是帝國製品，當我是非凡人物，是吉是凶，誰能預料？

這時我才感到身體的傷口均已包紮得妥妥當當。

西琪鼓著氣道︰「人家告訴了你自己的名字，你還未說你的。」

看著她入世未深的純真模樣，我衝口而出道︰「我叫蘭特，是蘭陵的兒子。」

說出了身份，才感到少許後悔，我是個不應該透露身份的逃犯。

屋外遠處傳來馬嘶聲，西琪跳了起來道︰「我要去餵馬了。」

說著已出門去了。

與此同時，一束陽光從屋頂的小天窗投下來，使柴房彌漫著安逸與和平，眼前當務之急，先要養好身體，然後照著地圖的指示，找到那叫廢墟的奇怪地方。

門開，西琪神色倉皇衝了進來，撥開我身旁地上的柴草，露出一個鐵環，我不解地看著她。

西琪手執鋼環，向上一拉，一個圓蓋揭了起來，因為蓋子與地板同一顏色和質料，不細看那能分辨過來。

西琪將我的長劍拋了進去，叫道︰「快躲進去。」

我雖不知原因，卻絕對信任她，要對付我，大可趁我昏迷的時候，而且她的清純，使我對她大生好感，故毫不遲疑縮進洞裏。

裏面是只可容納個許人的小空間。

跟著，西琪將一堆乾草放在圓蓋上，嬌軀一晃，也躲進洞裏來，玉手輕輕將蓋子移好，剎那間變成黑暗的世界。

窄小的空間裏，她緊緊地擠在我的懷裏，豐滿和充滿彈力的臀部，毫無保留地坐在我大腿上，我的嘴臉貼著她的秀髮，處女的芬芳隨著呼吸湧進我心靈的至深處。

隱約間我又可見物，原來小洞頂開了密麻麻一排排細小的透氣孔，所以並不覺得太氣悶。

我把嘴唇湊到她的耳邊，待要說話，剛巧她也想說話，頭向後仰，我的嘴唇自自然然碰上她嫩滑的耳珠，接著印在她的俏臉上。

她「嗯」地一聲，原本僵硬的身體變得柔若棉絮，融入我的懷裏，我不由自主地興起最原始的男性反應，她似有所覺地全身滾熱起來。

我待要說話，一陣急劇的馬蹄聲，由遠而近，轉瞬間已馳至。

我猛地噤聲，並從慾海裏驚醒過來，難道帝國追捕我的戰士已來到這裏？

柴房外傳來一陣叱喝的聲音，聽來大約是十五、六人間，若以我平常的狀態，這實力還不放在我眼裏，不過現在全身創傷，虎落平陽，恐怕他們一半人已可以把我擊倒。

「砰！」

柴房門給踢了開來。

一把粗豪的聲音喝道︰「有沒有人？」

另一把陰陽怪氣的聲音道︰「這間柴房一眼看清，那還用問，若果人家蓄意躲起來，你想人家便會答你嗎？」

身前緊貼著我的西琪渾身輕顫，顯然對這陰陽怪氣的人有點恐懼，這樣一來我反而心中大定，因為若是她認識的人，自然是這附近的人，而不是帝國派來追殺我的戰士。

另一個尖亢的聲音響起道︰「上校，住屋處沒有人，阿邦他們到了農田那邊搜索，若果那妞兒在，肯定逃不了。」

粗豪聲音道︰「不要這麼托大，那妞兒得祈老頭真傳，頗有兩下子。」

陰陽怪氣的聲音道︰「管他三下子四下子，一個小妞有什麼了不起，我上校連祈老頭也不怕。」

粗豪聲音道︰「你不怕祈老頭就不會等到老頭上了山才來找人家的漂亮孫女，其實我真不明白，那西琪樣貌雖佳，但正正經經的，怎及得上城中那群騷娘兒。」

尖亢的聲音淫笑道︰「上校一向歡喜做開荒牛，你管得著嗎？」

跟著是嘿嘿淫笑。

而在地穴中的我卻是另一番滋味。

我的臉貼著西琪嫩滑的臉蛋，嗅著她吐氣如蘭的氣息，緊擁著她火辣的胴體，而當外面那些人說著那些不堪入耳的話時，西琪的心急促地跳著，身體也不由輕微蜷動，使我分外感到刺激。

上校道︰「快走！祈老頭回來了，我才不信那小妞能飛出我的指縫。」

跟著是一陣混亂的聲音，上校等人迅速地去遠。

西琪挨著我，全身軟柔無力。

我的心也在卜卜地跳，當我正感茫亂時，忽地想起一事，叫道︰「你爺爺回來了。」

西琪一震下清醒過來，伸手推開蓋子，爬了出去。

我感到一陣空虛，執起長劍，跟著爬上地面。

房中空無一人，想是西琪女兒家嬌羞臉嫩，適才無意間和我如斯親熱，現在光天化日，她那能不避開去，我活動一下筋骨，感到體力恢復了大半。

「啪！」

門打開來，一個相貌堂堂，身形高大，兩眼霍霍有神的老者，大踏步走進來，眼光凌厲地在我身上掃射，西琪跟在他背後，低著頭，不敢看我，但我卻看到她連耳根也紅了。

老者臉容雖在六十歲上下，但卻不見一條皺紋。

我弓身道︰「多謝救命之恩。」

老者道︰「不用謝我，若非西琪救你，我才不管這閒事，尤其你是帝國的人。」

我的目光自然地移到西琪處，她剛好抬起頭來，向我打個眼色，我清楚感覺到她要我容讓一下，這真是對會說話的眼睛。

我強忍心中的窩囊氣道︰「我的體力已經恢復大半，可以繼續趕路了，再不會麻煩閣下了。」

西琪失望地叫道︰「你……」

老者伸手阻止她繼續說下去，沉聲道︰「你走路還可以，但十天內休想與人動手。」

我的氣往上湧，淡淡道︰「這是我的事，不用閣下費心了。」

老者仰天一哂道︰「好！有骨氣，不愧是蘭陵的兒子。」

我愕然望向他，這人究竟是誰，憑什麼認出我是蘭陵的兒子，難道西琪告訴他，但可能性並不大。

我仔細打量他，只覺氣度沉凝，自具劍手的風範，沉聲道︰「閣下高姓大名？」

他森厲的眼神在我身上打了一個轉，道︰「祈北！」

我猛然後退一步，頭皮發麻，發夢也想不到在這裏遇到這傳說中的人物，帝國的另一名著名叛徒。

祈北冷哼一下，捋起衣袖，只見一道疤痕由臂上劃下，直至手腕，他冷冷道︰「這一劍就是拜爾父蘭陵所賜。」

西琪驚呼一聲，臉色煞白，對爺爺和我父的恩怨大感徬徨。

當然這亦表示她對我大有好感。

我又想起她灼熱的女體，她爺孫施與我的恩惠，一股熱血湧上來，我將左手伸出，叫道︰「父債子償，我父怎樣對你，你也怎樣對我吧。」

祈北仰天一笑，電光一閃，已拔出手中長劍，在西琪的尖叫裏，我感到一道涼意由臂膀急延至手腕處，心中嘆道︰「這手完了，以後還怎能拿劍。」

劍回鞘內。

衣袖向兩邊滑下。

我愕然低頭查看，衣袖裂開，肌膚卻絲毫無損，這一劍恰好劃破衣袖，用力妙至毫巔，不愧是當年與我父齊名的不世劍手。

西琪驚魂甫定，眼中射出欣慰的神色。

祈北道︰「虎父無犬子！當年蘭陵對大元首忠心耿耿，為何他的兒子卻成了帝國追殺的對象？」

我愕然道︰「你如何知道？」

祈北道︰「我剛才上山採藥，見到大隊帝國的黑盔戰士漫山遍野仔細查察，而你又滿身傷痕，加上時間上的配合，不是找你還找誰？」

我全身一震，道︰「他們終於找到來了，我立即便走。」

祈北冷笑道︰「走！走出去送死嗎？以你目下的體能，能走得十里遠近已是奇蹟了。」

西琪抱著祈北的手臂道︰「爺爺！你救救他吧。」

西琪哀求的大眼睛望向我，怪責著我沒意義的逞強，使我的心不由軟化，說不下去。

祈北眼中第一次閃出笑意，不過聲調依然冰冷，道︰「昨夜西琪扶你回來後，我趕去將你所有留在路上的痕跡毀掉，又布下了疑陣，將追兵引往『魔女國』的邊界，就算追兵高明得發覺你並沒有走往那個方向，回頭再來，最少也是十多天後的事了。」

我心中感激，得他這個逃走高手施展手腳，我的命算是暫時保住。

但剛才話已說僵，倔強的性格使我不能一下子適應，尷尬地望向西琪，她深深地望我一眼，垂下頭來，隱含欣喜，大抵是因為又可以和我相處一段時間了。

我望向祈北。

他恢復冷冰冰的臉孔，道︰「躺下吧。西琪來幫忙，我要給他換藥。」

當天晚上我睡得很壞，藥敷過的地方火辣辣地疼痛，一睡著便發噩夢，夢見在刑室裏滿身傷痕的父親，他垂死前和我說的話，要我找到地圖中的廢墟，找到那莫名的力量，將殘暴的大元首毀掉，讓人民從暴政中解放出來。

到了接近天光時分，我才能熟睡過去。

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西琪笑嘻嘻地拿著食物坐在我身旁等待著。

我不好意思地爬起來，再次表演了我狼吞虎咽的吃法。

我問道︰「你爺爺呢？」

西琪聳聳肩道︰「他一早便出去了，我也不知他幹什麼？」

我記起昨天上校那班人，問︰「他不怕留下你一個在這裏嗎？上校是什麼人，為何不怕你爺爺？」

西琪側著頭，左右手不自覺地撫摸著垂了下來長長一綹秀髮，呶著嘴說道︰「他們是『虎跳族』的惡棍，當初爺爺從帝國逃到這裏來，他們還想欺負爺爺，給爺爺單槍匹馬，闖進他們的廟堂裏，誓言若果再度受到騷擾，便毀去神廟內所有神像，他們的族長才立誓不再騷擾爺爺。」

跟著她吐吐鮮紅可愛的舌頭，道︰「那時我只有歲半，據爺爺說，當年若非將我綁在背上，影響了行動，你父親也傷不了他。」

我愕然無語，心中湧起一股羞恥，父親怎能向一個背負著小孩兒的人出手。

不過，現在已證明叛出帝國的祈北是對，而父親是錯，父親不時的長嗟短嘆，是否因辜負了祈北這好友而有所內疚？

西琪嬌哼一聲道︰「近一年來，帝國為了對付魔女國，大力擴展，勢力開始伸延向這深山窮谷之地，虎跳族便被收買為走狗，膽子也大起來，尤其是年輕一輩，更視當年神廟被闖一事為奇恥大辱，所以不時挑釁，他們那是爺爺對手，所以矛頭又指向我，爺爺已打算遷往他方……」

我插口道︰「這世界還有樂土嗎？」

西琪道︰「爺爺曾看過『智慧典』，裏面說我們的世界是在一個大圓球上，有很多廣闊的陸地，被大海包圍著，我們所處的大陸只是其中一塊。」

我怔呆了一陣，道︰「圓球，那怎站得穩？」

西琪道︰「我和爺爺也想不通，不過智慧典記載的事從來也沒有錯。」

我沉吟不語，就是因為智慧典的最後一頁的地圖，父親和祈北兩人才反目，而最後父親也落得家毀人亡的慘劇！

西琪忽然興奮起來，道︰「你身體怎樣了？有一個好地方，就在屋後的山邊，我帶你去看看。」

我隨西琪走出柴房外，毗鄰是一間小石屋，看來是她的居處，群山環峙，樹木蒼翠，是個隱蔽的小山谷。

一道溪水在屋旁流過，幾匹馬悠閒地在溪水旁的青蔥草地上吃著草。

柴房旁有個大石磨，旁邊放滿谷物，這附近應該有禾田，只不過被谷內的密林所阻，一時看不見。

田園生活，對我這個住慣像日出城那樣的大城市的人，滿有新鮮感。

我深深地吸一口氣，默察自己的狀態，估量再過十天八天，便能恢復如常，我自幼受到父親最嚴格的武技訓練，曾赤身裸體臥在冰雪上，在沙漠中不喝一滴水，這種種超平常人的刻苦磨鍊，使我有鋼鐵的意志，和驚人的忍受苦難的能力，否則也不能逃出帝國的天羅地網，這裏離日出城最少有二百多里，雖說仍是大元首勢力籠罩的地方，不過已大為減弱，相對地我被捕的機會也減低了。

但假如大元首派出他最可怕的大將「巫師」的話，我便非常危險了。

巫師和黑寡婦齊名，也是她的情夫，兩人各有絕技，不過我卻寧願對著後者，黑寡婦雖是貌美如花，而毒如蛇蠍，卻沒有精通邪術的巫師那樣難以對抗。

「喂！你幹嘛還不來。」

我望著西琪，只見她滿臉嬌嗔，怪責我呆在那裏。

我歉然一笑，趕了上去。

她在屋後樹林的蜿蜒小路輕快地行著，可能她一向也沒有伴兒，現在忽然多了我這個只比她大上數年的年輕朋友，分外興奮，而且她看來對我大有情意。

想到這裏，我不由自主留心起她婀娜動人的體態，她金黃得發亮的柔髮，一大半紮在頭頂，一小半散垂下來，在微風下拂舞，散發著令人心醉的瀟灑和無拘無束。

溫柔的火在我心中燃燒著。

穿過松樹林，眼前豁然開朗。

一片寸草不生闊近一里的平地，在與周圍的樹木完全不協調的情形下出現，好像有人故意砍伐出這片大空地。

不過儘管是人為的，也不能令土地寸草不生呀？

我細察泥土，色泛黑黃，與一般的土壤顯然大有分別。

當我俯身伸手想抓一把泥土看時，西琪嬌呼道︰「噢！不要，這泥土是有毒的。」

我愕然道︰「有毒？」

西琪正容道︰「是有毒的，假如不是有毒，怎會什麼東西種下去也會死。」

我怔呆了一會，道︰「這是什麼道理？怎會有這樣一個怪地方？」

西琪道︰「在附近這樣的毒地多著呢！所以很多人不想住到龍首山來，說這裏是魔鬼下了毒咒的地方。爺爺說，他遊歷各地時，不但見到這種毒地，還見到天雷打出來的大深洞，很可怕的。」

我沉思半晌，道︰「你帶我來就是看這怪地方？」

西琪伸手出來道︰「當然不是，跟我來。」

我自然地伸手過去，她一把拉著我，繞過毒地，走上一道山坡。

她的手纖巧柔軟，握著一手溫馨，加上鳥語花香，更令我心神陶醉。

在日出城我一直刻苦練劍，城內美女無數，我卻未有機緣一親芳澤，況且我是公主的未婚夫婿，其他女子更不敢對我示愛。

想起公主，我心中流過一絲苦澀。

西琪一路沒有說話，不過我看到她連耳根也紅了，適才她一時忘形下拉著我的手，這刻才發覺自己不堪這種男女接觸的刺激。

我心中一蕩，握緊玉手，要她放不了。

「你看！」

西琪叫起來。

我順著她的指示望往山下，呆了起來，脫口道︰「那是什麼？」

西琪聳聳肩道︰「天才曉得，連爺爺也不明白。」

在山腳處有一個圓形大坑，直徑達半里有多，就像一塊大石擲下轟出來的坑洞，不過，這還不是最奇怪的地方。

在坑底有兩條彎彎斜斜的黝黑長方條，相隔八尺許，平行地橫過陷坑的底部處。

當我們來到坑旁時，看得更清楚了。

首尾兩端都沒進泥土裏，給人一種無始無終的感覺。

我打了一個寒噤道︰「是生了銹的鋼鐵。」

在帝國的光榮歷史上，自十九年前由我父蘭陵和西琪的爺爺祈北從魔女國魔女秘殿盜走了智慧典後，鑄鐵術、數學、天文學等才發展起來，像眼下這長達半里的大鐵條，儘管不計它們穿入地底的長度，已是我們做夢也不敢想像的驚人巨構。

這是誰造的？

這兩條長鐵應該經歷了久遠的年代。

西琪問︰「你在想什麼？」

我吸了一口氣，整理震撼後的情緒，道︰「父親曾看過智慧典，他說序文中提及智慧典的知識源自一個久遠和消失了的文明，只不知這兩條古怪銹鐵，是否屬於那文明的遺跡？」

西琪點頭道︰「或者便是這樣。」

我還要說話，突有所覺，轉過頭去。

山坡上馬嘶聲起，七八騎呼嘯著揚鞭衝下斜坡，迎著我們衝來。

西琪俏臉一寒道︰「又是這班壞蛋。」

口哨聲呼叫聲發自騎者口中，避無可避下，我們兩人給團團圍住。

其中一名壯漢，以絕不配合他粗壯外型的陰陽怪氣笑道︰「我的小西琪，哥哥來了也不叫一聲嗎？」

另一名高瘦的青年陰惻惻道︰「上校！我看你夢中的小情人，已別投他人懷抱了。」

其中一名健碩的大漢接口道︰「看他們臉紅耳熱，恐怕他們剛剛就地解決，大快活了一場呢。」

西琪粉臉通紅，怒喝道︰「你們胡說什麼？」

他們合共有七人，年紀在二十至三十間，身上配著弓箭斧頭飛索等一類武器，身上的衣服都是各類獸皮縫合而成，是帝國邊緣的典型獵戶裝束。

眾人只有上校身上佩了一把長劍。

劍是非常珍貴的東西，要鑄造一把長劍非是易事，上校身上有劍，已顯出是這群年輕獵民的頭頭。

高瘦青年陰聲笑道︰「小騷貨，你敢說這小子連手也未摸過你一下嗎？」

西琪待要反脣相稽，忽地語塞；可能想起適才和我手牽著手，甚至在地穴中的親密情況，俏臉一紅，避過高瘦青年目光，轉向我道︰「走！不要理這班混蛋。」

這一下不啻默認了被我摸過她。

眾青年噓聲大起。

上校臉寒如冰，眼露凶光，盯著我的眼像要噴出火來。

我望向西琪，剛好她的目光也向我掃來，四目交投，她眼光垂向地下，少女含羞的丰姿，縱管在這種群凶環伺下，仍使我心神一醉。

我不知這是否就是戀愛？公主的美麗是震撼性的，但卻是高不可攀的，她同意我做她將來的丈夫，可能只是種政治的手段，以此為她父親大元首收買座下的首席大將蘭陵，我的父親已經下獄身死，我叛變外逃，這一切已是明日黃花，公主心中應已沒有我。

西琪美麗而平易可親，就像田裏的小野花。

「喂！」

一聲暴喝將我驚醒。

我剛想看是誰喝罵，一點寒星，劈臉而至。

想也不想，伸手一抓，剛好將鞭尖撈著。

當我正想運力將偷襲者扯下馬時，一陣劇痛從我運力的右臂下的腰肋傳來，令我身子一顫，馬鞭立時脫手。

背後風聲急響。

劇痛仍未消去，我勉力避往左側，右背肩已重重地著了一鞭，使我踉蹌撲前，幾乎跌倒時，一隻手拉著我。

我站直身子，感激地向扶著我的西琪無奈地苦笑一下，若非受傷，這群獵民怎放在我眼內。

「鏘！」

西琪劍已出鞘。

上校陰陰笑道︰「我的小妹兒，你這小白臉中看不中用哩！他背上雖然有劍，我看他連拿劍的氣力也沒有。」

高瘦青年笑道︰「當然，怎及得我們上校外面那把劍和內面那把劍同樣使得。」

這高瘦青年語帶雙關，極其挖苦刻薄。

眾人放縱地笑起來，這年代講究的是武力，誰的劍利、誰的功夫好、誰的勢力大，便可以橫行了。

帝國的基礎正是建立在武力上。

大元首是公認的最可怕劍手，甚至可能在我父之上，只不過他兩人從未比試過，而大元首身上穿著那長年不脫的甲冑，更使他連刀槍也不怕。

西琪鐵青著俏臉，沉聲道︰「你們再不讓開，休怪我劍下無情。」

上校兩眼一瞪，冷冷道︰「好！有了男人便不放我在眼內，讓我生剝了他，再將你捧到床上，包保你欲仙欲死，誰也不想。」

我有事在身，本想息事寧人，這時也忍無可忍，大聲喝道︰「閉嘴！」

七個人十四道目光一起集中在我身上。

上校喝道︰「你這病貓找死，讓我成全你。」

鏗！上校手一揚，劍已在手。

西琪嬌叱一聲，先發制人，手中長劍化作數十道電芒，向上校腰腿處刺去。

我暗讚一聲，又暗嘆一聲。

讚的是無論在角度上和速度上，西琪這得自乃祖真傳的一劍均屬無懈可擊的。

嘆的卻是這一劍缺乏實戰培養出來的殺氣，不能懾人心神，以氣勢取勝。

不過已教上校難於應付的了。

上校罵喝一聲，橫劍劈下，不過無論在力道上和時間上，都非常不當。

鏘！

兩劍相交。

馬受驚急跳而起。

西琪回劍再刺上校。

我又嘆一聲，假設換了是我，一定先傷馬後傷人，但西琪的慈悲心卻使她錯失了機會。

一連串的交擊聲，兩人劍來劍往。

背後風聲再響。

我狂叫一聲，勉力抽出背後長劍，只覺全身傷口齊痛，無力運劍，無奈滾倒地下，避過後面劈來的一斧。

敵方七個人全動了，一時殺氣騰騰。

「住手！」

眾人愕然止住。

一騎迅速馳至。

祈北來了。

西琪歡呼道︰「爺爺！」

祈北面無表情衝來，當來至上校前十來步時，劍已出鞘。

上校怒喝一聲，首先迎上。

寒光一閃。

「噹！」

上校的劍飛上半天，祈北越過愕然的上校，衝進了包圍網裏，斧頭、鐵刺一齊往他身上招呼。

祈北冷哼一聲，劍如暴雨般灑起點點白光，剎那間，響起了幾乎同時而發的交擊聲。

斧頭、尖刺紛紛墜地，驚叫和怒罵聲中，上校方面的人紛紛退後。

血從他們持武器的手滴往地面，夾雜馬嘶急跳，場面混亂之極。

我清楚地看到祈北出劍的每一個動作，一刺一劈一挑都是那樣無懈可擊地完美，我自問遠未到那境界，不過若要我和他生死決鬥，我卻不一定會輸，因為那並不單純是劍術的較量，還有韌力與意志的爭鋒。

無論如何，祈北是個超卓的劍手。

祈北冷冷望向上校等人，沉喝道︰「滾！若給我再見你們到『魔印谷』來，你們休想再出去。」

上校狠狠地望著祈北，他額上給劍鋒劃了一個十字血痕，血流下臉頰，使他看來像隻可憐的厲鬼。

喘著氣，嘴唇顫動，他乘機一抽馬頭，轉身馳上斜坡去。

其他人立時策馬跟去，轉眼消失在山頭盡處。

祈北望向我道︰「你的傷口都裂了開來，又要多費幾天工夫才能復原了。」

我望向自己，發覺幾處傷口的血水滲了出來，尤其是左大腿的傷口，那是拜大元首黑盔戰士的頭領、殘忍好殺的哥戰所賜的，我將來一定要討回。

以血還血！

## 第二章 魔女之秘

當天晚上，我們三人圍在屋裏吃著西琪弄的晚餐，除了鹿肉和羊肉外，還有小麥煮的稀湯，這是離帝國首都日出城較遠的邊陲地帶，山高皇帝遠，所以只要勤力一點，大地自能提供所有需要的糧食，不似日出城附近的鄉村，大部分物資都給帝國掠奪去了，人民只能活在貧苦和饑困裏。

祈北很沉默，胃口卻奇佳，我和西琪不敢打破這悶壓的氣氛，專心地吃。

祈北嘆了一口氣，放下了木碗，像是有什麼難以解決的問題。

我和西琪對望一眼，也停止了進食。

祈北望向西琪，眼中閃過一絲奇怪的神色，似是慈愛，又似羞慚。

西琪呆了一呆，道︰「爺爺！你究竟有什麼心事？」

祈北充滿歲月痕跡的眼睛，望往窗外那寂寞的黑夜，以低得幾乎只有他才能聽到的聲音道︰「十天後，待蘭特痊癒，我們到『魔女國』去。」

當他說到魔女國三個字時，眼中掠過興奮的神色。

這三個字勾起了他人生中最動人的時刻，也是那充滿傳奇性的神秘國度，令他起了驚天動地的變化，由大元首的忠實大將，變成與帝國對抗的戰士，也是當時唯一敢公開反抗帝國的叛徒。

不過！現在還有我。

西琪道︰「你怕上校等人嗎？」

祈北冷哼一聲道︰「上校，他們在我眼中不值一哂，我只是擔心帝國的人，黑寡婦、巫師和黑盔統領哥戰，都是絕不好惹的人物，事關帝國興亡，假若大元首親自出動。我們將更為危險，只有趁大元首未出動前，逃進魔女國去。」

我心中一顫，祈北說的「事關帝國興亡」究竟是什麼意思？

難道他知道地圖在我處，只要找到地圖上的廢墟，便可以掌握毀滅帝國的力量。

祈北凌厲的眼神轉到我臉上，傲然一笑道︰「當年我和爾父奉大元首密令，往魔女國盜取智慧典，假裝成伯來族的山草藥商，混進了魔女城去，唉……」

他長嘆了一聲，眼中又射出回憶的神情。

當時魔女國中的情景，一定使他眼界大開，因為每當我問起父親有關魔女國的事時，他也有這種神色，可是卻從不對我透露有關魔女國的事。

我不敢打斷祈北的思路，雖然心裏怪著他還不暢快地說出有關魔女國的一切，但仍強忍住不作聲。

就在這時，西琪道︰「爺爺！為什麼你從不向我提及魔女國的事？」

祈北睨了孫女一眼，眼裏又閃過那羞慚和抱歉的奇異神色嘆了一口氣，卻不言語。

當我和西琪均以為他再不會說話時，祈北卻開口道︰「我和爾父蘭陵，都是帝國最好的戰士，沒人及得上我們，以後也不會有。」

我心中湧起熱血，忖道︰「或者現在我還未及得上你們，但將來必能超越你們。」

祈北像看穿了我的心思，泛起一個奇異溫和的笑容，使我感到他這樣說，是激勵我多於自負。

西琪不依道︰「爺爺！你說話從沒有像今晚那樣吞吞吐吐，快說吧！」

祈北道︰「當時經歷了無窮的艱辛，那也不用一一再提，我們潛進了魔女殿，見到了魔女。」

我全身一震，不能置信地叫道︰「什麼？」

西琪不解地望向我。

祈北眼中神光一閃，冷冷道︰「你也聽過有關魔女的傳說，是的，她是永不會衰老的，每隔一段時間便能蛻變，換上另一個美麗的軀殼，唉！她的天生麗質是驚人的，沒有人能抵擋，縱使她是一名醜婦，她的力量和智慧也是沒有人能抵擋的。」

我道︰「既然如此，你們的目的只是盜取十二冊智慧典。為何不避開她，卻要和她見面？」

祈北道︰「大元首從一個秘密的渠道，獲得一個消息，就是每次當魔女蛻變時，她有三十天時間變得很衰弱，我們正是要趁此段時間去殺她。」

祈北眼中閃動著興奮的光芒，繼續說下去︰「魔女城和魔女殿的宏偉美麗，還超於帝國任何建築，日出宮比起它就像是小巫見大巫，那處只可以用天堂去形容，裏面一個男人也沒有，只有動人的侍婢，我和蘭陵分別潛游過護殿河，依從大元首指示的地下水道進入魔女殿的核心處。」

我和西琪聚精會神地聽著，魔女、魔女殿、魔女城、魔女國一直是帝國疆域內最充滿神秘色彩的傳說，但由於魔女國與帝國間隔了大河，連帝國的軍隊也不敢輕易逾越。

祈北又道︰「蘭陵和我分道進入殿裏，點燃了巫師給我的迷香，將殿內的人迷倒，肆無忌憚地進行搜索時，竟給我在一個大池裏，看到出浴的魔女。我一見她，便知她是誰，她的美麗，即管帝國裏最美麗的女子也及不上她萬分之一，唉！」

西琪有點嫉忌地道︰「真的那樣美麗嗎？」

祈北望向西琪，眼中射出無限的溫柔和慈愛，道︰「你也是罕有的美女，但魔女是不同的，她的美麗是魔術的，能把任何男女變成目瞪口呆的傻子，能使百煉鋼化作繞指柔。」

他轉向我道︰「聽說，大元首的公主也是非常美麗，是嗎？」

眼中又閃過一絲內疚和羞慚。

我因毫無準備而一下子呆住了，是的，公主確是帝國中最美麗的女子，和西琪相比，公主像朵盛開的玫瑰，而西琪則是空谷中的幽蘭，我驚奇的是︰祈北叛變離開帝國是十多年前的事，為何卻關心公主的美妍？

祈北嘆了一口氣道︰「夜了！睡覺吧。」

我和西琪想抗議，但看他的堅決神情，知他再不會說下去了。

當晚我照例睡到柴房裏，背脊枕著乾爽的麥桿，外面山野蟲鳴鳥叫，心中滿是寧謐的感覺，自一個月前父親被大元首軟禁在日出殿地底下的刑室，到我攻入室裏，目睹父親咽下最後一口氣，再逃離日出城，我從未有過像現在般的平靜。

這處比之昔日在日出城的華麗府第雖是不可同日而語，但那種與大自然親近的感覺，卻遠非豪華的城市所能比擬。

我開始時還想著祈北和魔女殿的事，但很快心靈便融入大自然的節奏裏。

雖然我不能起而練劍，但心中已默想著劍擊之道，很多以往不能貫通的地方，這刻像潮水般湧上心頭，直到日出前，才沉沉睡去。

接著的幾天，祈北頻頻外出，我知他是在探聽帝國的活動，好擬下逃往魔女國的路線。

見他的時間雖不長，兼且臉無表情，但我總覺得他眉眼間透出難掩的興奮，難道能永保青春的魔女真有那麼大的吸引力？魔女殿是否人間仙境？帝國因得到智慧典而興盛，為何仍不能吞併魔女國？我曾聽聞大元首一個目標︰就是將魔女收為私寵，或者這是帝國內每個男人的夢想。

這天我幫西琪執拾好行李，準備隨時上路，便和西琪往附近的山頭狩獵，順便活動一下筋骨。

我自幼受過嚴格鍛煉的身體，已很快復原過來，比祈北預期的還早，輕易地打了一隻小斑鹿。

我們在一個山坡坐了下來歇息。

西琪好像小鳥依人般，依偎在我身旁，與我言笑甚歡。

我忍不住問道︰「你的父母在哪裏？」

西琪眨眨美麗的秀目，泛起茫然的神色道︰「我不知道，爺爺也從來不說。」

我心中憐惜之意大生，伸手摟著她肩頭，嘆了一口氣。

她俏臉微紅，柔順地沒有推開我，我並非曾在花叢裏打滾的人，雖享受男女相接之樂，卻不知如何繼續下去。

坐了甜密的一會後，我們拿起獵物，趁著太陽下山前，趕回家去。

轉入了家前的小徑，忽地感到不妥，停了下來，西琪還想繼續往前行，給我一把拉著，她愕然道︰「什麼事？」

我沉聲道︰「有人！我聽到很多心臟跳動的聲音。」

就在這時，突變已起。

「嘩啦嘩啦！」

大幅掛滿倒鉤的網拋在我們頭頂的上空，鋪天蓋地般向我們罩下來，西琪顯然不知如何應付。

我一摟西琪蠻腰，就地打橫滾開，來至一棵樹旁。

黑影一閃，網已罩下，在它罩著樹身，而網邊剛要觸地的剎那，我的長劍來到手裏，向前一挑，「鏘！」網角應聲而起。

我摟著西琪再次翻滾，恰恰逸出網外。

可是苦難卻是剛開始。

全身裹在黑色厚革裏，只留出眼耳口鼻的黑盔戰士，黃蜂般從各處隱蔽的地方蜂擁出來，手上的刀、斧、矛、槍瘋狂地向我們進攻，我喝道︰「緊跟在我身後！」

邊死命殺往南面的樹林，一進那裏，逃走的機會便大得多。

鮮血在眼前飛濺，我的身體復原了，若果只是我一人，自信有機會逃命，可是卻要照顧西琪。

「呀！」

西琪的叫聲傳了過來。

我回頭一看，她給幾名如狼似虎的黑盔戰士纏著，墮後了十多步，四周八面全是黑閃閃的人潮，我振起神威，長劍向四周重砍勁劈，往西琪處殺回去。

西琪再度一聲叫喊，手中長劍墜地，跟著撲倒地上。

我厲嘯一聲，長劍化作一道長虹，敵人鮮血橫飛下，硬衝過重重戰士，剎那間趕至西琪處，肩頭大腿同時中劍，這是代價。

我待要刺斃將西琪壓在地上的戰士，背後勁風襲體，對方的高手終於出現。

在地上掙扎的西琪恰好向我望來，絕望和驚惶充滿在她的眼神裏，我心痛如焚，暗嘆一聲，捨去救援西琪，回劍一掃，剛好架住後面襲來的一劍。

來劍沉重，竟震不開。

我向來人望去，接觸到一隻凌厲的眼神。

哥戰！黑盔戰士的大統領，大元首的忠實走狗，帝國裏巫師和黑寡婦外最令人驚懼的人。

哥戰壓著我的劍，獰笑道︰「小畜牲，你的力道只有平時的一半，看你怎樣逃出我的指隙。」

哥戰最憎恨的人是我，因為他認為若不是我，公主將是他的囊中物。

我悶哼一聲，身子俯前，長劍從他劍下遞出去，向他小腹抹去。

哥戰冷哼一聲，回劍封架，剎那間兩劍交觸了十多下。

我吃虧在舊傷未愈，兼且剛才一輪衝殺，耗用了體力，立時落在下風。

四周的黑盔戰士雖停了手，但卻一圈圈地將我們重重圍住，形成我心理上難以忍受的負擔和無奈感。

哥戰怒喝一聲，長劍精芒爍閃，一連幾下精妙絕倫的劍法，我臉額一涼，已給他劃出一道血痕。

我不驚反怒，狂喝一聲，長劍毫無花巧橫掃哥戰，這一劍無論時間和角度都是無懈可擊，哥戰避無可避，肩頭血濺。

黑盔武士們一齊吶喊，為他助威。

我趁哥戰後退，正要反身找尋西琪，腳下一緊，一條飛索纏著左腳踝處。

一股大力拉來，使我幾乎撲在地上。

我沉腰坐馬，腳底立時像在地上生了根，抗止了飛索抗扯的大力，右手劍正要劈斷纏腳的飛索，哥戰的劍又像毒龍般由右側抹向我的咽喉。

我並不怪他乘人之危，在刀鋒上只有生與死、成功者與失敗者，並沒有正義或卑鄙。

與此同時，我的長劍已封擋了哥戰十多下重擊，可是卻始終沒有空隙劈斷纏腳的索子，這成了致敗的關鍵。

「呀！」

慘叫聲從我口中傳出去，震蕩著整個魔印谷，一股至少有十多名黑盔武士拉扯的巨力，從腳上傳來，使我無奈地被拖倒地上，一切也完了。

冰冷的刀斧矛槍，指著我每一個要害。

我被粗暴地捆縛起來，與西琪並放在屋內的一角，哥戰坐在椅上，拿著我的劍檢視著，臉色陰沉得像暴風雨來前的剎那。

哥戰臉無表情地看著我這被擒者，冷冷道︰「地圖在哪裏？」

我心中湧過一陣恐懼，沒有人能在他的手下不吐真言，但我的父親卻是個例外。

我還記得刑室內不似人形的他，仇恨代替了恐懼，我咬牙道︰「你將施在我父親身上的毒刑，用在我身上吧！不過恐怕你會得到相同的結果。」

哥戰一腳踢出，正中我心窩。

我慘叫一聲，向後翻倒，後腦撞在牆上，立時眼冒金星，幾乎不能呼吸。

西琪尖叫道︰「不要！」

哥戰正準備繼續用私刑，一把聲音從門外傳來道︰「統領！那獵戶要見你。」

我強忍胸痛，睜目看去，恰好見到上校畏畏縮縮地走進來，我明白了，上校是告密者。

哥戰盯著上校。

上校怯怯地道︰「大人，你答應過，事成之後，將那女子給我。」

哥戰眼光轉到西琪身上，第一次著意地打量她，他眼中閃動著奇異的光芒，顯然被西琪的美麗吸引，我心中暗叫不好。

上校也看出情形不對，謙卑地道︰「大人！大……」

哥戰森冷的眼神打斷了他的話，道︰「你過來。」

上校愕然道︰「幹什麼？」

哥戰嘴角露出一個笑容，道︰「你不過來，我怎給你打賞？」

上校大喜過望，踏前兩步，待要跪下接受禮物，哥戰手一動，鋒芒一閃，長劍已透胸而入。

上校不能相信地望向胸前沒入的劍，劍利鋒快，一時間還感覺不到那痛楚。

西琪尖叫起來，她雖然每天習劍，今次還是第一次目睹有人被謀殺，而且是如此卑鄙的方式。

上校狂嘶退後，長劍隨著狂噴的鮮血，脫了出來，上校直追出門外，「篷！」一聲仰天跌倒，再也不能動彈。

我憐惜地望向西琪，她滿臉熱淚，身子扭曲起來，剎那間我明白到哥戰是蓄意在我們面前殺死上校，以造成對我們的精神壓力。

哥戰若無其事站了起來，他身上濺著上校的鮮血，形相猙獰。

他緩步走到西琪跟前，忽地一把將蜷縮在地上的西琪抓起來，整個摟在懷裏，西琪雖然手腳被捆綁著，還是拼命哭叫和掙扎。

哥戰狂笑道︰「有意思有意思，我最愛掙扎的娘兒，尤其是這麼美麗的。」

「嘶！」

西琪的衣服給撕下了一大幅，露出雪白粉嫩的背肌，她絕望地悲叫起來。

我強忍著心中燃燒的怒火，冷靜地道︰「放她下來吧！」

哥戰大喝一聲道︰「地圖在哪裏？」

我道︰「我沒有帶出來，還留在帝國裏。」

哥戰怒吼一聲，將西琪推得撞往牆上。

哥戰一把將我從地上抽起來，暴喝道︰「在哪裏？」

我冷笑道︰「即使我說出地點來，你會貿貿然相信嗎？」

怒火在哥戰眼中燃燒著，忽地他屈起膝頭，重重地撞在我下陰處！痛得我全身痙攣起來。

「砰！」

我給他擲往地上，滾到牆邊，才停了下來，仇恨在我心內翻起滔天巨浪。

哥戰胸口不斷起伏，若他能在我身上將地圖搜出來，他立刻會把我折磨至死，以消私恨，可是，現在就只有等找到地圖之後了。

哥戰逐漸將暴躁抑壓下去，沉聲道︰「好！我將你帶回帝國，看你的命運了。」

接著的三天，我像貨物般被放在馬車上，手足換上了帝國鎖重犯的銬鎖，我不知西琪在那裏，或者被囚禁在另一輛馬車上，也可能沒有隨隊而行，四周全是黑革閃閃的帝國武士，甚至看不到哥戰。

他們只給我能維持生命的食物和清水，三天下來，我已感到很衰弱，幸好我體質過人，又曾受過嚴格的訓練，所以雖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身受的創傷卻很快地復原。

我唯一的希望繫在祈北身上，我奇怪哥戰一句也沒有提及他，這可能是上校沒有告知他詳情，又或是自大暴戾的哥戰，並不在意山野村夫。

假設他知道西琪是帝國歷史上最傑出劍手之一祈北的孫女，恐怕以後也難以安眠。

祈北，他在哪裏？這晚大隊就在樹林裏紮營。

到了午夜時分，四周傳來混亂的聲音。

我猛然睜開眼來，耳裏滿是啪啪的怪響，一時間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火！」

是火災，我的心立即想到祈北身上，他一定是躡著大隊的尾後，直到哥戰在林中紮營，才以火攻來製造混亂。

我聽到哥戰的聲音在馬車外響起︰「先將馬車趕走，小心點，我看這場火是有人蓄意放的，否則怎會東南西三方同時起火，只剩下北方的逃路。」

另一把聲音應道︰「若果有人如此大膽，包保他逃不了。」

哥戰悶哼一聲，明顯在盛怒之中。

馬車緩緩開出，火屑煙灰由車廂窗子飛進來，我一個人橫躺在車廂裏，恰好看到熊熊的火光。

只有祈北如此經驗豐富的老戰士，才能神不知鬼不覺地發動這樣一場大火，其次，哥戰也太大意疏忽了，不應在林裏紮營。

車前車後都是黑盔戰士，祈北要救我也不是易事，這個念頭未過，「轟」地兩聲巨響，似是兩棵燒著的大樹在馬車前後倒下。

馬方前後均傳來人仰馬翻的嘈吵聲音，拖著馬車的馬兒驚跳不安，拖得馬車在原地亂轉。

忽然間，馬車再次動了，而且是劇烈顛簸地奔馳而行。

我給拋得東滾西倒，無情地撞在廂壁上，但卻狂喜萬分，我知道祈北正在駕著馬車，載我逃出哥戰的魔爪。

追逐和喝罵聲從後面逐漸迫近，哥戰當然不肯放我走。

「砰！」

馬車突然停了下來。

我心中大駭，這時怎可以停下！

車門打了開來。

祈北旋風般撲了入來，將我拉出車廂外，當我給橫放在地上時，祈北一聲大喝，馬嘶聲中馬車狂馳而去，祈北以劍刺馬股，馬兒那能不發狂拼命往前奔。

祈北撲在我身上，兩人登時滾進一旁的草叢去，寒露把我們弄得渾身濕透。

哥戰大隊人馬馳至，朝遠去的馬車咬尾狂追，蹄聲如雷，我的心提至咽喉處。

百多騎黑盔武士在我們身旁馳過，其中一騎的馬蹄幾乎踏在我身上。

危難並沒有過去，沒人駕馭的馬車只要撞上一棵樹便會翻側過去，哥戰的人轉回來我們便凶多吉少。

祈北低喝道︰「站起身來！」

我想站起身，但因兩隻腳給鎖在一起，略撐起身便跌了回地上。

「鏘！」

劍光一閃，祈北一劍劈下，正中腳鐐，立時應聲斷開，這一刻的速度和準確性令我自愧不如。

祈北道︰「舉手！」

我剛舉起手，祈北的劍已到，另一下金屬鏘鳴下，我的手銬斷成兩截，掉到地上，在他的劍下，堅固的手銬就像枯朽了的樹枝。

遠方傳來馬群的狂嘶聲，跟著是混亂的叫喊聲。

祈北淡淡道︰「那處是個懸崖。」

我愕然，黑暗中我只見到祈北的眼眶閃閃發亮，往日的豪情重新在這威震一時的劍手血液裏流動，祈北道︰「跟我來，蘭陵的兒子。」

天光時，我們遠離了那樹林，在一條清澈的溪水旁歇息，我伏在溪邊，頭卻沉進了水裏，自由的滋味是如斯可貴。

祈北道︰「西琪呢？」

我全身一震道︰「你沒有救她嗎？」

祈北仰首望天，嘆道，「哥戰是只老狐狸，那天我在回家路上，遇到押運你的隊伍，知道不妙，還以為西琪也和你囚在同一輛車上。」

我霍地站起來，斷然道︰「找哥戰，只有拿下他，才可以找到西琪下落。」

祈北冷靜地道︰「蘭陵的兒子，衝動只會壞事，你先告訴我哥戰為何要追捕你。」

我頹然坐下，不要說哥戰劍術高明，只是數百名凶悍善戰的黑盔武士我便難以應付，而且從日出城追出來的帝國人馬，必然不止一隊，當他們匯集起來時，不要說救人，能否逃命也是未知之數。

我沉吟片晌，道︰「還不是為了那幅地圖。」

祈北愕然，眼中射出森厲的神色。

我無懼地望向他。

祈北忽地仰天長笑起來，狀極歡欣，好一會才收起笑聲，道︰「好！我還以為爾父蘭陵冥頑不靈，只懂對大元首愚忠不變，看來他並沒有將那幅地圖交給大元首，交的只是智慧典，而且只是十二冊其中的六冊。」

這次輪到我叫了起來，道︰「什麼？」

祈北淡然道︰「那次我和蘭陵分頭潛進魔女殿，我遇上了魔女，本來大元首的命令是要我們一見魔女，立即刺殺，可是，我卻下不了手，還……還……」

看著他眼裏溫柔的神色，不用他說我也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據父親說︰他不能自拔地愛上了魔女，連大元首的任務也忘了，背叛了帝國。

祈北嘆了一口氣道︰「你父親卻遇上了魔女國的戰士，被迫逃出宮外，以後的三個月裏，我們失去了聯絡。」

我道︰「你卻享盡溫柔，是嗎？」

祈北眼裏厲芒一閃，冷冷道︰「這是爾父想當然，我連手也沒碰過魔女，但那二個月，我的確在她那裏學到很多東西，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認識到大元首是個暴君，他正榨取人民的骨髓血汗，以滿足他的私欲。」

我愕然道︰「父親也曾這樣說。」

祈北仰天笑道︰「當然！是我告訴他的，可是他當時卻不信，還再次偷進魔女宮，這次他非常幸運，適值魔女出巡，被他乘機偷了六冊智慧典，包括了藏有地圖的一冊，我追蹤而去，直到進入帝國後，才趕上了他，不過我技遜一籌，終於攔他不住，但我卻告訴了他魔女跟我說的一番話。」

我沉痛地道︰「他雖然將智慧典獻給大元首，不過事先卻撕下了地圖，這個秘密一直不為人知，直到個多月前，大元首不知如何知道了，立即派人前來請父親入宮，誰知原來是個陷阱，父親一去不返。我只好躲了起來，可是，我兩位姊妹和弟弟，全給大元首殺了，所以無論如何，我也要殺死大元首。」

祈北道︰「地圖在哪裏？」

我道︰「我偷偷地潛進宮裏的刑室，見到父親，在他咽下最後一口氣前，他告訴了我地圖在那裏。」

祈北哂道︰「刑室是這麼容易進入的地方嗎？」

我道︰「我也知道是哥戰故意放我進入刑室，然後再跟蹤我企圖取得地圖，豈知我離開刑室，立時快馬離城，這一著大出哥戰等人意料之外，當他們再追上來時，我已離開了日出城，幾番血戰後，才在途中遇上了西琪和你。」

祈北眼中閃著光芒，熱切地道︰「地圖在哪裏？」

我伸手指一指腦袋︰「在這裏，那地圖自我出世後便一直掛在父親的臥室裏，我可以把它重畫出來。」

祈北愕了一愕，跟著喉嚨沙沙作響，一忽兒後變成狂笑，嗆咳著道︰「好蘭陵，實則虛之，將最重大的秘密，放在當眼的地方，反而瞞過了大元首。」

我心中一動，拗斷一節樹枝，在泥土上迅速將地圖默寫出來。

祈北雙目灼灼生光，直到我將整幅地圖畫出來，仍是皺眉不語。

我道︰「地圖上有很多地名，父親說那應屬於很古遠的年代，現在這些地名都不適用了。」

我指著地圖中心一個四方形道︰「這四方形旁有『廢墟』兩個大字，廢墟中有個紅點，寫著『異物』，另有一行字注解說︰『人類所能製造出來的力量峰巔』，父親說只要能找到這異物，便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足以推翻整個帝國。」

祈北像聽不到我的說話，自顧自苦惱地道︰「這地形我像是非常熟悉，但一時又想不起在哪兒見過。」

我想他見聞廣博，若他也不知廢墟在那裏，我更是大海撈針，心中一陣絕望。

祈北搖搖頭，話題一轉道︰「目下當務之急，就是把西琪救回來。」

我點頭道︰「就算死，我也要西琪安全脫離苦海。」

祈北道︰「我們成功的機會實在太微了，入帝國只有兩條道路，一是穿過疏玉林，沿天河過諸神谷，經大平原往日出城，那也是哥戰押你走的路途。另一條經南山，繞過食人沼澤，再沿鳳鳴山徑，切進大平原的南面，若哥戰要押西琪往日出城，捨此再無他途。假設我們由現在起快馬去追，可望於明天黃昏前追上押送西琪的隊伍，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我站了起來道︰「事不宜遲……」

祈北欣賞地望我一眼，從背後解下另一把劍來，遞給我。

我握著劍把，信心倒流回我的體內。

經歷了這麼多折磨和苦難，我以一個劍手的身份再次站了起來。

在帝國的強大惡勢力前不屈地站起來，縱使戰死，我也要毋負劍手之名，更不能壞了慘死父親的名聲。

祈北臉上現出個詭異的笑容道︰「你看！」

我望向他手中拿著的一束黑黝黝的樹枝似的東西，奇道︰「這是什麼？」

祈北並不直接答我的問題，卻道︰「若果你是哥戰，既然將我們追失了，會怎樣做？」

我嘆口氣道︰「當然是以西琪為餌，誘我們再上當。」

祈北道︰「那他們會非常後悔，因為今次誘來的是任何陷阱也囚不住的猛虎。」

他一揚手上的東西道︰「這是巫師當年給我的迷香，今次正大派用場。」

我呆了一呆，一股希望之火從心中升起，就像遇溺的人，抓著了浮木。

## 第三章 巫師施咒

兩天後，我們趕上看來是押運西琪的車隊。

一架簾幕低垂的馬車，被八十多名精壯騎馬的黑盔武士押著，在蜿蜒的山路上緩緩而行，卻見不到哥戰。

祈北沉聲道︰「假若我估計不錯，我們可能比哥戰走快一步。」

我道︰「好！那我們更要把握機會，救出西琪。」

祈北道︰「記著我們的計劃。」

他跳下馬來，往山上爬去，在這樣的山路上，走路比策馬還要快。

我也跳下馬來，借著山上岩石的掩護，躡著車隊尾後跟了去。

山路形勢險峻，一邊靠山，另一邊是陡峭的懸崖，這樣的地勢，是適合以少勝多。

祈北不愧是經驗豐富的戰士。

隊伍在山路上長蛇般蠕動著。

我感到微風拂到臉上，心想這正是施放迷香的最佳方向，連忙取出祈北給我的小瓶，倒了些瓶中的粉末到指上，再抹在鼻孔處。

這是對付迷香的解藥。

一股辛辣由鼻孔直衝上腦，我雖有心理準備，還差點忍不住嗆咳起來。

這時一縷縷稀薄得幾乎看不見的輕煙，向隊伍的前方飄過去，輕煙的移動非常緩慢，幾乎是凝聚在前路，風吹不散，也不向上升去。

我不禁暗讚巫師竟能製造這種無形武器，不需戰鬥便能傷人的藥物，確屬神乎其技，由此可知巫師位列大元首最倚重的三個大將之首，是有一定的道理。

我只見過巫師兩次。

他陰寒的眼神，能令人心生戰慄，據說他是個極端淫邪的人，最愛虐待未經人道的處女。

據父親說，巫師來自遠方一個邪惡性的國度，那處的統治者是連大元首也忌憚三分的「巫帝」。

隊伍走進了迷香裏。

我一提長劍，迅速地向前撲去。

「蓬！」

一名黑盔戰士首先掉下馬來。

整個隊伍陣勢大亂，十多名戰士先後掉下馬來，有些馬車滾下山路旁邊的斜坡，發出混亂的聲音。

我沉著氣竄前，一下子來到隊伍後方。

幾名中毒較淺的黑盔戰士回馬迎來，不過看他們搖搖欲墜的身體，亦只是勉強支撐著。

我大力吸了一下在鼻孔的解藥，人已衝進了迷香裏，手中劍閃電般擊出，兩名黑盔戰士立即應劍向後仰跌。

我躍上其中空出的一匹戰馬，劍勢一經展開，硬往隊伍中間的馬車殺去。

飽受多日屈辱後，殺起來特別痛快。

車隊前方同時傳來慘叫的聲音，祈北也開始了攻擊，眼前能保持不墜地的黑盔戰士不足二十人，馬車已在不足十步之前。

我奮起神威，兩名護在馬車旁的黑盔戰士濺血下馬，祈北這時亦趕到馬車前，將暈在策馬位置的御者踢下車去，高叫道︰「上車！」

我豈敢猶豫，跳下馬去，一把拉開車門，閃進車內。

一名長髮女子伏在車廂地板上，穿著一身黑色武士服飾，她的臉向下，我看不見她的樣貌，但卻知道她不是西琪。

我心往下沉，將她翻過來，入目赫然是一張艷麗照人的美麗臉孔，雙目緊閉，皮膚雪白嫩滑，唯一缺憾是她的鼻梁高而略呈勾曲，使人感到她是堅強無情的人。

我眼光轉到她左手上，還緊抓著一個圓筒，是煙花訊號一類東西，顯然她在發射前已不支暈倒。

她身旁還有一把長劍，劍柄上鑄著一隻人面蜘蛛的標誌。

心中一震，已知道她是誰。

祈北在車頭猛喝一聲，馬車開出，我失神下失了平衡，「砰」一聲倒撞在車尾廂壁上。

馬車不斷加速，我的絕望也不斷增長。

祈北喝道︰「怎麼了！」

我叫道︰「我們中計了，這是個陷阱，車內不是西琪，是『黑寡婦』。」

祈北出乎意外長笑一聲，叫道︰「若真是她，也等如找到了西琪。快將她捆綁起來！」

我愕然而悟，薑是老的辣，我須好好學習。

黑寡婦是大元首的得寵大將，又是巫師的情婦，拿到了她，自然可以交換西琪，我連忙照祈北之意行事。

馬車在山路急行。

天空開始暗黑下來。

車子停下，我將黑寡婦扛在肩上，跳下車去，祈北走上來，伸手托起黑寡婦的俏臉，仔細端詳，不一會嘿然道︰「果然是媚骨天生，難怪能迷倒巫師。」

一陣急劇的馬蹄聲在大後方傳來。

祈北冷笑道︰「哥戰終於醒覺了，我們走。」

當先往一旁的山坡爬上去，身手矯捷，尤勝壯年人。

但西琪又說他身體不大好，可能只是「心老」了吧。

我一言不發，背著有刺的尤物黑寡婦，緊跟而去，剛才急於逃走，並不覺得有何異樣，可是現在卻清楚地感覺到黑寡婦火熱豐滿和有彈力的胴體，具有爆炸性的挑逗力量。

祈北停了下來，回頭向我道︰「你守在這裏，我下去布置疑陣，引他們追上歧路。」

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黃昏後陰沉的山林裏，不禁打從心底佩服這個名震帝國的劍手，他對我將來的成就將有很大的啟發，劍手必須像他那樣，有智慧有謀、有原則和理想，才能真正發揮出驚人的潛力。

我將黑寡婦放在一旁，想了想，再抽出一條繩索，將她雙手雙腳更牢牢捆綁起來，我絕不會忘記她的可怕處，今次輕易將她手到擒來，只是機緣巧合下的僥倖，若非祈北施放從巫師處得來的迷香，我極有可能誤將她當作西琪而為她所誘擒。

黑寡婦一身緊身黑皮革，閃閃生光，令人想起毒蛇的軀體。

這時她的眼睫毛動了一下，若非我正在留心看她，定會疏忽過去！

一個意念掠過心頭，我並沒有塞著她的小嘴，若她叫喊起來，豈非暴露了行藏。

我亡羊補牢，冷冷道︰「我知道你醒來了，叫吧！只要你叫出聲來，我便在你的嫩滑臉蛋上畫一道美麗的劍痕。」

愛美是所有女人的天性，黑寡婦自然不會例外。

她嬌軀一震，睜開眼來，從下而上瞪視著我，美目光采流轉，像對著我媚笑。

我呆了一呆，雖只有秒許的時間，已經令我差點終生遺憾！

黑寡婦身子一伸一彈，綁著的雙腳像彈簧般直撐我下腹要害處，她不但腰勁驚人，最厲害還是她眼中的神色柔情似水，絲毫不洩露即向我發動致命的攻擊。

躲避已來不及，我一側身，大腿硬受了她這全力的一撐，劇痛之下我飛跌開去，一滾倒在地上，立時借腰勁彈了回來。

與此同時手中長劍揚起，但已不再需要。

黑寡婦依然躺在地上，手足被重重捆綁，使她難以乘勝追擊。

我怒道︰「宰了你！」

黑寡婦格格地笑道︰「蘭特，你生得真是威武英俊，難怪公主看上了你。」

我道︰「閉嘴！」

黑寡婦媚眼斜斜地拋過來，柔聲道︰「所有男人都喜歡聽我的聲音，閉上了是你的損失。」

我不怒反笑道︰「那你為何不大叫大嚷，好讓哥戰來救你。」

黑寡婦眼中充滿笑意，咬著嘴唇道︰「人家歡喜你，怎捨得讓你落到哥戰手上。」

我冷笑道︰「你怕我在你臉上畫一道劍痕吧？」

黑寡婦笑得高聳的胸脯急劇起伏，使我這身為敵人的人也忍不住咽下一口口水。

好一會她才收起笑聲，道︰「那小女孩還在哥戰手裏，你惟有把我拿去交換，怎捨得傷害我，所以我才會為這原因不叫，人家真正對你好，你為何不信？」

她故意將動人的胴體扭動了兩下，令我想起將她抱在懷中的滋味。

我抖擻精神，將她的媚惑排出思想之外，沉聲喝道︰「哼！想你真是愛我愛得發狂，否則也不會給我剛才那一腳。」

黑寡婦「噯也」一聲道︰「那是試你是否有真本領，是否值得我獻上身心？」

這黑寡婦狡猾若狐狸，令我也給弄得糊塗起來，但我一番思索下，始終想不到她不叫的理由。

她肆無忌憚地嬌笑起來，花枝亂顫地道︰「來！鬆開這些繩索，讓我令你知道做男人所能得到的最大樂趣。」

我厭惡地道︰「閉嘴！我明白了，你在拖延時間。」

黑寡婦臉色一沉，媚態被冷傲的神色替代，很難將剛才那風騷入骨的女子和現在的她連在一起。

她傲然道︰「是的！我在拖延時間，你這蠢才到現在才知道，不過已經太遲了。」

我正咀嚼她的話意，一股勁風從後面襲來，我駭然撲往地面，再翻身滾了開去，儘管這樣，仍然背衣破裂，十道血痕畫過，火辣辣地劇痛。

拍翼的聲音響徹上空，塵土飛揚。

我在地上轉過身來，恰好見到一隻雙翼展開達八尺的惡鷲，在剛升起的明月照射下，向我猛撲下來，牠的眼燃燒著使人心寒的凶光。

我來不及運劍擋格，一個筋斗往後翻去，離得黑寡婦更遠了。

惡鷲一撲不中，竟往黑寡婦處飛過去。

我大叫不好，躍起身來，往黑寡婦撲去，但已遲了一步。

通靈的惡鷲一爪將黑寡婦腳上綁著的繩索扯得寸寸斷裂，另一爪將黑寡婦的手亦回復自由，黑寡婦嬌笑一聲，站了起來，那惡鷲一個盤旋，落在她的肩上，一對凶眼望著我躍躍欲試。

我止住腳步，道︰「原來巫師來了，你故意引我說話，就是給些時間讓這畜牲來救你。」

黑寡婦狠狠地道︰「難道你以為自己真的有吸引力嗎？哼！就算給我提鞋也不配。」

我心一轉，忽地一個轉身，往林木茂密處竄去，我已經失去了擒拿她的時機，目下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在巫師和哥戰來到之前，逃得遠遠的。

同時我亦明白到祈北為何久去不回，一是他遇上了巫師，另一個可能是躲在林裏不敢移動，以避開這惡鷲的耳目。

黑寡婦尖叫道︰「追他！」

天空上立時傳來振翼疾飛的破空聲，我一邊提防，一邊在林木間急竄。

惡鷲沒有撲下來攻擊我，只是在高空跟著我，那已夠我頭痛，將我行蹤完全暴露在正趕來此處的巫師等人眼下。

牠還不斷鳴叫，指示著我的位置。

急忙間我的腳踢上一塊大石，失去平衡，往前撲倒，恰巧那是個山坡，急衝之勢如何能收，人像石頭般向下滾去，直滾到一處樹叢，才止住去勢。

那惡鷲在明月下盤旋，觀察我的情形。

我把心一橫，決定賭一賭運氣，若不能殺此畜生，今晚休想逃走。

閉上雙目一動也不動。

惡鷲撲了下來，又升了回去，雙翼打起的塵土，令我感到很不舒服。

牠在試探我的反應。

輕微的人聲從我剛才走過的方向響起，巫師和哥戰應該與黑寡婦會合了，下一步就是全力追捕我，帝國大元首下最可怕的三個人，全都出動，我也說不上是榮幸還是害怕。

惡鷲再次下撲。

我聽到牠伸爪的聲音，勁風迫面。

是時候了。

我一聲不響，長劍全力揮擊。

惡鷲頸項處鮮血飛濺，向上急升而起，剎那間變成一個小黑點，悲鳴而去。

我知道惡鷲命不保矣，我這一劍極有分寸，剛好割開了牠的喉嚨，卻沒有斬斷牠的頸，若我估計不錯，牠應可飛回巫師那裏，才咽下最後一口氣。

當日我闖入刑室時，父親一雙眼珠給生挖出來，正是這惡鷲利爪的傑作。

這個仇總算報了一點點。

我用力一滾，繼續往斜坡下滾去，不過今次是蓄意為之，儘管渾身疼痛，卻無大礙，到了斜坡底，跳了起來，繼續逃走。

在密林中左穿右插，迎面一個黑影撞來，正要揮劍，對方低喝道︰「住手！」

我驚喜叫道︰「是你！」

祈北道︰「跟我來！」

我跟著他鑽進密林裏。

來到一棵茂密的樹下，祈北當先爬上去，示意我跟著爬上去。

我大惑不解，這時怎麼還不乘機遠遁？在樹上藏好後，祈北壓低聲音在我耳旁道︰「這是我們唯一反敗為勝的機會，巫師一定以為我們逃往遠方，將人手分散去追趕我們，這樣於我們有利無害。」

祈北的計劃未嘗無理。

剎那間後，四周盡是人聲和軍靴踐踏草樹的聲音。

我們連伸頭下望也不敢，怕樹搖葉動，驚醒了下面如狼似虎的敵人。

哥戰的聲音在樹下響起道︰「他們那能逃得遠，我們分開三路去追。」

一個尖銳難聽的聲音道︰「若給我找到他們，定要碎屍萬段！」

我心中一緊，認得是巫師的聲音。

他的恨意只是增加了我的快感。

黑寡婦清冷的聲音響起道︰「這小子想不到還有兩下子。」

哥戰悶哼一聲道︰「凡與帝國作對的人，誰能有好下場？叛徒唯一的結果就是死亡。」

我心想身旁的祈北是帝國最著名的叛徒，不正是活得好好嗎？這代表了強者為王，祈北雖不能與帝國正面為敵，但藉著智慧和劍術，還不至今仍是翻雲覆雨？

想到這裏，心神不禁飛往地圖上的廢墟，那處是否真有顛覆帝國的力量？然而帝國版圖佔地萬里，精銳的黑盔武士達數十萬之眾，加上農獵民的後備支援力，必要時可動員超過五十萬人，這是無與匹敵的力量，但又為何不能消滅在西方小小一個魔女國？

巫師尖亢的聲音再次在樹下響起道︰「我們三人分作三路，將他們趕往大平原，與大元首的軍隊會合，那時還怕他們飛了上天。」

我和祈北幾乎駭得從樹上掉下去，原來大元首親自率軍西來，這實在太看得起我了，這亦證明連大元首也深信我掌握了顛覆帝國的力量。

巫師接著吩咐追蹤我們的路線，當然一一傳進我們的耳內，這時我不禁更佩服祈北，若果貿然逃走，一定落入巫師的計算裏。

樹下傳來移動的聲音，不一會人聲遠去，幸好山野地區，不能策馬，否則我們雖有通天之能，也難以追及對方。

祈北謹慎地再待了一會，才示意我一齊爬到樹下，在月夜迷茫裏，我們朝黑寡婦的隊伍追去。

半小時後已追上了他們的尾巴，我們故意遠遠跟著，待黑寡婦他們與巫師等的隊伍相隔更遠，再發力追上去。

他們人數在三十至四十之間，若果從正面攻擊，我們不一定能夠佔到便宜，唯一方法是偷襲。

而這樣的黑夜，這樣的山林，對我和祈北這個級數的劍手是非常有利的環境。

這時黑寡婦的隊伍剛攀過一個山頭，往山下走去。

祈北低聲喝道：「上！」

我們像箭矢般地竄前，長劍出鞘，沿著隊尾殺上去，猝不及防下，甚至連什麼事也不知道時，十多名黑盔武士早已血濺劍下。

隊伍立時陷在極度的混亂中，我們由斜坡頂再往下殺去，在我們雷霆萬鈞的攻勢下，擋者披靡。

黑寡婦的叫聲在前面響起，指揮她的手下回身殺來。

一個訊號煙花衝天而起，召喚遠去至少十多里外的救兵，上次她未放煙花是被迷香燻倒，今次放出了煙花，卻難望有人來得及救她了。

我低吼一聲，長劍若毒龍捲吐，每一劍都貫足力道，瞬息間劈飛了幾名頑抗的武士，我身上雖有幾處創傷，但都是輕微擦損，絲毫不影響戰鬥力。

一道劍光射來，黑寡婦到了。

我施展渾身解數，擋過了她一輪急攻，每一下擋格都運足劍勁，以拙勝巧。

對方連綿不絕的劍式像長江大河般湧過來，在微茫的月色下似若一條翻滾激騰的毒蛇，我不但要運足眼力，還要聽風辨聲。

黑寡婦再急刺十一劍，叮叮噹噹，劍勢忽地一緩，是後力不繼的現象，事實上假設她能再強攻幾招，我幾乎必會被她刺中。

機會來了，我悶聲不響，長劍無情地橫掃出去，想到沙場裏萬馬千軍的血鬥，心中升起慘厲無倫的感覺。

黑寡婦果然為我氣勢所懾，愴惶退後，不敢硬接這一劍。

我乘勝追擊，利用男性比女性較強的優點，劍勢大開大闔，一招比一招凌厲，狂風掃落葉般向正在步步退後、苦苦支撐的黑寡婦捲過去。

黑寡婦也是了得，連擋我四十多劍。

「叮！」

黑寡婦手中長劍被挑飛，我的劍尖抵在她的咽喉處。

她高聳的胸脯不斷地起伏，眼中射出奇怪的神色，緊緊盯著我，咬緊嘴唇，一語不發，那模樣確令男人心動，希望看在這點上，巫師肯以西琪來換她。

祈北好整以暇，來到黑寡婦身後，忽地一掌劈在她頸側，黑寡婦嚶嚀一聲，向我倒來，我右手連忙收劍，左手一抱，暖玉溫香送進懷裏，我朝四下一看，地上密密麻麻地躺滿了人。

祈北道︰「綁好她，今次不要再讓她逃脫了。」

我嫩臉一紅，遵言而行。

今次我將黑寡婦的手反綁身後，任她如何狡猾，也難再施展奸計。

祈北道︰「快走！他們來了。」

次日清晨，我爬上一個山頭，這個位置剛好俯視巫師和哥戰等人的營地，最少上千名黑盔戰士在我腳下。

他們昨晚分散了的力量，已重新聚集起來，但我手上已有了討價還價的籌碼。

我從隱蔽處站了出來，高聲叫道︰「巫師！巫師！」

營地的黑盔戰士一齊愕然抬頭。

我叫道︰「巫師！你滾出來。」

我想這必是第一次有人敢如此向他呼喝。

巫師和哥戰從其中一個營帳走了出來，抬頭向我望來。

我喝道︰「叫他們站著不要動，否則我立即逃走，你也永遠得不回黑寡婦。」

巫師和哥戰眼中噴出怒火。

巫師陰惻惻地道︰「可是你也永遠得不回你的女人。」

我離開巫師只有百來碼，居高臨下，看見他臉上深刻的皺紋每一條都像在獰笑，細長的眼凶光閃爍，不知又在動什麼壞主意。

巫師一拍雙掌，其中一個營裏走出四名大漢，抬著一張木板，上面躺著的正是我朝思暮想的西琪，她緊閉著眼睛，昏迷不醒。

我心神一顫，這表示了巫師的智慧，早估計到我必會到來要求換人，故有此種部署，要我在心理上處於下風。

我若無其事道︰「我怎知你對她下了什麼手腳，若我換回一個廢人，不如一拍兩散。」

巫師哈哈大笑道︰「只要你以父親蘭陵的靈魂立下誓言，我便放下此女，你檢查後覺得滿意，立即放回黑寡婦，這個交易便告成功，尊意以為如何？」

這件事太順利了，我反而有點猶豫。

哥戰插口道︰「由現在開始，我們再玩過兵捉賊的遊戲，看看誰是贏家。」

我道︰「只有真理和正義才是贏家，好！我接受這交易。」

當下立了誓言。

巫師果然言行一致，不一會率手下撤退個乾淨，只剩下西琪躺在地上。

我肯定了巫師真正退走後，迅速來到西琪身邊，這刻也顧不得她是姑娘身份，仔細將她檢查一遍，發覺她除了一些舊傷外，全身完好無缺，呼吸均勻，脈搏正常，只是昏迷過去。

我輕輕拍打她的臉，她呻吟一聲，扭動身體，然後緩緩張開眼來，一見是我，不能置信地叫道︰「蘭特！是你嗎？」

眼淚奪眶而出。

我將她摟入懷裏，萬般憐惜。

西琪渾身顫抖，情緒激動下泣不成聲，如此溫純的女子，偏有這般可怕的遭遇。

我有點難以啟齒地道︰「你……你沒事吧，他們有沒……」

西琪搖頭道︰「沒有！」

我道︰「還算哥戰有一丁點人性。」

原本我以為他必定因公主鍾情於我，會侵犯西琪作為報復，一早就預了做輸家。

西琪哭道︰「不！他是禽獸，本來想侵犯我，但看到掛在我胸前這個金牌，想了一會後，才放過了我。」

她羞澀地從衣領處，拉出金鏈連著的一個小金牌，遞給我看。

小金牌上鑄了一個人首蛇身的怪物，造工精細，栩栩如生，我看了一會，問道︰「誰給你的？」

西琪道︰「自小便有的了。」

我知道若要找到答案，必須問祈北才成。

扶著她站起來，道︰「你走得動嗎？」

西琪點頭。

兩小時後，在一個山林的隱蔽點和祈北會合，我詳細地將換回西琪的全部過程說了出來，祈北很耐心聆聽，反覆地詢問幾次，最後皺起眉頭，苦苦思索。

西琪見到爺爺，情緒穩定了不少。

祈北望向西琪，無限憐愛地道︰「琪兒！最後一次昏迷前，你記不記得發生了什麼事？」

西琪呆了一呆，瞪大眼睛，茫然道︰「奇怪，為什麼我一點記憶也沒有？」

祈北臉泛憂色，望向我道︰「巫師的法寶，就是毒藥配合巫術，琪兒雖不似中毒，但總是令人擔憂。」

西琪長長的秀髮，在頭上結了個髻，用一枝髮簪穿過髻子，看來精神奕奕，怎樣也不似有什麼問題。

我心中一動，問道︰「黑寡婦在那裏？」

祈北指著一棵樹道︰「就在那樹後。」

我站起身，往祈北所指的方向走去。

祈北低喝道︰「你幹什麼？」

我回頭道︰「巫師放了西琪，我自然要放黑寡婦。」

祈北凝視著我，好一會才釋手道︰「或者你是對的。」

才說完，他轉身往西琪走去。

我來到黑寡婦身旁，將她拍醒過來，解開了捆綁，道︰「你可以走了。」

黑寡婦揉搓著被綁得麻木的手腳，烏溜溜的大眼卻盯在我的臉上，忽地輕聲道︰「我從未見過比你更有英雄氣概的人。」

再深深望我一眼後，消失在林木的深處。

祈北走過來道︰「此處不宜久留，我們走。」

我們朝巫師退走的相反方向，往北而去，當爬上一座高山時，祈北停了下來，指著遠方起伏的山巒道︰「那是連雲山脈，朝那方向再走百多里就是帝國內與日出城並稱兩大名城的望月城，望月城再去是望月河，河外就是魔女湖，魔女城便是建在湖邊的宏偉建築。」

我看得悠然神往，西琪來到我身邊，依偎著我道︰「你會帶我去嗎？」

我有點尷尬地望向祈北，祈北全神貫注，極目遠眺，似一點也沒有留心我們在說什麼。

我伸手擁抱了西琪一下，在她耳邊輕聲道︰「無論到哪裏，我也會帶你去。」

西琪閉上美目，沁出了一滴晶瑩的淚水，像所有苦難都隨此淚水而去。

祈北道︰「走！」

我們往山下走去，天色逐漸昏暗，路上我們再沒有說話，直到午夜才停下來，在一個洞穴裏生起了野火，吃著前天獵回來的兔肉。

西琪靠著我睡著了，希望她在經過這麼多苦難後，有個好夢。

祈北沉聲道︰「你知道嗎？巫師有種追蹤秘術，據說沒有人可以把他甩掉，當年追蹤我的若是他，我可能也逃不掉。」

我沉思不語，好一會才開口道︰「剛才一路上，我總有一種被人在暗中窺視的感覺。」

祈北仰天嘆道︰「蘭陵有子如此，死該瞑目，你已開始培養出劍手的靈覺！這對你將來擊敗大元首，會有決定性的幫助。我老了，餘日無多！」

我心中升起不祥的預兆。

自遇祈北以來，還是第一次看到他壯志消沉，不知是否愈接近魔女國，便愈使他心生感觸。

當年發生的事，一定並非他所說的那麼少，西琪的身世也是一個疑團，甚至她佩戴的頸鏈，也應是大有來歷，否則為何連哥戰也懸崖勒馬，沒有侵犯她。

西琪枕著我，睡得酣熟，呼吸均勻，感受到她的體溫和處女的幽香，我心中盈溢著幸福和實在。

那是我從未曾有的感覺，我願意盡全力去保護她。

祈北微喟道︰「假若你拿地圖去見魔女，保證她會全力保護你，因為她也希望能到廢墟去。」

我驚異得合不攏嘴，叫道︰「什麼？地圖不是智慧典最後一頁嗎？父親既得自魔女，她自然看過。」

祈北搖頭道︰「地圖是用一種奇異的材料在智慧典上寫成，要在日光下曝曬才會顯現。

「當日我和蘭陵決鬥，智慧典掉到地上，翻了開來，地圖才顯現出來，那時我還不知這地圖如此重要，回去和魔女一說，她才告訴我她一直在找尋這地圖，因為智慧典一開首便提到這地圖的存在。」

我想不到整件事如此轉折，心中像想到很多東西，也似乎什麼也抓不著。

「咚！」

一下奇怪的聲音從遠方傳來。

我和祈北愕然對望，大感不妥，那像是敲鼓的聲音。

荒山野地，何人會深夜擊鼓？

西琪震了一震，茫然張開眼睛。

「咚！」。

這次聲音大了一點，清楚地是鼓的響聲。

「小心！」

祈北大聲叫道。

我反應已來不及。

勁風向我突然襲來，那是發自西琪躺著的位置，我的腦一片空白，完全想不到發生了什麼事。

祈北一掌將我推開。

一枝閃閃生光的鐵簪擦臉而過，直刺進祈北的左肩處。

祈北慘哼一聲，向後退去。

鐵簪轉了一個圈，再向我刺來。

我大叫道︰「西琪！你瘋了。」

她真是瘋了。

眼睛閃爍著青色的奇光，一簪一簪毫不留情地向我刺來，完全變了另一個人。

外面傳來的鼓聲更急了。

我狼狽地左閃右避，最痛苦是不能對她還以殺著。

祈北叫道︰「接劍！」

將放在一角的長劍拋來。

我一腳飛出，側踢右肩，西琪靈活地閃開，我乘機接過長劍。

「鏘！」

長劍出鞘。

鼓聲忽變。

西琪全身一顫，一個轉身，往洞外走去，我狂叫追出，她已消失在漆黑的林木裏。

我跪在地上，失望的情緒將我徹底淹沒。

自以為得勝時，卻原來是一敗塗地。

巫師對西琪早施了巫術，使她變成一隻厲害的棋子，現在西琪又再落在他的手上，我們的敗亡已迫近眉睫。

洞內傳來祈北的呻吟聲。

我搶進洞裏，祈北倚洞壁而坐，臉上一片灰黑，眼神渙散。

我悲叫道︰「你怎麼了？」

祈北搖頭道︰「我中了鐵簪的劇毒，回天乏術，你不要再理西琪，立即到魔女國去，到了那裏，你就會明白……快！他們絕不會放過你。」

才說完，頭一側，一代劍手，與世長辭！

## 第四章 大開殺戒

我在他身邊跪了下來，自出生以來，我從未試過如此沮喪和悲憤！當日在刑室見到父親時，曾把悲憤化作了與帝國抗爭的力量，但現在這一刻西琪走了，祈北死了！

我一向也知道巫師擁有不可思議的力量，但知道只歸知道，豈料今天竟然以這樣淒慘的方式去深刻地體會。

我拿起了祈北的劍。

父親和他的血債，全負在我身上，而西琪還在他們手裏。

我不知巫師用什麼方法控制了她，只知必定與鼓聲有關，難怪他如此順從地和我換人。

我將祈北的劍掛在背上，大踏步往洞外走去。

洞外黑漆漆地，不聞半點人聲。

我心中一動，記起父親說過一句話。

他說巫師每逢施術後，都需要休息一段時間，才能恢復過來，如今外面靜悄悄地，這話應是不假。

巫師若想追蹤我們而不被察覺，只能隻身追來，所以目下他極可能是單身一人。

問題是他藏身在那裏？

要在這樣漆黑的山林找一個蓄意隱藏的人，便像大海撈針，我壓著心臟的卜卜狂跳，冷靜地思索以狡猾見稱的巫師下一個可能的步驟。

假若我是巫師，一定會走來查看我和祈北兩人是否被殺，但謹慎的他，當然不會隻身犯險，於是他有兩個選擇。

一是待自己復元後，但那時生還者早已遠遁，所以這是下下之策。

其次就是召哥戰前來。

想到這裏，我的鬥志又激昂起來，假如能夠殺死巫師，對帝國打擊之大，確是非常嚴重。

我再不猶豫，往高處攀上去。

來到一塊大石的頂上，這處剛好俯視洞穴四周的情景。

我想到巫師將西琪召走，是非常高明的一著，因為若我們沒有受傷，自然會狂追西琪，那時只要他再有布置，我們便會掉進陷阱裏。

與巫師這種級數的凶人爭鬥，確是半分也不能大意。

「嚓──砰！」

一道青光直衝天上，在高空爆起一連數朵七彩繽紛的煙花。

我心中大喜，計算著放射煙花的位置，小心地竄去。

寧願慢一點，也不想巫師察覺到我的來臨。

在黑暗的樹林裏，藉著微弱的星光，我悄無聲色地潛行。

不一會我撥開了一堆叢林，向外望去。

巫師的黑影站在林間一片空曠的地上，西琪就立在他的面前。

巫師散垂頭髮，口中喃喃念著奇異的語言，叫道：「脫下你的衣服。」

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音，西琪將全身衣服脫下，美麗的線條和肌膚，在星光下閃閃生輝。

我強忍著心中的憤恨，等待著偷襲最適合的一刻，果然不出我所料，巫師的聲音沙啞而中氣不足，顯然因施術而元氣大傷。

巫師道：「乖孩子，真是難得，沒有你處女之質，我又怎能夠迅速復元，以後我就是你的主人。來！你現在感到很需要男人，對了！就是這樣。」

西琪口中發出思春的嬌吟，一步一步往巫師走過去。

巫師喉間發出嘿嘿淫笑，心神全被眼前的美麗女體所吸引。

我驀地彈出，手中長劍離手擊去，閃電般直奔往巫師的背部。

巫師全身一震，待要閃開，長劍已貫背而過，他狂叫一聲，向西琪撲去。

我驚天動地般嘶叫起來，死命標前。

巫師將赤裸的西琪摟入懷裏，透胸而過的劍刺入西琪體內。

西琪慘叫一聲，和巫師滾倒地上，我已撲至巫師身後，一把將他拉起，血劍從西琪胸口脫出來。

我狂怒下將巫師抽起一腳踢開，同時拔回長劍。

這一腳是全身氣力所聚，巫師一聲慘叫，全身骨骼碎裂而亡，遠跌地上，變成一堆軟肉。

我將西琪的頭抱在懷裏。

她張開無神的眼睛，口唇顫動，我忙將耳朵湊了上去。

西琪道：「假使所有事再發生一次，我還是要救你……要……愛你。」

跟著閉目死去！

大群人走動的微弱聲音從遠處傳來。

我強忍悲痛，抱起西琪，迅速取下她的胸牌。

將她放在一堆乾樹枯枝上，用火種點燃，當火焰將她純美的肉體吞噬時，我才忍淚離去。

火光和人聲給拋離在遠方，但我卻知道自己的心已留在那裏，長伴西琪。

這世界已沒有任何力量，可改變我顛覆帝國的決心。

我正行屍走肉般穿林過嶺，反而奇蹟地沒有遇上帝國戰士，當然我不相信大元首會放過我，但我唯一的優點是大元首並不知我要到哪裏去，因為沒有人知道廢墟在哪裏，包括我在內。

但祈北死前所說要我到魔女國的指示，卻深深地刻在我心上，所以自然而然地，我向神秘和擁有比帝國更先進文明的魔女國進發。

我將從西琪頸上除下來的胸牌拿出來，不時仔細地摩挲觀看。

只有這胸牌才能使我擁有對西琪的美麗回憶，最後我把它懸在頸上。

七日後，我來到了帝國最外圍的大城『望月城』，這是距離魔女國最近的大城，位於望月河旁，是通往魔女國必經之地。

也是對我來說最危險的地方。

我在一道溪水中洗了個澡，用小刀將頭髮修理好，鬍子刮掉，又從祈北遺下的行囊取出乾淨的衣服換上，這才往望月城進發。

通往望月城的路上滿是來往的商旅，附近的農夫都將收成拿在城裏販賣，這對我隱藏身份大有幫助。

我將劍包好，放在一紮柴枝裏，掮在背上，扮作普通的農民。

一輛載著穀物的騾車從後趕來，我連忙避往道旁。

「嘩啦嘩啦！」

一籮穀從騾車上跌了下來，撒滿一地。

駕車的胖漢一邊咒罵，一邊停下車來。

我走了上去，幫他將穀物撿回籮裏。

那個胖漢打量了我一會，叫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隨口答道：「叫我西北便成。」

西是西琪、北是祈北。

那個胖漢笑道：「這名字倒怪，我叫馬原，是這裏的名人，來！看在你幫忙的份上，坐上我的騾車來吧。」

我求之不得，那會拒絕！這對我進入城裏，大有幫助。

騾車開出。

馬原打量著我道：「你很壯健，模樣也頗英俊，不如跟著我找生活，保證你豐衣足食。」

跟著壓低聲音道：「這處的武士都很給我面子。」

說到這裏，剛好一隊四、五人的黑盔武士迎面策馬馳來。

我表面上不動聲色，但已作了最壞打算。

雄赳赳的黑盔武士，轉瞬間迫近。

馬原以極度誇大的動作向接近的武士道：「各位大爺你們好！」

為首的武士冷眼瞅著我道：「這是誰？」

馬原道：「是跟了我十多年的小夥記，這次隨我出來見識見識。」

武士點了點頭。

馬原陪笑道：「上次我送來的東西，有一份是大爺的，不知收到了沒有？」

武士至此才露出笑容，點點頭，策馬去了。

其他武士緊跟而去。

騾車繼續前進。

我沉聲道：「為何幫我解圍？」

馬原收起嬉皮笑臉，淡淡道：「因為你需要。」

我心中一凜，知道此人表面像浮滑市儈，其實絕不簡單，不過看他樣子，知道他不會繼續以此作主題討論下去，我識趣地閉口，不再問了。

轉過了一個彎後，走上了通往望月城的康莊大道，交通亦繁忙起來，不時見到隊形整齊的武士馳過，對馬原都給足面子，顯然他是個八面玲瓏，買通上下關節的人。

望月城矗立在大路的盡頭，規模宏偉，圓頂的建築物像一個個肅立的巨人，從高處俯瞰著進城的各式人等。

據我所知望月城是近十年才建成僅次於日出城的大城，全部建築依據智慧典建築篇內的圖則。

城主據說是大元首的親妹麗清郡主。

但對他們是否真屬親兄妹，我父親卻曾表示過懷疑。

她出名冶艷放蕩，面首三千，但劍術和智謀都是上上之選，是個難纏的人物，否則大元首他也不會派她來坐鎮這對抗魔女國的前線重地。

在馬原的掩護下，我無驚無險地順利進入城內。

城裏街道縱橫交錯，大體上麗清郡主的宮殿位於占地三十多里的望月城正中心，東南西北各有一條可供十二匹馬並馳的大道，其他的路就是以這四條大路作骨幹，蜘蛛網般四通八達。

所有旅館、妓寨和交易場所均集中在四條大路的兩旁，連綿數里，熱鬧非常。

這時是午後時分，街上滿是城民和外來的商旅，女士們身穿彩衣，花枝招展，男人多配有長劍，或有武士隨從，一隊又一隊的黑盔武士，不時巡過。

我想不到連帝國一個邊疆的城市也有如此氣象和規模，不禁更添壓力，但再沒有任何東西可阻止我往地圖上的廢墟走去，為了父親、家人、祈北，還有西琪，想到她，我的心抽搐了一下。

馬原道：「為什麼你的臉色這樣難看？來，讓我帶你四處去見識一下，保證你樂而忘憂。」

我想了想，馬原這麼有辦法，不如向他探問往魔女國的捷徑。

我問道：「魔女……」

馬原喝道：「閉嘴！」

一對兔子般的眼睛四處溜去，看見沒有人注意我們，才道：「記著，在這裏不要提這兩個字，否則必遭橫禍。」

馬原將我帶到一所旅館裏，租了房間，吩咐我留在房內，自己卻走了出去。

我樂得睡上一覺，一睡便至深夜，馬原回來時將我驚醒過來。

馬原道：「啊，來吧！讓我帶你去見識一下。」

我知道此人大不簡單，必另有深意，而且這一覺令我體力恢復，也想活動一下筋骨，順道探查往魔女國的門徑，答應一聲，隨他往外走去。

馬原眨眼道：「武士怎可不拿劍？」

我射出凌厲的目光，劍般刺入他眼，冷冷地問道：「你究竟是誰？」

馬原笑道：「是個站在你這邊的人，來！我們走。」

我拿起祈北的寶劍，懸掛在腰間，隨他走出旅店之外。

街上還燈火通明，薄羊皮製的油燈分列大街的兩旁，將原黑暗的世界照耀得變成白晝般的天地，街上人來人往，似乎午夜後更是活動的時間。

前面忽地起了一陣混亂，路人紛紛走避，躲到兩旁，馬原一把將我拉進一條橫街裏，在我耳畔低聲道：「看！」

在一隊武士簇擁下，幾名衣著豪華的青年大搖大擺在街上走過。

馬原道：「這些都是郡主的『寵男』，在這裏非常有權勢，尤其那穿著藍衣的叫『快劍納明』，不但是郡主身邊最得寵的人，也是望月城的頭號劍士，不能小覷。」

我留心打量他，這人身材瘦削，個子頗高，一張馬臉雖說不上英俊，但顧盼間自有一股懾人的風采。

我默默地留心記下他的樣貌。

這批寵男過去後，我和馬原繼續走路，我奇怪地發覺遇上的大多是一群一群身穿武士服裝的女子，這裏女人的地位似乎不低，我不禁將心中的想法跟馬原說了。

馬原笑道：「一些些吧，待會我帶你去見識些半點地位也沒有的女奴。」

他那圓肥的臉孔永遠拴著誠懇的笑容，一團和氣，令人感到易於相處。

馬原帶領下，我們轉入了一條橫街，不一會，眼前豁然開朗，來到了一個大廣場裏，廣場上聚集了至少有千多人，鬧哄哄地，原來是個買賣的市集。

各式各樣的貨物，由陶瓷盛器、魚網、藥物、狩獵工具、布匹，以至各式各樣的兵器，都是交易的物品。

買賣熱烈地進行著，討價還價的聲音交雜在一起。

燈火將廣場照耀得如同白晝，這是日出城也沒有的奇景，我想不到望月城如此興旺，暫時將對西琪的悼念拋開，有興趣地東闖西蕩。

一個玩蛇的人吸引了我的注意，擠進了圍觀的人群裏，看了個夠後，才弓身往後退去。

就在此時，後面傳來一聲嬌叱：「小心點！」

一股勁風從背後劈來。

我靈巧地往側一閃，剛好避過從腦後推來的一掌，轉身往後望去。

七、八名全副武裝的女子杏目圓瞪，怒盯著我，看她們的裝扮，應屬麗清郡主屬下的女武士，剛才我後退之勢，如果不經過靈巧的一閃，可能會碰到其中一個隆起的胸脯上。

當先一名女武士喝道：「下次再這樣，看我們要不要你的狗命？」

她們其中一位身材特高、美貌遠勝其他的女武士，盯著我道：「你是誰？身手相當不錯。」

我的目光掃過她武士服裝肩頭的金帶，知道她是望月城裏重要的人物，心下警惕，故意垂頭謙卑地道：「我只是無知小民，務請恕罪。」

看到我的惶恐樣子，她眼中閃過不屑的神色，領頭走了，其他女武士簇擁而去。

我抹了一額冷汗，正不知是否應該繼續閒蕩？馬原不知從何處鑽了出來，拉著我叫道：「隨我來！」

我們穿過廣場，來到一座大理石建成的建築物前，大門處人來人往，只不知裏面是幹什麼的，才踏進門內，一陣陣瘋狂的叫囂聲風暴般從裏面傳出來。

雖然已有心理準備，但仍給裏面的情景嚇了一跳，在高燃的火炬下，宮殿般的大堂中築起了一個大圓台，兩名壯漢正在台上角力。

圓台四周圍了數百人，男女都有。

他們拼命地在叫、在打氣，令人熱血沸騰。

馬原在我耳邊高聲叫道：「他們在賭博，你有沒有下注的興趣？」

我搖頭道：「沒有！」

他顯然聽不到我說話，卻見我搖頭，聳肩扮了個可惜的鬼臉。

「砰！」

台上一名壯漢給摔下台來。

歡叫聲震耳響起，勝利者在台上耀武揚威，那些女人比男人更狂，伸手上台去摸他。

馬原叫道：「他已連勝九十九場了，若他再多勝一場，郡主便會召見他，說不定還要他陪上一晚。」

我細看台上的壯漢，身體的肌肉均勻紮實，兩眼閃閃有神，果然有點門路。

台下的男女高叫：「神力王、神力王──」

神力王更神氣了。

「鏘！」

一下兩劍交擊的清響將震耳欲聾的叫喊聲壓下去。

眾人愕然望向大堂入口處，一群人大模大樣橫排在那裏。

我一眼便看到原來是剛在街上遇見的那批郡主的寵男，快劍納明站在最前頭，左右手各持一把短劍，那下聲音便是他弄出來，其他寵男站在他身後，唯他馬首是瞻。

嘈吵聲停了下來，但回響仍在大堂裏激盪。

納明一馬當先，大步走過去，馬原將我拉往一旁，其他人也爭先恐後地退了開去，裂開一條通路，讓這批橫行的惡霸通過。

我本來想走，現在卻改變了主意。

一時間喧鬧震天的角力場，變成鴉雀無聲，只有他們步履發出的「噗噗」聲。

快劍納明昂首步上角力台。

那神力王為他氣勢所懾，退往一角去。

納明不可一世地站在台中央，緩緩地轉動身體，兩眼爆閃著凌厲的光芒，環視著角力台下寂然無聲的數百人。

當他眼光掃過我臉上時，停了一停，我垂下目光，避開了與他盯視，他的目光才移往另一處去。

納明冷冷道：「只打贏了九十九場賽事，尚未有資格稱王。」

神力王沉聲道：「我一定會勝的，贏多一場，我便可以見麗清郡主。」

納明怒喝一聲，盯著神力王，額角青筋跳凸，道：「你贏了我，才有資格說這句話。」

一揚手，身上披風一片雲地離開身飛出台外，落進人群裏。

圍觀者見又有熱鬧看，轟然起哄。

神力王怔了一怔，臉上掠過一絲驚懼的神色，顯示出他沒有勝這納明的把握。

馬原在我耳邊道：「納明妒忌了。」

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因為神力王再勝一場，便可作麗清郡主入幕之賓，身為麗清郡主最鍾愛的男寵，自是心中不忿。

我對納明甚無好感，一拍馬原肩頭，退往門旁一個陰暗的地方，高叫道：「不公平，神力王需要休息。」

納明一愕向我望來，但陰暗光線下，估量他只能看到個模糊的人影。

圍觀者最易受影響，紛紛附和，顯然納明亦是個神憎鬼厭的人物。

眼見神力王趁機退下，我目的已達，便往進口處退去，才走了兩步，一群人橫攔門前，竟是原先在廣場遇見的那批女武士。

那身材特高的美女盯著我，眼也不眨一下。

我暗叫不好，心中轉著突圍的念頭。

那女子眼裏閃著奇怪的光芒，低聲喝道：「還不快走，納明找你來了，我可以阻他一陣。」

我呆了一呆，不明白她為何幫我，馬原已一把扯著我，往大門處衝出去，一陣左穿右插後，遠離了角力場館。

馬原大口喘著氣，埋怨道：「你也算膽大包天，自身難保，還要好管閒事，幸好華茜幫你。」

跟著奇怪地道：「她好像認識你的樣子。」

我問道：「華茜是誰？」

馬原道：「她是望月城的首席女劍手，是郡主身邊的大紅人，也是快劍納明的死對頭，來！還要帶你去一個地方。」

我跟著他在錯綜複雜的街道上走著，愈走愈多人，似乎某一處正在發生著很有吸引力的事，把所有人都引往那處去，但馬原一聲不響地走著，我也不好問他。

再轉出一條橫街，一個大約和宮殿般巨大的帳幕在眼前出現，很多人都往內鑽去，我們幾經艱苦，才擠了進去。

帳幕裏鬧哄哄地聚集了數百人，比之剛才角力場館裏的聲勢有過之而無不及。

帳幕的另一方是個高台，台上站立了十多名身上衣服少得不能再少的年輕女子，只在胸部和下身處披著兩條薄紗，若隱若現，非常誘人。

一個胖漢在台上聲嘶力竭地叫道：「三十個金幣，有沒有人出得更高的價錢？」

「三十二。」台下有人狂叫道。

我呆了一呆，向馬原道：「什麼？你叫我來就是看販賣女奴。」

馬原眨眼道：「當然不是，跟我來。」

才說完，便往台下的一側擠了過去。

我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麼藥，惟有跟去。

幾經辛苦，才擠到台側，幸好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台上的女奴，任我們怎樣碰撞也毫不在意。

馬原推開台側的一道小門，走了進去，我跟著他走。

這大木台將大帳幕內可容千人的空間分成大小兩截，買賣進行的占了四分三地方，而台後的地方全被布帳遮著，占地也不少。

我才鑽進去，立時呆了一呆。

五、六十名女子百多雙眼睛一起射在我身上，燕瘦環肥，春意撩人。

我從未試過這樣被這麼多女人凝視的滋味，臉上不由一熱。

她們是待售女奴的身分，更使人感到任意採摘的引誘。

馬原在前面喝道：「來！」

再拉開在後台盡處另一道帳幕，閃身進去。

我猶豫片晌，馬原這人大不簡單，既然知道了我的身分，行事又神秘莫測，這以帳幕封起的神秘空間內，究竟包藏著什麼陰謀？提高警覺下，我拉開帳蓬，側身而進，另一隻手已握住在劍把上，心裏自然地想起堪稱一代劍師的祈北，這畢竟是他的劍，沒有人能正面殺他，除了陰謀詭計。

入目的是另一個驚愕。

這帳幕裏的布置極之堂皇，地上鋪滿了厚而舒適的獸皮，一張長木台上擺放著各式各樣的水果、美食和閃亮的銀色盛器。

一位全身裹在柔軟白紗裏的女子，側臥在一張白色熊皮上，只露出雙目、手和腳。

我從來未試過在看到女人會有現在這般震撼的感覺，她優雅修長的玉體波浪般起伏著，露在白紗外的肌膚黃金似地令人意亂神迷。

尤其是那對明媚秀長的眼睛，一個眼神便像低訴了畢生的哀樂。

馬原收起笑臉，一本正經地垂手恭立一側，似乎連望她的勇氣也沒有。

我直望進她那深無盡極的美目裏，冷靜地道：「你是誰？」

她纖手輕擺，示意我在和她隔了長台那張獸皮處坐下。

既來之則安之，我從容坐下，不知為什麼，我不能有一丁點兒讓她看低我。

馬原拿起一壺酒，為我面前的高足銀杯滿滿地斟了一杯，之後退往一旁。

美女拿起她自己面前的酒杯，舉杯向我道：「為蘭特公子成功逃到這裏乾一杯。」

聲音柔美動人，只是聲音，已能令天下男人為她拋頭顱、灑熱血。

我幾乎跳了起來，沉聲道：「你怎知道我的身分，你究竟是誰？」

美女秀目瞟我一眼，輕笑道：「我最歡喜百合花，你便當我是百合花吧。」

她將杯中紅色葡萄酒一飲而盡。

她每一個動作都是那麼地充滿著誘人的美態，使人心跳加速，那裹在白紗內的其他部分，又是如何？

馬原在旁道：「蘭特公子，你可以絕對信任我們，若要陷害你，只要通知麗清郡主一聲，你便插翼難飛了。」

我早想到這點，否則已硬闖逃去。

百合花懶洋洋地望著我，眼中閃著亮光，忽地抿嘴一笑道：「你生得比你父親英俊多了。」

我全身一顫，不能置信地望著她，她有多大年紀？最多是二十來歲，父親近十多年來從不離開日出城，她憑什麼知道父親的樣子。

馬原道：「我們聘有丹青高手，為日出城的重要人物，繪下圖像，所以你一到此地，我們便知道。」

我恍然道：「所以你才找上了我。」

我沉吟半晌，暗忖我只是一個無處可逃的亡命之徒，唯一的本錢便是寧死不屈的精神和劍術，他們為何要找上了我？在這帝國駐有重兵的望月城，此乃極端危險的事。

我望向自稱百合花的女子，道：「為何要幫助我？」

百合花眼中閃耀著笑意，深深地盯我一眼，使我的心臟急促躍動了幾下。

馬原在一旁道：「我們要你幫一個忙。」

我苦笑道：「目下我自身難保，今日不知明日事，有什麼能耐可以幫你們？」

我的心中轉到地圖一事，照理這是高度秘密，絕不會從大元首處洩露出來，所以他們請我幫忙，應是與此無關。

百合花淡淡道：「我想你為我們盜取智慧典。」

我嚇了一跳，道：「智慧典是整個帝國賴以生存的知識來源，大元首連指頭也不給別人碰一下，況且遠在日出城，我怕連城門未進，已性命難保。」

百合花搖頭道：「我不是要你盜取日出城收藏的智慧典原本，而是在麗清郡主手上的抄本。」

我愕然以對，到此刻才聽到智慧典除了原本外另有抄本。

馬原解釋道：「當年大元首獲得智慧典後，集合了精於文書圖藝的工匠三百多人，在百日內將智慧典六大冊翻抄一次，這抄本就落到他最信任的麗清郡主手裏，來到這裏建立了望月城，否則望月城如何能對抗魔女國，如何能建立這樣高度的文明？」

我恍然而悟。

跟著而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百合花和馬原為何要盜取智慧典？

百合花像能看穿我的心事般道：「你不要問原因，只說願不願意幫助我們。」

聽了她的說話，我眼中射出嚴肅的神色，盯著她眨也不眨。

百合花毫不畏縮地回望著我。

我冷冷道：「這是不是一個交易？」

百合花道：「你幫助我們，我們可以保證你安然抵達魔女國。」

我的心活躍起來，這確是個誘人的提議，祈北臨死前叫我往魔女國去，必有用意，何況我根本無處可去。

馬原插口道：「據我方的情報，大元首的大軍正向這裏推進，而他的先頭部隊由哥戰和黑寡婦率領，估計在三日內到達此地，那時緝捕你的圖像貼滿街上，你會發覺，不要說逃走，連找個躲藏的洞穴也難以辦到，在這裏只有我們能保護你。」

我早預料到是這樣，一點驚懼也沒有，淡淡地道：「既然你們有這樣大的勢力，為何卻要我這個陌生人幫手？」

百合花柔聲道：「我們實力雖然雄厚，卻缺乏像你這樣的傑出人才，誰能從日出城安全逃出，還殺死了帝國大元首外最對可怕的巫師？」

我不禁對他們重新評估，巫師被我殺死的事應該只局限於帝國內最高層領導才知曉，這代表了其中必有他們的內奸，那會是誰？

我想了想，嘆口氣道：「即管我想幫你，麗清郡主宮中高手如雲，門禁森嚴，我又不知智慧典的抄本藏在哪裏，無從入手，想幫也幫不到啊。」

百合花輕笑起來，俏目艷光流轉。

馬原雙掌一拍，發出一下清脆的響聲。

不一會一個人揭帳而來，走到百合花前，跪下扣頭。

我一看眼都傻了，原來是剛才在角力場上勝出第九十九場，受到快劍納明挑戰的神力王。

百合花手一揮，神力王乖乖地站起來，退到馬原身旁，眼光垂下，似乎百合花是神而不是人。

我愕然望向百合花，她美艷得令人難以迫視的秀目裏，藏著深邃智慧。

百合花莫測高深地一言不發，有趣地看著我的反應。

我明白她在考我的智慧，以決定我是否有和她交易的本錢，我淡淡笑道：「你已有了神力王，為何還需要我？」

百合花道：「不錯，神力王本是我們混進宮裏的棋子，因為麗清郡主最愛看男人比武，不見死傷不快樂，曾經聲言過，誰若能在公開的比武裏連勝一百場，即可作入幕之賓。」

我道：「但是快劍納明卻將每一個勝了九十九場的人擊敗，而神力王也要面對這個命運。」

百合花道：「正是這樣，神力王已是我們最傑出的武士，但比起納明卻還差了一截，而且他雖有勇力，腦筋卻不是那麼靈活，縱使能混入宮裏，恐怕也難找到智慧典的藏處。」

我沉聲問道：「你要我怎樣幫手？」

百合花眼中首次射出讚賞的神色，回過頭來，望向站在馬原身旁的神力王，一拍手掌，神力王舉起雙手，在髮際間一陣搓揉，用力向上一掀，一頭短髮揭了開來，露出光脫脫的禿頭。

我早已想到這個可能性，直到神力王將整塊假臉皮撕下來時，一點驚異的表情也沒有。

百合花盯著我道：「只要你扮成神力王，勝了納明，成了麗清郡主的入幕之賓，最好能在七日內能找到智慧典的所在，將它盜出來，我們便保證不惜一切，送你到魔女國去，並讓你見到魔女。」

馬原插口道：「這件事愈快完成，我們便愈有對付帝國的把握。」

我道：「你們究竟是誰？」

百合花道：「你很快便知道。」

我深吸一口氣道！「好！一言為定。」

角力場館擠滿了叫得聲嘶力竭的男女，比前晚多了好幾倍，三千多名興奮的觀眾，將他們黃澄澄的金子下注在心目中理想的戰士身上。

一方是連勝九十九場的神力王。

另一方來頭更大，是號稱郡主裙下第一勇士，寵男之首的快劍納明。

神力王的賠率是一賠四十二。

納明是一賠一。

沒有人相信納明會敗下陣來，神力王已注定了是悲慘的命運。

與角力大圓台遙遙相對是另一座更高的台，一帘輕紗垂下，密密地將高台罩著，若有人在內，外面望進去只能隱約看到人影，紗幕外站立了十二名彪形壯漢，一手持盾、一手持劍。

據馬原說，這十二名萬中挑一的勇士，是麗清郡主出巡時形影不離的忠心護衛。

那也是說以艷名著稱的麗清郡主，將在開賽時從台的獨立門道，進入帳內，親自觀戰。

門打開來了。

我這假扮的神力王，通過人潮裏裂開的狹窄通道，步往大圓台去。

三千多人靜了一會兒，才爆出震天叫喊，為他們心目中認為可憐的人打氣。

當然投注在我身上的，亦真心希望我這頭老鼠能勝過那隻凶悍大貓。

我身上披著鮮紅的長袍，臉上戴著神力王臉孔的皮面具。

男男女女都伸手來摸我，由十多名角力場館的工作大漢護衛擠推，經過一輪擾攘，我終於踏上圓台。

場館接近大門的一方驀地又爆起另一股喊叫和最大的熱浪，在數十名黑盔武士的開路下，納明昂首闊步地朝比武台走過來。

和我最大的分別是沒有人敢伸手碰摸他，顯示了望月城居民對他的畏懼。

納明氣定神閒地站在台上，一副穩操勝券的樣子。

我沉著氣站立台邊，冷冷地盯著站在台中心、正向四周陷於半瘋狂的人群揮手致意的納明。

就在這時，我心中一動，條件反射般向紗帳望過去，剛好看到一個修長的女子身形，在帳內的椅上坐下。

麗清郡主終於來了。

納明也有同樣的警覺，向著紗帳遙遙鞠躬。

喧鬧的場館剎那間靜了下來，每個人的眼光都投向紗帳裏，眼中帶著既渴望又恐懼的神色。

麗清郡主是揉合了美麗的外在和毒如蛇蠍的內在的可怕人物。

納明在這寂靜的剎那，恭恭敬敬地向紗帳內的麗清郡主朗聲喊道：「納明將以神力王的頭顱，獻給郡主作禮物。」

「好！」

眾人又興奮地囂叫起來。

我急速地掃視麗清郡主台下處，恰好碰上一對明亮的美目。

正是與納明作死對頭的華茜，郡主轄下女武士之首，她臉上帶著不屑的神色，顯然對整個比賽都不存好感。

我心中一笑，抬頭迎向納明望向我的森厲眼光。

我高舉右手，示意有話要說。

三千多人再次噤聲，沒有人想到只知好勇鬥狠的「神力王」居然還會在台上發言。

納明眼中也閃過奇怪的神色。

我從容地笑了一笑，那薄薄的面具可以清楚地反映我肌肉的動作，當然是比以前僵硬多了。

納明冷冷地道：「你想做死前的祈禱嗎？但我卻沒有時間讓你浪費了。」

我仰天長笑起來。

數千道目光同時集中在我身上，不明白我死到臨頭還可以笑出來。

笑聲倏止，我知道已控制了全場的情緒，才淡淡地道：「納明！」

納明臉色一變，暴喝道：「斗膽，竟敢直呼我名。」

我冷笑道：「生死之間豈有尊卑之分，在我眼中你只是死人一個。」

納明眼中流過狂怒的神色，但轉眼卻又壓抑下去，顯示出高手的修養。

我在他說話前，左手一拉綁著長袍的帶子，右手一揮，整件長袍像一朵紅雲般飛上場館的上空，露出內裏一身雪白色的武士緊身勁裝，和掛在腰間的長劍。

我乘勢大聲喝道：「我要和你比劍決生死！要你死得心服口服。」

長袍冉冉落在麗清郡主紗帳前的地上。

這時候，場館內鴉雀無聲，每一個人都在想，神力王一定是瘋了，不和納明角力，卻去挑戰對方這名震望月城，冠絕當地的快劍手。

納明雙眼閃過警覺的神色。

一把剛健嘹亮的女聲叫道：「郡主准神力王所請。」

發言者正是華茜。

納明仰天長嘯，道：「好，就讓你一嘗快劍滋味，劍來！」

場館內數千名男女被這意外刺激得狂呼大叫，如痴如狂。

一把劍來到納明手上。

「鏘！」

長劍驀地出鞘，寒光四射，納明手上幻化出萬道光霞。

「嗤嗤嗤！」

劍光像雨點般向我身上灑到。

我年紀雖輕，作戰經驗卻非常豐富，眼看出納明這一劍來勢雖凶，卻是虛招，心中暗嘆，眼前此君的確毒辣，若他趁我劍未出鞘，將我刺斃，必令麗清郡主這類劍術高手生出鄙視之心，這畢竟是公平的決鬥，假如我因他的虛招而左閃右避，遭他所傷，他卻可說我眼力奇低，連作他對手也不配。

想到這裏，心中殺機大起。

身上背負著的血仇狂湧而上。

劍光散去。

我連眼眉也不動一下，冷冷地看著納明。

納明收劍後退，眼中首次閃過一絲懼意。

此消彼長，我怎肯放過他心神微分的機會，沉喝一聲，劍已離鞘在手，當中一劍向納明眉心刺去。

這一劍純粹以速度和氣勢取勝。

劍才刺出，一股慘烈之氣已彌漫全場，一劍之威，有若怒濤擊岸。

納明果屬了得，知道此時萬萬不能後退，迎了上來，側挑我刺去的一劍，同時往旁移動，希望能化去我的力道。

我心中冷哼一聲，為了爭取郡主的青睞，這一仗我不但要勝得漂亮，還要速戰速決，將我的威武形象，深植進她的芳心裏，好進行盜取智慧典的計劃。

我隨著納明側移的角度，刺去的長劍巧妙地調節了角度，速度卻收緩了少許，我要納明產生估計上的錯誤。

「鏘！」

金鐵交鳴的聲音響徹噤聲靜氣地擠在角力場內的數千名旁觀者上的空間。

劍斜劈在納明往上挑起的劍刃近把手處。

納明全身一震，觸電似地往後退去。

我看準他劍法以靈巧取勝，故偏以拙制巧，以重勝輕。

我厲喝一聲，一劍緊接一劍，看似緩慢，但卻似毒蛇纏身般，使納明險些連一劍也避不了。

「鏗鏗鏗鏗！」

納明不愧是望月城第一劍手，在這樣的劣勢下，仍能連擋我十多劍，直到第十八劍，才無奈地向後再退一步，不過他的快劍卻一點也使不出來。

他眼中不時閃過恐懼的神色，這以人命為草芥的橫行霸道之人，在死亡的陰影下，露出了軟弱的一面，他畢竟過慣養尊處優的日子，怎能與活在出生入死，劍鋒舐血的我相比。

全場鴉雀無聲。

我的殺氣緊鎖著他的心神。

「噗！」

納明又再退後一步，到了圓台的邊緣。

他已無可再退。

驀地狂喝一聲，手中劍化作千萬光點，向我灑來。

全場為他的反擊爆出驚雷般喝采聲，完全靜止了的場館回復了激烈的動蕩。

這是納明迴光返照的還擊，到了必死的邊緣，他反而收起恐懼之心，作死而不僵的瘋狂反撲，若我為他拼死之氣所懾，他便有反敗為勝的機會。

可惜他的對手是我。

「鏘鏘鏘！」

我一步不移，硬擋他凶厲萬分的十多劍。

納明劍勢終於散亂。

我一聲不響，長劍由慢轉快，閃電般劈進他的劍網裏。

劍尖一碰他眉心處便回收。

全場驀地靜止。

一點聲音也沒有。

我長劍遙指臉容有若厲鬼的納明。

納明死盯著我，手中長劍不住顫震。

「噹！」

一聲過後，納明的長劍脫手掉在地上。

納明眉心處鮮血湧出，眼神轉暗。

「砰」地一聲，納明向後跌下。

全場再轟雷般喧叫起來，因納明敗亡而輸了錢的、憎恨納明橫行霸道的、受過納明欺壓的，都毫無節制地瘋狂叫喊著。

頭盔、帽子、絲巾、布條，各式各樣的奇怪東西，拋起又跌下，興奮的人潮水般湧上台來，一下子將我高舉過頭，往街上走去。

忙亂中，我回頭望向那神秘紗帳，內裏已空無一人。

郡主的十二名近衛、華茜等一眾女武士，亦蹤影杳然。

在數百人的簇擁下，我在街上巡行著，當群眾知道了我是殺死納明的英雄，立時加入了巡行的隊伍，人數迅速增加至數千人，前後左右全是黑壓壓的人群。

我的心卻不在這裏。

麗清郡主下一步將會怎樣做？接受我為她的新寵男，還是為納明報仇？

## 第五章 情迷郡主

煙花在天上一朵一朵地爆開來，照亮了漆黑的夜空，盲目的人開始忘記了為何事興奮，各自去尋歡作樂。我推開了身邊的幾個人，撥開了大膽少女往我身上亂摸的手，閃進了橫街去，一陣奔逃後，遠離了『擁護』我的群眾。在我鬆了一口氣時，心中警兆忽現。

這時我是在一條僻靜黑暗的橫街裏，群眾的叫囂喧鬧聲，隱隱從大街處傳來。

在我的前後出現十多條人影。我感到殺氣迫近，他們手中的長劍反映著天上煙花的彩光。

「篷！」前後均有火把燃點起來，將整條窄巷浸浴在跳動的紅色火光裏。我心中冷哼一聲，劍已來到手上。

兩邊迫近的武士裏，其中一兩個我省起是與納明一道走的人。原來是為納明報仇的。

我不想陷進腹背受敵的劣況，悶喝一聲，豹子般往較多人的一方衝去。在一般情形下，人手少的一邊，亦應是武技較強的一方。

兩把劍迎面奔至。我一聲不響，凝聚起心中的殺機，只略閃過要害，長劍閃電般向兩人的咽喉抹去。在這只容三人並肩而過的窄巷裏，閃躲困難，劍勢亦難以開展，動輒是兩敗俱傷的局面，故極不利人多的一方，我這種以命搏命的戰略，就是要考驗納明這群朋友為友報仇的決心。他們當然不能嚥得下這口鳥氣，但我卻相信還未到肯為納明犧牲性命的階段。

那兩人果然大驚失色，放棄了傷我，自保地抽身後退。這一退成了勝敗的關鍵。

我劍勢開展，一連數下重擊，招招不離他們要害，那兩人兵敗如山倒，狼狽向後退去，立時將後面要湧上來的人撞得潰不成軍，三支火把有兩支掉到了地上。

我得勢不饒人，趁另一端奔來的人離我還有七、八步的距離時，衝進了對方的陣營裏，長劍展開近身搏殺的手法。在窄小的空間內如毒蛇般鑽動。

十多人剎那間倒下了六七個，其他敗軍之將往巷口湧逃而去。

後面的人亦已追至。我長嘯一聲，離開窄巷，來到了寬大的長街裏。回劍卓立。

追來的人為我氣勢所懾，煞住衝前之勢，臉上露出驚懼的神色，這時他們才真的知道我能殺死納明，靠的是實力而不是僥倖。

「住手！」一聲女子的嬌喝從左側傳至。追殺我的人一哄而散。

我循聲望去。一對明亮的美目，深注在我臉上。華茜！剛才隨麗清郡主一道退走的女武士頭頭！她身後隨著一批女武士，威風凜凜，她曾對我行援手之恩，對她我並無惡感，尤其是她自具一種剛健動人的美態，英風凜凜，綽約動人。

華茜走到我身前，冷冷地打量我。男性的自尊，使我毫不躲避她的目光。她眼中閃過奇異的神色，皺眉道︰「我曾在什麼地方見過你？」我心中一懍，知道她認出了我的眼神，目下只能祈禱她看不穿我的假面具，我冷冷道︰「望月城誰不識我。」華茜俏臉一沉道︰「就算你取代了納明，言語間最好小心點，納明的下場就是你的鏡子。」

我一聽，心花怒放。計劃終於成功了，麗清郡主已下了命令，召見我這勝足一百場的猛男，華茜的話正指出我成為了郡主的新玩物，但只是玩物，一天我像納明般死了，她絕不會為我淌下半滴眼淚，就若她現在召見我這殺死納明的人那樣。

我目光轉作溫柔，深望她一眼，淡淡道︰「冬天來了，春天亦將不遠，人生就是如此，多謝指點。」

華茜愕然，想不到我居然說出了幾句這類帶著哲理的話來。

我道︰「現在應到哪裏去？」華茜從思索中驚醒過來，一招手，一輛華麗的馬車向我們駛來。

我和她一同坐進車廂裏，馬車在女武士和黑盔武士護翼下向位於望月城中心處的郡主宮馳去。

我感到有點奇怪，她為何也坐進車廂裏？這顯示了她是郡主極端寵信的人。

華茜在車廂裏蹙起秀眉，陷在深沉的思索裏，我樂得不被查探，目光溜往馬車外的風光。路上行人愈來愈少，馬原曾告訴我望月城共有七個軍營，三個布在城西分隔帝國和魔女國的『望月河』一帶，兩個紮在城東，餘下的兩個則在郡主宮的周圍，由七名黑盔武士的統領指揮，以彩虹的七色紅橙黃綠青藍紫命名，所以望月城市民又稱他們為七色營和七色統領。總兵力達七萬人，是望月城對抗魔女國的常規力量。華茜的女武士系統只有千許人，直轄郡主，不歸七色統領，所以人數雖少，權力卻非常大。

馬車駛進通往郡主宮的大路。哨崗林立，護衛森嚴。

望月湖遠遠在望。郡主宮建於望月湖心一個小島上，主殿高起，圓圓的殿頂，十多里外也清晰可見，據說郡主下了命令，任何其他建築物也不可超逾郡主宮的一半高度，在心理上種下郡主宮君臨天下之勢，於此可知麗清郡主這人除了有美麗的身體外，腦筋亦大不簡單。

主殿外另有八個副殿，將主殿團團圍著，被縱橫交錯的亭台樓閣、掩映的林木、長廊連結在一起，自成一體。主殿副殿外另有高厚的城牆，確是十分穩固，馬原說郡主宮真正厲害的地方，是地下還另有乾坤，即管望月城破了，要攻陷郡主宮，亦非容易。通往郡主宮是四條橫跨湖面的人造大道，馬車目下正走上其中一條大道，我要覆滅帝國的信心也不由動搖起來，究竟地圖上所說的廢墟，有什麼力量能做到這點？

湖水清澈見底，魚兒翻騰嬉戲。我心中升起一個奇怪的念頭。帝國兩個最主要的人物大元首和麗清郡主，他們的皇宮均築在湖心處，而據祈北所說，魔女宮也是築在魔女湖上，這是否一種巧合，還是另有驚天動地的大秘密。馬車速度轉慢。

不知不覺間已走完了長達半里的跨湖大道，從垂下的吊橋進入城門，穿進郡主宮的範圍內。

華茜的聲音傳入我耳內道︰「你叫什麼名字？」猝不及防下，我幾乎脫口說出「蘭特」兩個字，幸好我也機靈之極，答道︰「神力王。」

華茜冷冷道︰「這哪是名字？」我絲毫不讓，回敬她冰雪般的目光，道︰「我已習慣了，名字只是讓人識別的記號，叫什麼也沒有問題。」

華茜出奇地沒有發怒，反而壓低聲音道︰「我記起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我將心中的震動隱藏在古井不波的臉容裏，甚至連眼也不眨一下，這是最關鍵的時刻，一個不好，便是殺身之禍，可是我卻知道華茜只是虛張聲勢，她若肯定了我假冒的身份，大可發出擒下我的指令，何用費神套我的反應。我露出一個微笑，溫和地道︰「我們定是有緣，或者前世是夫婦也說不定。」

華茜臉色一沉，幸好這時馬車停了下來，她冷哼一聲，先下車去，我隨她而下，馬車停在一座院落的正門處，幾名俏麗的宮女迎了上來，恭敬地向華茜鞠躬，眼睛卻有興趣地打量我這新寵男。華茜道︰「你隨她們進去吧，若沒郡主親下的命令，絕對禁止隨處亂走，否則休怪我無情。」

我故意色迷迷地上下掃視了她數遍，在她臉帶怒容時，才大步踏進門內。

「停步！」華茜的嬌喝從後傳來。我停步轉身，那幾名俏宮女嚇得花容失色，縮在一旁。華茜左手搭在劍把上，杏目圓睜。

我冷冷地盯著她，剛才看她的目光，是我故意為之，直覺告訴我，她對我有種奇異的情緒，可能連她也不明白，而我正是利用這點，使她難以用冷靜和合乎常理的方式來處理我，以至識破我的偽裝，這雖是險著，卻是死裏求生的法門。

她寒聲大喝道︰「用你的賊眼再看我一次。」我將冷臉化作陽光般溫暖的笑容，淡淡道︰「劍是用來殺死仇恨你的人，而不是欣賞你的人。」轉身便走，直到我步進豪華的寢室裏，華茜也沒有再出聲，也沒有跟來。

俏宮女服侍我沐浴更衣，最後躺在寬闊的大床上，一睡便至日上三竿的時刻。睜開眼來，陽光從高可及人的窗戶射入來，照得雲石砌成的地面閃閃生光。

我舒服得幾乎嘆息起來，只希望這不是納明的房間，睡的也不是他的床。

睡眠使我精神盡復，有信心應付任何的危機。我從床上跳起來，踏出房外布置得美輪美奐、金碧輝煌的大廳，在廳的一角處，昨夜服侍我的其中兩名宮女正在奕棋，見到我驚喜地道︰「你終於醒來了，昨夜郡主來看過你，見你睡著又走了。」

我嚇了一跳，因為我一向即管在睡眠裏也非常醒覺，怎會麗清郡主來看我也不知道，這個原因，我一定要查出來，順口問道︰「郡主何時還會再來？」

兩名宮女將我推回房內，服侍我這寵男梳洗，一邊道︰「帝國那面有大人物來了，怕她一時間沒空來見你。」

誰來了？哥戰、黑寡婦，又或是大元首？

我探聽地道︰「郡主宮這麼美麗，可不可以帶我四處走走？」

較高的俏宮女道︰「你連我們的名字也不問，便這麼多要求。」

語氣帶著責怪，但眉目間卻春意盎然。另外那個圓臉大眼的宮女掩嘴輕笑，用眼角掃視我的反應，我見她兩人如此風情，心中也不由一蕩，道︰「敢問兩位高姓大名。」較高的俏宮女道︰「我叫路易絲，她叫洛蒂。來！跟我們四處走走。」我隨著她們走到昨晚進來的大花園裏，樹木參天，景色怡人，樹木間，穿插著數條寬闊的馬道，通往花園四方同樣形式的建築物。

路易絲道︰「這後宮分東南西北四宮，每一宮都住有一名男妃，但除非郡主的特許，否則不能離開後宮的範圍。」我啼笑皆非，想不到自己身為一代劍師之後，現在陰差陽錯下，竟成了男妃的可笑身份。不過這並非自怨自艾的時刻，我默默審察形勢，利用在前方高高聳起主殿的圓頂，計算著屋宇間的距離，以備找尋智慧典時，不致摸錯了地方。洛蒂道︰「不過郡主既讓你入住這一號後宮，顯然對你非常重視寵愛，說不定也會讓你像納明一樣，隨意進出郡主宮。」

我心中一動，是的，目下首要之務，就是用盡手段，先取得郡主的信任，否則在宮內勢將寸步難行。

一天就是那樣過去了。路易絲和洛蒂服侍過我梳洗和換上睡袍後，眼角春意盈盈，似乎很想我將她們留下侍寢，看來郡主並不禁止她們與寵男有親密關係，否則給個天她們作膽，也不敢如此。在我沒有任何表示下，她們知難而退，卻掩不住眉目間的幽怨。洛蒂臨離開時，點燃了放在床頭的香爐。我心中一動，說道︰「我不要點香。」路易絲代答道︰「這是郡主的規定，她最愛嗅這香氣。」幽怨地望我一眼，才跟著洛蒂離開。

豪華的大房內，只剩下我一個人。我來到香爐旁，迎著裊裊升起的煙氣，深吸了一口，頭腦間立時一陣昏沉。

我退後幾步，醒悟到昨晚一夜昏睡的原因，正是這爐香在作怪，但我又勢不能弄熄它，因為這既使郡主看出我的高明，又使她對我生出疑心。

我想起祈北對付巫師迷香的解藥，連忙弄開包袱，從包袱裏取了點來，搽在鼻孔處，再嗅香氣時，已沒有了暈眩感。我估計得不錯，這迷香也是出自巫師可恨的手。

我在床上躺了下來，不一會沉沉睡去，也不知睡了多久，忽地驚醒過來，但卻機警地不張開眼睛，因為我仍要裝作被香氣迷倒。

輕盈的腳步聲來至床前，聽聲音應是兩個人，女性迷人的體香隨她們的接近送進我鼻孔裏。

一把嬌柔的聲音道︰「華茜，查清楚他的來歷沒有？」

華茜的聲音響起道︰「稟告郡主，應該沒有問題。」

我鬆了一口氣，馬原神通廣大，若連『神力王』的身份也弄不好，如何能與帝國明爭暗鬥。

麗清郡主嘆了一口氣道︰「希望他能比得上納明。」

華茜一言不發，我倒想看看她的表情，華茜道︰「要否弄醒他？」

麗清郡主沉吟半晌，幽幽道︰「今晚應付哥戰和那黑寡婦連麗君，已使我非常疲倦，明天早上趁哥戰去看魔女國那邊情勢，你帶他來智慧宮見我吧。」

華茜答應一聲。一陣沉默後，麗清郡主柔美的聲音響起道︰「他不算英俊，但卻非常有英雄氣概，劍術又高明，不如我將他送給你作丈夫。」

我的心卜卜狂跳，一方面怕聽華茜斷然拒絕，傷了我男性的自尊心，另一方面又怕她含羞答應，則偷取智慧典的大計將立時落空。

華茜好一會才軟弱地道︰「這是否命令？假如不是，我便要拒絕了。」

連我也聽出她對我這假冒的『神力王』大有情意，愛情是最難了解的事物，我多次開罪她，換來的卻是她的青睞。

麗清郡主銀鈴般的笑聲響起道︰「你是首次動心而對我這類要求加以考慮，可見此人非常有魅力。假設你在明天帶他來智慧宮見我前，改變心意，仍可以告訴我。」

華茜默不作聲。這是麗清郡主第二次提及智慧宮，既以『智慧』命名，只不知與我要盜取的智慧典可有關係？

腳步聲遠去。我不敢張開眼來，一睡至天明。

兩個俏宮女服侍得我妥妥貼貼，到了快正午的時候，華茜獨自一人來到。

她冷著臉道︰「郡主要見你，跟我來。」

她外表冰冷無情，但經過昨晚之後，我卻知她內藏那灼熱的芳心對我大大心動。當然，我絕不能有任何影響她昨晚決定的行動，否則全盤計劃將成泡影。

我故意裝出驚喜和渴望，道︰「真的嗎！」她見到我渴望見郡主的神情，眼中閃過令人難以覺察的失望，但很快恢復了平靜，淡淡道︰「馬車在大門等待著……」她話還未完，我便裝作迫不及待地往大門方向走去。這個舉動，保證令她對我死心。

華茜道︰「且慢！」我愕然止步。

華茜向路易絲兩人道︰「你們先出去，我有幾句話和神力王說。」

兩人有點奇怪，也有些憂慮，恐怕華茜整治我這曾開罪她的人，無可奈何地往大門處走去。

華茜緩緩走到我面前，一對俏目注入我眼內。我心知不妙，卻苦無他法。

華茜嘆了一口氣，目光轉作溫柔，道︰「你見過郡主沒有？」

我道︰「沒有！」華茜道︰「你既沒有見過她，貪的必非美色，而是名利權位，但以你的才智身手，也大有前途，何需成為郡主的男妃，儘管以納明得寵，雖能恃寵生驕，但其實一點實權也沒有，對你這樣的聰明人來說，不是挺奇怪嗎？」

我小心地道︰「生命對我來說，只像過眼雲煙，喜歡幹什麼便幹什麼，哪能如此分毫計較，就像目前我最想的事，就是晉見郡主，其他一切，連想也不願想，至於明天怎樣，誰管得那麼多。」

華茜臉容轉為冰冷，道︰「我要說的話說完了，馬車在正門，你坐上去，便可見到郡主。」我硬著心越過了她，走出門外，坐上馬車，不一會在主建築另一座較小的宮殿前下了車。在四名女武士的帶領下，步入了莊嚴壯麗的智慧宮。

巨大的圓石柱，撐起了寬廣的殿堂，地面牆壁全以大型方石嵌成，予人堅固厚重的感覺。一個美麗的事物，背著我臥在殿台上一張雕金的床上，枕著柔軟的獸皮。

我昂然卓立，朗聲道︰「神力王參見郡主。」麗清郡主嬌軀輕翻，變成臉向著我手一揮，四名女武士退出殿外，並關上殿門。

我雖早有準備，仍給她的艷麗震撼得心湖波動。她的美麗是攝魄勾魂，尤其是那種成熟的風情，輕易地勾起男人最原始的欲望，難怪以納明的本領，仍甘心作她的寵男，又為她付出了性命。

可令我震撼的卻不是她的美麗，而是她的年歲，大元首是我父親那一代的人物，這麗清郡主既是大元首的親妹，最少也應該年過四十，但橫看豎看，她最多也是二十四、五上下，充滿了青春的活力。

我打量她時，她也在打量我。麗清郡主以她嬌柔的聲音道︰「你不是很想見我嗎？現在見到了，你又有何要求？」

春意從她眼內流進我的血液去。我克制著自己的情緒，眼中射出森冷的光芒，淡淡道︰「假設我見你的目的，只是想殺你，郡主的處境不危險嗎？」

麗清郡主呆了一呆，跟著卻花枝亂顫地嬌笑起來，喘著氣道︰「你這人膽子也真大，竟敢說這麼大逆不道的話，坦白告訴你……」

我打斷她道︰「不用你告訴我，在你身後台階之下，埋伏了十二名戰士，我聽到了他們的呼吸。」

麗清郡主神情一冷，厲視著我道︰「果然有點門道，但這樣表現你的能力，於你並無半點好處。」

我仰天長笑，過了一會，胸有成竹地道︰「我勝足一百場，除了想獲得你的身體之外，還另有所求。」

麗清郡主眼神在我身上溜來溜去，昨晚我得知她最欣賞我的英雄氣概，所以故意以此打動她的芳心。

麗清郡主沉聲道︰「你劍術雖佳，但若觸怒我，保證你不能直著離開這智慧宮。」

她語氣雖硬，眼中卻閃過欣賞的神色，我知不能令她太難以下台。

「鏘！」

一聲將劍抽出，手一動長劍幻出千百道跳動的銀光，在她杏目圓瞪下，橫在頸項間道︰「只要你一聲令下，我立即橫劍自刎，以表示我對你的忠誠。」

麗清郡主愕然道︰「真的嗎？」

我眼中射出堅定的神色，牢牢地凝視著她。

她高聳的胸脯急劇地起伏著，顯然已給我的忽硬忽軟，奇兵突出，控制了情緒。

她嘆了一口氣，道︰「放下你的劍。」

我一言不發，將劍拋在地上，發出「噹」一聲大響。

麗清郡主盈盈站起，柔軟的長袍，緊貼身上，玲瓏浮凸，盡顯修長豐滿的動人體態。她一拍手掌，後十二名近衛一齊現身出來，然後魚貫從殿後一道隱秘的暗門離開，轉眼間，只剩下她和我。

麗清郡主道︰「你有什麼要求？」

我淡淡道︰「我不想作你的寵男。」

麗清郡主臉色一沉，冷冷道︰「什麼？」

我步步進迫道︰「我只想做你的男人，而你是我的女人，」

麗清郡主臉色一變，怒道︰「斗膽！你算什麼東西！」

我見好就收道︰「只要你一句說話，我可以死在你跟前。」

麗清郡主背轉了身，香肩微震，一時間失去了方寸，她一生掌管千萬人生殺之權，從未有人敢如此對她說話，我的進攻退守，著著令她難以招架，既感憤怒，又感新鮮刺激。不過話要說回來，若非昨晚我詐作被迷香迷倒，偷聽她吐露對我的觀感，我也不敢行此險著，以奪得她的芳心。

我緩緩向她走去。

我來到了她背後，身體貼了上去，緊挨著她的背臀，雙手一伸，又緊摟著她不堪一握的小蠻腰，掌心貼著她柔軟而充滿彈性的小腹，一股灼熱傳入我手掌裏，我知道亦同樣傳進她體內。

她略掙扎了幾下，最後軟了下來，臉向後仰，剛好我的嘴唇迎了上去，封著了她嬌絕欲滴的香唇。我雖是對她別有所圖，仍忍不住陣陣銷魂，激起了男性最粗野的欲望。在心理上，她卻是我的敵人，仇恨從我深心處冒湧出來，我近乎粗暴地撕掉她的衣物，就在殿中心處像野獸般佔有她的身體。

在我的瘋狂攻擊下，她由郡主的千金之軀，變成一個只懂婉轉逢迎的淫婦。為了復仇、為了家族、祈北和西琪，我已變成一個不擇手段的人。

眼前的要務，就是將她徹底征服，取得她的信任，盜走智慧典，到魔女國去，然後從廢墟取得毀滅帝國的力量。道路雖漫長而艱苦，但我卻正在邁進著。

當晚我回到後宮，心中仍回味著和郡主翻雲覆雨的滋味，她的確是動人的尤物。從她看我的眼神，我知道我的戰略已成功了。

當天臨睡前，那兩名宮女在離開時又為我點燃了迷香，這一次我早有準備，將留在掌心的解藥抹在鼻孔，果然，半夜時分郡主和華茜又來到床前。默默地站在床頭。

良久，麗清郡主幽幽一嘆道︰「華茜，你看這人有沒有問題。」

華茜輕聲道︰「郡主！我不知道，但他確是個很特別的男人，他的眼神憂鬱，像有很多心事。」

郡主道︰「既然這樣，你為何不考慮他作你的丈夫？」

華茜頓了頓道︰「他心中想的是郡主你，勉強他有什麼意思。」

麗清郡主沉默片晌，石破天驚地道︰「華茜，給我殺了他，手腳快一點，我不想他有無謂的痛苦。」

這句說話，幾乎將假裝昏迷的我從床上嚇得跳起來，午間我才和她有合體之緣，十多小時後她便要宰了我，這是個什麼樣的女人？

華茜也愕然道︰「郡主！」

麗清冷漠地道︰「這是命令。」

「鏘！」華茜劍已出鞘。我心中痛苦之極，當然我不能繼續「昏迷」，讓人糊里糊塗地殺掉了。

目下唯一之計，就是在華茜一劍劈下之時，趁她猝然不防，制服了她，然後突襲郡主，再脅逼她帶我去取智慧典，只不過這是下下之策，不要說麗清郡主武技高強，此計不易成功，其次哥戰、黑寡婦等厲害人物均在此處，即使制住了郡主，仍是步步危機，動輒招敗亡之禍。

華茜再叫道︰「郡主，可不可以由第二個人去做？」

她的聲音帶著顫抖，顯示出芳心中對我的情意。

其實我和她的接觸極為短促，真不明為何她如此待我，可能因她一向高傲和看不起男人，所以一旦動情，反比常人為烈。

麗清郡主冷冷道︰「這是命令！」一陣令人窒息的沉默。

華茜嬌叱一聲！劍掣起往半空。我立時全身拉緊，默估著她長劍劈下的位置，若要以最快方法送我歸天，最佳方法莫如斬我首級。劍已劈下。我正欲張目翻身。

「住手！」麗清郡主嬌喝響起。我硬將欲動的身體止住。劍落了下來，到了我咽喉上寸許位置，凝定不動，刃鋒的寒氣使我如入冰窖。

麗清郡主急促地喘氣。

這時我心中反而大為後悔，因為只要華茜把劍往下略拖，我就是喉破命喪的局面，一點反抗的力量也沒有，生死再不是由我決定。

華茜的呼吸也緊張起來。

麗清郡主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收起你的劍。」

「鏘！」劍回鞘內。

華茜一語不發。

麗清郡主像是自言自語地道︰「你知我為何要你殺他？」

華茜道︰「郡主！我不敢說。」

麗清郡主道︰「你做我的首席女武士足有四年之久，一向我都當你是我妹妹一樣，有什麼不可以說。」

華茜低聲道︰「一向以來，男人在郡主心裏，都只是有趣的玩物，即管納明，也只不過是件較得寵的玩物，但這神力王卻顯示了有征服郡主的能力，所以郡主想殺了他，不想成為他愛情的俘虜。」

我暗忖沒有人比華茜更明白郡主這一點，因為她本人也是俘虜之一，假若父親蘭陵知道了我這兒子竟要如此玩弄愛情手段，不知會作何感想？心中苦笑起來。

麗清郡主道︰「那我為何又不殺他？」

華茜道︰「這可令我大惑不解。」

麗清郡主腳步聲響起，顯示她在來回踱著步，思索著這問題，每逢牽涉到這類男女問題，連局中人也很難清楚。

麗清郡主停了下來，道︰「假若殺了他，他將在我心中留下最好的形象，我會懷念他而失眠、消瘦，而且無論如何，他終是勝利者，而我卻是被征服者。可是若我留他一命，讓他有機會表現他的弱點，我會逐漸討厭他，到了那時，再一腳將他踢開，毫不留戀。」

我聽得呆了起來，世間竟有如此的女人！一般來說，女人都較男人更需要愛情的滋潤，但麗清郡主卻視愛情為一種鬥爭，尤其她是如此動人的尤物。不過我也更清楚她對我的愛戀，對我盜取智慧典，大有幫助。

麗清郡主道︰「華茜，你為什麼不作聲？」

華茜低聲道︰「我不知說什麼才好。」

麗清郡主再嘆一口氣，話題一轉道︰「大元首的大軍最遲明天黃昏便會抵達，你要好好準備歡迎的儀式，我真不明白為何會為了蘭陵的兒子這樣勞師動眾。魔女國雖比我們弱小，但魔女卻是非常不好惹的人，七次交鋒下，我們都討不了半點便宜。」

我豎高耳朵，只希望她不斷說下去。豈知麗清郡主卻道︰「夜了！休息吧。」

華茜道︰「要不要我弄醒他？」

麗清郡主輕聲道︰「讓我來吧！」這是向華茜下逐客令。

腳步聲遠去。

麗清郡主在床邊坐了下來，伸出柔軟的纖手，輕輕撫摸我的臉，神力王這皮面具非常精緻，我一點也不擔心她察覺出其中的秘密。

一股辣從鼻孔處湧上來。我作狀地扭動了幾下，才猛地睜開眼來，恰好迎上麗清郡主故作冷淡的美目。

我知道她的真正心意，當然不被她冷漠的外表騙倒，一伸手臂，勾著了她的頸項，硬將她的俏臉向我拉來。

「嚶嚀」一聲，她的嘴唇已被我封著，我是真心地享受她的香吻，因為她的確是使男人動心的可愛動物。

我心中想起公主、西琪、黑寡婦、華茜，比較起來，她毫不遜色，百合花雖未見芳容，魅力卻又遠在這些美女尤物之上。若有機會，我一定要一睹她的真貌。

接著是男女的極度歡娛，倒鳳顛鸞，我不知郡主和另外那些寵男在床上的反應如何，不過在我身體下的她，的確是全心全意，一點也沒有保留地逢迎著我。

這時她只像個熱戀中的美女，一點也使人感不到她毒如蛇蠍的一面，父親蘭陵生前常說︰每個人也有幾副臉孔和心腸，只要你找對了，最凶殘的人也有慈愛和仁心，郡主現在向著我的，無可否認是憐人的一面。

我雖懷有鬼胎，仍是不能自制地迷失在她高燃的熱情裏。

到天明醒來時，她仍像八爪魚般緊纏著我，我嘆了一口氣。

她立時醒轉過來，美麗的大眼睨視著我。幽幽地道︰「你為什麼嘆氣？」

雖然是剛睡醒，她仍是吐氣如蘭，可見她的體質遠勝常人。我深情地望著她道︰「假若這世界沒有戰爭和仇恨，而只有愛，那有多好。」我的心中想到父親、家人、西琪、祈北，他們全是仇恨的犧牲者，一天我的身份被揭穿了，懷中這小鳥依人的女子，亦將以最狠辣的手段置我於死地。

白雲蒼狗，世事無常。郡主輕輕從我懷抱裏脫身下床，在床邊將昨晚拋於地上的長袍披上，她的背肌緊實，線條優美至不能改動分毫，嬌膚閃閃發亮，直至魔鬼般的誘人肉體隱於袍服下，我才能回復正常的呼吸。她回眸一笑，宛如牡丹綻開了春蕾。我從床上彈了下地，來到她背後。

她驚覺地移開數尺，情愛的迷霧離開了她的美眸，回復冷靜和精明。我淡淡道︰「郡主！我有一個要求。」

麗清郡主皺眉道︰「不要恃寵生驕，我可以使你富貴榮華，也可以使你一無所有。」她仍在提防著我。

我知道唯一奪得她芳心的方法，就是首先要與以往只屬附庸品的男寵不同，無論在精神上和實質上，都不能像寄生蟲般依附她而生存。

我雙眉一揚，深深地望進她眼裏道︰「人生彈指即過，假若你整天想的只是在計算著別人，還有何趣味？」

麗清郡主眼中閃過嘲弄的神色，冷冷道︰「對你是那樣，對我卻不是，這世上有些事你在夢中也闖不進那裏去。」我心神一震，她這幾句話裡面大有文章，不過我一時間卻把握不到。

麗清郡主轉身往房外走去，邊行邊道︰「在這仇恨的土地上，仁慈只代表軟弱，你不騎在別人頭上，便會被踩在別人腳下。」

「鏘！」麗清郡主愕然轉身，瞪著我抽出鞘的長劍。我淡淡道︰「你若不聽我的請求，我這便殺出宮去，回復我自由之身。」

麗清郡主眼中噴出憤怒的光芒，冷若冰雪的聲音道︰「你闖得出去嗎？」

我道︰「我有三不怕，就是不怕痛苦、不怕流血、不怕死亡。」麗清郡主眼中的厲芒更甚，道︰「你是否想將我制住？」

我長笑起來，顧盼豪雄地道︰「絕不！你是我生平第一個感到愛情的女人，無論你如何待我，我也不會傷害你，闖出去只是我和你手下的事。」

麗清郡主默然望著我，溫柔取代了眼內的憤怒，軟軟靠在門旁，柔聲道︰「世上竟有你這樣的蠢蛋，說出你的要求吧！」

我見好就收，跪了下來道︰「我請求郡主還我自由。」

麗清郡主嘆了一口氣道︰「你又說愛我，為何這便要走？」

我站了起來，微笑道︰「誰說我要走了，只不過我不想只是你其中一個寵男，而希望能來去自如，而不是活在深宮之中每日等你召見，每晚等你寵幸。」

麗清郡主道︰「那你算是什麼身分？」

我聳肩道︰「這要由你決定。」

麗清郡主道︰「我真拿你沒法，你沒有任何戰功，我勢不能破格提拔你為七色統領，宮內的防衛，又有華茜打理，唉！就這樣吧，你便暫時做我的近身侍衛。」

我再次下跪，恭敬地道︰「多謝郡主。」我的忽硬忽軟、忽然高傲、忽然卑恭，一定使她方寸大亂。

當然，我最大的本錢，是她對我仍相當迷戀，否則縱有千百般武藝，也派不上用場。

麗清郡主道︰「華茜會來指導你一切，今天晚上，在主殿內會有盛大的宴會，歡迎我兄長大元首的駕臨，你要小心一點，若開罪了他，連我也護不了你。」

直至她的背影消失在門外，我的心仍在卜卜跳動，剛才我行險著取得在宮內行動的自由，是邁向成功最重要的一步，我答應了百合花在七日內盜得智慧典，今天已是第二天，可說是時日無多了。

麗清郡主雖給予了我自由，但必會命人暗中監察我的行動，此後還須步步小心，一個不好，會惹來殺身之禍。

我梳洗過後，華茜遣人將我帶到主殿，那裏上百的宮女和侍衛正為今晚的宴會忙碌著，比起主殿，智慧宮只像個房間。

參天的二十四條巨柱，撐起了圓拱形的殿頂，長形的台子設在殿的四周，騰出殿心可容百人共舞的廣闊空間。

華茜來到我身邊，神情複雜的眼睛打量著我。我淡淡道︰「你好！」

華茜瞪我一眼，冷冷道︰「怎及得上你這紅人。」

她語氣雖不友善，但接下來卻非常細心指導我有關的禮儀，和宴會裏應恪守的規矩。

可見她內心對我還是相當有好感，女人的心理真難明白，照計我捨她而取郡主，應是她恨之入骨的目標才對。

整天我便在華茜的引領下，巡視宮內的一切，當我們經過那天郡主初見我的智慧宮時，華茜特別提醒道︰「這智慧宮是郡主指定的禁地，也是郡主休息的地方，除了郡主召見，否則誰也不得進入，違令者斬。」

我的心登時大了起來，看來智慧宮的地下必另有密室，智慧典放在那裏的機會實在太大了，一個大膽的計劃，開始在我心中形成。

我又見了很多人，都是宮中的侍衛，到了近黃昏時，一套近衛的軍服送到我手上，穿上後連自己也覺威風凜凜。

## 第六章 智盜寶典

大元首在午後時分率領大軍抵達城外，但直至夜黑時，才在夾道歡迎的城民歡呼聲裏乘馬進宮。

直通皇宮的大道兩旁，每十步便有一名黑盔武士高舉火把，像兩條火龍般將大道照得火光通明。

我和華茜等男女三百多名武士，在郡主殿裏列成陣勢，等待這跺一跺腳可令天下震動的人物的來臨。

各人都有點緊張，大元首逆我者死的獨斷專橫，早傳進每一個人的耳內。

華茜站在我身旁，俏目不時飄到我臉上，但我只是詐作不知。

奏樂的聲音在宮門處響起，使我們知道，大元首的隊伍正在浩浩蕩蕩進入宮門，來此途中。

「噹！噹！噹！」鐘聲鳴響，郡主殿大門張開，在麗清郡主的陪同下，大元首終於出現眼前。

任何人直望大元首時，看到只是一個鐵甲的外殼。他渾身都裹在堅厚金黃色閃閃生光的甲冑裏，頭上戴著個只露出雙目的頭盔，一對眼像閃電般爍芒閃動，口鼻處縱橫相交的鐵枝露出了透氣的地方，身上披著他垂至膝蓋處的大紅披風，雄偉的身形，使他比其他人最少高出半個頭，看起來像地獄裏走出來的魔神。

父親告訴我他曾在大元首指示下，用力猛劈他護身甲冑，但以父親之能，不但不能破損護甲，猛劈時，大元首居然全身只是搖晃少許，顯示了他遠超乎常人的力量。

他唯一的弱點或者是他的眼睛，但儘管他沒有甲冑，要刺中他的雙目又談何容易，想到這裏，心底不由奇怪，以這樣一個無敵魔神，為何對魔女國還是投鼠忌器，不敢妄動。

大元首的銳目掃向我和華茜站在列隊歡迎他的陣式裏最前線的兩個，一時間我的心抖動起來，他的目光像能刺穿我的內心。

他的目光在我身上轉了兩轉，又溜往華茜的臉上，跟著掃視她那剛健婀娜的胴體，華茜立時垂下頭來，我側目望向她，恰好見她的拳頭緊捏起來，微微顫抖，我心中一動，猜想到大元首可能對華茜幹過一些醜事，因為大元首是出名凶殘淫虐的暴君。

大元首步過我們，往殿端為他而設的特大長桌走去，他身後是八名全身裹在柔軟紅袍的美女，是最受他寵幸的妃嬪。

接著我全身一震，呆瞪著正步入殿裏的兩名美女。左邊的少女千嬌百媚，眼目含情，正是帝國的公主，大元首的獨女，她換上一身戰士的緊身裝，更顯她動人的風姿，令人難以抗拒的魅力。她曾是我的未婚妻，但現在應恨我入骨，在她面前，我總像矮了一截。

另一銳利的目光，射在我臉上。那來自黑寡婦，個多月前我才殺了她的情夫巫師，我連忙收斂心神，只要一個不小心，露出破綻，今晚休想生離此殿。

黑寡婦眼光緊攫著我，似乎已發現了什麼，我放鬆全身，竭力使自己忘記緊張，直到她從我身旁步過。

但我已知道黑寡婦憑著某一種女性奇異的觸覺，感到我是她在尋找的人，可能她還不太肯定，但我已在危險的最邊緣處。

後面是昂首闊步的哥戰和雄赳赳的大元首近身精銳衛士，他們和其他黑盔武士的分別是，頭盔頂端處裝了個血紅色的圓環，人數在三十人間，但每一個都是萬中挑一的劍術高手。只是他們，已足夠我頭痛。

各人在筵桌前坐下。圍繞著殿心，環布郡主殿的二十四張筵桌，與大門遙遙相對的是大元首，八名妃嬪和護立其後的紅環近衛。

左手依次而下是麗清郡主、七色統領和望月城的幾名權貴，右手是美麗的公主、黑寡婦、哥戰和十多名黑盔武士的重要將領。

整個帝國的精銳就集中在這裏，確是猛將如雲。

我心中不由慶幸殺死了巫師，斷了大元首最重要的臂助，除了大元首外，最可怕的便是此人了，由此我亦知道自己成了大元首除魔女外的第一號敵人。

我、華茜和十二名衛士站在麗清郡主身後，成為她的班底。

美麗的宮女流水般奉上各式珍饈美食，又退了出去。跟著音樂聲響，一隊百多人的舞姬彩蝶般飄進來，隨著音樂輕歌曼舞，半透明的舞衣下，一個個動人的胴體作著各種誘人的姿態，一時間所有男人均垂涎欲滴。

我的眼光迅速望往大元首處，只見他雖是欣賞著眼前俯仰生姿的女體，仍眼神清湛，並沒有像其他人色迷迷的模樣。

哥戰的眼光卻不時望向公主，顯示了他渴想的對象，是公主而不是其他人。哥戰是個野心家，得到了公主，便得到帝國的繼承權。

當我的目光從公主身上移往黑寡婦時，剛好迎上她的美目。我嚇得幾乎轉身要逃。我想到她已認出了我是誰，縱使我能改變臉貌，卻不能改變自己的眼睛、體型和氣度。可是她為何還不揭穿我？難道真要像貓玩老鼠般戲弄我？

舞罷，舞姬彩雲般退出去。大元首舉起酒杯，以他低沉和充滿磁性的渾厚聲線道︰「麗清郡主建立望月城，造成今日的聲勢，居功至偉，讓我們敬她一杯。」

眾人轟然響應，盡飲一杯。氣氛熱鬧起來。麗清郡主舉杯道︰「麗清在此預祝帝國旗開得勝，一把鏟平魔女國。」

眾人再飲。哥戰長身而起，朗聲道︰「大元首只要給哥戰四個軍團，哥戰保證可於十天內攻破魔女城，蕩平魔女國。」

大元首轄下共有十個軍團，除大元首轄下的第一軍團兵力達十萬人外，其他每個軍團的兵力在五萬人之間，四個團軍力已超出魔女國的總兵力。通常，攻的一方，必須在兵力上超越守的一方。所以哥戰這豪語非是虛言，我也很想知大元首怎樣答他。

大元首道︰「哥戰且先坐下，我心中已有一套完整計劃，即將實行，否則你我現在也不會來到望月城。」

我心下大奇，以大元首往日南征北討的戰績氣概，為何對魔女國如此顧忌，其中必有不為人知的因由。

哥戰已表示了他的自信和忠誠，顧盼自豪地坐下，眼光卻望向麗清郡主。

麗清郡主冷哼一聲，我在她身後，自然聽得清楚，醒悟到麗清郡主和哥戰兩人正在爭逐帝國的繼承權。

哥戰的本錢是有望娶得公主為妻，如此便可與麗清郡主平起平坐。

況且巫師已死，除了大元首和麗清郡主外，他便是帝國內最有權勢的人。剛才他表示可蕩平魔女國，正是要突出麗清郡主奈何不了魔女國的情況。七色統領和望月城一眾人等臉上都露出不高興的神色。在盔罩內的大元首，卻使人莫測高深，難知心意。

麗清郡主絕非易惹的人物，銀鈴般的笑聲響起，又將眾人的目光吸引到她的身上。

麗清郡主輕描淡寫地道︰「聽說蘭陵的兒子蘭特逃出了日出城，到現在哥戰統領還未能將他捕獲，連巫師也因助你而喪命，不知現在情況如何？哥戰統領如有需要，儘管開聲，本郡主一定會全力協助。」

這次輪到哥戰和他數名親信將領臉色一變，這樣的話表面雖客氣婉轉，其實卻是當面指責哥戰的無能，連一個人也應付不了，遑論整個魔女國。

我聽到提起我的名字，不由聚精會神，看看眾人有何反應，大元首仍是莫知虛實，但有兩道眼光卻向我飄來，一道來自黑寡婦，另一道竟是身邊的華茜，一時間我不禁心中叫苦，黑寡婦不說，原來連華茜也在懷疑我的身份。

華茜曾在我假扮神力王前見過我的真面目，只要比對那手繪的懸賞圖像，便應知我已身在望月城，可是她為何不說出來？

公主聽到我的名字，眼中閃過憤怨的神色，我畢竟曾是她的未婚夫。

哥戰何等老奸巨滑，知道不能在這鐵一般的事實前作爭論，嘿嘿笑道︰「若有需要時，一定借助郡主的力量，郡主在望月城訓練劍士，這些年來一定有很多出色人才，可否讓我們開一開眼界？」

帝國的權貴，由上至下都是嗜血的人，宴前比武，是等閒慣事，哥戰如此要求，不但可以轉移眾人注意，還可以藉比武來挫辱麗清郡主，一石二鳥，老辣非常。

麗清郡主當然不能退讓，道︰「令白，你出場領教一下哥戰統領的高明吧。」她指名手下挑戰哥戰，一方面借意貶低他的身份，另一方面亦真的希望哥戰親自出手，招致敗北之辱。令白從紅色統領身後應聲而出，這人身形彪悍，是典型不畏死的勇士，他能被麗清郡主點名挑戰，自然是望月城裏數一數二的人物，只不知比納明如何？

我想到這裏，心中一動，麗清郡主若要最強的人手出戰，應選我這擊敗了望月城第一劍手納明的假神力王，難道她對我真是有偏愛和憐惜之心？哥戰醜惡的笑聲響起，道︰「除非郡主親自下場，否則哥戰還是讓手下的兒郎陪你的部屬玩玩吧。」

大殿裏頓時鴉雀無聲，這不啻是哥戰向麗清郡主的側面挑戰，麗清郡主若說不，便會予人軟弱膽怯的印象，這哥戰也算是狡若狐狸了。

我能在他的手裏逃出，有大半原因是祈北比他更老練，可惜他已死了，還有西琪，一個我已將她當作妻子的純真少女。

麗清郡主果然臉色一寒，兩眼射出森厲的光芒，遙遙盯著哥戰，哥戰冷冷回望，一點也不退讓。

兩人積怨甚深。大殿內劍拔弩張，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大元首一聲長笑，將兩派對峙的人的注意力扯回他身上。

他冷冷巡視著眾人，當他的目光投到某一個人的臉上時，那人都不由自主畏懼地垂下頭去，連哥戰和麗清郡主也垂下了目光，不敢和他蓄意對視，大元首的淫威下，每個人只能生活在卑微和屈辱裏。

大元首向站在場中的令白道︰「年青人，你叫什麼名字？」

令白戰戰兢兢地道︰「小人是紅營副指揮令白。」

大元首喝道︰「好！若你能勝此一場，我賜你一百個金幣。」

令白轟然應諾，一百個金幣足可買三個女奴，是筆可觀的財富。我心中暗暗心驚，這大元首輕描淡寫下，便化解了剛才劍拔弩張的僵局，果是個梟雄人物。

大殿內回復鬧哄哄的氣氛。這時輪到哥戰方面挑人出場，哥戰一對凶目亂轉一陣後，拍了兩下手掌，身後一位瘦瘦高高，但背脊挺得筆直，大約三十來歲的戰士，大步走入殿心的空地內，向著大元首跪下，恭敬地道︰「小人黑盔武士第三軍團隊長武元申，請大元首批准出戰令白。」

大元首淡淡道︰「若你勝出，亦可得一百個金幣。」武元申一聲應諾，站了起來，向著遙遙相對的令白擺開架式。

「鏘！鏘！」兩把劍同時出鞘。我見那武元申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心叫不好，令白的勇悍是他的優點，也是他的弱點，若他不能在第一輪搶攻克敵制勝，勇悍一過，便是衰竭的開始。而武元申正是那類冷血無情，但卻韌力十足，後力悠長的劍士，在選方上，哥戰顯露出他的心思。

「鏗鏘！」兩人的劍絞擊一起。驀地令白劍光大盛，狂風暴雨般向武元申捲去，武元申看來像是敗局已呈，苦苦撐待，不斷退後，但我卻知道他守而不攻，退而不亂，正是要消耗令白這勇將的體力。

麗清郡主一邊七色統領的人，如醉如痴般高聲狂叫，為屬於己方的令白打氣。

反而麗清郡主和華茜都皺起了眉頭，看出不妙之處。果然當武元申退到第二十三步時，令白的劍勢滯了一滯。武元申在此消彼長下，暴喝一聲，劍光爆開，一連四劍，將令白迫得左支右絀，節節敗退，到武元申刺出第十七劍時，令白慘叫一聲，長劍墜地，左手捂著持劍的右臂，蹌踉退後。

武元申並不追擊，向著大元首舉劍致意。當下有人奔出來，將令白扶出殿外。我心中暗怒武元申的毒辣，這看似輕輕的一劍，其實挑斷了令白右臂的手筋，今後這勇悍的年青人休想再用右手使劍，由此亦可見哥戰和麗清邵主之間毫不留情的鬥爭。哥戰的人爆出震耳欲聾的歡呼。

反觀麗清郡主的人，都露出被挫敗了的屈辱表情。哥戰耀武揚威地道︰「郡主，你的手下裏，還有誰有興趣和武元申比試一場？」

麗清郡主一咬牙，望向自己那面的將領戰士，只見人人均有意無意地避開她的眼光，顯然沒有人願意打這沒有把握的一仗，而令白的下場，也叫他們心驚膽顫。

假設麗清郡主不能挽回顏面，以後休想在哥戰跟前抬起頭來。大元首面罩裏的雙目，閃動著殘忍興奮的異光，絲毫不因屬下互相殘殺為忤。

就在這時，我大喝道︰「讓我來！」大殿裏每一道眼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我不敢接觸公主和黑寡婦的目光，從麗清郡主身後走出殿心的空地，回身向麗清郡主行禮請示，麗清郡主嬌呼道︰「大元首請批准轄下近衛神力王出戰。」

我心中暗讚麗清郡主果然不愧女中豪雄，因為我驀地出言請戰，已造成一定氣勢，假若仍要先待麗清郡主批准，再向大元首請示，便弱了一氣呵成的氣勢凝聚，這下麗清郡主代我向大元首求准，只要大元首一聲同意，我便可立時出擊，向還在趾高氣揚的武元申進擊。

大元首呵呵一笑，喝道︰「如你所請！」

「鏘！」長劍出鞘。

我向大元首致敬後，雙眼側望武元申，手中長劍劍尖緩緩指向這劍手，濃烈的殺氣，彌漫殿裏。

麗清郡主方面備受屈辱的一群，響出震耳欲聾的歡叫和打氣聲。

武元申擺開架勢，在我迫人的氣概和聲勢下，他已陷於完全的被動，尤其困擾他的，是對我的虛實完全一無所知，這是劍手對陣的大忌。

眾人叫得聲嘶力竭。我的精神集中在武元申身上，就像天地間只剩下他一個人。

「噗噗噗！」我由側身改為正身，隨著緩緩踏出重若萬鈞的三步，我離開武元申只有十尺許距離，長劍慢慢地由下垂的位置，提高至平舉胸前。

武元申暴喝一聲，一反先前對付令白的策略，搶先主攻，劍尖「嗡嗡」顫鳴下，毒龍般向我咽喉處奔來。

我心中暗讚，這人不愧高手，已看出再不能任由我養足劍勢，故反守為攻。不過可惜他的敵手是被譽為帝國內第一劍手的蘭陵訓練出來的兒子，尤其是逃出日出城的一番經歷，已將我培養成蘭陵和祈北外最狡猾和更可怕的劍手。否則巫師便不會死在我手上，哥戰也不會吃了大虧，而我也不能夠混進這裏，公然在欲置我於死地的人前耀武揚威。我的劍勢沒有半點加速，也沒有半點減慢，就像早已預知對方會搶攻一樣。

長劍「叮」一聲，刺中武元申氣勢萬鈞一劍的鋒尖。武元申全身一震，蹌踉倒退。全殿忽地鴉雀無聲。

我全身一點震動也沒有，若無其事地繼續向倒退的武元申迫去，口中發出輕輕低吟，長劍保持適才的速度，向武元申劈去。

假設武元申夠狡猾，目下最佳辦法是棄劍認敗，那我勢不能將他殺掉，也不能傷他，但劍手最重要的是名譽，性命反倒是次要。武元申果然厲叱一聲，劍鋒化出百點精芒，向我灑來。

我精確地估計他虛虛實實的劍勢裏真正隱藏那殺著的角度和速度，把身體作輕微的傾側，長劍驀地加速舞動，改劈為削，再由削變刺，向他攻去。

劍氣催迫下，大殿的空氣變得又重又冷。

「鏘鏘！」

我迅速往後移，轉瞬間將我和武元申的距離拉遠至二十多尺，與我剛才穩緩的移動生出強烈的對比。

全場數百人一點聲息也沒有。武元申凝立不動，雙眼射出凶厲的光芒，遙遠地緊盯著我，長劍平舉胸前，微仰向上，長劍顫動。

突然鮮血從他右臂間狂湧而出，順著衣甲流往手臂和身上。武元申臉轉蒼白，長劍往地上掉去，身子搖搖欲墜。

這次輪到歡呼喝采聲響滿麗清郡主的一方，而哥戰的人都臉如死灰，除非哥戰親自出手，否則對方已無勝回一場的機會。

我向大元首和麗清郡主施禮。

麗清郡主眼中閃動著歡悅的光芒，欣喜地道︰「你也受了傷。」

我看看左肘處爆開衣衫下的傷口，正滲出少許鮮血，眉頭也不皺道︰「皮肉之傷，無甚大礙。」暗忖倘若我不是故意受傷，武元申的劍休想沾到我的肌膚半點。

武元申這時已給人扶往療傷，我這劍極有分寸，他的手臂也像令白一樣，此生休望用來使劍。

大元首哈哈一笑道︰「一個勝一個，我帝國人才輩出，收復魔女國，已是指日可待的事。」

麗清郡主得勢不饒人，舉杯說道︰「遙祝大元首成不世功業，征服天下。」

眾人轟然痛飲。我走向麗清郡主身後。

麗清郡主憐惜地道︰「你先退席，包紮好再回來。」

我巴不得有此一句，其實我故意受傷，正是要找離場的藉口，好進行我的大陰謀，因為黑寡婦和華茜兩人，均已可能識破我的身份，雖然我不知道她們為何不揭破我，但為免夜長夢多，我定要趁所有要人集中在這裏的千載良機，盜取智慧典，再設法潛離郡主宮，然後逃往魔女國。

我領命而去，直出大殿。七色統領都向我致以敬意的一瞥，一戰之威，使我成為當時得令的紅人。我踏出殿門，在兩排雄赳赳百多名黑盔武士間穿行而過。

離開郡主殿，我立即往智慧殿走去，沿途的衛士，對我都畢恭畢敬。

智慧宮位於郡主宮的西方，遠離正東正南兩道大門，就算盜得智慧典，要逃出宮外也頗費周章。

殿門前一如往日，守衛森嚴，我避過兩隊巡邏的武士後，往殿後摸去，當我第一次謁見麗清郡主，見到她的隨身護衛從殿後一條通道離開，印象深刻。假若我能找到那秘道，自能躲過殿門處的守衛，潛入殿裏。

郡主宮每一座宮殿，都有本身獨立的花園，智慧宮亦不例外，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圓，月色灑射下，嫩綠的青草閃著青光，樹影都投射到地上，整個後花園的世界被光色統一了。

我迅速卻又仔細地考察和計算著秘道通出來的可能位置，最後來到樹林間一處空地上，這裏吸引我的地方，是因為這塊密林裏開出來的空草地，與整個園林的布置有點格格不入。我用腳在草地上踐踏著，終於讓我發覺其中四尺見方的位置，裏面有種空洞的感覺。

我找到了通入智慧殿的秘道。我仔細地審察著草地，只見草地內有兩個圓環，伸手抓著，正要提起，心中一動，想道︰這是否太輕易一點？我已非常接近成功的階段，絕不能功虧一簣。

在月色的幫助下，我發覺圓環底部的顏色和其他部分有些許差異，應是磨擦造成，那只能是圓環轉動時與底部入口鐵板磨擦的遺痕。

而看擦痕的紋路，右邊的該是由左轉往右，而左邊那個卻是由右轉往左。

事不宜遲，我立即依著觀察轉動圓環。「軋軋」聲後，再傳來「得」的一聲。

秘道的門打了開來，我不知用錯誤方法開門會帶來什麼後果，但總之不會是好事，我用力一拉，對著入口的鐵板旋轉著升起來，露出秘道的入口。

地道裏透出微弱的燈光，我心中暗讚一聲，這證明了地道有完善的通氣設備，否則燈火那能長燃。

我小心躍了進去，在僅可容一人通過的兩堵牆裏迅速深進，不一會已從另一端的出口，進入空無一人的智慧宮裏，在羊油燈的閃耀之下，有種說不出的孤獨和冷落。

當日初來此殿時，我早細心觀察過殿內的布置，最有可能收藏智慧典的隱密所在，應是麗清郡主鋪滿獸皮的臥床，獸皮蓋了臥床旁十多方尺的地方。揭起獸皮，我禁不住歡呼一聲，一道石階，往下通去，我往下走，來到一個廣闊的地室裏。

地室正中處有張几子，几上放了一個鐵鑄的箱子，我的心卜卜狂跳起來，走到几前，將箱蓋打了開來，「智慧典手抄本」六個大字映入眼簾。

六冊智慧典，靜靜地躺在箱裏。心頭一陣激動，就是當年六冊智慧典的原本，使父親和祈北反目成仇，也是這六冊東西，使魔女國和帝國先後興旺起來，教曉了大地上的人前所不知的寶貴知識，包括建築、鑄鐵、造紙、數學、語文等數之不盡的東西，是整個世界文明的源頭。

我將六本冊子拿起，放在我早預備好的袋子裏，紮在背上，我發誓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就不容許任何人從我身上將它們取去。

我從石階重新回到智慧宮裏，當我從出口爬出時，驀地感到不妥。

一對嚴厲的眼睛瞪視著我。華茜站在十尺許處的地方，緊緊盯著我。一股冰冷流過我的心。

華茜道︰「你背上的是什麼東西？蘭特公子。」我強壓下心中的驚懼和措手不及，冷靜地望向華茜，她的劍仍在鞘內，而且看來她只是孤身一人，當然，只要她尖叫一聲，保證衛士們會像潮水般湧到這裏來。

我立在她身前，望進她明亮的大眼裏，輕柔地道︰「你什麼時候識破我的身份？」

華茜道︰「就在你擊敗納明之時，我已經認出了你，你的眼神充滿著怒火和憤恨，只要見過一次便令人難以忘記。」她語氣出奇地平靜，使我更加感到莫測高深。

我嘆了一口氣，突然衝前，手中長劍向她咽喉刺去。她動也不動，連眼睛也不眨一下，我的劍到了離她咽喉寸許處的地方，硬是刺不下去。

我冷冷道︰「你為何不叫也不反抗？」

華茜俏目緊緊盯著我，內中激流著複雜的感情，幽幽道︰「你還不明白我對你的心意嗎？」

我心中一震，收回了長劍，華茜儘管外表堅強冷漠，內心澎湃的卻是無盡的熱情。

我道︰「你打算怎樣？麗清郡主待你也不錯。」

華茜垂頭道︰「那並不能補償大元首對我造成的傷害，我等著這一天，已足有三年了。」

我暗忖果如所料，道︰「大元首做過什麼？」

華茜避開我的眼光，道︰「快！我們立刻走。」

我道︰「你知我要到哪裏去？」

華茜抬起頭來，眼神堅定不移，沉聲道︰「不管你到哪裏去，我的要求只是跟在你身旁。」

我心中一陣感動，有了華茜，逃出郡主宮的機會是百分之一百。

我緊跟在華茜身後，大搖大擺直出宮門，衛士都恭敬地向我們施禮。

一出宮門，兩匹駿馬灑開八蹄，的的得得往北方奔去，沿途不時遇上巡邏的黑盔衛士，但見到郡主身旁第一紅人的華茜，誰敢阻止？到了城北，華茜叫開城門，又大模大樣地越過駐紮城外的軍營，很快便走入無人的荒野地帶。

分隔著魔女國和帝國兩國國境的大河，被帝國的人稱為「望月河」，而魔女國的人卻稱之為「魔女河」，在前方「轟隆轟隆」地奔流著。右方上游處隱約見到帝國龐大的船隊，旌旗飄揚，極為壯觀。我和華茜往下游馳去。

水流奔騰的震鳴，不斷擴大。華茜忽地叫道︰「他們追來了。」

我細心一聽，從望月城吹來的風裏果然夾雜著戰馬奔騰的聲音，心下駭然，不但驚異對方這麼快發現智慧典被盜，還奇怪能如此迅速追來，顯示出高效率的傳訊方法。

我腦中浮現出百合花當日向我說明盜到智慧典的逃走路線，叫道︰「隨我來！」當先策馬狂奔。

大地在面前迅速倒退，逢林過林，在矮樹叢和林木交雜的荒野上，我們以所能達到的最高速度推進。

戰馬口吐白沫，體能接近消耗的極限，隨時會倒地而亡，那也是我們末日的來臨。

終於來到魔女河旁。湍急的河水無休止地奔流著，遙遠的對岸黑沉沉一片，一點生氣也沒有。

並沒有百合花所說的接應船隻。我們策馬往下游馳去，沿著這條分隔了兩個軍事力量的天然屏障奔馳，戰馬忽地向前撲去，我收不住衝勢，整個人往前拋去，我猶在空中翻滾時，已知馬兒是在支持不住下即時暴斃。

華茜策馬從後奔來，伸手來拉我。我拉著她的手，微一借力，躍上馬背，她的馬神駿之極，頑強地沿著下游放蹄飛馳，不過看牲口中噴出的白沫，也支持不了多久。

我回首往望月城的方向望去，一點點紅焰在移動著，追來的怕會超過了一千人，那是我們難以抗拒的力量。

下游黑壓壓地，百合花所說載我過河的船在那裏？

「啪」！健馬終於支持不住，前蹄跪倒，將我倆凌空摔下。

我們狼狽的從地上爬起來，追兵又近了點，已可聽到急劇的馬蹄聲，像夾在暴風雨中的驚雷，急驟不斷地敲打進我們惶急的心坎裏。

華茜叫道︰「你看！」一點燈火，在下游數百尺外晃動著。我當先奔去，華茜體力較遜，嬌喘著在身後追來。

「哎喲！」

回頭一看，華茜力盡倒地。我撲到她身邊。華茜喘著氣道︰「你快走吧！不要理我。」她美目沁出兩滴淚珠，使我想起死去的西琪，她們都是如此地愛我。

一陣激動下，一手將她攔腰抱起，跌跌撞撞往燈火出現的地方奔去。華茜緊摟著我的頸項，俏臉埋在我的肩頭上，在這只求個人利益的自私世界，我這不計生死的行動，使她感動得很。

追兵愈來愈近。我心中大叫，還有一百尺，一定要振奮。一艘長達百多尺，風帆張得滿滿的大船，已開始解纜離岸。

我心中閃過慘受酷刑的父親、被殺的祈北、還未度過青春便被害死的西琪，力量不知從哪裏流進我力盡筋疲的身體裏，狂喊一聲，驀地加速，眨眼間掠過近百尺的距離。這時大船剛好離岸。

我借著衝力，天馬行空般跨越岸邊與帆船間的空隙，躍上甲板。

腳一沾甲板，兩個人一齊滾倒地上。馬原的聲音吆喝道︰「全速開船。」蹄聲在岸邊轟天響起。

模糊中數隻有力的手，將我拖離甲板，接著是箭矢破空的聲音。

但大船不斷加速，我心中一寬，支持不住下，暈了過去。

## 第七章 驚悉陰謀

到我睜開眼時，看到的是營帳的頂部。陽光從帳篷的縫隙處透進來，充盈著寧靜與和平。

我心中一動，叫道︰「華茜！」

一位身型修長的女子，婀娜揭帳而入，正是華茜。

我驚喜地坐起身來，一向冷漠無情的女劍士，放棄了所有矜持，投進我懷裏，喜叫道︰「我們成功了，這裏是魔女國的國境。」

我用手托起她的下巴，憐惜地審視她的俏臉，心中充滿幸福的感覺，一夜的患難，使我們間的距離徹底消除。

她羞澀地垂下目光。

我道︰「你既然一早識破我的身份，為何還要維護我？」

華茜粉臉一紅，輕聲道︰「我也不知道，不過自從第一次遇上你後。那幾天便不時想著你，所以儘管你扮成了神力王，我仍能一眼把你認出來。」

就在此時，帳外傳來一聲乾咳。華茜離開我的懷抱。

進來的是馬原，笑嘻嘻的表情一如往昔。

我淡淡道︰「我應該如何稱呼你？」

馬原嘻嘻一笑道︰「魔女國的人都喚我作『肥謀士』，乃魔女國內首席謀臣，今次借助你的力量盜出智慧典，便是不才獻上的計策。」

他的語氣雖然充滿沾沾自喜的神態，但眼神卻有掩不住的擔憂，使人感到他只是強作歡顏。

這許多年帝國和魔女國雖然一直處於交戰狀態，並且鬥個旗鼓相當，可是號稱無敵的大元首始終未曾親自出征，刻下大軍壓境，和以前的膠著狀態自不可同日而語。

我道︰「魔女在哪裏？」

馬原一愕道︰「你猜到了？」

我長笑道︰「假若我仍不知道百合花就是魔女，那還能在這亂世裏爭強鬥勝。」

馬原道︰「說得也是，最初時我根據得來的資料，將你估計低了，直至連巫師也死在你手裏，我們才真的對你另眼相看，但如今看來，我們從未把握到你的真正實力。」

我心中暗嘆一聲，經過了多少挫敗和屈辱，才成長到今天的我。

馬原道︰「魔女殿下在等你。」

我心中流過一陣興奮和渴望，站了起來，華茜也隨我而起。

馬原婉轉地道︰「華茜小姐，可否留在這裏一會，蘭公子很快便能回來。」

華茜一生都長在看郡主臉色行事的環境，那能不知如何順應人意，微微一笑，溫順地坐下，一對眼睛仍是盯在我身上。

我隨著馬原步出帳外，原來這是小山丘的高處，紮了百多個營帳，穿著白色盔甲的武士各執兵器，部署在戰略性的位置，俯視著一直延展至遠方大河的平坦荒原。

我們來到最大最華麗的主帳前，馬原示意我獨自進去。

我揭帳而入，映入眼簾的是魔女百合花優美背影，如雲的金黃色秀髮，輕紗般流瀉下來，輕柔地落在肩背上。

她背著我坐在一張小几前，身旁放的是五厚冊的智慧典手抄本，餘下一冊在小几上翻了開來，在閱讀中。

我在她身後鋪滿獸皮的地上坐下來。

她忽地嬌軀一搖，似欲暈倒。

我嚇了一跳，撲上前去，顧不得她尊貴的身份，雙手緊抓著她的香肩。

她仰起頭來望我。

我終於得睹她的芳容。

一時間呆了起來。

公主、西琪、黑寡婦、麗清郡主、華茜，全是一等一的美女，但比起她來，只像皓月旁的星星。

那是不屬於人間的美麗，只能存在於最深最甜的夢裏，出現在繁星滿天的壯麗夜空，又或像在最深海底裏最大最明亮的寶石。

無可挑剔的輪廓，像大自然般起伏著，晶瑩得發亮的膩嫩肌膚，比最精巧的緞錦還要幼滑一千倍一萬倍。

忽然間，我感受到祈北初見她時的震撼。

我忘記了為何要撲去來扶著她。

看見我的模樣，她噗嗤一聲笑了起來，比一萬朵盛開的百合花更動人心魄。

她輕搖螓首，示意我放開一對手。

我忽地產生自慚形穢的念頭，默默退坐原地。

但是在我心中，還是填滿她的姿容和身體發出的幽香。

魔女轉過身來，正對著我，柔聲道︰「你取到了智慧典，所以見到了我。自祈北以來，你還是第一個看見我容顏的人。」

我凝視著她驚心動魄的容顏，嘆道︰「這是不可能在人世間出現的美麗。」

魔女微笑道︰「事實常比任何人所能想像的更離奇，只不過人只揀選他能明白的去相信，而忽視了神秘的本質。」

這幾句說話大有深意，就像生命本身是最神秘莫測，但我們著眼的只是生與死之間的過程，其他的便漠然不理，但除此外我們還能做什麼？

我心中升起一個疑團，大感不吐不快。

於是問道︰「我剛才進來時，見你搖晃了一下，像要暈倒的樣子，你不是生病了吧？」

魔女沉吟半晌，淡淡道︰「不！我從來不會生病的，可能是我太用神閱讀智慧典上的東西，所以才有這現象吧？」

我心中頓時大感不妥，但又不知問題出在何處，順口問道︰「這智慧典原屬於你，究竟你得自何處？」

魔女嘆了一口氣，活像裝著一千萬個甜夢的美眸，射出沉醉和流連於某一遙遠過去的追憶，一時傷感，一時緬懷。

我不敢打擾或打斷她的思路，她的美麗造成一種超越凡世的尊貴，使人生出對神般的敬畏。

她深深望了我一眼，低聲道︰「這六冊智慧典只是一個龐大書海裏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假若能全部得到，已迷失在時間裏的智慧將重現大地，但我也不知道那是好還是壞？」

我呆了一呆，對她說的話似懂非懂。

她幽幽地再嘆一口氣︰「大元首便是藉著智慧典內傳下的知識，建立了最醜惡和卑劣的獨裁統治，令到千萬人受著無窮無盡的苦楚，我對生命已感到非常厭倦，但一天不鏟除這個魔鬼，一天也不甘心離開這世界。」

我道︰「你的想法很奇怪，厭倦世界，應該是活在水深火熱，受盡壓逼的人才會想到取得的專利，但是你現今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為何有這奇怪的想法？」

魔女嘆了一口氣道︰「終有一天你會明白，在你身上我看到了蘭陵和祈北的優點，卻看不到他們的缺點，假設我有什麼不測，你將是唯一對付大元首的人物。」

我搖頭嘆了一聲，道︰「單憑一個人的力量，又能起到什麼作用？」

魔女道︰「只要你能夠得到廢墟的地圖，便可以掌握擊敗大元首的力量。」

我喟然嘆道︰「那有什麼用，憑那樣一張地形圖可能窮我一生之力，也找不到那地方。何況是否真有這神秘地方的存在，也是未知之數。」

魔女微笑道︰「我可以保證那地方的存在，因為我和大元首都是從那地方來的。」

她說這兩句話時，語調平靜，但卻像轟雷般擊進我的腦際。

我瞪大眼睛盯著她。

她背轉身子，伸出纖美無瑕的玉手，在智慧典上摩挲著，柔聲道︰「可惜我已失去了對那地方的記憶，否則這世界將沒有帝國，也沒有魔女國。」

我喘著氣道︰「為什麼這樣？」

魔女道︰「假設你能到那裏去，一切自會明白，請你不要再問下去。」

她秀眉輕蹙，使我感到強行追問，將招致她的輕視。

我一陣衝動道︰「假設我將地圖告訴你，是否可勾起你的回憶？」

魔女道︰「我不知道，但你可以試試看。」

我應聲道︰「請給我筆和紙。」

魔女道︰「不！」

我愕然道︰「你不想知道廢墟的所在嗎？」

魔女胸口急劇地起伏，一反她一貫冷靜從容的神態，好半晌才回復平常，輕聲道︰「對不起，我失儀了，想到可以重回廢墟，我既興奮又擔心，擔心的是那已變成歷史的陳跡，會使我連唯一的希望也沒有了。」

我皺眉道︰「你說的話我一句也不明白，可不可以說得清楚點。」

魔女道︰「你是永遠不會明白的，除非你能抵達那地方。好了，將地圖的內容形容給我聽，卻不要畫出來。」

這次輪到我猶豫了一會，我是否真的能夠毫無戒心地相信她？

魔女耐心地等候，一點不耐煩也沒有。

忽地有人在帳外大聲道︰「軍師馬原求見。」

魔女答應一聲，將臉紗拉上，只露眼睛。

馬原揭帳而入，收起笑臉，比平時的模樣，實有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感覺。

我們同時望向他。

馬原正容道︰「帝國的大軍已開始渡河，看樣子應是大元首親自率領大軍，來攻打我們。」

魔女蹙起眉頭，沉吟不語，確是我見猶憐。

我插口道︰「你是否因為大元首親自帶軍壓境而來，所以大惑不解？」

我這一句說話，並非若表面的簡單，而且是點出一向以來，大元首對弱小得多的魔女國甚有顧忌，所以從來不親自領軍出戰，但目下一反前態，其中必定有重大原因。

魔女眼中閃過警惕的神色，顯然對我的智慧和觀察力大表驚懍。

但她很快又回復自然道︰「不錯！大元首一向不願與我正面為敵，是因為我知道他最大的秘密，所以在心理上總想避開我，同時他也知道，以才智論，我實勝他一籌，今次他勞師遠征，我將會教他全軍覆沒。」

我道︰「帝國的兵力達數十萬，魔女國的兵力最多也在七八萬間，你真有取勝的把握？」

魔女點點頭，微微一笑，然後道︰「魔女國這許多年來的秣馬厲兵，等的就是這個時刻，你等著瞧吧。」

馬原興奮地道︰「你還未見過魔女殿下在戰場上指揮若定的氣度，到時必教你口服心服！」

我倒相信了一半，否則魔女國國土早成了帝國武士腳下踐踏的賤泥。

魔女吩咐道︰「立即著手拔營起程回國，記著派人殿後，防止大元首以快騎來襲，住在這附近的所有人，均須退進魔女城，以免敵人得到人力和糧草的供應。」

命令像流水般傳了下去，帳外傳來人移馬動的聲響，卻沒有絲毫混亂急驟，可見魔女國的軍隊訓練有素，是可與帝國黑盔武士相埒的精銳。

馬原退了出去，安排一切。

我下定決心，暗忖假若連魔女也不信任，天下再無人可信，便將地圖的內容描述出來。

魔女留心聽著，眼神不時激起動人的神采，儘管她一言不發，但卻比千言萬語，更能傳達內心的情緒和感受。

我說完後，定定地盯著她。

魔女閉上眼睛，忽地全身一顫，張眼叫道︰「我知道那是在什麼地方了。」

我興奮地問道︰「能否告訴我！」

魔女美麗的秀目緊盯著我，好像第一次認識我的樣子，仔細端詳。

我給她看得有點不舒服，也有點不高興，壓下心中的渴望，道︰「假如你不想告訴我廢墟地點，我可以立即帶同華茜，遠離魔女國，父親說過，帝國和魔女國所處的大洲之外，還有其他大洲；大海之外，還有其他大海。」

魔女全身輕顫，道︰「不！你誤會了，我並不是想獨佔這個秘密，而是想到其他的事情。」

她蹙起眉頭的模樣沒有男人不心軟。

我以一步不讓的進迫，令她方寸大亂的希望，不知怎地竟造成了心裏莫名的快意，道︰「你對說出廢墟所在地的遲疑，令我感到非常失望，我對你的信任難道只換回這些嗎？」

魔女幽幽地嘆了一聲，站了起來，背轉身，平靜地道︰「或者你是應該離開的，畢竟對付大元首是我的責任，是我所屬於的那時代的責任，太久遠了，就像一個夢。」

我勃然大怒，來不及咀嚼她難明的說話，大踏步往帳外走去。

魔女溫柔的語音從背後響起，道︰「蘭特公子。」

我停下腳步，心裏希望她軟語挽留。

魔女道︰「明天太陽東出之前，我會送你一份離開魔女國的地圖和必需的旅途用品，希望你能以超凡的智慧，在魔女國和帝國外建立一個和平理想的家園。」

怒火直衝上腦。

我揭帳而出，大步走回帳幕內。

華茜吃驚地看著我繃緊的臉容，卻善解人意地坐在一旁，並沒有出言相詢。

我呆呆坐著。

夕陽西下，黑夜降臨大地，華茜點起了羊脂燈，淡紅掩映的燈火下，滿帳溫柔。

我叫道︰「華茜！」

華茜似乎意識到某種事要發生，垂頭應道︰「是！」

就像侍婢對主人的恭順態度，一個被征服了的女人的反應。

我需要一點刺激，來填補魔女對我造成的失落感。

帳外魔女國的軍士活動頻繁，馬嘶人叫，準備著明天的旅程，尤使人感到大戰來臨前戰雲密布的壓力，毀滅的力量滾雪球般積聚。

生命只是短暫的過客。

望向華茜，她青春的身體，經多年劍術上的苦修，更顯健美婀娜。

我道︰「你過來！」

華茜「嗯」的應了一聲，動也不動，頭垂得更低了，連耳根也紅起來。

心中一熱，我挨了過去，貼著她豐滿的後背坐下，兩手伸前，緊摟著她火辣辣的小腹，那處一點多餘的脂肪也沒有。

華茜「嚶嚀」低吟，往後倒入我懷裏，俏臉火紅得像六月天的艷陽，閉上眼睛！高聳的胸脯劇烈起伏，分外誘人。

平時明亮迫人的鳳目，這刻連輕柔的羊脂燈光也抵受不了，緊緊合了起來，只除下長而密的睫毛不住顫抖，和她急躍的心跳織成慾火的節奏。

我湧起了男性原始的衝動，外面雖是風聲呼呼，戰馬嘶鳴，劍戟鏗鏘，這裏卻是一帳的春意。

剎那間，我忘掉這以外的一切，包括不屬於現在這一刻的過去和將來。

我封上她濕潤的紅唇。

火辣辣的吻在我主動下進行著。

所有失望、失落、空虛，對茫不可測命運的恐懼，全被高燃的慾火所代替。

和麗清郡主的交歡只是一種手段，但眼前的一切，卻是激情爆出的生命火花！

這是生命所能攀到的極峰。

一個奇怪的念頭，在我心中升起。

假設我摟著的魔女，那是否會更美滿？這念頭連自己也大吃一驚，隨之而起便是心中的歉疚。

我拋開了這對不起懷中美女的想法，全心全意融入她的熱情裏。

她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減少，慾火卻一步一步的高漲。

就在愛慾的峰頂裏，我終於佔有了這個為我拋棄了權力高位的美女。

事後，這望月城的首席女劍士，馴若羔羊般蜷伏在我懷裏，帳內出奇地寧靜。

這是個在不安全的環境裏最安全的地方。

華茜幼滑的皮膚閃映著射來的燈光。

我拍著她的裸背道︰「在想什麼？」

她發出蚊蚋般的聲音道︰「對不起！」

我已明其意，道︰「那有什麼關係，你是被迫的呢！」

她全身一顫，抬起頭來道︰「你知道了。」

我盡量裝作若無其事地道︰「那天大元首看你的眼光，和你的反應，已告知了我很多事。」

眼淚像斷線珍珠般灑下，這外表剛強如劍的女子，表現了她脆弱的一面。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我奉郡主之命往見大元首，那天晚上，他將我辱污了，自此之後，我恨他，我恨他！」

這應是華茜逃離望月城的另一理由，假如大元首再召她伴寢，她能做什麼？

我奇怪地發覺自己並沒有為這事感到悲憤，但為何我又對魔女如此容易動怒？這樣的分析，令自己也大吃一驚。

照情形看，我已不自覺地愛上了魔女，一個永遠不會衰老的尤物。

另一個念頭又走進我的意識內，盡量以不勾起華茜的創傷為原則，若無其事地問道︰「你曾接觸過大元首，有沒有見過他的真面目？」

華茜在我懷裏顫抖了幾下，以僅可耳聞的聲音道︰「沒有，即管在那情形下，我看到的他依然穿著盔甲，戴著那可怖的頭盔，我……我看不到，但卻感覺得到。」

我大感愕然，沒有男人這樣和女人做愛的，肌膚接觸的感覺將大打折扣，尤其是像他那樣酷愛女色，這是變態的行為。

父親曾告訴我，他二十歲那時成了大元首的部下，大元首便是那個模樣，而且好像永遠保持那種用不完的精力，換句話說，絲毫沒有老朽的跡象。

難道他也像魔女一樣，永遠不會衰老？他們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遠處傳來號角的響聲。

還有個多小時便天明了。

我和華茜跳起身來，匆匆穿上衣服，除了長劍外，再沒有任何行李。

馬原的聲音在帳外響起道︰「蘭特公子，啟程的時間到了。」

五小時後，魔女國高高的城牆已遠遠在望。

我們夾在大隊人馬的中間，不徐不疾地推移，馬蹄踏在草原上，發出的的嗒嗒聲有若音樂的節奏。

魔女坐在簾幕低垂的馬車裏，只不知是否還在苦研智慧典的手抄本，我記起那天看到她似欲暈倒的情形，心中一陣不舒服，魔女國上下人等全以她為所有精神和力量的核心，假若她出了事，魔女國將會不戰而潰，任人魚肉。

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帝國，假設大元首死了，帝國立時四分五裂，擁權者各自攻戰。

但問題是怎樣才可以殺死大元首。

華茜策馬趕前幾步，和我並排而進。

我向她微微一笑。

她俏臉一紅，垂下頭去，不用說也是想起了昨晚的春風酣醉。

她再望向我道︰「我們真的要遠走他方嗎？」

我嘆了一口氣道︰「我也不知道，但兩軍對壘，多我們兩人，實在作用不大，我還有很重要的事去做，假設能夠成功，或者能夠推翻帝國也說不定。」

大元首率領大軍來攻，按理說魔女國能堅守已是奇蹟，要擊敗大元首只是痴人說夢，但假若我能夠找到傳說中的廢墟，或者真能覆滅帝國也說不定。

華茜並不明白我的說話，待要詢問，馬原策馬進來，招手將我們引離一旁，來到另一岔道。

馬原道︰「魔女吩咐讓你們在這地點離隊。」

伸手指著魔女城右側延綿無盡的山脈，續道︰「只要越過這連雲山脈，便可到達大海，那處居住著以捕魚維生的海民，只要你拿出行囊裏的紅寶石，便可以向他們買船出海，那時儘管大元首也奈何你們不了，祝你們有新的生活。」

我伸手和他握了一下，一言不發，雙腳一夾馬腹，疾馳而去，華茜緊跟著我身後。

馬原在後叫道︰「魔女國的人永遠不會忘記你。」

我放馬奔出里許後，才停了下來。

回轉頭來往後望過去，魔女國的軍隊已變成一條蜿蜒的長蛇，在大後方蠕蠕而動。

華茜有點興奮地叫道︰「想不到終能脫離帝國的魔爪！」

我冷冷答道︰「不！」

華茜聽後，嬌軀立時顫了一顫，愕然望向我。

我堅決地道︰「我要回去刺殺大元首。」

華茜一下子從天堂掉回地獄去，臉無血色，驚叫道︰「你會死的！」

我冷冷道︰「假設這世上要找一個人能刺殺大元首，那人便是我，姑且不論劍術，最重要的是，我自小在帝國裏長大，熟悉內中的情況，而且父親曾向我提出過殺死大元首的方法。」

後一句只是要騙她心安，事實上父親也不知道殺死大元首的任何方法。

華茜咬著下唇道︰「要去便讓我們一起去。」

我溫柔地懇求道︰「華茜，你知道我今次縱使成功了，也很難活著回來，所以你一定要走，到了海民的地方，等我一個月，若還不見我來，便要自作打算了。」

華茜眼圈一紅，悲叫道︰「你死了，我怎能苟且偷生，獨自活下去，我自出生以來，從未快樂過，可剛把它抓在掌中的時候，它又要飛走了。」

我誠懇地道︰「不！你身體內很有可能懷了我的孩子，為了生命的延續，請你好好地保護自己，我是不能不這樣做，不但為了個人家庭的仇恨，還為了魔女國和所有被帝國壓迫的人。」

華茜終於忍不住噙在眼內的淚水，珍珠般沿臉而下，愴然道︰「答應我，盡量活著來見我，等不到你，我永遠也不會走。」

她一扭馬頭，馬鞭重重落在馬股上，風馳電掣般往連雲山脈的方向奔去，轉瞬間變成了一個小點。

我也說不出是什麼心情。

但若要我就此放手不理，忍辱偷生，那絕對違反我體內奔流著的熱血，特別是無辜的西琪，她的死必須以大元首的生命來作代價。

我棄馬步行，迎著帝國大軍來的方向走去，心中充滿著高昂戰意，死對我已是毫不重要。

黃昏時分，我來到了帝國軍隊的外圍，但見旌旗似海，營帳延綿，布滿了整個大平原。

我躲在一叢密林裏，靜候著黑夜的來臨。

太陽在草原的西面散發著暗紅的光輝，被這背景襯托下在營帳旁活動的武士和戰馬，有一股悲壯蒼涼的景象。

我心中暗喜，天上的密雲對隱蔽行藏大有幫助。

天色逐漸暗黑。

營帳每一個角落，都點起了熊熊的火把，天地沐浴在紅光裏，使人感覺到血腥快將來臨。

我從暗處閃了出來，巧妙地避過幾隊巡邏的隊伍，摸進了其中一個軍營裏。

營內並沒有人，我迅速搜查，不一會在一個角落裏發現了十多套黑盔武士的盔甲，心中大喜，連忙穿上。

這盔甲是由帝國的工匠精心打製，是帝國的標誌，我摸進這個軍營並不是盲目亂碰，而是因為營帳的紅色標誌，使我知道這是個工匠的營帳，損毀了的盔甲，都要拿到這裏修補。

我揀選的是有大元首近衛標誌的盔甲。

轉眼間我已變成了典型的黑盔武士，連臉目也隱藏在頭盔裏，不怕被人認出來。

這個想法還未完，帳外傳來人聲，跟著數人揭帳而入。

我避無可避，轉身向進來的人。

是兩名黑盔武士。

他們想不到帳內有人，愕然望向我，接著眼光落到我的頭盔頂端處的血紅色圓環，立時肅然起敬。

我淡淡喝道︰「口令！」

在帝國軍隊內，每晚都有不同的口令，以識別敵我，這下是我先發制人了。

那帶頭的黑盔武士，自然應道︰「紅色八月！」

按照規矩，現在應該輪到我說出口令的另一截，可是我這冒牌貨怎能知道，幸好我現在是在帝國軍隊裏最橫行霸道的紅環近衛身份，冷哼一聲，大模大樣地往帳外走去。

那幾名黑盔武士果然露出怕事的神色，避在兩旁，讓我穿出帳去。

出了營帳，我往核心處的帥營走去，帥營比其他營帳最少大了十多倍，旁邊又插滿特高的帥旗，顯眼易認。

愈接近帥營的範圍，保安愈加嚴密，一隊巡邏隊迎面而來，灼灼的眼睛落在我身上。

我沉聲叫道︰「紅色八月！」

帝國的口令一般是兩句，你說其中一句，對方便要說另一句，並沒有先後次序之分。

巡邏隊的隊長一點也不敢怪我這紅環近衛橫行霸道，反而恭敬回應道︰「帝國花開！」

我揚長而過，心下大為落實，我終於掌握了今夜的口令，這對我的行動大有幫助。

營帳內外各種準備戰爭的工作在忙碌地進行著，磨劍餵馬、搬運糧草、修理戰車，鬧成一片，我輕而易舉地穿行著。

四下裏忽地靜了起來，營帳的分布亦遠較剛才疏落，我知道已進入了帥帳和其他高級將領的營帳範圍，保安比其他地方嚴密百倍。

就在此時，人聲在前面響起。

我向前望去，心中一震，只見哥戰氣沖沖地和一班將領，迎面而來。

我一看勢色不妥，閃進身旁的營帳裏。

幸好帳內空無一人。

哥戰等人來到營帳外，忽地站定。

我的心立時急劇跳動起來，暗忖難道他發現了我？

我的目光掃過帳內的布置設施，暗叫不好，這營帳不但比其他營帳為大，而且地上鋪滿禦寒的獸皮，帳的一角還掛了幾套整齊的盔甲和武器，強弓勁箭，利斧尖矛，一看都是帝國裏只有將帥級人物才能擁有的貨式。

這營帳難道是哥戰的將營？念頭還未完，已有人揭帳而入。

我連忙閃到高掛的盔甲後，剛躲好，五個人踏進帳篷裏，其中一個當然是哥戰。

我縮在盔甲後，隱藏得很好，只要不是有人刻意找尋，不會有被發覺之虞。

一個粗壯的男聲咬牙切齒道︰「哥戰統領，你說大元首多麼不公平，麗清郡主犯下這麼大的錯誤，讓蘭特那小子盜走了智慧典抄本，可是大元首不但不責怪她，還封她為今次遠征軍的左副元帥，比你的右副元帥似還要高上半級，這口氣令人怎下得了？」

另一人插嘴道︰「看情形帝國的繼承權一定會落到麗清郡主那狡婦手裏，統領趁現在手上還有實權，應該為自己打算一下。」

營帳內五個人的呼吸都粗重急促起來，顯然大家都轉動著同一個念頭，一個在大元首淫威下想也不敢想的問題。

我的心怦怦亂跳，為何大元首絲毫不介懷抄本被盜，想起那天魔女看智慧典抄本後似要暈厥的情況，一個驚駭怕人的猜測浮現心頭，我不能自制地張大了口，幾乎叫了出來。

整件事是個陰謀。

我的內心像給烈火燃燒，忘記了到這裏來是要刺殺大元首，刻下想的，只是在慘劇發生前，趕回魔女國去，警告魔女。

我抽出了匕首，開始刺割身後營帳。

哥戰的聲音響起，道︰「你們誰人有把握殺死大元首。」

這句說話像驚雷般在帳內震響。

眾人寂然不語。

哥戰嘆了一口氣道︰「問題就在這裏，我們沒有人有殺死他的把握，他身邊的紅環近衛實力雖強，仍不是我所擔心的，反而我最顧忌是大元首本人，我們曾隨他南征北討，但何時曾見過任何人對他造成任何傷害？」

眾人默默無語。

另一人道︰「他除了神力驚人，劍術超卓外，最難對付就是那副密封全身的盔甲，也不知用什麼打造的，怎樣也破損不了，我曾見過他被一塊從城牆上擲下的巨石擊中，他只是跌了一跤，爬起來又沒事了。」

哥戰插口道︰「還不止於此，我見過有人以毒水潑向他露出來的眼睛，但他卻夷然無恙，你說這是什麼道理？」

先前那人道︰「但他總有脫下盔甲的時候，起碼他要和妃嬪做愛，自己也要沐浴休息。」

哥戰道︰「這是大元首的秘密，但我曾用過非常巧妙的方法去偵查，結論是︰他從不需要沐浴，做愛時也不脫下盔甲。」

只要是人就不能像他那樣生活。

哥戰狠狠道︰「巫師的屍體抬到他眼前時，他就像看著一堆腐毀了的垃圾一樣，一點悲傷也沒有，他從來不把任何人放在心中，也不表露任何感情，每一個人只是他的棋子，唯一例外是公主，只要我能把她弄上手，一切問題便可迎刃而解。」

本來我已準備從身後破開的營帳溜出去，聽到這句話，又停了下來。

其中一個一直沒有發言的將領道︰「我們既沒有殺死大元首的把握，不如便由公主入手，不成功也可全身而退，勝於像現在般終日提心吊膽，坐以待斃。」

哥戰壓低聲音道︰「外面有沒有人把風？」

他顯然有非常重要的事向這班心腹親信吐露，才慎重地問這一句。

當下有人應道︰「我已作了安排，每當我們進入將營時，分布在將營東南西北的四個營帳均有把風之人，絕對沒有人能接近我們而不被發覺，統領大可放心直說。」

這時輪到我心中大叫僥倖，因為剛才我正準備不顧一切，由營腳破開處衝出去，趕去向魔女示警，假設我這樣做了，現在可能已是一條死屍。

營腳只破開小小裂縫，遠看絕難發現，何況哥戰的手下只著眼在接近帳營的間諜。

哥戰沉聲道︰「公主對我雖沒有惡感，但距離發展至情侶階段路途尚遠，本來最好的方法是慢慢培養，但時間已等不及了，大元首今早召見我和麗清郡主，表示誰能在這毀滅魔女國的戰爭裏，立下最大的戰功，誰便可以分得最大的諸侯國土地，他雖然沒有說明，但亦可以推測最大的諸侯將擁有帝國的繼承權。」

眾親信的呼吸急促起來，他們的命運已與哥戰連結一起，假設在繼承者的爭逐裏，哥戰敗在麗清郡主手上，哥戰當然敗則為寇，他們也是輕則名利俱失，重則死無葬身之地。

哥戰繼續分析著︰「公主表面上非常恨蘭特那小子，但據我安排在公主身旁的眼線傳過來的情報，她依然未能對他忘情，所以我若不使出非常手段，休想奪得她的芳心，只要成為公主的未婚夫，那怕還不能將麗清郡主壓下去。」

我的心卜卜跳動，哥戰顯然有個針對公主的陰謀，我怎能袖手旁觀。

不要說她現在仍對我大有情意，畢竟她是我第一個愛上的女孩子，怎可以看著她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者。

但是魔女國的命運也握在我手裏，矛盾的想法，令我在內心深處呻吟著。

哥戰道︰「自從巫師死後，我大力拉攏黑寡婦，她也是麗清郡主的死對頭，所以不得不站在我們一邊，她向我提出了一個方法。」

眾人一片沉默，這批在大元首淫威下掙扎的人，正要為著同一目標而奮戰。

哥戰道︰「巫師有一種奇妙的春藥，只要給人嗅上了足夠的分量，在一段時間內，會將任何遇上的異性看作情人，所以只要我製造一個機會，便可先奪取公主的初夜，那時生米煮成熟飯，我更施展手段，那怕公主不乖乖地投進我的懷抱裏？」

他的手下道︰「問題是公主的營帳設在大元首的帥帳旁，下手極不容易。」

哥戰道︰「機會不是沒有，離營地西面十多里處有個大湖，景色極美，公主明天早上，會到那處遊覽，屆時麗清郡主的手下將會陪同她前往，我設置的計劃是派一隊人，假扮魔女國的強徒，前往擄劫公主，而我，則將公主救回，你們也明白吧，在回程途中，什麼事也可以發生的呀。」

我在暗處咬牙切齒，這哥戰的確奸猾狠毒，這個既可以打擊麗清郡主的威信，至不濟時也可以使公主產生感激之心，假如哥戰安排得好，甚至連春藥的責任，也可推在魔女國的強徒身上，而哥戰只是因拯救公主而適逢其會，順便享受了公主的處女權。

他們繼續商議。

遠方響起夜梟叫聲。

哥戰等人立時話題一轉，大聲談論對付魔女國的策略，我知道他們接到有外人走來的訊號，只是不知如此深夜，為何事而來？

就在這時，帳外有人叫道︰「哥戰統領！」

那是一把非常熟悉的女音。

我心中一震，已知道那人是誰，黑寡婦連麗君。

哥戰果然應道︰「黑寡婦是你嗎？快請進來。」

在帝國內，不論上下都直稱這變幻無常、心狠手辣的美女作黑寡婦，原因是她竟喜歡人們那樣叫喚她。

我心中大為驚懍，黑寡婦在這時間來找哥戰，必然不會是什麼好事。

黑寡婦進入帳內，一陣衣甲磨擦的聲音，顯然是眾人移位讓座。

哥戰訝異道︰「咦！為何你身上有血污，和誰交過手？」

黑寡婦不答反笑道︰「噢！人都到齊了，在商量大計嗎？」

哥戰道︰「有了你才真正人齊，我從昨天開始便差人找你，但是你的手下告訴我，你有秘密任務在身，單獨離開了大隊，只是不知為了什麼事？」

我立時大感不妙，心中卜卜地在狂跳，隱隱約約可以估計到這必與我有連帶關係，事實上，黑寡婦那天宴會不揭穿我的身份，曾使我完全摸不清她葫蘆裏賣何藥。

黑寡婦又一陣嬌笑，笑聲裏透出一般恨意和快感。

哥戰等人沉默不語，顯然也不知這喜怒無常的女人心中轉著什麼念頭。

黑寡婦那性感而低沉的聲音在帳內響起，道︰「我去追蹤蘭特那小子。」

眾人中有人忍不住「呵」地一聲叫了起來，表示心中的驚愕。

哥戰沉聲道︰「巫師已死，你在帝國內已是追蹤的第一號高手，一定有好消息了。是嗎？」

我心中暗叫不妙，同時也不明白黑寡婦這敗軍之將，為何敢孤身追我，難道她認為可以對付我嗎？這其中必另有玄虛。

黑寡婦充滿恨意的聲音道︰「我找不到蘭特，卻找到他的女人，還將她擒了回來。」

我心臟幾欲從口腔跳出，華茜竟落在毒婦手上。

哥戰喜道︰「你擒著了華茜？」

黑寡婦冷冷道︰「她現在給我藏在營外秘處，想不到她如此不濟，連我伏在暗處也不能察覺，看來是蘭特拋棄了她，使她心神不屬，失魂落魄，警覺性大打折扣。」

哥戰道︰「問到蘭特的行蹤沒有？」

黑寡婦狠狠道︰「那賤婦什麼也不肯說，你是迫供的專家，我就把她交到你手上，但卻有一個條件。」

我心中亂成一片，我可以不理公主的事，但對華茜卻不能袖手不理，偏偏魔女國的命運亦急不容緩地掌握在我的手裏，究竟應該怎麼辦？

哥戰壓低聲音道︰「麗清郡主和大元首方面知道這件事沒有？」

黑寡婦道︰「當然不知，否則我也不會來和你說條件。」

哥戰道︰「什麼條件？」

黑寡婦道︰「我要獨佔蘭特去向的秘密，追擊他的事由我一手包辦。」

哥戰愕然道︰「蘭特並不容易對付，你有把握嗎？」

黑寡婦嬌笑道︰「這個你不用擔心，我自然有我的方法。」

哥戰嘿嘿一笑道︰「你不是也想獨佔蘭特那有關廢墟的地圖吧？」

黑寡婦冷冷道︰「放心吧！我們的命運早連在一起，共同進退，假設我掌握了廢墟的秘密，你一定是受益人。大元首如此緊張，廢墟內一定有能對付他的事物，這不也是你夢想的事嗎？」

哥戰淡淡道︰「我怎知道你那時還記得我這拍檔否？」

黑寡婦笑得前俯後仰，嬌聲道︰「你不放心，大可娶我為妻，屆時便可榮辱與共了。」

哥戰當然知她在說笑，即使不說哥戰的目標是公主，就以每一個與黑寡婦拉上關係的男人均遭慘死的紀錄，已使哥戰不敢領教。

哥戰笑了起來道︰「我們是老戰友了，不用再說這等話。好！就這麼決定，華茜在哪裏？」

這老狐狸心中自是另有對策。

黑寡婦道︰「我將她藏在營地東的一處秘密地點。」

接著簡單扼要說出位置。

哥戰向其中一名手下道︰「高晉，這事便交由你辦，你帶幾名最得力的手下，將華茜在天光前運回營裏，讓我親自審問，屆時我要她喚我作丈夫，她也只好乖乖叫出來。」

眾人一陣笑聲，充滿了殘忍的意味。

那叫高晉的領命而去。

我心思如焚，偏偏哥戰和黑寡婦轉而商量對付公主的毒計，使我無法離去，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直到整個小時候後，眾人才一一離開。

我再也按不下心中的焦急，從營腳下鑽出來，往黑寡婦說出藏華茜的方向趕去。

只要救出華茜，我將立即趕回魔女國，其他一切也不理了。

## 第八章 慘遭殺害

天色仍然是黑沉沉的，離天明尚有一段時間，營地內的活動亦靜寂了下來。

我憑著紅環近衛的身份，無驚無險地離開了營地。

剛離營地不到里許處，只見遠處幾點火把在移動和接近，隱隱約約見到幾名騎士，策馬馳回，我心想來得正好，迎了上去，若讓他們回到營地內，我要救華茜便困難得多了。

我和他們迅速接近。

帶頭的騎士見我攔在前面，一抽馬韁，停了下來，其他各人以他馬首是瞻，也拉停了戰馬。

一時之間，氣氛顯得異常沉重。

在熊熊火把的照耀下，他們共有六個人，但卻沒有華茜的蹤影，不過我很快便看出了玄虛，其中一騎坐了兩名黑盔武士，坐在前面的一個頭顱軟靠在後，顯然在昏迷狀態裏。

全靠後面的騎士支撐著，不用說也是給化裝成黑盔武士的華茜。

帶頭騎士喝道︰「帝國花開！」

一聽聲音，我便認出是奉哥戰命令去將華茜擒拿的高晉，心中大喜，連忙應道︰「紅色八月。」

高晉冷冷道︰「有什麼事？」

我知道若非看在我紅環近衛的身份上，他絕不會那樣客氣，我迫前了一步，沉聲道︰「你是高晉嗎？」

高晉愕然道︰「你……」

我不容他說下去，再迫前兩步，來到他馬旁仰起頭︰「哥戰統領已和大元首說了，華茜就交給我。」

說到最後一句時，我特別將聲音壓低。

高晉全身一震，作賊心虛，同時又心急想聽清楚我的話，不自覺地俯身下來。

我笑道︰「這個給你。」

劍光一閃，由下而上，割斷了高晉的喉嚨，他連叫喊的時間也沒有便斷了氣。

其他黑盔騎士驚駭得呆了起來。

我的劍並沒有稍呆。

我閃電撲前，在高晉後面的一名騎士才把劍拔到一半，已給我的劍貫穿了胸膛。

另兩名黑盔武士見勢色不對，拔劍向我衝來，我怕的只是他們發聲示警，惹來其他巡邏武士，幸好他們做的事也和我一樣是見不得光的，並不敢張揚。

我心中冷笑一聲，身子往右急移，來到右邊武士的右側，長劍上挑，鏘一聲震開對方猛劈而下的長劍，我的力度狂猛異常，大出他意料之外，肋下空門大露，我手腕一扭，長劍狡若毒蛇地破甲刺入他肋下。

武士慘叫一聲，墜下馬來。

戰馬受驚躍起前蹄。

四周驀地一暗，原來另一武士驚惶中連火把也掉在地上。

我一矮身從馬腹下穿過，長劍閃電般刺入這個武士的小腹，接著反手擲劍，劍勢奔雷般戮向正欲挾著華茜逃走的武士背後，刺破盔甲，沒入背裏。

自幼時開始，父親便訓練我如何加強腕力腰力，直至劍力能破穿盔甲，才算合格。

當時那些令我痛苦不堪的練習，今天可到了收成的時刻。

我真不明白大元首的盔甲是用什麼東西製成，連父親也奈何不了。

想歸想，腳步並沒有停下來，剛好趕了上去，將快跌下馬來的華茜抱個正著，可惜那匹戰馬長嘶一聲，朝營地的方向奔去，我暗叫不好，這將惹來大批追兵，那敢猶豫，躍上了其中一匹戰馬，朝左方遠處的密林跑去。

一直奔到天明，來到草原和延綿不絕的山脈交接處，才停了下來。

暫時還算安全，不過我知道這種好時光並不會長久。

我脫下了華茜的頭盔，蒼白的俏臉映入眼簾，令我放心的是沒有明顯的傷痕，心中湧起無限憐惜。

我輕輕拍打她滑嫩的臉蛋。

華茜依然昏迷不醒。

我想到她一定是給人下了藥物，以至不能醒轉過來。

當下大感頭痛，帶著她實在難以走遠，但追兵任何時刻都會趕到。

我俯下身，將耳貼在地上。

不一會，東方和西南方都響起馬蹄踏地的聲音，每一個方向的聲音都最少有上百人，心下駭然，追兵為何來得如此之快。

馱我們來的那匹戰馬，剛走了那麼多路，早已力盡筋疲，現正放在草地上吃著草，要牠再馱我們逃生，恐怕走不了一里路，便倒地而亡了。

目下唯一方法，是找個地方躲一躲，希望避過敵人第一輪搜索，待華茜醒來後，逃進魔女國的把握便大得多。

我走到戰馬後，重重抽了馬股一下，戰馬長嘶一聲，奔進密林裏去。

我左張右望，最後揀了一棵大樹，將華茜縛在背上，爬了上去。

才藏好在枝葉茂密處，蹄聲和馬車聲已經在前方響起。

只見一大隊黑盔武士首先在樹下經過。

跟著又是一隊馬隊。

我看了旗幟的模樣，心中一顫，原來這是公主的隊伍。

想起了哥戰的陰謀，暗忖這真是巧得很，居然教我誤打誤撞遇上了。

這個念頭還未完，四周忽地殺聲震天。

只見穿著便服，蒙著臉的強徒，忽然間從四方八面出現，向馬隊襲擊，他們武功既高強，人數又處在優勢，不一會已佔盡上風。

我心中熱血填膺，當然知道這是哥戰策動對付公主的陰謀。

一輛特別華麗的馬車，這時快要奔到臨近，四周都有侍衛死命護著，是公主的鳳駕。

我假若有足夠的理智，絕對應該袖手旁觀，任由他們互相殘殺，可是公主畢竟曾是我的未婚妻，而且無論大元首有千般不是，她仍然是無辜的，我又怎能坐視不理。

這時馬車在一大群黑盔武士拼死護持下，且戰且走，恰好來到樹下。

我吸了一口氣，背著華茜，往馬車頂躍下去。

「蓬」地一聲，我們落在車頂上。

情勢太混亂了，武士只顧應戰，加上枝葉阻礙了視線。

竟無人察覺到我們從天而降。

我解下華茜，和她平躺在車頂上。

這時馬車旁有人叫道︰「先護送公主出叢林！」

馬車立時動了起來，四周喊殺聲震天，比前更趨激烈。

我仍然躺著，卻抽出長劍，靜待事態的發展。

馬車不斷加速。

郡主今次派來護送公主的手下，一定是最精銳的高手，所以才能以寡敵眾，在劣勢中突圍逃出。

馬車驀地停了下來。

我抬頭一看，立即叫了聲「糟了。」

只見前面一隊人馬奔至。

數目在五十人間，而公主剩下的二十多名護衛，分別部署在馬車四周，決意拼死護主。

一個雄壯的聲音響起道︰「我要的只是帝國公主，不是你們，快走！」

公主方面的侍衛應聲道︰「你們是什麼人？」

那雄壯聲音長笑道︰「除了魔女國的人，誰還敢和帝國對抗。上！」

激戰頓起。

鮮血飛濺下，黑盔武士一個一個的倒下，我暗嘆一聲，心想終於到了我出手的時刻了。

慘叫聲從馬車前傳來，接著是此起彼落的驚喝，馬車又再次移動起來，我知道御者已被殺，刻下馬車已落進哥戰的部下手裏。

我悄悄爬到寬大車頂的邊緣處，探首往外望去，只見駕車的是一名彪形大漢，車旁護持的只有四個人，其他的都去擋殺隨車的黑衣衛士。

冷哼一聲，我從車頭躍下，那駕車大漢的頭還未來得及轉向，已經中了我右腳一下側掃，整個人飛跌車下。

我猛拉韁繩，健馬仰跳之下，車又停了下來。

同一時間，四名大漢從左右兩邊攻來。

我猛喝一聲，劍勢縱橫，四人先後中劍，眨眼的工夫，公主已落在我的手裏。

我揚鞭一聲吆喝，馬兒掉轉方向，甩下混戰的人群，往魔女國奔去。

平原上再無人跡，天地間似乎只剩下了我們。

一個溫柔的聲音在身後響起道︰「你是誰？」

心中一震，知是公主通過車廂和御者間的小窗和我說話。

我穿著黑盔武士的甲冑，她當然認不出我來。

我將聲音壓低道︰「公主！我是紅環近衛，特來救駕。」

公主幽幽一嘆道︰「蘭特！你休想瞞我，誰人有你這麼好的劍法？」

我幾乎從車上掉下去，愕然難以言語，她的語氣中沒有仇恨，只是怨懟。

公主嬌柔的聲音又再傳來道︰「蘭特！蘭特！你要走也應帶我走，為何將我留下？你難道不知我對你的愛意嗎？」

我驚叫起來︰「什麼？我只是你的未婚夫，但他卻是你的父親呀！」

公主堅定地道︰「不！他不是我的父親，父親是永遠不會像他那樣對我這個女兒的，從小至大，他碰也沒碰我，從來不會和我說心事，也從來不關心我心底的事，表面上他對我比任何人都好，但當他望向我時，冰冷的眼神就像看著件沒有生命的物體。他沒有正常人的感情，我有時懷疑他是魔鬼，他絕不是我的父親，否則也不會害死我未婚夫的全家。」

我心中一陣感動，公主對我的真誠是毋庸置疑的，現在她已在父親和未婚夫之間，清楚地選擇了我的一邊，我還怎能捨棄她。

馬車繼續在草原上飛馳著。

一直到入黑時分，我才選了一個小丘停了下來，華茜依然昏迷不醒，只不知黑寡婦使了什麼手段，看來要到魔女國後才可以想法子弄醒她了。

這晚天上烏雲密布，天空不時電光閃閃，卻一直下不出雨來，但寒風呼呼，我和公主躲在車廂裏，緊靠在一起，另一邊則躺著昏迷的華茜，外邊雖是冷漠的肅殺，裏面卻是熱烘烘的。

我將哥戰的陰謀一五一十地告訴公主。

公主咬牙道︰「這可恨的大壞蛋，幸好給你遇上了，否則！否則我也不想做人了。」

我看著她淚珠欲滴的俏目，心想她雖貴為金枝玉葉，但境況卻遠遠不及與祈北相依為命的西琪。

或者由此刻開始，她可以過得新生活。

公主將頭靠在我肩上道︰「蘭特！告訴我，你仍像昔日那樣地愛我嗎？」

我側臉望向她，只見玉人美得如鮮花盛放，心中一陣感動，狠狠吻向她嬌嫩的香唇。

公主嚶然一聲，沉醉在熱烈的接觸裏。

外面的寒風，尤使人對比起車廂內的溫暖。

身旁忽地響起「呀」的一聲呻吟，我從熱吻中驚醒過來，輕輕推開公主，向躺臥在一旁的華茜望去。

華茜稜角分明但現在卻全無血色的嘴唇張了開來，不斷發出呻吟，眼睫毛不住地顫動，仍在將醒未醒中。

我大喜下將她抱入懷裏。

伸手輕拍她的俏臉，叫道︰「華茜！華茜！」

華茜驀地強烈掙扎，淒叫道︰「不！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大力摟著她，叫道︰「不用怕！我在這裏！我在這裏！」

心底流過一陣憤慨。

黑寡婦一定在她身上用了些毒辣手段，否則以她的堅強，絕不會如此驚怕。

華茜猛地張開眼睛，不能置信地望著我。

我溫柔地道︰「一切都過去了，我從黑寡婦手上將你救了過來。」

華茜悲喜交集，將頭埋入我懷裏，兩手繞過身後，死命摟著我的腰，似乎害怕眼前的現實，稍一放鬆便會像冰雪般溶掉。

我向華茜道︰「讓我來給你引見一個人。」

華茜頭也不抬道︰「誰？」

我回頭望向公主，車廂內除了我和華茜外，已空無一人，想是我剛才注意力全集中到華茜身上，情緒又陷在極度激動裏，沒注意到公主已離開了車廂。

我從華茜的摟抱中脫身出來，推門下車，外面黑漆漆一片。

我叫道︰「公主！公主！」

沒有任何回應。

我心中大驚，如此黑夜，這樣一個金枝玉葉的女孩子，能走到什麼地方去，難道妒忌的力量真是這麼可怕？四周忽地傳來沙沙的聲音，大批人從四方八面移近。

「鏘！」

火光四閃，周圍燃著了幾個火把，四周全是人，火光熊熊下，把我照得纖毫畢露。

我怒喝一聲，正要痛下殺手鐧。

其中一個武士道︰「喔！原來是蘭特公子！我是魔女國的白丹。」

我心情一鬆，細看對方，依稀記得在魔女的營帳裏，曾見他進入報告軍情，不過現在他穿起黑色的緊身衣，與當時身穿甲冑的模樣大不相同，所以一時認不得他，還以為是哥戰的追兵到了。

白丹道︰「你們在這裏甚為危險，帝國的大軍已開始移動，隨時會到這裏來，我們是來探聽軍情的，我還以為你早已到了海邊。」

我心中一動，叫道︰「立刻帶我往魔女國，我有十萬火急的事要見魔女殿下。」

接著我請他派人找尋公主，便和他們連夜趕路，在第二天的晨曦時分，魔女國已遠遠在望。

魔女城可能是大地上出現過的最偉大的城市，比之帝國的望月城和日出城更見氣勢，延綿不絕的高厚城牆前，是寬大的護城河，城外看去一切平靜安詳，但我卻知道城內正在秣馬厲兵，每一個人都決心為自己的命運奮戰，對抗大元首這殘民為樂的暴君。

據父親說，大元首在立國之初，性格並不是這樣的，所以父親和祈北這樣正義的高手，才肯全力匡助，但立國以後，大元首性情大變，惹來兩個心腹手下的先後反叛。

在護城河前，有幾道灌滿黑色液體的長坑，我們要從搭在坑上的長木橋步過，華茜問道︰「這是什麼？」

白丹臉上泛起崇敬的神色，道︰「這是魔女殿下指導的方法，黑色的油是從地底取出來的，一點燃後便變成長期不滅的火海，可以阻擋敵人的猛攻。」

我心中大為驚訝，魔女不但是個超卓的領袖，還是個戰略專家，這種能燃燒的黑油在帝國實在聞所未聞，魔女竟能懂得運用，難怪大元首對她這麼忌憚，想到這裏，我不由自主心焦如焚，兩腳一夾馬腹，超前奔出，叫道︰「快！我要盡快見魔女殿下。」

華茜緊跟而上，白丹和其他一眾騎士，也呼嘯追來，二十多騎轉瞬間奔上橫跨寬近百尺人工護城河的大吊橋，馬蹄敲得橋板隆隆作響，視覺上高大的城牆像一堵山般向我們壓來。

白甲皚皚的魔女國戰士，一個個白點般布滿在城牆上，旗幟飄揚，帝國的人都喚魔女國的戰士作「白兵」，與帝國的黑盔武士成黑白分明的強烈對比，似乎自立國以來，這兩個國家便沒有相容的可能，而大元首的殘暴無情、形態冷酷猙獰，亦與魔女的溫婉慈愛、百媚千嬌，像水火般處在兩個極端，偏是兩人又有神秘和微妙的關係。

一直以來大元首都不敢正面與魔女對抗，當年派我父親蘭陵和祈北來暗殺魔女及盜取智慧典，若非祈北愛上了魔女，壞了他的陰謀，魔女國早不存在，而那次陰謀，亦種下了今日的所有危機，只不知今次大元首藉智慧典抄本布下的陰毒陷阱，又是否會成功？

白色的城門「軋軋」聲中往兩旁移開，顯然由某種機關發動，只是這種設施，魔女國已表現出遠勝帝國的文明，難怪以魔女國的人少力弱，竟能長期與幅員和人口比她大上十多倍的帝國抗衡。

帝國像一隻巨大的獸，不斷窮兵黷武，蠶食遠近的部族和土地，所以領土每一天都在擴張，而魔女國卻只是緩緩地生長，當有部族自願歸附時，領土才大了一點點，與帝國是完全不同的風格。

我們旋風般衝進城裏。

城內的情景令我眼前一亮。

各式各樣的美麗樓房，在樹木和奇花異卉掩映中若隱若現，大自然與人造的屋宇，渾融一起，就像個人間的仙境。

筆直的街道，井然有序地從入城的地方往前方和左右兩方伸延，看不到盡頭，一座尖頂特高的建築物，在左方遠處冒起頭來，看來就是對帝國的人來說，大地上最神秘的魔女殿了。

在殿門口處有十幾台黑黝黝筒形的東西，在白兵的簇擁下對正入口的地方，我雖然心急想見魔女，仍忍不住問身邊的白丹道︰「這是什麼東西？」

白丹一邊策馬保持與我並排而進，一邊叫道︰「它們是魔女國的保護神，是魔女殿下教我們建造的，我們喚它們作『雷神』，只要放進『雷彈』，最強的敵人也難擋它們射出的雷火。」

我心中對魔女的敬意又增一重，她超人的知識，使她能以這樣一個小國，仍得在暴風雨般的強大帝國前屹立不倒。

白丹領前少許，策馬轉入左邊的大道，直往魔女殿奔去。

魔女城跟日出城和望月城裏密麻麻的房屋大異其趣，屋與屋間有很寬敞的空間，都種滿了美麗的植物。

這時街上沒有什麼行人，除了在林木間玩耍的小孩外，男男女女都趕著將不同的物資，運往城牆去，為了對抗帝國的侵略而備戰。

魔女城的人在氣質上亦與帝國的人大不相同，不但沒有帝國人凶狠貪婪、互相猜忌的嘴臉，男女均秀麗可人，可惜他們都忙著備戰，滿臉憂色，否則我真要和這些與好戰帝國人大不相同的人坐下來仔細傾談。

我自己體內流動著的便是悍勇的血液，來自強者為王的帝國。

我們在這美麗城市寬敞的大道放馬奔馳，路旁的人都向我們歡呼和拋擲從路旁摘來的鮮花，對為保護他們而作戰的武士，他們的感激是毫不隱藏的。

與帝國的人民對黑盔武士的畏懼，有霄壤之別。

忽然我們奔進了一條宏偉可供八馬並馳的大石橋，驟眼看去；石橋像是沒有盡頭，四面盡是碧波蕩漾，原來這竟是道橫跨大湖的拱形石橋。

只是這道橋，便顯示了魔女國的建築文明遠超帝國。

我記起了祈北所說的魔女湖，定是指這美麗的湖泊。

魔女殿矗然在望，在樹林中冒出獨特的尖頂，整座魔女殿都是用奇異的巨型白石砌成，在朝陽下閃爍生輝。

一股激情從心底湧起，我決定要不惜一切，為保護魔女國獻出所有力量。

策馬在前的白丹作了個停下的手勢，整隊人同時收緊馬韁，戰馬仰嘶跳動，衝前了百多尺才停下來。

橋上空無他物，我和華茜不解地望向白丹。

白丹望向天上，只見高空處有個小點，不斷擴大，振翼聲傳來，由遠而近，原來是一隻信鴿，直飛到白丹伸出的手上。

白丹從縛在鴿足的小竹筒取出一個紙捲來，看完之後向我望來道︰「我們的人找不到公主，若能有多一點的時間便好了，但帝國的先頭部隊正迅速迫近，所以不得不放棄了搜索，請你見諒。」

我的心抽緊了一下，昨夜公主不告而別，使我非常難過，覺得很對她不起。

可是我首要之事，就是來見魔女，所以不能親自找她，惟有託白丹做這件事，可惜沒有結果。

華茜在旁輕輕道︰「我可以代你去找她嗎？」

我明白她的善良和好意，堅決地搖頭道︰「先見魔女再說！」

白丹手一揚，這鴿望空飛去，人馬再次奔馳，不一會來到魔女殿前的大廣場裏，那處出奇地沒有任何護衛，就像個不設防的皇宮。

我跳下馬來，和華茜隨著白丹踏上進殿的長石階上。

白石砌成的石階，白石築成的大殿，一切看來就像個毫不真實的夢。

殿門站了八位身穿白袍的女侍，為首的向白丹道︰「白將軍！馬軍師等全在殿下的寢室外。」

我一看那帶頭女侍說話時一臉愁容，心中大叫不好。

白丹也是精明的人，見狀愕然道︰「殿下發生了什麼事？」

那女侍正要答話，馬原的聲音從大殿內響起︰「謝天謝地，蘭特，你來的正好，殿下要立刻單獨見你。」

在魔女的寢室中，我見到了魔女。

她躺在床上，輕紗將她整個頭臉罩著，連臉也不露出來，只隱約看到她如山川起伏的嬌軀輪廓。

馬原等從室內退出去，關上了門。

闊大的寢室內，只剩下了我們兩個人。

室內的一切都是白色。

鋪在地上的白氈，白色的台子，木櫃，白色的牆。

湖水在窗上閃閃發亮，不斷送來柔和的涼風。

窗外有個大露台，種著綠油油的攀緣植物。

一切都是那樣和平美好。

但我知道最可怕的事已經發生了。

我緩緩來到床前，在床沿坐下，嘆道︰「我來遲了。」

魔女道︰「你也醒悟到這手抄本其實是個大陰謀了。否則給這不是人的東西天大的膽子，也不敢來攻魔女國。唉！我也是太大意了一點，才中了他的暗算。」

我全身一顫，道︰「有沒有解救的方法？」

魔女搖頭道︰「過了這麼悠久的歲月後，那東西終於想到了對付我的方法，就是配製了一種能剋制我生命能量的物質，塗在手抄本上，待我翻看時，毒素從皮膚進入我身體裏，現在我只希望能和你多說幾句話。」

我激動地一把抓著她的肩頭，叫道︰「這不是真的，這不是真的，一定有救你的方法，告訴我！」

魔女道︰「蘭特！冷靜點，你或者是唯一能對抗那東西的人。」

我收回雙手，愕然道︰「那東西？你說的是大元首？」

魔女道︰「嚴格來說，他並不是人，或者應說他是介乎人和機器間的東西。」

我呆道︰「機器？什麼是機器？」

魔女嘆了一口氣道︰「我和大元首都是來自一個遙遠的文明，一個比現在這時代進步了千萬倍的文明，但那文明早已毀滅了，只留下了一些可怕的痕跡。」

我心中亂成一片，一時間很難掌握她在說什麼。

魔女道︰「不要問，只須盡量記著我的說話，或者有一天你能明白，又或者始終不能明白，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在聽著！」

魔女忽地咳嗽起來，道︰「摟著我！我很冷！」

我的淚水忍不住奪眶而出，將她冰冷柔軟豐滿的胴體緊摟入懷內，她的手繞過我的腰，無力地摟著我。

父親的死亡是在受盡折磨之後。

西琪的死亡是突然的。

但魔女的死亡卻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也使人難以接受的。

這一向並不屬於她的噩夢，卻突然間既現實又無情地降臨到她身上。

魔女低微的聲音在我耳邊回響著，又像來自遙遠的時空，「那遙遠文明的大災難遲早將會到來，於是他們窮數百年的歲月，製造了一個擁有人工智能的機器。噢！你是不會明白的，但你可以當『它』是一種由人創造，但力量卻遠超人類的『人造之神』，一種有別於人的『異物』……」

她劇烈地喘息起來，死神的腳步毫不放鬆地向她迫近。

我悲憐地道︰「你歇一歇吧！」

她冰冷的嘴唇輕吻了我一下，道︰「你是個好心腸和感情豐富的人，可惜……」

她再次嗆咳起來，比上一次更是劇烈。

我的心在滴血！想起了第一次見她時，雖然大部分臉孔都藏在臉紗裏，但她每一寸地方，都散發著青春的活力，懾人的神采。

她那幾乎不可聞的耳語，又傳進我的耳內︰「這異物擁有那毀滅了的文明的精粹，包括生命的種子，在整個文明湮滅後，它仍堅強無損的存在著，在大災難之後數百年裏，它以超凡的能力將大地的環境改善至再適合人類居住，便釋放了儲存在它體內的生命種子，開始新一代人類和其他各種生命的進化過程。」

我聽得目瞪口呆。

假如她說的是事實，這是何等超越人類想像的偉業，跨越時空的偉大創世史。

魔女輕喘著氣道︰「摟得我緊一點，我需要生命的感覺。」

我緊摟著她，悲叫道︰「你忍耐一點，讓我帶你去找它，它一定有救你的方法。」

「隆！隆！」

魔女全身一顫，道︰「那是雷神的轟鳴，戰爭的序幕已經揭開，那東西也來了！」

我沉聲發誓道︰「不用怕，我一定會誓死保護魔女城。」

她點點頭，信任的鬆了一口氣。

我首次感到女性柔弱需要男性保護憐愛的一面，堅強地活了不知多少悠久的歲月後，在死亡前她終於將重責卸了下來。

她續道︰「新一代的生命衍生了，於是就有了你們，接下來的一步，也可以說是最錯誤的一步，就是它想重建已毀滅了的那遙遠的文明。不！那不是它的錯，錯只錯在那文明加於它身上的指令，它雖然能作有限度的思索，但畢竟還要執行人類的遺命，那才是它存在的唯一目的。」

我已漸漸追不上她的說話，又不敢向她詢問，唯有悲哀和被動的茫然聽著她喘息，聽著她細述這令人難以置信的大秘密。

「它摘取了昔日文明裏適合新一代人類創造新文明的知識，還包括了語言，鑄造術，建築，經濟體系等等，製成了智慧典。」

「啊！」

我忍不住叫了起來，智慧典竟有如此驚人的來歷。

「轟轟！」

爆響愈來愈密集，顯示戰情在加劇中。

「為了把智慧典內的知識帶到新一代的人類，異物以它超凡的能力，創造了另兩個截然不同的生命，其中之一個是能不斷重組細胞，長生不死的新人類，那就是我。」

我將臉埋在她的秀髮裏，不解地問道︰「什麼是細胞？」

魔女道︰「那是組成身體的基本元素，那種塗在手抄本上的藥液，是正好能破壞我身體內那奇異細胞重組和再生的力量，而使我迅速死去。」

我道︰「那異物製造了兩個生命，替它負起重建文明的責任，一個是你，另一個應該是大元首吧！你為何又說他不是『人』？」

魔女的聲音愈來愈低沉，斷斷續續地道︰「我並不明白異物為何要這樣做，它在儲存的生命精子庫裏，培育出了我，但同時又以生命和機械結合，造出一個半人半機械的怪物，那便是大元首。」

她愈說我便愈多難懂的問題，道︰「既然你們都是從『廢墟』來，為何還要靠那張藏在智慧典裏的地圖才懂得回去？」

魔女道︰「我第一次發覺自己能思想和生存時，是在一個無人的森林裏，我並沒有經歷一般人的出生和成長，而是自有知覺以來便像現在那樣子。」

我道︰「但你又怎麼知道廢墟和異物的存在？」

魔女道︰「異物將那記憶植進我腦裏，而且我身旁放的正是智慧典，你說我還要懷疑什麼？」

她說的愈來愈離奇，但我知道她不會說謊，也不需要說謊，大元首的確像副機械，全身永不脫下的盔甲，偏又具有人類的能力，包括做愛在內。

但他既然肩負著重建人類文明所責任，為何又會變成破壞者和屠殺者？

魔女又道︰「大元首是異物的第一個實驗，是堅強物質的機器和具有強大力量的人類結合下的優生體，可是當異物把大元首送到人類中間時，大元首卻發揮出凶殘的劣性，成為了一個失敗的實驗！」

我「啊」一聲叫起來，道：「我明白了，難怪大元首這麼忌你，因為你是異物的第二個實驗，就是要你來對付大元首。」

魔女欣慰道︰「你終於明白了！記著，我死後，魔女國亦將崩潰，你不用逞匹夫之勇，枉自送了性命，你一定要到廢墟去，找到它。」

我嘆了一口氣，道︰「我雖然記得地圖上每一細節的描述，卻不知那是在什麼地方。」

魔女道︰「由魔女國東行五十里，有一處喚作『連雲山脈』的連綿高山，越過了高山，便是一片荒蕪的大沙漠，那是沒有人敢涉足的禁地，據傳說裏面有吞噬生人的凶魔。你只要到那裏去，就能明白地圖上的指示。唉！我真不明白！它既留下了地圖，應是想我回去找它，為何不乾脆植入我的記憶裏？」

說到最後低迴不已，細不可聞，顯示了這沒有出生，沒有成長的奇異美女，對製造她的「父親」的思憶和孺慕。

魔女忽地抬起頭來，一張美得使人目眩的臉閃爍著奇異的光芒，輕呼道︰「蘭特！偉大的劍手，吻我。」

我忍不住對印上了她的紅唇。

天地在旋轉著。

忽然間，我感到生命離開了她。

悲傷像山洪暴發般湧上來，淚水從我眼內狂湧而出，我像個孩子般完全沒有節制地摟著她悲泣起來。

不知過了多久，或者是被戰爭的神雷轟鳴驚醒，我將沒有了生命的魔女放回床上，站了起來，往房門走去。

一推開門，迎著我是十多對充滿極度焦慮的眼睛︰馬原，華茜和十多名魔女國的重臣猛將，聚集門外。

我淡淡道︰「她並沒有死！」

## 第九章 城下血戰

馬原，華茜等一齊愕然，其實答案已在我臉上以悲痛神情表現了出來，但我卻這樣說。

我指著華茜，道︰「她就是魔女殿下！」

華茜呆道︰「什麼？」

我的目光掃過眾人，冷靜地道︰「這不是悲痛的時刻，戰爭的序幕才剛拉開了。魔女的死訊絕不能有半點洩露出去，否則將是屠城滅國的慘局。」

馬原最是機靈，恍然道︰「我明白了，你想華茜扮成魔女殿下的模樣，安定軍心，同時亦使帝國的惡魔們摸不清我們的虛實。」

另一名全身甲冑的大將點頭道︰「是的！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否則我們的軍隊將不戰而潰，我們因為太尊敬殿下，所以反而生不起這個念頭。」

華茜囁嚅道︰「魔女殿下是全軍的總指揮，我怕……」

我堅定地道︰「不用怕！你只需作個模樣便成。」

馬原一拍手掌，立時有兩名眼睛已哭得紅腫的侍女走了上來，把華茜帶往另一處打扮。

馬原將我拉到一旁，道︰「魔女殿下留下了一樣東西給你，要你親自拆看。」

我感到奇怪，道︰「是什麼東西？」

當下有人捧了個長形的盒子上來，我打開一看，立時驚嘆起來道︰「天！這是一把好劍。」

對於一名劍手來說，沒有東西能比好劍更使他激動和興奮，尤其是這來自神秘莫測的魔女給我的好劍。

這把劍造型古樸，沒有任何紋飾，但劍身的線條很奇怪，劍體呈現出一層層波紋般的奇怪光芒，令人非常難以言語去形容，但卻感到它必然比一般劍鋒快千百倍。

我伸手到盒裏，握著了劍柄。

一種奇怪的感覺，由冰冷的劍把傳到我的手裏，那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似乎這不再是一件死物，而是蘊藏強大能量的利器。

馬原道︰「這是殿下的劍，自遠古以來，她便使用這劍來除魔衛道，她將這劍留給你，是要你繼承她的遺志。」

我心中一動，想到這把劍大不簡單，可能是來自廢墟裏的寶貝。

我將它掛在腰間。

身旁的馬原「啊」的一聲叫起來說︰「天！真是令人難以相信。」

我抬起頭來，恰好捕捉到一個白影。

就像魔女活在眼前。

華茜一身魔女的打扮，除了一對眼的艷光稍遜外，其他身材姿態各方面，全都可以假亂真，魔女國可能仍氣數未盡。

城外漫山遍野都是攻城的黑盔武士，十多條放在滑輪的巨樹幹，在上百人推動下，像一條條毒龍般向城門迫來。

硝煙四起。

城牆上的「雷神」每被餵入一次雷彈，便會「轟」一聲吐出火焰，一道煙火直衝上天，遠遠落在敵人的陣地裏，然後是火光閃現，血肉橫飛。

箭矢像飛蝗般在空中交換著。

一名魔女國的大將指著前方遠處的一隊枕戈不動的大軍道︰「那就是大元首最精銳的第一集成軍團，總兵力達十萬人，是帝國五分之一的武裝力量。」

他又指向左方和右方的軍隊道︰「左邊是哥戰率領第二和第三軍團，右邊是麗清郡主的第四和第五軍團，每個軍團人數五萬，加起來就是二十萬了。」

馬原道︰「現在攻城的是黑寡婦統率的第六和第七軍團，帝國的總兵力總和是在三四十萬之間，而我們的軍隊總人數只有七萬。」這魔女國的軍師在失去魔女的領導後露出怯意。

白丹走到我身旁邊，低聲道︰「華茜扮的魔女殿下已來到城樓，只要你發出命令，她便可以上城牆，發號施令。」

我道︰「時間還未到，待會兒你留心我的指令。」

白丹恭恭敬敬地退至一旁，群龍無首下，我成了他們的新領袖。

「轟隆隆」。

戰鼓聲就在此時響起。

「嘟」！

是號角的聲音，帝國黑盔武士是父親和祈北一手訓練出來的，所以我對他們的戰鬥和行軍方式，都瞭如指掌。

果然哥戰的軍隊響起「咚咚咚」的鼓響，回應著中軍大元首的進攻號令。

兩個軍團十萬戰士，緩緩移動著，準備支援攻城的黑寡婦轄下的兩個軍團。

魔女國的七萬軍隊有一半留在城樓上和分布在四周的二十八個望樓裏，利箭都架在弓弦上，靜候敵人的猛攻，巨石，黑油和雷神都準備著。

衝鋒陷陣的騎兵隊伍則駐紮在城門內的廣闊空地上，等候離城進擊的命令。

父親說過，攻城的兵力必須是守城的兩倍以上，才有成功希望，但現在帝國的兵力是魔女國的六倍，兼且黑盔武士能征慣戰，勝負不言可知。

整個帝國都是打出來的，攻城經驗豐富得不能再豐富，難怪魔女國的人心膽懼怯，加上魔女中了毒計死亡，還好未傳開去，否則這場仗也不用打了。

我眼睛盯著迫近城門的巨木，通過架築在注滿黑燃燒液體的坑道上的木橋，已迫近城牆三百碼以內。

我奇怪地問馬原道︰「怎樣點燃那些黑油？」

馬原沮喪地道︰「失去那機會了。」

我好奇道︰「什麼？」

馬原道︰「這幾天殿下病危，我們大家都亂了方寸，在調度上出了問題，以致敵人奇兵出現，一下子佔據了火坑的區域……所以……」

我皺起眉頭看著四道保護著魔女城前方的火坑，假設真能長燃不滅一段時間，的確是非常有效防禦設施，可惜最近的一道火坑也超出了雷神的射程範圍，更不用說難以及遠的弓箭了，我忽地大悟，魔女整個設計是要藉著城門外的護城河，火坑和敵人在城外對陣，但魔女一出了事，馬原等人便龜縮城內，坐以待斃，使聲勢無端弱了一半。

白丹道︰「那是什麼？」

我們極目望去，只見推著十多條撞城門巨木的幾萬士兵退往兩旁，數以千計的驢車從後趕上，車上放了一包一包東西。

我猛地一顫，大聲叫道︰「不好，！那是沙包，他們想填塞護城河，好讓巨木過河。」

馬原狂叫道︰「雷神施威！」

枕戈在城牆上數十尊雷神一起吐出火舌，煙火一道一道橫過兩軍對峙的空間，落到對方陣地裏。

帝國中軍處號角再度響起來，哥戰先前移動了騎兵從左翼衝來，思考瞬間來到護城河旁。

那是帝國精銳的「弩箭騎兵」，他們特製的弩箭，射程比一般弓箭射程範圍超逾了三倍。

弩弓射出點燃了火箭，雨點般越過護城河，灑往牆上，魔女國的守城軍迭迭慘叫，好幾處放了雜物的地方燃燒起來，守城的雷神和利箭立時威勢大減，載滿沙包的驢車趁勢迫至河邊。

帝國的人捧起沙包便拋至城門的河裏，倏忽間拋了萬多包，但驢車仍沒完沒了地冒著戰火衝上來。

我冷冷地看著眼前的一切，心底下竟然有一分出奇的寧靜，就像一個好劍手，在生死立判的對陣裏，心內古井不波，絲毫不起任何驚懼之心，只是冷然自若地尋求一擊敗敵的對方弱點。

我的鎮定感染了其他魔女戰士，不似先前那樣方寸大亂，手足無措。

沙包飛蝗般投進護城河裏，這個笨拙卻非常有實效的方法，不到一會已填了河的一小半，河水漲了起來，往下游灌去。

城裏城外一股股黑煙衝天而起，數十萬敵對的人你生我死地進行攻防戰，哥戰的兩個軍團波浪般向城牆上發動牽制的攻勢，替黑寡婦的兵團進行撞城而鋪路。

麗清郡主的兩個軍團及以大元首的精銳主力，仍是按兵不動，無論在聲勢和實力上，都構成我方很大的壓力。

魔女整個設計都是背城而戰的布局，這是對付擅於攻城的帝國大軍的有效方法，而且那樣才能發揮雷神和火坑的威力，目下優勢盡失，所以一開始魔女國已陷入了敗局。

馬原在旁焦慮地道︰「怎麼辦？」

我手握魔女贈給我寶劍的把手，堅定地道︰「我們有多少可以衝鋒陷陣的騎兵？」

馬原道︰「我們有三個騎兵團，每團一萬人。」

我道︰「我帶一萬人衝出城去，設法點燃火坑，將哥戰和黑寡婦的四個軍團的後路截斷，將帝國的軍隊割成兩截，同時，你將全部雷神推出城門外，隔著護城河轟擊左右兩方，使敵人不能聚攏將我和騎兵消滅，明白嗎？」

馬原道︰「這太冒險了。」

我淡淡道︰「不這樣做就是坐以待斃，再沒有其他爭回主動的方法了。」

城門打了開來，我的劍向天空揮了一圈叫道︰「衝！」

一萬騎兵，旋風般隨著我衝出成外，只見護城河已給沙包填滿了大半，我們踏著放下的吊橋，往城外千軍萬馬衝殺過去。

「轟！轟！！」

我們繼續越過吊橋，不用回首，也知道馬原依照我的吩咐將城門處的十多尊雷神推出城外，隔著護城河向敵人的兩翼猛烈轟擊，而我和一萬騎兵便似利刃般直刺敵人的心臟。

我從魔女處得來的寶劍在空中狂舞，將射來的箭矢撥開，一馬當先，殺進敵陣裏。

兩支長矛撲臉飛來。

我怒哼一聲，劍尖向前削去。

兩下清脆的響聲，兩枝長矛的尖頭像朽木被削掉，兩個持茅的黑盔武士和我同時一呆。

寶劍竟然鋒利到如此不可思議的地步？

還是我先行醒覺過來，寶劍一閃，兩人捂著割斷了的喉嚨，濺血倒下。

三名持盾的步兵由右方攻至，想先行刺殺我的戰馬。

我心中冷哼一聲，一彎腰從馬頭俯下，寶劍閃電劈在其中一人盾上，我的本意只要硬生生將對方震開，豈知寶劍毫無隔閡地破盾而入，對方一顆斗大的頭顱飛上了天，斷作兩截的盾「噹」一聲掉在地上。

附近的敵人全都嚇呆了。

跟隨我的騎兵，見我縱橫有若神人，士氣大振，隨著我左衝右突，將黑寡婦的攻城部隊衝得亂了陣腳。

這時左方一隊騎兵殺到，我一看旗幟，便知是哥戰親自率領騎兵到來，心想來得正好，哥戰在我殺人的黑名單上，肯定只次於大元首。

哥戰非常狡猾，他的騎兵搶攻在我們騎兵隊的中間，想將我們騎兵隊切成兩段，再逐一消滅。

我豈能讓他得逞，掉轉馬頭，寶劍縱橫揮舞下，敵人刀茅折斷，血肉橫飛，硬生生給我殺出一條血路，往哥戰的軍團迎頭趕去。

我身旁的號角兵拼命吹著號角，指揮著我軍的進退。

「轟轟轟！」

雷神的怒叫響徹整個戰場。

瞬即間我們已和哥戰親兵的先頭部隊迎上，我是整隊騎兵的帶首之人，就像劍尖的鋒刃，在寶刃無堅不摧的威力下，加上我本身超卓的劍術，劍下竟然沒有一個回合之將，到了此時，敵人見我衝來，都紛紛避開了。

哥戰的親兵實力較強，仍難抵擋寶刃驚人的威力。

我殺紅了眼，只要是類似黑盔的反光物體，寶刃便會毫不猶豫地透穿進去，我身上、馬上全濺滿了鮮血，震耳欲聾的喊殺聲使我既麻木又興奮。

忽然一把劍從右側刺來，風聲呼呼，顯見對方是非凡的高手，我心中一凜，回劍削去。

對方可能知道寶刃鋒利無比，避開與寶刃硬碰，向下一沉，往我大腿的筋脈挑去。

我一抽馬頭，馬兒轉身，乘機避過對方狡若狐狸的一劍，恰好和對方打個照面，原來是哥戰，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我怒喝道︰「哥戰！今天你休想生離此地！」

一夾馬腹，戰馬往前直衝，寶刃在空中巧妙地轉了一個圈，將兩旁衝來的三名黑盔武士斬得身首異處之後，再往哥戰咽喉刺去。

四周的黑盔武士紛紛避開，被我嚇寒了膽。

哥戰想不到我如斯勇厲，危急間揮起黑黝黝的大盾牌，以盾邊迎向我的劍，這一著極為高明，倘若他以盾來硬擋我那把無堅不摧的鋒刃，將是盾破人亡的局面，但以盾邊橫掃過來，就算寶刃再鋒利，也奈何不了他，但我豈是易與，即管沒有寶刃，他也不是我的對手。

就在他把盾牌揮舞至遮著他視線之際，我一個彎身，身子彎到他長劍不能及的盲點，寶刃一伸一吐，斜斜往他右肋刺去，隱約帶起風雷激響。

哥戰不愧是一流劍手，一盾掃空，已知不妙，一抽馬韁，他的戰馬也是萬中無一的良駒，居然「的的的」往後急退三步，避過我這一劍。

我長笑一聲，策馬前衝，乘勝追擊下，向哥戰劈出畢生劍術精華的一劍。

這一劍全無花巧，但卻生起一種凌厲慘烈的氣勢，勝比萬馬千軍，決死沙場。

哥戰知道退無可退，因為後退又怎及得前衝的速度，舉起盾牌，再次攔格。

四周的人潮水般退開去，我一劍之威，嚇破了他們的膽。

戰場上的喊殺，雷神轟鳴，箭矢破空，所有這些聲音都被我置諸腦後，就像天地間已寂然無聲。

所有其他人也活像消失了。

目下只剩下眼前的哥戰，他每一個輕微的動作，也逃不過我的眼睛。

「噹！」

寶劍劈到盾上。

哥戰本想重施故技，以盾邊掃卸我雷霆萬鈞的一劍，但我的劍巧妙地轉了一個圈，角度偏了少許，很難捉摸去向，卻劈在盾上。

「噹！」

盾牌露出蜘蛛網般的裂痕，然後像沙石碎裂灑落地面，可見這一擊威力之巨。

哥戰立時慘叫了一聲，持盾的手虎口震裂，滿是鮮血，慘叫著急急後退。

我立即一夾馬腹，縱馬疾追喝道︰「哥戰，當日你向我父用刑時，有否想過今天這刻？」

哥戰眼中露出恐懼的神色，向左右望去，只見平時對他誓言效忠的親信，都遠遠退了開去，只剩下他一個孤軍作戰。

我的劍又追至，破風之聲尖嘯響鳴。

哥戰做困獸鬥，怒叫一聲，挺劍擋格，危急中，他已忘了我這把是削鐵如泥的寶劍。

「鏘！」

我收劍退後。

哥戰坐在馬上，眼中露出不能相信的神色。

長劍折斷掉下。

一道血痕在哥戰臉上呈現出來，由額上髮際，通過眉心，再下至鼻尖。

哥戰眼神轉黯，「砰」地一聲掉往地上。

這凶狠的惡人終於慘死沙場。

大仇得報，但我心中卻沒有歡欣之情，哥戰只是工具，大元首才是罪魁禍首。

我身後的魔女國騎兵見我幹掉哥戰，士氣高漲，更是氣勢如虹，反之哥戰的軍隊無心戀戰，兵敗如山倒。

城門處傳來了新的廝殺聲，馬原適時派出了餘下的騎兵，乘勝追擊。

「咚咚咚」，大元首的中軍響起戰鼓。

接著麗清郡主的兩個軍團，開始移入戰場。

我最怕面對的人，便是麗清郡主。

無論她如何凶殘，但她對我卻是情有獨鍾，我卻用種種手段騙她的人，她的心。

黑寡婦和哥戰的四個軍團開始後撤。

我很奇怪黑寡婦為何要撤退，她的兩個軍團陣容完整，若合攏過來，我這隊只剩下七八千人的騎兵，很可能會給她完全吃掉。

她如此退出，只會使軍心渙散，不啻是幫了我一個大忙。

黑寡婦的行為是不可理喻的。

她是那樣神秘而充滿魅力，又像一隻毒蠍子，一不小心，便會給她叮上一口。

我本來想點燃四道火坑，但現在改變了主意，因為那樣做只會使殘兵沒有退路而作困獸苦戰。

以他們事實上較我們強大的兵力，對雙方均無好處，我豈能那樣做？

雷神在這時發揮出震懾的威力。

每一個雷彈落下，敵人都血肉橫飛，慘不忍睹。

我止住了追擊，在城外的平原上列陣勢，另外二萬騎兵也停止了追擊敵人，退了回來，加入了我們，列陣以待。

魔女城上傳來轟天震地的歡呼聲。

「蘭特萬歲！蘭特萬歲！」

我成了他們的英雄偶像。

戰敗的黑盔武士潮水般退回去，緩緩由架在火坑上的木橋，退離四道火坑的範圍。

但在你擁我擠下，很多人跌了下去，給黑色的液體緊貼著，再也爬不上筆直的坑壁，臨淹死前發出拓心裂肺的求救聲。

敵我雙方軍隊間騰出了一大片空地。

中間是彼此相距五十尺的四道火坑。

麗清郡主的兵力一分為二，進軍至左右兩翼，大元首最精銳的軍隊移前，停在第一道火坑前，戰事一觸即發。

大元首在紅環衛士捍衛下，策騎而出，他比常人高大威猛的身形，可怕的盔甲，使他像魔鬼般震懾著全場每一個人。

魔女國的軍隊亦露出恐懼的神色。

我必須扭轉這種心理，否則今天必敗無疑。

麗清郡主在右翼出現，身後有人撐著一把大傘，高高地豎起，為她遮擋天上的艷陽。

這時候，太陽攀升至中天，照耀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的殺戮戰場。

敗退的四個軍團，撤至後方，重整陣容，攻門的巨木和載運沙包的驢車，遺散在護城河的外緣，一片凌亂。

在馬原的指揮下，十多尊雷神又在「隆隆」聲中推了上來，排列在陣前，炮口向著敵軍，一進威風凜凜。

馬原來到我身旁，不用他說話，我已從眼神看到對我的尊敬，其他魔女國的大將亦紛紛來到我身旁。

大元首推進少許，直至火坑的邊緣，在距離我只有三百尺的近距離，大聲叫道︰「蘭特！好！我低估了你！」

我長笑應道︰「我卻高估了你。」

大元首發出一聲怒吼，喝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我今天一定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我輕鬆地道︰「這句話應該由我向你說。」

我故意貶低他，好紓解魔女國軍隊對他的恐懼。

大元首長嘶一聲，接著大笑起來，道︰「魔女已死，你還有何作為？」

這句話像驚雷般響徹全場。

魔女國軍隊泛起一陣神秘暗流，恐懼像瘟疫般散播開去，人人都想起為何這等關鍵時刻，魔女仍影蹤全無，唯一的解釋就是她已死去。

大元首見機不可失，狂呼道︰「進攻！」

大元首高達七尺巨人般雄偉的身型，像座不能推倒的高山，迎著魔女國的軍隊壓至，向著我直衝過來。

身後隨他衝上來的三個騎兵團，每團二萬軍力，黑盔閃閃，盾牌都高舉在馬頭前，縱使放騎疾奔，隊形仍絲毫不亂！一團居中衝鋒，另兩團稍微墮後，護在左右兩翼，成品字形的推進。

大元首第一集成軍團的其他四萬步兵，則緩緩推進，準備支援正在前頭的軍隊。

麗清郡主的兩個軍團卻按兵不動，頗有隔岸觀火的味道，不知她在打什麼注意。

面對著雷霆萬鈞的攻勢，乍聞魔女逝世的噩耗，加上大元首魔鬼般永不能被擊敗的形象，魔女國的將兵都臉色凝重，志氣被奪。

大元首一馬當先，踏著原木搭成的臨時橋樑，越過第一道還未燃起的火坑。

我向馬原點頭示意。

馬原打了個手勢，身後立時有人吹響號角。

大元首越過第三道火坑。

數萬馬蹄踏在十多座木橋上，發出震耳欲聾的噪音，一下一下擂在魔女國將士的心坎上，像死神發出警報。

魔女城上爆發起蓋過一切的歡呼聲。

「殿下萬歲！殿下萬歲！」

所有人回頭望去，幾乎同一時間加入了歡呼的行列，士氣大振。

華茜扮的魔女，一身雪白，登上城牆高處，紗衣迎風飄舞。

大元首抬頭望見魔女，全身一震，馬步頓時慢了下來。

我冷笑一聲，點起火箭，一拉弓，「颯」的一聲，火箭斜斜地向上，從大元首的頭上飛過，準確無差地落在離我們最遠的第一道火坑裏。

「篷！」

火光瞬眼間從兩旁衝出去，一道熊熊烈火硬生生地將大元首的騎兵部隊截成兩斷。

戰馬狂嘶，跳蹄失足，人仰馬翻。

掉進火坑的人獸發出慘不忍聽的死前嘶喊。

跨越火坑的木橋一時間仍未燃燒著，大元首的騎兵仍然勇猛地衝過來。

掌握時機，我暴喝一聲，道︰「雷神！」

「轟！轟！轟──」

十多尊雷神火舌吞吐，帝國精銳部隊血肉橫飛，有些雷彈落在木橋上，斷折的橋將敵人全陷進火坑裏。

大元首衝過第四道火坑，向著我衝過來，身後是近三萬的精銳騎兵，其他三萬人亂成一片，被火坑成功地截斷了。

火箭雨點般落在火坑裏。

四道火坑變成四條烈焰吞吐的火蛇。

到了一決生死的時刻了。

我狂喝一聲，一馬當先奔出。

魔女國將兵見我如此勇猛，軍心大振，嘶喊中衝迎上去。

我和大元首的距離不斷拉近。

大元首眼中射出火辣辣的血般仇恨，手中重劍筆直地指向前，大腳不斷踢著馬腹，一枝箭般向我急竄過來。

他密裹全身的冑甲在陽光下閃爍生輝。

魔女國的命運已全握在我手裏，假使我對付不了他，魔女國便會在今天內徹底覆亡。

「噹！」

我和大元首擦肩而過。

我和他毫無花假的硬拼了一下，頓時覺得虎口發麻，大元首果然神力驚人。

我整條手臂麻痹得失去了任何感覺，虎口立時爆裂，若非我的意志堅強，寶劍早掉在地上。

大元首扭轉馬頭，眼中閃動著震驚的神色，他的生活劍只剩下三分之二。

這把劍果然是來自廢墟的寶物。

假若大元首現在持著斷劍向我衝來，他將發現我連將劍舉起來擋格的力量也沒有，但他的驚駭卻不下於我，在他悠長的生命裏，這回是他首次發現有一種能刺穿他盔甲的兵器。

大元首的戰馬在原地踏蹄，跳著戰步，配合著大元首裹在盔甲內的龐然巨體，身後垂下的紅披風，無人敢上前捋虎鬚，但他們成功地截斷了跟在大元首身後的帝國鐵騎部隊。

大元首喝道︰「好小子！你的劍得自那裏？」

我的手臂由麻痹轉為劇烈的疼痛，但我反而心中暗喜，因為那代表重新恢復知覺，握劍的地方濕濕粘粘的，那是我虎口震裂下滲出來的鮮血。

我喝道︰「你從什麼地方來，這劍便從什麼地方來，你多行不義，上天又怎會容你繼續作惡下去？」

大元首仰天長笑，道︰「若她有能力對付我，早便對付了，何須待至如今，看你是在這世界上唯一能硬擋我一劍的人，今天就讓你多活數刻。」

才說完，他一扭馬頭，往橫跨越護城河的大吊橋衝去。

我暗叫不好，一抽馬頭，緊追而去。

大元首殺進魔女國的陣裏，只見他所到之處人仰馬翻，鮮血濺飛，竟沒有人能阻慢他半刻。

轉眼間，大元首單劍匹馬衝上了吊橋，魔女國守在城門的騎兵奮不顧身的死守吊橋，但在大元首斷去了半截的重劍揮舞下，騎兵紛紛倒下，頭顱在濺血中飛往護城河裏。

我熱血沸騰，顧不上仍然劇烈疼痛的手臂，抖擻精神，趕了上去。

大元首暴喝一聲，策馬立在吊橋的正中處，魔女國的戰士心膽俱寒，潮水般往兩邊退回去，在橋頭和橋尾擠滿了人，神態既驚且懼，箭矢雨點般落下。

大元首無視射在他刀槍不入的盔甲上的箭矢，只以重劍撥開射往戰馬的勁箭。

我排眾而出，搶上吊橋，馬蹄踏著橋板，發出「篤篤篤」的脆響，華茜在看著我。

大元首仰天厲笑，一仰手，劍離手擲出。

我危急間顧不得洩露機密，狂叫道︰「華茜避開！」

斷劍電光一閃，橫過大元首和華茜間的空間，筆直射上牆頭，射向華茜，射向她所扮的魔女。

華茜聽到我的警告，本能地往後一仰。

就這樣救了她的性命。

重劍在她臉上間不容髮的地方掠過，硬生生地插進她身後的牆裏，竟然深入堅石之內，直沒至柄，可見這一擊的威力。

大元首緩緩轉身，眼中閃著厲芒，沉聲道︰「華茜？她不是魔女，是華茜！哈……」

我知道再也瞞不了他，幸好其他人並不明白我們的對話。

大元首笑個不止，洋溢著放下心中大石的狂喜，魔女來自廢墟，代表異物，假設連她也不敵而死，天下間哪裏還有能克制他的人或物。

現在到了一戰定勝敗的時刻。

我躍下馬來，站立在吊橋的一端。

大元首停止了笑聲，也跳下馬來，像尊石像般矗立橋頭。

他嘿然一笑，從馬腹的革囊處抽出另一把重劍，這種劍一把相當於十把普通劍的重量，也長了一倍有多，一般人連拿也拿不穩，只有像大元首這樣超乎常人的神力，才可以揮舞自如。

城牆上的華茜和數萬守城的軍民，一同將目光集中到我倆身上。

敵我雙方的人，都自動地停下了手，各自聚攏一起，遙看這場生死決戰。

遠處傳來廝殺和火坑烈燃的聲音，濃濃的煙直冒天上，遮住了混亂，使天地為之變色。

大元首雙手下垂，右手略為向外提高，以免重劍刮在地上，一步一步有力地向我逼來。

他每一步踏在橋上，橋身都震動一下，發出「噗噗」的聲音，像是踏響了戰鼓。

我將一切雜念從心頭拋開，所有精神全集中到大元首身上，留意他每寸肌肉的移動，他步行時的時間和節奏。

大元首忽地加快速度，一座山般向我壓來。

寒光一閃，他的重劍由左下方斜挑上來，抹向我的左頸側，偌大的重劍，就像繡花針般靈活。

我避重就輕，一個箭步竄前，連人帶劍撞入他的懷裏，我已算是魁梧的漢子，但大元首還是高出我大半個頭，這一衝前，寶劍取的正是他心臟的位置。

大元首想不到我竟會採取這種同歸於盡的招式，怒喝一聲，往後急退，同時重劍往上拉，乘勢劃向我的頸項，他對斬得別人頭斷血流，似乎有特別偏好，在帝國日出城他的皇宮裏，便有一個宮殿，擺了一個一個藥製的人頭，都是他從敵方將領頸上割下來的，那就是他的戰利品，但當然我不會讓他得逞。

我這一下奇兵突襲，佔了主動，豈肯讓他輕易地脫身，如影附形，緊緊逼著並追上他的左側，那是他右手重劍不及的死角。

大元首怒叱一聲，左手握拳，側劈寶劍劍身。

我握著的寶劍巧妙地向外稍移，恰恰避過了他名副其實的鐵拳，到他拳頭去約寸許空間，腰勁一扭，寶劍在空中畫了一個小圓圈，又轉了過來，向他正收回的拳頭挑去。

寶劍帶著一股風雷之聲，瞬息間襲至。

大元首想不到我的劍術精妙到如斯境界，但他只以劍術論，亦足可與我父親和祈北等相提並列的，這當然還不把他超人的神力和刀槍不如盔甲計算在內。

他臨危不亂，仰頭避開這一擊，伸指一彈，正中劍尖。

他的重劍已回劈我的右手。

優勢似乎一下子喪失殆盡。

我長笑一聲，猛然疾退，右手一退，寶劍由右手拋給左手，大元首登時一劍劈空。

我踏步迫前，左手寶劍閃電般刺入大元首的劍網裏，直搶其咽喉。

大元首發出另一下令人心寒的怒吼，這次不退反進，重劍一揮，劈向寶劍側處，他顯然對寶劍甚為顧忌，不欲與之硬碰。

這是可以利用的弱點。

我迅速退後，寶劍靈活轉動，硬是迎著他的重劍劈格。

假如他知道我斬斷他的重劍後，手臂將有一段時間痛楚的不能動彈，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和我硬格，而我卻要搏他看不清楚我的虛實。

與此同時，兩把兵器眼看快要碰上。

這時候，我已沒有退縮的餘地。

大元首在這最關鍵的時候，悶哼一聲，疾退開去。

我得勢不饒人，長嘯一聲，劍勢開展，一下接一下，排山倒海地攻去。

每一劍也沒有多餘的花巧，但劍與劍間連綿不絕，每一劍所選擇的角度和緩急不等的速度，都是恰到好處，無懈可擊，每一劍都是致命的。

大元首吃虧在不敢硬接寶劍，只能以巧妙的手法，以挑卸劈撞來化解我的凌厲劍招。

「鏘鏘叮噹！」

剎那間的光陰，寶劍和重劍接觸了百多下。

我記起了身上血海般的仇恨，記起了死在大元首手下無數的冤魂，想起了刑室內體無完膚的父親、被殘的親族、我深愛的西琪、魔女和尊敬的祈北。

吊橋上泛起不亞於四周戰場萬人廝殺的慘烈氣氛。

城裏城外魔女國的戰士爆發出一陣又一陣浪潮的喝采聲，為我打氣。

當我擊出第一百零七劍時，大元首猛往後退，背後剛好是他的坐騎。

戰馬受驚之下，跳蹄長嘶，雙蹄直往後退的大元首背後踏了過去。

在我排山倒海的攻勢下，大元首再沒有應付其他事情的一線思想空隙。

「砰！」

一雙馬蹄竟然踏在他背脊處。

大元首一個站立不穩，向我這邊踉蹌撲來，重劍自然從右向外張開。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時刻。

剎那間我心中一片平靜，所有念頭均離我而去，看到的只是大元首空門大開的胸膛。

寶劍一閃，電射刺去。

風在叫，雷在響。

這一擊，乃是我全身功力所聚。

父親由小至大將我訓練，加上祈北的啟示，這些日子來無數的實戰經驗，在這一刻顯露出來。

我記得父親曾和我說過，「你天生便是一個劍手，異日你將會比大地出現過的所有劍手更偉大。你既有劍手應有的冷酷無情，亦有高度的靈動和機智，這會使你變成宇宙內最可怕的大劍師。」

大元首不愧高手，在這樣的劣勢下，仍能冷靜沉實，硬止衝勢，在側移開，試圖避過鋒刃。

但一切已遲了。

寶劍尖「噹」一聲，碰上他胸前閃著亮光的盔甲。

天地在這一刻停止了下來。

寶劍透體而入。

剎那間刺入盈寸。

大元首驚天動地般怒叫起來，他不能相信寶劍真的能洞穿護身的甲冑──由來自遙遠文明的異物為他創造的無敵甲冑。

劍刃再推進寸許。

劍身擦著甲冑，發出刺耳的摩擦尖響。

這一切在電光石火間發生，劍再刺不進去，大元首的左手已握緊劍體。

他痛苦地張開大口，驚雷般撕心裂肺地慘叫起來，傳遍整個戰場，就像受傷猛獸的怒吼。

我的劍再難有寸進。

如此強猛的一刺，驀地受阻，我穩不住勢子，胸口硬撞上自己持著的劍柄，立時如受雷擊，喉頭一癢，一口鮮血噴出，灑在劍上和大元首的盔甲上。

四周猛地靜下，沒有一個人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

「噹！」

大元首右手重劍墮地。

大元首再一聲狂呼，左手一動，寶劍從盔甲裏拔了出來，一股血箭向我迎面噴至，我本能地側頭避過。

他握住寶劍的手全力往外一撥，無可抗拒的大力湧來，把我連人帶劍，隨著這一撥之勢，越過了他的頭，往近城處的另一端凌空飛跌，兩邊的魔女國戰士已合攏衝至。

大元首狂叫道︰「我會回來！」

才說，一側身，跳進護城河裏。

「砰！」

一聲我重重跌在橋上，隨即被人扶起，只見河裏一道血紅，逐漸遠去。

大元首成功地逃走了，只要他繼續保持這種速度，便可以從峽谷的另一邊登陸，除了我以外，誰還可以傷他。

遠方號角響起，一直不知因何按兵不動的麗清郡主，吹響了撤退的號角。

魔女國終於戰勝了這一仗。

烈火仍在燃燒著。

魔女也可以安息了。

究竟廢墟裏的異物是什麼東西？我是否可以找到它？公主究竟到了哪裏去？詭秘難測的黑寡婦，為何處處助我？魔女國和帝國的鬥爭怎樣繼續下去？大地上還有些什麼神秘莫測的國度和事物？

這一切都似乎便得和這一刻漠不相關了。

眼前就是鐵一般的勝利。

大元首遠去無蹤。

我失去了支撐的力量，雙腿一軟，往後便倒。

倒在華茜雪白的懷抱裏。

馬原，白丹等簇擁上來，臉上閃耀著喜悅的光芒。

我抬起頭，撥開華茜的臉紗，看到的是掛著情淚的美麗的俏臉。

大劍師傳奇 卷一終

# 卷二

## 第一章 愛恨交纏

魔女完美的肉體，在輕柔的白袍包裹裏，仰臥在冰冷的白玉床上，雪白的肌膚、雪白的袍、雪白的床，那也是她生前最喜歡的顏色。

這所位於魔女湖下的神秘大殿裏，瀰漫著從魔女遺體揮散出來的百合花油香氣，當我初遇魔女時，她便要我喚她作百合花。

若非魔女的胸口完全停止了起伏，她只像進入了千萬年長眠的美麗女神。

她身體奇蹟地一點腐朽的跡象也沒有，在被大元首暗算而香銷玉殞的二十八天後。

但她的確死了。

一股難以遏制的哀傷湧上心頭。

智慧典手抄本的前六卷，與後六卷真本，並排放在床頭旁的白玉几上，這十二冊和她同樣來自秘異莫測的廢墟的東西，成為了魔女的陪葬品，它們和魔女改變了大地上整個文明的發展。

還有我背上的「魔女刃」，那同是來自廢墟的奇異東西。

「鏘！」

魔女刃脫鞘離背而出。

閃亮的寶刃在魔女遺體的上空，爍動著懾人的青芒，它曾痛飲大元首的凶血。

我仰天誓言道︰「百合，我必手刃大元首，以祭妳在天之靈！」

聲音在空廣無人的大殿回響轟鳴。

「噹！」

殿門處銅鐘敲響。

起程的時間到了，我把寶刃收回鞘內，轉身走出殿去。

殿門外往上斜伸的寬大石階，每一級都站了一位美麗的白衣女侍，手捧著羊油燈，為我照明重返地面的歸途，她們的臉上有著不能隱藏的哀痛，淌著兩行清淚。

「軋軋」聲響起，殿門在機軸的移動下，緩緩閉上，也關上了我一生人中最美麗的遭遇，一個短暫卻無比動人的夢。

我仰首閉上眼睛，強壓下沸騰的悲痛，與魔女的初遇就像發生在昨天。

最深愛的兩名女子，西琪和魔女都先後死了，白雲蒼狗，世事無常，只苦了仍要堅持活下去的眾生。

死別生離！

長嘆一聲，硬忍著回頭的慾望，大步往上走去，當我走盡百多級石階後，身後的女侍已哭成一片，泣不成聲。

魔女你安息吧！

為了大地的和平，萬水千山我也會將萬惡的大元首斬殺，和找到那傳說中的神秘「廢墟」。

當我來到出口時，華茜和魔女國的一眾大將，正高坐馬上，靜候在魔女殿前的廣場處，夜空滿天星斗，淒美沒人。

一匹渾體不雜一絲其他色素的白馬，傲然昂首，在一名戰士牽引下，卓立眾人之前。

那是魔女生前名為「飛雪」的坐騎，自有魔女以來它便在她的身旁。

我走上去，伸手輕拍馬頭。

飛雪親熱地將頭湊到我的臉上，好像知道我成了牠的新主人。

我抬起頭，迎上華茜的美目。

目光交錯，一瞥間交換了剪之不斷的纏綿。

我默然地躍上馬背。

飛雪人立而起，仰天嘶鳴。

一夾馬腹，飛雪箭矢般往前奔出，踏上橫跨魔女湖的大橋上。

華茜和一眾將領急忙策馬隨來。

蹄聲戰鼓般轟擂著。

一時天地間充滿肅殺之意。

橋的兩旁排滿手持火把的戰士，像條火龍般似欲延伸往宇宙的盡頭。

十多騎迅速越橋而過。

魔女湖反閃著人間的燈火和天上的星光。

一馬當先，我首先策騎來到直通往城門的大街，兩旁滿布夾道送別的民眾。

震耳欲聾的歡呼聲，浪潮般此起彼落。

「蘭特萬歲！魔女國萬歲！」

在令人熱血奔騰的歡叫聲中，十多騎穿過城門，奮踏在降下的吊橋板上，橫越二十多天前鮮血曾像溪流般注進去的護城河，往一望無際的平原奔去。

早守候在城外的二萬戰士，加入了我們的隊伍，在夜色下奔馳，目的地是魔女國和望月城間的大草原。

回首後望，令人觀止的城牆上燈光點點，一切都有種不真實的夢幻感覺。

二萬多騎放馬疾馳，像一片雲般捲向無有盡極的淒迷大地，時光在蹄起蹄落間逝去。

三小時後我發出命令，二萬魔女國戰士勒馬停定，分隊排開，布成可應付任何危險的陣勢。除了間中戰馬嘶鳴外，不聞任何其他雜音，可見戰士的訓練有素。

星夜下前方黑壓壓一片。

帝國的軍隊已先一步抵達。

兩軍遙遙對峙下，氣氛沉凝，壓得人連呼吸也感困難。

「肥軍師」馬原和華茜策馬來到我左右兩旁。

我極目遠眺敵陣，這樣的光線下使我沒法從其中將麗清郡主認出來。

馬原沉聲道︰「蘭特公子，麗清那妖婦果然遵守諾言，只帶了兩萬黑盔騎士前來赴約。」

華茜輕呼︰「有人來了！」

蹄聲的嗒，一名騎士從敵陣馳出。

來騎直奔到百多碼外，才勒停下來，高呼道︰「蘭特公子，郡主恭候多時了。」

馬原喝道︰「麗清郡主在哪裏？」

騎士並不回答，拉馬退後數步，拔出號角。

「嘟嘟嘟！」

號角響徹平原，荒涼悲壯。

獵獵聲響。

敵陣處紅光大盛，二萬名黑盔戰士一起燃點起手中火把，火光衝天而上，將黯黑的平原染個血紅。

接著前兩排的黑盔戰士往左右移開，而其他的戰士亦往後退去，露出一大片空地，中央出現了個粉紅色的巨型帳幕。

騎士收起號角，叫道︰「蘭特公子，郡主在帳內靜候大駕。」一抽馬頭，趕往退向左旁的隊伍去。

馬原皺眉道︰「麗清弄甚麼鬼？」

華茜待要發言，給我伸手止住。

帳內隱現燈火，在草原的呼呼寒風裏，予人份外溫暖的感覺，假若我堅持不進去，這種示弱已足使我們在心理和氣勢上敗了一仗。

我沉聲道︰「你們安心待我回來吧！」即管大元首在帳幕之內，我也有信心能全身而退。

一拍飛雪，疾馳過去。

帳幕不斷在眼前擴大，帝國的軍隊仍在緩緩遠退，顯示他們的誠意。

我躍下馬背，揭帳而入。

麗清郡主一身粉紅色的長袍，曼妙的背影向著我，地上鋪滿的粉紅色的羊皮，在帳幕四角羊油燈映照下，春意盎然，帳內還燃了一爐香。

我記起了在郡主宮的智慧宮內第一次見麗清郡主時，她也是這身裝扮。

香氣不斷送進我鼻孔裏。她長長的秀髮垂了下來，在燈光下閃閃生輝，充盈花樣年華才能擁有的青春氣息。

手一鬆，帳幕在身後垂下。

外面雖是兩軍對峙，劍拔弩張，這裏卻是一帳溫柔和甜美的回憶。

麗清輕嘆一聲，道︰「蘭特蘭特，你騙得我很苦。」

我溫柔地道︰「轉過身來，讓我看你。」

麗清郡主順從地緩緩轉身。

秀髮輕搖下，我終於再目睹她艷光四射、媚視眾生的俏臉，她的眼含著訴之難盡的怨懟，一點也不像個手握生殺大權的狠辣郡主。

她凝望著我的臉嘆道︰「這副英俊的臉孔才配得上你，大劍師。」

以前我每次見她都是戴著神力王的面具，直到此地此刻，才以真面目向著她。

「大劍師」是帝國內最高明劍手的尊稱，本應落在我父蘭陵身上，但自父親與祈北決裂後，鬱鬱寡歡，一直拒絕大元首賜他這尊號，現在卻由麗清郡主的檀口落在我的身上，由此亦可推見麗清郡主有取大元首代之的野心。

她移到我身前，幾乎貼上我的身體，輕聲道︰「蘭特，讓我嫁給你吧！這天下將是你我囊中之物。」

我不由自主伸出雙手，捧起她的俏臉，嫩滑的臉蛋，是那樣地令人心神迷醉，這與我有合體之緣的美女，眼睛閃跳著熾熱的感情和誘人的異彩。

我搖頭道︰「麗清！你知道嗎，我對名利和權位都感到無比的厭倦，生命並不只是為了這些虛幻的東西吧？」

她柔軟的玉手水蛇般纏上我的頭頸，以近乎耳語的聲音道︰「吻我！」

我俯首下去，重重吻在濕潤的櫻唇上，天地以我們為核心在旋轉著，火熱的女體在我懷裏摩擦扭動。

我感到她體內滾辣辣的情意。

唇分。

她嬌喘著道︰「你愛我嗎？」

我蜻蜓點水般吻了她一下道︰「我今次來是要和你談判帝國和魔女國的命運。」

她眼中掠過哀怨的神色，離開我的懷抱，回到剛才的位置，背對著我道︰「蘭特，你是否冷酷無情的人？」

我呆了一呆。

我究竟是怎麼樣的人？

當劍刃出鞘後，我是冷血無情的可怕劍手；但當劍回到鞘內時，我卻多情而善感，否則也不會對每段感情難捨難離，就如我對眼前這以淫蕩和狠毒著名的美女的情形，我只看到她最好的一面，縱使她有千般不是，她仍時以真情待我。

窸窸窣窣。

她身上的長袍像一片雲彩般滑下，落到地上露出完全赤裸的女體，美麗的線條重現眼前，在闊別了三十多天後。

她的肌膚在燈光下閃爍著動人的生命姿彩。

我的呼吸急促起來。

麗清郡主悲哀地道︰「不論將來我們是共偕白首的夫妻，又或是誓不兩立的大仇家，但在明天來臨前，讓我們好好地去愛對方，好嗎？神力王。」

聽到她嬌呼神力王，我的心不由一軟。

她轉過身來，美麗誘人的胴體全無保留地向我的眼睛奉獻。

赤裸的她被嬌弱的楚楚可憐代替了剛堅，分外扣動我深心處為保護自己而建起的門。

俏臉上掛著兩行清淚，使人柔腸寸斷，不能自已；但她神色間卻有種堅決的味道。

帳外風聲呼呼，不時夾雜著戰馬的嘶鳴。

她盈盈步來，溫柔地為我脫下標誌著戰爭的戎裝，像個細心的妻子。

不一刻帳內激盪著高漲的慾情，燎原的愛火，一發不可收拾。

麗清郡主用盡身心所能奉上的熱情和力量，在我身體下逢迎著，嘶喊著。

她在我耳邊叫道︰「蘭特！讓我們永遠在一起吧！」

我停止了劇烈的動作，從她赤裸的肩膊抬起頭來道︰「你可以放棄你所擁有的一切嗎？」

麗清郡主的眼神由迷茫轉回了清明，迎著我的目光道︰「權力和名位對我已像呼吸般自然，放棄了我又怎能快樂起來。」

她又低徊地道︰「你既要我為你犧牲一切，但蘭特你又可肯為麗清放棄任何東西？」

這是個難解的死結。

驀地裏我找不到可說的話。

麗清郡主的眼睛清亮起來，平靜地道︰「無論如何，我也要感謝你，你刺進大元首體內那一劍，戳破了他永不能被傷害的神話。」

我沉聲道︰「假設他重返帝國，你會怎麼辦？」

麗清淡淡一笑道︰「帝國再也不成帝國，大元首的受傷遠遁，使帝國四分五裂，變成十多個據地稱王的地方勢力，但沒有人比我的軍力更完整更強大，所以若有你的幫助，我們可望於短時間內重新統一帝國。」

我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麗清眼中閃過一絲驚懼，嘆了一口氣道︰「我不知道，但沒有人再願活在他淫威下。這次他心理上受的打擊當一點不遜於身體所受的重傷，所以只要他出現，我會不擇手段置他於死地，你已以事實證明了他也會被擊倒的，是嗎？大劍師。」

我道︰「假設我不站到你那一邊，你又會如何對付我？」

麗清郡主冷冷道︰「儘管以後我會飽受因思憶你而帶來的折磨，可是我仍會毀了你。」

我臉容不動地道︰「你會怎樣處置我的遺體？」

麗清郡主眼中掠過一絲哀傷，使我感到她雖然野心勃勃，但卻不是完全冷血的人，只聽她幽幽道︰「我會為你建造最美麗的陵寢，每個月我也會抽一天，睡在你的靈柩旁，使你不感寂寞。」

我倆仍處在男女所能做到的最親密的狀態裏，說的卻是死亡和謀殺。

我朗笑道︰「既然你一切都計劃好了，為何不把你塗在尾指中的毒藥，劃破我的肌膚，送進我的血液裏？」

麗清郡主全身一震，道︰「你知道了？」

我沉聲道︰「自三歲懂事以來，父親便教我辨認各類型的毒藥，只是我的鼻子便可將它們嗅出來，尤其你蓄意燃了一爐香，以掩蓋毒藥發出的氣味，更使我生出懷疑之心。」

麗清郡主再摟著我，左手尾尖利的指甲仍按在我右頸側的血脈上，柔聲道︰「我指甲塗的是巫師製造名為『血賊』的見血封喉毒藥，難道你以為自己受得了嗎？」

我淡淡道︰「我曾經蓄意地騙取你的身心，這次給回你殺我的機會，不是兩下扯平了嗎？」

麗清茫然道︰「有時你像頭最狡猾的狐狸，有時卻像個感情用事的大傻瓜，但我卻偏愛上你而不能自拔，只有殺死你，我才能從毒咒裏解脫出來。」

我大力動了幾下，麗清快樂得痙攣起來，俏目孕滿高漲的情慾，但左手尾指甲卻始終沒有稍離我頸側的大動脈。

動作在劇烈進行著。

我喘著氣道︰「下手吧！」

麗清郡主嬌呼道︰「蘭特！讓我為你生個孩子，他將會擁有這大地上最優秀的血統，你也可以安息了。」

我叫道︰「但你如何向他交代他父親是死在你這母親手上。」

呀──

我們同時攀上情慾的極峰。

我伏在她身上，感到她尾指甲輕掃頸側，死亡是如此地接近，我想起西琪和魔女，死後是否可和她們重聚，但華茜呢？

麗清郡主閉上眼睛，以近乎呻吟的聲音道︰「蘭特！你不害怕死亡嗎？」

我堅定地道︰「當死亡來臨時，誰抗拒得了，它是不可抗衡的命運，但即管死，我也要死得像個勇士，可是你卻不會殺我的，因為你並非如此愚蠢的女人。」

麗清郡主美目一睜，射出森厲的銳光。

她冷冷道︰「蘭特！你過份高估自己了。」

我柔聲道︰「我死了，誰能對付大元首？」

她輕笑道︰「你死了，我也得到你那無堅不摧的利刃，我手下裏雖沒有人的劍術及得上你，但好手如雲，對付孤身一人的大元首總有方法，何況他目下身受重傷，能逃到哪裏去了？」一邊說，眼中的神色愈轉冰冷。

我知道只要說錯一句話，便是中毒身亡的局面。

事實上我是直到她將尾指按在我頸側處，才發覺她的陰謀毒計，剛才的說法只是心理攻勢，使她不能在氣勢上將我壓倒。

我嘆息道︰「你犯了幾點錯誤，首先大元首的傷勢並非你想像中那麼嚴重，我的魔女刃只刺進了他身體內兩寸，並未能傷到他的心臟。」這倒是實話。

麗清郡主眼中閃動著清明銳利的神光，道︰「但他會因游泳逃走和奔竄而大量失血。」

我緊接著道︰「但他也比常人強壯百倍。」

麗清郡主皺眉道︰「若他傷勢不重，為何不回來重整軍隊？」

我迅速答道︰「首先他看出你和黑寡婦都有叛變之心，所以要等待至較佳狀態時，他才會出來收拾你們，而更重要的是他懼怕我，更正確點是他懼怕我所代表的東西，那在神秘廢墟裏的『異物』。」

麗清郡主眼中閃過對大元首的驚懼，沒有人比她更清楚大元首對付叛徒的殘酷手段。

我不給她思考的時間步步進迫道︰「假若我死了，大元首將沒有了最大的心理障礙，而你和長期生活在他淫威下的將領們，在他面前將會不戰自潰，這後果你也可以想像，我可以站起來嗎？」

麗清郡主默默盯著我。

我緩緩從她的溫熱裏退了出來。

她眼神連續數變，一忽兒溫柔無限，一忽兒冰冷無情，按在我頸側的尾指一點也沒有放鬆。

這是最關鍵的時刻。

我慢慢離開她的身體。

麗清郡主嘆了口氣，放下可致我於死的手，淚水從眼角溢出。

我也不知是甚麼滋味。

她站起身來，將戴在尾指的毒假指甲脫下棄掉，柔順地拿起我的衣服，為我穿上，輕輕道︰「蘭特！假設我懷了你的孩子，你會怎樣待我？」

這豈是個易答的問題。

我將魔女刃重掛背上，道︰「你為他取個好的名字吧！」

麗清郡主咬牙切齒地道︰「蘭特我會愛你，但也會恨你。」

看著她美麗的胴體重裹在粉紅的長袍裏，天地立時失去了點顏色。

她轉過頭來，雙目回復劍般鋒利。

談判的時刻終於到來。

我沉聲道︰「我已遣出了人手，追查大元首的行蹤，只要一有消息回來，便會上路追殺大元首，所以我要你保證永不進犯魔女國。」

麗清郡主臉色一寒道︰「我可以保證只要你在生一天，我便一天不進攻魔女國，但條件是魔女國不可以擴張她的領土，也不可以未經我同意而增加她的軍隊。」

我仰天長笑道︰「看來我們也是談不攏的了，你最好趕快回望月城，加厚你的城牆，等待魔女國大軍的來臨吧！最多三年，我便可以利用魔女國和附近各游牧民族的資源，建立出可摧毀望月城的龐大軍隊，而你恐怕還要應付帝國其他勢力的挑戰，腹背受敵的滋味不是那麼好受吧！」

麗清郡主的俏臉微變。

我毫不放鬆地道︰「在那樣的情況下，你更休想我去找大元首算賬。」

麗清郡主的臉色一變，她的心腹大患始終不是魔女國，而是大元首，那也是她的弱點。

她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忽地綻出個花朵盛放般地甜蜜笑容，雙手纏上我的頸項，玲瓏浮突的身體再擠緊我道︰「蘭特公子！你有甚麼更佳的提議？」

我笑道︰「讓魔女國和望月城永世結為聯盟，只要不是彼此侵略的戰爭，兩個便並肩作戰，共抗外敵，郡主以為如何？」

麗清郡主嬌笑道︰「這麼好的提議，我怎能拒絕呢？」

當我離開帳幕時，黎明剛好降臨大地，大草原充滿勃發的生機，飛雪安靜地在附近的草地吃草，見我出來時興奮得躍起前蹄，仰天嘶叫。

但我心中卻沒有應有的興奮。

追殺大元首的事勢在必行，我走後華茜能否應付她的故主，狡毒多變的麗清郡主呢？

可是我已沒有別的選擇了。

麗清郡主留在帳內，一個既愛我亦恨我的女人。

我躍上飛雪，放蹄往華茜馬原的魔女國軍隊馳去，華茜和馬原迎了上來，我越過他們後，放緩馬速，讓他們掉過頭來並排前進。

馬原叫道︰「有沒有幹掉那妖婦？」

我心中苦笑，幹的確幹過，卻非馬原說的那種，口中應道︰「我和她結成同盟。」

華茜喜道︰「這不是很理想嗎？」

我沉聲道︰「回國後立即擴軍備戰，若我估計不錯，我走後三個月內，麗清郡主便會來覆滅魔女國。」

馬原華茜同時一愕。

一夾馬腹，飛雪箭矢般標前，二萬魔女國戰士，裂開一條通道，讓我筆直穿過，在這強者為王的年代，只有武力才可保證和平。

## 第二章 光陰苦短

與麗清郡主結盟後的第七天，我、華茜和馬原在魔女殿的議事廳裏接見追蹤大元首回來的白丹。

白丹一臉風塵和疲倦，神色則既興奮又怵然，道︰「屬下率領二十四名擅長追蹤的高手，在大戰後數日出發，經過仔細的搜尋後，終於發現了大量鮮血的遺痕，真令人難以置信，沒有人可以在流了那麼多血後，仍能以那種速度逃亡。」

馬原和華茜同時泛起恐懼的神色，大元首是人人驚怕的魔王，這更堅定我追殺他的意志，雖然我全無致勝的把握。

白丹續道︰「我們循著血路追去，在三十哩外伏龍山腳的原始森林裏，發現一隻被撕裂的獅子，血都被吸乾了，從附近的腳印看來，可肯定是大元首幹的。」

我聽到馬原倒抽了一口冷氣，當日大元首孤身逃走，並沒有攜帶任何武器，但只憑他的雙手，便已能生裂獅子這種猛獸，而且他還是在受了重創的狀態下，試問凡人如何能抗拒他如此驚人的力量。

白丹臉上猶有餘悸，當時現場獸屍狼藉的情形，定使他和手下們心膽俱寒。

白丹吸了一口氣，道︰「由那時開始，我們加倍小心，但再沒有血跡發現，幸而一路都有腳印或枝葉折斷的痕跡，七天後，我們穿越原始森林，到達凶悍無比，位於森林邊緣疏林地區的閃靈族人的一個村落……」

他臉上現出一個想嘔吐的神情，令人看上去難受非常。

華茜關切地道︰「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白丹搖頭，喘息道︰「那情景太恐怖了，全村二百多人，全部身首異處，十歲以上的女性都有被強暴過的痕跡，大元首簡直不是人……」

我冷靜地道︰「他並不能算是人。」

馬原和華茜的臉色有多難看便多難看。

白丹說了出來，情緒反而穩定下來，道︰「我們繼續追蹤，直到『連雲山脈』旁的山區裏，大元首似停了下來，隱藏在其中某處，我們不敢停留，兼程趕回來。」

我沉吟不語，當日魔女曾對我說︰廢墟的所在，極可能位於連雲山脈後另一邊的廣闊沙漠裏。現在大元首到那裏去了，究竟這是巧合，還是大元首也知道廢墟的所在？

我道︰「白丹，先去休息一下，你做得很好。」

白丹離開後，馬原和華茜的眼光集中到我身上，兩人憂色重重，因為他們都知道我要追殺大元首的心意。

我望向馬原道︰「帝國的情勢如何？」

馬原道︰「帝國目下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最大的兩股力量便是麗清郡主的望月城和黑寡婦盤據的原首都日出城，都擁有統一帝國的力量，其中以麗清郡主的實力最雄厚。

「一向位於帝國北陲的幾個凶悍的游牧部落，得悉大元首戰敗的消息，亦蠢蠢欲動，根據情報，他們已蠶食了帝國幾個遠在邊塞的城市，激烈的戰爭仍在進行著，死傷無數。」

我道︰「假設是這樣，我便可以放心去了，不過記著，當有一天帝國的情形穩定下來時，便是麗清轉過頭來對付魔女國的時候，你們不要鬆懈下來。」

華茜叫道︰「蘭特！」

我截斷她道︰「這是命運的安排，明天黎明時我動身往連雲山脈，這世界沒有人可以改變這決定。」

馬原急道︰「公子至少也應帶一千精銳和你同去。」

我斷然道︰「我不想再有無謂犧牲，而且這是我和大元首間最公平的比鬥。」

我蘭特勝也要勝得英雄。

馬原嘆了一口氣，道︰「我們曾全力搜尋公主的蹤影，卻一點結果也沒有。」

我默然不語，自公主那晚不告而別後，我從沒有一刻能放下心來，這樣一個金枝玉葉的美女，在這步步危機的大地，隨時會遇上不測的災難。

善解人意的華茜安慰我道︰「你放心去吧！我會盡一切力量去找她回來，說到底我也要負上一點責……」

我阻止她說下去，向馬原道︰「黑寡婦的方面有甚麼動靜？」

馬原道︰「據我們眼線的消息，黑寡婦離開了日出城，但卻沒有人知道她到了哪裏去，那次我們之所以能戰勝，除了因麗清郡主故意按兵不動，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黑寡婦從中弄鬼，真叫人難以明白。」

再商量了一會後，馬原才離去，當我和華茜回到寢室時，已是深夜了，還有三個多小時，我便要動程往連雲山脈去。

華茜坐在床沿，垂著頭默然不語。

剛才我對她言語上不太客氣，多次截斷她的話，這時很想安慰她兩句，說上些她愛聽的話。

但實在太累了。

在城民黎明醒來前，我便要起程去追蹤最窮凶極惡的大元首，這大地上最邪惡的禍首，現在我只想爭取多一點的休息時間。

脫下外袍，拋在椅上。

華茜默默拾起，小心地將長袍摺得整整齊齊，輕輕放在床旁的小几上，再緩緩來到我身後，直至嬌軀貼得我緊無可緊時，這為我叛離帝國的女劍士，伸出有力的手，扭著我的腰。

我淡淡道︰「夜了！」

她嘆了一口氣，櫻唇狠狠吻了我耳後的嫩肉，趁勢重重咬了我一口。

我默受痛楚。

華茜柔聲道︰「蘭特公子，由始至終，你只是憐憫我，而不是愛我，從來也不是。」

我探手往後，反摟著她細軟的腰肢，輕柔地愛撫她健康動人的肉體，盡量若無其事地道︰「不要胡思亂想，來！讓我們共闖能使我們暫別塵世的夢鄉。」

華茜微怒道︰「你走後每個孤獨的晚上，我也只能做夢才可見到你，現在這段寶貴的時光，又怎可浪費在這事上？」

我將她摟移到身前，俯頭下去，痛吻她甜美的香唇。

心中想到的卻是︰若不能安頓好華茜的心，使她在我走後，好好打理魔女國，運用她對麗清郡主的熟悉，應付帝國這強鄰，魔女國的形勢，便危如累卵了。

華茜猛地從我懷抱裏掙脫開去，有些踉蹌的走到房內床側的大窗前，軟弱無助地靠在窗旁的牆上，望往星光點點的夜空，背著我冷冷道︰「你愛的是西琪、是魔女，又或是公主、郡主，但卻絕不是我，絕對不是。」說到最後一句，她的香肩抽動起來，顯示她正作著無聲的飲泣。

她畢竟是我的女人，又怎能讓她悲痛若斯。尤其此行生死未卜，也不知和她還有沒有再見之日。

華茜亦正是深明此點，才忍不住在這最後時刻，說出積壓心中多時的話，要我給予她多一點她缺乏的真愛。

可是在魔女底下陵寢關上的同時，我的心也給關起在裏面。

西琪在花樣年華裏，飽受苦難後死去，我悲慟欲絕。

魔女的死，當時卻使我連悲痛的力量也失去了。

我的心已死。

這並不能瞞過身旁這美麗精明的女劍士。

她知道我之所以不顧所有人的反對要去追殺大元首，是因為只有流血和死亡，才能減輕因思念魔女而引來的傷悲。

華茜也正是明白了此點，才生出風暴般的怨懟。

說到底，我蘭特並不肯為她放棄這危險至極的使命。

我嘆了一口氣，張開雙手，向這哀怨的美女表示歡迎道︰「傻孩子！來！到我懷裏來，我需要你火辣辣的胴體和能將頑鐵溶解的熱情，那將使在旅途中的我，不會因沒有這美麗的生命片斷而感到寂寞。」

華茜停止了抽泣，轉過身來。

她臉上的淚痕毫無保留的呈現我眼前。

她俏目深注進我眼裏，幽幽地道︰「我懷疑世上是否還有人說情話比你說得更好聽？蘭特，即管你是個無情漢，但也是個最有風度的無情漢。」

在有情和無情裏，在那生離前的苦短光陰裏，我們以近乎瘋狂的情況，以肉體的摩擦和接觸，表達了我們深藏的苦痛。

走時，華茜沒有流淚。她似乎下了某些決定。

當時我並沒有深思。我已沒有閒心去理會明天會如何。高燃著的，只有對大元首的仇恨，只有以他的血肉，才能祭祀我父親、家人、祈北、西琪和魔女的在天之靈。

我和大元首兩人裏，只有一個人能活下去，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 第三章 閃靈戰士

七日後，我牽著飛雪，穿過了連綿百里的原始森林，抵達白丹手繪地圖上表示出來的村落。

眼前只剩下大火後的灰燼和殘片。

慘被大元首殘害的二百多條無辜的生命的遺骸影蹤全無。

左方叢林輕響傳來。

我警覺地扭頭望去，旋即釋然，原來是隻鬆毛的大黑犬，兩眼向我射出懷疑和戒懼的神色，我憐惜的審視牠餓得露出肋骨的肚皮，從掛在飛雪背上的行囊掏出一大塊風乾了的羊肉，往牠拋去。

牠驚叫一聲，縮回叢林內。

我吹響口哨，顯示我並無惡意。

牠閃閃縮縮從隱藏處爬了出來，用力嗅著，忽地一個虎撲，將羊肉咬起，奔回叢林裏，不一會傳來噬咬吞吃的聲音。

我將注意力收回來，極目前望，疏落的矮林區外，延展著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左邊的地平線聳起一列黑黝黝的長線，那就是著名的連雲山脈，根據傳說︰大地上最高的山峰，就是在這山脈之中。

心內湧起熱血。

山脈外的沙漠，就是那秘不可測的廢墟所在。

我是否能在大元首到達廢墟前趕上他？

我收拾情懷，躍上飛雪，放蹄往前馳去，經過了七天在森林裏蟻行蟲爬般的悶氣，飛雪仰天狂嘶，竭力奔馳。

草木在兩旁流水般倒退。

我已無有所懼。

不是說我一定可以戰勝大元首，而是因為我已掌握了死亡，所以也掌握了恐懼，我要以死去償還我的心債，我痛恨自己連心愛的女人也不能保護。

我有信心可以在短期內追上大元首。

我是天生的劍手，也是天生的獵人和追蹤者。

倏地我將飛雪勒定。

前方地平的極處，一橫黑壓壓的烏雲，正向著這方張開魔爪，迅速吞噬晴朗的天空，電光閃現，雷暴即至。

我內心詛咒著，躍下馬來，發出號令，飛雪立時馴服地伏在地上。

從背在牠身上的行囊掏出特製帳幕，以最快的速度豎立起來，勉強將一人一馬容在它的遮蓋下。

狂風捲起，暴雨打下，地暗天昏，白晝變成了黑夜。

暴雨激雷沒完沒了般肆虐大地。

飛雪忽然警覺地豎起耳朵，我留心一聽，帳外傳來動物嗚咽的悲鳴聲。

我心中大奇，伸手撩起帳篷的一角，入目的赫然是早先的大黑犬，全身濕淋淋地，眼睛被雨打得張不開來，氣咻咻地只會向我狂搖尾巴。

這畜牲至少趕了十多里路，才能在此追上我們，鼻子倒靈光得很。

我笑罵道︰「還不進來！」

牠像聽懂了我話似的，頭搖尾擺，匍匐著從縫隙處鑽進來。

飛雪出奇地以友善的眼光，看著這闖入者來分享僅餘的小空間。

大黑犬忽地定了一定。

我心知要糟，已來不及阻止。

牠用盡全身之力一陣抖動，將附在身上的雨水化成渾天水珠，灑得我和飛雪一頭一臉。飛雪不滿地低嘶一聲，嚇得我連忙加以撫慰，否則牠怒立而起時，頂破帳篷，將會帶來更龐大的災禍。

我順手拿了塊乾布，為大黑犬擦乾身體。

牠順從地任我揩拭。

在大元首屠村時，不知牠躲到哪裏去了，竟能避過劫數，只不知牠是否唯一的餘生者？現在全村已成灰燼，不留痕跡，這條村的悲慘命運，當然被其他的閃靈族的人發現了，勇悍善戰的閃靈族人會怎樣反應？想著想著，多日來的勞累下，我倒在飛雪身旁，沉沉睡去。

在夢裏我追上了大元首，可是當想拔劍時，竟發覺劍沒有了，只剩下個空鞘，大驚下駭然驚醒。

帳外蟲鳴鳥叫，生意盎然。

陽光從縫隙處透進來。

大黑犬懶洋洋抬起頭來，怪責我騷擾了牠的美夢，飛雪則將長鼻伸過來嗅我的頸項，催促我不要再挨在牠身上睡覺。

我長身而起，順手將整個帳幕掀起。

飛雪興高采烈起身來，不待我吩咐，略放四蹄，在一望無際的草原逐草而馳，找尋最嫩滑的肥草。

我往正西望去，剛好把大草原上氣象萬千的落日美景捕個正著。

這無可比擬的美麗大地，為何偏偏有像大元首那類醜惡的生物，但說到底，始作俑者，都要怪那神秘廢墟內的異物，善意或惡意地，製造了大元首出來，為禍人世。

異物也造出了至美的神物──魔女百合，這是否將功抵罪？

我始終不相信她真的死去了。

她並不是常人，否則遺體豈能長時間仍毫不腐壞？

我呆坐下來，連大黑犬鑽入懷裏睡覺也不知道，坐觀草原落日，那晚就是這樣呆坐著，看著星辰升上來，又落下去，想起西琪和魔女，想起華茜和郡主，她們仍恨我這負心漢嗎？

第二天早上一人一馬一犬，辭別了紮營避雨的地點，望著連雲山脈，在大草原上推進。

大黑犬在後頭吃力地追著飛雪飄蕩有致的馬尾。

我不由放懷大笑道︰「大黑加油，再跑多五里我便賞你一片乾羊肉。」

飛雪卻像鬥氣似的，大黑跑快些，牠便跑慢點，但大黑一輕鬆下來，牠立即加速，害得大黑悶著一肚子氣來跑，只不知牠有沒有想著我答應牠的乾羊肉？

午間時遇上一道溪流，那就像不名一文的人見到了個寶藏般驚喜，三個旅客一齊投奔清水。

正歡樂間，異響傳來。

我心中一震，跳了起來。

只見前後兩方塵土漫天。

兩隊人馬向著我們圍過來，聲勢洶洶。

我看到他們的兵器均離開了兵器袋，心中一懍。

飛雪知機地奔至我身旁，我帶著一身濕透了的衣服翻身上馬。

飛雪躍上岸上。

我俯下身去，一把將大黑挾起。

飛雪放開四蹄，箭矢般前奔。

我讓牠跑了一會後，剛好來到兩隊人馬之間，勒馬停定。

每邊各有四、五十名閃靈族強悍的騎士像一個夾子般，左右向我迫至。

他們額上用鮮紅色畫著一個「閃電」的標誌，表示他們是閃電所生的特種人類──閃靈族。

兩隊閃靈族的戰士在離我二十碼處停了下來，目露凶光，配合著他們身上黃澄澄以獸革造成的戰服，確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威霸氣勢。

我向著他們有禮地打著友善的手勢。

大地上游牧民族間，有一套約定的成了俗套的手號，以供不同語言的種族交通，父親曾很詳細地教導我這方面的知識，似乎早已預知我會有一天用得著。

左方一個比別人雄壯得多，體格粗豪的戰士大喝道︰「外來人，誰允許你來到閃靈族的聖原，那是閃電神的私產，只有負責守衛聖原的閃靈人，閃電神的後代，才有權在這裏生活。」

另一個年老的戰士也沙著聲喝道︰「你不但蹋污了聖原，還沾污了聖水，我們一條村內二百多名兄弟姊妹，是否都是你和你的同黨所殺？」

眾戰士一齊舉起兵器向我吶喊示威。

他們的刀、矛、劍、斧無疑都非常粗糙，但卻要比帝國和魔女國戰士的兵器來得較重較大，加上閃靈人天生的好膂力，具有可怕的攻擊和殺傷力量。

我微微一笑，向那年老的戰士施了一個表示尊敬的禮，道︰「可敬的閃靈長老，閃電之神所揀選的代表，我若曾做下那樣傷天害理的事，怎還能待在這裏，誰不驚懼偉大閃靈勇士的作戰方式？」

閃靈長老臉容稍霽，但依然毫不友善，冷冷道︰「在證明你清白前，你須放下武器，被我們縛往長老堂，由長老決定你的命運。」

我心中掠過一陣憤怒，淡淡道︰「對不起！可敬的長老，我要走了！」

一挾馬腹。

飛雪箭般往那長老標去。

閃靈人確是驍勇善戰的勇士，長老兩側各衝出二騎，四支長矛左右攻至，在那長老前築起保護的陣勢。

身後蹄聲轟響，那雄壯的戰士舉著大劍一馬當先，領著殺氣騰騰的閃靈人攻來。

我將大黑移到懷裏，讓牠死命抓著我，兩手下探馬腹，再上來時已多了兩支精光閃閃的鋼矛，那時魔女國最好的鐵匠為我特製的。

左右精光一閃，刺來的四支長矛幾乎不分先後被挑開，我用的力道極重，四人都給我硬帶開去，瞬眼間搶入兩騎的夾縫裏，矛柄反手分撞在兩人的背心。

兩人驚叫聲中墮下馬去。

我憑著飛雪的前衝，迅速來到那長老馬前六尺處。

那長老也是經驗豐富的戰士，挺腰一劍往飛雪的臉門劈來，實行傷人先傷馬。

我心中暗笑，若給你傷得飛雪毫毛，也枉稱大劍師了，矛尖已挑中了他的劍鋒。

劍立時被挑得離手飛開。

這時飛雪剛和他的馬擦體而過。

我虎爪一探，將他的瘦軀攔腰摟了過來，一矛柄將他撞暈，衝入敵陣裏。

閃靈人投鼠忌器，一下子給我衝出包圍網外去。

飛雪正要放蹄急馳，豈知那長老驀然回醒，猛裏掙扎，我正要將他再擊昏，在我懷裏的大黑不幸被他的腿撞中，一聲悲嚎，滾下馬去。

飛雪又衝前了十多碼，將後面的大黑和敵人拋得更遠了，若我此刻拋下長老，飛雪一跑起來，誰人追得上？

但大黑必會成了敵人洩憤的對象。

我嘆了一口氣，放下了那仍在掙扎的老人，讓他滾倒草原上，勒馬回身，迎著衝來的敵人衝回去。

大黑死命朝我奔來。

後面追著的閃靈戰士其中一人倚馬彎弓，一箭往大黑射去。

我狂喝一聲，手中利矛脫手而去。

「噹！」

矛尖在大黑尾後的上空擊中箭頭，使大黑躲過利箭由背射入貫腹而出的慘劇。

我一俯身抱起跳撲上來的大黑，收入懷裏，「鏘」！魔女刃離鞘而出，我動了真怒。

那長老從地上爬起來，喝道︰「停手！」

那些向我衝來的騎士紛紛勒住馬頭，登時團團將我圍起，兵器都垂了下來。

那長老騎上了族人牽來的坐騎，排眾而出，來到我馬前，向我施了一個敬禮，回頭向他的族人道︰「大草邊緣的屠村凶案一定和這超卓的戰士無關。」

那雄偉的閃靈戰士冷冷道︰「山蛇長老，你憑甚麼那樣說？」

山蛇長老嚴肅地道︰「首先他剛才沒有殺我，其次為了一隻狗，甘於冒生命之險回頭相救，這樣的人怎會隨便殺人？」

其他閃靈族人紛紛點頭表示同意。

他們都看出我剛才大有逃走的好機會，但卻為了一頭畜牲白白放棄了。

那雄偉的戰士，面無表情地看著道︰「留下你的馬，便赦過你闖入聖原沾污聖溪之罪。」

山蛇長老臉色一沉，怒道︰「巨靈！」

巨靈冷冷道︰「你是可敬的長老，但我卻是閃靈族二千戰士裏的第一勇士，負起保衛聖原的神聖使命，所以我有權要他繳納進入聖原的『天稅』，我准他以馬代命，已是看在你情面上的了。」

山蛇長老雙眼閃過憤怒，寒聲道︰「聖原的禁入令早於七年前取消了，天稅是過去了的事。」

巨靈傲然道︰「在死了二百多條人命後，聖原自應立時封閉。」

山蛇喝道︰「長老會還未舉行，誰有資格封閉聖原？」

我平靜地道︰「山蛇長老，巨靈他既堅持要收天稅，便由他來收好了。」

巨靈巨體一震，眼中爆起凶暴的冷芒，深深地盯著我，喝道︰「找死！」一夾馬腹，向我衝來，長劍高舉過頭，作前劈勢。

我勒馬不動，冷冷看著他衝殺過來。

出奇的平靜。

就若我在看著一幕風景，不但沒有絲毫緊張，心中還帶著一點期待和興奮，看著閃爍的大劍，看著閃靈族第一勇士的迅速接近。

這是劍手的境界。

就像紅爐焰上的一點冰霜，無論環境如何惡劣可怕，在有如洪洪爐火的光焰上，你也要保持一片冰心，冷然自若，永不融解。

假設有一天我能連那一小點的期待和興奮也抹掉，心達無波止水的境界，我將會成為大地上名符其實的大劍師。

現在我仍是嫩了一點。

巨靈在離我五尺的短距時，大劍角度改變，先下劈往左，當落至腰際時，隨著戰馬的帶送，由下向上劃向我的腹胸，出手極狠辣。

他挑上來時，手臂竟又輕往前推，使大劍由挑變成標刺，劍法精妙，想不到這巨漢的手竟能使出如此細緻動人的劍法。

我長笑道︰「好！」劍由右手交往左手。

魔女刃閃了閃。

劍體已貼在巨靈的大劍上，運勁震去；本來我可以魔女刃斬草般劈斷他的大劍，但看他劍法精妙，戰術出人意表，暗喜這是個練劍的好對象，那捨得草草了事？

巨靈想不到我輕易看破他包藏陰謀的劍勢，氣得巨眼一瞪，射出森森殺氣，大劍借勢蕩開，草蜢般彈高，再絞擊而來，希望穿破魔女刃的防禦，攻向我的左肩肋。

我左肩一沉，魔女刃一吞一吐，刃首在他的劍鋒上。

「叮！」

大劍蕩開。

巨靈連人帶馬由我左方擦體而過。

他本已佔了馬上戰術的優勢，攻向我這右手持兵器的左方死角，可惜我的右手和左手同樣靈活，使他的優勢全失去了。

我靜坐馬上，頭也不回，細聽著蹄聲遠去。

飛雪輕踏戰步，為我助威。

我不禁愛憐地輕撫飛雪頸背柔軟的長毛，魔女騎在牠背上的丰姿必是醉人之極。

巨靈的馬終被勒定，在他想奔回來時，我大喝道︰「你還要戰嗎？」

巨靈勒馬停定，哈哈笑道︰「你劍術雖佳，但卻是個膽小鬼。」

我並不回頭過去，淡淡道︰「那你最好換過一把有鋒尖的劍了！」

巨靈愕了一愕，望往劍尖處。

大劍劍尖竟已斷去。

巨靈臉色一變。

其他團團圍著的閃靈戰士一陣騷亂。

山蛇長老策馬而出，一對眼緊盯著魔女刃，嚴肅地道︰「敢問這是否最尊貴的魔女百合的寶刃？」

我微笑道︰「給你認出來了。」

山蛇長老全身一震道︰「你就是大劍師蘭特？」

和大元首的一戰，使我的威名響徹大地。

我道︰「正是蘭特！」

山蛇長老瘦軀再震，口中發出一下奇異的呼嘯，往後退去，直接退入他族人的行列內。

近百閃靈戰士同聲叱喝，兵刃都高高舉起。

他們連喝八次，每喝一次，兵刃便在鏗鏗鏘鏘聲中高舉往天上，有人甚至將刀刃拋上天，而不只是舉起。

這是閃靈族對族外人的敬禮，喝一聲舉一次，代表對方是朋友，這樣八舉八喝，已是對族長的敬禮，最高的敬禮是十舉十喝。

我也高舉魔女刃，以示尊敬。

山蛇長老高聲道︰「我以閃靈長老的身份，代表閃靈族向大劍師蘭特致敬。」

後方蹄聲響的嗒，巨靈挺著巨軀策馬由側緩過，來到我前面，肅然道︰「大劍師，我尊敬你為魔女國所做的偉業，但作為一個劍手，我要求和你公平比鬥，以證明最偉大的劍師，只能是來自閃靈族。」

我心中苦笑，假若我拒絕他，便是蔑視了整個閃靈族，要知我此時身份大是不同，隱為魔女的繼承人。我開罪了閃靈族，將會使魔女國失去了閃靈族人的支持和尊敬。

我正容道︰「我尊敬閃靈族的劍手，故此接受你的比鬥。」

四周的閃靈族人齊聲尖嘯，戰馬掀跳的聲音此起彼落，激盪著使人熱血沸騰的興奮和期待。

巨靈粗豪的臉閃著亮光。

我道︰「但有一個條件。」

巨靈一愕道︰「甚麼條件？」

我淡淡道︰「比鬥時我們須交換彼此的劍，我用你的無鋒大劍，你用我的魔女刃，若不接受這條件，現在我拍馬便走，想天下間恐仍未有人能攔阻得我。」

巨靈一呆後不能置信地望著我。

其他人也一齊愕然靜下。

巨靈緩緩道︰「我也有一個請求，希望比鬥能在明天太陽升起時，在我們閃靈族聖廟前的空地上舉行。」

我微笑道︰「有何不可！」

## 第四章 芙蓉帳暖

黃昏前，我和山蛇、巨靈等來到閃靈人聖廟所在的閃靈谷。

一路上每個制高點都有閃靈人的崗哨，他們利用硝火，將我們到達的訊息，傳回閃靈谷去。

我將大黑摟緊懷裏，心中充滿對這隻被遺棄了的動物的愛憐，乖狗兒，讓我為你覓個新主人吧！

通過一道兩邊高處布滿箭手的峽谷後，眼前豁然開朗，大山谷內密排著以千計的營帳，過萬頭的牛羊馬匹在谷內嫩綠的草地上倘佯吃草。

最大的帳幕在一個長草坡的頂端平地處，看來就是閃靈人可配合游牧的流動聖廟了。

谷口密密麻麻塞滿了閃靈族的戰士，其中五個年紀在五、六十間的老人高坐在馬上，想是長老的身份。

一個女人也見不到，在閃靈族內，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並沒有地位。

見到我們一行人遠遠而來，圍著入口的上千閃靈族戰士，一言不發，緊盯著我們。

五位長老並排向我們馳來。

我勒定飛雪，拔劍出鞘，持劍指天，向他們表達我的敬意。

他們在我馬前二十尺停下。

其中一個特別高瘦壯健的長老並沒像其他長老般停下，直衝至我身側，留神地打量我，好一會後眼中精光一閃，長笑道︰「果是故人之子，蘭特！我從你的臉認出了你的父親。」

接著勒轉馬頭向眾長老和族人狂喝道︰「蘭陵是帝國唯一的好人，是閃靈人的朋友，他的兒子也是我們的朋友！」

眾長老和上千閃靈戰士一齊舉起武器，大聲叱喝，這次是九喝九舉，比先前多了一次，顯示我們的關係更親近了。

歡迎我的盛大晚宴在聖廟前的大空地舉行，有身份的戰士和長老都參與了這全男性的盛會，二千多人圍成了近百個大圈，席地而坐，圍著圈心燒烤羊肉的篝火，香氣四溢。

以牛角盛載的美酒，在驟然間傳遞痛飲，氣氛熱鬧之極。

負責奉上水果美酒的都是尚未榮升戰士的青年，卻見不到任何閃靈族的女性，父親曾告訴我，閃靈族的美女在大地上的游牧民族間非常有名，她們跳閃靈舞時，可誘使瞎子張開眼來，可惜我卻是緣慳一面，在這異族異地裏，我分外感到寂寞。

我那一地席共有十八人，除了閃靈族第一勇士巨靈外，其他都屬德高望重的長老，山蛇和早先說認識我父親的天鷹長老分陪左右，不住勸酒勸食。

我剛以匕首從遞來的羊肉盤上割下了塊熱辣辣的羊腿肉，蜷坐在身旁的大黑已將頭湊過來，提醒我供應牠下一塊羊肉，這傢伙倒真沾了我的光，儼如狗皇帝的模樣。

坐在對面的巨靈忽地長身而起，直來到我面前，肅容道︰「巨靈僅以閃靈族第一勇士的身份，敬大劍師蘭特一角酒。」

我想不到他如此有禮，慌忙立起，接過酒一飲而盡，其他人都尖嘯喝采起來。

巨靈將聲音提至最高喝道︰「閃靈族的戰士都聽著！」

四周立時肅靜下來，只餘下篝火啪啪的燃燒聲和羊肉脂油滴在火焰上的爆燒聲。

我有點尷尬地站在他身旁，給二千對陌生好奇的眼睛瞪著的滋味並非好受。

巨靈大聲道︰「尊貴的魔女百合是閃電神派給我們的好導師，她教曉我們畜牧和語言；可敬的蘭特卻是神賜給我們的英雄，為我們擊退了邪惡的大元首和殘暴的帝國大軍。」

眾戰士和長老一齊尖嘯歡呼。

山蛇長老也立起來道︰「閃靈族先代的智者曾說過︰『只有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才能相信』，今天大劍師在危急時不傷害我，為了一隻狗而甘於冒險的偉大表現，我山蛇便是親眼看到，親耳聽到了。」

眾人又再歡嘯起來。

巨靈不容我說謙虛感謝的話，大聲接著道︰「不論明天早上我和大劍師的比鬥誰勝誰敗，但大劍師將永為我們閃靈族的好兄弟。」

眾人一齊立起，重複地叫道︰「大劍師是我們的好兄弟！」

坐回地上時，氣氛更見融洽。

天鷹長老灌下了另一口酒後向我道︰「蘭特公子，今次你孤身進入聖原，只不知所為何事？」

我淡淡道︰「我在追蹤一個可怕的邪惡戰士，聖原邊的屠村慘劇便可能是他的其中一件惡行。」

巨靈巨軀一震道︰「那是誰？」

我道︰「大元首！」

眾人倒抽一口涼氣，默然靜下。

巨靈緩緩道︰「請接受閃靈族的戰士加入你的正義壯舉。」

我堅決地拒絕道︰「這是我和他兩人間的公平決鬥，沒有人可以夾雜其中。」

巨靈先是閃過失望，但接著也和其他長老一樣，泛起尊敬和了解的神色。

誰不受過帝國軍隊的欺凌和殺戮，閃靈族不斷西移，便是為躲避帝國黑盔武士的屠戮。直至魔女國的確立，帝國的進犯才被制止住了，我和大元首看似私人恩怨，其實關係到整個大地所有民族的存亡。

誰不知大元首的可怕？

但我卻堅持單劍去對付他。

閃靈人最敬重的就是我這種傻瓜。

我為了停止這話題，乘機向眾人問道︰「在聖原東的連雲山脈外，究竟是甚麼地方？」

眾人齊齊一愕，露出震駭的神情，眼光卻投往坐在巨靈身旁那最少有八十歲，年紀最老，枯瘦得像人乾般的青葉長老身上，顯然只有他才有資格在這件事上發言。

從沒有說過話的青葉長老，在他滿布皺紋的臉上張開眼來，閃出兩點以他的年齡來說是罕有之極的精光，沙啞低沉地道︰「蘭陵之子，你想到那裏去嗎？」

我恭敬地道︰「是的！」

青葉乾笑一聲，道︰「那是這世上最可怕的地方，只有『黃沙族』的沙盜，才會將那地方當作樂土，不過即管是他們，也只能生活在大漠內幾個水源的附近，往沙漠另一邊去的人，沒有多少人能活著地回來，那是惡神詛咒過的地方。」

另一個叫羊角的長老截入道︰「青葉長老是我族偉大的旅行家，他說的絕錯不了，大劍師萬勿輕率涉險！」

青葉長老續道︰「連雲山脈是『夜郎鬼』的聖山，他們自以為是大地上最優秀的種族，絕不會讓外人進入，你看！」他拉開長袍，露出胸腹間一道早結了疤的劍痕，淡淡道︰「這差點要了我的命，就是拜夜狼鬼所賜，我永遠也忘記不了。」

眾人都射出仇恨的目光。

山蛇長老長身而起道︰「光星升離了連雲山最高的連雲峰，時間不早了，讓大劍師歇息吧。」

我其實還有很多問題想請教青葉，聞言只好起身向各人祝頌晚安。

巨靈出人意表地道︰「大劍師！我為你引路到睡帳吧！」

巨靈領著我和大黑離開宴會的場地，穿過林木般豎起的帳幕，走上南面的長草坡。

我回過頭去，入目的情景使我不由停了下來。

數千個營帳，在星夜的覆蓋下，密密麻麻往四外無盡地延展，隙縫間透出溫暖的火光，星點般散滿龐大的谷地上。

巨靈在旁道︰「這是世上最巨大的山谷，是閃電神劈開來讓我們安居禦敵的，所以水草特別繁茂，聖溪便是由這裏開始。」

我贊道︰「這確是人間的樂土，既有天險可守，又不虞缺乏糧食，但願偉大的閃靈族能世世代代保有她。」

巨靈沉默下來。

在這一刻，我感到我們這對明早要比鬥誰高誰低的人，距離縮短了很多。

我不經意地問道︰「你在想甚麼？」

巨靈沉聲道︰「我在想著外面的世界，勇敢的閃靈人耽在這虛假的安樂裏太久了，使他們忘記了偉大的閃電先輩，如何將夜狼鬼和沙盜逐往連雲山後的吃人沙漠裏，可是現在他們又回來了。」

我誠心地道︰「閃靈族戰士將會再向敵人展示他們閃電般可怕力量，凡小覷你們的人都會招來慘痛的教訓。」

巨靈眼中射出感激的神色，道︰「大劍師是真正的英雄，只有真英雄才是我巨靈的真兄弟。」

我微笑道︰「巨靈也是我蘭特的真兄弟。」

巨靈肅容道︰「明天我將會全力出手，只有這樣才對得起巨靈最尊敬的人。」

我低喝道︰「好！」

他舉起巨手和我相應高舉的手大力拍了一下後，道︰「你看！」指著孤零零位於斜坡頂一小塊平地處的帳幕，道︰「那就是你度過今夜的睡帳了。」

我愕然道︰「帳內似乎有人！」

巨靈眼內閃過一絲奇怪的神色，沉聲道︰「那更沒錯了，大劍師請進吧！」轉身便去，剩下我和大黑呆站在那裏。

一兩聲馬嘶羊鳴，夾雜著間歇從後方帳內傳出的孩童哭喊聲，谷內一片臨睡前的寧靜。

我咬了咬牙，往「我的帳幕」走去。

事情有點不尋常。

應該是沒有惡意的吧！

我揭開布帳門，立時愕然。

一名閃靈族的女子，跪在帳內厚厚鋪起的羊皮氈上，頭垂在胸前，一頭烏潤的秀髮在羊油燈照耀下，閃閃生輝。

她是我入谷後見到的第一個閃靈族女子。

其他的女人，不論老少，都應我的來臨而避進帳幕裏去。

她穿著質樸但柔軟的白袍，有種難以形容的自然之美，和這環境很合襯，白色也讓我想起魔女。

女子輕輕道︰「閃靈之女采柔，拜見大劍師蘭特公子。」聲音柔軟動聽。

我不忍心立刻將她拒絕，我父曾告訴我，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都慣以妻子款待和聽命共宿的貴賓，謂之「妻客」，想不到這種刺激的場面，竟給我遇上了。

她依然含羞垂頭道︰「采柔今夜特來侍寢，以解大劍師獨宿的寂寞。」

我暗嘆果然不出所料，一時間找不到適當的說話，但我確感寂寞，一種不能被填補的寂寞。

她惶惑地抬頭望來。

我不能置信地看著她充滿了原野熱情，年輕俏麗的臉龐。

那是一種野性的美麗，她特別豐潤鮮紅的兩片嘴唇，可使任何男人感覺到那挑戰性。

閃靈人的美女竟美至如斯！

采柔的眼閃著火焰般的光芒，像能將男人的心輕易融化。

我發自真心的道︰「你定是閃靈族的第一美女！」

這時大黑剛好找著了最舒適的一個帳角，轉了幾個圈，嗅了一輪，才「啪」一聲掉在厚氈上，準備睡個好覺。

我們兩人的目光被牠吸引了過去。

我想起了飛雪，不知是否找雌馬去了？

想到這裏，心中也覺好笑。

采柔俏臉一紅，卻掩不住被我稱讚的欣喜，盈盈站了起來，為我寬衣。

她身量很高，只比我矮了小半個頭，豐滿的身材予人驚心動魄的健康美感。

采柔熟練地解下以薄鐵和皮革打製的戰士袍服，露出我精赤的上身。

我心中想，她定是常為男人脫戰袍的了，否則手法怎能如此純熟，難道她真是別人的妻子？這想法使我既感刺激，又感為難。

我絕不介意佔有這熟得像個最可口的美果般的美女，那定是抒發男女情慾的極品，但我卻不慣接受別人的妻子，那並不是帝國的風俗。

她讚歎道︰「這是世上最美最有力量的肌肉，難怪連巨靈也那麼尊敬你。」一邊說著，一邊有力地為我按摩疲倦的肩肌。

我全身一震道︰「你是巨靈的妻子？」

采柔從容道︰「我是巨靈配有的十位妻子裏，最受他寵愛的一個，今晚就是奉他之命來侍候公子。」手指按得更有力了。

我心中也不知是甚麼滋味，沉聲道︰「閃靈族也有『妻客』的風俗嗎？」這種事發生在連有陌生客到來，族內的女人都要躲起來的地方，確使我奇怪。

她搖頭道︰「閃靈族的戰士，只會在一種情形下，才將妻子的一晚送與別人。」她開始為我脫下護腿的戰甲。

我愕然問道︰「甚麼情形？」

她將腿甲放在帳門旁，緩緩道︰「閃靈族上一屆長老會，為防止族人動輒內鬥，立下了凡是挑戰者，必須將妻子獻出一晚與被挑戰者，使任何人在挑戰他人時，都要好好先想一想。」她將一盆燒熱了的水，捧到我身旁來，再以布巾蘸熱水為我揩拭全身。

舒服的感覺透體而入。

我道︰「但我並不是閃靈族的人？」

她輕聲道︰「巨靈已當你是他的兄弟，否則我怎能來服侍你。」聲音轉細，像蚊子般道︰「那亦是采柔的榮幸！」

心下不由感動。

巨靈雖有點橫蠻，卻無疑是個值得相交的好漢子，可是我並不欣賞這種方式。

采柔道︰「巨靈說你有殺他的機會，但你卻沒有殺他。」

這才恍然大悟，今日在草原上和他交手時，假若當時藉著魔女刃的鋒快，加上我的劍術，確有乘其不備輕取其命的機會，我當然不會殺他，在我來說是那麼自然，所以才想不起這對巨靈的「恩典」，使人視我如兄弟，也惹來現在這進退兩難的局面。

假若我拒絕了采柔，我不但傷害了采柔和巨靈的自尊，也顯示了我不把巨靈當作兄弟。

游牧民族都是講究面子的人。

我長長嘆了口氣。

采柔惶恐地瑟縮在我面前，雙手垂下道︰「公子是否嫌采柔做得不好了？」

想起了華茜，她在我面前不是也常有這類誠惶誠恐的神態嗎，想到她，心中一陣歉疚。

我伸手抓著她的香肩，柔聲道︰「你做的很好，我嘆氣只是因為我想起了其他的事。」

她輕聲道︰「想起你妻子們了！」

我將她輕輕擁入懷裏，茫然道︰「她們早死了！」

魔女和西琪不是都死了嗎？

采柔意外地駭然一震，接著摟著我只穿了一條短褲的身體，抱歉地道︰「對不起，不過我敢保證，天下沒有一位美女不夢想著侍候你，包括采柔在內。」

我有點難以啟齒地道︰「采柔！為了應付明天和你丈夫的劍鬥，我今晚希望一個人能獨自靜上一靜。」

采柔全身抖顫，不能置信地離開我的輕抱，望著我道︰「大劍師難道要將采柔趕走？」

我想不到她的反應如此激烈，手忙腳亂地道︰「我只是想多點休息……」

采柔回復了表面的平靜，俯低俏臉哀怨地道︰「只要是大劍師的旨意，采柔一定遵從。」垂著頭往帳門退去。

我叫道︰「采柔！」

采柔驚喜地抬頭道︰「蘭特公子！」

我皺眉道︰「我有一個請求，希望你能答應。」

采柔見我不是出言留她，臉容一黯，忍著眼睛內打滾的淚花，低頭︰「無論是甚麼請求，采柔無不答應。」

我心中嘆了一口氣，硬著心腸道︰「這黑犬是我從死村帶來的倖存者，希望明天我走後，你能代我好好照顧牠。」

大黑睡得好夢正酣，一點也不知我這幾句說話，便決定了牠往後的命運。

采柔目光轉到大黑身上，道︰「大劍師請放心，大黑一定會快樂地活在這裏，直至老死。」

她偷看我一眼道︰「大劍師還有沒有別的吩咐？」

我迎著她期待的眼咬牙道︰「沒有了！」

她靜靜揭帳而出，接著傳來她的輕泣。

## 第五章 永結為盟

朝陽的微光照亮了東面的山頭。

閃靈谷沐浴在曦微的晨光裏。

閃靈族聖廟下的大斜坡上，坐滿了閃靈族的戰士和尚未晉升為戰士的準戰士，足有萬人之眾，閃靈族是不可輕視的一股力量。

長老會的十二位長老和一眾年紀較大的族人坐在斜坡底端一張由百塊羊皮綴成的坐氈上，神情嚴肅地盯著站在斜坡下大空地上對峙著的巨靈和我。

巨靈拿著我的魔女刃。

我手持的卻是他的無鋒大劍。

一名閃靈族的戰士一下一下拍著皮製大鼓，當他拍響第四十九響時，這場巨靈為閃靈族爭取劍手至高榮譽的武鬥，便會開始。

四十、四十一……。

在場觀戰的閃靈族人，不管他們是身經百戰的老戰士、又或從未上過戰場的新丁，呼吸都不由粗重起來，透露出他們內心的緊張。

巨靈雙目閃動著懾人的精光，為了閃靈族的聲譽和對我的敬重，他是絕不會手下留情的。

四十四、四十五……。

空氣中的無形壓力更濃重了。

我將呼吸調節至若有若無，心湖寂然無波。

所有其他人的神經都像一條拉緊了的弓弦，等待著一觸即發的惡鬥。

巨靈左右腳交替著提起又放下，發出「噗噗」戰步踏地的響聲，加重了千鈞一擊的懾人氣氛。

四十八。

鼓聲忽地變成連綿不斷，轉入低沉。

「咚！」

終於敲響了第四十九擊的巨響。

巨靈暴喝一聲，雙眼神光猛漲，上身前俯，一下子衝到我身前五尺處。

魔女刃彎了個動人的小弧度，向我咽喉挑來。

我微微一笑，無鋒大劍像由蛇洞竄出的毒蛇那樣，挨著魔女刃擦身而過，依樣葫蘆般挑向他的咽喉。

卻比他快了一點點。

巨靈不愧驍勇善戰的巨靈人第一劍手，毫不慌亂，巨靈靈活地稍向後移，剛巧到了大劍不及的距離，魔女刃一沉一升，由下而上往我的大劍削來。

若給他削個正著，大劍必會中分為二。

我一聲長嘯，微一坐馬，大劍借勢往削來的魔女刃迎去。

圍觀的閃靈族人中驚叫迭起，但劍勢卻沒有絲毫停滯，反而加快了速度，務要使我來不及變招退縮。

眼看兩劍交擊。

我一聲長嘯，大劍由直劈成平放，當魔女刃剛碰上劍體時，突往後微縮，同時大劍由平變斜，貼著魔女刃往外移去，厚重的大劍就像羽毛般毫不著力。

魔女刃的力道完全被化去。

閃靈族人見大劍分毫無損，目瞪口呆後，爆出了平地霹靂般的喝采聲。

巨靈沉喝道︰「好劍法！」收回魔女刃，乘著我大劍蕩開，空門大露的良機，藉身體前壓之力，魔女刃當胸刺來。

我正要他這樣。

左臂一扭，大劍以肉眼難見的高速，由魔女刃右上方的外檔，旋風般轉回來，在魔女刃刺上我胸膛前的剎那，絞擊刃上。

「噹啷」一聲，響徹全場。

閃靈族人看得連呼吸也停止了。

我和巨靈的膂力大致相若，但我卻佔了劍重的便宜，兼且絞擊的螺旋力道遠勝直刺，巨靈立時全身一震，魔女刃幾乎脫手。

巨靈狂喝一聲，往後退去。

我一直未移動的雙腳，閃電前踏。

大劍長江大河般連綿不斷，一波一波往巨靈衝擊過去，但無論劍勢如何開展，始終黏著魔女刃狂攻，使對方不能利用無堅不摧的刃鋒製造優勢。

閃靈人瘋狂地叫囂著，也不知為誰在打氣。

巨靈一肚悶氣苦苦撐持，一連退了十多步，這可能是他這無敵於閃靈族的戰士所創下的最窩囊的紀錄。

我哈哈一笑。

劍勢忽收。

此消彼長下，巨靈刃光暴漲。

我使出了一套細緻之極的劍法，搶入他的劍勢裏，雖是刃來劍往，但卻沒有半下碰撞。

彼退我進，彼進我退。

這純是以快打快，我每一劍都是巨靈的必救處，使他不能不回刃苦守，全無展開攻勢的良機。

閃靈族人紛紛立起，為這精采絕倫的劍鬥歇斯底里地狂喊著。

喝采聲一個接一個地爆起。

回響轟鳴，山動谷應。

「鏘！」

我們兩人分了開來。

我的大劍只剩下半截。

狂叫著的閃靈族人一時鴉雀無聲，不能置信地看著我高舉的斷劍。

巨靈呆望著我。

閃靈族人歡叫起來，他們的戰士得勝了。

巨靈高舉左手，制止了他們的歡呼。

我微笑看著他。

巨靈一步一步往我走來，恭敬地將已歸鞘的魔女刃遞還給我，大聲道︰「大劍師！你勝了！」

我將斷劍插在地上，接過魔女刃，微笑搖頭道︰「我沒有勝！」

巨靈轉身面向著他鴉雀無聲的族人道︰「你們以為我勝了，但其實我是敗了，因為大劍師剛才是故意讓我斬斷他的劍，連我當時也以為自己勝了，所以我敗了。」

眾人齊露出不明白的神態。

巨靈激動地道︰「就是在斷劍的剎那，我露出了防守上的空隙，以大劍師的劍術，只是那截斷劍便可制我於死，當使我感動的是大劍師不但不乘勝擊敗我，還連防守也放棄了，使你自己完全暴露在我的劍鋒下。」

我嘿然道︰「那有何了不起，難道我害怕你這朋友會殺我嗎？」

巨靈轉過頭來，深深望著我道︰「大劍師，就是你對我的信任，使我銘感於中。」

他舉起兩隻大手，轉過去向他的族人公告道︰「我以閃靈族第一勇士、戰士們的大頭領、長老會的戰士代表身份立下誓言，由今天開始，大劍師蘭特是我們的親兄弟，即管他要的是我們最寶貴的生命，最疼愛的妻子，我們無不甘心奉上。」

閃靈族人一齊舉起兵器，齊叫道︰「大劍師是我們的親兄弟。」

十舉十喝。

萬名戰士的叱喝聲震得谷應山鳴，有若狂風怒號，使人熱血沸騰。

「鏘！」

魔女刃出鞘。

我高舉寶刃，大聲道︰「閃靈族永遠是我蘭特的好兄弟，我尊敬閃電之神，因為它為大地帶來了偉大的閃靈族，帶來了我的好兄弟，我們將為大地的和平並肩作戰，永不懷疑對方的忠誠！」

閃靈族人一齊舉起兵器，轟然喝采，以示敬意。

## 第六章 有美偕行

我撮唇尖嘯。

蹄聲響起。

飛雪像朵白色的雲，飛快地由後側遠方馳至，轉瞬來到身旁，才放慢下來，我乘勢飛身上馬。

雙腿輕夾，一抽韁繩。

飛雪箭般往離谷的西面一個出口馳去，魔女刃在天空旋了一個致敬的圈，收回鞘內。

巨靈在後面叫道︰「大劍師！你一定要回來！」

我舉手作了個肯定的握拳姿勢，穿過帳幕間的空地，離谷而去。

飛雪休息一晚後，興致極高，放開四蹄，不一會便載著我重返大草原。

一群棲在矮樹上的藍色小鳥，被我們這兩個闖入者驚得振翼高飛，在天上排出了充滿動力的活圖案。

心情大暢。

唯一使我不開心的就是將大黑留了在閃靈谷內，這是不得不為的事，希望牠很快便將對我的依戀，轉嫁到新的美麗女主人身上。

采柔，多麼美麗的一個好名字！

那天我差不多跑了小半個大草原，已隱可見到延綿有若巨龍的連雲山脈間高起入雲的「連雲峰」了。

我在大草原中削出了一小片空地，豎起帳篷，生起篝火，享受閃靈人早為我預備好的豐盛羊餐。

天上星羅棋布，壯麗動人。

我嚼著一塊羊肉時，忽想到這些掛在馬背的可口食物，不知是否采柔親手為我烤製的呢？還是昨夜晚宴的剩餘物資？

火焰騰躍飄閃，內中有種人類難以明白的真理。

飛雪忽然雙耳一豎。

我的手握上了平放懷內的魔女刃。

右側傳來細碎的蹄聲和動物奔跑時擦著長草的「沙沙」聲。

黑影一閃，向我撲來。

我一呆叫道︰「大黑！」大黑已撲入我的懷裏，將大舌拼命去舐我的臉，口中發出「嗚嗚」的叫聲。

我一把摟緊大黑，目瞪口呆地望往闖入這沐浴在火光空地裏的單人孤騎。

閃靈族的美女采柔，一身泥黃色的閃靈戰革，包裹著她高䠷健美、婀娜多姿的成熟胴體，纖手牽著背上負著大大小小行囊的戰馬，盈盈步至我面前。

我既高興再見到她和大黑，但又感到苦惱。

采柔以她磁石般的聲音道︰「我差點以為再見不到你，幸好大黑帶著我一直趕到這裏，沒有走錯冤枉路。」雖只輕輕數句，但卻可想像她抵達之前的艱苦旅途。

我心中一動，似乎捕捉道甚麼重要關鍵，可是卻不能具體地說出來。

我嘆了一口氣柔聲道︰「采柔！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巨靈怎會容許你一個人來找我？」

采柔熱灼灼的俏目望向我，道︰「我昨夜不能使大劍師留下我，是我的恥辱，也是我丈夫的恥辱，所以他已將我逐出他的帳幕，除非我能使大劍師要我，否則我是不能再回到他的帳幕去。」

這筆糊塗賬真不知該怎麼算？尤其當這筆賬牽涉到閃靈戰士的自尊和驕傲。

我的眼光在她充滿野性美的臉孔和像熟透果子般的動人胴體上來回巡視，暗忖道︰假設佔有了她後竟可使她既有面子又可重回巨靈的帳幕，真是一舉兩得的美事，更是沒有男人包括我在內能拒絕的刺激壯舉。

況且昨晚我還可以因劍鬥而措辭推搪，今晚已沒有借口了。

難道我任得她一個人去流浪天涯嗎？

我有點難以啟齒地道︰「假如今晚我……我和你……你明早是否會回到閃靈谷去？」

采柔坐下來幽幽嘆道︰「現在不是那樣了，你最少要采柔陪上你一千個晚上，采柔才可回閃靈谷去。」

我驚叫道︰「甚麼？」

采柔眼中忽又閃爍著挑戰般野性，就像變了另一個人似的，卻更具不可抗拒的魅力。

我恍然道︰「這是你自己編出來的，對吧！」心內苦笑︰希望她在說笑吧！

采柔嫣然一笑，像朵鮮花般盛放，看得我眼前一亮。

只不過是多了個人吧，但寂寞的荒野和黑夜再也寂寞不起來，連火焰也像添多了生機。

采柔喜孜孜站起身來，將馬背行囊逐一解下，捧入帳裏去，窸窸窣窣的聲音響起，似在布置著今天晚上的溫柔鄉。

不一會采柔從帳內伸頭出來道︰「蘭特公子，進來讓我為你寬衣吧！」

我盡量若無其事地道︰「你先睡吧！我還要添點柴枝，好使火焰能保持到天明。」

采柔一聲不響鑽了出來，貼著我坐下，微笑道︰「你不睡我也陪你不睡！」

被她火辣辣的身體挨著，不禁暗暗叫苦，原本不錯的定力正在徘徊於崩潰的邊緣，但我又不敢將身體移開去，怕她多心，怕她怪我不「尊敬」她。我嘆了一口氣道︰「你愛巨靈嗎？」

采柔想也不想道︰「當然愛他，每一個閃靈族女人的神聖使命便是尊敬和熱愛她的丈夫，為他多生孩子，我願為巨靈生孩子。」

我道︰「但你又為何要跟著我？」

采柔沉吟片晌，緩緩道︰「那是不同的，我愛巨靈，因為那是我的責任，跟你，卻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一種沒法抗拒的渴望，當某日來臨時，采柔會回到巨靈身邊，再做他的好妻子。」

我放輕聲音小心翼翼地道︰「但在我的家鄉，佔有別人的妻子卻是一種罪行。」

采柔罕有地綻出個頑皮的笑容，提醒道︰「但我已不是別人的妻子，不要忘記采柔是被人趕了出來呀！」

我又好氣又好笑，真想將她抓起來重賞十下，無奈地道︰「好了！我陪你一晚，明天早上送你回去。又或將你綁回去。」

采柔一點也沒有害怕，抿著嘴笑道︰「只要我告訴巨靈，你整晚也沒有碰我，他便會再趕我出來，我只好再來追著你。」

我為之氣結，總之不能當著巨靈的大眼前，和采柔歡好作樂，以證明我已給足了他面子。

采柔見作弄了我，高興得咪著眼只是笑，模樣既可愛，又充滿了挑逗性。

我嘿然站起，把她拉起來，狠狠道︰「告訴我，要多少個晚上你才肯回家去？」

采柔咬著下唇道︰「當那晚來臨時，我會告訴你明天何時回家去。」

我淡淡道︰「巨靈會相信這世上竟有男人能忍到一千日的最後一個晚上才佔有他的尤物妻子嗎？」

采柔理所當然地道︰「巨靈知道采柔是不會說謊的，所以只有相信這唯一的謊話。」

我不懷好意地冷笑道︰「好！就讓我忍你九百九十九個晚上，到第一千個晚上才佔有你，讓采柔作個從未說謊的完人。」

采柔眼中爆閃出前所未有的動人艷光，毫不退讓道︰「你要我相信你這睜著眼說的謊話嗎？」

我像突然洩了氣似的嘆道︰「問題就在這裏，所以巨靈怎會相信你那既是『唯一』，但又是沒有正常男人會相信的謊話呢？」

采柔淡淡道︰「巨靈沒有選擇的餘地，我也沒有選擇的能力和意志。」

我深深地望進她眼裏，看到內中燃燒著的火焰。

遠方傳來野狼和猛獸嘶叫的聲音，提醒著這是步步危險的世界。

閃靈族是完全有別於帝國的游牧文化，有著嚴苛的族規，婦女須完全遵循丈夫的意志，但偏在這樣一個種族裏，出了個像采柔般外柔內剛，充滿反叛和對自由愛情追求的美女。

我愈和采柔相處多一點，便愈感到她不甘屈從和被馴的野性，感受到她蘊藏深心不受壓抑的高漲熱情。

假設我和她共享千日之戀後，巨靈會是妒火如狂？還是會覺得更有面子？也正是這她身為人妻的身份，沒有結果的愛情，分外使我感到衝破藩籬的刺激和誘惑。

她貼了過來，緊摟著我。

我軟弱地道︰「你當我是去遊山玩水嗎？」

采柔道︰「由少到大，我便憧憬著閃靈谷和聖原外的世界，最愛聽來自遠方的故事，能看到其他的地方，縱死也甘願。」

我心中一動，拉著她坐在溫熱的篝火旁，對抗著夜深的荒野清寒，問道︰「閃靈人的聖原一邊是原始森林，一邊是連雲山脈，你知道多少關於外面的事？」

采柔見我一面正經向她請教，高興地道︰「黑森林外是你們的帝國和魔女國，連雲山脈外則是沙盜出沒的乾旱世界，青葉長老最疼愛我，曾告訴我這乾旱世界之外有一大片美麗的土地，不用播種果樹便會生長出來，四季如春，滿布奇禽異獸，連石頭也會有清泉流出來，人們都喚那地方作『淨土』。」

我呆了一呆道︰「淨土？」

采柔的一對美目射出對這傳說中美麗淨土的期待，充滿感情地道︰「那裏沒有戰爭，也沒有仇恨，只有歡笑和愛。」

我不忍打破她的甜夢，話題一轉道︰「在大漠裏，有沒有甚麼特別的傳說？」我關心的只是沙漠裏那異物棲身的神秘廢墟。

采柔道︰「青葉長老說所有人只能沿著散布於沙漠內幾個水源而定下的路線，騎著雙峰的巨馬，前往淨土，不過即管那麼走法，也非常危險，沙漠的深處，連黃沙族的沙盜也不敢闖進去呢。」

我道︰「我就是要到那可怕的地方去，你是否仍要跟著我。」

采柔嬌軀一震，眼中射出堅定的神色道︰「即管死，我也要追隨著你，服侍你，用火熱的身體，為你解除深夜的清寒。」

我沉聲道︰「你會後悔的！」

采柔低聲道︰「不！絕不！」

次晨醒來時，采柔像隻貓般滿足地蜷睡在我懷裏，大黑則挨在我另一旁熟睡如死。

我成功地過了第一晚，沒有佔有她。

不是因為定力夠，而是大家都疲倦了，我連戰甲也沒有脫下便睡個昏天黑地。

我不想吵醒她們，可是我一動她和大黑便醒來了，像怕我會遁走那樣。采柔慵慵倦倦地伸了個懶腰，將美好的線條擴展至極盡。

那是屬於大草原的美麗。

采柔睜開美目，先看我，後看天色，驚得從我懷裏跳了起來，粉臉通紅道︰「噢！我起晚了！」

我微笑道：「昨夜你也睡晚了！」順手將把頭鑽過來的大黑挾著。

采柔興高采烈跳了起來道︰「讓我為公子準備早晨的梳洗。」

待要揭帳而出前，又扭頭回來抿嘴笑道︰「至於穿衣這一項就省回了。」這才去了，不一會外面傳來她的歌聲，讚美著大草原的清晨。

我心中一片寧和。

自魔女死後、我還是首次有這種心境。

采柔！

我們的命運會是如何？

火熱的太陽高懸正天，使人難以想像昨晚夜涼如水的滋味，我和采柔並排在草原前進。

采柔指著前方遠處十多株像巨人般從低矮長草內長出來形狀古怪的樹，喜叫道︰「看！那便是『十八巨人』樹了，青葉長老說，由這裏再走四天，更可抵達進入連雲山脈的『夜狼峽』了。」

我轉頭向後面追來的大黑打氣道︰「跑快點！今晚我們便在巨人的懷抱內紮營休息。」

采柔望向大黑咻咻地吐出大舌頭，噗嗤一笑道︰「這是隻奇怪的狗，一隻不平凡的狗，換了我們谷內的狗，早熱得躺了下來，不過大黑不用怕，巨人的懷裏有個美麗的大湖，讓我教你游泳。」又咭咭笑了起來。

看到她嬌痴的模樣，不由想起昨夜她纏在我懷裏的銷魂滋味，心中一熱。

采柔一挾馬腹，搶前衝去。

銀鈴的笑聲隨風吹回我的耳內。

看到她的興高采烈，我也心懷大暢，拍馬追了上去。

只苦了早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大黑。

巨人樹高插入雲，茂密的枝葉下，蔭濃裏躺著一個最闊處足有三十多尺的小湖，十八棵各具姿態的大樹，便繞著湖水疏落有致、安逸驕傲地矗立著，使人想到小湖和大樹間互惠共生的親切關係。

我們歡天喜地躍下馬去。

嘩啦水響中大黑已跳入湖水裏，四腳劃動，在湖面團團轉轉。

我將整個頭伸進冰涼的湖水裏，想起前天在溪水邊遇上閃靈族人的奇妙遭遇，往下去還會有甚麼意想不到的事發生呢？

從水裏把頭拔出來時，剛好看到一群斑點長角的野鹿在湖的對岸警惕地看著我們。

采柔究竟在幹甚麼。

念頭未完，水聲在左前方響起。

全身赤裸的閃靈族美女以一個美妙得不能形容的姿態，投入清澈澄碧的湖水裏。

我完全沒法將眼光從她奪人心魄的美麗胴體移開，甚至拒絕生出那個念頭。

借著衝力，她閃亮的肉體在水底像大魚般潛游，逐漸斜升往水面。

「嘩啦！」

她從湖水中冒出頭來，嚇得野鹿們掉頭便跑。

在漣漪裏，美不勝收的裸體載浮載沉，若現若隱。

采柔口中發出銀鈴般的笑聲，充滿歡愉的俏臉給我送來一個迷人和有深意的笑容，含蘊著高度的挑逗味兒。

秀目盈溢著裝載不住的野性、渴望和期待。

我剛浸了湖水的腦袋不受控制地發起熱來。她的愛是毫無保留的，比西琪和華茜對我的愛更直接更熱烈。

我記起了初遇西琪時，和她擠在屋倉窄小的地穴內，整個天地充盈著她處女幽香的甜蜜滋味；也想起被魔女拒絕時，悲憤下和華茜在戰地的營幕裏抵死纏綿的激情。

前者死了，後者現在正幹甚麼呢？

是忙碌地打理著魔女國，還是在懷念著我？我的心在扭痛著。

采柔再次潛進水裏，示威地在我可觸到的近距離游過。

她的胴體是個剛巧成熟的鮮果。

四周充盈著生命和活力。

各種的動物習慣了我們的存在，靜悄悄地重臨湖旁喝水，天空中的鳥兒又掠下來，其中拖著彩尾的一隻大藍鳥，在天空筆直掠下，穿進湖水裏，再出來時口中已咬著一尾魚，帶起一天水珠，重投入陽光下廣闊的長空裏。

飛雪不斷將頭伸入水裏，似乎從我處偷學了這解暑的妙法。

這片美麗的天地在此刻是完全地屬於我蘭特一人所有的。

包括這美艷動人的閃靈美女在內。

我不得不承認她原始野性的美麗，絕不輸於任何我認識的美女，包括魔女百合在內。

她是與別不同的，直至這刻我才真正屈服在她火焰般的愛情裏。

但天呀！她卻是我朋友巨靈最鍾愛的嬌妻！

水中的采柔是那樣地誘人和充滿活力。

到采柔興盡離水上岸，預備帳幕和晚餐，我仍呆坐岸旁。自從離開魔女城後，我便愛上獨坐沉思。

只有思念才可使我重溫不能挽回的往昔。

草原的黃昏降臨到這可愛的小天地裏。

大地上所有事物終有一天會煙消雲散，了無痕跡，生命只是一次短途旅行，在這旅程中命運把采柔和我「綁」在一起，誰能抗拒這樣的命運？誰想抗拒？

可恨我並不知命運之途會將我們帶往何處去。

采柔是會目睹我殺死大元首呢？還是只作了我飲恨大元首重劍下的見證？

假設我放棄了追殺大元首，將她帶回魔女國，讓她和華茜長伴著我，那是否更理想和明智？

可是我知道自己並不會那樣做。

因為我會因臨陣退縮而永不肯原諒自己。

命運注定了我與幸福快樂無緣。

無意識中我拔出了魔女刃。

它在夕陽的餘輝下閃閃光生。它究竟是由甚麼物質製成，竟能如此鋒利？刃體的光芒並不是停頓的，而是緩緩流轉，但不細看是會將這奇異的現象疏忽過去的。

自得到它後，我還是第一次這樣細意看它，也是首次發現了這特點。仿似某一種有生命的能量正在刃內流動著。

心神震動下，我伸出指尖輕撫劍身，當我輕觸劍鋒上時，一種奇異的灼熱由刃鋒傳入我指尖裏。

我嚇得連忙縮手。

再撫上時，那奇異的感覺再沒有出現了。

「大劍師！晚餐準備好了。」采柔的聲音傳來，使我心中一暖。

## 第七章 深夜來客

帳內春意盎然。

采柔換上睡袍時，我看到她修長豐滿的右腿上，綁了一把裝在精美套鞘內的彎柄長鋒匕首，一時間使我忘了欣賞她精采的曲線。

她將頭埋進我的懷抱裏，俏臉緊貼我寬闊的胸膛，兩手用力摟著我的腰，指尖陷進了腰肌去，解釋道︰「每一個閃靈族的女子，都須為她的男人保持貞節，那把匕首叫『貞節衛』，假設我不能用它保護自己，便會用它來殺死自己。」

她說話的語調是如此自然而然，愈發使我感到在必要時她不惜自殺的決心和勇氣。

熟睡若死的大黑忽然驚醒過來，露出凝神傾聽的神態。

帳外傳來飛雪和采柔坐騎不安踏跳聲。

遠方狼嚎傳來，還夾雜些奇怪的動物叫聲和人聲。

采柔駭然道︰「是狼群，還有人！」

我們兩人以最快的速度披上戰甲，搶出帳外。

我們分由篝火處取起兩支燃著了一頭的粗枝，權充火炬，飛身上馬，往狼嗥人喊的方向衝去。

我順手將大黑提上馬背，讓駕輕就熟的牠鑽入懷裏。

不一刻，人狼相混的戰場出現在前方。

月照下，一隊多達三十人，身穿彩服，騎著背上聳起兩個高峰的奇怪動物的男人，正拚命抵擋由草原四方八面向他們瘋狂施襲的狼群，形勢險劣。

我往采柔望去，這閃靈族的美女一洗先前柔弱的形象，彎弓搭箭，破風聲響下，一隻向我們衝來的餓狼已中箭滾地。

我剛放下了心，懷中的大黑竟一聲怒吼，撲下馬去，往另一隻衝來的狼迎去。

我狂喝道︰「大黑！」拋掉火炬拍馬追去，分掛左右的兩支鋼矛來到手裏。

餓狼凌空往大黑虎撲而下。

大黑貼地前標，往上撲迎，竟一口咬著餓狼的咽喉要害處。

想不到大黑如此威猛，我大笑聲中，越過大黑，雙矛閃動間挑飛了七、八隻迎來的餓狼。

采柔表現出她令我大感意外的精湛騎術和武技，緊貼在我左側，身子不斷彎外俯身，手中長劍斬瓜切菜般將衝過來的餓狼劈殺。

忽地眼尾處黑影一閃，我剛要回矛後挑，飛雪一聲長嘶，飛起後蹄，將那從後暗襲的狡狼踢得凌空飛跌。

「吼！」

大黑咬倒了另一隻狼，這傢伙真是愈戰愈勇。

身穿彩袍的人們向我大聲招呼，可惜我卻不知他們叫嚷甚麼，想必是向我們表示感激。

我略作回應，衝入了他們行列裏，沿途中在我矛下又有十多隻野狼了賬。

其中一名彩衣矮漢的雙峰怪馬，給野狼在腳上狠狠咬了一口，後蹄驚跳下，將那矮漢掀跌下來。

我大喝一聲，左手矛甩手飛出。

又快又準。

當其中一隻狼向那矮漢凌空撲去，長矛恰貫頸而過，在一蓬血雨裏，狼屍被矛帶得側跌往另一隻狼身上，矛尖剛好穿出，釘入那狼上。

一矛雙狼。

那矮漢看得眼也突了出來，直到一條狼撲近時，才如夢初醒地拔出腰間配著的彎刀，正劈惡狼的面門，頗為狠快。

我還是第一次目睹彎曲了的刀。

驀地眼前一隻狼的影子也看不到。

采柔這時奔到我身旁，興高采烈地道︰「惡狼給我們打跑了。」

我向她微笑道︰「你的身手相當不錯。」

采柔抿嘴一笑，垂下了頭，看似含羞，骨子裏卻是本小姐若沒有三分本事，也不敢跟著你闖蕩天涯的神態。

我搖頭苦笑，跳下馬去，將剛才擲出的矛從雙狼屍上拔回來，有人拍了拍我肩頭，我回過頭去，正是那被我救了的矮子。

這時其他驚魂甫定的人，也圍了過來，臉上充滿了感激。

那矮漢口開口合，向我發出了一連串充滿音樂性的說話，可惜我一個字也不懂，望向采柔，她的一面驚愕和瞪得大大的美目，清楚地告訴我，她也是聽不懂。

我一邊拍著繞在我腳旁邀功的大黑的頭，一邊向他作了個聽不懂的手勢。

矮漢語調一轉，說了另一串聲音。

采柔尖叫一聲，臉孔蒼白起來。

我連忙道︰「這次你聽懂了！」

采柔搖頭道︰「我不懂，但這是夜狼族的語言。」

難怪她會吃了一驚，同時亦感到閃靈族對夜狼族的恐懼，有機會，我倒要會會他們。

「帝國！」

我一震，扭頭瞪著那矮子道︰「對了！」

矮子苦起臉道︰「我……我……我對『帝國』最少知得。」

采柔「咕」一聲笑了出來，但給那些不知來自何方的怪人眼一瞪，俏臉一紅，垂頭道︰「他是說他懂得最少的便是我們的方言，卻說得那麼怪。」

矮子目定定地望著采柔，差點連口涎也滴了出來，怯怯地道︰「這女……三百斤香料……買。」

我臉色一沉，怒喝道︰「這女我的，不賣。」

采柔再不理他們的眼光，笑得幾乎翻下馬來，嬌喘著氣忍著笑道︰「大劍師在學他們說話啦！」

矮子全身一震，更加結口結舌道︰「不！我……我不知……我們家鄉……買，你們家鄉……不賣，我不知，你！我們恩人，我們感激。」

最後這幾句才算人話，我道︰「水！那邊！」

矮子喜上眉梢，向其他人叫嚷起來，那些人向我連打手勢，這個我倒看得懂，是個代表「多謝」的手號。

我向他們作了個「不用感激」的手號，攬著大黑跳上飛雪，和采柔並騎而行，帶路往十八巨人湖而去。

采柔在旁低聲道︰「總共有二十八個男人，他們的衣服很柔軟，很美麗。」

我暗忖女人總愛色彩鮮艷的東西，這種彩衣古古怪怪的，我才不要穿在身上，不過采柔穿起來，必定非常好看，那矮子若真能以甚麼三百斤香料，將她買回去，只是要她穿上彩袍看看，包保已不覺蝕了老本。

采柔輕輕道︰「我早知你不會將我賣給別人的！」

我裝作看不到她充滿似水溫柔之色的臉容，狠起聲音道︰「若是三千斤香料，說不定我會賣了你。」

采柔「噗嗤」一笑，道︰「你說謊話總是說得不像。」

背後歡呼傳來。

湖水在巨樹群的雄偉影子裏閃著月照和火炬的光映。

矮子拍著雙峰巨馬趕到我身旁。

我仰望高高坐在雙峰間的他。

矮子道︰「我！年加，是……是領袖，我們來，以香料換『珍烏礦』，遇到狼，多謝你……恩人，我們要給你香料。」

這一次流利多了，顯是早在腦裏想好，才和我說的。這個年加也算本事，不但彎刀用得好，而且更懂得不知多少種語言，難怪能成為這群人的首領。

我淡淡笑道︰「給我一斤香料便夠了，讓我送給這位美女。」不待他回答，躍身下馬。

采柔早下了馬，招呼了大黑過去，看來是要多賞這隻小鬼兩塊羊肉了。

正如采柔說，大黑並不是一隻平凡的狗，帝國的狗便不能像牠那樣，不但不怕狼，還比牠們更凶猛。

那批怪人辛辛苦苦地「爬」下雙峰巨馬，忙碌地解下貨物，豎立營帳和進食，我拒絕了他們共餐的邀請，和采柔避進了帳幕內。

外面傳來他們奇怪的話聲和篝火燃燒的劈啪響聲，這裏面卻是羊油燈光下的溫暖天地。

采柔撫著大模大樣躺在正中處的大黑的頭，天真地道︰「狗兒頭頂這粒骨叫『聰明骨』，愈大粒便會愈聰明，大黑的聰明骨像鳥蛋般大，難怪這麼聰明。」

我看著大黑在采柔撫摸下飄飄然的傻相，莞爾道︰「我看牠卻像個最蠢的傻瓜！」

采柔笑彎了腰，每多看大黑一眼，笑得便更厲害。

自從逃出日出城後，我從未像現下那般輕鬆，是因為大黑？還是采柔的魔力？

采柔忽地止笑，輕聲道︰「我從未試過這樣開心歡笑的，這兩天過得真快！」

我望向她。

采柔垂頭道︰「大劍師，我不明白你為何總像心中充滿了痛苦那樣似的？」

我呆了一呆。采柔說得不錯，我心內充滿痛苦，但痛苦也是唯一支持著我的東西，它使我燃燒著對大元首的仇恨，而仇恨卻是使我堅強活下去的理由。

采柔怯生生地試探著道︰「可以告訴采柔你過去的事嗎？」

我張開雙手，讓她鑽入懷裏。

擁著她豐滿誘人的肉體，我卻要壓制著自己的慾望，她是巨靈的妻子這念頭，像鬼魂般纏繞著我的心神，每當緊要關頭時便冒上來，冷水般澆灑在熊熊燒起的原始慾火上。

我喃喃道︰「知道嗎？我最愛聽你的笑聲，最愛看你的笑容，因為它們能使我忘記了過去，忘記了痛苦。」

可是有一天，采柔也會離開我，回到巨靈的帳幕，為他生孩子，我卻要繼續活在痛苦的思念裏。

采柔沒有任何反應。

低頭看去。

她早熟睡過去。

不一會天色微明。

我將她輕輕放好，又為她蓋上羊皮被子，揭帳外出。

年加和另兩名漢子守在篝火旁，負起守夜之責，一見我出帳，慌忙恭敬地站起來，打出問好的手勢。

五十多頭雙峰巨馬屈起長腿，匍匐地上安詳地休息著。

年加走了過來，道︰「恩人！你起來了。」

我又好氣又好笑道︰「我的名字是蘭特，並不是『恩人』。」

年加恍然道︰「噢！你是蘭特恩人。」

我懶得和他在名稱上再作計較，指著那些巨馬道︰「這種怪馬又笨又重，走起路來搖搖擺擺，戰鬥時又不夠靈活，要來幹甚麼？」

年加的高度只來到我肩膀處，但一臉精明，兩眼轉動靈活有神，顯示他乃機智多變的人，兼且脾氣極好，又或者是特別尊重我這「恩人」，一點也不以我的說話為忤，耐心地解釋道︰「這些並不是馬，在我們那裏叫千里駝，不要看牠們那樣……那麼笨重，但在沙漠裏，牠們負重的能力和腳力，要比馬好多了。」

他顯是昨晚整夜重溫著我們的言語，今次說起來又流利多了。

聽到「沙漠」兩個字，我心中一動，瞪著他問道︰「你們來自沙漠嗎？」

年加點頭道︰「我們來自沙漠另一邊的遙遠地方，原本有四百多匹千里駝，二百多人，唉！可惜遇上沙暴，又碰到沙漠裏的惡魔，現在只剩下這麼多人。」

我的心跳立即加速，沉聲道︰「沙漠的惡魔？」

年加臉上露出驚恐憂慄的神色，想要形容給我聽那惡魔的模樣，但張開了口，才發覺自己的語言並未達到能形容一個惡魔的程度，一時間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我拔出魔女刃，揀了一塊泥沙地，在上面畫出了大元首的模樣來。

年加臉色蒼白，驀地不能控制地大聲叫嚷起來，將睡夢中的人驚醒過來，紛紛出帳，當他們看到地面上大元首的勾劃像時，都臉色發青，有人連手足也顫抖起來，可見大元首對他們所幹的惡行必是非常可怕。

大元首果然到了沙漠去。

不問可知是往找那傳說中廢墟裏的異物，但他既知異物在那裏，為何等到今天才去，難道他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刻更有對付製造他出來的異物的把握嗎？其中定有點問題。

我冷冷道︰「你可否告訴我你遇到這惡魔的方位？」

年加稍復正常，道︰「你認識他？」

我寒聲道︰「我到這裏來就是要追殺這惡魔。」

他們均露出尊敬的神色，其中亦藏著擔憂。

年加咬牙切齒地道︰「若不是這惡魔，我們也不會損失掉百多條人命，千多斤香料和三百多匹千里駝，以致只能換得二十多斤珍烏礦，唉！回去也不知怎樣向大公爵交待，大地上竟有這麼可怕的人？」

我奇道︰「珍烏礦！」

昨夜他也曾提到這東西，不過當時我的腦袋卻無心裝載，刻下不由順口提問。

采柔這時穿好了閃靈人的戰甲，摟著大黑蹲在帳旁，烏黑的眼睛閃閃發亮，留心聽著這邊的每一句說話。

我這才猛地省起這批言語風俗衣著均和我們不同的人，正是來自采柔心中憧憬那遙遠而美麗的地方──淨土。

年加走了開去，回來時拿著一個鑄著奇怪紋飾的大盒，開了鎖後掀開蓋子，讓我看裏面載著的幾塊看上去重甸甸，閃爍著黑芒的奇異石塊，不過若說那是無數小黑石凝結而成的塊狀物，則更是恰當一點。

年加兩眼閃著光，道︰「你試試牠們的重量？」

我探手箱內，隨手拿起一塊，用手量了一量，咋舌道︰「真的這麼重？」

年加道︰「這就是珍烏礦，大地上只有一個地方出產這種奇怪的碎石球，就是連雲山脈下的地穴裏，夜狼族的人當它們是神般守著，幸好他們抵抗不了香料的誘惑，定下了以每百斤香料換一斤珍烏礦的交易價格，若非我失去了千多斤香料，我便可換到四十斤珍烏礦，現在還差了十多斤。」

我放下換了是十一歲許的孩子拿也拿不動的珍烏石，微笑道︰「你愈說愈好了。」

年加道︰「當然！直到十二歲時，我仍活在帝國的國界內，和你一談下，記憶便再次回到腦袋裏。」

我淡淡道︰「為何要離開？」

年加苦笑道︰「這個倒要問我父親，你知否我們辛辛苦苦越過沙漠，來這裏求這種珍貴的珍烏礦石，究竟為的是甚麼？」

我沉聲道︰「我們只是旅途上偶遇的過客，即管有恩於你，也不用告訴我這麼重大的秘密，於你們實是有害而無利。」

年加盯著我一字一字地道︰「因我懂得觀人之術，故一看你便知是個可信賴的真正豪傑，只有向你解釋清楚，才會嬴得你信任，得到你的幫助。」

我皺眉道︰「我自己的事已煩死了，那有空閒幫你甚麼忙！」

年加道︰「那並不會費很多的時間！」

采柔這時來到我身旁，低頭望往箱內的珍烏石，讚歎道︰「真美麗！」

年加眼定定死盯著她野性美的臉龐，一張臉興奮得發起亮來，這時我才明白三百斤香料對他來說是多麼的大手筆。

其他的二十七對眼睛，也無不被采柔吸引了過來，再也不能稍移往另一個地方。

我絕不會怪他們，像我這見慣公主、西琪，黑寡婦、郡主、華茜等美女的人，也為她的美麗震懾。

只有魔女的美麗毫不遜色於她。

但她已死了。

采柔更動人的是她像雲彩般變幻的性格，一忽兒歡天喜地，天真可人，一忽兒幽惋哀艷、楚楚動人；有時馴服如羔羊；有時又頑皮使性得像匹野馬。

每種丰姿情性都是那麼吸引人。

由此推之，巨靈亦必是對她非常迷戀。

忽然間我由衷地感受到巨靈對我的真正友情。

采柔向年加隨口般問道︰「這些漂亮的石頭，是不是用來作飾物的？」

年加如夢初醒地「哦」一聲叫了起來，始醒覺到自己的失態，結結巴巴地道︰「不！不！這是用來製珍烏刀，無堅不摧的珍烏刀。」

我全身大震，瞪著年加道︰「你說甚麼？」

年加受我眼中神光所懾，不自覺地後退了小半步，囁嚅道︰「這種珍烏礦拿回去後，可以煉出來珍烏鋼，再藉我們大公爵舉世無雙的鑄煉術、製成永不折斷的珍烏刀，在我們的歷史裏，先後只煉成三把，都是拉撒大公爵的先祖造的。」

我閉上眼睛，幾乎是呻吟著想道︰「終於明白大元首為何要到那裏去了，他並不是要到廢墟去，而是要到淨土，求得這種珍烏刀再回過頭來對付我。我最恨的是他，他最恨的也是我。」

采柔在身旁惶急地道︰「大劍師，你怎麼了？」

我睜開眼睛，望著年加一字一字道︰「只要不是傷天害理的事，甚麼我也可以幫你忙，但卻有些條件，就是你必須帶我往淨土去，還要教曉我淨土語。」

接下來的三天，我們循年加等來的方向往夜狼族在連雲山的大本營走回去。

我一句話也沒有問他我能如何幫他的忙，只是全心全意跟他學習像仙樂般美妙的淨土語，深夜才肯回到帳幕裏。

采柔每晚當我回來時，都在裝睡，她沒有半句怨言，但很多時我卻知道她因我的冷淡而暗自淌淚。

她的笑容愈來愈少了。

這晚我又和年加及他的另外兩個伙伴，圍在火堆前，學起淨土語來。

采柔帶著因趕路累得幾乎爬不起來的大黑，神態堅決地來到我身旁，坐了下來，顯是要陪著我一齊不睡了。

這閃靈美女的突然加入，立時將學習的氣氛摧殘殆盡，我這學生故然手足無措，無從應付，做老師的，何嘗不是心神恍惚，腦袋中轉著不該轉的念頭。

采柔很自然地抬起頭來，向年加請教道︰「年加先生，淨土是充滿了愛和樂的人間仙境，為何還要鑄製殺人的利器呢？」

她終於忍不住出言詢問她所憧憬的美麗世界。

年加失魂落魄地望向她，喃喃念了一串淨土語。

采柔蹙起秀眉望向我，嗔道︰「年加先生在說甚麼？」她一直在旁偷學淨土語，但這幾句實在太深奧複雜了。

我自然地望向她，我們同時一顫，她急速垂下目光，但已忍不住用眼睛告訴了我她的哀怨。

這三天來，我們還是第一次目光相觸。

我整個心軟化起來，想起有一天早晨，我摸到了她枕上的淚漬。

蘭特你是否正幹著最愚蠢的事？

年加代我答道︰「我剛才念的是淨土的情詩，意思是在你太陽般的美麗下，我感到羞愧和不安！」

采柔呆了一呆，接著兩邊臉頰各升起一團鮮艷的紅雲，其奪目處真是比天上的太陽尤有過之。

我微微一笑道︰「假若我可以翻譯年加你剛才所說的話，怕也可以滿師吧！」

年加等三人的耳朵雖在聽我說話，眼睛卻不能由采柔身上移開。

采柔求助地迅速瞅了我一眼，又垂下了目光。

我暗嘆一口氣，伸手過去拉著她柔軟的手，讓她和我一齊站起來道︰「明天將會抵達夜狼峽，今日的學習到此為止，早點睡吧！」

年加勉力振起不斷墮落的意志，將注意力移回我身上道︰「蘭特公子，明天全看你的了。」

我順便問道︰「要我怎樣幫你？」

年加道︰「夜狼族現在的首領叫『飛狼』戰恨，人極自負高傲，當日我希望他能由一百斤香料換一斤珍烏石，減至以七十斤香料換一斤，他便口出狂言，說假如我們有人能勝過他的狼矛，他便將剩下的二十斤珍烏石全送與我，否則免問。」

我奇道︰「你們有否試試去勝過他？」

年加苦笑道︰「試過了，所以我們才由三十五人變為二十八個人。」

采柔低呼一聲，顯是為年加方面死了七個人而痛心。

她的閃靈族和夜狼族是世仇，若給夜狼族人認了出來，將會非常危驗，況且她的美麗對夜狼族人來說，亦是非常的引誘，若發生起麻煩來，我們怎樣去對付以千計的夜狼族戰士？

我拍了拍年加道︰「若非你的目的是為了珍烏石，我可單身匹馬去宰了這視人命如草芥的惡霸，雖然看來他是並不好對付，現在很夜了，明早再商量吧！」一拉采柔，往我的蓬帳走回去。

大黑一拐一拐在後面跟著。

回到帳幕裏，采柔擁被而坐，垂首無語。

我在她面前坐下，用手逗起她的下巴，剛想說話，她已平靜地道︰「明天我不跟著你了！」

我愕然道︰「你要到那裏去？」

她低聲道︰「回閃靈谷去！」

我嘆道︰「不要騙我，你究竟要到那裏去？」

她道︰「不！我真的是回閃靈谷去。」

我淡淡道︰「那你帶著大黑吧！」

她一震脫口道︰「不！」

我一把抓著她的香肩，怒道︰「因為你不是回閃靈谷去，所以才不敢帶著大黑，是嗎？你究竟想到哪裏去？」

她花容慘淡，終於倒入我懷內悲泣道︰「我不知道，但我不能再忍受你討厭我。」

我緊守的堤防徹底崩潰下來，緊摟著這閃靈族的美女道︰「我怎會討厭你！」

采柔只是哭，像要將這幾天鬱聚的怨氣全哭出來。

我是否應狠起心腸任采柔離去，當她捱不了時，自然會回閃靈谷去，但若是她遇到了其他危險，她應付得了嗎？

我對殺死大元首的信心，在聽到他遁入沙漠後，已減到弱無可弱。

在沒有水沒有生命的沙漠裏，大元首的超體能將使我陷於絕對的劣境和下風，假若我有甚麼不測，采柔命運的淒慘真是連想也不敢去想。

不！絕不！

我不會再讓我深愛的女人死去。

無論怎樣艱難，我也要殺死大元首。

熱血在我體內滾燙著。

采柔溫熱的身體，使我三天來頹唐的意志，振奮了起來。

天地又像充滿了生機。

大元首是大地上最可怕的凶魔，但我卻是大地上最可怕的劍手。

誰的意志能撐到最後，誰就是得勝者，這遊戲已到了不能回頭的階段。

我低下頭去，找到采柔臉上灼熱的淚珠，灼熱的嘴唇，灼熱的粉頸──鬱積的熱情似火山溶岩般爆發開來，那晚我拋棄了所有對自己的束縛，和采柔一齊攀上靈慾的極峰，讓一切那樣自然地發生了。

## 第八章 挑戰夜狼

第二天早上，在我的指示下，采柔換上了我另一套後備的戰甲，雖然寬大了一點，卻使她更具英氣，又給她戴上頭盔，只露出眼鼻口，將她紮緊了的秀髮藏了起來，一時間連我也難以分辨她是雄是雌。

采柔故意板起臉孔，一本正經地道︰「大劍師，你看小將這身戰甲裝備，也可配得上作你的隨身侍衛吧？」

我屈起指頭，在她的頭盔扣了兩下，笑道︰「對不起，我的眼看不到戰甲，只看到戰甲內的東西，因為我用的是心靈回憶之眼！」

采柔俏臉飛起兩朵紅雲，嬌羞不勝，但又歡喜無限，那神態有多動人便那麼動人。

我一邊暗恨自己為何不早點令她像如今這般的快樂，一邊往帳門走過去，外面已傳來年加等淨土人拆營準備起行的聲音。

采柔有點撒嬌地道︰「你到那裏去？」

我道︰「我到四處看看有沒有污泥，好給你掏抹在臉蛋上，以免你給夜狼鬼瞧得臉紅時，洩露了你閃靈第一美女的底細。」

采柔嗔道︰「你不和我說那種頑皮話，我便不會臉紅嘛！」

我道︰「那會憋死我的！」

在采柔抗議聲中，我大笑揭帳而出。

帳外陽光漫天，大草原在右方無涯際地延展，左方是橫亙連綿的連雲山脈，忽然間我心中充滿希望和生機，似乎再沒有事物能將我截停下來，為大地的和平安逸而奮戰。

那也是魔女的願望。

蘭特一定會代她完成的。

年加憂心忡忡地走過來，先以淨土的方式，左右手交疊胸前，向我問好，然後道︰「最遲中午時分，我們便會進入夜狼鬼的勢力線內。」跟著呆了一呆，望往我身後。

能令年加如此不知所措，為的當然是易釵而弁的采柔。

采柔移到我身旁，學著年加把手疊在胸前，壓低聲線扮作男子的粗豪嗓音道︰「年加先生你好！」

年加點頭道︰「這也是個方法，否則就算你不是閃靈族人，好色的戰恨也不會放過你。」

采柔「威猛」地走了幾步，手握劍柄，道︰「你看我扮得像不像？」

年加討好地猛點頭道︰「像極了！」

我淡淡道︰「你最好吩咐你的淨土兄弟，不要整天回頭看她，那露出破綻的機會便會減少了。」

這回輪到年加老臉一紅，唯唯諾諾地答應了。

接著我向采柔道︰「你最好扮啞巴，否則無論你怎樣去弄那把聲線，依然比我們這群粗漢子說得好聽的。」

年加還要加上一句︰「最少要好聽十倍！」

似火嬌陽在中天處君臨天下。

我們這群碌碌凡人在下面苦撐著，為了自己認為值得做的事去掙扎，或者說得好聽一點，就是為理想而奮戰。

我現在的理想，是殺死大元首，在公在私，我均有殺他的理由，初時我以為可以很快趕上大元首，一戰定生死，但我的估計明顯地錯誤了，大元首的傷勢一定不是我想像般中的嚴重，所以才敢如此直入沙漠，撲往淨土求取神兵，以用來對付我。

這場追逐戰將是曠日持久的。

或者一年，又或兩年，誰說得上來？

連雲山脈在前方像堵連綿不絕的巨大城牆，我感到和帝國，魔女國的距離倏地遠隔了。

這壯麗的山脈背後，代表了另一個世界，另一些的人、不同的遊戲方式。

乾旱遼闊的沙海外，是否真有一塊人間淨土？

忽而我體會到采柔對淨土那種憧憬和感情，實源起於她對戰爭、仇殺，憎恨和死亡的厭倦！自她出生後，每一天也面對這類東西，教熱愛生命和愛情的她，只希望有個甜夢能讓她逃進去。

淨土正是那個夢！

大黑坐在采柔為牠特製的竹籮中，安然給負在采柔身後的馬背上，將頭伸了出來，好奇地環目四顧。

太陽到了偏西的位置。

矗然橫亙前方的連雲山脈，最近的山已在兩小時的馬程內。

年加等人明顯地緊張了起來，停止了談話。

采柔感染了他們的情緒，默默和我並排而馳。

前面騎著千里駝的淨土人停了下來，整個長條形的隊伍像條蛇般蟄伏在大草原裏。

我知道發生了點事情，向采柔吩咐道︰「你待在這裏！」

策著飛雪趕往前頭去，年加和幾個較有身份的淨土人、聚在一起，臉色凝重，見到我來，年加道︰「蘭特公子，我們有麻煩了。」

我來到他身旁，往前路望去。

只見遠方一排橫插著數百枝漆紅了的長竿，竿頂有四、五支與長竿成十字形的短竿，掛著十多個鈴子，風吹過時，鈴子一齊發響，像數千隻幽靈一齊在哭叫。

我愕然道︰「那是甚麼？」

年加沉聲道︰「是夜狼人立下的『禁入界線』，任何越過這界線的外族人，都會受到無情的殺戮。」

我皺眉道︰「你打算怎麼辦？」

年加苦笑道︰「惟有在這裏等上數天，看他們是否撤去禁入令。」

我搖頭道︰「我沒有這時間。」追逐大元首是刻不容緩的事，愈拖得久，對我愈不利。

年加臉色轉白，口唇顫震道︰「可是任何闖過界線的人，便是夜狼人的公敵，他們即管流盡所有的血，也絕不會放過闖入者，那時不但取不到珍烏礦，還要把命賠上去。」

我微微一笑道︰「年加！可否借一隻千里駝給我？」

年加愕了一愕，道︰「當然可以。」

我望向一面狐疑的他道︰「你用夜狼人的文字，給我在你們美麗柔軟的淨土絲布上寫下……」

年加截斷我道︰「他們是沒有文字的。」

采柔的聲音在後方傳來道︰「大劍師要傳達甚麼消息也可以，讓我把它畫出來吧！我會知道怎樣使夜狼鬼明白的。」

采柔在一張產自淨土的純色羊毛氈上，用鮮紅色畫了一隻躲在禁界內顫抖的瘦狼，瘦狼懷裏還藏著十多塊珍烏石，形神俱備，看得我和年加等目瞪口呆，想不到她有如此高明的畫技。

采柔畫罷向我們嫣然一笑，一身男裝絲毫不減她的魅力。

在我催喝下，那些淨土人才驚醒過來，將「戰書」綁在千里駝上，其中一人拔出彎刀，在駝臀上狠狠刺了一下，千里駝仰天一陣痛嘶，往前狂奔而去，瞬息間越過了禁入界線，消沒在波浪般起伏的草海裏。

年加擔心地道︰「那只千里駝不知會闖到那裏去？若是走回頭……」

采柔道︰「不用擔心，夜狼鬼是會派人看守禁入界線的，我想千里駝已落進他們的手裏了，希望能善待那隻可憐的畜牲吧！」

年加的憂色有增無減，不過這趟擔心的卻是如何應付被激怒了的夜狼戰士。

威懾大地的炎陽逃不過宇宙的規律，躲往西邊的地平線下，天色暗黑下來，冷風陣陣吹至。

據年加說，沙漠裏氣溫差異更極端，太陽南掛時像個煉劍的大烘爐，晚上卻是個冰寒徹骨的無情世界。

我們坐在篝火旁，衣不解甲地苦待著。

年加不時站起來，遠眺禁入界線內黑沉沉的世界，連雲山脈更像熟睡了但隨時可爬起來擇人而噬的巨龍。

采柔偎在我身旁，一隻手輕撫著睡在她旁邊的大黑，飛雪伏在我們身後，成為我倆挨坐的憑依。

火焰在眼前騰升著，每當風吹過來時，木柴燒得劈啪作響，焰火竄起，送出一卷火屑黑煙。

「叮」！

一下清響起自我背後的魔女刃。

眾人向我望來。

采柔驚呼道︰「你背後的劍會叫！」

我心中的驚異毫不下於他們。

前數日在十八巨人樹的湖畔，當我伸手撫摸刃體時，一股灼熱奇異的感覺，由她傳入我手裏，但轉瞬即消，以後我蓄意為之時，甚麼情況也沒有發生，使我還以為是自己的錯覺。

可是今次她發出的清脆鳴叫，卻是所有人均聽到的不移事實。

我倏地站起，低喝道︰「戰恨來了！」

大黑站了起來，頸脊長毛豎起，向著連雲山脈的方向發出「嗚嗚」怒號。嚇得采柔一把摟緊著牠，怕這冒失鬼闖出禍來。

飛雪跳了起來，到了我身邊。

我翻身上馬，在年加等還在擾擾攘攘時，往大黑怒視的方向馳去，一股奇異但又無以名之的感覺由魔女刃傳入我的脊骨裏，使我像能感受到整個環境，感受到敵人的存在。

## 第九章 力挽狂瀾

我在長草裏飛騎前進，在這沒有月色星光的黑夜裏，甚麼也看不到。

只憑一種近乎野獸本能的直覺。

危險愈來愈近。

每個游牧民族都有他們的作戰方式，夜狼人像深夜裏出沒的餓狼，一見到獵物便撲上去撕成碎片。

現下我就是他們的獵物。

微響在前方和左右兩側傳來，我一聲長嘯，俯身在飛雪兩側拔起利於在馬背上血戰的兩枝大笨鋼矛。

飛雪不待我吩咐下，凌空躍起，避過了兩條貼地擲來的絆馬索，再落地時，已陷入重重圍困裏。

黑暗裏也分不清有多少人，左右同時有數人攻至，

我左右兩枝長矛閃電般挑、刺、劈。

慘嚎中，幾個人打著轉倒跌開去，都受了不輕不重的傷。

還不是大開殺戒的時候。

另一偷襲者想躍上馬背，給我揮矛掃了下去，最少撞倒了兩個想撲上來傷害飛雪的人。

飛雪放開四蹄，迅速衝刺，使敵人無法形成合圍之勢。

眼前寒光閃起，兩枝長矛由下而上，標刺飛雪的咽喉，我大喝一聲，兩枝長矛舞了個大圈，一方面驅走蜂湧而至的凶徒，順帶絞擊正面而來的兩矛。

「錚錚」！

敵矛脫手飛去。

我倒挫長矛，撞在兩人腰腹處，當兩人滾倒地上時，飛雪已越過他們，這些夜狼人定是天生夜眼，否則如何能在這樣的光線裏，發動突襲。

前方黑暗裏蹄聲暴響。

我心中恍然，剛才只是摸黑偷襲的先行部隊，刻下才是策騎而來的正主兒。

飛雪仰天嗥叫，凌空再躍。

這時我的眼光已逐漸適應了暗黑的環境，暗黑裏見到前方一排四騎並肩而至，後面還不知有多少騎。

心中豪情湧起，我大喝一聲，往前直衝。

對方口中一齊發出陣陣嗚嗚，就像草原上狼群嚎哭號叫。

「鏘鏘鏘鏘」！

就在和對方擦馬而過時，我展開渾身解數，兩枝長矛帶著千斤重力，硬生生將最近的數人連人帶武器掃下馬去。

人跌馬跳中，眨眼間我也不知擊倒了多少人。

壓力一輕，原來我竟衝散了敵方的馬隊，來到敵人的大後方。

暗黑裏敵人亂成一片。

我一聲長笑，抽馬殺了回去。

矛頭剛撞飛了一貫敵人，後腦風聲驟響。

心中一懍。

這背後偷襲的一擊，無論速度、角度和時間的拿捏，都顯示對方是個好手，難道是「飛狼」戰恨來了。

回矛已來不及了。

我大喝一聲，左手矛拋上半空，順勢將背後魔女刃拔出了一截。

「噹」！

對方一劍劈在刃背上。

那人顯然想不到我竟能在這樣的劣境下擋格他必中的一劍，抽馬欲退。

尚未完全離鞘的魔女刃落回鞘內，拋上天的矛重回到手中，毒龍般往左後方掃去。

一聲女子的驚叫傳來，偷襲的女子被掃下馬背。

我勒馬回頭，一個剛健婀娜的身形從地上敏捷地彈起來，在我矛柄敲在她頭上時，滾到地上，幾個翻騰，手上寒芒暴閃，斬向飛雪的右後蹄。

我心中冷笑，若我蘭特可眼睜睜地讓你斬斷飛雪的腳，也枉讓人叫做大劍師了。

手一沉，重矛深刺入泥裏。

「噹」！

劍斬在鋼鑄的大笨矛上，我雖然鬆開了手，乘勢俯身一拳往她後腦打下去，但她卻以為矛身不倒是因為有我在持著矛，所以直至拳風壓頂時，她才能警覺到太遲了。

「卜」一聲，她俯身便倒。

我順手抓著她的後領，運展神力，一下將她提起，擁入懷裏。左手的重矛化作千萬度矛影，將像急瘋了的夜狼戰士輕易迫退，這才再將另一枝重矛從地上抽回來，從容放在馬腹處特製的矛套內。

四周人聲喝叫在沸騰著，使我知道懷中的女人是個重要人物。

她柔軟中帶著堅韌和彈性感覺的身體緊靠著我，隔著狼皮縫製的護甲，也使我感觸到她體內燃燒著的生命之火。

飛雪放開四蹄，往回路奔去。

前面一片火紅。

千里駝的足音震動著大地，

年加等提著足有十二尺長的長矛，當足自己是救星援兵的模樣衝來。

我緊抽韁索，飛雪人立而起，就在一對前蹄仍在空中威武萬像般急速前踢時，在地上的兩隻有力後腿，舞蹈般滴溜溜一轉，落下時人馬已改了個相反的方向，面對著另一方衝殺過來的敵人。

在背後火光的映照下，敵人以三角形的隊形列陣衝來，三角形的尖錐處是一名特別高瘦硬朗的夜狼鬼，頭上戴著一個藥製了的大狼頭，身上披著一層且一層的狼皮甲冑，手卻裸露出精鐵似的肌肉，只在兩腕處套了兩個鐵環。

不用年加介紹我也知道那是誰了。

飛狼戰恨。

只看他筆挺的身體所負著的自信，我便知道他是個並不好惹的敵人。

戰恨驀地勒馬停定。

後面的人像早知他會停下般，紛勒馬頭，一橫排在我面前三十多尺處，更突出了戰恨卓然在前的氣勢。

年加等亦來到我身旁，采柔載著大黑來到我另一邊。

戰恨瞪著我，像對年加的出現一點興趣也沒有。

除了身後淨土人持著的火把燒得劈啪作響外，便只有閃靈人稱為聖原的大草原裏那永不休竭的呼呼風聲。

年加剛要發言，戰恨望定我的眼神移也不移，舉手阻止了年加，以寒若冰雪的聲音道︰「你身上穿的是魔女國的戰甲，敢問閣下是否蘭特？」

我這時才有空看看俯臥在身前馬背上的戰利品，她的頭盔掉了，垂著一頭烏油油的長髮，相當年輕，我悠閒地微微一笑，再抬起頭去，迎上戰恨凌厲若劍鋒的眼光，淡淡道︰「本人正是蘭特！」

戰恨仰天一陣梟笑道︰「我的運氣真好！」

年加在旁喃喃道︰「想不到他的帝國話說得比我還好。」

我無瑕理他，全神貫注在戰恨身上，此人渾身凶悍殺氣，隨時會反臉動干戈。

戰恨道︰「蘭特！你的價錢很高。」

我聲音轉寒道︰「誰是付錢的人？」

戰恨道︰「這屬於業務上的秘密，恕本人難以奉告，蘭特！你有本領單劍勝過我五百夜狼戰士嗎？」

我微笑道︰「你似乎忘了我手上還有位你們夜狼族的淑女？」

戰恨眉頭也不皺一下，毫不在乎地道︰「寒山美是我飛狼戰恨的親妹子，沙漠之王杜變的未婚妻子，你歡喜便殺了她吧，但你也休想身體完整地穿過沙漠，去追殺大元首。」

我心中一震，戰恨並非故作驚人之語，而的確是有人委託他來對付我，否則他怎會如此清楚我的行藏。

那會是誰？

絕對不是郡主，因為她是最想我殺死大元首的人之一，所以不會蠢得攔阻我去追殺大元首。

但會是誰？

我真的想不到。

年加大叫道︰「不公平，你答應過只要單打獨鬥勝過你，便可得到你的珍烏石。」

戰恨不屑地吐出一口唾沫，鄙視地道︰「誰聽過狼群不是聯群結隊地攻擊獵物的，我們的祖先是人和狼結合的尊貴生命，我們體內流著的有一半是狼的血液，無論你們是一個人，又或是一百萬人，我們亦只會以狼的方式和你們作戰，明白沒有？淨土來的蠢狗。」

年加見他如此反覆，氣得臉也漲紅了，動了真怒，戰恨也算個人物，竟連愛好和平，修養特佳的淨土人也氣得想殺人。

懷中的夜狼女動了一動，將欲醒來。

我怒喝一聲，閃電般拔出魔女刃，道︰「假若我不殺寒山美，便會被認為是怕了沙漠之王杜變，戰恨你這句話害死了她。」

劍光一閃。

夜狼女寒山美剛想翻過身來，我的魔女刃已君臨她的咽喉之上。

戰恨暴喝道︰「且慢！」

魔女刃倏然收止，直壓在寒山美脆弱的咽喉上。

我這才看到她的臉容。

她或者及不上采柔驚心動魄的美麗，皮膚甚至有點粗糙，布滿了點點雀斑，可是一對眼大而靈，黑而亮，現在雖射出驚惶的神色，但我仍感到她們攝魄勾魂的魅力，由俯臥變了仰臥的身段柔軟而充滿彈性，纖瘦卻毫不露骨，使她更具使人動心的魅力。

可以想像和她作戰的人，對她那種又愛又恨的感覺。

難怪那甚麼沙漠之王杜變也選了她作末來的妻子，不過這更可能是夜狼鬼和沙漠裏強徒間，一宗維繫和平的通婚交易。

她隆然聳起的酥胸急劇地起伏著，卻不敢有絲毫惹我誤會的動作，腳垂在馬腹上，俏臉在柔絲般的黑髮襯托裏仰起著，眼睛望往天上，故意不屑望向我。

戰恨怒視著我道︰「你竟敢殺她！」

他身後數百名戰士一齊舉起兵刃，示威地囂叫著，聲勢洶洶。

年加等臉色也白了。

我望向采柔，她的秀目閃著好奇的神色，打量著我馬背上姿勢古怪的俘虜。

我把戰恨等一觸即發的大軍當作毫不存在那樣，向采柔微笑道︰「待會動手時，你緊跟在我身旁。」

采柔肯定地點頭，她知道我會拚死保護她，也知道自己可為我而死。

戰恨怒喝道︰「蘭特你聽到我的說話嗎？」

我冷然望向夜狼族這狡殘貪婪，不守信諾的領袖，道︰「你拿珍烏石來換人，只要你說個『不』字，我便拖劍割了你妹子的咽喉，你也勿忘在通知杜變他未婚妻的死訊時，順帶告訴他寒山美的死是因你捨不得那十多斤珍烏石。」

戰恨臉色陣紅陣白，全身氣得抖震起來，眼中凶光大盛，咬牙道︰「我絕不會放過你！」

我哈哈一笑，輕鬆地道︰「誰要你放過我？你拿珍烏石來，我立即放人，大家便可即時一決雌雄，無論你是一隻狼，又或是一萬隻狼，我蘭特也是一人應戰，看是你取回珍烏石，還是我大搖大擺地離去？」

年加抗議道︰「公子──」

我喝道︰「不要說話！」

戰恨眼中也閃過不解的神色，沉聲道︰「你這話可是當真的？」

我仰天長笑道︰「珍烏石到手，立即放人，我蘭特豈會為了你而負上棄信寡諾的臭名。」

戰恨知道我在嘲諷他，卻忍著不發作，向身後打個手勢，立時身後有人策馬而前，提著一袋重甸甸的東西。

年加「呵」一聲叫了起來，想不到戰恨竟隨身帶著他這夢寐以求的寶貝礦石。

戰恨道︰「我本來想看著你們這群觸怒夜狼戰士的人，將這些珍烏石逐塊生吞下去，再由我剜腹取出來，不過現在也將會是一樣吧！」向那戰士喝道︰「交過去！」

那戰士策馬衝前，將狼皮袋拋在我們馬前，再扭馬回去。

「蓬」！

珍烏石掉在泥地上。

一時間兩方人馬靜至極點。

我向高坐千里駝上的年加打個眼色，後者知機地拉扯韁繩，口中發出長短有度的叱喝，千里駝先屈起比普通馬腿要高上一半的長腳，才後腳再屈，坐了下來。

我和采柔早見怪不怪，這些千里駝比馬還要聽話，當然，飛雪是個例外。

年加跳了下來，到地上提起了狼皮袋，解開繩結，一看下臉上露出驚喜的神色，向我點頭。

我平靜地道︰「將狼袋給我放在馬鞍旁的負袋裏。」

年加遵命而行，但難掩憂色，他對我雖有信心，但眼前的對手是飛狼戰恨再加上五百戰士時，他對我的信心恐怕一滴也沒有保留得住。

戰恨冷冷盯著我，絕對地冷靜，那亦是一個傑出戰士血鬥前必俱的心境。

我向年加等喝道︰「你們退後一百步。」

年加皺眉道︰「公子！」

采柔首先策馬後退，向年加招呼道︰「年加先生！」她顯示出對她在戰場上的男人絕對信任和服從。

年加一咬牙道︰「假設你死了，我們也不會逃走，這是淨土人對朋友的回報。」帶著眾人緩緩後撤。

待年加等退定，我收回魔女刃，低聲向馬背上的寒山美道︰「你回去吧！」

寒山美水靈靈的眼睛深深望著我，好一會才借腰力挺起身來，一個倒翻落到地上，往戰恨奔過去。

這時我才發覺她比采柔還要高，足可與我相比，使她更令人印象深刻。

戰恨待她奔入陣後，才暴喝道︰「好一個蠢材，但也是個好漢，你死後，我會就在此地挖墳葬你。」

我仰天長笑道︰「希望你知道自己在說甚麼蠢話！」

東方天色微白，黎明剛至。

微茫的光線裏，戰恨五百戰士在五十多步外一字排開，兵刃均持在手裏，枕戈待戰。

大草原這一角裏戰雲密布。

戰恨撮唇發出一聲似若狼嗥的尖嘯，接著身後的戰士一齊嗥叫起來，就若原野裏饑餓的狼群，向天鳴嚎。

蹄聲驟響，兩隊人馬分由離戰恨最遠的左右兩翼衝出，從兩側向我殺來。

豪情湧起，我厲嘯一聲，雙腿輕夾飛雪。

飛雪像和我心意相通般，瞬那間達至最高速度，白雲般衝前，避過了兩側衝來，低估了飛雪速度的敵人，直迫身為統帥的戰恨。

戰恨臉色微變，顯然想不到我竟能後發先至，打了個手勢，兩旁的戰士蜂擁而前，正面迎向我。

原本由兩側包抄的敵人，已反由後方殺來。我陷進了敵人的重重圍困裏。

耀眼的刀光劍影裏，戰恨緩緩往後方撤去，打的主意當然是先讓手下試探我的虛實，消耗我的體力和銳氣。

我會證明他是大錯特錯。

「鏘」！

與我建立了血肉相連般深刻感情的魔女刃離鞘而出。

兩條粗若兒臂的大鐵棒，迎頭向我痛擊，這兩名戰士早前是位於戰恨左右兩旁的，身形比其他人粗壯得多，顯是戰恨倚之為臂助的衝鋒陷陣的特級勇者，假若我能一舉擊倒此二人，將可立個下馬之威。

俯前魔女刃前挑。

「噹噹」！

兩枝大鐵棒硬被挑開，飛雪衝入了兩人之間。

兩名力士確是了得，巨棒只往外移開了少許，又迴旋過來，一取我的頭，一取我的腰腹。

我往左傾去，避過橫掃頭顱的一棒，魔女刃全力垂削在另一條照著我腰腹掃來的鐵棒近握手較幼窄之處。

「鏗」！

鐵棒斷得只剩下一小截，那力士猝不及防下，失去了平衡，我乘機飛起一腳，正中他小腹，魔女刃同一時間像道電光般改往右方一吐，削斷了右邊那枝擊空了待要回收的巨棒，這時左邊的力士才「蓬」一聲掉在地上，而緊接著右邊這力士亦倒栽蔥般翻到地上了。

「鏗鏗鏘鏘」！

趁敵勢混亂之際，我搶入敵陣，魔女刃像條沒有任何力量能羈絆住的惡龍，將十多種刀矛劍刺戈斧各類形武器硬生生劈斷了，真殺得對方人仰馬翻，飛雪亦帶著我深進了二十多個馬位。

戰恨駭然發覺我和他已面面相對，中間一個他的手下也沒有。

擒賊先擒王，便是我的戰略。

即管以我蘭特之能，也不可能戰勝五百之眾的凶狠強悍的夜狼戰士，可是利用飛雪的驚人靈活和高速，以及魔女刃無堅不摧的鋒快，我卻可以在力竭前提早和「飛狼」戰恨作短兵決戰，以定成王敗寇。

戰恨見到我的來勢，知道退避不了，當機立斷，怒喝一聲，手中大鐵矛舞起千萬道矛影，鋪天蓋地灑來。

魔女刃在飛雪四周畫了一個大圓，四名殺來的敵人濺血下倒翻開去，瓦解了一波猛烈的攻勢後，化作一道長虹，「鏘」一聲激響，直劈在戰恨的矛尖上。

滿天矛影散去，戰恨一面驚容，連人帶騎給我貫滿神力的一劍震得往後急退兩步。

可是戰恨的矛頭卻只是損破了一個缺口，這是因為他在與魔女刃接觸時，巧妙用上了螺旋的巧力，化去了我直劈的力道。

不愧是夜狼族的傑出領袖。

趁他後退的時間，魔女刃寒芒大盛，迫退另一波敵人的攻勢，刃鋒連砍兩人的肩胛，帶著血雨收回來後，在戰恨重組攻勢前，重領先機，殺將過去。

魔女刃像裂破黑夜的閃電，向戰恨刺去。

戰恨大喝一聲，鐵矛絞擊而來。

「噹！」

刃尖點在矛尖上。

戰恨全身一震，往後一仰，卸去刃尖傳去的千斤重力、一矛化作四道矛影，虛虛實實往我刺來。

剎那間，刃矛此來彼往不下二十多擊。

「鏘！」

戰恨的矛只剩下半截，往後退去。

四周的戰士又狂攻上來。

魔女刃無聲無息滑回鞘內，馬腹兩枝大笨矛來到我手裏，當戰恨換了另一枝鐵矛時，十多名夜狼戰士早在我大笨矛的掃、挑、刺、撥下紛紛倒下馬去，人仰馬跳中，把其他人都阻隔在外。

戰恨激起凶性，又見我收回了他深感顧忌的魔女刃，暴喝聲中持矛強攻而至。

我放好另一支矛，改作雙手持單矛，衝將過去。

以矛對矛。

朝陽在東方地平升起來，使戰爭在光照中進行。

「叮叮噹噹！」

兩矛接觸了不下三四十次。

當兩騎擦身而過時，我的矛柄覷正一個空隙，在戰恨的左腿上狠戳了一下。

戰恨痛得慘叫一聲，回矛擋了我另一擊，往他的人群裏退進去。

我拍馬追去。敵人紛紛攔截。

左邊的大笨矛又回到左手裏，雙矛如毒龍騰空，攔路者紛紛下馬，沒有人能阻擋我蘭特片刻。

我全力施展，因為若讓戰恨逃出我的追擊範圍，今次戰爭的失敗者將肯定是我。

戰恨面上現出駭然之色。

我的矛又往他攻去。

在雙矛的攻勢下，受了傷的他漸漸不濟，腿上鮮血湧濺，幾乎跌下馬來，但仍是勇不可擋，矛勢不亂。

四周的人瘋狂救駕。

一把劍由側攻至。

原來是寒山美。

心中一動，這時我將接近力竭階段，戰恨驚人的韌力使我絕難在短時間內制服他，較佳的選擇仍是這沙漠之王的未婚妻子。

兩枝大笨矛迅速回收。

但其他人正在退勢裏，一時間攻勢全消。

寒山美驀地發覺只是自己一人向我攻來。

我長笑一聲，大笨矛回到馬腹處，魔女刃衝天而起。

寒山美早給我殺寒了膽，待要退走，魔女刃劈面而至。

「鏘」！

刃過劍斷。

我左掌反切在她頸側處，順手將她挾了過來，往回奔去。

竟沒有人敢攔阻我。

直至我衝出了敵陣，戰恨才率先領著手下追來。

年加等迎上，我掉轉馬頭，向追來的戰恨暴喝道︰「停馬！」

## 第十章 峰名連雲

戰恨等勒緊馬頭，在我面前三十多步停定。

再次擁在懷內的寒山美醒了過來，掙了一掙，但當她感到魔女刃橫架在她的粉頸時，便乖乖地靜下來，酥胸高起伏低，情緒激動，我嗅著她的髮香和體香，發覺自己的體力已近透支的階段，再不能輕易對抗夜狼鬼的另一輪攻勢。

戰恨灼灼的目光審視著我，判斷著我體能的狀態，驚異不定。

太陽升離了地平，大草原熱浪捲起。

雙方都默然不語，只有馬兒呼嚕的噴氣聲和人的喘息聲。

戰恨打破沉默，咬牙切齒地道︰「你仍要用她來威脅我嗎？」語氣裏有種不惜犧牲一切的決心。

我保持著從容不迫，以掩飾氣力減弱的真實情況，淡淡道︰「誰要威脅你！」收回魔女刃，大力在寒山美堅實的腿臀處拍了一下重的，低喝道︰「回去吧！夜狼美人。」

寒山美嬌軀一震，不能置信地扭頭向我望來。

我微微一笑道︰「還不快去，小心我會改變主意。」

年加等一陣騷動，不明白為何我把到手的肥肉居然如此輕易放掉。

寒山美以她烏黑靈動的美眸掃了我一眼，翻身下馬，匆匆走回戰恨那邊。

戰恨望也不望自己的親妹，但聲調已緩和下來，冷然道︰「你以為這樣我便會放過你。」

我仰天哈哈大笑道︰「直至目前為止，你們的人只傷不死，但再動手時，我便不敢作那保證了。」

戰恨眼中射出凶芒，一瞬不瞬瞪視著我。

我這一著其實是險中求勝，一來我不忍心真的殺了寒山美，更重要的是，我要向戰恨以實際行動表示，我仍有再戰的能力，仍可再像剛才那樣去追殺他，像他那樣自私的人，不能不為這點擔心。

這當然只是個空城之計。

漸感力疲身累的我便是那空城。

但我知道戰恨以己度人，絕看不破我這假局。

戰恨忽地一陣長嘯，高喝道︰「好！蘭特，今天到此為止，但下次遇上時，就是你畢命的時刻。」

我淡淡道︰「不！你不能走。」

戰恨臉色大變，怒道︰「我並不是逃走，而是看在你釋放寒山美的英雄行徑上，放過你。」

我平靜地道︰「假設我現在掉頭便走，你有把握追上我的飛雪嗎？」

戰恨道︰「但你的淨土朋友將會全被屠殺！」

我道︰「可是我再回來時，將會帶來以萬計的魔女國戰士，將夜狼族殺得雞犬不留，夜狼族將會在大地上除名，大草原將全屬於閃靈人的私產。」

戰恨臉色倏地變白，寒聲道︰「你在威脅神狼的後人！」

我語氣轉柔道︰「不！我是在請求你。魔女建立的和平之國，一向阻止了邪惡帝國向這處樂土的擴展，使神狼的後代能在連雲山脈內世代安居，大家間只有情而沒有怨，我並不想由今天開始，仇恨之神凌駕在和平之上。」

戰恨愕了一愕，深思起來。

我耐心地靜待著，且乘機使身體已過度透支的氣力慢慢回復過來。

我連施手段和壓力，忽軟忽硬，就是不想豎立另一強敵。

我最大的本錢並非作為後盾的魔女國，因為在帝國的壓力下，即管是分裂了的帝國，仍會使魔女國難以勞師遠征。

真正的籌碼，是我蘭特。

戰恨不能不擔心我終於能殺死大元首，統一大地，那天來臨時，亦是夜狼族在生存榜上被抹掉的那一天。

寒山美站在戰恨馬旁，眼中異采閃現，凝視著我。

戰恨扭頭往他的夜狼戰士望去，眾人眼中反映出來的不是仇恨，而是尊敬，那是我以智慧和不世戰力換回來的果實。

戰恨將長矛放回馬腹下。

其他戰士一齊將兵器回鞘歸袋。

戰恨拍馬過來，高舉著左手。

我亦伸出手去，一把和他緊握著。

戰恨高叫道︰「我以夜狼族族長的身分，以神狼的名字立誓，夜狼族生生世世將為魔女國的朋友，十八斤珍烏石，是我們送給大劍師的禮物，望其笑納。」他終於稱我為大劍師。

我大笑道︰「這是我絕不會拒絕的禮品。」

戰恨鬆開了手，往回走去。

夜狼戰士一齊歡樂地作其狼嚎叫號。

戰恨頭也不回，在眾戰士裂開的道路間馳走。

夜狼戰士紛紛掉頭，隨他去了。

寒山美躍上馬背，奔了過來，到了十多步處才勒馬回奔，邊叫道︰「大劍師，小心巫帝，是他的人委託我們對付你的。」

看著她修長苗條的背影追著旋風般撤走的夜狼人，我心中忖著，巫帝？那不就是曾服役於大元首手下，殺死西琪，最後亦為我所殺的巫師所來自的邪惡國家？

年加等這時才爆起一天歡叫。

嬌體投懷，采柔從馬背上騰躍了過來。

我和采柔同時驚呼，我疲乏無備的身體抵擋不住采柔的衝力，一個倒翻，由飛雪背上翻跌下來，結結實實掉在柔軟的長草上。

年加等齊齊愕然，想不到我如此不堪一撲。

采柔在我懷裏撐起身體，驚惶道︰「大劍師，你沒有跌傷吧！都是我不好。」悔恨得幾乎要哭出來。

我全身疲累酸疼，正要呻吟出來，驀地一道奇異的熱能，由背後的魔女刃透入脊骨，電火般射到四肢百脈內，飄飄蕩蕩地說不出的受用。

采柔見我連聲音也發不出來，俏臉倏然發白，淚水湧出。

年加等也以為事態嚴重，紛紛下駝，聚攏過來。

我坐了起來，全身充盈著力量，壓著心中因魔女刃的神奇而激盪不已的心情，向年加等笑道︰「你們在看甚麼？難道我和采柔耍一會花槍也不可以嗎？」

眾人一呆，跟著爆出震天歡叫。

采柔不依地一拳打在我壯闊的胸膛上，嗔道︰「大劍師騙人！」

我握著她的粉拳，微笑道︰「你不是總說我騙人騙得不像嗎？」

高聳入天的連雲峰矗立前方，其他遠近連雲山脈內的峰巒，連最高的也只是來到她一半的稍高處，使她更像站在矮子群中的超級巨人。

雄偉黝黑的連雲峰自山腰開始，樹木便逐漸稀疏，到了山峰三岔處，連一株草也沒有，全是黑色的巨岩，近峰頂處則是白皚皚的厚積冰雪，由山腰下的蔥綠，至黑色岩石和白色的峰頂，分成了三截顏色，使人一見便難以忘記。

難怪她成為了夜狼人的聖山。

指示廢墟的地圖上，這連雲峰在右下方以一個尖起的三角來顯示，這使我大約知道了廢墟的位置。

可是要在大沙海裏找一處地方，便似要在沙灘上找出一粒特定的沙子。

我呆望著這號稱天下第一峰的壯麗巨峰，不由升起一股崇仰的情緒，她代表的正是自然的偉大，一個存在著超越人類理解的奇蹟，就像動人的星夜，又或一望無際的大海，我從未試過對一座大山產生那種感情。

飛雪緩緩在山路踏步，采柔和大黑走在前面，不時回頭看我，卻了解地沒有打斷我的思路。

年加策著千里駝從後趕上，道︰「只有在早上的一小段時間，才可以看到峰頂，一待太陽當空時，水氣上升，會化成雲，將峰頂封鎖在雲霧裏，這樣美麗的高峰，確是大地最動人的奇景。」

我指著前路上鋪蓋著連雲峰山腳的蔥翠樹林道︰「這樹林要走多久才可穿越，看來它比封隔魔女國和大草原的原始森林還要茂密得多，裏面有沒有路？」

年加道︰「森林有很多種，這連雲峰腳下綿延百里的是雨林，樹林像個傘子般，不但高度平均，連大小粗幼也相差不遠，裏面終年濕潤陰沉，長滿了各類奇怪的植物和生命，沒有人能在這樣的地方開一條路出來，因為過幾天再來時，路已被新生的植物遮蓋了。」

我一呆道︰「那我們怎樣走過去？」

年加神秘一笑道︰「雨林裏沒有路，卻有河！」

我還想問，隊伍的先行者紛紛下駝，抽出開路的彎刀利斧，進入雨林裏，劈樹破枝的聲音密集響起。

我也跳下馬來，來到采柔和大黑旁，笑道︰「累嗎？我們已趕足了兩天路。」

采柔風情萬種地瞅了我一眼，道︰「這麼兩天若都捱不住，怎還能陪你走到天之涯，海之角。」

年加走上來道︰「若你能捱過大沙漠，甚麼旅程也不會難倒你了。」

采柔大感有趣地看著淨土人在開林闢路，道︰「年加先生，你一定到過很多地方，可以告訴我大地上有甚麼美麗的地方嗎？」

美女垂詢，年加立時神氣起來，挺起肚腩道︰「我家世代以來，都是旅行家，我祖父原本生活在大海的另一邊，為了躲避戰爭，百年前才乘坐自造的大船，歷盡千辛萬苦，抵達帝國，唉！豈知帝國也非樂土，我父親便帶著我們，逃往淨土去，直至今天。」

采柔眼中閃著亮光，美目望往年加，柔聲道︰「在淨土裏，真的是沒有戰爭嗎？」

年加面容一黯，低聲道︰「在經歷了悠久的美好與和平日子後，厄運終於降臨到這片大地上最動人的土地上，唉！」

采柔全身一震，駭然道︰「你說甚麼？」

我伸手摟著了她的肩頭，予她一點安慰。

年加正要答話，前面穿來招呼我們前進的叫聲。

我乘勢牽著采柔的坐騎，將不知鑽到那裏玩耍的大黑呼喚回來，跟著隊伍的尾巴，進入雨林裏。

飛雪跟在我們後面，這傢伙比人還要聰明，大黑不時跑回去討好牠，但驕傲的飛雪總是對大黑愛理不理，那種關係看得人發出會心的微笑。

雨林裏確是個奇妙的世界。

一切都是濃密濕潤，像是剛下完了一場雨，沒有一株植物是「分開獨立」地生存，生命都交纏糾結起來，一枝樹幹身上，可以同時長出數十種以至數百種大至捲纏百尺的巨藤，以至乎比手指還細幼的弱草小花，樹與樹間根藤雜渾，又長出無數的花草植物，不一會我已感到失去了方向，迷失在這每一處情景相同，仿似一個單一生命的龐大雨林裏。

前面水響傳來。

采柔歡呼道︰「原來有條河藏在林裏，那好多了！」女人對黑暗的地方，總是深懷畏懼。

一條闊達二十步的河，蜿蜒由林木左方深處而來，再流往前方，我記起了年加的話︰「雨林裏沒有路，但卻有河。」

岸旁有數十個用粗樹幹紮的大木排，足夠將人、駝和馬從水路運走，顯然是年加等來此的工具。

年加指揮著手下將木排推進水裏去，來到我面前得意地道︰「前人以為只有夜狼峽才是貫通連雲山脈的通道，連沙盜也這樣認為，豈知我年加卻有這來去自如的秘密竅門，故我命名此河為『年加水路』。」

采柔由衷地讚美道︰「年加先生，你真是非常聰明。」

年加老臉一紅，像大黑般飄飄然起來。

我微笑道︰「年加先生，所有人都在等你。」

年加回頭一看，見到大部分人畜均已登上木排，有點尷尬地道︰「噢！來！我們快登木排，順著水路，黃昏時即可抵達『林上丘』，明天正午便可出林了。」

采柔抿嘴一笑道︰「不是『年加丘』嗎？」

年加正容道︰「我年加以偉大旅行家的身分聲明，『林上丘』正式名為『采柔丘』。」

采柔微一錯愕，俏臉微紅，垂下了頭，又歡喜地偷看了我一眼，顯然覺得很好玩。

不知如何我心中卻升起一股不祥的感覺，催促道︰「下船吧！」

年加對時間的掌握的確非常之好，在長桿的撐推下，整隊人畜在十多個大木排上，通過九曲十一彎的河道，終於抵達了被新命名的「采柔丘」。

旅程可算是舒適暢快。

## 第十一章 大漠之行

林上丘，又或采柔丘，可能是雨林內最奇怪的一個地方，在茂密糾纏交結的雨林裏，孤零零地聳起了一個小山丘，從山丘的沙石裏，疏落地點綴著些許草本植物，周圍卻是廣闊的雨林。

它就像供雨林呼吸的唯一空間，也是通往大沙漠的水路旁一個天然中途站。

我們綁紮好木排後，往丘頂走上去，在甚麼也可擠壓出水來的密林裏度過了一整天後，這處的乾爽使人精神一展，睽違了的連雲峰，重新出現在左方遠處，雨林由丘下擴展，直攀上連雲峰的半山腰處，像道橋樑般把采柔丘和連雲峰連接起來。

年加等趁還未天黑，忙碌地紮營生火，采柔則負責起指揮弄晚膳的要職，大黑肚子早餓得咕咕發響，纏在采柔身旁，連我這正主人也忘了。

我走到丘頂一塊平滑的巨岩處，坐了下來，呆望著被雲蓋著頂尖的連雲峰。

華茜現在正幹甚麼呢？麗清郡主會否在我走後，立即毀掉和約，攻打魔女國？

嬌美的公主究竟到了那裏去？大元首雄霸大地時，她已絲毫享受不到親情的溫暖，最後連我這未婚夫也離她而去，蒼天為何對她如此不公平？

采柔的聲音在我背後溫柔地響起，道︰「大劍師！你的晚餐來了。」坐到我身旁，遞上用木碗盛載的烤羊肉，另一隻手還提著一籃水果。

我接過來，默默吃著。

采柔猶豫片晌，忍不住道︰「大劍師，為甚麼你整天呆望著連雲峰？」

連雲峰頂的橫雲逐漸散去，露出了雪白的頂峰，在星夜的襯托下，更是極壯觀止，我搖了搖頭，不知怎樣回答采柔的問題。

采柔垂下了頭，害怕自己說錯了話。

我道︰「不要多心，我只是不知怎樣答你的問題，這高峰似乎和我有著某一種神秘的連繫，有一天，我會攀上峰頂，試試從那裏看下來，大地會是怎麼一個樣子。」

這時大黑吃飽了肚子，走了過來，在我另一旁的岩石下找了塊軟草地，伏了下來，像是永遠也不肯再爬起來的懶惰樣子。

我忽地記起自己在獨吃晚餐，不好意思地將食物遞給采柔，道︰「你還未吃吧！」

采柔笑著搖頭，道︰「我不餓，看著你吃我弄的食物，我感到很快樂。」

我拿起一片羊肉，送進她誘人的嘴唇裏，微笑道︰「我看到你吃東西，也很快樂。」

采柔的腮鼓著那片肉，努力地咀嚼，神情欣悅。

年加捧著自己的食物走了過來，表情出奇地嚴肅，大異於平時的優優悠悠。

我道︰「朋友！你有甚麼心事？」說的是剛學曉了皮毛的淨土語。

年加坐在我和采柔前另一塊大石上，向采柔道︰「淨土的確是這世上最美麗的地方，我們淨土人常用『九山十河恩寵的土地』來形容她。」

采柔美目閃著嚮往的采芒，但其中亦含著擔憂，因為早先年加曾說過，厄運已降臨在這片人間淨土之上。

年加臉容露出回憶的神情，道︰「當我父親帶著我們抵達淨土時，我的父親，大地上最偉大的旅行家年憐山，跪了下來，親吻著淨土獨有的『七色土』，第一句說的話就是︰『到今天我才相信有神的存在，只有神才能創造出美至如斯的樂土。』。」

我望往聳在星空裏的連雲峰，心中想道︰假設真有神在的話，這連雲峰亦必是出於它的妙手，讓人們可攀上峰尖，遠眺大漠另一邊的淨土。

年加續道︰「九山是『觀星』，『奔月』、『捕火』、『捉彗』、『金雲』、『驕陽』、『晨光』，『夕陽』和『逐天』。而『逐天』便是淨土裏最高的山，不過恐怕仍未能高過這裏的連雲峰，據父親說，連雲峰恐怕是宇宙內最高的山峰了。」

我好奇問道︰「為何每個山的名字，都是與天上的東西有關似的？」

年加傲然道︰「我們淨土人都愛以『天空文明』來形容自己的文化，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人不愛看天，所以在淨土最發達的便是天文學。」

采柔道︰「年加先生，你先吃兩口羊肉吧！冷了就韌得多了。」

年加感動地點頭，匆匆吃了兩口，續道︰「我們淨土並沒有統治者，當發生了甚麼糾紛時，事件會由祭司會的八個大祭司作主裁決，一旦決定了下來，從沒有人有任何異議，淨土依著九山十河分作十個區郡，每郡由一名大公爵管治，但靠的並非軍隊，而是個人的德望。」

我沉聲道︰「這樣一處地方，又會遇上甚麼麻煩？」

年加道︰「淨土三面環海，背後是茫茫大漠，使她數千年來幾乎完全受不到外敵的侵擾。可是這種形勢在十二年前全改變了，黑叉人乘著以百計的巨船，在淨土北岸登陸，佔領了一大片土地，建立城堡，並開始侵略其他地方，現在有四分一的土地，已落進他們手裏。」

采柔道︰「黑叉人？」

年加道︰「這些人不知從那裏來，他們血內流著侵略和殺戮的天性，無論男女均強壯凶悍，所用手段之凶殘，未經歷過的人確是難以想像。」

我道︰「你今次萬水千山到這裏來求珍烏石，目的就是鑄造利刀，以用來對付黑叉人吧！」

年加點點頭，道︰「七百多年前，我們偉大的瑪祖祭師曾預言了這次災難，他在『預言書』裏寫道︰『在千年期之末三百年內，災難會像瘟疫般滋長，半人半獸的惡物會將九山十河染成紅色，使星空也不忍卒睹……』。」

采柔訝道︰「真是七百年前已說了的？」

年加道︰「當然錯不了，這預言書自七百年前瑪祖祭司升天後，一直流傳至今。」

我道︰「你好像還未念完瑪祖的預言？」

年加眼中射出驚奇之極的光芒，盯著我道︰「預言接著是『人將活在悲傷和屈辱裏，直至持著聖劍的偉大騎士，在千里駝的引領下，越過連雲峰，踏入淨土，以他偉大的心胸，高超的智慧、不世的劍術，無盡的哀傷，使果實重新在泥土中茁長出來，河流回復清澈，生命回復快樂，他會訂立大地的新制度，確立和平幸福。』。」

他停了下來，一時我們三人間靜至極點，連各人的心跳聲也隱約可聞。

我的心「霍霍」狂跳著。

尤其是「無盡的哀傷」那一句，使我知道自己正是瑪祖祭司預言中的戰士，為何會是這樣？他憑甚麼可透視七百年後的今日，口中卻道︰「不要望著我！」

采柔低下了頭，但仍忍不住偷偷看我的神色。

年加道︰「那個偉大的戰士當然就是你，大劍師蘭特，蘭陵的兒子。」

我嘆道︰「年加！這只是巧合，不要捕風捉影了。」

年加道︰「有誰可一人擊退五百夜狼族戰士，還使他們口服心服，有誰擁有一把能預先示警的靈劍，只有你，只有預言中的偉大騎士才能做得到。」

我倏地立起，低喝道︰「夜了！我要睡覺。」

采柔隨著我有點手足無措地站起來。

我向好夢正酣的大黑喝道︰「懶鬼！起來。」當先往睡帳走過去。

采柔向呆坐著的年加道了晚安，鼓勵大黑爬起身來後，追在我後面。

走進帳內，采柔默默為我脫下戰甲，又為我抹身。

我默立不語。

采柔服侍我躺在柔軟的羊皮毯上，這時才發覺大黑早霸了最好的位置。

采柔笑道︰「大黑累了，牠可能因第一次坐船，所以很緊張，兩岸又多猿猴，使牠不能安靜過來。」

窸窸窣窣，采柔脫下她的衣服，露出使任何男人也會停止呼吸的胴體，吹滅油燈後，鑽入了我懷裏。

就像懷裏多了一團火。

帳外隱約傳來淨土人的呼叫和動物奔走的聲音。

采柔解釋道︰「他們今晚是不會睡了，年加說他們要盡量爭取時間，在雨林裏捕捉動物，以作沙漠旅程中的食糧。」

我默默摟著她，將頭埋在她幽香的秀髮裏，只有在那裏，我才可以找到渡過驚濤駭浪的「心海」裏的「寶筏」。

采柔在耳邊低聲道︰「大劍師，你可否答應采柔一個請求？」

心中無由一顫，我感到她語氣裏流露出來的哀傷和失落。

她對淨土的美夢已片片碎裂，殘酷的現實，使她終於醒覺只要有人在的地方，便會有殺戮、爭奪、仇恨和戰爭，即使淨土也不能倖免。

我柔聲道︰「你說吧，無論甚麼事，我也會為你做到。」

采柔沉默了片刻，才輕輕道︰「假設我將來死了，你可否將我葬在這采柔丘之上。」

我驀地呆了起來，手足發冷。

不祥的感覺再次從我心中狂湧而起。

西琪和魔女已死了，下一個難道是采柔，又或是華茜，不！我一定不能讓那種厄運發生在她們任何一人身上。

我第一眼看到采柔丘時，心中已極不舒服，這圓圓拱起的小丘，就像一個墳墓。

「不！」

采柔像受驚的小鳥般呼叫︰「大劍師！」

我沉聲道︰「我以後再不許你提起『死』這個字。」

采柔沉默下來，隔了好一會，在我耳邊低喚道︰「大劍師！佔有我，粗暴地佔有我，不要有任何憐惜，將你的悲痛全發洩在采柔的身上吧！」

第二天我們天未光便開始河程，到了正午時分在雨林另一邊棄木排登岸，再經過一段披荊斬棘的艱苦路程，終於穿過雨林，成功踏足另一邊草原之上。

由此而前，草原的草逐漸稀薄，到了地平的遠處，隱若可見一道道黃線，那是沙漠的影子。

炎風吹來，使人感到連雲山脈這一邊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采柔情緒非常低落，因為她知道沙漠那一邊等待著她的只是另一個殘忍的噩夢。

年加下令紮營，事實上我們的體力也不容許我們踏上征途，據年加這十多天來所說有關沙漠的故事，在大漠旅行絕非鬧著玩的事。

采柔不知從那裏摘來了一些山草藥，研成粉末和在水裏，硬迫著大黑洗澡，據她說，這種特製的山草藥汁，對殺死大黑身上的跳蚤有神奇的功效。

我有點擔心大黑這可愛的傢伙，不知牠能否抵抗沙漠的奇熱。

我習慣地揀了個僻靜的角落，坐了下來，背著我是高入雲端的連雲峰，前方遠處則是沙丘萬頃、千里空寂，終年熱浪滾滾，既可怕又充滿神秘感的沙漠。

有關異物存身之處的廢墟地圖掠過我的腦海，我原本以為按圖索驥，要找到異物並非難事，但現在我才知道這沙漠實在是太大了，沒有三個月的時間，又在一切順利下，任何人也不能穿越她。

看來除非上天幫助，否則我休想找到廢墟，找到那秘異莫測的異物。

我將魔女刃從背上解下來，放入懷裏。

這時濕淋淋的大黑吐著大舌頭，搖頭擺尾來到我身邊，用牠的頭撞我，顯是興致極高，要逗我和牠玩耍。

我一時興起，取出一條粗布，逗著大黑，讓牠撕咬，就在這沙漠邊緣的草原上追逐起來，看得一旁的采柔笑彎了腰，不斷鼓掌。

由今早開始，一直不敢和我說話的年加趁機走了過來，戰戰兢兢地叫道︰「大劍師！」

我讓自以為取得勝利的大黑咬著粗布遠遁而去，低喝道︰「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起那鬼預言。」

年加怎能明白我的心情，西琪和魔女死後，我已萬念俱灰，只待殺了大元首，便全心全意找尋廢墟裏的異物，向他求教生命的真義，人類存在的目的，無論有沒有答案，我也會帶著所愛的人，在這大地裏找個寧靜的地方，就此終老。

對於人世間的仇恨爭殺，我蘭特已感到無比的厭倦，我並不想當救世的大英雄。

但命運是否早安排了我所有要走的道路，假設真有命運的話，我們算是甚麼可憐的東西？

年加囁嚅道︰「不……噢！不……」

大黑又跑了回來，咬著粗布，在我面前耀武揚威。

我笑著向大黑追過去。

太陽在大漠的地平下散射出萬道紅霞，將微茫的草原沐浴在淒美的艷紅裏。

采柔的笑聲從後方傳來，更遠處是千里駝單調的叫聲和淨土人紮營生火的響聲。

蹄聲忽起。

原來在一角優悠吃草的飛雪，趕過了我，向大黑追去，趕得那得意忘形的傢伙狼奔鼠竄，但仍不肯放棄口裏的黑布。

看著牠那狼狽模樣，和飛雪飄飄飛揚，不雜一絲他色的純白雪毛，我跪了來。

世界是如此地美好。

但踏入沙漠後，這一切將不再復見，忽爾間我感到無比的哀傷，當我有幸活著從淨土回來時，采柔、飛雪和大黑，是否仍能伴在我身旁呢？

對茫不可測的將來，我感到顫慄和恐懼，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采柔，大黑和飛雪。

她們已成為了我生命裏不可缺少的部分。

就像西琪，魔女，或是華茜。

若我再不敢承認，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漢，就不配被稱作大劍師蘭特。

我站了起來，向軟倒地上，仍帶著微笑的采柔大步走去，視年加沒有存在般大聲道︰「采柔！讓我告訴你一個大秘密，就是在那閃靈谷之晚，第一眼看見你時，我便愛上了你。」

采柔全身一震，眼中射出懷疑的神色，從草地撐起嬌美無限的上身，顫聲道︰「你是否認真的？」

我來到她身旁，謙卑地單膝跪下，微笑道︰「當然是真的，比那袋內的珍烏石更真，而且我又那有本事騙你，在愛情上我只是個剛入行的小學徒，而你卻是資歷最深的長老，所以希望自今以後，采柔長老好好地指點我一下，多說些甜言蜜語，多供給些閃電的力量。」

年加在旁抗議道︰「這樣究竟算不算是情話。」

采柔的俏臉揮散著動人心魄的暈紅和喜悅，輕輕地道︰「你才是長老會裏的頭號長老，說起甜言蜜語來，比我的要好聽得多了！」

年加大叫道︰「不要這麼易被他騙了。」

我向年加舉起了拳頭，嚇得他立時挾尾而逃，這傢伙可能是天生的情聖，又或是淨土人都是那樣的，見到采柔時便不顧一切，連對本人的畏敬與感恩也可撇開在一旁。

采柔像完全不覺察到有別人存在般，凝視著我，仰起豐潤的紅唇，道︰「吻我！直至我斷氣為止！」

長長的隊伍像一條蜿蜒的長蛇般，緩緩越過草原，往大沙漠進發。

在草原和大漠之間，橫亙著星星點點地散布著一條寬約三至四里的礫石帶，大的礫石比千里駝還要高，在石中穿插，便像走進了一個天然的迷宮裏。

采柔和大黑轉乘上了一隻千里駝，讓采柔的坐騎可以走得輕鬆點，牠的腳上包上了軟革，以免被滾熱的沙子灼傷。

我依然坐在飛雪上，牠的腳亦沒有任何保護，因為牠大發脾氣，拒絕任何東西包到牠的腳上，這隻來自魔女的奇怪駿馬，有著其他同類遠不能及的異力，據馬原說，自有魔女以來，飛雪便在她身旁，這樣說來，飛雪、魔女和大元首一樣，已活了很長的一段歲月。

所有人都穿上了厚厚的白袍，連頭也給罩著，臉上覆上透明的輕紗，以抵擋天上的艷陽，和沙粒反射的陽光，大黑罩上采柔為牠特製的護衣那一副樣子才好笑，難得這傢伙善體人意，並沒有不滿的表示，坐在采柔身後駝峰的竹籮上，一派悠然自得。

礫石忽盡，滾滾黃沙展現眼前。

## 第十二章 黃沙浴血

我們出發的時間是午夜時分，這也是自稱偉大旅行家後代的年加的策劃，盡量避開正午時沙漠可怕的酷熱。

日夜由踏進沙漠的一刻顛倒了過來。

當破曉前朦朧的光線灑在大地上時，我們穿過礫土帶，踏上幼細得像花粉的沙粒。

一輪紅日從我們的右方冉冉冒出頭來，曙光照在眼前無盡無窮的沙海裏。

使人顫抖的漠夜寒涼由迅速提升的溫度所取代，不一會我們已像在蒸籠裏的可憐動物，大黑將大舌吐出來，死命地呼吸著，只有千里駝和飛雪仍是那樣悠悠閒閒，像回到了熟悉的故鄉那般。

愛聊天的年加和其他淨土人沉默起來，眼神呆滯地望往前方。

時間愈走愈慢，最後似乎完全靜止了下來，天地也像沒有任何改變，所有眼前不斷出現的景象，只是剛才景象的一個重複。

采柔的俏臉發著光，因為昨天黃昏時，她終於得到了她一直想得到的東西，我對她沒有保留的愛。

我感到有種解除束縛的快樂和輕鬆，一直以來，我用盡種種方法，壓制自己對她的熱戀，但忽然間，在沙漠和綠野的交界處，在夕照的餘暉下，在飛雪和大黑的戲逐聲中，我悟通了時間和命運的無情，我若不能掌握眼前的一刻，將來當這一切失去時，我只能在悔恨裏渡過。

於是我像面對大敵般一往無前，向采柔說出了心底的真話。

在太陽升上中天前，我們安營休息，在年加特製的帳蓬裏，苦抗沙漠的炎熱，人畜喝水進食，午後再繼續行程，黃昏後又停下來休息，午夜後再繼續行程，如此停停行行，十多天後挺進沙漠的腹地裏。

眼前景物又變。

純樸單調的沙漠終於起了變化，平坦的細沙變成了沙石和礫石組成的大平原，光禿禿空曠平坦，強風一陣陣地刮過，咆哮怒叫，我們跳下千里駝和馬，拉著牠們以長頭巾護面，匍匐地彎著身子，一寸一寸地前進。

永無休止的旅程，使人想想也感到氣餒。

唯一令人安慰的，就是君臨大地的太陽，會偶而暫時躲進了烏雲背後，使我們稍減炎熱的悽苦。

四個小時後我們到了禿原的盡處，外面再不是平坦的沙原，而是像女人乳房般起伏著的沙丘，沙丘的尖峰是陰陽分明的沙峰，造成一望無際起伏有致的一道道彎線，壯觀非常。

轉頭回望，連雲峰像一座小石柱般，在地平的另一邊冒起頭來，遙望著我們這沙漠裏微不足道的小蟲般的旅隊，風勢逐漸平息。

「啪」！

采柔的空坐騎前蹄一軟，無力地仆倒地上。

我心中一震，停了下來，叫道︰「在這裏紮營吧！」

我蹲下來，看著采柔的馬口吐白沫，心中升起一股令自己痛恨的有心無力感，抬起頭時，見到采柔蒼白的臉。

采柔咬著嘴唇，沒有作聲。

年加帶著另一個淨土人過來，由這叫巴剛達的淨土人檢視采柔的馬，他口中咕噥著，好一會後，搖了搖頭，站了起來。

我沉聲以淨土語道︰「怎樣了？」

年加道︰「巴剛達是駝畜的專家，他說這馬過度勞累下受暑氣所侵，活不成了。」

采柔軟弱地坐了下來，伸手摟著馬頭，將俏臉貼在馬頸的鬃毛裏。閉上眼睛，輪廓分明的俏麗側面，今人覺得有種淒然之美。

我們沉默下來。

大黑走了過來，將頭鑽進采柔懷裏。

我背轉了身，不忍再看。

那晚我們圍坐在篝火前，燒著狼糞和由雨林取來僅餘的柴枝，大家均情緒低落。

年加道︰「由明天開始的三十天內，是最危險的一段路程，不但因為變幻無常的天氣，來無蹤去無跡的沙暴，還有是我們會經過沙盜眾居的『漠中湖』綠州附近，我們必需在那裏補充食水和休息。」

我道︰「你們並不是第一次經過那一處，沙盜若要動你們，不是早動了手嗎？」

年加道︰「沒有人敢直接到漠中湖去，幸好綠州的地底藏著豐富的水源，所以在漠中湖外方圓百多里的地方，有無數較小的綠州，我父親曾在其中一些小綠州打了幾口井，就是靠那些井，我們才有可能在中途得到補給，這些井均掩藏得很好，連沙盜也不知道，又或無暇理會。」

年加頓了頓又道︰「就是在其中一口水井附近，我們遇上了大元首……」

眾人面上均露出驚怵悲痛的神色。

采柔摟著大黑，同縮在一張羊毛皮氈裏，對抗著宿夜的冰寒，輕聲道︰「沙盜是否真的那樣可怕？」

年加道︰「沙盜最可怕的地方是像沙漠裏的風暴般，每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時候突然出現，跟著是瘋狂的殺戮，搶掠，奸淫，住在沙漠邊緣的淨土人都被迫遷往內陸去，沙漠之王杜變的名字，能使淨土人的嬰孩止哭。」

我的心卻在想，大元首雖是如魔女所言，半人半機械的怪物，但觀其起居飲食，他仍要像人般進食飲水和休息，甚至有性的慾望，所以他未必能貿然穿過這沙漠，否則為何要到水井去尋水。如此看來，他留在大沙漠中這唯一的水源附近養傷的機會仍是相當大，假設事實確是如此，那我們兩人間的恩怨便可在進入淨土前解決了。

可是我卻恐懼事情不是那樣。

說到底，年加口中的瑪祖祭司在七百年前寫下的預言，鬼魂般在我腦海深處作祟，因為若是問題可以在進入淨土前解決，那我便可不須進入戰事連綿的淨土，瑪祖祭司的預言亦會落空。

所以倘若真無一物能逃過宿命之手，我便注定了要進入淨土，去體驗這經歷了數千年春暖花開後進入了嫩冬的人間樂土，只有神才能創造出來的美麗邦國。

唯有大元首才能引我進入淨土。

所以應該是無論如何，我也不能在到達淨土前殺死大元首。

這個想法，使我痛恨起那預言來。

人是不應該知道命運的存在的，我現在正是那受害者。

尤其是帶著「無盡的哀傷」那一句，更使我心神顫慄，甚麼會使我無盡哀傷？

腦海裏升起了「采柔丘」，采柔指定了用來埋骨的香塚，心中抹過一道強烈至使我呻吟的恐懼。

采柔道︰「大劍師！你的臉色很難看！」

我勉強一笑道︰「可能是累了點。」轉向年加道︰「相信我，沙盜來時我保證他們不會覺得好受。」

年加拚命點頭道︰「這我絕對同意，有你在，我倒想會一會那群神出鬼沒的沙盜，但想起危在旦夕的淨土，又不敢節外生枝，讓那些壞蛋多走一會運吧！」

這年加已完全拜服在我的劍術下，因為在他心中我就是淨土先輩預言的聖劍騎士。

我恨那預言，恨瑪祖為何要洩漏天機。

二十天後，我們在筋疲力盡，缺水缺糧下，抵達了離漠中湖北四十里的第一口水井，在滾滾黃沙裏，令人不能置信地有一塊方圓達四里的小草原，疏落地長著樹木。

到了這裏地勢開始有起伏，使無物不掩蓋的沙粒難以盡情肆虐。

綠州四邊是一些沙岩，小孤丘和一座由巨岩堆成聳上著像頂帽子的小山，教人印象深刻。

年加等齊聲歡叫，策著千里駝急走過去，飛雪不待我吩咐，搶頭而出，不片刻已踏足柔軟的草上，在被黃沙悶得發慌的三十多天後，植物的油綠色實是天下無雙的視覺享受。

眾人不待吩咐，紮營生火，取水於井。

采柔臉色惴惴走到我身邊，低聲道︰「他們準備宰一頭千里駝來吃。」

我聳聳肩膊，表示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忽地發覺不見了大黑，奇道︰「大黑到那裏去了？」

采柔皺眉道︰「我正想告訴你，大黑很是反常，喝完水後，不但不纏著我要東西吃，還四處狂嗅，對著山那邊喉嚨咕咕作響，像那裏有甚麼可怕的事物般。」

我心中一震，像捕捉到某一模糊的概念，但總不能具體地描述出來。

采柔呆望著我。

「汪汪汪」！

大黑叫著走了過來，直到我面前，前腳撲上我的胸膛，向著我狂吠幾聲，又往那座帽子山走去，轉過頭來，再向我狂吠。

驀地心中模糊的影子清晰起來。

我知道大黑發現了誰？

是大元首。

他就在那帽子山處。

事實上我以前也隱隱想到這個可能性，因為大黑當日既能帶著采柔追蹤上我，自然也可以帶我追上大元首，因為大黑是大元首血腥手下的唯一倖存者，對大元首的氣味可說是熟悉之致，深刻之極。

這些念頭閃電般掠過我的心頭。

我狂叫道︰「飛雪！」

飛雪放棄了地上的嫩草，向我奔來。

翻身上馬。

采柔撲了上來，扯著我的腰革惶恐叫道︰「大劍師你到那裏去？」

我淡淡道︰「去殺死大元首。」

采柔渾身一震，叫道︰「帶我一道去！」

我微微一笑，俯頭吻了她臉蛋一下道︰「采柔我愛你，你是照耀著我冰冷心田唯一的太陽，我不能讓你受到任何傷害，我答應你，蘭特一定會活著回到你的身邊來，每晚最少和你造愛一次。」

采柔放開了手，茫然望著我，淚珠不受控制地流下臉頰。

整件事發生得太突然了，使她不知應怎樣去適應和反應。

忽然間便要和她分開，獨自赴生死未必之約。

其他人走了過來。

年加叫道︰「大劍師，無論你要到那裏去，現在都不是時候，你看！」

指向帽子山後的天際。

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望去。

這時尚未過午，但那邊天際原本清澈澄藍的天空竟變得昏黃污濁，塵土像靜止了似的，我一呆道︰「沙暴？」

年加道︰「沒有人能在沙暴中找另一個人，照我估計，不出兩個小時，沙暴便會來到這裏，你若循那方向走，會更快遇上。」

我望著三里許外的帽子山，冷冷道︰「有一個小時已足夠了。」接著向那些淨土人喝道︰「給我拉著大黑！」

當下有兩人抱緊大黑，想用繩索套上牠的頸，豈知大黑露出兩排森森白牙，嚇得兩人連忙鬆手。

我沉喝道︰「采柔！」

采柔悲叫一聲，往大黑跑去。

當采柔摟著大黑粗壯的肩頸時，大黑停止了掙扎，向著我嗚嗚哀鳴，眼中射出期待我帶牠一起去的神情。

一夾馬腹。

飛雪仰天狂嘶，放開四蹄，全速往帽子山的方向奔去。

那是這附近唯一可以藏身養傷的地點。

飛雪足有三十多天未試過這樣盡情飛馳，馬股後帶起一捲塵煙，旋風般穿過綠州，踏足黃沙之上。

長空愈來愈陰沉，在逐漸加強的風勢和漫天而起的黃塵裏，太陽失去了她灼熱的力量，顯得那樣地無能為力。

視線愈來愈模糊。

在踏上帽子山旁的石岩地層上時，我看到了沙堆上露出了幾隻死去千里駝的小半屍骨，使人自然地聯想到死亡和不祥。

飛雪愈跑愈快，帽子山近在眼前，整座山幾乎是由沙岩組成，寸草不生，只在幾處太陽不能整天直射的地方，長出了一些板針狀的沙漠植物。

「叮」！

背後魔女刃響叫示警。

我心中狂喜，大元首果在此處。

冒著愈來愈強的風勢，飛雪速度略減，但仍是非常疾速。

我回頭望往綠州，采柔等早消失在漫天的塵土裏，我收攝心神，回過頭來，繞著帽子山腳，往她背對著綠州的一邊奔過去。

我直覺到大元首正在那裏等待著我。

一繞過山角，我幾乎是立即看到大元首。

他站在山上一塊突出的大石上，手上拿著一把怕是從閃靈人手上搶來的重劍，黑盔黑甲，就像地獄裏偷跑出來的可怕魔鬼。

狂風中，鎧甲飛揚。

我躍下馬背，抽出魔女刃，厲叫道︰「大元首！」

大元首狂笑道︰「好！蘭特，你比你父親更有種。」

我拍拍飛雪的頭，示意牠走到一邊，我卻往大元首站立處奔過去。

大元首冷冷道︰「何用你上來！」

離石一躍，跳往離他站處最少低了一十尺的另一塊石上，落地時輕撲前少許，才再站定。

這動作雖輕微，但怎能瞞得過我，大笑道︰「想不到你的傷到今天仍未好！」

大元首眼中抹過森厲的光芒，沉聲道︰「即管未好，仍能宰了你這小子。」

抬頭望向十多尺上的大元首，這個距離使我們在任何一方採取主動下，便可短兵相接。

我停了下來，逆著風大叫道︰「你不是不想逃，而是知道逃不過飛雪的四條腿，所以才不惜背水一戰，是嗎？大元首。你早看到我來了。」

大元首道︰「是的！我看到了飛雪，看到了你，但我卻沒有絲毫畏懼你，魔女已死，天下再沒有人能制止我，你也不行。」

風勢愈來愈急勁，挾著風沙打過來，使人眼也難以睜開來，但大元首屹立風中，卻是全不受影響。

不能再拖延了，我狂喝一聲，往上躍去。

大元首一聲長嘯，重劍迎頭向我劈下。

我舉劍迎格，心中大奇，這一劍乃有去無回之勢，難道他不怕我的魔女刃。

念頭還未轉完，一塊巨石當胸激射而至，當我醒悟到是大元首用腳踢起巨石時，已來不及避開，急忙間轉身以肩頭迎往巨石，再一沉氣往下墮去，同時收刃以劍柄撞向巨石。

「啪」！

巨石被劍柄撞了一下，稍減速度，才撞上我的肩頭，悶哼聲中，我往後翻跌。

左邊身幾乎痛得麻木過去。

「蓬」一聲我掉在先前的岩石上，再翻落下面的沙丘，跌個結實。

大元首長笑躍下，重劍發出「嗤嗤」響聲，無孔不入地向我刺來。

我忍痛在地上翻滾，連避他十多劍，幸好他的步履有點遲滯，顯示他仍未曾從我那一劍完全回復過來，饒是這樣，我也給他殺得險象橫生，若非他對我的魔女刃忌諱甚深，早要了我的命。

「叮」！

我使出了一下精妙絕倫的手法，終於點上了他的重劍。

重劍蕩了開去。

沙暴愈吹愈急，刮得沙粒漫天飛揚，身邊的沙子像激滑般旋轉著，人便像在驚濤駭浪的中心點。

大元首暴喝一聲，再次撲過來，兩目凶光畢露。

我不敢張口叫嚷，因為一張口，沙子便會往裏灌，默默從沙上彈起，閃身避過大元首橫掃過來的一劍，「叮」一聲，刃尖再次挑在大元首的重劍上。

大元首對魔女刃確是深存顧忌，收劍猛退，隱入了漫天風沙裏，只餘下一個模糊的影子。

這時四周全隱沒在茫茫的沙海裏。

我竭力站穩身子，頂著不斷襲來的狂風。

以萬億計的沙粒不停在飛旋狂舞，鑽入我的衣服裏，刺痛著露在戰甲外的每一寸肌膚，侵進鼻耳裏，更迷住了我的眼睛。

忽然間我發覺大元首不見了。

一陣風沙打過來，我不由閉上了眼睛。

「叮」！

魔女刃發出警號。

劍手的直覺使我回劍後劈。

「鏘！」

虎口劇痛。

大元首往後急退，手中只剩下半截劍。

我將魔女刃交往左手，冒著風沙往前迫去，「鏗鏗鏘鏘」，大元首連擋我十多劍，直至只剩下一個劍柄。

我待要再補他一劍，一道沙柱應大元首腳踢而起，衝面迫來，無奈下我俯身避過，大元首已退入茫茫風沙裏。

他想逃走。

蹄聲響起，通靈的飛雪奔至身後。

我連忙翻身上馬，心想任你大元首如何快，也快不過飛雪，就在這時微弱的吠聲從左側傳來。

心中一震，這不是大黑的叫聲嗎？

扭頭往聲音傳來處去，風沙中一團黑影向我衝來。

大黑出現在馬下，頭頂有一道傷痕，正流著鮮血，向著我狂吠。

我忘了大元首，一把摟起大黑，抱在懷裏，策著飛雪往綠州奔回去。

保護采柔比殺死大元首更重要。

風沙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當飛雪踏上綠州時，空氣中雖仍充塞著沙屑，但景物已清晰可見，亦讓我見到目眥欲裂的悲慘場面。

綠州已被鮮血染紅。

所有和我同甘共苦的淨土兄弟全倒在血泊裏，千里駝卻一隻也不見。

我摟著大黑跳下馬來，逐個屍體去翻看，心中怒火悲憤衝天地狂燒著。

最後我找到了年加，他身上最少有十個傷口，一條手臂被活生生斬斷了，但奇蹟地有輕微的呼吸。

我狂叫道︰「年加！」

年加無力地睜開眼來，見到我精神一振，喘道︰「我知道你會回來的，我知道……」

我悲叫道︰「誰幹的！」

年加道︰「是沙盜，他們擄了采柔過去，你快追！」

我斷然道︰「讓我先救你……」

年加搖頭道︰「我不行了，他們搶走了珍烏石，求你給我取回來，送去給拉撒大公爵……」猛烈咳嗽起來，眼耳口鼻全滲出血。

年加口唇顫震，我連忙湊下去，聽到他微弱的聲音道︰「我很……快樂，我是為采柔而戰死的……」聲音中斷。

我悲痛地將年加摟入懷裏，但卻摟不住他失去了的生命。他的血染紅了我的征袍。

沙盜！

我蘭特若讓你有一人再活在世上，我便不再稱為大劍師。

這仇恨只能以血來沖洗。

飛雪永不疲累地馱著我和大黑在大漠上飛馳。

我追了足有三個小時，茫茫黃沙仍是渺無人跡，但我卻知離敵人愈來愈近，我不敢想會有甚麼可怕的事發生在采柔身上，只是強迫自己腦內保持空白，除了一個願望，就是追上沙盜，盡殺至一個不留。

太陽像鉛球般沉往平地之下，天氣明顯地轉涼。

我向著橫亙前面，從沙裏冒起的一列沙岩形成的長丘奔過去，炊煙正從丘後裊裊升散。

血在沸騰著。

采柔！假設你仍在生，我會救你出來，假設你已死了，我將為你報仇雪恥，以他們的鮮血洗刷你所受的侮辱，再將你的屍骨帶回去，葬在采柔丘上。

兩枝大笨矛到了我左右手裏，往丘頂衝上去，再下去時，便是浴血決戰的時刻。

## 第十三章 淨土之冬

大黑緊抓著我，伏在懷內，使我體會牠目睹采柔被擄的憤激。

我們終於來到丘頂。

年加的整隊千里駝壯觀地橫烈在丘級下的沙原上，只是沒了他們的真正主人。

在十多個帳幕旁，有大約百多名沙盜和同等數目的戰馬，分作三堆，圍著篝火，取暖進食，喧嘩喝罵，分外使人感到他們剛殺完人那種冷血和好勝。

卻見不到采柔。

難道采柔正在其中一個帳幕裏，給他們……

「嗨」！

一聲厲喝，騎著飛雪像一卷風般往下掃去。

眾沙盜先是一呆，但不愧經驗豐富的戰士，立時提起永伴身側的武器，向我迎來。

大笨矛全力出擊，挑、刺、掃，戮。

當先而來的四名沙盜，兩個咽喉中矛，兩人被刺中心窩，往後拋跌，跟著而來的十多人亦無一倖免。

我衝破了封鎖，來到了中間的帳幕，持矛一挑，深藏入沙的帳幕整個挑了起來。

裡面除了氈被雜物外，空無一人。

矛輕搖，帳幕迎頭向衝來沙盜蓋去，登時將五名沙盜罩在其中。

我躍馬而起，避過了後面潮水般湧過來的攻擊，落到帳幕罩下處，大笨矛連閃，將帳下的五人逐一了結。換了平時，我定會手下留情，但為了采柔，我的憤怒仇恨已不容許我如此做。

左矛一挑，另一個帳幕應矛而起。

依然是空帳。

矛影滿天。

六個人打著轉飛跌開去，我保證沒有一個人可以再有氣息的站起來。我殺紅了眼。

逢人便殺，見帳便挑。

當我挑起最後一個帳幕時，身後所有沙盜都倒在血沙上，以他們的生命償還無可恕宥的深重血腥的罪孽。

采柔躺在帳內。

右手緊握著貞節衛匕首，雪白的大腿露了出來，明顯地有扭傷瘀痕，衣衫仍算完整，但胸前仍滲著可怕的鮮血。

我手足冰冷。

呆坐在飛雪之上，直至大黑從懷裡跳下馬去時，我才如夢初醒，躍落地上。

我明白了，采柔在重要關頭以貞節衛保持了清白，代價是她的生命。我走到她身旁，跪了下來。

她的胸口仍微動著。

她還未死！

我狂喜叫道：「采柔！采柔！醒過來，你不能死去，我是蘭特！大劍師蘭特！」

采柔的眼球在眼簾內顫動著，卻沒法睜開眼來。

我知道死神正徘徊在她左右，心中一動，抽出魔女刃，將她輕移少許，把寶刃放在她背下，讓她的脊骨壓著。

這寶刃既能使我疲勞盡復，或者也可以把采柔從鬼門關處扯回來。

我想從她手裡將貞節衛拿走，但是她的手像把鎖般，休想可將貞節衛挪動半分，可見她自殺時的決心。

我在她耳邊輕喚道：「采柔！采柔！我是蘭特，我是蘭特！」

采柔右手鬆開，貞節衛滾落氈上。

我用貞節衛將她胸前濕透了的血衣挑開，只見左乳間有一道傷口，幸好稍偏離了心臟的位置，否則早已氣絕。

她的臉色因大量失血，白得怕人，我從飛雪背上的革囊中取來刀傷藥，為她治理傷口。

當我為她扎布帶時，采柔低呼一聲，微微張開眼來。

我大喜若狂，叫道：「采柔是我，我是蘭特！」

采柔軟弱地道：「大劍師！」跟著像是記憶起甚麼似的，一震道：「年加先生他們……」淚水湧出。

我伸手為她抹去熱淚。

采柔道：「大黑！」

大黑忙將頭湊上來，伸出大舌舐在采柔的臉上。

采柔驚喜地道：「大黑！」

我見她精神逐漸轉好，忍不住問道：「你覺得怎樣？」

采柔皺眉道：「很痛！我背上是甚麼東西，原本我很冷，忽然間背脊熱了起來，很舒服，一點也不冷了。」

魔女刃果有奇效，使我心中稍為篤定，可是我仍不想受了重傷的她太費神，吻了她臉蛋後，在她耳邊道：「小寶寶，睡一覺吧！睡醒後，一切都會不同了。」

采柔便像是這世界上最乖最聽話的嬰兒，合上長而彎挺的睫毛，不一會熟睡過去。

我環目四顧，一片漆黑裏，沙盜剩下的三堆篝火，亦如點起它們的人般，踏進最後的存在歸途，紅光漸弱終至一個不留。

聽著：

采柔！

明天一切都會不同了，熱愛和平的年加和他的淨土伙伴都人死不能復生，大黑頭上多了一道疤痕，可能永遠再長不出毛來，我的肩上亦添加了責任，要為年加將珍烏石送帶他的大公爵，但你將會活過來，享受到我加倍輸給你的真愛！

大元首現在知道了我緊躡在他背後，以後要找他便更困難了。

我也增多了新的仇敵，就是「沙漠之王」杜變和他的沙盜，我不知這次襲擊是蓄意的計劃，還是沙盜慣性的殘暴，若是前者的話，夜狼人便難脫關係了！

一股從深心處湧出的恐懼，又再填滿我的神經，我記起了瑪祖大祭司七百年前寫在預言上的預言：

「人將活在悲傷和屈辱裏，直至持著聖劍的偉大騎士，在千里駝的引領下，越過連雲峰，踏入淨土，以他偉大的心胸，高超的智慧、不世的劍術，無盡的哀傷，使果實重新在泥土中茁長出來，河流回復清澈，生命回復快樂，他會訂立大地的新制度，確立和平幸福。」

莫非宿命終要將我捲進了淨土的嚴冬去，我是否真是那會把春天重新帶到這樂土的人？

我在采柔身邊跪了下來。

假設真有一股超越人類的力量存在著，我願意臣服在它的意旨下，遵照它的安排行事，只要它不將采柔從我的手上奪走，只要采柔以後再也受不到傷害。

采柔呼吸平勻，酣睡過去。

我不敢睡，因為沙盜隨時會來，這處的死者武技平庸，沒有像杜變那種人物，所以杜變仍未死，隨時會來。

我將撐帳幕的粗棍收集起來，用繩索紮了一個能在沙上滑行的擔架床，在上面鋪了厚厚的羊皮氈，再將采柔小心地移放其上，讓她壓著魔女刃，在她上面再蓋上毛毯。

她一天不好，魔女刃便不會離開她的背脊片刻。

當晚午夜，我們繼續行程。

本來我還想在綠州耽上幾天，待采柔傷勢進一步好轉，可是想到沙盜隨時會來，實是不宜久留。

夜行曉宿，三十天後，采柔已可和我共坐千里駝之背，大黑反成為了滑架床的擁有者，威風八面地讓飛雪當牠的御騎。

沒有一個地方比沙漠更孤寂荒涼，在晚上幸而還有星辰作伴，當然還有懷內蜷縮在厚氈內的玉人，摟著她便像擁有了整個原野，整條長河，在這裏，連思憶綠野河湖也是一種負擔和痛苦。

這夜天氣寒冷，東北風狠狠地刮著，冰寒徹骨，大黑在氈內瑟縮一團，靈敏的鼻藏在大尾的厚毛裏，我也不時打著哆嗦，只有飛雪和千里駝們木無表情地默默前行。

若非天上星辰，我們將會完全喪失了方向，甚至乎時空的概念。

近天光時，我們越過了沙丘和爍石平原的交界處，景色開始又有變化。

東一塊西一塊的奇岩怪石，由地上冒起，點綴著這乾曠的平原。

第二天晚上，才走了四、五里路，我們發現自己到了一片由石頭和卵石構成，混雜著紅、綠、白，甚至紫色的平原，一道乾涸了的河床遺痕，仍清晰可辨，地勢開始高低起伏。

采柔高興地在我懷裏道：「淨土快到了，這不是年加先生說的『彩石平原』嗎，看！那尖山定是年加先生稱為『奔月山』的山了。」

她的身體仍然虛弱，不過康復神速，每日都見好轉之象，說起話來也不須喘氣，我心中感謝著魔女遺給我的寶刃。

愈接近淨土，我便愈想念華茜和公主，隔著了這可怕的大沙漠，便像和她們切斷了任何聯繫，像是活在兩個完全隔離沒有通路的世界那樣。

四天後，我們穿過一道峽谷，更確定了淨土在望。

大黑不甘寂寞，跳下滑架，和飛雪昂然並進。

支持我的體力已到了透支的限度，近四十天來我不但要照顧大黑和采柔，還要學年加般打理由數十隻千里駝組成的龐大隊伍，所以我休息了兩天後，才繼續行程。

地上的彩石消失了，代之是黑色和灰色的板岩，空氣裏少了塵屑。

正午時分我們進入淨土邊緣的疏林區，人畜這時實在走不動了，唯有壓下快速攀過「捕火」山脈的渴望，停下來休息。

我和采柔大黑挨坐一起，呆望著聳立前方的淨土名山「捕火」，憧憬著後面的世界，我們進入淨土時，看到的會是秀麗的山河？還是被戰火蹂躪了的焦土？

飛雪驕傲地離群吃草。

雪白的駒體，一點大漠的塵屑遺痕也沒留下來。

采柔看上去除了臉色蒼白了些和比前消瘦外，亦再沒有曾受重傷的痕跡。

鳥兒在樹枝間鳴叫追逐，一片生機。

采柔心情大佳，哼著閃靈小調，大黑則好夢正酣，不時四足微顫，喉嚨嗚嗚作響、似說著狗兒們獨有的夢話，也似在給采柔作著伴奏。

年加的聲音在我心中響起道：「淨土的確是這世上最美麗的地方。」「九山十河恩寵的土地。」「到今天我才相信神的存在。」

想起年加的臉容，我肅然仰首向天，心中起誓道：「采柔康復了！我絕不會食言，假設你真選定了我，我也不會逃避，當我離開淨土時，淨土將告別了嚴冬，進入她的春天！」

大劍師傳奇 卷二終

# 卷三

## 第一章 初臨貴境

長長的駝馬隊，緩緩地在蜿蜒的山路徑上走，像一條蠕動的長蛇。

年加說過「捕火」山脈向著沙漠的一面，是全禿的泥土沙石，但另一邊的草木特別秀麗，有幾種植物是找遍整個淨土也找不到的，或者這就是上天對她的補償吧！

我摟著采柔的手一緊，在她耳邊柔聲道：「希望能在黃昏前爬過這座山，到達淨土。」

采柔「哦」地應了一聲，眼光掃往四周黃得發黑的岩峋山石，低聲道：「想不到世上竟有這麼醜怪的山，還是在淨土的邊界上。」

我失笑道：「我可愛的小公主，它不是在淨土的邊界上，而是她就是淨土的邊界，若沒有她犧牲了自己一半的美麗。你就連半個淨土也沒有。」

采柔噗嗤笑了出來，道：「大劍師說的話，比年加先生說的帝國話還要怪哩！」

我倆沉默下來，記起了慘遭沙盜殺戮的淨土朋友。

這段血仇我會銘記於心不敢須臾或忘；當我從淨土回來時，就是以血還血的時刻。

太陽高掛天上，但已沒有了她在遼闊沙漠裏所擁有的炎威。

再拐過一個彎，傲然隆起的山脊在望。

爬過了它，就是淨土。

采柔的呼吸急促起來，轉過了身，伸出玉手，緊摟著我，嬌美無倫的俏臉埋入我懷裏，不敢去看。

後方傳來大黑的吠聲，原來其中一隻千里駝因畏高的關係，停了下來，負責大隊紀律的大黑，忙去維持秩序。

我啞然失笑。一拉坐下飛雪的縛繩，將速度調慢下來，以免欲速不達。

對這剩下來的三十多頭千里駝，我已生出了深切的感情，牠們使我記起了沙漠裏的苦與樂、笑與淚。

在我的期待下，我摟著采柔，騎著飛雪，帶頭爬上山丘。淨土終於出現在眼底下。

我心神一顫，不能置信地看著眼前壯麗得使人呼吸頓止的秀美河山。

在略偏的日照裏，一切一切都給過濾和淨化了。

金黃的色光下，大地無窮無盡地延伸至地平的遠處，蔥綠的原野，茂密的樹林，蜿蜒交錯的澄碧河流，在青草上飛伏起落的鳥群，一切一切都是如此和平和美好。

天上白如雪花的雲，細緻得像棉絲混成的夢境，碧藍的天空，不見半點混濁和污染。

這是只有神才能創造出來的美麗地方。

懷裏的采柔輕輕蠕動，轉過頭來，只看了一眼，便「呵」一聲目瞪口呆，臉上現出動人心魄的驚喜。

我回頭望去，使人心悸的大漠橫亙在後方。

捕火山脈裏外竟是如此不相同的兩個世界。

我終於明白了年加的先輩，為何會對著淨土跪了下來，尤其在越過大漠那可怕的世界後。

對這美麗仙境任何一絲的破壞，都是一種不可饒恕的惡行。

懷內的采柔指著左方遠處一塊像星辰般點綴著黃花和白花的大草原，讚歎道：「看！黃花和白花便像小男孩和小女孩，又像天上的星星，將那草原變得像花園般美麗。」

我輕嘆道：「是的！淨土就是大自然寧靜的後花園。」我想起了戰火連綿的帝國。

采柔極目四望，忽地奇道：「那黑色是甚麼東西？」

我循著她的目光向右方遠處的地平窮目看去，只見一團濃黑的東西，正蠕蠕而動，心中一震道：「那是濃煙，不知燒著了甚麼東西？」

采柔按在我臂彎處的手變得冰冷，蒼白著俏臉道：「難道黑叉人的魔爪已伸到這裏來了？」

三天後，我們抵達那生出濃煙的地方，看到是一個燒毀的村落。

離開了捕火山脈的三天後，直至此刻，我們仍未能遇上一個淨土人。

這村落的人雖然在非常匆忙的情況下離開，地上還可見掉下的衣物和器皿，甚至有幾個黃澄澄的金子，我曾從年加處見過這種在淨土流通的貨幣，幣上鑄了一座高山和一條大河的圖像。

山是淨土境內最高的山「逐天」，至於那條河，可能是淨土內最重要的河，但年加卻沒有告訴我她的名字。

懷裏的采柔輕聲道：「我們現在怎麼辦？」

我細察地上的痕跡，道：「這些人雖走了有好一段時間，但看車輪的痕跡，顯然載滿了重東西，行速必非常緩慢，若我們加快追趕，可望在數天內追上他們，那時再探問拉撒大公爵城堡的所在處。」

心意已決，忙率駝隊踏上征途，循淨土人遺下的痕跡追去。

淨土確是人間的天堂。

肥沃的土地，茁長出各式各樣的奇花異卉、參天古樹，不時有泉水從地底湧出來，形成一個連一個的清潭，低垂入潭上的植物柔弱濕潤，和哨兵般挺立的不知名巨樹相映成趣。

只是那些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植物，已令我和采柔目不暇給，渾忘了旅途的辛勞。

大多數樹都結有累累的果實，形狀千奇百怪，我們拾了些看來可吃入肚內的鮮果，放懷大嚼，果肉很甜，而且還帶有清香。

腳下的青草嫩綠肥美，使飛雪和眾千里駝留連忘行。只有不懂吃素的大黑，仍戀棧著采柔為牠預備的乾肉餐。

淨土的夜空更是迷人，每晚紮營時，我和摟著大黑的采柔，都對著滿天星辰目眩神迷。

第三天我們遇上一隊有似百萬雄師的野鹿群，漫山遍野地在趕路，采柔童心大發，迫著我趕在牠們後面，直抵一道大河的西岸。

然後我們看到了畢生難忘的悲壯場面。野鹿開始渡河。

一時間這邊岸堆滿了野鹿，迫在幾處河水較窄較淺處，爭先恐後往對岸游去。

我和采柔兩人目定口呆，一時間完全不明白鹿群為何要冒生命之險，誓要橫渡這闊達四、五十步的湍急河水。

野鹿的鳴叫填滿了整個河岸區域。

以百計的鹿被衝離了渡河大隊，悲嘶中被帶往下游深處，慘遭滅頂之禍，我雖有救牠們之心，但卻完全無能為力。

天空上來了一大群食肉鷹，顯然知道這是找尋美食的好機會。

我將滿臉淚痕的采柔摟入懷裏，另一手摟著大黑，坐在那裏呆看至黃昏，直至最後一隻鹿渡過了河，才往上游走去，不忍見到禿鷹爭吃擱在岸邊的鹿屍。

找了處略高少許丘頂，架起了營帳，采柔弄了食物侍候大黑後，我們隨便吃了些摘來的美味野果，天已全黑。采柔倚在我懷裏，輕聲問道：「那些鹿兒為何明知很多會死去，也要游過對岸？」

我嘆了一口氣道：「因為牠們要逃命！」

采柔愕然道：「逃命？」

我肯定道：「是的！牠們在逃命，戰火已蔓延至這屬於拉撒大公爵的領土，不但破壞了人間的和平，也破壞著這美麗土地的自然環境，所以牠們要逃命。」

這時身旁的大黑坐了起來，警覺地往下游望去，脊毛堅了起來，飛雪也露出同樣警戒的神態。

我靜心細聽，在隆隆的流水聲裏，隱有蹄聲傳至。

這時已來不及將煙火弄熄，我將魔女刃掛回背上，拉著采柔站了起來，制止正要破口狂吠的大黑。

飛雪知機地來到我身旁邊以便我可隨時躍上馬背。

無論對方有任何實力，我也有信心讓采柔和大黑在飛雪背上突圍而出，但這些千里駝就不是我所能顧及的了，幸好我早有準備，將珍烏石改放在飛雪的革囊裏。

蹄聲愈來愈清晰，最少有百騎之眾。

采柔拉著大黑，躲到我身後，對她來說，這世上最舒適的地方，就是在我蘭特的懷抱裏，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我的背後。

蹄聲漸劇處，紅光閃動，都是對方手上火把在跑動時火焰閃跳的現象。

一隊穿著金色戰甲頭盔的武士，打著旗幟，陣容整齊地往我們馳來。

背後的采柔鬆了一口氣，小嘴湊在我耳邊道：「是淨土的戰士。」

我點頭道：「是年加所說的太陽戰士，連戰馬也戴上黃金打造的盔甲，象徵太陽的光輝。」

隊伍迅速接近，看到我們這麼怪異的旅行團，顯是大為驚異。

馬放緩，來至我們身前十多步外站定，帶頭騎士在他左右手下持著的火把照耀下，冷靜地透過近乎密封的金頭盔，打量著我和采柔。

其他戰士扇形散開，將我們和千里駝圍在中間。

我作了個從年加學來的淨土問好的姿勢，學著年加的語調，用我惡補了好一段日子的淨土語說：「偉大的太陽戰士，我是年加先生的朋友，我負有他……他……他的……」采柔在我耳後教道：「他託付的遺命！」

我想不到她淨土語的程度比我更好，忙道：「我負有他託付的遺命，帶來了珍烏石給拉撒大公爵。」

帶頭的騎士聽到年加的名字時，露出注意的姿態，當聽到「遺命」兩字時，全身一震後，呆在馬上。

火把燒得劈啪作響。

大河水無休止地隆隆流著。

我終於將年加的死訊帶回了他深愛的鄉土。

那帶頭的騎士將頭盔掀起，像陽光般金黃的如雲秀髮不受束縛下滑了下來，襯在那女戰士美麗俏臉的兩旁。

采柔在背後驚異道：「原來是個女的，還這麼漂亮。」

美麗的女戰士仰望往星羅棋布的星空，深深地吸了幾口氣，強壓下內心的悲傷，再低下頭來，望著我冷然道：「年加老師真的死了嗎？殺他的人是沙盜？還是夜狼人？」

她的輪廓像刀割般清楚分明，予人堅毅決斷的感覺，特別修長的頸子，顯出一種難以形容的優雅風姿，使人猜想到她的出身血統必然非常高貴。

淨土的女人竟如此動人！

我的目光緩緩掃過四周圍著我們的戰士，不過除非我能透視這些密封的甲冑否則休想分辨出他們是男是女。采柔在背後推了我一下，提醒我回答。

我目光移回那女戰士白皙無瑕的俏臉上，道：「年加先生是在和沙盜的惡戰裏，光榮戰死的。」

女戰士眼中爆閃著冰雪般的寒芒，盯著我道：「外來人，為何他死了，你仍活著？」

「鏘！」

一連串金鐵交鳴的聲音響起，最前排的戰士紛紛亮出彎彎的刀，只要我一個答得不好，便是兵戎相對的後果。

我耐著性子，解釋道：「沙盜襲擊時，我剛好到了……到了，另外的地方。」我的淨土語，實在仍未到滿師的地步，說起來不但吃力，還頗為詞不達意，就像年加初說帝國語時的可笑樣子，但我只學了三個多月，誰還能對我有更多要求？

女戰士的美目神光更凌厲，一字一字道：「沙盜過處，寸草不留，你為何還有三十二隻千里駝和珍烏石？」

采柔的聲音在我身旁響起，以比我最少優秀流利了一倍的淨土語道：「沙盜就是趁大劍師不在時來偷襲年加先生的駝隊，搶去了所有東西，還擄走了我，若非大劍師追上來，殺了沙盜，你現在不但沒有珍烏石，也不會聽到我在這裏說話。」

想不到這妮子的淨土語說得這麼好，或者是她因對淨土的熱愛而特別用心去學，而我則是在迫不得已的心態去學。

美麗高貴的女戰士瞪著采柔，像在驚嘆對方的艷麗，也像在細察采柔是否在說謊，好一會才轉向我道：「大劍師？是否你為自己起的名字？」

采柔挺起胸膛，驕傲地道：「大劍師是帝國內最優秀劍手的封號，是由所有人的推崇而來的。」

女戰士嘴角牽出一個不屑的笑意，忽地嬌叱一聲，一挾馬腹，向前衝至，出鞘的彎刀在空中急速飛旋著，像一朵飄動的雲，令人完全不知她刀勢的取向。

這是彎刀獨有的特性，給她發揮出來，顯露出比年加高明數倍的刀法。

四周的戰士一齊拔出彎刀，叱喝以助聲威，一時間這河畔的空地，殺氣騰騰。

我們相距極近，幾乎是馬蹄一動，她和馬已衝至我和采柔的左側。勁風撲面，彎刀旋風般劈頭而來，取的角度確比直劍刁鑽很多，而且教難以擋格。

采柔嬌軀輕顫，正要拔劍，已給我用手移往右旁邊，同一時間魔女刃離背而出，來到我的左手裏，刃尖挑出。

「噹！」

正中彎刀最外彎處的鋒緣。

「啪！」

女戰士全身一震，刀勢散亂，第二刀再也發不出來，早給戰馬帶得衝往後方，直衝出二十多步外，才勒馬站定。

她沒有回過頭來，只是舉起彎刀，察看給魔女刃挑破了一個小缺口的彎刀。

我也是心中驚異，本來我想的是挑斷她的刀，以立聲威，豈知只能挑出一個小缺口，可見她的刀比帝國的劍還要優勝。

四周的戰士寂靜下來，氣氛一時沉凝之極。

女戰士轉過身來，眼中閃著驚異莫明的神色，瞪大秀目，一瞬不瞬盯著我已收回鞘內的魔女刃，沉聲道：「那是甚麼劍？」

我雖然明知她在印證我的劍術，以確定我是否有戰勝沙盜的能力。但仍是心中不悅，冷哼道：「我已以我的劍回答了你的問題，只要你能帶我往見拉撒大公爵，讓我將珍烏石親自交到他手中，我便完成了對年加的承諾，此後你我再沒有任何相干。」

不知如何，一氣之下我的淨土語竟像流水般瀉出來，就像身旁邊不遠處滔滔不絕的河水，流暢之極。

采柔在我耳旁輕贊一聲。

女戰士先是杏目一瞪，繼又神色一黯，垂下目光道：「這世上再沒有人能帶你去見拉撒大公爵，因為他已返回天上，重歸於星宿。」

我愕然道：「他死了！」

女戰士眼中閃過淚光，但卻堅強地忍著了將要滴下的淚珠，沉聲道：「七天前拉撒大公爵在離此一百二十里外的七星磯迎戰黑叉鬼的七大神將之一的席祝同時，光榮戰死了，我們連他尊貴的遺體也搶不回來，現在所有人都撤進城裏，作最後的抵抗。」

我和采柔臉臉相覷。

早想到淨土戰火連綿，但想不到竟延展到這麼偏遠的地方來。拉撒大公爵的死亡，代表這區域的作戰主力已被摧毀，殘餘的力量又怎能應付能征慣戰那凶殘狠惡的黑叉大軍？

我沉聲道：「現在誰繼承大公爵的位置？」

女戰士道：「拉撒大公爵的獨女妮雅女公爵。」

我道：「她在那裏？」

女戰士平靜地道：「就在你前面。」

## 第二章 旗開得勝

第二天的正午，位於「天蘿河」上游的「捕火城」，遙遙在望。

這城的建立者，築城於平原之地，無險可守，顯是預估不到今天正臨頭的大禍。

多日來與我共乘一騎的采柔，坐到淨土太陽戰士騰空出來的戰馬上，緊隨在我身旁邊，大黑則威武地走在飛雪的前頭，夾在太陽戰士的隊伍中，緩緩往宏偉壯觀的捕火城進發，事實上沿路擠滿了從各地避難而來的人，亦使馬隊難以快速推進。

采柔眼中射出惻然的神色，望著一群一群將家當放滿騾車上，臉帶大難臨頭的惶然容色的可憐淨土人，在旁邊輕輕道：「不知道裏面是否有那村莊的人？」

「那村莊」自然是指我們在捕火山脈看到濃煙冒起，後來到達時化成了灰燼的村落。我看著數以千計擠在路上的難民，耳中充塞著小孩和女人哭喊的聲音，忽然間，我知道自己的命運，已和他們鎖在一起。

新繼位的妮雅女公爵落到了大隊後方，指揮著她的人維持路上的交通，而我和采柔則在她指派的十個戰士護送下，先進城去。

眾人都被現場悲憤淒壯的氣氛，壓得透不過氣來，更沒有人有說話的興趣。

愈近城門處，人便愈擠，到離城門百來步時，更不時要停下來等候，我仰望高達三十尺的城頭上，旗幟東倒西歪，守牆的戰士都無精打采，心頭一沉，這樣沒有鬥志的戰士，如何抵抗本已比他們強大的黑叉大軍？

蹄聲在城門方向傳來。

哭喊碰撞的聲音響起。

我愕然向聲音傳來處望去，只見十多騎由城中馳出，在人堆中硬是開路挺進，造成了小小的混亂。

帶頭的年青騎士體格魁梧，模樣頗為俊偉，不住向擠入城的人喝道：「讓路！讓路！」

我和采柔對望一眼，知道對方都對這年青騎士生出反感。

片刻後，青年騎士帶著十多名手下，和我們的馬隊迎頭遇上。

我們馬隊的戰士立時恭敬地向他手按前胸施禮。

年青騎士年紀比我略小，焦急地道：「女公爵回來了沒有，去了也不通知我一聲！」

我們馬隊裏身份較高的戰士答道：「女公爵領我們去通知各村落的人撤入城內，現在回來了，紅晴貴士。」

那紅晴貴士臉容一鬆，開始留意其他人，眼光先斥過我身上，當移往采柔時，眼睛一亮，閃起驚嘆震動的神色，我不由心中一嘆，采柔的美麗，在任何情況下也可惹來意想不到的煩惱。

他的眼依依不捨的從采柔移回我身上，神色轉冷，包含著疑惑，甚至乎一絲妒忌，喝道：「這人是誰？」

我方的小隊長答道：「紅晴貴士，這是女公爵的客人，帶著遠方來的訊息。」

紅晴又忍不住偷看了采柔一眼，才向著我毫不客氣地道：「報上你來的地方、身份和帶來了什麼東西！」

我知道他只想知道我和采柔的關係，組織了一下腦內的淨土語道：「你知否這處並不是停下來說話的地方，後面的人擠得動也動不了。」

紅晴閃過怒色，正要說話，後面傳來號角聲，短長有序，在傳遞著某一訊息。

紅晴狠狠瞪我一眼，避往一旁邊。

我們繼續前進，後面是延綿無盡，數以萬計，失去了可愛家園，不知還有沒有明天的淨土難民。

采柔沐浴的聲音從澡房內傳來，聽著這些水響聲，大漠裏的日子份外可怖，想起將來我還要再穿過它那地獄般的世界時，就心生顫懼。

在這公爵府的貴賓房內，仍隱隱聽到宮外鼎沸的人聲和車馬移動的聲音，避難而來的難民潮半刻也沒有停止過，使人擔心捕火城能否容納這麼多人。

大黑爬到床上去，熟睡如死，扯著鼻鼾。

天快要黑了，貴賓外的長走廊，早點亮了燈火，在暗黑的天色下，分外昏暗。

飛雪在長廊旁邊的花園草地上歇息，那妮雅外貌雖冷若霜雪，但對我的招待總算還不錯。

我走出門外，飛雪友善地跑來，將頭移來貼著我的臉，我一手摟著牠的頭，拍拍牠瘦長的臉頰，微笑道：「老朋友，很快我便要借助你的大背，在沙場上殺敵取勝了。」我想到的當然是黑叉人。

密集的腳步聲從長廊的盡頭處轉了出來，帶頭的是那傲若霜雪的妮雅女公爵，她走得極快，後側追著那紅晴貴士，邊走邊爭論著，更後面的是七、八名全身甲冑的將官。

她們迅速接近，當妮雅見到我時，停了下來，仔細打量著剛剔去了鬍子，洗得香潔乾淨的我，眼中閃過驚異的神色。

她正要說話，身後的紅晴貴士狠瞪我一眼後，搶到妮雅女公爵嬌軀旁，氣急敗壞地道：「這是天廟定下來的規矩，只有貴族和武士，才可以進入爵府……」

妮雅俏臉一寒道：「不必多言，我決定了將爵府開放給難民棲身，讓他們睡我的床，這是命令，誰再說不，我便將他軍法處置。」

紅晴貴士呆了一呆後，靜了下來，跺跺腳，氣沖沖走了，另有兩人也跟著他去了，顯示出是他那陣營的人。

妮雅望向我，眼光比以前溫柔了少許，但聲音仍是冷冰冰的，道：「很多謝你給我們帶回來的珍烏石，那是很好的貨色，可以足夠打造一把珍烏刀。」

我對她好感大生，奇道：「原來你也是造劍的高手，我還以為只有男人才會幹這麼辛苦的差事。」

妮雅微微一笑。

我眼前一亮，原來她笑起來這麼迷人，她實在應該多笑一點，才能不辜負上天對她的恩賜。

後面的一名大將提醒她道：「公爵，你的下屬們在正殿等待著你呢。」

這將軍是眾人裏年紀最大的，怕有六十歲以上，當是妮雅的叔伯輩，滿臉鬍子，不怒而威，顯然乃捕火城裏德高望重的長者。

妮雅神情回復冰冷，點頭道：「我知道了，候申大將。」舉步欲離。

我連忙道：「女公爵！」

妮雅秀眉一蹙，有點不耐煩地道：「甚麼事？」

我道：「我可否為保衛此城盡一點力？」

妮雅道：「守城抗敵是另一種具體的戰術，恐怕你一個外人很難幫得上忙，明天一早，我安排了人帶你回沙漠去，離開這裏吧！陌生人。」轉身去了，眾將官緊隨其後，都是眉頭深鎖，憂色重重，沒有人再有望我一眼的興趣。

我從睡夢裏驚醒過來，采柔早駭然而起，床旁地氈上的大黑也抬起頭來。驚恐的叫聲震撼著爵府外的世界。

采柔望向我。

我一呆道：「黑叉人到了！」跳起床來，向采柔道：「來！助我換上盔甲武服！」

采柔愕然，問道：「大劍師，你……」

我微微一笑道：「我要教訓教訓那些累我失眠的傢伙。」

我騎著飛雪，由爵府後花園一道沒有人看守的側門馳出大街，花園內布滿難民的營帳，當我要在人堆裏擠過時，那些淨土人向我歡呼喝來，似是知道我要為保障他們的家園而盡力。

采柔摟著大黑送別我時的眼神仍在我的腦海內閃耀著。

大街上的人頭湧湧，一隊隊來自平民的壯丁，趕著載滿各種各樣的物資，由守城的武器，檑石，以至食水乾糧的騾車隊，往城牆的方向馳去。

我耐心地夾在他們之間，緩緩前進。

來到一個十字路口處，大隊停了下來，街上的人紛紛讓路，一輛華麗的馬車在十多名騎士簇擁下，由橫街馳出，轉上我們走著的直路。

我望往帘幕低垂的車窗，正嘀咕著是甚麼樣的重要人物，坐在車內，帘幕忽地揭開，一對明亮銳利的眼睛，投在我身上。

馬車倏止。

前頭的護衛前行了十多步，才驚覺地勒馬回頭。

我心中大奇，這是誰？為何為了我而停下來。

車門推開。

一位身穿白袍的高瘦老者，走了下來，他臉容清臞威嚴，雙目閃著智慧，頭上戴了頂奇怪的帽。

四周的人紛紛向他施禮。

「靈智祭司」的呼喚此起彼落。

那被稱為靈智祭司的老人一直來到我的馬前，望著我的眼睛閃過驚異和深思，點點頭道：「年青人，你就是把珍烏石從大沙海那邊帶回來給我們的人，是嗎？」

我點點頭，記起了年加曾提過淨土的最高決策者是八名祭司組成的祭司會，只不知這靈智是否其中一名祭司？

靈智道：「現在你想到那裏去？」

我答道：「我想為捕火城盡一點力。」

靈智再深深望了我一眼道：「你能給我們的，絕非只是『一點力』，年青人，歡迎你加入我們，隨我來吧！」

我的心卜卜跳起來，難道竟給他看穿了我是那甚麼勞什子的「聖劍騎士」？

我和靈智來到城牆的主樓時，妮雅女公爵和十多名將官，正神色凝重地望往城外，只見數里外的平原上，盡是點點移動著的火點，驟眼看去便像無窮的星空，使人見之心寒。

守衛叫道：「靈智祭司到！」

妮雅和眾將回過頭來，見到我站在靈智身旁，均大為錯愕。

那紅晴貴士眼中更閃過嫉妒的神色，只以外型論，我確是比他好看得多。

眾將紛紛施禮中，妮雅踏前兩步，來到靈智前矮一矮身施禮道：「祭司！拉撒的女兒需要你的祝福。」

靈智慈和地一笑，將手放在妮雅的頭上，道：「拉撒的女兒，我祝福你。」收回手後，道：「妮雅女公爵，你做得很好，比很多男子漢更好，拉撒一定非常安慰。」

「咚！咚！咚！」

戰鼓在城外打響，眾人的注意力回到了那裏。那老者侯申大將怒道：「席祝同竟連夜攻城，是要不給我們喘息的機會了。」

其他人默言不語。

我走到城牆旁，淡然外望，心中一片平靜，細察對方的軍容。

戰爭對我這在亂世裏長大的人來說，便像呼吸般自然。

我感到妮雅的目光落在我雄偉的背上。

靈智來到我身旁，平靜地道：「災難就在眼前，我們可以怎樣去化解？」

到此我已知他智慧的眼，早看穿了我真正的「身份」，一個我一直在抗拒的身份。一時間找不到任何話好說。

妮雅來到我身旁，眼中閃著不解的神色，顯示不明白靈智為何如此看重我，我想其他各人亦有她同樣的疑惑。

黑叉鬼的大軍緩緩在城外三里許處停了下來，旗幟飛揚，軍容鼎盛。

左右兩軍都是騎兵隊，所以若有人想狂攻其中軍時，必會被這兩支快速部隊從側翼攻上，切斷後方的援兵。

中軍處號角響鳴。

一支步兵快步走出，直至黑叉人的大軍和城牆的中間點，停了下來，持盾布下陣勢。

敵軍再動。

一隊百多人的馬隊，由敵陣馳出，直來到大軍和步兵陣的中間處才停了下來。

這馬隊的旗幟比起其他的旗幟都要更高和更大，在夜風中拂拂飄揚，耀武揚威。

身旁的妮雅呼吸重了起來，眼中噴著仇恨的火焰，使我知道那是席祝同來了。

紅晴貴士怒喝道：「席祝同在向我們表示他的渺視，不把我們放在眼內。」

我按下心中的狂喜，要我率領這無論兵力、士氣和戰術也比對方弱上多倍的淨土敗軍去贏這場仗，只是痴人說夢，但我可利用的卻是對方的自大輕敵，本人的劍術、飛雪的速度、魔女刃的鋒快。

一陣戰鼓響起。

席祝同的馬隊中衝出一名戰士，直朝捕火城奔來，到了箭矢能及的地方，舉起手中的重矛狀兵器一陣叫囂，又奔了回去，再勒馬停定在步兵陣的前方，手舞足蹈，顯是在搦戰。

我環顧眾將，只見各人臉如死灰，全無應戰的勇氣。

直到此刻，我才明白他們為何叫黑叉鬼。

那搦戰的人高大威武，皮膚漆黑，臉罩露出的地方塗上幾道鮮艷的色彩，頭上戴著兩隻尖角的頭盔，真像地獄裏走出來的鬼物。

城牆上死寂一片，氣氛沮喪沉重之極。

妮雅已忘了問我為何到這裏來。

我驀地仰天長笑起來。

眾人嚇了一跳，紛紛望向我。

我笑聲倏止，冷冷道：「真是天助我也，妮雅女公爵，請讓我單劍匹馬出城應戰，若不能取席祝同的首級回來，本人願任憑軍法處置。」

眾人眼中射出不能置信的神色，看瘋子般望向我。

妮雅秀眉一蹙道：「不！我不能讓你去送死。」她蹙眉的神態確是非常好看。

侯申大將道：「年青人，匹夫之勇是沒有用的。」

城下馬蹄聲響，那黑叉勇士又再次來搦戰。

靈智的聲音倏地響起道：「拉撒的女兒，捕火城的戰士們，讓他去吧，這宇宙已沒有任何力量阻止我們的大勝。」

我和他深深交換了一眼，轉身往落城的階梯走去，走了幾步，妮雅叫道：「等一等！」

我停了下來。

妮雅奔了上來，在我臉上輕輕一吻道：「請接受我的祝福，大劍師！」

城門側一道小門打開，我策著飛雪，疾馳而出。

敵陣立時爆起震天狂叫，興奮之極，反是捕火城上的軍將戰士寂然無聲，顯是擔心得失去了喊叫的興趣。

對於黑叉人，他們已是心膽俱寒。

那搦戰的黑叉鬼尖嘯一聲，持著重矛策馬衝來。

我也望著他衝過去，馬腹右革囊內的大笨矛，來到手裏，飛雪只是以中速挺進，因為我不想敵人知悉牠的真正速度。

魔女刃仍在背上，那是我的秘密武器。敵陣的吶喊更盛。

我見到席祝同的馬隊緩緩移前，顯然是想看清楚點我是如何被殺的，心中一動，定下了策略。

兩騎迅速接近。

我已可清楚看到那黑叉勇士睜眉怒目的獰厲表情，在城上和城外的火把光焰下，天地一片血紅。

長矛像一道閃電般由下挑至，斜取我的咽喉。無論速度或角度，均與他的座騎配合得天衣無縫，不過他就算是在馬上出世的，比起我的騎術，仍是差了一截。

我側身一閃，大笨矛一帶一拖，便將他雷霆萬鈞的一擊化去。

兩騎擦身而過。

飛雪飛起後腿，踢在他的馬腹處。

他的戰馬慘嗥一聲，頹然側倒，將那騎士拋落地上。

捕火城牆上守城的軍民齊齊一愕，這才爆出震天價地的歡呼和吶喊聲，在經歷了這麼多的挫折和羞辱之後。

我一聲長笑，勒馬回奔。

這時那黑叉勇士持矛在地上彈起來。

敵人陣中又再爆出驚天動地的助威吶喊聲。

我再一陣長笑，凌空躍離馬背，落到地上，捕火城倏地沉默下來，顯是不明白為何我捨去馬背上的優勢。

這時席祝同的隊伍，已移過了步兵陣，來到他們的大前方。

那黑叉勇士狂喝一聲，挺矛進來。

我冷哼一聲，大笨矛往前挑去，正中對方矛尖。

「噹──」

那黑叉鬼臂力極佳，矛向上一揚，變招再攻來，但我已沒有陪他玩下去的興趣，他能活這麼久，只是因為我想引席祝同出來。

腳步加速。

剎眼間已搶入那黑叉鬼左側的死角，矛柄打在他重矛近把手處，同時飛起一腳，正中他的小腹。

黑叉鬼慘哼一聲，重矛蕩開，人往後跌，同一時間我的大笨矛回過來，輕輕一挑，對方咽喉立斷。

捕火城爆起震天采聲。

一聲呼嘯。飛雪奔至身旁，我躍上馬背，雙腿一夾，飛雪像一縷白雲般往席祝同陣中捲去。

後面是叫得聲嘶力竭的淨土軍民。

我可以想像出他們的心情。

成功失敗，就在此刻。

轉眼間我離席祝同的馬隊只有四十多步的距離，這時席祝同的馬陣內才奔出了七、八騎，迎了上來，可見飛雪的速度，大大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那馬隊中再分出十多騎，緩緩後移，我可打賭席祝同必在其中。

眼前蹄聲轟鳴，七、八騎黑叉戰士，揮著手上各式各樣、造型怪異的重武器，如狼似虎撲過來。

兩邊的人叫喊得瘋狂了。

我知道自己帶動了捕火城頭上所有人的熱血，就算我不幸戰死，他們已從我身上學到了甚麼叫作「無畏」。

豪情奔湧，我一聲長嘯，雙腿再夾，快如閃電的飛雪奇蹟地再加速。

我耳內貫滿風的嘯叫。

一抽馬頭。

飛雪長嘶中飛躍而起，落下處剛在那些衝來的黑叉戰士的中間。

魔女刃脫鞘離背而出。

兩側的黑叉武士，倉皇下將指前的武器，盡力收回來，不過已遲了半刻。

魔女刃輕輕地閃了兩閃，兩人臉門幾乎是同時中劍，保護的臉盔立時斷作兩截。

當他們的屍體倒在地上時，飛雪早再推前百多步，殺入那席祝同的馬隊內。

席祝同在十多騎翼護下，加速退後。

腳步聲響。

那約近千人的步兵隊，提刀持盾急步趕來與席祝同的小隊人馬會合。

他們間只是數百步的距離，兩下一齊接近，最多分許鐘便會聚到一起。

所以我只有分許鐘的時間。

否則一切就完了。

魔女刃寒光一閃，劈刺過來的十多把重武器都齊中斷折。

連串的驚叫響起。

魔女刃寒光再盛，鮮血激濺，盔甲碎破下，我和飛雪像利針刺破薄紙般，沒有少許延誤，衝出了馬隊。

背後留下是一條十多人鋪出來的戰爭血路。

飛雪長嘶聲中，繼續增速，望著席祝同緩緩移後的大旗追去。

大旗已無復先前的昂然高舉，而是歪歪斜斜了。

背後捕火城上的人叫得聲嘶力竭，聲浪像潮水般漲湧追來。

那十多騎再分出五、六人向我攻來。

我看到了席祝同。

他有一樣與眾不同的裝飾，就是別人戴的雙尖角盔，那兩隻尖角多是黑色，又或是較少的綠色，只有他的角是紅色的，這使我知道這隻角顏色的分別，代表著他們不同的身份。

席祝同身形瘦硬挺直，臉孔藏在盔甲裏，在火光下閃爍生光，頗為懾人。

「叮叮噹噹！」

魔女刃在空中盡著精妙絕倫的軌跡，刃鋒呼嘯帶起驚人的勁旋，如入無人之境，敵方兵刃紛紛斷折，魔女刃砍入敵人的臉盔甲冑裏，有似摧枯拉朽、斬瓜切菜般將攔路的黑叉鬼劈倒。

背後的喊叫聲高漲至最極點。

我又一次突破了敵人的攔截，往席祝同形勢孤單的六騎迫去，將後面的人遠遠拋離。

步兵一聲吶喊，瘋狂地衝前保護他們的主帥。

兩翼蹄聲轟鳴。

敵人兩翼的騎兵也赴來護駕。

我一聲長嘯，飛雪一朵白雲般飛起，凌空向席祝同撲去。

席祝同的大旗倒下。

刃光連閃，席祝同身旁的兩名將官仰後墜馬。

席祝同暴喝起來，可惜我並沒有學過黑叉話，不知他在叫嚷甚麼。

「噹！」

席祝同大斧劈出，巧妙地擋了我必殺的一劍，又不讓我砍實他的巨斧。

另三騎拚死攻來。

魔女刃回到背上。

兩手一探，兩枝大笨矛神鷹展翅般彈起，一沉一標，戳入對方招式的破綻裏，搗碎了他們的護心甲，兩人應聲跌下馬去。

席祝同知道退不是辦法，因為沒有馬可以快過飛雪，大喝一聲，化起滿天斧影，向我攻來。

我一矛由脅下穿出，標刺後側，另一矛掃前方。

「呵！」

「噹！」

後側席祝同僅剩下的貼身侍衛中矛墜馬，另一矛掃正席祝同的大斧上。

斧頭只偏斜了少許，又回砍過來。

這席祝同確實是非同凡響。

我暗讚一聲，矛尾反打過去，點在斧鋒，同一時間左矛收回身側，標射對方咽喉。

席祝同大驚後仰，我左手的大笨矛在他臉門上寸許高處掠過，差一點才可取他之命。

他後面的步兵已追至十步之內，我甚至可聽到他們像野獸般的「咻咻」喘氣聲。

我用力拋高兩枝大笨矛，一探手魔女刃到了手內。

飛雪掠過席祝同馬側，那時他還未有機會坐直過來。

刃光一閃，我衝離了席祝同，魔女刃「鏘」聲回歸鞘內，伸出兩手，接住早先拋高又正在跌下的兩枝大笨矛，夾馬停定。

那狂奔過來的黑叉步兵，愕然剎止，臉上掛著不能相信的驚懼。

雙方所有人一齊停口，驀地整個戰場死寂一片，只有兩翼逐漸迫來的馬蹄聲，仍在裝飾著這無聲的天地。

「噹！」

「蓬！」

席祝同緩緩由馬上滑落，斷破的臉盔先掉在地上，屍體才著地，腳還套在馬蹬裏。

戰馬踏著蹄，將席祝同的屍身拉曳著，份外顯出戰爭的殘酷！

席祝同死了！

黑叉人「七大神將」之一的席祝同，在唾手可得的勝利前，功未成身先死。

捕火城的方向爆出轟天動地的歡叫。

兩邊騎兵終於殺到。

我長嘯一聲，兩枝大笨矛再到手裏，殺入對方的步兵陣裏。

眼前的敵人被我挑起又拋出，剎那間深進步兵陣中，只見四處都是黑叉人。

黑叉人軍的旗幟東倒西歪，顯出軍心已亂。

失敗和挫折對戰無不勝的黑叉來說，是更難被接受，更不知如何應付。

轟鳴的蹄聲由捕火城的方向傳來，使我知道援兵正在趕來。

他們再不來的話，我會給黑叉人活生生壓碎，無論我劍術如何精妙，但體力始終是有限的。

黑叉大軍雖說陣腳已亂，可是他們天生好勇鬥狠，凶殘成性，四周的人都是不顧命地向我攻來。

黑叉人的腿特別長，肌肉紮實賁起，予人野獸般的可怕感覺，除非是一矛致命，否則受了傷的也絕不肯退下。

剛挑跌兩名敵人，風聲在後背響起，我暗叫不妙，知道擋之不及，猛往前俯，當敵兵刺中肩頭時，乘機一卸，敵人兵器滑離肩頭，拖出了一道血痕，我終於受了傷。

我狂喝一聲，兩枝大笨矛影暴漲，將湧上來的黑叉人迫得倒跌開去，大笨矛一收一放，回到了馬腹左右兩側的特製革囊裏，魔女刃重回手內。

在這種情形下，戰術上自以雙矛比近身肉搏的魔女刃較佳，可是我現在已力盡筋疲，再沒有力量維持兩枝重矛的靈動。

敵人又像潮水般向我合攏過來。

我舉起魔女刃，驀地一道暖流，由握柄處，潮水般流過來，閃電般擊射往全身，不但體力大增，連肩頭的傷口也消失了疼痛。

這已不是第一次發生的事，那天擊退了戰恨後，也是靠它才回復了力量。

刃芒暴漲。

各種重兵器刀切菜般被砍斷。

我精神大振，往前衝去，一下子便破出了步兵陣，往敵人的主力大軍衝去。

飛雪愈奔愈快，敵人還未有機會射出第二排箭時，我已衝殺入陣。

後邊喊殺連天，顯是援軍真的到了。

敵軍終於由小亂變大亂。

勝負已定。

我策著飛雪，踏著遍地戰死的屍體，鮮血染紅了的青草地，沿著天夢大河，往上游奔去，跟隨著我的，還有二百多名疲倦欲死，但精神卻振奮非常的太陽戰士。

我們追殺黑叉人追了整整一夜，直至將黑叉人全趕進了河裏，才肯作罷，這批太陽戰士也不知甚麼時候跟上了我，我亦自然而然成了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領袖。

朝陽在前方升起，照耀著美麗的淨土。

那些黑叉人若有一半能活著回去，便算吉星高照，捕火城此役，將是淨土人和黑叉鬼鬥爭的一個轉折點。

因為事實告訴了淨土人，黑叉鬼也是可以被擊敗的，仇恨是有可能清雪的。

這責任亦來到了我肩上。

大河在旁滾滾而流，有一朝我為淨土重建和平，回到沙漠前，我會飲馬於此。

魔女國已變得更遙遠了。

「大劍師，女公爵來了！」

我驚醒過來，望往後方，一隊千多人組成的太陽騎士打著飄揚的旗幟，軍容整齊地望著我馳過來，帶頭的是妮雅，靈智祭司和一眾軍將。

我緩緩迎去。

妮雅、靈智、侯申、一眾大將和千多名在晨光下金光閃閃的太陽戰士，扇形散開圍了過來，將我團團圍住。

「鏘鏘鏘──」

所有兵器均被高高舉起，斜指天上。

妮雅女公爵美目閃著興奮的淚光，深深望著我，再沒有半分以前的冰冷。她還算是有自制力的了，老將侯申和其中一些戰士，早熱淚滿臉。

我讓他們在最黑暗的黑夜裏，看到了光明的曙光，未來的路會更難走，但總有希望。

靈智祭司智慧慈愛的眼睛掠過一陣激動，舉起手上一枝拐杖也似的東西，高叫道：「穿過大漠而來的聖劍騎士，我們終於等到你的出現了」。

「呵──」

所有人齊聲歡呼，戰馬踏著戰步。

天夢河水滾流的聲音，人馬的嘶喊，使我體內的熱血也沸騰起來。

我望向高升的太陽，知道自己的聲名也如她那樣，亮遍了這幅美麗的土地。

年加啊年加，你若死而有知，應為這美好的開始而歡欣。

我拍馬來到美麗的女公爵的馬側，微微一笑道：「多謝你的祝福，那管用得很。」

妮雅俏臉一紅，垂下了頭，但她動人心魄的驚喜，卻瞞不了任何人。

我們並沒有回捕火城，就在天夢河旁豎立營帳，商議下一步行動。

這時所有將領也聚集帳內，一幅鹿皮製的大地圖攤在帳心，顯示出淨土的形勢。

妮雅分析道：「捕火城是在『天廟』的大後方，在戰爭期間，一直也沒有受到戰火的波及，所以天廟和護衛她的八座城堡，十分之六、七的物資都是由我們供應，今次黑叉人想來斷天廟的命脈，用心實在毒辣之至，幸好……」美目飄往我處來，輕輕道：「大劍師來了。」

一位早先介紹名叫澤生的年青將領興奮道：「大劍師的武技真是驚人，再勇猛凶殘的黑叉鬼，也沒有人是大劍師的三合之將。」

我微微一笑，望往地上的地圖。

淨土是個廣大的半島，連接大陸的一端便是的費了三個月時間橫渡的大沙漠，另外三面都被大海包圍著。

她的地勢非常奇怪，布滿縱橫交錯的山脈和河流，盆地和平原給包在山脈之內，這種地形易守難攻，難怪位於最大最高山脈「逐天」上的聖廟，能經歷多年戰亂也不曾失守。

守護她的八座城堡，並非分布在她的四周，而是扼守著八處通往天廟的進口，不知其中是否有些已陷落在敵人手裏。

半島尖端處約佔整個淨土三分一的地方，均被塗上血紅色，顯示那是黑叉人控制了的土地。若給席祝同再佔了捕火城，以天廟為中心的八個城堡和中部廣大的土地，便會陷在兩面受敵的劣勢。

幸好事實並非那樣。

我指著在捕火城和天廟八城間另一代表城市的標誌，問道：「這是甚麼城？」

澤生挺身答道：「那是位於『飄香河』和『奔月山脈』中間的『飄香城』，也是最接近我們的另一大城邑，是紅晴貴士的父親，被譽為淨土四大名將之一的『紅石大公』所管治的邑地。」

另一高瘦的年青將軍，侯申的兒子侯玉截入道：「紅晴貴士就是他父親派來助我們的援軍主帥，現在他已兼程趕回飄香城，通知紅石大公派人截擊黑叉人的敗軍。」

直到這刻，我才知道紅晴到了那裏去。

靈智輕輕吐吁出一口氣，道：「席祝同代表了黑叉鬼王座下七大軍系的一系，總兵力超過五萬人，在進攻捕火城前，已攻陷了我們四座城邑，屠殺了超過十萬名淨土軍民，他們是要將我們完全滅絕，所以我們對他們亦不應有絲毫留情，戰爭便是這樣吧！可惜我們到今天才學懂！」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戰爭就是這樣的！

我沉聲道：「你們是否清楚黑叉人兵力的分布？」

妮雅搖頭，神色凝重地道：「我們不但失掉了土地，也失掉了眼，像今次席祝同便像突然由地獄裏冒出來一樣，事前沒有半點徵兆。」

侯玉插入道：「我們之所以在情報上陷於這樣的劣勢，主要是因為黑叉鬼王奴役和滅絕兼用的手段，舉凡他們可以絕對控制和封鎖的地方，所有淨土人都變成豬狗不如的奴隸，而對在控制難及的地方，則施行一個不留的滅絕政策，所以……唉！」

這侯玉的分析力很強，眼神冷靜，倒是個人材，我的淨土語仍是非常有限，聽沒有問題，要作長篇大論的演講，卻是休想，一時間沉吟起來，咀嚼著要用的字眼。

淨土人的確是陷在絕對的劣勢裏，即管多了我，恐怕也沒有多大作用，於事無補。戰勝席祝同，只是幸運之神的特別眷顧。

是的！

幸運！我們的武器就是幸運。

我猛然抬起頭來，灼灼目光掃過眾人。

迎接著我的是一對對充滿了希望和期待的眼睛。

我心中一動，已知道了唯一敗中求勝的法寶──就是那我最憎恨的鬼預言，那勞什子大法師在他媽的七百年前說出來，寫下了在《預言書》裏的預言。

只有那預言才可使我振起淨土人的意志，使他們甘為我所用，對抗武力和戰略均遠勝我們的黑叉大軍。

妮雅俏臉一紅，垂下頭去。

這時我才發覺自己灼灼的目光最後凝定在她的俏臉上，忽然間想起了在大地遙遠的另一角落的華茜，她的臉蛋是否充滿了愁容？她會否懷了我的孩子？

妮雅嬌軀一震，低聲道：「大劍師，你的眼神很悲傷！」

靈智顫聲道：「無盡的悲傷，無盡的悲傷……」

我望向妮雅深含著愛憐的秀目，揮了揮手，但卻揮不去心內沉重的負擔。

我憎恨負在自己背上的沉重使命。

妮雅移到我的身旁，差一點便肩碰上肩，低聲道：「我們現在應怎麼辦？」

我知道這美麗高貴的女公爵，已對我動了情意，那是難以形容的美妙感覺，自從遇上西琪後，我才真正品嘗到愛情的滋味，那是用最大苦杯裝載著的幸福和快樂，最甜的毒酒；世上的名利權力，實在比不上由愛情之果擠出來的一滴蜜汁。

妮雅雪白的俏臉抹過一陣艷紅，垂下了頭，顯是不敵我的眼光，神態之美，直追采柔，我心中一震，醒悟到妮雅對我實有強大的誘惑和吸引，連忙借想起采柔來對抗。

她和大黑亦應在來此途中了。

靈智的聲音響起道：「聖騎士！你還未答拉撒女兒的問題！」

我這才記起我要回答一個問題，眼光掃過眾人，微微一笑道：「給我一批人，明天日出時，我們揮軍北上，直抵天廟，和敵人的主力決一死戰。」

接著望向臉色忽轉蒼白的妮雅道：「你則負責留守捕火城，作我們的大後方。」

對不起，妮雅，我們的緣便止於此吧，因為我實在不希望再有女子為我悲傷和痛苦，蘭特只是個不幸的人，伴著我的只有死亡和戰爭。只是采柔已使我心中作痛，我多麼害怕會將厄運帶來給她。就像西琪、公主、魔女、華茜。

妮雅霍地轉身；向老將侯申道：「侯申大將，妮雅以女公爵之名，將捕火山和天夢河交給你看管。」

侯申一震道：「女公爵！」

妮雅斷然道：「不必多言，這是命令，妮雅若不參與防守天廟的戰役，拉撒大公爵將會為他的女兒感到羞恥。」

接著旋風般轉過身來，垂絲般的金髮揚起，堅定不移的美目望向我，冷冷道：「明天早上，我、靈智祭司、侯玉和澤生，將帶同一萬捕火的戰士，隨大劍師北上。」不待我回答，轉身速行，出帳而去。

帳內一時靜到極點。

我望向靈智，後者報以苦笑，顯是對在改變妮雅的決定上，也感無能為力。

「汪汪汪！」

吠聲傳來。

狗影一閃，大黑穿帳而入，筆直衝來，直撲上身，大舌毫不客氣往我臉上舔來，我心懷大暢，也分不清楚是因見到大黑，還是因為能與采柔繼續共處。

一手抱起大黑，乘機揭帳而出。

采柔笑盈盈站在外面的夕照裏，美得不可方物。

我張開手，讓她投入懷裏。

采柔咬著我的耳朵昵聲道：「我見到妮雅女公爵流著淚奔出來。你不但幫她贏了場漂亮的戰爭，還贏了她的芳心，大劍師，采柔為你感到驕傲。」

## 第三章 溫柔的夜

在初陽溫柔的照射下，我們離開了營地沿河北上。

我策著飛雪，和采柔並騎而進，大黑則走在我們前面，叨了主人的光，大黑在太陽戰士裏受盡歡迎和隆重的招待，吃得牠肚滿腸肥，整個肚子脹了起來，走起來時，一擺一擺的，好不累贅。

妮雅走在大隊的最前方，故意避開了我。

長長的隊伍，護著一車又一車的物資，在淨土美麗的原野裏緩緩而行，按侯玉說，若照這樣的速度，最快也要十三天才可以抵達「飄香城」，之後再要十五天，始可到達天廟外八座守護城之一的「立石堡」。

這種速度是令我難以忍受的，今晚我定要和對我故作冷淡的淨土美女妮雅商量出一個辦法。

靈智拍馬來到我身旁，微微一笑道：「我們馬蹄踏著的，是飄香和天夢兩河間的『綠茵野原』，在淨土裏非常有名，盛產斑點鹿尖角牛和野馬群。」

采柔好奇問道：「飄香天夢，多麼美的名字！」

靈智慈和一笑，以教小女兒的語氣道：「飄香和天夢是天上最明亮的十八顆定星之二，嵌在天上，就像兩粒明珠。」

采柔興高采烈，喜叫道：「今晚祭司你定要教我辨認這天上的兩顆明珠呵！」說到最後，不自覺地仰臉望天，神態可愛得使我有將她摟到懷裏恣意憐愛的衝動。

我隨她望往天上，只見前方遠處一大團烏雲在移動著，嘆道：「恐怕今晚一顆星也看不到了。」

靈智有信心地一笑道：「放心吧！綠茵野原除了鹿、牛和馬外，最著名的就是『野馬雨』，意思是像野馬群般來去匆匆。」

眼中閃過追憶的光芒，嘆道：「以萬計的野馬在原野狂奔的情景，你要見過才知那是如何使人血液沸騰的一回事！」

我想起了鹿群渡河的悲壯情景，心中抽搐了一下，是否我太軟弱了，連動物也使我心軟？

說到底，人和獸的分別，只是在於生命形式的不同，本質上是沒有分別的。

那天直走到黃昏，才紮營休息。

靈智說得沒錯，幾陣「野馬雨」後，天空回復晴朗，天氣不寒不燥，原野的風拂來，真使人神清氣爽。

采柔捧著食物，來到我身邊。

我望向采柔的身後，奇道：「那混蛋到了那裏去？」順手接過采柔送來的食物，拿起便吃。

采柔失笑道：「大黑已被選出了作為軍營裏最受歡迎的混蛋，只顧著享用奉上給牠的食物和讓人撫摸，連我喚牠也不肯回來了。」

我搖頭嘆道：「狗終是狗，我還以為我們的老大黑會比較有性格一點。」

采柔笑得花枝亂顫，誘人之極。

我忍不住湊過頭去，咬著她耳朵道：「我想摟著你睡。」

采柔俏臉閃著令人目眩的艷光，垂頭道：「我也想那樣做！」

我故作驚奇地道：「你不是約了靈智那老傢伙去看星的嗎？」

采柔粉拳擂來，不依地道：「你在耍弄我。」

接著「呀」一聲叫道：「我差點忘了，看！」

舉起左手，腕上帶著一隻亮烏烏的腕鐲，沒有任何紋飾，但卻黑得通透之極！使人覺得非是凡品。

我一呆道：「難道這就是珍烏石打造出來的？」心臟「卜、卜」狂跳起來，假設我的魔女刃斬不斷這手鐲，就代表珍烏刀確是可以克制我的魔女刃了，不過我總不能這麼殘忍地叫她立即脫下來給我試試。

采柔喜滋滋地道：「正是珍烏腕，剛才我遇到女公爵，她送了這隻給我，知道嗎？除了她的一隻和我這隻外，天下間再沒有第三隻珍烏腕了！」

我苦笑起來，看來這段情是推也推不了，不過妮雅的確是非常動人的美女，她的驕傲高貴，是有別於采柔的自然可親的另一種吸引力。

華茜雖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女，但比起她們來，總是遜了半籌，這是否我狠心留下她在魔女國的其中一個原因？想到這裏，我的心像給大石重壓著那樣，連呼吸也有點困難。

靈智的聲音響起道：「采柔，看星的時間到了。」

采柔高興得跳了起來道：「大劍師！我們一起去吧！」

我故作若無其事，免給采柔看出我的心事，微笑道：「明晚我才參加你們。」

采柔皺了皺可愛的小鼻子，湊上來輕吻我臉頰，以壓低至僅可聽聞的語音道：「下半夜我全是你的。」

一轉身一陣風去了。

沒有她熟悉的體香，我感到有點失落，順步往妮雅的主營走過去。

沿途的太陽戰士見到我均肅然起敬，眼中射出崇慕感激的熱情，我知道即管我叫他們去死，他們也會絕不猶豫。

這便是我唯一可戰勝黑叉人的憑藉──淨土人對預言中的聖劍騎士的深信不移。

來到帳前，守衛差點像要跪下來般向我稟告：女公爵率著四名女親兵，往營外視察去了。

我召來飛雪，策馬往衛兵指示的方向追去。

淨土的夜空晴朗得像透明般，嵌滿大大小小的星點，只不知那兩顆明星才是飄香和天夢，淨土人是我所遇過的民族裏最浪漫、秀氣和美麗的，但卻絕不適宜於殘酷的戰爭。

天夢河在左遠方溫柔地流動，不知她的源頭是甚麼模樣？

我想起了大元首，心中便像多了條刺，這魔君應比我更早來到淨土，他又會對淨土做成怎麼樣的傷害呢？假設讓他得了珍烏刀，我是否仍有殺死他的能力？

我的劍術正在不斷的進步中，可是人力有時而窮，但大元首卻只有一半是人，潛力無盡無窮，鬥下去，鹿死誰手，確是未知之數。

前方一個小丘上，隱隱傳來馬嘶之聲。

我輕拍飛雪，這傢伙知機地立即加速奔行，轉眼間來到丘頂。

妮雅修長嬌挺的芳軀背我而立，正凝神望往遠方星夜覆蓋下的漆黑原野，那四名女兵慌忙俯身施禮，頭也不敢抬起來，在她們心中，我和天神是沒有甚麼分別的。

我雖不喜歡那感覺，但卻必須加以利用。

妮雅平靜地道：「你們先回營去！」

四名女兵依言離去。

我跳下飛雪，來到妮雅身後。

對女人我可說是經驗豐富，短短的一年內，先後有西琪、華茜、郡主、魔女、采柔。

愛情雖是一本永遠讀不完的寶典，但起碼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當她到來時，連最鐵石心腸的人也不能抗拒，何況我的心腸還是如斯之軟。

妮雅表面看來非常堅強，但她只是藏在一個堅硬的外殼裏。

拉撒大公爵之死，對她已是極大的打擊，若我再傷她的心，她能抵受得了嗎？

在這沒有明天的戰爭年代裏，若我還不能把握目前，讓她和我多點快樂，是否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我是多麼幸運，在艱苦孤獨的旅途上，先有采柔驅走了寂寞，初抵淨土，又遇上這美麗高貴的女公爵，上天待我真的不薄，縱使將來要嘗盡愛情的苦杯，但誰還管得那麼多。

想到這裏，一股熱流從心底湧出來，我為自己結下的枷鎖，亦由自己解了開來。

妮雅身體的幽香，隱隱傳入我鼻內，在這樣美麗的一個晚上，在這樣美麗的一塊土地，這幽靜的角落裏。

我雖沒有半滴酒沾唇，但竟已有醉的感覺。

一陣悠悠的夜風吹來，拂起了妮雅金黃的秀髮，使我記起了初遇她時，解下頭盔，金髮垂流時我那驚艷的感覺。

時光倒流著，我記起了在草原西琪射我那一箭，望月城的夜市集裏和華茜險險的碰撞，販賣美女的大帳幕內魔女倦慵地斜躺在氈毯誘人情景、郡主殿內高踞座上的郡主、閃靈谷跪迎帳內的采柔，一幅一幅令人既心痛又心動的情景，閃過腦海。

妮雅的秀髮拂上我的臉，使我驚醒過來。

妮雅終於按捺不住，冷冷道：「你到這裏來幹嘛？是否想勸我回捕火城去？」

想通了的我再無任何顧忌，微微一笑道：「傻孩子！我怎麼還捨得？」

妮雅嬌軀一震，猛地轉過身來，美目射出不能置信的神色，呆道：「你……你……」

忽地發覺到她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一種由骨子裏透出來的冷傲，這使我感到能得到她的心許，分外珍貴。

我深深望進她清澈的眸子裏，溫柔地道：「不要說話，讓我好好看看你。」

在星光下，她冰肌玉骨的俏臉發著光暈，眼睛閃過比天上星光還要明亮的采芒，然後又不勝嬌羞地垂下了使人心醉的螓首。

整個夜空像突然擴展了千倍萬倍，我們兩個人也像長高了很多，一直伸進夜空的至深處，那是一種當人發覺自己偉大和饒有意義的微妙感覺。

她的頭髮迎風拂舞，拂在我的臉上，一股她獨有的髮香傳進我的鼻裏，鑽入了心脾，有一種使人溶解的感覺。

我是否太多情了？第一眼看到西琪，看到魔女，看到采柔，我便愛上了她們。

愛情是沒有對和錯的，只有太多或太少、痛苦和快樂。

她又抬起頭來，偷偷地瞅了我一眼。

那是令人無限心醉的一眼，有若天夢河那源源不絕的清流內含蘊著對大地的情意，海潮般拍岸而來。

我肯定地伸出右手，來到她的領下，輕輕捉著她巧俏的下巴，托起她像燃燒著的火紅臉龐。

目光一觸，再分不開來。

有這麼多可愛的女子為我傾心，蘭特實已不負此生；自己也實在不配，尤其是在愛情上，她們都比我勇敢、比我更慷慨、比我更樂意於付出，而我卻仍在不斷找理由來壓制自己的真情，來拒絕她們。

假若我早點向采柔投降，她便不用哭了幾個晚上；假若我不是蓄意要離開妮雅，她便不用由昨天飽受煎熬直至剛才那一刻。

這是何苦來由。

由今夜此刻開始，我再也不懼怕愛情，只有在那裏，我才可以找到人生唯一的真義，人應繼續存在的理由。

打從心底裏湧起對戰爭，死亡和苦難的厭倦，我微俯向前，貪婪地吻著她濕潤鮮美的紅唇。

蹄聲急響。

我們不捨的放開對方。

一名太陽戰士策騎而至，施禮報告道：「飄香城有信使到！」

寬敞的營帳內。

軍中的領導人物都到達了，他們的眼光都集中在一名年青戰士身上。

這叫田宗的戰士，是飄香城派來的信差。

最後進帳的是靈智，田宗立即單膝跪地施禮，比見到妮雅時還要尊敬，使我知道了靈智果是代表最高權力的八名祭司之一。

各人都臉有憂色，因為田宗的神色並不能使樂觀。

妮雅待靈智祝福完田宗後，問道：「田宗，你帶來了甚麼好消息。」

田宗恭謹地道：「可敬的女公爵，田宗恐怕要令你失望了，因為飄香城正受到黑叉惡鬼的圍攻，正危在旦夕！」

眾人一齊色變，想不到問題嚴重至此，因為若飄香城失陷，先不說人命財物的損失，而我們亦將被截斷了往天廟的通道，也失去了補給人馬糧食武器的機會，能全身而退，已屬萬幸，更遑論和敵人交鋒？

妮雅反是眾人裏最鎮定，道：「敵方的將領是誰，有多少兵馬？」

田宗道：「是『黑叉七惡神』中『光頭鬼』左令權和『吃人鬼』工冷明，兩軍總兵力達十萬人，這還不包括負責後勤的輔助兵員在內。」

直到這刻，這田宗只是在介紹敵情時留心看了我幾眼，顯然是仍未知悉我這勞什子甚麼聖劍騎士，已經「降世」來「打救」眾生。

這也代表著消息仍局限於捕火城這區域內，看來我還得大力「宣傳」一下，若能再解飄香城的危機，必然會大收奇效。

澤生將軍一震道：「飄香城剩下的男丁不及八萬人，如何抵抗這兩人的大軍？」

侯玉比澤生冷靜多了，道：「飄香城得靠山面河之險，加上紅石大公爵的指揮，易守難攻，所以黑叉人先後攻城不下十多次，都無功而回，今次憑甚麼占了優勢呢？」

田宗嘆了一口氣道：「今次的兵力比以前強大三倍以上，兼之他們有備而來，又成功地在後方建立了後勤的城堡，使他們能持久作戰，不若先前的要因糧盡而回。」

靈智的神色自若，似乎胸有成竹，其實只是對我有信心，眾人中，自以他最相信那鬼預言，加為他本人便是有德行的祭司，其他人不是不信，而是程度上有分別，像侯玉和澤生，一遇上現實的眼前危機，便立時忘了我這「聖劍騎士」的存在。

我若想回復淨土的和平，便須更堅定他們對我的信念。

這是唯一的方法。

妮雅俏目飄往我處，立時明亮了起來，射出只有我才明白那是難以抑制的情火，聲音卻裝作冷淡地道：「大劍師，我們要怎樣做？」

田宗一呆後向我望來，顯示出對為何妮雅如此「下問」於我，大惑不解。

我向妮雅微微一笑，眼光掃過眾人，最後回到妮雅洋溢著愛情光輝的粉臉上，飽餐秀色之餘，道：「讓我們送此二魔歸天，好讓席祝同不那麼寂寞。」

眾人齊齊一呆，要知以我們的一萬兵力，能解得飄香城之困，已屬痴人說夢，還要殺人家的主將，真是想也不敢想，若非他們親眼看到我斬殺席祝同，怕早已破口大罵我胡說八道了。

田宗更是目瞪口呆，不明白妮雅等為何任由我胡吹，好一會才道：「這位……這位……」我打賭他已忘了妮雅剛才的介紹。

靈智移到我身旁，向田宗道：「年青的戰士，我並不奇怪你的驚訝，因為你並不知道大劍師蘭特公子的真正身份，他就是上天派來給我們的聖劍騎士，席祝同便是他劍下的亡魂。」

田宗閃過半信半疑的神色，神態也沒有多大轉變，顯仍未能接受和消化這「事實」。

侯玉道：「若以我們現在兵力，去挑惹對方的軍隊，不啻是以卵擊石，自取滅亡，他們當已得到席祝同喪命的消息，再不會給我們任何機會的了。」

眾人均點頭贊同，包括最相信我力量的靈智在內，所以預言歸預言，一旦涉到活生生眼前現實時，便不得不從現實的角度去考慮。

而我也只能由這角度去考慮。

因為我始終是人而不是神，而我也極有可能並非那聖劍騎士，只是湊巧騎著匹寶馬，拿著把不平凡的利刃，又碰巧由連雲峰過來吧了。

眾人眼光都落在我身上，假若我沒有猜錯，他們對我的評價，正在聖劍騎士和瘋子兩項選擇上搖擺不定，當然，除了靈智和妮雅。

我充滿信心微微一笑道：「誰說我們要和黑叉人的兩支精銳硬撼？」轉向田宗道：「他們建的臨時城堡，是用甚麼材料做的？」

田宗臉上現出忿然之色，道：「這些黑叉人都是大自然的破壞者，將我們珍貴的飄香樹砍下了一大片，來建他們的臨時城堡，教人悲憤莫名。」

那便是一個以木為主的城堡，當然比建一座石堡快上千百倍。

田宗接著一聲長嘆道：「若蘭特公子想用火攻，將是枉費精神，因為飄香城一帶終年濕露不散，木材都要烘乾後才可生火，火攻實是想也不用想。」

我心中暗罵，若有十來桶魔女國盛產的黑油，那就好了，我曾在魔女國翻看過「智慧典」，其中提到這種黑油深藏地底之內，但有時也會噴出地面，而其藏處遍布我們所處圓球大地的各處，說不定淨土也有這寶貝東西。

隨口問道：「在飄香城附近，有沒有見過一種由地底噴上來的黑色液體，氣味還頗為刺鼻。」我問這幾句話，並非真的想得到答案，而是實在感到無計可施，故找話來說，以免他們失了對我的信心。

眾人齊齊愕然。

田宗大奇道：「大劍師為何會知道有這樣一處地方？」他還是第一次尊重我作大劍師。

我的震撼比他們的只強不弱，難道我真是注定了要贏這場戰爭？

靈智見我沒有說話，補充道：「那地方叫黑血谷，原本是個美麗的山谷，在黑叉人渡海來前的一年，突然從地底噴出黑血來，殺死了谷內所有植物和動物，當時已有人指出那是不祥的兆頭，沒想到黑叉人便來了，都是可怕的黑色。」

我道：「黑血谷在那裏？」

田宗道：「就在飄香城西三十哩處，現在落入了黑叉人的勢力範圍裏，離開黑叉人的木堡只有八、九哩的距離。」

我強壓下心中的興奮，沉聲道：「你們知否那黑血可作甚麼用途？」

田宗搖頭道：「有人說那是地下的魔龍受了傷後，噴出地面的血，那東西實在太可怕了，紅石大公親身視察後，立下禁令，不準任何人接近那範圍五哩之內，以免觸怒了惡神。」

我仰天一陣長笑，只覺痛快之極。

眾人都露出不解之色。

妮雅嗔道：「大劍師！不要賣關子了，行嗎！」

她終於忍不住心中蕩漾著的柔情蜜意，在語氣上洩漏了我和她間關係的轉變，引來眾人的注目，靈智臉含笑意，眼光在我們兩人身上轉來轉去。

我乾咳一聲，以掩飾自己的尷尬，正容道：「這種黑血是否魔龍的血，恕我不知道，但我卻知道這種黑血是這大地上最可怕的燃燒物，點著火後，沒有人能將它弄熄。」

眾人眼中閃起亮光，至此他們終於明白了我的意思。

田宗想了想，興奮之色盡脫，嘆了一口氣道：「黑叉人的木堡外布滿黑叉軍，我們縱使有黑血在手，也沒法送到木堡，再點火燃燒。」

眾人包括靈智和妮雅在內，都悵然若失，道理明白得很，因為若能將黑血強行送進堡裏，不如乾脆占領它算了，何須黑血。

我微微一笑道：「我何時說過要強行闖堡？」

妮雅皺起長長的秀眉，瞅了我一眼，不解地說：「那黑血豈非是得物無所用？」

我胸有成竹地微笑不語，淡淡道：「夜了！我們早點休息吧，明天太陽升起來時，我和女公爵、田宗率領一千人先行一步，你們則隨後趕來，和我們會合，細節可再研究。」

妮雅道：「一千人有甚麼用？」

我微笑道：「送禮那用這麼多人？」

眾人愕然道：「送禮？」

靈智知道我不會說出內中玄虛，打圓場道：「孩兒們！夜了，讓我們回去休息吧。」

眾人無奈散去，只剩下我和妮雅在帳內。

妮雅俏臉升起兩朵紅暈，在她的冰肌上分外嬌艷欲滴，惹人遐思。

我微笑道：「珍烏腕我就知道這世上共有兩隻，但珍烏刀究竟有多少把呢？」

她臉上的紅暈剎那間遷至耳根，半嗔地瞪了我一眼，故作冷淡道：「你已有一把……一把聖劍，還這麼貪心想著珍烏刀？」

我太心急想知道答案，無心和她調笑，正容道：「我只是怕其中有一把會落到一個比魔龍還可怕的人手內，那時若連我也制服不了他的話，那災禍將比黑叉鬼還要嚴重呢。」

妮雅眼中射出凝重的神色，道：「成功鑄出來的珍烏刀只有三把，一把早於百多年前失了蹤，剩下的兩把，一把落到黑叉人手內，另一把仍在天廟。」

我沉吟不語，想著如何先一步搶得黑叉人手中的一把，那大元首便再沒有機會了。

妮雅柔聲道：「夜了！明天還要早起呢！」

我愕了一愕，照理我自應回到有采柔和大黑在的營帳，但看妮雅眼中溫柔的神色，嬌羞的神態，擺明要和我共渡長夜的樣子，又教我不知該如何應付。

只恨我不懂淨土的風俗，這樣便和尊貴的女公爵一起，於禮是否相合。

在這戰爭的年代裏，帝國人男女關係非常隨便，這並非純是亂世而人心亦亂，更主要因為人口上特別是男丁的大量損耗，一個男人擁有多個女人當然不在話下，甚至單身的女人都不介意和陌生或初識的男人結合，以生育下一代，保持國力，只不知淨土人是否如此？又或他們是天生浪漫多情的人。

我看是後者居多。

我的老朋友年加便是個例子。

但我卻答應了采柔今夜是她的。

自她受傷以來，我們便沒有任何歡好的行為。

妮雅背轉身去，不讓我看到她的神色，挺直的腰背傲然立著，聲音轉冷道：「你走吧！」

唉！

我知道剛才猶豫不決的神態又再次傷害了這高貴美女驕傲的自尊，但我卻絕不會怪她。

她如此放下她的驕傲來遷讓我，早使她感到屈辱，所以也特別敏感。

妮雅你原諒自己吧！

在愛情前誰不是不堪一擊的弱者？

我拉起她的手，她掙了掙，當然掙不脫，何況她根本不想掙脫。

拉著她走出帳外，才放開了手。

我道：「肯賞臉來探訪我的小帳嗎？」

妮雅粉臉一紅，垂下了頭，用緊跟的腳步回答了我的問題。

我想到了向黑叉人的圍城軍送禮的問題，邊行邊道：「軍中有沒有懂黑叉語言的人？」我記起了席祝同死前向我叱叫的陌生語言。

妮雅見談到正事，嬌羞稍減，道：「這不用擔心，黑叉人身抵淨土後，所有人都在努力學習美麗淨土語，這些人都不安好心。」

我立時喜形於色，快樂一嘆道：「這就完美之極了，我這個大禮保證他們推也推不掉。」

妮雅嗔道：「你究竟想出了甚麼鬼主意來？」

我最愛看她這種半嬌嗔半發怒的可愛神情，故意逗她道：「到了！這就是寒舍，咦！人到了那裏去？」

這和淨土方形的美麗彩帳截然不同，由我從魔女國帶來的白色尖頂小帳，內裏黑沉沉的。

我的小采柔到了那裏去？連大黑和飛雪也不見了。

大黑的喘氣奔跑聲在後方響起。

我張開雙手迎接撲上身來舔臉的大黑，微笑道：「大黑，讓我來介紹你認識另一位女主人……」

妮雅伸出雪白的手，過來撫摸大黑的大黑頭，紅著臉嗔道：「想不到你這麼懂欺負人！」

我哈哈一笑，放開了大黑，那傢伙反身跳回地上，往營地的東面奔去，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叫了幾聲。

這傢伙竟懂得受命回來帶路，實是我所見所聞的狗裏最通靈的一隻，帝國的軍犬均能負起各種任務，可是牠們都是曾經黑盔武士施以嚴格訓練後才能如此，大黑真是一隻有自學能力奇種狗。

妮雅大奇道：「牠要我們跟著牠跑！」

我悶哼道：「看看牠弄什麼鬼。」大步跟去，妮雅當然緊傍我旁。

沿途營帳林立，都是黑沉沉靜悄悄的，在如此深夜，又經過了戰爭和旅途之苦，除了守夜的人外，全都酣然大睡，追尋夢鄉裏真正的淨土。

在疏落火把的照耀下，鼻鼾聲此起彼落的轟鳴裏，妮雅淡淡的幽香飄送過來，忽然間我感到出奇的平靜。

在美麗的星夜下，采柔雙手環抱著膝頭縮上了胸前的雙腳，坐在一塊平滑大石上，仰起俏臉，凝望著覆蓋著大地的星空，完全地沉醉在另一個世界裏去，或者在那裏，才能找到她破碎了的夢，一塊美麗和平的樂土。

我知道畢生休想忘掉半點眼前動人的情景。

妮雅的手溫柔地鑽進了我的臂彎裏去，像生怕驚擾了采柔似的，輕輕道：「讓我們去加入她的天地裏去。」想不到我和她的思想同步到同樣的地方，心中一暖。

「汪汪汪！」

大黑在采柔旁出現，毫不客氣喜吠三聲。

神聖的靜寂瓷器般被失手打碎。

我們三人同時嚇了一跳。

采柔幾乎是彈弓般彈起來，轉身見到是我們，純美的俏臉閃過一個動人心魄的驚喜，向我們直奔過來。

我和妮雅停了下來，采柔直走到我們臉前，含著真摯極點的狂喜，看看我，又看看妮雅，然後擠到我們的中間去，小鳥展翼般伸出纖手，摟著我和妮雅的腰，用盡力氣去摟著。

我們三個人像花蕾般合起。

熱淚不由自主地在我眼眶裏湧出，順著臉頰流下。

就在這一刻，我感到擁有了整塊淨土，整片大地。

即使我要為她流盡最後一滴血，那也是物有所值的！

## 第四章 萬馬奔馳

五天後。

經過日夜不停的趕路人均勞累不堪，不得不紮營休息。

飄香河遙遙在望。

再有兩天，將可到達黑血谷。

離黑叉人的大軍愈近，危險性便愈高。

我和妮雅、采柔、田宗和大黑立在一個小山崗的頂端，極目前望。

在夕照的餘輝下，美麗的綠茵野原像一片綠油油的海洋，茫茫無盡。

在長風的拂掃下，草原野林波浪般起伏著，教人一點看不出戰爭和死亡的臨近。

田宗指著遠方一處賁起的丘陵，道：「那是奔月山脈的起點，連綿百里，至淨土的中部才被逐天大山脈所橫斷，所以逐天另名『橫斷大山脈』，黑血谷就是在其中一條支脈之內。」

采柔「哦」一聲叫了起來，指著另一方向叫道：「那是甚麼？」

我們齊把眼光移往那個方向。

一道長條正蠕蠕而動，塵土飛揚。

我心中一懍，難道黑叉人竟聞風而至，若是那樣我們便難逃全軍覆沒的厄運了。

妮雅也是目瞪口呆。

田宗先是一震，然後長長吁出一口氣道：「那只是野馬群！」

采柔興高采烈叫起來道：「我們真幸運，竟然可見到靈智祭司說的野馬群，真是好極了！」

妮雅伸手過去摟著她的纖腰，湊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話，然後兩對美目向我飄過來，又再一陣淺笑，不知在說我甚麼壞話，這些天來她兩人間的關係發展得很快，有時甚至會將我冷落在一旁。

我很想和她們調笑，可是礙於田宗在旁，只好將差點衝口而出的話吞回肚內。

馬蹄轟隆的聲音逐漸可聞，只見成千上萬，各種毛色應有盡有的野馬，由左方遠處斜斜切入我們視域的正中處，看情形是奔往我們左後遠方的大樹林。

奇異的聲響，在我身旁響起。

我和大黑同時愕然側望，只見一旁吃草的飛雪，不知何時竟來到我身旁，圓圓眼睛睜得大大的，一瞬不瞬看著漫山遍野而來的野馬，鼻頭微微嘶哼著。

我剛要伸手撫摸牠馬頭如雪絮的鬃毛，飛雪已一聲長嘶，前蹄跳起，再踏下時，俯前便衝。

時間不容許我有第二個思想，箭步飛前，恰好撲上馬背。

「汪汪汪！」

大黑捨命從後追來。

剎那間飛雪馱著我奔了下小山崗，回頭看去，采柔、妮雅和田宗三人呆在那裏，完全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其實我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我硬勒馬韁。

飛雪悲嘯一聲，第一次不遵從我的指令，死命要搶前狂奔。

我人急智生，將嘴湊在牠的耳旁，叫道：「等等大黑！」

飛雪奇蹟地放慢下來。

大黑氣咻咻奔至。

我俯身將牠抱起，摟在懷裏，放鬆韁繩。

飛雪歡嘯一聲，放開四蹄，迎向挾著一天滾滾泥塵奔來的野馬群馳去。

在馬背上，整片大地潮水般倒退往後，飛雪驚人的高速，大幅地縮短了廣闊原野的距離。

風聲呼呼。

大黑縮起尾巴，躲在我懷裏動也不敢動。

剎那間後，眼前盡是狂奔而來的野馬。

天地填滿了馬蹄轟鳴的聲音。

令人嘆為觀止的氣勢，但也包藏著無比的凶險，若和這野馬群迎頭衝撞，唯一的結果就是變成肉泥骨碎。

我已能清楚看到走在最前列的野馬毛鬃隨著拚命奔馳的動作而飄揚的威猛形相。

望之無盡的野馬，捲起的塵土，把夕陽也遮蓋了。

只剩下百來步的距離，飛雪一聲狂嘶，硬將野馬奔雷的聲音蓋過去，急轉了一個彎，速度再增，達到牠速度的極限。

以萬計的野馬竟應飛雪的喚召，齊聲嘶叫，同時改變了方向，跟著飛雪的方向奔馳。

我心懷大放，忍不住一聲長嘯，一夾馬腹，策著飛雪往大草原無有盡極的遠處奔去。

馬後是漫山遍野以我們為首的野馬群。

當我回到營地時，已是次日的清晨，我人雖累極，精神卻非常振奮，與數萬匹野馬在大原野上奔馳整夜的經驗，確使人難以忘懷。

反而一向愛趁熱鬧的大黑，早便趴在我懷裏睡著了。

飛雪比我更神采飛揚，因為牠並不是孤獨的。

一匹通體黑閃閃的母馬，親熱順從地跟在牠身旁。

我並不知道在馬的世界內，美麗的標準如何介定，但這黑馬和飛雪，確是非常對比強烈偏又非常匹配的一對。

在離營地哩許處，遇上搜索了我們整夜的采柔、妮雅和田宗，免不了互訴一番離情，眾人對飛雪的異行都嘖嘖稱奇。

采柔最是好奇，問道：「飛雪和這位黑美人，將來生出的小馬兒，會是甚麼毛色？」

我一本正經答道：「一定是黑色，因為牠喜歡黑色，否則為何挑朋友挑了烏亮亮的大黑，挑妻子則選了位黑美人！」

妮雅笑罵道：「這算甚麼道理，一黑一白，生出來的馬兒必是黑白間雜，我自幼便養馬，所以有權在這事上發言。」說完示威似地向我皺了皺鼻子，裝出個不屑的可惡神態。

采柔擔心地道：「或者整隻都是黑色，只有四蹄才是雪白，是匹四蹄踏雪。」

我心中一動。

采柔說得不錯，飛雪是匹神馬，據年加說，牠從來對其他母馬不屑一顧，但為何今次大顯神威，懾服了野馬群後，挑出了牠的俏嬌娘？

是否牠自知自己溫長的生命已到了盡頭，所以要留下有牠血統的後代？

想到這裏，心中升了一股不祥的預感。

命運實在太可怕了！

那天我們立即上路，兩日後，在田宗的帶領下，悄悄抄秘徑抵達黑血谷。

黑血在流著。

那是山內一個小湖，只不過湖水是泥漿般味道難嗅的黑油，我認得這寶貝，它正是魔女國用以對付帝國大軍的法寶。

湖心一股黑油噴起數尺之高，嘩啦啦聲中落回湖面。

我向妮雅問道：「預備了多少個桶子？」

妮雅道：「二十個，夠了嗎？」

我道：「命人裝滿它們，放在騾車上。」

妮雅發出命令，戰士們立即忙碌地工作，以各種盛器，取油注入桶裏。

田宗來到我身邊，恭聲道：「大劍師，取了油後，我們跟著怎麼辦？」

我淡淡道：「將二十大桶黑油送到飄香城去。」

四周所有將兵一齊瞠目結舌，連正好奇地察視黑油湖的采柔，也愕然向我望來。

我當然明白他們的感受。

這些危險品送去飄香城有啥用？難道要將飄香城燒個一乾二淨、玉石俱焚嗎？何況我們根本穿不過圍城的黑叉大軍。

妮雅疑惑地道：「假若給黑叉人發現了，怎麼辦？」

田宗和其他幾名較高級的戰士紛紛點頭，表示他們也想知道答案。因為這樣一大隊蝸牛般緩行的騾車隊，要不給黑叉人發現，就只有是所有黑叉人那時都盲了。

我微微一笑道：「立即棄桶逃命！」

眾人更是愕然，這算甚麼辦法？

妮雅神情一動，道：「這就是你的所謂送禮？」

我向仍是一臉不解之色的田宗道：「假設你是黑叉人，逮到這載著二十大桶黑油的車隊，會怎麼辦？」

田宗皺眉道：「我當然會研究一下這二十桶怪東西是甚麼來的，為何淨土人會冒險將它們運往飄香城。」

妮雅恍然大悟道：「他們當然不會研究出甚麼來，只好將它們帶回去，或者帶到那木堡裏，而我們那時便去燒堡，是嗎？蘭特公子！」

我淡淡道：「只錯了一點，不是『我們』去燒堡，而只是我一個人去燒堡，只有以妙法混進去才是唯一的方法。」

妮雅待要抗議，采柔跑了過來。拉著她的手，阻止了她。

田宗道：「假設黑叉人將騾車只是送到木堡外的空地上，豈非白費心機？」

我苦笑道：「那就要賭上一場了，假若我真是那甚麼勞什子聖劍騎士，他們自應將黑油和我拖到城堡裏去。」

## 第五章 智破敵堡

「吱，吱！」

這二十桶黑油的重量非常驚人，拖得那三十多頭騾子直噴著氣。

我叫道：「停下！」和田宗同時跳下馬去，三百多名「護送」的戰士同時勒馬停定。

兩人來到其中一輛騾牛，蹲了下來！

田宗將車底特製的暗格拉開，有點憂慮地道：「假設黑叉人養有惡犬，可能會嗅到你的氣味！」

我拍拍他的肩頭，安慰他道：「放心吧！這些黑油可說是難聞之至，甚麼人味也可以蓋過。」

時間無多，我爬入車底，縮入了暗格裏，在田宗關上暗格前，囑咐道：「記得不要給黑叉人追上。」

田宗臉上現出尊敬的神色，道：「我們一定不會令大劍師失望的。」

「砰！」

暗門關上。

眼前一黑，到了另一個窄小黑暗的天地裏。

騾馬隊繼續行程。

不一會我已習慣了內裏的黑暗和氣悶的感覺。

這些天來無時無刻不在趕路，反而在這刻鬆弛下來。

車行單調的聲音，頗有催眠的作用，不一會我的眼皮沉重起來，臨睡前，我艱難地抽出了魔女刃，抱在胸前。

模糊間，一股暖流由刃身透體而入，我待要掙扎醒來時，已沉睡過去。

在最深的甜夢裏，我感到自己的精神靈思無限地擴展，跨越了空間和時間的限制。

忽然間，我從沉睡裏驚醒過來。

車底暗格外是人馬嘶喊的嘈吵聲。

田宗的聲音在外而響起道：「聖劍騎士！黑叉人來了，珍重！」

騾車忽地加速，顯是騾受驚下四散奔逃。

心中大叫不妙，若騾車翻側，倒瀉黑抽，便前功盡棄了。

顛震拋蕩裏，我咬著牙苦忍身體跟暗格壁碰撞的痛苦。

「呀！」

騾車停了下來。

接著四周充滿了人馬叫嚷的聲音，可恨我一句也聽不懂。

妮雅還說黑叉人都在學淨土語，但車外這群當非好學之徒，平時也不肯練習。

一陣嘈嚷後，騾車又動了起來。

多想無益，唯有收回心神。

剛才睡了那一覺，使我精神旺盛，體力比之任何時間更充沛。

心中一動，魔女刃的確是有神奇的魔力，既能使我疲勞恢復，又可把采柔從死亡的邊緣救回來，可是當日魔女受了大元首的暗算，為何不借助她的奇異力量？難道她是蓄意尋死？

我的心臟劇烈地跳動著。

魔女是否根本沒有死了？

想到這裏，我幾乎想立刻趕返魔女國，到她的陵墓裏看看。

當然這是沒有可能的，尤其外面是危險的黑叉人大軍的盤據地。

騾車停了下來，不一會又在移動著。

心神回到了緊抱胸前的魔女刃。

直到現在，我還不懂怎樣去和「她」溝通，在某些特別的情況下，她便會發揮作用，但假若要蓄意從她身上得到點甚麼，她卻毫不反應。

像第一次我拿著她血戰帝國的大軍和大元首時，她只是一把無堅不摧的利刃。

我第一次感到有奇異的暖流由她傳入我體裏，是在一次沉思中，當我細心欣賞她刃身流動的光輝之時。所以要和她溝通，必須心無他念，又或在半睡半醒，疲倦欲死的特別時刻。

想到這裏，一個念頭升起，橫豎在這車底的暗格裏閒著無事，不如試試和她培養點感情。

我將刃體提高少許，直至刃尖貼著我兩眼正中處，然後凝神在與刃尖的接觸點上。

奇怪得很，不一會我的神智清晰起來，和平時相比，那就像一盆污濁的水，忽地清澈起來，可照見平時反映不到的東西。

心中一震，那種感覺立時破碎。

正要繼續嘗試，騾車停了下來。

外面的人馬嘶喊聲明顯地增多了，可能已抵達了敵人的大本營，只不知這是木堡之內還是之外？

長號響起。

我不敢怠慢，將精神從魔女刃收回來，靜心細察和等待著外面一絲一毫的變化。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蹄聲轟鳴，有一隊人馬來了。心中暗叫不好，看來這仍是木堡之外，否則蹄音怎會沒有絲毫經堡壁反彈回來的回響？

難道我真的並非預言裏的聖劍騎士？

蹄聲在我耳旁驟止。

接著是眾黑叉人紛紛下馬的聲音。

其中一個黑叉人說起黑叉話來，顯是在報告著有關這從淨土人搶來的騾車隊的事，而對方的身分地位明顯比他要高。

當這人報告完畢後，對方並沒有作答，也沒有作聲。

蓋子打開的聲音響起，外面的黑叉人當然在研究桶內的黑色怪油。

一把粗雄的聲音道：「找那小子來！」

我呆了一呆，為何我忽然明白他在說甚麼？這才猛然醒悟他說的是淨土語。

一人應命而去。

那人續道：「你們盡量練習多點淨土語，否則『堯敵』會不高興。」

眾黑叉人齊聲以淨土語應是，這句亦是年加教我的第一句淨土語，第二句就是「不」。

外面靜默下來。

我禁不住腦筋大動。

外面這發號施令的人顯然身份極高，只不知他口中的「那小子」是誰，為何要他來提供有關黑油的資料，而且這黑叉將領語帶輕渺，顯是對那小子毫不尊重。

黑叉將領的聲音再又響起道：「祝同死了，你們知道他是因何而死？」

我心中一震，這人的口氣，似乎地位比之席祝同只高不低，難道是七大神將之一？只不知他是「光頭鬼」左令權，還是「吃人鬼」工冷明？

一人以非常生硬的淨土語應道：「他遇上了敵人裏的真正的高手。」

那不知是左令權還是工冷明的人暴喝道：「不！他致死的原因是因為他輕敵，自天夢河旁一戰，他親手斬殺淨土四大名將之一的拉撒大公後，他便趾高氣揚，一點不把淨土人放在眼內，所以他死了，還使我們黑叉人吃了登陸淨土後的第一次敗仗，我左令權絕不會重蹈他的覆轍。」

我的心卜卜跳動，想不到這麼快便和敵方兩軍主將之一的左令權如此接近，現在只希望他能再謹慎一點，將這批重禮拖返木堡內仔細研究。

眾黑叉人都默默受教。

左令權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淨土人也有這樣的勇士，異日我若不能斬殺他於刀下，我便不配作『堯敵』七隻手的一隻。」

眾黑叉人紛紛低吼輕呼，以示心中的憤慨，亦有人高呼甚麼「堯敵」。

我心中暗笑，假若他肯和我單打獨鬥，我現在可以立即現身讓他試試能否得償所願。

另一人道：「統領！我明白了，所以你才要弄清楚這黑水的來歷和作用。」

左令權悶哼道：「飄香城危在旦夕，城破人亡乃非等閒事，而他們仍要派人將這二十桶東西運回去，必然有其因由……」

蹄聲至。

一陣喝罵之聲。

接著是物體墜地的聲音，人的呻吟聲。

我暗忖，定是「那小子」給押來了。

驚呼和掙扎的聲音傳來，在我暗呼不妙時，左令權聲音轉冷道：「我問一句你答一句，若有一句話不令我感到滿意，便斬你一根手指，所以你最多可說錯十句話。」

眾黑叉鬼齊聲笑起來，可見他們對虐待別人，實視為樂事。不禁暗暗叫苦，難道我坐看他們如此公然行凶嗎？

那人終於驚叫起來道：「不！不！我說。」

我渾身一震，終從語聲辨認出了這小子是誰。

紅晴貴士！

他定是回飄香城途中為黑叉人所擒。

黑叉鬼輕視不屑的笑聲響起，有人道：「這小子比起他父親，實在太沒有種了。」

左令權沉聲道：「這二十桶黑油是甚麼東西？」

一陣沉默，接著是一陣牙關打顫的聲音。

「不要！我說！我……我想起來了，這是黑血谷的黑血。」

我的心涼了一截，若他再說下去，我的所謂妙計便要被揭穿了。

左令權道：「這些黑血有甚麼用？」

紅晴顯然愕了一愕，嚅嚅道：「這些黑……黑血，沒……沒有，噢！不要！不要」急帶喘著氣。

我心中在祈禱：紅晴紅晴，為了你的十根指頭，不要說真話，編也要編個好的故事出來。

紅晴幾乎是哭著道：「這是魔龍的血，有奇異的魔力……」

左令權大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否則淨土豬不會不怕死，派人出來偷運這些黑水，黑色是我們的幸運之色，所以上天早知淨土是屬於偉大黑族的。」跟著沉聲道：「有甚麼魔力？」

紅晴喘著氣，道：「這……這……」

左令權暴喝道：「不要告訴我這黑水是沒有用的東西，黑代表的是力量，只有黑夜才能擊敗和驅走白天，只有它退走了，白天才敢出來，天地就是黑夜強姦了白天生出來的孽種，淨土豬你明白了沒有？」

我幾乎想摟著這可愛的黑叉鬼親吻，他這麼一說，紅晴只有在「說真話斬手指」和「說假話保存手指」兩者間挑取其一，只要是正常人，便會挑後一項，只希望紅晴能以他的想像力騙過黑叉鬼，做一個說故事者。

紅晴道：「黑血是……是……噢！我說真話了，據說若把黑血沾在劍上，刺中人後，劇毒便會鑽入人身體內，使人毒發身亡，非常厲害，真是見血封喉。」

開始時我還有點擔心他說謊話說得不像，幸好他愈說愈流利，愈充滿令人信服的情感，最後連我也覺得黑血可能真的有劇毒，這小子是說謊的天才，這可能也是他唯一的優點。

頭上傳來腳步移動的聲音，當然是那負責揭蓋的黑叉鬼小心起來，移離那桶對他來說擁有最美麗顏色「黑色」的水。

隔了好一會，左令權道：「這事非常重要，我們找幾個淨土俘虜試試，若這小子說的是真話，那就是『夜神』賞賜給我們用以征服大地的寶物，感謝夜神。」

眾黑叉鬼齊應道：「將騾車押入堡內！」

騾車又開始緩緩而行。

我既喜且憂。

喜的是終可以送這二十桶寶貝入堡，憂的是左令權如此重視這二十桶黑水，必須立即作實驗，找幾個俘虜一試，那便是立即拆穿了紅晴的謊話，那時我應否挺身而出，拯救紅晴？但在木堡裏，我縱多兩把魔女刃，也難逃身死的命運。天色逐漸暗下來，暗格兩旁透氣孔射進來的光線逐漸黯淡。

人馬移動的聲音也多了起來，使我知道木堡在望。

叱叫此起彼落。

大木閘「隆隆」聲中被推開。

騾車隊進入木堡。

外面紅光閃閃，火把的光芒爍動著。

「咿唉唉！」

騾車隊停了下來。

有人將騾解開，牽到不知那裏去了。

我一咬牙，輕輕移開身下的木板，滑下冰冷的泥地上。

新鮮的空氣使我精神一振。

我伏在地上一動不動，好一會後才由車底往外望去。

這樣低的角度，看到的只是馬腳和人腳，火光閃閃中，車隊停在一個廣場的中心，離開左方的木框城牆和右方的木框房屋最少有百步之遙，不禁心中叫苦，就算我將二十桶油完全傾出，也絕流不到這麼遠的地方去。這時更不禁暗恨自己應製些較小的桶，因為像現在高及人胸的大桶，載的又是比水要重得多的黑油，人力是沒可能將它們移動的。沒有了騾馬，確教我煞費思量。

沒有考慮的時間了。

我爬前少許，估量著位置，魔女刃從底而上，「篤」一聲中，刺穿了其中一桶黑油的底部，用力一圈，立開出一個巴掌大的圓洞，介乎固體和液體間的黑油緩緩流下。

騾車隊共有五輛木拖車，每車放了四桶黑油，很快我便如法施為，刺穿了我藏身其下那輛車上四桶黑油的桶底，黑油源源流下。

我覷準一個機會爬出車外，迅速鑽入第二輛車的底下。回頭望去，後面那車的車底下已一片濃黑，慢慢在車底外滲去。

事不宜遲，魔女刃破底而上，刺中桶底。

腳步聲響起。

我一驚下停手，望往左側。

十多對腳直追而來，至車旁停下。

左令權的聲音響起道：「紅晴！這些黑油怎樣使用？」

紅晴顫抖的聲音在我頭上響起道：「要……要將兵刃浸在血內……」

左令權道：「浸多久！」

紅晴道：「最少要浸三天才可用。」

「呀！」

一聲慘叫傳來，看來紅晴不是給人打了一拳便是踢了一腳。

左令權怒道：「這小子在耍我，要浸這麼久，那來這般道理。」

紅晴哭著道：「三天是最好，不然浸一會也可以了，不！不要！」

跟著是桶蓋打開的聲音，當然是有人將兵器插進桶內。

這時車旁圍滿了人，我若想爬出車外，再爬往另一油車之下，是絕無可能了。

左令權下令道：「浸它一百『專』的時間，然後拿出來試試，若這小子騙我，便在他身上割下幾塊肉來，送給工冷明將軍作晚餐。」說完率著其中幾人去了，可是留下來的仍有十多人。

我不知「一百專」的時間究竟有多長，把心一橫，先將車上四桶油刺穿，來到紅晴的位置，用刃鋒在車底開了一個小洞，往上望去。

只見紅晴雙手給鐵銬反鎖身後，坐在車上，不住顫抖著，心中不由掠過一陣憐憫，我對這人雖沒有好感，但始終是一條陣線上的人。

我輕叫道：「紅晴貴士！紅晴貴士！」

紅晴全身一震。

我喝道：「不要動！我是蘭特，在你下面。」

紅晴這小子倒知機得很，也沒有回身後望。

我道：「不要動！我給你劈開手銬！」刃鋒一閃，鐵鍊立時斷開。

外面傳來叱喝的聲音，腳步聲響起。

不用說也知道是敵人發現了溢出的黑油。

我大喝一聲，滾出車外，來到幾個黑叉人中間，當我躍起時，三個人已中劍倒地。

紅晴由車上跳了下來，不過由於氣血未通，一個踉蹌，跌倒地上，才再爬起來，手中抓著一技鋒尖沾滿了黑油的長矛，這小子倒機靈的很。

附近十來個黑叉人驚魂甫定，回過神來，紛紛拔出兵刃，圍了過來。

我一聲冷笑，使出幾下精妙絕倫的劍法，幾個不自量力的黑叉人鮮血飛濺下倒跌開去，落到紅晴身旁。

紅晴喜叫道：「來了多少人！」

我微笑道：「只我一個。」

紅晴的笑容立即凝固，血色退盡。

這也難怪他，兩個人，就算全身長滿了會拿兵器的手，也必然對付不了以萬計的黑叉人，何況還是在敵人守衛森嚴，逃走無門的堡壘內。

我再殺了兩名黑叉人後，跳到空處，才有時間打量自己四周的環境。

這是進堡後的大廣場，三邊是高起數十尺的木堡外牆，一邊是連綿的貸倉和房舍，這時木堡內的其他人已發覺情勢有變。

堡牆上號角響起。

黑叉人由四方八面潮水般湧出。

我最先刺穿那些油桶的那騾車外的地面上已全是黑油，還在不斷擴大。

我隨手在地上拾起一個黑叉人混亂中掉在地上的火把，向紅晴大喝道：「要命的隨我來！」

當先往其中一座高達三層，看來是主樓的建築物衝去。

想不到我竟和他成為並肩作戰的患難之交。

矛影一閃。

兩支矛鋒像蛇般彎曲的怪長矛迎臉刺來。

我大喝一聲，魔女刃一旋一圈，兩枝怪矛立時齊中折斷，魔女刃鋒同時割斷了對方咽喉，沒有人比我更快。

紅晴的驚叫從背後傳來。

我倏地退後，來到紅晴身旁，魔女刃橫掃直劈，六、七個黑叉人兵刃斷折，濺血飛退。

左令權的大喝響起。

眾黑叉人潮水般退開，露出一大遍空地，形成一個密不透風的大包圍圈。

我和紅晴立於其中。

一名頂盔披甲，高大雄偉的黑叉大將，排眾而出，喝道：「來者何人！」

我一手持著火把，一手持劍，沉聲道：「大劍師蘭特！」

左令權眼中凶光連閃，凝神打量我手上的魔女刃，狂笑道：「好劍！由今天起，這把寶劍就是我的了。」

我一面祈禱第二車的黑油趕快流出來，最好能到其他的車底下，一邊道：「我今天確是送禮來的，但卻不是這把劍。」

其他黑叉人齊聲喝罵。

紅晴牙關打顫的聲音，立時傳來。

我們便像給一群長著人形的黑色猛獸圍著，也難怪這嬌生慣養的淨土貴族，如此惶恐。

左令權眼中掠過疑惑的神色，道：「就憑你一個人？」

我意欲拖延時間，最好大家閒話家常，天南地北胡扯一番，大笑道：「一個人還不夠嗎？席祝同便是給我一個人在千軍萬馬中殺了的。」

四周驀地靜下來，只剩下較遠外趕來增援的黑叉人奔跑喝叫的聲音。

愈多人趕來便對我愈有利。

我乘機對紅晴道：「火一起！立即跟我跑。」

我沒有時間和他解釋了，向左令權大喝道：「你不是要為席祝同報仇嗎？敢否和本人單打獨鬥？」

左令權冷冷看著我，好一會後沉聲道：「你勝了我的手下才說吧！」

後方的黑叉人一陣騷動，不用說也知道那是因黑油流到了他們的腳下。

一名黑叉戰士大喝一聲，撲了出來，其他人紛紛叱喝助威。

我打出個停止的手勢道：「且慢！」

左令權暴喝道：「怕了嗎？」

我微笑搖頭道：「不！我只是手倦了，要拋掉這火把！」順手一拋，火把往後掉去，落在地上的黑油處。

左令權愕然。

「蓬！」

火光竄起，像閃電般往騾車的方向蔓延過去，驚叫和慘叫聲立時充塞著廣場的上空。

剎那間，方圓百多步的地方和站在其上的百多名黑叉人全陷在熊熊燃燒的火海裏。

我心中暗嘆，若這是在堡內深處，那就好了，可惜現在最多只能燒死幾百個黑叉人，製造一場混亂。

左令權大喝道：「上！」

我長嘯衝前，往左令權衝去。

左令權一下子退入人堆裏，消失不見。

「叮叮噹噹！」

魔女刃搶入敵人的兵刃，閃電間已連殺數人。

紅晴一個踉蹌，兵凶戰危裏也不知他那裏受了傷。

我一手抄入他腋下，將他扶著，魔女刃大開大合，將幾個黑叉人趕開，四周全是矛光槍影，身後火光一片，熱浪迫人。

這些黑油一經燒著，威力確是驚人之致。

我扶著紅晴殺入敵陣，不一會連我亦多處受傷，幸好只是皮肉破損，其實就算我沒有紅晴這負累，也支持不了多久，這些黑叉人都是粗壯強橫，悍不畏死之輩，拚下去定是凶多吉少。

紅晴又一聲慘叫，給人挑中了肩頭，啞聲叫道：「大劍師，放下我，你自己走吧！」

我想不到這小子忽然如此有種，喝道：「振作點！我們定逃得出去，別忘了我是那勞什子聖劍騎士。」

「叮叮！」

兩枝矛給魔女刃鋒挑斷，我乘機飛起一腳，踢開了由側面撲上來的黑叉惡鬼。

紅色的火光，漆黑的惡鬼，兵器反映著火焰的紅光，忽然間我失去了方向感，只知拚命往人多處衝殺，只望多找幾個人一齊上路。

「轟！」

驚天動地的一下巨響，比魔女國所有的「雷神」施威時加起來仍可怕上十倍的巨響在身後響起。

大地震動，熱浪捲湧。

附近所有人紛紛倒地。

我扶著紅晴更是不濟，一齊滾倒地上，完全失去了應有的儀態。

我回頭後望，適逢第二下巨響震天爆起。

只見油車處火光衝天而起，直彈上百多尺的上空，火球和黑油雨點般往遠處灑去，像把光傘般罩下來。

我和紅晴兩人目定口呆，整個空間全是光點火屑。

「轟！轟！轟！」

木屑衝天而起，燃燒著的黑油火球像雷神炮般噴射，投往木堡的外牆上，投往堡內林立的木建築上，附在其上繼續燃燒。

整個木堡立時陷進瘋狂的混亂裏，一時間竟再沒有人有空來理會我們。

木桶內的黑油竟爆炸起來。

「轟！轟！轟！」

另一輛車上的黑油也爆炸起來。

廣場上籠罩著令人嗆咳流淚的濃煙。

正是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我向紅晴喝道：「走！」

冒著濃煙，往大門摸去。

大門打開，幾十名黑叉人拿著水桶，趕來救火。

紅晴想搶前攻擊，我拉著他道：「這是救不熄的火，愈潑水，火勢愈盛。」

廣場內外亂成一片。

「轟！轟！轟！」

最後一輛油車，亦終於爆炸。

整個木堡陷進地獄般的火海裏。

我成功了。

可能我真的是預言中的聖劍騎士。

若我將所有桶底全部刺穿，眼前的情況便不會是那麼精采了。

## 第六章 威懾大地

黎明終於來臨。

但黑叉人的木堡仍在焚燒著，濃黑的煙直冒上天，變成厚厚的烏雲，遮蓋了大半邊的天空。加上晨霧，視野模糊之極。

我和紅晴伏在一個小山崗的叢林裏，窺看著黑叉人的大災難。

紅晴道：「今次黑叉鬼的損失慘重之極，木堡裏囤積的物品糧食和攻城的工具全部付諸一炬，人命的損失更是難以估計。」

我順口問道：「你的手下到了那裏去？」

紅晴神色一黯道：「戰死的戰死，被殺的被殺，假若他們不是要利用我來威脅打擊我父親，早將我幹掉了。」

他臉上現出痛苦和悲痛的神色，顯見黑叉人對付他手下的手段，確使人慘不忍睹。

我道：「他們是否逢人便殺？」

紅晴道：「除了年青的女人和小孩，凡成年的壯丁或老人都一個不留，由登陸開始，他們便在進行對我們滅族的政策。」頓了一頓低聲道：「幸好你來了，大劍師，謝謝你！」

只有痛苦的經歷才能使人成熟和長大，我深切明白紅晴的感受，拍拍他肩頭道：「我也要謝你，若非你的謊話說得這麼精采，也騙不倒黑叉人將魔龍血運入堡內，你實在為淨土立了大功，是了！你的傷勢怎樣了？」

紅晴臉一紅，誠恐道：「都是皮肉傷，我還受得起，大劍師，我發誓永遠也不會騙你。」

我點點頭，細察在木堡旁倉皇奔走的黑叉人動靜，吁出一口氣道：「假設我估計沒有錯，所有在木堡內的戰馬均被燒死，人命損失在三至四萬之間，這黑油真是可怕！」

紅晴一愕道：「你怎知他們死了三至四萬人？」

我道：「黑叉人建之大木堡，不但為了囤放物資，還是一個供左令權和工冷明兩軍輪流休養生息的地方，左令權軍力在五萬左右，你看現在於木堡外重整隊伍的黑叉軍，兵不過萬，可知最少損失了三四萬人，這還不包括他們後勤人員在內。」

紅晴道：「我們現在應幹甚麼？」

我微笑道：「好好睡上一覺！」

紅晴道：「甚麼？」

我解釋道：「妮雅和田宗的一千戰士，現在應已和靈智、候玉和澤生的九千戰士會合，一見木堡起火、便會率眾攻來，現在隨時會到。」

紅晴現出興奮之色，旋又皺眉道：「可是工冷明的大軍，見到木堡勢危，必會抽軍回來，兵力仍比我們強大得多。」

我微微一笑道：「這樣的濃煙，附近百哩之內的人誰會看不見，你父親若不懂趁機銜著尾巴追殺工冷明，就不是淨土四大名將了。」

紅晴肯定地點頭，道：「是的！我最清楚父親，他絕不會放過這機會。」

他略撐起上身，回頭四望，噢一聲叫起來，喜道：「你看！」

只見右後方遠處塵土飄揚。

我一眼望去，大感不妥，首先是這支隊伍軍容不整，旗幟完全欠奉，又以步兵為主，兼且兵力至少達二萬之眾，怎會是妮雅的部隊。

紅晴也看出不妥，道：「難道工冷明這麼快便來，可是方向不對呵！飄香城是相反的一方才對。」

我心中一動，「呵」一聲起來道：「我知道了，是席祝同剩下來的敗軍，重整後到這裏來。」

幾乎是同一時間，我們兩人齊往左後方望去，妮雅旗幟鮮明的一萬戰士映入眼簾，正策馬迅速趕往木堡。

只有在我們這高起了的位置，才可同時看到兩支分別接近的敵對部隊，而他們間是沒法發現對方的存在。

我和紅晴同時臉臉相覷。

要知最佳方法，便是設法阻止妮雅的到來，並立即撤退，因為席祝同的殘餘部隊若和木堡的左令權匯合，兵力將是妮雅部隊的三倍以上，足可將一萬太陽戰士殲滅，不要忘記黑叉軍是比淨土軍強悍和經驗老到的戰士，又有左令權這能征慣戰的人在指揮大局。

可是若我們這樣做了，當工冷明的五萬精兵回來便會挾壓倒性的優勢，回師將飄香城追來的淨土軍吞噬。我們也將反勝為敗，再無半點機會。

我一生裏，從未試過像這刻般苦惱，那般難作決定。

我猛然起立。

紅晴嚇得跳了起來。

我肅容道：「我沒有時間作任何解釋，你現在立即截著妮雅，要她全力攻打席祝同的敗軍，記著不要分出任何人來，去！」

紅晴還要說話。

我暴喝道：「去！」

紅晴一咬牙，轉身望著妮雅的部隊狂奔去了。

我拔出魔女刃，將刃身向著濃煙後冉冉升起的朝陽，將日光反映往妮雅部隊的方向，心中祈禱道：「飛雪！睜開你的眼！這是你熟悉的魔女刃反映出來的光芒。」

一個白點由妮雅的部隊搶前而出。

我心中大喜，狂叫道：「飛雪！」由小山崗往下跑去。

飛雪迅速接近，鬃毛飛揚，便若上天派來助我的神物。

豪情壯慨在我心中湧起，飛雪已像一片白雲飄至，速度略減。

我長笑一聲，飛身上馬。

我倆分開了只有兩天，但便像已有千年萬年之久。

飛雪一聲長嘶，表達出內心的欣悅。

我一抽馬韁，策著牠往濃煙直冒，成為了廢墟的木堡馳去。

濃煙不住在眼前擴大，在木堡四周的黑叉人紛紛舉起兵器，向我迎來。

我的心平靜下來，魔女刃回到鞘內，拔出那兩枝精鐵打制的大笨矛，只感到體內充盈著力量和鬥志。

若在平時，我這樣向數千黑叉軍挑戰，實與送死無異，即使我有魔女刃，可以殺多幾十人，但最終都難免落敗身亡。

可是眼前的黑叉人經過昨夜驚天動地的大火後，早潰不成軍，兼且身疲力累，士無鬥志，而最重要的一點，他們缺少座騎和武器。

一陣熱風吹來。

濃煙壓下，一時間我和黑叉人同時沒入煙霧裏。

我暗叫天助我也，長矛挑出，兩名黑叉人首當其衝，濺血飛跌。

飛雪一聲狂嘶，凌空躍起，落地時連衝帶撞碰跌了十多人，雙矛連閃下，殺得敵人狼奔鼠竄，慘叫連連！

瞬眼間，我殺到火牆前。

勒馬回矛，又再殺回去。

我的目的是要將左令權和他的人留在此地，待妮雅能對席祝同的殘軍加以突擊，使敵人陷入瘋狂的混亂裏。

雜亂的蹄聲在左後側響起。

我不驚反喜，將圍上來的黑叉鬼迫開，掉轉馬頭衝去。

敵人若還有馬留下，就一定會讓地位最高的人乘坐。所以蹄聲可能代表對方其中之一就是左令權。

一陣風吹過，煙和火分薄散開。

一眼望去，剛好看見左令權在十多騎護持下，往遠處奔去，不用說也是想和席祝同的殘軍會合。

我一聲長嘯，猛夾馬腹。

飛雪像一支箭般往左令權衝去。

剎那間飛雪趕過了百多步的距離，帶著我來到左令權的馬後。

他身旁分出七、八騎，回馬要對我加以攔截。

飛雪速度再增，在他們圍攏上來前，擦身而過，將他們反拋在後面。

「鏘！鏘！」

另兩名騎士被大笨矛挑下馬背，在平時，他們或許能多擋我一招半式，但絕非在這種毫無鬥志的掙扎裏。

左令權在前策馬狂奔。

飛雪一聲尖嘶，凌空躍起，前蹄踏在左令權的馬股上。

左令權的馬失蹄前跌，將左令權拋下馬去。

我大笑而至飛出左腳，正中連忙爬起的左令權額角。

左令權仰天倒跌，昏倒過去。

我回馬擲出雙矛，追來的七、八名黑叉人立時又有兩人應矛落馬。

我拔出魔女刃，將劍法展至極盡，殺將回去。

當我的馬越過他們後，再沒有一人能安坐馬上。

遠方喊殺聲響起。

我高舉魔女刃，感謝上天對我的恩賜。

眼前，勝利已是鐵般的事實。

淨土人陷進前所未有的狂喜裏。

這是木堡一戰後第二天的清晨。

我們列陣在大草原上，看著飄香城大軍的接近。

唯一的遺憾是工冷明見機退走，但左令權成了我們階下之囚，這是在淨土人和黑叉鬼的戰爭裏從未曾發生過的事。

這次我們是勝得僥倖，下次的戰爭，將會更為艱險。

紅晴拍馬而出，大叫道：「父親！」

我望向身旁的妮雅，剛好她也望來，熱淚沾滿了她的臉頰，這是狂喜的眼淚，淨土人受的屈辱實在太多了，直到這刻才吐氣揚眉。

剩下來的八千多戰士裏，有一半人也感動得流下眼淚。

我向另一邊的采柔望去。

采柔含著淚道：「大劍師！我太感動了！」

我拍拍她懷裏的大黑，微笑低聲道：「今晚用行動來感激我吧！」

采柔俏臉一紅，瞪我一眼，怪責我在這麼莊嚴的場合，仍是一腦子壞東西。

飄香城大軍一騎拍馬而出，當然是淨土四大名將之一，紅晴的父親紅石大公。

紅晴迅速和父親會合，然後邊行邊說，往我們走來。

我乘機仔細打量這淨土的名將。

紅石身裁瘦長，臉相英偉，一點也沒有給人蒼老的感覺，和紅晴走在一起，腰肢比紅晴更挺直硬朗，像是紅晴的哥哥更多於像他的父親。

真是一個人物，難怪能多次使圍城的黑叉人無功而退。

紅石紅筋滿布的眼睛射著懾人的神采，深深地打量我，當他策馬來到我馬頭前伸手可觸的近處時，勒馬停定，舉起右掌，掌心向外，這是淨土人對「神」的敬禮手式，正容道：「尊貴神聖的聖劍騎士，我代表飄香城所有的人，由剛喊出第一聲的初生嬰孩，至咽下最後一口氣的人，向你致敬叩首。」

「呀！」

兩支軍隊數萬人一齊舉起武器，高聲歡喊。

歡喊聲海浪般來回激盪著。

望向采柔和妮雅，兩女早熱淚滿臉。

紅石大公舉起右手，伸張十指，再緊握成拳。

歡呼和喊叫立時隨手號收止。

不聞半點聲音。

紅石大公道：「聖劍騎士，請讓紅石由今天起，追隨在你左右，揮軍北上，解天廟之圍，將凶殘的黑叉軍趕回海裏。」

歡叫聲震天響起。

再沒有人能使戰士們停止下來。

## 第七章 盛宴飄香

我和妮雅站在飄香城寬厚的城牆上，遠眺月夜下壯麗的草原夜景。

采柔捉了最不情願的大黑去洗澡，我閒著無事，便在即將舉行款待我的盛宴前，偷點時間，拉著妮雅到這裏來賞月。

妮雅秀長的金髮隨風飄拂，換了鮮黃色長裙的她，比之，她威風凜凜、英氣勃勃的雌姿，又是另一番醉人風姿。

妮雅目光凝往月照下神秘淒迷的廣闊原野，輕輕道：「母親生我時難產死去，所以我的生命裏只有父親，沒有母親……」

我感覺到她語氣中蒼涼之意，大生憐惜，伸手過去，輕輕摟著她的香肩，放棄了迷人的夜景，挨著城牆，審視她側臉驕傲若女神的輪廓，欣賞著天地所能創造出來最美的線條。

假若有一天我離開淨土，只要摟著她，便可等於將淨土擁入懷裏。

擁有她，便等於擁有了淨土的精萃。

采柔。

妮雅。

上天對我何其不薄！

假設我能和采柔、妮雅、華茜、公主、甚至是郡主，找個隱僻的世外桃源，或者移居來沒有了戰爭的淨土，我便是大地上最幸福的男人，而我亦會努力使她們變成最幸福的女人。

這是一個夢，一個非常遙遠迷離的夢。

兩場勝利使我對命運深感顫慄。

誰知道命運在前路給我安排了甚麼？尤其是「預言」中「無限的悲傷」那一句，更使我心中多了一條梗刺。

妮雅道：「當我看著席祝同的矛刺進父親體內時，我本以為我的一生就此完了，因為幸福再與我無緣……那知……那知……」瞅了我一眼，垂下了頭。

我忍不住將手移高，來到她粉嫩雪白的玉項處，溫柔地搓摩著。

妮雅緩緩抬頭，含著深情的美目往我望來，幽幽道：「那知遇上了你。」

我微笑道：「那開始時又為何對我那麼凶巴巴的？」

妮雅靠了過來，將頭枕在我肩上，將小嘴湊到我耳邊，呢喃道：「因為我妒忌，妒忌采柔在你身旁，而不是我。」

我大笑起來，喘著氣道：「不要騙我，我看你是在見到我梳洗後那英俊模樣才芳心大動，那剎那間你兩眼閃起的亮光騙不過我。」

妮雅站直身子，推開我搭在她肩上的手，杏目圓睜嬌嗔道：「去你的！你滿臉深思的樣子比你現在的小白臉好看多了，鬼才為你的小白臉動心！」

我見能將她激成如此模樣，心中大樂，連半絲愁意也拋諸腦後，在此澄寧皎潔的醉人時刻，誰還理得命運正在幕後幹甚麼勾當，摸著下巴道：「看來我要留一把鬍子在這裏，好討我們尊貴的女公爵的歡心了。」

妮雅投入我懷裏，火熱豐滿的嬌軀貼著我，纖手水蛇般纏上我的頭頸，俏臉仰起，媚聲道：「留吧！留吧！最好將你的小白臉全遮蓋過去，不過卻要剩下你悲憂的眼睛，以免少了勾引女人的工具。」

我狠狠道：「你再不停止引誘我，我便不是和你去赴宴，而是……」

戰士踏步立正的聲音傳來。

我們難捨難離下緩緩分開。

「大劍師、妮雅女公爵，晚宴的時間到了。」

盛宴在紅石大公的公茵府正殿內舉行。

大殿最使人印象深刻處，是以水晶石砌成的殿頂，讓人由殿內可透過晶石直望夜空。

殿內擠滿了穿著華服的淨土貴族和將士。

他們分成一組一組，一邊享用著看似隨意放置的石桌上豐盛的蔬果美食，一邊悠閒地談笑，有些人更坐在以雲紋石塊鋪成的地上和石階下，充分表現出淨土人浪漫和無拘無束的情懷。

殿內佔了一大半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年青女子，她們平均都生得嬌俏秀麗，皮膚尤其雪白柔嫩，加上她們的裙服都非常性感，所以裸肩美腿和豐隆的胸肌，把盛筵點綴得肉感香艷，愈發對比出戰爭的冷酷和醜惡。

當我和妮雅抵達時，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

紅石大公，由紅晴和另一和紅晴有三分肖似的美麗少女左右傍隨下，迎了上來。

全殿近百男女齊齊起立，雙手交叉胸前，向我施禮。

唯一仍大模大樣躺著的只有大黑，這傢伙剛正被整群美女圍著，玉手齊施，摸得牠連眼也睜不開來。

靈智帶著采柔，來到紅石大公的旁邊。

我一望見采柔，眼睛便不能移往另一處地方。

她穿上了件雪白柔軟的長袍，露出了半邊香肩，長長的秀髮在頭上打了兩個轉，垂下了幾縷青絲，用一支白玉簪穿著，美得像會發光那樣。

采柔美眸射出萬縷柔情，輕輕道：「大黑那傢伙又背叛了我。」

我忍著笑，向各人回禮，微笑道：「繼續你們剛才的偉業吧，我不希望因我的到來而有任何改變。」

眾人轟然大笑。

紅石大公回頭向他們打了個請繼續的手勢，向我道：「我的兒子你很熟悉了，讓我來介紹我的女兒──紅月。」

他身旁的美少女向我微微躬身，閃亮的美目充滿著好奇和挑戰，顯是對我大感興趣，我感到她有點像我熟悉的某一人，但一時想不起像誰。

我心中暗自警惕，淨土的美女都是非常多情，若我不小心一點，是會惹來很多煩惱的。

這時大殿回復了早先歡樂隨意的氣氛。

紅晴見到我留意殿內的情景，道：「大劍師，自黑叉人入侵淨土以來，這殿內還是第一次舉行宴會。」

靈智道：「大劍師，你將歡笑重新帶到淨土來。」

紅石大公心情大好，笑道：「大劍師，請過這邊來，讓我介紹飄香城最受尊敬的人給你認識。」

我彎起手臂，讓妮雅和采柔的纖手鑽入我的臂彎裏，隨紅石走向大殿右方層層高起的階台上。

經過處，各人紛紛施禮。

特別是那些淨土美女大膽熱情的目光，尤使我心跳加速。

畢竟我是個年青的男子，異性相吸，乃天地自然之理。大殿的右方明顯地空了出來，只有七名男女站在一張放滿食物的大圓桌前以微笑恭候著我的光臨。

我特別注意其中的四個人。

一位是身材高瘦、臉相精明，年在七十間的老者，吸引我的是他身上穿著像靈智般的祭司袍，分別只是靈智的袍服繫著的是黃色花邊，而他繫的是紅色的花邊。

另一人是位風韻非常迷人的美婦，金色的秀髮絕不遜於妮雅，穿的竟也是祭司服，繫的是藍邊。想不到代表淨土最高權力的八祭司內，竟有女性在，還是如此動人的尤物。

第三個引起我注意的是位年紀比我略大的男子，體格魁梧，精光閃閃的雙目閃耀著自信和智慧，予人文武雙全的感覺。第四位則是態似纖弱但秀氣非常的黑髮中年女子，娜娜亭亭，惹人愛憐。

七個人的眼睛全集中到我身上，只那比我略大的男子眼睛在我身上打了個轉，便移到了采柔處，爆起了難以形容的光芒。

那老祭司超前數步，看著我的眼露出激動的神色，伸出乾枯的手，和我的緊握在一起，顫聲道：「大劍師！人們等了你足有七百年了。」他指的當然是預言書寫成到現在那段悠長的歲月。

紅石介紹道：「這是天眼祭司，專責淨土天文和曆法的研究，對天上新星的命名，也是我們的預言者。」

我心中一動，仔細打量對方，心中想道：假設他能預知我的未來，我是否要知道？

接著走上來的是那美麗女祭司，她盈盈來到我面前，秀目深深地望著我，當我正在想她會否像天眼祭司般和我雙手緊握時，她雪白修長的手已送了過來，豐潤柔軟的感覺，透心而入。

紅石道：「淨土歷史上最年青美麗的花雲女祭司，專責農務的研究，是淨土內對大自然有最深切認識的人。」

花雲柔聲道：「我多麼希望淨土能回復和平，那時我便可以帶大劍師遊遍整個淨土。」

采柔「呀」一聲叫起來道：「那真是好極了。」

花雲向采柔愛惜地一笑，放開我的手，退了開去，但剛才雙手緊扣的感覺已深印在我心上。

這並非代表我已對了花雲動情，甚或起了奪她芳心之念，而是美好的事物都會令人心動的，就像淨土，就像浪漫美麗的淨土人。

一位矮胖子走上來，握上我的手，自我介紹道：「這裏人人都叫我小矮胖，真名反而無人記得，不過另一件他們沒有忘記的是我有一雙手，以前最擅製造農具和建屋，黑叉鬼來了後，我便轉行製造武器和戰具。」

眾人都笑了起來。

這人有點像肥軍師馬原，且多了三分樂天和幽默，使我大生好感，道：「希望你能以天下無雙的巧手，將魔龍血變成厲害的武器，那我們便更有勝算了。」

小矮胖眼中光芒閃起，退了開去後，仍露出深思的表情。

我已成為了淨土的當然領袖，無可爭議的英雄，所以認識他們，再量才而用，是目前至關緊要的頭等大事。

接著上來的是那位秀氣得驚人的女人，我心中想道：「這位不用說也應是紅石大公的正妻了，竟然有如此高雅的氣質。」

我們的手握在一起。

紅石道：「鳳香是我們淨土內最偉大的畫師。」

鳳香淡淡道：「大公過譽了，但我希望能為大劍師作一張水像畫，讓千百世後的淨土人，也能看到偉大的聖劍騎士。」

這時我聽到采柔偷偷問靈智道：「祭司！你負責的是甚麼科目。」她仍是個天真好奇的小女孩，也顯示出她對別人真摯的關懷。

我聽到靈智答道：「我是負責歷史的……」

鳳香有點尷尬地道：「大劍師……」

我這才醒覺自己仍緊握著她的手，臉一紅，放開了她。

眾人臉帶微笑，想起了他們隨意浪漫的性格，我再也不會感到不安了，不過卻希望鳳香不要會錯意就好了。

接著上來行見面禮的是紅石的兩名大將，年紀均在四十間，高的一名叫岳山，較矮的叫秀青，生得斯文秀氣，頗有軍師的風範。

最後是那英偉的，年齡似比我略大的將軍約諾夫，他一上來便冷靜地和我握手，道：「大劍師是我第一個第一次，見面便心悅誠服的人。」跟著壓低至只有我才聽到的聲音道：「我嫉妒你！」

我呆了一呆，淨土人對自己的感情確是毫不掩飾，就像年加那樣。

紅石道：「大劍師！請就座。」

我剛要起步，人影一閃，美麗的紅月以嬌軀攔在身前，若非我反應夠快，便要和她撞個滿懷。

采柔和妮雅也和我一齊停下。

紅月如花俏臉綻出一個甜甜的笑容，道：「大劍師！我想向你借一樣寶貝！」

甚麼寶貝，難道是我的「聖劍」。

紅月不待我答應，伸手指著采柔道：「整個飄香城的男子也想認識來自連雲族的第一美女，大劍師慷慨點吧！」

采柔粉臉通紅，但美目卻閃著歡喜愛玩的俏皮光采。

個性嬌俏的紅月向我皺了皺鼻子，在我答應前，已半拉半扯地「押」著采柔去了。

我在妮雅耳邊道：「外來貨總比本地貨吃香一些，除了黑叉鬼外。」

妮雅笑得花枝亂顫，嗔怪地瞪我一眼，不知是否怪我將她比作本地貨？

眾人雖不知我們說甚麼，但臉上都帶著欣悅的神情，忽然間，我知道自己已投入了淨土人的生活和社交方式裏。那是和帝國人爾虞我詐，爭權奪利完全有異的社會。

我肩頭上的責任更重了。

若我不能驅走黑叉人，這美麗可愛的文化，就會煙消雲散。

各人分賓主坐下，一輪杯酒交歡後，紅石轉入正題道：「黑叉人本來打的壞主意是將天廟的大後方飄香捕火兩城攻陷，切斷天廟的補給，然後圍攻天廟，但大劍師一來，便使黑叉人吃了兩場大敗仗，損失了兩個重要的軍團，削弱了黑叉軍約八分之一的力量，使敵我形勢大有轉機。」

靈智道：「但我們卻不能有輕敵之心，因為除了黑叉鬼王『堯敵』的『幽冥軍團』外，黑叉人『七大神將』還剩下五個實力完整的軍團，兵力仍是遠超我們。」

妮雅在旁解釋道：「幽冥軍團是黑叉王堯敵的私人軍團，總兵力遠達十二萬人，他們頭盔上的尖角都是白色的，非常易認。七大神將除了席祝同、工冷明和左令權外，還有『鬼夜啼』窮絕、『狼嗥』直慕、『黑霸』客橫刀、『黑珍珠』戴青青和『瘦鬼』向禽生，其中以窮絕、客橫刀和戴青青三人的兵團最可怕。」

我想不到七大神將裏竟有個是女的，不禁大感興趣，只不知她是甚麼樣子？到目前為止，我還未見過女的黑叉鬼，想來也不會好看到甚麼地方去。

小矮胖似看穿了我的心意，笑嘻嘻道：「這黑珍珠按說是黑叉鬼裏的第一美女，至於她生就怎麼模樣，卻沒有人知道。」接著神色一黯，續道：「因為見過她的人都死了。」

眾人一時間沉默起來，想起在淨土上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的殘酷戰爭。

我忽然間有點想避開戰爭的話題，向女畫師鳳香道：「鳳香女士，你是否有個畫室，有機會可以參觀你的大作嗎？」

鳳香歡喜地道：「那是鳳香最大的榮幸。」這時她的神態天真得像個小孩。

紅石笑道，「那時你可乘機為大劍師造像了。」

鳳香輕嘆道：「我只怕自己畫得不好，大劍師有種非常難以捕捉的特質，若不能抓入畫裏，便只得其形而失其神。」

一直沒有作聲的天眼祭司道：「你會成功的！」

當他這樣說時，眼中掠過一絲悲慄的神色，難道他看到了未來的一點甚麼？

紅石向約諾夫道：「諾夫，你剛從天廟來，可否告訴大劍師那處的形勢。」

接著向我進一步介紹約諾夫道：「諾夫是淨土年輕一輩中最有名的將領，今次若非他突破了黑叉人『瘦鬼』向禽生對天廟的封鎖，帶了二萬太陽戰士到飄香城來，我們也不能支持到今天。」

約諾夫沉吟半晌，道：「天廟位於逐天山脈山腰上的逐天高原，通往這高原的只有北面和南面兩條路，名為逐天北路和逐天南路，自六百年前預言書寫成後，我們淨土便對將會來臨的災難作出防備，所以在這數百年間，排除萬難，在這兩條路上了建了八座戰略性的石堡，在南路這邊的依次是『立石』、『憑崖』、『守谷』和『議峽』四堡；北路則是『封隘』、『斷路』、『擒天』和『虎視』，現在八堡裏北路的『封隘』和『斷路』由於比較接近黑叉鬼在淨土北端的大本營，均已陷落，幸而『擒天』和『虎視』兩堡遙遙對峙，形勢險要，又得淨土四大名將龍騰和燕色兩位大公親自把關，硬生生擋了黑叉軍數年的苦攻，所以才有今趟黑叉軍繞過逐天山脈，入侵南方之舉，企圖切斷我們對天廟在人力和食物等各方面的供應。」

我嘆了一口氣，逃避現實終究不是辦法，心神唯有回到與黑叉人的戰爭上。

逐天山脈是淨土最大的山脈，由東而西，將像雙頭寬尾窄的青瓜般探出大海的淨土半島切成兩半，成為了天然的屏障，當北方各城被敵人勢如破竹般攻陷時，逐天和建於其上的城堡卻擋著了敵人大占優勢的軍力，使南方兩城能躲開戰火。

可以想像，在無可奈何下，黑叉人的首領堯敵，派出四支大軍，兵分三路，席祝同來攻捕火、左令權和工冷明攻飄香，而剩下的另一路軍團則由向禽生率領，負責封鎖由逐天到飄香的大平原，可惜遇上了我。

現在左令權和席祝同一遭擒一被殺，黑叉人必是陣腳大亂，而且即管工冷明和向禽生兩軍會合，但也避不了成為腹背受敵的孤軍，因為北方的黑叉鬼若要增援，必須勞師遠征，再一次繞過逐天山脈的東端，形勢對我們實在至為有利。

我皺眉道：「黑叉人若要派援軍南來，需要多少時間？」

紅石道：「照我們的猜測，黑叉人南來的方式，是先以巨艦運兵，直抵逐天東端的『龍吐水』，然後棄舟登陸，穿過東峽，沿著金雲山脈下的草原，到達金雲山城，再由山城沿著『水雲間』向西南行，直抵『立石堡』外的『萬馬原』，若依這路線，最快也要六十天的時間。」

我沉聲道：「現在飄香和捕火兩城可派出多少戰士，而又不影響基本的防守力量。」。

紅石顯然早有答案道：「我們可以動用三萬人。」望向妮雅，顯是不能為她作主。

妮雅神情一黯道：「可以帶的人手，我都已帶在身邊，天夢河一戰，使我們損失慘重。」那即是說，只有八千人。

至此我才明白與黑叉人的戰爭是多麼困難，整個淨土南方，能集結的兵力不夠四萬人，而對方一個軍團兵力便達五萬人之眾，以四萬太陽戰士，在無險可守的平原和戰術武力人數均占壓倒性優勢的黑叉人作戰，跟自殺實在沒有兩樣。

眾人都沉默下來，顯是心情況重，勝利的喜悅逐漸褪色。

花雲祭司嘆了一口氣道：「在對抗黑叉人的戰爭裏，我們本已完全絕望，直到大劍師的駕臨。」智慧的秀目掠過深沉的哀痛。

她身為淨土管理大地花果動物的最高負責人，黑叉對土地的蹂躪，自是最令她痛心。

我實在是有苦自己知，我不但要領導淨土人對付強橫的黑叉大軍，還要在這一個戰火連線的土地上，找尋比黑叉人更可怕的大元首，阻止他得到珍烏劍，或者我真是那甚麼聖劍騎士，但在冷酷的現實面前，卻像任何其他人一般地無助。

難道我可以安然坐下，等待「注定了」的勝利的來臨嗎？假設只是個美麗的誤會，豈非造化弄人。

現在我唯一的籌碼就是聖劍騎士的身份，只有這使淨土人深信不疑的預言，才可使我激起淨土人的鬥志。

父親曾說我是個天生的偉大劍手和戰略家，可是我能在這樣的劣境有力回天嗎？

眾人的眼光全集中到我身上，等待我發出命令。

我收攝心神，微微一笑道：「要多久的準備，我們才可以揮軍北上？」

岳山顯然是負責這方面的人，答道：「三天！有三天時間便足夠了。」

三天！

三天後我便要離開這美麗的飄香城，為何平靜安逸的生活始終和我無緣？

## 第八章 貴女多情

采柔在我耳邊道：「我的身體完全復原了，由今夜開始，以後作戰時，我也要跟在你的身邊。」

我一聽大感頭痛，不要看采柔平日千依百順，可是她一旦下了決心，這世上便沒有人能改變她，不禁嘆道：「聽男人的話，不是閃靈族女人的美德嗎？」

采柔自有她一套的道理，慷慨陳辭道：「入鄉隨俗，在淨土，女性的意見最受男性尊重。嘻！這是我剛才在宴會裏學的道理。」

我大笑道：「去你的，甚麼尊重？不要被這些淨土男人奉承兩句，便沖昏了你的小腦袋。」

采柔招架不住，向站在我另一旁，同在紅石公府客房的露台欣賞夜景一直微笑不語，又似坐山觀虎鬥的妮雅求救道：「妮雅幫我！」

我知她兩人經過多日同甘共苦，感情發展得極好，為防她兩人結成聯手之勢，冷哼道：「事實俱在，豈容狡辨！」

妮雅「噗嗤」笑了起來，道：「淨土的確有這風俗，當一個男人歡喜另一個男人的女伴時，是可以用貴重的物品來交換。」

我湊嘴過去，在妮雅臉蛋上香了一口，贊道：「不愧是公正嚴明，主持正義的女公爵。」

妮雅道：「你不要喜歡得那麼快，我們淨土的女子也有同樣的權利，可以將貴重的物品，換其他女人的男伴，所以並不存在誰聽誰話的問題，公平得很。」說完後俏臉忽紅，避開我灼灼的目光，不知想起了甚麼？

我一呆道：「淨土的男女關係這麼隨便嗎？」

這回輪到妮雅一呆道：「隨便！甚麼隨便？男女相悅，是天公地道的事，尤其在這沒有明天的年代，不把握眼前的機會，豈非更愚蠢嗎？」

我道：「男女隨便交合，不怕有孩子嗎？」

妮雅眼中閃過奇怪的神色，垂頭輕輕道：「生孩子是女性的權利，淨土的女人自幼便給傳授各種方法，可以指揮和某個男人生孩子，又或不生孩子。」

我心中一震，往她望去。

妮雅避開我的眼光，道：「不要問我，淨土的女性有權不答這個問題。」

這回輪到采柔好奇心大起，向妮雅問道：「我今天見到很多人，為何從沒有人介紹他或她的，噢！」轉向我以帝國語道：「淨土語『妻子』和『丈夫』怎樣說？」

我呆了一呆，喃喃道：「年加好像沒有教過我怎樣說，我記得曾問過年加，『結婚』淨土語怎麼說，他答道在淨土是沒有結婚這回事，男女歡喜便走在一起，不喜歡立即分開，當時我還以為他在說笑。」

難道淨土男女只有情人關係，沒有夫妻關係？

妮雅抗議道：「你們再用我不明的白話交談，我便入房拿出聖劍殺你們。」

我和采柔齊聲大笑。

我嘆道：「這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年代。」

這次輪到妮雅笑彎了腰。

我忍著笑蹲坐了下來，背脊靠著露台冰涼的外牆。

自逃出帝國後，我從未試過這般開懷和無憂無慮，這世上還有甚麼比和采柔、妮雅兩女調情更美妙的事。

采柔和妮雅跟著我坐到地上，變成了一個三角形的組合。

采柔雙手抱著膝頭，將頭枕在膝上，帶著一個比蜜糖還甜的微笑，眼睛看著前方，不知在想甚麼？

妮雅雙腿直伸，雙手反撐著地，仰起俏臉，數著天上究竟有多少顆星星。

人為何總離不開戰爭？

忽然間，我明白了自己的命運，這是一種難以理解的直覺和明悟。

我的命運就是要把和平帶到大地上來。

不只是淨土，還包括了圓球上的每一寸土地。

魔女死後，這責任便落到了我的肩頭上。

或者魔女根本沒有死，整個只是魔女的一個計劃。

「大劍師……」

我醒了過來，兩女正奇怪地望著我。

我拉著她們站起身來，道：「夜了！」忽地記起了大黑，奇道：「那傢伙為何不出來？」

采柔甜甜地一笑道：「牠怕你霸占了牠的床，所以提早在上面睡著了。」

的確夜了！

我從妮雅和采柔交纏糾結的玉手和美腿陣中脫身而出，那比從敵人千軍萬馬的圍困而出更困難，更要小心謹慎，更要有決心。

大黑搖搖擺擺從采柔旁邊爬下床來，到了我身旁，「劈啪」一聲又不支地躺倒地上。

我靜靜穿衣，眼光卻離不開昨晚整夜狂歡的美女，她們露在被外凝脂般的肌膚，金黃和烏黑的秀髮，編織出這世上最美麗的圖畫，不知鳳香的妙筆能否在畫布上將這重現出來。

我將魔女刃插在背上，一個念頭閃過腦際，使我幾乎駭然叫了起來。為何我現在能如此體力充沛，精神奕奕。

看看熟睡如死的妮雅和采柔，我的付出比她們只多不少，何以我卻比她們快這麼多回復過來，過去十多天積壓的疲累那裏去了，隱隱間我感到問題出自我背後的魔女刃。她正在改變著我的體質。

應該歡喜還是驚惶，坦白說，我並不知道。

我向大黑低聲道：「好傢伙！來不來？」

大黑斜斜睨了我一眼，勉力爬起身來。

我推門而出。

大黑走了幾步，回頭望向還躺在床上的采柔一眼，終似抗拒不了渾體的酸痛和勞累，坐了下來，吐出大舌，看著我不住喘氣，卻再也不肯動彈。

我啞然失笑，輕輕掩上房門，走到房外布置華麗的客廳裏，猶豫片晌，終推門外出，兩名守衛想不到我如此早起，肅然立正敬禮。

我向他們微微一笑，踏出長廊，來到廊外百花盛放的花園裏，飛雪和牠的黑美人正悠閒地享受著清晨和煦的陽光，見到我歡喜地跑過來。

我伸出手，摟著飛雪垂下來的頭，心中泛起刻骨銘心的感覺，若沒有牠，我懷疑自己是否仍能在這裏享受著生命的歡愉，享受了跟采柔和妮雅的昨夜。

黑美人將頭垂下，親切地湊過來，讓我撫摸牠烏黑閃亮的頭，牠們都乾淨香艷，顯然經過了細心的洗涮侍候。

我順步往出口走去，這花園之外是另一個更大的花園，正中矗起一座宏偉的府第，那便是紅石大公府，昨夜的宴會，便是在其中舉行。四周遠近均靜悄悄的，看來大多數人仍沉醉在夢鄉裏。

飛雪和黑美人跟在我背後，沿著碎石鋪成的寬闊花園通道走著，路的兩旁栽滿異卉奇花，一個接一個相連的魚池、人工堆成的石山和溪流，使人渾忘塵俗。

我不得不承認，淨土人是比帝國人更懂得生活的藝術，畢竟他們曾擁有過久遠的和平。

當我來到花園的正中處，另一條更寬闊的碎石路橫伸過來，與我走來的路成十字形，大路的另一端是大花園的出口，也是通往紅石大公府外圍牆出口的路。

我伸出手拍拍飛雪，道：「飛雪你和你的美女留在這裏吧！我獨自出外走走。」

飛雪一聲輕嘶，用鼻子碰了碰我的頭，掉頭帶著黑美人走回內圈。

這回輪到我呆了起來，飛雪竟似能聽懂人言，不過自從我知道了魔女和大元首的來歷後，已沒有甚麼事是我不能接受的。

邊行邊想，步出了花園之外的廣場，大公府寬厚的城牆將大公府和平民的住宅分了開來，整個廣場連一個士兵也沒有，只有大門旁和城牆上的兩座望樓有幾名守衛，看來有一半也睡著了，我心中欣慰，若非勝了這漂亮的一仗，飄香城怎能如此鬆弛下來，如此寧靜。

我正猶豫著好不好出府走走，感覺飄香城內的住民和街道，那定是美妙的感受，蹄聲在背後驟然響起，由遠而近。

我扭頭後望，只見一騎由花園衝出，策馬者紅袍白靴，長及肩頭的金髮瀟灑飄拂下，向我追來。

原來是紅石大公的女兒，紅晴的妹子，紅月貴女。

「嘩啦啦！」

她直馳到我身邊，才勒馬停走。

她的馬匹通體深黃，不見一絲雜毛，雖停了下來，但馬蹄仍不住踏地，神駿之極。

紅月兩邊臉蛋透出健康和青春的艷紅色，在她雪白的肌膚上分外動人，淨土女子的白膚金髮，確是非常誘人，尤其紅月年不過十六，那種嬌嫩可愛實在難以形容。

紅月眼中射出大膽和狂野的光芒，叫道：「大劍師，我這匹『金陽』比之你的飛雪如何？」

我微微一笑道：「當然是各有千秋！」

紅月明知我在奉承她，但仍神采飛揚，叫道：「上馬！」

我愕然道：「甚麼？」

此女確是野性大膽，這樣公然主動邀請我共乘一騎，要知馬背上鞍位有限，無可避免要緊擠到一起，不過想起妮雅說的：女子可以將物品去換別人的男伴，又感到這是小兒科之極，可是想歸想，心理上仍不能習慣過來，何況她實在太年輕了，年輕得使人不敢冒犯。

紅月一陣嬌笑，眼中絲毫不會令人誤解的挑戰神色，道：「不上馬，我如何帶你去看飄香城是如何的美麗？快來吧！我等了你很久了。」

她的期待和熱情是如此難以使人拒絕，我心中一陣衝動，難道我怕了你不成，雙足用力，凌空飛身由馬臀處跳了上馬去，緊著她的香背坐下。

紅月嬌叱一聲，一挾馬腹，「金陽」放蹄前奔。

我頑皮之心大起，雙手伸出，先撫著她細小的彎腰，再前伸直至她的小腹，才用力摟著，看看她以後還敢否隨便挑惹男人？

她觸電似一震，身子軟綿綿往我倒過來。

我哈哈一笑，抽著馬韁，道：「紅月貴女，這究竟是由我帶你遊城？還是你帶我？」

紅月俏臉一紅，回首瞅了我一眼，坐直嬌軀，悶哼道：「再摟緊些我也不怕！」抽馬往城門奔去，守門的衛士慌忙拉開大閘門。

我貼了上去，湊在她耳邊道：「你年紀小小，對付起男人來，為甚麼好像特別有經驗似的？」

金陽穿門而出，到了大街上，轉右馳去。

大街上看來靜悄悄地，但事實上卻有很多男人醉倒牆角或臥睡街旁，可以想像昨夜舉城狂歡慶祝勝利的火熱情況。

希望重新在每一個人心中燃起。

我就是那個希望。

忽地一陣軟弱，我垂下了頭，讓前額落在那美麗少女的香肩上。

有時我感到自己壯大堅強。

但更多時我感到矮小軟弱，尤其當我想起公主和華茜，即使在昨夜跟妮雅和采柔作翻雲覆雨的極樂世界裏，我仍會想起她們，感到對不起她們。

紅月忽地輕輕道：「你信不信也好，我對男人一點經驗也沒有，你是第一個這樣接近我的男人。」

金陽盡情在無人的大街上奔馳，蹄聲響徹以不同顏色小圓石輔成的美麗大道。

飄香城的主城門在望。

這時城門大開，一列長長的馬車隊正徐徐開往城外去。

紅月興致極高，叫道：「真好！讓我們到飄香河去，知道嗎！自聽得黑叉人攻城以來，父親便嚴禁我出城，今次有你在，他定必無話可說了。」

我氣得鬆開了手，原來這小妮子在利用我。

金陽載著我們來到城門旁，隨著車隊穿門而出，只見數十輛騾車上，放滿了各式各樣的盛器，木桶陶盤大罐，應有盡有。

車隊裏有人叫道：「大劍師！」

我伸手抽著馬韁，讓馬兒慢下來，側頭一看，原來是飄香城的第一巧匠小矮胖，正坐在其中一輛騾車的御者位置上。

紅月伸了個懶腰，打了個呵欠，道：「今天起得太早了，真倦！」乘勢挨入我懷裏，作小睡狀。

我大感尷尬，這終是紅石大公的嬌貴女兒，兼且這種發展又似乎太快了一點，硬著頭皮，望向小矮胖。

那知小矮胖扮個鬼臉後，笑嘻嘻道：「我現在去載黑油回來，昨晚宴會後，我睡也沒睡，畫了這些鬼東西。」手一揚，一張比他還要高的長紙隨風拂著。

我一看下目瞪口呆。

只見上面畫滿了生動的武器圖樣，如將黑油噴射的古怪大筒，箭身攜帶黑油的火箭，以特製工具發射的火球，各種匪夷所思的設計，密麻麻布滿紙上。

小矮胖看見我的表情，大感滿意，向我眨眨眼，再用肥嘴呶呶紅月，豎起姆指作了個得意的手勢，大喝一聲，指揮著車隊轉東而去。

金陽放蹄狂奔。

萬里長風迎面吹來，紅月的長髮拂在我臉上。

這小妮子一睡便不起，害得我牙癢癢地，但又拿她沒法。

為何我會坐上這馬背上。

忽地想起了西琪。

我明白了。

她不但年紀、氣質、身型都和西琪接近。最為肖似的是那種嬌痴的神態，只不過西琪溫婉，紅月率性；西琪羞澀，紅月嬌縱。

這使我不想令她失望，不想斷然拒絕她。

還有，就是我多多少少感染了淨土男女間輕鬆浪漫、無拘無束的開放氣氛。

美麗的土地。

美麗的人。

滿懷軟玉溫香下，飄香河的水聲在前方隆隆響起。

我策馬穿過一個疏林，奔上了一處隆起的山丘，往前望去，壯人觀止的飄香河，由綠茵野原的東南處蜿蜒而來，直至眼前，再浩浩蕩蕩繞往後面飄香城的方向，來無始，去無終。

我用胸口推一推懷內的少女，那知紅月「依晤」一聲，轉過身來，頭埋在我胸前，雙手嬌懷無限地摟著我的腰，竟真的是熟睡了。

這孩子可能昨夜興奮得睡不著，又兼天才亮便在花園等我，這刻鬆弛了下來，便再也鬥不過睡魔。

我不禁大生憐惜之心，抱著難捨夢鄉的她，跳下馬來，挑了一塊光滑的石坐下，便讓她像大黑般蜷睡懷裏。

飄香河水的氣味撲面而來。

一群紅尾的鳥兒正在河面上打轉覓食。

對面河旁沿岸處長滿了黃色的小花，在晨風中顫抖著，乍看上去，便像一條正在蠕動的黃色軟布。

淨土是如許的溫柔。

經歷了漫長艱苦和令人悲痛憤恨的沙漠之旅後，我和采柔終於來到了淨土，采柔心中的聖地。

現在我面前便是年加所說九山十河裏的飄香河，飄香天夢，這是淨土人才懂用的美麗名字。

我的腦袋不受控制地馳到過去的往日裏，想起了少時父親蘭陵對我的訓練。

記得有一天我問他：「人究竟是為甚麼而活著？」

父親眼神變得很幽暗，隔了好一會才道：「但願我能知道，或者是為了劍和美女吧。」

劍是用來維持和平。

美女是要使生命昇華。

到了此刻我才真正明白父親的意思。

和西琪的愛是出於自然的男女相吸，對魔女的愛是情不自禁的，郡主和華茜便複雜多了，有恨有愛、有憐有恩的混合物。

采柔。

她是自魔女後最使我動心的女子。可是我和她注定是悲劇收場，因為她終有一日要回到巨靈的帳幕去。

至於妮雅，卻是個無力也不想抗拒的夢，在這充滿異國風情的淨土裏。

懷中的人兒動了一動，打了個呵欠，睜開眼來，然後「呀」一聲嬌呼，由我懷裏爬了起來，站直嬌軀，紅著臉道：「你一直抱著我。」

我仰天在石上躺下，手作枕頭，嘆道：「不抱著你怎行，你抱得我那麼緊。」

紅月跺了跺腳，不知是氣自己還是氣我，忽又「哈」一聲笑起來，來到我身旁，貼著我親熱地坐下，央求地道：「告訴我，你是怎樣收服妮雅的？」

我懶洋洋地道：「那要看是怎麼樣的男人。」

紅月裝了個不屑的鬼臉，抿抿嘴說：「不要以為對女人你一定戰無不勝，本小姐便不吃這一套。」

我奇道：「請問『本小姐』抵敵不住的男人是那一類型呢？蓋世勇士？絕代俊男？還是老學究？若是最後那種，恕我不入圍了。」

紅月呆了一呆，似明非明地細心一想，驀地掩嘴嬌笑，花枝亂顫，盡顯少女漫無機心的可愛神態。

我也不禁莞爾，時間不早了，和這可愛小女孩的遊戲至此應止，開玩笑也開夠了吧，站了起來，道：「我們回去吧。」

她仰起俏臉，深深瞅了我一眼，平靜地道：「不用你告訴我，我也不難知道你是如何馴服妮雅的了。」

我心中一震，抹過了一絲悔意。

回到大公府，采柔和妮雅才剛起床梳洗，妮雅想起昨晚和我的荒唐，嬌羞不勝。

這時衛兵來報，說紅石大公有請。

我和妮雅步出屋外，紅晴早在恭候。

「汪汪汪！」

大黑吠著追出來，采柔在後面呼叫著。

牠來到我腳下，團團轉轉。

我向走來要喚牠回去的采柔道：「你和大黑也跟著來吧！」

采柔雀躍著點頭，摟著大黑吻了一下。

我望向紅晴，他正目定口呆地盯著采柔，就像昔日的年加那樣。

我乾咳一聲。

紅晴驚醒過來，不好意思地道：「哩！我……我是來陪大劍師去議事室的。」

我微笑道：「現在可以去了嗎？」

紅晴連忙道：「大劍師！請！」舉步在前帶路。

妮雅趕快兩步，向紅晴道：「陰女師到了沒有？」

紅晴道：「你問得正好，昨夜我們才收到藍鳥帶來的訊息，陰女師正動程到飄香來，估計今天午後時分抵達。」

妮雅鬆了一口氣道：「那就好了，陰女師一到，那還怕左令權不吐實。」

接著退回我身旁，解釋道：「陰女師是花雲之外另一位女祭司，專責醫學的研究，她懂得一種方法，能利用藥物和心靈的力量，控制別人的神智，所以我們特別請她來對付左令權，我們從未生擒過這麼高級的黑叉鬼。」

我大奇道：「竟然有這種人物，倒要見識一下。」心中想假若我學懂這方法就好了，行起事來將大有方便，但不知如何，我想起命喪於我手裏的巫師，他也有這類奇異的力量，心口有點不舒服。

采柔在後喚道：「妮雅！」

妮雅欣然地停下，等采柔到了身邊，伸出手去摟著她纖細幼稚的腰肢，愛憐地道：「甚麼事？小采柔？」語氣似足了靈智對采柔的神態。

這時變成我和紅晴在前走，采柔妮雅在後，而大黑卻在碎石路和路旁草間穿穿插插，東嗅西嗅，間中撒上一泡尿，頗為意氣風發。

紅晴神秘地向我眨眨眼，道：「紅月那妮子今早是否來纏你？」

我微一錯愕，不知如何應付他的問題。

這時采柔道：「甚麼是藍鳥？」

妮雅道：「那是一種能在夜間飛行的鳥兒，不但速度快，還很通靈，經過訓練，專為我們傳遞急訊。」

采柔驚異地道：「可否弄隻來給我看看？」

妮雅道：「怎麼不可以？你歡喜我便送一隻給你。」

采柔喜道：「你真好！」

這邊的紅晴見我神情尷尬，友善地輕拍我肩頭，道：「這妮子刁蠻得可緊，恐怕只有你才能治治她，我和父親都拿她沒法。」跟著搖搖頭，表示無可奈何狀。

他這樣鼓勵我，反使我心中叫苦，使我對紅月在心理上完全沒有外來的約束力，看來只要我歡喜，便可以得到她，沒有人會不高興。

雖然廣蓄姬妾，在帝國是非常平常的事，但終有一天我要回帝國去，先不要說那可怕的沙漠旅程，即使安然渡過，帝國那種生活方式也絕不適合慣居淨土的人。而且和我在一起，實是步步危險，想要我項上人頭的人實在太多了。

思索間我們步入了大公府的主建築物群內。

會議廳內，紅石大公、靈智、天眼、約諾夫、澤生、侯玉、岳山、秀青等人恭候多時。

互相問好後，我給安排在長形的會議桌近窗的一端坐下，妮雅、采柔分坐在我左右兩旁。采柔眼中閃著興奮的神色，為第一次參加這種軍事會議而感到新鮮有趣，大黑則不知鑽到那裏去了。

坐在另一端的紅石大公神色凝重起來，道：「藍鳥帶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立石堡陷落了，謝非將軍和全體軍民殉難。」

他也算藏得著心事了，直至這時才透露出來這麼重要的消息！

眾人駭然動容，除了天眼例外，他是否早已「看」到。

我的心也往下一沉，要知天廟南路四堡：立石、憑崖、守谷和護峽憑險而守，以立石為第一關，現在立石陷落，立時截斷了天廟與南方飄香和捕火兩座城的聯繫，且讓敵人有了根據地，形勢逆轉，實和先前不可同日而語。

立石堡並不是一座臨時的木堡，而是有數百年歷史的堅固堡壘。

即管黑叉人損兵折將，但只要守穩立石堡，便完成了繞逐天山脈南來的任務，將天廟和她僅餘下的五堡陷於完全斷絕了人力、武器、糧食供應的孤立劣境。

人人的呼吸沉重起來。

我道：「天廟還能支持多久？」

眾人目光集中到約諾夫身上。

約諾夫臉色有點蒼白，沉吟片晌，緩緩道：「最樂觀的估計，是再支持多四十天。」

我追問道：「最悲觀是多少天？」

約諾夫俊偉的臉容露出痛苦的神色，在他這種冷靜堅強的人身上出現，分外使人動容。

好一會，他才望向我，道：「我實在不想思索這問題，因為我不想知道答案。」頓了一頓，低聲道：「二十五天！」

采柔「呵」一聲驚叫起來，眼中射出憐惜的悲憫。

約諾夫望向采柔，虎軀輕震，眼光避了開去，采柔對他的吸引力比我預期中還大。

紅石道：「這和我的估計的約略接近，天廟附近雖有自供自給的農場，但卻難以供應五堡近十五萬人的日用，假若節衣縮食，或可支持一段較長的時間，但武器和守城工具的損耗，卻是無法補充，他們若能堅守二十五天，已是難能可貴。」

眾人都是憂色重重。

妮雅台下伸手過來，緊握著我的手。

她的手冰冷顫抖。

靈智道：「可否縮短預備的時間？」

紅石道：「我早下了命令，將預備的時間縮短了一天，後天早上我們便可起行。」

花雲道：「天廟若亡，淨土便等於落入了黑叉人的手裏，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是否應盡起飄香和捕火兩城的駐軍，冒險一搏？」

紅石道：「這要留到陰女師來到飄香城，套取了左令權的口供再作決定，假設黑叉人南來的兵力真只剩下兩個軍團，我們便可安心將留守兩城達三萬多的部隊，全投入拯救天廟的聖戰裏。」

岳山嘆了一口氣道：「就算我們盡起人馬，兵力亦只是七萬之眾，比起黑叉人仍少了五萬人。通常攻城的人數，須比守城的人數，多上一倍以上才有勝算，何況我們還受到時間的限制，必須在二十五天內攻陷立石堡？」

紅石嘆道：「我們還有的別的選擇嗎？」

儒雅溫文的飄香城大將秀青首次發言道：「今早小矮胖興高采烈地率人往黑血谷取黑血，看來大有信心的樣子，希望他能趕製些攻城的犀利武器，將黑叉人迫出來和我們決戰。」

妮雅沉聲道：「那也是我們最怕的形勢，正面交鋒，我們從未曾勝過一仗，就算我們兵力比黑叉人多上一倍，也不管用。」

一直沉默不語的天眼祭司雙目一睜，望向我道：「大劍師，你已清楚看到整個形勢，也知道我們一點勝利的把握也沒有。」

眾人好像這時才又記起了我的存在，現實的力量，比之任何預言更真實，更有說服力，更易使人屈服。

我的眼光緩緩掃過眾人，細察他們的神色，最後回到天眼處，微微一笑道：「祭司！你看到的未來是怎麼樣子的？」

天眼閃過奇異的光芒，徐徐吐出一口氣，道：「未來永遠是渾濁不清的，她會被人的主觀、偏見所蒙蔽，偉大的瑪祖祭師的預言書，是他死前三日完成的，人只有在臨死前，才能和智慧的宇宙結合，做出超越人類力量的異舉。」

我毫不放鬆地道：「但我知道你看出了一些東西來，由你第一眼望我時，我便感覺得到。」

眾人均屏息靜氣，諦聽著我和天眼間驚心動魄的談話，忽然間，信心又回到他們之間，而這亦是我說這番話的目的。

我們唯一憑恃的，就是我便是那拯救淨土的聖劍騎士。

天眼道：「我有點恐懼將知道有關將來的事說出來，不但由於我有限的能力只看到支離破碎的片段，還因為我怕說了出來，會打亂了時間的規律，招來不測的災禍。」

我道：「但瑪祖祭師不是開了公開未來秘密的先例嗎？」

天眼道：「瑪祖的預言早成為現實的一部分，他或者也預知他的預言會造成甚麼樣的效果，但我卻不知道。」

我點頭微笑，道：「我明白了，我真的明白了！」坦白說，我甚麼也不明白，但我卻須表現出「救世主」的風範，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使他們確信我有扭轉乾坤的力量。

天眼垂下眼簾，疲倦地道：「我知道你會令不可能的事變成事實，事實亦證明了這點。」說到最後，他的聲音低沉下來，陷入了沉思的冥想裏，他是否瞞著一些事沒有說出來。

我知道在這方面的說話已足夠，一振精神，正容道：「我和你們的分別在甚麼地方，你們知道嗎？」

眾人齊齊一愕，露出思索的神情。

我淡淡道：「我和你們的分別，就是黑叉人只是我的手下敗將，以席祝同左令權等人的表現來說，他們的戰術和戰鬥力仍未到使我覺得不能取勝的級數。」對不起，這不能不誇大了他們的缺點。

眾人瞪著我，但又不能反駁我的說話。

我續道：「所以你們只看到自己的不足處，看到自己的弱點。卻看不到他們的弱點。」

約諾夫有點不服地道：「他們有甚麼弱點？」

我並不立即回答他的問題，放開妮雅的玉手，站了起來，離座走到桌端的大窗前，迎著窗深吸了一口氣，道：「假若黑叉人的十三萬大軍龜縮不出，死守立石城，天廟便一定完了，我們也完了。」

紅石的聲音在後響起道：「但我們有甚麼方法迫他們出來在草原上決戰，又假若他們傾巢而出，我們又怎樣應付他們的優勢兵力？」

眾人的呼吸均急速起來，因為終於說到了最關鍵的問題上。

我霍地轉身，胸有成竹地道：「他們是不能不出來和我們作戰的。」

約諾夫「呵」一聲先叫起來道：「我明白了！」

紅石大公和侯玉也一齊露出恍然的神色。

只從這些反應，便可看出這三人均是優秀的軍事良材。

我微微一笑道：「假若黑叉人守城不出，便輪到他們完全斷絕糧草，天廟可以捱二十五天，我看他們連十天也捱不到。」

妮雅興奮地道：「我明白了，他們的弱點便是腹背受敵，所以打一開始，他們便分出四分三的兵力來攻打飄香和捕火。」

我道：「他們還有一個缺點，就是這是淨土，這是淨土人的地方。」

經我這一番分析，各人的腦筋都靈活起來，紛紛提出意見。

我知道已成功地激勵起他們的士氣和對我的信心，昂然道：「凡是南方的成年人，不論男女，全部動員，讓我們和黑叉人打一場漂亮的大會戰。」

各人再商議了一番戰略上的細節，分配了任務，會議告終。

我和采柔、妮雅、紅晴三人先走出會議室。

妮雅將小嘴湊到我耳邊道：「我愛你！」

美人軟語，不由心中一酥。

紅晴從後走上來道：「大劍師！你知道嗎？無論你舉手投足，一言一語，均有種震懾人心的挽救力，使人甘心為你所用，未認識你時，我紅晴真是從不服人……」

紅月的聲音在門外響起道：「紅晴！今次還抓不到你的痛腳，讓我告訴父親。」

我們齊聲大笑，因立石堡慘劇而悶悶的心情略為舒緩。

紅月也不知在門外等了多久，閃了出來，一身鵝黃色的武士服，雖沒有穿甲，無限嬌俏中仍有三分英氣。

妮雅一手摟著她的肩，笑道：「你最好不要去惹大公，他忙得連呼吸的時間也沒有了。」

我大感頭痛，這妮子不知又有甚麼壞主意。

花雲女祭司的聲音在後面道：「大劍師！」

我們不敢笑，慌忙回身等候。

花雲盈盈來到我身前，淡然自若道：「我是代人來約你的。」

花雲態度雖然親切自然，但總給人感到她是保持在某一種距離之外的超然，我很想問她為何不自己約我，看看她是否有女性嬌羞的反應，但當然不可這樣做，我蘭特終非四處拈花惹草之流，雖然淨土的美女每能令我特別心動，尤其是花雲尊貴的身分，成熟的風韻，對我特別有種新鮮的衝擊力。

花雲見我瞪著眼看她，有點不自然地將眼光移開片刻，才再望向我道：「鳳香叫我提醒你到她的畫室去。」

我按按額頭，表示不曾忘記昨晚訂下的這個約會，想起鳳香，想起她秀氣的臉龐，心中掠過一絲戒懷，道：「煩女祭司給我傳一個口訊，黑叉人被趕回海裏的那一天，便是我坐下去，又或站起來讓她揮筆的那一天。」

采柔抵受不住我的「怪話」，「噗哧」嬌笑。

花雲雍容一笑道：「鳳香昨夜宴會後告訴我，她想畫一幅大劍師仰臥淨土之上，望著澄藍天空沉思的畫，而那亦是她一生中畫的最後一張畫。」

所有人一時靜下來。

我心中一顫，這秀氣的淨土女畫師，觀察力確是驚人之極，想像力更是精采豐富，這樣的東西也給她想了出來。

帝國也流行肖像畫師，不過除了裸臥床上的女人外，所有人畫內的造像，一是威武地作昂然卓立狀，又或莊嚴地坐在家中最好的那張椅子上。

紅月叫道：「我真希望能立刻看到鳳香完成後的作品，大劍師，不若現在就立刻去讓她畫你。」

紅月這一嚷，吸引了采柔和妮雅灼灼的目光，因為她們都聽出這妮子對我出自真心的崇慕迷醉。

她們還未知道我今早和紅月之遊。

花雲期待地望著我。

我暗嘆一口氣，還要拒絕嗎？我不知道。或者唯一決定的方法，就是擲金幣看看是面還是底，讓上天助我決定吧！

采柔來到我身邊，將手穿入我臂彎裏，低聲道：「大劍師去吧！這是沒有人能拒絕的約會。」

采柔在鼓勵我。

她知道我在想什麼。對人的了解，采柔有著近乎野獸本能的直覺。妮雅是屬於城市的，而她卻是屬於山野的。

我嘆道：「鳳香真找對了人，女祭司你是個一流的說客。」

花雲欣然一笑，道：「那我就送你到她的畫室門前，讓大劍師你自己進去，因為鳳香要求這是個單對單的約會。」

眾人一呆，但想想這是理所當然的，鳳香工作時自是不想有別人在擾亂她的情緒。

我自家知自家事，暗叫不妙。

## 第九章 絕世之畫

鳳香欣慰地打開大門，然後退開了兩步，俯身歡迎道：「鳳香衷心感激大劍師的光臨。」

她穿著粗質白色的連體工作衣褲，工作服上布滿深淺不同的油彩遺痕，使她像將彩虹隨身攜帶，纖瘦得再惡化一點便是病態的身體，尤使人感到彩虹那美麗但短暫的發生。

我步進這獨立大宅的花園裏，環目四周，只見各種盆畦，植滿顏色形狀千奇百怪的不同植物，或在地上，或掛在屋檐下，做成一種如入密林的幽深感。

鳳香在我身後道：「這都是花雲女祭師教我種植的。」

我心中一動道：「你和花雲女祭師定是很好的朋友。」

鳳香來到我身，溫柔一笑，道：「花雲是少數令我崇拜的人之一，她有很高的智慧，也有著最美麗的懷抱。」

我笑道：「有沒有過為她造像？」

鳳香嘆道：「唉！不是沒有想過，而是她接受不了我對她的要求。」

我大感好奇，轉過身去，低頭看著眼前纖纖俏立的美麗女畫師，道：「甚麼要求？」

鳳香雪白得惹人憐惜的俏臉略過一絲紅暈，垂頭道：「我說出來大劍師不可笑我。」

這時她的神態只像紅月般的小女孩。

我童心大起，道：「你先說出來，看看好不好笑。」

鳳香不依地瞪了我一眼，轉身往屋內走去，道：「進來再說罷！」竟避而不說她對花雲的要求。

我拿她沒法，難道捏著她喉嚨要她說出來嗎？

苦笑搖頭，尾隨她進內。

即使我有了心理準備，仍然吃了一驚，這間外看是兩層的大房子，原來只是個全無間隔的大空間。

畫室堆了不下千張裝在木框的畫布，大超人身，小至若絲巾大小，應有盡有，百多個陶罐，盛著鮮艷奪目的顏料，散亂地放在各個角落。

最遠一面闊約四十尺，高達三十尺的大牆給騰空了出來，牆前放了三個可升高降低的起落架，架和架間搭著橫木，看來她想在牆上作畫。

剛巧陽光從近頂的窗戶濃射入來，使我看不清牆上看似凌亂的淺黑線畫的是甚麼東西。

鳳香轉過身來，含笑道：「這就是我的畫室。」神態中自有一股傲然自得之色。

我眼光在四周巡逡。

大多數都是風景畫和建築物，人物只各占三分之一，畫工精細中見豪放自然，即管是一幅簡單的「疏林遠樹」也有小中見大，得一角而盡全體的感覺，忽然間，我迷失了在畫中的天地裏。

我來到一張橫擺的大畫前，心中一震，因為我知道這幅畫她是在那裏畫的。

畫內是美麗的飄香河，蜿蜒而來，浩蕩而去，正是今早我抱著紅月看往飄香河的角度，我本來對畫是沒有多大興趣的，但卻為她的作品深深吸引著。

在帝國，畫師的地位很低，還及不上一個打鑽匠，而且清一色是人物畫，畫內的人物都繃緊了臉孔，色彩暗沉沉的，一點生命力也沒有。

但在鳳香的畫內世界裏我卻感到澎湃的愛在跳動著，筆法看似隨意之極，卻恰好能把物像的神韻一網打盡，意境無窮。

鳳香的聲音在我身後響起道：「這是城外的飄香河。」

我點點頭，嘆道：「是的，我知道！」指著一幅反轉了來放，五尺許見方的畫道：「這張為何反轉了來放？」

鳳香靜了一會，沉聲道：「這張畫我在七個月前完成，不知怎的，由完成那刻開始我便不想見到它，我有點怕。」

我好奇心又起，道：「可不可以讓我看看？」

鳳香猶豫了片晌，走到畫旁，將畫的正面轉了過來，向著我。

畫內是個一頭銀灰色頭髮的女人，年紀在四十間，她的相貌不算不美，但鼻孔比一般人窄長，使她看來有點不自然和陰森，但問題還不在這裏，問題在她那對長而細的眼睛，透出一種難而形容的深沉和冰冷的味道，使人有點不寒而慄，而愈看下去，那種感覺便更強烈。

「這是誰？」

鳳香道：「天廟八師裏，花雲外的另一個女祭師─陰女師。」

我呆了一呆，這位就是那有精神異力，擅長醫藥的女祭師了。

鳳香默默地將陰女師的畫像放回。

我走到她身旁，低聲道：「這像不像她本人？」

鳳香點了點頭，嬌軀忽地顫了顫，向我靠來。

我駭然下伸手摟著她的香肩，道：「怎麼了！不舒服嗎？剛才你又沒有看到陰女師的肖像。」

鳳香不好意思地離開了我的懷抱，往那面空牆走過去，我「呀」一聲，停了下來，驚嘆不已地看著。

在這近距離的角度處，我終於看到牆上縱橫交錯的線條繪的是什麼。

那是我那張畫的初步線稿，特別是臉孔的輪廓，雖寥寥數筆，但已清楚將我顯現了出來。

壁畫中的我橫臥牆上，枕著看來是飛雪的馬形物體，幾條鋒利的線條，使我感覺到是斜放身上的魔女刃，身下山巒起伏，河流蜿蜒，赤著的雙足，一隻足踏淨土靠海的岸邊，另一足浸在淨土外的大海裏，說不出的宏偉，說不出的自由愜意，天空仍是空白一片，這絕世之才的美麗女畫師，竟投入我懷裏，玉手緊抱著我的腰。

我絲毫感覺不到男女間的情愛，有的只是種昇華了的愛，一種超越了物質的精神接觸，雖然她的肉體是那麼地實在。

我伸手緊擁著她。

鳳香滿足地嘆了一口氣，離開了我的懷抱，聖濃莊重的神情，使我知道自己在她心中，已成為了一件至美的藝術品。

鳳香直退至在這偉大的但未完成的壁畫上挨著，一瞬不瞬凝望著我，眼中射出無盡的深情，輕輕道：「昨夜回來後，我便開始為大劍師的畫起草打稿，直到這刻，應該已很疲倦了，但事實上我卻是從未曾試過這樣精神奕奕，這麼快樂忘憂，這麼生有可戀！」

我忘記了畫室外面的世界，忘記了外面正進行著無休無止戰爭和死亡，移到她身前，兩手撐在她身軀兩旁的壁上，低頭俯視她仰起的俏臉，柔聲道：「你不需要我來，也可以作好這畫，為何卻要邀請我來？」在這角度下，她分外予人嬌弱和需要呵護的印象。

鳳香櫻唇輕吐道：「是的！任何我看過一眼的東西，也可以在多年後畫出來，但我卻一定要你來，因為牆上這畫，是冷酷現實裏的美夢，只有你來了，這美夢才可變成現實。」

她緩緩閉上眼睛，以蚊蚋般的聲音道：「當這畫完成後，我便擁有你，擁有你所有的愛，你全是我的。」

我心中一陣感動。

她對我的愛，和以前任何一個女人都不同，是超然於物質和現實之上，是純潔的精神結合。

我道：「張開你的眼來！」

她柔順地張開秀目。

我倒沒有她過目不忘的本領，全神地細視她秀氣迫人的俏臉，記著每一細節。

她出奇地平靜，任由我飽餐秀色。

我低頭下去，痛吻她柔軟的櫻唇，然後緩緩退開，直至我推門離去時，她仍閉目挨在那幅剛起步的偉大壁畫上。

我在她身上上了人生新的一課。

## 第十章 魔爪再現

當我回到大公府時，廣場停了一輛比平常車身長了最少一半的八馬拖拉大馬車，帘幕低垂，教人看不到裏面是否載著人。

這時侍者的位置坐了一個駝背的瘦漢子，樣貌非常醜陋，一點也不像無論年紀大小均男嬌女秀的淨土人。

我心中湧起一陣不舒服的感覺。

我步上大公府的石階，紅晴和妮雅迎了過來。

妮雅半嗔半怨地瞪了我一眼，好像怪我丟下了她去拈花惹草的樣子，不過我卻知道她深一層的內心是絲毫不介意的。

紅晴道：「陰女師來了，那是她的馬車。」

我道：「她是從那裏來的，為何遇不上黑叉人？」

妮雅道：「陰女師並不是住在天廟的，她的行宮在飄香城西五十里一處叫『炳藥谷』的地方。」

紅晴道：「父親和其他人都在殿內，等候陰女師詢問左令權的結果。」

我走到妮雅身旁，問道：「采柔和大黑那裏去了？」

妮雅道：「紅月帶了采柔入城買衣服，大黑當然跟著去了。」

蹄聲響起。

陰女師的私人馬車馳往府後馬廄的方向。

我道：「駕車的是誰？」

紅晴低聲道：「是個怪人，從不和人說話，聽說自幼便是陰女師的僕人，他從不肯讓人碰陰女師的馬車。」

不知是否多疑，我總覺得陰女師的怪僕在偷偷看我。

當進入那晚舉行宴會的大殿時，紅石大公、約諾夫、靈智三人正在密密低語，見到我來，立時迎上。

紅石大公道：「我們的號召獲得很大的反響，附近百多條鄉村的男女都動員起來，估計最少有七至八萬人可用的人，他們雖然不能真正拿刀槍上戰場，卻可在後勤的補給和運送上給我們很大的幫助，這小矮胖也平白多了近千的匠人，趕製他發明的武器。」

約諾夫道：「在往日，一般淨土人聽到黑叉人都嚇得躲起來，現在聽到聖劍騎士來了，都從密林裏走出來。」

靈智道：「在整個與黑叉人的戰爭史裏，淨土的軍民從未試過如此鬥志高昂，真是令人感動到想掉下熱淚。」

各人齊往殿後望去。

一個高瘦修長，頭頂髮髻的女影映入眼簾。

我早看過陰女師的畫像，知道她的樣子，但看到真人時，仍不禁心中一懍。

我本身已是身裁高大的人，但比起她還要矮上少許，我從未見過這麼高的女人，黑色的緊身衣緊緊包著她瘦削但絕不見骨的身裁，外披一件黑披風，我想起了巫師的情婦黑寡婦連麗君，她也是最喜歡穿黑衣的。

她看來雖在四十間，但皮膚卻出奇地嬌嫩皙白，臉容冷冰冰的，和淨土的女子的熱情的奔放，溫婉完全是兩回事。

長而媚的眼精光閃閃，本是頗為美麗，但我總感到內中有一種近乎魔異的邪力。

我終於明白了鳳香對她的感覺。

眾人紛紛施禮。

陰女師兩手捏著一串珍珠，在手指間依循著某一個節奏轉動著，來到我們面前。

她的眼落在我臉上。

紅石正要引見，陰女師冷冷道：「這就是由連雲山來的大劍師蘭特公子吧！」

我禮貌地答道：「正是蘭特，女祭司你好！」心中暗想她的聲音沙啞低沉有若男人也算是難聽的了。

陰女師毫無笑容，道：「並不很好，左令權的心志非常堅強，使我耗用了大量的精神力量。」

眾人對陰女師的神態語氣像早習以為常，一點也不為異，但氣氛卻嚴肅起來。

靈智正容道：「我們恭聽陰女師得來的珍貴消息。」

陰女師望了靈智一眼，淡淡道：「你對我總是信心十足。」

頓了一頓，眼光轉向紅石大公和約諾夫，道：「我得到的消息你們會很不願意聽到，我控制了左令權的神智後，他告訴我黑叉王堯敵派來攻打南方的軍隊，不是四個軍團，而是五個，最後一個由黑珍珠率領，作為物資補給的後備軍，十天內必到飄香城。」

眾人齊齊一怔，臉色轉白。

這就像晴天起了一個霹靂，完全打亂了我們的部署，假設我們要分一半人留守飄香城，已將不足的兵力又將大大分薄，不知憑甚麼去解天廟之圍。

陰女師眉間微皺，嘆道：「我有點累，要先去休息一會。」語完自往殿外走去，剩下我們臉臉相覷。

眾人向我望來。

我的心也很亂，一時間腦裏一片空白，但又不可以不說話，長長吁出一口氣道：「這是非常難以想像的事，陰女師以她的方法得來的消息可信性如何？」

紅石大公有點不悅道：「陰女師可使最頑強的人吐露出內心最深處的秘密，而每次都證明是如此，所以這次也不會是例外。」

約諾夫道：「眼下之計，唯有留下人手守城，否則飄香捕火若失守，我們便進退無路了。」

我嘆了一口氣道：「暫時作此打算吧！」

陰女師幾句話，便扭轉了整個形勢，我心中隱隱感到有點不妥，但又不知問題出在甚麼地方。

夜幕低垂。

我和妮雅，采柔坐在床上內，都是心情沉重。

大黑蜷睡在采柔腳旁的軟地氈上，整間屋內自是數牠最是快樂無憂。

采柔好幾次想問我今午探訪鳳香畫室的情景，最後都不敢問我。

「鏘」！

我將魔女刃抽出細看刃體那在燈火映照下流動得更顯眼的異芒。你是否真是把有靈性的劍，你可否告訴我如何領導淨土人再贏得眼前這場近乎絕望的戰爭？

采柔從椅後貼了上來，雙手由肩頭伸下，緊擁著我，臉蛋貼上我的臉，幽幽道：「大劍師，我從未見過你臨睡前，仍像現在那樣手不釋劍，采柔知道你定是很心煩了。」

我望向妮雅，見她垂頭無語，無精打采，暗嘆一口氣，向采柔道：「我很久沒有聽到你唱閃靈歌了。」

采柔呆了一呆，輕輕道：「是的！很久了，或者我是想忘記淨土外的一切。」

我的心抽搐了一下，記起了我的好朋友巨靈，摟著我的，正是他最疼愛的妻子。

妮雅道：「大劍師，你好像對陰女師很有戒心，但她是我們最尊敬的祭司啊！而且她高明的醫術救活了很多人。」

我不耐煩地打斷她道：「我明白，或者那是我的偏見。」

心中一動，問道：「祭司會的祭司是怎樣選出來的。」

妮雅有點不高興我對陰女師始終不能釋疑，語氣冷淡地道：「自第一屆法邦祭司挑出來的。」

我道：「法邦祭司現在那裏？」

妮雅語氣轉冷道：「他三年前死了，死前立下遺囑，指定陰女師繼承他，法邦是淨土出名具有智慧的人，雖然陰女師並非道地的淨土人，但他的眼光錯不了。」

我望向妮雅，悶哼一聲，表達出我對她語氣的不滿。

妮雅嬌軀一震，走了過來，坐在我腳旁，摟著我的腳，將頭埋在我懷裏，柔聲道：「對不起，我的心情很壞。」

我嘆道：「誰的心情會好？我們睡吧。」

那晚我睡了一會，便醒了過來。

知道暫時是難再尋好夢，索性坐起來，靠在床頭，好好想一想。

外面仍是黑漆漆一息，離天亮還有好一段時間。

聖劍騎士？哼！這可能只是個大笑話。

我想起了美麗的女畫師鳳香，她是否正在畫著那躺在淨土九山十河之上的我。十河的河水，最終都是流出大海，永不回頭，就像生命，失去了便永不能重得，人們想出了言之鑿鑿的來世，是否只是給自己一點點安慰。

「叮！」

我駭然一震。

魔女刃在沉寂了一段長時間後，又再示警。

我伸手後探，將放在枕下的魔女刃取了過來，放在胸前。

露台外微響傳來。

我心中大奇，以大黑的靈敏，為何竟絲毫沒有反應，就在這時，我嗅到一股熟悉的香氣，我是絕不會認錯的，這是在郡主宮內郡主使人點起使我昏睡不醒的「睡香」，由巫師製造出來的「睡香」。

我明白了妮雅、采柔和大黑皆沉睡不醒的理由。

但為何我卻沒受影響？

腳步落地的聲音。

我不動聲息地靜觀著。

門開。

一個高瘦之極的黑影閃進來，向著我們床頭的方向，一揚手，一團霧狀的東西迎頭罩來。

這一下雖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怎難得倒我，整個人彈起，順手牽著被角，一掀一揚，大被一片雲般飄過去，不但擋盡那團霧，還順勢向那刺客罩下去。

同一時間我飛身下床。

「鏘！」

魔女刃離鞘而出，透被而入。

「噹！」

劍連被刺進牆上。

眼角餘光處黑影一閃。

驀地跳起，剛好躲過對方削腳的彎刀。

我怕對方傷害在床側的大黑，行個險著，凌空一個側翻，往那人迎頭撲去。

黑暗裏，那刺客就地一滾，已到了通往露台敞開了的門前，身手比野獸還要敏捷。

我觸地彈起，魔女刃光芒大盛，由下標上，直取那人頭上的空間。

那人以為我黑暗中刺錯了方向，彎刀一閃，橫削我小腹，手段毒辣之極。

豈知我正要誘他如此，一聲長笑，左腳挑出，正中他的刀身。

「呀！」

一聲低沉嘶啞的女子叫聲，彎刀只往上揚起，竟能保持不脫手。

我的魔女刃倏收又吐。

「叮叮咚咚！」

彎刀折斷，那人一個翻身，落到門外露台上。

這時四周人聲響起，顯是守衛們聽到了這裏的惡鬥。

「楚！」

一團白霧爆起化開。

我急忙掩上門，擋著白霧的侵入，暗叫可惜，竟讓她逃走了，真是高手，但我卻不擔心，因為我已知道她是誰。

客廳內擠滿了人。

天已大明。

采柔和妮雅坐在椅上，倦容滿臉，還未完全恢復過來，大黑則一如往常，在人堆裏左穿右插，好不得意。

我站在廳心，臉容冷峻。

住在大公府的淨土要人均已趕至，只剩下花雲、靈智和陰女師。

紅石大公道：「人都差不多來齊了，大劍師可否說出昨夜有關那刺客的事。」

我冷冷道：「陰女師還未來到。」

入門處陰女師接道：「誰說我未到。」身邊伴著她的是花雲祭司和靈智祭司。

我眼中厲芒閃動，瞪著她一聲不響。

紅石、約諾夫、紅晴、澤生、妮雅等大感不妥，剎那間全靜了下來，看著我們兩人。

陰女師腳步加快，超前了花雲和靈智，直來到我面前伸手可觸處，立定，細長的眼一睜，射出兩道銳利若箭的目光。

我感到一陣輕微的暈眩，心中一懍，收攝心神，絲毫不避她眼裏暗藏的異芒。

陰女師見我不受影響，閃過驚異之色。

我哈哈一笑道：「你還敢來見我？」

陰女師露出一個充滿挑戰意味的森冷笑容，道：「你是誰？我為何不敢見你？」

靈智走上來勸道：「大劍師你是否誤會了……」

我微微一笑道：「陰女師，你騙不了我，昨夜那個人是你，是嗎？」

眾人大為愕然。

花雲道：「大劍師，你是否弄錯了，昨晚陰女師與我和靈智談了整晚，怎能來行刺你。」

我呆了一呆，這怎麼可能，難道……。

紅石大公毫不客地道：「大劍師，陰女師在我們淨土有神聖的地位和身分，是絕不容人損害她的名譽的。」

妮雅站了起來，叫道：「大劍師！」語氣裏已有嗔怪之意。其他各人均神色不悅。

只有紅晴和采柔露出半信半疑的神色，另一個反應異常的人就是天眼，直至此刻，他一句也沒有說，半點表情也沒有。

陰女師眼神變得冷漠起來，亦沒有因這麼多人站在她那邊而稍露得色，可見其城府之深沉。

我望向花雲道：「你是否第一次和陰女師傾談過夜？」

花雲點點頭。

我加重語氣道：「昨夜是否她主動邀請你們。」

花雲眼中閃過疑惑之色，點頭。

我眼光冷冷掃過眾人，最後回到陰女師臉上道：「你必有令他們兩人不知道你離去又回來的精神異術吧？陰女師。」

紅石插入道：「大劍師，請你先冷靜一下，花雲和靈智兩位祭師都曾經過天廟『枯禪座』的測試，心靈和精神的修養有異常人，不是那麼容易被人迷倒，何況凡經陰女師施術的人，事後都會非常疲倦，看！兩位祭司一點倦樣也沒有。」

我不能不承認紅石這番話很有說服力，但我仍有最後一招，仰天一笑道：「我不知道陰女師究竟使了甚麼手段。不過有一件事你卻難搪塞過去，昨晚的刺客給我挑中了肩頭，希望你也不是剛巧有一肩頭受了傷吧？」

眾人更靜了下來。

陰女師冷冷看著我，平靜地道：「左肩還是右肩？」

我暗叫不妥，道：「左肩！」

陰女師脫下披風，伸手一拉，整個左肩露了出來，由於她拉得頗低，連豐滿的胸肌都見到一大截。

她左肩光滑如境，一點傷痕也沒有。

一時我啞口無言。

氣氛僵硬至極點。

陰女師喝道：「召我的馬車來！」

紅石焦急地道：「陰女師，這事……」

陰女師再重叫一次。

紅石嘆了一口氣，命下面的人照辦。

我依然和陰女師毫不相讓地對視著。

心念電轉，難道我真的認錯了人，不會的，我認得她身形，她的聲音，我還猜到她真正的身分，是巫國派來的人。

陰女師盯著我，神色轉厲，冷冷道：「我以祭司的名譽，懷疑你聖劍騎士的身份。」

「胡！」

大黑忽地小脊毛直豎，一步一步往大門走去。

眾人呆望著牠，均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就在這剎那，我看到陰女師眼中凶芒一閃。

采柔勉力站起，喝道：「大黑！」

我沉聲道：「不！采柔！讓牠去！」

大黑速度驀增，衝出門外，直奔到陰女師的馬車處，繞著圈子狂吠，又向我處撲回來。

采柔臉色大變，顫聲道：「大元首？」她記起了那次在沙漠裏大黑發現大元首時的神態。

我冷冷望了陰女師一眼，在她身旁擦身而過道：「小心著了涼！」往門外走去。

那駝侍奇怪地垂下了頭，沒有看我。

眾人跟了出來。

我叫道：「大黑！過來。」然後向紅石道：「我要求搜車！」這時大黑來到我身邊，坐了下來，回復平靜。

紅石和妮雅一齊驚呼道，「大劍師！」

約諾夫攔在我的面前，正容道：「大劍師，我們雖然尊敬你，但你對陰女師女祭司的行為實在太過分了，我……」

陰女師的聲音響起道：「不！約諾夫，讓他搜。」

我轉身望向陰女師，微笑道：「噢！我突然又改變主意，不搜了！」

這次連靈智和花雲兩人也為之色變，因為我實在太過分了。

陰女師眼中閃過警惕的神色，傲然走到馬車旁，紅石連忙搶前為她打開車門，一臉不安之色，在他們心目中，祭司是絕不能冒犯的，即管聖劍騎士也不能例外。

陰女師一言不發，進入車內。

門開。

駝僕馬鞭揚起，默默開出。

眾人呆在當場。

采柔來到我身邊，低聲道：「可能藏在大車底的暗格裏。」

我道：「你看車來時的軌痕，只有空車才那麼淺，大元首絕不在裏面。」這時天眼正立在我對面，我感到他眼中精芒一閃，倏又斂去。

我心中一動，升起了一個念頭。

靈智向我望來，嘆道：「大劍師，這事相當刺手，你……」

我冷然截斷他道：「更難辦的事還繼續有來呢。」轉向紅石道：「大公，我要求你將全城封鎖，然後派出足夠人手，以最快的時間搜遍全城，因為我懷疑一個可怕的凶魔，現時正在飄香城內。」

妮雅挺身而出，粉臉通紅道：「夠了！大劍師，你知道這樣做是會擾民的嗎？你對陰女師太有成見了。」

紅晴跳了出來，向紅石大公正容道：「父親，我要求負責聖劍騎士指派的這項命令。」

紅石大公望著他的兒子，臉上一陣紅、一陣青、一陣白，最後長嘆一聲，道：「好吧！」

我默坐廳內，旁邊是采柔和大黑，妮雅坐在對面的廳裏，三個多小時，一句話也不和我說。

其他人早散去了。

我知妮雅氣在上頭，柔聲道：「妮雅！」

妮雅並不抬起頭，沉聲道：「想不到你固執起來會變成像個盲目的瘋子。」

采柔驚叫道：「不！大劍師不是這樣的。」

我制止了采柔，心頭火起，冷冷道：「妮雅女公爵，時間會證明一切。」

妮雅憤然立起，大怒道：「到了這等境地，你還要堅持，你要看人家的肩頭，人家給你看，你要搜人的車，人家給你搜。你知道自己幹了什麼嗎？你破壞了所有淨土人對你的感激和尊敬。」

我道：「你可以坐下嗎？」

妮雅叫道：「不可以！我愛你，我愛你，所以我特別恨你做出這種侮辱天廟的事來。」

「叮！叮！叮！」

妮雅眼中露出奇怪的神色道：「這是飄香城警報！」

蹄聲由遠而近，一名騎兵幾乎是滾下馬背一直衝進來，氣急敗壞地道：「鳳香畫師處發生了很可怖的慘事。」

手足立時冰冷起來，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畫室已不成畫室，近千張畫變成了破布和木屑，陶罐碎裂，各種顏料傾流地上，沾在牆上。

鳳香赤裸的屍體不自然地扭曲在地，地上全是血，鮮紅的血。

畫室內曾發生的暴力是驚人的。

只有失去人性的惡魔才可幹出如此驚人的暴行。

衛兵奉命用厚氈將雙目睜大至爆裂出血絲的鳳香覆蓋起來，因為我不想跟著來的妮雅和采柔看到這麼可怕的景象。

努力提醒自己要鎮定、冷靜。

紅晴嘴唇顫震著，想說話，卻說不出來。

鳳香死了！

這是個難以接受的事實。

昨天她還是那麼情深款款，那麼熱愛著生命。

雜亂急促的腳步聲在大門處響起。

他們來得都比我遲，因為沒有馬可以快得過飛雪。

大黑首先撲入。

「吼！」

大黑毛髮直豎，繞著鳳香的屍體打轉，不住悲鳴。

紅石、采柔、妮雅、天眼、靈智等人陸續來到我身旁，眾人都驚駭得不知如何去接受眼前那不可改移的殘忍現實。

不知是誰先哭起來。

我伸手阻止道：「不要哭，現在還未是哭的時候。」

天眼走到鳳香的屍體身前跪下，拉起氈子的一角看進去，顫聲道：「她有沒有被人……」

紅晴顫聲道：「有！那惡魔簡直不是人。」

我冷冷道：「他並不是人！！」

花雲失去了控制力，衝到我面前，悲叫道：「那究竟是誰？」

紅石叫道：「你們看！」

指著牆上那未完成的壁畫，原本是我頭部的部分，全是橫橫直直利刃劈過的痕跡，靈智叫道：「天！誰人會幹如此瘋狂的事？」

花雲平靜了點，雙目血紅握拳道：「大劍師，告訴我們，那是誰？你知道那是誰？」

約諾夫道：「血漬已變成乾黑，這事應發生在昨夜中更時分。」

我望向花雲，一字一字咬牙道：「這惡魔叫大元首，是帝國的暴君，今次我來淨土，便是要追殺他。」

紅石道：「他是怎麼樣子的？」

我道：「他比我還要高一個頭，永遠穿著黑色的盔甲，一種普通兵刃不能穿透的盔甲，你只要看他一眼便永遠不能忘記。」

紅石道：「這是沒有可能的，整個飄香城都處在高度戒備的狀態，這樣外型可怖的人是絕沒有可能進來的。」

我淡淡道：「有人將他偷運進來的！」

紅石厲聲道：「誰？」

我狂喝道：「就是那人！」伸手一指，指著面向牆壁挨放的一張畫，整個畫室，只有那一張才是完整無缺的。

鳳香的死太震撼了，使他們沒有一個人留意到這唯一未被破壞的畫，也沒有人想到其中有任何意義。

澤生和侯玉撲了過去，將畫移轉過來，畫中的陰女師立時臉對著所有悲痛欲絕的人，陰森的眼像在嘲弄著我們的愚昧和無知。

妮雅走到我身旁，聲嘶力竭地叫道：「大劍師！」

我淡然望她，道：「什麼事？妮雅女公爵。」

妮雅眼中含著淚水直流而下，全身顫抖著，采柔捨下了不安的大黑，過來將情緒激動的妮雅摟入懷裏。

紅石道：「大劍師，無論你是誰，你應知道你要負責自己每一句說過的話。」語氣之嚴厲，未之有也。

我的心神卻飛到了遠方。

假若我現在帶著大黑和采柔，騎上飛雪，可望於一段很短的時間內，或者是十天，又或二十天，追上大元首，和他一算我們間累累血債。

但我若這樣做了，天廟也將陷進了敵人的手裏，淨土也完了。

我應該怎麼做？

眾人眼中射出不滿的神色，使我知道自己已成為眾矢之的，這些憤怨無奈的人，是需要發洩的對象。

天眼站了起來，平靜地道：「你們都錯怪了大劍師，他的懷疑是絕對有理由的。」

眾人齊齊一呆。

連妮雅也收止了斷斷續續的哭泣。

天眼道：「剛才大劍師請求我去比較陰女師離開大公府在泥地上留下的痕跡，和她離開飄香城時的痕跡，發覺後者明顯地深了許多，顯示車載的重量明顯加重了，若是載多了人，那應是三名大漢的重量。」

我冷冷道：「不是三個人，而是兩個人。」

靈智愕然道：「假設一個是那惡魔，另一個是誰？」

我眼光掃過眾人，道：「那人是左令權。」

眾人臉色一變。

一話猶未已，蹄聲急響，至門而止。

紅晴迎了過去，攔著那軍士。

室內靜至落針可聞。

不一會，紅晴鐵青著臉走了回來，道：「有人劫走了左令權，守衛他的十八個人全死了，而且……」深吸一口氣，才大叫道：「都死得很慘，其中兩人是活生生被扭斷了頸骨。」各人的臉色有多難看便多難看。

紅石嘴唇顫震著，卻說不出話來，囚禁左令權的囚室當然是守衛森嚴兼隱蔽，沒有內奸的指示，誰可將他救出去？

天眼仰天長嘆，道：「大祭司，你錯了！」

眾人望向天眼，不明白他為何忽然提起了淨土地位最尊崇，眾祭司之首的大祭司，還說他錯了。

天眼目光掠過被毛氈覆蓋著慘被姦殺的鳳香，射出悲痛和懊悔的神色，緩緩道：「當年法邦的死太突然和充滿疑點，只不過因他死前的三個月，陰女師並不在他身旁，所以我們才沒有懷疑到她身上，但是對應否承認陰女師繼承法邦的位置，祭司會卻有很大的爭論。」

這回連我也感奇怪，因為法邦既明文規定了陰女師為他繼承者，除非祭司會改變了數千年來的傳統，否則自應是無可爭議，順理成章。

天眼垂下了頭，嘆道：「法邦在生前，曾向我和致靜祭司透露了不會選陰女師作他的繼承人，這不但因為陰女師是外來人，更主要是因為他不信任她，所以當看到法邦的遺命時，我和致靜都大感詫異，故曾提出反對，最後的結果你們都知道了。」

紅石道：「假若那惡魔真的是由陰女師帶入城裏，那陰女師怎會容許他姦殺鳳香，那豈不是會惹起我們的警覺？」

眾人紛紛點頭。

直到這刻，他們對陰女師仍是半信半疑。

我道：「你們知不知道牆上畫的是什麼？」

眾人搖頭。

采柔呀一聲叫道：「我知道，那是大劍師悠然躺在淨土上沉思的畫像。」

花雲點頭道：「是的！我可以證明這點。」

沒有人會懷疑，因為除了頭部外，其他部份仍是完整無缺，特別是那雙浸在海裏的赤腳，我的心抽痛起來。

鳳香真的死了，而且是死得那麼慘？

無盡的悲傷！

慘事何時才能了結。

眾人的呼吸愈來愈沉重。

但他們仍未明白。

我道：「假設我估計無誤，陰女師是由城東的門入城，途經此處時，裝作探訪鳳香，乘機施術將她迷倒，控制她的神智，要她即使醒來後也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事，然後讓大元首躲在鳳香的畫室內，到了晚上，再使人帶那惡魔進大公府，救出左令權，然後陰女師再來時，便可將兩人接回，載出城外，這也是陰女師匆匆離開的原因，畫室內的慘劇，應是連她也不知道，因為大元首定會設法瞞著她。」

妮雅道：「但大元首為何做出這明顯不智的行為？」

我臉無表情望向她道：「因為他忍不住，當他看到我的畫像時忍不住而狂性大發，你看不到嗎？」我伸手指著壁畫被毀壞的部分。

妮雅退後了兩步，駭然看著我，想不到我對她如此疾言厲色。

怒火在我心中燃燒著。

這女人還口口聲聲說愛我，可是一遇上事情，便對我投下不信任的一票，誰還可要求我無條件忍受她對我的苛責？

采柔愛憐地摟著妮雅，低聲安慰她。

我無暇理會她們說什麼，凌厲的眼神轉到紅石大公和約諾夫兩人處。

兩人神態明顯轉變了許多，顯示對陰女師的信任已被我動搖了。

不！不是我，而是被天眼動搖了，說到底，我只是個外人，去他媽的什麼聖劍騎士。

秀青插入道：「假設陰女師真的不想打草驚蛇，更不應將左令權劫走。」

我仰天一陣悲笑，只覺內心種滿了憤怒和怨恨，大元首早逍遙在外，這群人還如此如在夢中，我是否應該放下淨土的事不管，專心去追殺萬惡的大元首，將他碎屍萬段，以報千百世也不能解開的大恨深仇。

他們齊露出駭然之色。

笑聲倏止，我冷冷道：「這道理更簡單，因為陰女師怕她虛報軍情的事被拆穿，你們這群傻瓜相信她，但卻不是我大劍師蘭特，你們是一群死到臨頭還堅持婦人之仁不想嚴刑拷問左令權的人，但卻不是我。所以即管左令權被劫走，你們這群盲人也不會想到她頭上去，她太熟悉你們了。假設我沒有猜錯，打一開始黑叉人能占盡優勢，是因為他們有一個深悉淨土的內奸在你們那裏，所以她並不居住在天廟裏，因為那裏太不方便了。」

眾人啞口無言，臉色轉白，一方面因我這番話太不客氣，另一方面也給我點中了事實。

我大叫道：「飛雪！」

蹄聲輕響，飛雪步入室內。

我向采柔喝道：「采柔大黑過來！」

采柔俏臉現出駭然之色，驚叫道：「大劍師！」

飛雪和大黑來到我身旁。

我冷冷道：「本人再沒有留此繼續受人責難和懷疑，我殺了大元首和陰女師後，便會離開淨土，希望你們好自為之。」接著向天眼和紅晴道：「天眼祭司對我的信任，紅晴對我的友情，我蘭特卻是永不會忘記的。」

眾人僵在當場，不知如何勸阻。

「不！」

妮雅一臉熱淚，緩緩來到我臉前，跪了下去，緊摟著我雙腳，泣不成聲。

采柔也跪了下來，悲叫道：「大劍師，不要捨離淨土，她需要你。」

「噗噗噗」！

忽然間，室內再沒有一個站立的人。

我仰望自己那被毀了頭部的壁畫，由踏入畫室後強忍著的悲痛狂湧奔騰，熱淚不受控制地流出來。

直到這刻，我才知道大元首使我失去了多麼珍貴的事物。

和鳳香的熱吻好像是在剛才一刻發生，但這一刻她已變成一具冰冷的屍體。我永遠也忘不了她死後的眼睛，她所受的恥辱，只有以血才能清洗。

我要大元首、陰女師、黑叉人和巫帝流盡他們每一滴血，以補償他們的罪行。

我沉聲道：「好吧！我留下來，為了鳳香畫筆下的淨土，我留下來。」

大劍師傳奇 卷三終

# 卷四

## 第一章 揮軍北上

飄香城的燈火，在遠方只剩下一小片迷朦的紅光，在一整天的旅程後，我和三萬淨土將士組成的快速先頭部隊，把由天眼、花雲、靈智、紅石大公等率領的四萬戰士和小矮胖負責來自各地鄉城近五萬的淨土後勤部隊，遠遠拋在後面。

我枕著采柔的大腿，仰望著天上點點星光，大黑就挨在我身旁。

柔風刮過我的臉，帶來了綠茵野原獨有的清新氣味。

采柔指著天上特別明亮的兩顆星道：「看！那就是飄香星和天夢星，每逢看到她們入夜後出現在天空兩旁時，便正值深秋的時節，冬天也不遠了。」

我望向采柔秀美的俏臉，這個角度看上去，采柔美麗的輪廓像與整個夜空溶合在一起，心中不由升起一股莫名的悲哀。

她是屬於和平美麗的夜空的，但不幸卻與我連到了一塊兒，也與戰爭和仇恨鎖在一起，她最恨的是死亡和戰爭，但眼前卻盡是這些可厭的事物。

采柔的眼光凝注著這天上最明亮的兩顆星，低聲道：「靈智說：每一個人都是天上下凡的星宿，來到世上尋找星宿所缺乏的溫暖和愛情，不知我是屬於那一顆星，希望和你那顆不要隔得太遠，不是太難尋找。」

唉！這愛夢想的女孩子，只能在幻想的世界裏編織的美夢，我伸出手，輕撫身旁大黑柔軟的毛，忽又想起慘死在大元首魔爪下的鳳香，若她仍活著，和采柔將會是很相投的一對，因為她們都能在這冷酷殘忍的現實裏，發掘出最美好的東西。

采柔低下頭來，道：「大劍師，你還惱妮雅嗎？」

我輕輕一震，坐了起來，嚇得大黑也抬起頭來窺視。

采柔倒入我懷裏，摟緊我的腰，幽幽道：「大劍師！我很害怕。」

我撫著她烏亮的秀髮，嗅著她熟悉的體香，柔聲道：「你怕什麼？」

采柔低聲道：「我怕你就此不再理睬妮雅，由昨天那事開始，除了剛才你告訴她，你沒有心情參加他們的軍事會議那一句外，你半句話也沒有和她說，唉！她已哭了一整晚，你還不肯原諒她嗎？」

我不肯原諒她？是的，我不想原諒她，但那並非原諒或不原諒的問題，而是自昨天後，我心中多了根刺。這是個冷酷不移的事實，這亦叫「經驗」，經驗是不能被淡忘的，被忘記的都是因為不夠深刻，刺得不夠痛！

我回頭望往身後遠處連綿無盡的營帳，在其中某一個帳內，妮雅、約諾夫、紅晴、侯玉、澤生等正開著重要的軍事會議──如何攻打黑叉人占領了的立石堡，可是我卻全無參與的心情，在這一刻，這些淨土人便像和我活在河的兩岸，全無可供渡過的橋樑。

采柔輕嘆一聲，仰起俏臉，眼睛射出強烈的哀愁，道：「我怕你不但要捨棄妮雅，還要捨棄無助的淨土人。」

我心中憐意狂湧，吻了她的額角，道：「放心吧！過兩天我便沒事了，現在淨土的安危已和大元首連結在一起，要對付大元首，便先要對付黑叉人，我怎會捨棄淨土？」

采柔見我始終不肯談妮雅，眼中憂色更濃，想說下去，又見我神情冰冷，猶豫再三，終沒有說下去。

再遙眺數十哩開外的飄香城。

在那裏，我留下了一段最美麗又最慘痛的回憶，只希望永遠也不用再踏足城內，因為怕自己受不了那煎熬。不過，我是否有命回來，卻誰也說不上來。大元首若和黑叉人結成聯盟，便有可能得到珍烏刀，那淨土人製造出來的神物。

當晚妮雅並沒有回帳內，早晨時我看到了采柔枕上仍有未乾的淚漬。

天還未亮，三萬戰士拔營起行。

我和采柔大黑落在隊尾處，現在我還沒有和約諾夫等人同行的心情。

眼前是一望無際的蔥綠原野，仍在草堆小樹葉裏蜷息的動物和鳥兒，都給我們驚醒過來，天夢河逐漸移往左側的遠方，逐漸遠離，只間中傳來微弱的流水聲。

裝載著物資的馬車和騎士緩緩前行，這已是所能達到的最高速度。

淨土是個陌生的地方，我不知要往那裏去，也不知到了那裏我能做些什麼事了。忽然間我生出了不知身在何處的感覺。哼！管他那麼多，假設一切都是命運安排了的，我的一切努力也是沒有意義。

假若這全都是廢墟裏那異物的安排，我們只是一條一條的可憐蟲！

但真是那樣嗎？

為何又有預言書的存在？

眼角望處，一名騎士停在前側，抬頭一看，原來是紅晴在等我。

我拍馬馳出，來到他身旁，和他並騎前行，對這曾共患難的伙伴，我有種打心底湧出來的親切感覺。

紅晴道：「大劍師你好！」

他雙眼布滿紅絲，顯示一夜未睡，昨晚他們的軍事會議不知得了什麼結果，不由感到一陣歉疚，我是否過份了點？

我「嗯」了一聲，和聲道：「朋友！保持精神是最重要的。」

紅晴嘆了一口氣道：「很多事誰不想應是如何發展，但現實總違背了人的願望。」

這當然是話中有話，一時間我沉默起來。

紅晴探手入懷，取出一條金光閃閃的鏈子，遞過來給我，我一手接過，送到眼前一看，原來繫著的是個精緻的鳥形墜子，一呆道：「這是什麼？」

紅晴道：「這是紅月自幼戴在身上的『飛鳥護符』，臨起行前，她堅持要我交給你掛在身上，好護你平安飛回去見她。」

想起了嬌憨慧黠的紅月，也令我想起了西琪，我嘆了一口氣，將鏈墜掛在頸上，鳥形墜緊貼著心窩，我怎能拒絕她的好意，何況再見她的機會實在太少了。

這時隊伍來到一個大湖旁，並且停了下來。

我奇道：「為何停下？」

紅晴道：「因為要等你下一個決定！」

蹄聲傳來。

約諾夫、侯玉、澤生、田宗等一眾將領策馬迎來，跟在最後的是妮雅，她回復了昔日的冰冷，也沒有迴避我的目光，使我知道自己已刺傷了她的心，激起了她的驕傲。

眾人圍了過來，齊開施禮。

他們的神色都有點尷尬，有點惴惴不安。因為都不知我會怎樣對待他們這群曾經不信任我的人。

妮雅是唯一沒有施禮的，嬌俏的臉龐一片冷漠，但眼內的愴然卻瞞不過我，我的心在軟化著，也想起了采柔令我心痛的淚漬，唉！這是何苦來由？

約諾夫望向妮雅，在這裏要算她地位最高，第一個發言的自應是她。

妮雅作了個讓約諾夫說話的手勢。

約諾夫嘴角牽出了一絲苦澀和無奈，向我道：「昨晚我們開了個會議，分析了所有資料，發覺我們目前正陷進一個非常危險的形勢裏。」

他雖在我身前數步之外，但我的感覺卻像他正在非常遙遠的地方，一切是那樣地不真實，就像在一個夢裏，一個不會醒過來的噩夢裏。

采柔策馬來到我身旁，輕輕道：「大劍師，我們下馬好好談一談吧！」

我望向采柔，見到的是她哀求的眼光，那還能堅持，點頭跳下馬來，眾人紛紛下馬，只剩下妮雅仍高坐馬上。

我心中嘆了一口氣，暗忖自己豈是如此沒有度量之人，移到妮雅馬旁，遞出手道：「妮雅女公爵，請下馬吧！」在這一剎間，腦海裏忽地浮起當她親眼目睹父親被席祝同殺害的悲慘場面，我怎能還再打擊她。

妮雅嬌軀輕顫，眼中閃過奇異的神采，但轉瞬又被冷漠所替代，終沒有遞來她的玉手。

采柔來到妮雅另一邊，伸手摟著她的腿，求道：「妮雅！」妮雅和采柔四目交投，立時眼睛一紅，我以劍手敏銳的觸覺，覷準了形勢，伸手摟著妮雅的腰肢，將她提了下來。

妮雅又羞又喜，粉拳迎胸擂過來，叫道：「放開我！」采柔搶了過來，摟著妮雅喜孜孜退在一旁。

我環視眾人，大家均臉有喜色，我苦笑搖頭道：「說吧！」氣氛至此融洽多了，雖仍未回復舊觀，但已到了可以交談的局面。

約諾夫定了定神，正容道：「救兵如救火，經過了昨晚的商議，我們一致決定了以最快的速度和路線，趕往立石堡。」

我大奇道：「這道理顯而易見，但你仍然鄭重其事說出來，其中必有原委，是嗎？」

約諾夫臉中現出佩服的神色，道：「大劍師果然明察秋毫，這件事要分開幾面來說。」轉向妮雅道：「妮雅大公，可否由你來解說？」

看來每一個人也想協助我和妮雅修好關係。這時大黑來到我身旁，我順勢坐在一塊石上，招呼各人坐下，過去了的事便讓它過去了吧！

澤生乘機發出命令，指示其他戰士暫時休息一會，也讓馬兒到湖旁去喝水，大家生火造午飯。

采柔心情大佳，趕著大黑往湖的方向跑去。希望她不是要像那次裸泳一番，那將會惹來騷動，甚或戰爭。

我們圍坐一團。

妮雅拔出彎刀，揀了處沒有草的泥地，畫了一條長的山脈，剛要說話，我已取起一顆石，放在一個凹入的部位，道：「這是立石堡。」不用說那也是逐天山脈了。

妮雅瞪了我一眼，淡淡道：「你不發脾氣時，記憶力特別好。」

哼！這妮子仍不肯放過我，難怪說女人的心胸特別窄。

紅晴也童心大起，撿來一大堆石子，排列起來，一端向著逐天，接著斜斜落下，再分成兩條支脈，叉了開來，道：「這是奔月！」

約諾夫微微一笑，在肩上摘了下太陽形的徽號、放在奔月山脈尾巴處兩道支脈包圍著的廣闊空地裏道：「這是我們的位置，若我們要到立石堡去，最安全就是繞過奔月的兩條支脈，由奔月東原又或西原沿奔月山脈往逐天進發，但那最少要十五天才成。」

侯玉神色凝重地道：「捷徑是爬上奔月東脈，穿過亡月峽谷，直抵逐天大平原，那只需六至七天的時候，然後再走三天，便到立石堡了。」

一時間大家靜了下來。

我已把握到他們猶豫難決的原因，問題出在陰女師身上。

紅晴伸手在奔月東脈約三分二處拿起了其中一塊小石子，露出了一個缺口道：「這是亡月峽谷！」又在懷裏掏出了一個黑黝黝的半人半獸石雕，放在缺口外，道：「假設黑叉人守在這裏，便可對我們迎頭痛擊，那我們將是有死無生，當然，黑叉人可能並不知道這捷徑的存在。」

我定睛看著那奇怪的石雕，奇道：「是什麼鬼東西，這麼猙獰嚇人？」

紅晴得意地道：「這是從左令權身上搜來的。」

這確是個可怕的雕像，但雕工卻很精細，特別是這長著牛角的人張開了的口內所露出鋒利的獸牙，尤使人心寒。

澤生插入道：「這要假設陰女師祭司並不是他們的人，否則黑叉人定會在那位置等待我們，對他們來說，能殺死大劍師，將比能否攻陷飄香城更重要。」

他還稱她為祭司，顯示他們對我的話仍是半信半疑，這也難怪他們，那天我指陰女師肩上有傷痕時，這妖婦便以事實證明了我是錯的，至於她車上載有重物，也可能是另有原因。沒到使她有百辭莫辯的一天，淨土人也不會真的懷疑這地位尊崇的祭司，天眼在這裏就好了。

我望向妮雅，後者正迴避我的眼光，顯然不想再在這問題上和我有爭拗，但當然並非表示同意我。

侯玉道：「若我們由東原或西原往逐天進發，敵人便難以捉摸我們的路線，不像亡月峽谷般只有一個固定的出口，但我們卻要用多一倍的時間，我們負擔得起嗎？」

約諾夫道：「我們負擔不起，七天時間足夠讓黑叉人囤積大量食物，更鞏固他們的防禦設施，甚至可能突破了較脆弱的天廟南方防線，攻陷多一座城堡，我們唯有賭上一鋪。」

我冷然道：「既是如此，你們還要我作什麼決定？」

眼光移往紅晴，後者乾咳一聲，避開我責怪的目光。

妮雅幽幽嘆了一口氣，柔聲道：「大劍師，昨晚的軍事會議你並不在那裏，所以我們只能自己作出決定，最後我們仍認為值得搏上一搏，但我說出原因來時，你可不能惱我。」

這樣美人軟語，教我還怎能發作，這時心中亦有點悔意，我是否太情緒化了，致弄到現在這局面，攤手道：「我的寶貝，說吧！」

妮雅估不到我在眾人面前公然表現出和她如此親暱，又羞又喜，垂頭道：「我不說了，紅晴你來說，說錯了他也不會像怪我般怪你。」

我為之氣結，卻又無話以對。

紅晴再乾咳一聲，清清因昨夜說話多睡眠少而略帶沙啞的喉音，道：「我們認為這事值得賭上一鋪，是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即使陰女師真是內奸，可是因工冷明退得太匆速，兩方面仍未聯絡得到，不能及時在亡月峽谷出口截擊我們。」

澤生接著道：「祭司們向來不參與實際的軍事行動，而一向為了保密，我們也從不經亡月峽谷輸運物資，所以陰女師是否知道有這捷徑，也是疑問？」

他們像是忘了她有套取人內心秘密的異術，我沉默下來，好一會也聽不到有人說出那第三個原因，禁不住冷哼道：「第三個原因不用說，就是陰女師可能是無辜的，我只是誤會了這位祭司。」

眾人噤若寒蟬，怕再觸怒於我。

一直沒有作聲的田宗道：「我會先率二千人作探路的先頭部隊。若有危險，便遣人回來告訴你們。」接著苦笑道：「不過若真有敵人伏在谷外，也不是那麼容易察覺，因為那處滿布森林和丘陵，地形隱蔽之極。」

他們的話也不無道理，況且目下的情況是明知危險，也不得不作出這無可選擇的選擇。

我語氣有點軟弱地道：「工冷明有五萬人，我們有三萬人，至不濟也可以退回谷內死守吧！」站起身來勉力振起精神，向妮雅嚷道：「來！讓我們去看看采柔和大黑誰游得快一點。」

妮雅想不到我如此「放得下」，態度改變得那麼快，一時間適應不了，呆在當場，不知應繼續對我表示冷淡和不滿，還是應該欣然接受我的邀請才好？

我不理她那麼多，一把將她拉了起來，拖著她往湖那邊走過去。

妮雅低聲道：「大劍師息怒了嗎？」

我反問道：「女公爵息怒了嗎？」

妮雅瞅了我一眼，幽怨地道：「我那有發怒的資格？那敢？」

我微笑道：「以後你有了，因為我犯了錯，犯了亂發脾氣的錯，不過我以後也不會那樣了，因為那只會誤事。」

妮雅想不到我竟肯認錯，湊過小嘴，在我臉頰輕輕一印道：「不！你發怒時的模樣雖很可怕，但也威武迫人，連紅石大公和約諾夫這樣倔強驕傲的人也嚇得跪了下來。」

我哂道：「他們跪的不是蘭特，而只是那聖劍騎士。」

妮雅開顏淺笑，道：「難怪采柔常說你的話總是怪怪的，但又非常含蓄動聽。」

大湖在望，湖旁擠滿了人，不住爆起一陣又一陣的歡呼嘯叫。

我呆了一呆，難道采柔真的脫光了衣服，跳進湖內，就像在十八巨人樹的小湖那次那樣嗎？

「嘩啦！」

水聲響起。

眾戰士又歡叫起來。

我和妮雅擠前一看，一齊莞爾大笑，原來「裸泳」的是大黑，操縱牠的當然是頑皮的采柔，她將一段粗樹枝拋往湖心，大黑便躍落水中，游將過去，叼那樹枝回來領受拍頭的獎賞和眾人的歡叫掌聲。

我和妮雅相對而笑，在剎那間，我們都知道由前天開始的風暴，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但鳳香的確死了，大元首仍然在逃，這就是人生吧！

## 第二章 亡月峽谷

五天之後，奔月東脈橫亙前方。

這是道特別秀茂的山脈、峰巒起伏，除了峰尖的部分外，全給綠色的植物覆蓋著，從外觀怎樣也想不到裏邊竟有一條可供人馬穿越的秘徑。

太陽西沉時，我們在遙對著東脈的一處山丘高地紮營休息，在日以繼夜的兩天行軍後，人馬均疲倦欲死，很多戰士幾乎一下馬便躺在地上，爭取休息的時間。

大黑坐在采柔旁邊，張大了口，吐出舌頭，口水不住下滴，將在炎陽下行軍的苦況表露無遺。

淨土的秋天日暖夜涼，太陽一收，立即清爽非常，也幸好如此，否則人馬更受不了，黑叉人揀這時間南來攻伐，顯然已把握了節候的變化。

采柔取出水壺來，把水倒進一個木碗裏，讓大黑解渴，對這傢伙，她是服侍得無微不至。看來若要大黑在采柔和我之間只准揀一個主人跟隨，我一定落選。

閃靈谷也許是大黑終老的理想地方，想到這裏，心中一痛。

采柔將水壺遞了過來，我搖頭道：「你先喝三口，才輪到我。」

采柔不依道：「不！你先喝。」

我知道拗她不過，捧起水壺，迎面倒下，任由冰涼的水淋在臉上，流到嘴裏和身上，感受著生命的賜與，到只剩下小半壺時，我才遞給采柔。

采柔接過水壺，低聲道：「我知道永不會忘記你喝水的痛快樣子。」

我微笑道：「我也永不會忘記你在湖裏忘情的暢泳。」

采柔低下頭去，嘆道：「多麼希望時間能停頓在那一刻，永遠不前進。」

妮雅走了過來，挨著采柔坐下，道：「田宗的人回來了，他們到達了亡月峽谷，一切看來很平靜，但他仍不敢肯定是否百分之百安全。」

采柔將水壺遞過給妮雅道：「喝一口吧！」

妮雅接過水壺，伸手摟著采柔肩頭，將壺嘴送到采柔唇邊，硬迫她喝了兩口，自己才喝，這妮子真的深悉采柔的忘我之道。

采柔道：「為什麼會給這美麗的地方起了個『亡月谷』的可怕名字？」

妮雅笑道：「可怕嗎？你太膽小了。『亡月』的意思只是因樹木繁茂，兩旁山壁高起，所以月亮照進谷內的時間很短而已。」

接著將小嘴湊到采柔身邊，又嘰嘰嘎嘎說了另一番話，聽到采柔直點頭，還露出心神嚮往的模樣兒。

我好奇心大起，追問道：「你告訴了采柔什麼事？」

采柔不忍，推了妮雅一把，道：「告訴他吧？」

妮雅道：「沒有什麼，我只告訴小采柔亡月谷附近有條會發熱的泉水，泡在裏面可舒服得緊啦！」

我失笑道：「女人都是愛洗澡的。」

妮雅采柔兩人大嗔道：「男人不愛洗澡嗎？」

我大笑道：「愛！當然愛……愛讓女人為他洗澡。」

兩女粉臉齊齊通紅。

一個妮雅的女親兵走了過來躬身道：「帳幕弄好了，請公爵、大劍師和采柔小姐往帳內用膳。」

一彎明月升離了奔月東脈，以她無可比擬的色光照耀著大地。

我雖站在營帳外的荒地上，但心神卻飛越過橫向遠方像條蟄伏著的巨龍般的山巒，到了山脈另一邊的世界裏。

淨土的命運在那裏默默等待著。

我本來以為自己能掌握淨土的命運，但到了這刻，才知道自己錯了，這大地上很多事物都是不由人的意志或謀略作主的。

假設黑叉人就在那裏等待著我們，淨土便完了。

兩次勝利帶來的激昂士氣亦會徹底崩潰，我們這三萬太陽戰士已是南方軍事力量所能湊合出來的最精銳部隊，我們敗了，紅石大公的軍隊更是不堪一擊。

就算我們不怕耗費寶貴的時間也不怕士氣低落，苦候紅石來與我們會合，亦於事無補，因為太陽戰士根本撐不住與黑叉人打的硬仗。

尤其對方是蓄勢以待，而我們則是勞師遠征，力累心疲。

何況對方還可能有一個令我完全沒有戰勝把握的大元首在。

南方崩潰了天廟便陷於完全的孤立，滅亡只是遲早的事。

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感覺。

我和約諾夫他們不同的地方，是我知道陰女師定是內奸，而且智謀一點不下於我，所以才能使我一直處在下風，而今次亦會是那樣。

可是到了這刻，連我也感到回天乏力，改變不了即將降臨的厄運。

妮雅在旁道：「大劍師！你在想什麼？」

我沉聲道：「黑叉人在那邊等著我們，我感覺得到。」

采柔倚著我的嬌軀猛地一顫，伸手摟緊我的腰道：「那怎麼辦？」

妮雅強作鎮定地道：「但田宗傳回來的消息卻是好的呢！」

我搖頭道：「你不會明白的，這是劍手的直覺，是超越了理性的，就像我初會陰女師時，便感到她和巫帝一定有關係。」

采柔道：「巫帝究竟是什麼人？」

我深吸一口氣道：「沒有人知道，巫國是大地上一處神秘和邪惡的地方，照我猜想，巫帝一直在背後支持著大元首作惡，所以特別派出了巫師來輔助大元首，若非巫師給我殺了，帝國也不會那麼容易崩潰，所以大元首一抵淨土，便找上了陰女師，可知他們間一定有聯繫，而黑叉人也是巫帝在背後撐腰的，他是這大地上一切罪惡的源頭。」

是的！

我的真正大敵正是這隱於一切邪惡之後的巫帝，他是邪惡力量的核心。

妮雅也受到我的感染，顫聲道：「那我們應怎麼辦？」

我嘆了一口氣道：「假設我們按兵不動，又或改道前進，你說行嗎？我們已到了沒有回頭路的地步，唯有從策略上設計，和黑叉人打上一場硬仗，妮雅，我的寶貝，你聽著……」

妮雅道：「我在聽著！」

我的眼神凝注天上的彎月，長長吁出一口氣道：「立即召集所有將領到這裏來開會，我要他們一點差錯也沒有地執行我的命令，這一場硬仗我們一定會敗，但卻要敗得漂亮，在敗中求取最大的成果，甚至勝利。」

妮雅應命而去。

我閉上眼睛，忽然間，我知道自己又重新接受了聖劍騎士的身份，在鳳香死後，我還是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當我們進入亡月峽谷時，才真正明白妮雅那晚對這秘谷的形容。

不但谷內樹葉密布，連兩旁的崖壁上也長滿了橫伸出來的植物，道上滿是泥濘，想走快一點也不行，窄的地方只能僅容兩馬並進，但闊落處卻足可容千人之眾，每轉一個彎，眼前的景物都有變化，若是尋幽探勝，這真是個好地方，但卻絕不適合快速的行軍。

由天亮開始進谷，到了午後，最前頭的部隊才抵達谷口處。

大軍停了下來。

我策馬來到最前方處，一眾將領已在谷口等待著。

戰士們都在忙碌著，依我的吩咐在扎造著以樹木和枝葉作材料的假人，又削尖長木，以作武器。

我跳下飛雪，來到眾人間，透過樹葉往外望去，只見一片寬大的平原外，是另一個廣闊的疏林區，風景美麗平靜，表面上一點凶險也感覺不到。左右兩旁的林木較為茂密，延綿十多里，要藏上數萬人，真是輕而易舉。

田宗道：「穿過這約五里的疏林，便是逐天大平原了。」

約諾夫有點疲倦的英俊臉龐神色凝重，道：「田宗曾派人到谷外的樹林窺看，沒有任何發現，但我卻不敢說黑叉人不在外面，因為若換了我是他們，亦會將大軍布在別處，只派人偵察監視谷內的狀況，再以黑叉人慣用的手法，例如反射陽光的鏡子和火光來通訊，以決定伏擊的行動。」

這人不愧淨土新一代的名將，一點不為事物的表象所迷惑。

侯玉道：「敵人攻擊我們最好的地方，是疏林後的大平原邊緣處，因為那裏丘陵起伏，最有利於伏擊。」

我沉聲道：「谷口的防禦措施造好了沒有？」

田宗點頭道：「我們砍伐了大批樹木，又以樹藤造了大量的繩索，只需非常短的時間，便可在谷口布防，足可抵擋黑叉鬼一至兩天的強攻。」

我道：「說得不錯，黑叉鬼的目標是要我們全軍覆沒，所以定要待我們全軍離開亡月谷時，才發動攻擊，最理想當然是截斷回谷之路，將我們困在疏林裏，甚或放火燒林，那我們就會陷於絕境。」

眾人臉色齊變。

約諾夫透出一口大氣道：「這方法確是歹毒之極，幸好大劍師早有對策。」

我向澤生道：「騰空了多少馬匹出來？！」

澤生恭敬地追：「足有七千匹，大劍師！」

我望向紅晴，後者忙道：「浸了松油脂的火箭種已製好了。」

我點頭道：「好！」接著向田宗吩咐道：「現在保持平靜，生火造晚餐，吩咐戰士們盡量喧嘩一點，並派出偵查兵裝模作樣一番，一到入黑，你便率五千人潛入疏林裏，開出一條可供五馬並馳的走道，一待你完成，便是我們發動的時刻了。」

眾人轟然應喏，各自散去依計行事。

我向留在身旁的妮雅問道：「原本你們不是以為陰女師並非奸細的可能性很大嗎？為何現在又煞有介事地如臨大敵呢？」

妮雅俏臉一紅，嗔道：「小氣鬼！一點也不肯放過人家。」

采柔為她解圍道：「因為你是聖劍騎士，到了緊要關頭，眾人都信你，不信自己。」

我失笑道：「原來是這樣！哎呀！」

妮雅大力踏了我一記腳尖，逃了開去，恨得我牙癢癢地。

采柔的手穿進我的臂彎內，親暱地緊挨著我道：「我很興奮，大劍師又將領導太陽戰士邁向再一次的勝利。」

我的臉色深沉下來，嘆了一口氣搖頭道：「你錯了，我的目標只是希望不會大敗，照工冷明以往的戰績，此人用兵非常狠和穩，何況還有大元首和陰女師兩人在他們那一方，軍力又差不多是我們的一倍。」

采柔喜色全消。

我低聲道：「采柔！你聽不聽我蘭特的話？」

采柔垂頭道：「聽！但我仍要在你身旁，和你並肩作戰，因為我受不了你在出生入死，我卻躲在一角思念你的那種折磨。」

我大為頭痛，但仍有最後一招殺手鐧，我溫柔地撥開她遮蓋著艷容的秀髮道：「你若要跟著我，那大黑怎麼辦？一根繩子你也知栓不著力大無窮的大黑，若牠追著來，你說會發生什麼事？」

采柔渾身一顫，櫻唇輕動，卻說不出話來。

我安慰道：「假若你在我身旁，我會分心照顧你，若遇上大元首，那便非常危險了。」

采柔思索了一會，柔順地點頭道：「但起碼你要讓我和大黑陪你到疏林裏，我答應若要撤退時，我定會和大隊一齊撤回谷裏。」

我正容道：「無論我陷進多麼凶險的環境裏，你也要這麼做。」

采柔斬釘截鐵道：「是的！」

緊握著她的手，我想著她裝在美麗豐腴大腿上的「貞節衛」，若我有何不測，我知道這閃靈族的美女會毫不猶豫地動用它，讓它來完成它存在的死亡使命。

七千匹馱了挺持著削尖了長木假人的戰馬，夾雜在三萬名戰士裏，在彎月的照耀下，緩緩越過谷口和疏林區間的長草原，進入疏林裏。

敵人既知我們行軍的路線，必早派人在遠處估計過我們的實力，知道我們的兵力在三萬人間，這七千假人，就是要他們產生錯覺。

澤生和侯玉各率一隊二千人的隊伍，守在平原的兩翼，護著隊伍的兩側，更重要的是遮擋敵人對谷口的視線，好讓妮雅率人完成布防的重要工作。

一進入林內，七千假騎兵立時給集中起來，通過田宗新開的林路，迅速往疏林邊緣聚合，這是要使黑叉人錯誤估計我們行軍的速度。

采柔摟著大黑，策著戰馬，緊傍我旁。

眾人的心都像張緊了的弦，沒人有說話的心情，只有蹄起蹄落的聲音。

約諾夫和田宗早在疏林邊緣處等候著。

我和采柔來到他兩人身旁，往疏林外望去，只見明月下，丘陵起伏，沉寂平靜。

我道：「怎樣了！」

田宗道：「我嗅到危險，聽！一點生命的感覺也沒有，附近的走獸到了那裏去。黑叉人定是以嘴套封了戰馬的口。」

約諾夫點頭道：「我也曾給黑叉人伏擊過一次，也像現在那般沒有半點風吹草動。」

我深吸一口氣，道：「準備好了沒有？」

兩人迅速地點頭。

我靜了下來，默默看著前方。

過了好一會，眾人見我毫無動靜，都奇怪地望向我。

「叮！」背上的魔女刃叫起來。

眾人嚇了一跳。

我微微一笑道：「我等的就是這一下聲音。」接著正容道：「待會號角響起時，你們所有人必須依計撤退，不要理會我和我的人，知道嗎？」

兩人點頭。

側頭和采柔交換了深深的一眼，我一挾馬腹，策著飛雪往前馳出。

飛雪仰天長嘶，眾戰馬立時生出感應，興奮地嘶叫起來。

一時天地鳴應。

戰士們放開馱著假人的戰馬韁繩，七千戰馬立時邁步追出來，疏林兩旁各馳出共兩千戰士，將假騎士迫在中間，浩浩蕩蕩往逐天大平原的邊緣丘陵奔開去。

蹄聲轟隆。

轉眼間在我率領下，近萬匹載著真假戰士的戰馬，馳上了第一個山丘的最高點，眼前是起伏不平的丘地。

我心中冷笑，黑叉人果然不把太陽戰士放在眼內，否則也不會任我們尚未完全出林前，仍未發動攻擊。

他們將為此付出代價。

我們開始衝下斜坡。

「颼颼颼！」

忽然間勁箭滿天。

前面左右中三方湧出無數黑叉騎士，向我們衝殺過來，前十多排的人都彎弓搭箭，朝我們發射，殺聲震天。

我勒著馬頭，讓身後衝勢正盛的假騎士繼續往敵人衝去。

戰馬倒下，假人東倒西歪。

其餘的戰馬，踏著馬屍往前俯衝過去。

我和二千戰士，落在後方。

我一聲長笑，拔出浸了松脂的火箭點燃，「颼」一聲射去。

火箭準確無誤地落在一個假人身上，立時燃燒起來。

眾太陽戰士紛紛射出火箭，雖然只有少部分有我的準繩，但不一會數千假人已有幾百個熊熊地燃燒起來──一個一個的火人，在戰馬馱載下，往狂攻過來的黑叉人衝去，戰馬受火所刺激，都發了狂般冒死前衝。

距離實在太近了，不容黑叉人有任何改變戰陣的機會。同一時間，疏林的後方殺聲大起。

我的估計沒有錯，敵軍是要截斷我們的後路，不過他們會受到妮雅的人馬強力對抗，和正在回頭的澤生和侯玉兩軍的夾擊。

前方的假騎士已衝入敵人陣內。

那種混亂的情形，真是說也說不上來，尤其當背著火人近乎半瘋狂狀態，衝進了敵人處的戰馬亂撞亂竄時，敵騎都狂嘶亂叫，將主人拋下馬來，慘受千蹄踐踏的厄運。

我舉起長劍，往前殺去。

身旁的號角兵立時吹響號角。

「嗚──嗚──嗚──」

近五千匹狂馬深深地衝進敵人陣裏，黑叉大軍的先頭部隊陷進歇斯底理的混亂中，再難以推進半步。

我身邊這二千太陽戰士都是精選出來的箭手，彼消此長下順著我們的推進，箭矢像雨點般投往敵陣，不給他們重整陣腳的機會。

後方左右蹄聲響起。

田宗和約諾夫接到我的訊息，也殺將出來，側攻敵人較完整的兩翼。

魔女刃回到鞘內，兩枝大笨矛來到手中，左右挑出，黑叉人紛紛濺血落馬。

二千太陽戰士見我神勇無匹，軍心大振，伴著我奮勇殺入敵陣，一時間喊殺聲填滿整個天地，馬嘶人喊，大戰終於開始。

每深進一步，敵人的頑抗力便開始加強。

不一會我身邊只剩下千許人。

我收起鐵矛，撥出魔女刃，連殺十多人後，大叫道：「撤退！」

號角聲起。

我們占在上風，要退便退。

田宗和約諾夫的軍隊亦緩緩後退。

箭矢滿布天上，向追來的黑叉人射去。

我和千多騎士護在最後，掩護田宗等退回疏林裏。

五千太陽步兵衝出，將盾牌插在地上，躲在盾後彎弓向敵人狂射。

這是生死存亡的時刻。

我和千多戰士逐漸接近那些步兵布下的盾箭陣，只要過了那界線，我們便安全了。

「呵！」

一聲淒厲的喊叫起自後方。

我心中一懍，回頭一看，剛巧見到走在最尾的兩名太陽戰士凌空飛起，拋往地上。

一個惡魔般的巨人遠遠領前，率著如狼似虎的黑叉人追來。

大元首！

我猜得沒錯，他果然在這裏。

他並不怕箭矢的威脅，若給他咬尾殺來，我手下的千多人和速度慢得多的五千步兵，將會一個不剩。

我勒馬回頭，大叫道：「全退回去！」

號角再響。

五千步兵拔盾往疏林跑回去。

飛雪雙蹄勁踏，帶著我往大元首衝去。

太陽戰士人仰馬翻下，大元首一點阻滯也沒有，向我追過來。

我大喝道：「走！放火燒林！」

大元首逐漸在我眼前擴大，距離迅速拉近。

大元首獰叫道：「蘭特，這就是你葬身之處。」

這時我才發覺他手上的武器並不是劍，而是一支長達十五尺，粗若人身的長木，他座下的戰馬也比我見過的任何戰馬更粗壯，難怪能負起如此驚人的重量。

他還未得到黑叉人手上的珍烏刀。

「嚦嚦喇喇！」

林木燃燒的聲音在我背後響起。

他們已遵照我的吩咐，放火燒林。

我的心熱起來，只要我能殺死大元首，再回馬衝回林內，沿著田宗開出來的「秘道」走，便可安然通過火林回到谷內，而不知就裏的黑叉人將不敢追來。

一聲女人尖叫在後方響起。

我駭然回頭望去，一個黑點，由已開始著火燃燒的林內飛竄出來，追在後面的是我的小采柔。

我立時汗流浹背。

是大黑。

牠見到了大元首，連采柔也不顧了，跑出來復仇。

這個念頭還未完。

風聲從後腦而來。

倉忙下，我揮劍擋格。

「篤！」

魔女刃幾乎甩手脫飛。

飛雪不堪大力壓頂，前蹄一曲，向左蹌踉兩步，幾乎滾倒地上。

我和大元首錯身而過。

他的木柱斷了一小截。

而我的手卻麻木至幾乎舉不起來，不過我已比從前有力多了，否則只是這一下硬接，加上木柱本身的重量，保證連臂骨也要斷折。

大元首狂叫一聲，回頭衝來。

劍交左手，往前劈去，正中木柱的頭端處。

魔女刃深陷木內。

我暗叫不妙。

大元首已用力一絞。

幸好我亦同時運力一轉，木屑濺飛下，魔女刃及時脫出。

「汪汪！」

大黑的聲音在近處響起。

采柔淒叫大黑的聲音，亦傳進耳內。

黑叉人鋪山蓋地衝過來，最近的離我們處僅有數百步之遙。

大元首的大木柱在他黑頭盔上舞了一個大圓圈，巨體俯前，閃電般橫掃而來，取的只是飛雪的馬頭，他離我還有十多步的距離，但因木柱斷了一小截後長度仍達十多尺，所以不虞我能反擊。

我夷然無懼，魔女刃交回右手，施了下巧勁，將木柱挑開。

黑影一閃，大黑撲咬大元首的大腿。

我嘶心裂肺狂叫一聲大黑，隨手取起掛在馬旁的大弓，往大黑旋飛過去。

大元首看也不看大黑，乘勢再一柱掃過來，這次目標是我的大腿，若給他掃中，不但我要腿骨盡碎，連飛雪也要五臟俱裂。

黑叉人更近了，只有二百多步的距離。

「汪嗚！」

長弓「啪」一聲擊中凌空躍撲大元首的大黑，將牠打得拋跌開去。

采柔策馬趕至，一手往牠頸毛抓去。

我心頭一鬆，魔女刃奮力側劈。

「嚓！」

木柱應刃斷掉三尺來長的一截。

我乘勢一抽馬頭，飛雪躍起，避過餘勢未盡的木柱。

這時采柔俯身抓著大黑厚軟的頸毛，也不知她那裏來的力量，竟將大黑整隻提往馬背。

大元首獰笑一聲，只剩下十尺的大木柱回收，竟往采柔掃去。

我魂飛魄散，策著飛雪死命衝前，眼看已來不及，豈知大元首木柱在半空中凝住了，眨眼的功夫，突改去勢，回柱往我掃來。

他的目標原來竟是我。

我想提刃擋格，但已來不及，一俯身，木柱在我背上橫過，勁風刮得我背脊生寒。

我猛挺腰肢。

風聲再響。

原來他的木柱剛掠過我的背脊少許，竟又回掃過來，用招之妙，用勁之巧，時間的拿捏，使我完全失去了躲避的機會。

采柔的尖叫聲中，大元首的木柱已擊在我右肩膀處。

在這生死存亡的一刻，我劍手平靜冷酷的鎮定發揮作用，當護臂的甲冑碎裂聲起時，我的腳離開了馬蹬，同時用力縮低了少許，以較能受力的肩胛骨壓住木柱，一扭一卸。

魔女刃由右手交往左手。

饒是這樣，一股全然無法抵抗的大力傳來，將我整個人掃離馬背，遠遠拋跌。

「蓬」一聲，我結結實實掉在地上，全身疼痛麻痺，魔女刃奇蹟地沒有脫手。

我勉力抬頭往上望去。

四周全是馬腳，但我認得是太陽戰士的戰馬。

大元首的怒吼和太陽戰士的慘叫不住響起。

我一咬舌尖，精神一振，勉力爬了起來，只見約諾夫和一隊太陽戰士馳至，死命地向大元首狂攻，阻止他過來向我補上一柱。

黑叉人的叫聲只在五十多步開外。

這時飛雪趕到了我的身邊。

我知道現在只有一個方法救得采柔，救得約諾夫和他的戰士們，甚至可救回自己。

我狂叫一聲，拚盡餘力，躍上飛雪，叫道：「帶采柔回去！」

一挾馬腹。

飛雪箭般橫馳而去。

大元首的怒吼由後方迫至，顯示他正拚命追來。

我一陣昏眩，終支持不住，伏倒馬背上。

飛雪衝上山丘，又衝下山丘。

這起伏不平的地形，既有利伏擊，亦有利逃走。

身後的蹄聲逐漸減弱。

我終於昏迷過去。

## 第三章 野牛施威

我醒了過來。

喉嚨火辣辣的，只想痛喝上一湖冰涼的清水。

一條濕漉漉的物體，甜在我臉上。

艱難地抬起少許頭，原來是飛雪在舔我。

「轟！轟！轟！」

低沉但有力的怪響在黑沉沉的四周轟鳴著，嚇得我往四外望去。

月色下，只見無數瞪著巨眼的怪物，正好奇地看著我。

迷糊間，手一緊，發覺魔女刃仍在左手裏，連忙將它移到胸腹下，一股奇異的感覺由刃體傳來，至此又再支持不住，昏了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久，悠悠間又醒了過來。

這次無論身體的狀況和精神也比前次好了多倍，撐起身體，坐了起來。

天邊露出了魚肚白色，朦朧間照見了四周的景象。

飛雪欣喜地將頭湊過來，貼在我臉上。

我感激地一手摟著牠的頭。

「哞！哞！哞！」

四周全是野牛，飛雪竟將我帶到野牛群的中間，難怪躲過了大元首的跟蹤。

我伸手摸摸自己的臉龐，感到鼻孔下和唇邊全是凝結了的焦血，可見大元首那一柱之力，是如何驚人，幸好還未給他使盡全力，否則我必當場噴血身亡。

我站了起來，將魔女刃回到鞘內，縱目四顧，四周全是野牛，怕有萬頭過外，左方較遠處有一道溪流，大部分的牛便集中在溪裏喝水。

我走了兩步，發覺除了右臂仍是酸軟無力，胸口疼痛外，其他一切都頗為正常，心中稍安，走到溪旁跪下，喝了兩口水。

微明的天色下，溪水上飄浮著點點黑色的灰屑。

心中一震。

殘酷的現實倒流回腦內。

這是林火被風送過來的灰燼，所以這裏離昨夜的戰場應不是太遠。

不敢想我走後有甚麼事發生在他們身上，我只能祈禱。昨夜若非大元首的出現，我們縱不能大勝，也可小勝一場。

但現在更可能是一敗塗地。

淨土也完了。

我也完了。

不！

我絕不肯接受。

我環目四顧，只見左方有座較高的山丘，心裏湧起一陣熱血，大步踏出，便要越過去。

「哞！」

牛群裏其中幾隻牛排眾而出，攔在我面前，低下頭，彎而尖的角鋒對正我。

心中大奇，為何我剛才走過來喝水，牠們卻自動讓開路。

嘶聲在旁響起。

飛雪在叫。

那幾頭牛立即退縮往一旁。

難道這些牛怕了飛雪。

我好奇地看著飛雪，只見牠頸上鬃毛豎起，兩眼異光電射，威武若天上飛下來的神馬。

我拍了一下頭，暗忖自己為何如此愚笨，有飛雪在，難道還要勞動雙腿走路，忙飛身上馬，策著飛雪往丘頂馳去。

牛群便像通靈那樣，畏謹地移往兩旁，讓出去路。

牠們果然對飛雪存著巨大的敬畏，剛才我也是叨了牠的光，才得從容走到溪旁喝水。

一會兒後我已來到高丘之上。

眼前出現的情景令我又驚又喜。

整個戰場出現在遠方約六、七哩外。

林火仍在燃燒著，但已接近尾聲，只剩下近谷口處仍有七、八個火頭，火光閃映裏，幾股濃煙旋轉著直冒上天。

晨光下，大片林木盡成灰燼。

原本是疏林的外邊的幾個山丘上，滿是黑叉人的騎隊，列成陣形，一看便知正部署著一次全面的攻擊。

我的手心冒著汗，背脊一道涼氣直衝腦際。

敵人進攻在即，我一個人能發揮甚麼作用。

即管有我在谷內，也不敢輕言有把握應付強悍的黑叉人，更何況對方還有一個是普通武器殺不死的大元首。

若非有林火擋路，他們的攻勢早已展開了。

「咚咚咚！」

敵人戰鼓敲響。

我極目往亡月谷望去，在黑煙的間隙處，隱見太陽戰士躲在木欄柵後，嚴陣以待。

黑叉人的前頭部隊，開始緩緩移動，這麼遠的距離，我看不到大元首在那裏，不過總不會躲在一旁休息吧？

我咬得下唇也溢出血來，但仍然想不到任何能應付這劣無可劣的情況的方法。

「哞！」

牛聲在後響起。

我渾身一震，轉過頭來，望向丘下成千上萬的野牛群，想起昨夜馬群衝擊敵人的混亂場面。

牠們怕飛雪。

我旋風般再轉過身去，細察由這裏到戰場那邊的整個地勢。

一股濃烈的希望狂湧而起，我大叫道：「飛雪，跑！」馬蹄響處，我策著飛雪直衝下斜坡，往牛群筆直衝過去。

牛群紛紛退開，讓我們長驅直過，不一刻，我已穿過了牛群，到了牠們之外。

我猛抽韁繩，拍著飛雪又馳回去。

牛群往四外退開，但知沒能造成太大的騷亂。

心中大急，狂叫道：「飛雪助我，趕牠們走！」

飛雪真是神馬，驀地躍起前蹄，仰天發出驚天動地的長嘶，後腳還「蹬蹬蹬」踏前了幾步，差點將猝不及防的我拋了下來。

牛群終於動了。

先是數十隻開始移動，接著是百多隻、千多隻──動作波浪般迅速傳播開去，漫延往原本屬於全靜態的牛群每一個角落。

我策著飛雪趕在牠們後方奔來馳去，有時又搶前一刻，矯正牠們狂竄的方向。

亦只有飛雪的體能和速度能辦到。

說來也難以令人相信，由飛雪發威到現在，只是喝一杯水的功夫，萬多頭有大有小的野牛，已瘋狂地往前奔去。

蹭踏牛鳴聲，使人震耳欲聾，捲起的泥塵，連初陽的光也透不進去。

不一刻，我失去了方向的感覺，只知在牛群後策馬狂奔，聲嘶力竭地叫著，趕著。

我再聽不到戰鼓的聲音，天地只剩下牛群狂奔的震耳轟鳴。

牠們的速度比一般奔馬還要快。

漸漸連我的聽覺也麻木了，天地像一滴聲音也沒有，只有眼前望之無盡的牛背起伏著，海浪般起伏著。

深棕色的浪波。

往戰場的方向湧去。

「呀！」

慘叫和馬嘶在前方傳來。

轉過一座小山，眼前豁然開朗。

戰場在前方出現。

以萬計發了狂的牛，正由側翼向著黑叉人大軍的先鋒隊伍斜衝過去。

高舉的旗幟橫七豎八在四方八面倒下，黑叉大軍四散逃命。

狂牛漫山遍野地往前直衝。

剎那間牛群將他們完全淹沒。

我勒著馬頭呆望著，連我也想不到有如此驚人的成效。

位在最後方沒有被波及的黑叉軍，一聲發喊，掉轉馬頭，往遠方逃去，像永遠也不想回來的樣子。

忽然間。

難以想像，沒有可能的勝利來到了我手心內。

我閉上眼睛，不忍再看牛蹄角鋒下血肉濺飛的人間地獄般的景象。

采柔和妮雅已不知於何時來到我身邊，更完全不理會其他人的眼光，縱體入懷，緊摟著我。

兩女喜極而泣，任我怎樣勸也不肯停止。

大黑死命將頭鑽入我們三人間，但卻因她們貼得我實在太緊了，所以始終沒有成功。

幾經辛苦，才和兩女分開。

大黑撲了上來，我搖頭苦笑道：「這頑皮的傢伙，差點要了我的命。」

「鏘─鏘─」

團團在谷口草原圍著我的，以約諾夫、侯玉、澤生、紅晴、田宗等為首的兩萬多戰士，高高舉著武器，震天價地狂呼歡叫著，每一個人都流著熱淚。

從絕望中得到勝利，從瀕死裏得到再生，分外使人激動。

而且這份勝利來得太突然，太出乎他們想像之外。

我知道自己聖劍騎士「神」的一面，已在他們心內深植了根，得了穩如磐石的地位。

我將大黑抱起，轉了幾個圈，連右臂也覺得不痛了。

整個大地在旋舞著。

當我停下來時，采柔和妮雅再次偎在我身旁。

紅晴大叫道：「大劍師，只是亡月谷口外此役，你驅萬牛大破黑叉軍，便已在淨土留方千世不朽的威名。」

眾人再狂呼起來。

營地裏充滿了自飄香城晚宴以來從未之有的歡樂。

軍內的二千多女兵，被振奮若狂的男兵輪流邀舞，沒有跳舞的便在旁拍著手，唱著歌。

我右臂敷上采柔為我特製的草藥，和眾將領共進豐美的晚膳，兩女當然分坐在我左右。

這裏離戰場不足十哩，因為善後的工作足足用了我們大半天的時間，但儘管每個人都疲倦欲死，但沒有人反對遠離戰場，因為那餘下的景象，實在太可怕了。

約諾夫道：「我們只有千多名戰士陣亡，他們都給火化了，骨灰會被帶到天廟，安放在安魂殿內。」

田宗道：「我們擄獲了大批武器和戰馬，被擒的黑叉人數達三萬之眾，他們或多或少都受了點傷，照我估計，這次黑叉鬼最少死了四萬多人，有三萬多是給牛踏死的。」

侯玉道：「是否應待紅石大公和我們會合？我已遣人回去報捷，並要求他們分出快速部隊趕來。」

我搖頭道：「傷兵和俘虜的存在，已使我們行軍速度大為減慢，我想在抵達立石堡前，紅石大公的人將可追上我們。」

澤生道：「立石堡還有近八萬的黑叉鬼，我們這樣直撲立石堡，不怕和他們正面遇上嗎？」

我微笑道：「現在形勢已轉為對他們大大不利，若他們敢傾巢而出，給天廟的淨土軍乘勢夾擊，便會變成腹背受敵的孤軍，而且我想他們已給嚇破了膽，絕不敢魯莽出擊。」

眾人紛紛點頭，我的說話，經亡月谷口外一戰，在他們心中已變得若連雲山那麼有份量。

妮雅親熱地挨著我道：「對不起！」

我愕然道：「為何要說對不起？」

妮雅不答，只是重重在我臉頰吻了一口。

約諾夫道：「我也要代眾人說這句話，因為一直以來，我們都對大劍師對陰女師的看法半信半疑。」

紅晴抗議道：「不！我是例外，我一直是相信大劍師的，那陰女師陰沉難近，紅月和我都不歡喜她。」

我故意道：「但她仍有可能是無辜的，只是因緣巧合下我們誤會了她，哎喲！」是采柔重重捏了我一記。

約諾夫道：「不！事情那會這麼巧，首先黑叉人知道了亡月谷的出口，那可怕的大魔頭又在黑叉人軍裏；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她說的黑珍珠大軍，並沒有出現。」

妮雅在旁昵聲道：「不！最重要的是聖劍騎士是不會錯的。」

眾人同意點頭。

紅晴挨了過來，雙手呈上一件東西。

我接過一看，原來是他取自左令權的那可怕的半人半獸小石雕。

紅晴道：「紅晴謹代表淨土獻上此物，以象徵黑叉人已是大劍師囊中之物。」

我謝過收起道：「那有這般容易，黑叉人的主力仍完整無缺囤駐天廟之北，那堯敵既為黑叉人之首，自然更是厲害，何況他們還有大元首，若給他取得珍烏刀，我也不敢輕言勝他，他的可怕，你們也曾親眼目睹的了。」

眾人臉上均現出驚惶的神色。

采柔撫著身旁的大黑，低聲道：「若那些野牛能將他撞死，那就好了。」

一時間眾人沉默下來。

歡樂歌舞的聲音從營地的每一角落傳來。

田宗道：「我已向天廟送出了藍鳥，整個天廟將會為這次大捷鼓舞非常。」

我沉聲道：「你有沒有向天廟報告有關陰女師的事。」

田宗啞口無言。

約諾夫解釋道：「這不宜在信內提及，因為陰女師甚得大祭司寵信……所以……」

我點頭道：「這是可以理解的。」

眾人舒了一口氣。

妮雅道：「希望她心中有鬼，和黑叉人一齊逃掉，那就好了。」

我想起陰女師深沉倔強的臉容，搖頭道：「她不會的，而且我們手上的證據，都可給她推得一乾二淨。」

眾人都眉頭深鎖，陰女師始終是個心腹之患，一個處理不好，便會惹來內部的不和，甚至分裂。

我站起身來，仰望夜空，伸了個大懶腰，道：「晚餐完了，來，不如我們在營地四處走走，分享大家的歡樂，也讓戰士們有機會和淨土最美麗的女公爵，閃靈族的第一美女共舞。」

約諾夫躬身向采柔道：「如此我便不客氣，希望能與閃靈第一美女跳她到淨土後的第一支舞。」

紅晴急叫道：「我跳第二支！」

妮雅湊在我耳邊道：「聖劍騎士的說話，是永不會錯的，外來貨總比本地貨吃香。」

我一手抄著她的腰肢，大笑道：「對我來說，你也是外來貨。」

喜氣洋洋中，我們紛紛起舞。

但願日子能永遠像刻下那樣便好了。

## 第四章 戰火無情

當我第一眼望向逐天大平原時，就像我從捕火山脊望往淨土那樣，一見鍾情地愛上了她。

在一日的旅程後，黃昏時分我們登上了在大平原邊緣最後一個高丘，逐天大平原便在我們眼前氣勢磅礡地舒展著。

出奇地沒有大河奔流而過，有的只是似依循某一規律散布的大小湖泊，反映著夕照的餘輝，每個湖旁的區域，草木都特別繁茂，一群一群的動物，飛起飛落的各種鳥兒，都聚在湖旁，漫無機心地倘佯著。

據妮雅說，地底有條大河，河水湧出處，成此奇景。

源頭來自逐天山脈天廟旁的「天瀑」，這條河便是九山十河裏最有神秘色彩的「地藏河」。

在我身旁的采柔也看傻了眼，張開小嘴，合不攏來。

紅晴指著平原遠處浮起的暗影道：「那就是逐天山脈，從這裏再走三天，便可以到了。」

我想起了連雲山，想起連雲山外另一邊的魔女國，心情沉重起來。

當下安營休息。

到了臨睡前，眾將來到營前，我知道又有事發生了。

果然田宗道：「我們派出的偵察兵有消息傳回來了。」他在懷裏掏出地圖，攤在地上。

我們坐了下來。

田宗道：「我偵察的重點，主要是立石堡、工冷明的敗軍和奔月東脈外一帶的廣闊區域。」

我點點頭，這三方面都是合情合理，尤其是東脈一帶尤具意義，誰也說不定黑叉人是否會鋌而走險，盡起全軍，避過我們，繞過東脈，進入綠茵原野強攻飄香城，這可能性雖小，但卻非全不存在。

田宗續道：「往立石堡的人最少還差三天才抵達目的地，東脈一帶仍沒有甚麼發現，但追蹤工冷明敗軍的偵察兵已有了點成績。」

我精神一振道：「怎麼樣？」對我來說，這一條線上的消息最重要，因為大元首應與工冷明在同一條路上走著，找到工冷明，便是找到了大元首，甚或陰女師。

田宗指著逐天大平原接近邊緣區的一處叢林道：「我們的人追蹤到這裏，發現黑叉鬼棄了所有重型的武器和多餘的雜物，然後便像消失了那樣，再找不到任何蹄印或腳印。」

約諾夫悶哼道：「這是黑叉人的慣技，利用一種特製的套，套上馬蹄，便不會留下蹄印，然後再以曲折迂迴的行進方式，使人難以追尋。」

田宗點頭道：「所以我們的人分成了幾隊，繼續追蹤，其中一隊追到逐天大平原偏東的地方，發現了數百隻被人以最殘忍手法屠殺了的野牛，地點是在這裏。」他伸手指著逐天大平原靠東的一個小湖旁。

眾人齊齊一呆。

妮雅蹙起秀眉，疑惑地道：「這是往逐天山脈東端龍吐水去的方向，工冷明為何不回到立石堡與『瘦鬼』向禽生會合？」

我霍地起立，斷然道：「立即召集戰士，我要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出發。」

眾人慌忙起立。

我仰天一陣長笑道：「黑叉人想逃走，可惜他們對野牛的恨意，卻使他們洩露了行藏。」

我環視眾人，繼續解釋道：「工冷明怎敢棄下立石堡的黑叉人不顧而逃，所以必以他們獨有的傳訊手法，通知了在立石堡的向禽生，告訴他大勢已去，若他立即與他們在某地會合，再一齊逃往龍吐水，乘船返回北方。」

紅晴囁嚅道：「但我們留下了必須數目的戰士看守俘虜後，最多也只可騰出二萬人來，但向禽生卻足有八萬之眾，這……」

約諾夫不愧淨土年青一輩的名將，截斷他道：「逃兵敗將，何足言勇，我們是士氣高昂，他們是倉皇逃命，兩下相比，何止千里？」

侯玉也興奮地道：「我們可輕易計算他們離堡的時間和路線，待他們拚命連夜趕路後，疲不能興時，揀取適當的地勢，猛攻他們的中段，將黑叉軍從中間切斷，那時前頭的部隊拼命逃走，而後方的黑叉鬼將潰不成軍。」

約諾夫向田宗道：「立即以藍鳥通知天廟，著他們咬尾追擊，迫黑叉人沒有停下來的機會。」

田宗領命而去。

妮雅向紅晴道：「貴士你也要通知大公，好讓他能分出人手，追殺向禽生竄向龍吐水的黑叉鬼。」

大事已定，眾人紛紛散去，作出安排。

最後只剩下采柔，垂著頭站在我旁邊，一言不發。

我那會不知這妮子的心事，若無其事地道：「小采柔！你不是想和我並肩作戰嗎？這次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機會了。」

采柔喜出望外，跳了起來，摟著我，吻像雨點般落在我的臉上，叫道：「太好了！我還以為你又要我留在此處，看管大黑這頑皮的傢伙！」但忽又頹然道：「那便沒有人陪伴大黑了！」

我微笑道：「誰說不帶那傢伙去？」

采柔一愕。

我道：「大黑和我共乘牠的老朋友飛雪，你不是給牠造了個特別的鞍座嗎？」

吻再落在我的臉上，像雨點般的輕柔連綿。

黑叉人撤退的隊伍，像一條沒有尾巴的長蛇，在林外橫過，只看那散亂的隊形，已知他們失去了鬥志。

一直縱橫淨土的黑叉人，在嘗到挫折時，比淨土人更不懂得如何去應付。

我們分開了兩支軍，分由我和約諾夫率領，埋伏在這必經之路兩旁的樹林裏，休息了一晚後，午後才看到黑叉人的疲兵出現，現在已是黃昏，斷成一截截的黑叉人才過去了大半。

天色昏暗下來。

伏擊的最佳時間亦到了。

「鏘！」

魔女刃出鞘。

身旁的號角手立時吹響戰號。

「嗚──」

號角聲遠遠傳開去。

黑叉人駭然望過來。

對面的大樹林蹄聲轟鳴，澤生率領的五千太陽戰士，隊形整齊地向黑叉人衝刺過去。

黑叉人紛紛掣出武器弓箭，可是弓箭還未上弦，澤生的人已千箭齊發，黑叉人馬紛紛倒下。

短兵相接。

一時殺聲震天。

黑叉人隊形散亂，前面的人趕了回來，後面的人蜂擁而上。

我大叫道：「衝！」

號角再響。

我左翼紅晴的三千人立時衝出，往黑叉人的隊尾殺將過去。

同一時間，約諾夫的五千軍亦由對面林內衝出，配合著紅晴，夾擊黑叉人的大後方。

在昏暗的光線裏，剎那間黑叉人兩側盡是戰意高昂的太陽戰士，如狼似虎殺向敵軍。

敵人的力量雖是我們的四倍，可是兵力拉長分散，完全處在挨打的局面。

我再發出命令，侯玉率領的三千戰士，由我右翼衝出，殺往想趕回頭來助陣的黑叉軍。

我向停在左右的妮雅和采柔微微一笑道：「不要離開我身側！」大叫道：「殺！」當先衝出。

兩女嬌叱一聲，策馬緊隨。

後面是五千戰士。

飛雪一馬當先，坐在我身前王座的大黑興奮之極，不住吠叫，牠早已習慣了馬背上的戰爭生涯，坐得穩如泰山，勝過很多騎士。

我沿著黑叉人的路線，直往隊頭的方向殺去。

采柔手持長劍，一點也不比拿彎刀的妮雅遜色。

「呀！」

我回刃鞘內，拔出兩枝大笨矛，直衝入黑叉人的隊伍裏，矛起矛落，擋者披靡。

和黑叉人的戰爭裏，從沒有一次像現在那麼輕鬆，但我卻絕不敢大意，因為采柔和妮雅正在我兩旁。

戰事風暴般來，風暴般結束。

略一接觸，黑叉人便潰不成軍，拚命往四方八面逃去。

我揀在夜色全黑前襲擊，不但希望敵人摸不清我們的實力，也增加了他們逃生的僥倖心理。

接著是不留情的追殺，大笨矛挑刺劈打，連我也不知殺了多少人，在這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時刻，憐憫是一分席位也沒有的。

若非我要顧及采柔和妮雅，以飛雪的速度，我甚至可以追殺到敵人的最前方。

直到天亮時，我們才掉轉馬頭，往回走去。

經此一役，我不信黑叉人短期內還有南侵的力量和膽量。

受傷的人被照顧，死去的人被就地埋葬。

我、采柔、妮雅兩女和大黑跳下馬來，在屍橫遍野的戰場走著。

一隊戰士馳過來，帶頭的是約諾夫和田宗，眾人見到我步行，連忙下馬，單膝跪下，向我行只有見到大祭司時才行的隆重敬禮。

我揮手要他們起來。

約諾夫大叫道：「我們大勝了！」

是的！

我們大勝了。

代價是敵人和我們戰士的鮮血。

當他們永遠沉默地倒在戰場上時，是再沒有敵我之分的。

戰爭是何苦來由？

我感到無比的疲倦，不是身體的疲倦，而是心靈的疲倦。

## 第五章 滿營春色

當我們在點算人數，重整軍力時，紅石大公的大軍終於到了。

紅石大公、天眼、靈智、花雲等將領祭司，排眾而出，向我迎過來。

到了我身前紛紛下馬，恭敬施禮。

紅石大公代表眾人感激道：「大劍師！只有你才能帶領我們，邁向一次又一次的勝利。」

天眼趨前和我雙手緊握，雙眼淚光閃現，道：「大劍師，你使淨土人在絕對的黑暗裏，看到了太陽金黃的曙光，在狂風暴雨的怒海，見到了青蔥的綠地，未來的日子會更艱難，但都不會阻止你完成預言中的使命。」

我心中一動，他又看到了未來的一點甚麼了？

采柔早和靈智嘰嘰呱呱說起話來，她和這老傢伙特別投緣，想來她必定從他口裏知道很多有關她深愛著的淨土的美麗傳說和歷史。

靈智和采柔走了過來。

我依淨土的禮節和他雙手緊握。

靈智握得我很緊，激動地道：「天眼說得不錯，陰女師是個非常難對付的人，在天廟的影響力也非常大，希望你不要因他們的無知，捨棄他們。」

我老臉一紅，想起在飄香城對他們大發脾氣，益發不好意思起來，肯定道：「放心吧！這是一場鬥爭，我絕不會再感情用事。」

花雲走了過來道：「大劍師是個感情豐富的人，但也最有度量。」

靈智放開了我的手，我自然伸手抓向花雲，這美麗的女祭司不知如何竟俏臉一紅，有點不自然地奉上玉手，讓我抓著。

握著滿手溫柔軟潤，我也感到有點受不了和她這種親熱，這種消魂滋味，這是我和她第二次作這種淨土的「手觸禮」了。

祭司是不會隨便和人作這手觸禮的，只有在非常特別的情況下，例如剛成長的貴胄男女，要求祝福；又或對特別有身份的人的初次見面，才會進行。而且必須由祭司自己決定，陰女師便沒有和我行觸手禮，像我這樣主動握花雲的手，於禮並不合，但當然沒有人會怪我。

花雲垂下了目光。

我忽地記起一事，問道：「鳳香說她曾要為你造像，卻給你拒絕了，究竟是甚麼原因？」話才出口，才後悔起來，在這情況下，實不應勾起她對好友鳳香慘劇的回憶。

花雲的反應更奇怪，先是神情一黯，接著玉臉嚓地紅起上來。

我嚇得放開了她的手。

幸好這時約諾夫走了過來，向紅石他們道：「我們曾傳信給天廟，要求他們出兵追擊向禽生，但他們沒有來。」

眾人神色都凝重起來。

紅石道：「三天後，當我們到達立石堡，自然會知道原因。」

我心道，是的！三天後，我們面對的將是另一種形式的戰爭。

陰女師陰森但卻有著奇異「性」的吸引力的臉容浮現在我腦海裏。

營地充滿輕鬆歡樂的氣氛，在離開截擊向禽生那可怖的血肉屠場兩天後。

我們和墜在後面由小矮胖率領，大部分來自平民的隊伍會合，營中添了眾多淨土女子，另有一番旖旎的情景，尤其淨土人都是不拘俗禮，多情浪漫。

午宴時，小矮胖和采柔密秘交談，不知在說甚麼，當我偷了個機會問采柔時，這妮子賣個關子，神秘一笑道：「很快你便會知道的了。」

我拿她沒法，唯有賭氣不問。

花雲整晚也離得我遠遠的，像蓄意要避開我那樣子，不知是否怕我再提出那問題，使我心中頗不舒服。

眾人雖言笑晏晏，但總掩不住背後的憂色，因為不知陰女師是否到了天廟，不知她是否在那裏搬風弄雨，製造不利於我的事端？

到了現在，已沒有人懷疑我對她的判斷了，外患和內憂，實是同樣可怕。

最高興無憂的是大黑，連我杯內的美酒也給牠用大舌舔捲著來喝，使我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我著意地在眾人面前讚了紅晴幾句，說的當然不是他說謊話如何了得，而是如何英勇機智，使一向看不起自己兒子的紅石「老」懷大慰，大有臉子，頻頻向我勸酒，不一會我已像大黑那般，醉意酌然。

醉眼看見的每樣東西，都單純可愛起來。

尤其是身旁的妮雅和采柔，更是笑臉如花，美艷不可方物，她們的銀鈴般悅意動聽的聲音，像來自另一遙遠的世界，那遙遠的仙界。

和一樣眼前的人和物，都像離我既近又遠，難以觸摸。

一直拉緊的心情放鬆下來，最後我也不知是醉倒在采柔懷裏，還是笑臥在妮雅渾圓豐滿的腿上，睡了過去。

熨熱的布中敷在臉上，我悠悠醒了過來，入目是采柔和妮雅兩女的俏臉，和覆罩下來的大帳幕。

我伸了個懶腰，舒服得想就此死去，死在溫柔鄉裏。

采柔喜道：「醒了！」

妮雅俯下來，溫柔地吻了我一下道：「要不要再睡一會？」

我坐了起來道：「甚麼時候了？」

采柔掩嘴笑道：「我們和紅晴抬你回來時，是正午時分，現在連天夢和飄香兩顆星也升到頭頂了，你也不知自己有多重。」

我駭然道：「我豈非睡了大半天？」難怪刻下這麼精力充沛。

妮雅道：「你若沒有睡意，有沒有興趣接見一個崇拜你的小兵？」

我愕然望向兩女，兩人眼中都帶著捉狹的笑意。

我搔頭疑惑道：「小兵？」

兩女可能極少見我這種傻兮兮的表情姿態，一齊捧腹嬌笑起來，笑得伏在我身上。

還是采柔較忍得住，恢復過來，推推妮雅，走了出去，剩下我一個人呆在帳內。

崇拜我的小兵？

這是甚麼一回事？

對著帳口的布提了開來，一個穿著戎裝的嬌俏身形，閃了進來。

我定睛一看，幾乎跳了起來，叫道：「紅月！」

正是紅石大公的嬌貴女兒紅月，紅晴刁蠻的妹子。

紅月送給我一個得意之極的微笑，直來到我的身前，輕盈地坐下，膝腿毫無顧忌地貼著我。

我又驚又喜，一把抓著她香肩，道：「紅石大公怎會准許你隨軍來此？」

紅月皺起可愛的小鼻子，哼道：「不准我來便怎樣，我紅月有手有腳，不會偷偷跟來嗎？」

眼睛落到我只穿了單衫的頸上，歡叫道：「哩！你真的戴了我的『飛鳥護符』，難怪這麼厲害，將黑叉鬼全趕回老家去。」

一探手便摟著我的頸子，不理本人是否同意，給了我左右臉頰重重一吻，才放開我道：「大劍師，紅月以為你榮！」

我苦惱地道：「紅石怎會不知道你在他軍內，不趕你回飄香城？」

紅月伸手按著我抓著她香肩的大手，不讓我放開道：「有小矮胖護著我，誰會知道？」

我恍然大悟，難怪小矮胖抓著采柔密斟，原來是安排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兵來會我。

她按著我的小手柔軟溫暖。

我佯怒道：「小矮胖不怕被大公責罰嗎？」

紅月笑得花枝亂顫道：「他有甚麼法子，發現我時，早離飄香城遠了，我說假設他告發我，我便立即逃走，自己去追你！嘻嘻！」

想像她威脅可憐的小矮胖那情景，我又好氣又好笑，這妮子的天真可人，和采柔、妮雅是炯然不同的另一番情韻。

就像西琪。

唉！

就像西琪重新活在我眼前。

紅月將我的手拉下來，放在她的腿上，青春灼人的俏臉飛起兩朵紅雲，兩眼射出野性大膽的采芒，悄聲道：「大劍師！紅月要將第一晚交給你。」

我嚇得抽回大手，駭然道：「甚麼？」她最多也只有十六歲，說話卻如何直接大膽，天！她仍是未經人道的小女孩啊！

紅月大使性子，不耐煩地道：「有甚麼值得驚奇的，每一個女孩子都會有第一晚的啊！」

我大為頭痛，道：「你不是說過『本小姐不吃你蘭特那一套』嗎？」

紅月嬌哼一聲，道：「不要以為我會像妮雅那樣，只死跟著你一個，打後我還會有很多情人，但第一個嘛？我一定要揀個最好的。」

接著縱體入懷，雙手繞過我的腰，緊摟著我，俏臉緊貼我前胸，低吟道：「快點！」

我為之氣結，道：「甚麼？快點？」

紅月叱聲道：「當然只有催你，我又不知要怎麼作，你對女人經驗豐富得緊嘛，自然是你採取主動，你要我怎樣便怎樣，全聽你的。」

摟著像一團火的紅月，我不禁暗恨起采柔來，使我猝不及防下，陷進這進退維谷的「絕地」。

兩顆心「霍霍」地急躍著。

紅月的臉燒得通紅，呼吸愈來愈急速。

我心生一計，忽地道：「紅石大公！你來了？」

紅月嚇得脫懷彈起，回頭叫道：「父親！」

到她發覺身後空無一人，為我所騙時，我已長身而起，探手抄著她柔軟的腰肢，作狀大叫道：「紅──」

紅月哀救道：「不要叫！！」

我望向她奇道：「你不是甚麼人也不怕嗎？」

紅月大感委屈，兩眼閃著淚花。

我知道要適可而止，低頭吻在她青春嬌嫩的香唇上。

我引導著她的小舌尖，不一會她整個人軟化起來，小手纏上我頸子，嚶嚀扭動。

我離開她的小嘴，柔聲道：「這是你的初吻嗎？」

紅月神色溫柔若水，就若天夢河裏清澈的流水，乖乖地點頭。

我續問道：「美妙嗎？」

紅月道：「比我想像中還要美妙千百倍。」仰起俏臉，又再索吻，這小妮子初嘗滋味，當然是樂此不疲。

我輕輕再吻她一下道：「男女之間，是應循序漸進，慢慢培養感情，才可真正享受兩性間樂趣的，你明白嗎？」

紅月用心想了想，點頭道：「我有點明白了，就是要你教人家嘛！」

我道：「好！現在我便給你上第一課，你先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再來告訴我你想到了甚麼東西。」

紅月道：「不！我可以不迫你立即要我，但我今晚要留在你的帳內，我要睡在你的旁邊，否則我便走到荒野，讓猛獸吃了我。」

我臉色一沉道：「你在威脅我？」

紅月撐起腳尖，吻了我一下，嬌笑道：「不要扮個凶兮兮的模樣，我知你定捨不得讓餓狼咽了我去，我知道你歡喜我、疼我，紅月感覺得到的。」

我為之啼笑皆非，這天真可愛的小妮子，我輕推開她，揭帳向外大喝道：「采柔、妮雅，你兩個滾回來！」

一會後，采柔和妮雅閃閃縮縮地入到帳內。

我向她兩人板著臉道：「你們為了甚麼東西出賣我？」

兩女愕然。

還是妮雅最先領會，「哈」一聲笑了出來，推了一下仍如在夢中的采柔道：「他以為紅月用東西來向我們交換了他。」

采柔恍然大悟，也「嘻」一聲笑了出來。

我捉著采柔這罪魁禍首道：「上次妮雅給了你一隻珍烏腕，你便出賣了我，今次紅月給了你甚麼東西。」

采柔一呆，望向矯羞得想找個地洞鑽進去的妮雅，愕然張開了小嘴，顯是此時才想到那珍烏手腕背後的真正陰謀。

我占盡上風，心懷大暢，坐了下來，道：「三位請坐！」

三女在我面前坐下。

我微微一笑道：「今晚我們便坐著談談，直至天明。」

紅月一聲「啊！不！」竟撲了過來，縱體入懷，緊摟著我，撒嬌不依道：「唔！我渴睡得緊！你們談吧！」竟閉目睡了起來，就像那次在天夢河旁的情景在重演著。

我手足無措地望向兩女，這兩個可惡的美女，忍著笑別開了俏臉，不敢看我。

我悶哼一聲。

妮雅投降道：「不要怪我，自幼我便和他兩兄妹玩在一起，怎能不疼愛這嬌嬌女，她便像我親妹子那樣。」

我望向采柔繃著臉道：「妮雅解釋了，你又有甚麼話說？」

采柔看了我一眼，忍不住「噗哧」笑出來道：「閃靈族的女人，都以她們的丈夫能吸引到其他女人為榮，否則便是恥辱。」

我暗忖閃靈族的大男人倒懂得御妻之術，不過也公平得緊，當他們的女人吸引不到別的男人時，亦引以為羞。

我拿她們沒法，道：「好！便罰你們坐著不准睡！」

兩女齊聲抗議，說不公平。

采柔第一個說：「紅月可以睡，我們為何不可以？」

我看看懷中的紅月，早入了夢鄉，睡得甜熟，這時的她馴服如羔羊，絕沒有平時刁蠻難制的半點痕跡，弄得我也睡意大起。

我投降道：「好！一齊睡吧。」

第二天早上，紅月偷偷溜回小矮胖的隊伍，我們拔營起行。

多了小矮胖的平民部隊，速度緩了很多，大黑輕鬆地在隊伍穿來插去，回復了昔日驅趕千里駝的雄風。

我正回味著今早天未光時，要將紅月弄醒的艱難情形，實在令人又愛又好笑，紅石大公策馬來到我旁，和我並騎前進。

紅石淡淡道：「紅月那妮子，昨夜是否來纏你？」

我嚇得差點掉下馬去，駭然道：「你知道了！」

紅石開懷地哈哈一笑道：「怎會不知道，小矮胖那傢伙第一時間通知了我，但我能拿她怎樣，唯有詐作不知。」嘴角抹過一絲苦笑道：「你也知她如何難弄吧！」

我尷尬非常，唯有道：「但看來她也很怕你。」

紅石嘆道：「怕我就不會跟來了，淨土南方沒有人不寵愛她，這小妮子最懂得討人歡喜，又識看風頭火勢，得寸進尺，我也拿她沒法。」接著低聲道：「若大劍師對她垂青，真是她的福份。」

我的尷尬有增無減，立即轉變話題道：「陰女師說到底只是一個人，我們有天眼等三位祭司，又有你紅石大公，為何提起她你們總是憂心忡忡的樣子。」

紅石皺起眉頭，好一會才道：「大劍師有所不知了，淨土是個奇怪的地方，南方北方是有分別的。逐天橫斷中央，將淨土分成南北兩個區域，產生出大處相同，小處有異的文化。南方較為純樸，地廣人稀，只有飄香和捕火兩座大城和較小的金雲城，人口大多都散居到村落裏去，四季如春，生活僅以種植和農牧為主，面積雖比北方大上少許，人口卻未及北方的一半，但卻被稱為『淨土的糧倉』。」

我大感興趣地聽著，淨土確是個變化多姿的地方。

紅石續道：「北方沒有逐天擋著大海吹過來的北風，所以四季分別很大，冬天更會下大雪，我們的九山十河，其中六道山脈和六條河流，都全在那邊，所以航運非常發達，商業興盛，人口都集中在十二個大城市和它們的附近區域。」

接著仰首藍天白雲，長長吁出一口氣，嘆道：「也因為南北的不同，所以一向在政治上，都是北人占優，八名祭司裏，只有三人來自我們南方，就是花雲、天眼和靈智。」

我心中一懍，原來內中竟有如此微妙的因素，可以想像北人以占壓倒性的人數，在每事上都可輕易騎在南人頭上。

紅石道：「在黑叉人到來前，南北兩個系統已常有傾軋爭權之事，黑叉人一來，北方飽受摧殘，派爭稍息，但北消南長下，北人對我們更是猜疑，天眼三祭司長居南方，就是因受不了北人的歧視和排擠，今次天廟按兵不動，坐觀我們和黑叉人生死相拚，更使南北的關係蒙上陰影。」

我恍然道：「難怪你們對陰女師特別有顧忌，原來內中還有南北爭勝這一關鍵。」心中其實還想道：「我這聖劍騎士的出現，顯然使南北關係更趨複雜化，陰女師亦可利用這點大做文章，製造猜忌和矛盾。」

這些問題紅石、天眼等當然早想到，但卻不願說出來，免影響了我的心情。

我沉吟道：「淨土大難臨頭下，難道北方沒有有識之士，拋棄南北優勢的成見，為長遠的利益而奮鬥。」

紅石道：「當然有，尤其是年輕一輩，約諾夫便是最好一個例子，黑叉人南侵，還是他力爭領軍來助，我們原本以為陰女師也是這種人，豈知她竟包藏禍心，真教人想不到。」

至此我才明白天眼所謂的「前路艱難」是甚麼意思，那天我們直走到黃昏，立石堡終於出現眼前。

## 第六章 南北之爭

立石堡是座宏偉壯觀的城堡，憑山而築，依山勢延綿；矗立的高厚城牆，做成一道闊達里許的人造屏障，將由南面通往天廟的進口完全封閉起來，除了是鳥兒外，一天不能攻陷立石堡，便休想到天廟去。

城的兩旁全是陡峭險惡的巨石崖壁，教人看一眼便知道要爬上去將是只有呆子才會做的事。

城門外斜下的草坡上滿面戰爭的遺痕，雖然屍體都被移去了，但留下的斷兵殘器，擂木碎石箭矢，都使人毫無困難地想像到黑叉人攻城時的慘烈狀況。

淨土人建造這座穩守南路的城堡，定費了不少時間和心力。

若沒有紅石大公的一番話，我會以為淨土人建此堡當是為了應付預言書裏預言的災難，所以未雨綢謬，但現在我已有另一個想法，這立石堡極可能是針對南人而造出來的。

這時城堡上旗幟飛揚，顯示以北人為主的天廟，已派兵重新占據了這具有無可比擬軍事價值的要塞。

我們列陣堡外。

號角聲起，城門大開。

一隊人馬由城門馳出，由長長往下的斜坡奔馳下來。飄揚的旗幟上面繡的是極其壯人觀止，雄據逐天高原之上的天廟。

帶頭是一老兩少三位將領，他們和後面的十多名親兵，肩上的太陽標誌都是靛青色的，使我知道他們是卓聯大公的人。

淨土共有七位大公，每一位都被分配與彩虹的一種顏色，以作所有標誌和旗號的專用色。

七位大公裏，最著名的自是龍騰、燕色、紅石，和剛戰死的拉撒大公，是為淨土四大名將，占了彩虹序開頭的紅、橙、黃、綠四色，其他三名大公依色序青、藍、紫便是卓聯、謝問和寧素大公。

最後的寧素大公也像妮雅是位女將，但她卻不像妮雅的爵位般是繼承回來的，而是當前任大公和繼承人一齊陣亡後，論戰功而升拔的，乃淨土最有名的女戰將。

來人轉瞬馳至，在大軍前一字排開。

中間年紀在五十間的騎士，身形矮壯結實，相貌堂堂，在他左右兩名將領年紀都不過三十上下，但都是神情倨傲，對我們這批歷盡萬水千山，到來解立石堡之圍的戰友，竟絲毫沒有歡迎的神態。

那較老的將領胸前掛滿襟章，使人知道他的身份定是非同小可，灼灼的目光先仔細打量了我一會，才移往紅石臉上，雙手環抱，先向三位祭司施禮，才朗聲道：「卓聯謹代表天廟，歡迎三位祭司和紅石大公駕臨。」

我勃然大怒，這卓聯大公明知我是誰，竟然招呼也不打一個，又蓄意漏去了同等身份地位的妮雅，確是欺人太甚。

紅石大公臉上現出不悅的神色，介紹我道：「卓聯大公，這位便是預言書上的聖劍騎士，在他旁邊的妮雅女公爵，你也應見過的了。」

卓聯故意將我忽略過去，向妮雅呵呵笑道：「我見你時，你妮雅還是拉撒旁的小女孩，現在已長得如此標致，歲月不留人啊！」

我方各人齊感愕然，一方面固然由於他對我的漠視，另一方面，他明顯地表示出並沒當妮雅和他有同樣地位的大公。

侯玉忿然道：「卓聯大公，妮雅大公已成為了捕火城之主，我們的女公爵！」

卓聯顯是認為沒有他發言的資格，淡淡瞅了侯玉一眼，悶哼一聲。

他左旁那位相貌和他有點相像的年輕將領將眼光從妮雅和采柔身上收回來，望向侯玉道：「淨土現在處於非常時期，所以天廟正準備廢除一向的繼承法，改以戰功論賞，誰立的戰功最多，誰便可以繼承大公的空缺，所以妮雅是否屬另一位女公爵，要由祭司會來決定。」

聞者立時嘩然。

要知若是如此改變繼承宗法，將會出現南北權力架構的大改變，試想若派了個北人來管治南方的捕火城，會出現怎樣的後果。

妮雅臉寒如水，一言不發。

天眼肅容道：「我是祭司會的八名主委之一，為何從不知祭司會有這個意向。」

天眼一開腔，卓聯不敢不答，道：「這是最近才決定的事，正準備要通知三位祭司和紅石大公。」

全場立時鴉雀無聲，只有逐天大草原的長風，刮刮地吹著。

靈智淡淡道：「看來這只有在召開一次祭司會後，才能決定的了。」

花雲道：「卓聯大公，這位是淨土的救星聖劍騎士蘭特公子，立石堡和南方的大災難，便是在他領導下化於無形的。」

卓聯這時才將目光移到我身上，道：「見過蘭特公子，聖劍騎士這身份事關重大，大祭司決定一併在即將舉行的祭司會內討論，決定確認的問題，所以請恕卓聯的無禮。」

眾人一齊色變。

將領戰士齊聲嘩然怒喝，情景混亂之極。

我舉手示意，所有人立時遵命停止鼓噪。

卓聯臉色微變，顯然想不到眾人對我的擁戴，竟到了如此地步。

在卓聯另一邊一直沒有作聲的年輕將領傲然道：「蘭特公子，我們天廟中的劍士，都想看看能斬殺席祝同的劍，究竟是如何鋒利。」

他一邊說，一邊觀察采柔的反應，當然是希望在這閃靈美女前，建立不弱於我的形象。

我淡淡道：「你是誰？」

他愕了一愕，想不到我對他說話如此不客氣，但為我眼中神光所懾，不自覺地應道：「我是卓正貴士。」

我望向卓聯身旁那早先駁斥侯玉的男將領道：「那麼這位又是卓甚麼貴士。」

那年輕將領見我說話如此輕蔑，眼中閃過憤怒的神色，傲然不理。

還是卓聯對我頗有點顧忌，代答道：「這是我的大兒子卓方，蘭特公子請多指點。」

這兩句還算是人話，我怒氣稍斂，和聲道：「我們的戰士經歷了連場大戰，可否先進立石堡休息，再上天廟拜見各位祭司和大公？」

卓聯眼中閃過奇怪的神色，有點不自然地道：「天廟有命令下來，要求來自飄香和捕火的英勇戰士們在立石堡外紮營休息，各位祭司、紅石大公、將領和蘭特公子，則請直赴天廟。」

眾人愕然。

我冷冷看著卓聯，沉聲道：「笑話！我們解除天廟之困，難道連立石堡的門也不肯為我們打開來，尤其數千受了傷的戰士，更需要一個較好的環境療治傷患。」

卓聯三人想不到我如此不留情面，但又知道我所言合情合理，一時僵在當場，還是卓聯老於經驗，轉向紅石大公道：「紅石大公，卓聯只是傳令之人，希望大公體諒。」

只是這句說話我便知悉卓聯並不完全同意天廟處理今次事件的手法，這是可供利用的一點。

紅石平靜地道：「這裏的事一切由聖劍騎士決定，整個南方已決定了與聖劍騎士共進退，是嗎？妮雅大公。」

紅石果是一名男子漢，公然地蔑視天廟的決定。這幾句話嚴重之極，代表了不惜與天廟公然決裂。

妮雅策馬而出，掉轉馬頭向著眾將士大叫道：「你們聽到紅石大公的話了嗎？告訴我你們的心聲。」

在前排聽得見紅石和她說話的數千戰士，齊齊舉起兵器，狂叫道：「聽得見！我們與聖劍騎士共同進退，永不二心！」

後面的戰士怎會聽不到，一齊舉起兵器，加入宣言，愈叫愈響，愈叫愈齊。

卓聯三人臉色大變，頗有點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應付。

我舉手，十多萬來自南方的軍民才收止了喊叫。

我微微一笑道：「今晚我們便在這裏紮營，假若明天午前立石堡的門仍不為我們打開來，我們便回去南方。」

卓聯望向屬於他們北方系統的約諾夫，道：「約諾夫侯將，我想知道你的想法。」

一直沒有作聲的約諾夫一字一字地道：「我身後有五千個是來自天廟的北方戰士，我的下屬，但你聽到他們剛才對聖劍騎士的誓言嗎？告訴天廟，任何和聖劍騎士曾並肩作戰的淨土人，也會甘心樂意奉他為領袖，無可爭議的領袖，包括我約諾夫在內。」

頓了一頓大叫道：「只有他才能將黑叉人趕回海裏，只有他才能無私地將和平帶回來給我們，告訴天廟的人，叫他們張開耳朵，不要只是聽陰女師的謊言。」

眾人轟然叫好。

卓聯露出深思的神情，他的兩位公子貴士也愕然動容，這番話由他們心目中同輩份的名將說出來，分量自然大是不同。

我淡淡道：「去吧！我絕不會改變我說的話。」

卓聯猶豫片晌，出奇地向我恭敬地施了一禮，才掉頭回立石堡去了。

看著他們遠去的背影，我知道消融南北權力之爭的責任，也來到了我肩上。

當晚紮營生火後，營地裏出奇地歡天喜地，充滿節日的氣氛，大家的情緒幾乎比昨晚還要振奮熱烈。

我大奇下抓著紅晴一問，才知道南人北人之爭裏南人因人數較少，一直受欺壓，直到今天才由我給他們出了一口鳥氣。

當我問他為何連約諾夫和他的北淨土軍也是如此高興時答案則更妙，他說無論南兵北兵，當然，特別是北兵，都對天廟主守不主攻的政策不滿，現在忽然來了我這全攻型的聖劍騎士，自然希望我不是天廟的應聲蟲，所以對我今天的表現，只有欣賞而沒有惡感。

每個人現在都是死心塌地的追隨我，因為我不但為他們帶來了希望，還用事實證明了有驅趕黑叉人的能力。

不過我並不因此感到高興，反而更認識到肩上的責任。

紅石親來邀請我參加他大帳外的露天宴會，自然少不了采柔妮雅大黑的份兒。

席間紅石告訴了我另一個好消息，他派去的人已收復了金雲山城，並且召集了各鄉的人，要在龍吐水建立一座戰略性的城堡，黑叉人若要再繞過逐天東端來攻南方，將再非那麼容易了。

酒酣耳熱之際，紅石湊到我耳邊道：「大劍師，我真是佩服了你，卓聯父子一向目高於頂，從來看不起我們南人，但在你的威勢和凌厲的辭鋒下，完全手足無措，真是想想也教人高興。來！敬你一杯！」

我慌忙和他碰杯，大家一乾而盡，想不到一向嚴肅的他，也有這種頑童的心態，使我感到和他的距離接近了很多。

約諾夫心情顯然也好得很，隔著篝火叫起來道：「兩位有何高興之事，為何不大聲說出來，讓我們分享。」

澤生、侯玉、紅晴、田宗等年輕將領一齊起哄，連一向穩重，紅石的左右副將岳山和秀青，也不甘寂寞地附和著，氣氛熱鬧之極。

小矮胖插嘴道：「剛才大公向大劍師說：約諾夫那小子的確有種，說起話來像個人。」

各人當然知道他在胡吹，紛紛笑罵。

妮雅和采柔兩女摟著大黑，笑作一團。

經過了患難和誤會後，我們已成為了毫無隔閡的一家人。

我笑向紅石道：「為何不見三位祭司？」

紅石道：「祭司的想法和我們這些軍人是不同的，事事要從大處著想，自黃昏便關在帳內開會，我早便遣人去請他們來，但到現在連飄香和天夢都到了頭頂，他們還未肯來。」

我點頭道：「除了他們三位外，我們還少了一位客人。」

紅石奇道：「誰？」

我向小矮胖喝道：「還不將你窩藏著的少女交出來。」

眾人齊齊愕然，不明白我在說甚麼。

紅石啞然失笑，揮手示意小矮胖照辦。

小矮胖見紅石大公肯讓紅月公開露面，大喜去了！

我順口問道：「祭司會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紅石悶哼一聲道：「那是北人想控制淨土的工具。」

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假設八名祭司裏，只有三人是來自南方，自然在每一事的決定上，都是北系的祭司以壓倒性的優勢控制一切。南人憋下的一肚子氣，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我道：「但黑叉人來了後，你們這批大公難道沒有說話的權利嗎？」

紅石更是怨氣衝天，道：「有！當然有，七位大公合起來是一票，但在南方，只有我和拉撒有參與權，對著五位北方的大公，你說能起甚麼作用？」

眼中射出懷念和傷感的神色，無限唏噓地道：「現在拉撒已為淨土獻出了他的生命，那些北人竟然連他的爵位也要搶過來，可以想像若我死了，飄香城也將落在他們手上，所以為了南方，在這事上我絕不會退讓。」

我早想到問題的嚴重性，但直到見到卓聯，親身體驗到天廟處理南人的手法，才明白到北人對南人的猜忌是這麼深。

我接觸到的南人，都是熱愛大自然、和平和生命，鳳香、花雲便是最好例子，她們都是與世無爭的人。

但假若卓聯父子是典型的北人，那北人對權力的慾望便遠比南人大得多。

我們的勝利，加強了他們的猜疑，使南北對峙更惡化。

假設我們不遵祭司會的決定，那淨土的最高權力機構將會崩潰下來，淨土內部紛爭不休，更削弱了對抗黑叉人的力量。

黑叉人雖吃了敗仗，但大半輸在運氣上，本身的實力依然足以粉碎我們任何的反擊，又或發動更大規模的反攻。

若他們改採守勢，我們的前路會更是艱難，戰爭將會更曠日持久。

我嘆了一口氣道：「難道在大敵當前下，北方沒有懂大體的祭司和將領嗎？」

只要我們爭取到一位祭司，又得到其他大公支持，便可以有足夠的人數取得控制權了。

約諾夫道：「大公中，極具影響力的燕色大公是最為大局著想的人，和拉撒大公也是相投的好友，今次我南來一事，主要是得到他的支持，本來我除了本部親兵外，還可再有其他兵源，但卻給龍騰大公以天廟為重作理由否決了，但我肯定在重要的關節問題上，燕色大公也應是絕不含糊的，只不知陰女師向他們做了些甚麼功夫？」

紅石悶哼道：「龍騰這傢伙，一向和我有私怨，事事也針對著我，寧素大公喜歡我不歡喜他，乃男女間最公平的競爭，豈知他卻懷恨在心，真教人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我不知道紅石不板著臉孔說話時，是如此坦白直接，大感有趣。

眾人也不禁莞爾。

人總是有幾副臉孔的，現在我看到的，便是紅石最率真的一面。這也是南人的性格，紅晴妮雅等莫不是如此，一和你混熟了，甚麼身分地位也拋往九天之外。

可以想像在爾虞我詐的鬥爭裏，他們那是北人的敵手。

這時有人來到我們身後，戰戰兢兢的低聲叫道：「父親！大劍師！」

我們回頭一看，原來是紅月。

紅石板起臉孔，悶哼一聲，卻沒有說話。

我正奇怪紅月這妮子為何如此莊敬、有禮、誠惶誠恐時，她已給了我們甜甜一笑，從後摟著紅石的寬肩，在他臉上吻了一下，眉開眼笑道：「父親大公，你真好。」

紅晴對這妹子真是疼愛有加，在對面招呼道：「紅月！你過來。」

紅月給了他一個鬼臉，嬌笑道：「不！我要和大黑玩。」插入妮雅和采柔之間，摟著大黑喃喃說起話來，逗玩著這傢伙。

因討論天廟而拉緊的氣氛至此鬆弛了下來，眾人紛紛歡飲，交杯談笑。

他們都是最懂及時行樂的人。

天眼、靈智和花雲也在這時出現，前二者在紅石身旁坐下，花雲則來到我身旁，先向紅石打了個招呼，才向我道：「大劍師！我想和你單獨說幾句話。」

我心中大奇，若要單獨說話，為何不是天眼或靈智，而是她。

我和花雲並肩在營外的草原漫步。

遠處傳來猛獸的吼叫聲，間中也有一兩下狼嗥。

自認識她以來，我還是首次和她獨處，份外有種新鮮和奇異的感覺。

花雲大方直接地道：「大劍師或會奇怪，要和大劍師單獨說話，為何不是天眼或靈智，而是我。」

我沒有答話，來個默認。

花雲微微一笑道：「你聽下去便知道，我們想說的話，會以我說出來比較合適。」

她沉默下來，和我悠悠踏步。

靴子踢著綠草，發出沙沙響聲。

彎月升了起來，後面是燈火通明的營地，人聲歌聲和淨土獨有的十二弦琴的樂聲，在夜空裏擴散著。

花雲道：「大劍師，為何你不說話。」接著輕嘆道：「看到你侃侃而談，慷慨陳辭的樣子，實在很難相信你最愛的是獨自沉思。」

我奇道：「你怎知道？」

花雲道：「看你的眼便知道，就算在最熱鬧最高興的場合，也可從你的眼中看到孤獨、落寞和深思，鳳香便最愛看你的眼。」

我的心一陣抽搐，鳳香，我心愛的人兒，上天已給了你這麼脆弱的身體，為何還要給你這麼悲慘的收場。

花雲停了下來，轉身臉向我，強忍著因思念鳳香而生出的悲痛，舉手輕弄被柔風吹散了的秀髮，忽然竟向我伸出她穎美皙白的玉手。

我呆了一呆，才懂伸手將她的手緊握起來。

四手相握，我感到她的血脈在手心內跳動著，感覺到她身體的溫熱，可是我卻一點邪念也沒有，花雲便像大自然的一部分，她雍容華貴的氣質，和我所遇過的任何美女都不同。

若說采柔代表了大自然的一面，她代表的便是大自然的和平與寧靜的一面。

花雲閉上美目，好一會張開來，道：「自從拉撒大公死後，我們便一直擔心有今天那種情形發生。一直以來，拉撒不但是珍烏刀鑄製術的傳人，還是南北將領裏最德高望重的人，連最桀驁不馴的紅石和龍騰兩位大公，也不敢不聽他說出來的話，但他已死了，南北微妙的平衡亦變成一地碎片。」

我無言地聽著，不用她說出來，我也知道我這聖劍騎士的出現，使形勢更是複雜，尤其我挾著這麼強大的聲勢而來。

花雲從我的大手裏將手輕輕抽回去，道：「我們再走走，好嗎？」

我點頭答應。

走了一會，她道：「你要拉著我的手嗎？」

我道：「求之不得，那是這世上最美妙的事情之一。」

她主動抓著我的手，拉著我緩步而行，這時離營地更遠了，月色洒在我倆身上。

花雲平靜地道：「雖然沒有明文的規定，但淨土的祭司們都是盡量避開男女的情慾，他們關注的應只是淨土人的幸福，而非個人的快樂，自成為祭司後，我便立志將終生獻與淨土，不談俗事，這念頭到今天也沒有絲毫改變。」

頓了一頓，嘆了一口氣道：「但我卻喜歡讓你握著我的手，只有在那時候，我才能感到你不會捨棄淨土的意念，雖然你身在淨土，但我總覺得你的靈魂並不在這裏。」

心中一震，花雲的直覺確是非常靈銳。是的！我的心並不在這裏，但它究竟屬於甚麼地方，則連我自己也弄不清楚。

我很痛苦，也痛恨自己，恨自己不能既分身來追殺大元首，又不能分身留在華茜身旁，或分身去將公主找回來。

花雲回到正題上道：「紅石和拉撒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紅石是個英雄，是位無懼的戰士，比拉撒更優勝的將領，但他卻愛感情用事，極重榮辱，即管沒有你，和北系祭司軍人的公開衝突也是早晚間的事，你的到來只不過將一切都激化了。」

我嘆了一口氣，想不到我既要追殺大元首，應付黑叉人，又要牽涉到淨土的家事裏，真是始料不及。

花雲道：「現在只有你一個人，可以主宰淨土的命運，也只有你可以使得淨土不會分裂成南北兩個國家，否則即管黑叉人被趕走了，和平仍是與淨土無緣。」

她深深嘆了一口氣道：「若有甚麼比戰爭更可怕，恐怕就是戰爭的後遺症吧！儘管黑叉人一個不留地走了，仍會留下很多煩惱問題，只是黑叉人強姦淨土女人所留下的大批孽種，便是個最嚴重的後遺症，沒有人知道該怎樣去解決。只有當你成為天廟推舉的聖劍騎士後，才可以壓下所有聲音，作出決定。」

接著輕輕道：「我便知道以龍騰為首的一群北方將領，主張把所有在這種情形下生出來的孩子殺掉，以保持淨土人的血統，我們三人都不希望有那種可怕的事發生。」

「我們三人」指的當然是天眼、靈智和花雲她自己。但他們這想法，也會惹到北人的猜忌，認為是南人假慈悲之名，故意給北人增加一個包袱。

我將她柔軟的手，送到嘴邊，深深的一吻，側頭望著她蒙上了憂慮的眼睛，嘆道：「知道嗎？我自幼便愛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活。我痛恨仇殺和戰爭，我……」

她另一隻手伸了過來，用手指按著我的唇，制止我繼續說下去，愛憐地道：「我知道，由第一眼見到你，我便知道。」

我有將她擁入懷裏的衝動，但卻克制著自己，她是屬於淨土、屬於美麗的大地、屬於花草樹木，而不應是屬於任何人的，包括我在內。

她每一個動作都是那樣自然，那樣地沒有絲毫造作，我想起掛在鳳香畫室外庭園內的奇花異草，她的深情都貫注在那裏。

花雲收起玉手，但另一隻手卻抓得我更緊了，輕柔地道：「所以我們要求你阻止南北的分裂，只有你才能做得到。你是個天生知道怎樣玩政治和戰爭的領袖，表面看來你對卓聯毫不客氣，但亦只有你這種特別的人才可以懾服卓聯這類剽悍的軍人，故此卓聯退走時會向你行敬禮，那並非他一貫的作風。」

接著聲音低下來道：「你也是天生使女性夢寐難忘的情人。」

我將她拉著在一塊石上坐了下來，肩靠著肩，放開了她的手，望往天上一彎明月，搖頭苦笑道：「你卻是天生的美麗說客，任何事經你的口說出來，甚至是戰爭和謀殺，也會變得悅耳動聽，令人難以拒絕。」

過了靜靜的好一會後，我嘆道：「好吧！我明白了你們的意思，我知道怎麼做的了。」頓了一頓道：「好了！告訴我，為何你拒絕了鳳香為你造像的要求。」

花雲俏臉飛起兩朵紅霞，垂頭輕聲道：「當某一天到來時，我會告訴你，甚麼也告訴你。」說到最後一句時，聲音細至只僅可耳聞。

回到營地時，宴會仍繼續著，但我卻沒有了參與的心情，應酬了幾句，便起身請辭，妮雅和采柔當然起立跟隨，豈知紅月那妮子在眾目睽睽，包括她父親紅石注視下，竟也公然跟在背後，還像這是天公地道的事。

這時沒有人不知道她偷偷隨軍跟來的原因是甚麼了。

約諾夫向我豎起拇指，表示我了得，更使我尷尬之極。

我待離得紅石等遠了後，向紅月道：「紅月貴女，你到那裏去？」

紅月皺著可愛的小鼻子，故作驚奇地道：「當然是天下第一英雄大劍師的帳幕去，難道到現在還要我東躲西藏，又或睡到荒野裏去嗎？」

妮雅采柔齊聲失笑。

采柔的手穿進我的臂彎，豐滿的玉體緊貼著我，柔聲道：「大劍師，閃靈的歌謠裏，有兩句詞是這樣的：『沒有人肯錯過生命冬天裏的陽光，沒有人能拒絕懷裏處子的熱情。』你想想看有沒有道理。」

妮雅大笑道：「若真是這樣，大劍師蘭特公子便有大麻煩了，根據我非正式的調查，見過大劍師的少女，沒有一個不想到大劍師的帳幕裏來，若非我下了嚴令，禁止任何人踏入帳幕方圓百步之內，又在四周架設了遮擋視線的布帳，情況真不堪想像呢。」

我哂道：「我還以為這是出於保安的理由，原來如此！不過那時你們會收到很多禮物。」

妮雅羞紅著臉嗔道：「不理你了，總不肯放過我。」鼓著氣鑽入巨大的方帳內去。

油燈在內燃亮起來，將妮雅纖長婀娜的身體反映在帳幕上，使我想起了在閃靈谷內初見采柔時香甜旖旎的情景。

這類似曾相識的景象，尤使人心生感觸。

紅月走到另一邊，學采柔般占據了我另一邊的臂彎，嫵媚一笑道：「看！大黑也進去了。」

我叫道：「大黑！」

正要鑽入帳內的大黑別轉頭來，停在那裏，苦著臉看著我，一對大眼差點睜不開來。

采柔抗議道：「不要耍牠了，這傢伙快要累死，進去吧！大黑。」後兩句當然不是向我說。

大黑搖著尾，鑽了入去。

唉！今夜該怎麼辦？我不知道。

我很想向紅月道：「小妮子！我愛你，但卻非男女肉慾之愛，你實在太年輕了，我可以視你為妹子，便像紅晴般痛愛你，遷就你。」

但可以這麼向她說嗎？

我不想傷害她，不想令她失望！

而且我真的對她一點慾望也沒有嗎？那只會是謊話，昨晚我吻她時，我便興起了占有她的衝動，只是給壓制下去罷了。

為何對采柔、妮雅、紅月，在開始時我都在抗拒著？

忽然間我知道了原因。

答案是華茜。

我將她留在魔女國，無論有怎樣好的理由，也使我感到對她不起，現在又和別的美女纏在一塊，心中的罪惡感便更盛。

想想當年我先後占有郡主和華茜，只覺得享受，那會感到內疚，男女愛情發展的必然道路，自然是肉體的接觸，那是人慾，也是天理。

采柔見我呆立不動，溫柔地道：「大劍師！我最愛看你沉思的樣子，但也最怕看你沉思的樣子。」

紅月天真地道：「醒著時候想不到的東西，可以在夢裏想到，人家累了，想睡了！」

我啞然失笑道：「說到睡覺尋夢，我們沒有一個是你的對手。」頓了一頓正容道：「今晚可容你仍躺在我的帳幕裏，但卻要你答應我，明天晚上你要回到父親那裏，給點空間讓我可以好好想上一想，便算我求你吧！」

紅月呆了一呆，垂下了頭，泫然欲泣，沒有答話。

我的心軟化下來，摟著她的肩頭輕吻她道：「你不是要跟我上愛情的課嗎？這便是第一章，當適當的時刻來臨時，一切自然會發生，那才是真正的愛情。」

紅月美目閃著亮光，懷疑地道：「真的嗎？」

采柔探過頭來，肯定地答道：「真的！那是千真萬確的。」

## 第七章 天廟之行

當我醒來時，天才剛亮。

紅月像只貪睡的小羊般蜷縮在我懷裏，不禁搖頭苦笑，昨夜睡時我故意避往大帳內的一角，不碰她們任何一人，這小妮子不知何時鑽入我的被窩裏，真拿她沒法。

我本來打算立即坐起身來，可是薄薄睡袍裏香熱膩滑的肉體，嬌痴的睡容，卻有著使人無法捨離的魅力和誘惑。只不知她是否能在甜夢中尋到她現實裏缺乏的東西？

我探手握著枕下的魔女刃，她並不是冰冷的。一道奇異的暖意，由她傳入我心裏，不過我並沒有驚奇，因為早習以為常。自從知道她的奇妙後，每晚我也要枕著她才安眠。

因為她，我的體質正在不斷的變化中。

傷口的復原速度比以前快上三、四倍；體力不住增長，應付起采柔和妮雅來，更是綽綽有餘；思慮更清明了；而更奇怪的，是我的直覺比前敏銳了，好像能知道危險的來臨。還有其他還不太清晰但卻奇妙的觸感，現在雖仍不能清楚說出來，但卻使我知道一些奇妙的潛能正在發生著。

紅月忽地「依唔」嬌啼，身體扭動，小嘴張了開來，叫道：「唔！大劍師！大劍師！」原來在作著夢。

我摟著她的手不由收緊，憐意大起，飽睡後像海潮般自然而來的男性原始衝動使我感到和她更是親密無間。

但我心中並無肉慾之念，身體雖享受著和她的磨擦和接觸，但心靈卻提升至超乎男女情慾的層面，一片安寧、平靜和滿足。

甜睡的紅月像感受到甚麼似的，不住扭動顫抖，呢喃地說著含糊不清的夢話。

假設她真是西琪就好了，我會將所有的愛，全輸進她體內。

天色漸明，帳外逐漸亮了起來。

不時傳來的健馬嘶叫，使我記起了身在異域。剛離開魔女國時，每當午夜夢迴，又或早上醒來，我都有一種不知身在何處的失落！但自從有了采柔後，便沒有了這種使人自悲自憐的感覺。

輕撫著枕下的刃體，擁著紅月灼熱的身軀，我的思慮逐漸凝聚起來，忽然間，我強烈地感到自己飛越過廣闊的平原，跨過了巨龍般起伏的高山，橫渡過沒有盡極的汪洋，往某一奇異的地方進發著。

我駭然一震，醒了過來。

幻象破碎。

仍在帳內。

但剛才的感覺為何是如許持續和真實？

我肯定剛才的並非夢境。

是否魔女刃的魔力？是否她將我和那廢墟中的異物連接在一起？

腳步聲由遠而近。

我輕輕推開緊纏著我的紅月，坐起身來，道：「誰！」

妮雅其中一個近身女衛在外恭敬地道：「大劍師，紅石大公有請。」

我微微一笑，心道：「天廟終於作出反應了。」

我和妮雅策馬來到紅石、約諾夫、紅晴和天眼等三個祭司的馬側，一齊往立石堡的方向遙遙望去。

堡門大開，緩緩吐出兩支各有一百多人的隊伍，持著代表天廟的旗幟，在晨風裏飄揚著，他們的馬兒都經過特別的打扮，金光閃閃，華麗而有氣派。

紅石對我先是神秘一笑，才道：「這是天廟迎賓的儀仗隊，通常都會至少由一位祭司領導，不知今次是誰來了。」

一通鼓聲後，兩隊各走出八人，手持以牛角製成的號角，「嘟嘟嘟」吹了起來，他們的動作一致，非常有紀律。

三長三短的號角後，接著是一下長號。

兩騎自堡內馳出。

我銳利的眼睛一眼便看到其中一人是昨天見過的卓聯大公，另一人是個大胖子，像座肉山般重壓在健馬上，年紀不過五十，雙眼極細，嘴邊還有一顆痣，身上穿的是素黃色的祭司袍。

我道：「那嘴邊有顆痣的大胖子是那位祭司？」

我身旁各人齊齊一震，向我望來。

我向左右各人奇道：「有甚麼不對？」

紅石不能置信地道：「天！這麼遠的距離，我連他的臉也看不清楚，你為何竟能看到他嘴邊的痣？」

紅晴喃喃道：「果然是聖劍騎士，果然是……」

我的心神震蕩著，心中狂叫道：「我的確在變化著！」不禁又喜又驚。

妮雅最快回復過來道：「那是明月祭司，在淨土專責軍事，可以說是淨土七位大公的統領。」

紅石冷哼道：「既不是大祭司親來，又只是一位祭司來迎接我們，這不是擺明不重視我們嗎？」

卓聯和那明月祭司已迅速策馬來到我們十步許處，勒馬停定，先懷抱胸前施了個見面禮，那大胖子祭司皮笑肉不笑地道：「明月祭司謹代表天廟歡迎三位祭司，紅石大公、妮雅貴女、大劍師和南方來的戰士們。」

眾人一齊色變。

他的話擺明不承認我和妮雅的身份，又故意將我排在妮雅之後，不敬之心，昭然若揭。

反是卓聯對我尊敬得多，特別向我再行一禮，道：「大劍師你好！」

明月祭師露出個冷冷的笑容道：「我特別帶來了大祭司的歉意，黑叉人的敗走實在太突然了，使我們一時未能把握形勢，故不敢輕舉妄動，致在安排上出了失誤，現經一晚布置後，立石堡已有足夠款待南方各可敬戰士的設施，請各位立即進堡。」

紅石臉容冷若冰霜，道：「明月祭司，紅石有一事不明，想請教高明。」

明月細長陰森的眼瞇成一線，再張了開來，射出凌厲的光芒，毫不退讓望著紅石，道：「紅石大公請說。」

紅石一字一字地吐出來，道：「我想知道明月祭司有沒有收到我們的藍鳥傳書，請求天廟派兵追擊黑叉鬼撤退大軍的要求。」

明月的眼神更凌厲了，但語氣卻仍平靜非常，道：「收到了。」

紅石色變暴喝道：「那天廟為何不派兵，倘能及時加以致命的一擊，向禽生能逃離南方的人至少會比現在少上一半，誰應為這負上責任？」

氣氛一時僵硬之極。

明月眼中閃過怒意，冷冷道：「要是有責任，便由我來負責。我站在對付黑叉人的前線多年，早學曉魯莽行事所要付出的慘痛代價，所以寧願錯失一百個機會，也不願將戰士寶貴的生命投注在可能是敵人布下的陷阱內。」

卓聯在旁道：「我們不明白黑叉人撤走的原因，所以……」

紅石仰天大笑，截斷了他的話，厲聲道：「所以你們這些站在前線的人怕了。」接著向明月道：「多年來，我一直要求率兵往前線助戰，但是誰拒絕了我，是你！明月祭司。你的戰士生命寶貴，難道我們南方戰士的鮮血不值一錢嗎？」

明月的臉色要多難看便多難看。

我感到花雲哀求的眼光落到我身上，若我不出聲，連天眼他們也不敢插口，因為盛怒下的紅石是不會賣任何人的情面的。

紅石仰首望天，長長吐出一口氣，無限晞噓地道：「多年來，我和拉撒忍氣吞聲，躲在南方，每天辛勤操持，節衣縮食，將所有可騰出來的物資兵員，送往天廟，現在拉撒一死，你們便將他愛女的繼承權也要剝奪，告訴我，這究竟是誰的主意？」

明月顯然對這淨土四大名將之一的紅石亦頗有忌憚，怒氣稍斂，語氣轉為溫和，道：「這只是個提議，一切還有待祭司會的決定，若大家都覺得妮雅貴女應繼承爵位，我是絕沒有異議的。」

卓聯剛才雖被紅石搶白，但卻出奇地沒有動氣，眼光轉到我臉上，誠懇地道：「天廟在今夜擺下了歡迎的盛宴，由這裏往天廟還有大半天路程，再不上路便會趕不及了。」他明顯比明月更清楚誰是這裏的真正領袖。

明月這時才仔細打量我。

我微微一笑，向臉寒如冰的紅石道：「大公！天廟定有很多大公想見的人，不若我們趁早起程吧。」

眾人緊張地望向紅石，不知怒髮衝冠的他是否仍若平日般尊重我的說話。

各人都看出他是豁了出去，不惜和天廟破裂。

紅石沉默了一會，向我望來。

只一眼，大家都同時明白了對方的心意，我們並沒有屈服或退讓，只是以另一種形式來玩這遊戲。

紅石也以微笑回報，淡淡道：「天廟上看到的飄香和天夢特別明亮，大劍師一定歡喜。」這句話語帶雙關，顯示出紅石的智慧。

我想到了正陪著那貪睡紅月的采柔，暗忖喜歡的應是她才對。

當天早上，當戰士們徐徐進入立石堡安頓的同時，我、三位祭司、紅石、約諾夫、紅晴、妮雅、采柔、侯玉、紅月和大黑，在二千精挑出來的好手護持下，穿過立石堡，由後城門踏上往天廟之途。

岳山、秀青、澤生和田宗等都留在立石堡，名之為管理南來的大軍，其實卻是要他們保持在警戒的狀態裏，以應付任何突變。

立石堡後是片大谷地，良田萬頃，種植著各種可供食用的農作物，據說這是花雲的設計，足可提供天廟一半所需的食糧，所以立石堡的陷落才會使紅石等如此緊張。

到正午時分，我們爬過了一座高山，「憑崖」、「守谷」兩座山堡出現眼前，像兩塊巨石般點綴著像迎面壓過來的另一座不太高但非常宏偉的大山。

山路全是用人力開鑿出來的，還鋪上了拳頭大的石塊，既美觀而走起來也很舒適，山路兩旁全是茂密的雨林，不時傳來飛鳥和動物走動的聲音。

我們毫不停留地穿過兩堡，在夾道歡呼的平民和戰士裏，不時有人高叫聖劍騎士的名字，我不知道明月對此有何反應，因為他走在隊伍的最前頭，而我們除了三位祭司外，都故意墜到隊後。

「守谷」後是兩座高山夾著的另一大谷，谷心有個大湖，群山環繞下，平和寧靜，真是個人間的世外桃源，看得采柔讚歎不已。

出谷後是一個環山而去的山道，一邊是光滑的山壁，另一邊則是陡峭而下的險崖，望下去是一條湍急的大河，離山道怕最少有千尺以上的距離，氣勢雄渾，非常壯觀，滾滾而來，狂湧而去。

由這望遙望北方，一座山峰，在群山環峙下，脫穎而出，高插進雲霧裏。

終於看到了逐天峰。

隊伍循著山道繞了個大圈，經過一條堅固的大石橋後，跨過急流，到了山流另一邊的山道，轉往北行。

兩旁山壁高聳，轉了一個彎，南路最後一個城堡「護峽」矗立前方，猛獸般橫攔在路上，道路平埋寬闊起來。

妮雅向采柔道：「終於到了，堡後就是逐天高原，一出後城門，你便可以見到天廟。」

采柔讚歎道：「真令人難以置信，深山裏竟有這麼多人和地方。」

我撫著和我共乘飛雪的大黑，笑道：「你若在七百年前便知道會有大災難，甚麼事也可以幹出來。」

紅月道：「好了！可休息了，我又累又餓哩！」

眾人都笑了起來，雖然笑容都有點勉強。

堡門打開。

一隊人迎了出來，分立兩旁。

號角響起，遠遠傳出去，山鳴谷應。

采柔仰望藍天白雲，驚異地道：「看！這是我見過最美麗的天空。」

我依言望往晴空，忍不住心中讚歎，淨土的天空已是我看過最美的天空，天特別藍，雲特別白，但比起高原上的天空，卻要遜上一籌，尤其是那一團團飄過的白雲，像給忽然間拉近了，親近得使人可伸手去觸摸，玲瓏浮突，似虛卻更似實。

約諾夫道：「在這裏人特別易累，所以不要隨便奔跑，那可是危險的事，待習慣後，便會一切如常了。」

隊伍開始進入「護峽」城。

護峽城的規模小得多，城內的房舍不足百間，但貫通前門和後門的大道兩旁卻植了兩行大樹，這時所有人都走了出來，擠到大道的兩旁，熱烈地歡呼著，少女們死命將鮮花投往我們，特別是我，更是投擲鮮花的目標。

但卻沒有人喚我作聖劍騎士，只是不斷喊叫著大劍師，顯是天廟下了嚴令，不准有人以此來稱呼我，這處的人比其他三堡聽話多了。

穿出後城門，入目的情景，使我目瞪口呆起來。

沒有人可以想像在高山之上，竟有這麼一處奇怪的地方。

眼前是個平坦的大草原，被險峻的山團團包圍，逐天峰矗然聳立在正前方的遠處，和平原的盡頭綿綿相接，層層疊疊的建築物，便由那處開始，一直延伸往逐天峰的山腰處，最高的地方是一列長城牆，圍著一座圓頂的巨大神廟，其建築的宏偉瑰麗，一點不下於魔女國的宮殿。

只是這建築群，便可隨便容納二、三十萬人。

左方遠處還有另一堆建築物，剛巧在一個缺口之前，看來當是北路的進口。草原上聚散著一群又一群的牛羊和馬，安靜地在草原上吃草，直至這刻，我才真正明白為何以黑叉人的強大軍力，直至今天，仍未能攻陷天廟。

采柔叫道：「看！那竟是一條瀑布。」

我依她目光往右方望去，只見一條大瀑布，由逐天峰高於天廟的地方轟然瀉下，匯成一個一個的小潭，一道一道的瀑布；直至這大草原之上，形成一條河流，到了草原的中間，再分成兩條，一條流往北路的山口旁，一條偏向了我們的方向。

紅月歡呼道：「噢！我終於見到天河了。」

隨著我們的接近，水聲逐漸響亮清晰。

明月這時策馬馳了過來道：「現在我先帶各位往觀瀑館安頓，到了今晚，才正式進入天廟，和各位祭司及大公見面。」

觀瀑館是緊傍著天廟外牆，最接近「天瀑」的美麗房舍，在向著天瀑的一方，植了數排參天巨樹，隔絕了瀑布發出的隆隆巨響，穿過林木便是一個大石台，大瀑布便像一匹白布般由天上直瀉而下，在台下激起千萬朵浪花，水珠激濺中再往下流去。

石台憑山處有石階，可供人再上一層台，來到瀑布的源頭，看淨土人所稱的「天河七級瀑」的第一級。

事實上整個天廟山城也是一級一級建造起來，每一級房舍井然，大街小巷，無不齊備，極有特色，級與級間以石階和碎石斜坡連接起來，好奇的采柔曾偷偷數過，竟有十八級之多，真不知淨土人用了多少時間和心力，建造出這樣偉大奇特的山城出來。

在觀瀑館剛安頓下來，采柔便扯著我和大黑，攀上最高的一層觀瀑台，既觀瀑，又俯瞰整個天城的美景。

紅月剛才還嚷著如何累，但一聽有東西看，不甘寂寞下，也定要跟著來，這妮子連一步也不肯離開我。

妮雅本來要跟來，卻給花雲拉了去，不知有甚麼話要說。

夕陽西下。

千萬道霞光，染紅了天城右方的廣闊天空，天城的燈火亮了起來，和護峽城與北路口房舍的燈色互相輝映著，既蒼茫又壯觀。

采柔嘆道：「世上竟有這麼奇妙的地方？」

我伸手摟著兩女香肩，長長舒出一口氣，道：「淨土人是最妙想天開的民族，只有他們才可將夢想變成現實。」

紅月歡喜地道：「大劍師形容得真好，我們最愛的便是天空，愈接近天的地方，便愈惹我們鍾愛，天城便是最接近天的城市，所以建城時雖歷盡千辛萬苦，卻從沒有人有半句怨言。」

采柔氣她道：「淨土人不是最愛睡覺的嗎？今早我要弄你起身時，便全然無計可施，幸好我最後在你耳邊叫『大劍師要走了』，你才嚇得跳了起來。」

紅月不依道：「你答應過不說出來的。」

我哈哈大笑，分別在兩人臉蛋各香一口，想起了妮雅。暗忖花雲在這等時刻，也要拉了她去說話，定不會是為了普通的事情，而且花雲的表情是出奇的凝重，更避開了我的目光，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石階處步聲傳來。

我們回頭一看，是紅石來了。

紅石向我打個眼色，我拍了拍兩女肩頭道：「采柔你好好看管紅月，切不要讓她爬出石欄之外；紅月則要牽緊大黑，不可被牠走下來偷聽我和大公的密話。」再蹲低抓著大黑毛茸茸的厚臉皮道：「你則要盯著采柔，不准她放縱自己。」

兩女嬌嗔聲中，我大笑而去，和紅石走往下一層的觀瀑台。

紅石也不禁莞爾，嘆道：「你對女人真有辦法，我從未見過紅月這麼開心過。」

我改變這尷尬的話題，道：「事情進行得怎樣了？」

紅石道：「龍騰和寧素都在這裏。」接著臉色陰沉起來，道：「龍騰拒絕在宴會前見我，我並不奇怪；但連寧素也不肯見我，卻使我的心很不舒服。」

我愕然道：「形勢看來不大對勁。」

紅石默然了一會，露出些許振奮之色，道：「反是卓聯態度大為改變，告訴了我很多事，雖沒有正式表態，但看來已將他的一注押了在你身上，這人雖是狂妄自大，但眼光倒還是有一點的，何況他在龍騰和燕色兩人間，還是較傾向燕色的一邊。」

我道：「假設我們有卓聯和燕色兩票，再加上你那一票，便是三票，若再有寧素和謝問的兩票，便穩得大公們在祭司會那一票，只要爭取得多一位祭司的支持，即可在這場仗操得勝券。」

紅石沉吟道：「但事情並非那麼易與，謝問一向是明月的人，據卓聯說，陰女師極可能和明月有曖昧，又得大祭司寵信，兼之先入為主說了我們很多壞話，情況實在不容樂觀。」

接著壓低聲音道：「卓聯說龍騰從『虎視堡』調來了大批精銳好手，所以天廟外弛內張，一個不好，便會發生流血事件。」

我苦笑道：「希望他不要做任何傻事便好了。」

紅石露出警惕的神色，道：「龍騰的兒子龍歌是年輕一輩中與約諾夫並稱的勇將，立下戰功無數，我們估計龍騰今次發難，也是含有私心，將他捧出來代妮雅為捕火的大公，這人的彎刀在淨土最是有名，大劍師對他絕不要掉以輕心。」

我失笑道：「無論對方是名將或小兵，我也不會粗心大意，大公放心吧。」

紅石也笑道：「說真的，我擔心的只是這小子，我從未見過比你更可怕的劍手。」看了看天色道：「太陽下山了，我們最好回到館內，稍息一會，今晚的宴會少點精神也應付不了，我順便看看燕色和謝問到了沒有，也好趁早先打個招呼。」

我遙望天際，太陽早下山了，只餘下幾橫暗淡紅霞，高原寒風刮起，氣溫驟降，就像代表著這偉大山城的氣氛，由暖轉寒。

我和采柔、紅月、大黑回到觀瀑館西翼我們的專用廳房時，妮雅一個人獨坐在椅裏，臉色陰沉，見到我們只勉強打了個招呼。

采柔和她最是友好，走了過去摟著她道：「妮雅！你不舒服嗎？」

妮雅搖了搖頭，強作歡顏道：「不要多心，我沒有事。」

我心中大感不安向采柔道：「你和紅月先去梳洗，讓我跟我的乖妮雅說幾句話。」

采柔和紅月順從地去了。

我在妮雅椅旁的地上坐下，伸手摟著她的腿，將頭埋進她香軟的嬌軀裏，柔聲道：「告訴我，花雲和你說了些甚麼話？」

妮雅嬌軀輕顫，閉上美目，哀然道：「大劍師，救救我！」

我愕然道：「甚麼？」

妮雅忽又平靜下來，眼中射出萬縷柔情，輕輕道：「假設有一天你離開淨土，而我卻不能追隨在你左右，你會否恨我？」

我鬆開摟著她長腿的手，站了起來，坐到對面的椅上，沉聲道：「這是否花雲對你的要求？」

妮雅淒然點頭，道：「是的！但你不要怪她，她全為了大局作想，假設她不是那樣忘私的人，我想她會拋棄祭司之位，隨你到天涯海角去，而不用受思念的折磨，我看出她對你的情意。」

我仰首嘆了一口氣，道：「不！我不會恨你，也不會怪她，你們既深愛我蘭特，也深愛著淨土，假設你離開了這美麗的土地，你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快樂。」

妮雅盈盈而起，來到我身前，坐在我膝上，雙手環抱著我的頸項，將俏臉緊貼著我的臉頰，悲痛欲絕地道：「我不可以離開淨土，因為若我離開了，爵位空了出來，北人會乘虛而入，南北的平衡一旦打破了，便會產生更多意想不到的後果，所以花雲他們在全力支持我繼承爵位前，先要我答應不離開淨土。」

我默然不語，因為我找不到可以說的話。

妮雅淒然道：「請告訴我，有一天你會回來的，就算那是謊話，也請你那麼說，讓我心中存著一線的希望，憑此保持求生的勇氣。」

我感到臉頰濕潤起來，知道膝上的美女洒下了無聲的情淚，心頭掠過一陣強烈至無可抗拒的感觸，緊摟著她道：「我一定會回來，但卻不是謊言，而是一個承諾。」

## 第八章 天城晚宴

天廟是我所見過除魔女殿外，最偉大的建築巨構，代表著淨土文明的峰巔。

矗立正門兩旁的是十二個巨型的大石雕，有男有女，各具妙姿，唯一相同的是他們或以手托，或以背負，都頂著天廟的圓拱形殿頂，紅石告訴我這六男六女的巨型石雕，代表的是天上的十二星神；圓拱形的殿頂，便是賜與大地光和熱的太陽，方形的廟堂，圓形的殿頂，象徵著地方天圓。

當我們步上不下二百級的長石階，來到天廟正門時，看到兩旁的巨石雕，只是它們腳指的高度，便來到我們的腰際，更使我們嘆為觀止，感到自己存在的渺小。

整個天廟都是以從逐天開採出來的白石砌成，予人至純至淨的質感和外觀。

一位留著一把長鬍子，樣子非常清秀的祭司在那可容十人並過的大門處迎接我們，乍看上去，他似是很年輕，又像很年老。

他微笑著迎上來，禮貌但保持一段距離地和每一個人招呼著，輪到我時，他露出特別注意的神色，道：「歡迎大劍師蒞臨天廟，我是法言祭司，專責淨土一切宗法和禮儀事務。」

我大有深意地看了他兩眼，微微一笑，並沒有說話。

法言神色有點不自然，道：「大劍師，請！」伴著我走進去。

步進廟內，我不由深吸一口氣。

這樣宏偉和有氣派的廟堂，是我生平僅見，滿布玲瓏浮突浮雕的巨圓石柱，兵士般排列四壁，予人有力和穩若山岳的感覺；廟殿中央是個直徑達百尺的巨大圓形，其中以各色石子砌成了一幅星圖，占最多的是黑色的石子，那當然是漆黑的夜空；我沒有時間找出那兩粒石子代表天夢和飄香，因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

團團圍著廟心這圓形大星圖的，是十四張長几，几上放滿了各式各樣的水果和美酒，卻沒有任何肉食，几後都是一張厚厚的白色羊毛毯，供人席地而坐。

這時十四席裏有九席坐著人，有些分兩排而坐，前一排只坐一人，穿祭司袍的卻是一人獨坐，只有大公們身後是坐著兩人至五、六人不等，身份分明。

我故意不望看他們，依法言的指示，在近門的席位和妮雅並列一席，坐在前排，紅月和摟著大黑的采柔、侯玉坐在後排。

紅石坐在我左邊的一席，約諾夫、紅晴坐他身後。

天眼、靈智、花雲順序坐在我右手邊的三席，形成南北壁壘分明的局面。

法言退回自己的席位內，道：「天眼祭司，請你為大劍師介紹我們的祭司和大公。」

我環目一掃，找不到陰女師，這奸婦不知又在弄甚麼鬼。

天眼臉容肅穆，眼中精光閃閃，掠過眾人，沉聲道：「假若法言祭司要我介紹的是預言書中的聖劍騎士，天眼會接受這份無上的榮譽，告訴淨土的人，預言中的聖劍騎士已出現了，並領導我們打了三場漂亮的大勝仗，粉碎了黑叉人顛覆淨土的陰謀；但現在當聖劍騎士為淨土將黑叉人趕回北方後，連應有的承認也沒有時，天眼恥於發言。」

眾人齊齊愕然，想不到一向沉默寡言的天眼，一上來便連半分也不肯退讓。

氣氛一時僵硬至極點，除了大黑的喘氣聲外，再沒有其他半點聲息。

一位高瘦但精挺得像槍矛般的大公打破了沉默，哈哈大笑道：「如此便讓我龍騰來介紹吧！」

我往他望去。

他極具神氣的眼和我毫不退讓的對視著。

我的目光在他臉上停留了一會，轉到坐在身後一女四男的年輕將領身上。

那女的自然地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位驕傲和美麗的女子，甚至比起妮雅、紅月也是各擅勝場，但她望向我的眼光卻帶著幾分輕蔑。

另外那四名男將，都是剽悍勇猛之輩，其中身量特高的一位，只從他鋒利眼神所顯示出來的自信，便使我認出他是龍騰的兒子，與約諾夫齊名的龍歌。

他望向我的眼神充滿了挑戰的意味，好像他才是那真正的勞什子聖劍騎士。

我心中苦笑，若非答應了花雲，真是何苦來由坐在這裏招人白眼。

龍騰朗聲介紹旁席穿著大公甲冑的女子道：「大劍師！這便是我們淨土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女大公，唯一的女大公，寧素大公。」

紅石和我身後的侯玉齊齊悶哼一聲，顯是不滿龍騰強調寧素乃唯一的女大公，分明是將妮雅排擠了出去。

我早見怪不怪，仔細打量這曾和紅石有一段情緣的女大公。

寧素絕非長得不美，事實上淨土真的沒有甚麼醜女；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凜然不下於男子漢的英風氣概，尤其她的明眸更顯神氣，使人感到她是個敢作敢為，絕不優柔寡斷的女性；年歲看來不會超過四十，比我想像中年輕多了。

寧素平靜地環手施禮，道：「見過大劍師！」再沒有第二句說話。

她身後坐的是兩女兩男，兩女姿色中等，遠及不上龍騰身後的美女奪目。

這時坐在法言和明月中間一位年紀最老的祭司自我介紹道：「大劍師你好，我是觀陽祭司，專司建築之責。」頓了一頓，有點感慨地道：「無論大劍師是否聖劍騎士，但大劍師為淨土所做的偉業，觀陽都非常感激！」

龍騰、明月、法言三人一齊色變，顯是想不到觀陽對我如此推許。

剩下還未被介紹的一名中等身材的男子，當然就是那謝問大公，可能他想阻止觀陽繼續說下去，大聲道：「本人謝問，向大劍師問好。」

他身後是兩位年輕將領，我望向他們時，他們都敵意濃厚，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

現在除了那大祭司，陰女師和燕色大公外，各位席位都坐滿了，但卻再沒有人發言。

「燕色大公到！」叫喚聲由廟門傳來。

一名雄偉如山，顧盼生威的大將，在兩老四少六位將領簇擁下，大步走進廟來，他先指示跟隨者到他席後坐下，然後環目四視，最後眼光落到我身上，眼中爆起神光，不理其他人，筆直來到我席前，灼灼的目光打量著我。

我「霍」地立起，淡淡道：「燕色大公！」

燕色大公不但是用眼在看找，還以他的全心全靈來看我，我感覺得到，他是個非常有「力量」的人。

燕色閉上雙目，仰天一聲歡嘆後，再望向我，猛睜雙目，一字一字地道：「如此英雄人物，如此英雄人物！」

我不知龍騰他們的臉色如何，但想必不會太好看。

燕色眼光轉向別人，望著妮雅，眼中射出親切熱烈的神色，長嘆道：「故人之女，故人之女，妮雅你受了很多委屈了。」

妮雅盈盈起立，低下頭恭敬施禮，誰也看到她眼內閃著的淚光。

法言祭司怕他還有甚麼話說下去，道：「燕色大公請入席。」

燕色大公泛起不悅之色，不理法言，誠摯地道：「燕色錯失了看到席祝同濺血大劍師聖劍之下的機會，希望下一個黑叉魔頭被戳時我能伴在大劍師身邊。」這才昂然入席。

我心中暗讚，只是燕色不畏占了優勢反對我的那些人，已可見他是個了得的人物。

天廟內又沉靜下來。

「叮！」

眾人齊齊一愕，向我望來。

背後的魔女刃在示警。

觀陽祭司露出狂喜的神色，叫道：「聖劍在叫！」

在龍騰寧素等的驚愕仍未退掉時，號角聲起。

「大祭司到！」

一名高瘦之極，身穿金色長袍，持著權杖的清秀老者，在差不多與他平頭的陰女師陪伴下，龍行虎步地走進廟內，直至天文圓圖的核心處，陰女師則進入她的席位。

各人全站了起來，環手施禮。

只有我和大黑仍在傲然坐著。

采柔本已站了起來，見我坐著，連忙坐了回去。跟隨她的男人而行事，正是閃靈族女人的傳統。

大祭司凌厲的目光來到我身上，緩緩提起權杖，提起再放下，重重在地上敲了三下，才道：「各位請坐！」

天眼等都有點擔心地看看大祭司，又看看我，不知我的無禮是否觸怒了這在淨土裏掌握著最高權力的人。

大祭司嚴峻的臉無喜無怒，舉起權杖，望向廳頂圓拱形核心，那個代表太陽的標誌道：「太陽之神，請讓你的光芒，永遠照耀和溫暖著淨土。」

眼光再落到我臉上道：「陌生人！告訴我，你到淨土來是為了甚麼？」

我啞然失笑道：「我到淨土來是幹甚麼？我到淨土來是幹甚麼？」頓了令人難堪的半晌靜默，我「霍」地站了起來，平靜地道：「我自有我的理由，但絕不會是為了當那甚麼聖劍騎士，也不是來乞求任何人承認這勞什子身份。」

這次除花雲之外，連紅石等也露出擔心的神色，我如此不留餘地，只會使事情更惡化。

其實他們那知道我深一層的用意，這次鬥爭形勢錯綜複雜之極，假設我沒有猜錯，陰女師對我的指責，必是捏造出我要利用聖劍騎士的身份，將帝國的獨裁統治帶到淨土來的謠言。否則淨土人不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感，她甚至可指控我和大元首其實是在合力演出一場好戲，當然，南北人的矛盾給予了她製造謠言的機會。

而我愈不在乎聖劍騎士的身份，反會愈使北人作出深思，而事實上，我的確全不在乎聖劍騎士的身份。

寧素、謝問等果然露出愕然的神色。

龍騰和明月則是怒容滿臉。

我遙望向坐在對面右側的陰女師，她的臉容冰冷如水，一點也不透露出內心的想法，但我卻知道她對我奇兵突出的反應，定是有點不知所措。魔女刃給予了我奇異的靈覺，使我直覺到很多表象下深藏著的東西。

龍騰背後的龍歌「鏘」一聲拔出了把烏黑閃閃的彎刀，大喝道：「蘭特！我以天廟恩賜給我的珍烏刀，以身為天廟第一刀手的身份，為了你對聖劍騎士的蔑視，向你挑戰。」

我細審他手上的珍烏刀，心中波濤洶湧，這就是珍烏刀了，它是否能擋得住我的魔女刃？

龍歌以為我怕了，大笑道：「蘭特，讓我們來看看你的寶劍！」

我的眼光冷冷移到他臉上，道：「只有兩種人可以看到我的劍，一種是朋友，一種是敵人，而你兩種也算不上。」

龍歌和他身旁各人一齊勃然大怒。

他身旁那美女更怒喝道：「大劍師！你是否膽怯了？」

這次輪到紅石他們一齊臉泛怒容。

「篤，篤，篤！」

大祭師再以權杖觸地，淡淡向龍歌道：「坐下！」

龍歌乖乖坐了回去，只剩下我和大祭司遙立對峙。

大祭司顯然修養極佳，溫和地打量了我好一會，點頭道：「大劍師請勿動怒，你是我們尊敬的遠方來客，可是因『聖劍騎士』的確認事關淨土的存亡，所以我們不得不謹慎從事，希望大劍師見諒。」

難怪大祭司能成為淨土的最高領袖，果然有與別不同的心胸。

但我卻要步步進迫，淡然一笑道：「對不起，我沒有那耐性，也沒有那時間，所以我要求立即在這裏召開祭司會，將一切事情解決。」

沒有人想到我有如此奇著，均愕然相向。對我這樣一個劍手來說，以奇招取得主動之勢，正深合攻防之道。

明月冷冷道：「在你的身份未被確定前，你並沒有提出這要求的資格。」說話連僅餘的一點客氣也沒有了。

燕色平和地道：「祭司會共有九隻手、八位可敬的祭司每人一隻，我們大公加起的多數是一隻，天廟宗法規定只要有三隻手舉起來，便可以要求召開祭司會，是嗎？可敬的法言祭司。」

法言沉聲道：「這是宗法的規定，但在那裏開會，祭司會外的甚麼人可出席，卻須獲得大祭司的同意。」

眾人的眼光都集中到大祭司身上。

「叮！」

魔女刃響起的同時，陰女師剛巧發言道：「但是……」停了下來，怒道：「蘭特你弄甚麼鬼！」

大祭司首次聽到聖劍的警號，一直平靜若止水的臉容露出一霎驚異的神色。

龍騰怒道：「這是魔術！」

寧素、謝問的錯愕更明顯了，弄響把劍可能是魔術，但要在陰女師發言的同一時間使劍作響，便超出了魔術的範疇了。

我微笑不答。

大祭司向陰女師道：「陰女師祭司，你想說甚麼？」

陰女師迅速冷靜下來，陰笑道：「我只想提醒各位，祭司會從來沒有在外人要求下召開的，倉卒下決定的事，會使我們沒有深思的機會。」

大祭司仰頭望往廟頂的太陽標誌，像在要求太陽之神給予他多點判斷的智慧，好一會才長長吁出一口氣道：「我們已深思了很長的時間，好！現在我想表決一下，誰贊成將這宴會變成一個史無前例的祭司會？」

八隻手舉了起來，祭司有觀陽、花雲、天眼、靈智。大公則除了龍騰、寧素和謝問外，全舉起了手。

九隻手，我們剛占了四隻半。

龍騰忿然起立，道：「大祭司，我要求你否決這樣召開祭司會，否則我立即退席。」

大祭司雙目精光電閃，望著龍騰道：「龍騰大公你敢夷然征戰沙場，難道連這樣一個公開的會議也不敢面對嗎？」

法言抗聲道：「宗法規矩不可廢，就算要立即召開祭司會，除了祭司和大公外，所有人也要離場。」

大祭司默然不語。

觀陽祭司道：「假若大劍師是真的聖劍騎士，淨土的救主，我們將他拒在門外，不給他表達自己的機會，也不讓他進一步接觸其他與會的人，卻妄下判斷決定他是否聖劍騎士，決定淨土的命運，這是否明智之舉？」

明月冷冷插入道：「我接觸他太多了，也受夠了。」

龍騰沉聲道：「觀陽你憑甚麼認定他就是聖劍騎士，你由見他到現在還未到三刻鐘的時間。」

觀陽目光緩緩逡巡，最後落在我身上，眼中奇光連閃，肯定和有力地道：「我一生人浸淫在建築之道裏，只要看任何建築一眼，便可感覺出那一座建築物是否堅固，是否有氣魄，設計者是否有創意，我看人也是一樣，人也是一座建築物，我剛才一眼望向大劍師，便直覺感到他是那種天生正直無私的真正英雄，這樣的人是絕不會也不屑於欺騙我們的。」

燕色大喝道：「說得好！我雖沒有觀陽的慧眼，但一見大劍師便感心折，而且我信任天眼，他是我們淨土裏唯一擁有透視將來力量的人。」

一直寂然無語的約諾夫忽地跳了起來，狂喝道：「可敬的祭司大公們，我真的不明白，預言書裏不是說得一清二楚嗎？請看看眼前的事實，你們見過比大劍師更快更利的劍嗎？你們見過比他坐騎飛雪更快更靈的馬嗎？大劍師不是從連雲山過來的嗎？告訴我！你們見過嗎？」

紅晴也跳起來叫道：「你們想像過以一個人的力量，能在敵人千軍萬馬裏取敵將首級若探囊取物？以一個人的力量，破了敵人主力集中的城堡？又以一個人驅使千萬頭野牛將黑叉鬼殺個落花流水？我便曾親眼見到，所有南方的人也親眼見到。」接著轉向龍歌大喝道：「龍歌！你做得到嗎？」

龍騰、龍歌等鐵青著臉，卻無言以對。

大祭師平靜的聲音響起道：「現在不是大吵大鬧的時間，而是會議的時間，我以淨土法杖持有者之名，宣布祭司會由這刻開始，各位請坐下。」

廟內一時靜至落針可聞。

我帶頭坐下，接著站起來的人一個一個坐下去，直至只剩下大祭司一人卓立星圖的核心處。

大祭司向我望來，莊嚴地道：「大劍師，基於宗廟法規所限，你雖然沒有投票的權，但卻有絕對的發言權，請你先說吧！」

我細察廟內眾人的表情，龍騰、明月和法言仍是臉帶不忿神色；但寧素和謝問則露出深思的表情，陰女師臉色陰沉，但長長的眼不時閃露陰險的神色，顯是正轉著甚麼陰謀狡計，此女巫非常厲害，不可不防。

我微微一笑道：「我需要一個答案。」

大祭司早對我天馬行空的說話作風習以為常，出奇溫和地道：「我們都在聽著。」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因為連紅石、妮雅、花雲等也不知我有甚麼「問題」。

我提高了少許聲音，問道：「誰可以告訴我，有那個人能比擊殺了席祝同，摧毀了左令權的木堡，並與紅石大公和約諾夫侯將解開了天廟南路之圍的妮雅貴女，拉撒大公爵的女兒更有資格繼承爵位？」

眾人想不到我的問題竟是如此，並且開門見山直指到關鍵性的一個重點上。

大祭司雙目閃過讚賞的神色，顯是把握到我這問題背後所包涵的智慧。

所有人也知道我剛才所述說的偉業，無一不是我這真正的功臣一手創造出來的，但巧妙的是，假設龍騰等若要強調此點，便等於是在為我宣揚，而最後的結論將是我蘭特便是聖劍騎士。一旦我成為了聖劍騎士，我要妮雅成為大公，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

假若他們硬要說我不是聖劍騎士，那我便自然只是妮雅手下一員猛將，所有功勞自應歸她承受。假若她變成大公，便有投票權，亦可聯同紅石、燕色、卓聯贏得大公們的一票，支持我的身份。

這問題便像把劍，兩邊都是那麼鋒利，那麼碰不得。

龍騰等一時啞口無言。

紅石緩緩道：「我可以保證，沒有一個人比妮雅更受捕火城和附近數百條村落人民的歡迎，只有她，才能使南方繼續穩定下去，只有她對天廟和淨土的愛，才可使南北永不分裂開來。」他的話隱帶威脅，但也指出了實情。

龍騰儘管有千百個捧他兒子的理由，但也改變不了「南方不服」的情勢。

這時明月迅速往陰女師望去，但陰女師卻望也不望他，看來他兩人果然有不尋常的關係。

明月乾咳一聲，語氣盡量溫和地道：「天廟之所以有這個提議，主要是因為寧素大公的例子，她是第一個不是因繼承而成大公的淨土人，但看她多麼出色。目前淨土正陷於水深火熱之際，我們實不應再墨守著成規。以戰功定爵位，不但可以鼓勵戰士努力，還可以提拔最好的人材，作為軍事領袖。」

紅石針鋒相對道：「這並不是天廟的意思，而是你、陰女師和龍騰的意思吧！」

明月、龍騰兩人一齊色變，只有陰女師仍是那冷漠的模樣。

花雲溫柔的聲音響起道：「淨土一直以來的和平和安定，都建基在繼承法上，好處在於罕有出現爭端，而每一位祭司，都是由上一位祭司揀選訓練指定。若忽然廢除了這方法，立即會出現權位的鬥爭，眼前的事便是明証。以後若出現為了攀上爵位而明爭暗鬥的情形，那就更是禍不是福。」

一直靜坐我身後的妮雅站了起來，以平靜得懾人的聲音道：「捕火城大公的位置，對我來說，並非任何非欲得之不可的東西，只是一種負擔和責任，一種犧牲！若有人能提出另一個捕火城人民更能接受的人選，我會真心感謝他，並立即宣布永不角逐捕火城大公之位。」她的語氣透出一種使人震撼的情感，使人絕不會懷疑她說話的真誠。

我的心扭痛起來，往花雲望去，恰好她也向我看過來，四目一觸下，花雲露出黯然之色，垂下頭去。

燕色大喝道：「好了！告訴我，誰能比妮雅有更輝煌的功業，比她更能被捕火城的人接受，若有的話，請提出來！」大祭師向明月道：「明月祭司，你是直接管轄七位大公的人，請問你可否提出這樣一個人選來。」

明月口唇顫動，欲言又止，最後終於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大祭師轉向龍騰。

龍騰臉色數變，啞口無言，他自然不是最適合提名自己兒子的人選，但明月不說，他又有甚麼辦法？

大祭師微微一笑，逐一詢問，答案都是沒有，最後輪到陰女師。

陰女師從容道：「在這事上，我沒有意見。」

眾皆愕然。

我卻是心中警惕，在這場政爭裏，她明顯處在下風，她究竟還有什麼惡毒法寶？

大祭司像鬆了一口氣的樣子，向妮雅道：「由今天起，妮雅貴女正式成為捕火城的大公，擁有拉撒大公以前所有的領地和權力。」

妮雅垂下了頭，一點喜容也沒有。

這爵位對她和我來說，只是一杯苦酒，可恨我們還要苦苦爭取。

天廟內一時間沉默起來。

龍歌絲毫不掩飾他的恨意，死盯著我這破壞了他美夢的人。

我對他微微一笑。

龍歌猛地立起，他身旁二男一女也跟著站起來。

龍騰一呆喝道：「龍歌！」

龍歌蹬足怒道：「這不公平。」憤然離席而去，其他三男一女也怒氣沖沖，瞪我一眼後追著龍歌往正門衝去。

龍騰大怒叫道：「回來！」

大祭司道：「龍騰大公，讓他們去吧！年少氣盛，待他冷靜下來後，便沒事了，我們是會原諒他的。」

龍騰嘆了一口氣，為兒子請罪後，洩氣地坐下。

氣氛沉重之極。

大祭司緩緩走回他的席位，坐下道：「現在是否應讓我們投票決定大劍師可是預言中的聖劍騎士？」

陰女師起立道：「且慢！」

紅石等都皺起眉頭，不知她又要耍甚麼花樣。

我們雖心知肚明她是奸細，但卻苦無確鑿證據，奈何她不得。

陰女師步至大祭司剛才站立的位置，向我道：「我也有一個問題，想大劍師給出答案。」

我懶洋洋道：「請說！」

陰女師道：「為何在飄香城內，你要誣捏我肩上有劍傷，是否想藉此挑起南北的矛盾，分裂淨土？」

我暗呼厲害，她不在「是否聖劍騎士」這問題上和我糾纏，而只攻擊我抓不到她痛腳這弱點，實在是非常厲害的一著。

即管紅石、花雲等也幫不上我的忙。

不過我早想過這問題，亦有應付的方法。

我站了起來，踱至她身前五步許停下，微笑看著她。

看著她修長婀娜、豐滿感人的體型，還有那高聳的胸脯，不由也要暗讚這妖婦果然有種妖異的魅力，難怪明月受到她的控制，說不定法言也是入幕之賓。

陰女師冷冷道：「能言善辯的大劍師是否也答不了我這問題？」

我搖頭笑道：「對不起！我依然堅持陰女師肩上有劍傷，但卻非你這位陰女師，而是另一位陰女師。」

眾人呆了起來，不明白我在說甚麼。

大祭司出奇地沒有插入。

明月冷笑道：「大劍師請你說話小心一點，天廟絕不會容許你再次侮辱可敬的陰女師祭司。」

陰女師眼中閃過一絲奇怪的神色，既似驚異，再似得色。

天眼道：「明月祭司，請你讓大劍師繼續說下去吧。」

陰女師道：「當然，大劍師當然要繼續說下去，否則我也不肯。」

我暗暗覺得自己似乎犯了某個錯誤，踏進了一個陷阱去；但至此知不能不硬著頭皮道：「請問祭司驅車的駝僕在那裏，可否召他前來？」

陰女師從容道：「就在門外的大道等候著我，但請先告訴我，你要他來幹甚麼？」

我道：「我想看他的肩頭，看看是否像你的那麼光滑？」

陰女師瞪著我，眼中射出厲芒。

紅石等恍然大悟，終於明白了我的話。陰女師的分身之術，就是因為陰女師不是一個而是兩個。另一個便是那駝僕，要裝個駝背並不是難事，假設她們是一對模樣相同的孿生妹妹，一切疑團便立即迎刃而解。

陰女師仰天笑了起來，道：「蘭特公子的想像力真是豐富之極，好！假設駝僕的肩頭並沒有傷痕，公子怎樣向天廟交待？」

我心中叫糟，假設駝僕的肩上真的沒有傷痕，對我的威信將是非常嚴重的打擊，即管成功當上甚麼聖劍騎士，也沒有絲毫光采，但現在已勢成騎虎了，忽然間，我想起了聖劍對她的反應。

我微微一笑道：「你想我怎樣交待？」

陰女師厲叫道：「好！傳駝僕進來。」

我伸手攔著，淡淡道：「不用叫了，我相信祭司的話。」

眾人目瞪口呆，想不到我退縮如此之快，敗得如此之慘。

反是陰女師毫無勝利者的神色，緊瞪著我。

我暴喝道：「因為傷的是你，讓我們再欣賞你的肩頭，好嗎？」

明月大喝道：「斗膽！」

陰女師臉色數變。

我冷笑道：「我認不出你，但我背上的劍卻認得你，所以你一出現，她便感應到了。」

明月怒喝道：「滿嘴胡言，假設陰女師肩上沒有劍傷，你怎樣贖罪。」

我大笑道：「那我便不是那什麼聖劍騎士。」

明月叫道：「陰女師祭司，讓他看，使天廟所有人也看到你的清白。」

我微笑道：「明月祭司，你是昨晚看過她的肩頭，還是前晚看過她的肩頭？」

明月震怒道：「這算甚麼說話？」

陰女師舉起左手，示意所有人靜下來，狠狠看著我，道：「好！蘭特，我讓你看！」

我全神貫注看著她，提防她突然發難。

我知道她已詞窮勢敗，更給明月一句話迫到無可轉寰的死角！

她長而細的鳳目突然爆起奇異的光芒。

我感到一陣輕微的暈眩，就在這一刻，她猛地拉下兩肩的袍服，直至腰際，將一對堅挺的乳房完全暴露在眾人的目光下。

眾人的目光不由自主集中往她一對乳房上，才再往她肩頭望去。

左肩處明顯有一道三寸許長的劍痕。

眾人連驚叫也來不及，異變已起。

「噗！噗！」

兩團紫紅色的濃霧由她垂下的手爆開，迅速將她吞噬，往四方八面蔓延開去。

事情發生得太快了，但若非陰女師向我施展異術，我定能在煙霧剛起便展開攻勢，但那一下暈眩，卻使我慢了一線，當然，若換了另一人，就不是一下暈眩那麼輕微。

煞那間眼前盡是紫紅的霧。

一點寒氣向我小腹的位置標射而來。

這時魔女刃已出了鞘，我一劍下劈，「叮」一聲清響，擊落了把短匕首一類的東西。

驚叫四起，眾人這時才來得及反應。

「噗，噗！」

兩團紅霧再爆起。

我聞聲撲往廟門，到了紅霧較稀薄處，只見陰女師像會噴霧的女巫般，所到處紅霧散飄。

紅石、妮雅、采柔、侯玉等想攔截，但當煙霧向他們湧過去時，都只有嗆咳著往外退，只有我不受那煙霧影響。

天廟內亂成一片。

「汪汪！」

模糊間一道黑影往正要奔出廟外的陰女師射去。

心中大叫不好時，寒光一閃，陰女師的彎刀已往大黑劈去。

急怒下我狂喝一聲，魔女刃全力擲出。

像一道閃電般直刺陰女師的背心處。

陰女師也是一流高手，無暇再理大黑，回刀後擋。

「噹！」

彎刀斷折，魔女刃沒有半點停滯下，將陰女師帶得往前飛跌，「啦！」的一聲，撲在離殿門七、八步處，再也爬不起來。

大黑撲了個空。

我第一個來到陰女師伏地處。

陰女師想挺起身來，但已力不從心，插在背上的魔女刃在顫震著。

不片刻，我身旁擠滿了人。

一陣清風由門外吹進來，吹散了已因擴散而轉趨稀薄的煙霧。

眾人駭然看著伏在血泊內上身赤裸的陰女師。

陰女師喘著氣道：「蘭特你好，我鬥你不過……，不過有人會替我報仇……我姊妹和巫帝……會殺……」一顫後，終於死去。

我將魔女刃由她背上抽回來，鮮血噴濺，但刃體卻一滴血也沒有。

我往眾人望去，龍騰、明月和法言這三個全力支持陰女師的人，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

紅石道：「這害人的女妖終於死了。」

我冷冷道：「不！還有一個未死。」大步往廟外走去。

「鏘，鏘，鏘！」

兵刃未出鞘的人紛紛掣出兵器，隨我往廟門外走去，敵慨同仇下，大家的心已聯結起來。

廟外繁星滿天，夜風吹來，使人精神大振。

才剛走了十多級長石階。

一道黑道由旁邊竄了出來，攔在前面，厲喝道：「大劍師！我向你挑戰。」

竟是狀若瘋虎的龍歌。

龍騰搶前喝道：「你瘋了，快讓開！」

龍歌狂叫道：「父親！不要阻止我，他侮辱了我，我要以珍烏刀將我的名譽取回來。」

我的眼光越過他的肩頭，落在停在石階底大道上的陰女師的馬車上，那駝僕已不知去向。

她走了！

我一點也不奇怪，若說她兩人沒有傳心術一類的東西。我才不信，給龍歌這麼一攔，她更能從容逃去。

我伸手攔著擁上來的人，淡淡道：「好！便讓我看看他的珍烏刀是如何鋒利？」

龍騰驚叫道：「大劍師！」

我知道他們以為我因龍歌阻截了我追殺另一個陰女師的機會，故盛怒下要殺了龍歌洩憤，其實我只是想利用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試試珍烏刀的厲害。

以陰女師的狡猾多智，定有方法迅速逃離這逐天高原。

我往龍歌一步一步走過去。

龍歌提著珍烏刀，緩緩退下石階，他並不是膽怯，只是想我遠離後面的人，讓他有更大發揮的空間。

我來到離石階的人最少有二十多級的時候，腳步聲起，一人向我身後走來。

我側頭一看，原來是花雲。

花雲到了我身旁，低聲求道：「大劍師！求你不要殺他！」

我盯著她雍容華貴的美麗臉容，心中百感交集，這身份尊貴的美女是否永遠將愛情放在次要的地位，還是天生一副偉大的能犧牲個人幸福的襟懷？她關懷每一個人，但有否關懷自己？

花雲美目射出更濃烈的哀求神色。

我微笑道：「告訴我，你愛我！」

花雲嬌軀一顫，垂下了頭。

將她迫入了死角，我感到一陣快意，由知道她勸妮雅不要離開淨土後，我一方面體會到她的苦衷，但也生出了一股莫名的怨恨之意。

花雲驀地抬起頭來，眼中射出堅定的神色，低聲道：「是的！蘭特，我愛你。」轉身奔了回去。

我一聲長笑，往下撲去，魔女刃帶起一股勁漩，往龍歌捲去。

龍歌暴喝一聲，珍烏刀幻起千百道刀芒，迎了上來。

「叮叮噹噹」不絕於耳。

魔女刃和珍烏刀瞬眼間交擊了百多下。

我倏地後退。

珍烏刀完好無缺。

一道寒意，湧上心頭，假設握著珍烏刀的是大元首，會有甚麼後果？

龍歌臉色蒼白。

他的刀雖是我到淨土後見到最好的彎刀，但仍和我的劍術有段頗遠的距離，若非我要蓄意試試他的珍烏刀，他早已落敗或身死。

饒是如此，他也一直處在只能死守的下風，他曾數次想搶回上風，但都給我迫得有心無力。

他的手在顫震著，這以勇力著稱的人，首次嘗到比他更強壯的臂腰之力。

我淡淡道：「遊戲還沒完呢！」

刀刃一閃，當頭劈下。

龍歌大驚舉刀擋格。

魔女刃再閃，由劈變削。

龍歌變招相迎。

魔女刃彈高了少許，貼著刀身削去，揮向他咽喉。

龍歌想不到我的劍靈活到這地步，駭然急退，抽刀橫擋，不過已遲了，我緊追而去，刃鋒上挑，正中他近把手處。

「噹！」

清響傳遍長石階上的整個空間。

龍歌驚叫聲中，珍烏刀凌空拋起，高達二十來尺，才往長階下跌去。

我的魔女刃來到龍歌的咽喉處。

「不要殺我哥哥！」

剛才那坐在龍歌身後，隨他忿然離廟的美女從長石階的石柱後奔了出來。

「叮叮噹噹！」像無數的金屬掉在地上。

眾人齊齊愕然。

那是珍烏刀掉在地上的聲音。

我閉上眼睛，感謝著魔女遺給我的寶刃。

珍烏刀終於不敵魔女刃，落到石階上變成了碎片。

但我能擋大元首數百招以上的重擊嗎？我不知道？但終於有了一線希望，尤其大元首對這並不知情。

那美女奔至，到了我兩人身旁七、八步遠，停下後不敢貿然闖過來。

我向她微微一笑道：「你叫甚麼名字？」

美女臉色蒼白，嘴唇顫震道：「我叫龍怡。」

「鏘！」

我收回點在龍歌咽喉上的魔女刃，讓這好傢伙回到鞘內。

龍歌面如死灰，主要還是因苦戰脫力，雙腿一軟，坐倒石階上。

眾人蜂湧而下。

龍騰第一個來到我身旁，單膝下跪，道，「聖劍騎士，請原諒我們。」

我忙將他扶起道：「過去的便讓他過去算了，你還要和我並肩殺敵的，是嗎？」

大祭司來到我面前，將權杖交給觀陽，伸出雙手，和我的緊緊相握道：「聖劍騎士，請原諒我們的糊塗和愚蠢，險些釀成了彌天大禍，成為淨土的大罪人。」

我道：「大祭司，已沒有人比你處理得更好了，我父親蘭陵常說，人最易為眼前的假象蒙蔽，又說悔恨只是一條會噬心的毒蛇。所有事便讓他像個噩夢般過去算了，現在是新的一天。」

燕色大喝道：「好！聖劍騎士，由今天起，若再有人不服從你，我便一刀幹掉他！」

我的眼光掠過羞慚的明月和法言，「過去的便讓他過去算了。」這話說說是可以，像這兩人，尤其是明月早已威信盡失，怎可還當祭司，管治七位大公，遲些只有使個手法，迫他自動引咎退辭，現實就是那麼殘酷。

紅石道：「剛才我們已發出了訊號，令守衛不准任何人離開天城，不過這恐怕沒有甚麼作用，因為祭司和大公都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人，而他們並不知那另一妖婦已不是祭司。」

龍騰向龍歌怒道：「你這畜牲不知自己闖了甚麼大禍！」

我道：「不要怪責龍歌，他不但是位超卓的戰士，也是有真性情的男子漢。即管沒有他耽阻了時間，我們也不會追及那妖婦，因為來自巫國的巫師，都懂傳心之術。」

其實說我不怪龍歌，是絕對的假話，因為只要我召來飛雪，真說不定能追上她，我猜她必是由較短的北路逃走。

可是在團結內部的大前題下，我不得不撫慰這對全以私心為重的可惡父子，我既當上了淨土人至高無上的領袖，便要這麼做。

心中暗嘆一聲。

龍歌這時逐漸明白自己幹了甚麼傻事，又聽我不但不責怪他，還在抬捧他，為他脫罪，感動得流出熱淚，叫道：「大劍師！不！聖劍騎士。」

我淡淡道：「你們以後還是叫我大劍師吧！聖劍騎士的名字實在太長太難叫了。」

## 第九章 天原回春

一覺醒來。

日已當午，窗外陽光漫天。

房內靜悄悄的，大床上只剩下我一個人，采柔、妮雅、紅月一個也不見，連大黑也罕有地不在我的床邊。

自離開飄香城後，這個「早上」最是輕鬆寫意，煩惱盡去。

房外三女的笑聲話聲隱約傳入來。

「咿唉！」

門打開了一線，跟著一把聲音道：「哼！還未醒來呢！」認得是紅月的聲音。

我悶哼道：「小妮子進來！」

紅月歡叫道：「噢！原來在詐睡。」掩門後，撲上床來，不理一切鑽入了我懷裏，嬌聲道：「我們都興奮得無法入睡，你不愧聖劍騎士，連睡覺也比別人高明。」

我奇道：「連你也可以睡不著嗎？」

紅月怨道：「要睡時天早亮了，過了睡覺的時間，人家怎睡得著？」

我失笑道：「原來我們的紅月貴女，在睡覺上竟有時間上的限制。」

紅月忽低聲道：「我恨你！」

我一呆道：「恨我？」

紅月粉拳擂上我的胸膛，連聲道：「恨你恨你恨你！」

我嚷道：「小心點，采柔還未為我穿上甲冑。」

紅月嘟著小嘴氣道：「穿上盔甲鬼才打你。」

我撫著她柔軟和比外面陽光更奪目的金髮，道：「告訴我，你恨我甚麼？」

紅月粉臉紅了起來，道：「恨你使人被迫說謊話。」

我好奇心大起，道：「誰迫你說謊了？」

紅月將臉埋在我胸膛處，恨聲道：「不是你是誰，每當那些好事的淨土女人問起我和你怎樣時，我都被迫要說謊。」

我愕然道：「甚麼？」

紅月嗔道：「難道我告訴她們你只曾吻吻我抱抱我嗎？我紅月還有甚麼臉子？」

我啞然失笑，居然是這麼一回事。

「咿唉！」

門再打了開來。

采柔探頭進來道：「大劍師，大祭師來了，在主廳等著你。」

紅月掩嘴笑道：「兩個都『大』，究竟是誰『大』一點？」

主廳內不但大祭司來了，其他祭司也來了，只不見明月和法言。

施禮後，大家坐了下來。

大祭司道：「昨夜那另一陰女師由北路走了，守城的人不敢阻攔，坐看這妖婦飄飄然離去。」

這是意料中事，不過終有一天她要飲恨我劍下，為鳳香索回血債。

大祭司長嘆一聲道：「明月今早喝了毒酒，被發現時早死得透了。」

我寂然無語，這或者是他交待錯誤的唯一方法，只有死亡才可保存他的尊嚴。

大祭司續道：「法言自覺無顏掌管淨土的宗法，要辭去祭司的職位，希望大劍師批准、還有是新任祭司的人選……」

我揮手道：「淨土的內部事務，全由你們作主，我只管軍事方面，當黑叉人被趕回大海裏時，便是我功成身退的時候，希望你們能明白。」

眾祭司均露出感激的神情，只有花雲垂著頭，不敢看我。

唉！昨夜我迫她說愛我，確是過分了點。

靈智站起來道：「大劍師請走出館外露上一臉，他們由今早便等到現在了！」

我愕然道：「甚麼？」

眾祭司微笑起立，擁著我往門外走去，剛走出大門，如雷的歡叫吶喊轟然響起。

我一看下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見觀瀑館門外的大平台下，大街小巷，所有地勢略低的房舍、屋內、屋頂全站了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戰士平民全混在一起，擠得插針不下，水洩不通，怕有十幾萬人。

他們霎時興奮地狂喊起來，帽子雜物鮮花全給揮上天空，此起彼落。

「聖劍騎士！聖劍騎士！」

我愕然不知所措，剛才我還想帶三女和大黑到這美麗山城的大街小巷溜躂一下，看來這願望是難以實現的了，因為沒有人會不認得我。這就是成名的代價吧！

觀陽在我耳旁大喊道：「今早我們發布了消息後，除了守城的人不可離開崗位外，整個天城的人都來了。」

我偷看大祭司等一眼，發覺他們臉上都掛著歡喜的熱淚，花雲更是梨花帶雨，泣不成聲，她苦待的美好日子，已逐漸臨近了。

我走前兩步，來到圍欄旁，舉起雙手，示意他們靜下來。

聲音像潮退般迅速轉弱，以至乎完全寂然。

我心頭一陣激動，大叫道：「相信我！黑叉鬼被趕回大海裏的日子，已經近在眼前了。」

歡喊聲再次震天而起。

天原的高空上有幾隻作鳥獸形奇怪東西隨著風自由地飛翔著，它們給一條長長的幼繩繫著，另一端緊握在草原上一群小孩的手內。

我們邊在草原走著，一邊極目而望，大感有趣，飛雪則跟在身後。

采柔嚷道：「真是好玩，這叫甚麼玩意兒？」

妮雅笑道：「這是天原小孩中最流行的遊戲，叫『皮鳥飛』，那些皮製的鳥兒，一遇風便飛上天上，要不要弄隻來給你。」

采柔驚叫道：「不！不！我怕弄壞了它們，這麼美麗可愛？」

我道：「大黑究竟那裏去了！」

三女開聲大笑，紅月道：「我們一直不提大黑，看你能忍多久，大黑跟觀陽去了。」

我奇道：「大黑怎肯跟他去？」

采柔嫵媚一笑道：「怎麼不肯，觀陽帶了隻母狗來找牠，你若看到牠那饞嘴的樣子，才好笑呢！」

我道：「究竟是觀陽打大黑的主意，還是那母狗打大黑的主意？」

三女笑得幾乎喘不過氣來，紅月道：「天原的狗非常有名，最懂得看管羊群，不過不像大黑般會打仗，所以觀陽才想為大黑留下個種看看。」

我見她說得可愛，打趣道：「我也懂打仗，誰想留下個種來看看？」

紅月叫道：「我才不要生孩子。」

妮雅垂下了頭，避開了我的眼光。

采柔美目掠過一陣失落，借著觀看天上的「皮鳥飛」，沒有答我的問題。

我暗責自己，改變話題道：「紅石他們那裏去了？」

妮雅道：「紅石、侯玉和紅晴回立石堡去了，好安排我們的人。一部分到天廟來，一部分往龍吐水去協助建立新堡，另一部分回守飄香和捕火。約諾夫則跟了燕色往北路的擒天堡去，察看前線的最新形勢。」

我道：「你身為捕火大公，為何不跟去看看？」

妮雅咬著嘴唇道：「你去我才去，你在淨土一刻，我便跟你一刻。」

我愛憐地望了她一眼，無限感慨。

遠處的小孩忽地叫了起來，拚命收線，將那些色彩鮮艷的「皮鳥飛」收回來。

我往天際一看，一股雨雲，正往天原飄過來，那邊的天際黑若夜晚。

三女驚呼道：「下大雨了！」

我環目四顧，這裏離天城最少有五、六哩的距離，離北路則更遠，往任何一方走也難逃豪雨淋身的遭遇。

采柔叫道：「看！那邊林內有間小屋。」

妮雅喜道：「那是牧羊人的避雨屋。」

我歡叫一聲，帶頭往那小屋奔去，三女笑著叫著，興高采烈地追在我身後。飛雪跑在最後，可能正奇怪我們為何不像來時般四個人全擠到牠寬長的背上。

小屋在百步之外。

狂風卷來，吹得我們怪叫連聲。

我瘋狂般叫著跳著，就像失去了的童年日子又在心裏身上重活了過來。

「嘩啦啦！」

大雨洒下。

尖叫聲中，我們撞門而入，衣衫盡濕。

三女秀髮盡是水珠，鬚髮緊貼在她們臉上，但神色均興奮之極。

小屋內出奇地乾淨寬敞，一邊堆滿了乾草，另一邊堆滿了柴枝，生火的火種火鉗全部齊備。

采柔叫道：「飛雪還在外面！」

我推開少許門，頂著隨風打入來的寒氣雨粉，往外望去，林外的天原白茫茫一片，想看遠點也辦不到，在風雨裏，飛雪躍起前蹄，不住張口，迎著降下來的雨水，看來非常享受。

後面柴枝搬動的聲音傳來，我回頭一看，三女正忙碌地堆柴生火，熊熊火光照亮和溫暖了整個空間。

我關上了門，將兩個小窗用柴枝撐開了少許，夾帶著濕氣的寒風吹進來，使人份外感到這像已與世隔絕的小屋內的溫暖和安全。

我悠閒地貼牆坐了下來，看著火堆冒起的煙屑火星，升上屋頂，再由煙鹵逸走，心中充滿了歡愉。

外面的飛雪嘶叫起來。

我們同時一呆。

接著木門傳來括括的奇怪聲響！

我們瞪目以對。

「汪汪汪！」

采柔歡呼道：「大黑！」撲前將門打了開來。

濕透了的大黑帶著水花飛撲而入，直衝入連抗議也來不及的采柔懷裏。

我閉上眼睛，等待著預估的事情發生。

果然驚叫四起，屋內水珠四濺，無人能夠倖免，大黑抖掉雨水的可惡行為，我早已領教過，但仍沒有對付的方法。

水點落在柴火裏，發出吱吱聲響！

三女忽地齊齊笑罵起來。

我睜眼一看，原來大黑蹲坐地上，撐開了腿，低頭用牠的大舌頭去舔自己那寶貝傢伙，顯是嘗了甜頭後以牠的方式作善後工作。

紅月叫道：「大黑，不准過來舔我，連嗅嗅也不准。」

豈知大黑以為紅月在喚牠，千辛萬苦地爬了起來，往紅月湊去。驚叫聲中，紅月躲到妮雅身後，妮雅則躲到采柔身後。

采柔笑得全身發軟，用手格著大黑的頸，死命不使大黑的巨舌舔往她的臉上。

我看著三女身上完全沒有遮蔽作用的濕衣，看著她們美妙的胴體，真是想就此死去，好將這動人的時刻永遠保存下來。

我想起了花雲今早梨花帶雨的樣子，她現在正幹甚麼呢？是否也在天城的另一角落，看著外面這場豪雨？心神飛越下，我像回到了魔女國的地殿裏，看著魔女百合美絕人世的貴體，她是生還是死了？

「大劍師！」

我抬頭望去，紅月俏立眼前。

火堆旁的采柔和妮雅仍在嬌笑中喘著氣，一人按緊大黑，一人拍著牠的濕頭，逗著牠在玩兒。

紅月見我眼光移到了別處，嗔道：「大劍師！」

我眼光回到她在濕衣內若隱若現，煥發著青春氣息的美麗胴體上，不自覺地咽了一口唾沫，心中叫道：「這妮子真的長大了。」

紅月俏臉飛起兩朵紅暈，不勝嬌羞地道：「大劍師，我給些東西你看。」隨著打開兩肩的衣服，緩緩脫掉全身濕衣，然後半點也沒有保留地，立在我眼前。

采柔和妮雅像是一點也不知這邊發生了甚麼事的樣子，繼續著她們和大黑的遊戲。

我的目光完全沒法離開紅月的身體，那種嬌嫩柔滑，那種代表了驕傲和青春的肉光嫩色，使我的心熱了起來，燒了起來。

紅月以從未有過的嬌羞神態，咬著唇，垂著頭，傲然挺立。

我的眼光在她修長玉腿逡巡著，以心眼畫著美妙的線條。

我想起了西琪，一陣噬心的痛苦狂湧而起，我「霍」地起立，一手抱起赤裸的紅月，對著她的小嘴，往厚軟溫暖的禾草堆走過去。

紅月，我屈服了！投降了！

在這刻，你是世上最美妙最可愛的小東西。

柴火燒得劈啪作響。

黃昏時，我們回到了天城，天城的戰士和居民只是微笑地向我們打招呼，使我感到自在多了。

今早我向大祭師要求，這裏的人都不准一見我便圍過來，更不可向我下跪膜拜，那些都是我最不想遇到的情形，看來這要求現在生效了。

四人兩獸，剛踏入觀瀑館，有人來報花雲祭司在等待著。

我心中大奇，花雲為了甚麼事來找我，逕自往主廳走去，三女則回房去了。

主廳內還有位我意想不到的客人，龍騰大公的女兒，龍歌的妹子──龍怡貴女，一見到我垂下了目光。

我心中暗自警惕，千萬不要再種情根了。

我在花雲對面坐下，詢問的眼光望向花雲。

花雲向龍怡道：「大劍師來了，你親口和他說吧！」

龍怡緊閉櫻唇，搖首，頭垂得更低了。

花雲嘆道：「這傻孩子！」向我解釋道：「剛才她來見我，說她父親和哥哥都很頹喪，很後悔，竟然誤信了陰女師的說話，做出了那樣不光采的傻事，對不起大劍師……」

熱淚由龍怡俏臉珍珠串般滴往地下。

我心中惻然，龍怡的悲哀不只是因龍騰、龍歌而來，打擊得更重的是她的信心和自尊，一向以來，她都唯父親兄長馬首是瞻，以他們的信念為自己的信念，以他們為榮，但這種虛假的「安全感」在昨夜徹底地破碎了。

我愕然道：「我不是說過『過去的便讓他過去嗎』，為甚麼他們還不能釋懷？」

龍怡悲泣道：「你罵他們一頓，他們反而好過點，偏偏你對他們那麼好，使他們感到更對你不起。」

花雲低聲道：「明月的自殺和法言的引退，使他們更不好過。」

我本來對他們父子沒有多大好感，可是現在見他們自責如此之深，印象大改，何況還有龍怡的熱淚在眼前淌著。

我看著被龍怡淚水染濕了的地毯，腦中靈光一現道：「今晚就讓我在這廳內，舉行一個舞會，除了昨晚的人外，其他人客由你訂出來。」

花雲俏臉亮了起來，風情萬種地瞅了我一眼，道：「我常在想，這世界裏究竟有沒有蘭特公子辦不來的事？」

龍怡抬起哭得紅腫了的雙瞳，感激地望我一眼。

我心中叫糟。

最怕是女人這種含著情意的眼神。

觀瀑館外車水馬龍，館內香衣麗影。

所有人都脫掉了甲冑軍服，換上淨土柔軟鮮艷的彩衣，女仕們當然更刻意打扮起來，使我想起飄香城的宴會。

采柔、妮雅、紅月當起了女主人，殷勤地款待著賓客，一隊樂隊奏著淨土的舞樂。

幸好觀瀑館的主廳極為寬敞，容納百來二百人，絕不成問題。

妮雅派了十多個年輕貌美的女親兵，頭插鮮花，換上金黃色的長袍，露出半邊酥胸，托著美酒美食，滿臉笑容穿花蝴蝶般在客人裏勸酒戲食。

天城裏有頭有臉的居民，將領貴胄們都來了。

「當！」

我和戰戰兢兢的龍騰碰響了酒杯，道：「不要說你，連紅石，甚至妮雅不也曾給那妖婦騙倒了，在飄香城差點和我反面破裂，比昨晚還厲害呢。」

其實誰不心知肚明龍騰是私心大過誤信讒言，但人總要找下台之階，龍騰亦只好乘勢騙騙自己，繃緊的臉容一鬆，眉開眼笑地向羞慚滿臉，陪在一旁的龍歌道：「哈！你看，連紅石那老小子也中了奸計，幸好大劍師大人大量，不怪我們呢。」

龍歌的臉皮當然及不上乃父的厚度，勉強一笑，神色仍是很不自然。

妮雅走了過來，抗議道：「剛才我聽到有人提我的名字，是誰說我的壞話？」

我奇道：「誰提起你的名字呢，怎麼我聽不到？」

妮雅瞪了我一眼，向龍歌道：「不邀請我跳一支舞嗎？」

龍歌愕了一愕，如夢初醒地躬身道：「請妮雅大公賞臉。」

妮雅微微一笑，拉起龍歌的手，往廳心走去，加入了一對對正翩翩起舞的男女裏。

在我旁的大祭司道：「大劍師，你為何不跳舞？」他心情非常之好，笑容替代了一向的肅穆莊嚴，他真是個值得人敬重有量度的長者。

我搖頭道：「這種舞和帝國的分別很大，我不懂得跳。」

靈智微笑道：「你看小采柔的舞姿多美妙，她跳了兩隻後便比任何人也跳得更好了。」

我苦笑道：「就算我想跳也沒有人來邀請我。」

剛和寧素舞罷回來的燕色大公笑道：「全場的女孩子也想有與大劍師共舞的光榮，可是你被眾大祭司團團圍著，還有龍騰這凶神惡煞的人在旁虎視眈眈，誰敢過來。」

眾人開懷笑罵，僅餘的陰霾也雲散煙消。

我偷看花雲一眼，猶豫著是否要和她跳一隻舞，她也剛好偷望過來，兩人眼光一觸，都嚇得急忙避開。我們的關係確實微妙異常，不知應如何分類。

紅月的嬌笑聲傳來，只見她離開了男伴的手，轉了兩個圈，秀髮飄飛，長裙揚起，舉起的手衣袖落了下來，在頭頂作了幾個美妙的姿勢，又勁又熱，連我也看得心癢起來，記起了她在禾草堆上的熱情和嬌羞。

這時我聽到寧素低聲詢問道：「紅石大公還未回來嗎？」

卓聯答道：「恐怕今晚他也不會回來了。」

寧素失望地嘆了一聲。

我也暗嘆一聲，但這種男女間的事，外人不但很難插手，若插手則更不妥當。

我想著應否邀花雲共舞時，一把女聲在我背後輕輕道：「大劍師！龍怡有否和你共舞的光榮？」

燕色這豪漢拍掌大笑道：「看！全場最有勇氣的美女終於出現了。」

我看到花雲臉上閃過失望的神色。

龍怡嬌羞嗔道：「燕色大公！」纖手早穿進了我臂彎裏。

我領著她往廳心走去，道：「你要教我才行！」

龍怡美麗的臉龐興奮得紅撲撲地，嬌羞點頭，但不敢回望我。

我一離開剛才那堆在淨土最有威權的人後，果然不出燕色所料，全場的女士眼光都集中到我身上，虎視眈眈。

龍怡從我臂彎脫出來，指導著我怎樣摟著她柔軟纖細的腰肢，如何拿著她的玉手，如何踏前退後，不一會我們已隨樂起舞。

紅月剛和男伴舞到我身旁，嚷道：「大劍師你還騙人不懂得跳，下一支輪到我了。」

「喲！」

我因望向紅月，竟忘記了舞步，一腳便踏在龍怡穿著舞鞋的腳尖上。

我陪罪後向紅月叫道：「看到嗎，你不怕就來吧！」

龍怡笑得彎下腰來，雙手按到我肩上，順勢將小嘴湊到我身旁，輕輕道：「大劍師，謝謝你！」

紅月走了過來，向龍怡甜甜一笑道：「好龍怡，輪到我了吧！」

龍怡拿她沒法，深情地瞟了我一眼，依依不捨地退了開去。

紅月摟著我，親熱地起舞，嬌軀不住貼上來，比一團烈火更使人吃不消。

我道：「以後也不用騙人了吧！」

紅月皺起鼻子道：「當然還要騙人，我不能告訴人家只和你有過一次，所以你若要我不說謊，便應知道該怎麼做。」忽地豎起腳尖，越過我的肩頭往入口處看去，興奮地大叫：「噢！父親和哥哥來了，還有小矮胖。」

我放開紅月，回頭看去。

紅石、紅晴一身戎裝，正和小矮胖及侯玉步進廳內。

紅月跑了過去，拉著小矮胖，硬迫他跳舞。小矮胖苦著臉向我叫道：「大劍師，明早我有好東西給你看。」

我忍著笑點頭，跟著紅晴、侯玉也被美女拉走了，只剩下我伴著紅石走回各大公和祭司的「小圈子」裏。

龍騰主動向紅石示好，打招呼道：「紅石大公，路途辛苦了？」

紅石冷冷看著他，我暗叫不妙，伸手暗按在紅石背上，輕輕拍著。

紅石何等敏銳，微一錯愕，搖頭苦笑道：「你這老鬼，真拿你沒法！」

眾人大笑起來，至此龍騰才真正放下心來。

寧素來到紅石身旁，低喚道：「紅石大公你好！」

紅石斜兜了她一眼，劍眉一聳，英偉的臉龐掠過一絲複雜的表情，淡淡道：「寧素大公，今天為何有空閒了？」他顯然對寧素昨夜晚宴前不肯見他仍耿耿於懷。

寧素順手從女侍盤中取來一杯淨土著名的「醉果酒」，雙手奉上，道：「紅石大公息怒吧！這是你最愛喝的酒。」

紅石想不到寧素竟肯向他當面陪罪，大有臉子，伸手接過酒杯，一口氣喝了大半，遞回給寧素。

寧素呆了一呆，俏臉通紅，拿著酒杯愕了半晌，才一飲而盡。

燕色一手搭在紅石肩頭上，一臉俏皮的神情，大笑道：「老小子！真有你的。」

我有點莫明其妙，為何寧素喝杯酒也這麼羞人答答？燕色又如此說話？其中必有些我不明白的含意。

心中一動，來到花雲身前，道：「花雲祭司，我有否與你共舞的榮幸？」

花雲僅能覺察地點了點頭，將手遞給我。

我搭著她來到一對對起舞的人群中，一手摟著她的蠻腰，一手搭在她香肩上，徐徐起舞。

花雲低垂著目光。

我道：「為何不敢看我？」

花雲搖搖頭，輕輕道：「我怕看你的眼睛？」

我佯怒道：「你怕我嗎？」

花雲仰起俏臉，深深看了我一眼，又垂下頭道，「你知道不是那樣的。」再嘆了一口氣道：「自從被選了作祭司學徒後，我決定了再不會向任何男人說昨晚那句話，但我終於違背了自己，還說得那麼心甘情願，沒有絲毫後悔。」

我的心軟化起來，因她勸妮雅留在淨土而生出的些微恨意，也消失得無影無蹤。

花雲再望向我，柔聲道：「大劍師！你滿意了嗎？」

我苦笑搖頭。

花雲道：「你們男人都是這樣，像紅石剛才便迫寧素喝合杯酒，要她在眾人前公然表態。」

至此我才恍然大悟，難怪寧素如此忸怩。

我道：「為甚麼現在又敢看我了？」

花雲氣道：「你的說話就像你的劍，令人又怕又恨，又完全沒法子捉摸，但又忍不住歡喜，愛被你步步進迫。」

這是多麼深情的話，花雲的愛是含蓄的，我雖不住提醒自己千萬別再墜進情網裏去，但還是情不自禁地想著她，想和她說話，想看她欲拒還迎的羞態。她那凜然不可侵犯的高貴氣質，更加強了我在這方面對她「侵犯」的意慾。我並不需要和她有任何肉慾的關係，只是要她心中有我。

花雲像看穿了我的心事般，瞪著我道：「滿意了嗎？蘭特公子！」

四周的人忽地拍起掌來。

我們愕然望去。

只見四周的人都停了下來，逐漸圍成一個大圈，在大圈中心采柔跳著奇怪的舞步，擺出一個接一個美妙至難以形容的逗人姿態。

花雲放開了摟著我的手，但卻仍由我摟著她的腰肢。

采柔在跳閃靈舞！

她的秀髮隨著充滿勁道和節奏感的舞姿有力地拂動，每一個動作，都和她的表情和眼神配合著，一忽兒若懷春少女，一忽兒若深閨怨婦，誘人之極。

我記起了父親的話：當閃靈的女子跳舞時，連盲子也會睜開眼來。

久違了的大黑從人堆處鑽了出來，撲到采柔身邊，叫著跳著，還以為采柔在逗牠玩耍呢。

眾人的拍掌聲和嘯叫聲更響更急了。

樂隊興奮忘形地吹奏著。

采柔的腳步忽快忽緩地踏在地上，發出令人熱血沸騰的節奏。

采柔忽地往我飄過來，直至我的身前，作了幾個曼妙至無可比擬的美態，既驕傲又野性，使我差點忍不住摟她入懷，審問她為何有這麼美妙的閃靈舞，也不早些跳給我看。

花雲輕輕推我走出去。

我在她的纖腰用力一捏後，才鬆開了手。

采柔雙手纏了上來，摟著我舞了開去。

眾人轟然叫好。

采柔在我耳邊道：「大劍師！我很快樂！」

一團毛茸茸的東西鑽入了我們中間，原來是大黑。

## 第十章 兩箭功告

次日清晨，我離開房間時，三女仍酣睡未醒，這也難怪她們，前天晚上已一夜沒睡，昨晚的舞宴又至半夜才興盡而返，她們不睡到太陽過了中天方醒來才奇怪呢。

疲倦絕不下於她們的大黑卻一反懶洋洋的常態，精神抖擻地追在飛雪尾後，半點頹態也沒有，不過當我策著飛雪來到天城出口的大斜坡時，才明白了個中原因。

這傢伙一閃便不見了，不用說也是溜去和那會牧羊的母狗再續前緣，在此先預祝牠成功。

街上靜悄悄地，這裏的人昨夜亦是狂歡達旦，誰還能爬起床來。

沒有戰爭會是多好，生活便會像昨天般轉眼溜過。

門衛見到我來，慌忙打開了城門，讓我暢通無阻地飛馳而出。

廣闊的天原現在眼前，天河橫流著。

近南路處營帳林立，那是昨天黃昏才開始陸續抵達的南軍。

我一聲長嘯，策著飛雪，奔過天河的石橋，往營地奔去。

還未到營地，已看到小矮胖在營地的西北角向我興奮地招手，我朝他奔了過去。

小矮胖叫道：「我還擔心你起不了身！」

我跳下馬來，笑道：「這也是我對你的擔心。」

他瞪著滿布紅筋的眼道：「不用擔心。我根本沒有睡，人來，預備。」

他那立在四周的十多個手下忙碌起來。

在空地另一邊約五百步外，以石頭砌了一堵臨時的牆壁，足有十來尺高，看上去頗為堅固。

小矮胖得意非常，指著那堵牆道：「這就是城牆。」

接著指著一個木製像大噴筒般的奇怪東西道，「這是『龍火炮』！」

「龍火炮」旁站了蓄勢以待的十多人，全神留意著小矮胖的動靜。

我望向那「龍火炮」旁另一尊像極帝國攻城用的「彈石機」的東西道：「那又是甚麼東西？」

小矮胖神氣地道：「那是淨土戰爭史上最偉大的發明──『龍怒吼』，這名字我想了很久，好方便讓靈智那老傢伙將它寫進史冊去。」接著低聲道：「我小矮胖便全仗它名垂千古了。」

我不知他在攪甚麼玄虛，道：「快弄來看看。」

小矮胖神態緊張起來，口中念念有詞，大叫道：「『龍火炮』放射！」

「喀擦！」

不知那些人拉動了那個機括，一道黑血箭由「龍火炮」的炮嘴勁射而出，直噴往那堵牆上，染得石牆漆黑了好大的一片。

空氣中充滿黑血那種難嗅的味道。

但就是這樣，再沒有其他事情發生。

我愕然望向小矮胖。

小矮胖向我神秘一笑，不慌不忙叫道：「點火！」一十名箭手一排走前了百來步，燃起包紮上蘸滿黑血布絮的箭頭，弓弦拉緊。

「放！」

十箭齊發。

除了三枝勁道不足，兩枝射歪了外，其他全射在石牆染了黑血的地方。

「篷！」

烈火熊燒，便像整張牆著了火。

小矮胖再呼道：「龍怒吼！」

那「彈石機」模樣的東西，彈出一個黑黝黝的巨型怪球，由低升高，再由高下降，畫出一道美麗的弧線，「啪」一聲，竟黏在燃燒著的牆上，並不掉下來。

火繼續燒著。

那黑球似乎極為耐燒，不但仍然是那個樣子，反似愈燒愈堅固起來。

小矮胖頓足道：「沒有理由的，黑黏土內全是黑血，怎會不爆炸？」

我搖頭道：「你以前試過沒有？」

小矮胖道：「這是第一次試驗，想不到竟失敗了，為何你那次密封在桶內的黑血會爆炸，今次密封在燒硬了的黏土內，應更厲害才對。」

我再望了那在火焰中毫無動靜的黑球一眼，也替小矮胖難過，替他名垂千古的美夢破碎難過，搭著他的肩頭往營地走去，安慰道：「來！讓我們去吃早點。」

走不了兩步，話猶未已。

「轟！」

驚天動地的一響爆炸由後而來，大地搖晃著。

一股無形的力量激盪下，小矮胖首先往前撲倒，帶得我也失去了平衡，隨他倒下，將觸地時我扭轉了身，看到了早先那堵牆，竟成了一地碎石圖案，有些飛到了十多步外，可見剛才爆炸的力量是何等驚人，遠超過木堡那次的爆炸。

小矮胖擦擦紅眼，欣喜如狂地爬起來，走前幾步，又失足跌倒，狂叫道：「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我坐了起來，聽到營內驚叫奔走之聲四起，苦笑道：「在你名垂千古前，請你先應付天原上所有因睡眠不足來找你算賬的人。」

第二天正午時分，我們在龍騰、燕色、紅石各大公的陪伴下抵達燕色主理的「擒天堡」，這堡規模約有「立石」的一半，但因它和「虎視」緊扼著通上天原的山路兩旁，又有燕色和龍騰這樣出色的名將把關，連凶悍的黑叉鬼也苦攻不下。

不過，黑叉人亦藉占據了北路稍下的「封隘」和「斷路」兩堡，將淨土軍北去之路截斷了，若要往北方去，便須學黑叉鬼來南方般，繞過逐天東端的龍吐水，在目前來說，那是淨土的軍力無法辦到的。

我們只能一個城一個城攻過去，使前線後方能呼應增援，所以能否攻下和收復這兩個失陷了的城池，乃是關鍵的大事。

紅石和妮雅的南軍隨在我們之後，緩緩注進「擒天」和「虎視」的後山處待命而動。

我們進入「擒天堡」時，戰士們都擠在街上、城牆上，向我吶喊歡呼，士氣高昂至極點。

「聖劍騎士」之聲不絕於耳。

「擒天」共分作內外兩堡，經過了內堡的城牆後，我們來到燕色的大公府。

宏偉的大堂裏陳設簡樸，牆上掛滿各式各樣的兵器，大部分都不是淨土的武器，而是擄狹自黑叉鬼的戰利品。

特別吸引了我注意力的是一張黃光閃閃的大弓，掛在對正門口的牆上，而這牆再無其他武器，使巨弓更為特出。

尤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巨弓的弓弦烏光閃閃，和龍歌被擊碎了的珍烏刀是同樣的色澤，弓旁掛著一個精美的箭筒，筒內裝了七枝特別粗長的箭，整枝箭也是烏光閃爍，予人鋒利之極的感覺。

燕色來到我身旁道：「大劍師真有眼光，這是我們淨土最著名的神弓『射日』，弓弦和箭都是由拉撒的祖父以珍烏煉製的。」接著苦笑道：「可惜自三百年前淨土的第一製弓巧匠連山宗鑄成它後，便從沒有一個人能獨力拉滿它，很多自稱勇力的人，連手臂也拉傷了，卻仍是拿它沒法。」

我點點頭，想的如是若我以這弓射出珍烏箭，能否洞穿大元首那只有魔女刃才可刺穿的甲冑？

紅月在我身後道：「大劍師你要不要試一試？」

紅石責道：「紅月！不准亂說話。」

我微微一笑道：「一定會，但不是現在。」

龍騰擔心地道：「大劍師小心點，珍烏弦那反挫之力，是非常可怕的，連手臂也可廢掉。」

燕色同意道：「我也自認臂力過人，但只拉開了少許，便不敢再撐下去，我常在想，若能滿弓射出珍烏箭，真怕連太陽也可以射下來。」

堡外遠處忽地隆隆鼓響。

謝問大公怒道：「黑叉鬼靜了兩天，又來挑戰了，難道那妖婦沒有告訴他們向禽生等棄兵曳甲敗回北方的事嗎？沒告訴他們大劍師的厲害嗎？」

寧素微笑道：「人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力量，何況『黑霸』客橫生一向驕狂自大，目無餘子，怎會將一個女人的話放在心上，可以還以為那妖婦故意誇大呢。」

我向寧素讚許地點頭，女性的洞察力往往較男人細微，這也是寧素的優點。

我道：「我們到城牆看看吧！」

燕色道：「對他們的叫囂挑戰，兩日一小攻，四日一大攻，我們早習以為常，大劍師不如休息一會，明早我們再帶你往『虎視』看看形勢。」

龍騰聽得我要到他的「虎視」堡去，大喜道：「那好極了，龍怡整天問我大劍師何時到我們那裏去。」

眾人一齊會心微笑。

我心中叫苦，我怎可見一個愛一個，說到底，我到淨土來是要追殺大元首啊！

卓聯笑道：「大劍師，『擒天堡』後山處有種只有那裏才有的鮮果，非常美味，你定要嘗嘗。」

依在妮雅旁的采柔歡喜地道：「那真好了！」

大家都笑了起來。

約諾夫和紅晴聽得采柔說歡喜，連忙自告奮勇道：「我們立即去摘，只有剛摘下來的才最好吃呢！」

我淡淡道：「美果我們一定要吃，但卻是收復了『封隘』和『斷路』兩堡之後，耐心多待兩天吧！」

眾人大感愕然，均露出不能置信的神色。

我道：「現在先到外牆去！」

從「擒天」寬厚的城牆頂往外望，左側遙對的是規模格式差不多的「虎視」堡。兩堡間是通往天原的山路，這時堆滿了亂石，作為阻止敵人上山的障礙物。

往北下望，傾斜的山路下是個較天原小得多的谷原，四邊群峰高起，這時約千多名黑叉戰士，陣容鼎盛地排在谷原較遠的一邊。後面可見失陷了的「封隘」堡高起的後城牆，封擋了出谷之路。

一名雄偉得像巨人的黑叉鬼，左大盾右巨斧，策著戰馬排眾而出，不住囂叫，充滿著不屑和蔑視的味兒。

「虎視」堡那邊的淨土軍亦嚴陣以待，防止黑叉鬼的突襲。

斜坡上布滿箭矢斷刀，人馬的駭骨，慘不忍睹。

多少人在這裏喪失了他們的子女、情人和父母？

十多隻飢餓的禿鷹在空中盤旋，等待著下次的美食。

那黑叉壯漢又衝前來，叫著罵著。

我的銳目看到那千多黑叉戰士旁有幾條攻城的大檑木，幾座以彈簧發射的投石機，和一排排的長梯，知道他們正組織著另一場強攻。可以想像，當「封隘」堡門一開，以萬計的黑叉鬼便會衝殺進來。

我感到「捕火」城外的歷史在重演著，分別只在於即管我殺了這搦戰的黑叉鬼，還要再攻陷兩座城堡，才可以取得北路的控制權。

我向紅石道：「小矮胖來了沒有？」

紅石望向紅晴。

紅晴忙道：「剛到！」

我道：「叫他準備能使他名垂千古的好寶貝。」

眾人齊齊一呆。

紅晴對我比他的老子對我更有信心，慌忙去了。這時那黑叉巨人又奔過來，直奔到斜坡下才勒馬停定，遙看著我，以不純淨的淨土語大喝過來道：「蘭特小兒是否你來了，有膽量便來和我決一死戰。」

燕色等紛紛喝罵。

寧素怕我受不住挑撥，來到我身旁道：「大劍師，這巨人是『黑霸』客橫生手下的第一勇士，叫熊巨，我們出戰的勇士沒有一個人能活著回來。」

龍騰道：「若非我嚴禁任何人出戰，死的人將不止是十六個。」

約諾夫、紅石、妮雅等當然不會相信我勝不了這黑叉巨人，不過都不主張我出戰，因為不值得。

我也覺得不值得。

卓聯指著「封隘堡」道：「看！客橫生來了。」

只見原本已旗幟飄揚的「封隘」堡牆頭上，多了兩枝特別高的大帥旗，在山風中威武地飄揚著。

我微笑道：「你們不用擔心，我也沒有出戰的打算。」

妮雅和采柔深知我的性格，奇怪地對望了一眼。

我淡淡道：「拿弓來！並叫所有戰士準備。」

燕色愕然道：「熊巨最少在三箭之遙的遠處，怎……噢！難道你要『射日』？」

我喝道：「快！今晚我要在『封隘』舉行最盛大的祝捷會」

燕色呆了半晌，向從人喝道：「還不滾去拿弓和箭。」

我仰觀天色，還有好一段時間太陽才會下山，應該有足夠的時間，各人雖累了點，但勝在戰意高昂，何況有我在此。

紅晴這時走上城牆來，報告道：「小矮胖說一切預備妥當，只要一聲令下，便可出動，不過他要我提醒大劍師，射程最遠只是五百步。」五百步，即是谷原的中段處。

那熊巨狂笑幾聲後，又奔了回去。

我寂然不動，冷冷看著敵人。

眾人都有點不安和緊張，連紅石等亦不例外，因為攻城是絕不容易的一回事，否則龍騰和燕色兩人也難以在此擋住強大的黑叉軍了。

我們雖有「龍怒吼」，但敵人怎會容我們推進至可以發射的最佳位置？

腳步聲響起，兩名戰士托著那「射日」大弓，另一人提著那筒珍烏箭，氣喘喘走上來，站在我身旁。

我喝道：「擊鼓！」

鼓聲響起。

那熊巨精神一振，策馬由谷原另一邊再衝過來，當他過了谷原的中段，我一手從兩位戰士肩上拿過那大弓，入手沉重之極。

拿箭筒的戰士知機地遞上一枝珍烏箭。

我將比我還要高的大弓略向上仰，把珍烏箭尾定位在珍烏弦上。

眾人見我提著這麼重的大弓，手也不顫晃一下，驚嘆不已。

蹄聲愈來愈急，熊巨快將奔到斜坡的起點處，那是普通箭程三倍的遙遠距離。

我冷冷看著他，心中一片寧靜，默默計算著距離和敵騎的速度。

恰在此時，「封隘」堡處戰鼓亦震天響起，以助熊巨之威。

熊巨更興奮了，夾馬狂奔，箭般衝過來。

我吐氣狂喝，全力猛拉，從沒有人拉滿的「射日」弓身彎了起來，珍烏弦往後漲至滿盡。

手一鬆。

「騰」的一聲。

珍烏箭閃電般破空而去。

射日弓「鏘」一聲回復原狀，弓體顫震著。

珍烏弦更是狂震不止。

沒有人能形容由「射日」弓射出的珍烏箭那種速度，一般箭都是以弧線前進，但珍烏箭卻是絕對的直線。

幾乎是弦聲響起，珍烏箭已到了熊巨眼前，直射往他的前胸。

熊巨也是了得，本能地將巨盾護擋胸前。

眾人驚呼嘆息，都想這麼好的一箭竟給他擋了。

「鏘！」。

珍烏箭穿盾而入，穿過盔甲，穿過熊巨的巨體，帶起滿蓬血雨，由背心疾射而出，插在馬後的地上。

敵我雙方的叫聲鼓聲全停了下來。

熊巨的巨斧和大盾首先跌下，然後巨體由馬背上側跌下來，「蓬」一聲掉在地上。

「擒天」、「虎視」兩堡爆起震天歡嘯。

我大喝道：「攻城！」

當我們越過熊巨伏屍處，敵人已全退回「封隘」之內，看樣子是要死守不出了。

我和各位大公帶頭來到谷原中段處，停了下來，叫道：「小矮胖！」

小矮胖興沖沖地奔了出來，喘著氣道：「不行了！今晚我一定要在『封隘』堡內好好睡一覺。」

眾人大笑起來。

小矮胖的手下推著那「龍火炮」和「龍怒吼」來到了陣前。

「封隘」牆上射出了一陣箭雨，但在百多步外便力竭，紛紛落下。

燕色啞然失笑道：「黑叉鬼從沒有想過也會有給我們攻城的一日，連射得較遠的石彈機也不在牆上備上一台。」

我望向摟著大黑的采柔道：「你看緊大黑，不要讓牠跟著我。」

采柔臉有慚色，垂頭道：「知道了！」

我向小矮胖打出手勢。

小矮胖用緊張得嘶啞了的聲音喝道：「放炮！」

「蓬！」

一股黑血直噴而去，洒在牆腳處和地上，左旁便是城門。

「放箭！」

那十名箭手，在特製的大盾牌掩護下，往前衝去。

敵牆上立時箭如雨下。

燕色喝道：「還箭！」

兩排戰士，一排持盾，一排持弓，往前衝去。

箭來箭往。

殺聲震天。

火箭射出，十箭竟有八箭命中了黑血染黑了的城牆，成績比上次好多了。

烈火熊熊燒起。

最關鍵的時刻來臨了。

小矮胖喘著氣。

我向小矮胖道：「不用緊張，射不中還可以來第二次。」

小矮胖滿額冷汗道：「時間太迫了，我只製成了兩個，用了一個，現在只有一次機會了。」我把心一橫，大喝道：「放『龍怒吼』！」

「轟！」

巨黑球彈出。

我們的心都提到了半空，瞪著眼，看著巨黑球高高拋起，又再落下。

小矮胖忽地臉如死灰，雙腳一軟，坐倒地上。

黑球的落點比上次近得多了，只到達離城牆百步許處便落了下來。

眾人都失望得呆在當場。

烈火仍燒著，不過這時已是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近牆腳處的野草也燒了起來。

我靈機一觸，跳下馬去，一把搶過那兩名戰士托在肩上的「射日」大弓，安好珍烏箭，衝前而去，越過最前線的箭盾手後，側臥地上，扳弓拉箭，一箭射出。

「颼！」。

珍烏箭射出，橫過谷原，貼地而去，透穿過幾個突起的小土丘，去勢雖稍減，仍射中巨黑球，箭簇帶得巨黑球往前直衝，插在烈火燃燒著的牆角處。

一輪箭矢射來，我忙滾了回去，跪在盾後，一邊祈禱，一邊看著那巨黑球。

被洞穿了的黑血球是否仍會爆炸？

天地像是完全寂靜下來。

沒有人再有興趣看其他東西，只是定睛看著那昨天早上將他們在睡夢中驚醒過來的巨黑球，被烈火燒著。

「轟！」

沒有人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先是火光迸射，石頭橫飛，接著是幾截固若石山的城牆徐徐倒下，泥塵火屑揚上半空，最少有十多名黑叉人在慘叫聲中和城牆一齊掉下來。

驚叫聲來自敵牆上。

敵人原來密集的箭雨疏落下來。

敵牆露出了個闊達十多尺的大缺口。

我大喝道：「殺呀！」

飛雪來到我旁邊，我翻身上馬，掣出魔女刃，高舉頭上，往前衝去。

後面的人看到我的聖劍，士氣漲至最高點，齊聲狂喊，潮水般追來。

瞬眼間我已策馬飛雪，當先躍過缺口的碎石堆，殺進城內。

城內一片混亂，衝上來的黑叉人在魔女刃下濺血飛跌。

大軍源源湧入，他們對曾屬自己的「封隘」堡自然熟悉，不一會便占領了最具戰略性的據點，他們多年來飽受的屈辱和血債，都在這一刻討回來。

黑叉鬼拚命反抗，不過他們的堅持不一會便被瓦解，紛紛離堡逃去，我們直殺至可見「斷路堡」的地方，才收兵而回，沿路盡是黑叉人的屍體，堡內的黑叉人最少有一半給留在了這裏。

魔女刃飲盡了敵人的鮮血。

## 第十一章 新的一頁

當晚我們留下了足夠的人手看守和清理「封隘」堡後，全部將領都到了龍騰的「虎視」堡去。

城內城外，谷原上、山路上充滿了狂歡的氣氛，淨土人吹奏著各式各樣的樂器，唱著歌，跳著舞。

大祭司率著全體祭司趕了過來，連這幾天躲了起來的法言也來了。

數不盡的笑容和歡喜的熱淚，掛在每一個人的臉上，由他們閃著亮光的眼流下來。

大祭司緊抓著我的手，失去了平日的冷靜，激動地道：「聖劍騎士，我代表整個淨土的人感謝你，只有你才能將最甜美的夢變成了現實。」

燕色道：「可恨抓不到客橫生和那妖婦，否則便更理想了。」

龍騰道：「只要他們敢留在淨土，終有一天會抓到他們，每人斬他一千刀。」

紅月不理眾尊長，湊到我身旁道：「你射箭的姿勢真好看。」

我望向妮雅，望向采柔，眼光最後落在花雲臉上。

花雲走了上來，將玉手放進我的大手裏，道：「大劍師！花雲以你為榮。」

我低聲道：「現在你可以告訴我拒絕鳳香為你作畫的原因嗎？」

花雲忘掉了她尊貴的祭司身份，忘掉了眾人的目光，貼了上來，將小嘴湊到我耳邊，以蚊蚋般的低聲道：「她要畫我完全赤裸的樣子，你說能否答應？」

我愕了一愕，才狂笑起來，連淚水也嗆了出來，原來竟是如此。

花雲這時才發覺和我太親熱了，忙退了開去。

我伸手摟著妮雅和紅月的蠻腰，向正和龍怡談笑的采柔大喝道：「采柔！我要看你跳閃靈舞！」

采柔歡喜雀躍地道：「大黑到那裏去了，沒有牠作舞伴，我可不跳呢！」

掌聲歡叫聲早已震天響起。

大劍師傳奇 卷四終

# 卷五

## 第一章 共商大計

我和淨土一眾祭司將領，呆立在昨天才從黑叉人手中奪回的封隘堡城牆上，俯瞰著由下方斷路堡冒起來的熊熊火光、滾滾黑煙。

這由黑叉人控制的最後一個位於天廟北路的堡壘，突然起火，使我們不得不中斷了歡宴和舞會，趕到這裏來。

淨土的將士都士氣高昂，等待著我發出追擊的命令。

天色逐漸暗沉下來，益發顯出火光的鮮紅猛烈，新的火頭焰舌不住冒升騰起，將碎屑灰燼送進天空，使人感到火焰那無堅不摧的毀滅性力量。

看著斷路堡方興未艾的火勢，各人既興奮又傷感。

興奮的是黑叉人終於被迫要撤離這通往北方的要隘，由今晚開始，淨土軍便可進行反攻北方的大業，傷感的是可憐就這一把火，便把這有數百年歷史的名堡化成敗瓦頹垣。

大公龍騰的兒子龍歌道：「大劍師！請下追擊的命令，龍歌願作先頭部隊。」

眾將裏大半人都露出激奮渴望的神色。

我很明白他們的想法，若讓黑叉人安全完整地撤走，離開了北路回抵平原時再重組和集結兵力，將會成為北征的重大障礙與阻力。但若能給敵人狠狠一擊，又或乘勢吃著對方，追殺個數十里，又或數百里，將會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情況。

連我這戰爭經驗豐富的人，也感到這個想法的誘惑力。

我先向龍歌嘉許地微微一笑後，才向眾人道：「誰可告訴我？初起火時的詳細情形是怎樣的？」

當下一名年輕的女將走了出來。

燕色大公介紹道：「這是我轄下的一等武將雁菲菲，負責監察黑叉人在斷路堡的動靜。」接著轉向雁菲菲道：「菲菲你要說得不怕詳細，一些看來像無須在意的事，對大劍師都可能重要無比。」

這是我在妮雅和寧素外遇到的第一個淨土女性高級將領，不禁留神打量了她多兩眼，她的美麗當然及不上妮雅天仙般的艷色，但她卻在擁有了淨土女性骨子裏的動人媚秀外，更多了她們缺少的剛健硬朗，這主要是因為她體型的紮實和肌肉的發達，一點不比男人遜色，看上去就像一頭充滿了勁和力的雌豹。

奇怪我在此之前並沒有注意到她的存在，可能是太多事情發生在這短短的數日之內了。

雁菲菲沒有因我的注目禮而有絲毫不安，先向燕色應了一聲是，才向我恭敬地道：「火起得非常突然，剛開始時僅有八個火頭，眨眼工夫整個城堡接近我們這方向的部份都陷進了火海裏，但卻一點也聽不到喧叫，所以我除了派出偵察兵外，並嚴禁手下的人有任何舉動。」

我讚許地點頭，只是從這精簡扼要的幾句話，我便知道這像一頭難馴野豹般的女將，是個非常盡責的人；否則也不可能目睹整個突發的過程，並看得如此仔細。

成為了淨土軍的最高統帥後，我時常提醒自己，一定要好好運用所有的人才和資源，以對抗強大的黑叉人，因為沒有人知道幸運是否會永遠跟隨著我，所以事事必須盡力而為，把握每名將領的性格才能，正是最重要的一環。

這不讓男兒的女將未待我追問，續道：「偵察兵送回來的報告後，大火完全將這邊下山的路封閉，使他們沒法更深入查探到黑叉人的動靜；不過照估計，黑叉人若要將接近七萬人和大量的物資由斷路堡經山道撤離逐天山區，最少需要三天的時間。所以即使由封隘堡重回我們手中那刻開始計算，他們也要明晚才可全軍撤至山區外的平原。」

燕色截入道：「我看這場大火，最少可燒上三天三夜。」

一陣冰寒的高山夜風刮來，帶來了高山獨有的微微濕氣，使我記起了促致我和紅月結下合體之緣的那場大驟雨，問道：「像前兩天那樣的驟雨是不是常有的？」

我的眼光落在將整個逐天山區上空染得血紅的大火，心想除了像那天的豪雨，否則休想能將這樣的大火淋熄。

眾人如夢初醒地呆了一呆，天眼答道：「大劍師思慮的精密，確是令人嘆服，我們雖然每一個人都知道天氣跟行軍的密切關係，但一時間腦筋都不曾轉到這方面來。燕色、龍騰！你們是住往這裏的人，只有你們最有資格發言。」

我含笑和天眼對望一眼，想起平時此人沉默寡言，更不要說像刻下那般公開「捧人」，剎那間我已明白到他的用意，就是要蓄意在淨土人、特別是北人心中加強我的正面形象。

想到這裏，自然而然多望他一眼，天眼瞇了瞇眼，微笑移開了眼光，我心中升起了一股溫暖；對於這性格孤獨，擁有不尋常預知未來命運的老人，我特別有「知心」的深切感受。

有一天我會離開淨土，但跟這些高貴可愛的淨土人所建立的交情，是永遠不會離開我的心的。

身旁的妮雅垂下頭去，以免被人看出她眉梢眼角的情意，這細心敏感的妮子，自是著意到我們兩人間的微妙情況。

龍騰搶著道：「高山和平原的天氣確是不同，人說綠茵原野的天氣變幻莫測，但比起逐天山脈只是小巫見大巫，這裏連一日之內也可以時晴時雨；但大驟雨卻仍是可遇而不可求，大劍師遇到的那場大驟雨，只是下在天原之上，在我們這山腰區域，入秋後早沒有這樣的豪雨了。」

原來山頂和山腰的氣候和雨量已有如此分別。

燕色截入道：「剛才我來時、看到道旁的泥地與草叢有多條蟻路，這種螞蟻搬巢的現象，通常都在大雨將臨時發生的。」

龍騰有點不高興地道：「天氣寒時，不也會有這種情況出現嗎？」燕色微微一笑，並不爭論。

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是難處理。但又不得不處理，我壓下對龍騰橫蠻作風微微的反感，淡淡笑道：「這兩個可能性都很大。」接著移到龍歌身旁，伸手讚許地拍了拍他肩頭，安撫他道：「若三天內真的來了場大雨，你就是率領先頭部隊追擊黑叉軍的主將。」

紅石皺眉道：「我們有的是救火的設備，難道就這樣坐看著先祖建下的城堡，燒個一乾二淨嗎？」

我聽出紅石語中對我器重龍歌的不滿，心中嘆了口氣，向他微微笑道：「大公你不要耍弄我了，你能統率飄香城軍民頂著黑叉大軍長時期的猛攻，怎會不清楚黑叉人的詭計，若說眼前這場火不是個陷阱，你肯相信嗎？」

紅石見我給足他面子，心中受用，容色放鬆下來，點頭道：「大劍師說的是。」

我知道這應是說上些重要說話的時候了，正容道：「各位或者會對黑叉人忽然放棄這麼一個具有戰略性的城堡，感到難以置信，是嗎？」

眾人齊齊點頭，要知棄堡容易占堡難。黑叉人失去了斷路堡，便等如失去了通往天廟的立足點，霸占整個淨土的美夢，將會更遙遠了。

我的眼光掠過眾人，到了花雲的俏臉時不由停了一停，她平靜地望了我一眼，別過臉去，眼光落在遠處山下的火場上。我看得出她有點心事，只恨不知是甚麼？

卓聯大公出言道：「我看黑叉鬼是因懼了大劍師，給嚇破了膽，加上自問抵受不了我們龍怒吼無堅不摧的攻堅能力，所以才匆匆撤退。」

我淡淡一笑道：「我們絕不能因為輕易攻陷了封隘堡而生出自滿自大的想法，雖然這是人之常情，連我起始時也曾將事情想得太容易了。」眼光轉往焚燒著的斷路堡，說道：「但這場大火卻改變了我的想法。」

表面看來，我是在教訓卓聯，但因我指出連我也曾和他有相同的想法，所以並沒有使這身為七位大公之一的人物感到難受，反而露出思索我話意的表情。

一直沒有作聲的大祭司道：「我們要緊記大劍師每一句話，只有他才能帶領淨土人回到往日那美麗和平的世界裏。」眾人轟然應是。

我心中暗嘆事情豈會如此簡單，經歷了戰亂的淨土，將永遠不會一樣了。

這些在淨土裏屬最高統治階層的人物，正靜待著我的說話。

我轉向站在紅石身旁的寧素道：「寧素大公，告訴我，黑叉人為何要來進攻天廟！」

眾人愕了一愕，這道理豈非顯而易見，因若不攻陷天廟，勢將不能取得淨土的控制權。

寧素也像他們般先呆了呆，凝神一想後，才「啊！」一聲叫起來道：「大劍師！我明白了，若可以選擇的話，黑叉人是不會揀選有天險可守的天廟作戰場的。」

約諾夫拍腿叫道：「我也明白了，黑叉人此次退走，就是希望引得我們全軍出擊，待到了天廟外的大平原時，才和我們決一生死。」

我不問其他人而問寧素，其中自是大有深意，南北之爭似乎表面上消融了，但其實衍生的因素並沒有消除，那亦不可能在一夜間消除。

所以我必須利用七位大公間的微妙關係，將他們逐步推上合作團結、沒有猜疑的軌道上。

而身為北人的寧素大公和紅石的親密關係，是個兩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物，不會惹起妒忌。以後我還要好好地發揮她的作用。

眾人眼中均露出憂色，因重奪封隘的狂喜而帶來「勝利將指日可待」的感覺，已破滅了大半，而我正是要他們有這種醒覺。

我道：「別忘記在黑叉人裏，有個熟悉我們的陰女師，她知道因我必須盡快趕返魔女國去，自然會是心切北征，好能早日將黑叉人趕回大海裏，如此一來便會形勢逆轉，我們往日以逸待勞，不虞補給的優勢便全都失去，所以倉猝北伐，只是自殺的行為。」

燕色伸手搭在紅石肩上，湊到他耳旁道：「到了現在，我才明白為何連你老兄也這樣佩服大劍師了。」接著向我道：「大劍師說得對，我們是給勝利沖昏了頭腦，事實上我們對斷路堡北邊的敵方軍事布置一無所知，如果冒失地追擊敵人，可能會陷進萬劫不復的絕境裏去。」

我微笑道：「有限度的追擊仍是可以的，讓我們看看天公的意旨吧。」

龍騰道：「大劍師定是很累的了，不若先到我的大公府休息一下吧！」

我現在已成了眾人的核心，只要我到那裏去，眾祭司和其他大公便會跟到那裏去，龍騰這邀請，或者真是出乎好意，卻不無爭寵之嫌。心裏不由嘆了一口氣，這勞什子聖劍騎士真不是易當。

不過，橫豎采柔、大黑和紅月等仍在龍騰的大公府，回到那裏去亦是理所當然，當下向大祭司和紅石等道：「有沒有興趣再喝兩杯？」

眾人笑著答應，但笑容都有點勉強。

花雲卻在此時走了過來，平靜地道：「大劍師，我是來向你道別的，明早我便會和靈智返回天廟，稍後再起程回到南方。」

我心神一震，愕然望向這美麗善感的女祭司，她這樣當眾辭行，分明是不給我和她說私話的機會。

妮雅走了上來，挽著花雲的臂彎道：「花雲祭司，難道不可以多待幾天嗎？」

花雲婉拒道：「離開南方實在太久了，那裏有很多事情等待著我們。」

我心中湧起憤怨，心想你既要避開我，便避開吧！故意若無其事地道：「珍重了，花雲祭司。」接著向花雲身後的靈智道：「靈智祭司，你不向采柔道別嗎？」

靈智走了上來，伸手和我緊握道：「我早和小采柔說了，大劍師！請你好好照顧她。」

我望向天眼，心中奇怪為何他不隨這兩人同返南方，恰好看到天眼眼中掠過一絲難以形容的悲哀，然後避開了我的眼光。

我心頭狂震，手足立時冰冷起來，天眼的眼神究竟代表了甚麼，難道是有關采柔的命運？

靈智放開了我的手，退到花雲旁。

花雲有點猶豫，不知應否上來和我行觸手禮。

我再沒有說話的心情，默言不語。轉身帶頭往落城的石階走去，心中升起一種感覺，或者我永遠也不會再見到花雲了。

我和七位大公坐在龍騰大公府的大花園裏，遠方城牆外是被火焰染紅了的天空，提醒著我們戰爭仍是近在眼前的事。

這個大花園遠及不上飄香城紅石大公府的花園，連一朵鮮花也沒有，有的只是十多株大樹，和雜生的藤蔓野草，可以想像在長期的戰爭裏，沒有人再有餘暇去打理它。

所有人，包括祭司們在內，都退到花園之外，所以這個本是「喝兩杯」的閒宴，竟變成了淨土最高階層的軍事會議。

我很了解他們的心情，這時在他們腦中唯一能想到的事，就是如何將黑叉人逐回大海裏，對此無論我怎樣解說，他們也是那麼地迫不及待的。

我默然喝著悶酒，心中想著花雲，想著天眼那奇怪得使人顫慄的眼神，直至發覺其他人淺嘗兩口後，便半滴酒也沒喝，才赧然放下杯來。

妮雅關切地道：「大劍師，你是否累了。」

我搖搖頭，表示沒有事。

紅石乾咳一聲，道：「我們私底下商量過後，希望能立即定出反攻北方的大計，但假若大劍師覺得……」

我伸手打斷他的話，道：「這沒有問題，便讓我們舉行淨土歷史上最重要的軍事會議，一個以『虎視』為名的會議。」

身為虎視堡統領的龍騰興奮地道：「這個『虎視』會議將是我們淨土子孫永遠都不會忘記的一個會議。」

與他齊名的紅石和燕色都有點不滿地瞪了他一眼。

我淡淡道：「我希望這個會議代表了淨土各軍事集團一個新的開始，由今天起所有人都要拋棄了個人的榮辱和地域的偏狹想法，改以大局為重，團結在一起，為驅趕黑叉人而出力，否則將來這會議只是淨土歷史上的一個污點。」

眾人一齊色動，齊聲答應。

我正容道：「誰可以告訴我有關北方的事！」

龍騰正要發言，很少說話的謝問冷然道：「我想在這事上，寧大公最有發言的資格，因為她是來自最北端的臨海大都會望海城，自黑叉人來後，一直且戰且退，至天廟才止，沒有人比她更熟悉黑叉人的軍力和北方的情勢。」

龍騰的臉色有點不自然，但卻沒有再作聲。

照我猜想，可能龍騰平時藉著和明月的關係，故特別囂張，橫行霸道。這從他要將自己兒子捧上大公之位一事便可見一斑。現在明月已死，其他人不自覺地聯手來壓制他的氣焰。

而龍騰之所以不遺餘力來巴結我，亦是想扭轉這種不利的形勢。

假設我能利用這種形勢，或可達到一種微妙的人事制衡。

寧素默然了好一會，眼中掠過緬懷和傷感，輕輕嘆了口氣，抬頭望向閃著火光的夜空，唏噓低聲道：「我真的不願去回憶那段慘痛的日子，看著一座座美麗的大城市陷落在黑叉人手裏；親眼見到至親戰友在身旁倒下受辱；自己也由個只懂享樂的無知少女，變成有沉痛經歷，終日只想著如何去復仇的人……」

眾大公都沉默下來，神情鬱穆。

我看到妮雅眼中閃著淚光，顯是想起老父被人砍殺斧下的痛心情景，禁不住對她憐意滿胸。

寧素不自覺地伸手理了理鬢旁的秀髮，顯示出女性溫柔的一面，才勉力振奮起精神，道：「天河流往南方的是地藏河，流往北方的叫做流仙河，往正北奔騰而去，到了逐天和大海的中間處，繼聚成聚仙大湖，碧波千頃浩瀚無邊，由此再分成五條較少的河道和湖泊，隨著地勢，蜿蜒流入大海裏，北方的十座大城，便都建立在河湖交匯之處。」

卓聯唏噓無限地道：「河流交通的發達，使北方興旺繁榮，但也使黑叉人能將兵員物資，迅速調動。當年我負起聚仙湖旁臨仙和旁仙兩座大城的保衛之責，但幾乎是剛接到黑叉人南下的消息，黑叉人的『黑魔巨艦』便在湖上的濃霧裏出現，使我連準備的工夫也來不及，唉！」

我皺起了眉頭，暗忖北方陷落，淨土人的商船戰艦，自亦是一艘不剩地落入黑叉人手裏，現在我們憑甚麼反攻北伐？在兵力調動的機動性上，我們太吃虧了。而且即使淨土人能在短暫時裏建成新的艦隊，也絕比不上有遠洋航行經驗的黑魔艦。

果然寧素續道：「當時我們致敗的因素，除了是在兵力和戰爭經驗上及不上對方外，主要是被黑叉人一開始便完全控制了河湖，截斷了我們水上的交通，使各城間不能互相呼應，於是一座一座給他們如拾草芥般攻陷下來。」

龍騰道：「自聚仙湖大海戰後，我們淨土的艦隊被徹底擊潰，由那天開始，我們再沒有反攻的力量；直至退到斷路堡，才能守住陣腳，但也是苟延殘喘，幸好大劍師來了。」

我問道：「現在最接近我們的北方大城是那座？」

眾人眼光投向謝問。

謝問眼中閃出悲忿的神色，道：「是我的流仙城，那也是北方最美麗的兩座名城之一，另一座就是寧素大公統治的望海城了。」

燕色道：「流仙也是北方製造船舶的大城，主要是因為城的四周不但有望之不盡的白木樹，可作建船的材料，還產鐵礦，所以若要北伐，首要之務，必須重奪流仙城。」

我沉思半晌後，嘆了一口氣道：「若我們這樣做，這北伐之戰必定要慘敗收場。」

眾人齊齊愕然。

紅石最先醒悟過來，道：「因為我們看到這點，黑叉人也會看到，於是便可以集中力量對付我們欲奪取流仙城的大軍，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必敗無疑。」

龍騰怒道：「未戰怎可言敗，假如我們明知敵人會在流仙城張開羅網等待我們，我們難道不可能在戰略上作出致勝的設計嗎？」

燕色微微一笑道：「龍騰你若可以提供必勝的戰略，我可保證紅石向你斟酒陪罪。」

龍騰愕然半晌，終說不出半個字來。

紅石氣消了大半，呵呵一笑道：「若非大劍師剛教訓了我們要團結一致，只是你剛才那番話我便不肯放過你。昔日我們敗於被黑叉人控制了水路交通，今日若再次交戰，亦會敗於這致命的弱點上。何況我們對北方目前的情勢一無所知，要設計戰略亦無從入手，試想假若我們一走出逐天北路，便遇上黑叉王堯敵可怕的親兵團，後果會是怎樣？」

卓聯皺眉道：「但一日奪不回流仙城，我們也難以建造出一隊能運兵北伐的艦隊，反攻的大業亦難以完成。」

一直沒有作聲的妮雅美目飄向我道：「你們有甚麼好憂心的，我看大劍師心中早有定計了，是嗎？我們的聖劍騎士！」

這妮子真可惡，我狠狠瞪了她一眼，才迎向眾人的目光，微笑道：「告訴我，黑叉人的優勢在那裏？」

寧素隨口答道：「優勢的兵力、精良的指揮、水路的控制權。」頓了一頓，續道：「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北方各城都在他們掌握裏，我們變成要勞師遠征，而他們卻是以逸待勞。」

我淡淡道：「我們有甚麼優點？」

眾人呆了起來。

紅石苦笑道：「我真的想不出來。」

妮雅不知為何心情轉佳，促狹地道：「我們當然有優點，就是有比黑叉人更精良的指揮，因為我們有大劍師作統帥。」

待會定要好好教訓這妮子一頓，但這時當然不能計較，向妮雅狠狠道：「我們的優點豈止如此，例如對地理環境的熟悉，又如我們擁有的龍怒吼，多至數也數不清；假若我們能針對黑叉人的優點來設計，那黑叉人的優點便會全成為缺點。」

燕色點頭道：「大劍師教訓的是，照我估計，黑叉人既占據了我們十座大城，又要分兵攻打天廟和南侵，必無餘力控制城外以千計的鄉村，所以對於北方，他們只是完成了點的控制，而不是面的控制。」

這番話，連龍騰聽得都直點頭。

我道：「說得好！這一場仗勝利的關鍵在於誰能奪得水路的控制權，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謝問道：「說到造船，沒有人比我更在行，但我卻想不出有甚麼方法在強敵環伺下建造起一隊船隊來，即管成功造了出來，又如何能突破黑魔艦隊的封鎖？」

我默然片晌，突向妮雅道：「妮雅大公，請為我們斟酒。」

妮雅呆了一呆，俏臉微紅下，竟柔順地為各人倒酒。

我舉起酒杯，向眾人道：「來！大家喝一杯。」

眾人慌忙舉杯一飲而盡。

我放下空杯，從容道：「謝問大公說得對，我們根本沒有可能在現今的形勢下建造一隊船艦，就算造了出來，也絕不是黑魔艦的對手。」

眾大公愕然望向我。

紅石恃著和我熟絡，問道：「那為何還值得要乾杯慶祝？」

我微微一笑道：「我們這一杯，並不是要慶祝建造船隊，而是慶祝不用建造船隊。」

眾人更是目定口呆，大惑不解。

妮雅嗔道：「大劍師最歡喜耍弄人，害得人心思煩亂，有計劃嘛，為甚麼不快點說出來？」

這妮子怎知我是故意要控制這些自負的淨土大公們的情緒，以便將來指揮起他們來時，有似如臂使指，神秘一笑道：「妮雅大公，有甚麼是比建設更容易的！」

燕色和紅石同時擊案叫道：「破壞！」

我正容道：「就是如此，我們若能摧毀黑魔艦，便等於奪回水道的控制權，至少是大家扯平了。」

妮雅皺起可愛的秀眉道：「但怎樣可以做到？」

紅石忽有所悟道：「黑血！」

燕色和龍騰齊應道：「是的！黑血。」

我不容他們有喘息的機會，道：「針對敵人優勢的軍力，我們若要取得勝利，除了倚賴黑血外，還須盡量採取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游擊戰略，以鄉村包圍城市，當有一天我們完全封鎖了水路，黑叉人便會重蹈當年淨土軍被切斷得支離破碎的覆轍，而那亦是他們末日來臨的時刻了。」

希望的火焰在眾人眼中燃燒著。

我知道我不但已振起了他們的志氣，還贏得了他們進一步的信任和尊敬，只有在這樣的形勢下，北伐的大業才能開展。

寧素興奮得熱淚盈眶，顫聲道：「是的！只有這樣，黑叉人的優點才會變成他們的缺點，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將他們趕回大海。」

妮雅湊了過來，在我臉頰上重重吻了一口，輕輕道：「大劍師，謝謝你。」

## 第二章 與美調情

回到大公府的主廳時，其他一眾祭司和將領都在耐心等候著，當他們見到各大公們振奮的神色，均知道這次軍事會議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地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反而我因不用思索如何對付黑叉人，心中又再纏繞著花雲無情的離別和天眼那使人顫慄的眼神。

我很想把天眼拉到一旁，用盡手段迫他吐出究竟看到將來的一些甚麼，但我終於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害怕知道命運殘酷的真相！

小矮胖成了眾矢之的，每位大公都希望能從他口中知道多點有關黑血的事情，那已成了致勝的關鍵。

每位將領都心焦地簇擁著他們的大公，冀能知悉北伐反攻的大計，看來各大小軍事會議，正要相繼展開，妮雅當然也不能身免。

反而我似成了一個閒人，和大祭司等東拉西扯聊了幾句後，由於心中近乎痛苦地思念著采柔，於是告了個罪，返回憩息的地方去。

在四名提燈侍衛的引路下，我離開正廳，穿周圍林小徑，來到大公府東一座獨立的庭園。

這裏守衛的嚴密連我也看得皺起眉頭，沿路的哨崗不用說，房子的四周最少有百名全副武裝的衛兵，守個水洩不通。

帶頭的小隊長見到我來，一聲號令，百多人全跪了下來，恭迎我的大駕。

我苦笑搖頭道：「不用這樣，難道你們不知大祭司曾下了嚴令，你們見到我時，只須行普通的見面禮嗎？」

小隊長仍不肯起身，顫聲道：「大劍師，就讓我們下跪一次，以表示我們對你至高的尊敬，我們所有人，都願意為你做任何事。」

我很明白他們的心情，再次苦笑道：「好！跪已跪了，現在都給我站起來。」

小隊長一聲令下，眾人齊整地挺然起立，只是看他們動作的一致，已知他們訓練精良，龍騰這老小子確有一手，怪不得能成為淨土四大名將之一。

我在小隊長引領下，進入屋內，大門在我背後關上。

搖頭擺尾來迎接是我的好大黑，我蹲了下來，將牠摟入懷裏，臉埋入牠充滿著沐浴後香氣的厚頸毛裏。

紅月的笑聲由內室傳來，還有采柔的呼叫聲，她們究竟為何如此興高采烈？我抱起大黑步進內室去。

廳中的大桌上，圍坐著采柔、紅月和龍怡，正聚精匯神望著放滿在一塊白玉板上的奇怪小玩意兒。

采柔最先看到我，驚喜立時爬上她動人的俏臉，叫道：「大劍師！你回來了。」

紅月抬頭看了我一眼，送給我一個少女的媚笑，興奮地道：「大劍師快來助我們，龍怡厲害得很哩。」

背對著我的龍怡聽到采柔喚我，嬌軀先猛地一震，耳根立時紅起來，站起轉身，垂頭道：「大劍師你好，龍怡向你問安。」

紅月嬌笑道：「龍怡不要這麼怕他，他表面縱是凶巴巴的，其實人極隨和，來！我們繼續玩棋，到你下子了。」

我為之氣結，卻又拿這小妮子沒法，將大黑放到地上，走到桌旁。

桌上的棋盤放著分以白玉石和綠玉石雕成的馬牛狗鹿等獸形的棋子，雕工精美之極。不由向采柔奇道：「你怎會懂得下這淨土人的棋？」

采柔甜甜一笑道：「龍怡教我的嘛，很易學的，采柔這麼蠢也一學便會，是了！妮雅呢？」

我想起了天眼的眼神，心中抽搐了一下，才答道：「妮雅忙她的會議去了。」轉向仍垂首立在一旁的龍怡道：「你聽不到刁蠻女的說話嗎？我外貌雖凶，但內心卻是慈祥之極的。」

紅月加上一句昵聲道：「而且還溫柔無限呢。」

龍怡的俏臉更紅了，一對手也不知放到那裏才好。

我狠狠瞪了紅月一眼。

紅月仰起俏臉，咧長了嘴向我裝了個既可恨又可愛的鬼臉，向龍怡道：「龍怡呀！快來吧！棋子都凍結了。」

龍怡幾經艱難，才鼓足勇氣，抬起低垂著霞燒雙頰的玉臉，輕柔地道：「龍怡有否阻了大劍師休息的時間？」

這美女對我的愛意連盲子也可看出來，真是令我既受寵但又頭痛。未來的日子是如此地艱難，但花雲才要走，龍怡便又來了，教我應如何處理？

基於男女相吸的天理，對於可愛的女子，情不自禁是人之常情，不是如此才不合理，但我卻不能不想到現實的問題，例如我將來若離開淨土，是否應帶著她們？但我要回去的地方並非一個和平的世界。

我只想為我愛的人帶來歡樂，而不是災難。

采柔來到我身旁，挽起我的手道：「大劍師！你在想甚麼？」

龍怡臉色轉白，道：「我想龍怡應該告退了。」這次連紅月也不敢作聲，略帶惶惑地看著我，深怕自己說錯了話。

我心中大感抱歉，微笑道：「對不起！我忽然間想到個可以將黑叉王堯敵的褲子脫下來打屁股的妙計，但卻仍欠一些難題解決不了。」

紅月笑道：「我知你是在胡謅一番，想逗我們發笑。」

我正容道：「不！我是認真的。」

三女大奇，紅月挑戰道：「哼！若要證明你不是胡說，說出那解決不了的難題來吧。」

紅月始終嫩了點，換了是妮雅，定會先問我那是甚麼妙計。我一本正經地道：「難就難在即管准人捏著鼻子，也沒有人肯用任何東西去碰他的臭屁股。」

三女知道我確是在亂說一通，笑得氣也喘不過來。

我叫道：「不要再想那臭屁股了，來！讓我看看你們下棋。」

紅月勉強挺起腰肢，指著龍怡道：「到你了，快行下一子。」

龍怡偷偷看了我一眼，坐回椅裏，拈起一隻馬形棋子，放在其中一個空格處，抿嘴一笑，望向紅月。

看到紅月和采柔目定口呆的模樣，我便知道這是致命的一著。

紅月怨道：「好采柔！我早說過我們不應下那一著的。」

采柔笑道：「是嗎！為甚麼我的腦袋只記得你早先讚我那一著下得非常好呢！」

紅月噘起了小嘴，不依道：「好龍怡，讓我們再下過剛才那著吧！」

采柔責道：「那怎麼行？龍怡早先不是說明了這是戰棋嗎，就像在戰場上一樣，是沒有回手的機會的。」

我心中掠過一陣顫慄，是的！命運只有一個可能性，不是這一著，便是另一著；而且永遠沒有回頭再來的機會，否則我便可以不把智慧典帶給魔女百合，她也不用玉殞香消，西琪亦不用命喪於巫師手底下了。

想到這裏，我伸手拿起那令紅月和采柔這聯合陣線致敗的棋子，放回原位處，道：「在現實裏我們已對命運全無回子的能力，假若連玩遊戲裏也不能自我欺騙一下，試作超越命運，那是多麼沒趣！」

龍怡瞅我一眼後，垂頭輕輕道：「但假若遊戲沒有規則可言，如何進行下去呢？」

這美女似嗔似喜，既惶恐畏怯，但又是開放大膽的風情，確使我有點心動，她這樣說，並非真的不滿我的違規，而是蓄意和我拉開話題，展開更深入的交談。

我微微一笑道：「別執著吧！在生命的遊戲裏，我們不但不能違規，連想停止遊戲也辦不到，那還不夠嗎？」

紅月笑吟吟拈起另一子，向采柔嚷道：「夠了！真的夠了！好采柔，這子應怎麼下才對？」

采柔笑道：「我們怎樣也下不過龍怡貴女，不若要這『龍怡堯敵』自打屁股，教你怎樣擺佈她吧！」

紅月「噗哧」笑出來，道：「那真是最有趣的一回事，那你快教我吧。」

龍怡聽到「自打屁股」，俏臉更紅了，但卻忍不住仰起臉來，甜甜一笑道：「大劍師！看，違規的情況愈來愈嚴重了，龍怡是否應自己打自己。」說完這語帶雙關的話，她連玉項和深開衣領裏豐滿的胸肌也燒得火紅起來，教人真的想探索一下更裏面的顏色。

這是我到淨土後，所遇到美女中最易羞紅的女子，而這亦是她最動人的地方，那種霞燒玉頰時的嬌艷欲滴，真教人無法抵擋，難以抗拒。

或者我是想看她的艷紅嬌羞究竟會達到甚麼地步，又或者我是受到天眼眼神的刺激，不想再給甚麼「規則」所約束，脫口道：「你怎會有和堯敵相同的問題，所以絕不用自己動手，任何男人都求之不得有這樣的機會。」

想不到一時情不自禁下，竟公然和她調起情來，是否我真的對她動了心，還是我需要這種刺激，來沖淡對采柔將來命運的顫慄和恐懼？還是因為別的原因？

龍怡整個人像給烈火燒著了般，更嬌艷的嫣紅以雙頰為中心像新湧起的波浪般擴散著，深情地瞅了我一眼，垂下螓首。

紅月呱呱笑道：「龍怡快脫掉褲子，讓大劍師打你屁股。」

這頑皮貴女口沒遮攔的露骨話，令龍怡羞得更是無地自容，粉頸拚命垂下，像美麗的天鵝般要將俏臉埋進胸膛裏。

棋壇競爭的氣氛至此破壞無遺，看來沒有人再有興趣繼續下棋。說真的！比起愛情的遊戲，這盤棋又算得上是甚麼東西？

我驀地發覺自己正處在一種極為奇怪的狀態裏，像一切都不是真實的，就像深陷在一個不能自拔的夢裏那樣，而在夢裏，無論你做甚麼事也不用擔心那後果的。

花雲的臉容突然在我心中浮起來。

她已走了，蓄意地離開了我。

我頹然坐進椅裏。

采柔走到我背後，扭著我的頸道：「大劍師！你累了嗎？」

我伸手往後，將手抬探入她秀髮裏，輕輕摩挲著她的頭，心中湧起難以遏止的哀傷，想到負在肩上那些無形卻有實的重擔子：魔女國、淨土、感情的債項、不測的命運，真欲從此長眠下來，靜靜地被埋在那「采柔丘」裏。

我閉上了眼睛。

紅月輕輕道：「采柔呀！不要再說大劍師累了，否則又嚇得龍怡不知如何是好呢？」

采柔道：「大劍師即管累了，龍怡貴女也不用走。」

我太明白采柔的心意了，她蓄意要撮合我和妮雅、紅月，就是希望自己將來離開我回到巨靈的帳幕後，我身邊仍有很多愛我的女子。在她來說，十個八個妻子實屬閒事，我既對龍怡有好感，為何不可再多一個呢？

我睜眼道：「拿酒來，我要你們三個陪我直喝到天明。」

龍怡身為主人，喜孜孜地站了起來道：「讓我去拿酒！」出廳去了。

紅月跳了起來，坐到我膝上，手穿過我的後頸和采柔之間，重重吻了我一口，道：「大劍師！你心裏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我從你的眼神可以看出來。」

剛才在會議裏，我堅強地壓下了花雲離開對我造成的打擊，拋開對采柔未來命運的深切恐懼，但在這一刻，我卻崩潰了下來。

我側頭搜索大黑的影踪，見到牠躺在椅旁，叫了牠一聲，這傢伙耳朵也不豎一下，只是將大尾「霍霍」搖了兩下，便算是回應過了。

我想起了初會大黑的情景。

龍怡這時捧著一個托盤，上面放了兩瓶美酒和五個杯子，其中一個當然是給還未回來的妮雅的，她也算細心周到的了。

見到我們三個人摟作一團，她的神色有點尷尬，「局外人」的滋味自是不好受，我不由湧起憐惜。

天！我的心是否太軟了。

紅月嬌笑著離開我的懷裏，挨著我的腿站著，一隻手仍然扭著我的頸，小手暖溫溫的，向龍怡叫道：「來！龍怡！我讓出一條腿給你坐。」

龍怡羞得幾乎脫手將托盤掉往地上，但杯子已翻側了兩個，僵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粉臉的艷紅，更是不用說的了。

采柔嗔怪道：「紅月！你輸了棋也不用這樣報仇。」

紅月走了過去，挽著龍怡走過來，一邊笑道：「龍怡你說句公道話，我這是報仇？還是報答？」

龍怡無限嬌羞地看了我一眼，借將托盤放在台上的動作，掩飾那會使她找個地洞鑽進去的羞態。

紅月仍不肯放過她，搖著她的臂嚷道：「龍怡你還未答我的問題啊！」

龍怡將臉埋進紅月的頸裏，求饒道：「紅月啊！放過我吧！」

紅月眉開眼笑，得意之極地看著這曾縱橫於棋盤那戰場上的「降敵」。她們的歡樂感染了我，使我愁懷稍解。

無可否認，我是個很吸引異性的男人，而且在這方面頗為自負，所以亦分外受不起打擊。

第一次的打擊，是魔女百合要我離開她，事後我將所有怨怒全發洩在華茜的肉體上。

第二次打擊在剛才發生，就是花雲要離我而去。

直到花雲說要走時，我才知道對她已是情根深種。

我是否太多情了？

眼前已有采柔、妮雅、紅月，甚或是龍怡，但為何我仍情不自禁地念著花雲？

我不時警惕自己，切勿到處留情，但總抗拒不了。

這是否就是命運？

在戰場上我是敵人眼中可怕的強人，英明的領袖；但在情場裏，我卻只是個弱者，一個易受傷害的人。

采柔鬆開摟著我的手，移到台旁，幫著紅月將酒杯從托盤取出，放在台上。

龍怡則拿起美酒，首先斟滿我身前的那一杯，看著她專注的玉容和纖纖美手，我也不由怦然心動，想著將她玉手握住手中的滋味。

大黑於此時爬了起來，搖頭擺尾往廳門迎去，原來是妮雅回來了。

妮雅看到龍怡也在，還和我們非常融洽的樣子，絲毫沒有半點驚異，走到餘下唯一的空椅裏坐下，含笑向我道：「蘭特公子，你看你的魔力多麼大，連天廟最動人的美女龍怡，也繼我和紅月之後，逐一失守，看來堯敵也絕非你的對手呢。」

她心情顯然非常之好，不知是否因為知道了戰爭將會曠日持久，所以我和她還應有一段很長的相聚日子。

龍怡想不到紅月放過她後，又來了個妮雅，唯有垂下俏臉，卻沒有半點不歡喜的神色。

紅月左一句、妮雅右一句，看來我不把龍怡來個兼收並蓄也不行，事情怎會忽然到了這個地步？不過我卻沒有後悔的感覺。

紅月道：「妮雅你開軍事會議開得太多了，一開腔便像在打仗，不過龍怡還未……嘻……像我們般已失了守，只是快要失守。」

對著這麼可愛的四位美女，我心懷大暢，舉杯大笑道：「來！陪我喝一杯乾的，誰的杯內有半滴酒剩下，我便脫掉她的褲子打屁股。」

紅月向龍怡咪咪眼道：「好龍怡！不用你自己動手的機會來了。」她始終不肯放過龍怡，盡顯她俏皮愛玩的性格。

龍怡逐漸習慣了成為眾矢之的的滋味，亦知唯一的應付方法，是來個充耳不聞，舉杯一飲而盡，再將杯倒轉，果是半滴也沒有漏出來，深情地看著我道：「這一杯，龍怡祝大劍師永遠像現在這一刻般開懷。」

我大感有趣，含笑多謝，向妮雅道：「大公，到你喝了！」

妮雅哂道：「想不到大劍師在戰場上指揮若定，回到家裏雄風仍在，妮雅只是個被你捧出來的小大公，怎敢不從命。」舉杯豪飲，喝完後並不敢像龍怡般將杯子倒轉，可能是怕其會淌了一滴半滴出來，她或者不介意在紅月和采柔眼下給我脫褲子打屁股，但卻絕不是在仍可算是陌生人的龍怡臉前。

在她說出祝辭前，我搶先道：「我知你絕不會祝我勢如破竹地收復北方。」

妮雅裝作生氣地瞪了我一眼，道：「我要說的並不是祝頌，而是一個願望。」垂下了頭，低聲道：「但我不會告訴你這願望是甚麼，你也不會猜得到的。」

采柔等並不知妮雅決心留在淨土的事，有點愕然地望向她。

我心中嘆息一聲，輕描淡寫地道：「傻孩子，我怎會猜不到。」頓了頓，再道：「當然，我不會猜你的願望是要我重回淨土，因為那早已是一個死生不渝的承諾。」

妮雅粉臉刷地通紅，咬牙道：「你真的猜到了？」

我肯定地點頭，望了望她的肚子。

妮雅敗下陣來，垂頭看著自己忸怩下扭弄衣袂的纖手。

紅月抗議道：「你們在說甚麼鬼？」

我望向采柔，她臉上露出似明非明的神色，若有所悟。

我輕喝道：「乖采柔！到你了。」

采柔嚇了一跳，慌亂下舉杯，不慎濺了幾滴出來。

紅月拍手笑道：「好了！采柔這規則支持者自己犯了規，大劍師，讓我幫你脫她褲子。」一派唯恐天下不亂的樣子。

采柔嗔道：「好！紅月，枉我處處幫你助你，我有難時你反掉轉頭來對付我。」

紅月吐出可愛的小舌頭，故作惶恐道：「濺出來的不計算，快喝酒吧！」

采柔滿臉笑意下嚇唬地再瞪了她兩眼，才飲了那杯酒，誠心祝禱道：「閃電之神，請你保佑大劍師早日除掉那萬惡的大元首和巫帝，為所有受害的人報仇。」

一時間我們沉默了下來。

是的！我已很久沒有想起大元首了，因為我有點不願想起他，假若他得到了珍烏刀，我很懷疑自己能否支持到他刀折的時刻，若答案是「否」的話，天下間可能再沒有人能制服他了，因為魔女刃將隨著我的身死落進他手裏，使他更如虎添翼。

紅月輕輕道：「到我了！」遲疑地看著眼前那滿滿的一大杯酒。

其他三女都有點不勝酒力，除了雙頰生霞外，俏目都是水汪汪的，誘人之極。

在眾人虎視耽眈下，紅月戰戰兢兢雙手捧起酒來，囁嚅道：「我從未試過一口氣喝這麼大杯的酒哩。」

龍怡首先表態道：「你若臨陣退縮，我絕不會放過你。」

紅月噘起小嘴，昂然道：「我紅月甚麼也不怕。」舉杯作痛飲做狀。

酒從唇旁瀉下來，順著下頷，滴入衣領裏嫩滑如嬰孩的肌膚裏。

「咕嘟咕嘟！」

紅月在滿臉紅霞中放下空酒杯，喘息著道：「完成任務！」

采柔一手搶過酒杯，倒轉過來。

一滴晶瑩的液體，緩緩滴下，落在台上。

紅月呆了一呆，忽地一聲嬌叫，跳了起來，往房內逃去，嚇得剛睡了的大黑驚醒抬頭，剛好看到采柔等三女追著入房去了，連忙也起身撲進去。

我舉起酒杯，看著內裏碧綠色的美酒，耳裏聽著房內撲打、嬌呼、喘笑、求饒混成一片的吵玩聲，心中充盈著幸福溫馨的感覺。

這處便像個避世的真淨土，只有快樂和愛戀，外面卻是荊棘滿途！自年加向我說出聖劍騎士的預言後，我早不勝負荷的肩上便更加上了淨土的重擔子，壓得我氣也透不過來，只有藏在與我深愛女子的懷抱裏時，我才能找到片刻的安寧輕鬆，那忘掉命運的避難所。

龍怡的呼叫傳出來道：「我們按著她了，大劍師快來！」

我舉杯一飲而盡。

火熱貫過喉嚨，直闖腹內。

我站了起來，拋開所有重擔煩憂，舉步走進房內。

## 第三章 北路之役

「轟隆！」

一下驚雷，使得我從床上坐了起來。

四周一片漆黑，呼呼狂風吹得窗帘「霍霍」作響。

早先戲耍至倦極而眠，橫七豎八擠睡床上的四女，也嚇得爬了起來。

「喔喇！」

一道電光劃破窗外的夜空。

黑室全白。

我看到了龍怡敞開的外袍裏那性感內衣只能遮掩小部分雪白飽滿的胸脯。

「轟！」

暴雷驚天動地爆鳴，如起在身旁。

紅月嬌呼一聲，撲入了我的懷裏，其他三女亦不由擠到我身旁。

再一陣狂風吹來，大雨夾在較輕的雷聲裏，嘩啦啦打下來，一陣陣打在屋頂上。

燕色的估計沒有錯，大雨終於來了。

電光不住閃亮。

我和妮雅面面相覷。

狂風再至，帶了窗外的雨粉。

龍怡低叫道：「噢！要關窗了！」艱難地爬起床來。

我輕輕推開仍是迷迷糊糊的紅月，讓采柔接收了她，爬起床時，才發覺大黑也睡在床上，不禁啞然失笑，幸好飛雪甚麼也不怕，否則床將要塌下來了。

來到窗前，急忙幫助龍怡將唯一仍未關閉的大窗那條撐起窗框的木柱從凹位處抽出來，雨點撲臉打來，教人雪雪生痛。

「轟！」

一道電光直擊而下，落在窗外的園林裏。

龍怡嚇得嬌呼一聲，躲入我懷裏。

昨晚我們雖然嬉鬧得甚為瘋狂，和龍怡的身體也有多次碰觸的機會，但卻從沒有像眼下的這樣全面接觸。

白光閃耀，一時間我甚麼也看不見。

我托著窗板，輕輕放下，將強暴的風雨聲隔在窗外，也將室內變成個絕對黑暗的世界。

寧靜和平的暗黑天地。

龍怡豐滿的肉體在我懷裏顫抖著，縱使我看不到她美麗的俏臉，但也感到她無限的驚怯，她那最使我心動的嬌羞。

我將她的身子抱得直立起來，讓她玲瓏浮凸的肉體全無間隙地緊貼著我。

她誘人的呼吸一下一下輕輕的噴在我的臉上，使我知道她正勇敢地仰起俏臉，等待我的熱吻，黑暗的確能使最害羞的人也增加了所缺乏的勇氣。

我低頭在她櫻唇輕輕一吻，淺嘗即止，若要占有她，剛才便多的是機會，但我很滿意我和她現在那種動人的關係，不想有太快的發展，又或者是我還需要一點時間。

她豎起腳尖，輕輕回吻我後道：「要不要我點亮油燈？」

我想起閃電時看到她那雪白的胸肌，心中一熱，旋又壓下自己的情慾，點頭道：「好！」放開了她。

摸索到床邊時，碰著妮雅的身體，禁不住將她抱緊，奇道：「為何紅月這小傢伙一聲不響，她不怕暴雷嗎？」

采柔在床中間處笑道：「她早睡回了去。」

燈火亮起。

龍怡背著我站在靠牆的高几旁弄著油燈，采柔接著熟睡的紅月坐在床心，妮雅藏在我懷裏的旖旎情景，立時映入眼帘。

我向龍怡問道：「為甚麼你像是很熟悉這屋內的環境呢？」

妮雅由我懷裏抬起頭道：「你太粗心了，難道看不出這是龍怡貴女的閨房嗎？」

我一震望向剛扭轉身來臉向著我們的龍怡，呆道：「既是你自己的地方，為何整天嚷著要告退？」

紅色的燈火映照下，龍怡羞澀地道：「但我已將自己的房子讓了出來給你呀！」

我心中沉吟著，龍騰這樣允許自己的女兒公然向我示愛，必亦是同意龍怡和我建立更親密的關係，這樣對鞏固他在淨土的地位，自是大有益處，由這點著眼，我對與龍怡關係的處理更應小心一些，否則可能會帶來不良的後果。

龍怡來到我身旁坐下，低聲道：「大劍師！你不高興龍怡這樣做嗎？但為了你，不要說讓出屋子，甚麼事龍怡也肯做。」說到最後一句，聲音轉至僅可耳聞。

我道：「不要多心，我只是想著應怎樣利用這場雷雨。」

妮雅從我懷裏脫出來，坐直嬌軀，正容道：「是否應立即下追擊的命令，所有人都準備好等待著你的指示。」

一陣風雨刮來，一時屋頂窗門盡是雨打聲，風從窗隙侵進來，吹得油蕊上那點火焰閃爍跳動。

我沉聲道：「希望這場雨下得愈大愈久，便愈是理想。」

大黑這時警覺地豎起耳朵。

「篤！篤！篤！」

敲門聲響起。

他們終於來了。

除了六位大公外，這次連約諾夫、龍歌、紅晴、澤生、侯玉等和十多名我尚未認識的北方將領都來了。

較使我注目的是換了三等武將服飾的田宗，顯示出他已因過去個多月的表現積功連跳兩級，難怪神采飛揚。

淨土軍階編制非常簡單，主要是大公、武將、隊長和普通兵。除大公和普通兵外，其他兩項都細分作五等或一等，三等武將已是非常高的軍職，像紅晴侯玉等也只是二等武將，我所知的一等武將便只有約諾夫、龍歌和那像雌豹般的雁菲菲。

所有大公的嫡系繼承人，都自動成為五等武將，要升作一等武將，就要看他們在軍中的表現了。

至於軍隊編制，則是軍、師、團和隊，以三萬兵為一軍，一萬兵成一師。團有大有小，多至千人，少至數百人也有，要看其性質而定，像小矮胖統率的工兵團，有需要時可增至數千人之眾。隊則以百人為單位，由大小隊長指揮，職級分明。

這時淨土三等以上的老少軍官都擠在正廳裏，足有三十多人，台椅都給搬到一旁，以騰出更大的空間來。

我在妮雅的陪伴下，進入正廳。

眾大公武將均肅然敬禮。

我收拾情懷，正容道：「大火熄了吧！」

「轟隆！」

屋外一下驚雷，使眾人的目光都望往屋頂處。

龍騰等一眾大公站在前排處，一齊點頭，眼中露出熱切興奮的神色。

龍騰道：「還是燕色比我有眼光，我已向他陪過罪了。」心情暢美下，他已不斤斤計較這小小的勝負得失了。

我很理解他們的心情，這場雷暴便是天公顯示了它仍是站在我們的那一邊。

龍歌踏前道：「龍歌等候大劍師的指示。」

我微笑道：「放心吧！我不會忘記在這次追擊裏誰是先鋒將。」龍歌有點不好意思地臉孔紅了一紅。

站在謝問旁的一位年輕二等武將道：「希望雷暴很快便可停下來。」我眼光移到他處，點了點頭。

謝問有點尷尬地道：「這是小兒謝凌風，大劍師請原諒他多言。」

我微笑道：「年輕人應該是無畏敢言的。」

謝凌風露出感激的神色。

紅石笑道：「年輕人是勇猛好戰的獅子，老年人是愛撿便宜的狐狸，我老了，只希望這場雨下得愈大愈好，雷電愈打得烈愈愜意，硬是將黑叉鬼困在山路上，受盡風雨之苦後，我們便可去撿便宜了。」

眾人都笑起來，有種在極度緊張焦躁裏輕鬆寫意的味道。

燕色道：「我曾佯攻了斷路堡幾次，又弄榻了部分城牆，然後使人守著通往斷路堡的山路，防止黑叉人派人破壞。最新的情報顯示，黑叉人仍未完全退出斷路堡，所以就算他們有毀路的企圖，這場大雷雨也使他們因人馬未能完全撤出而辦不到。」

我點頭表示讚許燕色確是經驗老到的將領，每一方面都計算得到。

雨點「啪嗒啪嗒」打在木造的屋檐上，但雷聲已逐漸弱下來。

我環視眾人，最後眼光落在龍歌臉上，微笑道：「怕淋雨嗎？」

龍歌昂然應道：「無論是天上下來的雨，又或敵人射出的箭雨，我也不怕。」

我喝道：「那你便是我左邊的大將！」轉向神色有點不自然的約諾夫道：「約諾夫便是我右邊的大將，我們將冒雨出擊，不讓黑叉人有毀掉山路或設下陷阱的機會。」

約諾夫見我沒有忘記他這曾並肩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老朋友，大喜答應。

寧素皺眉道：「下山的路雖然寬敞，足可容四馬並行，但現在天雨路滑，泥濘滿途，可否待天亮時才出擊？」

我道：「這是任何人也作如是想的想法，所以肯定黑叉人也是這麼猜想，故此我們這行險的一著，應是敵人估不到的奇兵。」

我一直以來的戰略，都是險中求勝，這並非我性好冒險，而是因為每一次敵人都比我強大，故不得行險取勝。

眾年輕將領都露出興奮的神色，反而大公們和老一輩的將領都臉帶猶疑。

我斷然道：「這裏每一個人都同意要追擊敵人，敵人也知道我們必會追擊他們，所以我們倘若來個乘勝追擊，其實卻是墮進敵人布下的陷阱裏去，可是這一場雷雨扭轉了整個局勢，不但解決了大火阻路的問題，還把敵人撤退的行動完全癱瘓下來，假設我們失去了時機，機會一過去了便永不回頭，誰還有話要說？」

紅石道：「大劍師！我完全贊成你的決定，一直以來我們都是太保守和穩重了。」這話似乎在責怪自己，其實罵的卻是守衛天廟的眾大公。

燕色嘿然道：「紅石老頭我知道你在罵誰，但不要怪我們，因為那時聖劍騎士還未出現。」隨著振臂高呼道：「孩兒們！讓我們在大劍師的領導下，直殺下山腳去。」

眾人轟然答應。

這時約諾夫和龍歌外唯一的另一位、一等武將雁菲菲踏前兩步，道：「沒有人比我更熟悉斷路堡內的情況，包括堡下秘道，和下山的山道，所以我請求讓我精選三百人，作探路的先頭部隊，只要大劍師點頭，雁菲菲立即便去。」

我微笑道：「若我沒有猜錯，雁菲菲你必是在這場雷雨發生之前，便挑選好這探路的精銳隊伍。」

雁菲菲一呆道：「大劍師怎會知道？」

我故意莫測高深地笑了笑，並不答她，轉向約諾夫和龍歌道：「你們對這有沒有意見？」要知這樣一來，真正打頭陣的，便變成雁菲菲了。名雖為探路，卻是最前線的先頭部隊。

兩名男將相視苦笑，然後齊齊搖頭，表示沒有意見，但對我徵詢他們才作出決定，均表露了感到被尊重的神色。

我向雁菲菲道：「去吧！」

雁菲菲大喜，施禮後轉身擠出門外去了。

我向眾人道：「我知所有人均已整裝待發，但山路難走，路窄人多，所以我要最好的戰士，組成十個百人隊，他們若不是擅長硬仗的好手，便須是最好的射手。」

眾人均點頭表示明白，因為無論我們有多少人，山路寬度有限，能和敵人短兵相接的最多只可以有數十人，所以貴精不貴多。而且人愈少，便愈可以隱藏行蹤，試想敵人怎會猜到來犯的「大軍」只得千人之眾！

龍騰疑惑地道：「在這樣的雨夜裏，如何分辨敵我？」

我淡然道：「當我們追上敵人時，天亦應亮了，若再沒有別的話說，立即出發。」

眾人轟然應諾，紛紛踴躍去了。

妮雅在我耳旁道：「你安排了左右先鋒，又有探路的部隊，那你的妮雅怎麼辦？」

我扭著她的腰道：「妮雅大公，你身為南方兩大統帥之一，手下猛將如雲，你不帶領他們，誰能代替你。」

妮雅道：「我不管，妮雅要跟在你身旁。」

我佯怒道：「你真想我脫掉你的褲子來打屁股嗎？」

妮雅甜甜一笑道：「大劍師息怒，妮維聽話了，我也要去安排一下。」

往廳門走去，又回過頭來道：「山腳見！」

這妮子使我愈來愈愛她了，竟懂得逗弄我。

在特製的防水燈照射下，我、約諾夫和龍歌分率著十個百人隊，在山路上走著。

雨勢轉弱了點，但夾在山風中打來，仍是相當狂猛，儘管我們頭頂大盾牌，身披雨具，但想加快些也是有心無力。

雷鳴低沉下來，只是在天際不時閃起微弱的白光。在大隊裏，其中兩人專責抬我的射日弓，珍烏箭則在我背上的箭筒內，說真的，我對這大弓和箭，已生出了感情，就若我對魔女刃那般。

原本火紅一片的斷路堡已變成黑沉沉的，像隻斷了氣的巨獸般俯伏在前方。

我發出停止的命令，因為再走便會進入堡內敵人視線之內了。千多人立時停了下來，蹲低。

黑暗的山路裏，一條人影閃了出來，直奔至我身前，原來是雁菲菲探路部隊中的兵士。

我問道：「前面怎麼樣了？」

來人興奮地道：「雁菲菲武將已抵達斷路堡，差我回來告訴你們，敵人正開始繼續撤退，而他們在最後方布下了數目不明的弓箭手，準備阻截我們的追擊。」

這時約諾夫和龍歌先後擠過人堆，來到我身旁。

我向兩人重說了一次這最新的情報，才道：「我們來得正及時，假若讓黑叉鬼全退到了山路上，這批箭手便難應付得多了。」

那傳訊兵續道：「敵人陳兵在城北近下山之路的那一邊，一待撤退完畢，便會隨大隊撤走，我們得趕快點才成。」

我腦中閃過先前看過的斷路堡地圖，向龍歌和約諾夫道：「你們分由左右發動攻勢，我和雁菲菲負責中路，但未有我的命令，半枝箭也不可以射出去。」又向那傳訊兵道：「你叫甚麼名字！」

那傳訊兵受寵若驚，恭敬地道：「小兵叫辛捷！」

對於我來說小兵和大將是沒有分別的，每一個人都應受到尊重。我道：「辛捷你告訴我，敵人有沒有發現你們的行蹤。」

辛捷道：「我們摸黑入堡，加上風雨的掩護，估計他們仍未發現我們的蹤影。」

我心中暗讚雁菲菲，也驚嘆她觀察力的敏銳，只是從敵人分布的位置，便分析出對方的殿後兵是以射手為主，點頭道：「我們也要這樣做，好！弄熄所有照明燈，我們去！」

當我們在辛捷帶路下，穿過崩塌了的城牆，來到城中一處被燒得只剩下一堆焦石碎瓦的房屋處，與雁菲菲會合在一起。

雁菲菲來到我身旁，湊到我身邊道：「聽！」

她的氣息弄得我耳朵癢癢的，不禁心神一蕩，連忙壓下遐思，細心靜聽，在十多處燒焦了的房舍後，隱有車馬人聲傳來。

雁菲菲道：「聽！車馬聲比以前疏落多了，敵人的撤退應接近尾聲階段，我們是否要立時發動攻擊？」

屋檐雖破爛，但仍擋了部份的風雨，我鬆了一口氣，徐徐道：「你估計對方有多少人？」

雁菲菲道：「我猜是在二千人上下，不會超過二千五百人。」

我望向前方風雨飄搖的暗黑裏，像一塊塊黑炭般斜七豎八的房舍，稍遠處塌陷了半邊的一座高樓，和更遠方仍屬大致完整的城牆，一個人影也看不到，除了風刮起砂石木屑和雨打的聲響外，便有若鬼域，奇道：「你怎能得出這樣的數字。」

雁菲菲低沉而充滿磁性的聲音又再在我耳邊響起道：「那是我假設自己是敵人主帥，要在這裏布下足夠抵擋我們猛攻的人手，又能迅速撤離而猜估出的數目，人手多了，反而會妨礙了兵員移動的靈活性。」

我不由對她更是刮目相看，這幾句話代表了她深悉戰略之道，沉吟片晌，問道：「下山那邊是否只有一個出口？」

雁菲菲道：「是的！但不用擔心，建城時我們在城下開鑿了多條秘道，昔日棄城時，又巧妙地將它們加以封閉，剛才我曾派人查看過，封口仍完整無缺，所以我已派人趁著風雨聲的遮掩，開鑿其中一條秘道的入口，現在他們已進入了秘道，正在全力打通另一端，當他們潛往另一邊的城牆時，便會以開山器在牆外打個洞出來，那時我們便可以無聲無息地出現在城牆外的廣場側，予敵人致命的打擊。」

我大喜下獎勵地伸手拍了拍她肩頭，道：「幹得好！你對斷路堡確是瞭若指掌。」

雁菲菲咬牙切齒道：「我的兩個哥哥，一個弟弟，全都是在城破時被殺身亡，我怎能忘記。」

我看了她一眼，這樣的黑暗裏自是不能看到她的神情，嘆道：「我明白了！你現在使人通知龍歌，著他和我的人一起穿過秘道，潛往城外，約諾夫則率兩個百人隊留在這裏，在發動攻擊時虛張聲勢，以牽制敵人。」頓了一頓又道：「當敵人全撤往城外時，即開始突襲，那時這二千多斷後的敵方箭手剛鬆了一口氣，無可避免地會生出退意，在他們無心戀戰下，我們便更能得心應手，只要殲滅了這批人，這一仗我們便有十成獲勝的機會。」

雁菲菲低叫道：「大劍師英明，我去了。」語氣間透出來自真心的敬服。

我們迅速行動，當最後一個戰士穿出秘道時，天色已由絕對的黑暗，轉作灰黯，雨勢亦由大變小，由密變疏，視線雖仍離明朗尚遠，但已隱可見物。

我和雁菲菲及三百多戰士，首先穿過鑿穿的地洞，爬到城外去，依從雁菲菲的話，伏身一堆亂石後的野草叢中。

黑叉人在能防水的燈火照明下，長長的車馬隊蜿蜒列在下山的路上，蠕蠕而動，儘管事實上他們是凶殘惡毒的暴徒，但這刻的他們在我眼中，只是群待宰的可憐蟲。

所有物資和人馬車輛均聚集在城外可容千人的大廣場裏，可見撤退已接近尾聲，假設這時我們才率軍攻來，便會被斷後的箭手加以阻截，倘若山路再被他們破壞，整個追擊的行動便要泡湯了。

勝敗只是一線之差。

若沒有這場豪雨，黑叉人的退軍行動亦肯定會成功，那時的形勢便和現在有天壤之別。

天色逐漸明亮。

雁菲菲在我耳邊道：「看！」

我頂著她的手指看去，只見一邊山路旁峻峭的坡頂上，堆滿了巨石，雖然看不到裝置的細節，也可以想像到只要推動或扯開某一阻擋物，巨石便會滾往山路，將道路完全封閉破壞，這一著不可謂想得不絕。

雁菲菲道：「若遇危急時，黑叉鬼會不顧一切，不理仍有多少人尚未退走，滾下巨石，那便糟糕了。」

我運足目力，巨石堆旁的景物清晰起來，可看到有三個人立在坡頂，顯是由他們負責這任務。

我道：「不用怕，那三個人由我對付，拿我的射日弓來。」

雁菲菲一震道：「這麼遠，大劍師竟也可以看清楚嗎？」

射日弓被抬了過來，我取過大弓，從背上的筒內拔出了兩枝珍烏箭，架在弓上，沉聲道：「當我射出箭時，立即發動箭攻，並射出訊號火箭，通知城外內的龍歌和約諾夫前後圍殲該死的黑叉人。」

雁菲菲應了一聲，猶豫片晌，才道：「大劍師能一次射出兩支箭嗎？」

我淡淡道：「我的箭術傳自一名家將，他是帝國內最好的箭手，可惜在父親被捕時，因抵抗而被殺了，連射出一箭的機會也沒有。」我已盡量不去想起往事，因為那只會帶來痛苦。

這時雨停了下來，天上雖仍烏雲密布，但景物的能見度又增高了。

一名騎著馬的黑叉軍官，指揮著餘下的十多輛載滿物資的馬車緩緩加進撤退的行列裏，我用手肘撞了撞雁菲菲的香肩，道：「這軍官交給你了。」

雁菲菲出奇溫柔地應了一聲「好」，彎弓搭箭。

所有人的強弓上都架起了勁箭，只待我的指令。

一隊黑叉箭手於此時由城門退出來。

敵人的殿後部隊終於亦開始撤退，攻擊的時間也到了。

我蹲了起來，放平大弓，輕吸口氣，用力拉開弓弦。

兩支箭看似合在一起，其實箭頭處略分了微不可察的少許。

我已很久沒有同時射出兩箭了，這次我卻不得不搏一搏。只要能同時射殺兩人，另外那人便易對付得多了。

我計算著距離和角度。

這時恰巧其中兩人走到一起，我心中一喜，狂喝一聲。

「颼！」

兩枝珍烏箭離弦勁射而出，由下斜上，越過黑叉人隊伍的上空，望著那三人疾刺而去。

「颼颼颼！」

蓄勢待發的弓弦紛紛彈響，箭像昨夜那場豪雨般灑去。

另一枝火箭直升天上，通知城外內的龍歌和約諾夫動手。

負責滾石陣的那三名黑叉人還未看清楚甚麼東西向他們射來，胸前鮮血飛濺，往後便倒，箭雖是兩枝，但其中一枝卻連續貫穿了兩人的胸膛。

「啊呀！」

那騎馬指揮的黑叉軍官頸側中箭，倒下馬來，然後是敵人紛紛中箭的慘叫聲、倒地聲。

我拋下大弓給抬弓的戰士，向雁菲菲大笑道：「好箭！」一個虎步，往前標竄，魔女刃早來到手中。

雁菲菲應道：「大劍師才是真的好箭！」第二排箭又往亂成一片的敵人射去。

此時四處亦是喊殺連天，龍歌和約諾夫當然亦在發動最猛烈的攻勢。

當第三排箭射出時，我和迎上來的黑叉鬼短兵相接。

我感到體內充盈著驚人的力量，信心強大得可以一個人直殺往山腳去，當然事實上能否做到，則是另一回事。

這時退出城外的斷後軍和尚未撤走的黑叉軍，雖被我們射倒了數百人，但最少還有上千之眾，可是由於事起突然，倉忙下只想到逃命，棄甲曳兵地往山下逃去，一時驚喊震天。

我將劍法發揮至極限，逢兵器斷兵器，逢人殺人，但我的心卻冷若冰雪，沒有半點不忍或憐惜，在戰爭裏，不是殺人便是被殺。

我也不知自己殺了多少人，只知眨眼工夫便深進敵人撤退的隊伍裏。雁菲菲等開始時還能勉強跟在我身旁，不一會便給我拋離了百步之遙。

眼看敵人鮮血飛濺中一個個倒下，我心中想起了這些凶殘侵略者對這美麗淨土幹下的暴行，想起鳳香的慘死，大感手刃仇人的快意。

後方的喊殺更凌厲了。

我聽到龍歌狂叫道：「大劍師等我！」

我掉轉頭來，仗劍而立。

眼前的黑叉鬼故是拚命逃下山去，也不知將多少人擠出山路外，掉進深淵裏；而正往下逃來的黑叉人亦嚇得倒退回去，我就像站在向前向後兩股人浪的正中處，硬生生造成了這種情勢。

人仰馬翻下，龍歌和雁菲菲一刀一矛，先後殺至。

黑叉人的斷後軍已完蛋了，再無力抗拒我們吃著他們尾巴而來的屠殺。

龍歌勇如猛虎，連殺三人，又一腳將另一名黑叉鬼踢下路側的深淵去，來到我面前，舉刀道：「龍歌請命繼續追擊！」

我微笑道：「去吧！」

龍歌大喜，率著蜂擁而至的數百名百中挑一的淨土戰士，殺將下去。

雁菲菲這時也趕到，有點失望地看著擠滿山道，狂撲而下的龍歌和他手下，喘著氣道：「看來沒有我的份兒了！」

我大笑道：「放心！這是一場接力賽，下山的路還有四里，龍歌力竭時，就是我們出手的時刻了。來！」當先帶頭追著龍歌而去。

雁菲菲回頭向爭先恐後衝來的淨土精銳厲叫道：「孩兒們！這是你們報淨土血仇的最好機會了。」

眾戰士轟然響應。

一時山鳴谷動，聲勢驚人。

我們踏著敵人的屍體和棄置於山路上千奇百怪由糧食以至玩物的各種東西，穿過遺在道旁的騾馬車，直追多里，龍歌的隊伍才給敵人勉力在一峽谷處抵著，難再作寸進。

但當我、雁菲菲和約諾夫及眾戰士加入戰場時，敵人的抵擋便被迅速摧毀，給我們再趕殺多里，灑出來的鮮血染紅了山道，連在厚雲後透出的陽光也失去了顏色。

在我奮勇搶先下，龍歌和受傷的人都得到退息的機會，但敵人卻沒有如此幸運，在這種狹路的短距離戰裏，只有死人而沒有傷者。

戰爭便是這樣，黑叉人既是戰爭的挑起者，對此也不能有怨言。

直殺到連雁菲菲和約諾夫這兩員猛將也支持不了時，我們才停止了這將會在淨土歷史上留下千古不滅美名，以千名戰士殺死對方最少過萬人的逐天北路狹道之役。

我本想單獨繼續追擊，希望能找到陰女師或像「黑霸」客橫生這類重要人物，但想想他們多已退出北路之外，才把這極具誘惑力的念頭打消。

我看著最後一個黑叉鬼在山路盡處消失，和整條布滿著他們遺下的兵器車馬的山道，大笑道：「這是黑叉鬼最沒有面子的一次撤退，能保留褲子的人便可向其他人誇耀了。」

在身後坐滿山路上的戰士中，約諾夫按著肚皮艱難地喘著氣笑道：「大劍師啊！求你不要引我發笑，那比和敵人血戰更辛苦。」

因力竭而臉色蒼白的雁菲菲不能置信地道：「大劍師！你一點也不累嗎？」

我憐惜地看著她染了血的肩頭，道：「你受傷了！」

雁菲菲眉頭也不皺一下，淡淡道：「那只是小事吧！」

我環目一掃，除了我外，眼前數百戰士，無一不帶著傷，刻下實在不宜再戰。

龍歌和他的人已於此時氣喘喘趕來。

我大喝道：「追擊結束了，若我們強行追去，敵人在抵達平原時反撲過來，我們這裏將沒有人可以活命。」

龍歌呆了一呆後，跪倒地上，道：「多謝大劍師，事實上我也再走不動了。」

眾人聽到這麼坦白的話，出自這自負勇力之人的口，禁不住轟然大笑起來，但因牽動傷口而來的痛楚，卻使人很難憑眼睛看出他們是在笑。

笑聲和呻吟聲直衝上雲霄。

## 第四章 妙想天開

當淨土大軍緩緩駐進北路外的原野時，黑叉人已棄甲拋戈，逃得無影無蹤，我們雖在離山腳里許處停止了追殺，但往山下去的沿途上，除了被擠跌出崖壁外而致死的人，給人馬踐踏車輪輾壓而重傷或斃命者亦不在少數，粗略估計至少有數千之眾，由此可知黑叉逃軍的驚慌和狼狽。

曾雄霸逐天北路兩堡的黑叉大軍，只有大半人能逃往流仙城去。

依著彩虹七色而製，每一色代表一位大公的旗幟在平原上隨風飄揚，在經歷了淨土最艱苦和黑暗的日子後，他們的旗幟終於重在逐天北方的土地上耀武揚威。

他們隊形整齊地站立的地方，正是北伐的起點。

我策著飛雪，位於各大公之前，極目遠眺。

夕陽在我左方發出萬道紅霞，有種荒涼悲壯的味道。

在晚風裏，草浪在原野上一波一波的起伏著。

右方遠處是源自天河的流仙河，由此北進五十里，便是北伐的第一個目標──流仙城了。

流仙河到了平原的遠處，繞過了淨土九大名山之一的居仙嶺，蜿蜒而去。

我看著高聳的居仙嶺，心想若能爬到山頂，必可俯瞰流仙城附近的整個形勢。

七位大公緩緩策馬來到我身後。

近十二萬大軍士氣昂揚地分成百多組，列成戰陣，布在平原之上，感受著勝利的喜悅。

我扭過頭來，和妮雅交換了深情的一眼後，向各大公微笑道：「我多麼想立時揮軍北上，直撲流仙城，但可恨卻要壓下這誘人的慾望，噢！那是多麼不暢快。」

眾大公都諒解地點頭，說真的！誰不在腦海中轉著這念頭。

我長嘆一聲，道：「依我們早先定下的計劃行事吧！若黑叉人膽敢來犯，我們可看形勢是否需給他們迎頭痛擊，不過！我想他們絕不會愚蠢至此，而只會在流仙城恭候我們的大駕。」

龍騰道：「唉！以我們的人力物力，就算日夜趕工，也需要三個月的時間才能築起能抗拒黑叉人的新城堡。」

紅石道：「這正好是我們可將大量黑血運抵此地的時候。」

燕色大笑道：「這麼多年我們也等了，三個月又算得上是甚麼，幸好在這三個月裏我們也不會閒著。」

我淡淡道：「是的！我們不會閒著，黑叉人也別想閒著。」

再一次壓倒性的勝利，將淨土人的情緒帶上最高峰。

我再一次向他們證明了是傳說中能扭轉整個局勢的聖劍騎士。

除了龍歌、雁菲菲、約諾夫等參與了北路之役的將士外，沒有往外布防或偵察的戰士都投入了建堡的工作。

這以我名字命名的大劍師堡，將是我們在北方的立足據點。

從天原處不斷運來物資，不斷湧來幫助築城的平民，看他們落力拚命的情況，我想不到三個月，便能完成這建城的壯舉，何況人力物資更會源源不絕由南方送來，不虞匱乏。

當晚紅月、龍怡、采柔和妮雅也隨著大祭司的隊伍抵達營地，我心懷大暢下，次日清晨帶著四女策馬往流仙河馳去。

多日困在天原的飛雪興奮無比，一放開四蹄便將四女遠遠拋在後方，累得大黑吐著舌頭死命追趕。

河水流動的聲音，轟隆轟隆地在前方傳來，那是大自然美妙的樂章。

我直奔到河旁，俯瞰岸旁下奔騰的河水，這處上承天河傾瀉下山之勢，加上昨夜的暴雨，河水渾濁湍急，黑魔艦若想逆河而來，最少要等待一段時間。

闊約六百步的河面上，騰升起清爽的水氣，使我精神為之一振。

四女先後抵至，然後才是氣喘如牛的大黑。

紅月在馬背上不依叫道：「不要跑那麼快啊！」

采柔憐惜地看著頹然倒下的大黑，道：「你做做好心，讓大黑坐到你的馬背上吧。」

我看著大黑笑道：「這傢伙近日背叛了我和你們勾結在一起，又每天吃得飽飽，養得胖胖的，現在亦應是服勞役的時候了。」

四女嬌笑不已。

紅月跳下馬來，奔向我叫道：「大黑不坐，便輪到我紅月了。」

我俯身下去，一把抄起她的蠻腰，提上馬背，道：「我知道你想借我馬快為名，其實卻是想睡覺，是嗎？」

紅月轉身扭著我，閉上眼睛，「唔！」一聲已毫不客氣睡了起來。

我搖頭苦笑，策著飛雪緩緩沿河而行。

龍怡拍馬來到我身旁，道：「現在營地裏人人都在談論你一弓發兩箭，每箭都貫穿了十個黑叉鬼咽喉，單劍殺了對方近萬人的輝煌戰績，興奮得緊呢！」

我駭然道：「甚麼？」

龍怡抿嘴一笑道：「這就叫以訛傳訛嘛！」

妮雅在後側道：「放心吧！大祭司已下令讓所有人知道真實的情形，以免大家生出輕敵之心。」

馬蹄聲驟響，一隊百多人的騎兵由北面遠處奔來，到了近前，原來帶頭的是田宗。

他的神色有點緊張，施禮後道：「我們登上了居仙嶺向北一座小山的丘頂，看到了流仙城處集結了數十艘巨型的黑魔船，泊滿了整道河段，看來黑叉人的援軍已到，若對我們展開反攻，我們便非常危險了。」

我心頭一震，這正是敵我雙方優劣分明的地方，敵人不但可以迅速將兵員通過河道運送來此，而且整個北方的資源均為他們所有，我們只要略一挺進，便變成深入敵人勢力範圍內的孤軍，守在這裏嗎？又怕抵擋不了敵人以倍勝的兵力。

前此每一場戰爭，我都利用了特別的形勢，如敵人的輕敵，秘密的武器和幸運的眷顧，達成了驕人的戰績，但若是明刀明槍對著敵人壓倒性的兵力，我實是一點把握也沒有。

我沉吟片晌，道：「讓我去看看！」

我們策馬爬上斜坡，來到這個地勢頗高的山丘之頂時，燕色、紅石、寧素和謝問四名大公和紅晴等幾名年輕將領，正神色凝重地立在那裏，遠眺北方。

我抱著紅月，跳下飛雪。

眾人紛紛下馬。

我將半醒的紅月交給了采柔，來到他們身旁，往前望去。

流仙河氣勢磅礴地隨著起伏的山勢蜿蜒望北奔去，到了地平線的遠處，只見一座大城，跨河而建，流仙河剛成了她的「心脈」，形象鮮明，使人一看難忘。這時城中長長的河段正密密麻麻布滿高聳的船桅。

在高厚的城牆外，是一排接一排的營帳，所有在南邊的山頭都插著黑叉鬼飄揚的旗幟，陣容的鼎盛，看得人心生寒意。

我望向謝問大公，這曾是流仙城統帥的人，眼中射出無限的傷感，不勝唏噓地眺望著這曾是他屬地的美麗大城。

我回頭後望，居仙嶺的第一高峰居仙峰巍然聳立，特別鍾愛高山的我，不禁想起了像遠在萬水千山之外的連雲峰，心想若能登上居仙峰，看下來是否有另一番動人景象？

紅石冷哼道：「共有三十二艘黑魔船，若以每船運千人計，那便是三萬二千人，真恨不得一把火將它們全燒了。」

我心中一動，轉頭道：「這不是全無可能的。」

謝問搖頭嘆道：「那幾乎是沒有可能的！這些船在這距離看似乎都擠到一塊兒，其實船與船間都有著距離，而且每船都守衛森嚴，想爬上船不被發覺，真是談何容易。」

我道：「假設我們將以千計燃著禾草的木排，借水勢由流仙河送過去，是否有成功的機會？」

謝問想也不想，搖頭道：「在城緣出口的兩端，均裝置了巨型的攔河大鐵閘，藉河旁碉堡內裝設的絞盤控制著升降，鐵閘升起時，不要說船隻，連人也不能通過，所以這個方法是行不通的。」

我苦惱地道：「有甚麼方法可以破壞水閘？」

一名年輕將領步前道：「只要破壞絞盤，鐵閘便不能升起來。」我認得那是謝問的兒子謝凌風。

燕色指著流仙城外的黑叉軍營道：「可惜我們根本沒有方法越過黑叉人布於城外的封鎖線，何況我們還要不讓他們發覺呢。」

寧素道：「黑叉人經過封隘堡之役變得乖了，這樣陳兵城外，就是防止我們的龍怒吼再次發揮威力，由此亦可知他們必嚴密監察著我們的動靜，防止我們偷進流仙城去。」

妮雅指著地平線的最遠方，低呼道：「看！又有船來了。」

我們極目而望，只見三艘黑魔船，緩緩逆流駛至，又帶來了新的兵員。

我們的心直沉下去，愁眉難展。

假設流仙城本身有三萬黑叉軍，加上從北路二堡敗退的三萬至四萬人，又再加上由北方增援而來的部隊，現在他們便最少集結了九萬以上的兵力，而新的兵員又不斷由水路源源開到，當他們在未來的數十日內，聚集了足夠的兵力時，便會向我們發動強攻，在大劍師堡尚未建成的時候，只憑我的魔女刃和十萬淨土軍，如何應付對方狂風暴雨式的猛攻？

我坐在流仙河旁一塊大石上，苦思著對付黑叉人的良策，以往我面對危難時，總能憑直覺迅速作出決定，但今次卻有一籌莫展之嘆。

更令我苦惱的是，黑叉人就算輸了這場仗，失去了流仙城，實力的損失和士氣的打擊固是嚴重，但仍非致命。

但若我們敗北，淨土便完蛋了。

現在和黑叉人對峙著的已是淨土的全部精銳和大將。

一天給黑叉人壓在這裏，動彈不得，我構想中的游擊戰略便不能展開，因為黑叉人是不會容許我們到任何地方去的，所以奪下流仙城，便變成了首項要務。

除了妮雅要督促她的手下外，其他三女由早上陪我在這裏坐到了黃昏，但我仍想不到任何妙策。

難道就這樣坐以待斃。

唯一的最佳方法仍是由水路進攻。

但怎樣才能無聲無息破壞那最關鍵性的攔河大鐵閘，卻是最煞費思量的事。

時間每過一分，敵人的實力便會增加一分，我們的時間愈來愈少了。

采柔走了過來，挨著我坐下。

我無情打采地問道：「紅月和龍怡到那裏去了！」

采柔憐惜地吻了我一下，道：「她們到了河下邊去拾石子，噢！她們回來了。」

兩女的嬉笑聲遠遠傳過來，還有大黑得意忘形的吠叫聲。

采柔伸手撫著我的臉頰，輕輕道：「我多麼希望能分擔大劍師的憂慮。」

我將臉埋入自己捧起的雙掌內道：「我的腦袋已想到完全閉塞了，需要新的刺激。」

采柔一呆道：「新的刺激！」

忽地站起來叫道：「龍怡快過來！」

我愕然抬頭，望向采柔。

龍怡和紅月拉著手奔過來，旁邊是開懷雀躍的大黑。

龍怡笑道：「采柔！甚麼事了？」

采柔認真地道：「大劍師需要新的刺激。」

我們三人齊齊露出疑惑的神色，新的刺激和龍怡有甚麼關係？

采柔道：「我們三人中，只有龍怡對大劍師來說才是新的刺激，來！龍怡！快坐到大劍師腿上，讓他好好疼你。」

這麼怪誕的想法，到了她口中卻變成天經地義的理所當然。

這在閃靈族裏或者是很普通的事。

我搖頭苦笑，不知要說甚麼才好。

龍怡俏臉生霞，連耳根也紅了起來，看看我，又看看采柔，手足無措。

紅月瞪大了美目，也是看看龍怡，看看采柔，再看看我，忽地「嗤」一聲笑出來，一手掩著小口，另一隻手將龍怡推到我身前，道：「好龍怡！我早有先見之明，來！讓大劍師抱抱吧！那舒服得緊哩！」

龍怡更不知如何是好。

看著她嬌美至極的羞態，我的心也急促地躍動起來，童心大起，微笑道：「來！坐吧！」

龍怡羞不可抑，嬌吟一聲，倒入我懷裏，兩手纏上我的頸項，俏臉埋在我寬厚的肩膊上。

擁著她青春火熱的肉體，我自昨天黃昏觀敵之勢後便愁思百結的心，絕對地鬆弛下來。

紅月拍掌道：「好了！龍怡你坐一會後，便輪到我紅月了。」

我望向遠處秀出群峰之上的居仙峰，感受著懷中美女的血肉在我懷抱裏躍動著，心中一片安寧。

這新的刺激的確管用得緊，可恨對如何攻取流仙城，卻沒有任何實際的幫助。

一陣柔風掠過草原。

紅月道：「天氣真好，若能弄兩隻天原上的皮鳥飛來玩玩，那就真是挺寫意啊！」

我腦中靈光一閃，全身劇震，猛地抱著龍怡長身而起，叫道：「我想到了！」

三女大喜望向我。

龍怡被我抱得氣也透不過來，從我懷裏抬起頭道：「大劍師！」

我低頭下來，封著她嬌艷欲滴的紅唇，貪婪地啜吸。

龍怡用盡所有的力量摟緊我。

回到營地後，我發出緊急命令，將所有大公和將領召到主帳來，當然！還有正在趕工製造龍怒吼的小矮胖。

不一會，帳內聚滿了人，連一眾祭司也來了。

眾人都茫然不知我召他們來為了何事。

好事的大黑也來湊熱鬧，纏在我的腳旁，連采柔喚牠也昂然不理。

我心情之佳美，確是難以形容，向眾人石破天驚地道：「我想到了攻陷流仙城的方法了！」

眾人呆在當場，露出不能置信的神色。

試問誰不在搜索枯腸，籌謀善策。

當每條思想的通道最後都以死巷作結時，我忽然告訴他們有條直通的大路，怎能不使他們目瞪口呆，半信半疑。

我胸有成竹地道：「只要我們能破壞絞盤，降下攔江水閘，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是嗎？」

眾人都露出廢然若失的神情，這事誰不知道，問題是怎樣去完成，水閘既是如此重要的東西，黑叉人自然是全力保護，不讓我們有機可乘。

妮雅代表眾人說出心聲道：「但我們如何能做到，強攻既不成，偷又偷不進去。」

眾人紛紛點頭。

紅石早習慣了我的奇兵突出，問道：「大劍師，我知你心中已有完整的計劃，不要賣關子了，我等得非常焦急。」

我的眼閃著亮光，一字一字緩緩道：「讓我們構想一個形勢，假設水閘忽然被破壞了，於是以百計載著龍怒吼的火船由上游被急流帶著迅速沖進黑魔船雲集的城中河段裏，龍怒吼爆炸開來，將燃燒著的黑油灑往船上，數十艘黑魔船同陷進火海裏，接著是載著我們精銳的木排，以同樣方式進入流仙城，在敵人的驚惶混亂裏，登陸進行奪城之戰，而在同一時間，我們的大軍亦向流仙城挺進，牽制著敵人城外的大軍，你們說，這是否一個動人的計劃。」

謝問喘息著道：「大劍師！我等得很辛苦了，請告訴我們，怎樣才能破壞水閘！」

我微笑道：「你先答我，流仙城的地底是否有像斷路堡下的那些秘道？」

謝開一呆道：「大劍師不是想由地底穿過去吧！」

我笑道：「當然不！我們根本沒有打地道的時間。」

天眼提醒道：「謝問大公，你仍未答大劍師的問題呢。」

我和天眼交換了一個眼神，後者微微一笑，充滿了神秘的意味，不知他是否也看到了這事的將來，但我的信心卻倏地增強了。

謝問道：「所有淨土的城地，都連有地下秘道，而有一不成文的規矩，就是每當城破之時，我們都會將秘道封閉，所以黑叉鬼應該尚未知道這秘密，而就算知道的話，也不會派人守在裏面。」

我壓著心頭的興奮，道：「其中是否有兩條秘道可通往裝置絞盤的城樓？」

謝問道：「秘道都是連接著城中最具戰略性的地方，所以答案是肯定的。」

我道：「每邊共有多少條絞索？」

謝問道：「每邊的城樓共有三個絞盤，每個絞盤控制了三條粗鐵索，每盤要二十名壯漢才能推動。」頓了一頓又道：「那些絞索是精鐵絲打結而成，我看龍怒吼也破壞不了，而且它們分三層安放，不過若能弄斷一邊的九條鐵索，不須再破壞另一邊，水閘也會斜傾入水底裏。」

小矮胖為難地道：「我們手頭上的黑血有限得很，恐怕……」

我笑道：「別忘記了我背上的聖劍。」

燕色皺眉道：「若大劍師想由水道潛入流仙城，恐怕不易成功，因為據我們新得來的情報，黑叉人在進城處那截里許長的河道和沿河一帶，所設的守衛網森嚴之極，又有快艇巡邏……」

我揮手打斷他道：「我不是由地底去，也不是由水裏去，而是由天上去。」

眾人齊齊愕然。

我向小矮胖道：「你玩過皮鳥飛沒有？」

小矮胖若有所悟地道：「當然玩過，我還是製造皮鳥飛的第一能手呢。」

眾人都目定口呆瞪著我，似懂似不懂地想到我妙想天開的想法。

我道：「小矮胖你能否造出一隻可載人的皮鳥飛，將我送到流仙城北的荒野？」

小矮胖囁嚅道：「理……理論上是……是可以的，但那來這麼長的繩子。」

我淡淡道：「誰說需要繩子？」

小矮胖臉色發白，戰戰兢兢道：「這麼重的皮鳥飛，升上去絕不容易，落下來亦很困難，而且非常危險，何況我全無把握能將你送到那麼遠的地方去。」

我笑道：「這些問題都不難解決，例如皮鳥飛裝了個充氣的大袋，即管掉下來也沒有甚麼大不了，至於遠近的控制，更不成問題，只要放皮鳥飛的地點是居仙峰上便成了，真正的問題是風和風速，那便要太陽之神為我們作主了。」

帳內一時靜至極點，只有各人粗重的呼吸聲。

小矮胖嘴唇顫震著，好一會後一對眼逐漸明亮起來，忽地尖叫一聲，在眾人嚇了一大跳時，手舞足蹈狂叫道：「大劍師放心，我定能設計出這樣的一隻皮鳥飛來，我立即去。」

說罷便衝帳而出，就那樣走了。

眾人面面相覷。

我微笑道：「這就是我的計劃，我稱作『飛鳥行動』，由現在開始，停止築城的行動，全力作出配合我行動的準備；最緊要加速運黑血來。」

大祭司道：「大劍師以身犯險，我們……」

我斷然道：「若我還有別的選擇，我也不會如此做。」

接著再微笑道：「但當我決定了這麼做後，連我自己也很難遏止這想法，因為我最愛由高處看下來，儘管那是個沒有月色星光的黑夜。」

我摟著大黑的頸，坐在一塊石頭上，呆看著黑沉沉的夜空，陪著我的只有龍怡。

當我說要往營地外走走時，紅月本要跟來，但采柔卻留下了她，我知道她是想製造我和龍怡兩人相處的機會。

我拉著龍怡的手，在原野裏忘憂地漫步。

對我來說，飛鳥行動是個以生命去作賭注的死亡遊戲，那是我對命運的一次正面挑戰，假設真有命運的話，我便不會死，否則便讓我死去吧！無論我死去的後果對淨土是多麼毀滅性，對愛我的人是起多麼大的打擊，但起碼證明命運是不存在的。

又或預言是假的預言。

又或我並非那聖劍騎士。

就是在這種心態下，我忘記了龍怡可能是龍騰放在我身邊的一隻有用棋子，誠心誠意拉起了這少女溫柔的手。

龍怡驚喜地垂下了粉紅的俏臉，緊緊地回握了我，表達了她對我的深情，對這羞澀的少女來說，那是需要多麼大的勇氣。

在天原觀瀑館的舞會裏，她是第一個邀我共舞的女孩；那晚在她「讓出來」的閨房裏，墊起腳尖向我求吻；今天早上，她順從地坐進我懷內，在在都表現出對我那能令她以無比勇氣克服嬌羞的愛意。

我能不心動嗎？

又或者正如采柔所言，本人需要一點新的刺激，但我並不是負心忘舊。

對於將來我一絲貪念都沒有，至於「忘舊」，更絕不會發生在我這連思念過去也惹來無限痛苦的人的身上。

對於采柔、妮雅、紅月，愈和她們相處得愈久，感情便愈深。

但龍怡的「加入」，我們裏沒有一個覺得不自然。

我忽然向龍怡問道：「你有沒有騙過我？」

龍怡瞅了一眼，道：「只騙過一次，就是那天父親央我來向你爭取好感，而我卻騙你是我自己來找你的，記得嗎，就是我由花雲祭司安排到觀瀑館見你的那次。」

我若無其事地微笑道：「當時你父親怎麼說？」

龍怡游目他顧，又鼓起勇氣移到我面前，四目交投地道：「父親說大劍師是個愛到處留情的人，所以我是最適合和你說……說那些話的人選。」

我道：「你怎樣回答你父親？」

龍怡伸手摸著我的頸項，身體挨貼過來，仰起俏臉深情地看著我道：「我告訴他，假設大劍師是個貪花好色之徒，他早已睡過了淨土南方所有美女，因為根本沒有人可抵擋他的魅力，包括我龍怡在內。」

我深望著她，柔聲道：「你這樣數落你父親的不是，不怕我從此不歡喜他嗎？」

龍怡道：「首先！我不能再騙你。其次……我知你早看穿了他的心意。第三……」

我見她還有第三個原因，大感興趣，笑問道：「第三是甚麼？」

龍怡道：「第三是我有好的消息，因為父親和哥哥現在都對大劍師佩服尊敬到不得了，所以我再不怕他們會討你不高興，何況妮雅還常說你是個很願意原諒別人的人。」

我是個願意原諒別人的人嗎？那真是愧不敢當。

但說真的，我對龍騰的觀感的確在改進中，對龍歌我則只有歡喜。

當我按著大黑在石上坐下時，我感到出奇地平靜。

龍怡挨在我身旁，享受著和我的依偎。

天上灑下溶溶雨粉，落到臉上癢癢怪舒服的。

我道：「為甚麼你們都只有父親，沒有母親？」

龍怡道：「怎會沒有母親，只不過母親只需負起子女三歲前的養育責任，三歲後，我們便跟著父親，由父親指定的女人照顧吧。」

淨土這風俗真是令我這出身帝國的人難以理解，好奇問道：「將自己撫養出來的孩子交給孩子的生父後，女的幹甚麼？」

龍怡笑道：「幹甚麼？當然是回復自由戀愛之身，因為在孩子初成長的三年內，她都不得和別的男人接觸，所以淨土的女子，除非愛極那男人，否則等閒是不會隨便為人生孩子的，男人也不可迫女人為他生孩子。」

我想起了妮雅，心中湧起一陣傷感。

龍怡無限嬌羞地垂下頭去，輕柔但肯定地道：「龍怡心甘情願為大劍師生兒子。」

我一呆望向她，奇怪這個害羞的美女竟敢說出這麼大膽多情的話。

龍怡嚶嚀一聲，扭身倒入我懷裏，緊抱著我的腰，火熱的俏臉埋入我胸腹處。

我道：「你曾有過別的男人嗎？」

龍怡含糊不清地道：「假若我有過的話，你會不高興嗎？」

我想起華茜、郡主和采柔，她們在我之前都有過別的男人，而華茜則是給大元首強暴了，但我還不是那樣地愛她們。

我搖了搖頭。

龍怡在懷裏偷看著我，好一會後，坐直嬌軀，將小嘴湊到我耳旁細語道：「天廟規定，未滿十五歲的女孩都不可和男人發生關係，我今年才十七歲，還未遇到過喜歡的男人，所以……所以……」，「所以」兩次後，終說不出「所以」甚麼來。

我伸手過去摟著她的腰，道：「你沒遇過歡喜的人嗎？那我算甚麼？」

龍怡急辯道：「當然不包括大劍師在內。」

我哈哈大笑，拖著她站起來，道：「雨愈下愈大了，我們回去吧！順道看看有沒有讓你和我生孩子的機會。」

龍怡又再次倒入了我懷抱裏。

大黑的頭觸著我的腳又擠又鑽，提醒我切莫忘記了牠的存在。

## 第五章 飛鳥行動

剛到營地，小矮胖的人迎了上來，告訴我他想見我。

我怕紅月不高興，想找她一道去，豈知這小妮子卻睡著了。

采柔卻偷偷爬起身，隨了我們去。

沿途大黑忽前忽後，鑽來鑽去。

這時營地內幾乎全部的人都動員到了外邊去工作，只剩下些婦女負責營地的日常事務。

這些淨土女子大多身材修長，臉容秀美，皮膚又白皙，兼之風氣使然，流波顧盼間，總是情意盎然，看得人心頭發熱。

她們見到我穿營而過，都熱情地呼叫我大劍師之名。

好不容易來到小矮胖的臨時大工場，一個以木材作支架，鋪上皮革的大空間，雖然知道小矮胖在幹甚麼，但仍嚇了一跳。

在這個闊達七十多尺、高約二十尺的正方形空間裏，幾乎全被一隻超巨型的皮鳥飛骨架占據了，在大小的高台上，百多人正在努力工作著。

我呼出一口氣道：「要這麼大的嗎？」

小矮胖道：「我做了一個非常有啟發性的實驗。就是跑到附近一座小山峰上，放出了一隻皮鳥飛，於是有了新的發現。」

這時我也不由佩服小矮胖的實驗精神，讚許地拍拍他肩頭。

大黑跑了過去，好奇地嗅著那有骨無肉的皮鳥飛。

小矮胖眉飛色舞續道：「第一個發現，就是皮鳥飛並非向天上飛去，而是……」

他用手比著皮鳥飛下降的路線道：「而是盤旋著往下飛去，有時甚至可逆風而行，而其負重是可影響它落點的遠近。」

我大喜道：「這樣說來，我將有極大機會落在我想降落的地點了。」

小矮胖搖頭道：「我們將同樣大小的皮鳥飛由山峰放下來十多次，沒有一次落點是相同的，最遠的一次相隔了兩里多，若由高上十多倍的居仙嶺放下來，差別將更大，可能是流仙城北，也可能是流仙城南，甚至直接降到城中去。」

采柔和龍怡臉色轉白，叫道：「那怎麼辦？」

小矮胖得意道：「不用怕，我又做了幾次實驗，試將皮鳥飛的雙翼作不平衡的改變，竟能大致決定了降落點是偏左或偏右，所以嘛……」

大踏步來到皮鳥飛骨架之下，抬著鳥翼道：「我在每邊的翼上都裝設了可由大劍師調教的活板，使大劍師可控制飛行的方向，即管風向不大對，也不用怕，就像船上的風帆那樣。」

我道：「那麼這裝置可否調校皮鳥飛的降落。」

小矮胖道：「降落是另一套方法，我會令你能把鳥翼摺起來，那時皮鳥飛便會往地上掉下去。」

龍怡失聲道：「這麼高掉下去，怎能活命？」

小矮胖道：「不用怕，快要掉到地上時，大劍師可將鳥翼再張開，減緩跌勢，而且我特製了一件墊滿軟棉的大衣，到時會給大劍師穿起來，就算跌個結實，也沒有大礙。」

我對小矮胖不由衷心佩服起來，點頭道：「幹得好！甚麼時候能夠完成！」

小矮胖看了看他的得意傑作，道：「我動員了二百婦女縫製皮鳥飛的皮，最遲明晚我便可交貨。」

我心頭一陣激動，明晚之後，只要天氣適合，我便可以由居仙嶺翱翔而下了。

回到營帳時，天夢和飄香星已升上了中天，正值夜中時分。

營地仍是處處燈火通明，所有人都不眠不休地為即將來臨的攻城之戰努力著。

紅月也醒來了，和剛回來的妮雅笑談著，營帳前的空地上燃著了篝火，幾個年輕將領圍坐著，興高采烈地等我回來，原來是約諾夫、龍歌、秀青、侯玉和紅晴，這批南北將領似乎混得很是融洽，再沒有以往互相敵視的痕跡。

大黑認得紅晴等人，早走了過去以牠吞吐的大舌頭向眾人打招呼。

紅晴親切地按著大黑，這時我才看到他肩頭包紮著繃帶。

我坐到他們中間，龍怡則羞人答答地坐到她兄長龍歌之旁。

采柔逕自加入了妮雅和紅月的小圈子，這也是采柔的一向作風，盡量不干擾自己男人和朋友的交往。

我向紅晴道：「給哪個女人抓傷了。」

眾人大笑起來。

紅晴神氣地道：「今天我們在營地北十里處和敵人一個近一百人的偵察隊伍相遇，幹掉了對方十多人，其他的急忙逃去了，不過我們也死了幾個，黑叉鬼真是不好應付。」

斯文秀氣，隨著我由南方一路征戰而來的秀青道：「我真希望有大劍師一半的厲害，對著黑叉人時便可狠狠的多殺幾個。」

侯玉道：「但大劍師已將勇氣和信心帶給了我們，以往對著黑叉鬼時，給他們野獸般呼叫著攻來，我們的刀法連平時的五成也施展不出，但今天我們和黑叉鬼幹上時，人人都勇氣倍增，奮不顧身，反而黑叉鬼像怯了很多似的，殺得真是痛快淋漓。」

我道：「你們怎會這麼巧，走在一塊兒？」

約諾夫笑道：「我和龍歌巡邏回來時，剛好遇到他們，記起大劍師，便一齊來看看你睡著了沒有，豈知你仍未回帳。」

龍歌道：「我到來是有件好東西要送給大劍師的。」說罷將一個重甸甸的革囊遞了過來給我。

我打開革囊，取出一個黑黝黝的圓筒，筒頭有隻連著幼鐵索有多個掛鉤的鉤頭，像八爪魚般精光閃閃，打造得非常堅實，鐵索其餘的部份自是藏在筒裏。

龍歌解說道：「這是當年一個北方叫妙手的巧匠造的，可惜在黑叉人攻城時生死不明，看！筒旁的是機括，只要一按動，索鉤便會藉強力彈簧射出，最遠可達五十多尺，足可攀上最高的城牆，對大劍師進入流仙城會很有幫助，你要不要立即試試看。」

我愛不釋手地把玩著這好東西，道：「當然要試，不過這幾天還有很多時間，我們不如先聊聊吧！」

龍歌道：「希望大劍師以後時常用得上它，那就好了！」

我向他道謝後，奇道：「為何你們沒有帶酒來？」

紅晴嘆道：「七位大公聯手簽署了法令，由今天開始，直至攻陷流仙城，誰也不准喝酒，還有其他很多見他媽的大頭鬼的規矩。」

約諾夫道：「大劍師你知道嗎？現在不但所有淨土男兒都以你為偶像，連很多驕傲的娘兒們，也忍不住整天談著你，你人出外時小心點，因為那並不是單憑你的聖劍可應付得來的事。」

龍歌大笑道：「連我這眼高於頂的妹子，也磨在你身邊不肯走，可見……哎喲！」

龍怡用手肘重撞了龍歌一下結實的，紅著臉站了起來，投往妮雅等人處。

眾人樂得哈哈大笑。

我感受著他們真摯的友情，心中一片溫暖，要建立起這種關係，我們究竟經歷了多少誤會、諒解和患難呢？

龍歌又壓低聲音故作神秘地道，：「甚至連我們那頭美麗的雌老虎，提到大劍師時，也臉孔紅噴噴的。」

約諾夫目定口呆地道：「甚麼！她也會臉紅。」

紅晴、侯玉和秀青等都是來自南方，茫然不知兩人在說誰，好奇心大起，追問道：「是那隻美麗的雌老虎？」

龍歌貶眨眼道：「當然是雁菲菲，我們最厲害的女將。」

三人恍然，接著一齊「咭咭」怪笑起來。

紅晴伸手搭著我的肩頭，大作老朋友狀道：「大劍師不用客氣，我們這裏的男人對投懷送抱的美女都是多多益善，你問問他們，誰沒有和像野馬群那麼多的女人好過。」

眾人又拍腿捶胸地怪笑叫嚷起來，惹得妮雅等也好奇地望過來，逃了開去的龍怡當然更知道我們說的不會是正經事。

龍歌喘著氣笑道：「其他的我都可以幫大劍師忙，獨有這頭雌老虎，我碰也不敢碰一下。」

眾人又爆出另一陣哄笑，氣氛熱鬧之極。

妮雅走了過來，手上拿著兩卷東西，笑罵道：「大劍師要小心誤交損友，這是謝問大公著我交給你的東西。」

我接過後，妮雅瞅了我一眼，又走了回去采柔處，和她們進入帳內，大黑看到了，從我腳旁爬了起來，搖搖擺擺的跟了進去。

我攤卷一看，原來一卷是流仙城的鳥瞰圖，重要的地方都有說明文字，地道、入口在那裏，都清楚標明出來，不過恐要紅月等幫忙，才可完全看懂我只認得少部份的淨土文字，另一卷則是城下秘道的詳圖。

龍歌道：「我真希望能跟在大劍師身旁，到流仙城鬧他一個天翻地覆。」

我收起圖卷，奇道：「為何你們像一點也不擔心我會完成不了任務，難道不知這是極危險的事嗎？」

眾人齊齊一愕。

紅晴搔頭道：「是呀！為何我一點也沒有想過你會失敗，直至你現在提醒我，我也不會感到會應付不了，或者是因為我們深切相信這世上沒有事是你辦不到的，記得嗎？你一個人便摧毀了整個黑叉人的堡壘！」

眾人齊齊點頭，表示都有同感。

自我踏進淨土後，我便知道唯一扭轉劣勢的方法，是憑藉我是預言中聖劍騎士的身份，建立起淨土人對我的信心，現在終於成功了，淨土人已由敗軍之將變成了一股充滿自信的可怕軍事力量，足以和黑叉鬼抗衡。

前途上還有兩個不明朗的因素，就是大元首和實力不明的黑叉王堯敵，時間將說明誰是真正的強者。

約諾夫像想起了甚麼似的叫道：「噢！我差點忘記了告訴大劍師一件重要的事，今天黃昏時分我帶著一隊人沿河摸上去，探查敵方的動靜，發現了在黑叉鬼的監視下，一批淨土男人成了奴隸，正為黑叉人在沿河區建造小型的碉堡。」

我呆了一呆，這樣說，黑叉人並沒有將所有淨土男人趕盡殺絕，而是留下了部份來當苦差，這消息實在非常重要。

我們又風花雪月談了一番，不知如何話題總離不開女人，將天明時，他們才興盡告辭去了。

我回到帳內。

一股清香湧入鼻內。

四女或臥或坐，都換上了柔軟的睡袍，采柔和大黑摟在一起嬉玩著，紅月睡了過去，妮雅和龍怡親熱地並坐交談。

龍怡見到我進來，看了看自己坦露出一大截酥胸、玉臂和美腿的睡袍，不勝嬌羞地垂下頭去。

几上油燈之旁放了個香爐，香煙裊裊從爐蓋的氣孔溢出來。

采柔捨下四腳朝天的大黑，盈盈立起，興奮地道：「這是妮雅帶來的香料，當日年加……年加先生……」

我將她摟入懷時，安慰道：「過去了的事便讓他過去好了，只要我們將淨土回復他心中那美麗的天堂，他便能安息了。」

一旁的妮雅和龍怡停止了說話，默然下來。

采柔緩緩移離我的懷抱，舉起纖手，溫柔地為我寬衣。

我站在帳中，想起沙漠裏的日子，想起沙漠另一邊的世界，不禁百感交集。

假若有一天我回到魔女國，我會跪在華茜臉前，請求她寬恕我的薄倖無情。

龍怡和妮雅站了起來，幫著采柔為我脫下戰甲衣服，解下魔女刃。

清香盈鼻，不但來自燃燒的香料，還有三女動人的體香。

在這樣時刻，你永不需要去思索生命有何意義，因為這一刻的本身便已擁有最動人的魔力，使你忘記了一切。

不一會，我精赤上身，只穿一條短褲，立在帳內。

采柔用溫熱的布巾為我拭抹了幾下後，向藏在我身後，不敢看我的龍怡道：「龍怡來！由你來為大劍師淨身。」

龍怡蚊蚋般的聲音在我身後響起道：「我……我怕我做得不好……」

采柔鼓勵道：「能為自己心愛的男人拭身，是女人最大的光榮，來！學我那樣便成了。」

妮雅將龍怡推到我面前，采柔則將熱布塞到她手裏。

龍怡連耳根也紅透了，低著頭，用顫震的手細心為我揩拭著。

妮雅伸手撫摸著我背上的肌肉，嘆道：「大劍師你真強壯，難怪有這麼可怕的力量，連凶猛如獸的黑叉人也不堪你一擊，是嗎！龍怡貴女！」

易害羞的人特別惹人逗弄，眼前的龍怡就是一個好例子。

龍怡低聲應道：「是……是的！噢！你剛才在說甚麼？」

采柔瞪了妮雅一眼道：「紅月貪玩不用說了，連你也是那麼愛耍弄龍怡貴女。」

妮雅嘻嘻一笑，湊在我耳邊道：「我們今夜全陪你，好嗎？」

我心中一蕩，伸手扭著她的腰，上下愛撫著，道：「你的『陪』字究竟代表甚麼意思，可否講清楚一點？」

妮雅含羞道：「就是陪你這大英雄說話兒呀！滿意沒有！」

我嘿然道：「對不起！我誤會了，還以為是想陪我睡覺兒呢？」

眾人皆以為她早睡了的紅月翻了個身，臉向我們「嘻」一聲笑出來道：「妮雅陪大劍師睡覺時也可以說話的嘛！」

妮雅羞不可抑，撲了過去和紅月算賬，摟作一團，帳內喜氣洋洋，春色無邊。

采柔移到我背後，發力摟緊我，在我耳背呢喃道：「大劍師！采柔很快樂。」

我記起了天眼的眼神，心頭一陣顫慄，伸手往後摟著她纖柔的腰肢，心裏叫道：「采柔啊采柔！你是命運賜與我最珍貴的神物，它又怎可從我手裏將你奪走。」

龍怡蹲低身子，拭著我的大腿。

我低頭看著她輕輕擺動，線條優美的背臀，心中湧起無限的溫柔，探手輕捏著她雪白的頸項。

我雖痛恨命運的存在，但今夜我卻要感激它，因為它賜與了我整個宇宙。

次日睜目時，陽光由帳隙處透入來。

我猛然坐起，叫道：「不好！」

接著我的龍怡也嚇得坐了起來，愕然道：「甚麼事？」

我嘆道：「這樣的天氣，我如何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飛渡流仙城的上空。」

語罷向龍怡望去，只見她赤裸的身體除了遮著下肢的薄被外，其他完全地、毫無保留地呈現在我的目光下，完美堅挺的乳房像花蕾般嬌嫩動人。

龍怡見到我貪婪的目光，雖垂下了通紅的俏臉，但卻任由我飽餐艷色。

我奇道：「她們三人那裏去了？」

龍怡道：「妮雅一早醒來，便趕著去督促她的人工作，稍後紅月醒來，又要去看小矮胖怎樣做那隻超級皮鳥飛，因為她還未看過，采柔和大黑只好陪她去了。」

我想像著紅月撒嬌時的模樣，道：「你為何又不隨她們去！」

龍怡頭垂得更低了，輕輕道：「你弄得……弄得人家起不了來，何況我若走了，便沒有人服侍你了。」

女人的確很易把男人寵壞，想當年我孤身一人，走南闖北，日子還不是那麼過，但自從遇到采柔後，連脫衣穿衣也懶了起來。

本來我還想好好和龍怡調情一番，但想起這可恨的天氣，心頭像掛了一塊大石，直沉下去，再沒有這個心情。

梳洗後，我和龍怡一齊出帳。

灼熱的陽光使我差點睜不開眼來。

妮雅的兩名女親兵正等待著，見到我出來恭敬施禮，道：「妮雅大公請大劍師到她那裏去。」

我環目四顧，找不到飛雪。

其中一名女親兵知機道：「剛才我們來時，見到飛雪從河裏喝水回來，現在應是在營外吃草。」

我暗忖飛雪果是靈馬，性格獨立自主。

龍怡歡喜地道：「大劍師可否讓龍怡和你共乘飛雪！」

我笑道：「當然可以！」

我策著飛雪，和龍怡隨著那兩名女戰士，又重臨那天遠眺流仙城的山頂上。

妮雅、龍騰、燕色和數名將領，正等待著我。

龍騰見到女兒，滿布陰霾的臉擠出一絲笑容，道：「龍怡！有沒有惹大劍師不高興？」

龍怡不依地拉起龍騰的臂彎，大力搖了幾下，表示抗議。

我來到妮雅旁，往流仙城望去，一看下也是心頭一震。

兩艘黑魔船正在離去，但逆河而來的黑魔船卻多得不成比例，只是見到的便有十多艘，而泊在城內的船由早兩天的三十多艘，增至五十多艘。

燕色道：「黑叉鬼來得真快，這是『黑珍珠』戴青青的船隊，看情況他們是從聚仙湖趕來的，若照黑叉人軍隊這樣的調動速度，五天內他們便可集給近二十萬的大軍，那時……那時……」

我沉默了下去。

我自然知道燕色想說的是：「那時便是我們末日來臨的時刻了。」沉吟片晌，問道：「我們準備的工夫怎樣了？」

龍騰道：「每一個人都拚盡了命，進展比預期的快上了至少一倍，最遲明天晚上，一切都可以準備妥當。」

妮雅道：「但這天氣……」

我斷然道：「不理天氣是晴是暗，明天晚上我便乘皮鳥飛直飛流仙城。」

眾人齊一呆。

妮雅駭然道：「不！那太危險了，黑叉人會發現你的。」

我淡淡道：「他們除非全盲了眼，否則怎會看不到我，但這事在他們來說實在太超乎想像了，可能會以為是隻巨鳥，甚至疑神疑鬼，不知如何作出適當的反應。」

燕色皺眉道：「但他們必會派人追查，若發現了你，那怎麼辦？」

我道：「那我便要改變一下計劃，捨棄了城北郊野的落點，而改在流仙城之內。」

眾人愕然道：「甚麼？」

我的心平靜了下來，淡淡道：「現在是分秒必爭的時刻，假設我落在城外，又給黑叉人發現了，我可能永遠也進不了城去。」

龍騰道：「但敵人會在城內張開羅網等你投進去。」

我道：「事情並非那麼悲觀，假設我能降在一座高樓的樓頂，將皮鳥飛燒個乾淨，然後再潛入地道裏，你猜黑叉人會怎麼想？」

燕色苦笑道：「他們或會跪了下來向火鳥膜拜叩首，但是你能那麼準確控制落點嗎？若落到河裏去，你可能會因脫身不出來，活活淹死的呀！」

我微笑道：「別忘了我是聖劍騎士。」

燕色愕然，想了又想，一拍大腿道：「是的是的！怎麼我總是忘了這最重要的一點，而且你每次取勝，都是不按常規，今次又那會例外。」

龍騰神色凝重地道：「好！就讓我們搏他一搏，最多便將整個淨土賠進去，也好過坐以待斃，又或滾回天廟去。」

我伸出手來，讓燕色、龍騰和妮雅將他們的手分別握上去。

我是否那聖劍騎士，淨土是否有希望回復和平，便由明夜的飛鳥行動來決定。

我和龍怡回到營地時，出奇地見不到采柔和紅月，於是找往小矮胖的工場去。

到了工場內，才明白了原因。

采柔正大展身手，為已接近完成的皮鳥飛塗上顏色和繪畫圖案。

小矮胖在旁得意地道：「看！就算給黑叉人看到了，也以為是地獄裏飛出來的巨鳥，不會想到你正在它的腹內。」

我看著采柔畫筆下那栩栩如生的鳥頭，嘆為觀止道：「誰出的主意！」

小矮胖道：「當然是采柔小姐，我怎麼想到這麼精采的玩意兒。」

紅月跳著走了過來，挽著我興奮叫道：「看！采柔姐畫得多麼好！」

正立在高台上以油掃為鳥翼繪上羽毛的采柔，將她那沾了油彩的俏臉轉過來，送來了甜甜一笑。

我叫過去道：「采柔！不要怕弄污了，回去輪到我來給你洗熱水澡。」

采柔跺了跺腳，不依地再轉過頭來，嬌嗔地橫了我一眼，才轉回去繼續工作。

在工場內努力的男女都笑了起來。

大黑由鳥腹下鑽了出來，搖頭擺尾到來舐我，紅月和龍怡蹲了下來，一頭一尾抱著大黑，和這傢伙親熱玩耍起來。

小矮胖陪伴著我，繞著皮鳥飛兜了一個圈，同時向我解說操作的方法。

我一邊聽一邊問，到弄清楚所有細節後，拍了拍小矮胖肩頭，讚道：「真是淨土最偉大的發明家，終有一天你能製成可讓淨土人自由地在天空上飛翔的東西。」

小矮胖飄飄然道：「沒有大劍師豐富的想像力，也刺激不出這樣的寶貝來。」

我伸手撫著裝蓋往鳥翼上的羊皮，道：「你可否在鳥身塗上足夠的黑血，使我能在降落後迅速將皮鳥焚過一乾二淨，使黑叉鬼一點痕跡也找不到。」

小矮胖點頭道：「自接到妮雅大公新的指示後，我已準備著這樣做的了，大劍師放心。」

我的手感覺著皮鳥飛的皮質，心神卻飛越到明天晚上，振翼離開居仙嶺那一剎那的動人光景。

趁現在還有點時間，我要好好練習一下龍歌送給我那隻索鉤了。

## 第六章 仙城之役

太陽在左方緩沉下去。

在居仙嶺上觀看日落令人心曠神怡，胸懷擴闊，但又禁不住睹景傷情。

這兩種極端的感受，連頭腦單純的人也會生出感觸，只是沒有那麼深刻清楚。

便像我在淨土的遭遇，既快樂但又是無比的痛苦和悽惶，充滿了希望但又驚懼不已。

小矮胖和他的十多名助手，正為我的飛行作著最後的準備。

我穿上特製的有高度彈性的厚棉衣，帶上保護的頭盔，腰帶上繫著各式各樣必需的裝備，等待著給送到鳥腹下藏人的裝架裏。

晚風呼呼吹來，摺起了雙翼的巨型皮鳥飛不住顫震、霍霍作響。

來送我的只有紅晴，其他人都有更重要的任務，不能分身。

我亦斷然拒絕了四女跟來，一來這段登峰的路程絕不易走，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冷靜一下，不想因為她們而有任何情緒的波動。

一向快樂無憂的紅月，離別時忽然感情激動起來，摟著我哭得眼也紅腫了，惹得妮雅等無不淒然灑淚。

紅月開始和我相好時，或者只是對我出於好奇心和少女對英雄的崇拜，但今天她已是情根深種了。

紅晴在旁道：「大劍師真要在明月映照之下起飛？」

我肯定道：「一不做，二不休，橫豎避不過他們的眼睛，我偏要在他們最易發現我的時候飛過去，以收疑兵之效。」

大地黑沉下來。

澄明皎潔的圓月在中天露出動人的仙姿。

小矮胖氣喘喘走過來道：「臨時起飛台大功告成，我們要將你藏到鳥腹下了。」

起飛台是一條以木材搭出來傾斜往外的走道，盡端直伸出另外的空間去。

當下點點頭，隨小矮胖到了停放在走道這一端的皮鳥處，遵從他的指示，鑽進鳥腹下的裝架裏。其他人立時便要動手將我繫緊。

我道：「不用了，這鳥腹非常安全，我用手腳的力便可緊附在裏面，最重要是黑叉鬼看上來時察見不到人的形體。」

小矮胖道：「大劍師放心，除非像我們在這麼接近的地方來看，否則絕不會發現你。但你真的不需要……」

我道：「不需要！較靈活點才好，起飛吧！」

小矮胖肅容道：「大劍師珍重！」再向其他人大喝道：「準備！」

我拉動機括，巨鳥雙翼張了開來，風壓立時倍增，整隻巨鳥顫震起來，似欲乘風而去。

小矮胖叫道：「現在吹的是西北風，到了下面，風向可能會突然改變，要多調校兩翼的角度。」

巨鳥緩緩移動，沿著下面裝了輪子的木架，滑下傾斜的走道，不住加速。

紅晴大叫道：「大劍師！我們在流仙城喝個痛快，和所有美女胡混，珍重呀！」

我心懷大好，大喝道：「一定的！我等你。」

開始時他們還能跟著巨鳥狂奔，不一會已給拋在後面。

兩旁景物飛退，伸往虛空的盡端迅速擴大。

呼呼。

我乘著巨鳥，滑離了走道的盡端，直飛出居仙峰上的虛空，助飛的輪架往下掉去。

狂風撲臉刮來，使我眼睛也差點睜不開來。

但我知道自己正做著沒有人曾幹過的創舉像大鳥般飛行著。

我竭力回過頭去，居仙峰聳立後方遠處，小矮胖等全變成了小點。

我歡呼一聲，全神望往遠方燈火點點，壯麗之極的流仙城。

一道強烈的氣流吹來。

巨鳥忽往下沉，一瀉便是數百尺。

我冷汗直冒，若依現在的飛行軌跡，未到流仙城我便要掉下來。

連忙調校雙翼的角度。

開始時巨鳥似乎下瀉得更快了，但不一會穩定下來，轉往西北的方向，盤旋而去。

我心下駭然，但又不敢胡亂調校，怕它再像先前的往下掉去。

幸好巨鳥繼續盤旋，當似要往居仙峰飛回去之際，已轉了足足一個大圈，我鬆了一口氣，看準鳥頭快要對準流仙城的方向時，只調校右翼。

巨鳥這次微彎往流仙城的右方。

我心中大定，知道已逐漸把握了控制巨鳥飛行的方法，小矮胖的設計確是了得。

流仙城在前方下不住擴大著。

這時我才有心情往下看去。

在明月的金黃色光裏，整片大地呈現在我的眼前，這塊大地並不是平時所感覺的那方形，而是圓形的，登時記起了西琪轉述祈北從智慧典裏看到的「我們活在一個大圓球上」那句話，現在這話已成為了眼前的事實，有機會我真要好好地讀一讀神秘的智慧典。

後方是淨土軍營地逐漸遠去和轉弱的點點火光，前方則是流仙城和城前的黑叉軍營帳，燈火密麻麻地鋪蓋著起伏的大地。

流仙河像一條金黃的色帶，反映著月色的光閃，蜿蜒流過大地，穿過流仙城，往正北地極的遠處奔流過去。在入城前和城內那一大段河道，兩岸處燈火通明，當是為了方便監視，以防止我們派人經水道偷入城內。

一陣長風吹來，我在高空中再一個急旋，去勢加速，望著流仙城滑翔飛去。

我心懷之暢美，實是難以形容。

以前只有在夢中，我才能自由飛翔，現在我卻在現實裏親嘗做飛鳥的滋味。

被困於地上的枷鎖徹底被打破了，我得到解放般的自由。

我記起了紅月給我的飛鳥護符，想到得她提醒，才能想出這前無古人的大膽創舉，心想有一天定要挽她共飛，以報答我對這妮子的衷心感激。

大地在身下緩緩後退，兩耳生風下，我已飛臨流仙城之上，在城心大河的左岸處，有一特別宏偉高聳的府第，那就是謝問昔日的大公府，我心目中最理想的落點。

這時我離地面至少有千尺之高，就算直掉下去，也會超越了大公府，幸好我心中早另有定計。

我以超人的視力，極目下望，只見下面火把迅速移動，一個個像螞蟻般大小的人，追著我四處動著，可知我的來臨已引起了整個流仙城的騷動。

瞬眼間，我飛過了北邊的城牆，穿進了燈火不及的暗黑裏。

我熟練地操作著，巨鳥一盤旋又飛了回去，優美地斜斜滑下，沿河直翱翔往城心的大公府。

我的失而復現，定使下面追著巨鳥的黑叉人措手不及，摸不清我的落點。

我一拉機括，巨鳥雙翼摺起了一半。

一陣地轉天旋，流仙城的燈火和天上的明月迅速在眼前交閃著，大公府出現眼前。

巨烏翻滾著飛快地往大公府的前方掉下去。

我心叫不妙，強忍著暈眩，拔出腰間龍歌送我的鉤索，趁臉向大公府所剎那，猛按機括，同時張開了鳥翼。

「颼！」鉤索疾射。

巨鳥繼續前衝。

鉤索去盡。

一股大力扯來，使索筒幾乎脫手飛出，我死命緊抓著，手臂差點脫膊而去。

巨鳥停止前飛，顫震了幾下，以鉤索鉤著的檐頂為中心，繞著大公府的尖頂盤旋起來，愈旋愈快，愈旋愈往上升高。

我知道要將巨鳥安然降在大公府的屋頂上，已是絕無可能的事，一咬牙，擦著火種，點燃頭頂處的鳥體，同時從鳥腹脫身出來，扯著鉤索，盡力向近三十尺下的大公府屋頂躍下去。

「蓬！」巨鳥全身著火，向高空斜升上去。

「砰！」我的肩頭先撞在以方石板砌成屋頂的斜檐上，無可用力下，向下滾去，瞬那間滑離了檐緣，直掉下去。

心中正擔心棉衣能否受得起這樣的碰撞力時，鉤索已盡，將我掛在半空，若我的臂力稍差一點，恐難避免骨斷之災。

下面隱有人聲傳來，我大駭裏不敢下望，扯著索子，硬爬了上去。

到了屋檐處，心中一動，雙腳一搖，擺了過去，勾著屋檐裏的柱架，縮身進去，藏在屋檐下的暗黑處。

這時人聲沸騰起來。

我偷望下去，只見下面那四周都被房舍環繞的廣場裏，從各建築物內湧出了無數人來，都指著上空，臉上現出驚疑不定的神色。

有人叫道：「魔鳥著火了！著火了！」又有人叫道：「飛得真快！」我聽他們說的都是淨土語，心中暗喜，這黑叉王堯敵唯一做的好事，就是強迫黑叉人定要說淨土語，使我也能聽得懂。

一聲冷哼，下面的人都靜了下來。

我心道：「正主兒來了！只不知是誰人？」

一個身披青袍的高大黑叉鬼，在八名衣著性感之極，坦胸露臂，但都身攜武器的黑叉艷女護持下，步進廣場。

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女的黑叉鬼，大感新鮮，她們皮膚黑得來卻不覺粗糙，還有一層動人的光澤，配上堅實健美的胴體，另有一種魅力。臉容遠不及淨土女人的秀美，嘴唇厚得多了，但輪廓分明，自具另一種風格的女性美和味兒。

我暗責自己，在這等時刻，還對敵人來個評頭論足，難道我真是個天性風流的人！那身分顯然高過其他人的黑叉鬼嚷聲道：「這是黑暗之神派來的火鳥，在我直慕的神將府上飛了三個圈，才回到黑暗之神處，乃天大吉兆。」

我才知道這是黑叉鬼七大神將之一的「狼嗥」直慕，看他長長的狼臉，凶光閃閃的眼睛，果真人如其名。

其他黑叉人紛紛向直慕祝賀。拍馬屁這招數是不分種族和文化的。

我心中叫道：「還不快滾，本大劍師還有很多事情要辦呢。」

直慕又為自己吹擂了幾句，才在眾黑叉女簇擁下走了。

眾人紛紛散去，廣場又回復冷清清的樣子。

我依著龍歌傳授的手法，運力抖動鉤索，又按動了回收的鈕子。

「颼！」

一連串鉤索擦著屋頂的聲音響起，精緻的鉤索回到筒內，我親吻了這救命的寶貝，才掛回腰裏。

「誰！」

這次聲音從屋內傳來。

另一把女子的聲音道：「不要疑神疑鬼，這是鳥兒在屋頂跳躍的聲音，剛才的騷動，定使鳥兒難以安睡。」

原先的男聲道：「這麼可怕的怪鳥，真個叫人大感驚異，直神將雖是如此說，我看牠卻是地獄飛來的火鳥居多，那種火焰是只地獄才有的火。」

女子道：「唉！真不知道淨土人在那裏找到那可怕的大劍師來，使我們連戰皆北，聽說進攻南方的部隊亦是大敗而回。」

男子道：「擔心甚麼，任那大劍師如何詭計多端，今次也逃不了滅亡的命運，其實上頭也不須如此謹慎，憑我們現在的實力，足可將他們輾成碎粉。」

我很想再聽下去，但時間愈來愈少了，於是先小心脫下棉衣，除下頭盔，塞在檐廓處，又將掛鉤鉤著檐邊的凹位，控制著按鈕，吊著滑下去，雙足站到實地時，抖手將索鉤收回來。

我閃往一旁，貼在屋旁的暗影裏，仰觀廣場上的星辰，默默計算著自己所處的方向和位置，同時重溫大公府下秘道入口的所在。

腳步聲傳來。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我貼著牆壁，迅速移動，到了左邊的入口，先伸頭進去看了看，才閃身進去。

一條長廊往前伸展，兩旁各有一道大門，盡處是另一出口。

采柔為我此次任務特製的棉鞋，使我踏地無聲地迅速來到另一邊出口，外面是個大花園，三座涼亭品字形在園心，中間是個大水池。一條大道，穿園而過，到了水池分作兩條繞池而去，再匯成一條通往大公府的主建築物「大公堂」後門的長石階。

我暗叫幸運，這麼快便找對了地方，忙往外撲出，才藏身在一堆草叢暗處裏，一隊巡夜的黑叉兵便巡了過來。

待他們去遠了，我閃了出來，憑著左側林木的掩護竄高伏低，往花園另一邊那座特別華麗極有氣派的大公堂摸過去。

當看到大公堂後門的形勢時，心中暗暗叫苦，原來雖是大開中門，但燈火通明下，有十多名黑叉兵分散守衛著，不禁怨起建秘道的人來，為何要將秘道的入口設在這種守衛特別森嚴的地方之內。

我留心細察形勢，知道要進入大公堂，絕無可能毫無掩蔽地由這防守不比正門鬆懈的後門進去，唯有竄往右側，蛇行鼠伏了百多步後，來到與大公堂成直角的另一座看來是住所的宏偉房舍旁，看準了其中一個沒有透出燈火的露台，射出鉤索，再沿索爬上去。

當踏足露台時，轉身往大公堂看去，不由大喜過望，原來我身處這座房舍的另一端，竟有道長廊直通往大公堂的右側，這都是在那地圖裏看不到的。只要我能走往樓下，或可由那道長廊偷進大公堂去。

但亦提醒自己要小心一點，因為明顯地這座宏偉的大宅，住的定是最重要的人物，否則怎會和大公堂相連起來？說不定直慕便住在這裏。

我伏著身移到通往房內的門前，蹲下留心聽了一會，肯定裏面沒有呼吸的聲音後，才從腰帶拔出薄而鋒利的匕首，伸入門隙，挑起門閂，推門進去。

借著點月色，入目是華麗的臥室布置，寬大的床几桌椅，雅緻怡人，只是從這點便可看出黑叉人實是深愛淨土美麗的文化，否則不會將這屬於淨土人的陳設完全地保留下來。

我關上了門，也把自己關在黑暗裏。

我憑記憶摸到往外去的門前，輕輕推開少許，燈火的光芒透了進來，我從門隙往外窺看，原來是個大廳。

我肯定沒有人後，躡足走了出去，來到廳門處，正要將耳朵貼在門上，驀地廳門往外打開，一個白皮膚的美麗女子和我臉臉相對。

事起突然，我們同時目瞪口呆。

女子張開了口，眼看就要叫出來。

無可選擇下，我一手將她摟入懷裏，用嘴封緊她的小嘴，另一手把門關上。

她用力推我，當然推不動，到我將她強壓在牆上時，她安靜了點，停止了掙扎。

她駭然看著我。

我輕聲道：「聽得懂我的說話，就眨兩下眼睛。」

她連忙眨了兩次眼睛。

我道：「你是被黑叉人俘虜的淨土人嗎？」

她又眨了兩次。

我暗忖這女子倒非常聰明，柔聲道：「我是天廟派來的人，到這裏有秘密的任務，若我放開手，你不會叫吧！」眼睛再眨了兩眨。

我緩緩移開手，即管她要叫，我也可以及時制止她。

她喘了幾口氣，輕呼道：「你壓得我很重。」

這時我才發覺自己擠得她實在太緊密，不好意思地移離了少許。

女子道：「你是怎樣混進來的！」

我道：「我沒有解釋的時間了，告訴我你肯否助我！」女子眼中射出恐懼的神色，顯是想起黑叉人的凶狠殘暴，但在我堅定的眼光下，猶豫了片晌後，肯定地點點頭。

我道：「我想到大公堂下層的地窖去，你有沒有方法。」

女子駭然道：「大公堂每一個入口都有守衛，沒有直慕神將的准許，誰也進不了去，而地窖更是難以下去。」

我大感頭痛，若要找第二條秘道的入口，時間上已不能容許。把心一橫，暗忖不如就仗劍殺進去，可是要鑿開秘道，縱使我從謝問處知道了特別的訣竅，總需要一段時間，而我亦不可能在應付著黑叉人的同時，把秘道的入口鑿開來。

我嘆了一口氣道：「你叫甚麼名字？在這裏幹甚麼？」

女子道：「我叫凌思，是小姐的僕人。」

我奇道：「小姐？」

凌思道：「是戴青青小姐，自望海城陷落後，我便被揀了出來做她的奴僕，幸好是她，我才沒有被黑叉鬼姦污，但我很多姊妹便沒有這麼幸運了。」

原來是七大神將之一的「黑珍珠」戴青青，難怪可保住她的貞操。

凌思忽地露出興奮的神色，道：「或者我有方法可將你弄進去。」便想出門而去。

防人之心不可無，我一把拉著她，道：「先告訴我是甚麼方法，要多少時間。」

凌思道：「每天晚上，被俘為奴的淨土人都要進去打掃大公堂，我找他們商量一下，設法讓你混進去。我要趕快了，否則遲了便會錯過機會。你放心留在這裏吧，小姐到了城外觀察我們淨土軍的情況，這裏的淨土俘虜眼前都又歡喜、又害怕。」喜當然是淨土軍展開反攻，怕的是淨土軍被殲滅。

我放開了她，讓她出門，心想若她出賣我，引黑叉人來，我也不會有甚麼損失，最多殺多幾個人吧。

想到這裏，坐在大門旁一張貼牆大椅裏，閉目養起神來，耐心靜候，無聊下數起自己的呼吸來，暗定下若五百息後凌思仍未回來，我便殺進大公堂內，硬闖入秘道，再憑自己的體力、速度，對秘道的認識，搶往裝有絞盤的城樓，破壞水閘，能頂住黑叉人多久便多久，以命搏命。

數到第三百息時，腳步聲傳來。

「咿！」

門給推了開來。

我暗忖這凌思辦事的確頗有點效率，睜開眼來，正要喚她，一看下，幾乎嚇得跳了起來，原來進來是位身長玉立，全副武裝的黑叉女將。

她顯然仍未發現廳內有人，背著我站在廳中，先脫下披肩，任由它掉到地上，叫道：「凌思！你在那裏？」

我伸手到腰間按著匕首，下定決心當她轉身時，便給她致命的一刀，這背影動人之極的黑叉女，不用說也是那「黑珍珠」戴青青，以前聞她之名久矣，但做夢也想不到會和她在這樣的情況下相會。

戴青青出奇地沒有轉過身來，兩手在胸前動作著，不一會解開上身的護甲，露出赤裸的背部。

黑得發亮的幼滑皮膚，沒有半點多餘的脂肪，兼之她肩膊寬闊，但腰卻纖細至極，線條之誘人，絕對不輸於采柔和妮雅等絕世美女。

這時連我也有點懷疑自己的飛刀是否能狠心出手。

事情至此還沒有完結，戴青青繼續脫掉纏在下身的戰袍。

天！裏面竟甚麼也沒有。

高挺的臀部，修長紮實的美腿，一時間我差點忘了自己到這裏來是幹甚麼的。

戴青青幽幽一嘆，始終沒有轉過頭來，就這樣走進房內。

我軟癱在椅上，不能相信自己的幸運。

廳外的走廊再響起足音，我連忙跳了起來，輕輕拉開門，閃了出去，也不理外面來的是否黑叉人。

匆匆走來的凌思見我闖出來，雖然四周無人，仍嚇得俏臉發白，待要說話。

我作了一個不要作聲的手勢，湊到她耳旁道：「不要問，快帶我去。」

凌思嘴唇發顫，拖起我的手，往長廊的另一端發足走去。

快到了長廊的盡處時，密集的腳步聲在登樓的石階下響起。

凌思想也不想，拉開左邊一道門，推了我進去，又關上門，自己卻留在門外。我進房後定睛一看，嚇了一大跳，原來房內坐了十多個男人，幸好全是淨土人，眼睛都瞪得大大的看著我。

其中兩人跳了起來，為我蓋上和他們相同的黑袍，拉著我在他們間坐下。

「咿唉！」門在不久後給推了開來。

一名黑叉兵走了入來。

眾淨土俘虜紛紛跪下。

我給背後的人推了一下，無奈裏也只有隨著跪下，不過心中早咒遍了這黑叉鬼的十八代祖宗。

黑叉鬼凶神惡煞地以他不純正的淨土語喝道：「今晚不用打掃神將堂，所有男的淨土奴都要關進大監獄裏，站起來！」眾人齊齊一震，想不到黑叉人有這樣的臨時措施。

我心中長長一嘆，知道因淨土軍的調動，惹起了黑叉人的警戒，怕城內的淨土男奴裏應外合造反，而我卻是自投羅網。

黑叉鬼大喝道：「還不一個一個滾出去列隊？」

我硬著頭皮，跟著他們走，但卻知道自己雖蓋上黑袍，但因裏面穿了戰甲，又背著魔女刃，外形肥腫不堪，只要不是盲子，便可看出不妥來，何況我還有張陌生的臉孔。

門外另有四名黑叉兵，正輕鬆地以黑叉語談笑著，從他們臉上一點也看不出淨土軍兵臨城下的氣氛。

那帶頭的黑叉兵站在門旁，目不轉睛地看著一個接一個走出去的淨土人。

其他淨土人也為我感到驚懼不安，有兩個竟驚得全身發起抖來。

那黑叉兵忽喝道：「淨土豬真沒用，又不是要生吃你們。」

「砰！」一腳踢往其中一人的屁股上，那人立時向前撲跌，趴在地上。

外面的黑叉兵哄然大笑，說不盡的鄙視和不屑。

我乘機移出門外，趁那些黑叉兵注意力集中到那正從地上爬起來的淨土人身上時，插入淨土人隊伍的中間處，讓他們容易遮掩我。

「咿唉！」黑珍珠的那道門被推了開來，凌思先走出來，接著是身長玉立的「黑珍珠」戴青青。

我這時才看清楚她的容顏，禁不住泛起驚艷的感覺，難怪她被譽為黑叉鬼中的第一美女，嫩滑纖幼的皮膚，使你不但不感到黑膚是難看的，反而另有一種誘人魅力，紮起頭上的黑髮閃閃發亮，細長的眼清澈而媚美，唇片倒沒先前見到的黑叉女那麼寬厚，五官配合得完美無瑕，身材更是不用說了，足有我的高度，挺直得近乎過度的腰肢，比妮雅等更修長的特級美腿，我想沒有男人可看到而不心動。

這時她換了另一套黃黑相間的戰甲，手捧黑色頭盔，但我想到的卻是內裏沒有穿著任何東西的動人胴體。

戴青青一臉冰冷，道：「你們鬼嚷甚麼？難道不知我在這裏嗎？」

眾黑叉兵惶恐施禮請罪，嚇得頭也不敢抬起來。

戴青青身後的凌思望也不敢向我們望來，不用說她也是惶恐非常，不過她擔心的卻是我會被人揭破身份。

戴青青對凌思倒是頗為友善，側頭柔聲向她道：「你回去睡吧！今夜我怕不會回來了。」昂然朝我們走來。

經過我們身旁時，沐浴後的香氣傳入我的鼻裏，原來她回來就是為了沐浴，可能是她特別愛潔淨吧！

直至她背影消失在石階處時，眾黑叉鬼才驚魂甫定，用他們難聽的黑叉話交談了一會後，黑叉兵頭才向我們喝道：「還不快走！」

我們故意擠到一塊兒，往下樓的石階走去。

在黑叉兵前後押送下，我們抵達下層處，前方和左側各有一道門戶，前面的自是通往被黑叉人改作神將堂的大公堂，左側的門則通往花園裏。

黑叉兵頭想也不想，逕往通到花園的門走去，我的手扯著黑袍，正要脫袍拔劍，腳步聲響起，一個黑叉兵由往大公堂去的通道奔來叫道：「等一等！」

眾黑叉兵向他望去。

那黑叉兵來到黑叉兵頭的臉前，敬禮後道：「參將有令，改為收押在神將堂下的地窖裏。」

我不由暗頌太陽之神的英明神武、法力無邊，連黑叉人的黑暗之神也要遵儀擺佈。

這時我又怕給黑叉人另行看待。

「砰！」

地窖的大鐵門給重重關上，廣闊的空間立時陷進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裏。

這時地窖裏除了我們外，還有數百名淨土的奴隸。

我一手扯掉黑袍，點起帶來的照明燈，大聲道：「淨土的弟兄們聽我說！」除了早先和我來的十多人外，其他人都駭然望向我。

我拔出魔女刃，將照明燈交到身旁的人手裏，大聲道：「我是天廟派來的人，淨土大軍今晚便要反攻，收復流仙城，你們願意幫我嗎？」

有人道：「我們給關在這裏，能夠做甚麼？」

我直退往後方的那面牆旁，用劍柄敲打著，很快便憑空洞的聲音找到後面的秘道，依謝問之言，再找到那方有記認的石磚，高叫道：「在這牆後面，有條秘道，可通往城內各重要據點，我要你們四處縱火，製造混亂。」

他們惶恐道：「城內處處都是黑叉兵，會殺了我們的。」

我道：「不用擔心，淨土軍即將發動攻擊，城內的黑叉兵都會趕去協助防守，否則也不用將你們關到這裏來，淨土的存亡便在你們手上，淨土軍這次反攻若失敗了，天廟便完了，明白沒有。」

眾淨土奴面面相覷。

其中一人振臂叫道：「猶疑甚麼！我們的家人兄弟朋友都給殺死了，報這血仇的機會就在眼前，我們大不了便是一死，也勝過苟且偷生地做人的奴隸。」

有人仍猶豫道：「但我們連縱火的工具也沒有，又沒有武器。」

我道：「不用擔心，謝問大公昔年城破時，在秘道內留下了火種和武器，只要你們願意，便可大幹一場。」

先前掩護我來此的另一淨土人道：「你究竟是誰！」

我道：「你們淨土人都叫我作大劍師。」

眾淨土奴齊齊一震，首先是一、兩個人跪了下去，不一會全跪了下來，低聲喃喃叫道：「聖劍騎士，你終於來了！」

他們必是從黑叉人口中知道我的存在，我立刻道：「時間無多，我們要開鑿秘道了！」拔出兩枝尖鑿，其中一枝本是作後備之用的，先向那有記號的磚石鑿去。

大力插了幾下後，這特別脆弱的磚「卜」一聲爆開來，部份掉進了裏面。

兩個淨土人搶著來代勞，不一會牆上已被鑿了個可供人爬過的小洞。

我道：「誰曾參加過軍隊？」

數百人中有一半舉起手來。

一名特別壯碩的大漢排眾而出道：「我叫察才，城破時我是五等武將，可以作大劍師的副手。」

我點頭表示同意，取出一幅秘道的詳圖，展示給他們看，道：「這圖我已看了數十遍，便讓給你們用吧，憑著它你們可神出鬼沒地在城中各處出現，現在先找十個人陪我進入秘道，待取得武器火種之後，你們便可以隨時展開行動了。」

察才道：「大劍師！你不是要帶領我們嗎？」

我道：「我還有更緊要的事去幹，記著！當你們見到水閘旁的城樓有紅色的煙火射上天空時，便須立即動手。」頓了一頓，再提醒道：「你們打的是城市游擊戰，切忌與黑叉人正面遇上，只要逃回秘道內，黑叉人便無法追上你們。」

眾人轟然應諾，自知我是那勞什子聖劍騎士後，他們都勇氣倍增，士氣高昂。

一會後，我們進入秘道內，腐敗的氣味撲面而來，若非秘道沿途都有布置巧妙的通氣口，只是裏面的廢氣便可將我們活生生地悶死。

在照明燈下，我們來到放置了武器和照明工具的地方，他們歡喜若狂地拿起武器，就像得到了重生的機會。

我和他們互道珍重後，憑著記憶，往目標趕去。

想想也覺好笑，不太久前自己還在高空上大鳥般翱翔飛行，這一刻卻像老鼠般在地道裏奔竄。

地道內沿途都有各式各樣的標記和文字，指示出通往不同地點的出入口，非常容易辨認，不虞有迷途之患，否則在這縱橫交錯的地下迷宮，難分方向下，即使我記得那秘道的地圖，恐怕也要大費工夫，才能找到往控制水閘升降那城樓的入口。

在這暗無天日的秘道裏，令人完全失去了時間的觀念，在世紀般悠長的時間後，前面的盡頭處，在照明燈的光暈裏，牆上畫著個大圓輪。

我的心定了下來，因為最怕秘道因年久失修倒塌了，那就糟糕之致，若改往另一邊城樓去，又要浪費寶貴之極的光陰了。

時間無多，我重施故技，不一會鑿開了一個洞來，連忙往外爬去。

清爽得多的空氣，使我精神一振。

我凝目細看，見到的是個堆滿雜物的地窖。

我長長吁出一口氣，直走到地窖唯一出口的大鐵門前，運力一推，大鐵門紋風不動。

我心中詛咒，這樣的大鐵門，就算有魔女刃在手，要破開它亦要大費工夫，何況更會驚動了敵人。

金屬摩擦的聲音驀地在門外響起。

我心想又會這麼湊巧，忙躲往門旁的雜物後，順手弄熄了照明燈。

大門打了開來，透入燈光，旋又掩上。

有人操著不純正的淨土語道：「來！跟我進去。」

一把女聲輕呼道：「不好吧！給他知道便不得了！」

我一聽這女子純正的淨土語，便知她是地道的淨土人，給這黑叉鬼弄到這裏來，又要瞞著某一人，自然是偷情苟合，這黑叉鬼也恁地大膽，又或愛這屬於另一黑叉鬼的淨土女愛得竅狂，才會不惜甘冒危險，躲進來幹這見不得人的勾當。

心中同時想到，黑叉人這次入侵淨土，占領了北方的土地，得到這麼多淨土美女後，終日尋歡作樂，耽於淫逸，對他們的戰力若說沒有影響，我是第一個不相信的，眼前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令我剛才苦惱了好一會的大鐵門再給輕輕掩緊，接著是身體摩擦和男女的喘息聲。

我心中暗罵，若你們再不離開門旁，便是我不客氣的時刻了。

女子嬌呼起來，聽聲音顯是給人整個抱了起來。

黑叉鬼顯在亢奮之極的狀態下，急急走往地窖中間的雜物堆處，就幹起那事來。

我鬆了一口氣，躡手躡足摸到大門處，輕輕拉開大門，閃了出去，順手把它關上，又套上橫閂，就算給裏面的男女發覺了，他們也出不了來。

一道石階往上延伸，兩旁的牆壁每隔十步許便有個凹位，放著盞油燈，石階盡處是另一道虛掩的大鐵門。

我拔出魔女刃，一步兩級，直走上去，到了門前，先拉開少許，往外望去。

一陣涼風吹來，帶來了河水的氣息。

外面是個大石室，臨河的一方是三條大石柱，另三方除其中一邊開有大門外，都是密封的石壁，左右各有一道通往第二層的石階。那大門旁有三條粗鐵條，當然是必要時用來把門從內關上，以防人破門而入。

在石柱間放了兩台彈石機，機旁推滿了石頭，可以想像當有敵船駛至時，這兩台彈石機便可扼守流仙河這段河道。

十多名黑叉鬼，站在彈石機旁，視線全投往外面的河道上，他們的武器或挨牆而放，又或擺在石機旁。

他們如此盡忠職守，自是方便了我。

我閃了出去，輕掩上門，趁所有人眼光都望往河面去時，藏到一堆大石之後。

其中幾個黑叉鬼以他們的語言交談起來，不過聽他們不住的淫笑，說的自然是有關那對給我關在地窖的男女。

有人忽然以淨土語道：「頭兒吃了頭盤，現在該輪到我了。」腳步聲響起，我冷笑一聲，從石堆後猛地立起，左右手各握著一把從腰帶拔出來的飛刀。

正要往地窖走去的黑叉鬼愕然向我望來。

手一揮，飛刀正中那人咽喉。

另一人回過頭來，咽喉剛好也接了我另一飛刀。

除下的十一名黑叉兵同時驚覺。

我一個箭步標前，魔女刃離鞘而出，三顆斗大的頭顱飛上了半空，這時中了飛刀那兩人的屍體才先後掉到地上。

魔女刃再閃，又有三人未及拿起武器，便一命嗚呼。剩下的五人舉起矛斧等武器，向我狂攻過來。

我悶哼一聲，魔女刃在空中兜了一個轉，斬斷了兩枝蛇形長矛，撞入他們中間去，先揮劍殺了一人，再連刀帶人，把另一人劈得鮮血飛濺，拋跌開去。

還未死的三人魂飛魄散，分三方向往後急退。

我左手拔出用來開鑿地道的鋼鑿，擲往右邊那人，同時側滾地上再彈起來，魔女刃劈中另一人臉門，再回手擲出魔女刃，將最後的餘生者直釘進牆內。

三人不吭一聲，同時畢命。

勿怪我辣手無情，因為我不想驚動在上面三層樓裏的黑叉鬼。

我從屍身處拔出魔女刃，刃體鋒快下，那人竟屍身不倒，就那樣倚立牆旁。

我走到城樓外的大平台處，圓月高掛天上，夜空清朗怡人。巨大的水閘橫攔著整條大河，九條粗鐵索由上面斜伸而下，扣著巨閘頂部一排九個大圓環。

我取出小矮胖給我的煙花，用火種點燃藥引，拿在手中。

「颼！」煙花衝天而起，直達五十多尺上的高空，才爆出一大球鮮艷奪目的紅花，本是夜空裏最漂亮的月兒立時相形失色。

我心中湧起萬丈豪情，先以那三條大鐵條橫架著往外邊去的大門，才提劍往上層奔去。

才踏進門去，兩名黑叉兵正要走出來，我一言不發，魔女刃閃電劈出，兩人連慘叫也來不及，往內仰身飛跌。

我撲了進去。

一目了然地看到正中的大絞輪分作三層，每層管著一條粗索，最下層的絞盤裝了二十條粗鐵造的推杆，每條推杆旁都站著一名淨土人，腳上繫著粗鐵鏈，連到絞盤旁的鐵環去。三條粗鐵索，分由上中下三層的絞盤處延伸出來，經過裝在牆上的鐵圈滑軸，直伸往外。

五名黑叉兵手持長刀，分立絞輪四周，愕然向我望來。

我大笑道：「在死前盡量叫吧！」黑叉兵這時才醒覺發生了甚麼事，狂喊著由不同的位置圍攻過來。

我靈活地跳動著，斬瓜切菜般將五人幹掉，這時樓上的黑叉兵已發覺不妙，由階梯處蜂湧下來。

我向那二十名淨土人微微一笑後，直撞入衝來的黑叉兵內，展開一套細膩之極的埋身劍法。

抹、掃、撞、劈下，敵人手折喉斷，紛紛濺血倒下，沒有人能多擋我兩招以上。

當我殺入第三層時，忽然發覺已沒有了揮劍的對象。

二十對眼睛不能置信地呆望著我。

我沒有時間向他們作出解釋，往第四層奔上去，才發覺除了負責推動絞輪的二十名淨土人外，所有黑叉兵早先都奔了下來送給我餵了劍。

我向那些淨土人喝道：「我就是淨土軍的先頭部隊，立即推動絞輪，將水閘沉入江裏去！」

那些淨土人呆了一呆，才齊聲歡嘯，發力推動絞輪。

我一層一層奔下去，發出指令。

到我來到最下面放彈石機的那層時，河上的大水閘已緩緩斜傾入河水裏，放閘自是比把閘拉起容易得多。

「轟轟轟！」

檑木把大鐵門撞得震天價響，牆壁的碎石塵屑紛紛落下，那早先立著的黑叉兵也頹然撲倒。

我又走到樓上各層去，將鎖著淨土人的鐵鍊一一劈開，大叫道：「拿起武器，只要我們守到淨土軍來，便可活命！」當我再次往下奔去時，「砰」一聲巨響，整扇大門連著牆壁，飛了進來，數也數不清那麼多的黑叉人潮水般湧進來。

我一馬當先，守著石階，劍法展至極盡，接著了黑叉人的所有攻勢。

黑叉人衝上來又掉下去，不一會石階上也不知疊起了多少黑叉人的屍體，使黑叉人攻上來時也沒有落腳的地方。

忽然間，河面上火光熊熊，燃著衝天烈焰的木排隨著湍急的水流滑過河面，往城內疾衝過去。

我大笑道：「來得好！」雙足一屈一彈，凌空一個翻身，來到黑叉兵的中間，魔女刃舞了一圈，七、八個黑叉兵濺血跌退，將其他人撞得東倒西歪。

跟在我後面的淨土人，一聲大喊，瘋虎般舉著取自黑叉人的武器，殺將下來，這批奴隸能入選來當此苦差，身體自是遠比其他奴隸壯健，又兼平時受盡虐待，這刻找到發洩的機會，真是有如瘋虎，勢不可擋。

我當先殺出門破後留下的大洞外，只見流仙城的南城牆便在眼前，城牆和我立身處有一大片空地，密密麻麻盡是黑叉兵，怕不有數千之眾。

我大駭下退回洞裏，向後面的淨土人高喝道：「敵人勢大，快跳進河裏逃命去！」一邊苦擋著要攻進來的黑叉人。

不一會我已多處受傷，心中叫道：「為何還未來？」

一枝長槍由右下側標刺而至。

我的劍剛架著一柄大斧，無奈下往內急退，裏面的淨土人聽話得緊，早逃得一乾二淨。河面上仍是無有止境的火船，真使我奇怪燕色等怎能造了那麼多木排出來。

「鏗鏗鏘鏘！」我連斷敵人四件重兵器，滾倒地上，翻往平台處。

喊殺聲從河面傳來，另一批載著淨土軍的木排已蜂擁地沿河而至，在木盾牌的掩護下，勁箭像雨般往兩岸灑去。

我知道已完成任務，一個倒翻，插入河裏，當我潛游了遠遠一段水路，再從水中冒起頭來時，看到的是滿天火焰。

泊在岸邊的黑魔船固是陷入火海裏，兩岸多處地點亦是烈焰衝天河面上。

這時已滿是木排，載著以萬計的淨土軍喊聲震天，一些繼續深進，其他的泊往兩岸，開始登陸作奪城之戰。

四處都是喊殺連天，情況的混亂真不可以已筆墨形容萬一。

剛走到林木婆娑的沿河大道上，一大群人手持著武器，由左方狂喊殺將過來。

我吃了一驚，定睛一看，原來都是淨土的奴隸們，不知為何人數卻多了十多倍，其中一人認出是我，向其他人喝道：「這就是聖劍騎士！」眾人慌忙跪下。

我又好氣又好笑，這豈是跪下的好時刻。

那五等武將察才走了出來，道：「大劍師，教我們怎樣做？」

我問道：「你們為何多了這麼多人。」

察才豪氣干雲地道：「我們攻破了大監獄，將所有人放了出來。」

我大喜道：「跟我來，我們去打開城門，你帶路。」

眾人一齊發喊，爭先恐後向城門的方向湧去。

這時一隊百多人的黑叉軍迎臉而來，見到我們這等聲勢，嚇得掉頭便走。

在火光映照裏，眾人有若出籠的猛獸，狂追而去。

反而我這應帶頭的聖劍騎士卻給拋在後面，心中一動，不隨他們往城門走，迅速掉頭往大公府奔去。

大街兩旁房屋的窗門都緊緊關閉起來，不時傳出女人和孩子的哭喊聲，我也沒法知道其中究竟有多少是黑叉人，有多少是淨土的女人和孩子？

一隊隊的黑叉軍騎著馬從大街小巷疾奔出來，很多連戰甲也未穿好，倉忙往河岸奔去，臉上都帶著驚惶的神色。

淨土軍的攻勢太突然了，兼之兩邊的河岸線長達十里，他們的人數即使多上數倍，也絕難守得住，何況大部分黑叉兵還集中在城外的曠野裏，這有似空城一座。

「轟轟轟！」

流仙河上不時傳來龍怒吼的爆炸聲。

我又避過兩隊黑叉兵，看準其中一個落了單的，將他斬下馬來，躍上他的馬，一抽韁索，掉頭往大公府奔去。

奔了好一會，路上竟再遇不到黑叉兵，河岸處傳來的撕殺聲卻更淒厲了。

這時我已抵達流仙城的中心，策馬轉入往大公府的林蔭大道上，直赴大公府，到了大公府前閱兵的大廣場時，只見大公府外門大開，卻不見半個人影。

我暗叫不好，難道「狼嗥」直慕早傾巢而出，到了外面去抵抗淨土軍，那我想生擒他的美夢便要暫時落空了。

我策馬跑上石階，旋風般奔進門內的廣場，大叫道：「有沒有淨土人在！」

大公堂矗立前方，比之先前我看到的背部，氣勢又自不同，淨土北方的城市，以這流仙城為例，無論在規模上還是設計上，都比南方的飄香城宏偉壯觀得多，但卻缺少了南人建築的自然和秀麗。

我邊走邊叫，到了大公堂前時，一名淨土女子奔了出來。

我跳下馬去，迎上了她。

走到近處，才失望地發覺對方不是凌思。

女子滿眶熱淚跑來，直衝入我懷裏，摟著我哭道：「真太好了！真太好了！你們終於來了。」

我急問道：「黑叉人到那裏去了？」

女子道：「直神將接到我們淨土軍攻入城內的消息，立即和其他黑叉人匆匆離府，還迫著其他淨土姊妹一齊走，我……我躲了起來，才……才。」

又哭了起來。

我拍著她的背，柔聲道：「你認識凌思嗎？」

女子道：「那是戴神將從北方帶來的愛婢，她也被他們帶走了。」她叫慣了神將，一時改不了口。

我的心直沉下去，看來這直慕知機得很，一聽得我們已攻入城裏，便判斷出大勢已去，竟立即逃走。

我一邊安慰著懷內的淨土女，腦筋飛快轉動著，直慕若要逃走，最佳方法莫如乘黑魔船離去，我們的火船攻勢雖凌厲，但總不能燒盡所有黑船，只要有兩、三艘逃過火焚，他們便可以逃生了。

而關鍵處在於城河北端的水閘是否落了下來。

我向那女子道：「你留在這裏，找個地方躲起來，到我們控制了全局後，才好跑出來。」

那淨土女依依不捨放開了我，依言奔了回大公堂內。

我跨上馬背，跑出大公府後，再切入沿河大道，往河北馳去。

大道上竟見不到任何人，戰鬥仍在南方的河岸區進行著，驟眼望去，流仙河在城內的這一段都是烈焰衝天，隱見黑魔船的高桅在火海中斷折。

到了可以遙望城北高牆的時候，路上開始出現了往北城門逃去的黑叉人，有男有女，說不盡的驚恐悽惶。

我偏離大道，穿過沿河大道和河岸間的林木區，往河旁馳去。

一出林木區，便看到下游處泊著五艘完好無恙的黑魔船，其中一艘剛離岸邊，往城外駛去。巨艦泊處的岸旁聚滿了黑叉兵，正匆匆上船，準備逃命去了。

北水閘已陷入了水裏。

我奇怪這裏為何見不到半個淨土軍，回頭向河面望去，才發覺這截河道被三艘橫亙河中焚燒著的黑魔船封鎖了河道，難怪淨土軍不能通過。

我拔出魔女刃，踢著岸旁的泥土，拍馬直衝過去。

正等待上船的黑叉人生出警覺，十多人彎弓搭箭，向我勁射過來。

我俯前運劍，一一挑開。

風聲在右側響起，我駭然望去，只見最接近我那艘黑魔船上灑下另一片箭雨，向我罩來，我自知無法應付由兩個不同角度射來的箭，無奈下側飛落馬，滾入林木裏。

可憐的戰馬慘嗥倒地，馬體上插滿長箭。

我再滾了十多尺，才跳了起來，正想借林木的掩護潛過去，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從沿河大道傳來。

我暗忖難道是淨土軍來了，但旋即推翻了這想法，由水路攻來的淨土軍又怎會騎馬，心中一動，撲到林木外緣處，往來路望去。

一大隊黑叉騎兵，正氣急敗壞地沿路奔來，最少有四、五百人之眾。

我自問無力把他們攔下來，唯有目送他們過去算了。

大隊過後不久，又奔來另一六人的小隊，其中一女，正是美艷動人的「黑珍珠」戴青青。

我大喜過望，一聲長笑，跳了出去，持劍攔在路心。

奔在最前的三名黑叉兵狂喝聲中，掣起黑叉人愛用的蛇形矛，俯身刺來，其中一人更將馬驅得向我迎臉撞來。

我大笑聲中，側身避過，魔女刃閃處，先將中門那騎劈離馬背，才從容轉身，避過敵矛。

一伏再起，魔女刃像一道激電衝天而起，後至的兩騎兵折人倒，只剩下空騎繼續往前奔去。

寒風驟起。

兩枝長槍，一上一下挑來。

只看雙槍的速度和角度，便知是高手。

這時已衝過去的另兩騎勒馬回頭，又從後面夾攻過來。

我不想陷入兩面受敵的困境，一個倒滾，從後方來的兩騎間穿出，既避開了那兩枝長槍，又變成攔在他們前方。

那衝來的兩騎馬術非常了得，一扭馬頭，又當先攻來。

我吃虧在兵器比他們短得多，但勝在魔女刃神妙鋒快，左右削出，兩枝蛇形矛只剩下了半截。

敵人一呆間已給我搶入他們中間，魔女刃左右開弓，兩人同時倒下馬去。

眼前豁然開朗，只剩下黑美女戴青青。

戴青青左右手分持長槍，立馬停定，連我也不由讚她騎術高明，只是運用雙腿便可將戰馬操控自如。

她冷然望向我道：「大劍師蘭特！」

我微笑道：「『黑珍珠』戴青青！」

戴青青長而媚的美目閃著亮光，上下打量著我道：「只要殺了你，就算流仙城沒有了，也是值得。」

念著她對凌思的仁慈，又或因她能使人忘記了種族和仇恨的美麗，我心中對她並無絲毫惡感，微微一笑道：「假若我們不是在戰場上兵刃相見，那會是多好！」

她勃然大怒道：「不要和我說這種話！」一夾馬腹，長槍左右夾擊而至。

我收攝心神，看出雙槍似是同時攻來，其實不但力道輕重有別，連速度亦有差異，這種巧妙的判斷，正是勝敗的關鍵處。

我冷哼一聲魔女刃前挑，當挑中對方先攻來那一槍時，立時回刃把另一槍格開，然後往後急退。

果然戴青青一聲嬌叱，槍法開展，滿天光影，長江大河般向我攻來。

我嘿然出劍。

「叮叮噹噹」之聲不絕於耳，我連擋她十多槍，也退後了十多步。

她高明的地方是以刺挑為主，配以迅若閃電的速度，使我想借勢劈斷她的長槍也有所不能，加上她用的是長距離重兵器，以攻代守下，縱便以我超絕的劍法，也無法搶入她槍勢的內圍處，硬生生披她迫退了十步之多，這在我真是從未有過的事。

我又再擋了她吞吐無定、飄忽狡猾的數槍，她的槍勢驀地滯了一滯。

這正是我苦候的時機，因為無論她體質如何過人，甚至勝過黑叉男子，但如此揮舞兩枝長達十多尺的長槍，總有力竭的時刻，這時就是了。

我不容她有喘息回氣的機會，得勢不饒人，劍芒轉盛，搶到她馬下左側處，利用她在馬背上不及我轉動靈活的優勢，劈向她修長的美腿。

戴青青拋掉左手的長槍，駭然下縮腳翻往另一邊，但卻沒有下馬，更要驅馬逃走。

我若容她這樣走了，以後也不用叫大劍師了，魔女刃穿過馬腹下，削斷她踏著的右邊馬鐙。

戰馬前衝，但牠美麗的女主人卻仰翻後跌，掉在路上。

她背脊才觸地，便借腰力彈了起來，嬌喘著氣，兩手一前一後握著長槍，如臨大敵的指著我。

男性的本能，使我的眼光自然地落在她急促起伏著的高挺胸脯上。

戴青青怒叱道：「你看甚麼？」

我淡淡道：「比之你們黑叉人的姦淫虜掠，我看看又算得上甚麼？」

戴青青怒瞪的鳳目閃過複雜的情緒後，才尖叱一聲，長槍毒蛇般轉動著攻來。

她是我所遇到的人中，若不包括大元首在內，長兵器用得最好的人，這種轉槍刺來的手法，是要使我即管劈中長槍，也劈它不斷。

我大喝一聲，刃尖點中她的槍尖。

凶猛絕倫的一槍立時給破去，她全身一震，退了一步。

既搶得先機，我的劍法像出籠猛獸般展開，任她如何刺來，總能點中她的槍尖。

戴青青嬌叱聲中，也像我先前那樣退足十多步，除了苦守外，再不能發動任何攻勢。

退到第十三步時，力竭下戴青青一個踉蹌，長槍擺往左邊，空門大開。

我大笑挺進，刃鋒一閃。

戴青青手上只剩下三尺不到的一截鐵槍棍。

我回劍鞘內，負手道：「殺不了我吧！戴小姐。」

戴青青狂叫一聲，持著剩下的短槍棍，迎胸向我戳來。

我一手便抓著槍棍，反扭向後。

她另一手撮指成刀，刺向我咽喉，用招狠辣之極。

我哈哈一笑，施出擒拿手法，一把抓著她能使人致命的手，同時頂起膝頭，擋了她下面那真正殺著的一下膝撞。

膝頭碰著膝頭，我固是痛得要皺起眉頭，她更是痛至彎曲了身子。

我乘這凶猛的黑叉女將無力反抗之際，將她推到道旁的林木裏，把她在一棵特別粗大的樹身處，略屈雙膝頂著她的腿，除非她用口向我咬來，用前額撞我，否則休想再施展攻擊。

想想也好笑，早先才將她的美僕凌思壓在牆上，現在又把她壓在樹幹上。人生是否就是不斷的巧合和錯過？

她不知是否意志崩潰了，軟綿綿靠貼樹身，張開小口不住喘氣，高聳胸脯這次不用遠觀便感覺到它們起伏時的彈跳力。

當我馳想到她背著我脫至一絲不掛的香艷春色，竟不能控制地有了男性本能的反應。

她先怒望我一眼，但忽又像放棄了一切地道：「好吧！你也不是甚麼東西，為你的淨土女人報被姦辱之仇吧！不過事後最好殺了我。」

我出自真心的道：「我為何要殺你？」

戴青青激動起來，嬌軀大力扭了兩下，到醒覺不能和我的力道相比時，才嬌喘道：「不要在我面前充英雄俠士，若不是你的劍利，看是誰擒到誰？」

我微笑道：「你的槍法的確非常好，但即使我沒有背上的利刃，你仍不是我的對手，你自己應該是心知肚明的。」

戴青青愕了一愕，默然下來，最後閉上美目，好像要表示不屑看我的樣子。

我放開了她的手，退了開去。

她猛地睜開眼來，不能置信地看著我。

我淡淡道：「趁你的船還未開走，淨土軍未來時，快點走吧！」轉身便往城南走去，我將這樣難比登天才能到手的人質放走，一方面是確有點歡喜她，另一方面也因只有她在，才可保護凌思免受暴雨如狂的黑叉逃兵的摧殘。

## 第七章 城外之戰

我來到南城門時，悠長的一夜終於過去了，在朦朧的晨曦裏，接近南城門的幾條街道上擠滿了以萬計城陷後被迫作奴隸的淨土男女和小孩子，其中有些膚色棕黑，顯是黑叉人遺下的孽種。

他們都含著淚瘋了般狂叫著，歡迎從黑叉人的魔爪裏解放他們出來的淨土軍隊。

淨土軍已重新奪得這座宏偉的水道大城，北伐最重要的軍事據點。

一群群的黑叉降卒，被押著往市東的大監獄去，沿途受到剛脫離奴隸身分的淨土人的投石和唾罵，這以千計昨夜還是主人的黑叉軍，都像鬥敗了的公雞，垂著頭頹喪驚惶地走著，令人難以聯想到他們以前的不可一世，趾高氣揚。

這就是勝利者和失敗者的分別。

當我走上通往城門的主道時立時給人認了出來，自動讓出通路。

淨土軍都舉起武器，高呼大劍師，其他的淨土男女紛紛下跪，狂呼聖劍騎士之名，一時之間所有人都擠了過來看我，歡喊一陣陣爆起，氣氛激烈至頂點。

佔據了南城牆的士兵亦在高嚷歡叫著。

我微笑揮手致意。

到了近城門處，大開的城門擁進了一群人來，奔在前頭的是妮雅，傍在兩側的是她手下兩名年輕大將侯玉和澤生。

妮雅看到我，俏臉現出歡欣若狂的驚喜，搶奔了過來，衝入我懷裏，哭著道：「大劍師！大劍師！我們找了你整晚，噢！你受傷了。」

侯玉和澤生這時才趕至，亦欣喜無限地左右用力抓著我的肩頭，表達出對我真摯的熱情和感激。

侯玉道：「我們南方兩城的聯軍，肅清了流仙城的黑叉人後，現正佈軍城外，準備和北方的聯軍夾擊黑叉人的殘餘，聽到城內所有人都在呼喚你的名字，妮雅大公才不顧一切地奔了回來。」

澤生道：「城內的叫聲數里內也可聽到，黑叉軍立時亂了起來，而在另一邊壓著他們的我軍卻士氣大振，情緒益發激揚呢！」

我微微一笑，摟著妮雅，在眾人簇擁下，步出城外。

在流仙河右方的大平原上，以萬計的黑叉兵給擠壓在陣容鼎盛的淨土軍中間。

那邊的是燕色、龍騰等北方將領，這邊是以紅石、妮雅為主的南方軍，還加上一個謝問大公，後者最熟悉流仙城的情形，攻城之戰自不可缺他那一份兒。

兩方的淨土軍都是旗幟鮮明高豎空中，隨風飄揚，反之黑叉軍只剩下兩三枝軍旗，而且還是無精打采地東倒西歪。

這邊的淨土南軍和少量屬於謝問的北方軍分成了六組，每組約五千之眾，由不同的將領統率，排開戰陣；燕色那方面軍勢更盛，超過六萬的淨土雄師隊形整齊，兩翼伸了出來，像隻大蟹般探出巨螯，將黑叉軍鉗制得動彈不得。

我來到紅石和謝問之旁，問道：「情況怎樣了！」

兩人向我表達過最熱烈的歡迎，謝問興奮得臉也紅透了，激動得揮拳叫道：「昨晚我們和黑叉人交手整夜，殲滅了他們近萬人，也粉碎了他們回師奪城的夢想。」

紅石道：「他們的主將是『黑霸』客橫生，現在只剩下三萬多人，所有人都疲乏不堪，我們前後夾擊下，足可穩食他們，可是困獸之鬥下，我們的損失將亦是無可避免。」

我細察敵方的陣容，發覺對方實已潰不成軍，而我們更有一個優點，就是可靜心等待，只要再將黑叉人困上一段時間，不用打便可贏了這場仗。

當黑叉人拚死突圍時，便是大屠殺的開始，從佈滿眼前整個平原滿身帶著箭矢的黑叉兵屍體看到的可怖情形，便知道他們每次突圍都被淨土軍在牆上牆下的射手所粉碎了。

我心中生出不忍，道：「真是要全宰了他們嗎？」

謝問道：「我們不得不這樣做，若讓黑叉人的敗軍四處流竄，對周圍尚未被戰火波及的鄉村將會造成很大的傷害和破壞。」

我點頭表示同意，道：「是的！但我有點心軟了，倘能盡俘這裏的黑叉人，我們或可以用這些俘虜，和黑叉王堯敵作一項交易。」

號角聲自遠在另一邊的北方聯軍處響起。

站在我身旁的妮雅像小女孩般挽著我的手道：「大劍師！他們在請求你發出指令，因為你是我們的最高統帥。」

我心中一動，取過紅石手中作傳聲用，以薄鐵打成，頭尖尾闊的大圓筒，走出陣外，向著尖窄那邊的筒口大聲道：「誰是黑叉人的統帥，出來和我對話。」

好一會後，敵陣處一騎馳出，馬上坐著個鐵塔般的大黑漢，高喝道：「我就是客橫生，有屁便放！」

兩邊的淨土軍大怒喝罵。

我伸手制止了可能一發不可收拾的罵戰，透過聲筒，聲音遠遠傳開去道：「我就是大劍師蘭特。」

這句話立時惹起黑叉軍一陣混亂和騷動，可見我大劍師之名，已深深將恐懼烙印在每個黑叉人的心裏。

我續道：「我以大劍師的名譽作出保證，假設你們肯拋下兵器投降，我可以保證你們獲得善待。」

客橫生「呸」一聲後罵了一連串黑叉話，狂叫道：「要我們作豬狗不如的俘虜，我們黑暗之神的兒子們情願轟烈戰死。」

我大聲道：「你們是否永為俘虜，就要看你們的黑叉王堯敵怎麼想，我可以讓你客橫生安全乘船離去，說服黑叉王於十日內放回十萬淨土人，其中最少要有三萬人是成年男人，其他則女人小孩均可，所有在這裏的俘虜便可毫髮無損的離開。」

客橫生呆了一呆。

他身後的黑叉軍亦靜了下來，有機會好好生存下去時，誰肯白白送命。

客橫生奔了回去，幾個黑叉將領立時將他圍著，顯在商量我具高度引誘力的建議。

不一會客橫生又策馬奔出，大叫道：「我們可以接受這個提議，但有一個條件。」

我回應道：「請說吧！」

客橫生道：「我客橫生一敗再敗，已無臉目回去見堯敵，所以我希望能和大劍師公平一戰，但大劍師須以其他武器對我的大刀，那不論勝敗，我們也立即投降，再進行交換俘虜。」

這客橫生的嗓子極雄壯，聲音遠遠傳開去，不比我的揚聲筒遜色。

眾淨土軍紛紛喝罵，他們心中自是想到客橫生等已是甕中之鱉，那還有如此便宜的事，正如戴青青所言，若能殺了我，失去區區流仙城又有何問題？

我舉起手來。

戰場上立時鴉雀無聲。

我微微一笑道：「我答應你不論我是生是死，淨土人也會執行這協議。」

兩方的淨土軍立時呆了起來。

被困在中央的黑叉人先是愕然，接著舉起兵刀，齊以黑叉語連續大喝三次，叫得人熱血沸騰。

客橫生拔出大刀，跳下馬來，大聲道：「我的孩兒是在向大劍師致敬，即管你是我們的敵人，但我們也敬重你是個真正的英雄好漢，若我真能殺了你，我也以自刎回謝。」

我大叫道：「妮雅！」

妮雅奔到我身旁，甜甜一笑道：「大劍師！我知你定能取勝。」

我解下魔女刃，和揚聲筒一併交與她後，淡淡道：「將你的彎刀給我！」

妮雅臉色一變，愕然道：「大劍師！」

她知我從沒有用過彎刀，而且彎刀極難使得好，怎能不為我擔心。

我微笑道：「你怕我用得不夠你好嗎？」

妮雅猶豫了片晌，終抽出彎刀，遞過來給我。

黑叉人又爆起一陣喝采聲，倒像我才是代表他們出戰的人。

我當然明白他們的心情，我這樣挺身赴險，接受這不必要的挑戰，為的竟是要保住他們的命，這種胸懷，自是使這批本以為今回絕無倖理的黑叉人感激不已。

妮雅在我臉上重重吻一口，往後退去。

我大笑道：「這管用得緊。」大步往前走去。

客橫生微微弓起腰背，刀指向著我，有種穩如山岳的氣度。

敵我雙方均屏息靜氣，目不轉睛看著我們兩人，戰場上沉凝無匹的氣氛，壓得人欲要狂叫發洩。

我們的距離足有百多步，那是一段相當遠的距離，我瀟灑地將彎刀刀背反托在肩上，悠悠向他走過去。

當我們的距離拉近至五十步時，客橫生狂喝一聲，豹子般彈起，標竄過來。

剎眼間，客橫生已迫至近前，長刀迎頭劈來，簡單直接，但卻有種千軍萬馬，衝殺而來的驚人氣勢。

我一聲長笑，彎刀由眉上彈起，橫架敵刀，晃也不晃一下。

「鏘！」

清響傳遍全場，雙方的打氣聲立時轟然爆起。

客橫生疾退往後。

我知他這一刀是在試我的實力，跟著才是殺著，若我乘他退時心切追擊，便墮入他的陷阱裏。

彎刀在虛空畫出一道美麗的弧線，迴轉過來，收在胸前。

像我這種級數的劍手，任何武器到了手裏，也可駕馭發揮最可怕的力量，何況我曾仔細觀察過淨土人如何使用彎刀，早掌握了其中要訣，只是妮雅不知罷了。

客橫生瞳孔微微一放即收，顯示出對我高明眼力的驚異，一個箭步標前，又向我攻來。

我卻看出他步法巧妙之極，雖像正面攻來，卻是略偏向右側，以我沒有持刀的左手為攻擊目標。這七大神將，果是各有絕藝，先前戴青青的槍法便是恁地了得，現在這客橫生亦是不可輕視。

不過這次我將教他更吃不消。

我之所以爽快地答應這場比拚，除了想保住這批黑叉人不致慘被屠殺，再可換回十萬淨土人的自由外，還有幾層更深的理由。

首先我要在黑叉人心中播下我威武無敵的形象的種子，在心理上壓倒對方，將來這批黑叉人若回到了他們的族人裏，發揮出的影響力將是難以估計。

其次，我要向淨土人展示他們的彎刀，也可以是戰勝黑叉人的武器，進一步加強他們的信心。

所以我不但要勝得漂亮，還要速戰速決。

客橫生的大刀已至，取的是我的左臂。

我狂喝一聲，刀交左手，往前挑出，正中敵刀。

這一著大出客橫生意料之外，尤使他震駭莫名的是，我左手的力道竟絕不比右手遜色分毫。

客橫生大刀往上盪起。

我手往內拉，再平推出去，彎刀的最外彎處剛好送入刀下的空隙，削往他握刀的手腕處。

客橫生駭然後退。

淨土人看得如痴如醉，想不到我用彎刀之好，竟到了如此境地，喝采聲震天響起。

客橫生沉腕將刀壓下，剛護著中門，我的彎刀已藉腰力在空中轉了個小圈，呼嘯著由外側劈至，正中他大刀的尖端處。

這一刀不但凝聚了我全身腳、腰、臂、腕之力，還加上了彎刀天然物理上的迴旋力量，比之一般刀劍的直劈橫掃，要厲害得多，何況劈中的又正是他力道最不能及的刀端。

客橫生連人帶刀橫跌開去。

我一聲長笑，彎刀盤旋著追去，一時空中盡是彎刀的破空尖嘯。

平衡之勢已失，客橫生立時陷入絕境。

彎刀刀勢展開，旋來迴去，每一刀都從意想不到的角度劈入對方大刀的空隙裏，兼之彎刀被我使得飄忽無定，每能從絕無可能的勢道時間上生出微妙的變化，立時殺得這黑霸叫苦連天，連連退後，連小孩也看出他絕無勝望。

「鏗鏘」之聲不絕。

客橫生架了我十刀，閃了七刀，到第十八刀時，我捨刀不用，切入對方空門，飛起一腳，正中對方手腕。

大刀飛出，「噹」一聲掉在遠處一塊石上，再滑落草叢裏。

客橫生呆看著我，臉如死灰。

眾淨土軍紛紛舉起武器，喝采致敬。

黑叉人都默然不語，但對我不殺客橫生，不用說也生出了好感來。

客橫生轉向眾黑叉兵道：「你們信任大劍師嗎？」

眾黑叉人齊聲應道：「信任！」

客橫生喝道：「交出你們的武器來！」

眾黑叉人毫不猶豫，分批走了出來，將武器拋在軍前空地上，不一會弓矢矛刀等堆起了十多個小丘般的兵器堆。

騎著馬的人都跳下馬來，垂手靜立。

客橫生再次臉向著我，道：「到了此刻，我才真正佩服大劍師的武技，假若我們入侵淨土前，知道會在這裏遇上大劍師你這種人物，我們必會三思。」

我心中暗嘆，喟然道：「你想清楚了嗎？」

客橫生一震道：「你知我想做甚麼？」

我點頭道：「你若不是立下了那種決心，語氣是不會如此平靜的。」

客橫生仰天長嘆道：「想不到我客橫生竟在戰場上才找到真正的知己，好！」

話剛完，反手拔出腰間匕首，往咽喉處一抹。

## 第八章 醉臥仙城

整座流仙城進入了節日狂歡的狀態裏。

在街上，你可以和任何人擁抱，親吻所有美女。

重奪北路，燃起了淨土人的希望，但取回流仙城，卻是把夢想變成了現實。

而我們還是勝得如此漂亮。

流仙城一役，解放了十多萬成為了奴隸的淨土人，俘獲了近五萬的黑叉男女，斃敵四萬，而我們的死亡人數卻在萬人之下，這以一般攻城之戰來說，絕對是個天大奇蹟。

更使人欣慰的是流仙城受到的破壞可說是微不足道的，大火集中在河上的黑魔船和沿岸的區域，甚至連我早先要斬斷鐵索的計劃也不用實行，保存了南河大水閘的完整。

午後時分，采柔、紅月、龍怡帶著飛雪抵達流仙城，同時而至的還有眾祭司，自免不了一番歡喜和祝賀。

這時我的地位在淨土人心中更是鞏固，我說出來的話，只有贊成者，而沒有反對的人，幸好我天生便不是做獨裁者的材料，反而儘量引導他們說出意見，以作參考。

直忙至黃昏時分，才大致安排了流仙城的防務和定下了短線的軍事策略。

為了準備參加今晚在大公府大公堂內的祝捷舞會，眾人興高采烈回去更衣沐浴，這時田宗來到我身旁道：「大劍師吩咐我到絞索樓的地窖尋那對男女，終於不負所託，在地道裏找到了他們，男的給我隔離處理，希望能從他口中套取有用的情報，女的你要不要見見。」接著壓低聲音道：「真是生得漂亮極了，難怪……」

我笑著大力拍了他肩頭一下道：「留給你吧！」本人也是正常的男人，漂亮的女人還是少見為妙，否則異日回魔女國時，帶著整個紅粉兵團，別人會怎麼想？我又怎樣向華茜解釋？

走出大公堂時，堂內湧進了少說也有百多名的淨土女子，開始為今晚的舞會佈置場地，她們都是眉目含情，盡拿水汪汪的眼向我瞟來，看得我暗自心驚，正如約諾夫所說的，這並不是我的聖劍可應付得來的事。

正要踏出門外，溜進後花園去，後面有女子叫道：「大劍師！」

我愕然轉身，迎來的是今晨到大公府找直慕晦氣時遇到的女子，就是她告訴我凌思被黑叉人帶走了。

這時她換回了淨土女子愛穿的形衣，深開的衣領露出了一大截雪白豐滿的胸脯，好像比我初次見她時美麗多了，不過她能被黑叉人挑進大公府內，服侍最有權勢的黑叉人，自然是百中挑一的美女。

我歡喜地道：「真高興再見到你，尚未問妳喚甚麼名字？」

在別的女子羨慕的眼光下，那女子有點羞澀地道：「我叫玲芷，大劍師事忙，我不敢阻你了。」低頭一笑，退了開去。

我對她的善解人意很有好感，微微一笑，挺身步下石階，踏足昨晚還要偷偷摸摸，東藏西躲的後花園，朝大水池走去。

我的心情輕鬆至極點，心中充滿完成了艱鉅任務後的忘憂無慮，忍不住哼起從采柔處學來的閃靈小調。

很久沒有聽到采柔的歌聲了，待會定要她唱一曲我聽，最好是邊舞邊唱。

迎面來了十多名淨土的少女，見到我時都紅著興奮的臉垂首避在一旁，甜甜地叫著大劍師的名字。

我微笑和她們打著招呼。

當我經過後，眾女雀躍起來，像得到了寶物般。你推我撞下，嬌笑聲中爭先恐後往大公堂奔去。

我搖頭苦笑，正要踏進與大公堂遙遙相對的客舍時，差點和另一女子撞個滿懷。

我連忙立定，定睛一看，原來是久違了的雁菲菲。

這出色的女將神采煥發，全無其他人臉上的倦容，美艷尤勝往昔。

我記起了龍歌說她愛上了我的話，心中暗自警惕，微笑道：「聽說今次你在戰場上表現非常出色。」

雁菲菲一反我初識她芳駕時的凜然無畏、昂然與我對視的作風，俏臉微紅，垂下眼光道：「大劍師改變了所有人，現在沒有人再怕黑叉鬼了，所以在戰場上和以前相比判若兩人。我們只是沾了大劍師的光，才能較前有所表現吧。」

若沒有龍歌的提點，我的下句話可能是「那我有沒有改變了你」，但現在只敢規規矩矩地笑道：「我並沒有改變任何人，或者只是使你們得回一些已失去了的東西。」

雁菲菲鼓足勇氣，抬頭向我望來，眼睛閃著采光，搖頭道：「不！你帶來了很多我們以前沒有夢想過的東西。」跟著嫣然一笑道：「最少現在已沒有淨土人敢把皮鳥飛只看作是小孩子的玩意兒。」

我暗忖不知是否太少看到她的笑容，她笑起來時特別燦爛動人。

雁菲菲道：「大劍師在想甚麼？你……」又垂下頭去。

我這才發覺自己呆看著她，以笑掩飾道：「我的腦海忽然升起一幅小矮胖手忙腳亂操縱著皮鳥飛在天空飛翔的圖像，所以想得癡了。」

雁菲菲不知我是故意說的，笑得更厲害了，原來不常笑的人，笑起來便一發不可收拾。

我心想道是走為上著，問道：「你要到那裏去了？」

雁菲菲勉強忍著笑，喘著氣道：「來找你！」

我的心跳了一跳，愕然道：「找我？」

雁菲菲點頭加重語氣道：「是的！我是來找大劍師的，妮雅大公的親兵告訴我你仍在大公堂未回來，於是我便想往大公堂去，那知在這裏碰上了你。」

我心道：「何止碰上了我，還差點撞入我懷裏，可能因為雙方都是神不守舍吧。」

雁菲菲以與她一向作風截然不同的溫柔聲調道：「大劍師，我們可否到亭內談談，我得到一些重要的消息哩。」

我道：「當然是好！」隨著她往其中一個涼亭坐下。

這時紅晴、龍歌、約諾夫等一眾年輕將領，吹著口哨，情緒高漲地由大公堂步進後花園內。

我差點想縮進檯底，以免給他們看見我和雁菲菲泡在一起。

龍歌首先發現我們，興奮大叫道：「看！大劍師在那裏。」

我向他們循例打個招呼，豈知他們又裝鬼臉，又眨眼，更有人以手勢作出男女親熱的姿態，幸好雁菲菲背著他們，看不見這些不堪的動作。

紅晴大笑道：「別忘了我們那晚的約定。」

眾傢伙這才心滿意足去了。

雁菲菲奇道：「甚麼約定？」

我道：「甚麼約定？喝酒罷了。」心想怎能告訴她喝酒後接著要跟所有美女鬼混。

雁菲菲懷疑地打量了我一會，才正容道：「入城後我負責詢問這處曾接觸過有權力的黑叉鬼的淨土人，知道了陰女師果然隨著客橫生來到流仙城，據一個有份侍候晚宴的淨土少女說，陰女師和直慕及客橫生在席間還鬧得頗不愉快。」

我喜道：「她是否記得當時的談話內容。」

雁菲菲道：「她只記得極少的一部分，最深刻的是陰女師指出大劍師你定能攻下流仙城，而對付你必須大元首和堯敵聯手才成。」

陰女師如此坦率，黑叉人怎會高興，聯手的意思，可能只是要堯敵將珍烏刀交予大元首使用，那亦是我最害怕的事之一。

雁菲菲道：「另外在席間他們倒多次提到巫帝，但因為她不明白他們在說甚麼，所以無法將對話記下來。」

我點頭道：「這些已極為有用。」當然有用，因為使我知道了大元首和黑叉人關係的大概情形。

雁菲菲續道：「宴會後的次日清晨，陰女師便乘那回去接載黑叉兵的黑魔船走了。」

為何這妖婦這麼急於離去，是否要早日和從南方逃來的大元首會合呢？想著想著，忽地醒覺到雁菲菲一直默然不語，抬頭向她望去。

剛好她也是如夢初醒地望過來，兩眼相觸，她粉臉一紅，垂下頭去，輕輕道：「大劍師！我有一個心願想求你。」

我大奇道：「甚麼心願？」

雁菲菲紅唇輕顫，欲言又止，始終不敢再和我對望，好一會後，「霍」地立起，搖頭道：「都是沒有事了。」

我愕然道：「有甚麼便說吧！」

雁菲菲一陣風般離去，聲音傳回來道：「我忽然忘記了。」

走到客舍時，我仍是苦笑不已，在淨土無論是小彩雀還是豹，只要是雌的，便都是浪漫多情，雁菲菲便是個例子，任何男人來到這美麗的土地，會永遠也不想離開，黑叉人又是另一個例子。

迷迷糊糊間，踏進客舍寬敞的迎客廳內，妮雅的兩名女親兵早恭候在那裏，迎上來道：「大劍師！請隨我們來。」領著我往左邊的門走去。

走了才兩步，右面那扇門打了開來，紅晴的聲音在大叫道：「大劍師！等一等！」

我回過頭來，笑道：「你住在我隔鄰嗎？」

紅晴道：「我們一班兄弟全住在這裏，好玩嘛！」

我心生喜悅，這批南北年輕將領關係如此良好，對將來消除南北的紛爭，將大大有利，而這發展是我當初估計不到的，所以實是意外之喜。

紅晴來到我身旁，搭著我的肩頭，和我通過女親兵推開的門，走進華麗的大廳裏，廳的右角有一道精巧的木梯，迴旋往上層去。

他充滿信心耳語道：「來！大劍師你不要作聲，讓我為你安排一下，保證你今晚可隨我們到處去風流快活。」

我不知他葫蘆裏賣甚麼藥，被他半推半拉下，走上木梯去。

下面的女親兵向上面高呼道：「紅晴貴士到！」

來到上層的大廳，四女雖仍未換上舞服，但沐浴後閃著水光的秀髮和透體而來的香氣，使她們更是艷光逼人，青春煥發。

一向對采柔心儀的紅晴，看到靠著軟枕，半趴在鋪著軟皮毛長椅上的采柔，被她那種嬌慵無限的風采震懾得他整個人呆了起來。

毛仍未乾的大黑撲了上來，拚命舐我的臉。

紅月穿著小衣短褲，跳起來道：「大哥！老頭子在那裏？」

紅晴如夢初醒，兩眼往上一翻，聳肩哂道：「妳還記得父親嗎？」

妮雅倚在進入臥室的門旁，啐道：「紅晴你也不要說妹子了，剛進城我便見你和龍歌等四處去胡混，哼！」

龍怡笑向紅月道：「我們兩人的哥哥都不是好東西。」

眾女齊聲嬌笑。

我正要說話，紅晴連忙搶著道：「不！讓我來說。」清了清喉嚨，道：「流仙城一役，解放了十萬淨土人，俘獲黑叉人無數，大劍師真是勞苦功高……」

采柔懶慵慵躺在那裏，摟著這時走到她旁的大黑，柔聲道：「紅晴貴士想說甚麼呢？可不可以爽快點？」

紅晴再清清喉嚨，道：「我剛才和大劍師經過反覆的研究，深入的商討，終於決定，哼……終於決定……」

紅月嗔道：「大哥不要那麼吞吞吐吐，好嗎？」

紅晴瞪了乃妹一眼，才道：「終於決定了為報答大劍師對我們淨土那像天河水般源源不絕的恩情，請求你們在舞會後給大劍師一晚假期，讓他獨自來……獨自來……」當他看到四女圓瞪的杏目時，及時改口道：「獨自來和我們一班兄弟喝酒。」

我搖頭苦笑。

紅月大發嬌嗔道：「你這混帳大哥！」轉身隨手取起放在椅上的軟枕，脫手便向紅晴擲來。

紅晴手急眼快，退後一步接個正著，才放下來，另一個軟枕已照著他的頭擲個正著，原來發自采柔的玉手。

風聲呼呼，來自我右側，我一矮身，另一個軟枕已正中紅晴的肩頭，一時間滿廳風聲，連妮雅和龍怡也加入投枕的行動。

紅晴邊逃邊叫道：「大劍師！我已盡了力，但恕我幫不了你。」

樓梯聲響，按著「砰」的一聲關上了門，這小子逃走的速度真的不慢。

看著一地的軟枕，四女笑作一團。

我伸了一個懶腰，道：「你們都沐浴過了，那誰來陪我共浴？」

紅月餘嗔未消，瞪我一眼道：「當然是采柔，她最拿手和老大黑洗澡。」

眾女又笑得彎下了腰去。

我瞪著龍怡道：「你剛才擲得比任何人都狠，其中一枕是對準我擲過來的，是吧？」

龍怡笑道：「大劍師冤枉！表面看我確是在擲你，但卻知道你這天下第一劍手必能避過，所以目標仍是你的損友紅晴。」

這妮子倒出乎我意料之外地懂得狡辯之道。

我知道以一人之力，一人之舌，絕鬥不過她們的聯線，乘機溜進房去，「大」字般軟擲床上，那種舒服使我差點呻吟起來。

大黑也跟著跳上床來，一邊嗅一邊轉圈，好幾個轉後，才趴了下來，挨在我身邊，每逢牠有一段時間見不到我，再見時都特別愛纏著我。

四女在房外低聲說，大聲笑，話題自離不開給她們趕走了的紅晴。

四女同聲共氣，是可以很容易理解的。采柔是隨著我進入淨土的人，而其他三女在淨土都是身分相若，同為大公的女兒，故也特別容易接受對方。

這也顯示出我所接觸到淨土人的層面，都局限在最高的統治階層處，而和普通武士平民保持著遙遙一段距離，所以當我接觸到凌思又或玲芷時，便另有一番感受。

假若有一天，我想再納新寵，而這女子的身分地位及不上她們時，可能便會出現問題。

這並非說我另有異心，只是很自然地聯想到這種種問題。

四女忽然靜了下來。

一會後，采柔爬上床來，睡在和大黑相對的另一邊，摟著我將小嘴湊到我耳旁輕呼道：「大劍師！大劍師！」

我嗅著她熟悉的體香，心中湧起無限溫柔，道：「采柔！采柔！」

采柔笑道：「我早知你不是發怒的，她們還不信。」向外喚道：「進來啊！」

三女笑嘻嘻走進來，全爬到床上。

大黑也興奮起來，爬起身迫她們和牠角力，大黑的腳肆無忌憚在我身上踏上又踏下。

紅月為逃避大黑，趴到我身上。

我一把將她摟緊，重重吻到她的小嘴上。

這小妮子我定要好好教訓她一頓，可恨的是她非常享受這種形式的教訓。

當有一日我遠離淨土，回想起這美麗的土地時，但願我能忘記了所發生過的血腥暴力，只餘下男女刻骨銘心的愛慾和朋友間的真摯友情。

采柔等裝扮得像開展著尾巴的孔雀，而我亦給換上了淨土人特別為我縫製的軍服，照著銅鏡時，自己也感到像脫了胎換了骨似的英偉瀟灑。

采柔為我修剪了頭髮，使我更是精神奕奕，看得四女也呆了美目。

紅月讚嘆道：「大劍師你真漂亮，待會我要和你跳第一支舞。」

妮雅責道：「那輪得到你，采柔最有優先權。」接著向采柔道：「不准你讓她，我知你最寵縱紅月。」

紅月沒有半點不快，雀躍道：「第二支是妮雅，我和龍怡則拋錢幣猜面底來決定先後。」

我心中早有定案，這時卻不和她們說，道：「時間不早了，再不去，便遲到了。」

妮雅走上來，吻了我一下，道：「大祭司吩咐下來，你須遲點才到達，好接受所有人的恭迎。」

我搖頭苦笑，對於這等官式儀生最不習慣，幸好淨土人還沒有帝國那麼多繁文褥節，各方面隨便多了，使我較為好受。

龍怡小心地為我的軍服作著最後一回的整理，連一根散亂了的頭髮也不肯放過，若非愛我至極點，像她這種受慣人服侍的嬌嬌貴女，是絕不會如此悉心侍候一個人的。

這時有女親兵來報，大祭司差人來通知我們應起行赴會了。

采柔微笑道：「大劍師，請！」

我經過她身旁，愛憐地吻她小巧的鼻尖道：「你似乎特別愛穿白色的衣服，為何不試試淨土人的彩衣？」

采柔抿嘴淺笑道：「自少人家便說我野性，跟著你後，我不時提醒自己要做個乖女孩，所以衣服也揀了清純的白色，這答案你滿意嗎？」

我大笑起來，當先走下樓梯去。

步出客舍時，立時嚇了一跳。

原來後花園全是盛裝的男女，但卻留下了直通往大公堂的園中大道。

沒有半點喧嘩，所有人都環抱胸前，躬身施禮。

氣氛肅穆莊嚴。

我想不到會遇上這等陣仗，硬著頭皮踏足道上，往大公堂走去。

采柔四女分作兩對，跟在我身後。

當我走進大公堂時，樂隊立即奏起強勁的迎賓曲。

一眼看去，人頭洶湧，也不知有多少人，男仕們都穿上威風凜然、不同軍階的軍服，女仕們則是色彩繽紛的衣裙，相互爭妍鬥麗下，令人目不暇給。

大公堂廣寬宏偉的龐大空間裏，燈火通明，彩球色帶，從堂頂掛垂而下，營造出熱鬧多姿的氣氛。

在大公堂中心處建起了一個大圓台，以大祭司為首，其他祭司大公為輔的歡迎團，在台上當先鼓起掌來，歡迎我的駕臨。

一時間大堂裏，後花園和堂前的廣場，掌聲歡呼聲雷動，靠近台緣的龍歌、約諾夫等一眾年輕將領，更呼嘯怪叫，整座大公府瀰漫著激烈高漲的情緒。

我其實最受不了這種場面，這時想到的只是找個僻靜的角落躲起來，但當然不能這樣。

妮雅在我背後輕推一下，輕輕道：「大劍師，眾人都在等候你。」

我表面保持歡容，但卻在心中苦笑，暗嘆一聲，通過人群讓出來的通路，朝圓台走去。

眾人的掌聲歡呼更熾烈了，聲浪狂潮般起伏著。

最後終於來到台上。

大祭司伸手出來，和我緊握著，眼中閃著淚光。

所有人全靜下來，靜至落針可聞。

大祭司深深看著我，正容道：「本來我擬好了一番說話，在這整個淨土都歡欣雀躍的時刻說出來，但現在我忽然發覺任何說話都是多餘的，因為你偉大的事蹟，早銘記在每一個淨土人的心中。」

這句話才完，歡聲早震天響起，壓迫得耳朵也生痛。

大祭司旁的天眼舉起手，歡呼聲才逐漸收止。

大祭司提高了聲音道：「現在我只剩下一句話！就是大劍師我們感激你！」放開我的手，退了開去。

采柔等也移到了大公們中間去，變成只是我一個人立在台前。

在掌聲和歡呼大劍師的聲音中，我舉起雙手。

大堂內立時鴉雀無聲，然後大堂前後的人跟著靜了下來。

我強制著波動的心神，朗聲道：「沒有淨土人的勇氣和智慧，也沒南方和北方的團結和合作，我蘭特只能在戰場上多殺兩個黑叉人，所以功勞應是屬於全體的，淨土萬歲！和平萬歲！」

眾人轟然和應：「大劍師萬歲！淨土萬歲！和平萬歲！」

到呼聲稍停時，我微笑道：「我有一個提議。」

眾人大奇，紛紛叫道：「甚麼提議？」

我轉了一個身，眼光掃視全場後，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你們都在等候我跳第一支舞，否則這黑叉人入侵以來第一個在北方土地上舉行的舞會便不能開始。」

眾人哄然大笑。

我道：「今次的成功，關鍵在於一隻皮鳥飛，而這隻超級皮鳥飛的製造者，就是沒有人不歡喜，即管他曾以龍怒吼吵醒了天原所有的人，亦沒有人會怪他的小矮胖，所以我請他作跳第一支舞的男子漢。」

眾人轟然起哄。

龍歌等好事者，更擁到人群裏，將小矮胖舉起來，直送往台上。

小矮胖苦著臉向我道：「大劍師！你真是夠朋友。」

眾人笑得前仰後合，現場瀰漫著一片歡樂的氣氛。

忽又靜了下來，顯示眾人對我會揀何人給小矮胖作舞伴，均大感興趣。

我向小矮胖微笑道：「放心吧！我定會給你挑個美麗的舞伴。」

我忽然嚴肅起來，道：「今次流仙城之所以能重歸我們所有，天廟來的南北聯軍固是大有功勞，但若沒有流仙城內我們淨土的兄弟姊妹不顧性命的全力協助，亦有可能功虧一簣。現在小矮胖代表了南北聯軍，他的舞伴便應是一位流仙城的女士，她代表了所有曾經或正在受著苦難的淨土人。」

全場以千計的人驀地默然下來，然後才再爆起比早前任何一次更激烈的掌聲和叫喊。

更有些人激動得哭了起來。

身後的大祭司喃喃道：「沒有比這更好的安排了。」

我大喝道：「玲芷小姐！」

眾人眼光四處搜尋，不知誰才是玲芷。

幾個負責侍候賓客的淨土女侍們叫：「玲芷在這裏！」一邊將呆若木雞，穿著女侍服飾的玲芷推了出來。

眾人掌聲雷動，自動讓出路來。

玲芷含著淚，來到台上。

我向小矮胖道：「美麗嗎？不用客氣！」

登時又惹得哄堂大笑。

紅晴在下面大叫道：「音樂！」

悠揚的舞樂立時奏起。

我高聲道：「我們一齊拍掌，心中數著，到第十下時，所有人一齊起舞。來！小矮胖！玲芷小姐！」

紅月最愛作弄小矮胖，跑了出來，將他推到玲芷臉前，迫著他去摟玲芷的纖腰。

玲芷嬌羞地伸手搭在比她矮了整個頭的小矮胖肩上，主動地帶起舞步。

隨著舞樂的節奏，眾人拍著掌。

兩人隨著樂聲掌聲，在台上起舞。

到第十下拍掌時，我宣佈道：「舞會開始！」

台下眾人立時尋對起舞。

我乘勢走下台去，四女自然緊跟著我。

我轉身正欲邀采柔跳第一支舞，豈知見到的卻是紅晴、龍歌、約諾夫、田宗、謝凌風、卓聯大公的兒子卓正和卓方等十多個南北年輕將領，手臂挽著手臂、跳著舞步，嬉皮笑臉地橫亙在我和四女之間。不用說也是紅晴要報剛才的擲枕之仇。

紅月在她大哥紅晴背上重重擂了幾拳後，忽地忍不住笑，轉身扭著龍怡笑作一團。

妮雅和采柔也又好氣又好笑，但亦是無法可施。

紅晴大叫道：「想和大劍師共舞的美女，不要放過這千載一時的機會了！」

話猶未已，我的四周早圍著了花枝招展的淨土美女。

我大笑道：「好！今晚我便和流仙城的所有美女共舞！」

在悠揚美妙的淨土舞樂裏，我摟著其中一女的腰肢，旋舞起來，轉了幾轉後，放開了她，又和另一少女翩然起舞。

生命在此刻，攀上了濃烈的高峰。

但願在不久的將來，我能在最接近大海的望海城像這刻般忘憂起舞。

把黑叉人驅回海裏已不再是個遙不可及的美夢，而是指日可待的事。

忽地裏，我充滿了信心。

終有一天。我會斬殺大元首於魔女刃下，擊敗那禍亂之源的巫帝，完成魔女百合要為大地帶來和平的夢想。

大劍師傳奇 卷五終

# 卷六

## 第一章 寡婦多情

一朵朵七彩繽紛的煙火，在充滿歡樂的流仙城上空爆開，傘子般緩緩降下，就像一個美夢跟平凡現實的世界結合為一體。

我不知喝了多少杯美酒，和多少動人的淨土美女擁抱共舞，迷糊間給龍歌紅晴等架著在擠滿了狂歡人群的流仙城大街蹓躂高歌。

我也不明白如何可以撇下采柔妮雅諸女，只依稀記得她們給熱情的淨土男士們爭先恐後地邀舞，再無暇阻止龍歌等將我簇擁而去。

我兩手分搭在龍歌和紅晴的肩頭上，三人腳步踉蹌醉態昏昏地轉進一條橫巷，來到一個水井旁，不知誰先失了腳，一齊滾倒地上。

龍歌伏在地上，模糊不清地罵道：「那幾個小子沒有義氣，給女人扯上兩下，便都失了蹤！」

紅晴攀著水井的邊緣，勉力立起，喃喃道：「奇了！這個地方為何如此靜，剛才追著來的美女群那裏去了？」

我仰躺泥地上，腦袋「霍霍」作響，暫不能作有系統的思索，亦無意去深思紅晴在說甚麼鬼話，只覺若可離開街上的人潮，得到片刻的寧靜，實是無比愜意的一回事。

深黑的夜空裏，嵌著天夢和飄香兩顆清艷欲滴的明珠，揮發著懾人的彩光，歡笑聲和歌樂聲從遠處的街上傳來，這裏卻是與世隔絕的一角。

「噹！」

酒樽拋在地上的聲音響起，龍歌在詛咒著：「媽的！一滴酒都沒有了！」

紅晴辛苦地叫道：「來！助我打一桶水上來洗個澡！」

接著是打水的聲音和兩人的胡言亂語。

我閉上眼睛，想起過去所發生的一切，有若從未在現實中發生過的幻象。是否還有機會回到魔女國去？是否和華茜、公主、郡主等仍有相見的機會？在這陌生的國度裏，她們是那麼地遙遠！那麼地不實在！

「嘩啦啦！」

我愕然坐起來，扭頭望往水井旁，原來龍歌將打上來的一桶水全潑到紅晴身上。

紅晴笑罵道：「好小子！看我把你塞進井裏去。」

龍歌看著紅晴渾身濕透的狼狽模樣，上氣不接下氣地笑道：「你不是要洗澡嗎？」

我不禁莞爾，酒後那乾涸得像要龜裂開來的喉嚨，實在需要點滋潤的東西，欲要站起，忽地天旋地轉，嚇得連忙坐回下去，但仍頭暈不已，惟有躺在冰涼的泥地上。實在喝了太多酒，那滋味真不好受。

腳步聲響起。

紅晴拍掌道：「終於有美女找到我們了，小姐！為何只有你一個人？」

一把低沉但非常性感誘人的女聲道：「還不夠嗎？」

她的淨土語帶著一種非常奇異的口音，聲音有點嘶啞，好像是想把嗓音蓄意壓下來說話所生出的效果，想到這裏，腦際再一陣暈眩。

龍歌怪叫道：「妳是那個村來的女人，口音和打扮都這麼怪，來！脫下斗篷，讓我們看看你的樣貌和身材。」

衣袍墮下的聲音傳入耳內。

龍歌和紅晴靜了下來。

我暗忖這古怪的女子不是極醜就是極美，否則以這兩個見慣美女的小子，怎會忽地呆了起來。真想坐起來睜眼看個究竟，但卻怕了早先勉力坐起來時頭昏腦脹的難受。

紅晴讚嘆道：「真是美麗！」

女子嬌笑起來，暱聲道：「你們兩個人，誰先來！」

這次她沒有壓低聲音，聽入耳裏有種非常熟悉的感覺。

這個念頭才生，龍歌和紅晴的悶哼聲同時響起，接著是他們倒往地上的聲音。

我心中一懍，立時醒了大半，突感不妙，不敢就這樣爬起身來，就地盡力滾開去。

女子嬌叱的聲音緊追過來。

我睜眼看去，剛好看到一個曼妙的女子身形向我撲過來，可是因她背著大街那邊的燈光，一時看不清楚她的樣貌，不過肯定她是個熟人，只是一時省不起她是誰。但卻肯定不是陰女師。

龍歌和紅晴倒在井旁，不知生死。

若繼續滾下去，始終不是辦法，當臉再向著地上時，雙手一按地面，勉強彈起，同時飛起一腳，向她踢去。

女子再一聲嬌叱，手上刀光一閃，一把長劍往我的腳削來。

竟不是彎刀而是長劍，而且凌厲非常，一派高手風範。

我嚇得連忙縮腳，往後躍退，腦際又再一陣地轉天旋。

迷糊間，我本能地拔出魔女刃。

滿眼劍影，女子瘋虎般攻來。

以我現時的狀態，我知道唯一致勝之道，就是藉魔女刃無堅不摧的鋒利，斬斷對方的長劍，不再多想，一劍揮出。

女子一陣嬌笑，長劍避開和我硬砍，改由下路挑向我握劍的手腕，那種狠辣和應變之快，即管我在最佳狀態下，也需聚精會神全力應付，何況現在醉得連東西亦看不清楚。

無奈下一縮劍，再往後急退。

此消彼長下，女子攻勢大盛。

「叮叮噹噹！」

我蹌踉下擋了對方六劍，腦後風聲突起。

我本想矮身閃避身後的偷襲者，可惜想歸想，酒醉的身體卻不聽指揮，隨著「砰！」一聲響起感到後腦給硬物擊中時，眼前一黑，完全失去了任何知覺。

當我醒過來時，身子飄飄蕩蕩，「拂拂」的聲音傳入耳裏，帶著河水氣味的風迎臉吹來。

腦後仍有微微的痛楚，幸好思想回復了平常的清晰。

我猛地睜開雙眼，入目是晨光下一個坐在船頭的女子背影，她身後交叉掛著兩把劍，其中之一當然是我從不離身的魔女刃。

「拂拂」的聲音依然在後方頭頂處不住響著，不用看亦猜到是風帆拂動的聲音。

手腳都給對方用一種光滑卻柔韌無比的幼索綁緊，那種綁法非常特別，手足的結在我背後巧妙的連接起來，試著用力一掙時，手足的結反而結得更緊了。

不由嘆了一口氣！

女子嬌軀輕顫，回過臉來。

我一看下幾乎叫了出來，原來是久違了的黑寡婦連麗君，帝國除我之外最好的劍手。

連麗君見我醒過來，俏臉露出動人心魄的驚喜，「啊！」一聲在小舟的船頭站起，走了過來，坐在我身旁，將我的頭摟起仰枕在她充滿彈跳力的大腿上，使我立時滿鼻子充溢著她健康迷人的體香。

這在帝國人人驚怕的黑寡婦，伸手輕撫我後腦凝固了的血塊，向後方某人責怪道：「那一棍甚麼力也給你用上了去，若要了他的命，你賭得起嗎？」

一把低沉而充滿磁力的女聲在船尾我視線外的位置響起道：「死了不是更好嗎？姐姐的命不應由他賠嗎？」

我一聽下全身冰冷，這不是陰女師還有誰人？幾乎想立即自殺。千辛萬苦才攻佔了流仙城，但轉眼即失手被擒，還被這兩位出名狠毒的女子可能押往恨我入骨的黑叉人那裏去，那種由歡樂和成就的極峰，一下子滑進最底一層地獄去的滋味，使人難受得想痛哭一場！

采柔她們會是如何絕望傷心！淨土人會是如何沮喪？

我強壓下噬心的悔恨，問道：「有沒有殺死他們兩人。」我指的自然是龍歌和紅晴。

連麗君多情地撫摸著我的臉頰，柔聲道：「他們是你的朋友，我那會為難他們，只是用劍柄將他們敲昏了吧。」

陰女師在船尾冷哼道：「為何不老實地告訴他，不殺那兩隻淨土狗的原因，只是希望別人以為他們是醉倒了，而不會立即懷疑到他們戰無不勝的聖劍騎士竟窩囊得被人像頭豬般給我們搬走。」她語氣中帶著令人不寒而慄的仇恨。

無論如何，龍歌和紅晴仍未死，卻是可以肯定的了。

黑寡婦連麗君一對美目閃過凌厲的光芒，冷冷道：「若妳不懂得閉上妳的臭嘴，我會把你切開一百塊擲進河裏餵魚。」

陰女師的呼吸急促起來，顯在盛怒之中，過了好一會，才壓下怒火，沉聲道：「不要以為帝君寵信你，就可以對我肆無忌憚，你或者可以阻止我殺這小子，但絕阻不了堯敵將他碎屍萬段，在帝君座前，他的地位絕不比你低，何況大元首也在那裏，他不也搶著要撕開這小子才怪呢。」

連麗君嬌笑道：「假設我猜得正確，你定和大元首這叛徒有曖昧，否則為何不時也會甜甜地提著他的名字。」

我大感愕然，為何大元首會被連麗君喚作叛徒？他難道只是巫帝的手下，若他是叛徒，巫師和連麗君為何又要助他？

陰女師閉口不言，也沒有否認連麗君的指責。她們全以淨土語對答，難道陰女師並不懂帝國語，那她又如何和大元首溝通，可能用的是巫國的語言。

連麗君見壓倒了陰女師，低下頭來愛憐地審視著我，柔聲道：「不要怕！我定會護著你的安全，直至見到帝君，再由他來決定我們的事。」

縱使在這種惡劣至無可再劣的厄運裏，我仍感到啼笑皆非，苦笑道：「你為何要到這裏來？妳的淨土語倒說得不錯。」

連麗君黛眉輕蹙，幽幽一嘆道：「還不是為了追你這冤家，別人或者不知大元首來了淨土，我怎會不知道？你是穿過大沙海來此，我是乘船來的。」接著甜甜一笑道：「為了你，我惡補了四個多月淨土語，說得當然不會太差。」

我不知應說甚麼才好，這女魔頭一向和我誓不兩立，為何忽然間變成對我一往情深的樣子，偏又是她使我，甚至使整個淨土陷進絕境裏去。

若要我蘭特就這樣束手認輸，我是一千萬個不甘心，可恨想不出還有任何脫困的方法。照水流的速度和現在的時間，這小舟應遠遠離開了流仙城，進入了黑叉人的勢力範圍內，就算她們放了我，能否逃過黑叉人的追捕也是個問題，何況魔女刃還給她拿了去。真的是想想亦教人心焦如焚。

我的腦筋亂成一團，一忽兒想著采柔她們，一忽兒想著紅石等人，一忽兒自怨自艾，做人確是痛苦無窮。

陰女師並不太害怕連麗君，冷冷笑道：「尊貴的蘭特公子，莫怪我不提醒你，凡是被我們迷人的黑寡婦愛上的男人，小命都不會太長久哩。」

連麗君眼中閃過殺機，望往陰女師的方向。

陰女師嘿嘿笑道：「你要動手殺我須快一點，直慕和黑珍珠的船在前面了。」

我痛苦得呻吟出來，若到了直慕的船上，逃走的機會將更渺茫了。

漫天的陽光裏，小舟緩緩泊往停在岸旁七艘巨艦中之一，其中兩艘式樣不同，飄揚著的是帝國的軍旗。

船上拋下鉤索，讓連麗君和陰女師將小舟繫緊艦旁。

我因仰躺舟中，恰好可將艦上的情況一覽無遺。見到甲板上站滿了人，除了臉容猙獰的黑叉兵外，最少有一半是隨連麗君來自帝國的黑盔武士，他們的眼神帶著使我深思的哀然神色，畢竟我也是帝國人。

給數百道眼光這般看著，那種窩囊和羞辱的感覺是提也不用提的了。

一陣大笑由上面傳下來道：「蘭特公子，歡迎大駕光臨，快放下索子，讓我將你吊起來看看是否真的是三頭六臂！」

我迅速從甲板上探出來的人頭中找到直慕那張狼臉，他旁邊是美麗的黑珍珠戴青青，她表面雖是冷冷地看著我，但我卻從她清麗的眸子裏看出非常複雜的心情，似憐又似恨。

自己落到眼前如此絕境，這轉變太突然，成敗的對比太強烈了，比那次逃離帝國時被哥戰生擒更令我難以接受，最要命還是那種無奈和羞辱的感覺。

要是我少喝兩杯酒，情況將不會變成如此，甚至可以將黑寡婦和陰女師反擒過來。這兩個女魔頭膽大包天，看準了淨土軍不會留意皮膚並非黝黑的女子，隨著由附近各村來的人潮混進流仙城裏。說不定在我和龍歌他們離大公堂時，她們便一直綴在我們身後，終於給找到了機會，造成現在這悔恨難返的境地。

眾黑叉兒的嘲弄辱罵聲響徹整條長河，但黑盔武士都沉默著。

我忽然想起一個問題，黑叉人天生皮膚烏黑不用說，但帝國的武士都以黑盔黑革作武服，可能並非巧合，而是因為巫帝歡喜黑色也說不定，因為大元首是巫帝的走狗。

胡思亂想間，連麗君怒喝道：「閉嘴！帝君一天未決定蘭特公子的命運，他都是我連麗君的客人，誰要侮辱他，即是侮辱我！」

眾黑盔武士固是保持沉默，連直慕和其他黑叉兵也合起嘴巴，只看這情況，可見黑寡婦在黑叉人臉前非常有地位。

一直和連麗君針鋒相對的陰女師也沒有作聲。

倒是直慕乾笑了兩聲，道：「連花旗，這人是我們征服淨土的最大障礙，一天不除，我們一天不會有好日子過。」

連麗君嬌笑道：「人是我搶回來的，只有我可以決定怎樣處置他，還不將吊梯垂下來？」

直慕顯是對連麗君極為忌憚，又或她在巫帝座下的地位遠比他為高，連忙吩咐手下放下吊梯，連陰兩人先往上探去，然後幾名黑盔武士爬了下來，用粗索將我紮緊，把我像件貨物般吊了上去。

到了甲板上時，我索性閉上眼睛，免去和敵人嘲弄鄙屑的眼光接觸。腦際一片空白，連思索的能力都懶得提起了。

實在難以接受眼前這冷酷無情的現實，這絕望的命運日。

直慕道：「我們立即起航往聚仙湖，以免給淨土人追來，和堯敵會合後，甚麼也不怕了。」

連麗君道：「就這麼辦！來人！給我將蘭特公子送到我房裏。」

陰女師低喝道：「且慢！」

連麗君微怒道：「甚麼事！」

陰女師陰陰道：「這惡徒我也有份將他擒回來，所以我應有說話的權利。」

直慕低聲下氣地道：「連花旗，這大劍師事關重大，還是將他鎖在囚室裏較好一點。」

連麗君的呼吸急促起來，顯是憤怒非常。我睜開眼睛，看到的只是高插入雲的船桅正緩緩升起風帆，由於角度關係，看不到四周的人，心中那種頹唐沮喪，絕對是畢生首次的可怕經驗。

連麗君態度軟化下來，輕嘆道：「好吧！那我把他關在船底的囚室裏吧。」

陰女師嘿然道：「他是囚犯，自應關在囚室裏，只不應是你船上的囚室，亦不該由你來看管他。」

連麗君勃然大怒道：「你敢懷疑我對帝君的忠誠？」

陰女師道：「愛情魔力之大，實在難說得很，每次你提起蘭特，眼睛也在閃光，誰說得定你不會在一時衝動下，幹下傻事！」

連麗君出奇地沒有反駁，可能是細想下也覺得難保自己不會幹下「傻事」，由此亦可信她真的愛上了我。

一直沒有作聲的黑珍珠戴青青沉聲道：「由我負責看管他吧！」

陰女師斷然道：「不！」

眾人愕然道：「甚麼？」

連麗君沉聲道：「難道由你看管他嗎？我是絕不會容許的。」

陰女師道：「亦不是我，這人對女人有種難以言喻的妖異力量，連麗青郡主和魔女百合也愛上了他，還有我們的連花旗，所以為安全計，看管他的人絕不應是女人。」

戴青青顯也是不滿之極，冷冷道：「他對你又有沒有吸引力？」

陰女師平靜地道：「有！」

眾人愕然靜下來。

陰女師續道：「為了殺姊之仇，我本恨他入骨，但和他相對不久，心中的仇恨竟淡了下來，這樣下去，連我自己也不敢包保會否愛上了他，這樣說你們滿意了沒有？」

她這樣坦白道來，連戴兩女再難以指責她，亦不能說她的提議沒有根據。

縱管她這樣說，可能只是為了應付連戴兩女的指責，但我這由虎變犬的階下之囚，仍禁不住有一種苦澀的勝利感，暗忖若陰女師真的愛上了我，我定要無情地拒絕她，看看她的痛苦模樣，以報鳳香的血仇和助黑寡婦擒我之恨。

直慕打圓場道：「這小子交由我看管，保證可安然將他押去見堯敵。」

連麗君道：「你還要保證他不會受到任何辱罵或虐待，否則我不會放過你的。」

直慕陪笑道：「當然當然！人來！將這貴賓送到我的船上去。」

陰女師道：「我這裏有幾顆藥丸，直神將你須每天餵他吃一顆，縱使他是頭獅子，吃了也要手足無力，就算解掉繩索，亦站不起來。」

直慕稱善道：「如此最好，不若每天都由你負責餵他吃藥，而我則在旁看著，將更萬無一失了。」

陰女師冷冰冰的臉在我上方出現，遮去了美麗的藍天。

我以唯一的抗議方式，輕佻地向她眨眨眼睛，還故意拿眼光掃視她高挺的酥胸。

陰女師眼中掠過強烈的憤怒，酥胸的起伏急速劇烈起來，喝道：「張開嘴！」

為了不讓她有為難我的藉口，我立刻張大了嘴巴。

陰女師修長的眼閃過一絲冷酷和另有深意的光芒，用盡力一把捏著我的臉頰，令我不能把口合上，指尖一彈，一顆藥丸準確地滑入我的咽喉裏。

那丸子幾乎是入喉即溶，化成一股帶著甘味的清甜，沿喉入腹。

陰女師放開手，在我臉頰輕拍兩下，將頭下俯。嘴巴湊到我耳邊飛快地道：「吃夠後，你永遠沒有力拿起劍來。」才挺身退後。

連麗君的聲音響起道：「你和他說甚麼？」

陰女師淡淡道：「我告訴他妳對他是真心一片的。」

這時一股麻痺的感覺由腹部開始擴散，我想叫，喉嚨像給甚麼東西塞著那樣，竟叫不出聲來，這丸子的霸道和藥力的效速，都是驚人之至。

若要我在這時找一個最痛恨的人，陰女師會比大元首更有機會當選，假若她只是虛聲恫嚇，那也達到在精神上折磨我的目的，不過以這女人的狠毒，我看她的說話絕非虛語。

難道我真要變成一個廢人，那比殺了我還可怕。

陰女師的聲音響起道：「就算解了他的綑綁，都不怕他能走到哪裏去。」

我的腦筋昏沉起來，隱約聽到直慕應道：「不！還是綁著好一點。」聽完這句話後，藥力衝上頭頂，我終於再失去了知覺。

## 第二章 絕處逢生

我給人拍醒過來時，最少也應是一天後的事了。

眼耳口鼻若給烈火焚燒著般的難過。

在極度的痛苦裏，隱約聽到直慕的聲音在我上前方響起道：「這小子看來很不妥，連眼睛也睜不開來，你看他手腳被綑綁的地方全都瘀黑了。」

陰女師狠冷的聲音道：「這不是正中你下懷嗎？」

直慕道：「但……但是……」

陰女師哂道：「堂堂神將要怕了別人嗎？有甚麼問題，全推在我身上好了。」

直慕道：「我看你那種藥丸他一粒亦已受不了，還要餵他嗎？」

一隻手粗暴地捏開了我的嘴巴，擲進了一顆藥丸，這次我連上次吞藥時那種麻痺的感覺都失去了。想睜開眼來，眼瞼像給甚麼黏著了那樣，怎樣也睜不開。

陰女師冷笑道：「可敬的大劍師，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有這一天吧，不過你確是非常強壯，普通人連一粒『廢靈丹』亦受不起，你卻在吃了四顆後，內臟仍未發臭發霉，真了不起，哈……」

直慕一呆道：「甚麼？」

陰女師道：「解開他的繩結吧！我保證他再爬不起來。」

手足一鬆，我大字般躺在地上，不住呼吸著火般的熱氣，除了聽覺外，身體的其他部份像與我完全脫離了關係。

陰女師道：「不要怕那毒寡婦，萬事都有我和堯敵頂著，帝君絕不會怪我們將他弄成廢人，我可以推說他受不起這丸子，生出過敏的反應，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一陣吵罵聲在遠處傳過來。

接著黑寡婦連麗君的聲音響起道：「誰敢阻我，我殺了他。」

直慕喝道：「請連花旗進來！」

腳步聲急奔過來。

一聲尖叫後，我感到給人摟進懷裏，一股奇異無倫的感覺，由對方身體流進我體內，忽然間，我感到魔女刃的存在，它正掛在連麗君的背上，通過她的嬌軀向我召喚。

連麗君怒喝道：「你們敢弄成他這樣子！」

陰女師冷靜地道：「不要亂怪人，只要停止餵他吃藥，不出十天他即可回復正常。」

連麗君半信半疑道：「假設不是那樣，我定不會放過你。」接著將小嘴湊到我耳旁叫道：「蘭特！蘭特！」

我正通過她的身體，不住接收著從魔女刃傳送過來的奇異能量，身體亦逐漸恢復了點氣力，乘機呻吟一聲，裝作非常勉強地伸出右手摟往她的腰背處。

連麗君焦躁地喝道：「拿水來！」

腳步聲遠去。

連麗君道：「你們有沒有餵東西他吃！」

直慕道：「當然有，連花旗你放心，除了每天餵他吃藥外，沒有人動過他一根頭髮。」

連麗君的纖手愛憐地撫摸著我的臉。

我乘勢將手再探後少許，指尖終於按在魔女刃的劍鞘上。

一股強烈至極的奇異熱能，閃電般由指尖流進我體內，使我震抖得差點整個人往後彈開。

連麗君尖叫道：「蘭特！你覺得怎麼樣了？」

我怕給陰女師看破了玄虛，縮開了手，裝作痛苦不堪的樣子，張開口不住喘氣。

冷水注進口裏，我貪婪地吞噬著，只覺體內的火熱不住冷卻下去，腦筋清明起來，力量逐漸回復。

連麗君雖是我這次苦難的主謀者，但這時我真的非常感激她，若非她背上的魔女刃，我這條小命便給陰女師害了。

喝完水後，連麗君道：「這裏的環境如此惡劣，沒病也會弄出病來。」

直慕連聲應道：「是的是的！我會改善一下。」

陰女師道：「還有兩天便到聚仙湖了，只要堯敵同意，你可以讓他住進宮裏去，甚至妳的床上。」

連麗君沒有理她，可是誰也感到她內心對陰女師的不滿。

她嘆了一口氣，將我輕輕放回地上躺著，柔聲道：「蘭特！明天我再來看你。」

腳步聲遠去，接著是關門的聲音。

我猛地睜開眼，入目是個密封的大囚室，只有左邊的木牆開了幾個小氣孔。昏沉沉的，只牆的四角燃點著小風燈。

我爬了起來，悄悄走到門旁，將耳朵貼在門上，離去的腳步聲繼續傳入耳內。

陰女師低沉的聲音在門外響起道：「這小子非常挺得住，四天沒吃東西，剛才還有力和那騷貨摟摟抱抱，你最好給他的手腳加回鐵鍊。」

直慕道：「沒有問題，我立即辦好這事。」

陰女師道：「事關重大，你最好事事親力親為，才不會出岔子。」

直慕連聲應是。

腳步聲響起，逐漸遠去。

我貼著門滑坐地上，試著伸張手指，發覺力氣差不多全回復過來，禁不住由衷感激魔女刃賜給我的能量。

忽地想起一個問題，為何那晚陰女師和連麗君出現時，魔女刃不像以往般預先示警呢？

難道……

噢！我明白了。

每次我與魔女刃發生奇妙的聯繫，都是在最佳的精神與體能狀態底下，例如在沙場上的奮戰、或是沉思冥想之時，又或如躲在載黑油車底下那種半睡半醒的鬆弛狀態裏。

那天被擒，我醉得昏天昏地，魔女刃因此和我失去了那玄妙的精神聯繫了。

蘭特啊！

看看你還敢不敢亂喝酒？

「叮叮噹噹」！

金屬撞擊的聲音在門外響起。

定是直慕帶著鎖鍊回來對付我。

我心中冷笑一聲，躺回原處，裝出不省人事的樣子。

門開。

我默數著腳步聲，發覺進來的只有三個人。

「砰！」

大腿給人重重踢了一腳。

直慕的聲音響起，說的是難聽的黑叉話。

其他兩人附和他笑著。

我張開少許眼瞼，恰好看到直慕側轉了身，指示著兩個黑叉兵先鎖好我的腿。

兩個黑叉兵蹲了下來，一人抬起我的腿，另一人便要將鐵鍊扣在我腳踝處。

此時不發難，更待何時。

雙腳一縮一撐，正中兩個黑叉兵的額角，兩人應聲倒地。

直慕嚇了一跳，我第三腳正好踢在他下陰處。

他痛得彎下身來，我重重在他後腦補了一下劈掌，直慕在連發生了甚麼事也弄不清楚之下，撲往地上，這樣撞下去，看來他的鼻梁很難保持先前的高挺完整了。

門外傳來喝叫的聲音，顯是守在門外的衛兵生出警覺。

我撲往大門，恰好兩名黑叉兵衝了進來，駭然舉起兵器時，我已來到他們中間處，左右肘分撞在他們脆弱的脅上。

骨折的聲音應肘響起。

兩人痛得彎下身去。

我越過他們，再旋身在他們腦後加上兩拳，看著他們昏倒地上，才從容探頭往外望去。

外面是另一個空房子。四周放滿雜物，開著的門外有道往上去的木梯，看來我現在應在底艙和上艙間的位置，否則囚室內不應開有氣孔。

我退回囚室內，在直慕身上找出一把鋒利的匕首，不一會在船側的囚壁開出了一個可供人穿過的大洞，清新的河風刮了進來，使我有再世為人的感覺。

我沒有從這洞逸走，因為我還要取回魔女刃，若讓它落進大元首手中，這場仗也不用打了。

在這隨時有敵人闖進來的時刻，怎敢怠慢，搶到外室門外的木梯底，將匕首插進梯階間的接縫處，運腕上下拖割，不一會將下層一塊橫木板拆了下來，露出梯內黑沉沉的空間，真要多謝直慕把匕首磨得這麼鋒利。

我試著探頭進去，藉著身後的燈光，看到梯底內的空間足可容納我有餘，不由大喜過望。站了起來，在外室的雜物堆揀了一袋特別重手的東西，回到囚室內。

我剛才含恨出手，下手又狠又重，直慕等要有好一段時間才會醒來，縱使醒來也須休養多日，方可復元。

我將那袋重物，由大洞推了出去，直至聽到「咕咚」一聲清晰的水響後，才一個箭步，標回樓梯處，伏地鑽了進去，又將橫木板放回原處。

才剛藏好身，隆隆的腳步聲在頭頂響震而下。

接著是驚呼和嚷叫聲，那種混亂不用看也可以想像得到。

頭頂的梯階隆隆聲不絕於耳，似乎整船的人都奔了下來。

我感到船速逐漸慢下來。

陰女師驚怒的聲音在前面響起道：「究竟是甚麼一回事？」照聲音的距離，她應在囚室內。

聽見她的聲音我立時無名火起二千丈，真想不顧一切鑽出去，狠狠給她插上十刀八刀。

直慕有氣無力地道：「那要問你才知了，又說他吃了妳的藥後，手指頭都動不了，豈知他比獅子還兇猛，突然發難，將我們全打昏過去。」

陰女師尖叫道：「那是沒有可能的！」

黑寡婦在旁幸災樂禍地冷笑道：「看來愛上蘭特的不是我而是你才對，呵！讓我看你怎樣向堯敵和帝君交代。」

陰女師方寸全失，尖叫道：「他定逃的不遠，無論上天下地，我也要把他抓回來。」一陣急劇的腳步聲由遠而近，再向我頭頂上隆隆走去。

黑寡婦嬌笑道：「你別那麼急，船還未泊岸，小心掉到河裏去呢。」

我大感快意，差點鼓起掌來。

黑珍珠戴青青的聲音也響起道：「直神將，你的臉色很難看，回房休息吧！」

直慕斯然道：「不！陰女師說得對，這裏離開流仙城最少有百多里，我不信他能走到哪裏去，我會將他逮回來碎屍萬段。」

連麗君冷笑道：「你的良心在那裏？蘭特放過了不殺你，你不但不懂感激，還要將人碎屍萬段，你算那門子的英雄好漢？」

直慕顯然心神大亂，怒道：「你究竟站在那一邊？」

連麗君淡淡道：「現在是你和陰女師讓人走了，不是我連麗君，告訴我你是否陰女師的同謀，將我辛辛苦苦搶回來的人放走了。」

直慕沉默下來，無詞以對。

沉重的腳步聲再響起，在我頭頂上去了，接著響聲隆隆不絕，好一會才停下來，當然是直慕的手下都隨他去了。

大船一下劇震後，停了下來。

戴青青的聲音道：「連花旗，妳和妳的人是否參加對蘭特的搜捕？」

連麗君默然片晌，向左右喝道：「你們全滾上去，我和戴神將有幾句話要說。」

密集的腳步聲再度響起，不消片刻外面靜了下來，只剩下兩女的呼吸聲。

戴青青道：「連花旗，你有甚麼話想和我說？」

好一會後，連麗君低聲道：「你覺得蘭特怎麼樣？」

戴青青呼吸急速起來，道：「妳不應這樣問我，蘭特是我們的最大敵人。」

連麗君淡淡道：「你可以瞞過別人，卻瞞不過我的眼睛，自流仙城失陷後，每次有人提起蘭特時，你的眼睛都閃著光，所以我特別留意你看蘭特的眼神……」

戴青青怒道：「不要胡說！」

我的心中升起一股說不出的感覺，難道戴青青對我也生出了特別的感情？

連麗君笑道：「就當我是胡說。你想不想助蘭特逃走？」

戴青青愕然道：「那為何你擒他回來？整個計劃是你想出來的呵！」

連麗君嘆道：「因為我以為自己可以保住他的安全，直至見到帝君。但假若今次蘭特真的被捉回來，你想他還有活命的機會嗎？」

戴青青沉默下來，好一會才低聲道：「是的，我欣賞蘭特，他是真正的英雄，可惜他也是最可怕的敵人，我不能不為我的族人設想。」頓了一頓續道：「你可以不理黑叉人的勝敗，我卻不可以。」

腳步聲響，顯是戴青青往上走了。

外面只剩下黑寡婦一人。

我想到她背後的魔女刃，一顆心「霍霍」跳動起來，正要推下橫板，看看外面的情形。

「蘭特！蘭特！」

我嚇得一顆心跳了出來。

黑寡婦連麗君低呼道：「蘭特！我知道你仍在這裏，你可以瞞過其他人，卻瞞不過我。」頓了頓又得意地嬌笑道：「看來你還不知自己在那處留下了破綻，讓我告訴你吧！假若你真要逃走，為何只取了一把匕首，連刀劍都不拿走一件？」

我大為懍然，想不到她才智如此高明，看出了我匆忙下露出來的破綻，那確是不可原諒的疏忽。

現在我應怎麼辦？

以她的劍術，拿著魔女刃對我的短匕首，我是絕沒有取勝機會的。

跺腳的聲音響起，連麗君嗔道：「你還不出來，若要害你，我剛才便可以揭破你。」

我想想也是道理，暗嘆一聲，推開虛掩的橫板，掠了出去，才彈起身，人影一閃，美麗的黑寡婦已撲進了我懷裏。

連麗君死命摟著我，仰起俏臉貪婪地看著我道：「蘭特蘭特！我早知沒有人可以擊敗你。但你怎的連那妖婦的毒藥也不怕？」

我的手按著她背上的魔女刃，直至這刻才完全相信她對我沒有惡意，低頭審視她的俏臉，不解道：「你難道要背叛巫帝嗎？」

連麗君低呼道：「我的好蘭特，吻我吧！」

這豈是親吻的好時刻，但我卻不想拂逆她，只打算輕吻她一口敷衍了事，豈知給她按著痛吻不放，那種熱烈和激情，把我差點融化了。

唇分。

這以狠毒著稱帝國的美女喘息著道：「快拿回你的魔女刃，離開這裏。」

我一震道：「你怎樣向黑叉人交代，不若隨我走吧！」

連麗君輕輕推開我，解下背後的魔女刃無限柔情地塞進我的手裏。

拿著對我恩重如山的魔女刃，強大的信心蕩漾體內，也不知說些甚麼話才好。

連麗君又從懷裏掏出龍歌送給我的鉤索和紅晴取自左令權的那石雕，一股腦兒塞在我手裏，道：「趁現在天仍黑，快點走吧！」

我掛好魔女刃，將鉤索放回腰際，又戴好那石雕，雙手探出，將連麗君再次摟入懷裏，誠懇求道：「麗君，隨我走吧！」

連麗君堅決搖頭道：「不！我絕不會隨你走，我沒有時間告訴你原因，但總有一天我會告訴你，不用擔心我，我自有應付黑叉人的方法。」頓了頓道：「記得走時弄點聲音出來。」

我明白了她用的是苦肉計，摟著她重重吻了一口，想想也好笑，這美女的前度情人巫師還是死在我手底裏，但現在卻變成了肯為我承擔一切的女人，這不是荒唐透頂嗎？

這女人是善變還是多情，恐怕她自己亦弄不清楚，不過現在我衷心地感激她。

我來到囚室的破洞前，回頭望去。

黑寡婦連麗君站在那裏，深情地望著我。

一咬牙，穿洞跳下河去。

## 第三章 形勢驟轉

「噗通」！

冰涼的河水使我精神大振。

當我從河裏冒出頭來時，發覺自己正給夾在分泊兩邊岸旁的巨艦中間，甲板上有人舉起風燈往我照下來，接著是「噹噹噹」的示警聲和叱喝聲。

我見目的已達，深吸一口氣，潛入水裏，順水往下游滑去。

我才不會蠢得逆水而上，何況陰女師和直慕兩人正在上游展開對我的搜索。而這一著亦會出乎黑叉人意料之外，因為一般人逃命之時都會自然而然逃向最近的安全點，在我來說當然是上遊遠方的流仙城，我偏要反其道而行。

換了十多次氣後，我無驚無險地在下游離敵艦半里許的遠處登陸。

站在岸旁的草地上時，心情的暢快實是難以形容，我伸手往後緊握了一下魔女刃，表示了自己對它的感激，才往最接近的樹林奔過去。

進了樹林後，我不敢停留，續續深進。

天夢和飄香兩星這時剛升上了中天，使我知道離天亮仍有好一段時間，大大有利於我逃走。

我記起了那次從帝國逃出來的情景，比起來今趟實在好多了，至少我知道自己應到那裏去。

禁不住想起西琪和祈北，他們若非遇到我，就不會含恨慘死！是否我害了他們？

不知在林木的暗黑裏走了多久，肚子愈來愈餓，想起自己四天也沒有吃過東西，禁不住雙腿發軟，倚著一棵大樹，坐了下來。

我解下魔女刃，納在懷裏，祈求著它能賜我多點能量，可是它卻全無反應。

我拔出魔女刃，細看下吃了一驚。

對它我已是非常熟悉，往日即管在黑暗裏，只要有像現在般的些微星光，刃體都會流動著一種奇妙的光澤，仿似劍刃是有生命力的異體；可是現在長劍色澤暗晦，連一把普通的劍也及不上，這是甚麼一回事？

我的手足冰冷起來。

若魔女刃失去了它的鋒利，對著拿珍烏刀的大元首時，我實是有敗無勝。

難道……。

難道魔女刃剛才為了救我，將它所有能量全輸進了我的身體裏，現在它變成了一把平凡的劍？

冷汗從我額角冒出來。

叫嚷聲從左遠方傳來。

我嚇了一跳，收攝心神。將魔女刃掛回背上，暗忖以自己現時的狀態，實逃不出多遠，而黑叉人的兵力只限於五艘巨艦，連麗君的黑盔武士或不會加入搜捕的隊伍，以黑叉人每艦兩千人計，敵人能派出的兵力絕不會超過一萬人。

他們若要在兩岸廣闊的土地搜索，必須分成若干小隊，照估計每隊應只有數百人，與其逃得筋疲力盡，不若搏他一搏，看形勢我若與敵人周旋，或者還有一線生機。

打定主意，取出龍歌給我的鉤索，一按機括，小鉤往上射出，掛在樹丫處，我借力爬了上去。

魔女刃失去了它的異能，我也像失去了至少一半的力量、一半的信心。

藏身樹丫茂密的枝葉裏，肚子卻在咕咕地響叫，唯一的方法就是不去想它。

以往我是否太依賴魔女刃呢？

沒有了它，便有種無依無靠的感覺。

人聲逐漸接近。

振起精神，全神貫注在人聲傳來的方向，今次我能否逃返流仙城，靠的就只有自己的意志和毅力了。

我平靜了下來。

精神前所未有地凝聚。

遠方的人聲清晰起來，整個環境也像光亮了起來，我甚至可以看到十多呎外另一棵大樹的樹丫處有一個鳥巢，鳥兒的頭伸了出來，警覺地望向人聲傳來的方向。

我正感詫愕，人聲又轉趨細弱，四周同時也暗黑下來，回復了先前的情景。

軟弱和飢餓的感覺重新襲擊著我的精神和肉體。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在我身上？

這時無暇多想，再次集中精神，同時暗中留意自己體內情況的變化。

四周再亮了起來，遠處的人聲步音、近處昆蟲和動物爬行的聲音，盡收耳裏。

一股奇異的暖流，由頭頂千川百河般往下流，傳遍全身，那餓得要命的感覺立時不翼而飛，能量在體內輕輕摩盪著，舒服得使我閉上了眼睛。

精神的空間像忽地擴展了數倍，往四周延伸出去，似乎與眼前的現實全無關係，又像是血肉相連。那種感覺真不知用甚麼去形容才好，是前所未有的經驗。

「啪喇！」

皮靴踏斷枯枝的響聲。

我感到整個人融融渾渾，舒服得空靈通透。明知敵人來到近處，仍不想從這種奇異的精神狀態裏走出來。

雖然我沒有用眼去看，卻清楚感到敵人像一把張開了的扇子般向我這方向搜索過來。

我忽地明白了一切。

魔女刃的確已把它蘊藏著的奇異力量，全部輸進了我體內，與我合為一體，若非如此，我也不能對抗陰女師霸道無比的毒藥。

這種力量來自廢墟裏的異物，由今天開始，我將會是繼魔女和大元首外，第三個擁有這異物所賦予力量的人。

若能好好利用，或者我真能打倒神秘莫測，比大元首更可怕的巫帝，將和平帶回大地。

紅光刺激著閉上的眼瞼，人聲和步聲來到臉前，還有劈挑樹叢的聲響。

心中一懍，猛地張開眼睛。

那種能量在血脈內震盪的感覺仍保留未退，使我的體力完全恢復，甚至更勝從前，飢餓仍在，但是卻可以忍受和忘記。

風燈把整個夜林照得亮如白晝，驟眼看去，遠遠近近最少有千盞以上的燈火。

一排排的黑叉兵，直追而來。

最前的先鋒隊伍負責劈開草叢矮樹，後兩排持著長矛，插進茂密的草樹裏，當我看到更後兩排黑叉兵所持著的東西時，一顆心「霍霍」亂跳。

他們拿的是削尖了的竹竿，不住刺往頭頂樹葉茂密處，連我剛才看到的鳥巢也給他們一竿挑跌，幾隻鳥蛋跌了下來，母鳥悲鳴的聲音由空中傳來。

看到這大陣仗，我知道自己洩漏了行蹤，否則敵人不會集中了所有力量來搜索這片森林，他們亦猜到我因多日沒有進食，縱使體質勝過常人，亦走不了多遠。

最前頭的數排人在腳下經過，持著長尖竿的黑叉兵快搜到我藏身的這棵大樹，由於這樹特別茂密，他們搜起來亦將會特別用心。

人急智生下，我取出鉤索，一按機括，小鉤射出，掛在更高的橫丫上。

「颼」！

一枝長竿直刺上來，在我左肩旁三吋許處擦過。

我正在慶幸時，另一枝尖竿斜斜插上，若我留在原處，保證我的小腹會多了個血洞，慌忙下雙腳一撐，盪開了少許，長竿在腹前以毫厘之差刺過。

風燈的光芒照了上來，我雙腳撐在樹身上，一手扯著鉤索，吊在林葉裏，動也不敢動。

「篤篤篤！」

長竿刺在樹身和橫丫處，那都是可承受一個人重量的地方，反是我藏身的那團密葉卻不是敵人留意的地方，左搖右擺下，再避過了幾竿，持竿的敵人過去了，接著是普通裝備的黑叉兵。

我抹了一把冷汗，暗叫僥倖；知道危機仍未完全過去，假若敵人發現了我入林時的足印，卻沒有發現出林的足印，會知道我仍在林裏，一到天明我就無所遁形了。

敵人潮水般往樹林的深處湧去。

無論如何總算鬆了一口氣，先退回樹丫處，立穩後抖手收回鉤索，剛想跳落地上，沙沙聲又再響起。

燈火閃動下，以千計的黑盔武士循黑叉兵的舊路搜索過來，看來黑寡婦為了不想被人懷疑，不得不命手下虛應故事一番。

我不驚反喜，本人雖不能冒充黑叉鬼，扮黑盔武士則大有本錢，因為他們本就是我的族人。

我悄悄取出索鉤，拉出了適當的長度，將鉤頭掛緊樹丫處，然後依龍歌傳授的方法，利用筒口的裝備鎖緊索子，同時拔出匕首，靜待時機。

一隊隊的黑盔武士在我身下走過，他們的警覺性非常高，各人間照應得非常好，表現出優良的訓練，我眼瞪瞪看著他們逐一經過，始終找不到下手的機會，不禁暗暗叫苦。

最後只剩下特別墮在後方的一個小隊，足足也有三十多人之眾，不禁嘆了一口氣。

我的計劃是沒有可能實現的了。

「嗤嗤！」

異響在左臉頰肩上處響起。

我一呆望過去，恰好看到一條盤在樹上的斑紋蛇，箭般張口咬過來。

我不及細想，本能地一揮匕首，斬掉蛇頭。

「啪」！

蛇身掉往地上，發出驚心動魄的響聲。

那隊黑盔武士剛好來到腳下，斷蛇就掉在他們臉前，無頭的蛇身仍作著死透前的掙扎。

我暗叫「完了」，手握上魔女刃的把手處。

這隊黑盔武士出奇地沒有驚叫示警，其中一人抬起頭來輕呼道：「大劍師！是不是你在上面？」

我知道躲下去再沒有意義，拉著索鉤，跳了下去，快要觸地時，抖手收回索鉤，才立實地上，臉對著那群黑盔武士。

出乎我意料之外，整群黑盔武士全跪了下來。

我愕然道：「你們幹甚麼？快起來！」

眾黑盔武士一齊起立，帶頭的將領揮手命其他人去把風，來到我面前，眼中射出熱烈的光芒，道：「大劍師，帝國有很多人渴望著你回去，重建帝國，讓所有人都能安享和平！」

剎那間我明白了自己在帝國一些人心目中的位置。

一直以來，他們都在大元首的暴政下苟且偷生，大元首是不能被擊敗的魔鬼，而我則證明了自己比這惡魔更優勝；加上父親在帝國的德望，於是我成了萬民敬仰的救世主。

今次我能在這樣惡劣的環境裏安然逃出來，更增強他們的信心，使他們不顧一切站在我這一邊。

那將領道：「我們這裏很多人都曾隨蘭陵大將軍南征北討，大劍師！我們……」

我揮手打斷他的說話，道：「你叫甚麼名字？」

將領道：「我叫翼奇，職級是少將，這次隨連元帥來的人中我是最高級的了。」

我道：「你們有多少人？」

翼奇興奮地道：「我們共有五千人，大劍師！只要你一聲令下，我們全體都會追隨你。黑叉人兵力在一萬之間，不過我們都是精選的好手，並不怕他們。」

這個使我驚喜莫名的變化，實在是早先怎麼想也沒有想到的。不過我還要弄清楚幾點，才可以動手，問道：「陰女師等人在那裏？」

翼奇道：「他們在林外一處高地上，兵力不過二千人，準備發現大劍師行蹤時，才加入追截。」

我道：「你們的連元帥呢？」

翼奇道：「她被你打昏後，腦袋很痛，留在船裏，只派了我率三千人來參加搜捕的行動。」

我心中大喜，道：「你立即將所有人召回來，擒賊先擒王，待我們逮著陰女師、直慕等人，一切會好辦多了，不過先給我吃些乾糧才行。」

我們來到樹林的邊緣處時，天上仍是繁星點點，離天明尚有少許時間。

我下令跟隨著我約二十名黑盔戰士留在林中，換上其中一個戰士的武服後，混在翼奇身後的百多名黑盔戰士裏，走出林外，望著數百步外的一個小丘走去。

小丘的斜坡上橫列著十多組以百人為一隊的黑叉兵，兵力不足二千人，我可以肯定穩勝這一場仗。當然，我並不止是想打勝一場仗，而是希望能擒下那可惡之極的陰女師。

一名黑叉將領攔在前面，以淨土語喝道：「翼奇少將！你不是在指揮下屬搜索那小子嗎？為何返回來？」

我正擔心翼奇是否懂淨土語，他早以流利但不純正的淨土語答道：「我們有了新的發現，要向直神將和陰女師請示。」

那黑叉將領沉吟片晌，才點頭道：「好！你隨我來，其他人須留在這裏。」

翼奇若無其事地道：「你至少讓我帶身後這小隊長一起去謁見兩位神將，因為就是他那組人發現了寶貴的新線索。」

這翼奇算是長於應變的人了。

那黑叉將領當然不會計較我們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有點不耐煩地點了點頭，帶路往丘上走去。另有兩名黑叉兵提燈照路。

翼奇向他的副手打了個眼色，才和我跟著走上去。

丘頂處數十名黑叉兵拱衛下，只有陰女師和直慕兩人。

我故意藏在翼奇身後，不讓陰女師從身形認出我是誰。

黑叉將領示意我們兩人停步後，走過去向直慕請示，不一會揮手召我們過去。

這時我才想起一個很頭痛的問題，沒有了奇異能量的魔女刃，會否很易折斷？因為它的劍身比一般劍薄上少許，可是現在連為這傷腦筋的時間亦沒有了。

翼奇和我一前一後來到陰女師和直慕站立處。

直慕臉色蒼白，一副大病未癒的模樣，我那兩下子真不易消受，不過更難消受的還在後頭呢。

陰女師臉容陰沉至極，冷冷道：「甚麼事？」

翼奇出奇地鎮定道：「我們發現了大劍師的行蹤。」

陰女師和直慕同時一震，齊呼道：「在那裏？」

我在翼奇身後微笑道：「在這裏？」

陰女師一聲尖叫，響徹丘頂。

「鏘鏘」！

我和翼奇的劍同時出鞘。

當翼奇的劍刺入那帶路來的黑叉將領胸前時，我撲到陰女師和直慕身前，左手先一拳轟在直慕頭上，右手魔女刃則迎頭向陰女師劈下去。

就在我舉起魔女刃，我的精神全集中到刃體時，奇妙的事發生了，一股能量由我體內流進魔女刃，就像昔日能量由魔女刃流入我體內的情形一般模樣，不過卻掉轉了過來。

直慕發出一下驚天動地的慘嗥，就若狼的吱叫，仰跌在地上。

陰女師的反應比我想像的還要快，往腰間一抽，拔出了一枝黑黝黝的鐵棍，若我沒有猜錯，她那晚就是以這鐵棍將我擊昏，而當時她實在想要我的命，只不過我的體格可以撐得住，而且很快復元過來。

「鏘」！

棍斷作兩截，陰女師額頭現出一道難測深淺的血痕，踉蹌退後。

附近的黑叉兵聲湧過來。

我不能不顧翼奇的安危，退了回去，接著了大部分的攻勢。

山丘下殺聲四起，黑盔戰士發動了凌厲的攻勢。

我有若出柙猛虎，將湧過來的黑叉兵殺得人仰馬翻。

翼奇的劍法非常高明，接著了各方湧來的黑叉兵的進攻。

我往陰女師望去，看到幾個黑叉兵正抬起了直慕隨著陰女師奔往小丘後的斜坡。

我向翼奇喝道：「隨我來！」

翼奇劍勢展開，迫退了幾個黑叉兵，追在我身後。

我將劍法展至極盡，積了這數日的怨氣，真是擋者披靡。

喊殺聲和兵器交擊聲在後方響起，黑盔戰士完全控制了局勢，殺奔上來。

圍攻我們的黑叉兵知道大勢已去，四散奔逃。

我發力狂奔，不一會將翼奇拋在後方，距離陰女師等人更接近了。

奇異的力量在體內激盪著，我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幾下縱躍，先追上抬著直慕的四個黑叉兵，斬瓜切菜般將他們連兵器劈倒。

直慕給拋到地上，這次痛得他連聲音也發不出來。

陰女師停了下來，眼中奇光大盛，手探進了懷裏。

我收步停下，哈哈一笑道：「妖婦！想不到有今天吧！」收攝心神，向她回望過去，深深刺進她異光盈瞳的眼內。

陰女師臉色倏白，像給人當胸打了一拳，踉蹌後退，這次精神的比拚，她不敵敗下陣來。

陰女師高聳的胸脯急速起伏著，額頭的劍痕仍淌著血，流往臉上，有若厲鬼，尖叫一聲，揚手擲出一團紅霧，撲面而來。

我一聲長笑，心想你也技止此矣，滾倒地上，遶過紅霧，一劍往她小腹挑去。

陰女師拔出一把金光閃閃的匕首，「鏘」的擋了我一劍，竟沒有折斷，往後退去，一邊退，一邊不住噴出濃密的紅煙。

我暗叫不好。

這時我們來到了丘腳，再往後就是高及人身的長草原，加上這濃煙，要找她更困難了。

我大叫一聲，衝進煙浪裏去。

兩眼忽然盲了那樣，甚麼也看不見。

我想起魔女刃賦予我的異能，仗劍立定，閉上眼睛，收攝心神。

奇妙的事發生了。

我的感覺往四周延伸開去，就好像用心靈的眼睛，不受任何限制地去看東西，忽然間，我「感覺」到陰女師的位置。

腦海裏浮上鳳香惹人憐愛的音容，一股強大的仇恨湧上心頭，大喝一聲，全力擲出魔女刃。

「呀！」

陰女師的慘叫在左側三十步許開外傳來。

我如釋重負地吁出一口氣，舉步往陰女師中劍處走過去。

當我踏出煙霧時，微明的天色裏，我看到陰女師伏身在一堆草叢上，背上釘著魔女刃，紅煙仍從她身下一縷一縷地冒起來，不過稀薄多了。

陰女師艱難地側頭望向我，呻吟道：「蘭特！」

我來到她身旁，蹲了下來，嘆道：「你知這是應得的報應！」

陰女師喘了兩口氣，嘴角溢出鮮血，斷斷續續地道：「蘭特……終……終有一天你……你會死得比我更……更慘，沒……沒有人能戰勝巫帝，他……他的力量……是……是超……」頭一偏，斷了氣。

我嘆了一口氣，從她背上輕輕拔起魔女刃，心中叫道：「鳳香！我總算為你報了一半血仇，下一個是大元首了。」

不知是否天意，她們兩姊妹都是給我擲劍插背身亡，想起這點，掠過一陣寒意。我記起了她那鋒利的金匕首，從她手裏拿了插在腰間。

身後腳步聲響起，翼奇和十多個黑盔戰士奔了過來，看到陰女師伏屍地上，都非常振奮。

翼奇道：「直慕落進我們手裏了。」

另一人道：「我們派了人回去船上通知留守的兄弟，不過這裏離泊船處只有半里許，恐怕其他黑叉兵早驚覺到這裏的變化。」

我點頭道：「立即回去！」來到岸旁時，黑叉人的五艘戰船早揚帆直放下游而去，只剩下兩艘飄揚著帝國旗的巨艦。

一隊黑盔戰士迎了過來，先向我下跪施禮，才立起來報告道：「我們接到消息，想發動突襲時，數百個黑叉兵於此時逃了回來，我們給他們用箭射住，沒法闖過去，唯有看著他們揚帆逃去。」

我問道：「黑寡婦在那裏？」

那帶頭的武士道：「連元帥剛好被戴青青請了過去，應是和他們一道走了。」

我心中嘀咕，戴青青找連麗君，究竟所為何事？

翼奇在旁提醒我道：「大劍師，黑叉兵最少尚有數千人在森林的另一邊。」

我搖頭道：「部份漏網的黑叉兵必然已往他們那方逃過去，你若是他們，知道發生了這樣的事，還敢回來嗎？」

「啊！看！」

一聲叱喝，從高桅上的瞭望台傳下來。

我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過去，上游岸旁塵土飛揚，大隊人馬沿河而來。

我呆了一呆，定睛一看，大喜道：「不用怕，是淨土軍！」

## 第四章 劫後重逢

我吩咐翼奇等留在原處，以免生出誤會，獨自迎往揚塵而來的淨土大軍。

從飄揚著的旗色，我認出是妮雅、紅石和龍騰的兵團。

一道白影越眾而出，後面追著一團黑東西，不是我的愛騎飛雪和好大黑還有誰？

我心情暢快之極，狂奔迎了上去。

瞬眼間的工夫，飛雪衝至身前。

我一把摟著牠雪白的馬頸，牠則把臉孔不住和我廝擦著。

接著是狂吠著的大黑撲入我懷裏，我伸出另一手緊挾著牠，恍若隔世。

大黑喉嚨發出嗚嗚低叫，歡欣如狂。

歡呼叫嚷聲夾雜在馬蹄聲裏潮水般響起，一個聲浪蓋過了另一個聲浪，整個流仙河畔洋溢著激盪的興奮情緒。

「大劍師萬歲──」

人馬來至近前停下，躍出了我心愛的四名女子，梨花帶雨般往我狂奔過來。

我放開大黑，接著最先奔到的紅月，然後是采柔、妮雅和龍怡，五個人和一馬一犬混作一團。

她們喜極而泣，除了叫著我的名字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紅石、紅晴、龍騰、龍歌、約諾夫、雁菲菲和一眾年輕將領圍攏了過來，各人都是熱淚盈眶，非常激動。

眾淨土戰士團團圍著我，不住歡叫。

紅石喃喃道：「真教人難以相信！」

我大笑道：「你們這群傢伙，需要被提醒多少次，才真的相信我是那甚麼勞什子聖劍騎士。」

龍騰老淚縱橫，卻呵呵笑道：「我早叫他們不用擔心，大劍師定會吉人天相的。」

紅晴和龍歌走了上來。

我好不容易才騰出手來和他們相握，道：「全賴你們這幾個貪花好酒之徒，我才有機會混入黑叉人裏，不但殺了陰女師，還拿下了『狼嗥』直慕，又多了一批精銳的帝國戰士加入我們的軍隊。」

眾人一愕靜了下來。

紅石舉手制止了眾戰士的歡叫。

我望向眼眶全紅了的雁菲菲，微笑點頭。

雁菲菲俏臉飛起兩朵紅雲，垂下了頭。

紅月在我懷裏仰臉道：「大劍師！今晚我可以好好睡一覺了。」

眾人齊聲大笑起來。

紅石道：「大劍師！你剛才說甚麼？」

我大聲重複了一次。

先是完全的靜默，接著是轟天驚地的歡喊聲再度響起。

營地裏喜氣洋洋。

在溫柔的夕陽下，我和四女及一眾將領，還有新加入的翼奇與他的副將方原，圍成一個大圈，席地而坐共進豐富的野味晚宴，唯一缺少的是美酒，受過教訓後，沒有人敢再喝半口，但情緒的熱烈，卻絕不比杯來酒往遜色分毫。

紅月不顧一切蜷伏在我懷裏，像隻最懶惰的貓兒般酣睡過去，大黑則貼在我背後，再不肯離開半步。

其他三女分坐兩旁，大部份時間都只是痴痴地望著我，不見了幾天，她們都消瘦了不少，看得我心頭發痛，又憐又愛。

龍騰的聲量最大，說話也數他最多，繪影繪聲訴說了一番我被擄走後，他們各人如何心焦如焚的情況後，問道：「大劍師！你究竟是怎樣逃脫的？」接著一拍額頭，道：「我真是糊塗，當然是因為你的帝國戰士兵變救你出困的。」

翼奇想要解釋，我向他打了個眼色，截斷他說話道：「其中過程當然非常精采，異日有機會才詳細告訴你們吧！」我並非想瞞他們，而是不想提起有關魔女刃的秘密，那是很私人的一件事。

紅石向翼奇問道：「你們來了淨土有多久，在何處登陸上岸？淨土語竟說得這麼好！」

翼奇等和這些淨土將領可說一見如故，聞言微笑道：「我們由望海城登陸至今，有五個多月了，在這之前我們完全不知道淨土的存在，但帶我們來此的黑寡婦手上有一張航海圖，標示著所有陸地的位置。」

我心中一動道：「那張航海圖現在何處？」

翼奇道：「仍在船上，待會我使人拿來給大劍師過目。」

采柔大感興趣問道：「那黑寡婦漂不漂亮，為何起了個這麼不吉利的名字！」說完美目向我飄了過來。

翼奇道：「漂亮是非常漂亮，但她的劍和心腸都毒辣得教人害怕。」

我不想他在這問題磨下去，道：「你在淨土這麼久，定對黑叉人的兵力佈置知之甚詳，有沒有見過大元首？」

眾人見說入正題，都聚精會神聆聽著。

翼奇嘆了一口氣道：「我們的確來淨土有一段時間了，也愛上了這美麗的地方，看到黑叉人以這麼殘暴的手段對付淨土人，心中都非常害怕，心想難保有一天我們會遭遇到相同的命運，黑寡婦又和黑叉人一鼻孔出氣，現在有大劍師領導我們，真是我們的福氣哩。」

「啪！」

龍歌用力下將手裏的杯子捏個粉碎，憤然道：「我定要黑叉人血債血償。」

其他人無不一臉憤慨。

翼奇一番感嘆後，續道：「現在黑叉人所有兵力都集中在聚仙湖旁的兩個大城裏，黑叉王和他的親兵團也到了那裏，大元首我們還未見過，聽說這幾天內南方逃回來的敗軍會抵達聚仙湖，看來大元首亦應隨軍回來。」

他身旁的方原道：「當我們知道大元首再次敗在大劍師手上時，每個人都興奮得想哭出來，那時已立定主意，只要有機會定要跟隨大劍師，為大地的和平而努力。大劍師若返帝國，我保證日出城所有人都會熱烈擁護你。」

妮雅湊到我耳旁低聲道：「所有美女都會愛上你！」

我瞪了她一眼。

妮雅嬌憨地吐吐丁香小舌，將臉埋在采柔的香肩處，這個時刻，她連半分大公的派勢也沒有。在我心中，她永遠是那傷父之死，剛長大了的女孩。

約諾夫向翼奇和方原問道：「現在聚仙湖究竟集結了多少黑叉兵？」

方原道：「聚仙湖以堯敵的幽冥軍團為主，這軍團的兵員都非常易認，頭上戴著羊人半獸的頭盔，真像幽冥來的怪物，是黑叉兵裏最精銳的部隊，兵力超過十二萬人，驍勇善戰，非常難以對付。」

翼奇接道：「其次是黑叉七大神將之首窮絕和他人數多達十萬的紅角軍，力量僅次於幽冥軍團。」

我呼出一口涼氣，黑叉人若要將這麼龐大的軍團運來淨土，恐怕沒有數百艘巨艦亦難以辦到，若依此估計，黑叉人的國力應更勝過帝國了。

紅石沉聲道：「若加上由南方和流仙城逃回去的十多萬人，那黑叉人在聚仙湖的兵力不應少過三十萬人。」

眾人的臉色都非常難看，淨土正規軍的兵力絕不會超過十五萬人，只達黑叉人兵力的一半。這場仗強弱懸殊，如何能打？

他們的眼光都移到我處，因為現在剩下來的，便只有對我的信心。

我微微一笑道：「你們好像忘記了早先定下來的策略。就是要採取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游擊戰術！而有一點優勢是黑叉人所缺乏的，就是這是屬於我們的土地，所有村落的人都是支持我們的，當我們團結了所有村落的力量時，黑叉人會變成了孤軍，他們人愈多，糧食的供應愈困難。」

雁菲菲點頭表示贊同，跟著向翼奇問道：「在聚仙湖兩座大城裏，淨土人的情況怎樣了？」

翼奇眼睛閃過奇異的神色，道：「兩城共約三十多萬淨土人，佔了二十萬是婦孺，十多萬壯丁都被驅趕往農田裏，從事生產的作業。」接著嘆了一口氣道：「所有殘廢又或年紀太大的淨土人，都給他們集體屠殺了，堯敵一抵聚仙湖，下的第一個命令就是這令人髮指的暴行，說他們只會損耗食糧。」

眾人都駭然失色，不能相信竟有人會幹出這種事來。

一時間所有人都呆住了。

龍怡將頭埋進我肩膀處，香肩抽搐，忍不住低泣起來。

我憐愛地伸手摟著她，沉聲道：「這不是悲傷的時刻，讓我們定出策略，使這些暴徒死無葬身之地。」

眾人都呼吸沉重，仍未能從激動的情緒恢復過來。

紅石搖頭長長嘆了一口氣，才道：「以黑叉人這樣的實力，我看他們不會甘心在聚仙湖等待我們，假設堯敵親率大軍來攻流仙城，我們該怎麼辦？」

我道：「就算他不來攻擊，我們也要引他出來。」

龍騰皺眉道：「大劍師是否想趁堯敵離巢時，乘虛偷襲聚仙湖，但若我們兵力分散，豈非力量更薄弱嗎？而且堯敵定會留下足夠的人手在聚仙湖，若給他取了流仙城後再回師反攻，我們逃也逃不了。」

約諾夫插口道：「我們現在的兵力看似遠比不上他們，但只是暫時的形勢，當日我們敗退時，很多士兵都四散逃到鄉間裏，只要派人加以徵召，可立即歸隊，何況現在聖劍騎士駕臨淨土，只要放出消息，有點志氣的淨土男兒都會揭竿而起，加入作戰的行列，所以只要多一點時間，我們將可迅速壯大起來。」

紅石道：「我們看到這點，堯敵不會看不到這點，所以他一定會立即率軍反攻，以免我們坐大。」再又嘆氣道：「看來他寧願犧牲他被俘的數萬降卒，也不會和我們交換俘虜了。」

我心中一動道：「代表降卒回去告訴堯敵換虜的黑叉將領出發了沒有？」

紅晴道：「當天便起程回聚仙湖了，我們還讓他帶著二十多隨員，這人是客橫刀的副將，叫箭飛，頗是一個人物。」頓了頓再說：「他私下告訴我，黑叉人也不全是好戰的暴徒，只不過在堯敵的鐵腕統治下，沒有人敢違抗軍令，離開了故鄉這麼久，很多人都想回家去。」

眾人都默然下來。

說到底，這些侵略者本身也是人，自然有屬於人的感情和思想。

我道：「好！現在假設堯敵會在短時間內來攻流仙城，那我們應怎麼辦？」

各人皺眉苦思，但都難以找到解決的良方，主要原因當然是敵我兵力的差距太大，堯敵只須留下數萬兵馬、便可輕易守上一段時間，待他攻取流仙城後再派援兵順流迅速回去。

翼奇乾咳一聲，顯是有話想說。

我明白地道：「現在大家都在同一條陣線上，存亡與共，有甚麼想法儘管坦白說出來。」

翼奇道：「流仙河至聚仙湖而止，再出聚仙湖叉開三道支流，一往正北。其他兩條一往東去，一往西北走，各有三座大城。」

雁菲菲道：「往正北的叫小仙河，東面的叫奔陽河，西北的是落日河，三座大城都以河為名，以小仙城最大、奔陽城和落日城較小。」接著向翼奇道：「你對北方的地理形勢，倒非常熟悉。」

翼奇道：「置身黑叉人的勢力裏，每天都是提心吊膽，度日如年，所以我們非常留心和打聽一切有關淨土的事，好在危急時可以逃命去也。」說罷苦澀地笑了笑。

方原道：「這些城的守兵不過區區數千人，假設我們奪取了這三城，便能截斷堯敵的歸路，唯一的問題是這三城都不是太堅固，若黑叉人援軍反攻，便大大不妙了。」

我微微一笑道：「假設我們能在堯敵進攻流仙城一役中，損耗他們大量兵員，他們要反攻也就無力進行。」

紅石皺眉道：「你真要在流仙城和他們打上一場硬仗？」

龍騰道：「堯敵精於用兵，絕不會看不到自己的弱點，若我是他，會留下窮絕的十萬紅角軍，坐鎮聚仙湖，使他們可由水路迅速支援北面三城，若我們分兵在兩條戰線作戰，更非黑叉人對手。」

我道：「你弄錯了，流仙城根本守不住，也不應守，以堯敵二十多萬的兵力，足可將流仙城重重包圍，把我們困死城內，直至箭盡糧絕。我們唯一的方法，是化整為零，一方面徵召舊部和鄉村的壯丁，建立完善的補給線；另一方面憑著對地理環境的熟悉，佈下無孔不入的偵察情報網，掌握敵人的一舉一動，敵強則退，敵弱則進，當有一天黑叉人南北兩方面的補給線全給我們切斷時，就是最後決戰來臨的時刻。」

眾人都皺起眉頭，顯是仍解不開很多關鍵性的問題。

我身旁的妮雅忍不住道：「若黑叉人重新奪回流仙城，我們豈非給斷絕了和天廟及南方的聯繫？」

各人都同意地點頭。

我搖頭道：「他們將永遠也奪不回以前的流仙城，除了一場大火後的頹垣敗瓦外。」

眾人齊齊一震，現出駭然的神色。

我並不放過他們，續道：「另外那三城亦是如此，奪城後立即毀城，以焦土對抗黑叉人的大軍，不過或者並不需如此做，只流仙城一座便足夠了。」

采柔「啊」一聲叫了起來，道：「大劍師！這些城市都是那麼美麗啊。」

紅石道：「城市沒有了可以重新再建，但是黑叉人仍掌握了水道的控制權，可進可退，甚至可以揮軍由逐天東面再上南方，我們依然是無法贏得這場仗。」

我微微一笑道：「不！堯敵將永遠到不了南方，也再不能擁有水道的控制權。」說到這裏，我停了下來，仰望變成了深黑的夜空，輕嘆道：「還記得淋熄斷路堡大火那場豪雨嗎，假設那樣的雨連下十天，你說會產生怎麼樣的後果？」

龍騰道：「大水將會衝翻所有在河裏的黑魔船，使聚仙湖沿湖一帶全被淹進水裏去，可是根本不會有那樣延綿多日的大雨，在淨土的歷史裏，流仙河只有幾次氾濫的記載，都不是太嚴重。」

我環掃眾人一眼，淡淡道：「沒有那樣的洪水嗎？不若我們製造一場出來好了。」

驀地向龍歌道：「你今晚立即坐船返回流仙城，下達我的命令，我要由你抵達那刻開始，立即把流仙城所有人撤回天廟，並在天河揀選適合的地方，建立儲水的大池，引進天河的水，當堯敵發覺流仙城變成一座廢城後，必會立即退軍，那時就是我們用龍怒吼爆開儲水池。讓洪水衝下流仙河的時刻了。」我幾乎可在腦海中看到山洪狂衝而下的可怕景象。

翼奇一拍大腿，叫道：「我們還可在水裏放下紮了尖鐵的巨木，保證可將黑叉人的船撞穿，那樣的話，不需太大的水勢，方可完成任務，也不用犧牲另三座城市了。」

又向采柔道：「采柔小姐，屬下也捨不得那三座美麗的城市。」

紅石兩眼放光道：「你真的是那聖劍騎士，為何這麼簡單的方法，我們從來想不出來呢？」

眾人都振奮起來，一掃先前沉重的心情。

龍歌猛地立起，大喝道：「我立即去！」頭也不回去了。

翼奇向方原打個眼色，方原立即跟去，為他安排大船的起航工夫。

我向翼奇讚許地點頭，這人既有膽色，又心細如髮，謀略劍術皆上上之選，實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材。

龍騰興奮得不住搓手，道：「我們該做甚麼才好？」

紅石道：「你們看，龍老小子真的手癢了。」

連雙眼紅腫的龍怡也禁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眾人無不莞爾。

我向約諾夫和雁菲菲道：「你兩個率領一萬人，負責在各村取得據點，一方面徵召新兵，另一方面偵察敵情，當堯敵倉忙退回聚仙湖時，我們會根據你們的情報，切斷黑叉人的所有退路，他們末日的時刻亦來臨了。」

約諾夫和雁菲菲急不及待站了起來，齊聲道：「我們立即去準備。」

我伸了個懶腰，道：「今晚早點休息吧！明天一早我們拔營南歸，回流仙城去。」

各人紛紛道安離去。

我橫抱著喃喃說著夢囈的紅月立了起來，翼奇來到我身旁，虔敬地低聲道：「大劍師，看到驕傲的淨土人對你的尊敬和信任，我便知道自己沒有跟錯了人，終有一天，你會使帝國變成人間樂土。」這才去了。

妮雅和龍怡分挽著我左右臂彎，擁著我進入帳內。大黑搖搖擺擺跟在身後。

帳內的一角，采柔指示著妮雅的女衛將一大盆熱騰騰的水放下，升上來的熱氣，由上面揭開的一個小天窗逸往外面。

女親兵出帳後，我剛想將紅月放在氈上，這妮子早醒了過來，親吻了我一口，出奇地乖乖道：「我壓得你很辛苦了是嗎？這一吻是報酬來的！」

我呆了一呆，往日若讓她在懷裏睡上這麼久，承受了大部份重量而又不能移動的大腿，定會有氣血不通的感覺，但現在卻完全沒有這種現象，當然是因為我體內擁有了魔女刃蘊藏著的奇異能量。

紅月跳下地上，為我寬衣。

龍怡和妮雅也歡天喜地過來幫手，采柔則仍專心地加入冷水，不時將纖手探入水裏，調校水溫。

在溫柔的燈光下，帳內春意盎然。

被擒後，我本以為再不能有這種情景出現，但現在我又在這裏了。

四女都出奇地沉默，好像要小心體會帳內的安詳和溫暖感。

往日嘰嘰呱呱，愛撩事鬥非的紅月亦一下子成熟起來，為我寬衣時的溫柔和仔細，是前所未有的。

很快我便赤裸裸地浸在浴盆溫熱的水內，四女圍在四周，細心為我洗擦，那種幸福的感覺，透進我每一寸肌膚裏。

我舒服得長長嘆了一口氣，問道：「前幾天誰哭得最厲害。」

三女的眼光都集中在紅月臉上。

紅月故意將一杓熱水照著我的頭淋下去，翹起可愛的小嘴道：「最厲害便最厲害，我承認呀！噢！你們看大黑。」

我們不由往坐在一旁，看著我們的大黑望去。

只見這傢伙搖頭擺尾，就像平時牠肚子餓了要求食物時的表情。

龍怡大奇問道：「大黑！你是否餓了。」

妮雅在旁打趣道：「大黑！快答她，你懂說話的呀！」大黑當然不懂說話，但尾巴搖的更厲害了。

和大黑關係最好的采柔，忽然掩嘴偷笑。

我心中一動，叫道：「大黑來！我們一起洗澡！」大黑毫不客氣，撲了過來，一下子跳進盆內。

水花激起，濺得本來小心翼翼的四女全濕了，牠還一陣抖動，使本來惡劣的形勢更是惡劣。

我一探手，將采柔拉落盆裏，大笑道：「你來為大黑洗澡。」

洗澡的盆有多大，兩人一犬，那種擠迫和混亂真是難以想像。

全身濕透了的采柔一手摟著想逃開的妮雅，我則左右手分抱著紅月和龍怡，結果當然是無一人能倖免於水難。

天夢和飄香兩顆天上的明星，在小天窗外的夜空眨著眼睛，像在偷看帳內那掩不住的旖旎情景。

## 第五章 重回仙城

八天後，我們回到了流仙城，經過了日夜不停的行軍，人馬都勞累不堪，只有我還是那樣精神奕奕，連半分倦意也沒有。

見到我這聖劍騎士的大駕回來，尚未及疏散的仙城軍民的欣喜是不用說也知道是如何激烈的了。

我略事梳洗後，和妮雅到了大公堂，與眾祭司、大公及將領們舉行會議，在這分秒必爭的時刻，連休息的時間也沒有了。

除了燕色和大祭司外，所有人都在議事廳等待著我。

如若我不坐下來，沒有人膽敢入座，便首先在長檯的一端坐下，其他人紛紛入座。

翼奇給安排坐在我右手的第一張椅子，顯示淨土人對他非常重視，畢竟他算是我的人，這使他們輕易地接受了他。

對坐的是謝問大公，他是流仙城主的身分，自是以主家的身分來參加會議。

長桌兩旁坐滿了人，連秀青、侯玉、田宗等也有列席，不知如何，我對這三人特別有好感，或者是相處的時間比較長吧。

我首先發言道：「大祭司和燕色到那裏去了！」我其實心知答案，只是借此作開場白。

果然謝問答道：「三天前接到大劍師差龍歌帶回來的命令後，大祭司和燕色大公立時盡率城內工匠，趕返天廟，進行建造水庫的工程。」

紅石和龍騰同時想發言，見到對方搶說後，則又謙讓著給對方說。

我感到這兩位一向不和的大公，關係正在不斷改善中，不禁會心地，望向帶著笑意的寧素。

寧素已知兩人想問的事，微微一笑道：「我們開始了撤退流仙城的婦孺和傷病者，估計未來的三天內，可以完成整個撤退的行動，但物資則恐要多兩天的時間。」

我點頭讚道：「做得非常好！我的城建成了沒有？」

卓聯道：「那是我的榮幸和工作，不過因為那是聖劍騎士的城堡，不用我督促，所有人都拚了命去工作，所以再多十天定可完成，那時就算堯敵率兵攻來，頂上幾個月絕不會是問題，現在我倒希望他會蠢得來強攻哩。」

各人見他說得有趣，都笑了起來。

只有臉色沉重的謝問沒有笑，我當然明白他的感受，向他道：「謝大公！你有甚麼心事，儘管說出來吧！」

各人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露出瞭解和同情的神色。

謝問沉吟了一會，鼓起勇氣道：「我明白大劍師要毀掉流仙城也是迫不得已，但是否有第二個可行的方法呢？」

得而復失的滋味最使人難受，我點頭道：「在兩種情況下，我們將可以不用燒掉流仙城，也可以贏得這場仗。」

轉向翼奇道：「你來猜猜看，究竟是那兩種情況？」我這是故意讓翼奇表現一下他的智慧，好在眾將領前露上一手。

翼奇輕鬆地答道：「第一種情形，自然是水庫能在黑叉人抵達前建好，但第二種情形我卻猜不到。」微微一笑道：「假若我能猜到，便也是大劍師了。」

眾人笑了起來。

謝問依然臉色深沉。因為他知道沒有一兩個月的時間，大水庫絕建不成。

我道：「今次若堯敵來攻，必定會由水陸兩路同時進軍，否則給我們在兩岸夾擊，只是射火箭，他們便應付不了；而且定會小心翼翼，緩緩推進。若我們能不住虛張聲勢，會將他們行軍的速度拖得更慢，所以在他們來前建成水庫，並非沒有可能的事。」

謝問的眼放著光道：「我們還可以在河裏設下障礙物，或在沿岸設置陷阱，弄得他們提心吊膽，想走快一步也不敢。」

小矮胖道：「我可以不時放下載著龍怒吼的火船，讓他們嘗嘗那種滋味。」

眾人都興奮起來，感到形勢並非一面倒。

妮雅微嗔道：「大劍師！你還未說出第二種情形哩！」

我微笑道：「在流仙城一役裏，黑叉人損耗了大量物資，其中大部分是由聚仙湖運上來的，現在流仙城和南方的敗軍同時敗返，必會使聚仙湖的糧食物資供應更為吃緊，是嗎？」

本是聚仙湖兩城主帥的卓聯道：「但只要再有一個半個月的時間，黑叉人便可將物資源源通過水路繼續由北方運來。」

我拍案道：「這就是我所說第二種情況的基本條件，假設堯敵在一個月內率兵倉猝攻來，他們帶來的物資，絕不能讓他們撐上一段長時間，而只能依靠水路的源源不斷補給。」

翼奇思想最敏捷，叫起來道：「我明白了，只要摧毀了水道的補給線，黑叉人縱使奪得一座空城，也守不了多久，當他們撤兵時，就是我們襲擊他們這些缺糧疲兵的時刻了。」

龍歌道：「這樣說來，只要看看黑叉王何時攻來，便可以知道流仙城能否保存了。」

我站了起來道：「我可以保證不出三十天，堯敵將會率軍來攻，否則黑叉人的士氣將永遠也不能復原，無論實質上或精神上，他們都需要一場大勝仗。」轉向翼奇道：「你代表我在這裏商議細節的安排，我要去看看那批黑叉降軍，他們或會是堯敵料想不到的一個頭痛問題。」

翼奇起立施禮，眼中射出對我器重他的感激。

妮雅嗔怨地瞅我一眼，怪我將她甩在這裏。

我微微一笑，離去前來到謝問身後，拍拍他的肩頭，笑道：「放心吧！流仙城是會完整地保留下來的，我會教堯敵想毀城也辦不到。」

謝問「啊！」一聲叫了起來，喜得差點掉下淚來。

我心道：「只為了采柔，無論多麼困難，我也要將這美麗的跨河大城保留下來。」

從流仙城撤退的行動繼續不間斷地進行著，到了次日清晨，代表降卒回去向堯敵要求換俘的黑叉將箭飛和五名黑叉兵，騎著筋疲力盡，口吐白沫的馬趕了回來。

我想在大公堂接見他，但他卻要求接見在囚禁黑叉人的大監獄舉行，因為他希望所有黑叉人都知道堯敵的反應。

我心念一轉，知道我預估的情況發生了，立即下令將囚在其他地方的黑叉人全送到大監獄的廣場上，又調動所有兵力，嚴防暴亂的出現。

監獄內外，全是密密麻麻的黑叉人，佔了少半是女人和孩子，總數超過五萬人，那情景看看也教人心酸。

昨天我費了整個下午和黃昏，到獄內和黑叉人交談，慰問他們，肯定他們受到善待，也讓他們了解我並非兇殘之徒，而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

這作用會有多大，很快我會知道答案了。

我不但要堯敵打一場消耗戰，還要打一場心理戰，我立誓不會讓堯敵和大元首生離淨土。

不是他們死，就是我亡。

大監獄可容數萬人的大廣場擠滿了黑叉人，他們的手全被反綁在背後，由淨土軍將他們分作十多組，高牆上則佈滿淨土箭手，居高監視。

傷者則留在獄裏，因為廣場雖大，亦容納不下五萬多人。

我和箭飛兩人站在高台上，讓所有人都可以看見我們。

箭飛臉上陰霾密佈，沉吟了好一會才通過傳聲筒大聲叫道：「各位兄弟姊妹，我今次回來，帶來只是一個不幸的消息，我們尊敬的堯敵，已捨棄了我們，不肯用俘虜來交換我們的生命和自由。」

數萬黑叉男女出奇地沒有作聲，但臉色都變得很難看。

箭飛大喝道：「今次我並不是奉堯敵的命令來告訴你們這個消息，而是違抗他的命令，逃了出來，好和你們一齊接受死亡的命運，要死我們也死在一塊兒。」

我心中叫道：「好一名漢子！」

箭飛轉向我道：「事情就是這樣，我們甘心接受無可避免的命運！」

黑叉人中有人叫了起來，眼看要產生難以控制的混亂。

箭飛大喝道：「靜下來，即使死，也要死得有尊嚴。」

眾黑叉人又平靜下來，顯出箭飛在他們心中極有威信。

我舉起傳聲筒大叫道：「你們都不用死，我並不是堯敵，我是大劍師蘭特，你們應該信任我，就像你們往日相信我那樣。」

所有黑叉人都呆了起來，對敵人仁慈並非他們的傳統和風格。

箭飛一愕下向我望過來，難以置信地道：「大劍師……」

我向他微微一笑，然後再向廣場上的黑叉人道：「我會讓你們帶著足夠的糧食，回到聚仙湖，甚至繞過聚仙湖，返回北方，坐船回你們的故鄉去，和族人團聚。而我的要求只有一個，就是不要再殺害淨土人，因為他們也和你們那樣，是有尊嚴的人類，他們也有為他們痛哭的父母和子女。」

眾黑叉人先是面面相覷，接著眼睛都發亮起來，也不知是誰先歡呼起來，接著是潮水般湧起的歡呼聲。

回鄉正是每一個人的夢想，我這番話恰好挑中了他們心坎裏最渴望的東西。

我伸出手和箭飛緊握著，道：「我會立即安排你們離去，希望你能帶領他們安全回到祖國，建立更理想的國家，至於堯敵，我可以保證他永遠也回不了去。」

箭飛點頭道：「我明白大劍師在說甚麼，我也可以保證我們不會再傷害淨土人，但大劍師可否將武器和戰馬交還我們。」

我斷然道：「當然可以，在城外你將會得回所有行軍的必備品。」

箭飛道：「你真的那麼信任我。」

我道：「一個可以回來赴死的漢子，我大劍師若信錯了你，只能怪自己有眼無珠。」

箭飛跪了下來，恭敬地親吻我的腳背。

黑叉人的歡叫更激烈了，不知何人先叫「大劍師」，接著整個監獄內外都是狂叫「大劍師」的呼叫聲。

黃昏。

我和一眾將領，立馬城外，看著黑叉人在箭飛帶領下，逐漸遠去。

龍騰有點猶豫地道：「大劍師真的相信這些黑叉人不會返回聚仙湖，而是直接逃往大海去，返回黑叉國？」

我道：「若箭飛真的帶人回去，堯敵第一個不放過的人就是他，箭飛為了自己，絕不會回聚仙湖。」

紅石道：「若他們回聚仙湖去，對堯敵也是有害無利，首先會使他們的糧食供應更吃緊，其次他們會將堯敵捨棄他們的不義行動，廣為散播，動搖軍心，大劍師這一著確是厲害之極。」

謝問有點不滿地道：「但至少也應讓我詢問箭飛有關聚仙湖的情況，那將對我們大大有利。」

我知道他是關切堯敵的動靜，體諒地道：「要箭飛這類重視情義的人，出賣他的同胞，他情願被殺也不會做。但現在我只要求他將族人帶回故土，他便容易接受多了。而他的行動，將會對守在聚仙湖以北的黑叉人產生龐大的影響，直接影響北方對聚仙湖的補給。試想假若所有黑叉人都隨箭飛退走，並帶走了大部份的船艦，會是怎麼樣的情況？」

謝問像醒了過來般，點頭道：「我明白了！」

龍騰道：「今天不同於往日了，最近黑叉人連戰皆北，你說黑叉人不生出懼意，誰也不會相信。況且黑叉人定從我們被俘的淨土人裏聽過瑪祖大祭司的聖劍騎士預言，再印證現在的事實，你說他們會怎麼想？」

我笑道：「我肚子餓了，誰有興趣和我共進晚膳。」輕拍飛雪，掉頭往城門跑去。

龍騰追了上來道：「忘了告訴你，這十多天來，附近各村聞風回來歸隊的士兵和想參軍的新丁絡繹不絕，使我們增多了近三萬生力軍，人數在未來數日還會增多呢。」

我微微一笑，心中的信心更強了，我感覺勝利到了唾手可得的地步。

我肚子雖餓，但仍利用晚膳前的小段時光，前去大公堂的囚室，探看被俘回來的「狼嗥」直慕。

他躺在床上，手腳都被鐵環箍緊，鐵鍊繫著，只可做些簡單的動作。

直慕臉色好多了，見到我來，閉上眼睛，以表示不屑看我。

我叫人打開鐵閘，進入囚室，揮退看守的人後，坐在床旁的椅上，悠閒地道：「老朋友，覺得怎樣了？」

直慕冷哼道：「我不是你的朋友。」

我不以為忤地微笑道：「假設我放你回聚仙湖去，你認為如何？」

直慕猛地睜眼，愕了片晌，才沉聲道：「你要甚麼條件？」

我道：「甚麼條件也不要，只要你點頭，明早我立即放你走。」

直慕呼吸急速地道：「不會有這麼便宜的事吧？你在弄甚麼鬼？」

我道：「信不信由你，你要走還是不走？」

直慕苦思半晌，嘆道：「算你厲害，若我這樣回去，堯敵必懷疑我用一些重要情報來交換自由，那我寧願留在這裏，或是你乾脆把我殺掉吧！」

我淡淡道：「這裏只有我們兩個人，坦白點告訴我，你是否認為堯敵仍有戰勝的機會？」

直慕呆望著室頂，好一會才道：「告訴我，你是人還是怪物，為何陰女師那霸道的毒藥對你也不起作用？餓了四天卻一點事也沒有？」

我道：「放心吧！我只是一個人，不過體質比一般人好多了。你還未答我的問題？」

直慕目光呆滯，喃喃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但我卻知道他對堯敵失去了信心，要他說出口來當然很困難。

我加重他精神上的壓力道：「你知否淨土人在七百年前，早有人預言了你們的入侵，並說出了結局……」

直慕怒喝道：「那只是淨土人的一派胡言，只是他們絕望裏的幻想。」

我淡淡道：「那你自己有否見過甚麼奇怪的預兆，因為淨土人的預言裏，曾提到侵略者被完全殲滅前，夜空裏會出現奇怪的火光。」

直慕還想駁斥，但說話到了喉嚨間，變成咕咕響聲，張大口說不出話來，臉色難看之極，不用說自是想起城破前我那隻「地獄飛出來的火鳥」。

這比說上一萬句恐嚇的話，更能摧毀這侵略者的信心。

他急促地喘著氣。

我淡淡道：「不若我們作一個交易……」

直慕搖頭道：「不！我不會出賣我的族人和戰友，死也不會！」

我笑道：「誰說要你出賣族人，我蘭特第一個看不起這種無恥之徒，我只是要你拯救你的族人，避免他們全部葬身異鄉罷了！」

直慕望向我，沉聲道：「我們的兵力仍比你們強大得多，沒有人相信堯敵會鬥不過你，也沒有人敢背叛堯敵的。」

我道：「時間會證明一切，當堯敵吃了第一次敗仗後，你說你的族人會怎樣想？那時你不用我教你也知該如何做吧！只要你依照我的方法行事，我保證你和你的人都能安然返回祖國。」

直慕沉思起來。

我知道這交易對他實是有利無害！假設堯敵勝了，他可繼續做他的神將和征服者，假若堯敵吃了敗仗，證明了我的話全是真的，他又可以號召手下撤走，還有甚麼比這更划算？

直慕低喘著道：「但我這樣回去，堯敵必然會懷疑我。」

我道：「我會修書一封，託你帶回去給堯敵，勸他立即退出淨土，這樣他便不會奇怪我為何會放你回去，到時你可以和他一起痛罵我，以你直神將的地位，堯敵總不會因你帶一封信就宰了你吧？」

直慕想了想，也覺得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嘆了一口氣道：「我從未見過比你更厲害的人，好吧！我答應你。」

我向外大叫道：「來人！」

當下有守衛走了進來，在我指示下，解開了直慕的枷鎖。

守衛走了後，直慕立了起來，搓揉著手腳，神情悲喜難分。

我伸出手，到他臉前道：「我們會有機會成為朋友，是嗎？」

直慕猶豫片晌，伸手和我相握道：「我到今天才明白甚麼叫以德服人，將來假若勝的不是你們而是堯敵，我怎麼樣拚死也要放你一條生路。」

我讚許地點頭道：「我早看出你是條真漢子！」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說兩句違心之言，客橫刀箭飛等會是好漢，但卻絕不是這有張狼臉的直慕。或者他確是個好漢子，且讓他自己來證明給我看吧！

我們鬆開了手。

直慕道：「希望你不要碰上巫帝，他是擁有強大魔力的人，在我們居住這圓球上最大約三片分離了的陸地，兩片已落入了他的掌握裏，我們黑叉人只是受命於他的三個最強大種族之一。」

我乘機問道：「大元首和巫帝究竟是甚麼關係？」

直慕道：「我也弄不清楚，據堯敵說，大元首是巫帝派往征服你們這片土地的人，豈知大元首建立帝國後，便不再理會巫帝。」

我奇道：「巫帝肯放過大元首嗎？」

直慕道：「巫帝似乎對在你們這片大陸上某一種的神秘力量懷有恐懼，而他派大元首去，亦是希望大元首能毀滅那東西。」

我知道他說的是廢墟中那異物。想不到巫帝也知道他的存在，似乎還和祂在作激烈的鬥爭。

直慕嘆了一口氣道：「我們中只有堯敵見過巫帝，由那天開始，他便當巫帝像神一般服從他，還遵從他之命遠征淨土，我們中如客橫刀、戴青青和向會生，都曾極力反對，可是都改變不了堯敵的主意。」

我淡淡道：「不要怕巫帝，終有一天我會將這罪魁禍首的巫帝碎屍萬段，因為我就是在那片大地的神秘力量的代表，你明白了沒有？」

直慕全身一震，駭然向我望來，瞠目結舌。

我道：「巫帝只是人而不是神，否則不會當大元首背叛了他後也沒有制裁之法，你們的遠征軍亦不會陷進這樣的困境裏，是嗎？朋友！」

到此刻，我已完全在心理上壓倒了直慕，於是和他約定了數種簡單有效的聯絡方法，才離開囚室。

明天一旱，直慕會捎著我的信乘小艇返回聚仙湖，信裏我會巧妙地讓這黑叉王感覺到，若不立即向我們發動反攻，將悔之已晚。

回到大公堂後的臨時居所，除了妮雅外，三女和大黑都在等待著我。

紅月嘟長了小嘴，怪我整天也沒有理她。

見到她們我的心立時軟下來，直到我說了明天會攜同她們在身邊時，紅月才化怨為喜。

匆匆梳洗後，帶著她們和大黑，又趕往大公堂赴晚宴。

大公堂洋溢著這些日子來欠缺的輕鬆氣氛，一看我就知道有好消息了。

果然謝問、紅石兩人走過來道：「天廟那面有話傳來，他們將會全力建造八個水庫，其中三個可望於十日內完成，另五個亦應於十五天內做好，你說這是否很理想？」

田宗和龍歌等圍了上來，道：「另一個好消息來自約諾夫，聚仙湖的敵軍有調動的跡象，看來他們隨時會攻過來。他們正在積聚行軍的物資，因為不斷有船由北方駛進聚仙湖。而更清楚看出他們意向的一點，就是他們不分晝夜地建造攻城的工具。」

我望往一旁正和翼奇密談的寧素和卓聯，大聲道：「寧素大公，撤退的工作進行得如何了？」

寧素一笑傳話過來道：「幸不辱命，一切將會如期完成，大劍師請放心。」

這時小矮胖走了進來，身旁還有位美女。

和小矮胖最是相得的紅月反應最快，首先奔了過去，大黑還以為她在逗他，追著去了。

我們一看下大樂，原來他的女伴竟是那晚祝捷會上，由我安排與他跳第一支舞的玲芷。

紅月左右手齊用力，推著兩人過來。

小矮胖忸怩不堪，反是玲芷落落大方地和我們打招呼，又伸手拍拍好奇的大黑的頭。

龍怡也相當多事，和紅月合作無間地將玲芷拉往一旁，問短說長。

采柔向小矮胖道：「那晚你還說大劍師害了你，現在嘛！哼！」

小矮胖滿臉通紅，不知所云地道：「是我糊塗……糊塗……多謝采柔姑娘……多謝大劍師，多謝各位叔伯兄弟。」

眾人哄堂大笑起來。

妮雅的聲音在正門那邊響起道：「小矮胖你究竟幹了甚麼傷天害理的事？」各人笑得更厲害了。

我想起了戴青青的女僕凌思，心中多了一分惆悵，假設我能把她也救回來，會是多麼好呢？

妮雅見眾人笑得這麼厲害，不知自己是否說錯了話，有點尷尬。幸好采柔走上去親熱地挽著她，一輪耳語後，才解開了謎團，忍不住也嫣然失笑。

她身後跟著秀育和侯玉二將，加上一身戎裝，真是英姿風發，儼然有其大公的氣派。

我記起了當日初遇時，她解下頭盔，金髮垂流的情景。而到此時此刻，她實在成熟很多了。

我對她的愛亦在不斷增長中。

妮雅見我呆望著她，粉臉微微一紅，走到我身旁輕聲道：「不要忘記這是大庭廣眾的地方！」

我醒了過來。

這些天來，我很少想起以前的事，主要的原因，或者是因為回帝國的日子已不遠了，況且又有翼奇的船代步，可大大縮短回去的時間，在這種心態下，分外珍惜在淨土的美麗時光。

## 第六章 洪峰剋敵

次日清晨，我親自送了直慕上船後，和采柔、龍怡、紅月三女沿著河旁大道漫步，大黑興高采烈，跑在最前面。

流仙城一片寂靜，除了淨土軍外，所有平民都撤到了大劍師城或天廟上去，無人的大道彌漫著風雨欲來前的緊張氣氛。

眼前是一種內蘊著迫人壓力的表面平靜。

路上不時馳過一隊又一隊的淨土騎兵，見到我們都在馬上施禮。

紅月叫起來，指著前方的河面上道：「快看！他們不知在弄甚麼玩意兒？」

我們往她指處看過去，只見一大群人聚在河旁，似要將甚麼東西弄進水裏去的樣子，河上還有兩艘小艇。

大感興趣下，紅月天真地連蹦帶跳，引著好事的大黑當先走去，還不斷扭頭招呼我們走快一點。

我和龍怡采柔對視一笑，跟了過去。

快到那人群聚處時，「嘩啦」水響，一個像刺蝟般生滿尖角的大圓鐵球，滑入河裏，浮在水面。

人群爆起歡呼聲，叫道：「浮起了！果然浮起了！」

紅月這時奔入了人群裏。

怪鐵球往下游流下去。

兩艘小艇慌忙追截。

小矮胖從人群裏鑽了出來，身旁傍著他的女伴玲芷，見到我們，手舞足蹈叫道：「成功了！我成功了！」

紅月從人堆裏走了出來，挽著玲芷，向她詢問怪球的事。

小矮胖迎了過來，興高采烈地道：「大劍師！你看我鑄出來的水刺球多麼棒，只要和洪水一齊衝下，包保堯敵沒有一艘臭船不在船底破幾個大洞出來。」

我由衷讚道：「你真是淨土最偉大的天才！」

小矮胖又道：「有了玲芷在旁幫手後，我的靈感也多了很多，龍怒吼也給我改良過了，放了很多尖鐵片在裏面，保證殺傷力大了很多。」

我心中升起一股怪異莫名的感覺，任何武器發明後，不但會繼續存在下去，還被不斷改良，愈來愈具殺傷力，終有一天，人類會製造出能毀滅整個文明的武器，就像智慧典來自那毀滅了的文明那樣，自吃苦果。無論開始時的動機怎麼善，結局都將會是一樣，我又想起西琪屋後的毒地和大洞。

小矮胖見我臉色不大好，惶恐地道：「大劍師……」

我挽著小矮胖來到河畔，這時其中一艘小艇已把刺球截著，不讓它飄往下流去，紅月在河邊追著鼓掌，覺得很是好玩。

我語重心長地向小矮胖道：「有關龍怒吼的製法，不要寫入任何記載裏，也不要教曉任何人，當大地回復和平，或巫帝惡貫滿盈授首後，將所有可怕的武器全部銷毀，記緊了嗎？」

小矮胖愕然片晌後，點頭肅容道：「大劍師的胸襟令我小矮胖由衷敬服，我小矮胖定會遵從大劍師的吩咐。」

我嘆了一口氣，這世界如此遼闊。只要繼續存在著戰爭，便會發明更可怕的武器，難道我真能將整個世界全置於我的統治下，銷毀所有武器，這樣大地才能出現真正的和平，但那又能維持多久呢？

跟著的五天，是我來到淨土後最輕鬆愉快的時光，終日和采柔大黑等在流仙河上到處遊玩，直到了晚上，妮雅才回來加入我們。

第五天的黃昏，我們接到約諾夫的藍鳥傳書，知道他們和箭飛率帶回國的黑叉人遇上了，並安排他們避過堯敵由聚仙河派出的偵騎，等待潛返北方的良機。

這良機在第二天清晨出現。

堯敵終於開始調兵南來進攻流仙城。

果如我們所料，堯敵兵分三路，兩路由沿兩岸旁的陸路推進，而主力則以過百艘船艦運載兵員物資由水路逆流而來。水陸兩路互相呼應，不求速只求穩。估計兵力達二十五萬人以上。流仙城的所有將領軍士都既興奮又緊張，城內城外蹄聲響個不停，使聞者所有神經都繃得緊緊的。

接著來的十天，流仙城進入完全備戰的狀態，除了數千守城的軍隊外，所有人都給派了出去，負責不同的任務。

這天，我將采柔大黑等留在大公堂。由龍騰、紅石和翼奇伴著到了城北外一個小丘上，遙望滾流往北的流仙河。

紅石笑道：「你們看，流仙河的水位比往常最少低了一呎，希望堯敵不會覺察到這不尋常的現象。」

龍騰笑道：「不用怕，你看看天色吧，烏雲密佈，很快會有場大雨，否則水位再低三、四呎，才會惹起黑叉人的猜疑。」

紅石道：「燕色非常小心，不敢一下子儲起太大量的水，若這場雨下得成，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希望老天爺幫忙幫忙吧！」

我問道：「若照他們行軍的速度，黑叉人在多少天後才會來到這裏？」

龍騰道：「不應遲過五天，而他的先頭部隊，將會在一兩天內先後到達。」

我沉聲道：「我們不可讓那種情況出現，先讓堯敵早上四天知道流仙城乃空城一座，他極可能停止南來，改採別的策略，要知他並非戰場上的新丁。」

翼奇點頭道：「是的！他離得聚仙湖愈遠，能逃回去的人將愈少，損失將愈是慘重。」

紅石道：「這並非不能辦到的，只要我們佈軍城外，將他的先頭部隊壓個動彈不得，待他們的主力抵達後，才撤回城裏，再由城南退往大劍師堡便成了。」

我道：「就這麼辦，要留意他們的偵察兵，他們知道得愈少我們的情況，對我們愈有利。」

龍騰道：「大劍師放心，謝問大公在整個平原的高處都設了哨站，黑叉人休想突破我們的封鎖網，這畢竟是我們的土地。」

一滴豆大的雨點落在我的臉上。

身後的士兵忙打開巨傘為我們擋著愈下愈密、愈下愈大的雨。

瞬眼間遠近一片迷茫。

雨水清涼之氣，使人精神一爽。

紅石道：「七天前約諾夫送來了一批歸隊的兵員和新丁，人數達萬五之眾，現在我們的兵力超過了十七萬人，和他們並不相差太遠，卓聯和寧素正負責訓練新到的人，將來進攻聚仙湖時，應可加入戰鬥。」

龍騰笑道：「多了幾萬人，虛張一下聲勢，已是非常管用。」

我伸手傘外，讓雨水打在手上，微笑道：「我從未打過一場像眼前這麼有把握的仗，現在除非堯敵能將所有船抬到岸上，否則必遭敗亡的厄運。」

紅石嘆了一口氣，道：「大劍師！我們真的非常感謝你，在你來淨土前，沒有人敢相信黑叉人會有被趕回大海的一天。但你使奇蹟出現了，將來即使你離開了淨土，仍是我們至高無上的領袖，只要一個命令，所有淨土人都樂意為你做任何事。」

我將被雨打濕了的手拿回來，抹在臉上，道：「對戰爭還不感厭倦嗎？」

龍騰道：「只有當戰禍的源頭徹底被剷除時，淨土才會有真正的和平。有一天你需要我們時，絕不要猶豫。況且我愛上了在你的指揮下作戰，那是非常愉快的感受，傷亡率低得如此令人難以置信。而且若為了正義而犧牲，淨土的男兒是不會皺眉頭的。」

翼奇道：「你們相信死後有生命嗎？」

紅石道：「當然相信，我們的經典裏都提到人生只是生死兩站間的一個旅程，生死之外還有無數的站頭，若能為正義戰死，將有機會成為天上的神。」

龍騰接口道：「人都是天上下凡來的星宿，若做了惡事，將來回到天上去，會受到可怕的懲罰。」

翼奇指著前方叫道：「那是誰？」

大雨裏一隊人馬馳來，細看下帶頭的是龍歌。

龍歌冒雨衝上丘來，其餘的淨土戰士則留在丘下。

龍歌施禮後，立馬雨中興奮地道：「黑叉人的先頭部隊來得真快，一師三萬人的黑叉兵到了離這裏十里許的一座小山處，才停了下來，按兵不動。」

龍騰喝道：「那你還不在前線應變？滾回來幹甚麼？」

龍歌道：「是謝問大公差我回來……」

龍騰還想再罵，我伸手止著他，沉聲道：「有甚麼特別的事？」

龍歌道：「領兵的是堯敵七大神將之一『黑珍珠』戴青青，她派來了信差，想和大劍師在兩軍對峙的平原正中處說幾句話。」

紅石道：「可能是個陷阱！」

我嘿然道：「她能玩出甚麼花樣來？來！我們去。」一拍飛雪，衝進雨裏。

紅石等連忙拍馬追來。

雨水打在我頭盔沒有罩著的臉肌部分，冰涼涼的，但我的心卻熱了起來，事實上我也很想見到黑美女，和她說話。

風雨裏，黑珍珠由小山上策騎而下。

眾將在旁齊聲道：「小心點！」

我點點頭，騎著飛雪迎了過去。

兩騎飛快接近。

到了雙方距離百步時，我收慢馬速，不斷和她靠近。

她停了下來，修美的身形挺坐馬上，沒有戴上頭盔，烏黑的秀髮垂在肩上，任由雨點打在頭上臉上，淒艷神秘。

我緩緩來到她馬前。

她俏臉掛滿水珠，就若不斷流著的淚水，定神地看著我，眼睛內飄著複雜之極的感情。

我立馬停定，脫下頭盔，微微一笑道：「我來了！」

戴青青輕輕道：「我知道你定會來的，蘭特！」

我道：「妳還恨我嗎？」

戴青青淒然一笑道：「你知道我是不會恨你的，你應該感覺得到。」

我的心抽搐了一下，沉聲道：「你這樣來見我，不怕給堯敵知道嗎？」

戴青青搖頭道：「我們七神將代表了黑叉國八個領部的其中七個，我的屬下都是來自我的領部，沒有人會背叛我。」頓了頓低聲道：「走吧！蘭特！大元首回來了，堯敵將珍烏刀交給了他，你不會是這魔王的對手，你的淨土軍和帝國戰士也敵不過堯敵的幽冥軍團。」

我微微一笑道：「難道我要將淨土拱手讓給堯敵嗎？」

戴青青道：「我早知你是不會聽我的了。但我還是要來和你說，若你們守在天廟上，或者還可苟延殘喘一段時間，但在平原上，你們只是被屠殺的對象，幸運並不會永遠追隨著你。」

我輕嘆道：「你對堯敵太有信心了，戰爭未到結局出現之前，沒有人知道誰勝誰敗的。」

戴青青道：「堯敵的厲害，淨土人仍未嘗過，所以他們也不能告訴你。一直以來，攻打淨土全由我們七大神將負責，堯敵只是在後方冷眼旁觀，幽冥軍團的幽冥戰車，血肉之軀絕對沒法抵擋。」

我深深地望進她明媚的眸子裏，微笑道：「假設我真的擊敗了堯敵的幽冥軍團，你會怎樣做？」

戴青青垂下目光，低聲道：「若你想重施故技，用那種載著火球的木排對付堯敵的船隊，我勸你不要白費心機，堯敵已有應付的方法。」

我道：「妳還未答我的問題？」

戴青青抬頭仰著我的目光道：「你真的認為自己可應付大元首和堯敵嗎？」

我道：「若連這點信心也沒有，這場仗還能打下去嗎？先答我的問題吧。」

戴青青眼中射出幽怨的表情，道：「你想我怎麼辦？」

我道：「我要你立即帶著妳的人離開淨土。」

戴青青眼神凌厲起來，一字一字地道：「假設勝的是堯敵，我和我的部下將沒有人能活命，因為堯敵是不會放過任何背叛他的人，甚至我們整個領部，不論老少都會給他一個不留地屠殺。」

我微笑道：「我並不要求你現在立即脫離堯敵，你只須按兵不動，靜候堯敵到來，記著！千萬不要作第一支攻城的部隊。」

戴青青眼中閃過驚異的神色，道：「你似乎很有把握。」

我不想再在這問題磨下去，因為戴青青到底是黑叉人，難保她不會改變主意，將秘密洩露給堯敵，道：「記著我的話吧！希望我們下次見面時，是朋友而不是敵人。」

無論如何，她告訴了我非常珍貴的資料，就是大元首不但得到了珍烏刀，還正和堯敵來此；還有就是幽冥軍拉長車戰，為了方便戰車前進，堯敵只可選擇沿河兩岸的平地進軍。

我掉轉馬頭，暗忖她會否在背後給我來一刀呢？

戴青青低呼道：「蘭特！」

我停下馬來，回頭微微一笑道：「知道嗎？我很想念那天將你擠壓在樹幹旁那美妙的感受。」我其實很想告訴她我曾偷看過她全裸的背身，可是這樣一說，可能牽涉到凌思，唯有將這衝動強壓下去。

戴青青垂頭道：「我也是！」一拍馬頭，狂奔回去。

我呆了一呆，升起一股奇妙的衝動，沉吟片晌，嘆了一口氣後，才策馬奔向淨土軍的方向。

大雨愈下愈急劇，四野白茫茫一片。

雨點打在臉上，寒氣逼人，我的心火卻愈燒愈烈。

豪情狂湧而起。

不！

我絕不會輸給堯敵和大元首，為了淨土，為了大地的和平，他們將沒有人能生離淨土，再到別處作惡。

接著的三天，黑叉人的先頭部隊陸續抵達，我們被迫後退，枕兵城外，與散佈平原上的黑叉兵遙遙對峙著，本來最佳莫如返到城裏，但如此敵人就可移師城南，斷我們的道路。

敵我雙方都等待著堯敵的幽冥軍團。

采柔、紅月、龍怡和大黑服從地隨最後一批人撤往大劍師堡，流仙城內除了淨土軍外，再無一個婦孺。

空氣中瀰漫著一片大戰前的緊張氣氛，若暴風雨將來前的剎那。

黑叉人旗幟飄揚，中間是戴青青的部隊；左翼是向禽生的人，兵力亦以他最強大，達五萬之眾；右翼是從南方敗返的工冷明和左令權的聯合軍團，人數不超過三萬，可知在從南方逃回來的艱苦旅程裏，使他們大量兵員病了或因其他原因失去了作戰能力，故不能參加這次大會戰。

直慕達二萬人的隊伍佈在最遠的後方，使我知道他確打定了主意，做一個撿便宜的旁觀者。

他們都佈軍在流仙河的左岸上，空出了流仙河和沿岸的地域，當然是留待堯敵的艦隊和幽冥軍團發動水陸兩路的猛攻。

以黑叉人現時的兵力，只有十三萬人，仍無力向我們發動攻城之戰，當然也沒有人敢出陣挑戰，一時成了膠著僵局，這當然只是堯敵到來前的短暫情況。

妮雅在旁道：「那天戴青青究竟還和你說了甚麼話，為何你總不肯說出來？」

我大感頭痛，幸好田宗一邊看著城牆哨樓的哨兵打著的手勢，一邊策馬馳來，興奮地道：「負責在高台上眺望的兄弟發現了堯敵的艦隊，和由岸旁同時並進的陸上部隊裏，還有攻城的檑木和戰車。」

眾人如釋重負，鬆了一口氣，自昨天後，所有淨土軍都退了回來，也失去了有關堯敵這支敵人主力軍的任何消息，這時才知道他們停泊河邊，卸下了攻城的工具，待至現在才攻來。

我道：「叫城牆上的箭手掩護我們，開始退入城裏去。」

號角聲起。

接近二萬的淨土軍迅速退往城裏去。

黑叉兵出奇地全無反應，只是冷冷的監視著我們。

紅石奇道：「他們是否給嚇破了膽，這樣也不試試我們的實力。」

我搖頭道：「不！他們希望我們退回城裏才對，若我沒有猜錯，堯敵的計劃不出兩個，一是以雷霆萬鈞之勢，破城而入，一是將我們圍困城內，活活餓死我們。以他的強悍自負，和優勢兵力，我幾乎肯定他會採取第一種方式，以洩手下連連敗北之憤。照現在黑叉人的形勢，堯敵正似合作得很，他將會以裝有絞盤的城樓為首要目標，以降下攔江水閘，好教黑魔艦隊能長驅直進，我們真要感謝他呢！」

眾人反笑了起來，在戰場上這是罕有之極的事。

妮雅瞪我一眼嗔道：「這麼緊張的時刻，你還有心情說笑！」

我知她仍在怪我不告訴她和戴青青間的詳細對話，搖頭苦笑。

紅石旁的寧素叫道：「看！」

我們的目光沿著流仙河往敵方望去，兩岸塵土飛揚，堯敵的幽冥軍團終於大駕光臨。

枕兵城外的黑叉軍齊聲歡叫，擂鼓和號角齊鳴！左翼向禽生和右翼工冷明左令權的部隊開始移動，像一個大鉗般剪過來。

只看這陣勢，便知堯敵和他們早定了整個進擊的策略，以先鋒隊牽制著我們；好令堯敵的幽冥軍團先聲奪人，發動第一輪猛攻。

蹄聲轟天響起。

兩翼的黑叉兵各衝出一隊數千人的騎兵，往我們衝馳過來。

我向田宗吩咐道：「通知龍騰他們立即撤退。」

龍騰、卓聯兩人負責在右岸的城牆上虛張聲勢，由於沒有受到任何威脅，要走便走，不會產生問題。

田宗應命而去。

牆上牆下箭手萬箭齊發，黑叉騎兵雖舉盾抵擋，仍倒下了不少人和馬，退了回去。

「咚咚咚！」

兩翼敵軍再次移動，今次打頭陣的是持著高盾的步兵，後排全是箭手。

數排淨土軍衝前，佈下長長的盾牌陣，以掩護己軍繼續撤退。

我感到強大的力量在體內澎湃著，真想衝將出去，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但當然不能那麼做，想想則可以。

流仙河遠方蹄聲轟鳴，隱見兩岸黑壓壓盡是衝奔而來的騎兵隊，配合著逆河而上的黑魔艦，確是聲勢迫人，只是這種氣勢，已知這堯敵的確是深識兵法的人。

難怪戴青青要警告我，若正面交鋒，我們是沒有勝利的希望。

「呀！」

城上萬箭齊發，驟雨般往迫近的敵人射下去。

黑叉兵不斷倒下，卻絲毫沒有停下來，只要再迫近二十步，我們將會進入了他們的射程裏。

幸好這時全軍剛退入了城裏，只剩下護後的盾牌隊和我們這批領袖人物。

我大喝道：「走！」

各人掉轉馬頭，奔往城門。

盾牌隊亦急步後退。

「殺呀！」

黑叉兵持著盾牌，急步奔來，不過已遲了一步。

「砰！」

城門關上。

號角聲起。

眾軍依著多次操演的方式，迅速往南城門撤去。

城外殺聲震天，「轟轟轟！」是檑木搗撞城牆所發出的可怕聲音。

城內沿河大道啼聲轟隆，全軍往南城門奔去。

我向紅石妮雅等喝道：「你們先走！」

他們應命而去。

裝有水閘絞盤的兩邊城樓火光熊熊，靠近兩邊河旁的城牆下堆起的乾柴枝亦著了火，一時黑煙沖天而起。

我的心弦繃緊，心中祈禱著放在城樓裏和城牆下的龍怒吼不要失效。

「轟隆轟隆轟隆！」

碎石滿天，塵土煙屑飛揚。

兩邊城樓頹然倒下，近河的兩邊城牆像在剎那間失去了蹤影。

一時間我的耳朵甚麼聲音也聽不到，只剩下龍怒吼的殘響餘音。

第一艘黑魔艦出現在河面，往城內駛來。

我掉轉馬頭，朝著遠去了的淨土軍全速奔去。

就算沒有堯敵下命令，他的幽冥軍也會從兩岸旁的城牆缺口殺將入來，而且自然而然會循著沿河兩邊的大道前進，殺往南城門，在這種情況下，堯敵想制止也不成，也來不及。

飛雪展開神腿，比狂風還要快，瞬眼間追至淨土軍尾後，隨著他們衝出城外。

城門關上，從外用鐵栓閂起來。

城南的大水閘早降入了河裏。到了城外，我們立時遠離河岸，往高地奔上去。

久違了的燕色大公，在一座小丘上列陣相迎，軍容鼎盛，與對岸龍騰的大軍遙遙呼應，士氣高昂至極點。

城內喊殺聲和蹄聲由遠而近。

我們佈好陣勢，不約而同往流仙河上游望過去。

「隆隆隆！」

一下接一下似悶雷般的爆響，由逐天山脈上隱隱傳下來。

兩岸共十多萬個心「霍霍」狂跳著。

妮雅由馬上伸手過來，緊握著我的手，手在冒著汗。

殺聲愈來愈接近。

「隆隆隆！」

悶雷般聲響繼續傳來。

一艘黑魔艦由河上馳出城來，上面滿是殺氣騰騰的黑叉兵，他們的頭盔猙獰可佈，頂上有兩隻白色的角。

終於見到堯敵的幽冥軍，不過很快便會見不到他們了。

另一艘接著馳出來，這時才發覺船腹處伸出一排船槳，划入河水裏，整齊有勁，難怪逆流而上，仍可以此高速，希望他們待會後仍可如此。

先一艘黑魔艦靠往岸旁。

燕色大叫道：「來了！」

眾人一看下都呆了起來。

只見上游處湧來一個高達二十多呎闊似無際的巨浪，整條流仙河和兩旁的綠岸像忽然消失了那樣，全給那湧來的巨浪遮蓋了。

沒有人估到竟是這麼可怕的情景。

目瞪口呆下，巨浪一個接一個的奔滾至眼前，帶著由上游沖下來的斷樹殘枝，風捲殘雲般狂流而過。

「蓬」！

那泊到岸旁的黑魔艦首當其衝，整艘船給浪峰拋了起來，又似小玩意兒被捲入了浪底，再和接著而至的那艘撞在一塊兒，兩艦同時四分五裂，接著甚麼也不見了，只有白浪滔天奔騰翻滾的洪流。

「轟！轟」！

兩岸旁的城牆像沙堆般被摧枯拉朽地衝倒，狂流毫不留情地衝進城內，水聲貫滿整個天地。

另一排洪峰又至，這時水內才隱見小矮胖精製的水刺球，不過我想沒有它們也夠黑叉人消受的了。

沒有一個人可說出話來。

妮雅的纖手再不冒汗，變得冰冷若雪。

再十多排洪峰後，河水開始平靜下來。

我第一個清醒過來，下令道：「是時候了！」一拍飛雪，往流仙城奔去。

號角聲起。

那邊岸的龍騰亦揮軍入城，沿河殺去。

我一馬當先，奔入城內，只見整條流仙河和沿岸大道乾乾淨淨，不但一艘船也沒有，一個黑叉兵也見不到，連兩岸旁的樹木也全給沖斷沖倒了，其中一棵只餘下半截的粗樹幹上還嵌著個水刺球，情景怪異無倫。

離岸較遠的倖存者看我們湧殺入來，鬥志全消，一聲發喊，往北面逃去。

我心中嘆了一口氣，以大元首的超人體質，絕不會那麼容易被淹死，但若大水把他沖回了聚仙湖，我要追他便不是那麼容易了。

## 第七章 揮軍北上

當我們穿城而過，殺出城北時，直慕和戴青青的軍隊固是迅速退走，連向禽生、左令權和工冷明的聯軍亦隨他們遠遠遁去。

即管我和直戴兩人沒有早先的默契，在這大勢已去的情況下，他們也不會留下來。

沒有了他們兩支部隊，其他人不倉皇逃走才怪。

沒有被洪流捲去的幽冥兵，四散向野外逃去，左岸的都搶著歸入四位神將的撤退隊伍裏，右岸的成為了龍騰等部隊的追殺目標，淨土人是不會忘記對黑叉人的仇恨的。

我發出命令，指示左岸的淨土軍列陣城外，目送著黑叉人迅速遠去。

在我身後是翼奇和方原的黑盔武士，他們理所當然地成了我的近衛兵團。

燕色、紅石一眾將領來到我身旁。

我向謝問笑道：「大公！重修流仙城的責任就落在你肩上，不要忘記在岸旁植樹。」我又想起了把戴青青擠於樹身的那棵樹。

謝問喜得老淚縱橫，不住道謝。

紅石道：「燕色你真行，怎能在二十多天的時間內儲起那麼多水來？」

燕色沒有答他，極目流仙河地極盡處，道：「可以想像這可怕的洪流，直衝往聚仙湖，將停在湖裏的大小船隻捲進湖底裏，使水位暴漲，再出支流疏導，流出大海。」轉向我道：「大劍師！你兵不血刃便解決了堯敵可怕的兵團，淨土人永遠也不會忘記。」

我微笑道：「這個故事還未完結，假設我們處理得好，剩下來的只會是窮絕的紅角軍和堯敵的殘餘部隊，當然！還有大元首！」真希望大元首連那把珍烏刀亦給衝走了。

寧素道：「我軍士氣高昂，是否應立刻揮軍北上，乘勝追擊。」一直以來，七位大公中數她最小心翼翼，現在連她也有這心態，可知淨土軍的信心是如何強大。

我看著直慕等逐漸離岸偏往西北的旗幟，點頭道：「窮絕已不足懼，這場洪水會把北方水路來的補給完全斷絕，而堯敵的幽冥兵團假設有一半人沒有被淹死，在缺糧缺馬的情況下，絕逃不得多遠，唯一可慮就是向禽生等的退軍，只要他們回不到聚仙湖，這場仗我們勝定了。」

燕色大喝道：「就依早先的計劃，由我和龍騰沿岸追殺堯敵的殘兵，大劍師負責對付其他黑叉將的退軍。」

號角聲起。

淨土軍士氣高揚下，望著流仙城和聚仙湖間丘陵起伏的大荒野，分路挺進。

十天後，黑叉人的軍隊停了下來，和我們遙遙對峙著。

我故意緊迫在向禽生等的大軍之後，是要製造壓力，好讓直戴兩人遊說其他人不要返回聚仙湖去。

我的部隊除翼奇的五千人外，還包括了紅石和妮雅近五萬的南軍，卓聯和寧素過六萬的北軍和新兵，總兵力和黑叉諸神將的聯軍大致相若，可是敵我雙方都知道這是場一面倒的戰爭。

先不要說士氣的問題，缺乏了由水路補給糧食的黑叉疲兵，早失去了作戰的能力。

他們不是想停下來，而是不得不停下來。

我們沒有再迫近他們，只是扇形散開，佈下陣勢，隱隱鉗制著他們，嚴陣以待。

果然不出我所料，到了次日清晨，一個黑叉信使傳來了消息，黑叉軍五位神將約我相見。

他們這樣一起來見我，顯出他們達成了一致的意見，也表示出誠意來。

我本想單劍匹馬去會他們，卻過不了妮雅這一關，唯有帶著妮雅、紅石、翼奇和卓聯四人齊往赴會。

在兩軍的中間點，我們雙方一字排開，展開對話。

自我們抵達後，戴青青的美目固是離不開我，其他各人的目光亦無不集中在我身上。

「瘦鬼」向禽生和工冷明我是第一次碰頭。向禽生人如其名，瘦硬如鐵，眼神帶著一種滄桑和覺修的感情，使我知道他是個愛思索的人。我沒有忘記他是直慕口中反對黑叉人入侵淨土的黑叉將領之一，故對他特別有好感。

以吃人肉著名的工冷明形相粗獷猙獰，若換了別個場合，我定會令他飲恨劍下，這刻卻不得不為大局著想，放過了他。

久違了的左令權神情木然，不知他心內有甚麼感想？

我介紹了身旁各人後，從懷裏掏出紅晴取自左令權那半人半獸的石雕，平托在前，同左令權微笑道：「這是左神將之物，現在應物歸原主了。」

左令權愕了一愕，眼中射出奇怪的神色，道：「這是巫帝座下四大法師之一狂雨法師送給我的東西，據說蓄有奇異的力量，大劍師如不嫌棄，請保留下來。」

我將雕像納回懷裏，道：「好！謝謝你！」

左令權見我接受了他的「禮物」，臉容放鬆下來，點了點頭，再沒說話。

向禽生道：「大劍師義比天高，為了客橫刀手下的性命，不惜冒險接受客橫刀的挑戰，於堯敵拒絕交換俘虜後，又義釋他們，還給他們糧食和武器，大劍師雖是我們的敵人，但向禽生仍是由衷尊敬大劍師，如有半字虛言，教我向禽生被天雷活活劈死。」

我點頭道：「換了這不是戰場，我們定會成為肝膽相照的好友。」

向禽生見我如此器重他這敗軍之將，眼中射出感激的神色。

直慕道：「大劍師！今次我們約你相見，是希望你能遵守諾言，讓我們離開淨土，返回祖國，我保證不會再損淨土一草一木。」

工冷明喝道：「且慢！」眼中射出凌厲的神色，道：「大劍師！我知道現在形勢對我們絕對不利，但我們並不是全無反撲的力量，困獸之鬥下，定能對你們造成重大的傷害，於你們進攻聚仙湖的實力會產生致命的打擊。」

紅石在後暴喝道：「如此不必多言，我們立即各自歸隊，以手中之刀見個真章。」

立馬於工冷明之旁的左令權向工冷明側俯過去道：「冷明！你聽我說一句話。」

工冷明不耐煩地道：「我！呀！」不能相信地側頭望向左令權，後者剛拔回由他左腰插進去的鋒利匕首，冷冷看著他。

鮮血泉水般湧出來。

工冷明全身發顫，雙目火紅，瞪著左令權道：「你……你……」

左令權冷冷道：「你要陪堯敵這暴君和窮絕這瘋子去死，我就成全你的貴願。」

工冷明一手掩著血如泉湧的傷口，另一手拔刀出來，舉起不到一半，身一側，「蓬」一聲倒跌下馬。

他的座騎受驚跳躍仰起，給直慕一把拉著。

我們看著工冷明伏屍之處，一時間都感到難以接受這變化，尤其操刀的不是另一邊的直慕，而是工冷明最不提防，同由南方歸來的戰友左令權。

其他神將像早知道會有這事的發生，神情都沒有太大的變化。

直慕道：「再沒有別的不同聲音了，大劍師！」

我道：「糧食補給全沒有問題，但你們須依指定的路線走，並須帶走聚仙湖以北的所有黑叉駐軍，將沿河的七座城市交回我們。」

向禽生道：「這條件很公道，我們各人都失去了爭霸之心，只是想早點回國，儘量減低我們傷亡的人數。」

直慕有點難以啟齒地道：「大劍師……」

我知他想說甚麼，道：「放心吧！我可以保證堯敵、窮絕兩人永遠回不了去。」

一直沒有說話的戴青青道：「看了大劍師驚人的手段後，我們都相信沒有大劍師辦不到的事。」

左令權跳下馬來，檢查了工冷明的屍身後，搖頭唏噓一嘆，將他橫放到馬背，取繩縛緊，翻上馬背道：「經過淨土的教訓後，沒有黑叉人敢再作大劍師的敵人，若有一天你到黑叉國來，我們定以上賓之禮招待大劍師。」

向禽生苦笑道：「回去後我們還要應付可怕的巫帝。」從懷裏掏出一個圓筒，遞過來給我道：「筒內的地圖標示著黑叉國在海洋裏的位置，大劍師統一了這片大地後，下一個目標當然是巫帝，希望你領軍來時，黑叉國仍未被巫帝從大地上抹走了。」

左令權一聲大喝，載著工冷明的屍身，當先馳返己方營地，向禽生和直慕向我舉手致敬後，才掉頭追去。

只剩下戴青青尚在原地。

妮雅向我甜甜一笑道：「大劍師和戴神將談談吧！我們先回去了。」掉頭策馬，轉瞬遠去。

紅石等當然知情識趣，招呼一聲，追著妮雅去了。

留下我和戴青青兩人。

戴青青眼神幽怨，輕輕道：「離別前，大劍師可否抱抱我？」

我跳下馬來，到了她馬旁，摟著她的腰肢將她抱了下來，擁著痛吻她的香唇。

這黑美人的反應熱烈至近乎瘋狂。

我離開了她的香唇，喘息著道：「我想向你問一個人，就是妳的淨土女僕凌思，她現在那裏？」

戴青青一呆道：「你怎會認識她呢？」

我道：「妳不知而已！那晚我偷進流仙城，全賴她掩護我，才得以偷進妳的神將府去，城破前你曾回房內沐浴，那時我正坐在廳門旁的大椅裏。」

戴青青在我懷內強烈地顫抖了一下，呆道：「你……」

我柔聲道：「難道妳不歡喜讓我看到妳的裸背嗎？」

戴青青送上香唇，任我品嘗。

再分開來時，戴青青道：「假若不是我領部的人需要我回去，我寧死也不會離開你，就算你每天打我罵我，亦不會走。」

我心中湧起無限離情別緒，憐惜地道：「我疼妳還來不及，怎會打你罵你，你放心回去吧，快則一年，遲則三年，我必會渡過重洋，到黑叉國來找你，因為我絕不會放過那萬惡的巫帝。」頓了頓再道：「連麗君是否仍在聚仙湖。」

戴青青歡喜地道：「只要你說過這句話，我便可以堅強地等你來。」再吻我一口道：「黑寡婦剛抵聚仙湖，便要了一條船和水手，說要往巫國去，我想她是不想和大元首碰臉。待會我使人將凌思送回給你，將她留在你身邊服侍你吧！我當她像妹子那樣的。」

她輕輕推開我，躍回馬上，深深看我一眼後，才策騎而去。

我滿懷感觸。

本人是否太多情呢？可是戴青青這別具一格的美女，確令我情難自禁。

回到營地時，喜見大祭司、天眼和觀陽三位祭司全來了，當然還有我的采柔、紅月、龍怡和好大黑。

我奇怪他們為何來得這麼快，原來是坐了翼奇那兩艘巨艦順流而來，怪不得輕易追上我們。洪水來時，兩艦被拖上了岸旁安全之所，故得逃過大難。

眾人歡欣如狂，擁抱吻賀。

這時連最悲觀的人也知道勝局已定，問題是如何以更漂亮的方式，去贏取最後的勝利。

我卻多了一重他們沒有的心事，因為他們並不像我知道大元首的超人力量，假設今次殺不死他，就是他殺死我。而且他若打定決心再逃亡，也沒有人攔得住他。難道我要永無休止地追在他背後，終有一天我會老死，而他卻沒有這個問題。

捷報不住傳來。

首先是約諾夫和雁菲菲的消息。

箭飛的五萬人為了取得回國的船艦，發動兵變，佔據了位於聚仙湖三條支流的小仙、奔陽和落日三城，截著了三十多艘黑魔艦，還把守城的少量黑叉兵全部帶走，於是約雁兩人不費吹灰之力，奪回了這三個戰略性的城市，即使洪水過後，黑叉人的船艦亦休想能通過這三個憑河而守的關口。

這三城的失而復得，使他們解放了近二十萬淨土人，也使他們的兵力增至七萬人，足可堵住堯敵後退之路。

另一個重要消息也是來自約諾夫，不過卻是關於聚仙湖的。

洪峰湧進了聚仙湖，衝翻了泊在湖旁的黑魔艦，小矮胖的水刺球發揮了驚人作用，隨著氾濫的洪水不但弄破了很多未沉的船，還撞塌了湖邊旁仙城和臨仙城的部分城牆，使黑叉人驚惶失措。

兩城的淨土俘虜乘機逃了出來，躲往附近的鄉村，大水也把湖旁萬頃良田徹底摧毀，使黑叉人立時面臨糧荒的困境。

洪水兩天後才由三條支流退去，聚仙湖的水位逐漸回復正常。

這時我也禁不住猜想那些水庫應有多大，才能造成這麼可怕的水患？

我發出命令。使人通知約雁兩人有關我們和四大神將的協定和安排，又遣了一批淨土軍到黑叉人裏，隨他們往北方去，一方面可避免不必要的誤會，同時也看看如何由黑叉人手上接收其他城市。

黃昏時分，戴青青將凌思送了過來。

凌思見到我，像見到了親人那樣，投入我懷裏，擁著我只是哭泣。

身旁諸女都知道她為我所作的勇敢行為，對她憐愛非常，同聲安撫她激動的情緒。

凌思在我懷中抬頭道：「我捨不得離開小姐，她真是個好心腸的人，從來不欺負我們淨土人，若不是她，堯敵恐怕連俘虜也不會留下半個來。」

我們對戴青青的好感又添三分。

凌思低聲道：「我的親人全在戰亂中死了，大劍師！凌思以後可以跟在你的身旁侍候你嗎？小姐說，有一天妳會帶我去見她的。」

她在諸女臉前說出這事，使我大感尷尬，不知如何答她才好，幸而妮雅將她摟了過去，道：「來！不要再哭了，大劍師常在我們面前提起你，擔心你的安危，異日他若去見戴小姐，定會攜你一起去。」

我吁了一口氣。

紅月的小嘴湊過來道：「又多一個！」

我伸手過去揉捏她柔軟的腰窩。

她癢得渾身無力，求饒後道：「淨土女子是不會妒忌的，因為那是條噬心的毒蛇。」

采柔在一旁微笑著。但我看出橫在她眉宇間的憂色。

我很想拉她到一旁，細心詢問，可是時間並不容許我們這樣做，為了防止堯敵拚死逃走，我們必須立刻起程，和燕色及龍騰的大軍會合，趕往聚仙湖。

甚麼事也留待這在淨土最後一場大決戰定出了結局才說吧！

## 第八章 超越命運

翌日正午時分，我們和龍騰、燕色的聯軍會師流仙河西岸，離聚仙湖不出三日快速行軍的路程。

岸旁散佈著雜物、斷枝和兵器，有小半截破船還架在幾棵大樹的中間，可想像當日洪流衝奔的激烈情況。

望向河裏，亂石堆間隨處可見黑叉人浸得發了脹的屍體，慘不忍睹！

眾大公將領紛紛下馬，在岸旁一處較平坦的草原聚會。

燕色報告道：「我們追上了數十股沿河流竄的幽冥兵，這些人雖力盡筋疲，仍是兇悍之極，誓不投降。為了怕他們四處搶掠殺人，我們唯有一個不留地將他們宰掉，加上來最少殺了近兩萬人。」

龍騰點頭道：「龍歌等仍在四處搜索漏網之魚，附近的村落都接到我們的警告，作出防範的措施。」

燕色道：「今次能逃回去的幽冥兵。絕不會超過四萬人，以我們現時接近二十萬的總兵力，足可將傍仙和臨仙兩城圍個水洩不通，讓他們糧盡而亡。」

我們是愈打愈多人，他們死一個便沒了一個，強弱之勢顯而易見。

寧素道：「相信他們現在已陷入缺糧的困境裏。」

我沉吟道：「假設你們是堯敵又或是窮絕，你們會怎麼辦？」

卓聯道：「當然是等待其他神將大軍歸來，會合後再退往北方，重奪小仙等三城的控制權，那時還可守，進可攻，靈活多了。」

謝問搖頭道：「我怕堯敵一天也等不了，會立即發動攻奪三城之戰。」

我道：「離聚仙湖最近的是那一座城池？」

燕色道：「最近的是小仙城，此城不但在三城裏最具規模，還緊握著往北端最大城市望海城的水路通道，黑叉人的船艦都集中在那裏，其他兩城不但規模小得多，還比小仙城遠上兩天的路程，所以堯敵要是不奪城，否則目標必是小仙城。」

我道：「以約諾夫和雁菲菲的精明，她會將重軍擺在小仙城，所以斷非黑叉人短期內能把它攻下來。倘若我們能切斷黑叉人進攻部隊的退路，攻城的部隊會變成首尾受敵，不戰而潰，那時約諾夫兩人的軍隊可從山城加入聚仙湖圍殲堯敵之戰。」

妮雅道：「可能那堯敵早淹死在洪水裏了。」

燕色搖頭道：「看情況大概沒有那麼如人之願，否則他的幽冥兵也不會拚死作戰，顯是為了保護堯敵撤退。」

眾人紛紛點頭，因為若堯敵死了，黑叉人那還有作戰的心情，早紛紛逃命去了。

紅石道：「堯敵會否一到聚仙湖，立刻和窮絕夾著尾巴逃亡呢？」

我道：「讓我們設身處地，站在堯敵的立場去為自己設想一下。」

眾人都大感興趣，留神聆聽著。

我續道：「和黑叉神將接觸的過程裏，我得到一個印象，就是堯敵是個殘暴不仁，以嚴厲手段統治下屬的人，絕不會惋惜手下的生死，這種人也應是只為自己設想，自私自利的人。」

翼奇道：「窮絕我見過他，眾神將裏以他最得堯敵寵信，此人極為自負，手段之兇殘不比堯敵遜色，而且是個戰爭狂人，平時也愛找人來試劍，我曾親眼看過他殺了幾個淨土的俘虜，若非他對黑寡婦頗有顧忌，連我們他也不會放過。」

眾人大感憤慨。

龍騰咬牙切齒道：「看我將他碎屍萬段。」

我道：「直慕等四神將背叛的事，堯敵應該仍未知道，還以為他們會牽制著我們，使我們不能在數日內進攻聚仙湖，加上他逃回去後力盡筋疲，若不養息數天，他的人根本連作戰的力量也沒有，何況艦隊都給洪水毀掉了，他想舒舒服服坐船逃命也不可能。你說若他是那樣一個人，會怎麼想和怎麼做？」

他們深思起來。

翼奇「呀」一聲叫起來道：「我明白了，若他只剩下三萬人，和窮絕的十萬紅角軍比起來會變成主弱副強的局面，對他這種一向以強權軍轉駕馭下屬的人，一定對這種不平衡的情況生出戒懼，最好的方法莫如把窮絕遣往攻奪小仙城，定是如此！」

各人嘉許點頭，到了現在，沒有人不知翼奇實是智勇俱備的猛將。

燕色道：「而且堯敵不會讓窮絕將所有紅角軍帶走，同時他們仍未摸清小仙城的形勢，只知一艦補給船也沒有駛來，甚至以為是洪水做成的遺害，所以窮絕的出兵只是探查的性質，我估計人數不應超過三萬人。」

寧素道：「堯敵還要派出部分紅角軍到附近的鄉村搶奪糧食，又或狩獵和採摘野果，以應付當前之急，這樣七折八扣下，聚仙湖除了堯敵的二萬許疲將傷兵外，總兵力當在五萬人以下。」

他們的眼睛都亮了起來。

事情似乎比想像中更容易辦到。

我斷言道：「事實不會離開這估計太遠，現在不用我說，你們也知該怎麼辦吧！」不知如何，我心中升起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就像我能透視未來那樣，知道實情定是如此。

一直沒有作聲的大祭司微笑道：「連我這對作戰一無所知的人，也知道該怎麼做，就是直赴聚仙湖，將兩座城池圍個水洩不通，再派兵往小仙城抄窮絕的後路，將最後的兩股黑叉人殘餘力量全部清除。」

我大笑道：「大祭司的說話就是最高指令，誰人還會不服！」

眾人轟然應諾。

連天眼和觀陽兩祭司也同聲附和。

大家都興奮地笑了起來。

我雖在微笑，心中卻掠過一絲憂慮，我想著大元首，他始終是心腹大患，而堯敵目下對我來說，只是個不值一顧的可憐蟲。我是不會輕敵的，那並非本人的習慣。

夜風迎著船頭吹過來。

我和各位祭司、大公、年紀較長的將領，采柔大黑等，都免去了陸上行軍趕路之苦，舒舒服服躺在船上，還可瀏覽兩岸的景色，不過最好莫要往岸邊的亂石泥阜處望去，因那隨時會發現黑叉人的斷臂殘肢。

負責駕船的是翼奇和他的部下，在我心裏，假設淨土人是好朋友的話，他們就是我的親人。

飛雪到了船上，不但沒有因不習慣而生出不安，還比平日更悠閒自得，現在牠站在船頭，對大黑不時的挨挨擦擦愛理不理，神態高傲無比。

我們躺在特製的長椅裏，享受著流仙河的靜夜。

兩岸旁燈火點點，不住傳來健馬嘶鳴和聯車「轔轔」的移動聲，連十五萬的淨土戰士，士氣高昂地往聚仙湖挺進。

沒有人抱怨行軍的辛苦，反之若要他們停下來休息，才會不高興哩！

凌思捧了一盤切好了的水果到船頭來給我們享用，妮雅對她特別關心，便邀她在我們間坐了下來，迎接舒服得使人連指頭也懶得移動的夜風。

從南方到這裏的長途旅程裏，從沒有一刻像目下般寫意。

我令自己甚麼也不去想，包括過去和將來，全神體會著眼前這一刻的愉暢滋味。

紅月將一片菜肉塞進小口裏，含糊不清地說：「我剛才跟蹤大黑，牠東嗅西嗅，幾乎將船上所有東西都嗅過了，還給我看到牠在船尾撒了一泡尿。」

大家都笑了起來，采柔的笑容有點勉強。

大黑聽到有人說牠的名字，不理是好話還是壞話，千辛萬苦爬起身來，走到紅月身旁，又坐了下來，讓紅月好拍摸牠的大頭。

妮雅看似隨意地問道：「大劍師，此間事了後，是否立即和翼奇他們返回帝國？」

龍怡、紅月和凌思默然下來，關切的眼光落在我臉上。

采柔垂下頭去，不敢看我。

忽然間我明白了她的心事。

采柔害怕回到帝國去。

在這美麗的人間淨土裏，她可以忘記了閃靈谷，忘記了巨靈，卻不是在帝國的土地上。

她再離不開我，正如我不能沒有了她。

可是這美麗的閃靈美女難以寬恕自己，當初她隨我來此時，曾許下了終有一天要回到閃靈谷去的諾言，再當巨靈的好妻子，為他生孩子。

這是每一個閃靈族女子的天職和責任，不如此就是背叛了世代在艱苦和虎狼滿途的大地上掙扎求存的閃靈族，背叛了閃靈神。

教她應怎麼辦？

或者只有我能解開她的心結，不過我必須將自己的心結先解開來。

是否可以用閃靈族世世代代的安逸，來換取巨靈這動人的嬌妻呢？對巨靈來說這是否公平的「交易」呢？就像淨土人可以用珍貴的寶物去換取對方的情人那樣。

我記起了天眼的眼神，想到這裏，站了起來。

這次連采柔也抬起頭來望向我。

我的目光逐一在她們俏臉上溜過。包括凌思在內，道：「你們留在這裏等待我，我找天眼說上幾句話，才回來給你們答案。」

說罷不理會她們帶著疑懼不安的臉容，逕自到後艙去找天眼。

在後艙天眼的房內，我見到他。

他像早知我會來那樣，燃著了一爐清香，盤腿坐在床上，默默看著我關上了門，在他臉前的椅子坐下來。

天眼道：「孩子！你終於來了！」

我呆了一呆，他還是首次這樣稱呼我，心裏湧起一股對尊長的親切感覺。

我單刀直入問道：「告訴我！采柔將來的命運是怎樣的？」

天眼智慧和深邃的眼神凝視著我，慈和地道：「過去的痛苦遭遇，使你感到在命運的巨輪裏無助和恐懼，是嗎？」

我呆了一呆，湧起強烈的情緒。

是的，自從由年加口中聽到聖劍騎士的預言後，尤其是「帶著無限的悲傷」那句話，使我深切感受到在命運下人類那種卑微和痛苦，那種能使人窒息的絕望和無奈！

天眼道：「一旦當人感到將來並不操縱在自己手裏時，所有努力都變成沒有了最終的意義。」

爐香裊裊騰升，在柔弱的燈火下，把這小室轉化成超乎現世的奇異空間，似在雲端不真實的某處。

我沉聲道：「是否真的存在著無可避免的命運，就像黑叉人注定要給我領導淨土人趕回大海那樣？」

天眼閉上眼睛，好一會才再睜開來，緩緩道：「沒有人能給你一個肯定的答案，包括我在內。」

我道：「那告訴我，你能否看到將來？」

天眼雙目精光一現，凝視著我，好一會才道：「我曾告訴過你，命運是模糊不清，有如在濃霧裏看東西。」

我緊迫著道：「儘管模糊不清，是否仍可看到將來的某部分，那你看到了采柔的甚麼？告訴我！看在我為淨土作過的貢獻份上，告訴我！」

天眼一瞬不瞬地盯著我，好一會才道：「命運並不是固定的，會隨著神秘莫測的時空不斷變化，在淨土上每一個時代都有人作出預言，一些兌現了，一些從未實現過。

「可是人們只記得兌現了的預言，由此而知未來存在著不同的可能性，在某些玄妙的剎那，有靈根的人可跨越了時空，早一步窺看到將來某一種可能性，但在那變成事實前，沒有人可保證那可能的未來定會發生。」

我一呆道：「真的是這樣嗎？可是假如有關我的預言確實兌現了，那是否代表有關我的命運可能性，亦變成了無可逃避的現實呢？」

天眼道：「本來是那樣的。可是自你今次被擒後脫險歸來，我感到一些奇妙的事發生了在你的身上，大劍師，你擁有了一種奇異的力量，這力量可助你去塑造將來，選擇未來要走的道路，讓不同的可能性出現，只是你自己還不知道吧！」

我心神狂震。

天眼確是有靈異智慧的人，他的說話也不是信口胡謅，因為我真的有了奇妙的力量，來自魔女刃神秘的能量。

天眼微笑道：「你脫險回來後，我再不能從你身上看到任何有關將來的事物，在這之前，我的確看到未來發生在你身上的一些東西，這感覺現在全破碎了。」

我又驚又喜，吸了一口氣道：「你究竟曾看到甚麼東西？」

天眼道：「對現在的你來說，那些都是無關重要的事，若我告訴了你，反會影響你掌握命運的意志，相信自己的力量吧！你可能是人類史上；第一個能與命運抗衡的人，又或能左右命運，踏上是自己所選擇的某條路線上的人。」

我道：「你是否仍能看到采柔未來的命運呢？」

天眼搖頭道：「所有和你有關的人，本來若隱若現的將來，都變得漆黑一片，再不能看到甚麼。采柔的命運早變成你命運裏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只有你拋開人類的愚昧和無知，真正超越了往日的自己，才可以為采柔塑造新的命運。」

我嘆了一口氣道：「我既不知將來是甚麼樣子，怎知自己現時走的道路，不是循著命運既定的老路盲目走著？」

天眼道：「只是這想法，已可看出大劍師你驚人的智慧和悟力。記得我說過嗎？你擁有一種奇異的力量，這力量可以助你做到很多以前做不到的事，只不過你目前仍未懂得如何去運用吧！當有一天你看到將來時，你或可改變它！」

頓了一頓，續道：「例如有位母親，她的腦海忽然現出她的孩子掉進水裏淹死，於是趕到河邊，發覺她的孩子正爬到河旁，在掉下去前她將孩子救了起來。她預見到的將來並沒有發生，這就是改變了命運，她對孩子的愛使她擁有了改變未來的力量。你的力量將比她的力量偉大多了，甚至可以改變整片大地的命運，請信任自己吧！」

我心中升起一種模糊的感覺，隱隱想起了當日之所以能殺死陰女師，也是因為遺在我體內的神秘力量。

我是否真的可以改變命運呢？

天眼的聲音響起道：「人都是天上下凡來經驗人世的星宿，也遙遙受著天上星宿的影響，只要你的力量比星宿的力量更強大，便可不受他們的影響，也即是不受命運的影響，但如何確實去做，卻要倚靠你自己的明悟智慧、意志和努力、孩子！你明白了嗎？」

我喃喃道：「我明白！我明白了！」但我真的明白了嗎？

回到船頭時，我感到自己像變了另一個人似的，有種非常輕鬆的感覺，一把抱起走過來歡迎我的大黑，坐到椅裏。

五對美目全落到我身上。

不理天眼的話究竟孰真孰假，還是只是為了安慰我而說出來的胡言，一直折磨著我那對未來的恐懼已雲散煙消，至少容許我在命運的龐大威壓下透出第一口氣。

來自魔女刃的力量或者真可使我一試自己能否抗衡命運。

大元首和魔女既能超越了老病的命運，說不定我能更進一步。

魔女刃在沙漠裏能把采柔從必死的傷勢裏救回來，誰敢說擁有魔女刃力量的我不能再次使她從命運的魔爪裏脫險。

從沒有一刻我感到像現在般擁有她們，而非她們先前的真正擁有者──命運。

紅月輕呼道：「大劍師……」

我揮手阻止紅月說下去，以免打斷我的思路。

想起了當魔女刃的力量輸入我體內後，躲在樹林裏逃避黑叉人時那奇妙的精神狀態，那種在時空裏延伸的感覺。

現時的我像擁有了整個大海般的力量，只是還不知大海在那裏，只是隱隱感到它千真萬確地存在著。

那天我分析完目前聚仙湖黑叉人的形勢後，心中曾湧起透視未來的感覺，為何在那一刻我的感覺如斯強烈，現在腦海卻一片空白，完全抓不著任何實質的東西呢？

一隻纖手撫在我臉頰上。

我側頭望去。

采柔跪在椅旁，關切地望著我。

我看著她的美目，一種奇妙的感覺在腦海盤旋著，驀地裏我甚麼也看不到，四周漆黑一片，然後我感到在帝國的土地策著飛雪狂奔著，采柔在背後緊摟著我。

采柔忽地尖叫起來。

我扭頭向後望去，就像在一個噩夢裏想用意志去完成一個動作那麼困難。

迷糊中我像看到大黑往地上倒下去，背上插滿長箭，接著采柔鬆開按著我的手，後方變成一個漆黑的無底深淵，她仰跌下去，秀髮飄飛，臉容慘白，迅速被黑暗無情吞噬。

「不」！

我狂叫一聲，幻象破滅。

妮雅等全圍了上來，大黑也嚇得轉過頭來。

我緊擁著大黑，渾體冷汗。

龍怡悲叫道：「大劍師！」

紅月摟著我雙腿，搖晃著我道：「大劍師！你的臉色很怕人。」

我喘著氣，逐漸回復過來。

是的！

天眼說得不錯，我擁有了窺視未來的力量。剛才看到的是會發生在帝國裏將來一種可能發生的命運。

看著眾女關切焦憂的玉容，我抱歉地道：「不用擔心，一些美妙的事發生在我身上，現在我仍不能具體地告訴你們，唯一可以告訴你們的，就是我有著前所未有的信心來保護你們。」

她們呆望著我。

采柔輕輕道：「大劍師！我感到你變得有點不同了，自從你在黑叉人的手裏逃回來後，你的眼神變得更深邃難測，看人家時好像能把人的靈魂也看穿那樣。」

紅月笑道：「更能夠吸引女人，紅月本來還想多找幾個情人，現在除了你外再沒有人看得入眼了。」

我半怒地在她臉上捏了一把。

妮雅道：「天眼和你說了些甚麼話？」

我回復過來，感到平靜和輕鬆，在人生的旅途上，首次知道在命運的陰影裏，並非全無還手之力。

龍怡柔聲道：「大劍師還未回答妮雅的問題哩！」

我望向妮雅，心中泛起血肉相連的感覺，道：「我問天眼你肚裏的孩子究竟是男還是女？」

妮雅嬌軀一震，飛起兩朵鮮艷的紅雲，不能置信地道：「你知道了！」

眾女呆看著她，一時不知如何反應。

我點頭道：「剛剛才知道。」

龍怡等歡呼起來，擁著嬌羞的妮雅向她道賀。

采柔將妮雅摟著，眼角溢出淚珠來，又偷偷拭去，她們雖看不見，卻逃不過我的眼睛。

我捧起大黑的頭道：「你和采柔留在淨土，等我回來，你還要為我好好看管著紅月。」

眾女一震齊往我望來。

采柔臉上露出複雜之極的表情，愕然道：「大劍師！」

我以無比的威嚴和信心冷靜地向采柔道：「聚仙湖之戰後，若我真殺了大元首，立即坐船趕回帝國去，你和大黑留在這裏，和妮雅、紅月、龍怡和凌思耐心等待我，三年內我定必回來，若我率軍遠征巫國，會把你們全帶在身邊。」

采柔呆了起來，不能相信地望著我。

我明白她的心事，完全地明白她心裏的死結。

這結是由我們聯手打出來的。

自一開始，我們兩人便給一個無形的默契和約定支配了我們的思想，就是有一天采柔要回到閃靈谷去，回到巨靈的身邊。在這大前提下，我們可以拚命去愛對方，而無可避免的分離則是一種對我們偷嘗禁果的懲罰，我和采柔也從未想過改變這悲慘的命運。

但為何不可以改變？

巨靈當日將采柔趕出帳幕，不是含有將采柔送給我的意思嗎？否則采柔怎能離開閃靈谷來追隨我。巨靈曾向族人說過，即使我要的是他的生命，最痛愛的妻子，他也無不甘心奉上。采柔被允許來追我，正是他以行動來表達他的感激和承諾。只是我解不開自己的心障吧！

更重要的是，我不能帶采柔或大黑回帝國去，因為可怕的命運正等待著他們。

我微微一笑道：「我會以大地的和平，閃靈谷的安居樂業，來向巨靈換取他的絕色美女，我會去見他，同他清楚說出來，你應該信任我的能力。」

采柔美目淚水串流而下，撲了上來，摟著我和大黑喜極痛泣。

四女無不陪著垂淚。

夜風悠悠吹來，帶著流仙河水的熟悉氣味。

我心中起誓，由這刻開始，我蘭特要創造自己的命運，為大地塑造最美麗的將來。

## 第九章 長河逐浪

我卓立船頭，身旁是翼奇、紅晴和謝問大公的兒子謝凌風。

兩艘戰船在黑夜裏駛往聚仙湖，照計算，當兩艦駛進湖裏時，恰好捕捉黎明時的第一道曙光。

船上的黑盔戰士和淨土最精銳的箭手，全部嚴陣以待，準備進入大湖後的戰鬥。

小矮胖指示著他的手下，把他發射龍怒吼的傢伙保持在最佳的狀態下。

兩岸黑沉沉一片。

不聞半點聲響。

淨土七位大公，各自率領本部的軍隊，先行一步，前往計畫好的位置，當攻擊的一刻來臨時，他們會在聚仙湖指定的方位出現，予敵人致命的痛擊。

河道遠方有一點燈火，那是田宗率領的十支木排，由有經驗的水手把持，以探查前路的安全，避免敵人的伏擊。

更遠的兩岸旁是侯玉和秀青的輕騎兵，以掃蕩任何隱藏兩旁的埋伏。

大祭司和采柔等女孩留在安全的大後方，以免我因他們而分神。

星光覆罩下的河面，閃閃生光，未來正在前方靜候著我們。

眾人都因心情緊張，連呼吸也不敢太大聲張揚。

長風吹得我們的風帆獵獵生響。

在淨土的大小戰爭裏，從沒有一仗像目下的詳細部署，在離聚仙湖十里外的地點預備了兩天，根據偵察兵傳回來的消息定下整個進攻計劃後，我們才開始這正名為「太陽曙光」的軍事行動。

由指揮魔女國的軍隊開始，到了眼前聚仙湖之戰，我已從一個優秀的劍手，變成一個算無遺策的軍事戰略家，不斷累積的戰爭經驗，使我學懂如何利用手上的人力物力，發揮出最大的效果，再不是只懂以勇力取勝的人。

在這決戰前的剎那，我有著無比的安逸和平靜，就像現在要赴的只是一個盛宴，沒有半點驚疑和恐懼。

身後傳來搬動物件的聲音。

我愕然後望。

小矮胖指揮著幾名手下，抬著一張造型古雅，看上去堅實非常的白木巨椅，放到我身後。

眾人都笑了起來，不知道小矮胖在弄甚麼鬼。

小矮胖嘻嘻一笑道：「這是由我們最好的木匠，用流仙城外最大那株白木樹雕出來的皇座，就叫大劍師座，代表了淨土人對大劍師的敬意，大劍師請坐。」

我啞然失笑，坐進椅內。

這張椅設計得非常好，坐上去頗有嬰兒回到了母胎內那種自然舒適溫暖的味兒。

小矮胖拍手道：「箭來！」

四個人分作兩對，分左右挽著兩個插滿神箭的大箭筒，到了我兩旁，將箭筒掛在左右扶手處，妙若天成。

又有兩人托了「射日弓」來，放在隨椅背雕出來的承托上，放得四平八穩，既美觀又實用，只要我探手往後，即可取弓來用。

眾人都讚賞不已。

小矮胖得意地道：「這些鐵箭都是我在鑄造水刺球時靈機一動，請妮雅大公在箭簇加上點烏金製出來的，保證不會比先前的烏金箭遜色太多，共鑄了一百另八枝，射失了一兩枝也不打緊。」

他又使人將原本的那筒烏金箭掛在椅背大弓下的另一位置，道：「這筒放在此處，遇有配得上的人時，大劍師可自行斟酌是否要用這原裝貨。若沒有甚麼事，小矮胖告退了。」

這人確是個思想靈巧的天才，若要我揀一個人到帝國助我，我定會選他，笑道：「多謝你這份大禮，以後每次對陣沙場，我就坐著來打。」

眾人笑了起來。

小矮胖退了開去。

我靠在椅背上，舒服得嘆了一口氣，心中一動，暗忖橫豎尚有少許時間，閒著無事，不若趁這鬆弛悠逸的一刻，試試魔女刃予我的神秘力量，能對我有甚麼幫助？

但其實我卻不知怎樣做？

我試著把精神集中，可是愈有意而為，腦中愈雜念叢生。

就算閉上眼睛，仍看到很多光影和雜亂無章的影像，確是不能平靜下來。

魔女刃的力量仍非我能隨意控制的，禁不住嘆了一口氣，張開眼來。

田宗在前引路的那點燈火，不住閃爍，原來他們的木排剛轉入一處彎位，受岸旁探出來一株未被洪水衝走，有枝無葉的矮樹擋著，故生出這視覺上的效果。

我大感有趣，盯著那點忽明忽滅的燈光。

燈火消失在轉角後，眼前驀地一暗。

一個景象浮現眼前，我似在一個高空的角度，俯瞰著下面一個大湖，傍湖而建的兩座大城燈火通明，其中一座駛出五艘大船，這些船速度都很慢，看上去有種破損的感覺，其中三艘三桅折斷其三，而無一船的風帆上是沒有破洞的。

我心中狂震，究竟眼前是甚麼景象？

這個念頭剛起，大湖、城市和船化作片片碎粉。

我醒了過來，大叫道：「不好！」

以為我閉目養神的眾人駭然向我望過來。

我喝道：「全速前進，堯敵想由落日河逃走。」

眾人不知所措地望著我。

我微怒道：「聽到我的話嗎？通知前面田宗，叫他讓到一旁。揚起所有風帆，全速前進。」

眾將慌忙應命行動。

不一會，兩艦速度急增，越過了田宗的木排，乘風破浪前行，將兩岸的輕騎也遠拋在後方。

龍歌忍不住道：「大劍師怎知堯敵逃走，還是由落日河逃走？」

各人都望著我，看我作出怎麼樣的解釋。

我道：「堯敵發現了我們，竟不顧手下的生死，逕自和親信坐上五艦黑魔艦逃命去了，真沒有種。」

眾將仍是滿肚疑惑。

我不理他們，沉聲道：「立即發出訊號火箭，通知各位大公，要他們依原定計劃包圍兩城，只圍不攻，等待我下一步的命令。」

為了靈活應變，我們定下了數種通訊手法，可以像說話般遙距通訊。

一朵藍色的煙火在高空爆開！接著是另兩顆黃色的煙光。

這時我們剛駛進聚仙湖。

入目的情景，就像我剛才以心靈的眼睛所見到的一切，縱然明知如此，心神仍是震動不已。

是的！我擁有了近乎神的力量。

紅晴怪叫道：「看！」

眾人極目看去，在黎明前的昏暗裏，剛好看到最後那艦黑魔艦的船桅，消失在大湖西北方的水平下。

這次不待我吩咐，兩艦全速追去。

翼奇皺眉道：「這麼遠，很難追上他們。」

我微笑道：「不用怕！這些都是尚未修好的破船，說不定艙內還灌滿湖水，我們的速度會比他們快得多。」

紅晴嘆道：「今次我真的不能不服氣，大劍師如何知道他會趁我們圍城前逃走。」

翼奇一面疑惑，點頭道：「我曾想過堯敵成了驚弓之鳥，定會派人嚴密監視著四方，一見勢色不對，立時逃走。但猜想始終只是猜想，絕不會知道他何時逃走，逃往那裏去。大劍師指出逃走的是五條破船，如此跡近乎神，教我怎樣也想不通。」

這時天色漸明，四周的景物清晰起來，聚仙湖美麗的景色盡收眼底，我遙望落在右側和後方的傍仙和臨仙兩城，精神一爽，挨在椅背微笑道：「你們不用明白我如何會知道，只須知道我有這種預知的能力便足夠了。」

眾將眼神都露出敬畏和驚異的神色。

一陣長風吹來，船行更速，飛也似的進入了一條寬闊的河道，敵艦的高桅再次在前方出現。

謝凌風問道：「我們是否須通知其他大公，要他們派人從陸上追來？」

我明白他怕在人數上吃虧，搖頭道：「來不及了。」

翼奇道：「只要他們不上岸逃走，我們可以利用龍怒吼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看他們的速度，毀壞程度應相當重，我們可穩吃他們。」

龍歌道：「不知那大元首是否和堯敵齊在船上？」

我望著遠方那五艘船，心中掠過一陣強烈的仇恨情緒，同時腦海泛起大元首的猙獰模樣，嚇了一跳，那感覺立時雲散煙消。

我感到無比的興奮，而且確定了我有了很多以前沒有的超自然力量，直到這刻我才真正有點信心在未來對付那擁有異力的巫帝，我會不斷嘗試和學習，直至能完全掌握這力量的運用方法。

在初陽的光緣下，前面逃逸的五艘黑魔艦愈來愈拉近，各人都屏息靜氣，靜待船戰的來臨。

在我比任何人更銳利的目光下，我看到敵艦上的黑叉人亂成一片，箭手都到了船尾處，準備發箭，不用說射來的都會是火箭。

我沉喝道：「將我的烏金鐵箭紮上油布。」

身後的武士慌忙行動。

這時我們離對方不出半里的距離。

敵艦改變陣勢，在寬闊的河面上一字排開，我看到一些箭手的箭上綁著繫有繩索的鉤子，當然是想用以鉤著我們的船，希望能以壓倒性的實力，登船過來近身血戰，但我偏不會如他們所願。

翼奇道：「小心他們的彈石機！」

大元首狂喝道：「蘭特臭兒！我會殺死你！」

烈火在他頭上熊熊燒著。

五艘敵艦的船尾同時噴出濃黑的煙來，剎那間整個河面全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煙。

翼奇叫道：「不好！他們若改以船槳划行，在黑煙裏會比我們更靈活。」

我喝道：「叫另一艘船不要跟來，我們衝去！」

命令剛發出，我們衝進了化不開的黑煙濃霧裏。

這種黑霧非常怪異，凝聚河面，風吹不散，想不到黑叉人有這樣的逃命招數。

我知道他們不是想逃走，而是要反攻。

著了火的船能逃多遠？但只要他們鉤上了我們的船，一齊湧上來，敵眾我寡下，自可輕易纖滅我們。

在黑煙裏，附近景象雖是若隱若現，不能看遠，但比起由外面望進來，視野已擴闊了少許。

嗚咽般的號角聲在黑煙深處鳴響著，敵人正組織著攻勢。

我們應還有點時間，若敵艦的火全數撲熄了，便會掉轉頭來全力搜索及對付我們。

一陣濃煙湧來，我連站在身旁的人也看不見。

濃煙去後，站在艦頭的人才再次現形，神色都凝重無比。

翼奇道：「敵人的最大優勢，就是不怕撞上我們的船，而我們則絕不可讓那種情況發生。」

一種壓迫的感覺由左後側湧過來。

我大喝道：「敵艦在左後舷，快避！」

翼奇臨危不亂，發出指令。

所有箭手將箭頭全對準我說的方向。

我們的戰艦立時加速，轉往右方。

「嘩啦」水響。

一艘仍在著火的黑魔艦在左後方的濃煙中衝出來。

在敵人驚覺到我們的存在時，我們千箭齊發，雨點般投往敵艦。

我射出的烏金鐵箭。在近距離下更威力無窮，正中對方船桅。

船桅朽木般折斷，燃燒著的風帆隨著木桅斷折覆蓋下來，罩在船頭的黑叉人上。

「蓬」！

一個龍怒吼投到成了火海的敵艦船頭處。

敵艦仍射出零星勁箭，可是因我們的船彎向右方，使敵箭全部落空。

眼前又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煙。

「轟！」

龍怒吼的爆炸聲在右後方遠處傳來，接著是黑叉人的慘叫和呼號。

景物回復了先前的能見度。

眾人都看著我。

我心中一動，凝神望進黑煙裏。

想起當日能在煙霧裏找到黑寡婦的位置，現在亦應能以同樣的方式把萬惡的大元首找出來。

眼前黑煙滾滾。

黑煙籠罩的範圍必然非常廣闊，船行足有一里，黑煙仍不見盡頭。

心頭湧起一種感覺，我大喝道：「停船！」

翼奇慌忙下令。

船緩緩停在濃煙裏。

我冷笑道：「堯敵果然狡猾！」指著左方道：「他們正在濃煙外等我們，只要我們冒失衝出去，立即進入他們佈下的羅網裏，連船也不保。」

翼奇他們連方向也弄不清楚，緩緩擺動船身，依著我指著的方向移動。

龍歌道：「我們應該怎辦？」

船被河水帶著，緩緩順流而下。

危難當前下，我的精神凝聚成一盞照明燈般，往前方的黑霧探伸出去。

一個清晰的景象出現在腦海裏，四艘黑魔艦以繩索連著，打橫排在河面，除了近岸處的空位，攔著了整條河道，船腹伸出木漿，不住打在河水裏，保持著位置不隨波往下流移去，船上的火都熄滅了，但風帆已全部燒毀。

這景象一閃即逝，我把握了整個形勢。

我急喝道：「貼岸行走！」

翼奇忙下命令，又指示屬下取出撐竿，俾能撞往岸旁時將船撐開，這人的應變是一等一的冷靜和周詳，幸好今次有他在我身旁。

戰船緩緩在黑霧中移動。

忽地陸岸出現前方，眼看撞上，數十枝撐竿一齊標出，撐往岸旁能著力處。

風帆擺動。

眾人鬆了一口氣。

我下令道：「逐漸加速，準備火箭！」

各人對我的料敵如神充滿信心，火箭燃起，定在弓上。

黑幕逐漸稀薄。

隱見早先出現在我腦海的情景，四艘連在一起的黑魔艦在左方現形。

眾箭手不待我吩咐，張弓射箭。

滿天火點，落往最接近的兩艘黑魔艦上。

「轟轟！」幾個龍怒吼也落在最接近的黑魔艦上。

船身劇震下，緩緩前行，貼著岸邊順流駛去。

戰船速度不住增高，眨眼間衝出黑霧，強烈的陽光使我們差點睜不開眼睛。

敵人倉皇下還箭射來，但因我們速度很快，兼且又突如其來地由側旁衝出，使他們的箭矢紛紛落空，少數射來的都給巨盾擋著。他們彈石機投來的巨石更是不濟，連方向也弄錯了。

兩艘敵艦陷入一片火海裏。

呼吸間我們將他們拋在後方。

「轟隆轟隆」！

最右方的黑魔艦上的龍怒吼接二連三爆炸開來，尖鐵片和木屑彈射四方，黑魔艦在火光裏頹然傾側進水內。我們再衝出一段水程，繞了個大彎，向著另一邊的兩艘黑魔艦駛去。

那兩艘黑魔艦受到連著四船的數十條粗索所累，失去了動力，被隨水下流的另兩艘黑魔艦拖得齊傾往我們掉轉船頭後的左側。

傾斜入水和著了火的兩艘黑魔艦上的黑叉人紛紛跳海逃生。

我大喝道：「不是敵死，就是我亡，一個也不放過。」

「颼」！「颼」！

我連續射出兩枝火箭，落在仍有作戰能力的那兩艘黑魔艦上。

距離迅速拉近，進入了普通勁箭射程之內。

無數火箭同時橫過河面，落往敵船上。

敵人不是不想還箭，而是給最左那艘迅速沉往河底的船拖得撞往一塊兒，火勢則迅速蔓延過另兩艘敵船上，黑叉人雖在拚命斬索，但船撞時的劇震，使他們左翻右倒，全亂了手腳。

兩個龍怒吼又投到敵艦之上。

我們繞了一個彎，由靠右近岸處駛過，火箭暴風雨般往敵艦灑去。

「轟」！「轟」！

龍怒吼發揮了它們驚人的殺傷力和破壞力。

我們繞過他們，到了上游，再掉頭回去時，四艘黑魔艦全完蛋了，擠在一塊兒，在火光熊熊中沉入河水裏。

河面上盡是瘋狂游往岸旁逃生的黑叉人。

勁箭無情地往他們射去。

不是我沒有憐憫之心，而是若讓這批黑叉人四散逃走，會對附近的村落帶來可怕的災難，那時又有誰來可憐受害的無辜平民。

我站了起來，到了船頭，彎弓搭箭，搜索堯敵和大元首的蹤影。

戰船由敵人殘艦右側近岸處滑去。

神目如電下，我看到一個粗壯的軀體由河面冒上來，迅快游往岸旁。

是黑叉王堯敵，今次帶黑叉人來侵，使生靈塗炭的罪魁禍首。

我大喝道：「堯敵！去死吧！」

眾將驚覺望往海面，發現了這落難的黑叉王，紛紛喝罵，一時殺聲震天。

「颼」！

烏金箭像一道激電般斜插而下，刺入這兇人的厚背裏，消沒不見，接著是泉湧而出的鮮血，堯敵沉入水裏去，再沒有浮上來。

眾將齊聲歡呼。

我們又一次在已沉進水中的黑魔連環船右側經過，到了下游。

河面上盪滿黑叉人的鮮血，觸目驚心。

船繞回去。

仍未有大元首的蹤影。

難道他竟逃掉了，那是沒有可能的，兩岸靜悄悄的，他應還在水裏。

一股焦躁湧上心頭，就像有很可怕的事情要發生的樣子。

我大叫道：「大元首到了我們船上！」

拋開射日弓，拔出魔女刃，搶往船尾。

「砰」！

慘叫傳來。

船尾處的箭手紛紛倒跌，大元首翻上甲板，口中咬著珍烏彎刀，兩眼兇光爆射。

我大喝道：「全部退到我身後！」

這些黑盔戰士深悉那魔王的厲害，蹌踉急退。

大元首定睛看著我，眼中閃著仇恨的火燄、暴喝道：「蘭特！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身後眾戰士一齊彎弓搭箭，對正大元首。

我冷冷笑道：「你終於不逃走了嗎？」

大元首道：「我若要走，誰攔得住我，何況珍烏刀已到了我手裏，殺你實易如反掌。」

他的黑盔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紅色的披風一點濕意也沒有，胸膛處仍可見到我刺破鎧甲弄出來的那道劍痕，站在那裏，確有威凌天下的氣勢。

我大笑道：「我還以為你是甚麼人物，原來只是巫帝的走狗嘍囉，還在我面前充好漢。」

大元首兩眼像要噴出血般，狂喝道：「閉嘴，你明白甚麼，巫帝是這世界裏唯一擁有與廢墟內那怪物抗衡力量的人，你給他提鞋也不配，你的劍術和才智在他臉前將一籌莫展，他不用動一個指頭便能把你拿下來。」

我哈哈一笑道：「你說他是怪物嗎？那你便是怪物製造出來的孽種！」

大元首露在頭盔外的雙目掠過一絲詭異狡猾的神色，佯笑道：「蘭特！你要殺我，跟著來吧！」雙腳用力，一個倒翻，離開船尾，落往河下。

「颼──」

所有勁箭一齊發射，但已慢了一步，射在空虛。

「噗通」！

大元首沒進水裏。

清澈的河水裏可見他在水底下十多呎處迅速往岸旁潛過去，以他的高速，我們若掉轉頭來時。他早上了岸了。

時間不容許我有絲毫猶豫，大叫道：「你們不要下水，泊岸後才追來。」標前衝出甲板，投往水裏。

## 第十章 生死決戰

冰涼的河水，使我的腦筋倍覺清醒，想到了大元首正如他所說的並非想逃走，也不是怕了艦上的其他戰士，而是想消耗我的體力。因為他以為這仍是比我優勝得多之處。

利用由船上跳下來的衝力，我像魚兒般在水底滑行了一段長距離後，才用口啣起魔女刃，手足用力，冒出水面，游往岸旁。

我的戰船順水流到下游的遠處，正繞著彎趕回來。

大元首這時游到岸旁，爬上一堆乳石，迅速爬離河岸。

我從水裏走出來時，他已消失岸上。

取下口中的魔女刃，我趕了上去。

一望無際的草原野林展現眼前，大元首在前方以驚人的高速狂奔著。

我心中咒罵，力追而去。

四周的野草高及人身，這惡魔影蹤時現時隱，誘著我向他追去。

我心中燃燒著滔天的仇恨，這時想到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手刃這萬惡的大狂魔。

我感到魔女刃和自己融成一體，它引導著我的力量流往它體內，又把那奇異的力量回輸給我。

我感到雙腳無比輕靈，愈跑愈快，心神凝聚起來，在我眼前除了大元首外，再無他物，就算當他消沒在長草之後，我也清楚感覺到他的位置。

我的精神緊鎖在他身上，他休想有片刻逃出我神妙的知感範圍之外。

大元首沒入一個廣闊的疏林裏。

我沒有半分遲疑，撲進林裏。

深入了數百步後，我感到他停了下來等待著我。

我心中冷笑，力貫右臂，詐作毫不提防，追了過去。

刀光一閃。

珍烏刀由左側旋飛而至。

我一聲長笑，能量隨著精神的意向流進魔女刃內，揮劍擋格。

「噹」！

這一下劍刀交擊，全無花巧。

大元首全身一震，往後連退兩步，臉上現出駭然之色。

我則蹌踉跌退，右臂發麻，最少比他多退了兩步。

大元首低頭細看珍烏刀的鋒口，嘿然道：「你的臂力大有進步，但仍及不上我，看刀！」一個箭步搶過來，珍烏刀由下挑上，取的是我胸頸的要害。

奇妙的力量在我體內澎湃著，當他衝到身前，我的體力已回復過來，大笑道：「可惜你仍是那麼不長進。」一劍側劈在珍烏刀上。

大元首始終對我的魔女刃顧忌非常，珍烏刀略往下沉，避過魔女刃，改往我的小腹劃來，變招之快，神乎其技。

我心中冷笑，移到他右側，魔女刃一閃，劈向他右肩處。

大元首悶哼一聲，橫移開去，刀勢大展，珍烏刀化作千萬道精芒，狂風驟雨般向我攻來，「叮叮噹噹」不絕於耳。

若換了往日，這樣和他以硬碰硬，我可能連臂骨也要寸寸碎裂，但今趟龐大的能量在我體內澎湃著，每當手麻力竭時，那能量立可使我精力回復過來。但表面上我卻裝作苦苦撐持，不住閃躲後退，目的當然是待珍烏刀折碎那一刻的出現。

大元首氣勢如虹，不住狂笑，手中的珍烏刀卻絲毫沒有鬆懈下來。

我心中默默算著。

今次和龍歌那次比鬥又是不同，因為大元首的臂力遠勝龍歌，所以珍烏刀受的撞擊力亦應遠比那次為狂猛劇烈。

疏林內枝折葉落，大元首刀光到處，樹木一株株摧枯拉朽般倒下來。

「砰」！

我的背脊撞在一棵大樹上。

大元首一聲暴喝：「蘭特！拿命來。」

珍烏刀全力當頭勁劈而下。

我知道這一刀乃他全身力量所聚，也不得不全力擋格。

左右手都握在劍柄上，全力迎上。

「噹」！

一聲勁響，傳遍林內。

珍烏刀寸寸碎斷。

一股無可抗拒的大力在刀劍相交時傳下來，魔女刃掉往地上。

我們兩人同時一愕。

大元首提腳向我當胸撐過來。

我無奈下往一旁閃去。

大元首發出驚天動地的狂笑，一腳挑起魔女刃，用手接過，大喝道：「我終於得到你了，有了你便等於擁有了那怪物的力量，巫帝我也不怕了。」

我退了開去，探手腰際，按在取自陰女師那能擋格魔女刃而不斷的金匕首上。

大元首不可一世地提著魔女刃往我望來。平靜地道：「蘭特！你確是個人材，我還有點捨不得殺死你。」

我勉力壓著心中的狂喜，乘機問道：「這柄劍雖是無堅不摧，但你不是說過無論怎樣厲害的劍刃和優秀的劍術，對巫帝也不起作用嗎？」

大元首一劍在手，完全回復了昔日在帝國稱王稱霸時的鎮定從容，淡然自若道：「想不到你臨死前仍有這種心情，我便滿足一下你的好奇心，讓你死進地獄裏也要懊悔不已。」

頓了頓輕笑道：「這並不只是一把特別鋒利堅硬的劍，而是存在著來自那怪物一種神秘能量的劍。若非憑著它，百合如何是我敵手，百合拿著它時，劍內的能量和她合成一體。當日我讓你帶回去的手抄本，染著一種能改變她體質，使她再接受不到劍內能量的毒素，我卻想不到她會如此輕易死去，因為我對她的肉體有著無比的興趣。」

我的內心翻起了洶湧的波濤，是的！魔女百合實不應如此容易死去，其中定有我和大元首均猜測不透的玄機。

大元首仰天一笑道：「可惜你體質平凡，未懂吸取劍內的能量，否則你便可成為另一個魔女百合，像我們般永生不死，享盡世間的權力和肉慾，現在你是否有入寶山空手回的感覺。」

我全神留意著他的動靜，以防他突然攻來，冷哼道：「甚麼長生不死，百合不是死了嗎？」

大元首兩眼精光閃過，道：「百合或者死了，或者仍未死，但現在魔女刃來到我手裏，一切也不重要了，經過了這麼悠久的歲月，百合猶未能吸取魔女刃內的龐大力量，想她死亦不能瞑目。」舉起魔女刃。在陽光下細意觀賞，眼中升起疑惑的神色。

我知道他看出了沒有了能量的魔女刃大大不妥，豈再容他有思索的機會，大喝一聲，往他衝去，金匕首向前猛刺。

大元首斷喝道：「找死！」

一劍往我劈來。

匕首全力劃去，正中劍刃。

「噹！」魔女刃斷作兩截。

大元首雙目一睜，駭然狂震。

就乘他剎那間的失神，我撞入他懷裏，匕首由以前魔女刃造成的缺口刺入他胸口，直沒至柄，然後上下挑動，扭身再一肘重擊在他左脅處。

大元首仰天狂嚎，往外跌開。

我冷冷站著，緊盯著他。

大元首不能置信地兩手握著露在胸膛外金光閃閃的匕首握柄，看著鮮血由血槽泉水般流出。

他全身劇震，再退兩步，往我望來。

我長笑道：「你錯了，我已將魔女刃內的能量完全吸收，所以你也要死，長生不老只是個夢，你做了很久的夢。」

大元首搖頭道：「沒有可能的？那是沒有可能的！我……明白了，是百合……」他站立不穩，「蓬！」一聲仰身跌倒。

我來到他仰臥處，看著他慚轉暗淡的眼神，搖頭嘆道：「廢墟中那神秘異物，創造了你出來，是要你維持大地上的公正與和平，為何你與祂對你的期望背道而馳，究竟是祂的錯還是你的錯？」

大元首鬆開了握著匕首的手，軟癱著身子，喃喃道：「是的！為何我會變成這樣。」跟著全身猛震，仰起頭來，一聲狂叫。

我嚇了一跳，以為他要攻擊我時，他的頭重重落回地上，不住喘息，鮮血大量湧出，胸前的盔甲全是血。

「蘭特！」

我愕然望去，不是因他叫我，而是因為他的語氣出奇地溫和友善。

大元首口唇顫動，像有重要的話想說出來。

我提高警惕，在他身旁單膝跪下，道：「說吧！」

大元首道：「我記起來了，我遇到了巫帝，他以龐大的法力將我改變了，由那天開始，我心中充滿邪惡的想法，成為他作惡的工具，現在我要死了，真正的我又回來了，蘭特！謝謝你！怪不得……哼……怪不得我一直不想聽他命令，不想回去見他……噢！」

他的眼更趨暗淡。

我內心的震盪有增無減，直到這刻，我才明白廢墟中的異物並不是要製造出肆虐世間的可怕凶物，問題出在巫帝的身上，他改變和控制了大元首，指使他來毀滅異物，可是異物再造了魔女百合出來，對抗大元首，長期跨越世代的鬥爭由是展開。

巫帝究竟是甚麼人？為何他有這麼可怕的法力？他是否也能永生不死？

大元首的氣喘得更急了，呻吟道：「蘭特！相信我，百合仍未死！」頭一偏，終斷了氣。

我百感交集，站了起來。

四周腳步聲響。

龍歌等氣急敗壞奔過來，見到仰屍地上的大元首，呆了片晌，才爆起震耳欲聾的歡叫聲。

我看著落得如此下場的大元首，心中沒有半點歡欣。

我知道更可怕的鬥爭，現在才剛開始。

## 第十一章 春臨淨土

兩艘戰船揚帆並進，逆流駛上聚仙湖，艷陽高掛中天，湖裏碧波盪漾，綠岸生意盎然。

堯敵的屍身由河底撈了上來，和大元首並排放在船頭處。

我坐在船頭那「大劍師座」內，想著大元首臨死前關於百合尚未死的話，恨不得立時脅生雙翅，飛返魔女國那地殿裏，一看究竟。

紅晴在旁興奮大嚷道：「看！」

我從沉思驚醒過來，朝前方望去。

遠方岸上旌旗飄揚，一組組的淨土軍，將位於南岸的傍仙城重重包圍著，另一城城牆上揚著的已是淨土軍的軍旗。

船上將士一齊呼喊起來，叫的是「淨土萬歲！大劍師萬歲！」

見到我們的戰船，岸上更是歡呼雷動，聲潮波浪般來迴激盪著。

勝敗已定。

我們終於大獲全勝，現在只是看怎樣收拾殘局。

兩艘船貼岸而行，接受著來自岸上的喝采和歡喊。

兩艘船在兩城間處一個碼頭泊岸。

出乎意料之外，大祭師、妮雅、采柔、紅月、龍怡、凌思、大黑、飛雪等全在碼頭上等待著，當他們看到由船上抬下的堯敵和大元首的屍體，全體人呆了一呆，才懂得歡天喜地狂叫起來。

熱淚在每一個人的眼角瀉下來。

淨土的苦難終成了過去的事。

采柔不顧一切撲入我懷裏，喜極而泣道：「大劍師！你終於殺了那惡魔！」

紅月在旁拉我道：「你看大黑！」

我和采柔順著她的指示看去，大黑繞著大元首的屍身轉著圈，背上的毛都直豎起來，兩眼淚光閃閃。

采柔走了過去，摟著大黑哭了起來。

我跟了過去，伸手拍著大黑的頭，心中情緒複雜之極，道：「大黑不要怪他，他只是被奸人所害罷了！」

妮雅走上來挽著我，臉上猶是淚痕斑斑，綻出一個笑容道：「大劍師！我們永垂不朽的大英雄，現在只剩下黑叉人的殘兵守在傍仙城內，你說應多圍它幾天，還是立即攻城。」

我愕然道：「窮絕進攻小仙城的紅角軍那裏去了？」

妮雅道：「他缺糧的疲兵在約諾夫雁菲菲的守城軍和紅石寧素兩股大軍夾擊下，不戰而潰！窮絕當場戰死，其餘的兵逃了回來，剛好遇著燕色大公封湖的軍隊，結果全軍覆沒。」

我沒有絲毫驚奇，戰果不是這樣才不合理。心中泛起一陣倦意，揮手道：「將堯敵和大元首的屍身，抬到城下給黑叉人看看，告訴他們若立即棄械投降，可坐船回黑叉國，否則便圍他十天八天，看看他們的肚皮是不是妮雅大公用珍烏煉製的。」

妮雅吻了我一口，道：「遵旨！」

我喝道：「小心你肚內我那寶貝兒！」

妮雅俏臉飛紅，橫了我一眼，領命而去。

龍怡在我耳旁道：「天眼祭司說已將妮雅肚內那傢伙是男是女告訴了你，快告訴我們！」

紅月、采柔、凌思全盯著我。

我剛想說本人怎麼知道，腦中現出一個清麗脫俗的美貌少女，一震道：「是個比妮雅還美麗的乖女兒。」

紅月皺起鼻子啐道：「鬼才信你，有甚麼可能會比妮雅更美，不是天眼胡謅，就是你亂說一通。」

采柔讚嘆道：「那張椅子真精美！」

我扭頭望去，小矮胖正指揮著手下將沉重的白木大椅搬下船來，微笑道：「你若肯坐我的腿，便有機會享受這白木座的機會。」

小矮胖大聲應道：「是大劍師座！」這人特別計較為自己產品所起的名字。

果然如我所料，當黑叉人看到魂兮已去的堯敵時，鬥志崩潰，二萬多人集體投降，免去了一場不必要的屠殺。

淨土至此所有失地完全收復。

噩夢過去。

善後的工作雖是艱鉅無比，但眾人都意氣昂揚，對前景充滿希望和憧憬，半點擔心也沒有。

忙了八天後，所有黑叉俘虜均被分批送走，往小仙城、直慕戴青青的大軍會合，堯敵既死，雙方敵意大減，合作上更是沒有問題。

鬆了一口氣後，期待已久慶祝淨土光復的舞會在聚仙城畔兩城間的沿湖大道露天舉行。

北方的船逆流駛進這美麗的大湖內，運來了一箱箱的美酒、水果和食物。

我和大祭師約法三章，不要有任何的隆重道謝儀式，但他卻要我和采柔帶頭跳第一支舞，這麼小的要求我自是難以推辭。

整個聚仙湖沿岸處都掛起彩燈，照得湖水七彩繽紛，配著天上明月，令人不知人間何世。

由早上開始，遠近各城各鄉的淨土人盛裝趕來，那種歡天喜地的熱烈氣氛，看得人熱淚盈眶，事實上每個人也不知自己笑的時候多，還是哭的時候多一點。

我走到哪裏，總有一大群年輕將領和美女跟隨著，龍歌紅晴等知道我明天要起程到望海城，再從那裏出海回國，更是依依不捨，整天都擠在我身旁。

妮雅、采柔等當然是一刻也不肯讓我離開她們的視線。

采柔在我耳旁道：「大劍師！我一生人從未像今晚那麼快樂！」

我微笑道：「那恕我誤會了，還以為妳最快樂的一晚是在進入某夜在沙漠和我一起的帳幕裏。」

采柔呆了一呆，俏臉一紅道：「大劍師最愛耍人！」

我道：「不喜歡給我耍嗎？」

紅月在另一邊挽著我道：「大劍師蘭特公子啊！可否告訴我你是否真有預知未來的能力，因為人人都在談論你殺死堯敵的奇怪過程，你也不想你的紅月知道比別人少吧？」

我奇道：「誰是我的紅月？」

紅月跺足不依道：「你又在整人！」

龍怡搭口道：「這句話我最想和紅月說。」

妮雅在旁微笑道：「紅月你樹敵太多了，又沒有蘭特公子的本領，看你怎生應付？」

我向在一旁偷笑的凌思道：「你為何不敢笑出來，紅月再多你一個敵人也沒甚大不了！」

自由黑叉人處回來後，凌思都以女僕自居，其實妮雅等沒有一個當她是下人的。

凌思俏臉通紅，不知應怎樣回答才對。

我笑道：「你們有沒有人反對我和凌思跳第二支舞。」

紅月和龍怡鼓掌表示贊成。

我心中升起幸福和溫暖的感覺。

華茜……明天我便起程回來見你，希望我能補償你對我的思念和因我離去而生出的痛苦！

想到了魔女，我體內的血沸騰起來。

紅晴在我身後大聲道：「天眼祭司到！」

我轉過身去，天眼來到我面前。

我們伸手緊握，四目交投，一切盡在不言中。

我笑道：「幸好收復淨土這可能性沒有被更改。」

天眼放開我的手，失笑道：「希望悲傷總會有盡頭，而快樂則是無際無邊，大劍師，我有個遠方來的訊息。」

我心頭升起花雲雍容華美的容顏，一震道：「花雲？」天眼雙目光芒一閃，點頭道：「看來再沒有人能瞞過你。」從懷中掏出一封信，遞了過來。

紅月道：「定是情信！」

采柔責怪道：「紅月！」

紅月吐吐小舌，避難似的走了開去。

妮雅牽著采柔、龍怡、凌思等走到距離較遠的桌上取酒，好讓我可以靜靜拆信來看。

我有點緊張地取信出來，正擔心自己是否看得懂整封信那麼多的淨土文字，一看後，呆了起來。

「蘭特：

我想念你！

花雲」

字體秀美如其人。

天眼輕輕道：「大劍師，你有沒有甚麼說話要我帶回去給花雲，明天我將起程回南方去。」

我深吸一口氣道：「告訴她！我會回來！一定會。」

天眼點點頭。

紅晴那個方向爆起一陣笑鬧的聲音，我們聞聲望去，一個人給高高舉起來，原來是約諾夫。

約諾夫來了，雁菲菲呢？

「大劍師！天眼祭司！」

我轉身，原來雁菲菲到了我身後。

天眼微笑道：「你們談談吧！」轉身去了。

雁菲菲鼓足勇氣道：「大劍師！我們可以談一會嗎？」

我點頭道：「來！我們到湖邊去，那處靜一點。」向約諾夫揮揮手，帶著雁菲菲往湖邊走去，紅晴等爆起一陣怪笑。

我感到無比的輕鬆，感到可以完全開放自己，享受淨土美女醉人的風情，再沒有任何顧忌。

我步至湖旁，轉過身來柔聲道：「不要又像那次，說到一半就走了。」

這在戰場上勇若雌豹的美人含羞答答，低頭道：「這次不會了，因為再不說便沒有機會了。」

我鼓勵道：「說吧！」

雁菲菲踏前兩步，在俏臉離我只有一指的近距離，輕輕道：「我本想隨你到帝國去，可是當知道連妮雅她們你一個也不帶，便知道你不會容我隨你去。」

我想不到她如此深情傾注，雖然淨土女子大多是這樣，卻想不到英風凜凜尤勝男兒的她也不例外。

雁菲菲垂下俏臉，低聲但肯定地道：「大劍師，我並不奢求要跟在你身旁，但卻希望能為你生一個孩子……」

我心頭一震，愕然細看她火燒般的俏臉。

雁菲菲的前額點在我的下頷處。

我伸手抓著她紮實渾圓的香肩，心中一熱，道：「我可以試試看，卻不敢保證妳會有孩子。」

雁菲菲一震仰起俏臉，驚喜道：「你答應了！」

我嘆道：「我根本連拒絕的念頭也起不了！」

一陣樂聲從遠方傳來。

紅晴、龍歌、約諾夫等同聲大叫道：「大劍師和雁武將親熱完了沒有，舞會要開始了。」

雁菲菲全無還擊之力，在我臉上親了一口，一縷煙走得影蹤全無。

我搖頭失笑，走回大道上去。

采柔領著四女迎了上來。

我伸手摟著她的腰肢，旋了開去。

眾人拍著掌，讓出了一大片空地。

采柔道：「大劍師！我很想哭！」

我望向天上明月，柔聲道：「哭吧！但哭完就要笑，你的淚水會為淨土帶來盛放的百花，滿樹的美果！妳的笑容，會帶來淨土的春天。」

采柔道：「現在不已是春天嗎？」

大劍師傳奇 卷六終

# 卷七

## 第一章 溫柔鄉內

聚仙湖的主碼頭旁，泊滿了各種各樣的船艦，包括了從黑叉人手上得到的大小黑魔艦，一些經歷了戰火殘存下來的淨土船；此外，還有兩艘帝國戰艦。它們將會把我載返我心愛的故鄉，一個我留下了無數痛苦，無數甜蜜回憶的地方。

它如今會變成怎麼樣子呢？

這是個我想起也感顫慄的問題。

我很想知道答案，但又怕那是一個殘忍的答案！

在美麗的淨土裏，除了鳳香不幸的慘死外，幸運一直伴隨著我，但它會否在別處仍是那麼眷寵我呢？我或者已擁有了某些時刻預知未來的能力，但大多數時間我仍是個在黑暗中摸索的瞎子，例如我很想知道華茜的近況，她是否也像妮雅般懷了我的孩子呢？

但抱歉地對此本大劍師是一無所知！

沒有人知道！能預知將來是否便能改變將來？

能預知將來，是否從此便沒有了「期待」這回事？不！絕不！假設我知道華茜仍是安然無恙，我渴望重見她，再把她摟進懷內去輕憐密愛的「期待」便不但不會有半點減退，還會更集中、更熾烈！因為我再也不用分神去擔心厄運降臨的可能性。

到了要回帝國的這一刻，我才忽然省悟到自己其實是深愛著這以為一直得不到我蘭特真愛的美女。

因為自離開她後，無論在和采柔纏綿於荒漠的小帳內，又或摟著紅月的小蠻腰往天夢河策馬馳去的一刻，我都沒有把她忘記。

對她的思念已變成了一種噬心的痛楚。

通過大窗，我呆看著晨光恩寵下的聚仙大湖。

美麗的大湖啊！你真是得盡仙法的護佑。

采柔赤裸的嬌軀從背後貼上來，纖手環抱著我的腰，再用力一緊，使我深切感受到她對我的熱戀。

我微笑道：「人的最終目的是否就是要成為神仙，否則也不用跪拜他們，采柔頭號長老，請指點你的小學徒一二？」

采柔在我肩頭狠狠嚙了一口，幽幽一嘆道：「蘭特！我真捨不得放你走！」

我一呆道：「這是你第一次直叫我作蘭特，我這小學徒是否因不及格而被長老你降了級呢？」

采柔用她動人心魄的胴體用力地摩擦著我背腿的每一寸地方，狠狠道：「蘭特蘭特蘭特，現在我歡喜說甚麼便甚麼！自從大劍師准許我永遠留在他身邊時，采柔便忽然得到了自由，再不受任何事物拘束，變成神仙了。」說到一半時，她甜美低沉的性感聲音愈轉溫柔、真情流露。

我失笑道：「或者神仙就是這麼他媽的一回事，所以只要人類找到他們自己本身最珍貴的某件東西時，就等若是神仙。據采柔長老一向的指導，使我們成為神仙的，那麼該就是『愛』吧！」

紅月笑嘻嘻來到我身邊，挽起我的手臂道：「告訴紅月！昨晚舞會開始前，雁菲菲找你幹嗎？」

我看著她含苞初綻似的嬌嫩身體，想像著雁菲菲脫掉衣服含羞候寵的樣子，微笑道：「她想我給她一個孩子。」

妮雅的聲音突然從床上傳來道：「甚麼？」

我摟著采柔和紅月，回到床旁，看著仍擁被高臥的妮雅和龍怡，正容向各女道：「坦白告訴我，你們有誰收過像珍烏腕那類的珍貴飾物？」

妮雅嬌嗔一聲，一拳打在我堅實的腹肌處。嚇得蜷伏床側的大黑也驚愕地抬起頭來看著我們。

我扮作痛苦萬狀地跪在床邊，求饒道：「女公爵請饒本小劍師一命。」

眾女登時笑得前仰後合。

紅月鼓掌道：「無敵的大劍師終於失去了長勝的資格。」見到我罕有地裝模作樣，這小妮子那會放過起哄的機會。

我苦著臉道：「當然！兩個打一個，我那是對手。」

妮雅橫了我一眼，道：「兩個愛你一個，又不見你感覺得到。」

龍怡摟著妮雅道：「大劍師還未走，你已變成個深閨怨婦了。」

采柔認真地道：「懷了孕的女人是很情緒化的。」

我揉著肚皮站起來淡淡道：「怪不得本小劍師被打了。」

眾女笑得彎腰捧腹。

我心中泛起即將離別的情緒，一陣黯然，輕輕道：「起來穿衣吧！我們登船的時間到了。」

我步往碼頭時，在大祭司率領下，淨土在聚仙湖的祭司和將領們，全迎了上來，只缺了花雲和靈智。

大湖旁是密密麻麻的淨土軍民，齊來送別。

我的眼光由那兩艘帝國船艦揚起的風帆移回來，看著立在我面前的大祭司。

大祭司伸手過來緊握著我的手，正容道：「我以大祭司的身分，代表淨土每一個人和他們的子孫，與我們最敬愛的大劍師進行觸手禮，並請大劍師給我們指示淨土未來的道路。」

我微笑道：「說到治國安邦，你們比我高明得多，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淨土人能善待黑叉人留下在淨土的子孫。」

大祭司肯定地道：「大劍師放心，淨土人已從大劍師處學曉寬恕敵人之道，仇恨會愈纏愈深，只有愛才能帶來和平。」說完後，鬆開我的手，轉身向眾將道：「你們都聽到了大劍師的指示和我的回應嗎？」

眾將轟然應諾。

遠在兩岸旁的歡送人群當然不知我們的對答，但也不甘後人地呼叫起來。

海潮般的聲浪，確使人情緒激盪。

我看往藍天白雲，一陣感觸！

淨土從苦難裏被解放出來了，但這種和平只是一個短暫的表相，只要一天巫帝仍存在著，就沒有真正的和平。

站在左側的龍騰皺眉道：「黑叉人雖被趕走了，但事情還未完結，大劍師怎可不說清楚淨土人以後應該怎麼做呢？」

紅石接口道：「勿忘了你是我們的聖劍騎士，你的話能為我們帶來好運。」

妮雅在我身後悠悠道：「何況大劍師你老人家還有預知未來的能力呢！」

我差點要提起後腳給妮雅一記，不過想起她小肚內我那寶貝女兒，當然不敢輕舉妄動，苦笑一聲道：「聖劍已斷，我這騎士早被解僱了，說到預知未來，我比不上我的知己老前輩天眼……」

紅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大喝一聲，打斷了我的話，以從未有過的認真神情道：「若大劍師還不明白我們淨土人的心意，大劍師請親口說出以後再不把我紅晴當是朋友。」

我心中一陣感動，佯作責怪地瞪了他一眼後，眼光緩緩掃過眾人，當來到雁菲菲的俏臉時，微微一笑道：「菲菲！告訴我，你們能否在重建淨土的同時，擴軍備戰呢？」

雁菲菲俏臉倏地粉紅起來，但語氣卻非常堅定地道：「只要是大劍師說的話，淨土人便能辦到。」

對我來說，沒有比女性的嬌羞美態更賞心悅目的東西了。

我眼光移回大祭司處，喝道：「好！就是這句話，當我再回來時，便是遠征巫國的時刻！」

眾人靜了一靜，才爆出震天的歡叫聲。

霎時間，遠近的人齊聲歡呼起來，整個聚仙湖激盪著使人熱血沸騰的情緒。

這時不耐煩的大黑由采柔身邊鑽到我腳下來，我一聲長笑。抱起大黑，往登船處走過去。

大祭司等慌忙跟在兩旁。

我心中不斷翻騰著離愁別緒。當我的船開出後，他們便會各自回到被指定分派的地方，展開重建的工作！安撫飽受傷害的人、恢復地方的生產力、從廢墟裏建出更美麗的城市、讓鮮花鋪滿淨土的草原、讓動物再不用為求生而逃命。

而我則會返回帝國，面對撲朔迷離的將來，正等待著我的命運。

我能改變它嗎？

在大祭司等十多艘舶的簇擁歡送下，由翼奇等操控，易名為「聖劍號」和「飛雪號」的兩艘帝國艦，載著大黑、飛雪、眾女、雁菲菲和我，到了小仙河與聚仙湖的交匯處。

龍歌紅晴等都希望能像采柔等直送我至臨海的望海城，都給我嚴詞拒絕了。他們負責的時間應用在淨土的重建上，而不是陪我喝酒惜別。

我們站在「聖劍號」的船尾，向著逐漸縮小的送行船隊揮手，直至轉了一個河彎後，再看不到他們，才停了下來。

紅月兩眼通紅，過來把我死命摟緊，無聲地悲泣起來。

一時惹得其他各女無不泫然飲泣，只有雁菲菲神色如常，指揮著手下加入協助我帝國親兵的工作。

我拍著紅月的香肩道：「傻孩子！還有整整十天才到望海城，你這麼快便哭了嗎？」

豈知這慰語毫不靈光，紅月竟哭出聲來，淚如雨下。

龍怡忍不住亦悲咽一聲，投進采柔懷裏，哭得比紅月更厲害。

大黑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好奇地看著我懷中的紅月，又看看變了淚人兒的龍怡。

我手足無措時，妮雅走了過來，把嘴巴湊到紅月耳旁，低聲開解。

我嘆了一口氣，攔腰抱起紅月，走到放在船尾處的大劍師座，坐了上去，讓紅月蜷伏懷裏，道：「若你們不想由這裏直站到望海城，請坐下吧！」

眾女紛紛在兩旁為她們預設的椅子坐下，龍怡離開了采柔的懷抱，垂著頭坐在她身旁。

我環目一顧，獨不見了雁菲菲，也看不到凌思。

妮雅瞪了我一眼道：「找誰？」她這是明知故問。

我知她並非嫉忌，而只是在耍弄我，淡淡道：「妮雅你過來，讓我和我的寶貝女兒親暱地說幾句話兒。」

妮雅霞燒玉頰，嗔道：「我不過來！」

在我懷內剛才仍是悲苦萬分的紅月「嗤！」一聲笑了出來，離開我的大腿，走到妮雅身旁，推著她向我走來，還向妮雅勸道：「聽聽他和乖囡囡說甚麼也好呀！」

妮雅半推半就地來到我椅前，含嗔道：「你真有話和她說才好，你若欺她未出世而騙她，我可不放過你。」

懷了我的孩子後，妮雅的性情起了微妙的變化，情緒起伏不定，卻也更專注、更深情。想起十多天後便要和她們分離一段以年計的悠久歲月，踏上茫不可測的征途，心中那股使人陣陣痛楚的嚙噬，正隨著光陰的消逝，不斷增強。

我要珍惜每一刻的光陰，好好愛憐她們，讓她們享受到最甜美的滋味。

忽然間，我又想起了這時不在場的凌思和雁菲菲。

自我向大祭司提出指定出雁菲菲護送我到望海城，我和她的戀情立時變得天下皆知，雁菲菲害羞起來，在眾人的眼光前時，盡力和我保持一段距離，想想也教人既心動又好笑。女人！唉！女人！

凌思則是另一個問題，她始終只視自己是一個下人，這心態不難了解，妮雅紅月等對她來說是高不可攀的社會階層，兼之這些年來又一直幹著婢僕的工作，只有讓她當回婢僕，她才感到習慣自然。

勉強大概是沒有甚麼幸福的，好！我便讓她當回婢女，但卻是我的婢女，最親近的婢女，最受寵的婢女。

紅月的聲音道：「喂！你這麼出神地想甚麼？是否又見到將來？快告訴紅月！」

我一震下使開了「小差」的思緒迅速回來歸隊，將耳朵貼到妮雅微隆的小腹上。

微風由河面吹來，清爽怡人，兩岸的景色在船旁不住變化，美不勝收。

這是只有神才能創出的土地！

年加啊！我終於將春天帶來了給被苦難長期冰封了的淨土。

秋陽溫柔地摟摸著每一個人。

而我的耳朵卻一點不攔地收聽著懷了我孩子的女人體內每一滴聲音。

那是無限醉人的感覺。

妮雅的雙手插進我的頭髮裏，用力搓揉著我的腦殼。采柔、龍怡和大黑也圍在椅旁，好奇地看著我究竟在進行甚麼勾當。

我長長吁了一口氣，眼光掠過眾女，最後落在妮雅情款深深的雙眸處，微笑道：「我聽到了我們幸福的將來。」

黃昏時分，我們將船泊往岸旁，準備度夜的安排。

趁采柔等和我荒唐一番後各都留在房內小睡的時刻，我大方地邀請雁菲菲陪我到岸上散步。

這美麗的女將軍含羞答應。

到了離船艦足有半里外的下游，她仍只是垂著頭、紅著臉、一聲不響地陪我走著。

我看著在路左悠悠流著的小仙河水，也感到沒有說話的必要。想到這裏，向旁輕移，用肩膀往她的香肩輕輕撞了一下。

她下垂的目光微揚起來，橫了我一眼，那種嗔喜難分的嬌媚樣兒，我可以起誓以前從未想過能在這英氣尤勝男兒的女將臉上找到的。

我停了下來，微笑道：「不要走太遠了！須防入黑走起路來不方便。」環目四顧，看到岸旁有塊隆起的巨石，道：「讓我們到那石上坐坐，看看小仙河的夕陽，是否比得上天廟偉大的夕陽美景？」

說到這裏，一隻豐潤溫暖的玉手，送到了我右手裏。

我心中一熱，往她望去。

雁菲菲仰起淚珠掛頰的俏臉，顫聲道：「大劍師！我很感激你。」

在主艙裏，豐盛佳餚美食，擺滿了大長木桌上。

紅月龍怡等還在談笑風生，一邊等著開餐，一邊羨慕著早開始了狼吞虎咽的大黑。

雁菲菲還未來，散步後或者要洗個澡也說不定。

凌思捧著一盤烤紅了的牛肉進來，放在桌上，走時給我一把扭著，柔軟的腰肢，使我感到活在眾香國和溫柔鄉內的滋味。

凌思整塊臉紅了起來，低頭道：「大劍師！我只是……」

我微笑道：「你只是我的僕人嗎？」

凌思真誠地點頭，道：「是的！是最忠心的僕人！永遠的侍候大劍師。」

我柔聲道：「你若真的願意侍候我，我便留你在身旁吧！」

凌思猛點著頭，情急地道：「當然是真心的，能服侍大劍師和各位大公貴女，是凌思的榮幸。」

摟著她蠻腰的手微一用力，凌思已軟貼著我。

我感到她的嬌軀在抖顫著。

眾女都留心到我和凌思的情形，露出會心的微笑，俏皮的紅月更作了個要我吻她的鬼臉。

我感到空氣裏蕩漾著的春意，將嘴巴湊到凌思的耳旁道：「是否甚麼也服侍我？」

只要是正常的女人，就知道男人說這等話時有何居心，凌思也不例外，半驚半喜地微一點頭，輕輕一掙後道：「我還要去傳捧食物。」

我放開了她，讓她自由離去，感到一種放恣後的痛快感覺。

凌思低著頭，神不守舍地衝了出去，跟剛跨門而入，破天荒換上一身彩衣的雁菲菲差點撞個滿懷，道歉後匆匆去了。

我迎上雁菲菲，笑道：「你再不來的話，有人會餓壞肚子了。」忍不住饞兮兮地上下打量著她。

雁菲菲輕鬆了很多，道：「對不起！我有點事所以遲了。」

當她見我看猶未足，還全神用鼻子在嗅她沐浴後的香氣時，鎮定的神態立時崩潰，手足無措地嗔道：「大劍師！」

我心中好笑，女人就是這麼樣，連寶貴的身體也心甘情願奉上時，偏要計較給人嗅上幾口。

采柔走了過來，拉起雁菲菲的手，把靦腆的她帶到長桌前坐下。

各人紛紛入席。

對著在美食前圍坐的五名美女，那種「志得意滿」的感覺，比起趕走了黑叉人尤有過之，舉起美酒，道：「祝各位美女永遠嬌艷青春！」

在歡笑和乾杯聲中，我們開始了往望海城之旅的第一次晚宴。

在溫柔的燭光下，凌思和妮雅的兩個女親兵，不住送上佳餚美饌，使我感到帝皇也不外如是。

酒精發揮著迷人的作用，雁菲菲將自己解放出來，和眾女嘻笑玩鬧，我也忘情地放懷大嚼，渾忘了即將來臨的離別。

坐在我右旁的龍怡遞過來聚仙湖的特產「忘憂果」，迫著我吃了幾口，鮮甜的果肉和汁液使我滿口芳香。

我知道淨土會是一處終老的好地方。

人是否真是由天上下凡到人間的星宿。

不管這孰真孰假，只是這些美女的熱情，已足以使天上的仙人心動得要下凡來經驗這塵世了。

紅月嬌痴的笑聲使我驚醒過來，原來這嬌嬌女愈玩愈兇，和龍怡迫著雁菲菲喝酒。

我向坐在長桌另一端的妮雅和坐在她右旁的采柔望去，兩女同時對我甜甜一笑。

這時凌思要為我添酒，我伸手摟著她的纖腰，問道：「妳不餓嗎？和我們一起吃點東西吧！」

凌思柔順地道：「服侍完你們後我才吃，噢！」

話未說完，她已給我摟到懷裏，坐到我的腿上。

想想也好笑，由初到淨土時硬著心腸去拒絕任何愛情的發生，到現在主動地去愛惜調戲對我傾心的美女，這變化是多麼大？

尤其當魔女刃蘊藏的能量進入我身體後，我像脫胎換骨變了另一個人，再不拒絕幸福和美女的恩寵，只有這樣生命才能顯出它的光輝和意義。

因為我對將來再沒有以往的恐懼，更不像昔日的有心無力。

我再不害怕命運。

就是在這種心態下，我放開了自己，儘情享受男女之間所能帶來的歡娛，在經過了這麼多悲苦的日子後，甚麼債也應還完了吧！

淨土教曉了我愛情的真諦，那是不應被任何愚蠢的想法所拘束，沒有妒忌，也沒有悔恨，在愛情那純美的天地裏，任何負面的情緒也不應該存在著的。

我接過龍怡遞過來的一片羊肉，送進凌思鮮潤的紅唇裏，又迫她喝了兩口酒後，才放走這已羞得無地自容的動人女子。

紅月鼓掌笑道：「各位姐姐請小心點，沒有人跟他廝殺時的大劍師比任何男人都要荒唐好色！」

采柔等想起今午我把她們帶到房內胡天胡地的情景，都感到紅月說得不是沒有道理，似喜似嗔的向我瞪眼睛。

雁菲菲看也不敢看我，站起來道：「菲菲還有點事等著去辦，要先告辭了！」

這時沒有人不知道這在戰場上威風八面的雌豹，在情場裏只是隻膽怯害羞的小白兔，坐在她旁的紅月挽著她的手臂笑道：「今晚我們宣佈休假一天，替大劍師生孩子的工作就落到你身上了。」金黃的月色灑遍小仙河和遠近的丘巒平野。艙窗外傳來秋蟲的鳴叫，乍聽似是雜亂無章，留神下才發覺其中存在著微妙的節奏。

我把椅子移到窗前，欣賞著夜月下小仙河的美景，同坐在床邊默不作聲的雁菲菲道：「菲菲！到我的懷裏來，讓我們共賞如此一個美好的晚上。」

這是雁菲菲的小艙房，自餐艙回來後，她只是垂著頭，一眼也沒有看我，一句話也沒有說，但那種靜默卻比淨土的任何美酒也更令人心醉。

男人都是貪新鮮的。

有甚麼比跟「陌生」卻又相互鍾情的美女第一次上床更令人感到刺激和血脈賁張？我想答案應是「沒有！」

像我現在打明旗號和雁菲菲上床，對我更是從未之有的經驗，既新鮮又刺激。

在這一刻，我忘記了與她兩人之外的一切，因為它們都與這一刻無關。

在這一刻，只有我和她。

我見她仍毫無動靜，轉身奇道：「你為何還不過來？」

坐在床上的她垂首道：「我……大劍師……我有點害怕！」

我愕然道：「怕？怕我嗎？」

雁菲菲急得抬起頭來，大力搖頭道：「不！不！菲菲怎會怕大劍師，我只是怕……只是怕……」

我鼓勵道：「說吧！現在只有你和我，有甚麼心事，儘管暢所欲言吧！」雁菲菲又垂下頭去，輕輕道：「我怕不懂討好大劍師。」

我一聽下失笑道：「這又那用害怕，現在是我要討好你，你只需全心全意去接受我的討好便夠了，何用擔心？」

雁菲菲已被酒燒紅了的臉更紅了，像下定了某種決心般站了起來，來到我椅後觸手可及的距離站定，美眸深注。

她深情的眼神使我心神顫動。

在龍歌、約諾夫等人眼中，雁菲菲是個比男人更堅強的女人，她健美壯悍的體形也給人這感覺，加上她一向對男人的冷寞，使他們從不敢在她身上打甚麼男女情慾的念頭。豈知當她動起情來，卻比任何女人更溫柔嬌怯。

我絕非一個來者不拒的色鬼，但先是采柔、妮雅、紅月、龍怡，還有現在的雁菲菲和凌思，都使我不忍拒絕，不想拒絕。

好了！

假設我拒絕了雁菲菲，那會是怎麼樣的境況？

我想我和她兩人以後也快樂不起來。她是屈辱和悲怨；我則是自責和內疚。既是如此，為何我不可以和她極盡男女之歡，共償心願。

上天可以怪我太多情嗎？不！老天只能怪自己，因為祂就是使我們這麼多情的「罪魁禍首」，但現在我只會感激祂。

我站了起來。移到她臉前，伸手捧著她火辣辣的俏臉，嘴巴重重印上她灼熱的紅唇。

甜美的感覺在我倆的肉體和心靈間來回激盪著。

在這戰船上的一間小室裏，在月色蕩漾的小仙河流水之上。

我離開了她的香唇，細審她發著懾人艷光的俏臉。

雁菲菲貼了過來，主動地緊摟著我，以蚊蚋般的音量低聲道：「我曾被黑叉人強姦，不過最後逃了出來！」

我心中一震，同時想到被大元首奪去了貞操的華茜，心中憐意大盛，托起她的下頷，柔聲道：「那都是過去了的事，讓我們一同忘掉它們吧！」

河水打在船身上的輕響由窗外傳入來，和我們的呼吸渾成一體，再也分不開彼我。

雁菲菲吐露出難以宣之於口的心事後，明顯地鬆弛下來，退後了兩步，含羞脫下身上衣服，才再為我寬衣。

我的心神飛越到抵達淨土的每一處地方！城市、原野、河流、戰場。

戰爭雖過去了，但戰爭留下的疤痕卻會永遠留在那裏。或者會因時間久了淺淡下來，但卻不會完全消失不見。

當兩個赤裸的身體緊摟床上時，雁菲菲幽幽道：「看著你的眼睛時，就像看到你過去的痛苦和悲哀，菲菲從未見過更憂鬱懾人的眼神，使人只想令你快樂，我想那並不是容易的事。」

我苦笑道：「原來妳是可憐我的悲傷和痛苦。」

雁菲菲那具有驚人的彈性和力量的胴體在我懷裏用力一掙，以表抗議道：「不！不是可憐，而是你的魅力，使人睡覺時也像看到你的眼睛，還怎睡得著？」

我將臉埋在她嫩滑但極有肌肉感的粉頸裏，失笑道：「又多了另一項罪名，就是使人連覺也睡不著。」

雁菲菲出奇認真地道：「不用自責！因為錯的只是我，貪著想你而不肯入睡罷了！」

想不到說起情話來，她竟一點也不遜色於妮雅諸女，甚至可和采柔長老媲美。

這事說出去的話，保證龍歌他們死也不肯相信此乃事實。

忽然間，我想起將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見不到這班變成親兄弟般的淨土年輕將領、我的好朋友們。

雁菲菲咬著我的耳朵輕輕道：「大劍師！菲菲從未試過這麼心甘情願、這麼快樂。」

抬頭來，看著她變成了兩條美妙若彩虹般彎線的眼睛，我澎湃著強大信心地淡淡道：「妳還未知道甚麼才是快樂，現在我會讓妳一嘗箇中滋味。」

雁菲菲肅容道：「我在等待著！大劍師！賜菲菲一個兒子吧！」

船的移動把我和雁菲菲驚醒過來，望往窗外，天還未亮，心中也不由佩服翼奇等鐵般的意志和紀律，將來回到帝國，我便要靠他們為我打天下了。

雁菲菲翻過赤裸的嬌軀，伏在我身上，低聲在我耳旁輕輕嬌喘著。

我愛撫著她光滑的背部，柔聲道：「若我告訴別人雁菲菲也有嬌柔無力的時候，任誰也不會相信。」

雁菲菲嬌羞無限地道：「你不但是最好的劍手，也是最佳的情人。」

我笑道：「現在我劍也沒有一把，還叫甚麼劍手？」

雁菲菲道：「這麼奇異的劍，斷了真是可惜，不知能否把它熔掉再鑄一把？」

我心中一動，想到一個妙想天開的方法，或者真能接回斷了的魔女刃也說不定，吻了她一下重的，道：「謝謝你！」

回到豪華的艙房時，分外感覺到雁菲菲那小房子的另一番溫馨。

只有采柔起了身，在閃靈谷時她養成早起的習慣，改也改不來。

我吻了她後道：「拿斷了的魔女刃出來給我！」

采柔微感錯愕，走往堆在一角的行囊，為我取出放有魔女刃的長囊。

我來到床邊，看著三女露在被外的俏臉，散在繡枕上的秀髮，心中湧起無限柔情，離開她們一天已是很長的時間，何況我以後還不知何時才回來，和能否活著回來？

我答應她們三年內回來，那只是個承諾，只是我對自己的信心。

誰知道在與命運的抗爭裏，我是失敗者還是勝利者？

坐在船尾我的「寶座」裏，陪在腳旁只有睡眼惺忪的大黑，河風「霍霍」拂來，兩艘大艦順風急行。

我打開了長囊，取出了斷作兩截的魔女刃，留下劍鞘在囊裏。

斷口處整齊平滑，想不到陰女師的黃金匕首如此鋒利堅硬，不知是否來自巫國的東西？若是如此，巫國的鑄造術便不會比淨土遜色。

我將斷了的刃體接合起來，除了隱見斷口一線紋痕外，便像沒有斷折那樣。

「大劍師！」

我往發聲處望去。見到凌思怯生生的來到我身旁，垂頭道：「大劍師要不要先吃早點？」

她顯是剛洗了澡，臉上沒有半點裝扮，一向在頭上結成髻的秀髮長垂至肩，閃著水光，清麗得教人眼前一亮。

我注意到她貼得很近，不但一點也不怕重蹈昨晚被我摟到懷裏的覆轍，還有種任君採摘的柔順樣兒，頓時知道這小妮子對我已是情難自禁了。

心中一熱，將魔女刃放在椅旁的白楊木矮几上，向她的蠻腰緩緩伸手摟過去。

我想看看她的反應。

凌思俏臉紅了起來，看著我的手摩娑著她柔軟的腰肢，直至摟緊，也沒有分毫不願意的表示。

我用力一收，她軟倒進我懷內，坐在大腿上，嫩紅的俏臉埋進了我的肩頸處。

我聽到她的心在急速躍動著，回想起初遇她時，將她壓在牆上的誘人感覺。

凌思顫聲道：「大劍師！別人會來這裏呢！」

我笑道：「放心吧！翼奇為了使我能和你們共度離別前的美好光陰，特別將後艙和船尾畫作禁區，所以除了采柔她們外，沒有人會到這裏來。」

凌思呻吟一聲，心兒跳得更厲害了，整個人癱軟在我懷裏，怕連一個指頭也豎不起來，那誘人的柔情蕩漾，沒有正常的男人可以不心動的。

這兩天在男女之事上我雖蓄意地放縱自己，但若要我在這曙光初現的時刻，在這沒有封蔽私隱的地方，和懷中女子顛鸞倒鳳，我仍是感到不自然。

正思索著好不好將凌思抱進房裏，腳步聲響起。

凌思全身一震，不知從那裏得回了失去的力量，跳了起來，無限深情地瞅了我一眼，便匆匆去了，連早餐的事也忘了。

來的是采柔。

看著嬌羞逃遁的凌思，她小巧的櫻唇浮起一抹笑意，坐到我腿上，摟著我的頸項道：「采柔很想知道世上是否有女人堅定得可以抵抗你的挑情？」

我大感尷尬道：「不要這樣說，好像我是個專門勾引良家婦女的色慾狂徒。」

采柔輕笑一聲，吻了我一口道：「不！你怎會是那樣的人，只不過你是個心軟和多情的人，只想看到別人快樂，不想看到別人痛苦。至於勾引良家婦女嘛！嘻！那便只能怪你的父母了，誰教他們生了這麼令女人心動的大英雄來。」

我苦笑道：「那我應怎麼做才好，是否應先通知大祭司把大劍師堡擴建？」

采柔笑得氣也喘不過來，好一會才勉強忍著笑道：「總之你要量力而為才好。是了！你不是在看你那把聖劍嗎？」

我從几上取回兩截魔女刃，就在懷內這尤物的美腿上把魔女刃天衣無縫地接合起來。

采柔輕撫斷口處，嘆道：「若世上有種針線能把它們縫起來就好了。」

我嘆了一口氣，那有這麼好的針線，忽然心中一動，想起早前想法，專志凝神，將體內那種奇異的能量，以意念送進魔女刃體內。

能量分由左右手流進去，再從劍柄和刀尖往斷口處流去。

整把魔女刃亮了起來，奇異的光在流動著，絲毫不受斷口的影響。

驀地兩手灼熱起來，魔女刃倏地光芒大盛，眩人眼目。

這是我和采柔意料不到的情況，齊齊嚇了一大跳。

這時魔女刃由白轉紅，再由紅轉藍，就像在火爐裏鍛煉時的那種光色亮度。

一陣火熱湧入我的掌心，劇痛由神經線直刺腦部，我怕熱力會傷害采柔，大喝一聲，將魔女刃拋往甲板上。

大黑嚇得跳了起來。

「噹啷！」

魔女刃掉在地上，變回平常的清白色。

我和采柔面面相覷，都感到對方想到的問題！魔女刃為何掉在地上後仍然是一整把，而不是兩截？

妮雅這時聞聲而至，看到地上的魔女刃，漫不經意地將它撿起。舉在臉前道：「聖劍啊！誰人敢把你掉到地上。」接著她臉上現出一臉震駭莫名的神情，顫聲道：「聖劍不是早斷了的嗎？」

我若無其事地道：「是的！它復原了！比以前更漂亮。」接著向采柔笑道：「多謝你的針線。」

## 第二章 臨別依依

聖劍神蹟的接合，傳遍了兩艘船上每一隻耳朵，眾人頓然情緒高漲，對未來充滿信心和希望。

我尤其歡欣雀躍，因為神奇的能量，又再活在刃內，那是由我回輸給它的，而我本身的能量不但沒有因此損耗或減弱，反而豐盈起來，這是種難以言喻的感覺。

采柔等圍著魔女刃看了又看，愛不釋手。

雁菲菲輕輕問道：「你怎樣做到的？」

我聳肩擲手道：「但願我能知道。」

穿回武服的雁菲菲英風凜凜，可是她柔弱的一面，已被俘虜進我的記憶裏，再也忘不掉。

雁菲菲見我灼灼的目光貪婪地在她身體上下巡弋，俏臉一紅，藉口要工作，溜出後艙，避開了我。

這時兩個女親兵捧著早點進來，眾女才將魔女刃交回給我這聖劍騎士。

魔女刃重回鞘內時給我那種失而復得的滋味，教我感動得差點掉下熱淚來。

就若魔女百合又回到我的背上，對它我已產生了像對采柔諸女、飛雪、大黑那種深刻的感情。同時也使我對體內的異能多了渴望和期待！終有一天我能完全把握運用它的方法。

是的！當那一天來臨時，就是我代表異物跟巫帝決戰的時刻了。

接著來的幾天，我完全陶醉在後艙的眾香國和淨土北方的美景裏，當由小仙河轉入望海河後，我才驀地驚覺到擺在眼前的離別，對我、她們和大黑是多麼地殘忍。

眾女的笑聲減少了，我還發覺她們背著我在偷偷垂淚。

假設不用離去，那有多好。

我也不是整天和眾女狂歡作樂，不時取出翼奇給我的地圖、研究圓球上的地理形勢。這航海圖是否來自《智慧典》呢？

真是使人難以置信。

擁有帝國、大沙漠、淨土的遼闊大陸，原來在圓球上只佔了小小的一塊，另外還有兩塊小了少許的陸地。和數之不盡的大小海島。

但比起海洋來，陸地只佔了不足四分一的面積，其他全是澄藍的汪洋。

如此廣袤的海陸，真是發人馳想。

這是否就是宇宙所有生命的集中地。

圓球外會否有其他圓球？

太陽、月亮和星宿又究竟是甚麼東西？它們是否就只為了我們的圓球而存在著？

回到魔女國，我定要仔細翻翻《智慧典》，魔女的死亡，在當時對我的打擊是非常沉重深痛的，使我把這關鍵到整個圓球的未來的奇書也忽略過去，可知情緒會使人不斷犯錯的，就像鳳香死後，我大發雷霆那樣，真是想想也教人不安和歉疚。

妮雅從後艙走了出來，坐到我懷裏，指著左方遠處聳起的一座美麗的高山道：「那就是淨土九山十河裏的『捉彗』山，當我們見到『夕陽』山時，望海城將在兩天的航程內了。」說到最後兩句，她的聲音低沉起來，反身緊摟著我。

我擁著了不僅是她，還有她腹內的寶貝女兒，想起離別在即，一時也找不到安慰她的說話。

妮雅輕輕道：「蘭特！你一定要儘快回來，沒有了你的日子，一天也難過得很，求你不要讓我們等那麼久啊！」

我在她耳旁道：「信任你的男人吧！他會永遠將你們放在第一位的。以前或者我不懂得珍惜，現在我已學曉了。」

我想起了華茜和失蹤了的公主。

次日黃昏，「夕陽」山終於出現在西方的地平上，落日的餘暉將這連綿不絕的秀麗山脈沐染在暗紅的光霞裏。

天上的雲彩艷異得教人感動。

晚餐在沉重的心情下默默進行著，連素愛嬉笑玩鬧的紅月也不作一聲。

凌思也感覺到那種壓得人心頭難受的氣氛，放下一盤水果後匆匆離去。

我心中一動，站了起來，追著出去，在走廊處喚停了她。

凌思停了下來，背著我，但我仍從她香肩的動作，看到她在顫抖著。

我雙手搭在她肩頭上，扳轉她的身子，然後像那次在流仙城戴青青的房內般，把她壓在廊壁處，問道：「為何你這幾天總是蓄意避開我，你若不想服侍我，我可任由你自由離去。」

凌思情急搖頭，低叫道：「不！不！大劍師誤會了，凌思只是覺得不配，能當你的僕人我已心滿意足了，不敢再有奢求。」

我柔聲道：「還記得那天我吻你嗎？」

凌思霞燒玉臉，肯定地點頭。

我道：「那感覺美不美？」

凌思不勝嬌羞，垂下頭去，卻仍輕輕點頭。

我道：「那你還害怕甚麼呢！」

兩天後，既甜蜜又神傷的旅程，終於在抵達望海城而告終。

在我的要求下，望海城只舉行了簡單的歡迎儀式。

那晚我們住在大公府後園一個幽靜的房子裏，連大黑也像感受到別緒離情，不住纏著我和牠玩耍。

那夜我和眾女抵死纏綿，痛苦和快樂，笑容與熱淚，再沒有人能把它們分開來。

到了次日天還未亮，便爬起床來，眾女為我沐浴穿衣。

碼頭在晨光裏和平安逸，令人甚麼事也不想去做，更不要說遠航出海。

來到上船的踏板旁，我剛轉過身來，大黑已撲進我懷裏，嗚嗚哀鳴。

我憐愛地摩娑著牠的大頭，讓牠的大舌熱烈地舔在我臉上，想起在那劫後災場找到大黑的情景，心中一酸道：「大黑！我走後采柔會照顧你，好好地在這裏安居吧！」

話才完，已忍著不哭的紅月和龍怡立時痛哭起來，還多了凌思和妮雅，采柔也一臉淒然，只有雁菲菲神色平靜，只是俏目半刻也不肯放過我。

我逐一和她們擁抱話別。

我像個丈夫向妻子吩咐般向采柔道：「你給我在淨土找個最美麗的地方，最好是河旁或湖岸，不過假若是個山谷，有幾道溪流的話亦可入選，叫妮雅大公命手下為我們在那裏蓋一間房子，不用太大，使大黑走一遍也要嚷累的那種廣闊便夠了，記得這麼多叮嚀嗎？」

采柔淒然一笑道：「我會在那人間仙境等你，直至老死。」

當我把妮雅摟入懷裏時，也感到摟著了與我血脈相連的小女兒，假若能夠的話會在她出生前趕回來。

妮雅柔聲道：「大劍師！有時我是否很刁蠻？」

「刁蠻？」我失笑道：「那是個絕不適合你的形容，除非在『刁蠻』之上加上『高貴』兩字，就是『高貴的刁蠻』，那就天衣無縫地貼切了。」

妮雅不依地輕搥了我兩小拳，再次表現了她高貴的刁蠻。

龍怡和紅月兩人一齊投進我懷裏，哭得似梨花帶雨，教我這戰無不勝的大劍師心亂如麻，一點應變的方法也沒有。

采柔等走了過來，半硬半軟拉開了兩人，今次連一直克制著的采柔也變成了個淚人兒。

我向傲立一旁的飛雪吹起口哨，指示牠先往船上去。

飛雪緩步而來，卻不上船，來到大黑之旁，伸下頭去，破天荒第一次讓大黑肆無忌憚地舔牠的長臉。

我轉過頭去，剛好雁菲菲來到我側旁，拉著我的手，深情地道：「大劍師！謝謝你！」

我答道：「謝的應該是我才對。」

是的！

我感激她們。

若非她們，我仍是個最愚蠢的盲人，睜而不見愛情世界內那無盡無窮的美景。

只有在熱戀裏，才可令人嘗到光陰苦短的滋味。

我衷心感謝她們把我變成最幸福的人。

而我的回報，就是要和她們熱戀至老死。

無論在一起時，又或離別後。

這是一個臨別的承諾。

再吻了她們數遍，包括大黑在內，我強忍痛楚，往船上走去，不敢回頭看她們，因為怕給她們看到我掛在臉上的熱淚。

大黑的狂吠由後面傳來。

## 第三章 怒海驚魂

我還是第一次到大海來，無邊無際的汪洋，就像廣闊的大草原，又或黃沙滾滾的沙漠，都是那樣使人肅然起敬。

在海上過了風平浪靜的兩天，情緒稍為平復後，我召了翼奇到我的寶座旁，問道：「我們現在那裏？」

翼奇道：「是淨土的北岸，直到現在我們的航線仍是沿著海岸走，這樣路程雖遠一點，但遇到風暴時可以立時躲到岸旁去。」頓了一頓又道：「但離開了淨土北端後，會有十多日遠離陸地，那就是航海圖所說的海溝了，全程以那段路最危險，過了海溝便抵達帝國西岸的日出城了。」

我想不到這麼快便可以回去，喜道：「坐船確是比走路快多了，真好！」

翼奇道：「出海後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大劍師的歡容。」

我尷尬地自嘲道：「我所以開心，只因為若要回淨土去也是同樣快吧！」

翼奇感同身受地道：「我完全明白大劍師的心情，或者你還未知道，屬下也愛上了兩位淨土美人。她們真是令人難以抗拒的。」

我失笑道：「原來如此！」

同病相憐下，我和翼奇更是投機，談了一會後，翼奇邀我到船艙頂的看台上去，欣賞大海日落的美景。

對著動人的大自然，當時我只在想：假設采柔大黑等在我身邊，那就好了。

大海的夜空足可與任何一處的星空媲美而不遜色分毫。

那夜我想起了無數的人和事。

最後只想著華茜和魔女百合。

離開了魔女國到現在差不多一年。那是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一段時間。但若對人事的變遷來說，甚麼事也可以發生了。

我有種不祥的預感，一些可怕的災禍，已降臨到魔女國了。

天連海，海連天。

淨土的海岸很快降到右後方海平之下，四周盡是洶湧的波濤。

兩艘船艦無助地隨著波浪起伏顛簸著，使最強壯的人也感到不舒服。

只有飛雪絲毫不受影響，仍是那麼安詳和閒適。

閒著無事，我多了個習慣，就是凝神靜氣，試圖去控制體內那傳自魔女刃的奇異能量。

不過氣人得緊，愈想去把握它，它便愈不聽話，弄得我無法可施。

但每次努力後，我的精神力量都稍有輕微的改善，那是種很難言喻的感覺，這使我感到前途一片光明，能不斷進步確是使人振奮的事。

某天的午後時分，我躺在寶座上凝神靜氣，飛雪則站在船尾處，像人般望著遼闊無邊的大海。

我大為好奇，心中想道：飛雪！你在看甚麼？

飛雪轉過頭來，看了我一眼，輕嘶一聲，前蹄提起踏下，才轉回頭去。

我驚訝至心肌差點麻痺起來，心中狂叫道：難道飛雪竟聽到我心裏的召喚？

將雜念排出腦外，我以全心全靈的力量在心中向飛雪呼喚道：飛雪！過來！

最奇妙的事發生了！

飛雪毫不猶豫轉身走來，當我摟著牠雪白的長頸時，差點激動得掉下熱淚。

因為我知道自己正逐漸成為一個擁有異力的超級人類。

接著的十多天，我情緒高漲，有一晚風浪特別急，我忍不住跑往上檯的駕駛室。

翼奇正強睜著眼皮，指揮著手下操舟前進。

曙光出現在東面的海平上，但整個天空仍是黑壓壓的，點綴著的只有數點微弱的星光。

我道：「天氣看來不大好！」

翼奇臉色很難看，沉聲道：「我怕會撞上大風暴，你看海浪比先幾天急了很多。唉！還有一天多點便可抵達帝國，想不到竟遇上這種事！」

我奇道：「難道海浪的速度比風暴還要快嗎？」

翼奇道：「一般情況下，風暴會比海浪走得快很多，但若真是可怕的大風暴，會在海上不住盤旋，有時甚至會停下不動的，那時波浪就會比風暴走得快上很多了。」

這時我才明白翼奇為何如此擔心，問道：「我們可否改變航線，避開這風暴？」

翼奇嘆道：「這種風暴漁民喚作『鬼渦漩』。在海上飄忽無定，要避開它也不知如何能辦到，所以漁民對它真是談虎色變。」

我心中一動，道：「或者我有辦法也說不定！」

我走出艙外，站在甲板上，狂風迎臉刮來，卻沒有下雨。

在漸明的天色裏，我閉上眼睛，在這危難臨頭的當兒，我的精神迅速凝聚起來，然後往茫茫的汪洋探伸出去。

忽然裏，整個思域的空間擴闊開來，大海似被擁進懷裏。

強大可怕的力量在大海的西北方盤旋肆虐，帶起了滔天的巨浪。

我一震醒來，指著風暴的方向道：「鬼渦漩在那裏！」

翼奇對我的超靈覺早深信不移，連忙下令改變船向，往西南方駛去。

那天早上，我一直留在翼奇身旁，指示著船行的方向，縱使如此，到了午後，仍避不開鬼渦漩邊緣區的風暴。

開始時風從東南方吹來，越刮愈大，風帆都漲滿了。

翼奇不住下令，改變航線，使風只從船尾吹來，若讓風從側舷吹來，可能整艘船也會給掀翻在怒濤上。

這是最艱辛的鏖戰。

連不用值班的人也爬起床來，和狂風搏鬥，把所有帆都降下了大半。

船向不住調整著。

但噩夢才是剛開始。

暴雨狂風終於來臨。

波浪滔天和狂暴的風雨裏，我們已分不清風究竟由那裏吹過來，甚至連方向也迷失了。翼奇見情勢危急，下令所有人都要在腰間繫上繩子，以免給風浪捲走。

我變成了唯一的導航者，指示著最近的安全區。

另一艘船上的方原，指揮著下屬緊緊追著我們。

在這與世隔絕的怒海裏，前途禍福已再不是由人所控制，而是全賴船艦在波濤裏的性能。

看台上的人叫道：「看！」

我們駭然轉頭，只見比先前遇到任何波浪還大上數倍的巨浪，猛獸般由後方撲上來。

一呆下，整艘船給送上半天。但當白沫飛濺的浪峰，降下至波谷時，船就像潛進水裏，然後整個甲板上全是水。

海水奇蹟地由甲板上退去，船上的人東倒西歪。

「小心！」

駕駛艙內眾人駭然望去，一枝船桅受不住風力，連著帆傾折下來，打在左舷處，再滑進怒濤裏，船身側斜，這時另一個巨浪又至。

耳裏除了大浪帶來振耳欲聲的嘶叫喧囂外，其他甚麼聲音也聽不到。

天空堆滿烏雲，海水被滾滾白浪弄得一片模糊。

這麼可怕的經歷，我還是第一次遇上。

當船身奇蹟地回復平衡時，小山般的浪撲頭蓋臉地澆在我們身上，把每一個人掀翻在地，甩往一旁，連駕駛艙也灌滿了水。

浪頭一個接一個不停襲來，兩艘船玩具般被拋弄著，忽快忽慢，我們雖是力盡筋疲，仍硬撐著與風浪奮戰。

就在這時，一聲馬嘶傳來。

我們大吃一驚，往聲音傳來處望去，只見洶湧波濤裏，飛雪在那裏掙扎著。

牠不是留在後艙嗎？怎會掉到海中。

一個巨浪掀來，霎時間甚麼也看不見，浪過後飛雪給浪捲得更遠了。

我一拍翼奇肩頭，喝道：「到日出城等我，我不會死的！」不理他的勸阻，撲出駕駛艙外，跳往下層的甲板，由左舷投往怒海裏。

## 第四章 再回帝境

能量不住由我體內傳進飛雪去，支持著牠在海上用力劃游著。

風浪平靜了下來，陸地在遠處橫直著，以事實告訴我希望就在眼前。

回想起過去兩日兩夜在海上的掙扎，現在仍是猶有餘悸。

幾乎在我投進巨浪中的一刻，立時與翼奇等失去了連繫，不要說看不到飛雪，連翼奇的兩艘船艦也看不到絲毫影蹤，看到的只是鋪天蓋地的巨浪。

但我卻有把握找到飛雪，因為我可以感覺到牠的位置。

巨浪不住將我拋起和放下，每當來到浪與浪間的波谷底時，我便拚命潛進水裏，往飛雪游去。

奇異的能量支持著我，直至我找到飛雪。

一見到我牠便安靜下來，我死命摟著牠的長頸，成功地將異能輸進牠身體裏。

我們放棄了無謂的掙扎，任由波浪帶著我們往海岸載浮載沉而去。

但再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和飛雪分開來。

現在陸地終於在望。

當我們在一個偏僻無人的沙灘登岸時，人畜均再支持不住，伏在灘上只懂喘氣。

極度勞累下，我沉沉睡去。

睡去前，我感到體內的異能差點消耗殆盡，恐怕要待上一段時間，才能復原過來。

至此我對這種來自魔女刃的奇異力量，又多了深一層的認識──就是它也有衰竭的時刻，就像人的體能那樣，只不過它比一般人的力量大得多罷了！

我做了個夢。

夢中帶著華茜、魔女和公主，似乎還有麗清郡主，重回淨土。船快泊岸時，我看到采柔等在碼頭上哭著歡迎我。妮雅手上還抱著我的女兒。

飛雪的嘶叫把我驚醒過來，迷糊中我坐起身，只見黑夜裏的沙灘旁的草野全是火把，有幾個人正在追趕飛雪，想把牠擒下，還有十多人持著矛斧等各類武器，往我氣勢洶湧地奔過來，看來也不似是歡迎我。

我心中暗笑！誰可逮得著飛雪。

心中送出一道訊息。

飛雪一聲長嘶，踢翻了幾個人，後發先至，瞬眼間越過了正往我奔來的十多個鄉民模樣的人，來到我身旁。

我一聲長笑，飛身上馬，策著愛騎，沿著沙灘馳走，把那些充滿敵意的人全拋在後。

飛雪不待我吩咐，放蹄疾奔，似要將在海裏掙扎求生的悶氣全發洩出來那樣。

經過了兩天兩夜的共危難後，我和飛雪的關係又更深進了一層，那是一種很微妙的人畜間的溝通感覺，但又是非常實在。

逢林過林，遇山攀山，也不知奔了多久，天明時，我們來到一座高山之巔，俯視著晨光照射下大地的遠近美景。

大海落在後方遠處，沿著海岸分佈著十多個小村落，海彎處隱見海民的漁舟，剛才來捕捉我們的怕也是這些海民。

不由奇怪起來，這些海民一向與世無爭，對外人亦非常友善，為何會對我如此充滿敵意，是甚麼使他們如此驚怒？

不過這時我已無暇去想他們的問題，有甚麼比立即飛馬趕到魔女國去，更能吸引我的關注。

我俯瞰著山下遠近的河谷美景，盤算著自己的位置。

據翼奇所說，離開了淨土後往西航將可抵達日出城，但因遇上風暴，航線偏往了西北方，所以我登岸處，很可能是比較接近望月城又或魔女國的地點。

想到這裏，心中一動，目光落在前方地勢平緩處的一條大河，心臟忐忑躍動著，這樣的大河在帝國境內並沒有多少條，難道竟是分隔著帝國和魔女國，被兩國分稱為「望月河」和「魔女河」的那條長河？

想不到這麼快便來到這裏，心中一熱，策著飛雪，奔往山下，望著魔女河狂馳而去。

飛雪將牠的速度發揮到極致，黃昏時分，終於來到河水奔騰的魔女河旁。

到了此刻，我已毫不懷疑這是帝國人稱之為「望月河」，而魔女國人稱之為「魔女河」的著名河流，因為我看到了上游處望月城照亮了半邊天的輝煌燈火。

「鏘！」

索鉤掛在望月城西牆上邊緣處，我迅速往上爬去，不一會到了城牆上，覷準了一個機會，避過了守城的巡邏，由另一邊落下去，到了城內。

經過了一年多後，我終於又踏足在這充滿了既甜蜜又痛苦記憶的偉大城市內。

馬原、華茜、神力王、魔女、麗清郡主等人的臉容一一閃過心頭。

我站在城牆的陰影裏，感慨萬千！

沿著城牆可供十馬拉馳的繞城大道，隱有步伐整齊的蹄聲傳來，我往左方望去，千多簇火光正往著我這裏奔來，知道是巡城的騎衛，忙收攝心神，內心立時感到被留在城外飛雪那晶瑩潔淨的心靈，也知道牠的狀況和位置，這奇妙的超靈覺使我有好一陣的迷失，若不是愈迫愈近的蹄聲，我還捨不得離開這美妙的精神聯繫，竄進對面的房舍裏。

半小時後，我離開了城西的住宅區，來到城心燈火照耀如白晝的大道上。

這處也是這不夜城最難使我忘記的地方，所有事情都發生在那方圓的一帶──比武館、露天市場、玩雜耍的廣場、女奴買賣市場。

街上熱鬧的情況尤勝從前。

我擠進人堆裏，隨著人潮漫無目的地走著。

那種感覺神妙之至。

自離開魔女國往淨土後，每走一步都幾乎有個目的地，只有現在我才再嘗到任意所之的滋味。

不知不覺間，我來到那販賣女奴的大帳棚前，數也數不清有多少的男女，正爭先恐後擠進裏面去。

魔女是否仍躲在帳後處？

一群人由背後湧來，我身不由己地順著前進，不一會竟發覺來到了擠著近千人的帳內。

燈火通明下，帳前的高台上站著個赤著上身，只在腰間圍了一小片布的美麗少女，旁邊站的是一名臉目猥瑣的瘦弱男子，正繪影繪聲，極盡淫褻地述說著這可憐少女的種種誘人「優點」。

台下無論男女都情緒高張，不時怪叫淫笑，狀若瘋狂，顯露了人性極端醜惡的一面。

一些人更死命擠往較近高台的地方，以求看得更清楚。

我幾乎是站在離高台最遠的地方，這當然難不倒我，凝神一看，立時清楚地看到台上那待沽的半裸少女的容顏。

為何像有點眼熟？

驀地記起這不是魔女百合其中一名近身女婢嗎？她也侍候了我一段時間，名字叫作美姬。

想到這裏，手足冰冷起來。

難道魔女城已給麗清攻破了。

一團怒火熊熊由心中燒起。

這時剛開始叫價，各人都屏息靜氣，以免聽不到最新的報價。

價錢不住跳升，顯示美姬很受歡迎。

一股無法壓止的傷痛狂湧而起，我狂喝道：「閉嘴！」

我也想不到自己可以發出這麼驚雷般的一聲狂吼，竟能把所有聲音全壓下去。

帳內霎時間靜至極點。

沒有人能不因這聲驚天震地的斷喝而動容。

我身旁的人均退了開去，使全場所有人都知道這聲音由我發出來。

我大步往台前走去，那些人為我氣勢所懾，自動讓出通路。

那女奴販子向我嚷道：「你是誰！」

我眼中神光暴閃，看了他一眼。

女奴販子呆了一呆，再說不出話來。

我到了台前，望向不能置信地看著我的美姬道：「告訴我！魔女城是否被攻陷了？」

美姬淒然點頭，失聲痛哭。

在千百對目光注射下，我跳上台去，摟著美姬，柔聲道：「相信我！妳的苦難已過去了。」

這時那女奴販子才如夢初醒，跳起來道：「是魔女國的殘餘份子，快拿著他！」

台後十多名手持刀劍的壯漢湧了出來，如狼似虎地往我撲來。

台下群眾回復生氣，不住高呼為他們打氣，就像將比武館的現場氣氛重現此處。

我冷笑一聲，魔女刃離鞘而出，「鏘鏘鏘！」在瞬眼間劈出十多劍，腳步未移下，十多名大漢刀折人傷，蹌踉跌退。

所有人忽地鴉雀無聲。

我脫下外袍，蓋在美姬身上，摟著她跳往台下。

眾人紛紛讓路。

我摟著美姬，昂然離開，到了出帳蓬處，我轉身向著帳內所有人道：「我就是大劍師蘭特，告訴麗清，我又回來了！」

眾人呆瞪著我，連呼吸也暫時停止了。

我踏出帳外時，帳內轟然響起震天的歡呼和吵鬧聲。

以百計的人狂呼道：「大劍師回來了！大劍師回來了！」

我估計得不錯，在帝國已沒有人比我蘭特更具威望。

麗清！

我會分毫不讓地要你償還魔女國每一滴的血債。

美姬摟著我只是哭，像要把所有積鬱在心裏的悲苦怨憤與屈辱發洩出來。

我和她躲在一所房子的樓頂處，街上的形勢亦在急劇地變化著。

我回來的消息瘟疫般在城內擴散。

麗清的將領從城外調進來了大批軍隊，將閒人驅趕回屋內，一隊一隊帝國軍策馬在街上馳過，氣氛緊張至極點。

一待軍隊扼守了所有要道和戰略位置後，他們便會逐屋逐戶地來搜索我。

美姬哭泣漸止。

我憐愛地托起她巧俏的下頷，柔聲道：「告訴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美姬的眼淚又源源流下，悲聲道：「在圍城三個月後，麗清女皇的大軍攻破了城，男的都被屠殺，女的被強姦和俘虜……我……」悲從中來，泣不成聲。

我心焦如焚追問道：「華茜他們怎樣了？」

美姬勉強收止悲泣，道：「華貴妃受了重傷，馬原軍師和白丹大將等拚死護著我們逃走，但山城後遇到伏兵，我們給衝散了，我們……我被他們……」

我將她摟緊懷內，低聲勸慰，心中燃起一絲渺茫的希望，華茜或者尚在人間。

我探頭望往街上，剛好一隊黑頭盔處有著一個黃色方格的黑盔戰士馳過，正是麗清轄下七色軍內的黃軍，我還記得他們的年輕統領叫英耀，是個相當精明厲害的人，看來正是留守此城的統領，我對此人的印象相當不錯。

麗清應仍身在魔女城內，只不知她有沒有發現魔女長眠其中的地下宮殿？

想到這裏再忍耐不下去，柔聲對美姬道：「你留在這裏，我取得望月城後，便會回來找你。」

我憑索鉤落到街上，將波動的心境按下，回復平明如鏡的精神狀態。

思感的領域立時擴闊至無限，不但清楚感到遠近的活動，甚至還和城外的飛雪生出感應。

先知先覺下，我輕易避開了設在道路交叉處的哨站，又躲過了十多隊巡邏的騎士，來到由橫街通往主宮的大街上。

一到這裏我不再掩藏，昂然往郡主宮進發。

號角聲不住響起。

盔上印著黃色方格的黑盔武士潮水般由四方八面湧至，塞滿了整條望月大道。

我像對他們視若不見地繼續大步前進，每一步也堅定有力。

奇怪得很，這些如狼似虎的黑盔武士看來雖氣勢洶洶，像要把我碎屍萬段的樣子，但事實上卻只是虛張聲勢，當我往前走時，他們還自動讓出路來，使我通行無阻。

夜風吹來望月湖的氣味，那主宮已在望。

一聲斷喝來自前方，大叫道：「你們這群蠢材，還不拿下他！」

四周的戰士受迫下湧了過來。

我大喝道：「誰敢來送死！」

眾戰士又嚇得退了開去。

對他們來說，能擊敗大元首的人，已不是人而是神，何況我還是深受愛戴的大將軍蘭陵的兒子。

每一個人都在期待著我回來，黑盔戰士們也不例外。

這時整條望月大道至少擠了數千名黑盔武士，但除了兵刃的震響，盔甲磨擦和皮靴馬蹄踏在地上的聲音外，所有人都默不作聲，連喝叫也欠奉，造成一種沉凝之極夢魘般的氣氛。

前面喝叫聲處閃出一名將領和十多名特別粗壯的武士。

我心中冷笑！終於有不怕死的人來了。

那將領冷喝道：「上！」

他身旁的勇士蜂擁而來，手中的重矛長槍向我招呼過來。

我暴喝一聲，魔女刃離鞘而出，腳步移前，不徐不疾地搶入他們中間，魔女刃寒光突盛下，十多人的兵器紛紛斷折，我的左右兩腳閃電踢出，中腳者都像紙人般離地拋飛。

剎眼間我已和那將領臉臉相對。

那將領露出駭然之色，手中長劍慌亂下拚死劈來。

我倏地加速前衝，以一吋之差避過對方長劍，和他擦身而過時，一肘重擊在他脅下處。

骨折聲立時響起。

那將領痛得冷汗直冒，跪倒地上。

連我也預料不到地，四周的黑盔武士爆起震天的喝采聲，不知誰先叫「大劍師萬歲！」，接著所有人都叫了起來，「大劍師萬歲」的歡呼聲，響徹望月大道上的夜空。

跟著整個城沸騰起來，居民爭著從屋內湧出來，加進向我歡呼的隊伍裏。

我有過淨土的經歷後，對群眾心理已非常熟悉，大喝道：「靜下來！」

四周的武士立即停止了不住舉起兵器致敬的手，接著靜寂蔓延往四面八方，只餘下趕來此地的人的急奔聲。

我大喝道：「我蘭特回來了，由今天開始，我就是你們的領袖，我給你們的不是戰爭和死亡，而是和平和法紀，你們願意效忠我嗎？」

眾武士和平民轟然應諾，迅又靜下來，看看我還有甚麼話說。

我叫道：「你們留在這裏。待我回來！」大步邁前。

在以千計的武士簇擁下，我昂然踏上跨湖大橋，往郡主宮進發。

沿途的武士都不住歡呼高叫萬歲，令人熱血沸騰。

但我卻沒有任何欣喜之情，想到的只是華茜等人的生死。

到了大橋中段處，一群沒有武器的將領迎了上來，帶頭的正是年青的黃色統領英耀大將。

到了我身前十步許處，英耀等全體將領跪伏地上迎接我。

四周的武士也紛紛跪下，只剩下我一人卓立橋心。

我毫不驚異能兵不血刃地奪得望月城，因為翼奇已給了我清晰的訊息，整個帝國的人都期望著我回來。

現在我終於回來了。

## 第五章 重會玉人

次日清晨，我和英耀率領二萬黃軍，渡過魔女河，往被麗清攻陷的魔女城進發。

經過昨晚的冗長會議後，我大概了解了帝國的形勢。

現時帝國主要給三股力量控制著，其他都是帝國分裂後的小股力量，不足為患。

最強大的是麗清郡主的軍隊，控制了望月城、魔女城和附近百多個較小的城鎮兵力達十五至二十萬人之眾。

其次便是黑寡婦連麗君的日出城，兵力只在三、四萬間，但佔了城高牆堅之利，又擁有帝國的主要人材和資源，守得穩如泰山，何況我更知道當翼奇等回去後，日出城將自動成為我最強大的支援力量。

最後是西北方乘亂崛起的野馬族，軍力不詳，但看他們能迅速佔領了帝國西北十多個城池和百多個村落，便知他們有著雄厚的實力。英耀的估計：他們的兵力應不過十三萬人，武器裝備都較原始。

對著我蘭特，麗清郡主似強實弱，否則望月城也不會向我集體投誠。

唯一令我這對戰爭已深切厭倦的人感到苦惱的只有野馬族的軍隊，我實在沒有興趣去看那些屍體山積、血流成河的場面。

可是愚蠢的人們總是要自相殘殺。

想起很快便要和麗清郡主在戰場上相見，心中亂成了一片，我真可以忍心把她斬殺馬上嗎？

望月城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她不會不知道，這狠毒負義的女人會怎樣應付呢？

當天晚上，我們在平原處紮營，正是當日魔女百合紮營的地方，但人事已全非。

美姬變成我當然的女侍，默默地侍候我沐浴更衣。

我的心重若鉛錘，真欲痛哭一場，以洩出心中的悔恨和悲痛，可是現在並非哭泣的時刻。

我向美姬道：「你也累了，回帳去睡一覺吧！」

美姬垂頭道：「今夜不要美姬陪你嗎？」

我想起當日被魔女客氣地下逐客令後，和華茜纏綿帳內的情景，黯然神傷，搖頭道：「你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子，但今晚我要獨自思索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美姬失望地點頭，出帳去了。

我坐了下來，腦中亂成一片，只希望明天能提早來臨。

翌日天還未亮，我和英耀率著二十輕騎，先一步往魔女城進發，午後時分來到了魔女城外的大平原。

魔女城正在燃燒著。

這時，昨夜派去偵察的小隊迎了過來，報告道：「魔女城在我們到來時已起了火，一個人也沒有。」

我冷汗冒出，高叫道：「百合！」一夾馬腹，箭矢般往魔女城衝去。

大地潮水般在我眼前倒退。

到了布滿戰爭殘痕的城外，我不得不勒馬停定。

整個魔女城全陷在火海裏。

淚珠不住流下，我舉起魔女刃誓言道：「麗清！我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英耀來到我身旁道：「這場火看來要燒上好幾天。」

我冷然道：「救火！」

英耀立即下令。

我狠狠道：「麗清也算拿得起放得下，留下一座廢城給我們，但以他們近十萬的軍隊能逃到那裏去？」

說到這裏我和英耀同時臉色齊變，四眼相覷。

答案當然是日出城。

現在日出城差不多等若一座不設防的城市，麗清避過我們後，自可輕易取城，而我們則陷於絕糧和無處棲身的困境，更無進退之路。

麗清實在太瞭解我了，知道我一聽到魔女城的事，將會不顧一切地趕來，以致給她針對我這弱點而定下妙策，使我和英耀的二萬戰士陷進萬劫不復的境地，若我沒有回天之術，聲譽將會大幅下跌，說不定連英耀這二萬戰士也會叛我而去。

戰無不勝的我終於因大意失策遭逢首次的敗績。

定要用些手段，才能挽回失去了的軍心。

我仰天一陣長笑道：「好！讓我看看麗清妳還有甚麼能耐？」向垂頭喪氣的英耀道：「停止救火！我們到閃靈谷去。」

英耀愕然道：「閃靈谷？」

我淡淡道：「是的！只有在那裏我們才能得到人力和物資的補給，當我們再回來時，就是麗清血濺我刃下的時刻。」

英耀稍微振奮，點頭道：「與其在這裏坐以待斃，不若看看閃靈族肯否出手協助我們。」

我肯定地道：「放心吧！他們都是我的好兄弟。」

想不到這麼快便要和巨靈見面了。

離開了焚燒著的魔女城的第二天，麗清七色軍中的紅、藍、橙三色軍的先頭部隊已殺至，幸好我們早便離開，否則在糧資缺乏、軍心渙散下，我們這二萬兵士很有可能不戰自潰。

我這一著亦大出麗清的意料之外，一時間完全摸不到我們的去向。

誰能想到我有閃靈谷這一著後援？

第十天，我們終於越過了橫隔著魔女谷和閃靈聖原的原始森林，再次踏足聖原之上，久違了的連雲山脈立於前方。

大黑那條閃靈人的村落長滿了野草，就像從沒有人曾在那裏居住過那樣。

我們的乾糧全吃光了，過去幾天都是靠打獵和野果維持生命，人畜勞累不堪。

剛出了原始森林，探子便來回報：閃靈人的大軍已在林外的草原布陣，顯然是針對我們而來。

我命大軍留在森林的邊緣區，和英耀兩人策馬出迎。

草原上近二萬的閃靈人分前中後和左右二翼列成五組，戰意高昂，殺氣騰騰。

我環目一看，大出意料之外，照我估計，閃靈人的實力不應超過二萬人，為何現在竟達三萬之眾，確是令人費解。

英耀指著位在最後方的大軍奇道：「那並不是閃靈人，而是魔女國的軍隊。」

英耀說得不錯，白色的盔甲，正是魔女國士兵的標誌。

一顆心不由狂跳起來。

閃靈人敲響了的戰鼓驀地沉寂下去，接著十多騎衝了出來，往我們疾馳而至，顯是認出了我。

我拍馬奔了出去，大叫道：「巨靈，我回來了！」

衝來的不但有巨靈、山蛇等一眾長老，竟還有白丹、馬原和幾名魔女國的將領。

巨靈高嚷道：「大劍師你回來了，每天我們都在盼望這時刻的來臨。」

剎那間兩方的人合在了一起。

巨靈歡欣若狂，在馬背上跳了過來，攔腰把我抱個正著，我受不住他巨體的衝力，一齊掉下馬去，滾倒草原之上。

我們抱成一團，在草原上翻滾歡叫。

閃靈族和魔女國的戰士潮水般圍了上來，不住歡喊致敬。

過去十多天來的鬱怨自責，至此一掃而空。

好不容易我才和巨靈從地上爬起來，山蛇、馬原等全跳下馬來，和我逐一擁抱，以表欣悅和掛念之情。

我將英耀介紹給他們，讓他也接受到熱情的招呼。

我向滿臉熱淚的馬原、白丹等問道：「華茜呢？」

兩人垂下了頭，神情難過。

我一把抓著馬原的盔甲，將他的肥體舉在半空，狂吼道：「她死了嗎？」

在旁的白丹難以啟齒地道：「貴妃受了重傷，看來不行的了。」

我喜出望外道：「她在那裏？」

巨靈嘆道：「貴妃現在谷內，她的傷勢深及心肺，連我們最好的醫生也束手無策，大劍師若能趕快點，或者可以見到她最後一面。」

我心急如焚，召來飛雪，躍上馬背，向白丹等道：「你們和英耀安排一切，我要先到閃靈谷去。」

巨靈躍上馬背，叫道：「大劍師！請讓最敬愛你的兄弟帶路。」

我以顫抖著的手，揭開了帳門。

久別了的華茜躺在床上，長長的秀目闔了起來，臉上半點血色也沒有，顴骨瘦得隆了起來，眼眶處深陷下去，蓋著被子的胸膛急速而吃力地起伏著。

巨靈將守在床旁的兩名閃靈女子打發出去，在我耳旁低聲道：「受傷後她一直昏迷，但仍不時喚著你的名字。」

我心中一酸，待要衝上去，卻給他一把拉著我道：「記著！不要讓她發覺你到來，若她知道你來了，可能會失去了等待你的鬥志，立即逝去。」

我的熱淚再留不住在眼眶裏，激流般湧出，鼻頭酸痛難止。

我一步步往她走過去，同時抽出背後的魔女刃，心中禱告著，請求它像救采柔般把華茜救回來。

我到了床緣，雙膝一軟跪了下來，珍而重之把手伸進她背後，輕輕托起她的嬌軀，把魔女刃伸了進去，讓她的背脊壓個正著。

淚水不住流下，我拿起了她嬌弱無力的纖手，集中了全心全靈的力量，將體內的異能輸進她體內。

時間飛逝著，愈把能量送進她體內，我的精神反而愈旺盛起來。

神蹟終於降臨到我這心愛的美女身上。

隨著能量的湧入，她的臉色逐漸紅潤起來，閃耀著一種難以形容的光澤。

她的呼吸也暢順起來，胸膛起伏有致，再不像先前的急促吃力。

我的心定了下來，輕吻了她一口後，嘴巴湊到她耳朵旁，喚道：「華茜，華茜！蘭特回來了。」

華茜嬌軀劇震了一下，嚇得我忙加強輸入能量，以免她的心臟受不了這樣大的刺激。

長長的睫毛抖動起來。

我坐到床邊，將臉孔湊到她眼前。

她的眼睛終於奇蹟地張了開來。

接著是難以形容的閃亮，櫻口劇張，「啊！」一聲叫了出來。

清淚由眼角瀉下，華茜悲叫道：「蘭特啊！你好狠！」

我勉強擠出一絲笑容，深情地道：「由今天開始，我蘭特向天立誓永遠再不離開你。」

華茜的狀態不住改善，臉上閃著亮光，欣喜地道：「你真是回來了嗎？這是否只是一個夢境，因想你太多而發的美夢？」

我拉起她纖柔的手，貼在我臉上，柔聲道：「夢可以這麼真實嗎？告訴你！我已殺了大元首，妳不為這而欣悅嗎？」

華茜顫聲道：「告訴我！這真的不是一個夢。」

我道：「我可以證明給你看這不是一個夢，但你卻須以好好活下去的決心來報答我。」

華茜輕呼道：「蘭特！蘭特！」

我道：「你現在覺得怎樣？」

華茜神智愈來愈清醒，俏臉閃著聖潔的光輝，思索著道：「我的身下放了甚麼東西？很暖很舒服，你的手也很熱，令人只想睡覺。」

我柔聲道：「那就睡吧！醒來後我答應你將給你個最美麗的世界，蘭特會令你變成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好好睡吧！」

華茜微嗔道：「不！睡著就見不到你了。」

就在此刻，我忽地感到和華茜的精神連成了一體，感受到她身體的軟弱和痛楚，感受到她對我那無有止境的熱愛。

我在心中催促道：「睡吧！睡吧！為了我，好好睡一覺吧！」

華茜終於閉上美目，甜甜睡去。

我放開了她的手，對自己體內不減反增的異能奇怪不已，難道這樣的輸出也不會造成損耗嗎？同時也發現自己竟能以心靈的呼喚助她進入睡鄉。

我揭帳而出，發覺不但帳外站滿了人，連遠近的山頭也全是閃靈、帝國和魔女國的戰士，他們在等待華茜的消息。

我微微一笑，同立在帳門前的巨靈、馬原等人道：「華貴妃現在剛睡了，她再醒來後將會好好地活下去！」

眾人露出難以置信的神情，以為我悲痛得瘋了起來。

我大叫道：「華茜被我治好了，你們明白沒有。」

聲音在閃靈谷來回激盪著。

接著是驚天動地的歡呼和喊叫聲。

我向巨靈道：「找你們最好的醫生來，便知我沒有說謊。」

山蛇長老看來就是閃靈谷內那最好的醫生，義不容辭兼難以置信地走進帳內。

眾人都靜下來，等待著。

山蛇幾乎是連跑帶跳從帳內滾出來，狂叫道：「閃靈神顯靈！華貴妃已經轉好了！」

巨靈撲了過來，將我整個人抱起，狂叫道：「感謝閃靈神，因為你知道這世上沒有比大劍師更值得你去照顧的好人。」

歡呼聲響個不停。

眾人紛紛湧來恭賀，早先籠罩著閃靈谷的愁雲，一掃而空。

我乘機道：「我還有一件事要向各位宣佈，就是大元首已喪身於我刃下。」

全谷數萬人倏地靜止，只餘下犬吠馬嘶的聲音。

我這兩句話比甚麼也更有力。

一直以來，大元首代表著的是無敵的邪惡力量，除了魔女百合外，沒有人敢向他挑戰，沒有人不是活在他的陰影籠罩下，他代表的是個任何人也醒不過來的噩夢。

現在我告訴他們，我已殺了他，你說這會帶來多大的震撼。

我道：「他的遺體已被運返了日出城，他的死訊很快會傳遍大地。」

眾人再次狂熱喝采歡叫。

「大劍師萬歲！」的叫聲此起彼落。

我揀在這時刻告訴他們，是要振起他們的意志，華茜痊癒後，便是我反攻麗清的時刻了。

我需要的是一支戰意高昂的聯軍。

## 第六章 閃靈妙舞

我拋開了一切事，留在帳內陪伴華茜，心中充滿著對上天的感恩。若非飛雪掉進海裏，使我陰差陽錯地及時趕至，救回華茜，現在已是錯恨難返的局面。

只不知魔女的地下陵寢是否受到破壞？那裏藏著我一個奢求、一個希望。

胡思亂想間，我終耐不住勞累，在華茜旁沉沉睡去。

「蘭特！啊！蘭特！我真的不是在做夢。」

我驚醒過來。

柔和的月色由帳頂的小紗窗透射入來，照著華茜嬌秀但卻精神奕奕的俏臉。

我最少睡了十多小時，嚇得坐了起來，將華茜溫柔地摟進懷裏，讓我們的臉頰緊貼在一起。

華茜不住抖顫著，喜極而泣道：「我多麼怕醒來後發覺只是一個夢，蘭特！你真狠心，去了那麼久。」

華茜今次的復元速度，要比采柔那次快上了很多倍，看來我體內的能量，比魔女刃更有效，又或者是因雙管齊下而來的功效，我憐惜地道：「我可以發誓別後因懷念你而受的煎熬，已足使我還夠了欠下你的債。」

華茜移開了身子，情款深深地看著我幽幽道：「你的情話一點也沒有退步，聽到你的甜言蜜語，甚麼怨恨也消了，說真的，有段時間我的確很恨你。」

我苦笑道：「你的傷口還痛不痛？」

華茜呆了一呆，這才記起自己受了重傷，伸手在胸脯上摸索了一下，奇道：「為甚麼我一點也感不到有傷口。」

我探手到她衣裏，找尋傷口。

華茜抖顫起來，俏臉羞紅，顯是受不住我這種肆無忌憚的探索。

我愛不釋手地撫弄著她嫩滑的胸肌，嘆道：「真是神奇，連傷痕也沒有了。」

華茜軟倒在我懷裏，求饒道：「蘭特！求你住手，你愈摸我的肚子便愈餓哩！」

天亮前，華茜在我能量的引導下，再睡了過去。

我有種放下了千斤大石的輕鬆和寫意，忍不住走出帳外，借著點月色，走上谷邊的斜坡。

巨靈由後面追了上來。

我奇道：「你昨夜沒有睡覺嗎？」

巨靈搖搖頭，道：「我帶你到一個好地方去。」

我欣然答應。

隨著他走往坡頂，來到一個斷崖上，剛好把整個閃靈谷收在眼底。

巨靈坐在崖邊，有點消沉地道：「自懂事開始，每隔一段時間，我便會來到這裏，獨自思索，甚麼東西也會想他一個夠的。」

我耳朵雖在聽著他的話，但心中卻在盤算著應如何開口和他說及采柔的事。

巨靈沉默下去。

我嘆了一口氣，道：「你為甚麼不問起采柔的事？」

巨靈神色如常地道：「閃靈人習慣不把別人女人的名字掛在嘴邊。」

頓了頓，低聲道：「她安好無恙嗎？」

我點頭道：「她留在一個叫淨土的美麗地方，等待著我回去，告訴我！你為何要把她讓給我？」

巨靈眼中射出一種近乎神聖的光輝道：「我將她硬塞給你，是因為我想令她快樂，那晚你將她逐回我那裏，只看她哀怨的眼睛，我便知道只有大劍師才能令她再快樂起來。」

我對巨靈肅然起敬道：「但你不怕以後要活在痛苦的思念裏嗎？」

巨靈斷然道：「不！只要她快樂我便快樂，自從她成為我帳內的女人後，我便覺得配不上她，我知道她一直憧憬著遠方的淨土，現在她終於抵達了心中的聖地，我只會代她高興。」

他似乎不想再在這話題說下去，站了起來道：「好了！我們也要下去了，否則會趕不及日出時向閃靈神感恩的舞祭。」

我想起了采柔的閃靈舞。

我抱著蜷在薄被內的華茜，來到閃靈人大廟前的斜坡上和一眾閃靈長老、巨靈等席地而坐。

斜坡下的大空地，也是當日我和巨靈比武的地方，整齊地排列了上千名袒臂露腿的閃靈女子。

她們的姿容體態雖及不上采柔的動人心魄，但都健康活潑，容貌娟秀，美目內像藏著兩股灼人的火焰，配上戴在手腕和腳踝處層層相疊、色彩繽紛的飾環，予人一種火辣辣的感覺。而更引人注目是綁在大腿上的貞節衛。

這時她們屏息靜氣地肅立著，分成了九組，中間的一組最多人，呈圓形，其他八組以中間一組為中心，花瓣般伸延開來，組成一朵鮮花的圖案。

我環目四顧，除了上萬的閃靈人外，馬原、英耀等一個也見不到，怕仍沉緬夢鄉之內。

華茜好奇地看著，在我耳旁道：「她們在幹甚麼？」

話猶未已，最老的青葉長者站了起來，以他沙啞的聲音嘶叫道：「感謝閃靈之神，只有你才能給我們最神聖的指示，大劍師一到，你便使華貴妃霍然而癒，有甚麼比這更清楚表達出你的意旨呢！由今天起，閃靈人的命運，就由你託付在大劍師手裏。」

「咚咚咚──」

在歡呼聲中，閃靈人敲響了大鼓，節奏緩而有勁。

千多名閃靈少女隨著節奏動了起來，輕提腿、柔揮臂，纖纖十指作著各種整齊但曼妙的美姿，腕踝處的飾環隨著動作不住撞擊，發出另一種清脆的金屬撞擊的聲音，和著鼓聲，翩然起舞。

鼓聲由慢而急，由緩而驟。

九組閃靈女熟練巧妙地穿插換移，健美的身體熱情有勁地抖動旋舞，千多人像一朵嬌艷欲滴的鮮花不住開合飄移。

那種充滿了熱和力的舞姿，使人連眼睛也捨不得眨上一眨。

華茜也看得目定口呆。

這時所有人都被驚醒過來，馬原、白丹、英耀等紛紛趕來，觀看名著大地的閃靈舞。

「嗨！」

上千名狂舞著的閃靈女嬌喝一聲，舞姿一變，拔出腿間匕首，作出各種戰鬥的姿態，將女子柔美和剛烈兩種相反的潛藏表現得淋漓盡致。

我們這批外來者就像看著一個神跡般目定口呆。

貞節衛又回到了腿上。

鼓聲倏止。

掌聲震天響起。

眾閃靈女向著四方盈盈屈膝施禮。

喝采聲更劇烈了。

我暗忖恐怕沒有男人會不看到口涎欲滴，不過敢動她們腦筋的人怕也不會占上大多數，因為閃靈人一向不與外族通婚，女人是他們最寶貴的私產。

閃靈女最後齊集在我面前，盈盈躬身，上千對美目都飄到我身上，然後嬌笑散去。

我憋在肺內的空氣這時才懂吐出來。

喝采聲裏，眾女無限嬌羞地逃回她們的帳幕裏去，分外對比出她們剛才那忘情的熱舞。

我不由地念起采柔。

馬原、白丹兩人走了過來，重遇後我們沒有任何深談的機會，也應好好談談了。

谷內彌漫著節日的歡樂氣氛。

華茜低聲在我耳旁道：「我想站起來，這樣給你抱著很羞人的。」

我啞然失笑，扶著讓她立起來。

馬原和白丹兩人恭敬關切地向她問好，看來他們的關係非常好。

巨靈過來搭著我的肩頭道：「大劍師！告訴我們下一步應怎麼走？」

我微一定神，先向馬原道：「告訴我魔女城被攻陷前後發生的事。」

馬原眼中射出悲痛的神色，嘆道：「大劍師所料不差，你走後三個月，麗清便出兵來攻，在華貴妃的領導下，我們苦撐了大半年，後來終於守不住……」

我忍著心中的痛楚問道：「多少人逃了出來？」

馬原道：「幸好華貴妃見形勢不對，早一步將全城的婦孺撤退往各地的城鎮，原本那也阻不了麗清的追捕屠殺，幸好你回來了，我想現在她應不敢輕舉妄動了。」

我鬆了一口氣，道：「你們怎會來到這裏？」

巨靈答道：「接到了魔女城快要陷落的消息後，我率了一萬閃靈人，趕往援手，恰好遇上了麗清的人追殺著華貴妃他們，我們及時擋住追兵，帶了他們回谷。」

我一拍巨靈肩頭道：「幹得好！不愧我的好兄弟！」

英耀這時也睡眼惺忪地走了過來，報告道：「探子回報說，麗清的人撤離了魔女城，返回日出城去了，有我們這個威脅，我保證他們沒有人晚上可以睡得好。」

我笑道：「看來你昨晚也睡不安穩。」

英耀道：「是的！我太興奮了，想起即將和大劍師統一帝國，使所有人安居樂業，怎樣也合不起眼睛來。」

眾人都笑了起來，到這刻我才知道英耀有著偉大善良的襟懷。

巨靈也激動起來，道：「大劍師！閃靈人會永遠追隨著你，告訴我們，下一步該怎麼走？」

我淡淡道：「巨靈！你和我到夜狼峽走走好嗎？」

閃靈夜狼兩族世代為仇，殺戮鬥爭無休無止，現在我忽然要他和我兩人直闖夜狼峽，對他來說是多麼難以接受。

事實上我亦不得不如此，若沒有「飛狼」戰恨親口答應不侵犯閃靈谷，我們怎能沒有後顧之憂。

巨靈眼中爆起光芒，道：「大劍師今次到夜狼人那裏去，為的是甚麼？」

我斷然道：「為的當然是和平！」

巨靈冷然道：「但我們被夜狼人殺死的兄弟的血不是白流了嗎？」

眾人見我們間的氣氛緊張起來，都噤口不言，擔心地靜觀其變。

我按著巨靈的肩頭，語重心長地道：「仇恨只帶來痛苦，只有相親相愛才會帶來快樂和歡欣，我曾向采柔保證，會以閃靈族世代的安居來回報我好兄弟巨靈的恩賜，信任我吧！」

巨靈臉容稍霽，沉聲道：「夜狼人凶殘成性，怎會接受我們和平的要求？」

我傲然道：「若他們不接受，我便將他們從大地上抹走。」

天鷹長老在我身後大聲道：「大劍師！這是否一個承諾？」

我斷然應是。

巨靈舉手和我相握道：「好！大劍師，我隨你去見戰恨。」

馬原擔心道：「只是你們兩個人嗎？」

華茜接口道：「不！是三個人。」

向我甜甜一笑，撒嬌道：「大劍師勿忘了答應過我要永遠將我帶在身邊的。」

這次輪到我臉紅了。

## 第七章 夜狼之行

三人兩騎，乘夜出發，第三天的清晨，我們昂然進入夜狼峽。

華茜蜷伏在我懷內，默默地貼著我給她充滿安全感寬闊溫暖的胸膛。

巨靈神色凝重，一副隨時會拔出劍來的戒備神態。

夜狼峽又長又深，兩邊高崖看上去一個人也沒有，但我的靈覺卻告知我上面隱伏了以百計的人。

巨靈也感應到敵人的存在，但見到我悠閒安逸的樣子，不好意思表現出自己的緊張，只好和我並肩緩行。

到了長峽的中段，一聲暴喝由上面傳下來，有人以帝國話道：「來人停步！」我們往上看去，只見兩邊高崖湧出了無數人來，彎弓搭箭，對準我們。

實不用浪費利箭，只要把堆在兩旁的大石推幾塊下來，便足教我們應付不了。

戰恨在前方崖壁一塊突出的大石現身出來，厲喝道：「大劍師！你這是甚麼意思？竟帶我們的敵人到來？」

巨靈怒喝一聲，待要回罵，給我打手勢制止了，向戰恨微笑道：「老朋友，你好嗎？」

戰恨臉容寒若冰雪，道：「大劍師知否自己陷身險境，只要我一聲令下，即管以你超卓的劍術，也不能倖免。」

我仰天長笑道：「你不要嚇唬我，若我不把戰恨當作好兄弟，絕不會這樣闖進來。」

戰恨暴喝聲，指著巨靈道：「若你當我是你的好兄弟，給我立即殺了這閃靈人。」

我再次阻止了勃然色變的巨靈說話，和聲道：「就因為我是你的好兄弟，才不可以殺他。」

戰恨稍微平靜下來，冷冷道：「你這是威脅我嗎？你以為我不知道閃靈谷聚集了來自魔女國和帝國的大軍嗎？只是不知道你也回來罷了！」

我和這高傲自負的人不是第一次交手了，那還不知道對付他要軟硬兼施，既要使他害怕，也要打動他的心，冷然道：「我為何要威脅我的好兄弟，若我蘭特要使我的好兄弟不快樂，今次來的就不僅是我和閃靈人的首領巨靈兄弟了，何況我還帶了我的女人來，讓她向你問好。」

華茜在我懷裏柔聲道：「戰恨公子！你好！」

戰恨可能這世人還是首次被尊稱「公子」，既有點大出意外，也明顯地軟化下來，嘆道：「但我們夜狼人怎可讓閃靈人進入我們神聖的土地？」

看來帶華茜來也是有用的一著，我乘機大喝道：「蠢材！」弓弦拉緊的聲音在上方密集響起。

戰恨色變道：「沒有人可以這樣叫我！」

我佯怒道：「因為我是你的好兄弟，所以可以這樣罵你。戰恨你給我好好想想，夜狼閃靈兩族打打殺殺，誰能奈何得了誰？結果是你們都困在這裏動彈不得，但血卻永遠白流著，仇恨不斷燃燒下去，告訴我！這等蠢事何時才可以結束？」

戰恨呆了起來，臉色不住變化。

我知這是關鍵時刻，大喝道：「只要你點頭，夜狼和閃靈兩族便可從戰爭和仇恨解放出來，成為我蘭特左右兩條臂膀，爭霸天下，當大地回復和平時，我會讓你們選擇和得到安居樂業的美麗土地，再不用縮在這洞穴裏，每天也讓父母恐懼他們的兒子會被殺死，妻子為丈夫出征而悲泣，明白嗎？我的好兄弟！」

華茜在我懷裏輕輕道：「想不到蘭特除了騙女人的情話外，其他的也說得這麼好。」

我為之氣結，捏了她柔軟的腰肢重重一記，才望向巨靈，得寵的女人愛耍弄她的男人，肯定是宇宙恒久長存的真理。

巨靈顯然也給我說中了心事，不住點頭。這大傢伙到這刻才真正將我的話聽進耳內去，先前的合作模樣只是敷衍。

戰恨沉吟不語，這提議對他來說實在太突然了，太難以接受了，仇恨可以在一刻內建立，但親愛卻需長久的時光培養。

我放軟聲音道：「我的好兄弟，你信任我嗎？」

戰恨苦笑道：「若我不把你當做好兄弟，這裏沒有一枝箭會仍留在弓弦上。」

我大喝道：「那就像個男子漢般告訴我，你要的是戰爭還是和平？名揚天下還是縮處這裏？」

戰恨再沉吟片晌，向他的族人叫道：「我給你們發言的權利，告訴戰恨應怎麼辦？」

布滿峽上險要位置的夜狼戰士鴉雀無聲，但箭矢都垂了下來。

戰恨一聲長嘆道：「他們不反對，自是代表了同意，大劍師你知否要夜狼人與閃靈人和解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由此可見你懾人的魅力，自上次你一人力戰我們五百人後，大劍師已成了我們崇拜的英雄。」

我開懷大笑，策馬前行道：「果然是我的好兄弟，讓我到你的老巢去睡上一覺吧，昨夜我顧著趕路，只睡了小片刻。」

戰恨大笑道：「可惜大劍師自備私伙美人，否則我會教你嘗嘗夜狼女子的嬌和辣。」

到了夜狼人峽內寬廣的營地後，我並沒有睡覺，因為戰恨非常興奮，立時在他的大帳內擺設盛宴招待我們。

比之閃靈谷，夜狼峽內又是另一番景象。

就像所有連年戰爭中的國家或民族，夜狼一族亦有著陰盛陽衰的問題，物以罕為貴下，回到家中的夜狼戰士，受到的待遇連帝皇也不外如是。

戰恨拉開帳門時，嚇了我和華茜一跳，原來伏地歡迎他回來的夜狼美女，竟達三十人之眾。

巨靈的臉色也有點不自然，因為在妻子數目的競賽上，一下子將他比了下去。

她們的衣著比之閃靈女更性感暴露，除了在腰下胸前纏著薄薄的布料外，再無他物，肉光致致，動作時更是驚心動魄地教人害怕纏布隨時會掉了下來，但又很想看看掉下來後的無限春光。

她們的目光非常大膽和有挑逗性，一點不因戰恨在旁而有絲毫顧忌，想盡辦法以種種身體的語言來吸引我。

帳內分賓主坐下後，族內的重要人物紛紛到來，對我顯得尊敬有加，對巨靈則只是禮貌式的客氣，畢竟他們曾長時間處於敵對的位置，很難一下子改變過來。

而對華茜，他們像是根本沒有當她存在著，似乎她只是我的附屬品，於此亦可見在夜狼族，女人是不受尊重的。

我不禁想起戰恨的妹子寒山美，那位身材高䠷的美女，只不知她作了「沙漠之王」杜變的妻子沒有？將來若我幹掉了杜變，她豈非會怪我一生。

戰恨的女人穿花蝴蝶般在帳內走來插去，遞上鮮果和美食，不住斟滿我們的酒杯。

不知是否我對她們很有吸引力，又或她們對我特別感到好奇，不斷藉故走到我身旁，用她們豐滿的肉體摩擦和觸碰我，使我大感尷尬。

戰恨微笑看著這一切，只有得意之色，而無半分不滿的神態，看來在這裏男女關係隨便得很，若說淨土女是浪漫，她們則是放任隨便。

酒過三巡後，戰恨示威地向巨靈道：「巨靈兄，你有多少位妻子？」

巨靈心知要糟，硬著頭皮答道：「只有十二個。」

那即是說，采柔離開他後，這傢伙又多納了新寵，看來我也不用太擔心他失去了采柔後會很痛苦。

戰恨哈哈一笑道：「我共有三十八個，比巨靈兄多了二十六個，哈哈！」笑聲裏充滿勝利的味兒。

其他人也笑了起來。

巨靈大不是滋味，可又難以在這問題上發作。

幸好他沒有問我，否則他的笑聲可能更響亮了。

華茜經過長途跋涉，又因連夜趕路，疲累不堪，喝了兩杯酒後，竟挨著我小睡過去。

這時帳內聚集了十八名夜狼族的領袖，都非常年輕，四十上下的戰恨可能是年紀最大的了，在這裏似乎沒有敬老這回事。

戰恨逐一介紹，原來他們全部以「戰」為姓。

其中三人我印象最深刻。

一個是年約二十的戰士戰無雙，體格魁梧，一看便知是能以一敵百的壯士。

另一人是戰魁，身材適中靈巧，一對眼精神之極，是智勇雙全的人物。

最後是戰恨的弟弟戰仇，生得非常矮小，但卻能給人一種內蘊著巨大爆炸力的感覺。

介紹完畢，戰恨顧盼自豪道：「大劍師！我們夜狼族共有戰將十八人，一級戰士五千二百三十人，其他普通戰士一萬八千人，總兵力超過二萬，都是不畏死的勇士，加上大劍師的領導，必能取得大地的控制權。」

巨靈終忍不住心中不滿，冷哼一聲。

帳內各人一齊色變。

戰恨眼中厲芒閃動，瞪著巨靈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我大笑道：「還有甚麼意思？巨靈不滿你沒有提到閃靈人，由今天開始，夜狼人再不是一支孤軍，而是和閃靈人並肩作戰的無敵雄師，所以你怎能只提自己的勇士，卻忘了閃靈族的好漢們。」

戰恨呆了半晌，想想也是自己不對，舉杯向巨靈道：「請喝了這杯我向你道歉的酒。」巨靈得回面子，勉強舉杯喝了。

這對冤家看來還會有很多問題。

帳門人影一閃，一個修長的女子走了進來，竟是久違了的美女寒山美。

她一進帳內，眼光立時投到我身上，彩芒亮起，筆直來到我面前，道：「大劍師！我可以坐在你身旁嗎？」

我心中奇怪為何她還會在這裏，點頭道：「請坐！」

戰恨哈哈笑道：「我的美人妹子，你是否愛上了大劍師？」

寒山美冷然道：「不用你理！」就那樣挨著我坐下來，親熱地貼靠著我，變成了右華茜左寒山美。

帳內侍候的美女都露出艷羨的神色。

戰恨絲毫不因妹子的公然頂撞而不悅，向我眨眼道：「大劍師確是魅力驚人，連我這心高氣傲的妹子見到你也情難自禁。」

我不由往寒山美望去，剛好她的美目亦向我飄來，還甜甜一笑，來個直認不諱。

我在男女之事上早積了不少經驗，但寒山美這種無畏直接的方式，還是第一次遇上。

我也給夜狼人男女兄妹間的奇怪關係弄得糊塗起來，但又感到別有一番粗獷狂野的親熱感。

戰恨在夜狼人裏有著無上權威，直到現在仍只有他一個人在說話，其他人只有聽和點頭的份兒。

戰恨不知是否因能在不久將來離開夜狼峽出去闖天下而情緒高張，滔滔不絕地道：「自大劍師進入沙漠後，我這妹子便死也不肯嫁給杜變，弄得我左右為難，到現在我才明白個中原因，原來當日你不但成功擄了她的人，還俘虜了她的心。」

接著向寒山美嘿然道：「好妹子！我這大哥說錯了嗎？」

寒山美臉不紅地爽快答道：「是的，除了大劍師外，甚麼人我也不嫁。」

華茜這時醒了過來，在我背後腰際的嫩肉狠狠捏了一下，怪我花心。

我心中大叫無辜，但寒山美那種直接坦率的態度，無可否認使我既受寵若驚，又大感其誘人之處。

巨靈向我望來，促狹地笑了笑。

我嘆了口氣，改變話題問道：「告訴我，夜狼族和杜變究竟甚麼關係？」

戰恨斂去臉上的笑意，道：「大劍師為何這樣問我？」

我冷哼道：「因為杜變派人在沙漠伏擊我們，還殺了我的淨土兄弟。」

帳內的夜狼將領一齊色變。

戰恨臉色也變得很難看，沉聲道：「怎會有這回事？我還特別送信給杜變，著他們沿途照應你們。媽的！這畜生竟敢陽奉陰違？」又罵了一連串不堪入耳的粗話。

我道：「事實就是如此。」

戰恨兩眼凶光閃閃，狠聲道：「我一向也不歡喜這畜生，只不過為了對付閃……噢！巨靈兄不要介意，那時為了對付你們，不得不和他們這群惡賊修好，我妹子這頭親事，也是在這種情況下的一樁交易，哼！這畜生幹了這種事，還敢不住地向我要人，哼！看我割了他的卵蛋出來。」

我心中一動道：「他怎樣向你要人？」

戰恨氣得連話也不想說，向戰魁道：「你來說。」

我先前的觀察不錯，沒有戰恨的准許，在外人前誰也沒有發言的資格，而這戰魁則似是他的軍師。

戰魁平靜地道：「過去一年來，杜變先後三次派人來要接山美小姐回沙漠去，但都給我們婉拒了，最近一次是兩個月前，當時杜變的使者道：若我們仍不肯將山美小姐交給他們，杜變便會親來見我們尊貴的族長，語氣充滿了威嚇的味兒。」這戰魁的談吐比戰恨溫文而有修養，聽來順耳多了。

戰恨咕噥道：「這畜生在我們簽和約時見過山美一臉，便神魂顛倒，硬要將山美加進和約的條件裏，那時我正和閃……嘿……」望向巨靈不好意思地道：「正和你們戰得如火如荼，唯有答應他的要求，現在好了！杜變來時，看我將他斬作十截，少一截我便是狗卵子。」

我問道：「他們何時會來？」

戰魁答道：「我看也是這幾天了！」

我欣然一笑道：「那真是太好了！」接著向戰恨道：「待我殺了他後，你歡喜將他斬成多少截也可以。」

宴會完後，巨靈趕返閃靈谷去，向族人宣布好消息，同時預備反攻麗清的工作，我則留在夜狼峽內，不幹掉杜變，怎對得起年加等人。

戰恨這人雖自大狂妄，但對我確是全心全意，敬愛有加，帶著我四處參觀他的夜狼峽，將我介紹給他的族人。

寒山美更是如火熱情，在華茜的另一邊公然摟著我的臂膀，默默含情寸步不離地跟著我，弄得我尷尬非常，但又覺得香艷刺激。

一向大方得體的華茜含著笑容，每看到奇怪的東西，便出言詢問，寒山美則負起解答之責，兩女出奇地融洽，免去我一項苦惱。

華茜的心情好極了，不時對我露出甜甜的笑容。

寒山美似乎跟定了我。

最後我們登上夜狼峽的最高點，名為觀沙石的一處高崖之上。

滾滾黃沙在前方遠處無盡地擴展著，左方是高入雲際的連雲峰。

我的心在顫抖著，想起沙漠裏的快樂與痛苦、笑容與眼淚，也想起大漠另一端的捕火山脈，和後面美麗的淨土，正盼望著我回去的我心底深愛的女子們。

以前在淨土時，我苦苦念著這邊的華茜、公主和不知生死的魔女；而現在這一刻，公主雖仍不知所終、魔女生死未卜、但華茜正緊靠我旁，還多了寒山美，我卻又不由地深深念著遠在淨土的她們。

何時我才能回去？

戰恨望著橫亙前方的大漠，寒聲道：「杜變這人我早便看他不順眼，最懂趁火打劫，欺我們前有大敵，不得不與他們修好，故需索無度，不時向我們開出清單，諸多要求，我受他的氣也受夠了，今天讓我和他算算舊賬。」接著低聲道：「大劍師！我真的感激你。」

我道：「何需說這種話，我們是好兄弟嘛！」

戰恨想起一事，問道：「有一事我怎麼也想不透，那些淨土人每次由沙漠到這裏來，都不用經過夜狼峽，究竟他們是由甚麼地方穿過連雲山脈呢？」

我毫不猶豫答道：「是經由連雲峰山腳處的雨林。」

寒山美「啊」一聲叫起來道：「那怎麼可能的，沒有人能穿過雨林的，走進去是會迷路的呀。」

戰恨也露出不相信的神色。

我不由更佩服慘死了的朋友年加，學著他的語氣道：「雨林裏沒有路，卻有河！」

戰恨一震道：「我明白了！」頓了頓又道：「大劍師真的把我當是兄弟了，否則只憑這秘密的通道，便可前後圍攻夜狼峽，我們地理上的優勢將徹底失去。」

我記起一事，向身旁的夜狼美女問道：「當日你告訴我，要對付我的人是巫帝，你們是否曾和巫帝的人接觸過？」

寒山美答道：「接觸我們的人是麗清郡主派來的，她說自己是巫帝在這裏的代表。」

我心中一懍，難道麗清真是巫帝的人，還只是她借巫帝之名來掩飾。假設是前者的話，麗清的來歷便大不簡單。

我絕不可輕敵，否則可能會一敗塗地，甚至連夜狼和閃靈兩族也會賠進去。我要給他們的酬禮是和平幸福，而非滅族的厄運。

通過采柔和寒山美，我和這兩個各有獨特風格的游牧民族，會有親戚血緣上的關係。

我向呆望著那沙海連天的世界的華茜道：「你上來後便很沉默，想到了甚麼事物呢？」

華茜欣喜地道：「蘭特你真的變了，懂得關心我想著的東西，我剛才在想，有一天你會帶我到那美麗的淨土去的，是嗎？」

在來夜狼峽的途中，我將自己在淨土的遭遇，一點也沒有隱瞞地告訴了華茜和巨靈，所以現在她才有這渴望。

相信我！華茜，你會和采柔她們相處得很愉快的，因為你是個有著最好心腸的美麗女孩子。

我剛要給她一個肯定的答案，另一邊的寒山美有些微嬌羞地道：「大劍師也會帶寒山美到那淨土去嗎？」

我知她在迫我表態，卻絲毫不起反感，因為她能予人一種率真自然的感覺，這特質我從未由其他女子身上發現過。

我柔聲道：「我當然會帶你們去，無論聽來是多麼遙遠，終有一天我們會在那裏定居，真正的去品嘗生命裏的歡娛，而不是悲泣痛苦與離別。請相信我吧！」

華茜低聲道：「只要能聽到你的情話，這世界便變成了可以安居的淨土了。」

戰恨別過頭來道：「只聽大劍師輕描淡寫的幾句情話，我戰恨便自問和大劍師的道行尚有段很遠的距離，如此看，怕我除了要跟大劍師學擊劍之術外，還要跟你學說情話，使更多美女愛上我。」

這是戰恨式的幽默，我哈哈大笑起來，忽地發覺寒山美自我答應帶她往淨土後，一直沒有作聲，奇怪地往她望去。

這差點和我高度平頭的美女燃燒著火焰般熱情的美目也正飄往我處，嘴角帶著個挑逗性的甜笑，道：「大劍師！我情動了，回帳幕裏好嗎？」

我全無招架之力，愕然以對。

華茜失笑道：「回帳後，我要好好睡一覺，山美！大劍師便由你一人侍候了。」

戰恨大笑道：「大劍師！山美會以她最好的東西來侍候你，因為我從未想像過有男人能降伏她的，包括我這大哥在內，你是唯一的一個，也是第一個進入她帳幕的男人。」

## 第八章 沙漠之王

我在夜狼峽過了忘記了憂慮的三天。

如今的我不同了，通過采柔她們，我學曉了如何品嘗愛情的甜美滋味，學懂怎樣使她們快樂，也使自己快樂起來。

我再非小小的學徒兒，而是一個資深的長老。

第三天，沙漠之王終於來了。

以百計的沙盜一隊隊地由沙海進入連著夜狼峽的淺草原區，一天時間便累集了數千人，到了晚間，沙漠上火把點點，顯示沙盜仍在不斷由沙漠那邊跑過來。

氣氛立時緊張起來，誰也想不到杜變如此不顧一切地來索人。

只有我和戰恨兩人最是若無其事、談的仍只是有關如何攻打望月城的計畫。

那晚我回到寒山美的帳幕後，想起即可手刃殺我朋友年加等的仇人，興奮得全無睡意，拉著寒山美和華茜摸黑爬上觀沙石。

點點來自沙盜帳幕的燈火，螢火蟲般布滿了沙漠野原的淺草區，就像天上的星星那麼不規則和美麗。

華茜驚喜地道：「你看沙漠那邊的星空是多麼美！蘭特，大海的星空比得上這裏嗎？」

我用力摟緊她兩人的蠻腰，先每人吻上一口，才道：「當然是現在的星空美，因為有你們在這裏。」

華茜橫我一眼，風情無限地道：「大劍師！誰可以抵擋你的甜言蜜語呢？」

寒山美笑道：「大哥真應該跟你學習，即使對著他最疼愛的女人，他也只懂呼呼喝喝。」

我們齊齊開懷大笑。

寒山美道：「蘭特！我從未試過像現在般快樂，自那次你連續兩次俘虜我後，我一直將你掛在心內，記得你大力打了我一下嗎？」

我笑道：「那你恨我嗎？」

寒山美咬牙切齒道：「當然恨！恨你為何不立即帶我和你那閃靈女一起到淨土去，累我守了一年的空帳。」

我一呆道：「你怎知有閃靈女和我同行？」

寒山美道：「怎會不知道，那種大眼睛是閃靈女最大的特色，連大哥也神魂顛倒，摩拳擦掌準備要求巨靈送他一個閃靈女呢。」

我暗忖這或者有助修好他們的關係吧！

華茜向寒山美笑道：「你們夜狼女又有甚麼特色？」

寒山美驕傲答道：「我們擁有大地上最修長的美腿，是嗎？大劍師。」

我真誠地道：「一點也不錯，尤其在脫掉衣服後，所以我忽然想返回溫暖的帳內，你們不覺得沙漠吹來的寒風，使手和腳愈來愈冰冷嗎？」

次日下午，在五里外的沙漠邊緣處的沙盜人數增至三萬多人，還陸續有來。

至此我對杜變大為改觀，只從他這一手便可看出此人精於心理戰術，故意不斷增加壓力，來迫使夜狼人就範。

戰恨向我笑道：「杜變這小畜生頗有兩下子，欺我要分神對付閃靈人，不得不向他這後顧之憂讓步，我偏要給他一個驚喜。」

這人不愧是能與巨靈相捋的勇將，一點也不怕對方人數上佔的優勢。

這時戰恨的弟弟，寒山美的二哥戰仇回來報告道：「我們已找到大劍師說的年加水道，正使人紮造木筏，以供我們穿越雨林之用。」

我向軍師戰魁道：「與閃靈谷取得了聯繫沒有？」

戰魁以他一貫的溫文語調道：「巨靈說會在這兩天率一萬閃靈戰士到來助陣，剛才我接到哨子的消息，閃靈人剛離谷，往我們這裏趕來，大劍師請放心。」

我見戰恨皺眉思索，奇道：「不是心裏有甚麼煩惱吧？」

戰恨道：「我奇怪杜變為甚麼還不派人來和我談判？」

我道：「你想怎樣對付杜變派來的使者？」

戰恨獰笑道：「一矛刺破他的胸膛，再將屍體送回給杜變。」

我失笑道：「這就是夜狼人的談判方式嗎？」

這時戰恨帳內那最嬌艷的妻子，捧著一盤鮮果來到我身旁盈盈下跪、將菜盤送到我身前、嗲聲道：「大劍師，這是剛從峽尾的葉園摘來的。」

戰恨笑罵道：「野花！你是否愛上了大劍師，整天來獻殷勤，小心我治死你這騷狸子。」

我對夜狼峽內男女隨便開放的男女關係早習以為常，聞言拿起一隻熟透了兼賣相極佳的不知名黃果，點頭道謝。

野花瞅了我一眼，充滿了挑逗的味兒，這才用那對長腿扭著那令人神眩目呆的豐滿胴體走回帳幕內的一角，坐到戰恨的妻子群裏，繼續製造牛皮戰甲。

戰恨對野花沒有答他顯得毫無辦法，但卻沒有半絲不滿，似乎帳內的女人去勾搭別的男子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到現在也不能明白他這種心態，若華茜和寒山美這樣做，我是會感到不舒服的。

我待要問他，有人拿了一封信來，報告是杜變遣人投在峽外之物，交給戰恨，戰恨看也不看，遞了給坐在他旁的戰魁。

戰魁看罷，淡然道：「是杜變的最後通牒，著我們三天內將山美小姐送到他的營地去，否則將會進攻夜狼峽！」

戰恨不住冷笑，顯是心中大怒。

我向戰魁問道：「杜變久處荒蕪的沙漠，為何可以擁有這樣的實力？」

戰魁道：「難怪大劍師會有這疑問，大沙海幅員的遼闊，可能比帝國的領土還要大上幾倍，裏面分佈著大大小小的綠洲和水源，其中以杜變的『沙中綠境』最大，這些綠洲上居住著以百計的遊牧民放，其中最有勢力的三個種族就是我們夜狼族、杜變的黃沙族和詭異神秘的沙女族。」

戰恨接口道：「自十五年前我們遷到夜狼峽後，杜變的勢力更為坐大，除沙女族外，其他較小的種族都被迫臣服於他的淫威下，使這畜生更是狂妄自大，現在竟欺到我頭上來，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煩了。」

我對沙女族大感好奇，連忙追問。

戰魁露出嚮往的神色，道：「沙女族是個女權至上的奇異民族，雖人人艷若桃李，卻是冷若冰霜，不講男女之情，傳宗接代時，便把沙漠中壯健的男子，俘虜到她們的沙穴去，成孕後才將那男人趕走。」

我大奇道：「假設生了個男孩出來，又怎麼辦？」

戰魁道：「這我也不大清楚，但沙女族中沒有男丁，確是鐵般的事實。」

知道了夜狼族來自沙漠後，我怎肯放過機會，問道：「你們有沒有聽過沙漠裏有一處荒棄了的墟城？」

戰魁和戰恨對望一眼，都露出驚駭的神色，戰恨道：「我想大劍師指的是一個叫『魔眼』的地方，那是沙漠的中心處，傳說中那裏有一個『鬼墟』，時現時隱，甚至連位置也不斷變化遷移。」

我深吸了一口氣道：「看來就是那地方了！你們懂得去嗎？」

戰魁呼了一口涼氣，駭然道：「大劍師要到那裏幹甚麼？那不是人人可以去的地方，充滿了幻象、鬼的嚎哭和沙漠威力最大的沙暴，除了奇異的沙女外，沒人敢去那地方，也沒有人懂得去。」

戰恨道：「沙女是不會放過闖進魔眼去的人，連杜變也吃了幾次敗仗，現在他提也不敢提那地方。」

戰無雙和另三位將領這時走進戰恨的大帳來，報告人馬均集合好了，可隨時往年加水道進發。

戰恨待要發令，想了想，向我道：「大劍師！現在我將指揮權交給你，由你調度我們。」

對於這自負兼自大的人來說，這兩句話是多麼難說出來，但現在他說了，並如此心甘情願，一方面是因他對我的友情和崇敬，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能完成他和族人期待已久的夢想，移居到帝國肥沃的土地上去。

他們為何要從沙漠裏來到這裏，就是要追求更美好的土地和生活，但卻給閃靈人硬生生阻著了進路，還要忍受杜變的壓詐和強索，包括自己疼愛的妹子在內。

現在我的到來，一舉解決了他這兩個梗在心頭的問題，你說他能不把我當作好兄弟嗎？

我伸手按著戰恨瘦削但堅定如珍烏鋼的肩頭，誠摯地道：「你真的是我的好兄弟，可是你不想親自對付杜變嗎？」

戰恨的手加搭在我按在他肩頭的手背上，用力握緊，道：「想得要命！但我更想大劍師向我的族人展示你的力量，讓他們以後再無異心，全心全意助大劍師統一帝國。」

我想不到戰恨思慮如此周詳，唯有當仁不讓，長身而起，笑道：「那便告訴杜變，三天後，『飛狼』戰恨會親手將寒山美送給杜變。」

眾人為之愕然。

戰魁最快省悟過來，道：「杜變會看出這是一個陷阱。」

我微笑道：「他怎會看出來？送山美給他的只有三個人，就是戰恨、戰無雙和我，若杜變連我們三個人也不敢見，再不用在他的孩兒前抬頭做人，再不要出來混了。」

戰恨怪叫道：「千萬別告訴他大劍師在我們裏面，否則這畜生寧願不做人不出來混，也不敢親來接收。」

戰魁皺眉道：「若有錯失……」

我淡淡道：「我們殺了杜變後，只需支持一段短時閒，你們由年加河道潛過去的戰士，配合著由夜狼峽殺出去的閃靈戰士，便可前後夾擊，殺他們一個片甲不留，有甚麼需要擔心的。」

戰恨露出他招牌式的獰笑，道：「群龍無首下，我不信沙盜可玩甚麼花樣出來。」

戰魁思慮周詳，提出一個問題道：「假設杜變真的龜縮不出，只派人出來迎接山美小姐，那我們怎樣應付。」

戰恨怒道：「假若他連這樣的面子也不給我『飛狼』戰恨，我們立即掉頭回峽，讓他這膽小鬼難受一下也好。」

我道：「不會的！他仍未知你們和閃靈族已和解了，一點也不擔心我們敢對他耍手段，況且在他眼裏，四個人能弄出甚麼花樣來。」

再商議了一番攻打沙盜的細節後，我回到寒山美的帳幕，華茜和寒山美在幾名衣著性感惹火的夜狼女協助下，正興高采烈地在帳外的空地生火煎夜狼人的草餅，香氣四溢，吸引得附近的孩子都圍了過來，等待美食。

我從未見過華茜如此生機勃勃，快樂忘憂。以前我真的對她不起，幸好現在可以作出補償。

那幾名夜狼女見到我來，格外落力，用力將搗爛了的草葉、和著一種白粉狀的東西搓成一團團，再由寒山美捏成餅狀，遞給華茜這大廚放到油鑊裏煎炸。

熱氣騰升。

比起上來，寒山美可能是夜狼女中衣物最多的人，我不敢看其他夜狼女誘人的身體，來到華茜背後，關心問道：「你的傷勢全好了嗎？」

華茜抹掉額上的香汗，回頭媚笑道：「你看我像受過傷嗎？」

寒山美嬌笑傳來道：「茜姊不知多麼大力啦！剛才我問她今晚會否和我在帳內一起侍候你，她打了我一拳，現在我還痛著呢！」

華茜俏臉通紅，嗔道：「夜狼女子都是這樣，偏愛在大庭廣眾下談這些事、做這種事。」

那幾名夜狼女一起吃吃笑了起來，充滿了挑逗的意味，水汪汪的眼睛會集到我身上。

寒山美半分害羞也沒有，走到我身旁，摟著我的手臂，豐滿的肉體有半邊貼到了我身上，向華茜道：「男女相好，天經地義，若沒有我們，那些男人征戰回來後，如何可以忘掉戰場上的傷痛和失去親友的悲哀，往日在沙漠時，男女隨時隨地，親熱交歡，誰也不會多看一眼，你可能更不習慣呢。」

華茜不敢和她再說下去，專心作她的廚子。

我重重在寒山美的高臀處打了一記，責道：「你看不到有很多小朋友在等你的草餅嗎？快回去工作。」

寒山美給打了竟更開心，吻了我一下重的，才依依不捨回到她的崗位盡忠職守。

我想起這些天來，因為怕華茜的身體未完全康復，不敢和她親熱，但看來今晚應是適當的時候了，我實在懷念和她肉體作最甜蜜接觸時的感覺，在她耳後低聲道：「茜！今晚我不會放過你的。」

華茜垂首嬌羞地道：「你若放過我，我才不肯哩！」

## 第九章 手刃仇人

戰魁戰仇一眾將領，率著一萬五千夜狼戰士從年加水道進發的兩天後，巨靈和一萬二千名閃靈戰士終於來到夜狼峽，同來的還有白丹和英耀。

戰恨破天荒地趕走了他的妻子群，讓我們在帳內舉行密議。

白丹帶來了一個壞消息，麗清郡主和野馬族族長「癲馬」黑臉結成聯盟，準備瓜分帝國廣闊的領土。

白丹臉色凝重地道：「麗清這妖婦奸猾非常，竟把老巢望月城和以南包括魔女國的土地拱手讓給黑臉，希望由黑臉來抵擋我們的反攻，自己則回師日出城，趁我們和黑臉糾纏不下時，收復日出城和附近的城池鄉鎮，鞏固自己的勢力。」

戰恨道：「黑臉這狗卵子真是奇蠢如豬，望月城這燙手的熱山芋也敢接手。」

巨靈道：「據聞此人驕狂自大，而且可能尚未清楚大劍師的厲害和望月城的形勢，不過他就算知道了，也不會放在心上。」

英耀對望月城自然有深厚的感情，咬牙切齒道：「這妖婦真是狼心狗肺，竟將望月城三十多萬子民置於野馬族那些兇殘成性的盜賊之下，我恨不得撕開她作千百塊。」

戰恨本身也非善男信女，一點也不為望月城的人擔心，道：「野馬族愈殘暴，望月城的人便愈不服，也更痛恨麗清，渴望我們的解救，我們要攻陷望月城便更容易了。」

我問白丹道：「知否黑臉的兵團何時會到來接收望月城？」

白丹搖頭道：「這個不大清楚，但看麗清軍隊的調動，恐怕會是七、八天內的事。」

英耀皺眉道：「麗清這樣做，好處是避了腹背受敵和暫時不用和我們正面對仗，但壞處卻更多不勝數，首先她的聲望會大幅滑落，帝國人定有被她出賣了的感覺，手下大將要說沒有因此而遂有離心，誰也不會相信。」

巨靈道：「假設她攻不下日出城，豈非變成遊魂野鬼，還憑甚麼爭霸天下？」

我沉聲道：「她一定可以攻下日出城！」

眾人愕然向我望來。

一直沒有作聲的華茜溫柔地問道：「大劍師為何如此肯定，日出城雖沒有了黑寡婦，但翼奇亦是帝國名將，憑著日出城的高牆厚壁，守上幾個月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是吧。」

白丹猜道：「是否因麗清攻陷魔女城後，得到了我們的雷神，但是他們走得這麼匆忙，就算能把十多尊雷神運走，也來不及開採黑油，亦缺乏那方面的知識和技術。」

我搖頭嘆了一口氣，岔開話題問道：「那十二冊智慧典仍在你們的手上嗎？」

華茜道：「智慧典一真留在地下殿作魔女的陪葬品，你走後便沒有人下過去，城破前，我們依魔女生前的指示，啟動了封死地下殿入口的開關，現在……現在不知情況如何了！」

白丹道：「地下殿只是有限人知道的秘密，麗清入城後不足十天便退走了，即管知道地下殿的所在，也難以破入。」

戰恨和巨靈兩人齊聲道：「大劍師！」他們見到對方出聲，又一齊謙讓起來。

我向戰恨笑道：「你似乎對巨靈兄友善了許多，究竟為何有此轉變呢？」

戰恨有點尷尬地道：「巨靈兄真是夠朋友，答應送我一個閃靈族的美麗處女，我當然感激他，是了！巨靈兄，若你看中我族內任何美女，除了山美外，即管出聲。」

寒山美低罵道：「死色鬼！」

這時輪到英耀不耐煩起來，問道：「大劍師還未說出為何麗清可輕易攻下日出城？」

眾人疑惑的眼光再次集中到我身上。

我沉聲道：「因為她的援兵終於到了。」

眾人愕然道：「援兵？」

我也是剛剛想起這可能性，但卻知道自己這感覺錯不了，麗清既是巫帝的人，而在巫帝控制下除了黑叉人外還有另兩個的強大種族，帝國又沒有了大元首這障礙，巫帝怎會放過這控制帝國的機會。

雖然其中仍有很多關鍵處令人費解，但麗清目下奇怪的行為，只有獲得援軍才可以解得通。

我簡略地向各人解釋。

眾人的心情都沉重起來，知道事情不是如此容易解決了。

事實上他們都不懼怕麗清，因為她下面無論是將領，士兵又或平民，他們的心都是向著我的。

談到這時，仍沒有人提起枕兵峽外的「沙漠之王」杜變。

我站起來道：「時間差不多了，讓我將山美送給杜變，讓他高興一會，但只是一會。」

寒山美柔聲道：「只要大劍師歡喜，將我送給甚麼人也可以，但亦只可是一會。」

我穿上夜狼人的甲冑，策著飛雪，和戰恨戰無雙兩人，將寒山美拱護在中間，馳出守衛森嚴的夜狼峽向著沙漠那方的出口。

我的思想卻回到了昨晚的帳內，和華茜纏綿時她在耳邊對我說：「大劍師，我有種很奇怪的感覺，就好像我能感到你心內的東西，很奇妙的感覺。」

當時我心中一動，想到可能因我將大量異能輸進了她體內，由於我體內也有同樣的異能，所以她和我之間就會生出了神妙的聯繫，就若傳說中的「連心術」那樣。

我微笑道：「那你感覺到甚麼呢？」

華茜道：「感覺到你對我的熱戀和痴纏，那是以前我從來感覺不到的。」

我失笑道：「終於肯信我愛你之言非虛了。」

華茜在我肩頭重重咬了一口道：「只信現在的你。」

思索間，我們四騎緩緩馳出峽外。

一彎明月下，廣闊的草原荒茫神秘，沙漠陣陣寒風，拂臉而至，這才明白為何夜狼人要住在避風的大山峽裏。

由此推之，能在沙漠抵禦晚上寒風的沙盜，當是非常強悍的人，我定要提高警惕，以免他們三人受到任何傷害。

我有這個信心。

亦有這樣的預感。

跑了半里許，前方黑沉沉一片，連半點從營裏透出的燈火也沒有。

但我卻感應到他們在前面等待著我們，忙勒馬停定。

他們隨我停了下來。

驀地前方百多步開外，千百把火炬一齊燃起，照得淺草原一片血紅，聲勢駭人。

這杜變果然喜歡玩這類心理戰的遊戲。

戰恨失笑道：「哼！這小畜生。」

最前一排約二千人的沙盜緩緩策馬迫來，兩翼速度較快，到了五十步許外，才停了下來，像一隻展開大鉗的巨蟹，脅制著我們。

二十多騎拍馬馳來。

戰恨低聲道：「那戴著禿鷹形頭盔的人就是杜變。我認得他的頭盔，身形也錯不了。」

我留心看去，走在最前方那騎士，身形雄偉，頭盔上鑄了隻威猛若隨時要撲食的禿鷹，確是有幾分威勢。

我的目光掃過那些隨行的騎士，雖高矮不一，但都非常精壯，氣度沉凝，不用說亦是千中挑一的好手。

其中在最左翼的一個人最吸引我的注意，原因有三。

首先是這人有種顧盼自豪的氣概，尤勝那戴著禿鷹盔的人；其次在我連黑夜也影響不了的銳目下，他灼灼的目光只注定在山美身上，而其他人的注意力則集中到戰恨身上；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體形和那戴禿頭盔的人非常肖似，都是比其他人更高橫雄壯。

靈異的直覺告訴我，這人才是杜變。

這傢伙真愛玩把戲。

我低聲道：「只是聽，但不要立即望去，左翼最外檔那人才是杜變。」

他們呆了一呆，都依言忍著不立即向那真杜變望過去。

真假杜變和另外二十二名騎士到了我們十多步外停了下來。

戰恨向著那假杜變哈哈一笑道：「杜兄必是很喜歡大伙兒一起旅行的了，這麼隆重來到我們的夜狼峽，希望回去時莫要遇上沙暴。」

假杜變旁的一名壯漢喝道：「飛狼你最好不要冷言冷語，我們大王這年來被你的反覆無常弄得心情不好，再受不起刺激……」

戰恨表現出一派霸主的氣勢，喝止道：「你算甚麼東西，我和杜兄說話，那有你插嘴的餘地？」

眾沙盜勃然大怒，手都按往兵器上。

只有那真杜變凝坐不動，只冷冷看著戰恨。

假杜變迅速地望了那真杜變一眼，見對方毫無動靜，伸手止住躍躍欲試的沙盜。

我們把這一切全看在眼裏，再無懷疑誰才是真正的杜變。

假杜變旁另一名高瘦漢子以較溫和的語氣道：「戰恨族長有所不知，我們大王因族長不守盟約，立誓除非族長交出你妹妹寒山美小姐，否則永不再和族長對話，請族長諒察。」

先頭那壯漢喝道：「飛狼你若真有誠意，請放寒山美一人過來，我們收到手後，便又是盟友，大王自會和你說話。」

這杜變真是最愛玩弄心術的人，就像沙漠裏變幻莫測的天氣，要教人摸他不透，可惜遇上了我。

戰恨依我們早先定下的對策，仰天一陣豪笑道：「沒有人可以侮辱我飛狼戰恨和夜狼族，杜變既連話也捨不得說，走！我們回去。」掉轉馬頭，往回便去。

我們三人同時掉馬而行，我故意掉在最後，還靠往真杜變的那一端。

眾沙盜想不到戰恨有此一著，齊聲怒喝道：「止步！」

戰恨理也不理，繼續往夜狼峽的方向馳去。

我反掉轉馬頭過來向著他們，作出護後的姿態。

只見那真杜變「鏘」一聲拔出長刀。

這是出手的訊號。

果然眾沙盜叱喝連聲，取出兵刃，驅馬追來。

其中兩人針對著我衝殺過來。

一時刀光閃閃，殺氣騰騰。

我的目光像沒有片刻離開那假杜變，但其實心中注意的卻是那略墮在較後方的真杜變。

戰恨一聲長嘯，一夾馬腹，加速離去。

山美和戰無雙緊跟在他兩旁，三騎迅速馳走。

那些沙盜發了狂般追去，那對付我的兩名沙盜已由左右攻至。

真杜變留在原處，冷冷看著事態的發展。

一陣蹄聲轟隆。

在較後方的沙盜齊聲喊叫，扇形般緩緩挾迫過來，氣氛緊張之極。

直至刀風割體，我才一聲斷喝，抽出魔女刃，閃電般左揮右掃。

「噹噹！」

劈來的兩把大刀同時折斷。

當真杜變駭然往我望來時，飛雪驀地發力，勁箭般往二十多步外的他衝去，我乘機反手兩劍，攻來的兩名沙盜，便在鮮血飛濺裏仰身掉下馬去。

杜變不愧高手，知道來不及掉頭逃走，手中長刀迎臉劈來，竟不避我無堅不摧的魔女刃。

「鏗！」

一聲清響下，刃刀交擊。

杜變的刀顯然也是寶刀，竟沒有折斷，而且力道沉雄，並不比我弱很多。

蹄聲震天，最前排的二千多名沙盜全速馳來護駕，眼看在剎那間便趕至。

這時我來到杜變身側，魔女刃在空中一個小旋，迴劍往杜變右腿刺下去，假設他移腿的話，魔女刃將會刺入馬腹內。

杜變一聲狂喝：「你是誰？」抽馬側移，長刀劈在我的魔女刃尖鋒處，可謂刀法如神，不愧大漠之王。

我一聲長笑道：「認不得我蘭特嗎？」魔女刃幻出滿天劍影，暴雨狂風般往他灑去。

杜變聽到是我，全身一震，才懂得運刀擋格，但已慢了半分，一時間落在守勢，全無還擊之力。

狂嘶喊殺震天而起，同時來自夜狼峽和沙漠兩個方向。夜狼人進攻時例作狼叫，確有先聲奪人的神效。

杜變駭然再震，知道陷進了我們前後夾擊的陷阱裏去。

我乘他心神分散時，刀法由巧變拙，全力劈出幾劍。

「噹噹噹！」

「啪！」

杜變的寶刀終於折斷，虎口血流。

這時護駕的沙盜趕至，四周盡是矛光刀影，但已救不了杜變。

我大喝道：「這一劍是年加的！」

刃鋒一閃，貫入了杜變胸前的盔甲裏，同時迴刃過來，斬殺了由左右兩邊攻來的兩名沙盜。

杜變手捧前胸，露出難以相信的神色，再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叫後，才仰身掉往馬下去。

我大喝道：「杜變已死，誰還敢向我蘭特挑戰。」

衝來的沙盜竟有大半退了回去，剩下衝來的被我斬瓜切菜般眨眼間便解決了很多，飛雪驚人的高速使他們沒法將我圍著。

左衝右突間，後方的沙盜亂了起來，戰魁等從年加水路繞來的大軍終於殺至。

巨靈的喝叫聲亦從夜狼峽那方傳來，殺聲震耳。

稱雄大漠的沙盜在杜變已死下，終於潰不成軍。

那並不是一場戰爭，而是屠殺。

就像當日杜變的人屠殺年加和我的淨土朋友那樣。

夜狼谷內喜氣洋洋，情緒高漲。

正如寒山美所言：在夜狼人世代傳下來的習慣下，征戰回來的夜狼戰士不止是喝酒慶祝，而是找他們的女人發洩戰爭的死亡和悲痛。

不知是否戰恨暗地安排，許多夜狼女摸到閃靈人的帳幕裏去求歡，弄得春色滿峽。

只有愛才可以消滅仇恨，經過這樣的接觸，我不信夜狼、閃靈兩族還會存在仇恨。

假若夜狼女懷了閃靈人的孩子，兩族的關係將會更親切難分了，不知這是否也是戰恨的願望，在長時間的彼此相持下，仇恨也會化作同等分量的敬意吧！

我做為領袖的地位，亦因這一戰確立起來。

戰恨除去這一直欺壓他的大敵，高興若狂，在大帳內摟著野花和另一位同樣美麗性感叫草蕾的夜狼女，公然調笑，放浪形骸。

巨靈、白丹、英耀等也不寂寞，忙著應付其他夜狼女的投懷送抱，在這男少女多的戰爭年代，誰不是只顧今朝的風流人物，他們雖不像戰恨的肆無忌憚，但也耐不住色香引逗下不住高漲的熱情，態度愈來愈放任。

一時帳內俱是男女調笑的聲音。

幸我有華茜和寒山美在旁，戰恨帳內其他虎視眈眈的女人們，才不敢過來纏我，所以暫時我仍是安全的。

只不知這虛假的安全能保持多久。

愈來愈多的夜狼女子藉遞上美食來向我挑逗獻媚。

這使我大感尷尬和不自然。

我並不反對這種慶祝的方法，只要男女間兩情相悅，還有甚麼事不可以做？但卻須在「與世隔絕」的帳幕裏，連無人的荒野我也可不介意。

可是夜狼人並沒有這樣的顧忌，男女的親熱和調情對他們來說就像喝酒進食一般自然和平常，也像原野裏思春時節的狼群，他們使我看到一個遊牧文化的內在，就是生存、戰鬥和愛。

我幾次想回到山美的帳幕去，都給興高采烈的戰恨留住了，一邊繼續和懷內的女人調情，一邊口沫橫飛地述說他和戰無雙如何回馬大戰沙盜，如何牽制著敵人，只差在沒有說杜變也是被他殺死的。

華茜看到臉紅耳赤，又知我們難以脫身，惟有躲進我懷裏，不敢去看，但耳朵卻仍避不了調笑聲浪的侵襲。

戰恨縱情歡笑，忽又詢問起巨靈等對他帳內女人的觀感和感受，一派洋洋自得。

巨靈等含糊應著，但明顯地也非常滿意和快樂。女人將他們原本存在的距離徹底粉碎了。

另一旁的寒山美在我耳邊道：「大劍師！為何你不和我們親熱？」

華茜嚇得抬起頭叫道：「天！不要在這裏。」

自幼受夜狼族風俗習慣影響的寒山美認真地道：「怕甚麼？沙漠裏的狼哪隻不是隨地交配的？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我嘆道：「但我們並不是狼。」

寒山美甜甜一笑道：「夜狼女從來不怕給自己心愛的男人公開調笑，因為只有那樣才可顯示自己的得人寵愛，大劍師你疼我吧！我只會覺得自豪和喜歡。」

她大膽熱情的要求使我大感頭痛，幸好白丹和英耀體諒我的情況，停止了和身旁女子的親熱，齊道：「這般情況雖夠香艷刺激，但我們也實在不大習慣，還是留待回到自己帳內才繼續進行吧。」

巨靈見到兩人如此，也惟有戀戀不捨地暫停接受左右美女對他的「進攻」。

戰恨哈哈一笑，停了下來，道：「我們也很久沒有這樣了，因為太久沒有打過這樣痛快的大勝仗。」說完忍不住又在野花和草蕾惹火的肉體上捏了幾把。

這兩位夜狼族一等一的美女，口中嬌呼急喘，但放射著情慾之火的大眼都飄到我身來，教我大感吃不消。

戰恨大快道：「大劍師！要不要試試這兩隻騷狐狸？」

兩女的眼神更發亮了起來。

華茜重重咬了我胸膛一口。

巨靈大笑解圍道：「你當大劍師像我們這些山野之人嗎？你自己好好享用吧！不過最好在大劍師走後。」

我乘機拉著華茜和山美站了起來，離開這荒唐的狂歡宴，道：「戰恨小子，希望你有能力安慰你帳內的美女群，若我再不回帳，我怕胸口又會再多一排牙齒印出來了。」

華茜尷尬得無地自容，逃命似的當先跑出帳外去。

眾男得意的笑聲猛然響起。

我拉著寒山美追出帳外，戰恨的聲音仍從帳內傳出來道：「怕甚麼！應付不了，便找大劍師來幫手。」

唉！夜狼人。

華茜轉過身來，縱體入懷道：「說真的！他們這樣的勝利狂歡我雖看不慣，但我卻感到他們那種沒有絲毫做作的真情流露。」

寒山美笑道：「你要不要試試，我們是可以隨時回去的。」

華茜驚叫道：「不！」

峽內營帳密佈，陣陣男歡女愛的聲音由帳內傳出，也由分布峽內的山林內傳出來。

這種集體歡好的夜狼人風俗，確能教人心旌性搖。拋開了一切的夜狼人，更像原野或沙漠裏的野狼，原始野性。

狼正是夜狼人崇拜的神物。

我逐漸明白夜狼人在男女關係上的心態，男女之防的禮教，在他們來說是不值一哂的蠢事。只有熱烈率性的行為，才可使他們體會到生命的意義。我若不能了解他們，將來會產出很多意料不到的問題。

況且即管放肆一晚，那又有甚麼打緊呢？

明天他們便要隨我出征帝國，若不把握眼前美妙的時光，勝利後的狂歡，殺戮後的神傷，生命還有何意義可言？

我之所以不能學他們那樣，只不過我並不是夜狼人，也不是閃靈人罷了。

我探手摟著兩女的蠻腰，輕鬆地往山美的營帳走去。在那裏，我可以保證會發生不遜色於戰恨的荒唐。

次日清晨，我和華茜、山美、白丹、英耀、巨靈和閃靈戰士離開夜狼峽，踏進聖原，往閃靈谷進發。

戰恨會隨後趕來，我們只是先走一步。

看著這一望無際的原野，心中泛起了一種「根」的感覺，在將來的戰爭裏，這塊土地所生產出來的食糧，會成為我們遠征軍的後勤補給，在沒有戰爭下，對閃靈夜狼兩族來說，這將會使他們生活得日趨豐足。

昨夜能逃回去的沙盜絕不會多個五千人，杜變一死，沙漠內各民族的勢力平衡將會徹底被打破，就像沒有了大元首的帝國那樣，他們再不會對夜狼或閃靈族構成威脅。

烈日當空下，我不由懷念起當日往淨土去時，那十八棵巨人樹圍拱下的小湖，想起采柔動人的胴體在水內載浮載沉的美景，也思起遠在沙漠另一方的她們和大黑，那頭可愛的傢伙。

仇恨使人瘋狂，離別使人痛苦，但相思卻更使人難以忍受。或者及不上仇恨和離別的強烈衝激，但卻似那刀劈不斷的長流細水，一點一滴在磨蝕著人的靈魂和意志。

沒有我把她們摟在懷內呵慰憐愛，她們如何度過那一個接一個的漫漫長夜呢？

自離開她們後，我還是第一次如此深切地體會到她們的痛苦。

因為我們都受著相思的折磨。

坐在我懷內的華茜柔聲道：「是否想起了你的閃靈和淨土美女？」

我不隱瞞地點頭。

華茜道：「在那邊的淨土裏時，你是否也像現在般痛苦地思念著我？」

情話是永遠只怕少，不怕多的，我認真地道：「不是的！是比現在痛苦多了，因為我不用擔心她們的安危，而在淨土時我卻日夜擔心你能否抵敵得住麗清。」

這昔日麗清轄下的首席女劍手道：「當日為何你又要走？」

竟翻起我的舊賬來。

我苦笑道：「我想是為了快樂吧！若不追蹤去殺死大元首，整塊大地沒有一個人會是快樂的。」

華茜嘆道：「鬥起嘴來我完全不是你的對手，是了！蘭特，為何你一句也沒有向我問公主的事？」

我一震道：「是的！為何我沒有問？或者我是怕那答案吧。」

華茜道：「當時草原上只有帝國和魔女國的大軍，公主極有可能是給麗清的人抓起來。」

我道：「我曾問過英耀，他完全不知道公主的事，看來不像是麗清的人。」

寒山美這時拍馬來到我們身旁，艷羨地道：「大劍師，有機會我也要坐到你這神馬背上去。」

我哂道：「勿忘了那次我擄你坐過來這神馬上時，你還像是不太樂意的樣子。」

寒山美嬌笑道：「你能看穿人家的心嗎？怎知人家樂不樂意？」

夜狼女可能是大地上最樂於引誘男人的女人，眼前的玉人就是一個好例子。

回谷後第三天，戰恨和他的人陸續趕至。

當晚在閃靈眾長老的示意下，全谷兩萬多個未婚的年輕閃靈女，被解開了閉居帳內的禁令，出來招呼客人和準備食物。

這是閃靈人向別人表示「你是我的兄弟」那獨特的方式──用行動來表示，而非空談。

我做夢也想不到夜狼和閃靈這兩個大仇家，和好起來的速度是如此驚人，或者是閃靈神顯靈也說不定，所以有閃電的效果。

巨靈大力拍了兩下手掌，將我們所有席地圍坐在閃靈聖廟外主宴席上的人的注意力吸引過去。

巨靈站了起來，在剛捧著食物走過他身邊的閃靈女盛臀上拍了一記，舉手叫遠近的人停止說話，待整個谷十萬以上的人全靜下來後，他才道：「自出生後，我……閃靈族的巨靈，從未試過像今晚那麼開心，星光從未試過如此明亮，彎月也從沒有彎成那美的樣子。」

我們齊覺感動，因為都聽出了話語裏深刻懇摯的感情。

巨靈的大眼往我射來，道：「十天前，我最崇敬的兄弟是大劍師。」接著望往戰恨，微笑道：「最恨的敵人是飛狼戰恨！十天後的今日，我最崇敬的人仍是大劍師，但我恨的人已變成了我最愛的兄弟。請讓我們向這頭可愛的飛狼歡呼。」

閃靈人的歡呼立時貫滿全谷。

飛狼戰恨首當其衝，自是深受感動，不住狂笑點頭。

巨靈轉向我道：「當日我眉頭也不皺一下，便將自己最心愛的美女獻上給大劍師，以閃靈人的方式表達我對他的愛敬，現在希望也能做到完全不皺眉頭，來人，帶采蓉來。」

我忽地發覺巨靈實乃治國的天才，只看他這在萬千對眼下，那份從容自在，侃侃而談的氣概，便有使人心儀悅服的魅力。

在眾人期待裏，聖廟的門打了開來，一名白衣少女盈盈行出，來到地席前。

我一看下目定口呆，這少女的玉容體態，竟與采柔有七分相像。

她含羞答答，默默含情地立在戰恨臉前，奪天地精華的俏麗，只要是有眼的人，不論男女都看得目眩神迷。

巨靈來到我身旁，俯頭低聲苦笑道：「這是采柔唯一的妹妹，你說要不皺眉頭是多麼困難！」

我衷心道：「巨靈！你真偉大。」

巨靈苦笑而起，到了戰恨跟前，大手用力抓著他的肩頭，長聲道：「多謝那晚你的盛情款待，現在采蓉是你的了。」

我的手探往兩旁，分別握著了山美和華茜的手，心頭一陣激動，假設世上所有人都能學巨靈和戰恨化敵為友，你說會多好。巨靈的犧牲雖大，卻嬴來夜狼族永世不滅的友情。

戰恨吞回了快要滴出口外的垂涎，望向我道：「大劍師，由今晚開始，我要向你學習說好聽的情話。」

眾人轟然大笑。

天鷹長老喘著氣道：「巨靈也是高手，否則也不能在大劍師來前，雄霸了閃靈谷內所有美女的心。」言罷怪笑起來。

采蓉垂著俏臉，既乖又靜地坐到戰恨身旁，輕輕挨靠著他，全心全意的樣子，確有乃姐之風，害得戰恨也戰戰兢兢起來，再沒有了一向的驚人「狼行」。

巨靈重新加入我們這個三十多人組成的地席，望著正在圈心烤燒美肉的幾位穿著黃麻衣的閃靈少女，道：「女人弄出來的肉是特別香的。」

眾人又哄然大笑，為之絕倒，至此都全無異議地同意天鷹對巨靈的評語。

山美笑得撲在我身上。

華茜把小嘴湊過來道：「我要說十萬次：我很快樂。」

戰恨忽向巨靈道：「巨靈！我將帳內所有女人全送給你，現在有采蓉一個我已夠了。」

他身旁的采蓉喜孜孜地望向他，神態有九分像采柔，若這妮子再成熟一點，或者有希望追得上她的姐姐，我讚嘆道：「戰恨小徒！你的情話就在你說了剛才那兩句話後畢業了。」

眾人不論老幼男女，均笑得幾乎氣絕，包括戰恨在內。

只有巨靈沒有笑，火光下他的巨形粗臉在發亮放光，瞪著戰恨道：「朋友！你是認真的嗎？」

戰恨色變道：「我何時說出了口的話會不算數。」接著站起來向著谷內的夜狼人以夜狼話叫囂了兩句，所有夜狼人轟然應諾，頗有點狼群嘶叫的味兒。

寒山美向眾人解釋道：「大哥問手下們，他說出口的話會否不作數。他們都答說不會。」

戰恨氣呼呼坐下後，巨靈大笑道：「我只要野花和草蕾，其他的便讓我為她們在族內挑選最好的丈夫。」

眾人大力鼓掌，有機會入選的閃靈戰士更是興奮至極。

外來貨總是比本地貨吃香的，尤其是閃靈夜狼兩族的美女。

氣氛至此和洽若水乳交融。

一個一個的人圈，圈心的紅焰、鮮肉烤熟了的香氣，在圈內圈外穿花蝴蝶般走動的閃靈女，都使谷內洋溢著一種使人心頭暖熱的舒服感覺。

但想起這是出征前的離別宴會，不禁又有點神傷魂斷的哀愁。

終有一天我會把和平帶到這片大地上，那時誰也不用擔心有人上了戰場後，永遠也回不了來。我在淨土的女兒將來也不用擔心她的情人會因征戰而離她而去。

就像我現在離開了采柔、妮雅、紅月、龍怡、雁菲菲、凌思，還有連麗君和戴青青、失了蹤的公主。

## 第十章 十大巫神

一萬三千名魔女國戰士，二萬名帝國戰士，二萬一千名閃靈戰士，二萬七千名夜狼戰士，合共八萬多人，浩浩蕩蕩橫過聖原，往橫亙在魔女國和聖原間的原始森林進發，士氣高昂至極點。

隨行的還有由閃靈夜狼兩族組成超過十萬人的紅粉兵，她們的主要任務，是負責後勤的補給和軍內煮食打點的工作，但在必要時，這批自幼便受軍事訓練的女子，都可以投進正式的軍事任務裏。

無論他們穿的是閃靈、夜狼、又或帝國的甲冑，但都在胸前和背後畫上了一個悅目的紅色魔女刃的標記，非常醒神，使我感到首次真的擁有了自己的軍隊。

在到夜狼峽前，我派了人以快馬趕往日出城去，聯絡翼奇，要他看形勢行事，若麗清來了援軍，立即棄城逃走，以免全軍覆沒的厄運，以翼奇的才智，我相信他能作出最好的決定。

大軍移進的速度緩慢之極，我和馬原白丹帶著華茜、寒山美，率著二千名魔女國的戰士，作先頭部隊快速地循舊路穿過原始森林，六天工夫便踏足在魔女城和魔女河間的大平原之上。

出林時正好是黃昏，為了安全計，我們就在林旁的高地上紮營，必要時可迅速逃進林裏去。

晚上我們圍著營火進食，談起魔女生前的種種往事，不勝欷歔。

我不敢告訴他們魔女極可能還未死，怕惹起他們的希望，而最後又不能使希望成真。

馬原道：「我們是否要回魔女城去？」

我想起在烈火下變成死墟的魔女城，嘆了一口氣道：「想得要命，但攻打望月城的事是刻不容緩，若不趁野馬族的人陣腳未穩動手，以後攻打起來，便困難多了。何況望月城的三十萬居民的安危，正繫在我們身上，我們定要儘早將他們從苦難裏解救出來。」

他們都在擔心魔女的遺體，想儘快回去看看，聞言都露出失望的神色。

我向馬原道：「你是否想重建魔女城？」

馬原大喜道：「也是想得要命！」

我道：「好！我撥五千人給你，希望你可早日把魔女城重新建起來。」

白丹道：「若能聯絡上逃難至各鄉鎮的人，便可以有大量的人手和資源補助。」

我忽地想起一事，向兩人問道：「當日魔女進出望月城似乎一點困難也沒有，你們是如何做到的。」

這問題絕非無的放矢，以魔女的絕世妙姿，即管全身包在絲布裏，也會惹起注意，怎能來去自如。

馬原和白丹齊齊一震。

馬原臉上泛起古怪的神色道：「怎麼我們會想不起來，當年我們在望月城城北外開鑿了一條秘密地道，進城出城都是經由那裏，即管魔女國內，知道有這條密道的人也不多，不知有否被人發現呢？」

我喜出望外，道：「若是如此，望月城將指日可破。」

馬原皺眉道：「但那條密道非常狹小，只能供一人勉強通過，若太多人擠進去，憑那幾個通氣孔，會不夠呼吸的空氣，要運數千人進去，恐怕非要十天半月不可。」

我道：「兵貴精不貴多，何況城內居民都是我們的人，裏應外合下，我不信野馬族的人可支撐半晚。」

馬原點頭：「我忘了大劍師能以一敵千，這真是太好了，我立即派人去探查密道的最新情況。」

華茜在旁咬牙道：「蘭特！無論你上天入地，我也要跟在你身旁。」

寒山美不甘後人道：「我也是！」

我苦笑道：「何時我說過不把你們帶在身旁？」

華茜笑道：「早敲定了總是好的。」

眾人失笑。

我知道華茜對我一年前的捨她而去仍耿耿於懷，苦笑搖頭道：「早點睡吧！」拉著兩女站了起來。

回到帳幕時，我在望月城救回來的侍女美姬正在為我們整理被鋪，荒野的寒涼，使人分外感到帳內的溫暖。

由魔女城到達閃靈人的聖原，美姬一直盡心盡力侍候我，無微不至。

重會華茜後，我的心神全放在華茜身上，反而有點忘記了她，也沒有和她說話。而她總是在我回帳前，整理好一切後，便回到她自己的小帳幕內，今晚我早了點回來，撞她一個正著，看著她幽暗的眼神，想起城破後她曾受過的恥辱和苦難，心中不由升起歉意。

美姬需要的是愛憐和撫慰，只有那樣才可以醫治她受到深創的身體和靈魂。

我既可以有凌思，為何不可以再有她。

采柔說得沒有錯，我既心軟又多情。

華茜驚喜叫道：「美姬！你怎會在這裏？」

美姬一聲嚎哭，撲進華茜懷內，痛哭道：「小姐！你沒事了，真好。美姬很快樂，大劍師回來了，你再不用每晚流淚了。」

我心頭一陣疚歉自責，走過去將她兩人全摟進懷內，正要出言安慰，一股奇怪的感覺由心內狂湧而起。

那是一種令人很不舒服的感覺，胸口像給甚麼東西壓著那樣，連呼吸也有點困難。

我駭然一震。

寒山美在我身旁叫道：「大劍師你怎麼了？」

華茜和美姬也愕然抬頭，往我望來。

我深吸一口氣道：「有敵人！」

三女一齊色變。

外面蟲鳴唧唧，一片原野獨有的天籟。

寒山美道：「我看著白丹在四周布下了嚴密的崗哨，敵人怎能潛進來？」

我那種不安的感覺愈來愈強烈了，喝道：「你們三人跟在我身邊，一步也不准離開。」

三女駭然點頭，事實上她們從未見過我如此緊張。

自我擁有異能後，魔女刃便再不示警，因為我自己也有著那種預知危險的能力。

就像現在。

我大步走出帳外，白丹、馬原和幾個魔女國的將領仍圍著火堆商議著。

每逢我紮營後都愛在附近草野閒蕩的飛雪破例候在帳外，眼中閃著奇異的光芒，定定地看著我，就在那一刻，我感到飛雪心中的驚懼，清楚地感到。

那是人畜間一種心靈的溝通。

甚麼人或東西能令飛雪感到畏懼？

我怕只有擁有邪異魔力的人才可使飛雪這神馬害怕，因為飛雪有著和我同性質的異能，來自廢墟內那異物的能量。

難道是巫帝來了？

這些念頭電光石火般劃過心頭。

馬原等似也感覺到不尋常的氣氛，往我望來。

我低聲道：「我們給包圍了！」

眾人駭然色變。

馬原揮手命人去查察。

我吩咐道：「最緊要不動聲色，讓敵人不知道我們已發現了他們。」

去查探的人幾乎是立刻回來，臉色蒼白地道：「我發出訊號，但放出去的哨兵沒一個有反應，這怎麼可能呢？」

美姬嬌軀一震，發起抖來，華茜一手將她摟著。

馬原等這時沒有時間探究我為何會察覺這惡劣的情況，道：「我們應怎麼辦？」

我道：「將所有人集中到這裏來，千萬不要弄熄營火，最好弄些假人，放在營地邊緣處。」

眾人領命而去。

華茜道：「會是甚麼人？」

我嘆了一口氣道：「我一直低估了麗清，看來這些人應是巫國來的援兵，守在這裏等著我們，逐一殲殺。」

寒山美道：「但我們一直派人偵察這邊的情形，怎會毫無發現？」

我淡淡道：「因為敵人都是高手！」

美姬嚇得更抖顫起來。

我從華茜懷裏將她接收過來，緊摟懷內，藉身體的接觸，將少許異能送進她體內，使她立時平靜下來。

腳步聲由四方八面傳至。

這是營地的核心處，又兼在高地之頂，不虞被敵人看見。

愈來愈多的人聚集在我四周，都悄悄蹲下身來，神色緊張。

馬原等很快回轉來，齊集到我身旁。

白丹道：「敵人在等甚麼？」

我道：「等我們睡覺！」

華茜道：「我們應否立即突圍，只要進入森林，便可分散逃走，和跟著來的大軍會合。」

我搖頭道：「若我們逃往森林，會正中敵人下懷，因為誰也猜到我們會往那個方向逃去。」

馬原苦惱地道：「最糟就是敵方有多少人，來的究竟是誰也不知道，便給包圍起來。」

我微笑道：「讓我來猜猜看！」

閉上眼睛，在這危急存亡的關頭，強大的鬥志充盈胸臆，心靈驀地往四外延伸開去，確切地感應到敵人的存在。

心靈像隻小鳥般翱翔四方，當我的靈覺來到原始森林那一方時，一個清晰的景象浮現腦際。

林內伏滿了人，他們全身黑衣，箭都到了大弓上，嚴陣以待，怕不有數千之眾。

在林外放了一排十多個大圓鐵鍋，一個穿著和當年大元首的軍師巫師一模一樣服飾的高大黑衣老者，正將一樽樽奇異的東西倒進大鍋內，黃色的煙冒起來，在鍋上凝而不散，那老人拿起一個大蓋，覆在鍋上，使黃煙不能冒出來，又開始向另一大鍋動手腳。

我猛地睜眼，感到風正由森林那邊刮來，忙下令道：「立即找來濕布，每人一條，聽我的命令時，立即將口鼻蓋著。」

終於明白敵人為何還不進攻，因為他們有更可怕惡毒的陰謀。

巫國的人終於來了，巫師便是以毒藥名聞帝國，當年我和祈北便是以他特製的迷香，迷倒了黑寡婦和她的手下，對付魔女那塗在智慧典的毒素，也是由他而來也說不定。

我沉聲道：「當敵人施放毒氣後，我們詐作暈倒地上，到他們上來時，再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白丹道：「但假若敵人數量比我們多上數倍，遲早也會抵擋不了他們。」

我冷靜地道：「敵人只有五至六千人，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若是太多人的話，便難以隱蔽行蹤，可怕的是對方有來自巫國的巫師，陰謀詭計防不勝防，但今次我卻要教他們先吃一個大虧。」

說到這裏，我的心靈忽起感應，低喝道：「伏在地上，掩著口鼻。」

還未說完，所有人全伏在地上。

我仰躺在華茜和美姬之間，小心地接過華茜遞過來似乎是撕碎睡袍得來的濕麻布，掩上口鼻，又喚飛雪過來伏在我身旁。

馬嘶聲起。

營地裏臨時圍欄外的馬紛紛倒地的聲音此起彼落。

接著篝火映照下的營地彌漫著深黃的煙霧。

這黃色毒霧確是霸度極點，更驚人處是凝而不聚，將整個營地全籠罩在內。

飛雪靜悄悄地，一點也不受黃霧的影響。

我放下心來，棄掉濕麻布。

夜風徐徐吹來。

黃霧逐漸消散。

再來了一兩陣長風，黃霧由濃轉薄，由薄轉無。

我低呼道：「準備！」

眾人紛紛跳了起來，移到營地各戰略性的位置。

腳步聲由四方八面迫來。

我早想到他們沒有騎馬來，否則蹄聲和馬嘶聲極難瞞過我們。

我會以飛雪給他們一個驚愕，若能殺死那從巫國來的巫師，將可給麗清一下最狠的打擊。

我知道定能辦到，因為我的心靈已鎖定了他的位置，無論他走到哪裏，我也會找到。

喊殺由四方八面響起。

我向華茜等道：「你們留在這裏，我要騎飛雪去收拾他們的首領。」

弓弦急響。

伏在最有利位置的魔女國戰士千箭齊發，向著毫無戒備的敵人射去。

慘叫聲密集響起。

華茜知道這是生死關頭，點頭道：「放心去吧！」

我跳上飛雪，拍馬馳出，往敵人實力最強的森林區衝去。

瞬眼間我衝出了營地，刺入了正由丘下攻上來的黑衣人裏。

敵人連頭也罩在黑布裏，只露出眼耳口鼻，沒有沉重的甲冑，難怪他們如此悄無聲息、神出鬼沒。

魔女刃離鞘而出，閃電劈出。

慘叫響起。

飛雪揹著我箭般衝入敵人陣內去，擋在馬前的黑衣人紛紛倒下，他們都是非常強悍的人，可惜我卻比他們更強悍百倍。

這批黑衣人清一色使劍，遇上魔女刃更是劍折人翻。

飛雪過處，灑出了一條血路。

微茫的月色，已足以使我視物若白晝。

體內的異能激盪著，使我更是兇猛勝獅虎。

竹笛的聲音在森林處傳來。

四周的黑衣人狀似瘋狂，奮不顧身撲來。

但誰能憑腳力追上飛雪？

血肉橫飛裏，幾個呼吸後，我已到達那一排十多個大鍋前。

那巫國來的老巫司手持高過人頭的權杖，立在大鐵鍋前，冷冷看著我，目射異光。

飛雪一聲驚嘶，跳起前蹄，竟硬生生止住去勢，我腿上一痛，給敵劍劃破了護甲，割出一道傷痕。

老巫司後以百計的黑衣人蜂擁過來。

我想揮劍殺敵，驀地一道冷流由腦際流過，接著是一下劇痛。

迷糊間，我發覺自己竟倒在草地上，四周盡是劍光和敵人兇光閃閃的眼睛。

我大喝一聲，跳了起來，身上又多了幾個傷口，鮮血汩汩流下。

魔女刃旋舞著，撲上來的黑衣人濺血倒跌。

飛雪來到我旁邊。

另一下冰寒衝入腦神經內，不過我今次早有防備，凝累心力，劇痛一起即消。

一把難聽的聲音操著帝國話夜梟般響起道：「蘭特！蘭特！蘭特！」

當第二聲蘭特傳入耳內時，忽地變成了父親蘭陵的聲音，充滿著悲哀和失望。

心中一陣模糊。

後背一陣痛楚，反使我清醒過來，原來一把劍刺在我肩膀處，深入逾寸。

飛雪起蹄踢飛另兩個黑衣人。

這老巫司的妖法比巫師更厲害，若再由他繼續施法，也不知還有甚麼花樣。

我一聲嘶喝，將他的叫喚壓了下去，再躍上飛雪，往他衝去。

同一時間我將體內的異能送進飛雪體內，以抵擋他能影響人畜神經的巫術。

假設今次我勝了，我將對體內的異能有全新的認識。若老巫司能做到這麼可怕的事，我或也有希望做到，因為牽涉的正是人類心靈超自然的異力。

現在那老巫司離我三十步許的距離，身旁身後的人反全湧了過來，變成他一人持杖獨立原地。

我心中狂叫道：「飛雪！不要怕！躍過去！」

飛雪神蹟地一聲長嘶，後腿一伸一彈，竟跳過了十多人，前蹄落地時離那可怕的老巫司只有十多步的距離。

老巫司兩眼再次放光，不過目標卻是飛雪，我的感覺錯不了，因為我的精神在此刻已和飛雪連成了一體，也分擔了飛雪受到的驚恐和痛楚。

飛雪略一止步，便繼續前衝。

老巫司終於色變。

魔女刃直取他咽喉而去。

老巫司一聲怪叫，權杖迎來。

「噹！」

權杖崩了一個缺口，卻沒有折斷，但連人帶杖給劈得蹌踉跌退。

這時最接近的黑衣人也至少在十步開外。

飛雪何等迅速，閃眼間已來到老巫司身旁。

老巫司駭然橫移，但已遲了。

魔女刃一閃，老巫司整個頭顱飛上半天。

我衝了過去，勒馬回頭。

「砰！」

老巫司屍身掉在地上。

那些黑衣人全停了下來，呆望著伏地的無頭屍身。

我一聲長笑，向他們衝過去。

眾黑衣人一聲發喊，亡命往四外逃去。

我逐一探看受了傷的戰士，將源源不絕的異能送進重傷者體內，使他們的傷勢奇蹟地穩定下來。

我自己的傷口亦迅速癒合，連包紮也免了。

這一役，我們失去了二百多名戰士，傷了五六百人，敵人則留下了二千多具屍體，可知這短暫的一戰，是如何激烈，敵人是如何強悍，若非我們將計就計，得了先手和佔得高丘的地利，情況更不堪想像。

殺死老巫司的過程表面雖似順利快捷，但其中的凶險，我卻是心知肚明，若巫帝比他厲害，死的便可能是我。

我向美姬道：「怕嗎？」

美姬垂首道：「大劍師摟抱過小婢後，小婢便不怕了。」

我自然知道其中原因，卻不說破，向華茜和寒山美示威道：「看我的摟抱多麼有用。」

馬原走來道：「那些毒霧真厲害，所有戰馬都口鼻流血死去了，幸好大劍師教我們用濕布掩著口鼻，否則這裏恐怕沒有人能活著。」

我問道：「搜過那老巫司的身沒有？」

馬原提起拿在手中的一袋東西，道：「這都是從他身上得來的，大多是各式各樣的奇怪藥物和藥液那類東西，你有空可仔細看看。噢！還有一本奇怪的書，但我卻看不懂那些文字。」

我道：「你看不懂我也看不懂，給我保留著吧！查到了這些黑衣人的來歷沒有。」

馬原道：「抓起了百多個受傷逃不動的人，他們雖會說帝國話，但卻不是帝國人，白丹正向他們問話，我才不怕他們不招供。」

所謂問話，就是嚴刑拷打，對縱是想置我們於死地的敵人，我也不忍。

出乎意料外，白丹和幾個戰士，押著一個雙手被反縛背後的人往我們走來。

這人罩頭的黑布被除了下來，膚色介乎帝國人的黃色和淨土人的皙白間，一對耳特別尖長，一看便知是外地人。

白丹報告道：「這人自稱是黑衣人的領袖，沒有受傷卻不逃走，躺在死屍堆裏扮死屍，我們搬屍時才跳起來投降，說要見你。」

我凝神往他望去，他昂然和我對視。

我的靈覺感到他的真誠，微笑道：「背轉身！」

那人轉過身去。

我拔出黃金匕首，割斷縛著他雙手的索子。

那人欣喜地轉過身來，道：「大劍師果然名不虛傳，有王者的氣魄和風度。」

我笑道：「你為何不走，不怕我們殺了你嗎？」

那人道：「大劍師怎會殺我，何況我會對你有很大的用處。」

這人侃侃而談，眼中閃爍著智慧。

那人道：「我是巫國十族裏的鷹族，別人都喚我們作鷹人。」

華茜冷冷道：「你既是巫國的人，為何留下來和我們說話。」她對失去了二百多名戰士感到非常憤怒，所以語氣絕不客氣。

我不敢出言制止華茜，伸手輕拍她的香肩，插入道：「你叫甚麼名字？」

那人道：「我們都沒有名字，只在立了戰功時，管治我們的巫神才會給我們封號，我的封號是灰鷹。」

馬原道：「你們是巫國的人，為何帝國話說得那麼好。」

灰鷹道：「來此前的幾年，整個巫國的人都在學習帝國話，我已不是說得最好的人了。」

他們都在學帝國話，看來巫帝真個準備大舉來攻，這些族人是否先頭部隊呢？

寒山美道：「你那老巫司和很多族人都給我們殺了，為何你對我們那麼友善合作呢？」

灰鷹若無其事道：「我殺你，你殺我，誰也怪不了誰，我向你們投降，是一個突然湧起的衝動，親眼目睹大劍師輕輕鬆鬆便殺了巫神，又不怕他的毒霧，使我眼界大開，也燃起了希望。」

馬原問：「甚麼希望？」

灰鷹眼中掠過既懼又喜的神色，長嘆道：「希望大劍師能殺死巫帝，經過了上千年的征戰和仇恨，我們那裏大多人都對死亡和戰爭深感厭倦。」

我著他們坐了下來，使美姬送上美果食物，眾人才發覺肚子都餓得要命了。

這時天色漸明，眾人雖一夜未睡，但精神都很振奮。

灰鷹續道：「我們居住在巫國南方的一個小島群上，一向與世無爭，但在巫帝的指令下，十族裏人數最多最兇悍，也是對巫帝最忠心的紅魔人，在二十年前大舉來犯，殺了我們很多人，由那時開始，我們便歸入了巫國十族內，受到由巫帝指派的巫神統治，不准有自己的歷史文字和語言，只能作巫帝忠心的走狗，這些事都是父親偷偷告訴我的。」

至此我們才明白灰鷹的心意，也對他大為改觀。

他對我的確非常有用，甚至是與巫國鬥爭的重要關鍵人物。

白丹是偵察的專才，怎會放過機會，一大串問題提出來道：「你們何時抵達帝國？有多少人來？麗清和巫帝是甚麼關係？巫帝是否還會派人來？」

灰鷹答道：「今次來的是我們鷹族和十族裏第三大族陰風族，我們鷹族人數不多，卻最擅長伏擊和暗襲，今次的失敗，對我們是很嚴重的打擊。陰風族今次到帝國有十萬人，他們雖及不上紅魔族和黑叉族，但亦是非常不好對付的。至於巫帝會否再派人來？麗清和他是甚麼關係，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事了。」

馬原道：「你們來了多久？」

灰鷹道：「只有個多月的時間。」

我問道：「那陰風族是否由另一個巫神率領？」

灰鷹點頭道：「是的，那是陰風法師，聽說他有一對孿生女兒，隨黑叉人到了淨土去，這陰風法師是巫帝麾下最得寵的四個巫神之一，比我們的鷹巫法力還要高強，大劍師要小心點才好。」

我心中一動，叫馬原拿出從鷹巫身上搜出的那部書來，遞給灰鷹。

灰鷹接過一看，駭然道：「這是巫國內最神秘的巫神書，只有巫帝指定的巫神才可以擁有。」

我一呆道：「可不可以說清楚一點。」

灰鷹道：「巫帝每隔一段時間，一年或兩年，便挑選一批有潛質的人進宮，加以最可怕嚴格的訓練，若能不死，便能成為巫徒，那時他們便須依循巫神書來學習巫術，這些年來，能熬過這過程的只有十個人，都成了巫神，他們中最有名的是四大法師，就是狂雨法師、秀麗法師、陰風法師和隨大元首到了帝國的黑巫法師。聽說他也是給你殺了的。現在十大巫神只剩下八個人，兩個都是給你殺了。」

這時想起能殺死黑巫法師，才知道是因緣巧合下的僥倖，禁不住呼了一口涼氣道：「灰鷹！由今天開始，你便是教我巫神書和巫國語的老師了。」

灰鷹愕然道：「我怎懂巫神書？」

我淡淡道：「只要你懂得書上的字便成了。」

儘管我學不會巫神書，但只要我瞭解到巫帝有甚麼妖法手段，將來對付他時便有把握多了。

## 第十一章 溫柔窩

我們在森林旁等了五天，隨後的大軍才陸續抵達。

這五天我也並不閒著，除了和華茜寒山美兩女閒逛遊玩外，便集中精神跟灰鷹學習巫國話和聽他翻譯巫神書。

這本書顯然深奧難明，灰鷹經常譯得辭不達意，但我終於窺到少許巫帝可怕驚人的力量。

簡單來說：這本書就是教人如何結合了心靈異力和藥物，發揮出驚人力量的著作。

說來容易，但書內對這世界物質的組成，物質與物質相遇時產生的變化，都有聞所未聞的驚人闡釋，尤其對人腦神經內秘不可測的結構，更有詳盡的分析，聽得人驚異莫名，難以置信。

例如折磨了人類無數年代肉體難以避免的痛苦，書中便指出其實只是神經內的一種現象，一種純主觀的感覺！若能將神經的靈敏度減至零，人將再不會有痛苦，這樣的說法我真是想也未想過。

巫帝憑甚麼能有這麼超卓的識見？難怪他敢與廢墟內的異物對抗。

書內又述說種種發揮人類體內潛能的鍛煉方法，其中一項竟是「忍受痛苦」，只有在極端的情況下，才可以釋放出體內潛藏的神秘力量。

我對書中種種鍛煉精神力量的練習大感興趣，我有個感覺，這都是我可以輕易掌握的知識。

或者現在還未能體會，但很快我便可以懂得，我有這種直覺和信心。

最後到的是戰恨，出奇地沒有將采蓉帶在身邊。

他不好意思地道：「我怕她會耐不住行軍的辛勞，也怕她會受到傷害。」

知道了我們贏了一場漂亮的仗，又殺了十巫神之一的重要人物，兼清楚了麗清的實力，全軍都士氣高昂，振奮不已。

這時馬原的人回報說，野馬族的八萬大軍在十五日前進駐望月城，殺了不少反抗的人，在城內實施軍法統治，而那條密道則仍安好無事。

另一個好消息是麗清轄下的七色軍裏，紅軍統領帥保和青軍統領諾守力，都因麗清將望月城拱手送人而和麗清決裂，看來不久也將歸到我旗下來。

只要我們能取得望月城，剩下的事便是和麗清與她的巫援決戰了。

不知是否上天冥冥的安排，讓我成了第一支遇上鷹巫的隊伍，才得減少重大傷亡。

巫神書中列載著種種可以殺害整隊大軍的方法，除了在上風處放毒霧外，還可以使所有戰馬患上傳染病，再把瘟疫擴散到人身上去，又或在水源下毒，手法層出不窮，「聽」得我膽顫心驚，忽然間我想到出征巫國只是教人去送死，難怪連黑叉王堯敵這麼兇狠的人，也唯有對巫帝俯首聽命。

在這大地上，只有我一個人有與巫帝對抗的本錢，因為我已擁有了廢墟裏那異物的力量。

馬原領著五千魔女國戰士，匆匆往魔女城進發，為重建這美麗的城市奮鬥。

其他人則朝著魔女河的方向前進。

四天後，在黃昏時分我們到達了魔女河上游離望月城二十里遠處，開始伐木紮造木排，準備渡過廣闊的河岸。

我偕同華茜坐在岸旁，看著眾戰士起勁地伐木作筏，想起當日潛出望月城逃往魔女國的情景，大有感觸。

寒山美或有點思鄉情緒，回到了隨行的夜狼女裏，指揮眾女生火造飯，使我們得到了罕有獨處的機會。

我摟著她的香肩，柔聲道：「為何他們會喚你作華貴妃呢？那豈不是把我奉作皇帝？」

華茜失笑道：「不！不是皇帝，是魔王！沒有魔女的國家，只可叫魔王國。事實你也是對女人和你的敵人有著魔王般魅力的人，故當之無愧。」

重會後，這女劍手最歡喜挖苦我，以一點一滴的方式來報我捨她而去的「深仇」。

我嘆了一口氣道：「華茜，我……」

華茜打斷我道：「不用說了，我知你想對我說，又要丟下我，自己一個人孤身到巫國去，不用擔心！今次我知道你完全是為我著想，所以不會再留難你。」

我泛起紅顏知己的感動，香了她的臉蛋一口，奇道：「你不擔心嗎？」

華茜道：「你是屬於整片大地的，只有你才能擊敗那萬惡的巫帝，除去這世上所有戰爭和悲傷的來源。而且我知道你定能辦到，那晚看著你在無窮盡的敵軍裏，斬掉那鷹巫首級的從容自若，我便知道再沒有任何人可以攔阻你。」

這時英耀走了過來，坐到我身旁，道：「大劍師！我有個請求，就是希望自己是第二個進城的人。」

我知道他並非計較自己是第二或第三，而只是表示他要隨我由密道潛進望月城去。

我道：「不！你是第一個，我是第二個。」

英耀感動地道：「到了遇上大劍師，我才明白甚麼是心悅誠服，無論隨你到了那裏，帶去的只有愛和快樂，我和手下們的性情都在變化著，再不像往日在帝國時那樣自私自利，終日防人算人。」

巨靈和戰恨兩人並肩而至，邊行邊談，極為興奮，使人感到他們間真摯融洽的感情。

我笑道：「你們說甚麼說得這麼高興。」

戰恨道：「紮起了兩支木排，大劍師要不要早點進城去逛逛，聽說望月城的窯子裏有著帝國內最美最有文化的名妓女。」

我失笑道：「你問問華茜看她對你這提議有甚麼評議？」

華茜道：「你們進城後到那裏去，只要守口如瓶，沒有人會知道。因為我不會隨你們去，我要留下指揮全部的軍隊。」

我愕然道：「你真的不去？」

華茜道：「我若去，山美也要去，到時你要分神照顧我們，會嚴重影響你的靈活性，所以唯有讓你們這種真正高手去完成重任。」

我對華茜的明理真的非常感激，點頭道：「謝謝你！」

戰恨道：「我挑了十八個人，巨靈十二人、白丹七人、英耀十五人，一共五十二人，加上英耀、白丹、巨靈、大劍師和我，足夠了嗎？」

巨靈一唱一和道：「我可以保證這五十二人都是真正的好手，每一個人也可以隨意對付對方上百的精兵。」

我站了起來，淡然道：「還差一個人，就是灰鷹，通知他們立即起程，我希望日落前可以看到望月城郡主宮的圓頂。」

黑夜裏的望月城燈火通明、繁華依舊，大街小巷人來人往，除了不時有身穿棕色甲冑的野馬族戰士來往巡邏外，便和往日毫無分別，一點也不似有很多人被殺了。

我們輕易地由密道潛進望月城內，現在分散了混在人群裏，向著郡主宮的方向前進。

我們並不打算這麼快生事動手，因為華茜最少要明天清晨才能發動攻城之戰。

換上了平民服裝的閃靈人和夜狼人模樣可笑，幸好望月城是各種民族的集中地，所以也沒有人感到他們特別礙眼，尤其是對望月城並不熟悉的野馬人。

我和英耀走在一起，他哂道：「望月城的人適應力真強，野馬人看來也有點手段，並沒有惹起他們的憤怒和驚惶。」

我失笑起來，道：「黑臉也不全是個被麗清操縱的傻瓜！他手下有甚麼能人？」

英耀搖頭道：「好像有一個叫『雙矛』白天，擅使雙矛，是智勇雙全的人物，其他人就不大清楚了。」

忽停了下來，向對街的巨靈和戰恨叫道：「喂！兄弟！」指著身旁一座三層高非常華麗宏偉的建築物嚷過去道：「這就是望月城最著名的溫柔窩了，賭場、妓寨、食店無不俱備，要不要進去逛逛？」

巨靈戰恨正把身子縮低了少許，戰戰兢兢而行，聞叫嚇了一跳，才發覺自己太緊張了，被揭穿了最大不了廝殺一場，然後從密道逃去。訕笑著走了過來。

白丹和灰鷹也由後趕上，其他喬裝平民的五十二名精銳戰士，紛紛散往大街上的店舖內。

蹄聲起處，一隊百多人的野馬戰士朝著我們馳來，帶頭者大喝道：「街上不准聚集，違令者斬。」

我們垂著頭，唯唯諾諾，弄假成真下，走進了溫柔窩巨廈前的花園內。

溫柔窩的花園內泊滿馬車，人聲嘈雜，好不熱鬧。

橫豎有時間，我們遊興大增，六個人踏上長石階，登上正門前的大木台，待要走進去，幾名大漢擁了過來，攔著了我們，其中一人道：「今天溫柔窩不招呼生客！」

戰恨是最想入內之人，況且一向只有人要聽他的話，那有他聽人的，冷哼一聲，便要出手打人。

我嚇得慌忙打出阻止的手勢，轉向那帶頭者微笑道：「你看清楚點，我不是熟客誰是熟客？」

那頭兒愕然向我望來，接觸到我放著異光的眼睛，露出迷惘的神色。

這是我從巫神書學來的催眠術，第一次用起來當然不大理想，唯有以他法補救，大力一拍那人肩頭道，「哈！你終於把我這一擲千金的大豪客認出來了，來人！打賞他們。」

那人仍發著呆時，知機的白丹搶了上來，將幾塊金幣塞進他手裏，當那人將金子捏緊時，我們早穿越他們，排闥而入。

英耀駕輕就熟，帶著我們來到賭場上層閣座的休息席坐下，向女侍叫了食物和酒，挨著欄干，好奇地望往下面人頭洶湧的賭場。

巨靈向英耀奇道：「為何這裏沒有人認得你？」

英耀苦笑道：「我一直被麗清派駐城外，最近才調了回來，除了手下外，誰認得我。」

戰恨不滿道：「到這裏面來，除了吃東西外，還有很多好東西吧？」

英耀失笑道：「我帶你來，就是要讓你看望月城內最好的東西。看！你真夠運，剛說她就來了。」

我們依著他的手指憑欄下望，齊齊一震。

英耀指著那正緩緩步走入賭場，一身湖水綠長裙，半邊香肩垂著勾花絲巾的美女，嘆道：「這就是溫柔窩的老闆娘『狐仙』榮淡如了，我們望月城的第一號大美人。」

我們一齊同意點頭，如此風華絕代的美女，確可和采柔妮雅等相比毫不遜色。

她一進場，整個賭場大廳立時靜了下來。

她的長腿大概可與寒山美平分秋色，窄腰挺背與妮雅相若，艷色則不遜於采柔，世故精明似花雲，偏帶著個紅月式的純真笑容，那個男人能不給她引至失魂落魄。

連那似乎不甚好色的灰鷹也看得瞠目結舌、口涎欲滴。

英耀低聲道：「這是我一直暗戀的女人。」

白丹道：「以你七色統領的權勢，也不能一親芳澤嗎？」

英耀苦笑道：「她是麗清的閨中密友，誰敢打她的主意？我奇怪為何她沒有隨麗清走？」

我聽得心中一動。

戰恨咬牙切齒道：「誰上？」

眾人為之愕然，想不到十多天前他才表示有采蓉一個便心滿意足，現在又故態復萌了，這小子真見不得美麗的女人。

我笑道：「當然是『餓狼』戰恨。」

戰恨不理我的嘲諷，霍地立起，剛要往下叫嚷，下面賭場內已先響起一把雄壯的聲音向榮淡如道：「淡如小姐，野馬黑臉已下了令，命你今晚午夜前入宮陪他，使我們非常憤慨，只要你說一句話，全城的男人也可以為你拿起劍來，保護你嬌貴的身體，不受沾辱。」

我們在閣座的六名大漢交換了個眼色，暗忖這黑臉倒懂得享受。

榮淡如蓮步輕搖，來到廳心最大的一張賭桌，悠閒地坐了在莊家的位置上，一陣使人心搖魄蕩的嬌笑後，柔聲道：「各位何須為淡如擔心，這世上有一種人我絕不會怕，就是男人，告訴我黑臉是男還是女。」

我們面面相覷，這女人也算放蕩大膽的了，難怪能成為溫柔窩的主持人。

她身後幾名保鏢模樣的武裝大漢喝道：「誰來和小姐賭上兩手六色鼓，最低注碼一千金幣。」

眾賭客本已爭先恐後湧過來，聽了最後那句又嚇得咋舌退開。一千金幣足可起一間大房子了，誰捨得輕易拿出。

戰恨的大喝在我們身旁響起，在我們目定口呆下，向下面的榮淡如大聲道：「榮小姐！」

榮淡如秀色無倫，能攝魄勾魂的目光訝然往我們望來。

英耀和她相識，嚇得急忙背轉了身。

戰恨理所當然地道：「橫豎小姐今晚也要將身體送人，你又不怕男人，我也不怕女人，不若先便宜我，趁現在離午夜還有足夠時間，找個地方快活快活吧！」

全樓之人包括我們這幾個自以為深知他德行的人，均聽得呆在當場。

媽的！

這也算能使女人交心的情話？這初級畢業生！

榮淡如舉起纖手拿著的香木扇，一揚下展了開來，輕柔地扇著嬌俏的下頷，微笑道：「當然可以！」

我們本以為這世上沒有人能說出比「飛狼」戰恨的情話更使人搥胸頓足長嘆的，豈知榮淡如芳口一開，我們才發覺戰恨的話竟有打動芳心的魅力。

戰恨的青狼臉發著光，顫聲道：「真的可以嗎？」

榮淡如柔聲道：「但卻先要在賭桌上勝過淡如，若你敗了，便須將你的命根子割了。」

這女人也算巴辣了。

戰恨算了算，終覺得不划算，可能也想起會無以對采蓉，頹然坐下，喃喃道：「豈非白白便宜黑臉這狗養的小畜生。」

我心中一動，卓然立起，同時脫去包裹著內中武服長劍的袍，露出一身勁裝，長笑道：「我來和你一局定勝負，若你輸了，便陪我的朋友直至午夜，若我敗了，便任由你動手宰割。」

戰恨愕然道：「你真要做我的救世主和大恩人？」

英耀背著廳下射上來的數百對目光，皺眉道：「大劍師小心你的命根子，在望月城沒有人可賭嬴榮淡如，否則溫柔窩也不是她的了。」

榮淡如秀目爆起亮光，盯著我道：「你只能為自己賭，不能替別人賭，不同意便拉倒。」

我從未見過比她更有信心和更厲害的女人，又受到英耀「善意」的警告，暗忖還是不和這無敵賭女交手為妙，乘機下台，坐了下來，向戰恨聳肩道：「你也聽到的了，恕兄弟幫不了手。」

巨靈等噤若寒蟬，試問這樣的條件，那賭得過？我們又不是不要臉愛撒賴的人，她輸了有甚麼大不了，我們則實在輸不起。

榮淡如卻不肯放過我們，道：「剛才出言這位公子看來是流浪的武士，不知如何稱呼？」

我嘆了一口氣，剛要編個名字出來，戰恨的好朋友巨靈嘻皮笑臉道：「我們公子就是『天下第一號情聖』愛淡如了。」

全廳之人為之一呆，不過看到巨靈擎天巨塔般的氣勢，連榮淡如身旁那幾名大漢也不敢貿然喝罵，更何況我們這六個人，憑誰也可看出不是「善類」。

榮淡如不以為忤淺笑道：「喲！你這個公子的名字有兩個字和淡如相同，真是有趣，不過他能否名乎其實當他的情聖，就要看他是否能賭嬴我了。」

我們為之愕然。

戰恨臉上露出同情的神色道：「情聖公子，看來你想不賭也不行。」

我驀地捧腹大笑起來，豪氣狂湧，右手抓著欄干略一借力，往下躍去。

下面的人爭相走避。

我扭腰猛用力，凌空翻了個筋斗，兩腳點在賭桌的邊緣，再彈落地上，傲立桌旁，和桌子另一邊悠閒坐著的榮淡如對個正著。

榮淡如表面看去若無其事，但眼中掠過的驚異卻瞞不過我。

我坐在她對面的椅子上，微笑道：「擲六色鼓吧，我買三粒方鼓全是紅色，那是太陽的顏色，只有太陽才可以形容你的美麗。」

戰恨等在閣座上鼓掌怪叫，大讚我果真是名不虛傳的情聖。

這幾個小子愈玩愈瘋狂，不知是否因戰恨巨靈兩人在山野住得久了，致野性難除。

榮淡如向我露出動人的笑容，接過手下遞她的一個有蓋圓罐，輕輕搖了幾下，道：「你猜猜裏面有多少粒六色方鼓？」

我微微一笑道：「你不用故意輸給我，因為就算我說錯了，你也可以說我是對的。」

這時廳內靜至呼吸可聞，不過呼吸都很輕，因為沒有人不在屏息靜氣，靜聽我們語鋒的交擊。

榮淡如瞅了我一眼，帶著大感有趣的神色，幽幽一嘆道：「既然你不肯接受我的好意，我便和你公平賭一局，看看你的運道。」她這樣一說，反有人懷疑她剛才要我猜罐內方鼓的數目，也可以強說我是錯而非對。

榮淡如將罐放下，剛想把蓋打開，我微笑道：「裏面共有五粒方鼓。」

榮淡如呆了一呆，道：「你的耳朵非常靈敏。」探手入去，拿了五粒方鼓出來，用掌心托著，俯身送到我面前道，「公子！請你挑三顆。」

看著她雪白的手，我這所謂情聖也要嚥了嚥唾沫，搖頭道：「不用挑了，我便買五顆紅色。」

榮淡如首次露出少許的慌張，橫了我一眼，將五粒方鼓放回銅罐內，封上蓋，一對玉手按著罐旁，美目一瞬不瞬地瞪著我。

我微笑和她對視著，精神全集中到罐內的五粒方鼓上。

一個清晰的圖像出現在腦海裏！五粒方鼓全是紅色向上。

我心中也不由驚異萬分，榮淡如看來隨便將五粒方鼓掉進去，想不到已施了神妙的手法。

榮淡如舉起銅罐，以最優美誘人的姿態搖著銅罐，方鼓撞擊罐壁的聲音「叮叮噹噹」響得如下著驟雨。

「蓬！」

銅罐蓋向下覆在桌上的大銅盆上。

勝負已定。

沒有一線目光不是集中到銅罐上。

我清楚知道罐內只有四粒是紅色向上，還有一粒黃色向上。

她還未能控制五粒方鼓那麼多，不過四粒已是難得之極，因為從沒有賭徒肯賭三粒以上的六色鼓。

在眾人注視下，她略略掀起銅罐，到了只有她一人僅可窺見的角度，「蓬」一聲又將罐落回桌上的銅盤，嘆道：「我輸了！」

眾人愕然，這豈非故意輸給我。

我驀地探手，將銅罐整個拿起，露出這次賭賽的真相。

榮淡如第一次色變。

眾人讚嘆聲四起。

五粒方鼓都是紅色向上。

我勝了。

我憑從巫神書學來的異力勝了，我以靈力在揭盅前向那粒黃色向上的方鼓做了手腳。

榮淡如不能置信地望著銅盤上的五點鮮紅。

我長身而起，向戰恨他們抱拳道：「幸不辱命！」

戰恨嘆道：「兄弟！我羨慕你！」

榮淡如輕輕拍了一下手掌，吩咐身旁的人道：「找五位小姐來陪愛公子的五位朋友。」然後向我笑道：「公子！請隨我來。」

在眾人艷羨的目光相送下，風華絕代的榮淡如領著我離開賭廳，走進一個華麗的偏廳去，下人關上了門，剩下我們兩人單獨相對。

榮淡如走到下了帘幔的大窗旁，掀起少許，望往街上，柔聲道：「蘭特公子你真大膽，黑臉的人不會賣賬給你的。」

我對她看破了我是誰絲毫不以為怪，笑道：「你也很大膽，明知我是蘭特，也敢引我到這裏來。」

她轉過身來，挨著大窗，故意挺起誘人的酥胸，媚笑道：「你難道忘記了我是不怕男人的嗎？」

我直迫而去，直至將她緊壓窗上，才道：「不要弄花樣了，告訴我，麗清留下你這隻重要的棋子，究竟有甚麼作用？」

榮淡如眼神絲毫不亂，嬌軀在我體壓下作了兩下使人心神搖蕩的扭動，甜甜一笑道：「你既可猜知罐內方鼓數，或也可以猜到我的心事，試試猜吧！」

假設我真全掌握了巫神書所教的催眠術便好了，可惜我仍是個初級生，嘆了一口氣道：「猜我便真沒興趣，讓你先還賭債吧！」伸手便去解她的長裙。

榮淡如駭然抓著我那不規矩的一對大手，瞪大秀目道：「你不是想靠我混進郡主宮去對付黑臉嗎？怎可以這樣胡鬧！」

我見好就收，作驟然省覺道：「噢！對不起，我差點忘了。」溫柔地幫她將衣裙拉好，重新蓋在已裸露了出來香滑的肩上。

榮淡如微笑道：「公子仍壓著我呢？不是連這也忘了吧！」

我苦笑移開，故意將背向著她，看看她會否拔出綁在腿上的匕首行刺我。

榮淡如忽然從後面靠上來，纖手抓著我的肩頭，肉體毫無保留緊貼著我，小嘴湊到我耳旁道：「麗清叫我告訴你，你的孩子明年初便足歲，你想他有母親還是沒有母親？」

我渾身一震，接著冷靜下來，沉聲道：「告訴她，我知她沒有孩子，否則我必有感應。」是否真能那麼肯定的，我不知道！

榮淡如吻了我的耳朵一下，道：「看到了你在賭桌上的表現，我也有點信你，好了！你要我怎樣幫你。」

我揮開麗清是否有了我孩子的事，淡淡道：「我只想聽聽你可以怎樣幫我把五十七條大漢混進宮裏去？」

大劍師傳奇 卷七終

# 卷八

## 第一章 擒賊擒王

五十多輛騾車聚集在溫柔窩後的廣場上。

榮淡如出動了她所有手下，鑽到城中各處，搜集名酒珍玩，再運到這來，放在騾車上，以作禮物送到宮內去，獻給野馬族之王──「癲馬」黑臉。

其中最珍貴的禮物當然是望月城的第一號名女人榮淡如。

我們都換上了僕役的服飾，戴上望月城人流行的高帽子，盔甲留了下來，武器則藏到騾車底的暗格下。

任務是捉拿黑臉，迫他退兵。

我、戰恨、巨靈、英耀、白丹和灰鷹六人站著圍繞榮淡如，低聲商議，其他戰無雙等五十多個勇士，散布在廣場上，監視著榮淡如手下們工作。

六個人十二隻眼睛，一隻不少地落在舉手投足，莫不風情萬種的榮淡如身上，看著她在輕言淺笑中，說出如何接近黑臉的計劃。

戰恨的目光肆無忌憚地在榮淡如嬌軀上下巡逡，恨不得一口把她生吞到肚裏，踏前一步，差點貼著她的香肩時，嘿然道：「榮小姐要我們藉送禮入宮接近黑臉，這條計真行得通嗎？」

白丹道：「黑臉大概不會拒絕禮物，但……」

戰恨插入道：「尤其是小姐你。」

榮淡如向白丹媚笑道：「白大將是否想說未進宮門，黑臉早使人把禮物接收了過去嘛？這可能性當然存在。」接著皺眉回頭向戰恨道：「你可以站開點嗎？再靠近些的話你會貼著我的身體了。」

戰恨強忍著一把將她摟入懷內的衝動，悻悻然退開了半步，只是小半步。正是條不折不扣的餓狼。

榮淡如攝魄勾魂的美目來到我的臉上，聳聳肩膊道：「我只是個弱質女流，除了賭錢外，甚麼也不懂，至於如何入宮，就要靠蘭特公子的策劃安排了。」

騾車隊才離開後門，我駕策載著榮淡如的領頭騾車還未轉上通往皇宮的郡主大道時，野馬族的軍隊把我們截停下來。

後面跟著駕車來的戰恨、巨靈等齊聲吆喝，勒停騾車，排成右彎左曲的車陣，最後的幾輛尚未走出溫柔窩的後門。

一名矮壯強悍的野馬族頭目，在數百名戰士簇擁下，攔在車前。

那小將領威風凜凜，背插雙斧，瞪著我喝道：「你們是否活得不耐煩了，大王早有命不得聚眾街頭，不准有任何集會，你們現在大隊人馬想幹甚麼？」

帘幕低垂的車箱內那狡猾美麗的榮淡如全無半點動靜，當然是存心給我出難題，要我自己去應付。

我謙卑地道：「這位大將軍高姓大名？」

那將領旁的戰士齊喝道：「你這土狗那來知道的資格。」

我高聲道：「我們是奉你們大王之命，代表望月城向大王送上他最渴想的禮物，你們竟敢留難阻撓，小心項上人頭不保。」

那小將領一愕道：「送甚麼禮？」

早大感不耐煩的戰恨跳下騾車，來到我的車側，一把掀開遮窗的帘布，喝道：「望月城第一號惹火尤物榮淡如姑娘！」只看他的表情，當知道話出自肺腑。

榮淡如先向戰恨不屑地瞅了一眼，才向呆望著她饞涎欲滴的野馬戰士勾魂地一笑，秋波到處，無人不暈其大浪。

戰恨又將帘幕放下，遮隔了榮淡如照人的艷光。

那小將領露出色授魂與的神情，在馬上恭身道：「小將顏湖，向榮姑娘請安！」

美女的魔力真大！

我故作恭敬道：「顏大將軍！小人們的車隊可以起行了嗎？」

顏湖的臉向著我時，立即回復先前的嘴臉道：「我們早備有馬車，專責接載榮姑娘，你們立即給我散去。」

戰恨來到我旁，冷哼道：「你們似乎一點不明白我們望月城的規矩，榮姑娘今次到皇宮去，是要作大王的寵妃，所以我們必要依足規矩，送上六十車粉奩，若非如此，我們榮姑娘不是甚麼面子也沒有了，乾脆回家陪別的男人算了。」

想不到這莽撞火爆的人如此有急智，我忙加上一句道：「顏大將軍，大王怪罪下來，恐怕沒有人能擔當得起。」

顏湖愕了一愕，臉色數變後，向左右兩旁的人喝道：「先搜車！」他的手下應命，蜂擁而來，逐車檢看。

顏湖的眼光落在戰恨身上，眼中凶光閃閃道：「你這土狗倒有點膽色！」

戰恨何曾給人這樣當臉辱罵，臉色一變。

我知道不妙，向戰恨打個眼色，低喝道：「還不回到你的車上去！」戰恨強忍下那口鳥氣，掉頭返回他的車上。

顏湖轉向我道：「你們的騾車隊可隨後慢慢開過來，榮小姐由我們的馬車接載，免得大王久候了。」

我哈哈一笑，計上心頭，道：「顏大將軍太不懂望月城的規矩了，送嫁的隊伍必須全是騾車，否則會為大王帶來厄運，你也不想有那情況發生的吧！」

顏湖氣得臉色發紫，怒道：「不要叫我作大將軍，我只是一等領軍。你們要用騾車隊送嫁也可以，不過你們須給我滾得遠遠的，由我的人來駕車。」

「噢……」

窗帘揚起，榮淡如探頭出來，先瞟了我眼，才以銀鈴般的動聽聲音向那一等領軍顏湖道：「顏領軍真是謹慎小心，盡忠職守，不過這可不行哪！」

顏湖的凶臉堆上他認為自己最動人的笑容，虛心請教道：「榮小姐怎說？」

榮淡如秋波流轉，美目顧盼，柔聲道：「這是送嫁的隊伍，這些駕車的人代表我的家人，你將他們趕走，成何禮法呢？我在大王前甚麼顏面也沒有了。」

顏湖呆了一呆，向身旁的手下吩咐了兩句，手下領命去了，大概是請示他的上級去。

榮淡如盈盈一笑，放下帘幕，眾人的靈魂才再次歸位，包括我在內，此女真不簡單，天生出來就是為了勾引和玩弄男人的。

這時搜車的工作完畢，回來向顏湖報告。

顏湖沉吟片晌，發出一連串的命令。

三百多名戰士策馬來到車隊兩旁，將我們夾在中間。

顏湖狠狠盯了我一眼，沉聲道：「走吧！但不要超越過我。」抽韁掉頭，和十多名戰士帶頭往郡主宮方向緩馳而去。

我心中大喜，皮鞭揮出，打在拉車的四頭騾子股上。

騾車隊在野馬戰士左右挾持下，轉上大街，追著顏湖等人的馬屁股去了。

另有兩隊野馬騎士馳出，驅趕前面大街上的行人，將他們逐回屋內或橫巷去，以免人群聚集。

這總算是個好的開始。

榮淡如甜美的聲音在我背後響起道：「蘭特！你愛麗清嗎？」

我苦笑道：「不要問我。」

榮淡如道：「但麗清真的愛你。」

我哂道：「她每一個行動只是想把我置諸於死地，這叫愛我嗎？」

榮淡如一陣輕笑，嘆道：「你太不明白女人的心理了，得不到的東西，情願親手毀了，愛愈深恨也愈深，明白嗎？蘭特公子！」

我不想在這問題纏下去，冷然道：「你為何要幫我們，若給我們成功刺殺了黑臉，你如何向你的好朋友麗清交代？」

榮淡如想也不想道：「誰叫我愛上了你這風流浪子啊！」

我愕然道：「愛我？為何我剛才要占有你時，你卻要逃避呢？」

榮淡如一陣嬌笑，喘著氣道：「容易到手的女人，男人怎懂得珍惜，我都說你不懂得女人的心理了，若你剛才硬要上馬，看看我會怎樣？」又是一陣勾魂蕩魄的浪笑。

明知她在玩弄我，也忍不任心蕩神搖，暗自警惕，這對付男人手段高明的女人，比麗清更狡猾，更莫測高深，若我不小心，可能栽在她手裏，一敗塗地。

榮淡如揭起隔著我和她間的窗帘，探手過來，撫在我的背上道：「噢！你真強壯！」

我給她摸得心中一蕩，皺眉道：「快停手，野馬人會看到的。」

榮淡如笑道：「怕甚麼！大不了公子你拔出魔女刃，殺了全城九萬多野馬人。」

我心中懍然，知道目下確是騎上了虎背，只要榮淡如大叫一聲「蘭特」，接著就是血流成河的場面。

騾車隊這時來到跨湖大橋上，動起手來，想逃回密道也沒有可能，若戰恨等全戰死當場，我就算安然逃去，我們的損失仍是不可彌補，永不可以再復原過來。

我警告道：「榮小姐若出賣我們，我第一個殺的必是你，莫怪我手下無情。」

榮淡如在我背肌重重扭了一把，才縮手垂帘，柔聲道：「我倒想看看你能否狠下心腸殺我，只為了這個原因，我便很想出賣你來瞧瞧。」

我拿她沒法，動之以情道：「榮小姐勿要挺身試劍，若你乖乖聽話，蘭特不會薄待你。」

榮淡如的聲音透過窗帘傳來道：「男人要女人聽話，通常只有一種意思，公子會否是例外的一個。」

我還想說話，前方號角聲起。

主殿前的大廣場上，以千計的野馬戰士列出陣勢，等候我們大駕光臨。

我回頭望向後面的戰恨等人，眾人都露出不安的神色，如此陣容，像打仗更多於像一個歡迎的隊伍。

一名野馬大將在十多個戰士簇擁下，往我們迎上來。

顏湖回頭喝道：「停車！」然後向那名大將走去。

我依言勒停騾車，心中暗揣，野馬人實在無任何理由讓整隊車隊駛進殿內，若給留在此處，只准榮淡如一人進內，我們主動之勢全失。

就算要找黑臉晦氣，可是郡主宮這麼大，即管他手下袖手旁觀，也不容易找到他，何況現在只是眼前對方便有過千的精銳部隊，教我們如何應付得了。

我蘭特縱有來自魔女刃的異能，始終仍是血肉之軀，久戰下必有錯失，一個淌血的小傷口便會成全軍敗北的因素。

顏湖策馬來到那大將馬旁，恭謹地報告著。

我細看那野馬大將，長相頗為俊俏，但形貌慓悍，虎背熊腰，左右馬側各有一支通體烏黑的長矛，若不是沒有閃光，我會以為那是由珍烏打造出來的。

難道這就是「癲馬」黑臉的頭號大將，智勇雙全的「雙矛」白天？

心中大感不妥，黑臉不過是要玩玩望月城最動人的女人，為何會出動到最高的手下來處理一隊由五十多人組成的送禮車隊？

白天打量著我們，聽完顏湖的報告後，策馬往我們馳來，到了十多步外，勒馬停定，恭身道：「白天向榮小姐問好！」

榮淡如的聲音傳出道：「白天大將你好，現在是甚麼時間了？」

白天灼灼目光略望了我一眼，移馬來到車側，口中應道：「還差少許才到午夜，榮小姐應邀而來，大王必然非常高興。」

榮淡如嬌笑道：「大王不是躺在床上等我吧？為何見不到他。」

白天哈哈大笑道：「榮小姐真夠味道，大王最歡喜你這種女人，榮小姐請下車吧！莫讓大王久等了。」

危險的感覺更強烈了，以白天的精明，絕不會看不出我們這群人有問題，只是巨靈鐵塔般的雄偉軀體，已教人生疑，何況我們無一人不勇猛強橫，怎似是榮淡如的手下，偏偏白天這精明的人視若無睹，只顧著請榮淡如下車，這是那門子的道理？

榮淡如掀起窗帘，露出如花俏臉，向白天橫了一眼，媚笑道：「白大將何不向大王要求把我賜給你，為此榮淡如會更為快樂。」

白天愕了一愕，眼中射出迷醉的神色，旋又清醒過來，垂頭道：「小姐說笑了！」向左右微一頷首，當下有人跳下馬來，要去拉開車門。

我喝道：「白大將且慢！」

白天兩眼精光一閃，向我望來，以寒若冰霜的聲音道：「你是何人？竟敢向我說話，跪下來！」

榮淡如柔聲道：「大將息怒，這是淡如的……的……噢！你湊過耳來，我告訴你他是誰。」

我和最接近的戰恨打了個眼色，戰恨立時裝作漫不經意地舉手整理高帽，那是通知後面各人戒備的警告訊號。

白天呆了一呆，忘記了我，從馬上側身下去，把右耳湊往榮淡如的櫻唇旁。

榮淡如先斜斜兜了我耐人尋味的一眼，才把小嘴湊到白天耳旁，張口狠狠咬了白天的耳珠一下。

白天痛得叫了出來，挺直身體，手足無措地驚怒道：「你這在幹甚麼？」

到了這刻，我也不由佩服榮淡如玩弄我們這群男人於股掌上的能力。

榮淡如冷冷道：「我恨你！」

白天一聽下怒氣全消，頹喪地道：「小姐快下車吧！大王等得不耐煩了。」竟忘了要找我晦氣。

我插入道：「白大將請聽小人一言，照我們的習俗，新娘的騾車只有迎娶的新郎才可開啟，否則會給他帶來厄運，望大將明察。」用的依然是「厄運」那一招。

白天望向我，冷冷道：「你頗有點膽色，究竟是甚麼人？」

我知道白天早看出我們不妥，要先把榮淡如請下車來，只是為了方便對付我們。

我信口胡謅道：「我是淡如的大哥，也是溫柔窩背後真正的主持人，今次送嫁妝來的都是窩內最佳的好手，希望藉著淡如的關係，能得你們大王重用，好有個光明的將來。」

白天一瞬不瞬地瞪著我，好一會才微微點頭，向榮淡如道：「這人有沒有說謊？」

榮淡如笑得花枝亂顫，媚眼頻拋。

事實上沒有人知道她有何因由笑得這麼厲害，但每個人都看得眼也呆了，那還會和她計較原因。

榮淡如喟然嘆道：「狠心的白天啊！」言罷放下垂帘，語氣轉冷道：「黑臉再不來開門，大哥你便給我掉頭回去。」

這狡女每一著都出人意表，連我也摸不透她的玄虛。

白天給她耍得暈頭轉向，可能連平時一半的英明決斷也沒有了，猶豫片晌後，向我道：「這位……這位榮……噢！榮大哥，請你把騾車驅進殿內，其他人則須留在這裏。」

我心想只要能見到黑臉，就有方法制著他，正想依言行事，豈知後面的戰恨嚷過來道：「榮老板啊！禮不可廢，若騾車隊未成送嫁之禮便中斷了，新郎會有橫死的厄運，大王是我們將來的指望靠山，我們怎可容許這種事情發生！」

我知道戰恨不想我單身涉險，而事實上他也不怕動手，所以硬撐著不給白天把我們拆散。

白天大怒往戰恨望去。

「咭！」清笑從車內傳出。

榮淡如又掀帘探首，遙往戰恨望去笑罵道：「你這傢伙口沒遮攔，胡言亂語，快給我重重掌十下嘴，否則連我也護你不住。」

白天的目光回到榮淡如身上，死盯著她因探頭俯身以致低胸的禮服敞了開來露出的雪白胸肌，霎時像著了魔似的。

戰恨則呆在當場，知道榮淡如是存心作弄，求助地望向我。

心中嘆了一口氣，硬著頭皮道：「淡如不要胡鬧，送嫁使者等若你的父母，甚至是爺爺、婆婆，須待你下車後才可打罵，禮規怎可廢呢。」

榮淡如故意讓白天的眼睛多享受了一會，才坐直嬌軀道：「白大將改變了主意沒有？」意帶雙關，確是極盡誘人的能事。

白天虎軀一震，把目光移上榮淡如的俏臉，尷尬地乾咳兩聲，才道：「小姐不愧望月城第一美女，唉！」只顧著唉聲嘆氣，竟忘了向戰恨算帳。

紅顏禍水，果非虛言。

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到白天身上，看他如何處置我們這送嫁使者團。

白天聳肩道：「這事我也不能作主，不若榮大哥隨我進殿見大王，解釋你們的禮儀，榮大哥意下如何？」

他或者因愛屋及烏而對我特別客氣，但我的直覺卻告訴我，他已知道我是誰，而且極可能是剛才榮淡如咬他耳珠時說的，所以他要大聲叫痛來遮掩榮淡如的語音。

現在他是要先把我誘走，然後下手救出榮淡如和對付其他人。

榮淡如就是麗清留下來應付我的一著厲害棋子，我們糊裏糊塗送上門去，給她玩弄於股掌之上。

帝國人的確比黑叉人狡猾得多了。

我向白天恭敬地道：「這個安排好極了，不過！得讓我進行擲帽禮！」

白天愕了一愕，我已將帽子拋往天上，同時站了起來，準備跨下騾車。

這是我和戰恨等約定的暗號，帽子觸地的一刻，立即在車底取出武器，和敵人見個真章。

危險的感覺來自後方，我腦中閃過一個清晰無比的映象。

一把窄長的劍，穿帘而出，無聲無息刺向我背心要害。榮淡如確是聰明，看穿了我悉破了他們的把戲，故先下手為強。

「啪！」帽子落在車旁地上，白天的馬蹄前。

我一聲驚天動地的斷喝，響徹全場，接著仰身彈起，一腳踏在由後刺來的劍上，腳尖用力，反身由布帘穿窗入內，剛好落入榮淡如香噴噴、軟綿綿的懷內，頭靠在她香肩上。

榮淡如給我壓得胸肺內的空氣擠掉了大半，悶哼一聲，但騰空出來的纖手早抓著亮光閃閃的匕首，由外側迴手刺來，插往我頸側。

不知是否天生風流，在這等時刻我的注意力仍分了大半到我背脊緊壓下她那充滿彈力的胸脯上，不由暗罵自己。

怒哼一聲，我左手架著了她拿匕首刺來的手腕，右肘重重反撞在她堅實而沒有半分多餘脂肪的小腹上。

這絕色美女痛得整個人彎曲收縮，匕首掉往車箱的木板地上。

矛光閃閃。

白天的兩枝大鐵矛，一穿帘，一破壁，由右側刺向我的頸側和腰腎處，力道狂猛，角度位置準確無倫，不愧黑臉手下第一勇將之名。

我摟著榮淡如，一翻身，由座位處掉往地板上，避過敵矛，真希望飛雪能在身旁，我便可以取來大笨矛，以雙矛對他的雙矛，痛快殺他一場，但現在只有車箱底的魔女刃。

外面騾鳴馬嘶，殺聲震天，混亂之極。

車輪轆轆，我猜到定是我方的人以利器刺在騾股上，激發了騾子的狂性，使它們拖著車子橫衝直撞，製造混亂。

「砰！」車門給踢了開來。

這時榮淡如正臉向著我，秀目緊閉，俏臉表情痛苦之極，冷汗直冒，口角滲出了血絲，可見我剛才那一肘之力是何狂猛，在這生死關頭，誰也不能怪我辣手摧花。

「轟！」我右拳直擊在地板上，碎木激飛下，硬生生穿破木板，伸手車底下，摸到魔女刃的劍柄。

白天的雙矛又至。

刃光閃起。

「叮叮」兩聲。

鐵矛蕩開。

他的鐵矛極之堅實，只給我劈開了兩個小缺口，不過已教白天大驚失色。

我先在榮淡如的俏臉吻了一記，才乘勢而起。

外面的混亂比我的想像尤有過之。

騾車東歪西倒，禮物倒滿廣場上，其中十多輛仍在橫衝直撞。

戰恨、巨靈等人不愧為第一流的高手，不但沒有被敵人衝散，還聚到車旁，以比敵人凶猛十倍的威勢，粉碎了敵人一波接一波的攻勢。

白天這時退了開去，沒入他手下的後方處。

久戰不利，我回身一腳踢中榮淡如額角處，把她踢暈過去，再撈了她起來，托在肩上，跳下車去，大喝道：「隨我來！」刃光化出千萬道劍影，往正殿殺去。

戰恨和巨靈兩人分伴兩旁，朝著海潮般的野馬戰士殺去。

英耀、白丹、灰鷹、戰無雙和其他人亦急忙跟來。

「鏘鏘鏘！」在魔女刃無堅不摧的威力下，敵人械斷血濺，人仰馬翻，尤其我沒有了兩翼的顧慮，更能將劍術發揮至極限，迅速破進敵陣內。

敵人人數雖比我們多上百倍，但吃虧在都是騎兵，不宜近身血戰，戰馬與戰馬又擠在一塊兒，徒增混亂，發揮不了半點馬戰的威力。

巨靈和戰恨兩人每揮一劍，每刺一矛，必大喝一聲，也必有人應聲倒地，配合著我，氣勢如虹，擋者披靡。

剎那間，我們整隊人殺至正殿前的空地上。

號角聲起，敵人得到指示，紛紛跳下馬背，圖挽劣勢。

四周刀光劍影，有若驚濤駭浪的怒海淹蓋而來，使人身不由己，完全迷失了方向。

我手中利刃毫不閒著，心神卻寧靜下來。

每逢愈凶險時刻愈能發揮的潛能，在這刻又再顯出奇效。

我感到心靈延伸開去，一幅幅景象在腦海閃現。

我「看」到白天退入正殿內，和一個身材高瘦左臉有嬰兒手掌般大黑色胎痣、身穿黃色革冑的漢子由殿後左門退往與智慧宮間的園林裏。

他們退出的同時，黑臉近千的親兵散了開來，彎弓搭箭，對準正殿門，等待我們投進陷阱裏去。

我向戰恨和巨靈打個招呼，大力拍了榮淡如的粉臀一下重的，以作訊號，捨下正殿，改變方向，攻向殿側的空地，往殿後的園林殺去。

這一著大出敵人意料之外，立時產生連鎖性的紛亂。

當我們踏著敵人屍體，由殿旁的長廊進入殿後的園林時，壓力立時一輕，敵人的主力全集中正殿，由殿後湧出的百來人，給我們斬瓜切菜地幹掉了。

黑臉和白天早離開了園林，避進了智慧宮內，當日就是在宮下的密室內，我找到了智慧典的六冊手抄本，也記起那條通往宮內的密道。

這時我們人數減至四十二人，除我外無人不負了傷，有三人全靠自己人的攙扶才能勉強跟著我們，形勢大大不妙。

我撲到密道旁，轉動圓環，打開了密道的入口，向戰恨等喝道：「黑臉就在密道另一出口的智慧宮內，你們先進去擒人，我來斷後。」將肩上的榮淡如卸下，交由一個魔女國的戰士享受她肉體壓肩的滋味。

戰恨等一句多餘話也沒有說，衝進密道去。

兩聲慘叫，我方又有兩名戰士慘死當場，若非灰鷹奮不顧身，接著了大部分攻勢，恐怕形勢更劣。

想不到灰鷹如此強橫，一點不遜色於戰恨和巨靈。

戰無雙的雙斧亦是威力無儔，擋者披靡，雖是創傷累累，血染衣衫，但一點沒有影響他的戰鬥力，架著了左翼的攻勢，一步也不肯退。

右翼的英耀、白丹等的戰線卻瀕臨崩潰的險局。

白丹給人在腿上劈了一刀，沒有甲冑保護下，整條腿全是血，眼看要命喪當場，我那敢遲疑，撲了過去，魔女刃連環揮劈，血肉濺飛下，敵人慘叫倒地。

我大喝道：「快退進密道去！」我方傷疲之兵，紛紛退入密道裏。

左衝右殺下，敵人的攻勢終給遏住，到最後只剩下灰鷹、戰無雙和我三人守往密道口。

灰鷹忽大叫道：「看毒氣！」將一件東西擲在地上，黑煙立時由地上冒起。

敵人駭然退後。

我們三人乘機跳下密道，當我關上圓蓋時，外面全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霧。

當我們由出口進入智慧宮內，大勢已定。

巨靈橫劍貼在黑臉咽喉處，被戰恨等人團團護著，正跟白天和數百名野馬戰士舉戈對峙。

戰恨見到我，大笑道：「全靠這條地道，我們竄出來時，他們還懵然不知，只顧看著殿門處，給我們手到擒來。」

我命人守著密道的出口，來到黑臉旁，微笑道：「黑臉你好！」

黑臉昂然而立，看也不看我，向白天大喝道：「白天！我族王之位由你繼承，立即下令進攻，為我報仇！」

白天臉色蒼白得嚇人，額角冒著汗，大叫道：「不！大王！沒有了你的領導，我們早晚會給敵人吃了。」接著向手下命令道：「停止所有進攻！」再向我道：「我要談判！」他的手下肅然領命。

戰恨哈哈大笑道：「你有何談判資格？你的大王在我們手內，我們的大軍又把望月城重重圍困，你連對我們說話的資格也沒有。」

白天俊臉的肌肉一陣跳動，狠狠瞪著戰恨，雙眼似欲噴火，使人擔心他要不顧一切再發動攻勢。

好一會後，他猛吸了一口氣，往我再望過來。

我先吩咐人把即將醒來的榮淡如綁了個結實，才慢條斯理向白天道：「先命你手下的人退出殿外，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留下，若說一個『不』字，我們立時殺了你的大王，再看看你們能否在城破前幹掉我們？」

白天俊臉陣紅陣白，到現在他也不明白為何我們能如此準確地找到他們的大王，看情形他們連這條決定勝敗關鍵的密道也是到這刻才知道，這使他在心理上處於絕對的下風。

白天終於頹然揮手，命手下退出去。

最後只剩下他一人。

我回刃鞘內，往他走去。

來到戰恨旁時，這傢伙低聲道：「不如先幹掉他吧！」他是個記恨的人。

我笑著拍了他肩頭一下，在他耳旁道：「不若你先去弄醒榮淡如，順便揩揩油佔佔便宜，可不要玩真的！」這色鬼立時忘了白天，真的匆匆去了。

我來到白天前，微微一笑，喝道：「巨靈！放了黑臉大王。」

巨靈收劍道：「過去吧！」白天呆了一呆，露出糅集著懷疑和感激的神情。

黑臉走了過來，和白天並排站在一起，眼也不眨一下地瞪著我。

我道：「你們給麗清利用了！」

黑臉沉著氣道：「有甚麼誰利用誰，我們敗了，只能怨自己的無能，怪得誰來。」

我淡淡道：「假設我們兩敗俱傷，誰是受益者？或者你還不知道，麗清其實是遠方侵略者派來的先頭部隊，現在侵略者的軍隊已來到帝國，可笑你還懵然不知。」

白天一呆道：「你這話有甚麼根據？」

巨靈來到我旁，大喝道：「只要是大劍師說出來的話，就是根據，我巨靈以閃靈族武士之首，保證這句話。」

黑臉和白天同時一震，齊道：「你是閃靈族的巨靈。」

戰恨在後面大叫道：「他是閃靈族的巨靈，我是夜狼族的戰恨，都是大劍師的好兄弟。」

黑臉和白天的臉色要多難看便有多難看，這是他們預計不及的事，他們要對付的再不是魔女國的殘部或一些麗清的叛軍，而是以凶悍聞名的兩個部落。

麗清當然不會告訴他們這些資料。

英耀跛著腳一拐一拐走上來道：「我是那妖婦以前的黃軍統領英耀，我可以告訴你，在不久的將來，所有帝國的人都會歸附到大劍師旗下，包括整個望月城的人。」

黑臉和白天交換了一個眼色，也交換了心意。

除非他們是瘋子或狂人，否則絕不會硬撐下去，何況談判破裂，首先遭殃正是他們兩人，群龍無首下，這場仗還怎打下去。

其實我們亦只是得個空殼子。

華茜的大軍最快要明早才能攻城，現在離天亮還有幾小時，殺了這兩人後，以我們區區四十多人，如何抵擋志切報仇的野馬戰士和將領？

黑臉頹然嘆了一口氣，待要說話。

榮淡如的尖叫由後面傳來，怒吼道：「蘭特，叫你這餓狗把他的臭手拿……唔！」看來是給戰恨封著了她的小嘴。

巨靈的聲音在後面擔心道：「戰恨！小心你給她咬掉了舌頭。」

戰恨的聲音喘息著道：「放心！我怎會蠢得把舌頭伸進去。」

然後是榮淡如哀求的聲音顫抖著道：「蘭特！」

我心中不忍，回頭向把這千嬌百媚的美女摟個結實，東吻西嗅，一對手也絕不閒著的戰恨道：「把她帶過來！」

戰恨滿足地哈哈一笑道：「這女人真夠勁。」攔腰抱起她，大步走上來，到了我旁邊，才將她放下。

我往她望去，乖乖不得了，手足被綁的她，釵橫鬢亂，衣衫不整，嗔怒的臉兩暈嫣紅，誘人至極點。

戰恨仍不肯放過她，就那樣貼在她背後，伸手探前，摟著她的蠻腰。

這是她應得的懲罰。

我向她微笑道：「告訴大王有關麗清的陰謀，否則你最恨的人會立即當眾玩弄你。」

榮淡如在這樣的情況下仍能向我飛個媚眼，道：「大丈夫一言九鼎，我最恨的人是大劍師你，若要當眾，只能由你來。」

敵我雙方為之愕然，想不到她這麼快回復萬種風情的蕩漾兒，和使人癢在心裏的辭鋒。

我也為之語塞。

戰恨淫笑道：「大劍師沒有空，一切由我代勞。」

巨靈有幾個兄弟可說因她而死，對她恨之入骨，冷冷道：「你說還是不說？」

榮淡如毫不驚懼，艱澀地道：「我給背後這臭狗勒得氣都吸不進去，如何說話？」

我向戰恨打個眼色，後者依依不捨地鬆開了手，退後了小半步。

榮淡如雙足被綁，背後一鬆，立時搖搖欲墜。

我伸手過去，摟著她香肩，在她嫩滑的臉蛋香了一口道：「你說不說出來，也沒有關係。」

榮淡如「喲！」一聲道：「怎麼會不說呢？」

美目飄往黑臉和白天道：「大王！白天大將！你們都中了麗清的計，她給你們望月城，實在存心不良，她留下我是要對付大劍師。」

白丹哂道：「你有甚麼能力對付大劍師？」

榮淡如聳聳香肩，微笑不語，整個人往我靠來，緊貼著我。

戰恨道：「要不要我把她抱走！」

我爽快應道：「好！」戰恨便要動手，榮淡如狼狽橫我一眼，哀求道：「求求你放過我，淡如說了。」

給她這麼一鬧，繃緊的氣氛鬆弛下來。

黑臉和白天的敵意明顯地減少了。

榮淡如柔聲道：「我們原本的計劃是趁你們重占望月城後，人心不穩時，在城內進行破壞，例如在水源下毒，放火殺人，削弱大劍師的聲威，到麗清反攻時，望月城不戰而潰。」

我心中一寒，知道這奸計確行得通，因為那本巫神書上詳細列明了如何行使這類破壞和大規模的謀殺行動。他們弄出來的火，連水也救不熄。

黑臉想到卻是另一回事，沉聲道：「麗清真的認為蘭特可收回望月城？」

榮淡如在我臂彎內嬌笑道：「大王將自己估計得太高了，若蘭特公子這麼易應付，麗清那用將望月城送給你？」

英耀道：「麗清有多少人仍潛在城內？」

榮淡如道：「大約有五百人，我可把他們藏身的地點全部告訴你們，但只有一個要求，若不答應的話，我情願讓背後這臭狗公開操個痛快，都再不吐出半個字來。」

眾人瞠目結舌，都感到拿這美女沒法。

她總能拿到主動權，教人莫奈她何。

英耀在我耳旁低聲道：「事關重大，我們不得不依從。」

我也明白他的意思，望月城有三十萬人口，我們總不能兵一進城，便逐家逐戶鬧個天翻地覆，雞犬不寧。何況搜索未完時，怕早給他們污了水源，隨處放火，望月城的末日也不遠了。

麗清這一著連消帶打，確是厲害。

我暫不理她，向黑臉伸出手道：「由今天開始，我們是友非敵，大王意下如何。」

黑臉大概也想通了，爽快伸手和我相握道：「我們太貪心了，明知事有蹊蹺，還以為可應付得了，若非大劍師心懷廣闊，後果實不堪設想。」

白天道：「一向以來，我們都給大元首壓在西北的窮鄉僻壤，動彈不得，為了急於爭取肥沃的土地，改善生活，所以才有如此冒失的行動。」

假設現在我向他們提出退回以前的地方，大概他們亦不敢拒絕，不過心裏定會覺得憤怨不平，異日恢復元氣，一遇機會，難免再擴張領土，這對將來的長治久安，會做成很大的威脅。

除非我把整個野馬族滅了。

不過我豈會這樣做？

我不想榮淡如聽去我的計劃，摟著她的手一舉，道：「榮小姐你先到一旁稍息，我待會才處理你的問題。」

戰恨大喜道：「將她交給我便成了。」

榮淡如尖叫一聲，花容滲淡道：「你若將我交給他，我就和你拉倒。」

我向戰恨道：「你這傢伙真本事，連不怕男人的榮小姐也給你弄成這個樣子。」

榮淡如咬牙切齒道：「他根本不是人。」

戰恨不以為忤，淫笑道：「你試過滋味後才說吧！」

「呀！」

榮淡如給我一把抱起，拿到牆角放了下來。

我走回黑臉和白天兩人間，搭著兩人肩頭道：「我深切相信大地是屬於每一個人的，沒有一個民族比另一個民族更有資格占有更多更好的地方，帝國統一後，我會依各民族的需要和人數，重劃疆界，帝國這麼大，恐怕百代之後仍有空餘的土地，所以我絕不會薄待你們。」

黑臉兩人喜出望外，感激得差點掉下淚來。

我道：「由今天起，我們結成聯盟，先對付外來的侵略者，勝利後立即分配土地，絕不食言。」

黑臉真誠地道：「我們先退軍城外，把望月城交出來，同時靜候大劍師的吩咐。」說罷和白天出殿去了。

灰鷹愕然道：「大劍師這麼信任他們嗎？」

我道：「若連這也不敢放膽一博，如何贏得他們的尊敬，放心吧！他們已得到想要的東西，不會蠢得冒滅族之險來和我們作對。」接著微微一笑道：「你的劍很厲害！」

灰鷹謙卑地道：「大劍師的劍術才可稱得上真正的厲害，我看巫國內也沒有人是你對手，包括那秀麗法師在內。」

我道：「是不是女的？」

灰鷹道：「不但是女的，據說還非常美麗誘人，最得巫帝寵愛。」

英耀在旁催促道：「大劍師！」

我明白他對城內居民的關懷，點頭道：「好！讓我們聽聽望月城第一美女開出來的條件。」

灰鷹道：「秀麗法師的魔力在於她迷惑男人的手段，只要是男人，便逃不過她的指縫。」

我的心無由一動，想起了榮淡如。

## 第二章 誰是俘虜

我們圍著榮淡如坐在地上，一邊歇息，一邊細看她仰臥地上誘人的姿態。

她衣服的下襬敞了開來，露出雪白修長豐潤的大腿，使我們幾個大男人不住咽口水。

戰恨這頭餓狼更是兩眼放光，饞涎欲滴，剛想伸手去摸她的大腿，榮淡如警覺道：「你再碰我一下，我甚麼也不會說。」

戰恨嘻嘻一笑，縮回大手，咕噥道：「又不是處女，這麼緊張幹甚麼？」

榮淡如不屑地將臉別向我道：「我的要求很簡單，就是蘭特你須娶我為妻，異日你成為帝國之王，我榮淡如便是皇后，否則我寧願自殺，也不會背叛巫帝。」

我心中再動。

想不到她真是巫帝派來的人。

巨靈冷冷道：「我會教你想死也死不了。」

榮淡如嬌笑道：「你怎會明白巫國人的手段，你根本不知我如何自殺，有甚麼方法阻止我。」

灰鷹道：「各位不要以為她是虛言恐嚇，若她是巫帝的人，確有這種手段，我曾親眼見過巫人突然死去，事後亦查不出是如何自殺的。」

榮淡如道：「聽你的口音，怕是鷹族的人吧！」

我們都感頭皮發麻，這妮子果然是如假包換的巫國人。劍使得好，又如此狡辣！

榮淡如似極力推銷自己道：「娶了我，包保蘭特你好處無窮，我不但擅於床笫之術，懂討好男人，而且由於我是巫國高層核心人物之一，對你將來遠征巫國，會大有幫助。」

這美女侃侃而談，說到男女之事時，臉也不紅一下，那股騷味兒確教男人心癢難止。

戰恨嘆道：「若非我有了采蓉，得不到這騷狸子定會使我痛苦得要自殺。」

眾人都沒有笑的心情。

我沉聲道：「你為何敢背叛巫帝？你不怕他嗎？」

榮淡如笑得花枝亂顫，仰躺的嬌軀輕輕扭動，高聳的胸脯急劇起伏著，媚眼如絲，看得我們幾人目不轉睛、唇焦舌燥。

好一會才停下來，似開似閉的美眸兜我一眼道：「我怕得要命，可是淡如又最愛賭博，最愛刺激，偏要把老本押在你這弱家身上，賭個痛快，大劍師明白了沒有？」

我向各人對視苦笑，才向這煙視媚行的美女道：「你不是最恨我嗎？秀麗法師！」

榮淡如微僅可察的顫了顫，冷然道：「你和誰在說話？」

眾人給我提醒後，都目射奇光，盯著她明艷若朝陽的俏臉。

榮淡如眼內射出寒冰般的冷意，盯著我的眼一點不讓地瞧著，接著嘴角綻出笑意，把冰封了的冷臉融解，秀眸亦由寒轉熱，那種由冷若冰霜轉為熱烈如火的替換，強烈的對比，確能使人骨蝕魂銷。

連戰恨亦被她動人的神態震懾得激起色心。

榮淡如橫我千嬌百媚的一眼，笑道：「或者我須對你作出全新的估計，你說得沒有錯，我是巫帝手下四大法師之一的秀麗法師，榮淡如是我的真名字，只不過知者有限罷了，你是否男人來的？快告訴淡如你願否娶她為妻？」

頓了頓又道：「快點好嗎？否則連我也來不及阻止我的手下行事了。」

縱使悉破了她的身分，我的煩惱卻是有增無減，並首次泛起不是她對手的感覺，直至這刻，她雖是階下之囚，仍著著占了先機。

這女人若蓄意以她的媚術作攻勢，對我們這支聯軍的破壞力，會比千軍萬馬更厲害，更難防。

我可以答應她的要求嗎？

不可以！

英耀「霍」地站起，來到我身旁，俯頭低聲道：「我去向黑臉借些人來暫用，守衛城內有可能被破壞的地方。」

我點頭同意，英耀一臉憂色地和白丹去了。知道了此女就是秀麗法師，誰還能安枕無憂？

這女人的武器就是她自己。

綁著了也一樣沒有用！

巨靈沉聲道：「只要大劍師一句話，我立即斬下她的首級。」

我的心猛跳一下。

自聽到眼前此女就是秀麗法師後，一直臉如死灰的灰鷹道：「若她真是秀麗法師，她的手下就是魔靈族精選出來的十二遊女，最擅偵查刺殺與顛覆；防不勝防，一般兵衛，絕阻止不了她們。」

我冷笑道：「榮淡如，你剛才又說有五百人，原來只是十二個，教我怎能相信你的話。」

戰恨淡然道：「來！自殺給我們看看！我才不信你這婆娘這麼快覺得嘗夠了男人的滋味。」

巨靈催促道：「大劍師下令吧，只要能殺死她，縱使賠了望月城，仍是划算。」

他看出了她的可怕。

她是最厲害的禍水，有著傾國傾城的妖力。

榮淡如俏臉現出哀怨欲絕的表情，柔聲道：「蘭特我希望你能親手殺我，這是我對你最後的要求，只要你答應，我立即撤走我那十二個乖女兒。」

我站了起來，向巨靈苦笑道：「若你能狠得下心殺了她，我會非常感激。」

巨靈眼中閃過寒芒，「鏘！」一聲拔出巨劍，先彈上半空，在最高處定了定，然後一閃而下，疾劈榮淡如修美的粉項。

我們的眼睛齊齊合上，不敢看到即將來臨的情景。

聽不到慘叫之聲，我們忙睜開眼來。

巨靈的劍來至離她咽喉寸許處時，倏地停下。

我們不爭氣地鬆了一口氣。

榮淡如神色平靜，沒有欣喜，沒有驚懼，臉上亮著神聖的光輝，有懍然不容冒犯之姿，只看這樣子，誰也不信她會害人。

巨靈冷冷道：「你不怕死嗎？為何我一點也感不到你絲毫的懼意。」

榮淡如淡淡道：「我不是不怕死，但卻喜歡死給大劍師看看，這答案你滿意嗎？」

巨靈一聲長嘆，回劍鞘內，頹然道：「我下不了手，雖然我知道只要一劍劈下，便等若破了她的妖法，可恨仍辦不到。」望向戰恨道：「你比我狠心得多，由你來殺她吧！」

戰恨忙揮手搖頭道：「我比你更不行！」

灰鷹來到我旁邊低聲道：「大劍師，可否借一步說幾句話？」

我向各人招手，一齊走到另一角。

灰鷹道：「大劍師，你想破她的妖法，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把她的心俘虜過來，若是成功，等若有半個巫國落到了你的手裏，巫帝至少有一半土地是靠她的媚法兵不血刃贏回來的，所以她才能最得寵於巫帝。」

戰恨道：「若大劍師反被她所媚惑，豈不是甚麼也沒有了，不如我們找個人蒙著雙眼把她殺掉算了。」

巨靈道：「誰去下這命令？」

戰恨啞口無言。

我忽地啞然失笑，覺得整件事荒謬絕倫，又是那麼實在，走回榮淡如旁，拔出魔女刃，挑斷綁著她手足的繩索，道：「榮小姐請起來！」

榮淡如盈盈起立，搓揉著手腕被綁處，秀目閃著亮光道：「你若不答應娶我，我立時自殺。」

我淡淡道：「我早娶了很多妻子，你若想當其中之一，我絕不介意。」自見榮淡如以來，我還是第一次想起采柔、華茜她們，可見她的魅媚如何厲害。

榮淡如柔聲道：「那有甚麼關係？由現在開始，你就是榮淡如的夫君了，我甚麼也聽你的。」

我微笑道：「若是如此！我第一個命令就是你不可踏出此宮半步。」

野馬族的軍隊在黎明前成功撤出城外，讓華茜的大軍進城，到當天黃昏時，望月城在萬眾騰歡的氣氛中被我們控制了整個形勢，守衛著所有水源和房屋密集的區域，卻搜不到那十二個遊女。

我們度過了無風無浪的一天。

假若我估計不錯，十二遊女因沒有被我軟禁了的秀麗法師榮淡如的命令，所以沒有動手。

又或是她們根本不在這裏，只是榮淡如以之恐嚇我的虛言。

當我有機會在正殿的郡主座歇下來休息時，忽想到榮淡如已給軟禁了近一天。

身旁的華茜低聲問道：「你準備怎樣處置那個秀麗法師？我怕你會心軟累事。」

另一邊的寒山美道：「茜姐！你怎可對大劍師這樣沒有信心，我賭大劍師贏，定可把她收服。」

華茜嗔道：「山美你真不知好歹，你嫌他的妻子不夠多嗎？」

寒山美吐出舌頭，詐作驚惶，道：「我只知道若能把她收服，對付起巫帝來，會有把握得多。」

華茜動容道：「說得是，我們便以妻妾代表的身分，授權蘭特去俘虜秀麗法師的芳心，以完成統一大地的霸業。」

寒山美還加了句：「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我唯有報之以苦笑。

這是一場全無把握的仗。在她身上我感到了巫帝的存在。

我踏進智慧殿內，揮退所有監視著榮淡如的人。

榮淡如盤膝坐在一張素紅的地毯上，神情恬靜安詳。

我來到她身旁坐下，微微一笑。

榮淡如含笑道：「真好！終待到和你獨處的時刻了。」

我奇道：「你不恨我把你軟禁在這裏嗎？」

榮淡如美麗的俏臉掠過一陣懾人神魂的紅暈，又回復原先的清白，就像一抹彩霞經過澄明的天空，看得我呆了起來。

她垂下頭去，輕輕道：「你若要把我囚在這裏一輩子，我也不會怪你，亦不會自殺。」

天呀！她實是太厲害了，我的情話比起她來就若戰恨比之於我，距離太遠了。

她的體質必是非常特別，經歷了一個狂暴的晚上，又悶了一整天，可是她吐出的口氣仍是那麼健康清新，身體依然那麼香氣襲人。

這種媚術已超越了妖法的範疇，而是牽涉到人類潛能異力等秘不可測的境界了。

榮淡如風情萬種地瞅了我一眼，柔聲道：「我知你不信任我，但我卻有辦法證明給你看，我對你是真心的。」

我愕然道：「這也可以證明的嗎？」

榮淡如撒嬌地道：「當然可以，例如我說要嫁你後，直至現在，你仍未吻我，證明了你還不信我，是嗎？蘭特公子。」

我湊過嘴唇，貪婪狂暴地痛吻她鮮潤的紅唇，陣陣銷魂蝕骨的感覺，洪水般淹過我的神經的大地。

我心中想道：「假設現在她手上尚有匕首，會否行刺我，而我能否及時發覺呢？」

榮淡如喉頭發出「咿咿唔唔」的喘息聲，刺激得我慾火倏地高漲起來。

我以無上定力控制自己離開她具有魔鬼般誘惑力的香唇。

榮淡如像無力張開的眼充滿了熱烈的情焰，連我這見慣美女嬌態的人，也怦然心動，換了是戰恨必早發了狂。

我們的臉相距不到三寸之近。

我柔聲道：「證明給我看！」

由初遇她時的悍辣、狡猾，到現在的情深款款，千依百順，這美女任何一種嬌姿風情，均能令人神魂顛倒，而那種使人對她難以捉摸，疑幻疑真的感覺，更使她倍添神秘和魅力。

當她成功地使我相信她真的愛上了我時，怕亦是我在這場愛的比鬥敗下陣來的時刻。

縱使我能架得住她的引誘媚惑，其他人恐沒有我的定力，那會產生怎樣的後果，確是難以預料。

榮淡如微微一笑道：「我的夫君！你在想甚麼？」

我怒道：「暫不要喚我作夫君，先證明給我看你是真的愛我。」我也不知為何如此大動肝火，那是否代表她逐漸控制著我的情緒？

榮淡如眼中爆閃懾人的艷光，平靜地道：「你怕我仍是忠於巫帝，是嗎？」

我收攝心神，回復冷靜道：「勿忘了你在背後給我那一劍，若非本人身手敏捷，現在已不能活著來被你施展媚術了。」

榮淡如幽幽嘆道：「你或者還未知道，你撞在人家小腹那一肘，痛得人家死去活來，卻也使我愛上了你。自少至大，從沒有男人捨得這樣辣手對付我的，這使我恨你入骨，但也使我愛你入心，其實我的心情是挺矛盾的，蘭特！你定要助我，只有你的真愛，才可使我脫離巫帝。」

她究竟是真是假？

直至這刻，她仍是占盡上風，使我難以捉摸。

我冷冷看著她道：「證明給我看！」

榮淡如怨恨交集地瞅了我一眼，緩緩道：「讓我助你殺死陰風法師，那是公然背叛巫帝的行為，那亦間接證明我對你的愛。」

我哂道：「我根本不需你的助力，也有把握把他殺死。」

榮淡如搖頭道：「你想得太簡單了，或者你真有殺死他的能力，但別忘了他有極厲害的巫術和手下有陰風族的十萬大軍，他們會對帝國造成龐大的人命傷亡和破壞，你也不想看到那後果吧！」

我被她的話說進了心坎裏，沉聲道：「你有甚麼提議？」

若沒有看過巫神書，我那會將她的話放在心上，現在卻知她非是虛言恫嚇，只是陰風法師一人，便可以製造一場使整個城的人死去的大瘟疫，所以她若能殺死陰風法師，那十萬大軍攪不清凶手是誰，只有聽她這另一法師指揮，將不足為懼，我怎能不為她的話而心動。

這美女對我的弱點摸得一清二楚。

榮淡如道：「我有辦法讓你見到陰風法師，再憑你我之力把他殺死，但你卻不能帶任何其他人隨行，因為他們並沒有瞞過陰風法師的超能力，而你卻有，否則那最後一粒的六色鼓，不會變成以紅色向上了。」

我霍地立起，冷然道：「我和你的遊戲就此結束，我絕不會踏進你這陷阱裏。」

榮淡如甜甜一笑道：「我會以事實來證明給你看這不是一個陷阱。」

我愕然道：「怎樣證明？」

榮淡如垂下頭去，輕輕道：「很快你會知道的。」

跨出殿外時，戰恨、巨靈、白丹、灰鷹四人恭候門外。

我向白丹道：「把所有出路完全封閉，除了一日三餐外，不准任何人進入殿內，也不准任何人和她說話。」

灰鷹道：「這妖女真厲害。」

戰恨道：「不若將她交給我，或者我有方法收伏她也說不定。」

我盯著戰恨，直看到他大感不自然時，才一字一字地道：「戰恨你想也不要這樣想，你若試過她的滋味，定會沉溺難返，而且開了先例，誰不想向她分一杯羹，那時恐怕會攪得我們內部亂成一團，明白嗎！」

戰恨道：「我明白！但是……」

巨靈搭著他的肩頭道：「大劍師說的是，剛才我們大夥兒都到了溫柔窩，找了最有名的美妓侍寢，但縱使在極盡歡娛的當兒，腦海竟仍不能將這妖女的倩影排出去，可知她的魔力有多大。」

我愕然道：「你們竟到了那裏去。」

白丹嘆道：「不知如何，那妖女弄得我們慾火焚身，不得不找其他美女發洩慾火，真奇怪，我從未試過這樣的。」

戰恨嘆道：「若非我有采蓉，恐怕早不顧一切闖了進去找她，對著她時還好點，看不到她時，反更想著她的騷媚，這真是害人精。」

我透出了一口涼氣，想不到秀麗法師的媚力如此驚人，比起來我是最能抗拒她魅力的人了，至少我不需去我華茜或寒山美來作代替品。

我毅然下了個決定，道：「我們雖狠不下心去殺她，但卻可以把她永遠囚禁起來，不准任何人看她，或和她說話。」

白丹點頭道：「這雖是暴殄天物的可惜做法，恐怕亦是唯一的方法，這事交由我去辦，我會為她特製一個囚室，將她送到那裏去。」

戰恨頹然道：「若不是有大劍師在，恐怕誰也不能阻止我將這妖女弄到手玩玩，巫帝真厲害，竟訓練了這麼一個女人出來。」

我搭著戰恨肩頭，往主殿走去。

是的！

這或者是唯一解決的方法，我已失去了奪得她真愛的信心，我怕敵不過她心中的巫帝。

那晚我和華茜山美兩人住進了我在寵男宮昔日的屋子裏。

不知如何，我腦海不住浮現出榮淡如使人魂傷魄搖的音容，情慾高漲下，我瘋狂地和華茜和寒山美抵死纏綿，她們婉轉承歡的嬌吟似不住變成榮淡如的綿綿輕語。

當華茜和寒山美倦極地睡去時，我仍瞪著眼睛，不能就寢。

看著兩女平靜的睡姿，我心中感到一陣強烈的歉意。

最後我披上寬袍，離開臥室，走到外廳去。

赫然發覺美姬倚在椅子裏睡著了。

這妮子為何不到設在廳旁的小房睡覺呢。

我將她攔腰抱起，往小房走去。

她勉力睜開眼來，一見給我抱在懷裏，嚇得醒了大半，驚叫道：「大劍師！」

我命令道：「摟緊我！」

美姬臉泛紅霞，順從地伸出玉臂，摟著我的脖子。

我用腳挑開房門，坐到床上，讓她仍留在我懷裏。

美姬羞得埋在我懷裏，嬌軀輕顫著。

我心中憐意大盛，柔聲道：「你為何會睡在廳內？」

嗅著她的香氣，看著她嬌羞的美態，因榮淡如一直不能靜下來的心，忽地平靜下來，使我感到莫名的輕鬆。

美姬低聲道：「我怕大劍師還有吩咐，所以不敢回房睡覺，那知卻睡著了。」

我微感尷尬，幾乎是一進房我便侵犯華茜和山美，確有點急色和瘋狂。

這刻平靜下來，立時想到很多問題。

即管面對著鷹巫，對抗著他奇異的精神力量，但那還是有跡可尋的事；秀麗法師榮淡如的力量卻是防不勝防的，令人完全不知如何去對抗。

我是否應一劍殺了她呢？

我卻知道自己狠不下這心來。

在未能證實她是否真愛我前，我絕下不了手；就算真的證明她在騙我，怕我亦下不了手。

假若我勝不過她，或是不敢和她「正面交鋒」，是否代表我及不上巫帝，異日遇上他時，這心中的虛怯會否造成我致敗的因素呢？

美姬偷看我一眼，低聲問道：「大劍師像有很多心事。」

我心中一陣煩躁，很想找些刺激的事，來轉移因榮淡如而生出的煩惱和慾念。

我要把她忘記，再不去想她。

囚禁她亦不是辦法，只有殺了她才可一了百了。但她是如此動人的美麗，那樣充盈著生命力，不屈的鬥志。

我感到強大的痛苦和矛盾，差點想叫起來。

美姬惶恐地叫道：「大劍師！」

我將她抱著站起來，狂暴地吻著她嫩滑的玉頸，一對手不客氣地脫下她的衣服。

美姬滿臉羞紅，羊脂白玉般的赤裸嬌軀一陣一陣顫抖著，小口不住喘息呻吟，體內膨湃的情慾倏地攀上最高點。

我待要更進一步時。

敲門聲傳來。

呆了一呆，誰會在這時間來打擾我？難道有急事。

我停止了對美姬的侵犯，將渾身發軟的她放倒床上。

美姬眼如微絲，勉強吐言道：「讓我去開門。」

我道：「你在這裏等我，若沒有甚麼事，會立即回來。」

美姬道：「正事要緊，大劍師隨時也可以要我。」

我心中感激，拍拍她的俏臉，走出房去。

拉開門時，站在外面的是一臉焦急的白丹。

我愕然道：「是否麗清的軍隊來了？」

白丹搖頭道：「榮淡如自殺了！」他的話像晴天霹靂，轟得我腦海一片空白，一時甚麼事也想不起來。

## 第三章 情場戰場

榮淡如躺在素紅地氈上，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手足冰冷，連呼吸也停止了。

英耀正探著她的脈搏，遲疑道：「還有一點點跳動。」

戰恨和巨靈一派難以置信的神色。

我在她身旁跪下，拿起她兩手，掌心貼著掌心。

英耀在旁道：「我忍不住走進來看她，那時她仍有輕微的呼吸，但現在……現在……」這時誰也知道英耀抵敵不住她的魔力，私下來找她，不過誰也沒有責怪他的心情了。

起始時我曾想過她是以某種秘術「假死」過去，當我拿起她的手後，我知道自己錯了，她的生命正在飛快的消逝中。

我的靈覺清楚地告知我這事實。

灰鷹低聲道：「她死了也好！」我的內心在掙扎著。

是否應任由她死去？

假設如此，在這一場愛情競賽裏我將成為真正輸家；她雖然死了，也勝了。

我記起黃昏離開時她曾說過會證明給我看她真的愛我。

她以死來證明這點。

或者這只是她另一詭計，賭的是她寶貴的生命。

我嘆了一口氣，異能由手心輸進她的手心內去。

好吧！

榮淡如！

無論你是友是敵，既然你連死亡也不怕，已贏得了我的尊敬，我就好好和你鬥一場，看我是敗於你裙下，還是你的芳心被我俘虜過來，成為我對付巫帝的一著重要棋子。

我感到異能像一道橋樑般把我和她的身體連接起來，心中一動，想起當日救華茜時，和她建立起心連心的微妙關係，假若我現在把對她的愛，利用異能輸進她體內，會否破去巫帝對她的控制和影響呢？

這想法使我看到了一線曙光，連忙集中精神，只想著她種種令人醉心的風情，不一會心中填滿了對她的熱愛和憐惜，完全不費心力，因為她確是那麼誘人，那麼使人心動。

驀地我甚麼也忘記了，只知將體內的異能和心靈裏的愛火，往她體內輸去。其他的人在旁幹甚麼，我完全不知道。

她的血漸漸熱起來，在體內緩緩流動著。

驀地一股邪惡的冰寒由她的腦神經內潮水般湧起。

那純粹是一種精神上的感應，與她的肉體沒有半分關係。

我不驚反喜，證實我的想法沒有錯。

巫神書的第一章說及要修巫術，必須經過一個名為「開靈竅」的儀式，由巫帝親自主持，若過不了這關，會成為白痴廢人，當時我便想到巫帝定是借這儀式把邪惡的靈力送進受法者的精神裏，由此而使受法者成為他作惡的工具。

大元首亦應是因受了這類妖法，由善良變成了邪魔的化身。

在這巧合的機緣下，我終於碰上了巫帝施諸於榮淡如心靈處的控制邪力了。

在與榮淡如的交手裏，我首次感到占了上風。

我全心全靈地投進這心靈的鬥爭裏，將心中的憐惜、愛意、傾慕、慾望湧送過去。

那股冰寒逐漸減退，卻沒有消失。

榮淡如的嬌軀抖顫起來，重新開始呼吸，俏臉現出痛苦掙扎的神色，像要從噩夢裏強行醒過來那樣。

冰寒萎縮起來，退藏在她神經內的某一深處，只要我找到那邪竅，便有把握把它根除，可恨我全摸不到那關鍵的位置。

一陣氣虛力怯，直覺告訴我只能做到這一地步，這邪惡的異力絕不能以這種方式完全根除，始終還要倚賴她自己的力量，就像大元首在迴光反照時，忽然得回了失去的自己那樣。

唯一慶幸的就是那股邪力被壓制下來。

終有一天我能憑我的愛為她驅走巫帝對她的控制。

那會是一場奇妙的戰爭。

戰恨驚叫道：「她醒了！」忽然間我的注意力回復了正常，再次聽到身旁各人的動靜。

榮淡如緊閉的美目張了開來，射出動人的神采，深深地望著我，微笑道：「我知道你會救我的，蘭特！」兩手抓得我緊緊的。

我微笑道：「你怎知我有救你的能力？」

榮淡如得意地道：「由你以心靈的力量控制那粒六色鼓時開始，我便知道你有救我的能力，所以不怕冒險。」

我道：「你似乎得意得太早了，告訴你，我會把你徹底征服，要你死心塌地的愛我。」

榮淡如呆了一呆，道：「為何你忽然這麼有信心和把握？」

我當然不會洩秘，這場仗的對手並不是她，而是巫帝。

假設我能成功地在巫帝的控制下把她俘擄了過來，便代表了我有可能戰勝真正的巫帝，榮淡如只是牛刀小試吧。

我把她扶了起來，向各人道：「你們各位做證人，我和榮小姐由現在起，全面開戰。」

眾人愕然，面面相覷，不明白為何我膽敢接受挑戰。

榮淡如柔順地投進我懷內，輕輕道：「包括在床上的戰事，你絕不可以當逃兵。」

戰恨一拍額頭道：「不成了！我要立即派人送采蓉來，否則會嫉忌羨慕得發瘋了。」

我向英耀道：「為榮小姐找所美麗的房子，讓她沐浴更衣，我待會再和她說心事兒。」眾人目定口呆地送著英耀和榮淡如誘人的背影去了。

巨靈道：「當日你是否用同樣方法救回華貴妃？」

我失笑道：「你仍以為是閃靈神顯靈嗎？」

巨靈搖頭道：「現在我懷疑你根本就是閃靈神下凡。」

當我在寢室內將整件事詳細向華茜稟上後，華茜欣悅地撫著我的臉頰道：「蘭特你真的變了，不再獨斷獨行，不再甚麼事都只藏在心底裏。」

寒山美皺眉道：「他費了這麼多唇舌，只不過是想我們讓他和那秀麗法師到日出城去罷了！」

我誠懇地道：「不！若你們不願意，我絕不會去，我曾答應過華茜永遠把她帶在身旁的。」

華茜微笑道：「我那會如此不識大體，只有通過這遠程的刺殺行動，你才可以知道是否具能俘獲秀麗法師的芳心，這亦是大劍師與巫帝的鬥爭裏關鍵性的一個環節，若能把秀麗法師爭取到我們這邊來，我們會大增勝算。」

寒山美摟著我狠狠吻了兩下，柔情萬縷地道：「大劍師有信心嗎？」

我嘆道：「這是誰也不知道的事，我感到巫帝控制她的邪力大幅地減退，但卻仍然存在，我只有利用她本身對我的愛，來助她回復真正的本性。」

寒山美道：「所以勝敗的關鍵，在於你能否令她愛你至乎那地步。不用擔心，我對你最有信心，只要你像先前對付我和茜姊的方法對付她，我包保她愛你如狂。」

華茜皺眉責道：「山美，你真的甚麼話也說得出口。」

野性未馴的寒山美在我耳邊輕輕道：「你剛才是否攪過美姬，那妮子給你弄得兩眼快要噴出火來，你還不去看看她？」

我有點尷尬，也省覺到自決定要和榮淡如「一決雌雄」後，波蕩的慾火才能平息了下來。由是觀之，堵塞總不是辦法，疏導才是良方。

這樣的女人囚也囚她不住，否則英耀不會深夜偷偷去看她。聰明之法莫如將她帶離此地，看看能否把她收拾，至不濟我也有把握全身而退。

我向兩女道了晚安，走出廳去。

美姬低垂著頭，羞紅著臉，靜靜地等待著。

我伸手環抱她的腰，尚未用力，她已倒入我懷裏，身體火般灼熱。

我嘆了一口氣道：「你乖乖先去睡一會兒，我還有事要出去走一轉。」

美姬含羞點頭，主動獻上香吻道：「大劍師這樣痛惜美姬，美姬要一生一世好好侍候你，作你的小婢。」

我來到往日麗清郡主的寢宮時，秀麗法師榮淡如剛沐浴完畢，披上一襲湖水綠色的輕柔絲袍，坐在鏡前梳理仍未乾透、閃著水光的烏黑長髮。

鏡子反映出雪白豐滿的胸肌，袍袖跌下露出的玉臂、裙襬敞開下伸出來的修長美腿，確使人目眩神迷。

我因不須像以前般苦苦抗拒她的誘惑，反能鬆弛下來，盡情去欣賞眼前使人銷魂的美景。

無論如何，這女人本身的才情智慧亦是我平生僅見，否則何能安然坐在這裏對鏡梳妝。

她能攝魄勾魂的妙目通過鏡子的反映，對我流波顧盼，既大膽又直接，任何男人這時唯一可以想的事，就是如何把她抱上床去。

那將會是名副其實的一次奮身拚搏。

秀麗法師以媚術稱雄巫國，否則也不會有那麼多英雄好漢為她亡國傾家。

我以開赴戰場的心情，來到她背後。

她自然地把木梳遞過來，柔聲道：「蘭特郎君，給我梳理一下好嗎？」

我接過梳子，捧起束秀髮，梳子攏下。

她的秀髮柔軟膩滑，但又有驚人的彈力，這是令人陶醉的好差事。

榮淡如淡淡道：「蘭特！你愛我嗎？」

我爽快應道：「愛！愛得要命。」

榮淡如嬌軀微震，好一會才嘆道：「我聽過太多男人向我說這句話，每一次我都絕不會懷疑他們的真誠，現在卻只感到你在騙我，是嗎？淡如的好夫婿。」

我微笑道：「你騙我，我騙你，不是公平得很嗎？」

榮淡如橫了我一眼，差點令我的靈魂出竅，迷失了路。她才道：「蘭特！我曾和很多男人發生過肉體關係，你會賤視我嗎？」

我明知她想惹起我的嫉恨、擾亂我的心神，仍忍不住心中抽搐了一下，表面若無其事地道：「人不應活在過去裏的，是嗎？秀麗法師。」

榮淡如伸手探後，拉著我的手，示意我側身坐在她旁邊，俏臉轉過來，有若點漆的美眸鎖著我的眼神，吐氣如蘭道：「你為何半句也不問我關於巫帝的事，是否仍認為我不會說實話？」

表面看，她仍是那精通媚術的巫師，但我卻感到她對我多了以前所欠奉的柔情，使我知道巫帝對她的影響力正在減退中。

這曾周旋於無數男人間，顛倒眾生的美女，就算沒有被巫帝的邪力控制，也不會輕易傾心於任何男子。

所以若要奪得她的芳心，必須出奇制勝，使她對愛情麻木了的心靈泛起漣漪，這也是我定下的策略。

正如她所說，我是第一個對她施以辣手的男人，故使她又愛又恨，這或許是要騙我而說出來的，但我深信其中至少有五成是真的。

所以我先要使她恨我。

一種微妙感情的恨。

就像我當年對付麗清的手段。

我不由想起了麗清，若她真有了我的孩子，應該怎辦？

榮淡如道：「為甚麼不說話？你的眼神為何變得這麼幽鬱？」

我伸手抓著她柔若無骨的肩頭，阻止了她要投進我懷內的上身，淡淡一笑，表現出強大的自信心，道：「秀麗法師！你會否相信，這世上確有能不被你迷倒的男人呢？」

榮淡如呆了一呆，然後吃吃嬌笑起來，笑得花枝亂顫，那種美態連我這麼有定力的人也吃不消。

一股火熱由小腹冒起，遍及全身。

她的厲害處就是全無造作下，不經意地流出使人神魂顛倒，慾火狂升的媚態。

我凝神專志，喚起體內的異能，很快平定下來，冷冷看著她。

榮淡如眼中首次閃過驚異的神色，哀求道：「不要用那種眼光看我好嗎？」

我毫無表情地道：「你剛才笑甚麼？」

榮淡如伸手輕柔地撫著我的臉頰，低呼道：「不要怪我，因為有很多男人都為了自己的尊嚴向我說過類似的話，最後給我拋棄時卻甚麼尊嚴也沒有了，想起不禁笑了出來。」

她確是不折不扣的妖女，一方面想惹起我的妒忌心，又想激起我男性的雄心，因為愈難到手的女人，愈能使男人感到征服的快感，更易墮入她的愛情陷阱裏。

她把小嘴湊了過來，輕輕用牙尖咬了我耳珠幾下，纖手移到我頸後用力地愛撫著，柔聲道：「上床試過我的滋味後，再決定怎樣對付我好嗎？」

她的手勢內中定是大有學問，給她那樣摩挲著，我立即起了男性最原始的反應，慾火熊熊高燃。

我知道這是關鍵時刻，若忍不住立刻和她上床，必會給她看輕，為此凝起異能，壓下狂竄的慾流，在她香唇輕吻一口道：「我定會和你合體交歡，嘗嘗你的媚術，但地點時間卻須由我決定。」

言罷站起身來，往房門走去。

榮淡如不能相信地呆在當場，看著我這可能是破天荒第一個能拒絕和她立即上床的男人，說不出話來。

風聲響起。

我反手接著她怒擲過來的梳子，回頭微笑道：「好好睡一覺，明早我將和你到日出城去，看看可否幹掉那陰風法師，別忘了那是證明你真的愛我的唯一方法。」

回到寵男宮我的故居時，美姬早熟睡在那小房內。

我脫掉衣服爬了上床，鑽進火熱的被窩裏，一刻也不等待地向美姬展開全面的侵犯，讓壓下的慾火得到發洩的機會。

美姬醒了過來，婉轉而熱烈地逢迎著。

## 第四章 香艷旅程

第二天清晨，我們接到了「肥軍師」馬原送來的消息，他們正開始重建魔女城的艱鉅工作。

還有一個驚人的消息：地下陵寢內的魔女遺體和智慧典都不見了，陵寢的入口卻沒有開啟過的痕跡。

我現在已可肯定魔女百合沒有死去，只有她才能如此飄然不見，但為何她仍不來會我？難道還未把我折磨夠嗎？

黑臉遵從我的命令，率軍返回原地，靜候我下一步的指示。

其他人都奉令來到正殿。

我開腔道：「望月城已落進我們的手內，只要再攻陷日出城，帝國將全是我們的了。」眾人都露出振奮之極的神色。

巨靈道：「事情比我們想像的容易多了，使我直到這刻也有種不真實的感覺。」

各人紛紛表示大有同感。

我明白他們的感覺，微笑道：「假若我真能除掉陰風法師，那種不真實的感覺會更強烈。」

戰恨道：「眼睜睜看著大劍師和那妖女深入虎穴，我們卻坐享其成，真不是味兒。」

我淡淡道：「采蓉何時到達此處。」

戰恨罕見的有點不好意思道：「希望是十天內的事吧！」

白丹在旁道：「兄弟！這幾晚可要玩個痛快哪。」

我向英耀道：「你負責聯絡背叛了麗清的帝國將領，不過防人之心不可無，要小心行事，否則若中了麗清的奸計才冤枉。」

英耀道：「我太熟悉他們了，想騙我不是那麼容易。」

我望向華茜道：「我離去後，你便是最高統帥，全權處理一切事務。」

華茜道：「放心吧！每一件事我都會徵詢你各位好兄弟的意見，作他們溝通的聯絡人。大劍師有沒有甚麼特別的指示。」

我這心愛的人兒真是善解人意，知道戰恨巨靈等無不是桀傲難馴之輩，怎甘心聽一婦人的命令，但若只是執行我的指示，則誰也不敢吭一聲。

我道：「先鞏固我們占領了的土地，再逐步擴展至附近城鄉，建立龐大的偵察網，防止敵人的滲透，修築道路橋樑，確保補給能源源不絕供應我們部署在各戰略據點的軍隊，準備應付即將來臨的決戰。」

巨靈道：「大劍師放心，我們一定會遵從華貴妃的領導。」

我向灰鷹道：「你叛變的事除了榮淡如外無人知曉，所以我想你潛返日出城，聯絡舊部，可能對我刺殺陰風法師大有幫助。」

灰鷹喜道：「多謝大劍師，我一直在擔心我的族人，能回去見他們實在太好了。」

英耀道：「我會派人護送灰鷹到最接近日出城的地方，以免途中節外生枝。」

戰恨皺眉道：「我們真的就是呆在這裏等消息嗎？」

我笑道：「當然不是！只要弄清楚麗清方面的形勢，你們再難有到溫柔窩胡混的好日子了。」

戰恨巨靈精神大振，齊齊追問。

我道：「若我估計得沒有錯，麗清絕不會搶先攻擊我們，而是藉陰風法師之助，著手布下死亡陷阱，等我們去上鉤。正惟如此，你們得設法製造假局，讓麗清以為我親率大軍，向日出城推進，那我行起事來會更為方便。」

戰恨摩拳擦掌道：「最好麗清派人來惹我們，那可殺個痛快了。」

我向英耀道：「聯絡翼奇的人回來了嗎？」

英耀擔心地搖頭道：「恐怕凶多吉少了！」

我沉吟片晌後，向寒山美柔聲道：「山美！你要聽茜姊的話，知道嗎？」

寒山美兩眼一紅，點頭答應。

我道：「事情就如此決定，假設我不能征服秀麗法師，便將她殺了，若有違此諾，教我天誅地滅。」

當天正午時分，我扮作賣山草藥材的商人，帶著女扮男裝，變成我的小學徒的榮淡如，駕著騾車，載著了一包一包的草藥，匆匆離城，望著分隔兩城的大平原進發。

進入帝國只有兩條道路，一是經疏玉林直抵天河，由諸神谷進入大平原之東；另一條是由南山，繞過食人沼澤，由鳳鳴山徑進入大平原之南。前者被稱為東路，後者是南路。

兩路中以東路較長，卻較易走；南路短了三日路程，卻是危險多了，沿路隨時會碰上盜賊或其他凶險，所以一般商旅，都情願走東路。

為了避免節外生枝，我們挑了東路來走。

時值寒冬之始，我和榮淡如都在身上加上禦寒的棉革，也掩藏了她動人的體態。

出城後，我們一句話也沒有說過，榮淡如顯是對昨晚的事耿耿於懷。

我心中暗喜，知道她身上出了變化。在我以熱愛壓下存在於她心靈間巫帝那股邪惡的控制力量之前，她對自己的情緒是控縱自如的，但先有昨晚她情緒的波動，用木梳擲我，現在又餘怒未消，當然是大大的「好徵象」。

假設我能再破去她床上的功夫，更戲劇化的轉變或會出現；否則我將被她控制，那就是敗於她的媚術。

可恨我卻不知道怎樣才可在這方面勝過她這精於男女之道的專家。

這是關乎勝敗的重要關口。

所以我無法不在找到致勝方法前，強壓下對她的慾火。

在我認識的女人裏，只有魔女百合和采柔才能與她相比而毫不遜色。

妮雅的美麗是可與她相匹敵，卻欠了她千變萬化的風情。

其他各女則及不上她照人的明艷。

她不用倚賴媚術就足可顛倒眾生，更何況她是以媚術成為巫帝第一寵臣的秀麗法師。

榮淡如冷冷道：「你偷看我幹嗎？」

我哂道：「你大概忘了我是你的夫君，也忘了說過要全聽我的話，不要說看看你的臉，連你的身體我歡喜怎麼看便怎麼看。」

榮淡如嬌軀微顫，顯是驚覺自己的「失常」。

好半晌後她才道：「出城前，那土狗對你向我指指點點，在說甚麼壞話？」

土狗自然是指戰恨。

她開始著急別人在我面前怎麼說她。

這是個好的開始。

我笑道：「你想聽原裝粗話，還是美化了的轉述。」

榮淡如「噗哧」一笑，玉容解凍，露出比寒冬裏的陽光更溫暖的笑意，別過臉來橫了我風情萬種的一眼道：「甚麼粗話我未曾聽過？」

我的心不爭氣地急躍了幾下，才道：「戰恨問我上過了你沒有，你的功夫如何？」

榮淡如俏臉一寒道：「我要把你兩人都殺了。」

我故作驚奇道：「你又說甚麼粗話也不怕聽，可這麼未到家的粗話你也受不了嗎？」

榮淡如明顯地吃了一驚，為自己的「反常」感到訝異，好一會後才幽幽道：「蘭特！你昨晚傷害了我，累得人家整夜睡不著。」

我呆了呆，想不到她這麼快回復「正常」，又說出這類令人難辨真假的柔言軟語。

榮淡如在溪水裏輕鬆地濯著雙足，發出輕柔的水響，半喜半嗔道：「啞了嗎？為何說不出話來呢？」

我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淡然道：「我正在內心責備著自己。」

榮淡如嬌笑起來，以帶著濃重喉音的誘人聲線道：「不用內疚，只要你今晚好好補償我昨夜的損失不就成了嗎？」

一股火熱立時在小腹處醞釀蔓延，天！只是她的說話即可造成這種後果。

我收攝心神，緊守方寸，若無其事一笑道：「我一定會，不過秀麗法師你必須記著，時間地點由我決定。」

榮淡如望向我，一臉迷人的笑意和挑逗的神情，紅唇輕吐道：「假設我不給你呢？」

我以無比強大的信心冷然道：「那我唯有用強的。」

榮淡如嫣然失笑道：「四大法師之一的我居然會給人強誘，那豈非天下奇聞嗎？我保證有辦法令你這採花淫棍棄甲曳兵而逃，不信的話馬上來看看。」

我又一陣火熱，全身湧起強烈的燒灼，差點就要撲過去，把她掀翻地上試試。

當然不可以這麼快投降，急忙喚起體內異能，澄心息慮，悠然道：「秀麗法師！我們走著瞧吧！希望你到時不是情不自禁地按捺不住，那就丟盡你的威名了。」

榮淡如挨了過來，倒入我懷裏，纖手摟著我的腰，臉貼著我小腹處，雙腳則仍沒在水裏，喘著氣道：「噢！我的天字第一號情聖，我倒想看看你愛淡如的本事。」

我的慾火倏地不受控制竄升至新高點。

表面的原因自是因軟玉溫香抱滿懷，更主要的是她對我施展了挑情的手法。

一股熱氣由她的檀口透進我的小腹裏，激起最原始的慾望，而她那對纖手，不經意地上下愛撫摩擦著我的脊骨，玉指按下處，傳入一束束的熱流，進入體內後，四處亂竄，不片刻我感到慾火焚身的難過。

我有了任何男人最應有的反應。

這當然瞞不過枕在我小腹的「妖女」。

榮淡如鬆開了左手，只以右手繼續在我背後施展獨門催情手法，仰身向著我，帽子掉了下來，露出如雲秀髮，竟移枕到我兩腿間處，媚笑道：「到現在我才相信你是個有強誘女人本錢的男人。」

我暗呼厲害，忙要激發異能出手助拳，豈知心神竟全無方法凝聚集中，反弄得全身血脈賁張，欲減得加。

榮淡如在我懷內有計畫地扭動著，不住喘息，媚眼如絲，摩擦著我最禁不起挑逗刺激的地方。

這確是絕世尤物，一代妖姬。

在我快要崩潰投降時，我忽地想起一法，由被動搶回主動，探手入她厚厚的棉革內，用盡我從采柔等身上學回來的本領，肆無忌憚地對她加以愛撫和催情，只要她一動情，我便有反擊的空間和力量。

她扭動得更厲害了，口中咿唔作聲，使我魄蕩魂搖。

她的身體柔若無骨，偏又豐滿之極，充滿著生命感和彈跳力，教人難以釋手，更使人動魄心顫是她的風情，似是嬌嬌怯怯，又似是來者不拒。

在我逐漸要失去最後的自制力時，我忽地發覺她那瞇成了一線的媚眼內，神色清明，半絲慾火也沒有。

我驟如提壺灌頂，想到了她媚術的一個關鍵性竅門──就是不動真情。

假設能令她情動，就等若破了她的媚功。

也不由一陣氣苦，難道以我蘭特的魅力，也不能令她情動嗎？否則以我這早能把采柔華茜等挑逗得死去活來的調情妙手，為何她仍能無動於衷呢？

雖是如此想著，體內快要爆炸的慾火，卻使我再無自控的能力，心中一嘆，待要向她縱體投懷，幸好目光又及時看到一個景象，使我懸崖勒馬。

我看到她濯在溪水裏的雙足，正有節奏地輕輕踢著。

靈光一閃，我省悟到她對我並非無情，所以才要借雙足浸在冰水內的寒意，保持清明，對抗我的挑逗。

她並非不在乎我。

由浸足水內開始，她布下了對付我的色局。

我信心大增，一把將她整個抱了起來。

她連抗議也來不及，給我硬壓在樹根上。

我解開她的棉革，探手進內狂暴貪婪地探索揉捏，不一會她全身抖顫起來，渾體發軟，清明的美眸充滿了情慾，一對手忘記了向我施展手法，只知不住用力將我摟緊。

我鬆了一口氣，放膽地痛吻她的紅唇，享受那銷魂蝕骨的滋味。

心神逐漸寧靜下來，異能又在我體內膨湃著。

我忙將含蘊著我對她真心痴戀的熱愛傳入她體內。

有了上次的經驗，我很快在一個精神的層面上感覺到巫帝留在她身上那萎縮了的邪力。

那只是一種感應，卻沒法找到邪力潛藏的正確位置。

找不到它的所在，我實在不知怎樣才可把這邪力根除，只知愈多我的愛湧過去，此消彼長下，邪力會不住被削弱，被迫退守在某一竅穴處。

秀麗法師霞燒雙頰，婉轉嬌吟，秀目內噴著慾焰，就像個最淫蕩的妓女，那情景誘人之處，實非任何妙筆能形容其萬一。

我忽地停止了進侵，離開了她，只以手按著她的香肩，防止她滑倒到地上。

她高聳的酥胸不住起伏著，小嘴張合下，只懂喘息著，在這樣的寒冷天氣中，額角竟滲出了晶瑩的汗珠。

她呻吟著道：「蘭特！求求你，占有我吧！」

我強壓下焚心的慾火，冷然道：「你好像很歡迎我的樣子。」

榮淡如一震醒來，眼中回復清明之色，但卻不再是以往那種充滿著玩弄男人股掌上的眼神，而是含著幽怨、驚異、熱切的複雜神色。

我以無上定力為她扣上棉革，淡淡道：「晚餐的時間到了！」我們圍著篝火默默吃著乾糧。

她吃了兩口後停下來，兩手環抱著曲起的雙膝，下巴枕在膝上，平靜地在沉思。

她的媚術最厲害的地方，就是能把她的美麗發揮至極致，例如利用不同的表情，表現出她不同的美態。

像現在她這個表情，實有種空靈秀逸的美態，直投到你心坎裏最深的淵底。

和她一起時，你根本不會想到其他女人。

由她的厲害，可推知巫帝這魔鬼實在大不簡單，他的邪力正是她媚術的核心和本源。

假若媚術是一種病，那邪力就是病根。

榮淡如凝視著閃跳著的篝火，柔聲道：「蘭特！我真的向你投降好嗎？」

我抓起兩條乾枝，拋到火裏去，撞起了點點火屑，在疏林裏的黑夜裏分外奪目好看。

這是個與外世隔絕了的天地。

溪水流動的淙淙聲，在我後方響叫著，剛才我差點因這清溪栽了個大筋斗。

我微微一笑道：「你對我的愛仍未夠斤兩，待你多加輸點後，我才考慮這問題。」

榮淡如失去了清冷自若的從容，忽道：「死蘭特！死蘭特！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我淡淡道：「你愈恨我！即是愈愛我。這句是你教我的。」

榮淡如大笑起來，放浪嬌痴，看得我魄散魂飛。

榮淡如站了起來，瀟灑地右腳觸地，有力的腳尖撐起了身體，左腳曲起，一扭身連轉了十多圈，表現了高度平衡的美態。兩隻手穿花蝴蝶般擺出各種美若天仙的姿勢，然後緩緩停下，正臉對著我，向我盈盈施禮道：「多謝大劍師，秀麗從未試過這麼快樂。」

我給她那比起閃靈舞尤有過之的天魔妙舞，震撼得完全無法控制得住自己對她的傾慕，驚嘆道：「此舞實不應見於人間俗世。」

榮淡如欣然道：「到這刻我才真正感受到大劍師對淡如的愛戀，以前則只有色慾。」

她的坦白使我老臉一紅，苦笑道：「和你談情說愛的最大問題，就是不知你那一句是真，那一句是假；那一句是你自己說的，那一句是代巫帝說的。」

榮淡如坐了下來，憤怨地道：「大劍師不要迫我，給我點時間好嗎？」

我淡然道：「是否應等到給你的媚術控制了我的心智，又或被你奪命於迷惘銷魂之際？」

淚水在她眼眶內轉動著，不一會化成兩顆淚珠，滴到草地上。

更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她竟撲進了我懷裏，摟著我嚎啕大哭起來，兩肩強烈抽搐著。

我手足無措，勸她不是，不勸又不是，差點沒陪著她抱頭痛哭。

她逐漸平靜下來，可憐我胸前濕了一大片，這才明白甚麼叫淚流成河。

榮淡如沙啞著聲音低語道：「蘭特！我很害怕，我怕巫帝會用最殘忍的方法來對付我，因為我想背叛他。」

我心中一陣感動，正要好言安慰，腦中忽地浮出一個景象，就是此女放在我身後的右手，正以指尖玩弄著一條小草，若非我有靈覺，絕不會感到這景象。

好險！

這妖女真是厲害，差點騙得了我的信任，當我防備之心盡去時，她將乘虛而入，說不定會無情地把我殺了。

我把她由我懷裏扶起來，要她臉對著我，先吻她一口，才正容道：「你何須害怕，因為根本你沒有背叛巫帝。」

榮淡如哭紅了的眼綻出一絲笑意，欣悅地道：「和你角力情海真是有味道之極，擔心會輸的感覺使我很興奮。我很需要男人，時間地點任君選擇，好嗎？蘭特公子？」

我苦笑道：「你似乎很想在今晚分出勝負，是嗎？秀麗法師？」

榮淡如掩嘴笑道：「這麼擔心幹嗎？我根本殺不了你，以為我不知道你身懷廢墟那怪物的異力嗎？」

我的心劇跳了一下，不知她是否也看穿了我偷偷把充滿了善和愛的異能送進了她體內，不過又放下心來，知道了有何大不了，難道她可以歸還我嗎？

榮淡如認真地道：「我剛才靜靜想了一回，想到我其實已輸了給你，因為我還是第一次受不起男人的挑逗而情動，蘭特你感到自豪嗎？」

她每一句話均充滿了催情的意味，都令我頭痛得要命，因為摸不清她的真假虛實，看來只有見個真章，才知勝負。但看她諸般挑逗，都是在引我交歡，當知道她媚術最厲害的殺著，定在那上面。

現在我還沒有信心。

因為她仍未有足夠的力量，足夠的愛，去背叛巫帝。

我以最誠懇的語氣道：「淡如！就當是我蘭特求你，給我三天時間，不要引誘我，我或者真能使你背叛巫帝也說不定。」

榮淡如全身劇震，垂下螓首，幽幽一嘆道：「蘭特啊！我不住迫你，就是怕和你相處久了，會敗在你的手上。」

我愕然道：「敗了給我又有何不好？我以後也會疼惜你、呵護你！連巫帝也不能傷害你，因為他注定了不是廢墟那異物的敵手，否則他為何不親自來一趟？」

榮淡如橫我媚態橫生的一眼道：「若我真的想敗給你，不如立刻投降，死心塌地跟著你。你蘭特若真是男子漢，應趁我尚有少許頑抗之力時，以強制強，讓我輸得口服心服，心甘情願做這世上最聽話的妻子，秀麗定會比任何女人都要勝任，因為我是這方面的專家。」

這是個智慧才情一點不比我遜色的女人，直至這刻，在我用盡法寶，軟硬兼施後，仍能和我鬥個平分春色。假設我真能勝過她，奪得她的芳心，在與巫帝的鬥爭裏可是如虎添翼。

而若我能找到化解巫帝強加於她心靈內那控制她的邪力的方法，整個巫國的霸權也會因此土崩瓦解。因為巫帝是通過這十大巫神，統治他遍及兩大洲的領土，有了這奇妙的方法來策反這些巫神，巫帝將變成孤軍。

所以這個險值得去冒，我實在太厭倦戰場上的屠殺了。

為了大地的和平，我誓要找到破解那邪力的法門，而唯一的方法，就是以身相試存在於秀麗法師榮淡如心靈裏那邪力。

直覺告訴我，當我和榮淡如合體時，那邪力將會侵進我的心靈內，試圖控制我，勝敗就決定於那一刻。

我抓緊榮淡如的香肩，深深看進她清澈通靈的秀目裏去，想誠懇地說幾句真心話。

榮淡如不自禁地打了一個寒噤，竟不能移開眼光。

我首次感到異能借我的眼光，送入她眸子裏，將她的心靈緊緊鎖著，就像巫神書內所教的迷魂大法那樣。

我竟無意中一下子做到了。

我按捺下心中的狂喜，柔聲道：「秀麗！秀麗！」榮淡如俏目露出迷惘的神色，緩緩道：「誰在喚我！」我究竟要怎樣利用這忽然而來的機會，據巫神書說，若對方被控制了魂魄，你吩付任何事，他也會照做，若你說他會冷死，他將會活生生冷死。

應該說甚麼呢？

榮淡如一陣劇震，眼神由茫然漸轉清明。

我嚇了一跳，連忙運起心力，加強對她的控制，她的眼神又轉茫然。

我靈機一觸，道：「你聽著！只要蘭特的手碰上你的身體，你會立時慾火高漲，情動至極，壓也壓不下去，知道嗎？」

榮淡如茫然念著：「我會情動……我會情動……」

我鬆開手，停止了對她的控制。

榮淡如眼神逐漸回復清明，然後變得像劍般銳利，玉容一寒道：「你剛才對我做過甚麼事？」

我若無其事站了起來，走到溪旁，仰望疏林上星星密布的夜空，找到了天夢和飄香兩星的所在，心中流過在淨土無數甜蜜的回憶，想起了花雲。

那管她是守身如玉的祭司，回到淨土後，我誓要把她弄上手，做我的女人。對她對我來說，這都是最好的結局。

榮淡如來到我身旁，和我並肩立著，輕嘆道：「大劍師！你是第一個令我感到心亂如麻的男人，不若我和你來個賭賽，只要你在黎明前能忍著不占有我，便算我輸了，好嗎？」

我脫下棉革，一邊解開衣服，搖頭道：「我拒絕接受這賭約，因為我要占有你，收伏你，地點是疏玉林，時間是現在。」

榮淡如愕然以對，終於給我這著奇兵控制了她的情緒。

當我完全赤裸時，我開始為她寬衣解帶。

榮淡如在寒風裏顫震著，軟語求道：「天氣這麼冷，我們回帳幕裏去好嗎？」

我微笑道：「不要騙我，你的體質根本可抵受這寒冷，何況還有我火熱的身體偎著你。」

篝火掩映下，秀麗法師身無寸縷，含羞答答玉立眼前，完美的肉體，就若淨土那樣，是只有神才能創造出來的奇蹟。真是多一分嫌肥，減一分嫌瘦。雪白膩嫩的肌膚，沒有半點瑕疵。

一種潤澤的光華，若有若無地在她嫩膚裏流動著。

我看得忘記了她心內的巫帝。

她雖是春光盡露，竟然沒有絲毫淫猥的味道。

鮮艷紅唇張開了少許，雖沒有說話，但我卻感到那無聲的野性召喚。

整個疏林變得寬廣深邃，我倆就若齊立於永恆的盡頭處。

四周像忽然亮了起來，又若是幽暗無比。

天！

她正圖以含蘊著強大精神力量的媚術，操控著我的情緒和心神。

武器就是有若天地至美神物的胴體。

到這刻我才真正體會到她真正的魅力。

秀麗法師榮淡如眼睛散發著誘人的光芒，牽引著我的目光。

一種難以言傳的興奮感覺充塞著我腦內的神經，然後蔓延全身。

我忘記了要征服她，只想把她擁入懷裏，向她獻上我全部的愛。

榮淡如嘴角綻出一絲勝利的笑意，往我貼過來，當她的肉體毫無阻隔地貼住我時，我腦際轟然一震，完全迷醉在與她肉體的接觸裏。

我從未試過亢奮至如此程度，她的肉體等若最厲害的春藥，使我只想宣洩出所有慾望，否則就會爆炸開來。

我以最粗暴狂野的方式，予以最激烈的侵犯。

當我的手摸上她幼滑的肌膚時，她全身劇震，眼中奇異的神采被慾焰掩蓋，嬌喘低吟。

我全身一鬆，回復了清醒。

心中暗叫好險，若非我對她施了迷魂法，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我早先的估計沒有錯，她施展媚術時絕不能動情，一動情媚術會大幅減弱。

勝券在握下，我那敢怠慢，兩手施盡所有調情手法。

不片刻她已給我挑逗得進入了半瘋狂的狀態。

眼看成功在望。

豈知她一聲嬌吟，接著我用力側倒。

我大叫不妙中，「蓬！」的一聲兩人一齊栽進冰寒的溪水裏。

以媚術著稱巫國的秀麗法師回復過來，在水中八爪魚般纏著我，檀口封著我的嘴，丁香舌送，一對纖手展開反攻，施出她對付男人的獨門手法。

我全身發軟，想推開她亦辦不到。

忽然間，我驚覺已和她結成了一體，再也分不開來，也絕不想分開來。

極樂的快感注入我每一寸的肌膚，每一條的神經線。

我感到靈魂離開了身體，飄飄蕩蕩。

她在我懷裏劇烈地扭動著，冰冷的溪水對我的慾火一點壓制的作用也沒有，反而更增加了欲仙欲死的快感。

意志不住地減弱，漸漸地，我完全沉醉在肉體全面和深入的交接裏，心神開始模糊起來。

她媚術的威力不住攀升著。

一股冰寒由我們接合處緩緩但肯定地送入我體內。

快要喪失的神志奇蹟地醒了一醒。

我感到這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只要這刻我稍微放鬆，我的靈魂會像大元首般被巫帝控制，變成他的走狗。

時間不容我多想，我一把將她拖進水底裏去，由被動變回主動，向她展開排山倒海的攻勢。

兩個赤裸的身體在水底裏翻騰狂舞，做著所有愛的動作。

她清亮的眼神逐漸湧上熱烈的情火，那股冰寒的邪力又由強轉弱。

畢竟她的本心是愛著我的，縱使溪水也不能消減她對我的愛意。

此消彼長，我的精神漸次凝聚，體內的異能又再膨湃蕩漾。

「嘩啦！」一聲，我們浮上了水面。

深夜的清新空氣，使我精神一振。

就在此刻，我清楚無誤地捕捉到巫帝邪力所在的位置，正潛藏在她眉心的一個奇異竅穴內。

就是藏在這方寸之地的邪力，控制了榮淡如的心神，她的靈魂。

有了這最寶貴的發現後，我再無顧忌，一邊瘋狂地動作著，將這千嬌百媚的美女送上快樂的頂點，一邊凝聚全心全靈的異能在唇上，往她眉心吻去。

我的心神靜若止水，身體卻在極度的沖激裏。

身體積聚著的慾火，亦同時藉著男女最深入的接觸，山洪暴發般舒洩進她肉體的至深處。

「轟！」就在我的唇吻上她眉心的剎那，一股強大的力量爆炸開來，將我們兩人推得各自仰跌開去，沉進了水底裏。

我掙扎著浮上水面，見到榮淡如雙手攀著溪旁一塊大石的邊緣，不住顫抖和喘息。

我知道我勝利了，異能在剛才那下短兵相接裏，把邪惡的靈力驅散得一乾二淨，也打破了巫帝施於這美女心靈的禁制。

我游到她身旁。

她兩手一鬆，無力地滑入水裏，給我抱個正著。

我吻上她冰冷的小嘴，異能源源不絕送入她體內，還有我對她的愛。

破去了巫帝的邪力，也等於破去了她媚術的根源。若非她體內早存在我的異能，可能會立即死去。

她的媚術會仍然存在，只不過由我的異能代替了巫帝的邪力。

巫帝使她失去了本性。

我卻使她的本性回復過來。

由這刻開始，我可以放心地享受給她迷得神魂顛倒的滋味了。

## 第五章 比翼雙飛

我駕著騾車，繼續穿過疏玉林之旅。

榮淡如緊靠著我，頭枕到我的寬肩上，默默思索著。

初陽灑入林裏，造成一個幻象般不真實的美麗世界。

我柔聲道：「你在想甚麼？」

榮淡如以她甜美誘人的聲音半嘶啞著道：「恨你！恨你在收伏了人家後，不理人家身軟力竭，還將人抱進帳幕裏恣意蹂躪，弄得人現在半點精力也沒有了。」

往日這些誘人話兒會令人心驚膽顫，現在則是最高享受，我哈哈大笑道：「你的妖法把我弄得慘了，不知忍得多麼辛苦，怎可不連本帶利取得我的補償！」

榮淡如狠狠道：「取吧！取吧！由今天開始，我的媚術只用來對付你，我們的戰爭永遠也沒完沒了。」

我道：「你只能代表你自己，不能代表巫帝。」

榮淡如道：「假若我還有半分力氣，便用那半分力氣狠狠咬你一口，到現在你仍不相信秀麗嗎？」

我道：「你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嗎？」

榮淡如忽地驚喜地道：「看！那邊有隻小白兔兒，雪白的毛多麼可愛，唉！我有很久沒有留心大自然裏各種有趣的事物了，在接受『開靈竅大典』前，我最愛各種小動物。」

我道：「你還沒有答我。」

榮淡如嬌嗔道：「不要這麼咄咄迫人好嗎？昨夜你破去邪靈時，我的心神回到了巫帝座前，再次經驗到由巫帝眉心射出來那電火刺在臉上的痛苦，然後一切都解脫了。成為巫神後，我執行巫帝的命令時，毫不懷疑那是否理所當然的事，直至遇上你，才感到情緒不穩，內心充滿矛盾和掙扎，媚術發揮不出平日的五成，否則還有你好受呢。」

我道：「那你現在仍留下幾成功力？」

榮淡如發出攝魄勾魂銀鈴般的嬌笑道：「好像比以前更好了一點，往後有你消受的了。」

我心中一蕩道：「不要那麼有自信，我一碰你便情動，那還記得甚麼媚術。」

榮淡如吃吃笑道︰「我才不肯克制自己的春情哩！我的媚術是靠那春情催動的。」

這次輪到我大感吃不消，威嚇道：「若你再以媚術引誘我，莫怪我停下車來，再對你不起。」

榮淡如嘆道：「唉！男人！」

我們靜默下來，享受著互相熱烈的愛戀，那無聲勝有聲的溫馨感覺。

黃昏時分，我們終於走出了疏玉林。

我以心靈的力量召來了飛雪，讓牠和我們一起度過漫漫的長夜。

這傢伙感應到榮淡如體內的異能，對她親熱得不得了。使我完全放下心來，巫帝再不存在於她心裏，現在她心裏只有我。

我們謹守行軍的法則，在一高丘上紮營休息，那處寒風刮得特別起勁，但卻影響不了我們。

天河在前方遠處轟流著，河的另一方丘巒起伏，諸神谷便是在其中一座大山裏。

榮淡如的精神氣力回復了大半，協助我豎營生火，不知多麼起勁。

我策著飛雪，在附近打了頭黃獐回來，去掉皮臟後，用鐵枝串了起來，放在樹枝紮成的架上，以慢火燒烤，濃烈的肉香，隨風飄蕩。

榮淡如忽地沉默下來，呆看著火燄上漸轉赤紅，不住冒出油液香噴噴的烤肉。

我問道：「你有甚麼心事。」

榮淡如兩眼一紅，掉下淚來道：「我想起過往被我害慘了的人，覺得自己滿身罪孽，怎樣也補償不了。」

我將她摟入懷裏，一對大手愛撫著她的粉背，解慰道：「罪不在你，而在於巫帝，將來你若能助我殺了巫帝，帶來三大洲的和平幸福，不是作出了最好的補償嗎？」

這美女稍微振作了點，坐直嬌軀，俏臉竟紅了起來。

我續道：「在某一個情況上，你反是幫了對方一個大忙，只有你的媚術才可免去人民戰爭之苦，你應感到自豪才對。」

榮淡如低聲道：「蘭特！你是否也懂媚術，為何你的手摸來，我像著了魔似的興奮起來。」

我知道這是向她施展迷魂大法催眠後的效果，到現在仍有效，心中大樂，卻不點破，拔出黃金匕首，割下了一截獐腿，遞過去給她。

榮淡如嬌嗔道：「這麼熱！教人家怎樣拿。」

我說了聲「對不起」，撕下腿肉，送進她小嘴裏，這艷女乘機咬了我指尖一下重的，才眉開眼笑地吃了我的貢品。

她又開始以媚術挑逗我。

我道：「告訴我！怎樣才能接近陰風法師？」

榮淡如道：「本來我是不安好心的，現在當然不同了，路上我想出了好幾種方法，最後揀了最好的一種，可以告訴你，但卻是有條件的。」

我呆道：「甚麼條件？」

榮淡如抿嘴一笑道：「不准把我拋棄。」

我仰天長笑道：「榮小姐請放心，沒有男人肯做這種傻事。」心中大樂，這美女現在真的著緊我了，但回心一想，又懷疑這只是她媚惑討好我的高明手段。

榮淡如看穿了我，嗔道：「莫要疑神疑鬼了，我真的擔心你只是在利用我和騙我，因為大劍師是第一個使我半點信心和把握也沒有的男人，所以我要你親口的保證。」

我正容道：「那你現在得到了。」

榮淡如驚喜道：「那我安心點了。」

我道：「可以說出你的妙計了吧！」

榮淡如俏臉魔術般升起兩朵使人心搖魄蕩的紅暈，兩眼春色盈盈，低聲求道：「我們到帳裏一邊享受一邊說好嗎？」

我的慾火轟然狂升，才瞭解到始終敵不過她控制我上床去的媚術。

幾天後，我們穿過了諸神谷，進入大平原，憑著超人的靈覺，避開了幾隊日出城來的偵察騎兵，無驚無險地向日出城推進。

也過了幾個荒唐透頂、春色無邊的晚上。

我對她的迷魂法逐漸失去了效用，她對我的熱戀卻與日俱增。

她像個縱情狂戀的女孩，把自己一點也沒有保留地獻出來，配合著她天下無雙的媚術，使我完全失去了自制的能力。

放恣一下也可以吧！

這日出城之旅，比之與采柔的淨土之旅絲毫不遜色。

有時連白天也會停下車來，就在荒野溪邊覓地歡好，若她要害我，真是十條命也不夠斷送呢。

秀麗法師榮淡如有一個不知是好還是壞的習慣，就是喜歡在男歡女愛的當兒才談正事，籌謀定計，那時她想出來的既是瘋狂大膽，但又實際可行奇謀，連我也要拍案叫絕，使我首次感到如虎添翼的助力。

我也得到很多寶貴之極的資料。

在不知多遙久的歲月前，大元首遠赴巫國，想刺殺巫帝。

當時巫國共有十三個巫神，竟給他幹掉了八個。他們雖有萬馬千軍，仍攔他不住，給他闖進巫宮裏去，與巫帝展開決戰。

結果不用說也猜到。

大元首被巫帝的邪力控制了，反派他回來對付廢墟的異物。

於是異物創造出魔女百合，阻止了大元首的擴張。

大元首始終是有超能力的人，離開了巫國後不肯再回去，也不肯接受巫帝的遙控，只想建立自己的霸業。

於是巫帝在五年前，另外派了三個人來，那就是巫師、黑寡婦連麗君和麗清，專門對付魔女百合，利用智慧典布下陷阱，弄至目前的局面。

麗清和連麗君的地位僅次於十大巫神，被稱為巫帝八妃。

看來當她們踏入帝國這片異物所在的土地後，都生出了微妙的變化，使他們逐漸叛離巫帝，這是否因為受到廢墟裏那異物靈力籠罩範圍所影響呢？

看來這是唯一合理的解釋。

不得已下，巫帝終於派出了最受他寵愛的秀麗法師，和稍後的陰風法師及鷹巫到帝國來對付我及廢墟內的異物。

現在鷹巫死了，秀麗法師在我的愛情攻勢下成為情俘，黑叉人又大敗而遁，只要再收拾陰風法師和他的陰風大軍，巫帝怕在短期內再難以揮軍來侵，那時便是我依循大元首的方式，到巫國和巫帝一決雌雄的時刻了。

在離日出城二十多里外的一個山頭處，我們不敢生火，吃飽乾糧後，在明月映照裏，爬到高處，併肩而坐，遠眺前方日出城輝煌的燈火。

在這片大地上，沒有比日出城更偉大和具規模的城市。

我遙想著童年時在城內度過的歲月，不勝欷歔。

也想起初見公主時那驚艷的感覺。

寒風呼呼裏，我伸手過去摟著秀麗法師榮淡如，問道：「大元首的女兒是否落到了你們手裏？」

榮淡如嬌軀微顫，有點惶恐地道：「說出來你可不要怪我！」

我心中一寒，道：「我早說過不怪你以前做過的事。」

她囁嚅道：「公主是給我的遊女擄走的，一年前被送到巫國去了。」

我一震抓著她的香肩駭然道：「甚麼？」

她垂頭道：「你抓得我很痛！」

我鬆開了手，沉聲道：「為何要抓她？」

榮淡如惶恐地道：「一年半前我奉命潛來帝國，其中一個任務，就是要將公主擄到巫國去，只因大元首虎視眈眈使我下不了手，才到望月城開了溫柔窩，等待良機，最後終給我等到了。」

我愕然道：「公主對巫帝這麼重要嗎？」

榮淡如瞪著我好一會後，才奇道：「原來你並不知道公主是魔女百合的女兒。」

我劇震道：「甚麼？」

榮淡如驚慌地伸手按著我的肩膊，叫道：「蘭特！不要激動！」

我喘著氣道：「那大元首是否真是公主的父親。」

榮淡如反鬆了一口氣，搖頭道：「不！原來你愛上了魔女百合。」

我並不想否認這事實，胸頭像給一塊千斤重石壓著那樣，連呼吸也感困難，追問道：「誰是父親？」

榮淡如玲瓏透剔的慧眼看穿了我的心事，微笑道：「放心吧！我的好夫君，魔女百合並非常人，她體內有著奇異的種子，不需任何男人，也可以在體內自動成孕。當年你的父親和祈北往魔女國意圖刺殺她，她剛誕下一對女嬰，當時正值她暫時失去了異力，故給兩人乘虛而入，抱走了兩個女嬰，一個成了大元首的公主，另一個則隨祈北不知所蹤。」

我的腦袋轟然一震。

西琪竟是魔女的女兒，公主的姊妹！

榮淡如的說話繼續傳進我的耳朵裏道：「公主體內潛藏著巨大的能量，假若巫帝得到了她，可以製造出一個遠勝我們四大法師的可怕邪魔出來，所以巫帝才特別派我來把她擒回去。」

我的手足冰冷起來，一時間甚麼也想不到。

榮淡如受驚小鳥般投進我懷裏，淒然道：「蘭特啊！你若要怪我的話，不要藏在心內，儘管罵我打我。以前我是著了巫帝的魔，現在則完全著了你的魔，再也不能自拔，更不可忍受絲毫你的討厭，就算藏在心裏都不可以。」

我深吸一口氣，壓下心中的惶然和震駭，緊緊摟著她道：「你反對我在這裏佔有你嗎？」

榮淡如一陣顫慄，拚命點頭表示她的心甘情願，但懊悔的熱淚卻溪流般滑下她粉嫩的臉蛋。

她一直不敢主動告訴我這件事，就是怕我怪她。

我的確在怪她。

怪以前的她。

## 第六章 恍如隔世

我駕著騾車，走上通往日出城的大道，沿途關卡林立，車上的貨物給搜了多次後，日出城的主城門才出現跟前。

今早我和榮淡如依依不捨分了手，照著定下的計畫，由她先一步進城去了，以她的身分，自然受到隆重的歡迎。

在她魔術般的妙手下，我搖身一變，化裝成了個六十多歲的老叟，差點連自己也不認識自己。

飛雪給留在城外的山林裏，只要我送出心靈的訊息，牠便可立即趕來與我相會。魔女刃和黃金匕首則交給了淡如，由她給我帶進宮內。

入城大道上載貨的車絡驛不絕，若非巡邏的兵隊此來彼往，一點看不出大戰將臨的緊張氣氛。

日出城的高牆完整無缺，沒有任何戰爭的遺痕，使我大感奇怪，難道陰風族和麗清的大軍不用攻城，便擊敗了翼奇嗎？又或翼奇趁早逃跑了，我當然期望是後一個可能性。

守在城外的全是黑盔武士，不見半個陰風族的人，城兩旁的曠野和山頭上，軍營密布，飄揚著的旗幟，清一色是麗清的鳳凰旗，使我弄不清楚那是否偽裝下的陰風族大軍。

日出城背後是高聳的山巒，所以若要攻城，唯有由前方發動攻勢，城內的守軍憑著牆高壁厚，可輕易抵擋比他們多上幾倍的敵人兵力。

騾車愈接近城門，愈緩下來，隨著進城的車隊，等候著守城軍的查詢。

不住有人和車過不了城門那一關，給勒令立即掉頭離城。

我一點不奇怪有這樣的措施，因為若讓我方的人進入城內，說不定可以把城內的人策反，麗清怎會有這樣的疏忽。

最後終輪到我了。

一名小隊長走到我身旁，喝道：「你叫甚麼名字？那條鄉來的人！到來幹甚麼！知不知道進了城後，沒有守城官的批准，是不可以離開的。」他這一大串問話，可能早被重複了千百次，說來滾瓜爛熟，又急又快，兼又模糊不清，一不留神保證會聽漏了。

我扮作聽不清楚，側下頭去。

那小隊長反放心下來，看來他心腸也不是太差，見我「年紀大」，以較慢的語調，重說了一次。

我乾咳了一聲，沙啞著聲音道：「我乃神醫方壺，到處濟世救人，後面的車全是山草藥物，年紀大了，甚麼也沒有所謂了，只希望能醫好多幾個人，於心已足。」我心中篤定之極，在戰爭裏，醫生永遠是最缺乏的人材，不愁日出城的軍方不歡迎我。

後面搜車的黑盔武士道：「隊長！都是上等好藥。」

小隊長臉容和悅起來，猶豫了片刻，道：「你真的是神醫？」

我充滿信心地道：「謊言只有年輕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才會說的，沒有病症可把我難倒。」

小隊長道：「若我發覺你說謊，我會將你的舌頭割下來。」向他其中一個手下道：「我軍命在身，不能離開，你給我帶他回家，看看他能否治好我父親的病。」我想不到這麼快有生意找上來，心中暗喜。

那小兵坐了到我旁邊，冷冷道：「神醫！入城吧！」

在那小隊長莫言家內男女老少十多對眼睛的虎視眈眈下，我伸出手來，為躺在床上病得兩眼深陷，出氣多入氣少的老翁診症。

看著自己經過化了裝，看上去能令人有瘦骨露筋錯覺的手，不禁暗服榮淡如出神入化的化裝技巧，也不由想著她嫩滑豐滿的嬌體，沒有了她的晚上，實在不易消磨。

自得到了魔女刃內的異能後，我的性格起了微妙的變化，對事物開始積極起來，好像甚麼也有信心去解決，去爭取。連面對命運都沒有絲毫害怕，亦不逃避愛情的來臨，有種瀟灑享受生命的快意。

我確比以前快樂多了。

「神醫！」我嚇得從沉思裏驚醒過來。

有人問道：「是否……是否……」我知道對方想問是否沒得救了，當然，見到我這癡想的模樣，自然會朝壞的一方面去猜，豈知我的心神卻完全分了去另外的地方。

那小隊長秀麗娟好的妻子道：「神醫！我家老爺是甚麼病？」

我楞了半晌，胡謅道：「是肝臟受了陰寒吧！」

小隊長的妹子皺眉道：「其他醫生都說他腿上生了毒瘤啊！不信你翻起被子看看。」暗叫不妙，各人均現出不善之色，那帶我來的小兵更是兩目兇光閃閃。

我微微一笑，道：「那是寒氣的現象，並非毒瘤，而是肝寒瘤，我一服藥即可治好他。」說到這裏，異能由我手中源源施進去，同時另一手探進懷裏，胡亂掏出一片小乾肉，塞進老人嘴裏，讓他吞進去。

老人抗議道：「這是甚麼藥，為何這麼像羊肉。」他話才完，全體人立時爆出歡呼聲，更有人叫道：「可以說話了！可以說話了！」

我暗叫慚愧，原來他病到連話也說不出來我亦不知道。

有人掀起被子，露出他的右腿，看來是生毒瘤的地方，現在只餘下一小片紅色。

眾人目定口呆。

我不禁暗怪異能治效太速了，快得使人不敢相信。

小隊長的妻子喜得淚流滿臉，感謝道：「神醫！你的藥真靈光！」

「咳吐！」整片乾羊肉從老人家口中吐了出來。

眾人瞠目結舌。

我強顏一笑道：「附在乾肉上的神奇藥液給他吸收了，吐出來並不要緊。」

接著而來是貴賓式的盛情款待，我想離去也不被接受，那晚小隊長莫言所有患病的親戚朋友全來了，直忙到午夜才將那些千恩萬謝的人送走。

其間自是錯斷連番，不過那些人甚麼難癒的絕症也給治好，對我荒謬絕倫的病情分析自也深信不疑。

那晚莫言的不知那個家人讓出房子來讓我這老人家休息，一覺睡醒後，乖乖不得了，莫言家的大門排了一條不見尾巴的長人龍，都是來求我治病的人。

我將車上的山草藥全搬了下來，有時叫病人嚥下一片乾葉就算數，快刀斬亂麻下，昏天黑地般忙了數天，門外的人龍才消失不見。

這天快至黃昏，治好了百來個病人後，我遊興大發，要出外走走，莫言容貌娟好的妻子素善可能基於「敬老」，自告奮勇硬要陪我，推辭不得下唯有和她一道走出府門。

左彎右轉，經過了幾條橫街窄巷後，我們踏足一條熱鬧的大街上。

我可能是日出城今天最受歡迎的名人，走到哪裏均有人恭敬地高呼神醫，弄得我難以仔細欣賞這出生大城市的近貌。

素善挺著酥胸，昂然走在我身旁，不住為我勸開沿途攔路感恩的人們，一派與有榮焉的模樣。

大街上不時馳過一隊隊全副武裝的騎兵，見到我來，都放緩速度，舉手向我致敬。可能是想到若將來受了傷，我將會是他們的救星。

將來和平後，看來我最好的職業，就是當個醫生。

素善在旁興奮雀躍，黃鶯兒般口吐銀鈴之音，向我介紹日出城著名的建築物和名勝，最後索性親熱地挽著我這老人家的臂彎，歡天喜地帶著我到處蹓躂。

她的酥胸不時碰上我的手臂，使我大感尷尬，又不能告訴她我並非那麼老，不知是否一路來的荒唐，使我很易色心大動，所以她全無他意的親熱，使我頗消受不了。

這時剛好來到市中心的元首大道，高起三重的日出院矗立跟前。

這是日出城著名的食店，著名處除了美食外，主要還是有賣唱的歌女和陪酒的名妓。

我急於脫離素善親熱的挽扶，靈光一現道：「老夫肚子餓了，進去吃他一頓如何？」素善點頭答應，拉著我走上石階，進入下層去。

廣闊的大堂擺了近百張大圓桌，數百人正各自圍桌大嚼，穿上貼身露臍小衣和短紅裙的美麗侍女，蝴蝶飄飛般為客人奉上美食。

素善正要拉著我到其中一張空桌坐下，我道：「到三樓去好嗎？那處可以望遠一點。」

素善猶豫道：「三樓嘛！那……那……」

我當然知道她猶豫的原因，二樓是歌廳，三樓則是可召美女陪酒的貴賓廳，沒有身分地位的人，都會被拒諸門外，素善的丈夫莫言這類小角色，最多只可以到二樓去，三樓是甚麼樣子，只能聽別人說說。

一把雄壯的聲音在身後響起道：「神醫光臨，是我們日出院的榮幸！」一個胖子由我們背後閃出，恭敬地向我們施禮。

素善道：「這位是……」

胖子道：「我是這裏的副總管邦那，神醫昨天治好了我兒子的跛腳，又不要任何報酬，我的五位妻子今早便在家中立了神醫的牌位來敬拜了。」我暗罵一聲，本人又未死，何用立牌敬拜。

素善喜道：「方老要到三樓去，副總管幫幫忙吧！」

邦那連聲道：「沒有問題！沒有問題，神醫請隨我來。」

這時樓內的食客有人認出了我，紛紛起立施禮。

素善叨了我的光，能上三樓，更是熱情，踏上樓梯時整邊身挨扶著我，使我既感不好意思，又有大佔便宜的快感，經過了閃靈淨土和夜狼的經驗後，我已沒有了往日謹守防人妻的心態。

我當然不會對莫言這妻子起了染指之心，但她既送上門來，我唯有放開心懷，暗享和她親熱的接觸。

三樓的布置美輪美奐，華麗有若宮殿，軟厚紅毯上擺的不是圓桌，而是一組一組舒適華麗的傢俱，四面皆窗，寬敞開揚，鮮花處處。

除了守門的大漢外，侍客的全是精挑的美女，低胸開衩的露腿長裙，性感美艷。

這時十多組坐位只有三組坐了人。

邦那引我們到一組靠窗的座子坐下後，道：「神醫讓我為你點菜，今天我們請客，請神醫賞臉。」說罷去了。

美麗的女侍知道我這神醫駕臨，聞風而至，送上鮮果美酒小食，甚至熱情的香吻，累得我擔心給她們吻掉榮淡如為我塗在臉上的神奇膠液。

擾攘一番後，靜了下來。

素善對我盈盈一笑，靠了過來，在我臉上輕吻一口道：「真令人心生不忿，給她們先吻了你，你是個最可敬和可愛的老人家。」我含糊應了。

素善道：「你也是個很慈祥好看的老人家，心腸既好。醫道又精通，甚麼病都給你一眼看透。」

我心笑道：「若非淡如在我眼眶內加上了奇異的晶片，你才知道甚麼是神眼。」

素善道：「我從未見過像你那樣辭鋒風趣的老人家，這幾天我充當你的助手，真是如沐春風，告訴我，年輕時你是否迷倒過很多女人。」

雖然我尚未老，但大概已可以給她一個肯定的答案。

素善又道：「不用告訴我，我也知道答案，莫言昨晚便說我給你迷倒了，叫我不若以後跟著你做助手。」言罷嬌癡地笑起來，神態真誠可愛。

副總管邦那親自捧了一盤精美的點心，放在桌上，然後在我們對面坐下道：「這是本院出名的美點萬花餅，神醫請嚐嚐看。」

我這土生土長的人那會不知道這是甚麼，剛想探手，素善早拿起一個，溫柔地送進我口裏。

邦那兩眼一亮道：「我們的首席紅人西小姐剛好回來，要不要她過來侍酒唱歌。」

我剛要出言婉拒，素善兩眼放光，拍手歡叫道：「副總管說的必是日出城歌唱得最好、劍舞得最美、人長得最漂亮、城中每個男人也想一親芳澤卻難以如願的美蝶兒西小姐了。」

我大奇道：「要親她芳澤這麼困難嗎？」這美蝶兒必是這年許內才在這裏當姑娘的，否則為何我會不知道。

邦那道：「美蝶兒出了名冷傲，有人暗叫她作冰花蝴蝶，任何人的臉也不賣。」

原來如此，帝國人男女關係雖隨便，但有個良好的習慣，就是絕不強來，所以美蝶兒若是這樣的人，沒有人曾碰過她自是毫不出奇。

這時連我也大生好奇之心。

素善又挨了過來，親熱地靠貼著我道：「原來方老人老心未老，不若看看美蝶兒會否給你一親芳澤吧！」她明知我人老心不老，還這樣挨挨碰碰，教我又是另一番滋味。

心懷大慰，異日老了，我可能仍有吸引女人的魅力。

邦那跳了起來道：「我去試試看，瞧瞧她今天有沒有心情。」這時樓外夜色迷茫，點點燈火。

一陣蹄聲在街下響起，轉瞬遠去。

我乘機道：「為何這麼多騎兵走來走去？」

素善笑意斂去，道：「聽說南方的蠻族快要來攻打日出城，他們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強徒，城內的人都很擔心。」

我問道：「現在誰是日出城的統治者。」

素善道：「原本是連麗君統帥，但她出海去了便沒有消息，現在是麗清郡主。」

我暗自沉吟，難道翼奇在那次暴風雨出了事？

素善道：「麗清郡王不知由那裏召了大批奇怪的人回來，幸好大部分都駐守城外，我們才安心了點。」這時陸續有客至，十八組坐位全滿了，燈火通明下，氣氛熱鬧起來。

盛裝的侍酒女紛紛由內堂步出，坐到客人裏去，調情笑謔，響個不絕。

邦那一臉喜笑走了過來，道：「神醫的面子真大，今晚有七台客想召她唱歌，她只答應到這裏來。」

我笑道：「看來你說了不少好話。」

邦那當仁不讓道：「當然！當然！我告訴她你是我的大恩人，不過她似乎不是為這原因而來，因為她問我你是否到過很多地方，我答『是』，她便肯來了。」

我心中升起一種奇怪的感覺，她是否想知道一些發生在日出城以外的事呢？

廳內忽然靜了下來，所有目光全集中在一個由內堂盈盈步出的俏佳人身上。

我垂下目光，故意不去看她，對我這嘗過無數絕色美女的人來說，這點定力當然有，坦白說，我才不信她能美過淡如和采柔，更不用說魔女百合。

美蝶兒玉步輕移，來到我們那裏，我不用看就知道其他人艷羨的目光全集中到我這幸運「老」兒身上。

邦那謙卑地站了起來。

素善也受寵若驚地站立起來。

只有我仍垂著頭，泰然自若地坐著。

她驕傲嗎？

我這老人家比她更傲慢。

美蝶兒在我對面坐了下來。

我抬頭往她望去，一看下轟然一震，不能置信地直瞪著她。

西琪！

她是如假包換的西琪，我死也不會忘記她的樣子。

她不是死去了嗎？連屍體亦給我火化了。

素善的聲音在旁提醒道：「方老！方老！」

邦那也道：「你認識西小姐嗎？」

西琪成熟了，比以前更動人心魄，清麗得驚世絕俗，但神情冰冷，見我直瞪著她，臉上現出不悅之色，眼看就要拂袖離我這「好色的老人」而去。

我壓下心中的激動和震駭，及時道：「西小姐很像我一位老朋友的孫女。」西琪呆了一呆，往我望來。

邦那愕然道：「神醫弄錯了吧！西小姐自幼與家人失散了，怎會有爺爺。」

我心念一轉，想到了偷偷和她說話的妙計，道：「或者我弄錯了，西小姐的臉色有點蒼白，不若讓我給你把把脈看。」

西琪漠然道：「有病最好，這位老人家不用費神了。」正是西琪的甜美嬌聲。

她顯然認為我想藉看病佔她便宜，否則也不用特別強調我是老人家。

我差點撲了過去，摟著她告訴我是何人，可恨卻不能這樣做。

邦那向我連打眼色，要我莫怪西琪的不客氣。

素善好心地道：「西小姐，方老的醫術確是天下無雙，藥到病除，這幾天我……」

西琪不耐煩地站起來，向邦那道：「我並非來看病的。」轉身便去。

邦那愕在當場，無計可施。

我失去了鎮定，霍地站起來，叫道：「西琪小姐留步！」急切間我忘了沙啞著聲音扮老人家。

西琪全身劇震，倏地止步。

幸好邦那和素善都沒有發覺我變了聲。

邦那愕然向我道：「神醫你弄錯了，西小姐名西蘭，並不是西琪。」西是西琪，蘭是蘭特，我高興得差點要伏地哭他媽的七七四十九夜。

西琪的香肩劇烈地上下起伏著，緩緩轉過身來，目不轉睛地打量著我。

我知道她認出了我的聲音來。

現在她又從身形氣度依稀看出是我。

淚花在她眼眶內滾動著。

我暗呼不好，她已撲了過來，衝入我這老人家懷裏。

全場為之觸目。

我人急智生，大聲道：「不用哭了，我會治好你的病，立刻治，明天早上你會好了。」接著向邦那道：「西小姐的家在那裏？她的病非常棘手，必須有一晚工夫才行。」

邦那喃喃道：「原來真的有病，方老真不愧天下第一神醫，斷症的方式也超人一等。」

素善道：「為何不回我家中，藥都放在那兒哪！」

我胡謅道：「這病有特別療法，不需藥物，你先回家去，明早才來找我。」上了馬車後，西琪仍在哭，似要把所有悲苦全洩出來。

我的手掌按在她背心處，緩緩輸入異能。

和別人的情況不同，異能一送進她體內，立時形成奔走的熱流，循著一些奇異的路線走動著，使我知道她奇異的體質能直接吸收和運用我的能量。

她為何能死而復生？

是否因為她是百合的女兒，是否因她是來自廢墟的奇異種子。

馬車停在城西一座精緻的小樓前。

我抱著她下了馬車，兩名婢女迎了出來。

西琪停止了啜泣，遣走了邦那，又支使婢女們去做事，拉著我進入她的香閨裏。

才關上門，她撲了過來，死命摟緊我，悲呼道：「蘭特啊蘭特！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痛吻她的小嘴，直至差點氣絕，才喘息著放開她。

西琪道：「我沒有死！你也沒有死！這是多麼奇妙。」

我道：「你怎會沒有死？我明明將你火化了的。」

西琪道：「我不知道，模模糊糊間，我發覺自己醒了過來，就在那荒野裏，但卻不能動，看不見東西，也感覺不到自己的身體，慢慢地我的身體長了出來，又看見東西了。」頓了頓道：「爺爺呢！」

我愕然不知如何答她，當然不能告訴她祈北喪命於她的毒針下。

我搖頭嘆道：「他中了巫師的詭計死了。」

西琪的淚淒然落下。

我將她抱起坐在床緣，一番輕憐蜜愛後，她的情緒才稍微平復下來。

西琪道：「最後我回復了氣力，爬了起來，想去找你，迷迷糊糊間遇上一隊往日出城的商旅，那些人對我好極了，把我帶到日出城，我隱去了真名字，到日出院工作，就是希望從那裏能打聽到你的消息。」

我奇道：「我的事這麼轟動，你為何會聽不到？」

西琪道：「城內沒有人敢提你的名字，我曾問過幾個人，他們都駭然制止我問你的事，所以今晚我聽到你是來自遠方的遊醫，才肯出來見你，老天終於可憐我，實現了我每天向祂的禱告，噢！為何你會變成個老人呀！我不依！我要你變回以前的樣子。」

我見她回復昔日可愛的嬌癡，心中大樂，連忙解釋了一番。

西琪這才明白，忽地俏臉飛起兩朵鮮艷的霞采，小嘴湊到我耳旁道：「我的老神醫，快給我治病。」

我奇道：「你患了甚麼病！」

西琪的小手搥了我幾下，輕輕道：「單思病！」

我大笑道：「別的病不行，醫這單思或相思病我卻最是拿手。」

西琪柔聲道：「我自備了最好的靈藥，你這神醫可知那是甚麼藥嗎？」

這次我給難倒了，呆問道：「甚麼藥？」

西琪嬌羞不勝道：「那是很難才得到的藥，叫做『初夜』。」

我心中一陣感動，嘆道：「這是世間上最美最妙的靈藥，由它可配出其他藥來，就叫做第二夜、第三夜或第一萬夜、第二萬夜。」

西琪微嗔道：「你還等甚麼，人家早備有靈藥，你還不給我治病嗎？」

我扶著她站起來，一邊為她寬衣解帶，一邊保證道：「我這老人家最有醫德，定為你治足一晚病。」

次晨一早小婢來拍門，說有人找我。

我一邊詛咒一邊爬起床來。

西琪跳了起來，服侍我穿衣，一邊憐惜地道：「你現在這塊假臉，定令你很難受。」

我嘆道：「沒有了它，我會更難受，而且它還有一個優點，就是連洗臉也可免了。」

西琪抱怨道：「最不歡喜你把頭髮染成灰色，異日若變不回原來的樣子，我可要和你算帳。」我推門而出，立時大感尷尬。

那兩個小婢偷偷在看我，眼中現出鄙夷之色，又帶著無限的驚奇，顯然心中都在想為何她們小姐會把一個老人家留在房中過夜。

我乾咳兩聲，走出廳去。

素善在廳中等著，一見到我，好像久別重逢的親人般迎了過來，接著我道：「方老！治好西小姐沒有，她患的是甚麼病！」

我當然不能告訴她西琪患上了單思症，但匆忙間卻編不出一種要關在房中醫上一夜的怪病，唯有顧左右而言他道：「你這麼早來找我幹嗎？」

素善懷疑地看了我幾眼，道：「早嗎？我家門前早有十多人在等候你看病了。」

西琪走了出來，一身男裝，又戴了小帽子，蓋著秀髮，笑道：「那我們快去吧！不要讓人等急了，我先去喚車子來。」

素善見到她如此打扮，態度又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趁西琪往門外走去時，在我身邊道：「看來現在的她才是患了病。」

## 第七章 吾兒蘭飛

正午時分。

一隊騎兵來到莫府，帶隊的副領軍走了進來。

副領軍屬高級軍官，比莫言高了最少三級，莫家的人慌忙出來見禮。

我知道淡如成功地施行了她第一步的計畫，就是把我弄進宮裏去。

那副領軍待我看完最後的兩個病人後，禮貌地道：「這位老醫師請隨我走上一趟，為一個病人治病。」

我搖頭道：「有病請他來一趟吧，我老了，不能像年輕時那樣四處奔波。」

素善在我旁低聲道：「他們是宮中的禁衛軍……」

副領軍出奇地好脾氣道：「我們備有馬車，老醫師只要坐上去，便可安安穩穩到達目的地，半點操勞也不用。」

我望了他一眼，點頭道：「看來你們真有點誠意，我勉強走一趟吧，小琪！」

西琪應道：「師傅！甚麼事？」

我伸了個懶腰道：「到藥倉執些上好藥材，放進藥囊，和我一齊到宮裏去。」

素善急道：「還有我這助手！」

我向她微笑道：「你家務繁重，下次再帶你去吧！」

我和西琪這嬌俏的小徒弟，被侍衛帶到宮殿後的內院去。

在沿途中，我發現了幾個陰風族的軍營，他們都換上了黑盔武士的裝束，插著麗清的鳳凰旗，但對我這熟悉帝國軍隊的人來說，一眼就看穿了他們的偽裝。

內院換上清一色的女親兵，對我們展開禮貌的搜查後，才准我們進入院內。

經過了三進的殿堂，穿過一個花園，我們在前後共二十四名女親兵的拱衛下，來到以往大元首居住的怡情院。

踏進大廳，久違了的麗清郡主負手廳中，不安地來回踱著方步。

西琪第一次見到這種威勢，顯得惶惑不安，在我眼中卻是恰到好處，教人不會懷疑我們另有企圖。

才跨過門檻，有人大叫道：「來人跪下，參見女皇陛下！」

我暗咒一聲，唯有跪拜下去。西琪自然有樣學樣，每看她一眼，甜蜜的感覺都會流過我的心。

麗清轉過身來，冷然道：「先生請起，聽說你乃天下第一回春妙手，藥到病除，希望今次不要令我失望。」眼光轉到西琪臉上，上下打量著，對她的美麗大感驚異。

西琪給她看得頗不自然。

麗清道：「你是他的徒兒嗎？」

西琪點點頭，神情害羞不安。

麗清的銳目在她身上再打了幾個轉，嘴角露出一絲詭異的笑意，才移回我臉上，沉聲道：「你若給我治好這孩子，重重有賞，否則你再也離不開這裏，若他死了，你要給他陪葬。」

她依然是那麼美艷，那麼專橫霸道。

我神色如常地微微一笑，沙啞著聲音道：「要治病的孩子在那裏？」

麗清見我毫不驚惶，盯了我兩眼後才道：「跟我來吧！」當先領路往內堂走去。

最後到了一間寬大的寢室，幾名女侍正小心翼翼侍候著躺在床上一個才七、八個月大的小孩兒，臉上罩著令人怵目驚心的青氣。

我心中劇震。

這就是麗清所說和我生的孩兒了。

我吩咐西琪待在一旁，走到床邊，裝模作樣地替他檢查。

當我指尖剛接觸到他的身體時，一種奇異的感應流了過來，使我差點驚呼起來。

我終於憑直覺肯定了這是我的孩子。

天呀！

我應怎樣處置他的生母──惡毒的麗清呢？

我的神色定是很難看。

麗清來到我旁邊，低聲道：「先生，你診斷出甚麼來？」

我嗅到她身體熟悉的香氣，想起當日在兩軍對峙間的帳幕內，和她抵死纏綿的情景，而跟前就是那刻的結晶品，不禁百感交集。

我長長吁出一口氣道：「陛下！請借一步說話。」

麗清玉臉一寒道：「不要告訴我你束手無策。」

我冷冷回敬她一眼道：「天下間沒有病症能把我方壺難倒。」

麗清道：「先生你非常自負，也很有膽色，若你真能治好我兒蘭飛，以後便跟著我吧，我保你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享盡榮華富貴，甚至諸般珍饈美食和美女。」

我知她見我帶著西琪這麼絕頂動人的小徒弟，所以猜想我為老不尊，貪花戀色。

這真是不是誤會的誤會。

麗清道：「隨我來吧！」

我向捧著藥囊的西琪打個手勢，著她乖乖留在此處等我，尾隨麗清進房去了。

那是一間放滿機密文件的閱讀室，麗清先在正中的大椅坐下，才著我坐在她對面。

我乾咳一聲道：「若我沒有斷錯症，小王子是今早零時才出事的，對嗎？」

麗清點頭訝道：「方老先生確有本領，說得一點不錯。」

我故意露出凝重的神色，道：「幸好小王子的體質非常特別，否則絕不能捱到這一刻。」

我每一句話都說進麗清的心裏去，因為沒有人比我更清楚自己的兒子，也沒有人比我更清楚他的怪病，因為把他弄成這樣子的人正是榮淡如，這是條連環的狡計，也唯有淡如才能想出這樣的妙計來。

麗清焦急地站起來道：「我們還在這裏談甚麼，快去給我把他治好。」

她對蘭飛的關心絕對是真誠的，使我更感為難。

我多麼想把自己的兒子抱在懷裏呵護，把父親的愛全獻給他。

我嘆了一口氣道：「我要到今晚零時才可給他治病。」

麗清露出懷疑之色，寒聲道：「治病也要等時間的嗎？若我兒有何不測，你應知道那後果。」

我淡淡道：「你的兒子並非患了病，是中了巫術。」

麗清渾身一震，呆了一呆，才坐回椅裏，凌厲的眼神緊盯著我。

我為了取信於她，將淡如早前告訴我的症狀，例如初則嘔吐、後而痙攣，接著不省人事，頻說夢囈等一一數說出來。

麗清不住點頭，臉色愈趨陰沉，問道：「我兒中了巫術有多久？」

我肯定地道：「最少有一個月了。」

這時間非常重要，若說是昨天，麗清會把淡如也算在裏面，但若是一個月，淡如仍未到來，唯一的疑兇自是陰風法師。

事實上這計畫確是天衣無縫，因為我是由麗清自己請回來的，故此她絕難聯想到我和淡如是串通好了的。

麗清沉吟片晌道：「先生怎會懂得巫術？你有把握治好我兒的病嗎？」

我道：「在現在的情況下，我只有五成把握。」

麗清道：「你還未答我第一個問題。」

我道：「這牽涉到我族人的秘密，所以我不想說出來。」

麗清的眼神變得銳利起來道：「你是否海民口中說的天醫族的人。」

天醫族是一個古老的傳說，據說這人口不過百的種族的祖先來自大海裏的一個小島，精擅醫術和巫術，麗清將我當作他們的人，是很合理的推想。

我微一點頭道：「請你不要把這事告訴其他人。」

麗清道：「好！告訴我！在甚麼情況下你才可以有十成把握。」

我淡然道：「假設我能把施術的人找出來並加以禁制，那怕是半刻鐘，我便可使小王子霍然而癒。」

這連環計最厲害就是這點，沒有麗清的幫助，要殺死陰風法師這種高手實是難比登天，事後也很難逃得出去。

麗清的俏臉陰晴不定，好一會才道：「是否須殺了施術的人。」

我道：「不用！我只要取得他最具法力的一件東西就可以了。」

麗清聽到不用殺人，鬆了一口氣，皺眉苦思了一會兒，才道：「你可否肯定誰是施術者？」

我道：「只要那人在宮內，我定可把他找出來，也會知道他最具法力的東西是甚麼？」

麗清苦思片刻後，有點猶豫地道：「若那人的道行比你高明，會產生甚麼樣的後果？」

我道：「我只是要救人，並非和他鬥法，而且我剛才檢查小王子時，也大概知道那人的功力達到甚麼程度，只要讓我有機會接近他，攻其無備下，我保證他醒來後亦不知道曾發生過甚麼事。」

麗清半信半疑地望著我，最後嘆了一口氣道：「你可以在宮內自由活動，我讓你見兩個人，施術者或會是其中之一。」

我站起來道：「就這麼決定，現在讓我去將小王子的狀況穩定下來，使他直至今晚零時也不會被人傷害。」

我轉身走了兩步，麗清在後叫道：「先生！」

我回頭道：「陛下有何吩咐？」

麗清眼中掠過憂傷的神色道：「先生的神態很像我認識的一個負心人，所以我很願意信任你。」

我心中懍然，故作驚奇道：「他既是負心人，為何你反因我像他而信任我？」

麗清嘆了一口氣道：「沒事了，先生請行吧！」

我依著巫神書學來的一招半式，裝模作樣地在我的愛兒身上施展了一些特別的手法，最後照淡如教的方法，由他腳心輸進少許異能。

小蘭飛臉色回復了紅潤，只餘下胸膛處仍有一小片青黑的氣色，呼吸亦暢順起來。

麗清喜得差點流下熱淚，至此對我的道行懷疑盡去。

我強調道：「今夜零時前若不能依計行事，小王子的病情會突然轉壞，恐怕活不過今天晚上。」

麗清咬牙道：「好！你現在要我怎麼辦？」

我憐愛地伸手撫上寶貝兒子的小臉，暗暗請求他原諒我這父親利用了他，使他吃了點苦頭。

麗清道：「先生是否很喜歡這孩子？」

我點頭道：「我對這孩子特別投緣。」

麗清柔聲道：「我看得出來，這孩子真可憐，出世就沒有了父親，假設先生真治好了他，我讓他認你作爺爺吧。」

這女人真厲害，看出我的利用價值，看出我對自己兒子的愛惜，又看出我是淡泊名利的人，立時以感情對我加以籠絡。

我道謝後道：「我們先到外廳再說，讓小王子好好休息一會。」

麗清吩咐了婢女幾句後，領著我和西琪走到外廳去。

揮退了所有人後，麗清望向西琪，出其不意道：「小姑娘，你穿回女裝會更漂亮！告訴我，你的處子之身獻給了那個人？」

西琪的經驗始終嫩了點，猝不及防下，俏臉一紅，往我望來。

我暗叫糟糕，這時否認反著了痕述，迎著麗清向我射來的眼光道：「我們天醫族的人有『處子保壽』的秘方，否則我的身體如何能如此強壯？」

麗清瞅著我道：「先生今年貴庚？」

我微笑道：「我早忘記了，怕不會少於九十歲吧！」

麗清眼中閃過驚異的神色，望向西琪，點頭道：「你倒懂得挑選，這是萬不一見天生麗質的美女。」

我道：「陛下也非常美麗動人。」

麗清風情萬種橫我一眼道：「我有年多沒有男人了，你給我好好辦事，說不定我一時高興，會讓你為所欲為。」

我心中暗怒，這淫婦做了我孩子的母親後，竟還敢去勾引別的男人，連一個長得好看點的老人家都不放過。

表面卻裝出怦然心動的樣子，眼光放肆地在她的身體上下遊弋著。

西琪狠狠盯了我一眼。

麗清吃吃蕩笑道：「你還未告訴我跟著要怎麼辦？」

我向西琪召手道：「小徒兒，取藥囊來！」

西琪小女孩兒家脾氣，不喜見我和麗清打情罵俏，氣鼓鼓地把藥囊擲過來。

我背著麗清向她打個眼色，探手藥囊胡亂拿了枝香桂條出來，遞給麗清道：「陛下請拿在手上點燃，心中想著小王子，灰燼跌向的一方，應指著施術者現在的位置。」

麗清接過香桂枝，深信不疑地拿著，反是西琪大感驚異，滴溜溜的黑眸在我臉上轉來轉去。

我童心大動，將西琪拉到我身前，背對著我，臉向著麗清，三個人剛好成一直線。

麗清道：「我點火了！」

我道：「可以了！但你的眼睛要望著火頭，心要想著小王子，不要往後望過來。」

麗清應諾後，取出火種，燃著了豎起的桂枝頭，香桂的氣味立時彌漫廳內。

我手往前伸，摟著西琪的蠻腰，手按在她的小腹處，略一用力，西琪全身發軟，一聲「嚶嚀」，靠入我懷裏。

我找到她的紅唇，狠狠吻上去。

西琪昨夜剛由少女變了小婦人，那堪如此挑逗，何況前面還有麗清在，分外增加刺激和危機感，身子立時滾熱起來，熱烈反應著。

我整個人鬆弛下來，身心舒暢無比，異能送進西琪體內，又由她的身體反送回來，不片刻我的精神前所未有的凝聚，往四野延伸開去，搜索擁有邪惡靈力的陰風法師。

第一個找到的是秀麗法師榮淡如，她正在西面一個花園的亭子裏，思念著我。

我不敢騷擾她，精神移往別處。

想不到無意中竟發現西琪對我有這麼大的幫助。

很快我找到了陰風法師的位置。

我和西琪聯手的靈力來到桂枝燃得仍呈暗紅色的灰燼處，運起心力。

「啪！」

桂枝折斷，往地上掉下去，指處剛好是正南陰風法師的方向。

我放開了臉紅耳赤的西琪。

麗清轉過身來望了我們一眼後，一言不發匆匆去了，顯是要查證誰人在正南的位置。

西琪嗔道：「你真胡鬧！人家以後再也不睬你了！」

我知她仍在惱我向麗清調情，賠笑道：「我的乖寶貝、心肝兒，原諒我吧！」

西琪道：「你變得壞了很多，昨天晚上更是壞得透頂。快快招供，離開我後，你攪了多少女人？」

我攤手道：「你最少也要給我三天三夜的時間，才可全部供出來。」

西琪氣苦下重重打了我一拳，旋又「噗哧」笑道：「我的大情人，三天三夜的時間真的夠了嗎？」

腳步聲起。

我們分了開來。

麗清沉著臉回來，道：「果然是他，哼！竟敢暗算我的兒子，我要教他有命前來沒有命回去。」

我問道：「那是誰人？」

麗清道：「這人叫陰風法師，巫術武功均非常高明，他現正在刑室內施法，要控制一名叛徒的靈魂，再指示他去行刺我們一個共同的敵人。」

我心狂跳了幾下道：「你知否他施法的情況？」

我不敢直接問那被施法的人是誰，惟有旁敲側擊。

麗清沒有答我，苦思一會後道：「你有沒有把握殺死這樣的人？」

至此我不禁誠心佩服淡如的智慧，她早估計到最後必會迫麗清走上這一步棋。因為陰風法師既然對她和我的兒子下得毒手，自亦不會把她放在眼內，說不定正是巫帝在背後下的命令，而陰風法師只是執行者。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身為巫帝八妃的麗清，本就是陰風族后之女，殺了陰風法師，陰風族的大軍將被控制在她手裏。

然後她才全力來應付我蘭特和屬下的大軍，至不濟便返回巫國去，只要她做得乾淨利落，甚至把我這老人家也幹掉，便可將責任全推卸到真正的我──蘭特身上。

又或者她可以和我展開談判。

憑著她是我兒子生母的身分，我不得不讓她三分。那這充滿野心的狠毒女人就可以等待第二次統一帝國的機會。

若我遠征巫國，那她的機會便來了。

麗清見我默然不語，還以為我力有不逮，道：「我可以在旁助你，我曾受過訓練，可以對抗巫術。」

我搖頭道：「我習的是白巫術，曾立過誓不以巫術殺人。」

我如此一說，麗清反而更信任我，覷準她以為我人老心不老的弱點，移了過來，直至差點要碰上我的身體，媚笑道：「你只須制住他，殺人的事由我做，這人竟對小孩子下毒手，算是死有應得吧！」

## 第八章 刺殺行動

據淡如所說，陰風法師是個天性邪惡的人，縱使沒有巫帝在背後的控制，本身亦是魔鬼的化身。

況且因為兩個女兒均死在我手底下，所以對帝國人和我充滿了仇恨，絕沒有和解的可能，所以我必須殺死他，再無第二個選擇。

在四大法師裏，若以巫術的功力論，當以狂雨法師居首，陰風法師為次，接著是淡如和死去了的巫師。

只是居於末位的巫師，其法力便足以害死了祈北這種高手，若非我趁他功力減退時，又分心於西琪處女誘人的赤裸身體上，我定殺不了他，由此可推知四大法師的厲害。

和淡如的鬥爭，我也只是險勝，關鍵處全因她想不到在自殺後，我會把大量的愛借異能輸進她體內，削弱了巫帝賦與她的邪力，增強了她對我的愛，加強了她的本性。

所以陰風法師絕不容易對付。

以淡如對他的熟悉，仍摸不清楚他的功力底細，這種莫測高深，正是他厲害的地方，教人無從對付。

陰風法師本身亦是可怕的武功高手，武器是兩條經過製煉的「風蛇」，皮堅若鋼，即管寶刀也斬牠們不斷，但若給牠們咬上一口，必命喪當場。

何況他還有四名形影不離的陰風奴，這四人曾受他以藥物和特別的訓練方式，激發出身體的潛能，力大無窮，悍不畏死，劍術出眾，非常難以對付。

所以若不把麗清拖入設下的陷阱謀算裏，要明著殺他確是難比登天。

我們唯一的優勢，就是我們在暗他在明。陰風法師做夢都想不到淡如會背叛巫帝，成為我的女人和幫手。

麗清安排了我和西琪在一所清幽獨立的房子裏歇息後，依著我的指示，去了探查有關陰風法師的情報。

我更知道麗清還有另一個目標，就是對付淡如。

淡如乃四大法師之一，身分和陰風法師相等，可以指揮陰風法師的軍隊，若不除了她，就算成功殺死了陰風法師，仍會功虧一簣。

這正是淡如這條連環計的其中一著妙棋。

她會把護著她的十二遊女調走，製造麗清對付她的良機。

我們雖在呆等著，卻是毫不寂寞，西琪盼了整天的我倆獨處的機會，終於來臨，對我痴纏得不得了，且問個不停，甚麼東西也變成趣味盎然的事。

我說起當日為了避開上校等人，躲進在地穴內的香艷往事，西琪嬌羞地道：「蘭特你坦白告訴我，那天你是否蓄意觸碰我的身體，我還是第一次給男人這樣侵犯佔便宜。」

我大呼冤枉道：「是你自己貼上來罷了！怎能怪我？」

西琪坐在我腿上，摟著我脖子撒嬌道：「人家是迫不得已才擠到你懷裏去，但你卻是故意移動身體去碰人家，大佔便宜也不肯承認，那時認識了你還不到三天時間呢。」

我的目光落在她高挺的胸脯上，哂道：「別忘了你的身體有些部分非常突出，除非大家都停止了呼吸，否則總會有你碰我，我碰你的感覺。」

西琪招架不住，大發嬌嗔道：「誰碰你了！」

我樂得靈魂兒出了竅，失而復得是世上最美妙的東西，何況是我心愛的可人兒。希望能儘快找公主回來，那我蘭特再無憾事了。

我想起一事，擔心地問道：「剛才你是妒忌嗎？你不喜歡我有其他的女人？」

西琪搖頭道：「我只是不喜歡麗清這女人，至於其他嘛！我才不管，只要能和你一起便行了。告訴我！麗清的孩子是不是和你生的？」

我嚇了一跳道：「你怎想到這上面來的？」

西琪道：「他生得很像你，而且我有種感覺他是你的骨肉。」

我還想說下去，麗清的足音傳來。

西琪吻了我一口，依依不捨離開我的大腿，坐到對面的椅裏。

麗清推門入屋，銳利的眼神在我們身上打了個轉，媚笑道：「你們可以繼續親熱，不需避忌。」接著向我橫了一眼道：「看來你在床上必有一套特別功夫，否則這小姑娘不會對你如此痴纏。」再向西琪道：「我有說錯嗎？」

西琪何曾遇過如此蕩娃，羞得耳根也紅了，卻硬著微點點頭，看得我心中一蕩，差點老骨頭都騷軟了。

麗清在西琪旁坐下來，回復清冷的神情，正容道：「告訴我，若對方是擁有心靈異力的巫道高手，你有沒有把握在出其不意下，使對方心靈受制片刻？」

我微笑道：「你也應看出我是這方面的高手吧？」

麗清點頭道：「是的！由第一眼看到你，我就感到你有可怕的精神力量，否則也不會倚靠你去對付這兩個人。」

我故意一呆道：「兩個人？」

麗清道：「是的！是兩個人，現在我們先對付的是一個深諳媚術的女人，她長得千嬌百媚，你最好垂著頭不要看她……」

我截斷她道：「放心吧！我自幼至老都受著最嚴格的心靈訓練，縱使對方是媚術高手，也影響不了我。」

麗清眼中射出凌厲的神色，盯著我道：「先生為何忽然變得樂意合作起來。當然不會只為了我的身體吧？」

我心中一凜，這淫婦確是精明厲害，幸好這也早在我和淡如的意料中，所以我連眉頭也不需皺一下，即計上心頭，應道：「你的身體是其中一個原因，但最重要是你的兒子，他是個得天獨厚的奇材，唉！老夫已是天醫族最後一個有道行的人，其他人都不成氣候，為了使天醫道統不致失傳，蘭飛是我最後的希望，這樣說你明白了沒有？」

麗清臉上泛起來自心裏的笑意道：「我的兒子有著大地最優秀的血統，必不會令先生失望。」

我出其不意道：「他的父親是誰？」

麗清呆了一呆，眼中掠過懷念仇恨和痛苦的複雜神色，淡淡道：「事成後我再告訴你，本來我已打算永遠不再讓別的男人進入我的身體，但你使我改變了主意，因為你和他都有著某一種難以形容的相同特質。」

我心中一陣感動，對她恨意大減，點頭道：「好！怎樣去殺那懂媚術的女人？」

麗清道：「現在是千載一時的機會，這妖女的護衛都被她遣往城外偵查敵人追來的大軍，我會把她請來看飛兒，當我向你打出手勢時，你要立即行事，殺人的事則由我執行，這世上沒有男人可以狠起心向她下手的。」

千嬌百媚的秀麗法師來到蘭飛歇臥的床緣時，室內只有我、西琪和麗清。

榮淡如深情地望我一眼後，眼光落到西琪身上，閃起驚異的神色，顯是感應到西琪的獨特氣質、也驚嘆她的美麗。

西琪亦呆瞪著她，想不到世上竟有比諸她毫不遜色的美女。

麗清道：「淡如！我請你來是想你看看飛兒。」

榮淡如瞅了我一眼，嘴角浮起誘人的笑意道：「這個滿好看的老先生和美麗的小姑娘是何方高人？」

麗清想不到榮淡如眼光如此「銳利」，洩了點氣道：「那算高人，只是我的御醫和他的小徒兒吧？」

榮淡如嗔怪地瞪我一眼，嬌笑道：「師徒！我看這美麗的小姑娘才剛剛破身，所以現在眉黛含春，老先生請問是否由你經手呢？」西琪羞得不知要往那裏鑽進去才好。

我微微一笑道：「榮小姐的眼光真銳利，想來在這方面的經驗亦是非常豐富。」

榮淡如「喲」一聲道：「淡如不跟你說了，讓我看看飛兒！」

麗清向我打個手勢，要我進入戰略位置。

我裝模作樣，領著西琪到了床的另一邊，和淡如正臉對著。

麗清移到淡如身側。

榮淡如望向麗清道：「我想和你私下談談。」

這一著大出麗清意料之外，迅速答道：「說吧！這兩師徒是我心腹，可以絕對信任。」

榮淡如沉聲道：「不知你信或不信，有人想背叛巫帝。」

麗清愕然道：「你說甚麼。」

麗清自然知道淡如最得巫帝寵信，只會和她同一陣線，又怎會無端地存心對付她呢？

榮淡如翻開了我乖兒子的眼瞼，仔細審視了一回，道：「你的愛兒不是病了，而是中了一種歹毒之極的巫術，叫『陰屍蠱』，經過四十九天的醞釀期後，施術者只要連續兩天在零時施法，受害者會突然病發，除非將施術者殺死，否則神仙也難以救治。」

麗清吸了一口涼氣道：「這和背叛巫帝有何關係？」

榮淡如道：「這種巫術的厲害處，不在於殺死一個人，而是藉被害者的身體養出一種歹毒之極的細菌，在被害者死時狂噴出來，由空氣以驚人速度擴散傳播，製造出一場可怕瘟疫，除非服了解藥的人，否則百里內人畜不留，厲害無比。」

麗清打了個寒顫道：「陰風法師！」

榮淡如望向我道：「想不到你是巫道高手，竟懂得暫時禁制陰屍蠱的方法，你究竟是誰？」

麗清道：「陰風法師有背叛巫帝的膽子嗎？」

榮淡如道：「在巫國他沒有這樣的膽量，來到這裏他便有了，只要他找到廢墟，取得那怪物的異能，以後再也不用看巫帝的臉色行事，同時變成永生不死的神人，你說這誘惑多大，不過巫帝早看出他的野心，所以曾特別吩咐我小心監視他。」

麗清見到榮淡如和她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對她的敵意大消，更想把她拉攏過來，加強對付陰風法師的實力，為此頓改主意道：「所以他要除去所有與巫國有關的人，包括我的族人，哼！我要教他死無葬身之地，希望秀麗法師能給我一臂助力。」

榮淡如道：「這事我當竭盡棉力，其實這死鬼是見到我也來了，所以才催發陰屍蠱，想把我一併除去，我才不會教他如願。」

麗清尚有一點疑惑，問道：「他不怕你像現在般看破他的陰謀嗎？」

榮淡如早準備了答案，立即奉上道：「因為他以為我看不穿他的手段，豈知巫帝早把他的伎倆透露我知道，但有點我也不明白，他施法時我會生出感應，你也該會發覺的呀！」

麗清恍然道：「我明白了，他美其名到刑室內施法對付翼奇那叛徒，其實目標卻是我的飛兒。」

我心中一震，終證實了我的猜想，翼奇落到他們的手中了。

榮淡如道：「這是個一石二鳥的毒計，蘭特的大軍已來到城外五十里處，這兩天即要攻城，這陰屍蠱剛好把他們一起收拾，帝國還不是陰風這死鬼的囊中之物了嗎？」

麗清擔心地道：「殺了陰風，飛兒是否會完全康復過來？」

榮淡如道：「放心吧！沒有了陰風施術催發，我舉手便可破去這種利用人體變壞散播瘟疫的手法，保證絕無後遺症。」

至此麗清完全墮入我們精心設下的騙局裏去。

淡如最厲害的一著就是時間的急迫性，使她沒有餘暇去詳細考慮，沒有時間調查或再想到加害我們，甚至為了保密關係，不敢把這事告訴其他人，以免洩漏了風聲。

我真慶幸能在巫帝手上將淡如搶了過來，做她的敵人真不是好受的一回事。

榮淡如瞅了我一眼，道：「本來我並沒有對付陰風死鬼的把握，但有了你這巫術高手，事情完全不同了，你懂用劍嗎？」

麗清在旁道：「天醫族的天醫，都是用劍的高手。」

我點頭道：「請陛下賜兩把鋒利的劍給我們師徒吧！」

麗清待要答應，榮淡如切入道：「我有把寶劍送給你，隨我來吧！讓我們好好計畫應如何對付我們共同的大敵。」

為了使整個騙局天衣無縫，我還有一句話，必須說出來，皺眉道：「榮小姐！陰風要達到你所說的奸謀，為何不隨便找個人來施術，那時誰也不會注意，不是更輕而易舉嗎？」

麗清嬌軀一震，知道自己是關心者亂，竟看不到這明顯的漏洞，不由感激地望我一眼，對我的信任加深了一重。

她不知整個計畫，每一個細節、每一句話，都是我和淡如在床上構思出來的，淡如早有了答案，道：「你有這疑問，是因為不知這陰屍蠱是巫帝傳授殺傷力最強的三種巫術之一，除了要施術者功力深厚外，最難得就是『藥引』，小飛兒有著非常獨特的體質，只有他才能作藥引，其他人都不行。」

我扮作恍然大悟道：「小王子就是傳說的巫種，我一時沒有想到這條線上去，竟看漏了眼。」

麗清剛起的疑心又消去，死心塌地般相信我們編出來的謊言。

她既曾騙過我，我騙她一次也公平得很吧。

## 第九章 偷天換日

淡如隨便找了個藉口，把麗清和西琪留在廳裏，拉著我進入她的房裏，關上門後，立時撲了上來，送上香脣，如火的熱情，差點把我融化了。

脣分後，她嬌嗔道：「你好哇！不見十多天便勾上這麼漂亮的少女，看來你的魅力連你這塊老臉也蓋不住。」

我大呼冤枉，匆匆作了簡單的解釋，她才歉然表示錯怪了我。

取得魔女刃和黃金匕首後，我們走出房去，麗清和西琪灼灼的目光在我們身上打轉。

我大感尷尬時，淡如若無其事道：「現在離零時還有個許時辰，足夠我們布局對付陰風。」

麗清沒有時間計較我們在房內做過甚麼事，道：「下一步應怎樣做？」

榮淡如道：「你稍後只需把陰風法師請到你的正殿來，設法把他拖著，其他一切事交給我們去辦。」

麗清亦是精明厲害的人，皺眉道：「我是否應向他提起飛兒的事，否則他豈非會懷疑我別有居心嗎？」

這是整個布局另一關鍵，我們怎會遺漏，淡如道：「你可向他提起飛兒患了病，但告訴他醫生說沒有大礙，千萬莫要讓他看飛兒，否則他會看出有巫術高人插手其中，那就糟了。」

麗清看了我一眼，低聲道：「你們得要小心點！」轉身去了。

她前腳才走，淡如已走到西琪身旁，摟著她親熱地說話，我知道她的媚術連女人也抗拒不了，逕自走到屋外的亭園裏，呼吸兩口新鮮空氣。

夜空上星光點點，看得我心曠神怡，心內有著無限的滿足感。只要殺了陰風法師，帝國將會回復和平，我會重劃各民族的疆界，使所有人樂業安居。

然後我會和淡如與西琪到巫國去，和巫帝一決雌雄，救回公主。

西琪乃來自廢墟的奇異種子，若我能把她內蘊的力量發揮出來，對付起巫帝來將更有把握了。

想到這裏，淡如和西琪走了出來。

她們兩人腰間都掛著長劍，英氣迫人。

我伸手摟著兩人纖柔的腰肢，笑道：「你們商量好誰作大誰做小沒有。」

榮淡如嗔道：「不要來離間我們姊妹的感情。」

西琪道：「原來你們早串通好了，連我也騙得信了你們。」

我道：「時間不多了，我們先去把翼奇救出來。」

囚室位於正殿的地底處，入口則在正殿後像一個盒般的方石室。

石室的四周都是空地。

石室的四壁均開有一排的小窗，所以只要每個窗後有一個守衛，石室外的一動一靜都逃不出他們的眼睛。

石室的外壁掛滿風燈，照得方圓四十步內之地亮若白晝。

我們神氣安閒地往刑室走去。

淡如道：「我聯絡了灰鷹，你猜他第一句話說些甚麼？」

我好奇心大起道：「說了些甚麼能令你也要念念不忘的說話？」

榮淡如失笑道：「你真看得透我，灰鷹說的是：假若戰恨要求大劍師將你的一晚送他，大劍師會怎樣做呢？」接著跺腳嬌嗔道：「你說吧！這麼使人驚怕的話，你說我怎能不沒齒難忘，蘭特你快點表態，你會否答應那土狗的卑鄙要求。」

我招架不住，道：「到了！」

在刑室門前十步許處，她一把拉住了我，楚楚可憐垂下螓首，幽幽道：「你不清楚表明立場，我不會放你進去。」

西琪扯扯淡如的衣袖，提醒道：「室內的守衛都在看著我們。」

榮淡如愛憐地道：「琪琪你給我乖一會兒，讓我對付了這不肯表態的人，才帶你進入地下的刑室。」

我怕給室內的人聽去我們的說話，壓低聲音道：「除非有你首肯，否則我絕不將你送人，半晚也不會。」

榮淡如輕輕道：「這些話太危險了，以你甜言蜜語的道行，定有方法說到我首肯的。」

我只想快點進去看看翼奇的情況，惟有投降道：「我絕不遊說你，那你滿意了吧！」

榮淡如小女孩般雀躍起來，向我甜甜一笑道：「隨著你又乖又美的妻子走吧！」往石室的正門走過去。

我始終招架她的媚術不住。

我們由有十多名黑盔武士把守石室內的地道，拾級而下，到了下面長廊的入口處，兩旁各有九間刑室。室門兩旁都掛著風燈，燈映下自有一股陰森可怖的感覺。

我對這擁有十八間刑室的可怕地方絕不陌生，當年我尊敬的父親蘭陵，是在其中一間受盡折磨死去。

這裏雖是地底，但通氣設備良好，絕不會氣悶。

負責的刑官跟著走過來，向淡如恭敬施禮道：「陛下剛才通知了我們，要全聽榮小姐的吩咐。」一邊說，一邊忍不住不時偷看淡如，露出色授魂與的迷醉神色。

榮淡如秋波飄送，道：「這裏有多少犯人？」

刑官道：「只有一個，其他人都送到了監獄去。」

榮淡如道：「帶我們去看他。」

刑官很困難才把目光移離她的俏臉，引領著我們來到長廊盡處左邊刑室的鐵柵門前。

我心中一震，這不正是父親慘死其內的那間刑室嗎？

在我旁的西琪俏臉發白，顯示被廣闊刑室分列兩旁的各種折磨犯人的刑具嚇得膽顫心驚。

在四角風燈的映照下，翼奇給縛在正中一個十字形的大鐵架上，頭垂了下來，身上穿著一件以鮮紅色筆觸寫滿了各式奇怪符號的白袍，不省人事。

刑官依從吩咐打開了鐵柵。

榮淡如道：「你到出口處等我們，任何人也不可以進來，知道嗎！噢！鎖匙交給我。」刑官交出鎖匙，依依不捨地離去。

我急不及待撲了過去，抓著手足全被鐵環扣緊呈大字形翼奇兩肩，叫道：「翼奇！」

榮淡如道：「不用擔心，他只是給陰風法師餵服了減弱他意志和使他產生幻覺的迷藥，仍未施展迷魂大法。」

西琪道：「他甚麼時候會回來施法？」

我摟著心寒膽顫的她安慰道：「有我在這裏乖琪琪不用怕。」

榮淡如道：「放心吧！陰風法師最佳的施法時刻是零時，不到那時間，絕不會出現。」

我讚賞道：「淡如你確是算無遺策，每當零時陰風必來施法，會使麗清更相信我們所說無訛。」

榮淡如道：「現在我們應怎辦？」

我看著翼奇，忽發奇想決稍改原來定好的計畫，毅然道：「若我能變了翼奇，當陰風來施法時，可出其不意給他來上一劍。」

榮淡如道：「沒有人能暗算陰風的，見到他你便明白我的話，但我卻真有方法把你變成翼奇。」

我大喜道：「甚麼方法？」

榮淡如道：「在這麼昏暗的燈光下，只要我給你少許化裝，除非陰風托起你的臉來看，絕不會發覺你們掉了包。」

我心中一動道：「你有沒有方法弄醒翼奇，把他變成我這老人樣，那便可由他扮我，離開這裏。」

榮淡如皺眉想了想，從懷裏掏出一個小瓷瓶，倒了八粒小藥丸出來，餵給翼奇吃了，然後道：「你可把異能輸進他體內，助他快點甦醒過來。」

我忙凝聚精神，異能立即源源不絕由我手心，透過他雙肩送入他體內。

好半晌後，翼奇一聲呻吟，抬頭張目，茫然往我望來。

我大喜道：「翼奇！是我，我是蘭特！」

翼奇一震驚醒，不能置信地叫道：「大劍師！我……」

我道：「不要說話！讓我先解開你四肢的鎖環。」

榮淡如早已動手。

鎖環解開後，若非我和西琪一左一右扶著他，保證他撲倒地上。

榮淡如搬來椅子，讓他坐下，取出當日給我易容改裝的小布袋，為他的臉動手腳。

我則掏出黃金匕首，破壞了那四個鎖環，使它們只能作個樣子。

在淡如的妙手下，不一會翼奇已大約變成了我的樣子。

我取過淡如遞過來的藥液，在西琪的協助下，洗去臉上和頭髮的偽裝，還我本來面目。

西琪一聲歡呼，摟著我唇如雨下，喜叫道：「蘭特啊！我多麼懷念你這張害人苦思的俊臉！」

翼奇氣力逐漸恢復，向我道：「天！你們怎能到這裏來救我？」

我道：「沒有解釋的時間了。」向淡如和西琪兩人道：「你們把翼奇帶走，交給灰鷹，著灰鷹送他至安全地點。」

淡如來到我面前，再次施展她的妙術，照著翼奇早先頭髮披散沒有半點人色的臉那模樣，施展她神妙的化粧術。

西琪在旁看得目定口呆。

我感受著她纖手把一種白色粉末掏抹臉上那舒服溫馨的感覺，吩咐道：「當陰風和他的人進來後，你們立即把入口的大鐵板降下來，封死入口，我自會教陰風出不了去。」

西琪色變道：「不！我要留在你身旁。」

榮淡如也一呆道：「你或者仍不了解陰風和他那四個陰風奴的可怕，我定要尾隨下來，和你聯手對付他們。」

我搖頭道：「若是那樣，我們可能全軍覆沒，你也不是不清楚麗清的反覆無常，若我們全到了地下來，麗清只要關上了入口，再由各通氣孔灌水，我們會死在一堆，誰也救不了我們，所以你們定要留在外面，監視和制住麗清，那才是萬全之著。」

西琪倔強地道：「有如姊在外面便夠了，我可以找間刑室躲起來，到時再出來助你。」

淡如搖頭道：「你瞞不過陰風的，他是有靈覺的人，何況他那兩條惡蛇的聽覺非常靈敏，細微呼氣的聲響，也瞞不過牠們。」

我道：「你要通知灰鷹，著他精選一批好手出來，埋伏在附近，假若麗清……」

淡如笑道：「那只會打草驚蛇，放心吧！我有十二遊女助陣，不會怕麗清的，何況麗清還不想背叛巫帝，怎會在沒有把握下向我動手，她還要我去幫忙救你的寶貝兒子呢。」

我一想也是，伸手愛憐地撫著兩女嫩滑的臉蛋道：「你們兩人要相機行事，互相照顧，不要損了一根汗毛，那會令我心痛死了。」

兩女柔順地點頭答應。

我站了起來，和翼奇交換了衣服，由他們動手把我虛扣在鎖環處。

西琪憂容滿臉，淒然道：「若你有甚麼事，我定不會活下去。」

淡如緊接道：「我也是！」

我心頭一陣激動，肯定地道：「放心吧！一個陰風我怎會對付不了。」

淡如道：「魔女刃藏在那裏好呢？」

我道：「你把它拔出來，綁在我身後，那把匕首就給我紮在大腿處。」

西琪道：「我們怎知你在裏面發生了甚麼事。」

我望著她，凝聚心神，心中道：「知道了嗎？」

西琪嚇了一跳道：「為甚麼我像聽到你在我心裏說話的呢？」

我心中大喜，知道自己沒有猜錯，西琪和飛雪都有著同一的靈質，可以和我生出心靈的感應。

榮淡如道：「你們既有心靈相通的本領，那就更好辦了。」接著向我正容道：「我的大英雄，若形勢不妙，你不可逞強，要儘快通知我們呀！」

我微笑道：「放心吧！我會將陰風的死訊，以第一時間通知你們，但望你們在上面也能把事情攪得完滿妥當。」

## 第十章 刑室之戰

零時前一刻鐘。

腳步聲由遠而近，不一會鎖著的鐵柵打了開來。

我不敢抬起頭看他們，只看到五道長長的暗影，被燈火映照地上，逼近過來。

一把雄壯但帶點蒼老的聲音冷冷說了兩個字。

我雖跟灰鷹學了幾天巫國話，早晨晚安等或可聽得懂，但卻非這兩個字，到刑室四角的風燈全給弄熄了後，我才明白那聽來是陰風的人下的是「熄燈」一類的命令。

有人走出刑室外，把長廊的燈火全弄熄了，四周陷進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裏。

只有輕微的呼吸聲，和一些嘶嘶的怪響，當是陰風那兩條風蛇毒舌吞吐時發出的嘶響。

我還未應付過這類活的兵器，定要小心一點。

「噹！」

一聲清響，震盪迴響整個刑室虛寂的空間裏。

我嚇得差點跳了起來，心中叫道：這傢伙要對我施展離魂大法了，連忙苦記巫神書內灰鷹譯給我聽的法門。

巫神書上說，離魂法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控制被施術者的心靈，最高境界，當然是像巫帝般把邪力輸入對方心靈裏，使被施術者變成對自己絕對忠誠的工具。

較下成者就是植入簡單的指令，使對方去執行，或在某種情形下發出某種施術者要求的反應。

當日我對淡如香艷的指令，就是這類形式。陰風或者因在這種巫術上浸淫了一段比我長得多的日子，怕亦遠未能達到巫帝的境界，否則他已是另一個巫帝了，極其量是好像我般幾日後指令的效力便消失了。

巫神書上指出，施法的第一步，是要製造一個夢幻般不真實的環境，減弱被施術者對現實彼我的執著。

所以陰風先以藥物迷住翼奇的神經，現在又把燈光全弄熄了。

第二步是要吸引對方心神，使對方除了施術者外，不再注意其他事物。

這下金屬的脆響，正是要驚起我的注意力。

我是真的給嚇得全身一震，裝作茫然的抬起頭來。

在這樣的黑暗裏，縱使我的夜眼也看不見東西，故也不信陰風可看出我是假貨。

我暗運心力，斂起眼內的光芒，往前望去，一看下差點失聲叫了起來。

我看到了五大兩小七對眼睛。

這確是驚人之極的事，那兩對小眼是血紅色的，不用說也是風蛇惡毒的小眼睛。

另外五對，正面對著我的雙目閃著幽深的青光，就像黑夜裏亮起的兩盞微型小風燈。

另外四對幽暗多了，打橫排在陰風身後，有種邪異凶殘的味道。

我暗呼一口涼氣。

對方果是有著邪異靈力的凶人，換了以前的我，定逃不出他們的毒手，幸好今天的我擁有了同樣的異能，否則真是不堪設想。

陰風的邪眼亮起兩點精芒，緊攫著我的眼神。

一時間我的腦甚麼也不能去想，整個天地仿似只存在陰風邪惡的眼神。

「你是誰？」

陰風的聲音在前面響起，又若來自遙不可測的另一世界裏。

我暗呼厲害，任由他控制著自己的心神，只留下一點靈光，保持神智不滅，依著巫神書上所描述被施術者的情況，張開口來，不住喘氣，硬迫冷汗由額上流下來。

憑著異能，我可以輕而易舉控制著身體的狀況，瞞過對方。

陰風再次道：「你是誰？」

我的喘息更急了，辛苦地道：「你是誰？」

陰風的眼神更凌厲了，喝道：「我是誰？」

為了滿足他，我跟著道：「我是誰？」

一點火光在陰風腰間亮起。

我定睛一看，一點藍色的光燄在陰風曲起的中指尖處魔火般跳動閃舞著，情景怪異無倫。

這是沒有列在巫神書的事項，我不知應作如何反應，惟有瞪著茫然的眼看著。

那點附在陰風指尖上的藍燄逐漸上移，最後來到陰風的頷下吋許的位置。

我終於看到陰風的臉。

那簡直是個奇蹟。

若不是灰鷹告訴了我陰風是陰女師姊妹的父親，真是打死我也不肯相信。

他實在太年輕了，只應作陰女師的兄弟。

那是張英俊至沒有瑕疵的臉，和他蒼老陰沉的聲音絕不匹配，難道他戴著臉具？

他肩上盤著兩條粗若兒臂、渾體純藍的怪蛇，頭作三角形，兩對蛇目像兩點血燄，緊盯著我。

到這刻我才明白淡如的話，就算陰風睡著了，也沒有人能暗算他而不被這對形狀可怖的蛇發覺。

我更是小心翼翼，將心神退隱至心靈的秘處內，任由他控制著我心靈的表層。

陰風嘴角掠過一絲詭異的笑意道：「你覺得很疲倦了，睡吧睡吧！」

我裝作倦極而眠，發出均勻的鼾聲。

「噹！」

又一下清響。

我驚醒過來，看到他另一手上吊著一對用線連著的金屬圓球，聲音發自兩球相撞的剎那間。

我剛張眼往他望去，陰風雙目邪光大盛，目光像兩枝箭般射來，直刺進我眼內，再潛入我的心靈去。

我知道這是最關鍵的時刻，我再不能被動地任他為所欲為，因為只要讓他控制了我的心靈，我便真的成了他的奴隸，那可不是說笑的一回事。

我依著巫神書的教導：就是以意導靈的法則。

只有意志才能控制靈力。

意志力是不受物質限制的，因為它是心靈的產品。

我立時收攝心神，凝聚所有心志之力，把體內的異能集中到雙目內，再像兩條巨龍怒吼般借眼神送出，往陰風那兩枝「箭」迎去。

目光相觸。

陰風渾體一震。

猝不及防下，我的靈能破入了他的邪力內，反攫他的心神。

陰風像陷在一個不能醒來的噩夢裏那樣，雙目現出要掙扎醒來的神色。

我心中大喜，正要拔出背後魔刃斬掉他的頭，淡如說那是破去巫師死前咒語的方法，不料異變突起。

紅光驟閃，那兩條風蛇以比風還快的速度，把我連著身後的鐵柱纏個正著，一往我下陰咬去，一往我咽喉噬來。

這麼懂揀地方咬的蛇真是聞所未聞。

我大喝一聲，兩手由環扣脫下，剛好收在身前，捏著張口咬來的兩條蛇頸處。

「呀！」

陰風眼耳口鼻噴出血霧，兩目一睜醒了過來，往後退去。

他指尖的藍燄消去。

刑室回復伸手不見五指的絕對黑暗。

就在他七孔噴血的同時，我的胸膛如受雷擊，口中一甜，也吐出一口血來。

這是甚麼可怕的巫術。

但我卻知道他雖成功反擊，脫出了我的離魂術，但已受了傷，比我重得多的傷。

我手一顫下，知道拿不住這兩條力大無窮的惡蛇，順勢將兩蛇往室頂全力擲上去。

牠們堅硬的蛇身拖得我皮開肉綻，鮮血淌下。

風聲撲面，那四名陰風奴無聲無息揮劍撲來，保護他們的主人。

「啪！」「啪！」

兩條風蛇猛撞頂壁後，迅速墮下。

我反手抽出魔女刃，完全憑聽覺捕捉風蛇跌下的速度和位置，魔女刃以最高的快速橫劈而出。

去死吧！我才不信魔女刃會劈不斷這兩條大毒蛇。

魔女刃劃過兩條蛇頸。

蛇血激濺。

陰風生出感應，慘叫一聲，聽步聲又再往後退了兩步。

同一時間我往橫閃開，憑記憶退到一件像個圓筒的怪刑具後。

「叮叮噹噹！」

陰風奴的四把劍全劈在原先「鎖」著我的鐵架上，砍了個空。

室內倏地靜止下來。

這刻誰也看不到誰。

「劈啪！」

一團耀人眼目的光燄在室中的上空亮起，煙花般狂閃著，照得整個刑室亮若白晝。

這時無暇計較誰擲出這照明魔彈，站在室心的四名猙獰巨漢持劍撲來。

幾乎是才見他們移動高達七呎的巨軀時，四把大劍已分四個刁鑽的角度劈來，封死了我所有退路。

倘若退後，我就會被逼在牆角，連劍勢也難以施展開來。

我還未試過遇上這麼高明的好手，證明了人類的潛能確是可怕，尤其在以之為惡時。

我一咬牙齦，左手掣出腿上的黃金匕首，往旁移去，避開了右側兩人，往左側兩人迎上去，魔女刃亦全力挑出。

「鏘！」

黃金匕首先架上最左那人側劈而來的長劍上，再一扭匕首的角度，把反映其上的金光照在另一人的眼上。

那人受強光蔽目，滯了一滯。

我竄到他長劍不及的右側，魔女刃準確無誤地刺入了他的心臟。

那陰風奴驚天動地一聲狂吼，長劍墮地，兩手內收，抓著魔女刃的劍身，竟沒有氣絕當場。

我大力一抽，竟抽之不動，就是這片刻間，最左那名陰風奴，巨體前衝，長劍借身體之力壓過來，我的黃金匕首差點反刺在自己身上。

另兩名陰風奴由右攻至，寒鋒撲臉。

我見形勢危急，狂喝一聲，運腕一絞，那被刺穿心臟的陰風奴十指似枯枝般斷下。

「鏗鏗鏘鏘！」

刀劍交擊。

我由那垂死的陰風奴旁閃出包圍圈，同時左股中了一劍，左臂被劃出一道深可見骨的傷口。

而我卻破天荒第一次不能把傷我的人刺上半劍。

忽地由光轉暗。

那怪彈終燃盡它照明的力量。

我心中一動，一把撈著那搖搖欲墮的陰風奴身體，趁轉回全黑的剎那，把他往我剛才竄出的方向推去。

垂死的陰風奴往那方向跌步而去，就像一個受了傷的我。

剩下的三名陰風奴同往那假的我撲去。

這些奴才可能因陰風餵藥太多，本能發揮得很好，偏是腦筋不大靈光。

我暗笑一聲，無聲無息先往右移，憑感覺追在兩人身後，魔女刃揮出。

「啊呀！」

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嘶，來自那個假的我。

三把劍把他劈作了三截，這次我才不信他還死不透。

同一時間，魔女刃橫過其中兩名陰風奴的粗脖子，把他們的頭顱送上了室內的上空。

兩把劍墮在地上。

更想不到的可怕事發生了。

地動山搖的步聲響起，接著是兩聲慘叫。其中一把是陰風的，狂喝道：「蠢材，把我放下來！」

我嚇得往後退去，直至背脊撞上牆壁。

我眼雖看不到東西，但卻猜到發生了甚麼事。

那兩個無頭的陰風奴死後竟比生前更厲害，無頭的屍身竟瘋狂地襲擊身旁的人。

第一個遭殃的是那另一個陰風奴，接著是那想上來偷襲我的陰風法師了。

接著是摟打掙扎，痛苦呻吟和野獸般的嚎叫聲。

最後只剩下微弱的喘息。

我想不到事情會如此了局，頭皮發麻，忙點亮了火種。

眼中情景慘不忍睹，我連看多一眼也不願，來到被無頭陰風奴曳倒地上，身體變了形，眼耳口鼻全是鮮血的陰風法師面前，嘆道：「自作孽，不可活！」

我蹲了下來，伸指點在他眉心處，輸入異能，我當然不是救他，況且這種傷勢甚麼異能亦派不上用場，只是想他說出遺言。

他虛弱的道：「你是蘭特！」

我點頭道：「是的！我就是蘭特！」

陰風法師回復了點精神，獰笑道：「你逃不了，廢墟的怪物亦活不長，當主人得到新的身體後，就是你們末日的來臨了。」

新的身體，那是否指公主。

我的心抽搐著。

陰風法師雙目一閉，斷了氣。

他或者是可怕的高手，可惜卻連出招的機會也沒有。

## 第十一章 稱雄帝疆

我回到地面時，淡如和灰鷹控制了大局。

淡如的劍橫架在麗清的粉頸上。

我抹掉了化粧，摟著撲入懷裏的西琪，滿身血污地來到麗清臉前，苦笑道：「告訴我！這一切究竟是為了甚麼？縱使你得到了天下，睡的不過亦是那方圓的數呎地方，那及得在我的懷內那麼寫意舒服！」

麗清低聲道：「蘭特！我確不如你，求你親手殺了我吧！」

我嘆道：「你明知我下不了手，也不會下手，你想我做自己孩子的殺母仇人嗎？」

麗清道：「你好狠心，竟利用自己的兒子來害他母親。」

榮淡如嬌笑道：「麗清你弄錯了，蘭特不是要害你，而是要救你，跟著巫帝幹盡傷天害理的事，會有甚麼好結果。」

我道：「放開她！」

榮淡如收起長劍，笑道：「現在你和我們合謀殺了陰風法師，巫帝定不會饒你，你想想應怎麼辦吧！」

我教西琪走到一旁，來到麗清身前，用手托起她花容慘淡的俏臉，凝視著她藏著複雜之極感情的鳳目，道：「以前的事情我可以不和你計較，但你須由今日起，好好作我兒子的母親，肯答應嗎？」

麗清低聲道：「除非你答應肯和我再做愛，否則我情願自殺。」

媽的！

始終是淫婦本色。

我望向西琪。

西琪熱淚盈眶，暗暗點了一下頭，表示不反對。

我望向秀麗法師榮淡如，她向麗清耍笑道：「麗清啊！到今天你才明白世上最快樂的是甚麼事。」

翼奇這時走了入來，報告道：「城內的所有將領均在外面等候大劍師的召見。」

我湊過嘴去，在麗清嬌艷的紅唇吻了一口，道：「我們出去吧！」

跨出門檻時，萬歲的聲音轟天響起。

曠地內圍滿了帝國的將領和武士。

我望往天上明月，知道自己的功業，就若天上皎潔的圓月，照亮了帝國每一寸的土地。

戰爭終因我而結束。

和平亦將由我而開始。

我伸手過去，摟著西琪的小蠻腰，湊到她耳旁道：「小西琪，那天在地洞裏，我確是蓄意佔你便宜的，若非那時我受了傷，你的初夜不會留至昨晚才給我。」

淡如由身後把我摟個死緊，以最性感的語音道：「蘭特！我已忍了十多天，你要好好地作出補償。」

我想起山美說的話，只有男女最熾烈的愛火慾燄，才能洗去戰爭仇殺帶來的悲傷和失落，至此才明白其中那永恆的真義。

麗清向眾將高聲道：「大劍師陛下著我宣佈，全城今晚狂歡慶祝，迎接南方來的大軍進城！」

歡呼聲再次潮水般響起。

大劍師傳奇 卷八終

# 卷九

## 第一章 君臨帝土

陰風法師被除去後的第三天，魔女國、閃靈族、夜狼族和直屬我的帝國軍抵達城外，在華茜的率領下，一眾領軍大將，歡天喜地開到日出城來。

我坐在一輛由翼奇特製，用十六匹駿馬拖拉的華麗馬車上，沿著日出大道，離開皇宮，出城迎迓。

走在車前是勝比天馬的飛雪。

麗清郡主、西琪、榮淡如三人喜氣洋洋，陪坐我身旁。

郡主手上抱著我的寶貝兒子，有了他，這蕩婦不愁我不遷就她。

不知她是迫於形勢，向我屈服，還是真的從此洗心革臉，好好愛我。這始終是個要徹底了解的問題，否則可能會變成損害和平的禍根。她並非一個普通安分的女人。

在未來這段時間裏，將是帝國最關鍵的日子。

我須決定國家的模式、分配土地，使和平繼續下去。

大道兩旁家家張燈結綵，日出城的人民擁到街上，夾道歡呼，鮮花雨點般往我們撒來，蘭特大帝的叫聲波浪般起伏著。

陰風族的大軍遵從麗清的命令，撤往臨海的朝陽港，等待我下一步的指示，麗清這做法使我生出好感，表明她不會利用陰風大軍來威脅我，影響我的決定。

是否只是一個假的姿態，以之來套取更大的利益，我卻不知道。

榮淡如看著日出城人民前所未有的熱情，向我感慨道：「蘭特！你現在是帝國最有權勢的人了，你要這些人生，這些人便可愉快地安居樂業；要他們死，大地將充滿悲泣和苦難！」

馬車到處，歡呼的人紛紛下跪致敬。

我變成了他們心中的神，幸好是善神而非惡神。

我會好好利用這身分，他們的崇敬，絕非為了權力，而是為了和平。

馬車在眾衛拱護下，昂然向城門前進。

西琪把頭枕在我肩膊上，熱淚盈眶道：「蘭特，我感到非常幸福，不再和你算帳了，你是屬於他們的，你是該擁有無數美女的大英雄和帝皇。」

我伸手過去摟著她的小蠻腰，在她耳旁低聲道：「只有在進入你們的身體時，我才感到擁有任何東西，其他都是虛假的過眼雲煙。」

西琪嬌軀一震，熱淚終於掉下來。

這妮子受到我的愛情滋潤後，散發著驚人的美態。

那種美麗是震懾人心的，愈來愈像她的母親魔女百合，連淡如超眾出群的美色都不能將她比下去。

唉！

魔女是她的母親這回事把我困擾得很苦，若魔女真的未死，我可以把她們母女兼收並蓄嗎？在帝國這也是有乖常情的事。

我向坐在身後抱著我兒子的麗清道：「郡主在想著甚麼？」

麗清冷冷道：「在恨你！」

西琪和榮淡如齊齊愕然，扭頭往她望去。

麗清瞪著我道：「蘭特你明知我一年多來都沒有男人的慰藉，過去這三天來人家分分秒秒都渴望著你的寵愛，你則連指頭也沒有碰過我，言而無信，你說我應否恨你？」

榮淡如嫣然一笑，道：「麗清不若你向蘭特申請，由我來侍候你，保證你的享受絕不會比蘭特給予你的失色多少，無論男人女人，我都可以令他們快樂無邊。」

西琪聽得「啊！」一聲叫了起來，想起甚麼似的俏臉赤紅。

我心中一動，知道榮淡如定是向西琪做了一些事，否則這些天來西琪不會和她要好得尤勝親愛的姊妹。

以麗清這麼老練和有城府的人，也不由粉臉一紅，橫了她一眼道：「你最好檢點些，若攪得蘭特討厭我們兩人，我絕不放過你。」

榮淡如纖手搭上我的肩膀，媚態橫生地「啊喲」一聲道：「麗清，若沒有了蘭特，你更捨不得殺我了。」

麗清驚惶地看我一眼，垂下頭去，使我知道兩女定有不尋常的肉體關係。

榮淡如的媚術，本就是不分男女對象的。

說實在的，我並不計較她們兩人以前是否搞過特別的性愛玩意，她們始終都是我的人，又是過去了的事，卻關心西琪這經驗尚淺的純真少女，轉向西琪道：「琪琪！淡如是否碰過你了？」

榮淡如笑得花枝亂顫，半邊身挨了過來，俯前探頭向西琪道：「乖琪琪！告訴我們的夫君吧！」

西琪手足無措，扭身倒入我懷裏，小嘴湊到我耳旁道：「如姊昨晚摟我抱我，弄得人家，嗯！模模糊糊間給她吻了，就像給你吻那樣，西琪以後不敢了。」

我柔聲道：「還有別的嗎？她有沒有用手愛撫你的身體？」

西琪含羞搖頭，道：「沒有摸我，但和她接吻是否不對呢？如姊吻得很好，不過當時我只想到你。」

榮淡如公然咬啜著我的耳珠道：「蘭特！對不起，乖琪琪長得太美了，對我有很大的誘惑力，而且她是你的人，就等若是你，不過沒有你點頭，即使我膽大包天，淡如還是不敢真正和她好的。」

我為之氣結，知她確有媚惑同性的魅力和手段，有了她這個嬌妻，或會平添樂趣，亦會在我的妻妾群裏造成另一種難以預估的局面，必須小心處理。

我伸手過去，用力一捏她的蠻腰，恨恨道：「遲些再和你算帳。」

然後轉身過去，伸手輕撫我兒子嫩滑的小臉蛋，俯身吻在麗清闊別久矣的紅脣上，不理自己是千萬道目光的目標。

麗清開始時故作冷淡，不旋踵熱情如火地反應著，嬌軀抖顫。這久曠的怨婦情動了。

終於出城了。

華茜、寒山美兩人在巨靈、戰恨、白丹、英耀等人簇擁下，馳馬過來。

雙方的人紛紛跳下馬或馬車。

最先奔過來的是寒山美，哭著投進我懷裏，想不到以她的開朗堅強，仍免不了這小女兒情態，擁著她，不由愛憐大生。

兩方的人圍攏起來。

我正奇怪戰恨見到淡如，為何仍能忍著不去向她討點便宜，他身後走了位俏佳人，怯生生向我叫道：「采蓉見過大劍師。」

原來如此。

華茜見到麗清，眼中閃過複雜之極的神色，低叫道：「郡主你好！」

麗清乃有謀略的英雌，知道若不能和這既曾是最寵愛的下屬，也是情敵兼對頭的美女打好關係，以後休想有好日子過，走去摟著華茜的腰，把她帶往一旁說私話。我知道以華茜這麼重感情的人，定會原諒她的。

寒山美這時才有閒情打量我身邊的人，見到西琪一呆道：「你生得真美。」

西琪含羞道：「你也很美。」

我心中大樂，順著夜狼族的族風，拍拍寒山美的隆臀，吩咐道：「你們到一旁親熱親熱，各自向對方介紹如何被我蘭特收伏的經過。」

兩女一齊白了我一眼，然後手拖手走到一旁去了。

榮淡如在我耳旁輕快地道：「剛才其中的一句話，千萬不可和我說，否則淡如會誤會的。因為我愛上了西琪。」

話畢不容我有說話的機會，緩緩往戰恨走過去。

眾人都瞪大眼睛，想看她要幹甚麼。

戰恨呆頭鳥般看著她的接近。

榮淡如和戰恨擦肩而過，一手拖起采蓉便去，嬌笑道：「美麗的小妹妹，讓我收你為徒，教你怎樣管束你那頭餓狼。」

眾人不禁莞爾。

巨靈走過來和我緊緊擁抱了一下，才分開來，喜嘆道：「大劍師！我們的夢想成真了，大地是我們的了。」

戰恨走了過來，頹然道：「真洩氣，仗都沒打過一場，就大獲全勝了。」

眾人開懷大笑。

我向各人道：「待黑臉來後，我們立即舉行會議，決定帝國的統治形式和土地的分配。」

眾人轟然應諾。

那天舉城歡騰，狂熱慶祝。

戰爭和仇恨終成了過去的事。

通宵達旦地狂歡了半天一夜後，到近天明時，所有人都支持不住，離開主殿舉行盛宴的場所，各自回去休息。

我帶著眾女，返回寢宮。

淡如不愧是以媚術著稱的秀麗法師，不到一天就和華茜、山美、美姬等混得親如姊妹，屈服在她懾人的魅力下。

這秀麗法師確是我的勁敵，幸好她對我著了迷，就若我對她的迷戀。

淡如再不能沒有了我。

我感覺得到。

唯一的難題是麗清，她對權力的野心並不是愛情所能替代的，她曾以事實證明了這點，不過我將會對症下藥，把她制個貼服，乖乖的做我兒子的好母親。

剛才席間淡如和西琪成了眾人鬧酒的目標。

淡如特別疼愛西琪，給她擋著了大部份的攻勢，縱使如此，西琪未離席已醉得不省人事，反而淡如談笑自若，戰恨等逐一敗倒她杯下時，她仍只是腳步飄浮，那種美人帶醉的風姿，配合著她舉手投足都毫不經意揮發出的風情，誰能不深為傾倒。

郡主是眾人第三個目標，他們既不能在戰場上和她見個真章，惟有在酒量上較一高下。

麗清的酒量非常好，可終招架不住這麼多如狼似虎的酒鬼，成為繼西琪後第二個倒下的美女。

山美倒沒有被人灌酒，只是她自己興高采烈多喝了幾杯，剛過午夜便倒在華茜懷裏酣睡過去。

現在只剩下我和華茜比較清醒。

我抱著西琪，華茜扶著山美，美姬扶著麗清，淡如藉按著我的肩頭那點助力，七個人興盡而返。

我有種非常滿足的感覺，比當日收復淨土更感快樂，因為我很快可以回到淨土去，我曾答應過采柔她們，到巫國前我必先回淨土，這是一個承諾。我亦想目睹我女兒神聖的誕生。

踏進寢宮內，立時呆若木雞。

這是我一生人裏最大最豪華的睡室，足可容百人之眾，地上鋪滿厚軟得像淨土綠茵原野般的碧綠色帶暗藍圖案的羊毛厚地毯，一几一椅，莫不精美絕倫，這還不是我最吃驚的地方，最出意外是並排放著五張大床。

淡如吻了我一口道：「蘭特大帝，這是你五位貴妃的床，你愛睡那一張就那一張吧！」

我愕然道：「誰的主意？」

美姬這時扶著麗清讓她躺到床上，向我施了個禮，俏臉紅紅的逃了出去。

華茜把寒山美放在其中一張床上，回頭嫣然一笑道：「這是我們五人商量後決定的，本來想設多一張給美姬，可是這妮子怎也不肯接受，惟有讓她睡在外室，你若想寵幸她，麻煩大帝你多跑兩步。」

我泛起一種荒淫無道的昏君感覺，苦笑道：「請勿再叫我作甚麼大帝小帝。」

淡如道：「你想不當大帝別人肯嗎？告訴你吧！我們本有三個安排，就是一張特大的床，或是五個分開的寢室，和現在的五床聯排，最後仍是選了現在這樣子，你想知道背後的原因嗎？」

我將懷內的西琪放在其中一張空床上，牽被蓋著她，坐了下來道：「說吧！」

淡如和華茜親熱坐到我兩旁，後者笑道：「若只是一張床，怕你每晚都要把我們全相好過了才肯罷休。分房的話，我們又怕那種沒有你在旁邊的感覺。現在好了，你愛那一個就和那一個睡，又或一晚內睡遍所有的床，全部的妻子。」

我向淡如道：「若我和華茜相好時，你在旁聽著豈非很難過嗎？」

華茜聽得一拳打在我胸膛上。

榮淡如白我一眼道：「你知道就好，不過以你的超人體能，就算連淨土的姊妹都集中在這裏，怕也可以每晚讓我們雨露分沾，應付裕餘。對嗎？」

我失聲道：「那和一張大床有何分別。」

華茜嗔道：「當然有！最後你只能睡在一張床上，那麼等得最久的女人將可獲得摟著你來睡到天明的賠償了。」

榮淡如促狹地低聲道：「不過我怕那時天都亮了。」

說罷兩女伏在我肩頭花枝亂顫地嬌笑起來。

我伸手摟著她們香肩嘆道：「我以後再不用睡覺了！」

榮淡如站了起來，一邊寬衣解帶，一邊媚笑道：「為了給你節省時間，我們幾姊妹定下了規矩，不理是否獲你寵幸，上床前都會脫個精光，那你滿意了吧？」

她脫衣的每一動作都曼妙無邊，看得我和華茜目不轉睛，當她嬌挺如春花盛開的絕美胴體呈現跟前時，華茜都忍不住讚嘆道：「如姊！你真美。難怪蘭特差點敗在你手裏。」

榮淡如溫柔地坐入我懷裏道：「事實上敗的是我，到現在淡如情根深種，難以自拔。若蘭特拋棄我，我定會自殺的。茜妹！你還不脫衣，讓我欣賞你的身體。」

華茜雖感羞澀，仍乖乖站了起來，為我們寬衣解帶。

懷裏的秀麗法師此時早開始了對我的挑情，在情燄高漲下，我逐一把她們佔有，連醉臥床上的山美和西琪都不放過；當最後我壓在麗清赤裸的嬌軀上時，這為我生了一個孩子的美女嬌吟道：「蘭特啊蘭特！你是這世上最可恨，又是最可愛的男人！」

我粗暴地進入她，還自然而然地以最狂猛的方式恣意將她撻伐，以洩對她那愛恨難分的感情。麗清久旱逢甘露，那種熱烈的反應，差點把我融化了。想起眾女都在旁看著聽著，我竟感到前所未有的興奮，直至日上三竿才放過了這在滿足和快樂中求饒的女人。

我知道自己再一次征服了她的肉體，至於她的心嘛，將也會落入我愛情的魔掌裏。

## 第二章 胡天胡地

我坐在台前，專心地翻閱麗清送來給我那六冊藏在宮內的智慧典真本。

我翻到了有關政制的那一章，愈看愈要拍案叫絕，想不到那毀滅了的文明，竟試驗過這麼多不同的政制！由以女人為中心的原始社會，神權為上的部落統治、君主集權、聯邦制，以至乎全大地議會制。

可是他們始終失敗了。

那似乎並非與政制本身有關，因為一個政制的誕生，都有著當時客觀的因素和背景，問題不在制度，而在乎人。

任何一個制度建立時，都有著某一種精神，當這精神萎謝時，制度便蛻化而衰落。

我應該為跟前這遼闊的土地定立甚麼制度呢？

真是傷透了腦筋。

麗清不知何時走了進來，坐到我腿上，摟著我的頸，以從未有過的深情看著我。柔聲道：「麗清願為蘭特拋棄一切，專心做個好母親。」

我微笑道：「這是否今早在床上被我寵幸時才決定的？那我是可恨還是可愛？」

麗清伸手撫著我臉頰，輕輕道：「我才不信和你做愛時會有女人能分神去想別的事情，麗清是事後立即決定的。你故意報仇般弄得人死去活來，你自己說吧！蘭特是可愛還是可恨？」

我大笑道：「當然是可愛！何況我還有一樣定情的禮物送給你，女皇陛下！」

麗清一顫道：「你在說甚麼？」

我用手托起她纖巧合度的俏下巴，吻在她的香脣上，同時留心觀看她的反應。

兩脣剛接，麗清美麗的大眼睛立時泛上一層迷醉的神色，瞇成兩線，並送出小舌，熱烈地反應著。那微張的眼，卻甚麼東西也看不見的情況，使我知道她像淡如那樣，對我情難自禁，不能自拔。

藉著兩脣的交接，我把一道藏著愛的異能，送進她的神經裏去。

麗清「啊！」的一聲，嬌軀抖顫起來。

這巫帝八妃之一的美女把自己的心靈全部開放，任我的精神隨著異能，窺探她秘不可測的心意。

我緩緩離開她的香脣。

麗清拚命摟緊我，纖手插進我腦後的頭髮內，不讓我離開，讓熱吻繼續進行著，肉體水蛇般向我扭動摩擦。

我的心穩定下來，一對手把她的肉體從衣服裏解放出來，一時間書房內春色無邊。

良久之後，赤裸的麗清在我懷內嬌喘著道：「蘭特你滿意了沒有，麗清無論身心都徹底給你征服了。唉！這年來每次看到我們的兒子，我都要想起你，只是那思念就可以把我折磨死了，但我仍蠢得以為可以抗拒你，直至昨晚和你相好時，才明白只有和你一起，才會有真正的滿足和快樂，現在只想向你跪地投降，你真是我命中的剋星。」

我微笑道：「我愛你！看到飛兒後，我才知道一直是愛著你的。」

麗清以前所未有的軟弱語氣懷疑地道：「你真的愛我這曾人盡可夫的淫蕩女人嗎？」

我搖頭道：「你並不淫蕩，否則不會整年都沒有讓其他男人碰你。」

麗清歡喜地摟緊我道：「縱使是騙我開心，我也感激你肯這麼說。」

我想起一個問題道：「你是八妃之一，告訴我，和巫帝上床的情況是怎樣的，他是個怎麼樣的怪物。」

麗清搖頭道：「我不知道，因為我從沒有見過他。」

我愕然道：「甚麼？」

麗清道：「每次我進巫宮，只是躺到指定的寢室裏，然後他便來了，那只是一種感覺，忽然間我會春情勃發，然後變成個最淫最賤的蕩女人，事實上只有我一個人在那裏。」

我記起了陰風曾說過巫帝很快會得到新的身體，如此說來，豈非他是一直沒有身體，那他還算是人嗎？但為何淡如對他的描述，似乎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呢？我想起了落到他手上的公主。

麗清驚惶地道：「你的臉色為何變得這麼難看？不要怪我淫蕩，原本我是個甚麼都不懂的女人，是巫帝把我弄成那樣子的。」

我安慰地拍著她的裸背，道：「我不是怪你，只是想起另一個問題。」

麗清這時記起了我適才對她的稱呼，問道：「你為何仍叫我作女皇？」

我收攝心神道：「你先告訴我，為何會起了背叛巫帝的心呢？」

麗清在經過一番細想後答道：「我也不明白，我奉巫帝之命，到來協助大元首，可是當我踏足帝國後，思想慢慢起了變化，常想抓著一些像失去了很久的東西似的。遇上你時，那感覺更強烈了，使我憎厭一切和巫帝有關的人和事。」

我道：「不但是你，連大元首、巫師、淡如等莫不如是，可見巫帝的精神控制，在這片藏著那異物的土地上是行不通的。」

麗清柔聲道：「或者真是那樣，你還未答我的問題呢？」

我笑道：「為何如此緊張？」坦白說，我對她仍非那麼信任。

麗清橫我一眼道：「因為我害怕你藉口要我留在這裏管治國家，撇下不帶我到淨土去。」

我感到她無可懷疑的真誠，一呆道：「你真的變了！」

麗清幽幽一嘆道：「到了此刻，我才知道甚麼權位都及不上你的愛寵重要，麗清現在連一刻也離不開你，每晚都要你像昨晚般和我相好。」

我笑罵道：「你這淫婦！」

麗清柔聲修正道：「我只會在你面前才變成淫婦。」

我正容道：「我真的需要你留在這裏照管一切──」

麗清劇震道：「不！」

我愕然看著她。

她似乎是認真的。

麗清道：「夠了！這一年來我給折磨夠了，甚麼權力地位，都及不上蘭特的一個吻，求求你，把我帶在身旁吧！只有和你在一起時，我才能回到過去當上八妃前的快樂無憂裏。」

我終於明白到麗清的轉變，除了對我的愛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由於我體內的異能，能助她完全脫離巫帝的影響。

假設我離開了她，說不定又會回復以前的樣子，變成可怕的禍根，除非我可以把巫帝殺了。

我點頭道：「好！我們遲些再談這個問題。」

我和麗清走到寢宮後的大花園，淡如、山美、西琪和華茜四人正興致勃勃地在亭內聊天。

見到我們，山美向麗清怨道：「我們要你找蘭特出來陪我們，你一去就是半天，等死人了。」喜孜孜過來挽緊我，像怕我會突然消失的樣子。

麗清吻了山美的俏臉，低聲道：「蘭特要和我算舊帳嘛！」走了過去，坐在抱著我兒蘭飛的華茜旁，一齊逗弄這乖寶貝，兩女的母性表露無遺。

榮淡如白了我一眼道：「蘭特！你也要和我算帳嗎？只要你歡喜，在甚麼地方都不打緊。」

我知道沒有任何不軌行為能瞞過這深懂妖術的大法師，點頭道：「遲早會和你算帳，來，讓我們談談我們的將來。」

眾女都向我望來，露出緊張的神色。

華茜道：「不理怎樣，你亦要把我們帶在身旁。」

西琪認真的道：「我怎也不肯讓你再離開我。」

我舉手投降道：「沒有你們的准許，我保證不會隻身私逃。」

挽著我的寒山美疑懼道：「那即是說你真的想拋下我們到巫國去？」

我以守為攻道：「淡如！你最熟悉巫國的情況，由你來說吧。」

榮淡如微微一笑，從懷中掏出一塊奇怪的東西，向我道：「若是你盡起精兵，遠征巫國，憑著你的雄才偉略，最後或可攻至巫宮所在的『地淵』，但那或者需要十年，又或二十年，不過憑著陰風這塊假臉皮，你半年內即可見到巫帝，和他一決雌雄。」

我接過那東西，一看下頭皮發麻，果是陰風法師那張英俊邪異的臉龐，當初我見到他時，早奇怪他為何如此年輕，原來真的戴上了這鬼東西。

麗清皺眉道：「他沒有那兩條惡蛇，巫國話又不行，很易會給人揭穿身分的。」

榮淡如道：「話可以學，那兩條蛇嗎？可諉為和大劍師決戰時給砍了，有你和我給他掩飾，除了狂雨外誰能揭破我們。」

淡如的才智比我只高不低，有她在旁，我的信心增強了很多。

華茜道：「慢一點！我們是否有份到巫國去呢？」

我道：「不用擔心，我也不想見不到你們，讓我們先赴淨土，到了那裏，再決定何時到巫國去。」

眾女齊聲歡呼，雀躍不已。

淡如拉著麗清到了一旁，喁喁細語。

西琪蹦蹦跳跳，走到我空著的另一旁。我心懷大開，拉著山美和我的小西琪，坐到亭緣的欄干處，搭著兩女香肩，大感暢意。

向華茜道：「何時你會給我生個孩子？」

華茜俏臉一紅，白我一眼道：「你事事精明，惟有這事糊塗透頂。」

我大喜道：「你有了孩子嗎？」

華茜含羞點頭，瞟了我一眼低聲道：「我和山美都懷孕了。」

寒山美在我耳旁道：「大劍師真行，我和茜姊都快樂得要命。」

西琪在我耳旁輕輕道：「蘭特！我也要有孩子。」

我呆了一呆，暗忖西琪非是一般人，不知能否像常人般生孩子，安慰她道：「暫時你不可以有孩子，因為沒有了你，我可能會敗給巫帝。」

華茜兩女早知她奇異的來歷，所以並沒有為我這些話驚奇。

西琪訝道：「我那麼重要嗎？」

我點頭道：「你有著驚人的潛質，所以你不但是我的美嬌妻，亦是我的好徒兒，我會在床上和床外訓練你，雙管齊下，同時進行。」

寒山美向西琪笑道：「乖琪琪啊！記著除了在床上外，其他時間你要喚他作師傅，叫我們作師母。」

西琪氣得亂拳打來，不依道：「死蘭特！壞蘭特！最愛作弄人家，欺負人家。由地洞裏開始，你一直是那樣可恨。」

我心中大樂，向華茜、山美下令道：「到了淨土後，你們兩人留在那裏，乖乖的給我生孩子，不准胡思亂想。」

華茜再白我一眼道：「我早知你會這樣說。少了兩個人看管你，看看誰家小姐要遭殃了。」

榮淡如的聲音接著道：「茜妹真有先見之明，巫國將會有很多妞兒遭殃了。」

原來她和麗清商量完畢，返回亭內。

我們聽出她話中有話，不解地往她望去。

這煙視媚行，顛倒眾生的美女毫不客氣，坐入我懷裏，乘勢在山美的臉蛋摸了一把，又探手過去促狹地在西琪酥胸最敏感的位置捏了一記，羞得西琪逃到華茜身旁。

麗清「噗哧」一聲笑罵道：「你這頭女色狼！」

榮淡如向西琪笑道：「小妹妹！請參加我和大劍師開的床上訓練班。」

「啪！」接著是淡如的慘叫。

我老實不客氣在她的隆臀上打了重重的一記。

西琪拍手笑道：「好啊！給我報了仇。」

華茜忍著笑道：「如姊！告訴我們你剛才說的話，為何巫國的美女會遭殃了？」

麗清道：「因為著名奸淫好色的陰風法師將往巫國去，你說那處的美女是否要遭殃了。」

山美奇道：「他不是從巫國來的嗎？為何你說得他像是第一次要到那裏去？」

淡如重重吻了我一口，向各人道：「陰風法師幾年前曾到過巫宮，沿途姦淫了上百美女，你說現在他再回去，不至少糟蹋十來個美女，怎能騙得人相信他是陰風法師。」

麗清接著解釋道：「巫國所在的地方，叫大洋洲，只比帝國陸洲小上一點，兩片大陸外還有一片只及大洋洲一半大的陸洲，就是陰風法師和我的陰風族所在的小洋洲，這三大洲佔了圓球土地的五分之四，其他的是無數的大小島嶼。」

眾女這才明白。

我眉頭大皺道：「我扮陰風法師沒有問題，但怎可模仿他的淫行。」

淡如嘻嘻笑道：「你若想兵不血刃見到巫帝，這是唯一的方法，狂雨法師無論才智妖術，均勝過陰風，若要騙倒他，你惟有學足陰風的一言一行，又不是叫你去殺人，為了千萬人的命運，百來個美女失身於你算得甚麼一回事，她們或者會感激你也說不定呢？」

麗清道：「我和淡如商量好了，我會率領這裏的陰風人返回小洋洲，整肅巫帝在那裏的殘餘勢力，等待你消滅巫帝的好消息。這也算是對我往日罪孽的一種補贖吧！」

我感激地拉起她的手，在她手心吻了一下。

麗清眼內射出無限柔情，扭頭向華茜道：「華茜！飛兒交給你照顧了。」

華茜點頭道：「華茜領命！」

這時親兵來報，戰恨和巨靈要找我去喝酒作樂。

華茜點頭道：「你去吧！若午夜前不見你回來，我們全體出動來追緝你。我會看緊如姊，不讓她偷了你的美女。」

我苦笑道：「希望你不是自身難保吧！」

我和戰恨巨靈三人，解下武器，換上便服，用帽子遮了半邊臉，溜出皇宮，滿懷歡暢地混進街上的人群裏去。

和這兩名出色的戰士和領袖一起，我有種無拘無束的親切感。

街上仍充滿著節日慶典的歡樂氣氛，一群群的青年男女在街上玩鬧嬉樂，陌生的人們互相打著熱誠的招呼，醉了酒的人相扶而行，引吭高歌。

我們三人走了百來步，最少給十多個少女吻過。

每次戰恨這小子都乘機大恣手足，揩點油水，熱情的美女給他弄得臉紅耳赤後才能逃去，樂翻了我們。

「蘭特萬歲」的歡呼聲隨處可聞。

日出城從未試過陷進如此的狂熱裏。

我們三人找了間潔淨的店子，在門外的露天座位揀了張台子坐下，要了一盤水果兩瓶美酒，放懷大嚼大喝起來，一邊觀賞著街上來回激盪的歡樂人潮，分享著昇平盛世的樂趣。

巨靈把杯裏的酒喝個一滴不剩後道：「我很想再見到采柔。」

我一震道：「甚麼？」

巨靈大力拍我的肩頭，大笑道：「不要以為我有甚麼用心，只是想看看她變得如何美麗，難道大劍師不知道受到你潤澤的女人，都會愈來愈有神采，愈來愈美麗嗎？」

他豪邁奔放的笑聲，立時把附近幾桌人的注意力吸引過來，其他桌的幾名美麗少女，看到我們一身健碩的體型，俏目均發出亮光，媚眼不住拋過來，低聲隔筵聲笑，極盡誘惑的能事，弄得戰恨心癢難熬，不時和對方眉目傳情。

我心中卻想到：和我合體交歡的美女，可能都受到異能的潤澤，所以都會更添美態風姿。

巨靈怕那些少女認出了我來，向戰恨警告道：「你再那樣和她們眉來眼去，我們就撇下你不管了。」

戰恨無奈收回目光，點頭道：「巨靈說得不錯，寒山美漂亮豐滿多了，連美得不能再美的榮妖女竟也更好看、更誘人了，天！希望我忍得住。」

我和巨靈臉臉相覷，他懂得「忍」嗎？

戰恨人雖粗豪，思想卻非常慎密，見到我們的表情，苦笑道：「榮妖女警告我，若我敢向你要求她，她會把采蓉弄上手，並保證采蓉以後再不歡喜男人。唉！我確信榮妖女有此本領，為了獲得她的一晚而失去了采蓉，你說我應否要忍。」

我和巨靈捧腹狂笑，直至發覺街上的人往我們望過來後，才立即乖乖收聲。

戰恨忽喜叫道：「有美女來了！不關我事，莫要怪我。」

我們這才發覺那桌的少女派出了她們中最美麗最高的一個做代表，過來向我們搭訕。

「這三位是否蘭特大帝手下的戰士？」少女笑臉如花，教人不忍拒絕她善意的兜搭。

我把帽子拉低，垂下了頭，怕她認出我是誰。

戰恨搶著道：「你若肯坐到我腿上，給我吻個夠，我會給你一個是或否的答案。」

少女粉臉飛紅，白了戰恨一眼道：「人家連你的名字也不知道，這麼快就要把人吻個夠嗎？」

我們三人聽得大樂，因為她並沒有表示不願意，而她的確既青春又漂亮。當然，比起西琪、山美等仍有段很遠的距離。

巨靈哈哈一笑道：「名字價值昂貴，要陪我們三人上過床後，才可以奉告。」美少女抵敵不住，跺腳掩臉奔了回去。

我們三人都為之大笑起來，差點窒息致命。

戰恨道：「又來了！」

來的不是那些少女，而是獨坐另一張桌的一位武士裝束的艷女，臉寒如霜。直來到我們檯旁，淡淡地道：「人家姑娘降尊紆貴，大方過來和你們交朋友，你們這三個外鄉人盡口出污言，若非看在今天是大喜慶的日子，我定不會放過你們。」

戰恨冷冷道：「小姐，你的口氣很大，唉！不過你確生得很美。」接著一肘挫在巨靈肋下道：「這個讓給你。」

我也很想看看她生得如何標致，可恨卻不敢抬起頭來。

女子忽道：「竟敢拿我來開玩笑！」

巨靈笑道：「小姐息怒，我們兩個都是粗人，心中想到甚麼，口中就說甚麼，若你不想聽真話，例如我很想抱你上床之類；就請坐回你的檯子去，而我們則減低聲音，免得污了小姐愛聽虛話的一對美麗小耳朵。」

我和戰恨拍案叫絕，暗忖巨靈確是情場裏的頂尖高手。

女子聽得臉色數變，最後回復原來嬌艷的紅色，出人意表地一屁股坐到巨靈旁的空椅處，低聲向巨靈道：「若真話像你說得那麼動聽，我當然愛聽真話。」

我們三人面面相覷，想不到她會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這時那位美少女又在其他六女慫恿下，往我們走過來怨道：「不公平！她可以坐下來，為何我卻不可以。」

那坐下了的美女道：「你們若不肯陪他們三人上床，就莫要坐下來。」

美少女瞪大眼睛望著她愕然道：「姐姐一個人應付得了這像三座崇山般的壯漢嗎？」

我們亦瞠目結舌，想聽聽答案。

直至此刻，仍沒有人認出我來，心下稍安，立時輕鬆自然，分外有心情欣賞這突然降臨的香艷鬧劇。

其他的人對這類事見怪不怪，各自沉醉在自己的小天地裏，再沒有心情理會我們。

那坐下了的艷女聳肩道：「事前怎能知道，這才打算試試嘛。」

我乘機打量了她，確是生得頗有姿色，帶點采柔式的野性和誘惑。

正在楞住的美少女猛一咬牙，向她的同伴招手叫道：「敢和他們上床的人就過來。」那位少女似嗔還喜，卻沒有過來的膽量。

我和巨靈的眼光自然落到那早坐下來的美女身上。

那美女色變道：「求求你們不要在這裏，到我家去吧！」

「噢！」一聲女子的失聲驚呼由大街另邊傳來。

竟是莫言的妻子，曾作過我助手的素善。

我目定口呆看著她坐到我身旁。

只要她叫一聲，我就立即完了。

素善愕然，指著我道：「只陪他一個上床可以嗎？」

我失聲叫道：「你是有丈夫的呀！」

那美女望了正和懷中少女鬧得如火如荼的戰恨一眼，哂道：「有甚麼大不了，我也是有丈夫的。」

這回輪到巨靈失聲道：「你既有丈夫，又帶我們回家，想害我們嗎？」

女子笑道：「他剛給我打了一頓，十天半月不會回來，到我家怕甚麼，就算他回來都不怕，他敢去拈花惹草，我為何不可公然偷漢。」連戰恨也駭然口停手停，和我們兩人面面相覷。

巨靈拍腿道：「好有味道的美女，你敢上床偷漢，我一定奉陪。」女子站了起來道：「來，到我家去。」拉起巨靈，逕自去了。

戰恨一把抱起那嬌美可人的少女，急不及待追著去。

我挺身而起，素善親熱地挨了過來，像當日般挽著我，喜孜孜舉步而行。

我道：「你怎知我是神醫。」

素善雀躍道：「莫言回來告訴我的，你大破日出城的神妙智謀，現在城內誰人不曉。」

我把她拉停道：「不若四處逛逛，看看燈色好嗎？」

素善半推著我跟在戰恨後面，橫過人潮湧湧的大街，咬牙道：「不！我們到那偷漢的地方去。」

我呆若木雞道：「別忘記我認識你的丈夫和家人，怎可做這種事？」

素善垂頭咬牙堅決地道：「誰會知道？這只是你我兩人的秘密，為了和你做次愛，我甚麼也不顧了。我的生命裏若缺少這段美麗的回憶，以後再也不會快樂起來。當日你仍是神醫時，我便偷偷想著怎樣把你誘到床上去，可惜給西小姐捷足先登罷了。」

## 第三章 妻兒之樂

午夜前回到皇宮時，五女全在內廳等候著。

美姬忙為我準備熱水浴。

年紀最小的西琪和寒山美，喜得跳起迎來，拉著我兩隻手，不依地撒嬌，怪我不到最後時限不肯回家。

榮淡如向抱在懷內的小蘭飛勸戒道：「兒啊！長大後千萬莫要學你父親蘭特的縱情濫愛呀！」

我為之氣結，走過去騰出手來，由淡如手內抱起飛兒，一陣感觸。

這就是和我血脈相連的親生骨肉了。

華茜嬌笑道：「放心吧！我們絕不問你到了甚麼地方去，有沒有和野女人上床。」

麗清淡淡接著道：「除非大劍師心甘情願招供出來。」

榮淡如站了起來，伸手隔著飛兒緊緊摟著我的頸項，秋波飄送道：「若你不說出來，我們會大刑侍候，你這聰明人應知道怎麼做吧！」

西琪苦忍著笑道：「師傅！眾貴妃派了徒兒出來服侍你沐浴，順便檢查一下你身體有沒有留下像女人頭髮那類作奸犯科的證據。」

我愕然道：「你們這班清閒女人，由黃昏坐到現在，想出來的就是這類鬼主意。」

眾女大笑起來。

榮淡如喘笑著接過小飛兒，深情地望我一眼道：「除了美姬和西琪外，你還可選多一人陪浴，這是我們開了半天家庭會議定下來的十大家法之一。」

寒山美母狼般狠狠在我肩頭咬了一口，道：「看你以後還敢缺席嗎？」

我向山美微笑道：「你再敢咬多我一口，我就不選你陪浴。」

寒山美陪笑道：「山美不敢了！」

榮淡如湊過來吻了我一口，道：「不要以為我會失望，家法第二條是你只能在麗清、茜妹和我之間揀出第一個和最後一個陪你睡的人。」

我給這群貴妃攪得神魂顛倒，謙虛問道：「那第三條家法又怎麼說？」

華茜忍不住笑，伏倒麗清背上，渾身柔軟無力，真是我見猶憐。

榮淡如深情地和我親了個嘴道：「揀剩的最後那一個，明天可整天坐到你的大腿上。」

這樣的家法竟可以給她們想出來，我為之拍案叫絕，拉著西琪和山美，往浴池走去，至此才明白偎紅倚翠之樂。

到了淨土後，當兩股美女惡勢力結合起來時，恐怕我蘭特有難了。

浴室出來後，給我弄得嬌慵無力的美姬抱走了蘭飛，讓他和奶娘睡。

第一個是華茜。

她含羞道：「在遇見你前，我從沒有想過會心甘情願地脫個精光在眾目睽睽下躺到床上等男人。」

第二個是麗清，因為我想她明天能坐在我腿上，安撫她為要和我暫別一些時日的百結愁腸。

最後是淡如，當我鑽入被內，讓兩個身體貼在一起時，不由暗嘆一聲天生尤物。她難得處是能令我每次也有新鮮感。

淡如欣悅而又輕鬆地道：「快爬上我的身體，讓我們談談正事。」

我知道她的習慣，忙依芳命行事。

淡如全身劇震，水蛇般纏上來，湊到我耳邊輕輕咬道：「由今晚開始，榮淡如便是西琪的師公和你的師傅──」

我大力動作著，將她送上快樂的極峰。

秀麗法師喘著氣叫道：「我會教你變成真的陰風法師，因為我們要和你做愛直至老死，方肯罷休！」

次日午前時分，眾女才陸續爬起床來，吃著美姬領導下的婢女團為我們準備的早點。

席間各人心情愉快，兩旁的西琪和山美爭著來餵我吃可口的美點，那種享盡人間艷福的感覺，比起當日離開魔女國追擊大元首時的悲傷狼狽，彷若再世為人。

由那時到現在，是多麼遙遠的一條長路。

奶娘這時抱著小飛兒進來，交給麗清。

麗清看到兒子，美目立時閃閃發亮，抱在懷裏呵護備致。

我向麗清道：「以你的體質，肯定奶水充足，為何不自己餵他。」

麗清自「從良」後，比以前容易臉紅多了，此時更不例外，橫我一眼道：「你怎知我沒有？」

華茜嗔責道：「郡主你這就不對，餵小飛兒都吝嗇不給我們看，這樣算是好姊妹嗎？」

淡如站了起來，由椅後抓緊麗清，熟練地解開她的上衣，露出她飽滿聳挺的乳房。

麗清驚怒道：「你幹甚麼？噢！」渾身一軟，原來我的好兒子撲在她胸脯上，小口把她粉紅的乳頭啜個正著。

我一陣激動，感到成家立室的歡樂和幸福。

麗清慵倚椅上，俏目射出無比深情，往我望來。

世事真的難以逆料，麗清為我生兒子的本意，主要是用來對付我，豈知作繭自縛，連自己亦脫身不了，就像現在的情形那樣。

親兵來報：巨靈、戰恨兩人求見。

著人請他們進來後，我向淡如笑道：「榮小姐最怕的人來了，要不要迴避片刻？」

榮淡如白我一眼道：「我最怕的不是那頭野狼，而是大劍師你，怕你太過慷慨大方，連嬌妻也肯送人，只要你遵守諾言，面對一頭狼有何可怕？」

美姬在我對面加了兩張空椅子。

兩人走了進來，戰恨見到淡如，兩眼放光，搶著坐到她身旁。

兩人坐定後，眼光不約而同落到麗清裸露了出來餵奶的乳房上。

戰恨以一向的口不擇言讚嘆道：「郡主的奶子生得真飽滿！」

麗清露出罕見的女兒嬌羞之態，垂頭無語，卻神情欣悅。

榮淡如向戰恨俯身過去，在他臉頰香了一口，媚笑道：「你若肯做個乖孩子，以後每次見面，我都賞你一個香吻。」

戰恨色授魂與，不斷點頭。

眾人笑了起來。

西琪向巨靈道：「昨晚你們到了那裏去？」

巨靈一呆後，看了看我的表情，乾咳一聲道：「昨夜嘛─昨夜，噢！我們微服出巡，探訪了一些民居，聽聽人民代表們的心聲。」

山美道：「是否躺在床上聽呢？」

戰恨向乃妹道：「當然！那是最舒服的地方，聽得最清楚。不過放心吧！你們的好夫婿只是負責在門外把風守衛，以防不法之徒，乘著我和巨靈各忙各時，進來偷東西吃。」

眾女半信半疑，又拿這兩人沒法，只能乾瞪著眼。

巨靈正容道：「有新的消息傳來，黑臉和白天兩人正兼程趕來，看來最遲明天，將抵達這裏了。」

戰恨道：「分配土地後，大劍師是否出兵遠征巫國？」

我道：「遠征巫國是勢在必行，不過卻不用出兵。」接著將淡如的計畫扼要地告訴他。

巨靈道：「不理大劍師怎樣想，我們定要在遠征巫國一事上盡點力。」

我微笑道：「我當然明白你們的心情，但建立閃靈國和夜狼國的艱鉅偉業，怎能沒有你們？」

戰恨道：「大劍師不用擔心，我和巨靈下面有的是人才，何況我們可以找帝國或魔女國的人來幫助我們。消滅巫帝是最重要的事，這一仗若贏不了，可能老本也賠進去。」又嘆道：「若不能陪你一起去玩個痛快，會是人生最大的遺憾。」

榮淡如舉手認真地道：「我反對戰恨去，除非他公開立誓永遠不碰我。」

眾人啞然失笑。

戰恨向她苦著臉道：「我最多答應不會強來，不過有時略微親熱一下也可以吧！大劍師將會體諒我這好兄弟！」

榮淡如嬌笑道：「和我稍微親熱是可以的，卻須由我作主動，並只限於剛才那種吻，你自己考慮一下吧。」

戰恨攤手無奈地道：「我承認鬥不過你，好吧！答應你。」

榮淡如歡天喜地，站了起來，走到戰恨跟前，摟著他脖子，在他左右臉頰各吻一下，甜笑道：「這才是乖孩子。」

戰恨剛要把她摟個結實。

榮淡如警告道：「噢！記著只可我動手，你是不能動一個指頭的。」婷婷坐回椅裏，又給戰恨送了一個秋波。

眾人轟然大笑起來。

華茜道：「你兩人最好跟灰鷹學習巫國話，否則到了巫國後，空有滿腔情話，只怕沒法在床上向美女傾訴。」

戰恨搖頭道：「我先要學淨土語，聽翼奇說，淨土美女既多情又大方，讓我搜羅一批淨土嬌娃，放在後宮好好享用。」

麗清低罵道：「又多了一個荒淫無道的昏君。」

我失聲道：「郡主話要說清楚點，這豈非連我都罵進去嗎？」

麗清橫我一眼道：「那告訴我們，昨晚你是在屋外把風，還是在床上聽民女心聲呢？」

我一時啞口無言。

幸好麗清發覺戰恨色迷迷的眼再落在她胸脯上，又捨不得小飛兒半途而廢，藉機站了起來，抱著飛兒進內去了。

華茜和山美嘻笑聲中追著進去。

這不知應算是早餐還是午餐的小宴在愉快氣氛裏繼續進行著。

我和兩人談了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土地，加深在這方面的溝通和了解，連遷徙的方式和時間表也定了下來，直至日過中天，兩人才心滿意足地離去。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輕鬆愉快，向淡如道：「師傅！徒兒預備好了，何時開始學習巫國話和學做奸淫霸道的陰風法師？」

榮淡如淡然道：「你不用出去逛街私訪民居，順道採聽民情嗎？」

我微笑道：「民情怎及你的叫床聲好聽，蘭特天生就不是治國的料子，卻肯定是最好的情人和丈夫。」

榮淡如柔聲道：「只要你喜歡，我甚麼時候都可乖乖叫給你聽。」

西琪伏到我身上道：「我受不了如姊的媚態，你可要救我。」

榮淡如吃吃笑道：「小丫頭嘗過男人的滋味後，想嘗女人的滋味了。」

在這戰爭的年代裏，男比女少得多，擁有十多個妻子的男人隨處皆是，又非人人身具異能，所以群妻間假鳳虛凰的遊戲並非罕有，丈夫們都是隻眼開隻眼閉，想不到我也會遇上這場面。

我無可奈何地望向榮淡如道：「秀麗你不要再勾引挑逗乖琪琪好嗎？」

榮淡如笑道：「冤枉啊！我只是在挑引你吧！怎知小琪琪自己受不了。」接著嫣然一笑道：「不過說實在的，你是唯一能令我心動的男子，而乖琪琪則是使我唯一心動的美女。」

我搖頭苦笑道：「家賊難防！」

榮淡如正容道：「蘭特我郎啊！小琪的體質非常特別，使我總想去親近她，摟著她時我有很微妙的感覺，絕沒有絲毫淫褻的邪念，你放心吧！」

西琪從我身上撐起上身，扭頭向她道：「真的嗎？那就好了，我也歡喜給如姊摟抱，那感覺很舒服的。」

我心中升起一股奇怪的感覺，像是捕捉到點甚麼，又仍是茫無頭緒。

是否因為她們體內都擁有我的異能呢？

## 第四章 均分疆土

快活不知時日過，次日黃昏，黑臉和白天到達日出城。

他們故意把隨行的兩萬野馬人留在城外，只和幾個隨員進城，表示出對我們絕對的信任。

我在寢宮的外廳設了個小宴，食物全由我的嬌妻美妾負責，我要在一個親切和洽的氣氛裏，決定帝國將來的命運。

離宴會開始前的半小時，一切都準備就緒，唯一的事就是靜待貴賓的來臨。

眾女都圍著美姬，逗玩著被她抱在懷內的小飛兒，那傢伙挺會笑的，笑得又甜，眾女都當他如珠如寶，間接幫助了麗清和眾女修好關係。

山美見我被冷落一旁，走過來摟著我道：「在夜狼峽時，山美從未想過有今天的幸福日子，真希望我們的孩子能立即出世。男的須長得像你，女的須像我。」

我微笑道：「真高興看到你這麼快樂。」

麗清搖頭道：「我的族人開始表現出不安的情緒，若不把他們帶回小洋洲，可能會鬧出亂子。」頓了頓道：「昨晚有十多人偷偷離營，潛進了民居去，強姦了一群女子，打傷了十多人，他們失去耐性了。」

我點頭表示明白。

對任何戰士來說，戰爭就代表土地和女人，贏了勝仗，敵人的財富、土地、女人即歸他們所有，這是戰爭的原動力。強把十萬名壯健的男人不知為了甚麼原因困在營地裏，是絕無可能的。

他們需要宣洩。

麗清道：「放心吧！暫時他們仍牢牢在我的控制下，不過明天必須走，告訴我，蘭特真的愛麗清嗎？」

我肯定地道：「我愛你！」

麗清道：「我想求你一件事。」

我道：「說吧！無論是甚麼事我也答應。」

麗清嗚咽著道：「我想和你獨處一晚，就像那夜在帳幕裏那樣。」

我用舌尖舐去她臉上的熱淚，道：「完全同意。」

西琪這時進來道：「黑臉大王和白天到了。」

我放開麗清，搭著西琪的香肩往外走去，並著她告訴她姊妹們麗清要離去的事和今夜的安排。

西琪點頭去了。

我張開手和迎上來的黑臉白天兩人進行了代表兄弟的擁抱禮，笑道：「你們精神都很好，一點不似日夜兼程趕遠路。」

黑臉笑道：「剛才翼奇戰恨巨靈等招呼了我們到妓院裏的浴池去浸泡泡浴，由這裏最著名的妓女侍浴按摩，疲累不翼而飛，聽說大劍師有意將南方包括野馬原都劃給我們，那真是太理想了。」

白天興奮地道：「有了野馬原，我們擁有了一塊有十多條大小河流的肥沃土地，以後再不用擔心糧食和木材不夠用了，只是我們若能再得到奔馬山脈內豐富的礦藏，就一切都能自給自足了。」

我微笑道：「好兄弟！本人自有安排，包君滿意。噢！看是誰來了。」

在翼奇和英耀帶領下，麗清旗下其他七名大將，擁前跪倒地上，高呼大帝。

我忙逐一扶起，親切地和他們交談。

這時戰恨和巨靈各率著幾名最得力的手下進來，戰恨身旁跟著的是成熟了很多的采蓉。

華茜等笑迎上去，送上美酒食物。

氣氛輕鬆愉快。

我向把采蓉帶往一旁的榮淡如警告道：「不要教壞人家的好妻子。」

榮淡如白我一眼道：「你們男人不是需要一個只懂對你壞的妻子嗎？」不理而去。

戰恨搭著我肩頭嘆道：「大帝！對著這妖女，看來你是明贏暗敗，討不了半點便宜的。」

眾人大笑起來。

我提高聲音道：「來！讓我告訴大家我對未來的構思。」

眾人本以為這次只是會議前的歡迎宴會，怎知忽變成了帝國史上最關鍵性的一個集會，緊張起來。

我從容道：「整個構思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和平快樂，有沒有反對這個大前提？」

眾人轟然應道：「贊成！」

我道：「野馬族將擁有南方包括野馬原在內的土地；閃靈族除保持他們的閃靈谷和聖原外，領地會向兩面擴展，一是往西向夜狼峽連雲山和沙漠伸延，另一方面是往東來，把整幅原始森林納入版圖，還包括了森林外魔女河以西的沃土。」

眾人屏息靜氣，聽著這決定每個民族未來的重要公布。

我向戰恨笑道：「你得到的是西面廣闊的土地，那是否你最想的地方？」

戰恨感激道：「多謝大劍師完成夜狼族數百年來的夢想，我們實在太厭倦沙漠了，只想躲到大地上離沙漠最遠的地方去，再聽不到沙漠吹來的風聲。」

我向白丹道：「魔女國保留原狀，但不設任何軍隊，佔著大地的核心，四邊都和別的國家接壤，真正管治大地的『元首會』每三年一次在那裏舉行。而魔女國的元首就是『肥軍師』馬原。保護魔女國，將是所有人的責任。」

眾人還是第一次聽到元首會這名詞，紛紛追問。

我先賣個關子，道：「為了使實力平均，互相制衡，我會把帝國一分為二，成為兩個獨立的國家，各以日出城和望月城為首都，翼奇和英耀分任元首，有沒有人反對？」

翼奇和英耀兩人一呆道：「你才是我們的領袖呀！」

我大喝道：「這是我的命令！」

兩人嚇得跪倒謝恩。

戰恨直言道：「那你幹甚麼？我們服膺的只有你一個人，希望你能管治我們。」

我微笑道：「把所有權力集中到一個人手裏是很危險的事，而且會出現繼承的問題。」

巨靈皺眉道：「若有起甚麼事來，誰有能力平息紛爭。」

我道：「所以我才想了個元首會出來，由每個國家的元首出席，各國都有自己的內政，若牽涉到國與國的問題，全由這元首會解決。第一屆的元首會就在明天舉行，你們要決定疆界的劃分、兵力的平衡、國與國間的交往方式、繼承的方法，逐步把國與國連接起來，讓人民自由貿易通婚，當有一天連國界都消失了時，真正的和平亦將降臨了。」

黑臉道：「大劍師難道甚麼也不要嗎？」

我笑道：「我已擁有了一切，就是你們這班好兄弟。你們的國，就是我的國；你們的家，不就是我的家嗎？」

戰恨大喝道：「不管你怎麼說，你都是蘭特大帝，只要你說出來的話，就是至高無上的法則。」

我低聲道：「那我們找個時間溜到浴池快樂快樂吧！」

眾人先呆了一呆，才捧腹狂笑起來。

我拍著黑臉的肩頭道：「只要你有糧有貨，連巨靈那沙漠裏珍貴的水井也可換來喝喝，還擔心甚麼呢？生存之道，在於互相倚賴互相信任。」

黑臉感動地道：「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偉人是甚麼樣子的。」

我振臂高呼道：「偉人的工作完畢了，其他事全由你們協商解決，不要來煩我。」

眾人歡天喜地應承了。

翼奇走到我身旁，有點難以啟齒地道：「大帝！我要隨你回淨土去，這日出國的元首我不想當了。」

我笑道：「你擔心甚麼？我會使人把你的淨土情人送來給你，好好幹吧！當一切安定下來時，可選有能有德之人接替你，那時你到甚麼地方去也可以了。」

翼奇給我點醒，開心地加入其他人群裏，接受祝賀。

戰恨和巨靈圍了過來，表示他們的滿意和感激。

眾女見我閒下了來，一擁而上，紛紛送上香吻祝賀。

淡如道：「我早知你是這麼一個人，幸好你沒有把我們連土地送了出去。」

我笑道：「我怎捨得。」

白丹來到我身旁道：「沒有比大劍師的安排更好的了，最使我有信心的是現在六國的元首都是好兄弟，只要相互不斷通婚和貿易，誰還蠢得有打仗的興趣。」

我點頭道：「沒有了戰爭，人口會瘋狂地增加，出現新的問題，所以明天你代表馬原去參加元首會時，必須想出控制人口增長的方法。」接著大叫道：「麗清在那裏？」

西琪和山美挾著麗清走了過來。

我提起麗清的手，微笑道：「有沒有興趣和我共乘飛雪，夜探紮在城外的小帳？」

麗清驚喜道：「真的有個帳幕嗎？」

華茜過來吻了她一口道：「郡主的吩咐，華茜當然照辦。」

我攔腰抱起麗清，往大門走去，所到處，沒有人不跪下敬禮，即管我沒有一兵一卒，但我的權力在這片土地上，仍是至高無上，沒有人敢質疑的。

## 第五章 改變計畫

次日依依不捨下，麗清領著陰風族的大軍，坐原船返回小洋洲。

接下來的兩個月，我在淡如這美麗師傅的「循循善誘」、悉心教導下，學習巫語。模仿陰風法師的一切，包括他巫神書上的妖術。

另一個學生是西琪。

在我的嚴格訓練下，她的劍術突飛猛進，很快和淡如鬥個勢均力敵。

她像在蛻變中的蝶蟲，在我的滋潤下，一日比一日標致，風姿綽約，氣質懾人，直迫魔女百合。不但外貌如此，她的智慧亦不住增長，一言一語，都有種令人甘心服從的魅力，除了對著我時還間中流露出小女兒的情態，對著其他人自有種高不可攀的聖潔風範。

淡如對她更迷戀了，也只有她仍敢對西琪摟摟抱抱，間中親個嘴。

另一方面，第一屆的元首會不住舉行著，詳細討論著每一項細節，各國的謀臣將領不住往返各地，準備著迎接新時代的來臨。

最後肥軍師馬原來了，使我知道魔女城重建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亦使我更記掛著魔女百合的去向。

我命人把六冊智慧典抄寫多份，贈給各國的元首，同時還強調這只能作個引導，真正的治國方法，應是在實地體察民情下定出來的，欲速不達。

經過了長期的暴力統治和戰爭，人民需要的不是掠奪，而是休養生息，以恢復元氣。

這兩個月的另一收穫，就是六名元首和他們的屬下與部門間培養出真摯的友情，這使得很多本來很難解決的問題，都迎刃而解。

各方的軍隊逐漸折回原處，日出城的氣氛由絢爛歸於平淡，人民過著平靜豐足的生活。

返回淨土的時候終於到了。

這天晚餐後，我和四位嬌妻坐在後園的涼亭內閒聊。

西琪一身白緞，俏臉閃耀著動人心魄的聖光，悠然挨在椅裏，看得我們全呆了。

西琪終發覺到我們的異樣，微嗔道：「你們為甚麼這樣看人家？」

小腹微隆的山美吁出一口氣道：「小琪愈來愈美了，美得教人不敢迫視，我現在才明白如姊為何這麼愛抱你。」

華茜讚道：「琪琪的身體會發亮，皮膚光潤得透明似的，難怪戰恨巨靈等全看呆了眼。幸好這世上還有蘭特在，否則誰可配得起你，誰有資格擁有你？」

淡如嬌笑道：「有！那就是我，來！乖琪琪，坐到我腿上來，讓我像夫君般疼疼你。」

西琪微微一笑，搖了搖頭道：「你還未有得到蘭特的同意。」

淡如向我皺皺可愛的小鼻子道：「我妒忌你，又愛你！」

我心中卻在想，若西琪如此不斷發展下去，能否有一天在魅力上超越百合，哪會是什麼樣的美態呢？

山美向我奇道：「為何你今晚特別沉默？」

西琪道：「他在想著魔女百合。」

我一震道：「你怎會知道？」

西琪深情地看著我，清澈的眼神不含半點雜質，淡然道：「我和你的心是連在一起的，自然能感到你想的東西，但有件事我可不依，就是你對我的慾念減少了很多，若再如此，我會停止再跟你學劍和修練那些心靈力量的練習了。沒有了你，甚麼都沒有意義了。」

我深吸一口氣，點頭道：「你這樣一說，我才覺得自己確是如此，這原因是雙方面的，你不覺得對我的癡纏減少了嗎？所以不能全怪我，遲些我為你建座聖殿，讓你這聖女住進去。」

西琪聖潔的芳蓉綻出一絲笑意，走了過來，坐入我懷裏，平靜地道：「不要多心，而是我覺得只要和你在一起，好好看著你，聽著你說話，就心滿意足。不過，你也知道吧！只要你碰我，你的乖琪琪怎抵得住不情動，只想你要我，主動操在你手上啊！」

淡如笑道：「大劍師快碰她吧！讓我們看看聖女變成蕩女的可愛樣子。」

西琪橫了淡如一眼，微嗔道：「如姊你整天都想著這類東西，大家談談笑笑不好嗎？」

榮淡如露出一個具有高度誘惑力的微笑，兩眼閃過能攝魄勾魂的采芒，柔聲道：「西琪！如姊美嗎？」

西琪讚嘆道：「如姊當然美！」

我知淡如在向西琪施展媚術，西琪倒沒有甚麼，我卻給挑起了情慾，西琪立時感受到我的反應，「啊！」一聲往我望來，俏臉一紅，伏到我身上，嗔道：「蘭特你很壞，幫如姊挑逗人家。」

冰雪聰明的淡如先是不解，旋即明白了箇中微妙的連鎖情挑，花枝亂顫般嬌笑起來，那媚樣兒真的教我心動極點。

西琪的身子發起熱來。

沒有說錯，她對情慾雖愈來愈冷淡，不會主動想到男女之事上，卻絕抵受不了我的挑情，是因為她愛我愛得太深了。還是有更玄妙的原因在內呢？

我一把抱起她，往寢宮走去，向三女道：「來！讓我這荒淫大帝好好對付你們這四個可愛的小妃子。」

淡如追上來道：「大帝，今晚讓我們四名小妃同床侍寢好嗎？」

西琪看穿她的意圖，嬌嗔道：「如姊！」

淡如淡淡道：「你敢不聽蘭特的話嗎？」

是夜我情慾高漲之極，當四女全睡過去後，我仍有點意猶未足，像有個聲音呼喚我般，到內廳側的小房去找美姬。

月色透窗而入，照著床上的美姬，摟著一堆被子酣睡著。

我坐到床緣，剛摸上美姬的俏臉，突感有異。

美姬不是睡著了，而是昏了過去。

忽爾裏，我感到她身旁被內還睡了另一個人。

沒有任何妙筆可形容我心內的震駭，自從我得到由魔女刃傳入體內的異能後，從沒有人在近處而不給我發覺。

為何直至這一刻我才感到被內還有人。

可是心中沒有一絲危險的感覺。

那會是誰。

我拿著被角，手心冒著汗，緩緩掀起被子。

全身劇震。

在月照的金黃色光裏，一副令我魂牽夢縈，有絕世之姿的清麗玉容現在眼前。

天呀，竟是魔女百合！

我一震下將整張被子掀掉，露出她冰肌玉骨的赤裸胴體。

百合美得像天上的艷陽般令人不敢迫視，她那使我捨不得移開目光的明媚眸子更射出無盡的深情，牢牢攝著我，像這世上最強力的磁石般把我吸著。

百合伸手愛憐地撫著我的臉頰，玉唇輕吐道：「蘭特！你沒有令我失望，做得很好！比我預期的還要好。」

我淚水奪眶而出，顫聲道：「百合！」

一滴晶瑩的淚珠也由她眼角瀉下，流往她完美無瑕的粉臉上。

百合安閒地躺著，擁有光澤懾人的肌膚和美至全無瑕疵的右腿屈曲了起來，貼著我的脅側，以她仙樂般溫柔優雅的聲音輕輕道：「傻孩子，不要哭，否則我會跟著哭起來，因為我們的心靈，由你接過魔女刃的那一刻，早連接起來，你所有悲苦哀樂，慾燄狂情，每一個對我的思念，百合都感受得到，所以你從不孤獨，永遠不會。」

我終忍不住岩溶爆發的激情，伏倒她懷裏，忘情地痛哭起來。

所有我對她的愛念幽思，全在這一刻得到補償。

無論平日我蘭特是多麼的堅強，在她已不知活了多少歲月，洞悉世情的慧眼下，我只是個脆弱的小孩子。

百合用她那對美得不應見諸於塵世的玉手，摟著我的頭，輕柔地插進我的頭髮內，摩挲撫慰著我翻起了滔天巨浪的心湖。

我顫聲道：「百合！我不敢，因為我不配。」

但我的手卻與說話毫不配合，正肆無忌憚，愛不釋手，她的胴體實在美得無以復加，比淡如采柔尤有過之。

魔女百合坐了起來，在我的手下抖震著，纖手輕撫著我的臉頰，深情地道：「我的體質不同於西琪或公主，只能夠和你歡擁一次，以後無論怎樣，也不可以和我親熱，否則我會因受不住情慾的爆發而死去，所以我要你好好珍惜百合唯一的這一次。以後亦全靠你克制自己，你是百合唯一難以抗拒的人，因為你體內有我給你的愛。」

我一震道：「我們這麼快就要用這珍貴無比的一次嗎？」

百合嬌慵無奈，摟緊我呻吟著道：「你忍得住嗎？」

我苦笑搖頭。

百合以罕有的羞澀神情道：「百合也忍不住。」

我心中一陣激動，一把將她摟個結實，享受著與她肉體廝磨的醉人感覺。

我感到我們的靈魂像肉體般交纏糾結在一起，昇往高無盡極的虛空裏。

整個宇宙在擴展伸延著。

在這一刻我感到自己化作了天上的神仙。

假設我們真是天上下凡的星宿，現在就是由凡世跑了出來，重歸天位。

我們抵死纏綿地互擁著。

能量海潮般由她的身體湧向我體內，又由我的身體倒流回她那裏。在生命和心靈上，我們都緊密地連合起來。

時間像電光石火般飛快流逝。

最後我伏在她的身體上狂喘著氣。

她拚命摟緊我，似防我突然離開她而去。

我們甜蜜地互吻著，有種狂風暴雨稍竭時的鬆弛和寧洽。

百合嬌吟著道：「蘭特你真好，只有你才能令我嘗到真正做女人的滋味，我會永遠記著。」

我這時才含糊地想起她是西琪的母親。

百合含笑道：「這時想起不太遲嗎？」

我一呆道：「你真的知道我心裏想甚麼？」

百合點點頭，然後道：「不能做愛也不打緊，給你這樣抱著百合已感滿足了。」

想不到她真的如此痴戀我，我滿足地道：「以後每晚都要抱你。」

百合輕輕搖首道：「可愛的蘭特，你還有很重要的事去做，因為你要到巫國去，阻止最可怕的事情的發生。」

我沉聲道：「你是說公主的事。」

百合點頭道：「是的！巫帝是這世上最邪惡最可怕的力量，若讓他借了公主的身體，把力量凝聚於一個身體裏，再沒有人可以阻止他作惡，當他摧毀了廢墟內我的父神時，整個圓球會陷進黑暗世紀裏，永遠沉淪，永遠無助。」

我劇震道：「公主給送到那裏足有一年了，現在還來得及嗎？」

百合道：「轉移能量是宇宙裏的奇蹟，一不小心會帶來徹底的毀滅。魔女刃內所藏的龐大能量，能成功轉移到你體內，又不曾傷害你，不知費了我多大心力精神，巫帝若要佔據公主的超體質為己用，是需要一段長時間的，所以你應仍趕得及去制止他。」

我道：「那你和我一起去。」

百合幽幽一嘆道：「你道百合不想嗎？但我要返廢墟去，找尋父神，弄清楚一些至關緊要的事，否則我們將永無可能擊敗巫帝。噢！天快亮了。」

我搖頭道：「你認為我肯放你走嗎？」

百合甜絲絲一笑道：「傻孩子！趁你的嬌妻起床前，繼續我們還未完成的愛業吧！」

「砰砰！」

敲門聲把我驚醒過來。

第一個走進腦內的念頭就是：「魔女走了。」

我爬了起來，床上空無一人，連美姬也不見了。

「咿啊！」

門推了開來，出乎意外的是美姬走進來道：「你終於起床了，貴妃她們見不到你，都沒精打采呢。」

我心內一片茫然，道：「你醒來時看到甚麼？」

美姬一愕道：「當然看到你，為何昨夜你不叫醒我，讓美姬侍候你？」

「醒了，醒了！」山美嚷著走進來，背後跟著的是淡如、華茜和西琪。

我望向她們沉聲道：「計畫改變了，我要立即到巫國去。」

華茜和山美花容失色，因為那代表了我即將離開她們。

我摟著她們道：「我是迫不得已的，甚至連回淨土的時間也沒有。」

榮淡如皺眉道：「這是甚麼香氣？」

西琪淡淡道：「是母親的體香。」

三女色變道：「魔女百合，她還未死嗎？」

我恍然大悟道：「百合甚麼時候找上你的？」

西琪坐到我懷內，摟著我道：「蘭特，我以後再不會有任何事瞞著你，原諒我這唯一的一次吧，母親她只能和你親熱一次，所以須待到我真能協助你對付巫帝時，才和你見面，而那亦是你應趕赴巫國的時刻了。」

淡如如夢初醒道：「難怪這兩個月來你轉變得那麼厲害，原來魔女把你的潛能發揮出來。」

華茜坐到我身旁，垂頭道：「你甚麼時候走？」

我伸手過去摟著她香肩道：「明天清早。」接著向美姬道：「給我立即找戰恨、巨靈和灰鷹三人來。」

美姬應命去了。

我站了起來，伸手抹掉山美俏臉上的情淚，柔聲道：「為了我們的孩子，我要你和華茜安心的等著我回來。」

## 第六章 遠征巫國

我們乘著飄揚著陰風法師雙蛇標誌旗幟的堅固巨艦，向茫茫大海進發著。

經過了風平浪靜的三天後，終於起風了。

開始時，風從東南方悄悄吹來，不久越吹越大，三桅船帆漲滿了，鼓得滿滿的，極有威勢，好不神氣。

灰鷹和他那二百名精選出來的航海好手，按班值勤掌舵，淡如的十二遊女則負起我們起居飲食之責，各人都起勁地幹著。

我和戰恨、巨靈及西琪由朝到晚都在惡補著巫語，連交談亦只限用巫語，不知多麼辛苦。

陰風號鈍而寬，實而重，在波濤洶湧的水面穩重前行，並沒有翼奇那兩艘帝國艦稍遇風浪即左傾右擺的情況。

在茫茫大海裏，我們有著孤獨無助的深刻感覺。

我利用自己神異的預感，指導著陰風號的航線，儘量避開風暴和雨帶，寧願多花一點時間。

到第十五天時，我們對四周起伏不斷的浪頭早習以為常，晚上睡夢時，除了浪聲風聲外，最令人難受是繩子承受著風力發出吱吱嘎嘎的刺耳聲音，像鬼神在哭泣尖號。不同粗細鬆緊的繩子，發出的音調各有不同，戰恨便投訴說聽得他整夜難以入寐，情願面對千軍萬馬，也不想聽這類聲音。

海水的顏色在轉變著，由深綠轉作深藍，陰風號開始折往西北偏北的方向，據灰鷹說，直到這刻，我們才離開沿岸的急流，駛上湧往大洋的寬闊海流裏。

唯一娛樂我們的是不時遇上的海洋生物，印象特深的是由早上一直追著陰風號嬉戲的沙魚群，直至午後才放棄追逐我們。

第二天早上更是奇景出現，大群海豚包圍著我們，附近海面全是翻騰著的黑脊背，受驚嚇的千萬魚兒躍離水面，此起彼落，蔚為奇觀，至此胸懷大暢，享受到大海動人的一面。

這天黃昏，我摟著西琪和淡如，擠在白楊木座裏，欣賞著夕照籠罩下安詳的海面，偶爾陣風吹來，才掀起點點浪花。

一群飛魚箭雨般由水中射出，閃亮的魚體筆直朝前飛出，力竭才潛入水中，令人目眩神迷。

我們三人看得趣味盎然。

榮淡如幽幽一嘆道：「我從未試過真正享受大海的旅程。只覺是苦事一項，但和蘭特一起後，甚麼都變成樂趣了。」

我想起一事問道：「淡如你是否真個見過巫帝，可知他是甚麼樣子的？」

秀麗法師榮淡如搖頭道：「我早告訴過你見到的只是代表他的巨大石像，那是隻很可怕的像蜘蛛般的怪物，但卻有張人臉，開竅時，這張人臉眼內會射出強光。」

西琪道：「如姊你怎和他交談。」

榮淡如道：「不需用口來說的，你會在心中聽到他的話，非常清楚，使你絕不會誤會是幻覺。」

我苦惱地道：「巫帝究竟是甚麼東西，沒有身體也能生存？」

淡如關心地道：「想不到就不要費神苦想了，你熟習了陰風的各種巫藥了嗎？」

我苦著臉道：「近千種巫藥，每種毒性不同，用法不同，連時間都有分別，我可以記得一半已不錯了。哈！印象最深的自是那些淺紅色，入水即溶，無色無味的催情春藥，真想每人餵你們一粒，看看你們會變成甚麼樣子。」

西琪笑道：「不要白費心機了，我和如姊都不怕春藥，獨怕你的催情手段。」

淡如訝道：「乖琪琪的詞鋒銳利起來了，蘭特！恐怕將來有得你消受。」

我嘆道：「枉我這麼疼愛你，一有機會就立即不肯饒人。」

兩女笑了起來，乖乖送上香吻。

我閒著無事，向淡如問起巫國的情勢來。

淡如詳述道：「大洋洲是黑叉人和紅魔人的天下，兩族長期處於戰爭狀態，直至黑叉王堯敵給我收伏後，戰爭才結束。」

我愕然道：「原來你是管治黑叉人的巫神。」

淡如道：「若非我另有任務，早在淨土就和你交上手了。」

我透出一口涼氣道：「幸好如此，否則以黑叉人的軍力，配上你的才智，可能是個完全不同的局面。」

淡如道：「狂雨法師是紅魔人至高無上的領袖，才智不下於我，所以你定要拋開一切，變成真正的陰風法師，若惹起他的懷疑，我們沒有一個人能活著離開。」

西琪問道：「如姊！我們現在的目的地是那裏？」

淡如道：「為了安全著想，我們會在黑叉人勢力下的『海龍港』上岸，那是黑叉人十大城市之一，夫君啊，我很怕你狠不下心來扮演陰風，那就糟了。」

我嘆了一口氣道：「放心吧！我會依足你的話去做，幸好黑叉人裏有位我很願意強姦的美女，就是戴青青。」

淡如橫我一眼道：「原來青青亦逃不過你的魔爪，那就好了，只要再加上幾名美女，或可含混過去，不過離開了黑叉人的勢力範圍後，就是其他人的地方，那時你定要顯出陰風的邪惡行徑，否則誰都會知道你是個冒牌貨。吃慣肉的惡獸是不會改吃草的。」

西琪擔心道：「陰風五年前才到過巫國，他們會否從聲音體型認出蘭特來？」

榮淡如道：「這我倒不擔心，一來他們體型相近，夫君的模仿力又強，聲音嘛，陰風一向說話不多，夫君經過這些日子來的練習，語調聲線把握得唯肖唯妙，唯一會露出破綻的，仍是陰風令人髮指的淫行。」

我不想再談這問題，改變話題道：「巫國除了這兩大族外，還有甚麼其他的種族和巫神？」

榮淡如道：「巫國內有超過百個的大小種族，多散居山林原野，只有『白女』、『色耳』、『長腿』、『鐵鬼』四個種族擁有城市，把黑叉和紅魔兩大族分隔開來，這四族本歸『喚天巫神』管治，不過喚天四年前因練巫術出了岔子慘死，其位由女兒『小風后』寧素真繼承，喚天一向與陰風不和，因為陰風曾數次向煥天要求得到他的女兒，所以今次若遇上小風后，你這陰風定須有點表現才行。」

西琪道：「寧素真懂巫術嗎？」

榮淡如道：「寧素真出名憎恨巫術，也因此得到人民愛戴，所以狂雨特別不喜歡她，只是巫帝屬意於她當黑叉人和紅魔人間的緩衝，所以狂雨才動不了她。我和她的關係很不好呢！唉！若要到巫帝宮去，她的領土則是必經之路，避也避不了，因為我們要從那裏坐船到紅魔人的首都去。」

我大感頭痛，道：「紅魔人是三大族裏最強大的種族，有些甚麼人才呢？」

榮淡如道：「紅魔人之王屠龍是狂雨的徒弟，對巫帝忠心耿耿，他的女兒屠姣姣，與寧素真、戴青青和我，並稱巫國四大美人，但屠姣姣你絕對動她不得，因為她是最得狂雨寵愛的人。屠龍手下有兩名超卓劍手，人稱紅魔雙劍，一叫柳客、一叫機鋒，兩人均是智勇雙全的猛將，正爭著做屠姣姣的夫婿，這事巫國無人不知，若你插手進去，局面將不可想像。」

西琪皺眉道：「我們可否藉口急於晉見巫帝，每處地方只停上一天半日，那是否可省卻很多煩惱呢？」

榮淡如嘆道：「我很想這麼辦，不過恐怕很難做到，黑叉人是我的下屬，如姊很難全不理他們的事，匆匆過門而去。到了紅魔人的地方後，更要依狂雨的方式辦事，若他蓄意不讓我們見到巫帝，又或巫帝不想那麼快召見我們，問題便大了。」

這時十二遊女之首倩兒到來說晚餐準備妥當，淡如吩咐道：「給我把灰鷹叫來！」

倩兒領命去了。

這十二遊女因要接受媚術的訓練，千挑萬揀下，都是萬不一見的美女，擅化裝偽型之術，兼之武功高強，對淡如又忠心，實是很大的助力。

淡如笑著向我道：「既知你對戴青青有這種嚮往，我們就改變航線，從另一港口登岸，教戴青青避不開你這邪人的淫辱。」

我為之啼笑皆非，想起一事，問道：「戰恨和巨靈躲到那裏去了？」

榮淡如道：「物似類聚，你這兩位好兄弟閒來無事，終日和我的乖女兒們鬼混，在我的首肯下，有四名遊女不堪情挑，失了身給他們，戀奸情熱，你說他們還有空閒的時間嗎？」

我聽得心頭寬慰，特別是巨靈，這總可算作對他失去采柔的補償吧，更何況遊女是自己心甘情願的，郎情妾意，何樂不為？

榮淡如瞅我一眼道：「我的乖女兒裏以倩兒和穗兒兩人資質最美，不若你將她們收作近身侍婢，和美姬及你在淨土的凌思，一起侍候你好嗎？」

我笑道：「你自己捨不得她們吧？」

榮淡如瞇了我一眼，送上香吻道：「當然捨不得，最好由我及早安排一下，否則稍遲說不定會給餓狼啣走了。」

無可否認，戰恨和巨靈都是很有男性魅力的男人，對女性有強大的吸引力。我絕不會和他們爭風呷醋的，因為他們都是好兄弟。

而且我得到這麼多美女，更存有容讓之心，笑道：「這事遲些再說吧。」

接著下來的二十多天，一點陸地的影子也看不到，波濤卻洶湧起來。

我們都到了艙頂的望台上，遙望前方。

戰恨和巨靈都是一點航海的經驗也沒有，奇道：「為甚麼風勢不急，海浪卻這麼大呢？」

榮淡如答道：「前面五十哩許外是航海的人最懼怕的『鬼礁』，一不小心，便會舟覆人亡。」

巨靈色變道：「海洋這麼大，難道不可以繞過它嗎？」

灰鷹嘆道：「可以的話，誰喜歡到那處去，只是這礁脈連綿百里，海面看去則無蹤無影，我們被海流帶到這裏時，才從暗湧的加劇知道正逐漸向它接近，想逃也逃不了。」

戰恨呼出一口涼氣道：「那怎麼辦？」

灰鷹道：「現在吹的是南風，所以唯一的希望是由北端繞過暗礁，但若風向忽轉，刮起西風來，我們就完蛋了。」

這時水手們開始依風向轉帆，扳過舵，隨著背後吹來變幻難測的南風繼續著令人膽顫心驚的航行。

戰恨和巨靈都很喜歡西琪，拉著她談天說地，以減輕心中的不安。

我和淡如來到船緣旁，大家心情都有點沉重。

淡如偎入我懷裏，輕輕道：「我從來沒有害怕的感覺，可是自嫁與你後，常有患得患失的恐懼，怕快樂的日子不能長久。」

我摟著她香肩道：「不用怕，我會保護你的，沒有人能從我手裏把你奪走，包括命運在內。」

淡如軟弱地道：「真可以這樣嗎？」

我微笑道：「若掉進海裏，我會把你救起來。」

接下來的十多個小時，水手們預備了一切應變的措施，把食水和糧食放在十多艘逃生用的小艇裏，將船上所有東西綁得牢牢的，以應付突起的浪頭和暗湧。

午後天降細雨，前方迷茫不可辨，更添驚險之情。

我們不敢躲進艙內去，怕船翻時逃不出來，全體集中到甲板上去，準備隨時坐艇逃生。

入黑後形勢更險惡，陰風號前進的運動方式似乎有點異樣。

灰鷹使人登上桅杆，遠眺黑沉沉的海面，幸好雨停了下來，在微弱的星光裏，仍勉強可看到前方海面突出了一排黑壓壓的礁石群。

當水手的呼叫由高桅上傳下來時，灰鷹臉如死灰高叫著他們鷹族的土語，水手奔來奔去，搶著把帆降下來，就像世界末日剛在這一刻降臨了。

灰鷹撲過來氣急敗壞道：「南風停了，現在我們被捲進了向東去的急流，若依此方向移動，會朝著暗礁駛過去。」

戰恨駭然道：「那怎麼辦？」

灰鷹道：「現在改由人力操控，由艙底運槳行舟，希望能逃離這急流。」

我道：「讓我們去幫手。」

灰鷹道，「不！我的手下合作慣了，讓他們操槳比較妥當點。」說罷匆匆去了。

陰風號一下一下地顛簸著，海面波浪的洶湧情狀肯定是暗礁造成的。

急激的浪湧此推彼撞，陰風號像塊小木頭般高起低落，各人失去了說話的興趣。

我摟緊西琪和淡如，和戰恨、巨靈、十二遊女在船頭焦心地苦候著即將來臨的命運。

這時前方盡是暗礁可怕的魔影，近得像觸手可及。

陰風號半傾斜著往暗礁靠攏過去。

暗礁在水中半掩半露，海面上水花飛濺，泛著泡沫。

這時若掉進水裏去，將不會是淹死而是喪命於連續的撞擊下。

灰鷹又撲了過來，叫道：「登上救生艇，我們絕無可能繞過暗礁了，現在唯一方法是棄艦逃生，或者尚有一線生機。」

我伸手去握著西琪的小手，靈覺往只在兩哩許外的暗礁探過去，搖頭道：「小艇更抵受不住急流的牽扯，我們不若往暗礁直駛過去。」

灰鷹駭然道：「這怎麼行？」

我喝道：「我沒有解釋的時間，把其中一張帆升起一半，依我的指令緩速前進。」

淡如嬌叱道：「照大劍師的吩咐辦！」

巨浪滔天裏，在船上微弱的風燈照耀下，陰風號朝著可把任何船隻吞噬的暗礁筆直駛。

西琪伏在我懷內，一對纖手緊握著我的左手，而我則舉起右手，手指撮聚，平舉胸前指示著船應走的角度和方向，灰鷹目不轉睛看著我那微擺著的手掌，喝出船行的角度，讓舵手調整船向。

西琪的心靈和我連成一體，使我的靈覺以倍數增強，清楚無誤地探測著黑漆海裏突出來或沒在水面下的危險。

我集中全部靈力，應付即將來臨的艱苦旅程。

這是個全生或全死的遊戲，若讓船體撞到鋒利的珊瑚礁去，會把整艘船破開來，陡峭的浪波將把陰風號無情地掀翻，那時所有人都變成任由急流擺佈的犧牲品，沒有一個人能活命。

「隆隆」聲中，陰風號顫震著駛進珊瑚礁裏。

我反而輕鬆下來，突出水面的礁與礁間實在有很大的空間，真正的危險是在低於水面的暗礁。

靈覺不住伸延，剎那間整個形勢給我了然於胸。

也看到橫亙在正前方無路可通的礁石群。

我的手忙傾往左方四十五度角，大叫道：「危險，左轉！」

灰鷹大聲傳令。

激起的浪花打上望台，沒有一個人不是渾身濕透。

更使人驚心動魄的是激浪急湧撞上礁石悶雷般的轟鳴聲，仿似惡魔在海底裏慘號悲呼，響徹黑沉沉的夜空。

在水手死命運槳，半帆調動下，陰風號傾側著往左方彎去，險險避過眼前的厄運。

破碎的巨浪呼號起伏，拍打著四周的礁石，波濤滾湧，我們彷似置身鬼域，再感不到絲毫人間的平靜和溫暖。

西琪的嬌體貼靠著我，不住抖顫。

陰風號在兩座大山般的巨礁間穿行而過，航線依著我的指示左彎右曲，避過水底的礁石，巨浪給兩邊巨礁一夾，愈掀愈高，浪與浪間深深的波谷，使我們不得不抓緊船上的桅杆繩索等一類東西，以防墮進海裏去。

這時我們再聽不到礁脈傳來的怒吼，耳裏只有兩旁巨礁的砰砰拍打聲。

淡如腰上繫著繩子，由後面把我攔腰摟著，戰恨巨靈則從左右扶著我，令我能保持直立的姿勢。

忽然間，一個巨浪不知由那處湧來，虛飄無力下陰風號被湧上了半空，以驚人的高速衝上浪脊，整艘船發出吱吱響叫，我們五個人立足不住，一齊滾倒望台上。

陰風號落了下來，隨著由後湧來的狂濤奔馬般往前衝去。

這一刻連我也無所作為，只能聽天由命。

命運再不是掌握在我手裏。

又一座浪山崛起後方，當陰風號跌落下去時，海浪由後面狠狠撞過來，整船連人全浸到洪水裏去。

強大的吸扯力把我們衝得在甲板上翻滾不休。

驀地壓力減少，浪山在震耳欲裂的吼聲及撞擊聲中像個最不受歡迎的惡客般過去了。

陰風號的帆桅奇蹟地完整出現在頭上，連風燈竟也沒有熄滅。

忽爾平靜下來。

陰風號穩定地往前飄去。

我們不能置信地爬起來。

不知由那裏鑽出來的灰鷹狂叫道：「過去了！過去了！我們穿過了。」

全船上下人等歡聲雷動，欣喜如狂，互相擁抱慶賀，連淡如也給戰恨乘機抱了。

天明時，海面回復浪靜風平。

我和淡如西琪回到船尾，享受劫後的歡娛和寧洽。

西琪向我微笑道：「蘭特，剛才我和你的靈力連結起來時，感到很興奮，有點和你在做愛的感覺。」

我呆了一呆，道：「真的嗎？我可能分心到暗礁上，所以沒有這種感覺，惟有待會多和你做幾次愛，好好補償這損失。」

西琪美得令人目眩的俏臉露出個不知好氣還是好笑的表情，橫我一眼，別過俏臉去看落在遠後方的礁脈。

淡如輕嘆道：「直到現在我才明白你真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從沒有船敢通過這可怕的礁石群的。」

戰恨、巨靈和灰鷹三人齊往船尾來，報告了船上的大概情況後，灰鷹道：「船的毀壞不算嚴重，很快可修好，最大問題是糧倉給水衝了進去，所有食物都流失了，放在艇內的食物又一點不剩，餘下尚有四十多天航程，食物會成為最大的難題。」

我微笑著從白楊木座旁的箭筒拔出一枝利箭，站起來找了條繩子綁在箭尾處，另一端綁在木座的扶手處，拿起「射日」大弓，來到船尾處。

眾人好奇地走到船緣旁，看看我怎樣從海中獲取食物。

「颼！」

勁箭射進海裏。

繩子扯得筆直，接著顫動起來。

灰鷹叫道：「天！你怎能看到水底下的東西？」

我大笑道：「這條魚最少有個人那麼重，助手們，給我扯他上來。」

眾人興奮起來，爭著來扯繩子。

我微笑道：「若我們給餓死了，誰去告訴人我們曾成功穿越那鬼礁石？」

## 第七章 迎浪之城

「鏘鏘鏘！」

西琪把戰恨狠辣的三矛完完全擋開，劍勢一展，殺得對方不斷退後，怪叫連聲。

巨靈嘆道：「小琪琪的劍真厲害。每次和她交手都像進步了一點，說出來都沒有人相信。」

榮淡如嬌叱一聲，撲了出去，接過西琪的攻勢，鬥在一起。

戰恨抹著汗走回來，苦笑道：「由她身上可以想像為何大元首怕了魔女百合。西琪是天生的劍手，怕除了大劍師外，沒有人可以勝過她。」

我含笑看著兩女此進彼退，鬥個旗鼓相當，連戰三人後，西琪仍沒力竭之象。

「叮叮！」

榮淡如嬌笑道：「我不打了！」

西琪回劍鞘內，淡如借勢上前，把她擁入懷裏，在她脣上吻了一口。

戰恨兩眼放光，叫道：「秀麗法師，來！我和你練劍，練完後記得來這一套。」

兩女笑著走過來。

榮淡如向戰恨道：「不是定要比劍才可以親熱！」靠往戰恨，送上香脣，讓這餓狼首次嘴對嘴輕吻一下，才嬌笑著回到我身旁。

戰恨神魂顛倒地嘆道：「確是最懂迷惑男人的妖精！」

眾人笑了起來。

巨靈羨慕地道：「不公平！我對淡如規行矩步，應更得獎賞才對。」

我伸手在西琪的香肩拍了一記，作出示意。

西琪嫣然一笑，走過去摟緊巨靈，送上香吻。

巨靈渾身一震，慌忙吻下去。

他比戰恨君子得多，輕輕一吻，放開西琪，讚嘆道：「我想即管吻上魔女百合，也不外如是。」

西琪還是第一次吻我之外的男人，俏臉微紅，回到我的身旁。

我感受著各人間真摯的友情，這近百天的旅程，使我們變成了一個親切的家庭，再無分彼此。

戰恨道：「我忽然感到就算得不到秀麗的身體，都心滿意足了，現在這種關係更美妙。」

榮淡如瞅他一眼道：「這才是好孩子。」

巨靈點頭道：「淡如的乖女兒都得她真傳，在床上那種嬌媚真可使男人發狂，將坐船這麼難過的日子，變成了人間的天堂。」

高桅上傳來興奮的喊叫。

榮淡如喜道：「看見陸地了！」

迎浪城是大洋洲東南端靠海的大城市，是巫國沿海最重要的海港，海灣深闊，泊滿了各式各樣的船隻。

當陰風號駛進港口時，四艘戰船迎了上來，兩艘護在船側，兩艘在前領航，帶著我們往最大的碼頭泊去。

我換上陰風的衣袍，戴上那精緻的假臉，和淡如並排卓立船頭。

戰恨和巨靈則換上陰風將領的服飾，權充護衛。

西琪穿著男裝，稍掩艷容，背著我的魔女刃，成為我的女徒兒。

陰風生前有一習慣，就是每晚必須有女人侍寢，所以有個隨身女徒，實是必然的事。

接著就是淡如的十二個乖女兒和灰鷹。

「隆隆」聲中，陰風號泊往岸旁。

號角聲起，一隊鮮衣華服的黑叉儀仗隊，在碼頭上奏樂歡迎，一群迎浪城的重要人物，在岸上列隊恭候，我一眼把立在最前頭的戴青青找出來，我定要找個機會，告訴她我是誰，以免生出不必要的誤會，利用她演出一場好戲。

陰風號終於停定。

互相禮讓一番後，黑叉人的領袖秀麗法師榮淡如帶頭由跳板走下船去，我跟在她身後，來到碼頭上。

踏足穩定的實地時，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覺。我聽到戰恨和巨靈兩人在身後輕微的嘆息。

碼頭上所有人一齊跪倒以巫國話高呼了三聲「秀麗法師」。

榮淡如笑道：「各位請起，我帶來了一位貴賓，就是尊貴的陰風法師。」

眾人站了起來，驚懼的眼神往我望來，只從他們的神態，可看出陰風是如何不受歡迎。

我強迫自己湧起邪惡之念，由眼射出，掃過眾人，到了戴青青身上時，上下打量了一會。

戴青青秀目閃過怒色，強忍著不發作，轉向淡如道：「屬下在東宮安排好了一切，以作陰風法師和隨員歇宿之所。」

榮淡如道：「讓他們和我住到主宮去，我們還有要事商討。」

戴青青俏臉微變，不敢拂逆淡如的指令，垂頭道：「我們還要向法師報告淨土的戰情。」

榮淡如冷冷道：「我剛由帝國回來，大致知道情況，今次的戰敗，每一個人也難逃罪責。」

眾黑叉將領齊露出恐懼神色。

戴青青道：「我們願擔當責任，現在堯敵死了，法師須為我們另立新王，否則群龍無首，可能會出現分裂的局面。」

榮淡如點頭道：「我自會有所安排。」轉頭向我道：「陰風法師！請隨秀麗登上馬車。」

我模仿陰風，發出一串他招牌式的邪笑，壓低聲音，變得略帶粗啞道：「秀麗你還是找個年輕小伙子陪你吧！我想和戴神將共乘一車，問問有關他們和蘭特交手的經過。」

榮淡如發出銀鈴般的嬌笑聲，白我一眼道：「由得你吧！小心青青會給你來一劍。」

我狂笑道：「沒有女人試過滋味後還捨得殺我的，包括你秀麗法師在內。」

戴青青氣得粉臉通紅，仍強忍著沒有發作，低聲道：「法師請起行。」

其他黑叉將領憤慨的眼神往我射來。

我冷哼一聲，運起森冷的邪芒，往他們掃去。

眾黑叉人抵敵不住，紛紛避開眼光。

這是個好的開始。

我和戴青青並排坐在車廂裏，往主宮進發。

迎浪城的建築遠及不上日出城的高大宏偉，但勝在實用樸拙，別有一番規模。

沿途看到很多神廟，顯出黑叉人對宗教的狂熱。

道上沒有歡迎的人群，疏落的行人看到秀麗的馬車時，眼中都射出惶恐之色，看來對巫帝的統治，他們實是無可奈何。尤其堯敵已死，國勢大弱，可能會給紅魔人把整個黑叉國吞掉也說不定。

身旁的戴青青在高度的戒備狀態下，怕我會向她施展防不勝防的巫術。

我那輛馬車兩旁隨行的黑叉將領特多，不時望往車內，怕我會對戴青青下手。

青青見我出奇地沉默，莫測高深，更是惴惴不安。

我低聲道：「青青！」

戴青青尖叫道：「不要向我施展妖術！」

兩旁將領紛紛靠過來，喝道：「戴神將，沒事吧？」

我心中大窘，知道青青聽到是蘭特在叫她，反誤以為是一種巫術，致有此反應。

兩眼一瞪，往車外的將領掃去，冷哼道：「你們想背叛巫帝嗎？」

戴青青一驚道：「法師誤會了！」向手下喝道：「沒事了！」

眾黑叉將領無奈下繼續護車而行。

想起一法，往她望去，眼神回復平日的清明，柔聲道：「戴神將！我──」

戴青青駭然別過頭去，怒道：「我知法師你精擅迷魂大法，若你敢對我施法，我拚著不要性命，也不肯和你罷休。」

這回真是大感頭痛，我低聲道：「記得我曾看過你的裸背嗎？」

戴青青全身劇震，往我望來。

車外的黑叉將發覺異樣，又向戴青青詢問。

戴青青揮手示意他們退下後，難以置信地往我望來，口脣顫震著，既怕我是在施展巫術，又懷疑我真的是蘭特。

我柔聲道：「不要害怕，不要有強烈的反應，我是蘭特，陰風給我殺了，現在只是戴著他的假面具。」

戴青青嬌軀再顫道：「蘭特！啊！蘭特！你終於來了。」接著一震道：「你怎能瞞過秀麗妖女？」

我道：「何須瞞她，她是我的人了，記著！我現在扮的是邪淫無比的陰風，你神色間千萬不要露出破綻，明早我會起程往小風后的風城去。」接著露出個陰風的招牌式邪笑道：「今晚我會把你玩弄個夠，反對嗎？」

戴青青羞喜道：「不反對！」

我心中一熱道：「你要放出消息，把我的淫行誇大，如此一來，沒有人會懷疑我的身分了。」

馬車恰於此時停下。

原來抵達了主宮的門前。

戴青青藉口和秀麗有要事商討，取消所有宴會。

我們則留在後宮裏，享受一下百日海上艱苦旅程後的輕鬆。

到了傍晚時分，淡如和青青兩人回到後宮，我們全體躲進會議廳去，外面則由十二遊女和灰鷹的人把守著。

我脫掉假面具，看得青青秀目發亮，不顧眾人眼光，撲入我懷內，不肯離開。

戰恨見戴青青如此嬌俏，異國風情，看得眨眼都忘記了。

榮淡如嗔罵他道：「找你這餓狼來扮陰風才對，只要演回自己，包保沒有人發覺。」頓了頓：「黑叉國現在形勢非常惡劣，青青由你來說吧。」

戴青青依依不捨地離開我的懷抱，含羞向各人打招呼，我乘機逐一介紹。

青青這時才發覺換回女裝的西琪，一呆道：「你比仙女還美！」

西琪親切笑道：「以後我們是姊妹了！」

戴青青心情大佳，道：「整個黑叉國都布滿狂雨的間諜，所以我們兵敗回來後，立時漏出風聲，說我們私下和淨土人和解，背叛了堯敵，現在紅魔人正調動大軍，作出威凌之勢，而狂雨則送來最後通牒，命我們餘下的神將到紅都解釋，那其實和不戰而降沒有甚麼分別。」

榮淡如冷笑道：「那即是趁我不在時，乘機侵犯我的地盤。」

我給他們的關係弄得有點胡塗，道：「淡如，你先要讓我弄清楚你們的關係。」

榮淡如歉然道：「對不起！事實上這筆胡塗帳是由巫帝一手造成的，他訓練了我們這批巫神出來，征服了大小洋洲的所有民族，至於如何征戰、如何管治則一概不理，也不關心，他最重視的只是如何征服帝國，所以才有出兵淨土和帝國的事，他許下諾言，誰能控制了『帝國』，他便會立之為三洲之王，所以我們這些巫神都把征服帝洲視為最高目標。」

戴青青道：「秀麗法師最得巫帝寵愛，所以也最招狂雨和紅魔人的嫉恨，一有機會，便來欺壓我們，現在有了這麼好的藉口，秀麗法師又剛好不在，所以怎肯放過我們。」

我道：「巫帝真的不理你們間的鬥爭嗎？」

榮淡如道：「他說只有鬥爭才可培養出強者，不過巫神間的鬥爭卻是他禁止的，就算狂雨把黑叉人殺得一個不留，他都不會理，可是若狂雨把我殺掉，就會招來巫帝的懲治。」

戴青青道：「現在怎麼辦才好？」

我輕鬆地道：「萬事都有淡如頂著，由她親自去向狂雨周旋，只要拖到幹掉巫帝，紅魔人再不足懼。」

榮淡如搖頭道：「蘭特你太低估狂雨的手段了，若他設法把我軟禁一段時間，黑叉人肯定完了，就算將來我向巫帝投訴，巫帝絕不會理會。」

西琪淡淡道：「只是你一人，或會鬥不過狂雨，若加上陰風，情況便不同了。」

榮淡如皺眉道：「真正的陰風怎會和我合作，只是這點，已會惹起狂雨的懷疑。」

西琪一對眸子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徐徐道：「假設你們兩人真的合作，狂雨必然會設法找出你們合作的原因，那時我們可編排出撲朔迷離的障局，讓狂雨自己去猜想，又不致懷疑夫君的身分。」

榮淡如俏目亮了起來，走過去同時摟著西琪和戴青青的腰肢，向我嬌笑道：「我們三人誰美一點？」

我們為之愕然，想不到她竟然還有這等心情。

我道：「在我心中，你們三個都是那樣美。」

榮淡如道：「就讓我們三人與你做出一段撲朔迷離的關係吧！」接著在青青臉蛋上香了一口，道：「由今天起，青青繼承堯敵的位置，成為黑叉之王。」又在西琪臉蛋香了一口，道：「你則是另一粒來自廢墟的種子，被陰風控制了心神，而我則和陰風發生了曖昧的關係，這應夠狂雨的腦袋消受的了。」

巨靈拍案叫絕道：「我明白了，當青青被陰風強暴了的消息傳出後，狂雨既會懷疑是陰風想控制黑叉族，而又弄不清楚秀麗和陰風間是誰控制著誰，在這種情況下，他必不敢輕舉妄動，以免招來你兩人聯手的攻擊。」

戰恨也恍然道：「他甚至可能不敢阻撓我們去見巫帝，因為怕誤了送這美麗種子的大事。」

榮淡如笑道：「只要我們每件事都含含糊糊，真假莫測，似是而非，定要教狂雨頭痛至死。」香了西琪一口讚道：「妹子你的腦袋真了不起。」

我站起來伸個懶腰道：「所以最關鍵處，就是我要演好陰風這個角式，好了！青青，我怕也可以開始向你施暴吧！」

戴青青羞得垂下了嫣紅的俏臉，輕輕點了點頭，先自走了。

戰恨嘆道：「好兄弟！不若由我扮陰風吧，免得你的良心惴惴不安了！」

我帶著戰恨和巨靈兩人，昂然穿房過舍，直往青青居住的寢宮闖去。

四名侍衛攔在大門處，喝道：「神將有令，誰也不可以進去。」

我兩眼射出邪光，罩著四人。

四名守衛呆了一呆，手上武器全掉往地上去，人也昏倒地上。

我這迷魂大法，恐怕比陰風自己施展更厲害。

我們排闈直入，將沿途攔阻的女親兵逐一制伏，闖進內宮去。

幾名侍女迎了過來，轉眼給戰恨巨靈兩人綁了起來，動彈不得，我要她們做我「惡行」的見證人。

戴青青在兩名美麗的女親兵護持下，走了出來，怒喝道：「陰風法師！你想幹甚麼？」

我仰天長笑道：「我要的女人，從來飛不出我的五指山，你戴青青何能例外。」

兩名女親兵怒喝一聲，拔出長劍，往我劈來。

戰恨巨靈左右搶出，和對方鬥在一起，戰事轉瞬結束，兩女兵落進戰恨和巨靈手內。

我冷笑道：「這兩個給你兩人享用，記著，要溫柔一點。」

哭叫聲中，戰恨巨靈兩人抱起兩女，往內堂走去。

那些哭叫聲當然是假的，兩女都是戴青青的親信，但「強姦」嘛？卻是真的，否則怎能入信於人。不過可不是我想出來，而是他們要求，青青首肯的。

戴青青鐵青著臉，手握到劍柄去，喝道：「叫你的臭手下放開我的人。」

我往她迫過去。

「鏘！」

青青拔出長劍。

「蓬！」

一股紅煙由我指頭射出，正中青青臉上。

青青長劍墮地，被我一把抱住，往內進走去。

在青青的香閨裏，我把她放回地上。

青青歡天喜地反摟著我道：「怕不怕我的手下會來救我？」

我搖頭道：「灰鷹和他的手下持著淡如的法令守在宮外，誰敢闖進來，而且也不知我在這裏。你可以安心。」

青青搖頭嬌笑道：「若你不脫下這可怖的臉具，我寧願死也不肯被你這奸徒淫辱。」

我笑著脫掉陰風那塊假臉，小心翼翼放在茶几上，坐在床緣輕喝道：「背轉身！」

戴青青俏臉微紅，橫了我一眼後，轉過身去，不用我吩咐，輕柔地寬衣解帶，直至以全裸的背向著我，傲然挺立著道：「滿意了吧！大劍師。」

我看著她動人的玉背，吞了一口饞涎，嘆道：「當日我看到你的裸背時，只想到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在前面看看，否則將是人生裏的大缺陷。」

戴青青仍背著我道：「大劍師有記掛著青青嗎？」

我想起她的時間其實並不多，這時卻不能給她正確的答案，道：「當然掛著你！」

戴青青輕輕道：「自敗於你的劍下，又給你羞辱一番後，每天晚上我都想著你、夢到你。」

我奇道：「那你白天想甚麼？」

戴青青跺腳嬌嗔道：「蘭特！你像你的劍一樣，太霸道了，迫得人透不過氣來。」頓了頓輕嘆道：「白天時我拚命工作，儘量不去想你，否則我會因思念你以致心力交瘁而死的，滿意了嗎？」

我心中大為感動，想不到她對我用情如此之深。

戴青青微嗔道：「你看夠了沒有？」

我笑道：「來！讓我看你的另一面。」

戴青青緩緩轉過身來，把她驕傲美麗的胴體毫無保留地呈現在我貪婪的目光下，柔聲道：「你只是看看嗎？」

我再忍不住熊熊升起的慾火，張開手來，摟接著她那撲入我懷裏的嬌軀。

我們在大床上瘋狂做愛。

在其中一次的歇息裏，青青柔聲問道：「你會把我帶回淨土去嗎？」

我肯定地道：「當然會。」

青青緊摟著我，喘息著道：「假設你真是陰風，我就慘了，我知道你們來後，那時還不知是你，已準備自殺來為你保存貞節，但又不甘心，因為死了便再沒有機會見你，心裏矛盾極了。現在真好，雖給人凌辱了，但既不用死，又可見到你。蘭特，我可以隨你到巫宮去嗎？就當我是被人控制了靈魂好了，不過那也是真的。」

我嘆道：「我也捨不得和你暫別，但正經事要緊，乖乖留在這裏吧！我定會回來接走你。」

戴青青眼珠滴溜溜一轉，毫不失望地道：「我相信你，正如我相信你一定會來見我，只是想不到你來得這麼快，又這麼快和我像現在那樣。蘭特！你是第一個讓我看第一眼時想到和你上床的男人。」

我大感興趣問道：「這倒奇怪，對男人來說，只要對方有點吸引力，便可以第一時間上床。可是通常女人都會慢熱一點的，為何戴神將如此恩寵蘭特呢？」心中卻想著，這妮子心中必是另有計畫，教我撇不下她。

戴青青深情地道：「或者是因為你的英雄氣概吧！又或者是因為你的眼睛，像你的劍那麼鋒利，把人家所有矜持和防禦都破開了。」

我嘆道：「很多時我只感到自己是個貪花戀色之徒，見一個愛一個，好色如命！」

戴青青獻上香脣，道：「不是那樣的，只是你多情心軟吧！你為和平所作出的努力，是應該有回報的，為何不可以讓我們獻上身心來報答你，那不是挺美嗎？難道你忍心不理苦戀著你的女子嗎？何況貪花戀色，乃人之常情，我所知有條件的男人，誰不是妻妾成群呢？」

我感動地道：「是的！我不能夠、也捨不得拋下你們不理。」

戴青青道：「蘭特啊！快天明了，在你離開前，好好疼愛青青吧，可憐我明天還要裝出被施暴後的淒涼樣兒，你現在怎能不預作補償呢？」

我微笑道：「你不用扮出淒涼樣兒的，因為你已給我勾了魂。」

## 第八章 風城艷后

翌日清晨，在淡如的安排下，我們悄悄踏上征途。

灰鷹在他的族人裏精挑出三十人來，都是真正的好手。

我們雖只得四十八人，不過即管萬馬千軍，亦未必可困得住我們。

大洋洲是塊荷葉形的大陸，我們登岸處是這片荷葉的東南端，而巫宮的所在卻是遙遠的北端，若毫不停留的話，也需三至四個月的時間，才可抵達目的地。

這片大陸近大半地方仍是未開發的曠野和山脈，城市與城市間的距離極遠，信息傳遞的工作都靠受過訓練的鷂鷹負起來，所以當我們到達風城時，有關我們的消息將會傳遍整塊大地，他們會怎樣反應呢？

日夜兼程下，我們幾經艱苦，來到橫亙在迎浪城和風城間的臥龍山脈下，那是離開了迎浪城後的第二十七天。

到風城去只有一條捷徑，就是穿過臥龍山脈的唯一峽道──龍口峽。

這時人馬都需要休息，於是紮營生火，準備膳食。

由於入冬已深，天氣寒冷，各人都穿起厚厚的棉革，圍著火堆取暖，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著。

我心中忽感煩躁，找了個藉口，獨自走到曠野，找了塊石頭坐下，遙望起伏連綿有若臥龍的山脈。

我不能控制地想起無數的人和事，想起了采柔妮雅，想起華茜山美，想起和她們一起時的溫馨日子。

想起美絕人寰的魔女百合，她的垂青令我感激不已，只感到自己不配她的恩寵，我實在太幸運了。

最後只念著公主。

假若悽慘的命運真降臨到她身上，大地是否真的如百合所說會永遠沉淪呢？

巫帝究竟是甚麼怪物，為何會以人面蛛身的雕像來代表自己。他和異物的鬥爭究竟是如何開始的？

這樣的邪魔，是否人力所能對抗？

儘管我擁有了奇異的能力，畢竟仍是一個人，而巫帝則是沒有身體也可存在的邪惡力量。假若他真的變成了公主，我能否下手殺死「他」？因為那也代表要把公主殺死。

這還不是問題，若他變成了公主，那代表了他亦擁有了類似西琪能死而重活的體質，誰還可以真正殺死他。

想到這裏，我心焦如焚，恨不得立時飛到巫宮去。

西琪來到我身旁，靠著我坐下來，輕柔地道：「蘭特，你心內充滿了焦慮和痛苦。」

我嘆了一口氣，舉手輕撫著她粉嫩雪滑的臉蛋，道：「未來的道路會比以往任何一條路更難走，使人泛起有心無力的可怕感覺。」

西琪倒入我懷內，摟緊我的腰，舒適地透了一口氣道：「蘭特！我愛你，乖琪琪愛你愛得發了狂。」

我稍感安慰道：「我也愛你！」

西琪仰起俏臉道：「放心吧！通過了我，廢墟裏的父神等若在你的身旁，助你應付危難，否則母親百合不會讓我們來向巫帝挑戰。」

我一震道：「你說甚麼？」

西琪熱烈地吻著我，嬌喘著道：「我說父神可以通過我，在危急的時刻超越遙闊的距離輸來他的能量，把巫帝徹底毀滅，但若給巫帝佔據了公主的身體，即管父神也沒有把握把他除掉，因為他已同時擁有自己和父神的力量，父神是完全無法毀掉自己製造出的東西的，那時只有靠你了，若你不能勝過他，人類再沒有半點希望了。」

我沉聲道：「巫帝究竟是甚麼怪物？」

西琪道：「我是直至母親喚起我深藏在生命因子裏的記憶後，才約略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她坐直嬌軀，望往晚空下的臥龍山脈，臉上掠過驚怯的神色，低聲道：「他是那次把全球文明毀掉時意外出現的生命變體，對人類有著最深刻的仇恨，也擁有人類所沒有的邪惡力量和智能，若非你的出現，連父神對他也無可奈何。」

我並不明白她在說甚麼，只有問出了我最想知道的問題道：「你的父神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西琪道：「父神是人類所能製造出來最偉大的東西，他既是人，也不是人，他有著別於人類的感情和思考方式，當大毀滅發生時，他正在孤寂的虛空裏作著永無休止的探索和尋找，但他的能力使他感知到故土上的變異，於是他回來了。」

我聽得目定口呆，西琪說的事實在太深奧難明，完全超出我想像力的範圍之外。

「當父神由遙遠外空回到這圓球時，大災難後剩餘的人類和所有生物都被這種以千萬計的變異物體殘酷地屠殺掉，這變異物體成為大地的霸主。」

我的呼吸急速起來，抓著西琪的肩頭，不住喘息著。

早想到在以前的一段歲月裏，曾發生過驚天動地的災難，想不到可怕至此。

「父神基於神經內保衛圓球的神聖指令，與這些恐怖邪惡的變異物體展開最激烈的鬥爭，最後兩敗俱傷，父神的身體化成了廢墟，再沒有來回時空的能力，那變異物體具有形質的所有身體，也全被毀掉，潛藏到現在巫帝宮殿的地下，藉著該處的磁能勉強保留著能量，等待再生的機會，那就是巫帝。」

我全身一震，倒入西琪懷裏，呻吟道：「我明白了，於是父神釋放出各種生命的種子，引導著整個昔日文明的延續和重建，而巫帝則利用人性醜惡的一面，製造出巫神，為他建立巫國，讓我們這些蠢人互相屠戮。是嗎？」

西琪點頭道：「是的！巫帝要製造的是仇恨，他要利用愚昧的人來對付父神，父神無奈下造出大元首，對付巫帝，接著的事你都知道了，我可愛的夫郎。」

臉上一涼，一球白茫茫的東西掉在我臉上，使我精神略振。

西琪望往上空，叫道：「下雪了！」

我神思恍惚地往上望去，廣闊的天空裏，白濛濛拳頭般大的雪花飄下來。

戰恨和巨靈的歡叫聲從遠方傳來，這兩個傢伙還是第一次看到雪景。

不片晌，整個天地變得一片純白，地上鋪滿了白皚皚的軟雪。

淡如興奮地奔來，叫道：「下雪了！讓我們擲雪球呀！」

當她奔至近前，才發覺我異樣的表情，駭然摟著我，心痛地道：「好夫君，你怎麼了。」

我苦笑道：「我剛知道巫帝是甚麼東西，你說我應該有一副怎麼樣的表情呢？」

戰恨巨靈和十二遊女在外面玩雪玩得花樣百出，興高采烈，我們三人卻躲在帳內纏綿歡好。

只有她們充滿了愛的胴體，才能使我忘掉那可怕的事實，人類的愚昧和無知。

只有愛才可以振起我的意志，繼續這持續了不知多少歲月的鬥爭。

這在異物和巫帝間的鬥爭終到達最後的階段。

若巫帝勝了，人類的存在將走到盡頭。

若有人知道這真實情況，怕再也不能睡得安寧。

兩女在我懷裏熟睡過去後，我仍瞪大眼睛，難以入寐。

我痛苦得想對著空山曠野狂叫，只有那樣才可洩出心中的恐懼和痛苦。

最後終於忍耐不住，小心推開兩女，為她們像外面的雪那麼不染半點俗塵的嬌體蓋好被子，爬出帳外。

大多數人都睡了，醒著的只有輪班當值的遊女和鷹族的戰士。

我向他們打個招呼，在月照下的雪地上緩步走著，思索著異物和巫帝間當年那驚天動地的鬥爭。

這刻飛雪在就好了，我可以騎著牠在雪地馳騁，像會飛的雪那樣。

大雪早停了，剩下飄飛的雪粉，撒在我的斗篷上。

我順步往龍口峽踱過去，半個小時後來到峽口外積滿了雪的疏林處。

心中警兆一現，躲到一棵樹後，才往外望去。

長靴踏在積雪上的聲音密集響起。

我心中一懍，這麼多人，深夜時分鬼鬼祟祟來到這裏，哪會是什麼好事。

往外望去。

只見三十多人由龍口峽那邊閃縮地走過來。

這些人中有十多人穿著灰白相間的輕革冑，另外十多人則是絳紅色的甲冑，顯然是兩方面不同派屬的人，合在一起辦事。最令我注目是其中一個全身連頭部裹在白毛裘的女子，體態輕盈，移動時姿態動人之極。

陪在她旁是個絳紅輕甲，肌膚略呈紅色的男子，相當英武，肩上多了其他人所沒有的紅條，身分明顯在其他人之上。

眾人到了雪林外圍處伏了下來，往我們兩哩外的營地窺視著。

白裘女子狠狠道：「陰風老妖、秀麗妖女，我看你們今次怎樣逃過劫難。」

她的語氣雖狠，仍非常悅耳動聽。

她身旁的絳革男子道：「小風后放心吧，任他們有通天妖術，始終是血肉之軀，只要踏進峽內，我們發動布置，包保他們粉身碎骨，連渣滓也不會剩下來。」

我的心劇跳一下，原來跟前的白裘美女，竟是巫國四大美女之一的小風后寧素真，想不到她和秀麗及陰風有這麼大的仇怨。

心中又感奇怪，若秀麗和陰風這麼容易解決掉，他們早死了千百次，不會活至今時今日了。

寧素真憑甚麼這般有把握呢？

寧素真低聲道：「狂雨法師的巫藥真的可克制他們兩人嗎？術由神將！」

術由答道：「當然！大法師乃諸巫之首，法力最高強，他保證的事絕錯不了。」

兩人又談了一會，術由站起身來道：「我們回去吧！」

寧素真眼望前方，站了起來，忽地嬌軀一震道：「你──」

慘哼響起，寧素真的手下紛紛倒往地上，他們都是給對方捂著了口鼻，再以鋒利匕首由後背刺入，穿透心臟，當場畢命。

寧素真給對方由後面制著，猛掙幾下，斗篷落了下來，露出如雲秀髮。

術由的兩名手下撲了過來，分左右挾持著她。

寧素真剛想叫，術由一拳打在她小腹處，痛得她彎下身體，口中給塞進了一團布。

我看得目定口呆，想不到好好合作的兩幫人，為何會變成如此局面。

術由用手捏著她的下頷，將她的俏臉托起來，獰笑道：「寧素真，你太天真了，陰風和秀麗豈是如此容易殺死，未進峽口他們已可發現我們的存在了，哈！」

我這才看清楚小風后的俏臉，心中讚嘆，確是不可多得的美女，她的皮膚白皙異常，宛如無瑕的白玉雕成。眉侵入鬢，一對鳳目神采照人，若非在這等惡劣環境裏，必是風情萬種、綽約多姿，足以迷倒所有男人。

術由淫笑道：「脫掉她的衣服，想不到我術由如此艷福齊天，竟能得到不屑一顧天下男子的小風后。」

手下脫掉寧素真的毛裘，露出裏面緊身的黃色武服，把她纖美豐滿的身體表露無遺，確是男人恩物，人間極品。

術由獰笑道：「這些由我來為她脫。」伸手為她解開胸前的鈕子，眾紅魔人圍了過來，嘿嘿淫笑。

術由一邊解鈕，一邊淫笑道：「念在你如此動人，讓你死也不須作糊塗鬼，今次的事是大法師和我們大王構想出來，我們讓你求死不得，然後回去通知你的手下，說你給陰風擄了去，你的手下必拚死來救，當他們發覺你被施暴後赤裸的屍體時，定會找陰風拚命，後果不用我說你也知道是怎樣，然後大法師會以此為藉口，對付陰風和秀麗兩人，噢！真美！」

寧素真的衣服敞往兩旁，露出比花蕾更嬌美，像凝脂白玉般的酥胸。

寧素真羞慚得無地自容，秀目瀉出熱淚。

我乘著眾人目光全集中到她胸脯的時刻，掩到他們背後，大笑道：「真的很美！」

眾人一呆，往我望來。

我並沒有攜帶兵刃，順勢抽出在我身前那人的配劍，刃光一閃，兩個人頭飛上了半空。

眾紅魔人紛紛拔劍時，又給我殺了三人。我趁勢撞入他們陣裏，挑點刺劈，紅魔人濺血倒地，猝不及防下，這些人更不是我敵手。

術由轉到寧素真身後，橫劍在她咽喉處，喝道：「不要過來，否則我把她殺死！」

這時除了他外，所有人都給我了結。莫要怪我辣手，我沒有戴著陰風的面具，絕不容許有活口回去報告給狂雨知道。

寧素真瞪大眼看著我，神情複雜之極。

術由喝道：「你是誰？」

我微微一笑道：「你有何資格知道？」

術由怒道：「拋下你手中的劍，否則我立即殺了她。」

我輕鬆笑道：「這有何不可！」手一揮，長劍閃電飛出，插進遠在五十步外一顆大樹上。

術由看得心驚肉跳，忽地一把推開寧素真往我撲來，長劍當頭下劈。

我凝聚心力，兩眼神光一現，刺進他眼內。

術由全身一震，滯了一滯，我乘勢衝前，來到他右側，膝頭挺撞在他下陰處。

術由長劍脫手掉下。

同一時間，我的拳頭重重擊到他胸膛去。

骨折肉裂的聲音響起。

術由全身肌肉失去力量，往地上倒下去。

我再在他的額側補了一腳，肯定他活命無望，才拿起白裘，往正爬起來的寧素真走去。

寧素真非常堅強，站了起來道：「壯士是誰，素真定要報答你。」

我將白裘蓋在她身上，眼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她雪白高挺的美乳上。

寧素真俏臉一紅，想遮掩不是，不遮掩更不是。

我伸出手來，溫柔地為她逐粒扣上鈕子，同時道：「你獨自一人回去，會否遇上危險？」

寧素真看著我為她扣鈕子，卻小心地不去碰觸她胸脯的大手，安心了點，低聲道：「不怕的，紅魔人只來了這麼多人，都給你殺了，峽內都是我的手下。」

我給她整理好衣服，又助她穿上毛裘，拍拍她的臉蛋道：「回去後，告訴人你的手下和紅魔人都給陰風的手下殺了，記著！不要告訴任何人，包括最親近的人，你曾見過我這樣的一個人，否則我便危險了。」

寧素真道：「你不隨我回去嗎？我定會報答你的，我會答應你提出的任何要求。」

我微笑道：「只要你將我的存在保密，就是最好的報答。」

她的俏目閃著亮光，道：「你再沒有別的要求嗎？」

我俯首在她脣上輕吻一下，道：「快回去。」

她回吻了我一下，低聲道：「你究竟是誰，我不想連得到我初吻的男子的名字也不知道。」

我狠下心腸，轉頭往營地走回去，叫道：「現在仍未是適當時機，我要走了。」

腳步聲響起，她亦走了。

半途裏遇上西琪和淡如。

我約略告訴她們發生了甚麼事。

淡如笑道：「狂雨害怕了，怕我和你這假陰風會聯手對付他。不過他算夠狠的了，若我們背上了姦殺小風后的罪名，愛戴她的族人會不顧一切來報仇，狂雨便有藉口公然給我們最嚴重的罪名，因為小風后畢竟是巫神的女兒，有著不容侵犯的尊貴身分。」

西琪在另一邊笑道：「巫國四大美人又多一人要失陷在蘭特手裏，努力啊！」

我氣得重重打了她一記，道：「不要亂說。」

可是心湖裏卻升起了寧素真清美的玉容，和她因我不告訴她名字那令人心軟的失望表情。

## 第九章 心有靈犀

第二天清晨，我們無驚無險通過了龍口峽，踏足風城所在的高原。

雪林內的屍體都給清理了，不留下半點痕跡，寧素真自有她一套處理手法，不勞我操心。

我亦信任她不會洩露我的存在。

我們在一個白色的世界裏緩緩走著，留下了長長的蹄印。

風城高高的城牆橫亙前方，像一個毫不真實的世界。

白雪紛飛下，一隊戰士迎了上來。

我這時回復了陰風的臉孔和服飾，和淡如並騎冷冷看著來人的接近。

帶頭的騎士是個五十來歲的老將軍，到了我們馬前十來步處勒馬停定，冷漠地施禮後道：「在下馬波神將，奉小風后之命，特來迎迓。」

我冷冷盯著他，兩眼射出邪光。

馬波和我眼神一觸下，機伶伶打了個寒顫，移開目光。

秀麗法師榮淡如一陣嬌笑道：「辛苦馬神將了，素真會怎樣招待我們？」

馬波眼光落在淡如臉上，著了魔地移不開眼光，好一會才一震垂頭道：「小風后今晚會設宴款待兩位法師，請隨在下先到城內的賓館歇息。」

淡如大送秋波笑道：「請馬神將帶路。」

眾風城戰士和馬波齊露出顛倒迷醉的神色，好一會才掉轉馬頭在前領路。

直走到午後時分，我們才進入風城。

由城門開始，直至風后宮，沿途都有侍衛把守，卻不見半個風城的居民，若我猜想不錯，小風后定是下有嚴令，不准人民上街，以免我這邪人勾引良家婦女，這也不失一個好辦法，但若我是真陰風，不會溜出去獵艷嗎？

風城的面積只及日出城的四分之一，人口在十二萬間，規模完整，分外城、中城和內城。

風后宮在內城的核心處，賓館位於風后宮的東翼，是座獨立的建築物。

小風后故示冷淡，除了馬波這迎賓隊外，再沒有其他的人迎接我們，當我們在賓館安頓下來後，淡如臉色不善，暗怒寧素真對她的不敬。

賓館內的侍役清一色是男子，看不到一個女人的影子。

我們又好氣又好笑，不過回心一想，有我這邪人在，亦難怪他們有此預防措施。

這也好，省卻我要作惡的做作。

在賓館的內廳裏化作男裝的西琪坐到我懷裏道：「蘭特，剛才我們往這裏走過來時，你有沒有感到有人在一座小樓裏窺視我們。」

坐在一旁的淡如笑道：「當然是小風后在找她的意中人啦！」

我心裏也覺她說得對，表面上卻道：「不准胡猜，正事要緊，若洩了我的底細出去，這裏不知有多少人能活著回去，我那還有談情說愛的心情。」

淡如笑道：「你知道正事要緊就好了，若你明天離去時，全城的處女仍能保存貞節的話，你這陰風法師完蛋了，我們也完蛋了。」

我攤手道：「連個女人的影子也看不到，外面又守衛重重，教我如何下手？」

淡如氣道：「告訴我，假若你是真正的陰風，會否給這小兒科的局面鎮住，以致一籌莫展。」

我無奈地道：「當然不會。」

淡如狠狠道：「那還不趕快行動？」

我嘆了一口氣，領著戰恨巨靈，昂然往外走去。

心中凝起邪惡之念，渾身立時揮發出令人戰慄的邪氣。

守在外廳的灰鷹道：「法師要不要屬下陪同護衛？」

我鼻孔噴出聲音道：「不！你留在這裏和十二遊女鬼混吧。」

灰鷹大喜道：「遵旨！」

守門的八名衛士見我們三人出來，臉色一變，打個手勢，示意手下去通知其他人，走上來向我敬禮問道：「法師要到那裏去？」

我並不理他，向那正偷偷離開的衛士冷喝一聲，道：「到那裏去？」

那衛士全身一震，轉過身來，臉若死灰。

這並非此人天生膽怯，事實上能入選到這裏監視我的人，絕非無能之輩，而是我這一喝大有名堂，在巫神書上稱為「勾魂聲法」，原來人的感官接受的任何外來訊號，最終都牽涉到人類神經內某一區域的反應，這勾魂聲法其實是藉聲音把精神邪力由人的耳膜送進對方的神經去，令對方產生膽顫心驚的效果，又能使對方生出幻覺，彷似最親近的人在呼喚著，當日刑室之戰，陰風以此術對付我，使我差點以為父親在喚我，著了他的道兒。

我兩眼邪光再現，緊鎖著他目光。

那侍衛全身抖顫起來，眼中神色茫然。

同一時間我掌心爆起強光，照在其他七名衛士臉上。

衛士東歪西倒掉往地上。

我向那給我制住心神的衛士喝道：「城中最美的女人是誰？」

衛士夢囈般道：「是小風后。」

戰恨巨靈見我大展邪威，看得嘖嘖稱奇。他兩人的心志堅強之極，若向他們施術，便很難成功，翼奇亦是心志堅強的人，所以當日陰風要配以藥物，始有成功之望。

戰恨道：「我問他可不可以？」

我點頭道：「可以！」

戰恨大感有趣，問道：「除了小風后外，宮內誰是最美的女人？」

衛士應道：「是『火鳳』葉鳳。」

巨靈問道：「她是誰？在那裏？」

衛士答道：「她是宮內的侍衛長。」

我心中一動道：「你現在是否去找她？」

衛士應道：「是！」

我心中大感為難，以前想想倒可以，現在真的要我以卑鄙手段去壞人家女兒的貞操，則怎樣也難以辦得到。

躊躇間，戰恨道：「快帶我們去！」

衛士應聲往圍著賓館高牆的大門走去。

巨靈和戰恨半架著我，追著去了。

我硬著頭皮跟著衛士背後走著，低聲道：「門一關，立即閉上眼睛，我會發出一道強光，令門外的衛兵暫時失去視力，看不見我們的離去。」

兩人童心大起，興奮應諾。

衛士有點像個木頭人般，笨拙地走到往外的大門處，在門上有節奏地敲了一長三短，顯然是個通知外面開門的暗號。

中門大開。

我低喝道：「閉目！」手一揚，擲出一顆陰風特製的照明彈。

「蓬！」

一道強光在門外亮起。

慘哼聲起，十多名守在門外各處的侍衛紛紛掩目跌倒，只有那受了我催眠的衛士不受影響，仍自踏上通往風后宮的路上。

我們三人大模大樣，隨著去了。

剛隨著那衛士進入風后宮的範圍，一名女將在十多名女兵的簇擁下，攔著去路，喝道：「法師要往那裏去？」

我送出訊息，那名帶路的衛士身子一軟，倒在地上。

這批女兵的皮膚都嫩白如雪，那女將尤其生得很美麗，鳳目紅脣，長得有三分肖似小風后，可能是由於同屬「白女」族的關係。

我眼中邪光大盛，罩著眾女，向那女將道：「葉鳳小姐？」

女將眼神清澈，一點不受我的影響，使我知道她是曾受過精神鍛練的人，可以對抗巫術，這反使我心頭一鬆。

我的目的只是要表現邪行，即管陰風亦不是戰無不勝的，否則巫國的美女豈非盡是他囊中之物。

葉鳳點頭道：「法師來得好，小風后想和你見面，有要事商討。」

即管明知自己扮演著喜怒不形於色的陰風老賊，仍禁不住呆了一呆，暗叫不妙。幸好有假面具遮掩，否則恐怕很難瞞得過葉鳳。

巨靈和戰恨兩人則是面面相覷，想不通小風后為何肯見我這「老淫蟲」。

當然！

唯一的原因是她猜想到或看破我是假扮的。

我心中暗暗後悔，那天若不和她說話，扭頭就走，可能會好一點。

我冷然道：「葉鳳小姐請引路。」

我們齊往後宮走去，沿途的侍女遠遠見到我們，都嚇得躲了起來，想不到我也有如此不受女人歡迎的一天。

在一個密封無窗的偏廳裏，綽約動人的小風后一身素黃女裝，半挨在一張臥椅上等待著。

我和戰恨巨靈對視苦笑，知道被揭破了身分。

女衛都留在門外，只有葉鳳帶著我們三人來到小風后身前。

小風后寧素真秀目一亮道：「素真可否和法師單獨說幾句話？」

葉鳳一呆道：「風后！」

我向巨靈戰恨道：「你們守在門外。」

兩人正在飽餐秀色，聞言只好悵悵然離去。

葉鳳仍站在原地。

寧素真請我坐在她身旁的椅裏，再向葉鳳喝道：「你還不肯出去嗎？是否想違抗我的命令？」

葉鳳警告地盯了我一眼，無可奈何下離開密室。

門關了起來。

寧素真美目深深地往我望來，道：「你瞞不了我的，脫下你那假面具吧！」

我苦笑道：「我扮得不像嗎？」

寧素真道：「你扮得天衣無縫，尤其那股從骨子裏透出來的邪氣，可怕的眼神。但百密總有一疏，卻不知陰風的左腳曾被風蛇咬過，醫好後縮了半吋，走起路來，左腳有少許不自然。當然，除非特別留意，否則是不會覺察到。這是父親告訴我的。」

我才知破綻出在這裏，落在她這有心人眼中，自是原形畢露，何況她剛見過我的「真我」，更容易發覺我的原形。

我嘆了一口氣，脫下臉具。

寧素真鳳目閃過迫人的神采，道：「我從未見過比你更好看更有神采的男人，你是否名震三大洲的大劍師蘭特？」

我一震道：「你怎能猜到？」

寧素真微笑道：「這只是簡單的推理，你剛由帝國來，劍又使得這麼好，而且若非是你，誰可以收伏秀麗法師，這麼多巧合，不是出名的美男子蘭特還有誰？」

我怕有人會闖進來「救」她，把臉具戴回臉上，道：「你知否我們是站在對立的位置上的？」

寧素真搖頭道：「你錯了，我一直等著像你那樣的一個人出現。」

說到這裏，想起其中帶著的語病，粉臉一紅，垂頭解釋道：「我父親是個很低調的巫神，其實他的法力絕不遜於狂雨，甚至在某方面超越了他很多，所以才能抗拒巫帝的控制，並發現了巫帝是一種很可怕的精神生物，於是給巫帝害死了，你說吧！我是否在期待著你呢？當我知道你在淨土創出近乎奇蹟的勝利後，我立即想到你是那能消滅巫帝的人。『大劍師』蘭特，多麼帥的外號名字。你是我心中的救世英雄，更是我的救命恩人，亦是我等了多年才終於等候到的好男人。素真怎也要成為你的女人。」

我想不到她如此直言無隱，明刀明槍來找我作情場的對手，一時招架無力，張口結舌地道：「似乎我是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寧素真橫我一眼道：「當然，我看準你會像對戴青青般對我。青青是否在淨土時早給你俘虜了她的心呢？我才不信大劍師肯隨便去壞人家婦女的貞節，無論基於甚麼理由。」

她的天生媚態半點不遜於淡如，我投降道：「是了，本小劍師絕不會始亂終棄，滿意了吧！小風后寧素真。」

她站了起來，像做著天下間最自然的事般，坐到我腿上，摟著我的脖子甜甜一笑道：「這還差不多。」然後把小嘴湊到我耳邊道：「你溫柔點好嗎？這是你的小風后的第一次呀！」

我聽得慾火狂升。

這小風后要愛起人來不顧一切的樣子，確是誘人至極，使我忍不住侵犯她、愛她！

橫豎我要定她了，當這個消息傳開後，整個巫國的人都應知道我這陰風成了最有法力的法師，因為我已征服了巫國四大美女之三，包括秀麗法師榮淡如在內。

跟著的目標自然是紅魔族的龍女屠姣姣，只要我再征服此女，狂雨也要讓位。

這將是場非常詭異的鬥爭。

我必須征服屠姣姣，再沒有別的選擇。

就像我必須要佔有腿上的小風后那樣。

我將以巫國四大美女來證明無人能抗拒我勾魂攝魄的力量，證明我才是眾巫之首。

若狂雨能阻止我征服「龍女」屠姣姣那表示我的巫術仍莫奈他何，攻不進他的保護罩內。

巫神與巫神間雖不能公開決戰，卻可藉這樣的一種形式暗中比拚，而整個巫國的貴族階層，亦心知肚明這是甚麼一回事。

假若狂雨敗了，他擁有的一切權力將落到我手裏，巫國亦被我控制了。

當那時刻出現時，就是我和巫帝決一生死的時刻。

「砰！砰！砰！」

拍門聲響起。

戰恨高聲道：「法師！下屬無能，你再不開門，小風后的人會殺進來了。」

小風后寧素真「啊」一聲後在高漲的情慾裏勉強冷靜過來，吻了我一口後，站到地上，撿起被亂拋到地上的衣物穿上，風情萬種橫了我一眼道：「我要出去安撫他們，唉！只要被他們看到我現在那樣子，誰也知道你曾對我幹過甚麼事，你的目的也達到了。」

兵刃聲起。

「砰！」

門給撞了開來。

兩人退了入來，巨靈還摟著葉鳳。

他們直退到我身旁。

小風后的手下潮水般湧進了十多人來，人人雙目噴火。

寧素真張開雙手，把他們全部攔著。

戰恨在我旁邊低聲道：「你也怪不得他們，你們關在這裏足有好半晌了，嘿！你真行。」

巨靈懷內的葉鳳掙扎道：「放開你的臭手。」

巨靈嘻嘻一笑，放開了她。

葉鳳轉身一巴掌向巨靈拍去。

「啪！」

脆響聲令全場側目。

葉鳳一呆道：「你為何不避？」

巨靈捂著大臉苦笑道：「只要能給葉小姐洩憤，一巴掌有甚麼大不了。」

葉鳳呆了一呆，退到小風后身旁，低問道：「風后沒事吧？」

這是個全場所有人最渴想知道的答案。

眾風城將士的目光齊集在小風后寧素真的俏臉上。

我沒有再發出邪氣，撲朔迷離，正是今次戰勝狂雨的手段。

寧素真眉目含春，搖頭道：「陰風法師再不是以前的陰風法師，他的法力超越了歷代最偉大的巫神，絕不會傷害我，由今天開始，我正式宣布，小風后是他的人了，永遠地屬於他的了。」

眾將士先愕了一愕，接著悲憤填膺，就要衝過來和我拚命。他們的小風后若非給我勾了魂魄，怎會說出這般的話來。

寧素真怒道：「給我住手！」

眾人呆在當場，進又不是，退也不是。

我悶哼一聲，長身而起，來到寧素真之旁，凝聚神光，逐一往眾將士望去。

我送出愛與和平的訊息。

凡與我目光相觸者，都忽然憤慨全消，心境祥和。

我伸手摟著寧素真的纖腰，柔聲道：「來，素真你陪我回賓館去。」

在巨靈和戰恨開路下，我們悠閒地穿過塞滿了門內門外的人，往賓館走回去。

幾天之內，藉著空中的傳訊，狂雨將會知道我要征服的目標，就只剩下他愛寵的屠姣姣了。

## 第十章 心靈筆記

賓館內。

眾人聽過我的計畫後，都點頭稱善。

西琪欣喜地道：「那就好了！蘭特不用四處姦淫婦女，我也不用心中不安了。」

榮淡如對小風后笑道：「想不到他不用邪術就輕易把你收伏了。」

小風后寧素真道：「你又抵抗得了多少天？」

榮淡如苦笑道：「怕都有三、四天吧！」

眾人笑了起來。

寧素真道：「法師！我要隨你同往巫宮去，還想帶葉鳳一齊去，她是可以絕對信賴的。」

我向淡如打個眼色，想由她出口拒絕，豈知巨靈插入道：「我贊成！」

我們愕然望向他。

戰恨呵呵一笑，摟著他的大肩道：「我支持我們的大情人，只要葉鳳小姐聽他說上半天情話，我保證會向這好兄弟投懷送抱。」

我們啞然失笑，原來如此。

西琪提議道：「不若把戴青青召來，法師索性帶著巫國三大美人，招搖過市，如此會更使狂雨弄不清楚我們在攪甚麼，這對戴青青亦公平一點。」

我一方面信任她的智慧，另一方面覺得如此驚人之舉，甚對脾胃，可是仍有一點猶豫，皺眉道：「我們那有耽擱的時間呢？」

寧素真嬌笑道：「不用擔心，若我沒有猜錯，最遲明早戴青青會到達這裏，因為前天我接到她的傳訊，著我把你們多留上兩天，那時我還以為她想找你算帳，現在才知道是耐不住相思之苦。」

眾人無不莞爾。

那晚風后宮內舉行了盛宴，我拋開陰風的邪功異行，巧妙地向寧素真的手下傳出訊息就是表示我這陰風的巫功已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轉化了氣質，再不會作姦淫之行，寧素真是真的愛上了我，而不是被我控制了。

當這消息傳到狂雨耳裏時，必會使他滿懷猜疑，莫測高深。

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設法阻止我進見巫帝，另一方面他亦必須首先戰勝我，不讓我征服屠姣姣。

我會令他失望的。

沒有女人可抗拒懂得巫術的蘭特的。

我有這信心。

次日戴青青在一大隊黑叉軍的護送下，抵達風城，其中自有一番欣喜之情。

為了爭取時間，午後我們立即起程，由水路乘中型風帆往紅魔人的首都「紅京」進發。

船上全是我們的人，所以氣氛和洽，輕鬆愉快。

我們會很快進入紅魔人的勢力範圍，事實上反而安全起來。

紅魔人縱使膽比天大，亦不敢冒大不韙攻擊一艘載著兩大法師的船，尤其是還有小風后和戴青青，所以鬥爭已轉移成為我和狂雨法師兩人之間的事。

關鍵人物就是「龍女」屠姣姣。

她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大美人呢？

正艙裏。

我們圍坐餐桌，共進晚膳。

我和戰恨兩人各坐長台的一端，巨靈和葉鳳坐到一起，態度親熱，看來這個傢伙已得了手。

我左右兩邊坐著戴青青和西琪、寧素真和榮淡如。

灰鷹則在艙外忘情工作，負起防務和航行的重任，他確是個很積極投入工作的人。

席間各人談笑風生，因有青青和素真隨在左右，使我心情大佳，寧素真更是萬種風情，媚態橫生，嬌嗲到不得了。

話題很快轉移到屠姣姣身上。

寧素真道：「姣姣是個相當驕橫任性的女孩子，人卻冰雪聰明，很不易應付。」

戰恨道：「不理她如何驕傲，我都不信她能逃出大劍師撒出的情網，只怕狂雨將她送到別處，使我們連見她的機會也沒有。」

榮淡如道：「這你就無須擔心，若狂雨這麼做，這場巫術之戰應算狂雨早已輸了，因為誰也可由此看出他是膽怯，膽怯的巫神何能服眾，何況他亦會因膽怯而使法力退減。」

戴青青皺眉道：「這點我始終不太明白，為何屠姣姣失身於陰風，會代表輸家是狂雨呢？」

榮淡如道：「道理很簡單，這是狂雨通過屠姣姣和陰風作的一個鬥爭。臉具後的陰風又老又醜，絕吸引不到女人，他倚仗的只有巫法，若屠姣姣真的被陰風勾引了，正代表狂雨沒有破解陰風巫法的能力，保護不了一個女人。」

頓了頓續道：「而且嘛，情勢是對狂雨有利無害，因為屠姣姣是受過狂雨訓練的人，應能對抗最厲害的巫術，她本身對陰風又惡感甚深，在一般情況下，陰風根本無所施其技。所以狂雨甚至會製造機會讓我們這個陰風施法，因為狂雨若能一舉破了我們這陰風大法師的妖法，他不但勝利了，還可將陰風變成他聽話的奴才，永遠受他控制。」

巨靈失笑道：「可是事實上大劍師向屠姣姣施展的並非巫術，而是情術，屠姣姣如何抵擋？狂雨又如何去破？」

西琪冷靜分析道：「不要這麼快洋洋得意，就算大劍師向屠姣姣顯露真面目，說盡甜言蜜語，由於有先入為主的偏見，屠姣姣會以為這正是巫術一種最高的境界，到時說不定會弄巧反拙。」

眾人想了想，都覺得她說得很有道理，高漲的情緒立時萎退。

我道：「其實我們真正的目的，只是要進入巫宮，找巫帝算帳──」

榮淡如打斷我道：「我明白你在說甚麼，因為你並不明白巫宮守衛森嚴的情況。守衛巫宮的人叫巫奴，這批人只有十多個，但都像陰風奴那樣，被狂雨以藥物激發起體內的潛能，力大無窮，悍不畏死，耳目靈銳，要闖過他們實是難比登天，所以最好的方法還是先勝過狂雨，最好能真的把他制伏，我們才可安然入宮。」

戰恨道：「假若我們一抵紅京，狂雨立即接受我們的要求，讓我們進宮，豈非所有難題迎刃而解，我們今次來，是要把聖女西琪獻給巫帝啊！」

榮淡如嘆道：「狂雨豈是如此易與的人，以前我們每次往見巫帝，都因為巫帝要召見我們；今次我們這樣去見巫帝，實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狂雨怎能不懷疑我們的動機，所以若我們提出要獻人，他會先要人，然後推說讓巫帝自行決定是否肯見我們，你說大劍師捨不捨得把我們的乖琪琪送進險境裏去？」

戰恨啞口無言。

寧素真道：「要過狂雨這關，定要把他制伏，不過要征服屠姣姣，還有另一項難題，就是屠姣姣和她父親兩名年輕大將柳客和機鋒正陷進三角戀愛的苦局裏，即使在正常的情況下，大劍師想插上一腳也不容易，所以事情並不樂觀，大劍師雖有狂雨破不了情法，可是要在短時間內取得屠姣姣的芳心，卻殊不容易哩。」

說到這裏，眾人都感到前路一片黑暗，況且若露了底，在紅魔人的強大勢力下，逃命已不容易，何況深不可測巫帝就在那裏呢？誰能測到他有怎樣的驚人法力？

巫神河是巫境內最大河流，起點是風城之南，往北流去，經過十多個紅魔人的城市。

紅魔人的首都紅京是這片陸地北端臨海的大城市，也是巫境內最宏偉的都會。紅京南郊有個奇異的天然地窟，巖壁布滿美麗的鐘乳石，令人聞名喪膽的巫宮，就是建在地窟內最廣闊的主洞內。

這地窟又名巫淵。

到巫國來就是要到那裏去。

我能否及時把公主營救出來呢？

事了後，我將甚麼也不管，帶著我心愛的女人和骨肉，在淨土找處環境優美的人間勝景，和她們享受畢生戀愛的甜蜜滋味，讓利劍積塵好了。

我在船尾憑欄眺望月照下蓋著白雪的兩岸，和閃爍著燈光的寬廣河道。

巫神在巫國是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的，他代表著巫帝，所以我們要到紅京去，沿途的紅魔人絕不敢阻攔，只要一天我的身分不被揭穿，我是大致安全的。

那天若非有狂雨在背後撐腰，術由亦不敢向我們施詭計。

西琪來到我旁，靠著我柔聲道：「蘭特！我從未感覺到你像現在般那麼心緒不寧，是否失去了信心呢？」

我點頭道：「自從知道巫帝並不是人類，我連一點把握和信心都沒有了。」

西琪道：「千萬不要失去信心，否則我們必敗無疑。」

我嘆了一口氣道：「放心吧！當一個好劍手出劍後，他的心神會與劍合成一體，只知要取勝，其他一切都忘卻了。」

西琪欣喜地道：「我相信你！」

寧素真來到我另一邊道：「可以加入你們嗎？」

我笑道：「若我現正和琪琪在床上做愛，你絕不須說這句話，脫精光爬上來加入就行了。」

寧素真頓足嗔道：「你真壞！」

我想起一事，問道：「你父親是怎樣給巫帝害死的？」

寧素真神情一黯，默然片晌道：「父親自從成功除去巫帝對他的心靈禁制後，一直找尋種種藉口，拒絕巫帝十年一次的召見，巫帝因而動了疑心，指使陰風來殺害父親，他催眠了父親的一個寵婢，在她體內藏了一條極毒的小蛇，當父親和那寵婢歡好時，他在別處施法，使毒蛇由寵婢體內鑽出來，咬著父親的咽喉，那寵婢則發了狂般纏著父親，使他不能及時取藥解毒，就那樣慘死了。」

我聽得毛骨悚然，這樣的巫術實在太恐怖了。

寧素真低聲道：「我還未多謝你給我報了大仇呢！」

我伸手過去摟著她，愛憐地道：「你已以身相許我了，還有甚麼比這謝禮更珍貴呢？」

寧素真道：「父親由巫帝的作惡工具，變成與巫帝完全對立，是一個長期的鬥爭，他把這過程詳細地記錄了下來，你要不要看看？」

我大喜道：「那會是至關緊要的一件事，我要立即細心讀讀。」

寧素真道：「待會到睡艙時，我拿來給你吧。」

我點頭道：「由今晚起，除了和你們歡好外，床上的另一節目就是讀這日記。」

榮淡如和戴青青剛好走了進來，淡如伸手摟著我和寧素真的肩頭，笑著向寧素真道：「小風后你慣不慣和另三個女人，同時在一張床上與一個男人歡好？」

寧素真俏臉一紅道：「我也不慣和一個男人在一張椅子上做愛，昨天還不是那樣做了嘛？」

我聽得心中一酥，向站在我身後的戴青青道：「你又怎麼說？」

戴青青輕輕道：「我早給你以巫法勾了魂魄，你要我做甚麼便做甚麼吧。」

我大笑道：「如此良宵，豈能虛度，我們立即打道回艙，免得誤了看書的時間。」

「開竅成為巫神後至今三十年了，這些年來，我從沒有一天懷疑自己所做的事是錯的，直至那天晚上，在巫帝的神像前，當他與我心靈接觸時，不知基於何種原因，我看到了他的真面目，此後每晚我都在噩夢中度過。那是否只是一幻象？不是的！我的深心知道那是一個事實，多年的靈修使我有著超越常人的直覺。我感到絕對的悲觀，我知道巫帝在懷疑我洞悉了他的真相。我知道有一天我會被殺害。巫帝是不會容許任何人知道他的真面目的，這是沒有人曾經歷過的可怕經驗。巫帝並不是人，而是藏在地底裏的一種可怕生物，或者尚欠缺某些條件，終有一天他會走出來的，人類悲慘的命運早注定了。有機會讀到我寫下來的這些事的人，切勿以為我是瘋言病囈，我所寫的每一個字，都是千思萬慮後得出來的結論。在巫術的領域裏，我最感興趣的是人類秘異莫測的心靈──」

接著下來的十多頁，都是記述他如何鍛鍊自己的心靈，也是在這修練的過程裏，他發現了巫帝加諸在他心靈裏的禁制。

縱使在溫暖的被窩裏，又有青青和素真火熱的赤裸胴體緊纏著我，西琪和淡如的相伴，我仍看得手足發冷，卻沒法停下來不看，因為我急切想知道巫帝的一切，愈多愈好。

這筆記對我的用處之大，將有難以估計的價值，使我對人類廣闊無邊的心靈，有著跨前了一大步的認識。

筆記繼續寫道：「巫帝加諸我靈魂的邪力，充滿了冷酷和仇恨，那是一種我全然不了解的邪惡感覺，對抗的唯一方法，就是人類的愛，只有愛才能助我化解這禁制，讓靈魂重獲自由。」

我心中一動，想到我助淡如脫離巫帝的控制時，用的不正是我對她的熱愛。

筆記至此完結。

我禁不住大為失望。

素真的巫神父親為何沒有寫出巫帝的真正身分究竟是甚麼來的，也沒有具體寫出他解除禁制的方法。

我禁不住苦惱地嘆了一口氣。

西琪爬了起來，露出美麗的赤裸上身，滿臉通紅地向我道：「蘭特！睡吧！」

我再嘆一口氣道：「我需要多一點的愛，否則定會發噩夢。」

西琪兩眼燃燒著情慾的火燄，甜甜一笑道：「讓你的乖琪琪給你好嗎？」

我心中一動，似乎掌握到某一重要的關鍵。

西琪吹熄油燈，跨過戴青青，在黑暗裏伏到我身上輕輕道：「你不要動，讓琪琪服侍你，莫要吵醒她們。」

翌晨餐桌旁的四女特別嬌柔可愛，出奇地愈來愈冷然自若，超脫於肉慾的西琪尤其嬌媚橫生，不時俏臉紅紅地偷看我，使我心癢難熬，忍不住湊到她的小耳旁低問道：「為何我的乖琪琪今早變得如此可人，發生了甚麼事在你身上。」

西琪羞不可抑，做了個只有淡如才會做的動作，從台下伸手過來按著我的大腿道：「昨夜你在看筆記時，我把自己的心靈和你的連在一起，陪你一齊細心去讀，忽然間你的心湧起強烈的愛火，把我整個人燃燒起來，完全不由自主地向你求愛，那感覺直到現在仍留在身體的至深處，自母親引發我的潛能後，我還是第一次這樣，那感覺很好！真的很好！蘭特我愛你。」

我一呆道：「是的，這些天來你是第一次這麼熱情奔放。」

西琪半喜半嗔地橫我一眼，台下的纖手大力捏了我一下。

淡如奇怪地望向西琪。

我靈機一動，向西琪問道：「當日百合告訴我她把愛輸進魔女刃去，使刃內的龐大能量能轉移到我體內，那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西琪把小嘴也湊往我耳旁道：「魔女刃內藏著父神輸進去龐大無匹的能量，那是一種能與人類肉體精神結合的靈能，玄妙無比，但如何與脆弱的人結合，卻是不可逾越的大難題，即管母親的體質亦受不了。」

「於是母親想出了一個妙想天開的方法，就是首先要愛上一個男子，然後她再以心靈的力量把自己的愛輸進刃內，與那龐大得可以使萬物重生的靈能結合，以愛為引導，使靈能名副其實地『愛上了你』，所以也不會傷害你，就像男女的結合那樣，這也是沒有女人能抗拒你的原因之一。」

我一震道：「昨晚你定是受到這靈能的刺激，所以情不自禁向我求愛，是嗎？」

西琪甜笑地點頭，台下的玉手抓得我更緊了。

戰恨剛在捧餐上來十二遊女最美的兩女之一穗兒的臀上輕摸了一記，向我咕噥道：「大劍師大清早便和你的小情人喁喁私語，弄得琪琪臉孔耳赤，看得我妒忌得要命，是否在示威了，那是我們夜狼人的方式。」

淡如白了戰恨一眼道：「你自己不滿足嗎？昨夜把我的穗兒弄上床去了，我還未和你算帳呢。」

巨靈拖著葉鳳的手踏進艙內，聞言笑道：「這艘船讓我們名之為愛之舟，我今天是一生人來第一次沒有在日出前起來練劍，那感覺真的很好。」

青青和素真想起夜裏的荒唐，俏臉紅了起來，心下則對巨靈的話大大認同，起了共鳴。

淡如向西琪取笑道：「乖琪琪何時懂得主動向男人挑情的，不是起床還不到半刻，又想和你的男人回到床上去吧？」

西琪立時臉紅耳赤，台下的手仍不肯放過我，垂頭來個默認。

眾人不論男女，都被她前所未有的風情蕩態惹得怦然心動，愣在當場。

我心中再動，知道她因感受到我體內結合著愛的靈能，牽動了心內對我的熱愛，竟致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同時想到淡如和她之間微妙的情意，也是因為兩人身上同時擁有我的「愛能」，所以才互相吸引著。

也明白到為何以她聖潔的心靈，仍然一點受不起我的挑逗。

更明白了為何異能既會有衰竭之時，可是當我為華茜治傷時，靈能不減反增。

因為那是一種愛的交換。

在爭奪淡如之戰裏，巫帝敗於我手下並非偶然，因為我擁有克制巫帝的愛。

喚天巫神筆記中所指的「愛」，是否就是這樣？

巫帝是一種只有仇恨沒有愛的邪惡生物，若給愛侵入他的精神裏去，他將完了。愛對他就像無比厲害的劇毒。

因為他受不起。

我的心狂跳起來，知道自己掌握了與巫帝鬥爭的一個重要關鍵，掌握了征服屠姣姣的必勝秘訣。

西琪在我耳旁低呼道：「蘭特，求你立即和我回到床上去，你挑起了人家最原始最狂野的情燄。」

我對她微笑道：「我指頭也沒有碰過你呵！」

西琪低聲道：「是琪琪不好，由昨晚到現在，我的心靈都捨不得離開你，所以才弄到現在這樣子，不過你要負上責任的。」

我心中大樂，凝聚起體內的靈能，但和以前不同的是心中激起了強烈的愛，往淡如望去。

淡如正笑著往我望來，看樣子是要嘲笑我幾句，但一接觸到我的眼神時，嬌軀劇震，俏目被我牢牢吸著，艷麗如花的俏臉漲紅起來。

我柔聲道：「淡如，你有甚麼感覺？」

淡如破天荒第一次羞不自勝地道：「你這壞蛋，這樣挑逗人家。」接著一呆道：「為何你竟懂得媚術？」

當她動情時，我發覺成功地緊鎖著她的心靈，不讓她有絲毫逃遁的機會，忽然間我掌握了巫術的精粹，就是如何去控制別人的心靈，不過巫術要控制別人的靈魂是惡意的，我卻是善意的。

巫帝以邪惡的力量控制人，我卻是以愛的力量。

淡如俏臉更紅了，呼吸急速起來，這是因為我的愛裏含著情慾。

我感到完全地掌握了異物輸進魔女刃內那龐大無匹的靈能。

我放過淡如，往戰恨望去，洋溢著熱烈的友情。

戰恨和我眼神相觸，呆了一呆，目光透出真摯的感情。

我明白了。

這靈能不但可駕馭物質的世界，也可以駕馭精神的世界。

全因為魔女的愛。

戰恨奇道：「你的眼光很怪，好像把無限的生機送進了我體內，使我感到整個天地都可愛了起來。甚麼妒忌都沒有了。」

巨靈好奇心大起道：「你也望望我。」

我往他微笑望去，送出心中的感激。

巨靈一震道：「果然厲害，我感到所有事物都活了過來，充滿著超越了人慾的愛意。」

寧素真拉著我的衫角，低聲求道：「大劍師不要偏心，我也要你像逗如姊般逗我。」

我暢快無比，往她望去，故意加強肉慾的成分。

這小妮子本身對我迷戀至深，那受得住這靈能衝擊，嬌軀發顫，小嘴張了開來，臉上情思難禁，翦水雙瞳閃著慾望的火花。

我為了公平起見，將愛慾由眼神往戴青青送去，這黑美人更是不濟，捧著胸口，耳根都紅透了。

如此挑情引起強烈反應的滋味，我還是首次嘗到。

淡如站了起來，一把挽起了我，狠狠道：「陰風法師，你吃早餐的權利因你邪劣的淫行已被剝奪了。快和我們上床去。」

## 第十一章 狂雨法師

接下來十多天的航程裏，我拋開一切，專志去掌握和操控與我的精神渾融為一體的異能。

這是一條遙遠的路。

得到魔女刃內的異能是第一個起點，此後逐漸地學懂了以意念來運用異能。

然後是鷹巫的巫神書，帶來了突破，使我進入以精神力量去駕馭物質和其他人思想意志的天地裏，也學懂靈能可以藉不同的方式送出，像由眼光送出異能，便成為催眠術或迷魂法。

第二個突破是和淡如的鬥爭，我學懂把愛注入我所愛女子的心靈裏，使她成為我愛的俘虜。

第三次的突破來自喚天的筆記和西琪，他們使我明白到自己擁有甚麼，也頓悟到如何去發揮。

我隱隱覺得那晚和魔女百合的接觸亦是其中很關鍵性的一環，只是現在我還不太了解。

四女成為了我反覆練習的對象，弄得連淡如這樣精通媚術，西琪擁有如此超然靈覺的人亦不得不終日神魂顛倒，慵懶不勝，既怕我找她們來做對象，又愛得我要命。

青青和素真更不用說，不分晝夜地沐浴在那愛的長河裏，享盡最甜蜜動人的愛的滋味，也備感愛的折騰和疲累。

當還有三天就要到達紅京時，我停止了對她們施展這心靈的異術。她們雖仍對我痴迷得不得了，亦已逐漸開始回復自我。

之前她們常怨我玩弄得她們疲不能興，現在則反怨我不恣意「玩弄」她們。

女人的心就是這麼奇怪。

這天黃昏後，我和四女坐在船尾欣賞著漫天遍地飄著令人觀止的雪景。

眼前盡是白茫茫一片。

我感到精神和體能達到前所未有的巔峰狀態。

淡如嘆道：「我一生人從未試過像過去十多天這麼開心快樂，原來給蘭特若情俘般押著去旅行是這麼好玩的。」

青青怨怪地往我望來道：「幸好我追著來了，你這狠心的大劍師開始時還想撇下我不理呢。」

我呼冤道：「不要說得那麼嚴重好嗎？」

素真道：「我不管！只要我愛上一個男人，就要跟在他身旁，就算打我趕我，我亦絕不肯離開半步的。」

西琪回復了她那獨特的冷艷，微笑道：「我在想像著屠姣姣在蘭特的挑情大法下的風騷樣兒。」

眾女吃吃嬌笑起來，顯是推己及人，想起自己不堪情挑時的放浪樣子。

我感到無比的滿足。

想起將來重會采柔、妮雅、華茜等，又或是花雲時，向她們施出如此驚人手段的動人情景。

淡如喝道：「蘭特！你在想甚麼？笑得這麼奸詐的。」

我陰陰一笑道：「我在想：女人真是善變，昨天你們四個還為了坐我的大腿吃醋爭風，今天卻任我空著隻腿，隻影形單，你們說這是甚麼的一回事。」

四女齊白了我一眼，看神情似想好好揍我一頓，以洩心頭之愛。

素真道：「你這十多天挑弄得人還不夠嗎？連人家僅有的矜持和羞恥心都給你的巫法毀掉了。」

我大笑道：「我的興趣又到了。」

四女一齊求饒，連西琪也不免。

稍後淡如卻起身投入我懷裏，坐到我腿上道：「讓我為眾姊妹犧牲自己吧！不過你可不准施展妖法，只可以普通的風流解數對付我。」

我大笑道：「你何需這般害怕，你的媚術到那裏去了？」

淡如道：「我的媚術仍在，不過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以免遭你反噬。滿意了嗎？我們的夫君大人。」

我微笑道：「你的夫君訂立出第十一條家法，秀麗法師你想不想聽聽？」

榮淡如謙卑地道：「秀麗怎敢不聽？」

我正容道：「那就是凡坐到我腿上的妻子，都要受我施法。」

榮淡如慢條斯理地「哦！」了一聲，然後以最高的速度由我懷裏彈開，帶起一陣香風，坐到離我最遠的椅子去，別過臉去得意笑道：「我不看你眼睛，看你還怎樣施法？」

青青捧腹笑道：「如姊捨得不看你的男人嗎？」

我向她叫道：「你！」

青青望左望右，才駭然指著自己可愛的小鼻子，愕然道：「我？」

我冷冷道：「就是你戴青青，快坐到我腿上來，這是第十二條家法，我要誰坐就誰坐，不得有違。」

青青苦著臉站起來，坐到我腿上去，將臉埋在我頸後。

素真笑得纖腰亦直不起來，嬌喘著道：「青青天真得可以，以為不看你的眼睛就不會接受施法，不知你靠身體的接觸已可施術。」

我心中一動。

是的！

靈力可由眼光送出，也可由身體傳往另一身體，為何不可以通過物體送出，像魔女刃那樣。

念頭一起，異能由體內送進甲板裏，沿著船板而去，來到淡如腳下，再由她的腳心送上去。

榮淡如全身一顫，縮起雙腳，粉臉通紅，驚怒道：「蘭特！你弄甚麼鬼。」

我知她比常人有強上十倍的對抗力，特別多加異能，把愛念千川百河般送進她體內。

榮淡如嬌軀抖顫，一對美目半張半閉，內中充滿了渴望和慾火，求饒道：「淡如知錯了，放過我吧！」

我為這突破喜出望外，收回對她的挑引，把靈力藉艙板往四外送出，剎那間船上的一動一靜全收進我的心靈內。

我「看」到戰恨正摟著穗兒在房內胡地胡天，「看」到巨靈和葉鳳坐在望台處，「聽」著巨靈綿綿說著的情話，感知到每一個人的舉動和位置。

我的靈覺再擴展，進入河水裏，以驚人的速度爬上岸去，往岸旁的荒野延伸開去，感知到草叢裏的生物，「看」到樹丫間跳躍的鳥兒。

知感不住延伸，然後是一陣心疲力竭，到了能力所達的極限。

我「醒」了過來。

四女目不轉睛看著我。

西琪道：「蘭特你是怎樣做到的，不用看不用觸摸，也可把如姊逗個半死？」

我向仍是春情蕩漾，臉紅耳赤，眉黛含春的淡如道：「知道厲害了沒有？」

秀麗法師榮淡如楚楚可憐地道：「人家早就投降了。」

我微笑道：「那為何剛才故意不望我，豈非公然和我作對，我要愛你不可以嗎？」

榮淡如「噗哧」一笑道：「你要欺負人家儘管欺負個夠吧！何須裝出兇巴巴的賊樣？」

唉！

她的媚術仍是寶刀未老。

懷內戴青青的身體滾熱起來，撫著我的臉道：「向青青施法吧！我的大法師。」

寧素真羞澀地道：「我也要！」

我豪情大發，向西琪喝道：「只有琪琪你仍未表態，快明示立場！」

西琪微微一笑，從容道：「若你們都躲到房內去尋歡作樂，琪琪肯一個人冷清清地留在這裏空寂寞嗎？大劍師蘭特公子，家法如山的好夫郎。」

紅京在望。

那是座宏偉的城市，建築物色彩繽紛，最高的幾座尖頂建築物，突出於城牆之上，在雪後露出鮮明對比的紅色來，分外耀目，其中一座特高的圓形建築，就是皇宮內最著名的圓紅殿了。

巫神河繞城而過。

城牆外的碼頭上是軍容鼎盛的紅魔人，似要向我們展示強大的實力。

我和淡如並排走下船去，後面跟著的是小風后寧素真和戴青青。西琪則由戰恨巨靈一左一右護持下，跟在最後。

灰鷹和十二遊女留在船上，待我們掌握清楚形勢後才決定他們的去向。

一群人迎了上來，最前頭的兩個人一看便知是四大法師之首的狂雨和紅魔人之王屠龍。

狂雨身形雄偉如山，髮長披肩，臉貌謙和，嘴角似是永遠帶著點含蓄的笑意，使人很易誤信他是位善良的長者，只有當你細察他的眼睛時，才會發現內裏深邃難測，有種不戰屈人之兵的懾服力。

這是個難惹之極的對手。

屠龍則是出奇地容貌俊偉，像其他紅魔人般，膚色白裏透紅，雙目灼灼有神，身軀高挺秀拔，難怪能生出屠姣姣這美麗的女兒。

他身旁有位雍容華貴的絕色麗人，看來是最得寵的妃子，絕非屠姣姣，她並沒有在「歡迎」的隊伍裏。

他們身後是十多名全副戎裝的將領，男女老幼都有，自是屠龍屬下最高層的領導人。

我依著淡如教下的禮節，先向狂雨表示對長者的尊重，才再接受屠龍的敬禮。

狂雨呵呵笑道：「巫宮一會後，至今足有五年，陰風秀麗你們風采尤勝當日，自然是在巫法上更進一層樓，可喜可賀。」

這老狐狸一句不提帝國的事，不問我們為何來此，自是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

屠龍的目光來到我臉上，閃過妒忌的厲芒，接著移向淡如，露出迷醉的神色，旋又回復清明地微笑道：「秀麗法師和陰風法師聯袂駕臨敝國，紅魔人莫不感榮幸之極。」

他跟著把身旁的人逐一介紹。

首先是那絕色麗人，原來是他新納的后妃。

當介紹到那和屠姣姣陷進三角戀愛的柳客和機鋒時，我暗自留神。

柳客生得風流俊俏，手足特長，予人靈巧之極的感覺；機鋒則是豪邁的鐵漢型人物，可是兩手纖長，顯是粗中有細的人。

兩人各具英姿，難怪屠姣姣如此難以選擇。

他們城府之深，自是遠及不上狂雨和屠龍，表面上雖必恭必敬，但眼中的戒懼和敵意，卻瞞不過我。

另外一個使我印象特深的是位名叫雪芝的美麗女將，眼神清澈，並沒有屠龍夫人那樣對我步步為營，反像對我滿有興趣的樣兒，使我知道她受過狂雨的訓練，有信心能抵擋我的巫術。

哼！

很快她會知道自己的道行仍然未夠。

我蓄意發放著適可而止的邪氣，似有若無，務使狂雨摸不清我的底子，但卻清楚知道我不同了。

淡如秋波流轉，美目到處，眾紅魔人無不流出迷醉之色，屠龍也不例外。

在我的滋潤下，秀麗法師的媚力更驚人了。

戴青青和寧素真亦一一和對方施禮。

表面看來，這歡迎儀式禮貌客氣，誰知內中的詭詐凶險。

狂雨的目光落到西琪身上，微笑道：「世間竟有如此氣質驚人的美女，看來巫國四大美女要多加一人，陰風你是從何處搜羅得如此人間極品。」

我微微一笑，望向淡如。

秀麗法師榮淡如發出一串銀鈴般宛似仙樂的嬌笑聲道：「老大啊！沒有事能瞞過你的銳目，我們今次來就是要把此女獻上巫帝，你猜她將來的成就能否超越我們？」

搜羅新的巫神人選，是每個巫神的責任，狂雨兩眼精光一現，刺進西琪眼裏。

西琪淡淡看著他，神情平靜無波。

狂雨微笑道：「你叫甚麼名字？」

西琪望向我輕輕道：「師傅喚我作小琪兒。」

至此無人不知西琪是我的徒兒，當然也是我的女人。

狂雨和紅魔人無不露出驚異之色。

青青、素真和西琪這三位國色天香的美女，一點沒有受迷術所制後的現象，難道我這陰風能不靠邪術就收伏了她們？

狂雨的眼光落到我臉上。

我迎上他的眼神，模仿起當日陰風的目光，往他送去。

我們兩人同時一震。

我的胸口像給人打了一拳那樣，呼吸窒礙，但也知對方絕不好過。

狂雨確是不同凡響，使我的異能一點侵不進他的心靈去。

屠龍知道我們兩人交了一招，恭敬地道：「屠龍在宮內預備好地方，讓各位好好歇息，只不知兩位法師要同居一處，還是分開寢室呢？」

這一句極為厲害，是要迫我和淡如表態，是否攪在一起了。

榮淡如攝魄勾魂的笑聲響起道：「兩間相連的寢室會方便一點。」

屠龍愕了一愕。

這答案模稜兩可，教他摸不著底子。

狂雨大笑道：「看到你們兩人化干戈為玉帛，老夫心中暢快無比，來！讓我們送各位到後宮休息，有甚麼事留待今晚盛宴時再說。」

我閉目盤膝坐在床上，心靈順著地面延伸開去，找尋狂雨的位置。

思感以我所在的北皇宮為中心，透過大地，在驚人的高速下四處搜尋著，我「看」到每一個守衛，感受到他們高度戒備的情緒，最後在後宮一個密室裏，找到了狂雨。

當我的思感到達他身上時，他的身體產生了一道警覺的熱流，我忙退了開去，讓精神的靈覺若即若離環伏在那裏，教狂雨以為那只是一時的錯覺。

這老傢伙不愧四大法師之首。

密室內除狂雨外，還有屠龍、屠夫人、屠龍的軍師范多智、被稱為紅魔雙劍的柳客和機鋒、俏麗的女將雪花，最後是一位風華絕代的美女，不用說也是龍女屠姣姣。

她的五官秀麗標致之極，那白裏透紅的肌膚明艷照人，到了驚心動魄的地步。

她最誘人的地方，卻是那種在弱質纖纖裏透出的堅強，楚楚可憐的表面下深藏著在骨子裏的一種高傲，形成非常獨特的風韻。

有若點漆的美眸，顧盼間確能使人魂為之消。

這時各人間熱烈的辯論正在進行中，狂雨臉含溫和的笑容，沒有出言，只讓其他人說，柳客和機鋒兩人都在屠姣姣前儘量表現著他們的智慧和不懼我陰風的勇氣。

這時屠夫人道：「這是我第二次和陰風碰面，和上一次的感覺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這說明他的巫術確是精進了。」

屠龍道：「秀麗法師的變化才真的驚人，我是第三次見她了，上兩次我還能勉強抵受她的媚惑，但今次竟有神魂顛倒的感覺，想生起防衛之心也不可以，究竟發生了些甚麼事在她身上，現在只要想起陰風可能成功地把她收作私寵，心頭立時非常不舒服。」

柳客悶哼道：「陰風曾受風蛇之毒，所以藏在那英俊面具下的真樣貌醜惡可怖，憑甚麼能得到這些第一流美女的青睞，只要我們能找到原因，將可破去陰風的妖法。」

機鋒哈哈一笑道：「柳神將難道看不出秀麗法師、戴青青、小風后和那小琪兒一點也沒有心靈受制的神情嗎？若她們真是心甘情願作他的玩物，我們對陰風的實力必須重新估計。」

這兩人在大敵當前的時刻，仍不忘比拚高低。

柳客給對方搶白，大為不忿，待要反駁，女將雪芝插入道：「會否是陰風純以床上的淫術，弄得四女對他神魂顛倒，迷戀不已，這並非胡亂猜測，四女眉梢眼角間都含著掩不住的風情，那是男歡女愛極度滿足後的痕跡。」

原來這美女想到這點上，怪不得對我表示出饒有興趣的樣兒，原來是想試試本人的能力。

屠姣姣輕輕嘆息，搖頭道：「真令人難以費解，這麼噁心的怪物，竟可以把秀麗法師等制個服貼，我很想快點見到那小琪兒，看看你們對她的形容有否誇大？」

軍師范多智道：「若非這陰風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均與往日無異，我真會懷疑他是冒牌貨，否則怎會連睡覺也不肯離身的風蛇都不見了？」

一直沒有作聲的狂雨切入道：「軍師不用懷疑自己的想法，這個陰風應是假的。」

眾人包括我在內全嚇了一大跳。

屠龍道：「大法師會這樣說，必然有道理，可是人可以假，巫法卻不可以假裝來啊！尤其是那眼神，確是陰風獨一無二的邪淫之眼。」

狂雨冷然道：「我和他互相試探了一下，那千真萬確是陰風的巫法，若非如此，我早當場把他揭穿，立即撲殺，話都不和他多說一句。」

屠夫人奇道：「那大法師為何還懷疑他是假扮的呢？」

狂雨道：「他若夠膽扮陰風來騙我們，必是有十分把握不會被我們揭破，否則以秀麗的智慧，怎會讓他來獻醜，丟人現眼，我們找不到破綻是應該的。」

屠姣姣道：「若他是假貨，那他會是誰。」

狂雨平靜地道：「若他是假貨，那他定是大劍師蘭特，否則誰可殺死陰風，收伏了秀麗，又征服了戴青青和寧素真，只有蘭特才有女人無法抗拒的魅力。」

眾人一齊色變。

我不由心中佩服，淡如說得不錯，狂雨的智慧的確是非常高明，能從沒有破綻裏找出最大的破綻。

我特別留意屠姣姣的反應，發覺當她聽到我的名字時，身體泛起興奮的情緒。

屠龍深吸一口氣道：「我們應否立即布局將他殺死，只要隨便找個藉口，使他和秀麗法師分隔開來，在大法師的協助下，我有十成把握可以把他殺死。」

狂雨破天荒第一次嘆了一口氣道：「這是個很誘人的想法，但即管他是假的，若我們真的殺死了他，其他的巫神會怎麼想？陰風族、黑叉人、鷹族和小風后的手下會怎樣反應？我怕大小洋洲會立即分裂，重回五百年前的戰國時代，那後果是我們負擔不起的。更何況我尚未向巫帝請示。」頓了頓道：「自半年前巫帝得到魔女百合的種子女兒後，嚴令任何人不得打擾他的清修，老夫輕易亦不敢煩他。」

我心中掠過強烈的焦慮，亦知道若不能擊敗狂雨，休想到巫宮去救人。

柳客道：「若他真是蘭特，殺了他後，揭掉他的面具，不是真相大白嗎？其他巫神怎會怪我們？」

軍師范多智道：「誰見過蘭特？其他人可能懷疑我們隨便找個人來蒙混，那時有道理也說不清。假若他真是陰風的話，我們就是違反了巫帝的法令，那後果誰負擔得起？」

這正是淡如預估的情況，即管他們懷疑我的身分，一時亦莫奈我何。

狂雨道：「我是不能和陰風或秀麗正面交鋒的，唯一的方法，仍是要設陷阱讓他踩進去，最有效的方法莫如揭開他的面具，讓他無所遁形。」接著嘿然笑道：「我有一種藥物，只要沾上他的面具，就可把面具化掉。」

眾人沉默起來，這事說說容易，不過誰可接觸到我的面具。

巫神在巫國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受制於任何人，只直接向巫帝負責，接受他的指令，連狂雨也不能質疑我的身分。

狂雨仰天一陣狂笑，向屠姣姣道：「無論他是真的陰風，又或大劍師蘭特，姣姣你有沒有信心不受他的媚惑？」

屠姣姣驕然道：「當然有，為了我的族人和巫國，我有把握應付任何挑戰。」

柳容和機鋒兩人齊聲反對。

屠夫人亦道：「若連秀麗法師也敗在這人手裏，姣姣她雖是意志堅強，精通對付巫法之道，可能仍應付不了他的手段。」

狂雨道：「無論他是誰，他已成功地把我迫上了不能不和他鬥法的處境上，現在巫國內誰不知陰風的目標是姣姣，若他得到了姣姣，他將毫無疑問成為巫國最有聲望的巫神，但我若不讓姣姣出頭，正面接受他的挑戰，我以後再不用抬起頭來做人了。」頓了頓傲然一笑道：「不過這次我定要教陰風鬧個灰頭土臉，吃不完兜著走。」

柳客和機鋒聞言焦慮逸於言表，齊聲驚呼道：「大法師！」

狂雨舉手制止他們說話，以強大的自信心微笑道：「當姣姣和陰風單獨相會時，老夫會在鄰室運起出竅大法，附在姣姣心靈裏，所以若他是真陰風的話，就好好和他見個真章，若他是蘭特的話，便把他的身分揭破，老夫可保證姣姣毫髮無損地走出來，絕不會失去處子之身。」

眾人這才放下心來。

屠龍想起另一問題，道：「怎樣才可讓天下人知道這一仗誰勝誰負？」

狂雨嘿然道：「當陰風提出要見姣姣時，老夫可以迫他定明一個期限，例如日出之前，仍不能征服姣姣，便當他敗了，他勢不能不接受。哈！無論他有任何手段，這次都注定失敗，他怎能想到我有此神通法力。」

屠龍大喜道：「大法師確是智慧通神，擊敗陰風後，秀麗法師還不是我囊中之物，我定要教這妖女知道我是更好的男人。」

眾人都得意地笑了起來。

我剛要撤走靈能，美麗的女將雪芝道：「我還有個很有趣的提議。」

眾人愕然向她望去。

雪芝道：「我想先試試他，若我真的被他媚惑了，以大法師的神通，必可為我解除禁制，雪芝便可將他的真相揭出來，若他只是以普通愛情手段對付我，更可證實他真是蘭特，那時我們便能以種種方法迫他落敗逃走，例如化去他的面具，再加追殺，不是更省時間精神嗎？」

狂雨眼中精芒閃起，大笑道：「不愧是我的好徒兒，就如你所說吧！」

我心中暗凜，這些人真是不好對付，帶著憂喜交集的心情，讓靈能悄悄退走。

## 第十二章 兵來將擋

靈能的思感回到我的身體裏，醒了過來。

四女和戰恨巨靈灰鷹等人都緊張地看著我。

我迅速把所見所聞，扼要向他們轉述。

淡如坐到我旁，有點擔心地道：「剛才你和狂雨暗中交了一次手，絲毫討不到他的便宜，若狂雨的法力真個和屠姣姣結合起來，你是奈何他不得的，何況狂雨自幼清修，早沒有了男女情慾之念，你向屠姣姣施術，等若向他施術，如何可行？況且你絕不能讓屠姣姣碰上你的臉，她只要把藥塗在指甲上，抹到你臉上時，可把整個面具化去了，因為面具並沒有你身體的抗力，那時我們就一敗塗地了。」

巨靈駭然道：「那豈非甚麼也做不了嗎？陰風總不能怕被女人撫摸吧？」

寧素真道：「我才沒有閒情擔心這麼遠的事，跟前這似春心已動的美女雪芝就是個大難題，大劍師見她不是，不見她又怕洩漏了洞悉他們秘密的底細；動她不是，不動她更不是。無論你怎麼做，也會給對方看破虛實。」

西琪道：「說不定她的指甲已塗了那種會化掉面具的藥物。」

各人更是憂上添憂。

灰鷹道：「我看最好儘快定出應變計畫，否則逃都逃不掉。」

我冷然道：「不！這次只許前進不許後退，若讓巫帝取得公主的身體，毀去廢墟的父神，全人類都完了。」

這時十二遊女之首也是最美的兩遊女之一的倩兒走進來道：「雪芝神將單獨求見，候在廳內。」

眾人齊感愕然，想不到這圖謀不軌的美女如此急不及待，來得這麼快。

我站了起來，想要走出去。

淡如在背後道：「大劍師晚宴前若有閒情，要了倩兒的處子之身吧，她一直苦心守待著你的恩寵。」

戰恨拍額道：「難怪我弄不上手。」

倩兒驚得跪伏我身前，嬌軀劇顫。

各人都知道淡如對今夜與狂雨透過屠姣姣一戰感到悲觀，所以希望趁事敗前讓暗中苦戀著我的倩兒得完心願。

可想而知，屠龍必會盡調高手，把皇宮重重包圍，只要揭穿我真是蘭特，會立下殺手。

功夫較次的人將絕無生望，就算是巨靈戰恨的級數，能否逃生，也成問題。

而我為了保護他們，勢不能孤身遁逃，而有狂雨在，我和淡如的巫法亦大打折扣，一個不好，將是全軍覆沒的淒慘結局。

我仰天一陣大笑道：「放心吧！我能把你們帶到這裏來，亦會一個不少地把你們帶走。倩兒！你把大廳所有人撤走，不得讓任何人接近，我只要戰恨和你留在那裏。」

倩兒垂著頭站起來，應命去了。

戰恨奇道：「我能幫上甚麼忙？」

我微笑道：「你只要好好發揮你的狼性，就可幫我最大的忙了。」

美麗的雪芝巧笑倩兮俏立廳前，我椅旁分立著戰恨和倩兒。

雪芝挺起胸脯，身長玉立的優美胴體散發著誘人的魅力和自信。

我決意把陰風的邪淫發揮盡致，以靈力迫出邪氣和妖異的魅力，一對眼像看穿了衣服般在她的身體上下巡視，冷然道：「神將單獨來見本法師，不怕清白難保嗎？」

雪芝臉上春情蕩漾，柔順地道：「法師當看出雪芝仍是處子之身，敢到這裏來，絕沒有想過回去時仍能保存貞操，法師明白嗎？」

我淫笑三聲，道：「天下美女，聽到我的名字誰不要退避三舍，見到我只有哀求本法師高抬貴手的份兒，現在你竟敢送上門來，大掃我愛看女人婉轉哀啼之興，可惜可惜！」

雪芝俏臉一寒道：「陰風法師原來只是個無膽之徒，當我看錯人算了，雪芝不敢打擾。」轉身欲去。

我大喝道：「站住！」

雪芝緩緩轉身，玉臉帶著具有高度挑逗性的迷人笑容，眉黛含著掩不住的春意，輕咬下脣道：「法師改變了主意嗎？」

我微笑道：「對不起！本法師立下的主意，從不更改。」向戰恨揮手道：「拿下她！」

雪芝臉色一變，「鏘！」一聲抽出腰間配劍。

戰恨的矛毒龍般攻去。

一連串矛劍交擊聲爆竹般響起。

雪芝的劍術相當不錯，但和戰恨仍有一段距離，勉強擋了十劍，退到大門時，給戰恨賣了個破綻，一劍刺空下給戰恨一矛把她的劍打落地上。

戰恨騰身撲上，幾下激烈的纏打後，給戰恨摟著手臂，推到我座前。

我哈哈一笑，伸手把倩兒摟到懷裏，以一個男女歡好的姿勢坐到我腿上，一邊對又羞又喜，猝不及防的倩兒加以侵犯，一邊嘿嘿笑道：「入我之門，豈能讓你完璧無瑕回去，只有女人的哭叫，才可使我興奮快樂，你既想滿足我，本法師就讓你如願吧。」

向倩兒道：「洗掉她指甲上的巫藥。大膽婊子，竟敢算計於找，你才進門，我已發現了你的陰謀了。」

雪芝至此大驚失色，但怎掙得脫力大如牛的戰恨，這傢伙乘機大佔便宜，藉和雪芝後背的接觸，肆意輕薄，當日連淡如也給他弄得臉紅耳赤，雪芝這未經人道的少女，更是不堪。

倩兒依依不捨地離開我的懷抱和大手，走了過去，依淡如教下之法，洗掉雪芝指甲上的藥物。

倩兒低著頭想走向我身旁，給我命令道：「坐到我腿上來，我要一邊看戲，一邊作樂。」

倩兒臉上現出驚喜之色，心甘情願再坐到我腿上，接受我的侵犯。

我要把陰風的狂性表現無遺，但又不致被雪芝摸清虛實。

雪芝聽出我話內含意，驚叫道：「你敢傷害我，師傅定會不放過你。」

我哈哈笑道：「我不找他算帳，已是他家山積福，奴才還不動手，做場好戲給我看。」

戰恨喜出望外，沒暇和我計較叫他作奴才之辱，何況他的身分正是陰風奴，立即動手動腳，對這女將作全面的進攻和侵犯。

雪芝和倩兒的衣服同時減少。

雪芝的哭叫掙扎聲和倩兒的婉轉呻吟聲交集響起。

我並沒有良心的不安，巨靈既有葉鳳，戰恨便讓他得到雪芝吧。

我一邊和倩兒在椅上作樂，一邊把心內狂湧起的愛慾，送進雪芝體內。

不一會雪芝的抗拒冰消瓦解，忘情地逢迎著戰恨的進侵。

這正是我要求的效果，雪芝回去後，如實報上給狂雨知曉時，這老傢伙除了高呼賠了夫人又折兵外，還能做甚麼補救。

這種瘋狂邪惡的行為，正深合我陰風的身分，經這事後，我相信除了狂雨或仍有點懷疑外，其他人都不會認為我是代表著正義的大劍師蘭特了。

更有利的是屠姣姣再不敢把那能化去我面具的藥物塗在指甲上，也不會針對我是蘭特來定計。

美麗的雪芝將會身不由主愛上戰恨，說不定能在重要時刻幫上我們一把忙。

她本是拚著犧牲自己的肉體。如今獻給戰恨又有何分別？

我把懷內赤裸的倩兒送上快樂的極峰後，向她低問道：「你後悔嗎？」

倩兒肯定地搖頭道：「絕不後悔，還快樂無比，讓倩兒以後好好服侍你和各位夫人吧。」

我微笑道：「你何時愛上我的？」

倩兒嬌羞地道：「第一眼看到你那時哪！」

我搭著戰恨和倩兒的肩頭，以勝利者的姿態回到寢室時，眾人帶著詢問的神色迎了上來，戰恨立即眉飛色舞詳述戰況。

倩兒想逃走，給淡如一把拿著問道：「快樂嗎？」

我隱約聽到倩兒答道：「倩兒縱死無憾！」

戰恨這時向巨靈道：「那動人的妮子後來乖乖地讓我把衣服一件一件幫她穿回去，臨走時看我一眼，使我的骨頭都酥軟了，大劍師真是我的好兄弟，我離開時定要把她帶走。」

巨靈大笑道：「幸好我們跟大劍師來了，這麼痛快好玩，又驚險刺激的旅程，錯過了實是畢生憾事。」

葉鳳在他旁輕輕道：「倘若你不來，那教人家怎麼辦。」

戰恨巨靈齊聲大笑，春風得意之情，表露無遺。

四女圍到我身旁，送上香吻，祝賀我化解了這最迫切的難題，爭取到較長時間和較好的形勢。

這時遊女穗兒來報，屠龍親自來接我們到晚宴去。

我向眾人微笑道：「當明天的朝陽升起時，一是我們全部戰死當場，一是整個巫國落入了我們的控制裏，再沒有第三個可能了。」

大劍師傳奇 卷九終

# 卷十

## 第一章 紅宮盛宴

在屠龍的引領下，我們緩緩步進代表著紅魔人權力核心的大圓紅殿內。

這大殿不但是舉行國宴的地方，也是紅魔人所有儀式、慶典、舞會的場所。

紅殿是巫國內最龐大的圓形建築物，圓拱的殿頂高高聳立在宮內所有建築之上，隔老遠就可看到，當進入殿內，更感到它廣闊的圓形空間。

燈火輝煌裏，近千紅魔國的貴族和將領，在狂雨的領導下，站起來禮貌地迎迓我這個不受歡迎的貴客進場。

他們看到我後，都受不了我渾身的邪氣，把目光集中在後面四位國色天香的麗人身上。

本人目光到處，眾紅魔女仕紛紛垂下目光，當然是怕我勾了她們的魂魄。

為了向狂雨展示實力，我專揀美麗的紅魔女送出少許含著愛慾的異能，所以當我來到狂雨旁邊的客席時，宴會上最美的十多位女仕，均變得臉紅耳赤，水汪汪的眼睛無懼地往我望來，眉黛含春。

狂雨眼中閃過驚異之色，顯然對我比以前高強的「妖術」大為震驚，進一步被我削弱了他認為我是蘭特的信心。

二百多張大圓台子，排成內外兩個大圓環，台上放滿美酒美食，極盡奢華和豐盛。

狂雨、屠龍那一席和我們這一席，位於圓殿的正北方，與其他酒席分了開來，特別顯出兩席的人尊貴的身分。

禮貌的介紹和開場白後，各人圍席而坐，均是臉向著殿心以特別名貴紅石鋪砌出來的大圓池。

一隊樂隊進入圓池的中心，持著各式各樣的樂器吹奏敲擊著，悠揚的樂音飄送全殿時，百多名衣著性感的紅魔女輕快地半走半躍進入紅石圓池，載歌載舞，氣氛熱烈起來，當歌舞奏樂完畢，歌舞女郎和樂隊退出圓殿，大殿默靜下來。

眾人的眼光集中到我這一席上。

我坐在四女的正中，左邊依次是淡如、戴青青和戰恨，右邊是西琪和小風后，更右是巨靈和葉鳳。

榮淡如目光流轉，所到處那些紅魔男人紛紛露出色授魂與的表情，屠龍更是神魂顛倒，顯是想著狂雨制伏我後，他把淡如接收過去的美景。

狂雨帶領各人向我們祝了三次酒後，道︰「陰風法師今次遠征帝國歸來，不知帶有甚麼好消息回來？」

我的目光緩緩掃過他那一席，座上坐的是屠龍，美麗的屠夫人、柳客、機鋒和屠龍的軍師范多智，卻見不到屠姣姣和雪芝的芳蹤，微微一笑道：「當然有少許收獲，否則怎敢到來向巫帝面稟。」

狂雨知道再難從我口中套出甚麼來，含蓄一笑，沉默下去。

屠龍向淡如祝酒道︰「秀麗法師！這一杯祝你美艷常青。」

淡如微笑舉杯道︰「聽說大王在邊界調動軍隊，是否想把秀麗的黑叉國變成紅魔國呢？」

屠龍想不到她如此直截了當，大感不自然，乾咳兩聲道︰「秀麗法師切勿誤會，屠龍只因聽聞大劍師蘭特隨時會來，所以才在狂雨法師同意下，早作準備，使可以隨時支援任何受到攻擊的城市。」

淡如一陣動人心魄的嬌笑後悠然道︰「那讓秀麗敬大王一杯，以謝高義隆情。」

兩人遙遙對飲。

淡如放下酒杯，低聲向我提示道︰「屠夫人！」

我明白她的意思，是要我借誘惑屠夫人向狂雨和屠龍展示實力，也釋他們懷疑我是蘭特之心。

剛才屠龍不向我祝酒，反先向淡如敬酒，擺明不把我這「陰風」放在眼內，同時表示出要從我手裏爭奪淡如之意，以陰風一貫的作風，自應有適當的反擊。

更何況這或是狂雨的安排，用以測試我是否蘭特。

對狂雨他們來說，若可當場揭穿我的真正身分，事情就會簡單得多，那時只需下令手下全力圍攻，把我殺掉。

那亦證明了淡如、青青和小風后背叛了巫國，他們亦不用客氣。

我哈哈一笑，斟滿了一杯酒，長身而起，往狂雨那席走去，到了兩席之間，停了下來。

全場近千對目光，集中到我身上。

我舉杯向屠夫人道︰「禮尚往來，大王既向我的女人敬酒，讓我也向夫人回敬一杯。」

所有人目光立即移到秀麗法師榮淡如身上，看她對我公開稱她是被我征服了的女人有何反應。

淡如巧笑倩兮，不用假裝地深情看著我。

全場男人都露出不能掩藏的艷羨之色；女人則重新對我打量，揣度我的妖法為何如此厲害，竟能令以玩弄男性名震巫國的秀麗法師甘受駕馭。

美麗的屠夫人求助地往狂雨和屠龍望去。

屠龍眼中閃過驚怒神色，以眼光向狂雨請示。

所有目光都集中到狂雨身上，看他如何決定。

這時輪到我頭痛起來。

究竟我應要贏或是輸呢？

若勝了此局，狂雨自是大為警惕；若是輸了的話，他定必對我生出輕視的心。

我很快下了決定。

我必須贏，還要勝得清楚利落，絕不含糊。

讓全場的人都知道巫國的首席法師狂雨敗了一局。

如此縱使沒有通過與屠姣姣的暗戰，紅魔人舉國上下都知道我已取狂雨而代之。

所以反迫得狂雨不得不和我作最後決戰，希望能憑出竅秘術和屠姣姣的堅強意志平反敗局。

否則他就完了。

屠龍亦要衡量得罪了我後的惡果。

狂雨目射奇光，刺進屠夫人眼內，送出精神力量，助她逃此一劫。

我心中冷笑，異能由腳傳往地上，延伸過去，鑽入屠夫人體內，封閉了她的心靈，隔斷了狂雨向她送去的精神力量。

狂雨微微一笑，向屠夫人點了點頭。

他的功力顯然未能覺察我暗中做了的手腳。

屠夫人斟滿了一杯酒俏俏地站了起來，露著笑靨滿懷信心往我走過來。

我眼中精芒大盛，罩定了她。

在她離座跨出第一步時，充滿慾焰情火的異能由地上傳進她體內，刺激起她最原始狂野的性衝動。

她剛背著屠龍狂雨那一席的人，所以當她忽地渾身一顫，雙頰緋紅時，狂雨等都看不見，可是全場卻有一半人看到了這情形，失聲嘩然。

狂雨眼中射出震駭的神色。

屠龍亦覺不妥，欲要想法阻止，卻給我送過去一道邪詭的異能，鑽進他神經去，暫時癱瘓了他行動和說話的能力。

我要使他知道，我的力量是他難以抗拒的。

屠夫人一對美目現出掙扎的神情，可是仍身不由主一步步往我走來，當來至我身前兩尺的近距離時，勉力停了下來，否則會把嬌貴的身體直接貼到我身上。

我對她的自制力不感驚奇。

在巫國，跟隨巫神的領袖階層盡是巫神的徒弟，受過對抗巫術的訓練，若屠夫人不是此中高手，屠龍應不敢讓她過來接受挑戰。

屠夫人眼神回復清明，但動人的身體仍不住抖顫著，死命壓下我對她妖法式的挑情。

她深吸一口氣後，舉起滿杯美酒，顫聲道︰「這杯是敬陰風法師的！」

我在假面具內微微一笑，傳到假臉上變成一個詭異的笑容，握著杯的手由她的纖手內側穿了過去，同時移前少許，讓杯口來到她櫻唇下，而她的酒杯則在我俯頭可喝的近處。

臂彎緊緊交纏起來。

全場靜了下來。

誰都知道陰風的酒絕喝不得，何人敢保證其中沒放進催情迷志的藥物。

所以若屠夫人喝了，便證明她給我控制了心神。

屠夫人駭然欲退。

異能由我身體直接送進她體內，這股異能充滿了美麗的情愛和男女間動人的熱戀情緒。

屠夫人的美目亮了起來，望住我沒有半點邪惡，卻有著懾人魅力的眼神。

我要她敗得心甘情願。

人對邪惡的事物天生有著拒絕和恐懼的傾向，所以我若以迷魂術對付她，在這絕不適合的環境裏，屠夫人又明知屠龍在後虎視眈眈，說不定能竭盡所能，抽身而退。

可是我這種使她從深心處生出欣悅的眼神，配以不斷湧入她體內的催情異力，卻能使她欲拒無從。

就在這剎那，我更緊鎖著她的心神，控制了她。

「哼！」

狂雨的冷哼傳來。

屠夫人渾身一震，眼中射出驚恐的神色，脫離了我的控制。

狂雨不愧四大法師之首，竟能以聲音使屠夫人回復神智。

我不慌不忙，借手臂的交接把一道舒緩她神經的暖流，送進她內心深處。

屠夫人眼中惶然之色消去，代之而起是火般的熱情。

我此時豈能再遲疑，柔聲道︰「我敬夫人一杯，祝夫人永遠快樂。」同時心中向她呼喚道︰「喝掉這杯酒吧！你會永遠那麼美麗的。」

屠夫人深情地看了我一眼，湊到杯口，讓我把酒傾進她紅唇裏。

她的身體貼了上來，變成我們的手肘互壓在對方胸前，乖乖地把整杯酒喝光。

這種親熱的接觸，以她尊貴的身分來說，等若對我這邪人獻出了肉體。

她溫柔地同時舉杯向我口內注進美酒。

兩杯酒同時喝個一滴不剩。

鼓掌怪叫聲起，原來是戰恨和巨靈兩人乘機起哄。

紅魔人方面卻是鴉雀無聲，他們的眼神射出悲憤和屈辱，驚懼和無奈！

誰也知道在這次與狂雨的交手裏，「陰風」大獲全勝。

我們分了開來。

屠夫人在我放開控制後，眼神回復清明，美目深注地看著我，射出複雜之極的神色，既含著惶惑，亦有歡喜和渴望。

那是被征服者的眼神。

我知道她體內被激起了的春情仍蕩漾著。

全場靜至落針可聞，連呼氣吸氣的聲音亦減輕減少了。

「噹！」

她手中的杯墮到地上，碎成無數碎片。

到這刻我才放開了對屠龍的精神控制。

屠龍往我們望來，臉色變得有多麼難看便那麼難看。

所有目光都集中到屠夫人身上，看她有何反應，是否那杯酒放了邪藥？

我哈哈一笑道︰「屠夫人的酒真香。」

屠夫人俏臉飛起兩朵紅雲，以僅可聞於我們兩人間的聲音道︰「你害苦了我！」

轉身掩臉奔回，到屠龍的椅旁坐下。

我心中感到歉意。

但為了大地的幸福，個人的犧牲算甚麼一回事。更何況我們是敵非友，我不對付他們，難道他們肯放過我嗎？

我和狂雨目光交擊。

狂雨眼中射出堅決的神情，顯示下了與我決戰之心。

我目的已達，回席坐下。

除了狂雨外，再無人敢對我正臉挑戰。

屠夫人回席後一直垂著頭，默然無語。

屠龍並沒有如我想像的暴跳如雷，反而關切地道︰「夫人是否需回後宮稍息。」

屠夫人只是搖頭，亦沒有請求屠龍的原諒，誰都可看出她芳心亂成一團。

狂雨兩眼精芒閃爍，大感面目無光，動了真氣。

戰恨喃喃道：「為何不見那騷妮子？」

他的騷妮子自是指雪芝，被他如此玩弄後，人家小姐還會出來見他嗎？

我等待著。

事實上全場的人，包括屠龍在內，都靜候著狂雨的下一步行動，若他再不展示實力，挽回一局，狂雨在紅魔人心中的地位將一落千丈。

現實是殘酷的，尤其在巫國這強者為王的世界，沒有人敢得罪法力最強的巫神，因為沒有人得罪得起。

當紅魔人發覺狂雨並不能保護他們的時候，就會轉過來投靠我。所以連屠龍這麼兇狠的人，試過滋味後，甚至不敢向自己的女人發作，免得觸怒了我。

狂雨冷冷的聲音傳來道：「陰風法師！你太放肆了，是否不把狂雨放在眼內了。」

我心中暗喜，知道他失了方寸，往他望去，微笑道：「狂雨法師言重了，我陰風最見不得漂亮女人，今次來到紅魔國並不想空手而回，亦不想巫國四大美人裏獨缺了『龍女』屠姣姣，為何不請她出來一見。」

全場譁然！

我正是要所有人都知道我的目標是屠姣姣，教狂雨不能逃避，若狂雨把屠姣姣也失了給我，他唯一可做的事便是捲起鋪蓋含辱離去。

柳客和機鋒同時大怒而起，前者喝道：「你想見姣姣嗎？先要過得我們這一關。」

這只顯示他們失去了對狂雨的信心。

狂雨的臉色更難看了。

屠龍向兩名手下喝道：「斗膽！竟敢對法師無禮，還不坐下！」

他剛才被我制得動彈不得，心膽俱寒，再不敢正臉與我為敵。

柳客和機鋒對望一眼，清醒了點，都想到假若狂雨再不能保護他們，如此公然得罪了我，後果將是不堪想像。於是生出懼意，坐了回去。

這兩人對屠姣姣的愛始終是有限度的。

淡如嬌笑起來道：「狂雨啊！秀麗一向都非常尊敬你老人家，可是看你今晚的表現，卻令秀麗非常失望。告訴秀麗吧！剛才屠夫人喝掉的那杯酒，裏面含著的是那種厲害的催情巫藥？」

全場人均為之愕然，省起了屠夫人剛才確給我灌她喝了一杯酒。

狂雨臉色微變。

早先他見屠夫人回復正常，對那杯酒遂不以為意，現在淡如這麼一說，明白地向眾人指示出他的疏忽，進一步打擊他的威信，假若他不能給出肯定的答案，不但會更被紅魔人看不起，與我鬥爭的信心亦會進一步動搖了。

我差點要把這好幫手立即摟在懷裏，加以獎賞。

圓殿沉靜下來，氣氛緊張得使人透不過氣。

狂雨凌厲的眼神直盯著我，仰天長笑道：「好！好！」轉頭往屠夫人望去，好一會後徐徐道：「那杯酒內並沒有下藥，否則我早把它解掉。」

西琪的心手伸了過來，握著我的手。

我倆的力量連結起來，往屠夫人延伸過去。

屠夫人全身一震，滿臉潮紅，接著抖顫不休，兩眼射出情慾之火，往我望來，顫聲道：「陰風法師！不要！」她剛才被挑起了情慾，所以現在就像破了戒般毫無抗拒之力。

狂雨駭然大驚，完全不明白我使了甚麼手段，慌張下喝道：「陰風！你能下藥，我就能解！」

屠夫人一聲尖叫道：「我不要！」跳了起來，往我直奔過來，投進我懷裏。

這個反應是我想不到的。

淡如向我低聲道：「千萬不要客氣！」

我呵呵一笑，把美麗的屠夫人摟緊在腿上，痛吻起來，一對手恣無忌憚地在她動人的身體活動著，把她弄得嬌軀狂扭、咿唔連聲。我心中卻是暗暗叫苦，換了真正的陰風，當然不理會近千對目光，劍及履及，大幹一場。但我豈能那樣做。

紅魔人的反應非常奇怪，包括屠龍在內，沒有人敢吭一聲，只是臉若死灰，忍受著屈辱和憤怒。

狂雨喝道：「住手！」

我離開了屠夫人的香唇，望往狂雨，但一對手仍不肯停下，顯示出我根本不把他的說話當作一回事。

狂雨不住點頭，失去了平日的冷靜從容，連說幾聲「好！」後，道：「你若再能把一個女人弄上手後，我就讓妳和姣姣決鬥一場，姣姣輸了的話，紅魔國就是你的了。」

我和淡如對望一眼，都想不通這女人是誰。

狂雨不待我說話，叫道：「奏樂！」

悠揚的舞樂奏起。

淡如的臉色倏地一變，顯是想起一些我這時尚未想到的問題。

狂雨回復了冷靜沉狠道：「有一位漂亮的小姐想和陰風法師共舞，若你能在一舞間把她俘虜，我會讓你試試能否把我們的四大美人全部收伏。」

到這刻我才明白淡如色變的原因，心中叫糟，因為我並沒有學過怎樣跳巫國的舞，連看都未曾看過。

而且這女人會是誰呢？

當然不會是屠姣姣。

我向懷內的屠夫人望去，停止了對她的侵犯，只見她給我逗得一對似開似閉的眼充滿了激烈的情火，也不由怦然心動；接著心中歉然，這艷麗的女人怕再不能回到屠龍身邊了，不過想想屠龍不也是要來搶淡如嗎？這才使我好過了點。

腳步聲起，一位俏佳人盈盈步進圓殿來。

我一看下幾乎驚叫起來。

竟是久違了的「黑寡婦」連麗君。

不由佩服起狂雨的詭計來。

連麗君乃巫帝八妃之一，即管陰風巫力大增，要在一支舞間把她征服仍是難比登天的事，何況若我是蘭特的話，當然瞞不過這熟悉蘭特的美女。

我的心忐忑跳動起來。

直至這刻，我仍不知這變幻無常的女人對我的真正心意。

她看來很愛我，但又像對巫帝忠心耿耿，在現在這情況下，她究竟會選擇誰呢？

忽然間，我發覺對事情的發展，全失去了控制的能力。

只要她揭穿我，就一切都完蛋了。

淡如往我望來，眼中閃過駭然的神色。

連麗君俏俏立在殿心，裸肩低胸，高衩露腿的曳地長裙，露出大半截雪白飽滿的胸脯和修長圓渾的美腿，性感迷人之極。

我向屠夫人道：「美人兒啊！跟著我吧！」

屠夫人眼中閃過複雜之極的神色，垂下了頭，又輕輕點了一點。

我是不得不如此說，因為這是陰風習慣了會說的話，心中暗嘆，抱著她站了起來，再將她放回椅內。凌厲的眼神緩緩掃視全場後，才徐徐往站在殿心的連麗君行去。

她目不轉睛地看著我的接近。

我的靈力延伸過去，鑽入她心靈裏。

驀地一股冰寒邪惡的力量把我的靈力完全封鎖，拒諸於她的心靈之外。

我的臉色定是變得非常難看，幸好有臉具遮掩著驚容。

差點就想掉頭走回席去，和戰恨巨靈等殺出殿外，因為我知道根本全然無法控制連麗君，就算給足時間，我也沒有信心把連麗君心中的巫帝驅趕，何況還要在一舞之間完成，更兼我根本不懂跳他們的舞。

巫帝已牢牢摟抓著她的全心全靈。

醜婦終須見家翁，最後我來到她身前。

連麗君眼中射出欣悅的光芒，嬌軀貼了上來，纖手纏上我的脖子。

我們的眼神緊鎖在一起。

換了往日，我定會相信連麗君真的愛我，但現在我卻知道她只是虛情假意。

她是不會戀上任何人的。

因為「黑寡婦」連麗君只是巫帝的工具，就像以前的榮淡如。

而她心靈內的巫帝比之淡如更強大百倍，使我全無征服她的信心。

在全場注目下，連麗君把小嘴湊到我身旁道：「蘭特！你終於來了。」

我嘆了一口氣，在她耳旁低聲道：「你想怎樣？」

連麗君道：「只要你答應我一個條件，我就不揭穿你。」

我道：「甚麼條件？」

連麗君道：「娶我為妻！」

我呆了一呆，不明白她為何仍要騙我，究竟有何目的？她明明是巫帝的人，為何對我如此仁慈？

連麗君進迫道：「我要知道答案！」

我無奈道：「好！我答應你。」

心頭湧上苦澀的感覺。

在過往和敵人的鬥爭裏，我總能預估到敵人的目的，但今次我卻完全迷失了，一點都不知道連麗君為何會助我。

她當然不會和我對付巫帝，那她為何不乾脆揭穿我呢？

答案只有一個，就是她奉了巫帝的命令這樣做。

打一開始，她就想帶我去見巫帝，甚至為了這目的，不惜出賣了黑叉人。

我心中湧起了一股寒意。

唯一有利的地方，是她並不知道我發現了她和巫帝的關係。

「黑寡婦」連麗君的香唇找上了我的嘴脣，送上濕潤的熱吻。

全場寂然無聲，看著眼下這令人難以置信的發展。

我忽地省悟到這次巫國之行裏，除巫帝外，最難纏的敵人不是狂雨，而是連麗君。

我的靈力對她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連麗君離開了我的嘴脣，退後了兩步，平靜地道：「我輸了！」

圓殿內沒有半點聲息。

狂雨霍地立起，指著我們兩人大喝道：「連麗君你在說謊，他就是蘭特，你愛上了他，所以和他串謀來騙我們。」

全場愕然。

我仰天大笑道：「狂雨！你瘋了嗎？」

連麗君嘴角露出了一絲森冷的笑意，望向狂雨道：「狂雨你怕了陰風嗎？若是如此，不如趁早認輸吧！」

狂雨眼中兇光閃射，指著我道：「你敢否揭開面具，讓我們看看你的真面目。」

榮淡如冷笑道：「狂雨你是否要背叛帝君，否則該知道不能直接攻擊陰風。」

狂雨怒道：「我並沒有攻擊他，只是要他揭開面具，澄清事實。」

榮淡如一陣使人勾魂攝魄的嬌笑聲，道：「難道你不知陰風面具後的臉容很可怖嗎？若讓我們這些女人看到，會在心靈裏留下可怕的印象，使他的魅力在我們心中大幅減退。這數十年來，誰曾見過他的面目，你若能使他除下面具，豈不是等若勝了他？何況他正和你爭奪巫國首席巫神的地位，焉能聽你的命令。」

狂雨一時語塞。

事實上這時連屠龍自己都不再懷疑我是蘭特了。

眾紅魔人議論紛紛。

我哈哈一笑道：「狂雨只要你立刻認輸，我便揭開臉具讓你和屠龍兩個人看，你敢否接受這挑戰？」

狂雨靜了下來，兩眼射出凌厲的神色，一瞬不瞬望著我。

連麗君笑道：「狂雨快認輸吧！」

全場所有人均屏息靜氣，看看狂雨是否敢接受這挑戰。

我挑戰的是狂雨對自己認為我是蘭特的信心，似是險著，但我卻有十足信心狂雨不肯如此孤注一擲，因為他尚有屠姣姣這著最後的撒手鐧。

我故意讓屠龍在旁作見證，就表示我真的是陰風，所以才不想讓其他女人看到我的真面目。

狂雨臉色數變，最後坐了回去，臉上現出堅決的神情道：「屠姣姣正在後宮內等你，假設你能在明天日出前，不用任何暴力和藥物，只純以巫力誘她並佔有她的身體，就算我輸了，你將是巫國最有力量和最偉大的巫神。若你敗了，須以後聽我的命令，你敢接受嗎？」

## 第二章 征戰情場

大門在我身後關上。

門旁左右壁上兩排油燈的照耀下，屠姣姣寬敞的寢室沐浴在柔和的金黃光色裏。

房心放了一張華麗的大床，四周的布置清雅調和，小擺設布滿檯頭几上，還放滿了兩個特製的高櫃。

與門相對是一排八個打開了的大窗和另一扇門，外面是一個寧靜的後花園，被高牆團團圍著，在月照下隱見栽滿鮮花綠草。

院心還有座精緻的小亭，人造溪水繞流其旁，傳來淙淙水響。

左右兩邊牆壁一面掛著屠姣姣騎馬持劍的肖像畫，另一邊陳列著十多種不同的兵器，使人感到它的女主人文武兼資。

美若天仙的屠姣姣一身雪白柔軟的長袍，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冷冷看著我。

我不用探測她的心靈，已知她誓死抗拒的決心。

她不但為了自己，也為了整個紅魔國的福祉。

若讓我這「陰風」取狂雨的地位而代之，紅魔國就會進入恐懼黑暗的世紀。

紅魔人的妻子和女兒將會受辱。

若我不能消除她這恐懼，就算是狂雨不助她，我怕亦很難在她心甘情願下得到她。

人的意志是非常強大的力量。

我的心靈往四方延伸，立即找到狂雨正盤膝坐在隔鄰的小室裏，閉目冥思，進入了離魂出窺的境界。

心靈再往屠姣姣伸展過去，剛想進入她的神經，一股潮水般的靈力反湧過來，把我驅離她的身體。

我大吃一驚，暗道不妙，想不到信心被我打擊得七零八落的狂雨，仍有如此頑強的反擊力量。

至此才知他能高踞巫神之首，確有真實的本領。

我連試幾次，都不得要領，心中一陣焦躁。

屠姣姣秀目亮了起來，冷然道：「法師不是怕了吧！為何站在那裏動也不動？」

我振起精神，緩步來到她身旁的椅子坐下，隔著几子往她望去。

她無懼地回視我，眼神清澈堅定。

這美女的意志和心靈力量要比屠夫人強勝百倍。

而且屠夫人敗於事起突然，猝不及防，屠姣姣卻是蓄勢以待。

屠姣姣一陣嬌笑道：「若陰風法師立即承認失敗，我可連夜把你們送走，絕不留難，可是你將永遠不可踏足大洋洲半步。」

我感到完全無法進入她的心靈內。

與狂雨的心靈結合後的屠姣姣，已提升轉化至另一比之兩人裏任何一人更高更強的層次，就像一座全然無法攻入的城堡那樣。

我泛起了會失敗的無奈感覺。

屠姣姣眼中閃過厭惡的神色，不屑道：「我真不明白秀麗法師她們為何會對你投懷送抱，只要我想到你面具後的可怕模樣，即要作嘔。」

雖明知她針對的是陰風而不是我蘭特，我仍有受辱的感覺，微怒道：「你想否知道她們為何對我如此死心塌地呢？」

屠姣姣皎若天上明月的美眸閉起嘲弄的神色，噘噘可愛的小嘴巴道：「你想自誇床笫之術嗎？可惜我並不像她們這些淫娃蕩婦，對閣下的專長沒有一點興趣。只有真正的愛才可以使我動心，沒有愛的肉慾只是禽獸的行為。」

我大感氣結，伸手欲要往她俏臉摸去。

屠姣姣玉容一寒，喝道：「若你動手動腳，便算因你用暴力而輸了，你想勝這一仗，唯一的方法就是使我投懷送抱，捨此再無他途。」

我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你這小妮子如此厲害。」

屠姣姣沉聲道：「只要想到你命人當著你面前強姦雪芝，便令人聞之髮指，你休想我會讓你沾一根指頭，你也不想想若你的女兒給人這樣凌辱，自己會有甚麼感受？」

我一籌莫展道：「但你有沒有想過雪芝當時是多麼的快樂嗎？」

屠姣姣瞪著我狠狠道：「這是你最討厭的地方，不知用了甚麼妖術，令雪芝還像暗暗歡喜似的，哼！這一套休想用在我身上。」

我搖頭苦笑，手肘枕在我們間的高几上，托著下巴，定睛對她加以端詳，嘆道：「原來我只是想勝過狂雨，才要得到你，但現在我已愛上了你，決定把你徹底征服，要你以後乖乖地跟著我，聽我的話，本人歡喜甚麼時候把你脫光，就甚麼時候把你脫個清光，甚麼時候要和你上床，便什麼時候上床。」

屠姣姣氣得臉色發青，咬著下脣怒道：「現在就算你立即認輸，我也會求師傅不再饒你。」

我的眼光落到她急劇起伏的胸脯處，道：「姣姣確是天生麗質，無論一怒一笑，都是那麼動人，若我不能看到你在床上欲仙欲死的表情，會是畢生憾事。」

屠姣姣忽地平靜下來，淡淡道：「你想激怒我嗎？休想得逞。你既滿口髒話，本公主再沒有和你說話的興趣，就在此和你坐到天明，看著你失敗的痛苦表情。」

唉！

難道如此功虧一簣嗎？

我的心焦躁起來。

忙提醒自己最緊要保持冷靜。

現在離天明最多不過三小時，這是說短不短，說長不長的時間。

屠姣姣別過臉去，一言不發，打實主意不再和我說話。

她側臉的輪廓真美！

我坐回椅裏，伸直雙腳，舒服地挨在椅背上，忽地心中一動，精神延伸，到了鄰房狂雨的體內，鑽進他的神經裏去。

內裏虛蕩蕩的，就像一個虛殼，使我漫無目標，若像把手伸進一個空盒子裏，甚麼也找不著。

看來連巫帝送進狂雨心靈的邪力亦隨著狂雨靈智去了，半點沒留下來。

這時我才真的感到絕望。

我唯一取勝的希望，就是把狂雨的精神和屠姣姣的精神分開來，那時只是對付屠姣姣一個，要有把握多了。

所以才想在狂雨身上施手腳，豈知卻有無處著力之嘆。

有甚麼方法可令狂雨自動由屠姣姣身上抽身退走呢？

我忽地靈機一觸，想到一個險著。

我問屠姣姣道：「喂！屠姣姣！」

屠姣姣俏臉泛起厭惡不屑之色，嬌哼一聲，懶得往我望來。

我伸手將臉具揭下道：「你看我是誰？」

屠姣姣愕然望來，一看下俏臉一變道：「你弄甚麼妖法！」

就在此時，我感到狂雨出了竅的精神迅速退走。

因為他知道了我是誰，所以退回體內，準備立即領人過來把我揭破和殺死。

我狂壓下心中的喜意，在他神經內靜待著他的歸來。

狂雨返至。

就在那霎間，我以全心全靈的力量，依著巫神書的教導，癱瘓了他的神經。

鄰房的狂雨猝不及防下，一聲慘叫，昏了過去。

成功了。

若我不移開對他神經的禁制，他絕不會復甦過來。

當然更不能出竅來助屠姣姣了。

我張開眼來，神光湛然迎上屠姣姣驚疑不定的目光。

我向她微笑道：「這並不是妖法，而是我真正的臉貌，你不信可探手過來摸摸。」

屠姣姣跳了起來，往大門奔去。

我若讓她這樣走脫，真是以後再無面目回去見帝國和淨土的一眾兄弟和愛人了。

一個箭步標前，攔腰把她摟著。

她不知由那裏拔了把金光閃閃的匕首出來，往我臉門插來。

我側臉避過，一手劈掉她的匕首，乘勢抱著她躍了起來，一齊往大床落去，把她壓個正著，同時四肢纏緊她的四肢。

她張口要叫，卻給我的嘴封個正著。

掙扎了一會，她力竭下靜了下來。

我離開她的香脣，離開了些許，讓雙方可以互相對視著。

屠姣姣喘息著道：「你是大劍師蘭特，你逃不了的，除非立即把我殺了。」

我柔聲道：「殺了你我更逃不掉吧？」

她不屈地冷哼一聲，一副你知道就好了的氣人樣兒。不過明顯地再不怕我，也沒有了厭惡不屑的神態。

我看得又恨又愛，微笑道：「你現在明白為何你們四大美人有三個向我投降吧！因為我並不是陰風。」

屠姣姣冷冷道：「她們都是巫國的叛徒。」

我回敬道：「背叛了誰？」

屠姣姣道：「背叛了巫帝！」

我柔聲道：「巫帝是甚麼東西？」

屠姣姣剛想回答，張開了口，竟發不出聲音來。

我嘆道：「你們可能做奴隸太久了，久得忘記了這問題，你們算甚麼東西？只要巫帝一個命令，以萬計的黑叉人便去侵略別人的國家，殺害無辜的人，你們只是劊子手的刀，沒有一點自主的能力。」

屠姣姣反駁道：「你們帝國好得了多少，不是在自相殘殺嗎？現在輪到你們來侵略我們了。」

我誠摯地道：「你錯了，帝國的殘酷戰爭是巫帝一手造成的，現在帝國回復了和平，所有人都相親相愛，我今次來並不是想侵略你們，而是想把和平帶給你們，否則我絕不需扮陰風，只要盡率帝國和淨土的精銳，加上黑叉人，陰風族和小風后的軍隊，你以為紅魔人能撐得多少天呢？論法力狂雨亦及不上我，否則他現在就不需在鄰室昏迷了過去。」

屠姣姣大驚失色，顫聲道：「師傅昏迷了！」

這小妮子算狡猾的了，故意和我胡扯一番，原來只是希望狂雨通知其他人來救她。

我其實可以把愛意送進她體內，刺激起她的情慾，不過這實在不夠光明正大，我要贏得她口服心服，不讓她事後有反悔的意念。

她的眼珠在轉動著，籌謀脫身之計。

這真是個主觀倔強的女孩子，好處是若能把她說服，她將不會改變。

我沉吟片晌，道：「這樣吧！我問你幾條問題，只要你坦誠回答我後，蘭特立即放你走。」

屠姣姣一呆道：「你不怕我喚人把你們殺掉嗎？」

我微笑道：「若我是那麼容易被人殺掉，現在就不能把你壓在床上，聽我的說話。又假設你們真能殺死我，三大洲就會進入永遠的戰爭狀態裏，直至某一方被徹底消滅。」

屠姣姣眼中露出驚懼的神色，顯是想到事情的嚴重性，點頭道：「好！你問吧！」

我道：「假若告訴你巫帝不但不是人類，還是一種想毀滅人類的可怕精神生物，你定會說我胡謅來騙你，是嗎？」

屠姣姣道：「蘭特原來是這樣囉嗦長氣，既明知我不會相信，為何還說出來？」

我苦笑道：「因為若說服不了你，我真的仍會守諾放你出去，所以說話才有點拖泥帶水，因為我太厭倦血流成河的場面了。」

屠姣姣冷然道：「快說出你的問題吧！」

我道：「但我要你是發自真心說出來的，而不是敷衍我，否則諾言無效。」

屠姣姣不耐煩地道：「快說吧！」

她語氣神態雖不善，我卻感到她的身體鬆軟了，沒有先前的緊張和僵硬，伏在她身上確是曼妙無匹的享受。

我道：「告訴我，十大巫神裏有多少個是好人？」

屠姣姣愕然道：「我師傅對我們算不錯了。」

我道：「他算是好人嗎？」

屠姣姣嘆了一口氣道：「在巫國裏，誰不是你爭我奪，爾虞我詐。」

我道：「那陰風算是好人嗎？」

屠姣姣冷笑道：「當然不是好人，還是變態的色魔，可是蘭特你比他好得多少？否則雪芝不會被你手下強暴了。」

我微笑道：「若她不來惹我，我絕不會如此待她，而且她根本是準備獻出肉體，使我沒有別的選擇，請勿忘記我是在扮演陰風這角色。」

屠姣姣不屑道：「狡辯！」

我嘆了一口氣道：「無論如何，錯不在我，是誰培養了十大巫神出來？是誰在背後支持他們作惡？告訴我！」

屠姣姣沉默片晌，無奈道：「是巫帝！」

我冷靜地道：「坦白告訴我，有巫帝和巫神的一天，你們可否為自己的命運作主。」

屠姣姣俏目泛起茫然之色，好一會才低聲應道：「不！」

我輕吻了她的嘴脣，撐起身體，走到窗前，望往院外高牆上的明月，背著她道：「你若認為應與我為敵的話，可以離開了。」

屠姣姣起床的聲音響起，接著腳步聲往房門走過去，然後是打開門的聲音。

門外立時響起柳客和機鋒驚喜的叫聲。

「砰！」

門關了起來。

回頭看去，屠姣姣真的這樣就離開了。

我竟然失敗了。

一股強烈憤怒從心中湧起，我回轉身來，望向天上明月，好吧！既然命運如此，我就把紅魔國覆滅。

我們中究竟有多少人能逃離此地呢？

門響。

我待要回身大殺一輪。

門關上的聲音響起，接著是屠姣姣的聲音道：「你真的不怕我會出賣你嗎？為何不屑轉頭過來？」

我壓下心中的狂喜，淡淡道：「就算你出賣我也沒有法子，蘭特豈是不守諾言的人。」

屠姣姣來到我身後，輕嘆道：「你知否背叛巫帝的後果多麼可怕，假設你殺不了他，我們便完了。」

我轉過身來，伸手托起她的下巴，微笑道：「你們不用負任何責任，除了狂雨外，誰知我是蘭特？」

忽然間想起了連麗君，心中立時多了一條刺。

屠姣姣任我托著她的下巴，目光深注著我道：「你有把握殺死巫帝嗎？」

我苦笑道：「我除了盡力而為外，還有別的選擇嗎？」

我放下托著她下巴的手，把面具重新戴上，然後溫柔地拉起她的手，往室門走去。

屠姣姣一手反拉著我，咬著下脣垂頭道：「你不是要佔有我嗎？」說完耳根粉頸全紅透了。

我愕然道：「我這樣拖著你的手走出去，誰也應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屠姣姣低聲道：「他們會檢查床褥的，若發現沒有處子落紅，會生出懷疑的心。」

我哂道：「誰立下規定這事定要在床上幹的，告訴他們我在後院佔有了你，到他們發現有問題時，我早到了巫宮去。」

屠姣姣氣道：「可是我剛才出房時，衣衫半點皺紋都沒有，現在這麼快再出去，身上的衣服又完好無缺，連頭髮也沒有半絲散了下來，誰都知道你不是奸淫的陰風了。」

我大感快意，舒盡早先的憋氣，故意道：「這個容易，我們再談一會，然後你自己把秀髮弄亂，將衣服弄皺，不就成了嗎？」

屠姣姣這時亦知道我在作弄她，大發嬌嗔道：「我不會自己動手的，要就你來負責吧！」

我開懷大笑，伸出手去，在她頭上亂摸一通，拔掉她的髮飾，不一會她柔軟烏亮，略帶棕紅的長髮垂在雙肩處，在白袍的襯托下，美至使我目定口呆。

她俏立著任我施為，一對秀目射出又恨又愛的神色，跺足道：「你這人真小氣，還記得你剛才說過要我乖乖地跟著你，要把我脫個清光抱著我睡覺，告訴姣姣，那是否只是騙我的甜言蜜語。」

我奇道：「你當時不是告訴我休要妄想嗎？」

屠姣姣大怒，一拳當肩打了過來。

我裝作受了重傷般，跌坐後面的大椅裏。

屠姣姣撲了過來，坐入我懷裏，摟著我的脖子道：「我們紅魔人最重名節，只要我們那樣踏出門去，整個巫國都知道姣姣的貞節敗在你手上，你教我還可以嫁另一個男人嗎？這是解釋不來的事呀！」

到了今時今日，我蘭特早受慣了女性的恩寵，本人並非來者不拒，而是拒絕不了，且比起戰恨往日的三十多個妻子，我蘭特只是小巫見大巫罷了。

聽說一些有權勢的土豪族長，妻子數目達百人之眾，那當然是太過分了，一個人怎能應付這麼多女人，對雙方面都只會是苦事。

我嘆了一口氣道：「門外不正有兩個愛你的男人在苦候著你嗎？」

屠姣姣道：「若姣姣真的愛他們，現在早不是處子之身，沒有女人可抵受自己心愛的男人的挑情和引誘的。」

我微笑道：「你是跟定我的了？」

屠姣姣眉頭不皺昂然道：「當然！否則巫國四美缺了其一，你不感到是遺憾嗎？」

我抱著她站了起來，往大床走過去道：「既是如此，我就不客氣了，免得你的族人要費神到後院去亂搜一通！」

## 第三章 情孽纏身

當我坐上紅宮議事廳正中石階上的寶座時，我知道自己成為了巫國最有權勢的人。

屠龍坐在我左邊，淡如坐在我右邊，其他的人肅立階下，一邊是紅魔人的將領，另一邊是西琪戰恨等我方的人，包括了屠姣姣在內。

由屠龍以下，都一臉惶恐，大禍臨頭的表情，不知我會怎樣整治他們。

離開寢宮時，淡如通知我連麗君回到了巫宮去，向巫帝請示我要見他，這消息使我更是心如鉛墜、大感不妥，偏又不知問題所在。

屠龍欲言又止，見到我沉著臉，硬把話吞回肚去。

我收攝心神，示意屠龍可以說話。

屠龍恭敬地道：「狂雨法師仍未醒來，我們──」

我截斷他道：「放心吧！他只是精神損耗過度，不睡上十來天絕不會醒過來，本法師謁見巫帝後，回來會把他救醒的。」

屠龍安心了點，接著有點難以啟齒地低聲道：「陰風法師！屠龍有一個請求，希望法師念在我多年忠心耿耿，俯允所求。」

我奇道：「儘管說出來，若我做得到，一定沒有問題。」

屠龍想不到我如此容易說話，但仍戰戰兢兢地道：「希望法師高抬貴手，放過雅子，雖然下屬知道這請求有些過分，可是我確是深愛著這女人的。」

我一時想不起，問道：「雅子是誰？」

屠龍道：「就是下屬的第一后妃。」

我這才省起，頗感尷尬，沉吟道：「你不會因她似曾背叛了你而厭惡她嗎？」

屠龍惶恐地道：「怎會呢？若法師對她有興趣，雅子隨時可以陪你，只不過──只不過──」

我想不到屠龍如此長情，點頭道：「放心吧！我不會再沾她半根指頭的了。」頓了頓向階下眾紅魔將領道：「讓本法師在此宣布，我已悟通了巫術最高的境界，變化了氣質，否則亦不能連奪四大美人的芳心，我的興趣不再專注在女人身上，亦不需處女來練功，所以你們放心吧！我絕不再碰紅魔國任何婦女。」

眾紅魔人呆了一呆後，均現出驚喜的神色，但又怕我是欺騙他們。

我特別留意姣姣那兩個著名的追求者柳客和機鋒的反應，發覺他們眼中雖仍帶嫉恨，但更甚的是無奈之色，在愛情和生命間，他們明顯地選擇了後者。

淡如的聲音響起道：「請問陰風法師現在對甚麼最感興趣？」

我微微一笑道：「這正是本法師今次來謁見巫帝的原因，大劍師蘭特統一了帝國，兵力勢不可擋，若讓仇恨繼續下去，戰火會蔓延至大小兩洋洲，就算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但也可預見那可怕的後果，更何況我們勝算不高，所以我打算和蘭特握手言和，當然，最後的決定仍操在巫帝手裏。」

這次眾紅魔人真的是瞠目結舌，只懂呆看著我，誰想得到殘忍好戰的陰風會主張和平？

屠龍怕我是試探他，不敢答話。

淡如道：「若想和蘭特講和，首先我們要團結一致，避免互相殘殺才行。」

我道：「大洋洲最大三股勢力的領袖都在這裏，屠龍你可和小風后及青青舉行會議，訂立互不侵犯的條約，誰敢開戰，我絕不會饒他。」

屠龍本是很有野心的人，但在現今這種形勢下，給個天他作膽也不敢有越軌行動，只好唯唯應諾。

屠龍的軍師范多智道：「蘭特和我們仇深似海，恐怕不肯言和吧。」

我淡淡道：「這事你可向青青詳細詢問，假設他不肯言和，我看沒有一個黑叉人能活著回到故土。」

轉向淡如道：「我們何時起程到巫宮去？」

淡如道：「連麗君教我們耐心等待她的消息，看來不等上兩三天是不行的了。」

我的心更不舒服了。

青青、素真、淡如和紅魔人開會時，我閒著無聊，領著屠姣姣和西琪二女，策馬離城，到郊野縱情馳騁，一洩久困船上的悶意，順道瀏覽大洋洲北方美景。

整個原野全覆蓋著茫茫白雪，有種清淨純美的遼闊感。

我們奔上一個小丘後，跳下馬來，極目四望，心曠神怡。

姣姣肌膚的白裏透紅和西琪的冰肌玉骨，在雪野裏份外使人炫目。

姣姣向西琪讚道：「琪琪的天生麗質，比起我們所謂巫國四美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凡見過你的紅魔人，不論男女，都為之傾倒。」

西琪報以微笑道：「姣姣你才真美哩，蘭特真的艷福齊天。」

我伸手摟著兩女的腰肢，笑道：「我發覺自己愈來愈好色了！幸好這裏沒有床，否則定會把你們抱到床上去盡情歡樂。」

屠姣姣噘噘她那極有性格的小嘴道：「男人誰不好色，我才不信你是例外。」

我說道：「難道你忘了那晚若不是你苦苦哀求，我才不和你上床哩，還說我好色？」

姣姣大怒，不悅道：「你那天是故意逗弄我，否則為何要把我壓在床上，大佔便宜，說話不可以坐著說的嗎？」

西琪也冷哼道：「還說不好色，當天在地窖裏你不是對我不規矩嗎？那時你的傷勢還未好，認識了人家不到兩天。」

這可愛的妮子總忘不了那一天的地底情景，有機會就掛在口邊，可知印象多麼深刻難忘。

事實上，我亦不曾有片刻能忘記。

我向西琪道：「還說我好色，本人有對你動手動腳嗎？你應讚我有坐懷不亂的定力。」

西琪嗔道：「蘭特坐懷不亂？別忘記你曾吻了我的耳珠和臉頰哩？」

這妮子把細節記得半點不漏，我淡然道：「是你自己春心動了，把小耳珠和臉蛋送上門來吧！」

西琪氣得跳了起來，一把揪著我棉革的襟口，氣鼓鼓地瞪著我大嗔道：「蘭特！我誓要和你算清楚這筆糊塗帳！」

姣姣在旁推波助瀾道：「琪琪！我們揍他一頓好嗎？」

西琪興奮叫道：「好呀！」往我用力一推。

姣姣的粉拳亦往我擂來。

我乘勢拉著兩女的手，往後倒入厚厚的積雪裏。

兩人齊壓在我身上，不幸身後恰好是道斜坡，驚呼聲中，三人一齊往下滾去，直至丘底，才停了下來。

我笑得軟癱在雪裏。

兩女拚命爬了起來，撲到我身上，扭著我擂打起來，粉拳雨點撒下。

我抱著頭大聲求饒著。

最後兩女笑得身子發軟，伏倒我身上。

我伸手把她們摟著，心中一片寧和，整個天地都給我摟進懷內。

只有在這剎那，我才真的把巫帝置諸腦後。

自發覺連麗君是巫帝的工具後，我的心情一直沉重無比。

巫國之行，直到現在都順利無比，但我知道在這最後關鍵處，我完全落在下風裏。

連麗君為何要助我瞞過狂雨和紅魔人？

答案直接簡單：就是她想我去見巫帝。

是否因為巫帝想親自毀滅我？

我的直覺感到內情會比想像到的還複雜。因為他不是人，有著另一種思考方式。

在這離巫宮只有數日路程的地方，我對公主的思念更濃烈了。

公主仍否是以前的「她」呢？

回到皇宮內我的住處時，在賓館外遇上巨靈和葉鳳。

我隨口問道：「戰恨那小子滾到了那裏去？」

葉鳳笑道：「他會到甚麼地方去呢？還不是找他的雪芝小姐！」

我啞然失笑，和兩女直走進內廳裏去，倩兒迎了上來，低聲道：「屠夫人來了，她在寢室等你。」

一聽下眉頭大皺，我曾答應了屠龍不碰他的女人，這事應怎樣應付才好？

屠姣姣明白事情的嚴重性，關心地道：「你要小心應付才行。」

我點了點頭，向倩兒問道：「她們仍在開會嗎？」

倩兒點頭。

我伸手慰勞地拍了拍倩兒臉蛋，問道：「昨天給我那樣侵犯，心中有沒有怪我？」

倩兒俏臉紅了起來，低聲道：「倩兒歡喜還來不及，怎會怪大劍師哩！」

屠姣姣瞪我一眼道：「你這人真是的，誰敢表示對你不滿呢？難道不怕殺頭嗎？」

倩兒慌忙為我辯護道：「不！倩兒真是心甘情願的，我們不會怕大劍師的，他是最仁慈的人。」

西琪餘氣未消道：「倩兒不用為他說好話，聰明的就加入我們的聯盟，一起來對付他。」

我笑道：「她早是聯盟的一份子，叫做『聽話聯盟』，乖琪琪不要以為自己可以是例外。」不理她的抗議，逕自推門進入寢室裏。

雍容華貴的屠夫人雅子坐在床緣，見我進來，「啊！」一聲驚喜地站了起來。

我大感奇怪，若我是以蘭特的臉目和身分俘虜她芳心的話，我會一點都不奇怪她跟前這態度，可是陰風是巫國所有女人憎厭的邪惡人物，縱使一時受誘情難自禁，事後亦應悲憤交集，她不應找上門來送羊入虎口。

這事豈非頂奇怪嗎？

屠夫人急忙走來，直接把嬌軀全無隔閡地緊擠著我，纖手纏上我的頸項，才仰起臉嬌羞不勝道：「法師你終於回來了！」

我平靜地道：「屠夫人難道不知道我答應了屠龍，不可以再碰你的嗎？」

屠夫人眼中掠過幽怨的神色，瞪著我道：「我不管，你是不應該答允他的，你曾公開表示要我跟著你，而雅子當時亦公開同意了。」

我大感頭痛道：「當時夫人是受我的巫法蠱惑，怎能作準，別人不會當你那時的任何行動是出自真心的。」

屠夫人大有深意地甜甜一笑道：「我的確是被你蠱惑了，卻與巫法全沒有關係。」

我一震道：「你說甚麼？」

屠夫人香脣親親我的嘴，柔聲道：「不要騙我了，你是大劍師蘭特！」

我冷然道：「夫人錯了！」

屠夫人微笑不語，逕自伸出纖手，在我臉上一陣摸索，把我的面具脫了下來，接著秀目光芒大盛，露出顛倒迷醉的神色，讚嘆道：「難怪沒有女子不給你迷倒，你長得真好看，還有對可勾去任何女人魂魄的眼睛。」

我感到頭皮發麻，深吸一口氣後道：「你何時發現我是蘭特？」

屠夫人得意地道：「當你的手臂纏上我的手臂時，你自己或者不會在意，但我卻從未接觸過那麼強壯和含蘊著爆炸性力量的肌肉。」

我嘆道：「陰風不是挺強壯嗎？」

屠夫人道：「我曾見過陰風，他算是強壯，卻沒有你身體散發著的青春氣息和生命力，那絕瞞不過我。」

我吁出一口氣道：「你為何不當場揭穿我？」

屠夫人道：「雅子為何要那樣做？你到來當然是要對付巫帝，在這裏誰不暗裏憎恨和怕他呢？只是不敢反抗罷了！」

我抹了一額冷汗，暗叫僥倖。

還以為自己扮陰風扮得無懈可擊，先是給小風后發現了玄虛，現在又給懷內這美人的直覺悉破了偽裝，幸好大劍師的聲名還不錯，才使這兩個美女甘心助我，不過亦惹來煩惱，若屠夫人以此要脅我，應該怎辦呢？

我當然可以向屠龍坦白說出真相，可是他的反應仍是難以預料，在這個即將和巫帝決戰的時刻，實不宜橫生枝節。

正找尋適當拒絕她的用辭時，屠夫人眼中射出深情，柔聲道：「蘭特公子，雅子這樣助你勝了一仗，你應怎樣酬謝我？」

我道：「屠龍是真心對你好的，為何還要背叛他？」

屠夫人冷冷道：「他只是貪戀我的美色，有一天當我不再年輕了，他還不是棄我如敝屣。」

我愕然道：「你怎知我不是這樣的人？」

屠夫人道：「我感覺得到，昨天你當眾吻我時，雅子感受到你豐富的感情，當時你雖然很壞地侵犯作踐我，但你自己不知道吧，底子裏你的手仍是很溫柔的，輕重方面還很有分寸呢。」

我再抹了一額冷汗，幸好我沒有照足淡如的吩咐，處處行淫，否則定會在這些不經意的地方，洩露出我和陰風的分別。

我始終學不到陰風以虐待女性，使她們痛苦不堪為快意的行為。

我道：「你不覺得背叛丈夫是不對的嗎？」

屠夫人道：「公子請告訴我，為何男人可以擁有無數女人，而女人則只能對一個男人忠心？」

我為之語塞。

一個男人擁有多個女人，在這時代像呼吸般自然，只覺天經地義，從沒有人去懷疑那是否不公平。

這或者是一個強弱和多寡的問題。

像麗清郡主那樣的女強者，就可以擁有無數的寵男。而寵男亦沒有懷疑那是否不公平。

屠夫人深情地看著我道：「況且屠龍也不過是仗著自己的權勢，把我從以前的男人手內搶過來吧？我的第一個男人後來給他使奸謀害死了，你說我應否盲目地對他忠心呢？」

我的頭痛得更厲害了，嘆道：「我是親口答應過屠龍不和他爭奪你，假若反口的話，會生出很嚴重的問題，在跟前這重要的時刻，我實在沒有餘力去應付這種事。」

屠夫人愉快地笑道：「我又不是要跟著你，保密方面我自有辦法，一點不用你操心，亦不會惹起問題，只要和你相好一次那麼多。」

我無奈嘆道：「一切待我由巫宮回來再說吧！」

屠夫人秀目閃著熾烈的情燄，搖頭道：「不！我要你先安慰我！」

我怎會不明白「安慰」的真正含意，苦笑道：「不要胡鬧！」

屠夫人狠狠瞪了我一眼，退了開去，拉開少許襟口，竟然把我的假面具塞進了高聳的胸脯間，微笑道：「雅子告退了！」

至此我才深刻體會到紅魔女郎的嬌媚和潑辣。

屠姣姣如此，屠夫人雅子亦如此。

在雅子詐作離房前，我一把將她抓個正著，她故意驚叫道：「法師你要幹甚麼？」

我毫不客氣，把她嬌柔的身體提起來，扛在肩上，走到床前，把她拋了下去，然後將她按實床上，不理她的求饒和痛哼，「重重」地在她渾圓挺聳的粉臀「劈劈啪啪」打了十多記，氣才消了點。

這風情萬種的美人呼痛下轉過身來，滿臉誘人的霞采，媚眼如絲幽幽道：「你這樣打了我，我要跟足你一世好好報仇，除非你立即賠償我的損失，還要我滿意那賠償，才可以放過你。」

當我送走屠夫人後，回到內廳時，屠姣姣一把抽著我的襟頭，嗔怒道：「還說你不好色，看她的臉，誰也知道你們在房內做了些甚麼事？」

我半哄半強迫把她拉到一旁坐到腿上，老老實實將剛才所有事和盤托出。

這妮子性格剛硬倔強，不以道理說服她，很可能會弄出事來。

聽完整件事後，屠姣姣繃緊的俏臉才放鬆了下來，有點不好意思地道：「我錯怪你了！」

一直作壁上觀的西琪走了過來，坐到扶手上去，微笑道：「我從未見過蘭特對女人如此低聲下氣，有沒有感到受了委屈？」

姣姣聽她這麼說，神情不自然起來。

西琪伸手抓著她肩頭，湊到她耳旁柔聲道：「信任蘭特吧！他做任何事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我和其他姊妹和他鬧玩是有的，卻從沒有人質疑他是否行差踏錯。」

姣姣給她這樣一說，兩眼一紅，泫然欲泣。

西琪伸手輕撫著她的臉蛋，誠懇地道：「我真的是為了你好，她們都寵慣了蘭特，若見到你對他那兇巴巴的樣兒，是會不開心的，以後你的日子就難受了。」

姣姣順從地點頭，偷看了我一眼，低聲道：「蘭特你是否已因此不喜歡我了。」

我哈哈大笑起來，把她擁入懷裏，奇道：「太陽都要下山了，為何她們仍未回來？」

話猶未已，淡如等的笑語聲由外傳來。

屠姣姣脫出我的擁抱，站了起來。

淡如、青青、小風后、巨靈、葉鳳、戰恨全回來了。

我向淡如約略問了會議的情況，知道一切順利後，向他們說出了「黑寡婦」連麗君的事。

眾人都聽得大感愕然。

淡如最熟悉巫帝的可怕處，俏臉陰沉起來，道：「我們是否應不理連麗君的指示，立即趕到巫宮去，和巫帝一決雌雄？」

西琪道：「若我們弄不清楚連麗君的真正動機，對我們將會非常不利。」

淡如道：「其實我心中一直感到不妥當，巫帝是非常有力量的邪物，但今次整個旅程實在太輕易太順利了，他是不會不知道我們要來消滅他的，可是他完全放棄了對付我們的任何行動，反讓連麗君屢次暗助蘭特。」

巨靈道：「他是否因可穩吃我們，所以才歡迎我們到巫宮去？」

戰恨打了個寒戰道：「他定是喜歡親手幹掉我們。」

我向西琪道：「魔女說過父神能通過你和我的聯手，送出毀滅性的能量，把巫帝殺死，是否真有這麼一回事？」

西琪肯定地道：「是的！」

我嘆了一口氣道：「現在我們只能當巫帝低估了我們，想不到父神會在暗裏作我們的後盾，所以才會引我們到巫宮去，以完成他某一項目標。」頓了頓道：「既是如此，我們耐心一點，等候連麗君的消息，再赴巫宮去見他。」

淡如點頭道：「看來只好如此了。」

不知為了甚麼原因，心中不安的感覺更濃烈了。

或者我知道原因在那裏。

自踏足巫國後，我感到能在某些情況下預知將來的異力，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前路深藏在漫無邊際的黑暗裏。

## 第四章 巫宮之行

第三天的正午，連麗君的鷂鷹傳書飛抵紅京。

起程的時刻到了。

我很想把素真、青青、姣姣留在紅京，不用隨我們冒險，可是她們怎也不肯答應，到最後我終於屈服。

在漫天大雪裏，我們坐上二十多輛受過特別訓練的巨犬拖拉的雪橇，朝八十多里外大雪原中心巫宮所在的地淵進發。

除了西琪和巫國四美、十二遊女、灰鷹和他三十八名手下外，巨靈當然帶著葉鳳，戰恨則不甘後人讓他的新寵雪芝隨行。

五女定下了規矩，輪流坐到我的雪橇上。

第一程陪我的是姣姣和素真。

兩女言笑甚歡，我卻是心情沉重。

拖著雪橇的巨犬渾體厚暖的灰毛，身上像馬兒般裝上了馬鞍，利用胸口的勁力，十二隻一組，把雪橇拖得在雪上滑行如飛。牠們都有著奇怪的特徵，不是沒有尾巴，就是尾巴短而直豎，模樣怪可笑的。

我們很快掌握了操控牠們的技巧，巨靈和戰恨兩人童心大起，比拚起來，遠遠在前方領先著。

我念起淨土的大黑來。

何時才可再將牠摟在懷裏親熱呢？

不由想起采柔、妮雅她們，現在這往巫宮去的旅程，本應有她們的份兒，可是因形勢的危急，使我不得不違背了承諾，對此我深感歉意。

此行不論成敗，若我有命回去，會先到帝國，接回華茜、山美和小飛兒，然後立即動程到淨土去，就算是我因違諾而作出對她們的補償吧！

雪愈下愈大，廣闊的天空盡是緩飄而下拳頭般大的雪球花。

野狼群的嗥叫聲忽遠忽近，追蹤著我們，不時在結著冰花的樹叢後看到牠們的影蹤。

我們依著屠龍供給我們的地圖，在太陽下山前抵達唯一可以避風的一個小山峽，在那裏紮營生火。只是一個下午，走了足有十二哩路，這種運輸的狗車，在雪地裏比得上草原上策馬疾馳。

柴枝都是由紅京帶來，省卻了很多麻煩。

灰鷹走到我處，把我拉到一旁，低聲道：「那些雪犬很反常，擠到一堆只是顫抖著，不肯吃東西。」

我把正和眾女圍著篝火交談的淡如喚了過來，告訴了這情況後，問道：「以前你到巫宮去時，狗兒有沒有這種情況出現？」

淡如臉色陰沉下來，搖頭道：「沒有！一切都很正常。」

巨靈和戰恨此時走了過來，皺眉道：「那些巨犬怕甚麼呢？總不會是峽外的狼群吧？」

戰恨搭著我的肩頭道：「大劍師不是有方法可看到遠方的事物嗎？為何不看看巫帝的情況，至少可以看到連麗君和那些巫奴布下了甚麼對付我們的陷阱。」

我點頭道：「我曾起過這念頭，不過怕打草驚蛇，所以不敢輕試。」

巨靈奇道：「巫帝早知我們會找他晦氣，他亦擺明不怕我們，怕甚麼打草驚蛇。」

我解釋道：「我怕的是給他知悉我的實力，起了防範之心，就不能收攻他個措手不及之效了。」

灰鷹道：「你怎知他不清楚你的實力？」

淡如道：「我曾和蘭特研究過這問題，都認為巫帝的力量只能在某一特定範圍內有效，超過了這範圍，他的精神力量便到不了那裏去，否則不需要通過巫神去控制大小洋洲，連麗君亦不用到巫宮去向他請示。」

我接口道：「甚至他控制巫神的邪力亦會隨時間減退，所以巫神每十年必須到巫宮朝見他，讓他注進新的邪力，使他們無法脫出他的魔掌。」

巨靈道：「如此說來，若我們能殺掉連麗君和巫奴，再禁止任何人踏進巫宮附近方圓五十哩的地方，說不定就等若把他囚禁起來，令他無法作惡，唉！」

我們都明白他為何要嘆息，是因這個好方法對現在的情況毫不管用，因為公主已落到他手上。

我們必須救回公主，所以亦難逃和他正面對仗。

無論我們多麼勇敢，始終是人類，而以往的事實早證明了人類並非他的對手。

在廢墟裏異物的支持下，我們會否例外地創出奇蹟。

沒有人敢下斷語。

姣姣的笑聲傳來道：「晚餐預備好了！」

我們圍著篝火，共進晚膳。

食物豐盛美味，可是我和巨靈等卻是食而無味。

姣姣、青青、葉鳳和雪芝情緒高漲，不住互相調笑著，為本應冷穆的氣氛注進了一點生機。

我向身旁的小風后寧素真道：「你可愛的笑容到那裏去了。」

素真把小嘴湊到我耳旁輕輕道：「大劍師！素真害怕了。」

我愕然道：「對我失去了信心嗎？」

素真道：「不是對你失去了信心，而是記起了父親說過關於巫帝的事。」

我精神一振，不禁暗責自己放著喚天法師這個乖女兒不問，還暗怪喚天的筆記寫得不詳盡，忙問道：「我的岳父怎樣說？」

素真歡喜地看了我一眼，道：「父親說：巫帝對圓球上所有生命都充滿了深刻的仇恨，有著把一切毀滅摧殘的傾向，但他並非是瘋狂的，而是擁有比人類更優勝的智慧，所以每一步都是深謀遠慮，計畫周詳，這還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她語聲雖低，仍被豎起耳朵來聽的巨靈捕捉到，問道：「這還不可怕的話，甚麼才算可怕。」

談笑著的四女靜了下來，望往素真。

一直沉默著的西琪道：「真姊說吧！」

素真道：「父親說：巫帝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是純粹的功利主義者，例如為了對付帝洲的異物，他可以完全撇開了對人類的仇恨，苦心訓練出巫神來，那代表他完全掌握了人類的內在構造，故他才能控制人類。他是絕不會像人類般因恐懼、妒恨或仇怨而犯錯誤的。」

戰恨吁出一口涼氣道：「天！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素真是否想說巫帝讓我們到巫宮去，絕非因為想親自殺我們以洩一時之快，而是背後必然有著對他有利，對我們有害的大陰謀。」

我們雖身裹棉革毛皮，又有篝火取暖，仍感到氣溫驟降。

有人更忍不住往四周望去，看看巫帝是否在冷冷地暗中窺伺算計著我們。

姣姣等失去了談笑的興趣。

我們這隊遠征軍，是否只是自動走進虎口裏的一群羔羊？

我和眾女擠在帳幕裏，擁被而坐。

營地外的遠方不時響叫著餓狼淒厲得使人毛骨悚然的長嘶。

大雪停了下來，可是氣溫卻更寒冷了。

幸好這些帳幕都是為寒冷的天氣而製的，外一層可防雨雪，內一層能保溫。

帳內充盈著眾女的體香和體溫。

在我的命令下，倩兒今晚也睡在這溫暖的小天地裏。

甜入心脾的春意在帳內蕩漾著，使我們的情緒安定平靜了下來。

一直以來，我都能掌握著主動，但現在我卻是有心無力，誰能估得到巫帝下一步怎樣行動？

他根本不是人類。

我們也不清楚他究竟是甚麼可怕的生物。

以廢墟裏父神的能力，仍只能和他鬥個兩敗俱傷。

眾女讓我默默沉思，不敢打擾，只是靜靜看著我。

我為了驅走她們的恐懼，勉力振起精神，笑道：「來！讓我們玩一個愛的遊戲！」

姣姣以為我想和她們做愛，嬌羞道：「早知你不會放過我們的。」

青青向她取笑道：「你想蘭特放過你嗎？要不要我為你申請免役？」

西琪橫我一眼後，向兩人道：「你們放心吧，今晚帳內沒有人能逃過大劍師的色爪，不過他現在真的是要和我們玩一個遊戲。」

我心中一動，想起喚天巫神筆記內曾提示人類的愛對巫帝來說等若封喉的毒藥，隱隱裏我感到與巫帝鬥爭決勝的關鍵或可在我與眾女的熱戀裏尋得。

試問有甚麼愛比男女間的愛更熾烈。

那是生命的泉源。

巫帝以死亡和毀滅來對付我們；我們則以生機和愛戀與之抗衡。

想到這裏，我積極起來，吩咐各女坐好，手拉著手形成一個親切甜蜜的小圓圈。

西琪和我坐著。

淡如和青青在我的左方，素真、姣姣、倩兒在右邊，緊握的手把我們串連起來。

西琪含笑向我道：「你的六位乖妻子任由你和她們玩甚麼遊戲都可以，請下指令吧！」

我想了想道：「你和我把靈能送進她們體內，看看會產生甚麼奇妙的感應。」

淡如道：「我有個提議，巫神書上曾說及宇宙最本源的力量，來自兩種對待相反的力量，體現在我們的世界裏成為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生命和死亡，男性和女性。既是如此，為何不試試琪琪把她的靈能由右送至左，好夫君則循相反方向送出，變成一順一逆，模仿宇宙本來的結構。」

我為之拍案叫絕，正欲如法施行。

素真道：「素真亦有一個提議，父親常說擊敗巫帝的唯一可能性，或者就是人類的愛，不若我們先激起心中的愛火，當靈能流過我們體內時，會把我們的愛也流送融匯進去，當會是更美妙的事。」

青青笑道：「只要我們的好夫君施展妖術，不用我們激發愛念，我們早泛濫著過分了的愛念了。」

姣姣半信半疑道：「蘭特真有這種本領嗎？為何那天不對我施展？」

眾女大奇望向她，這才知道那天我是憑真實本領降伏了這任性刁蠻的嬌嬌女。

西琪認真地向青青道：「給夫君挑起情慾與激起心中愛意是不同的，素真說得對，來！讓我們一齊念著蘭特，只想他的好處，嘻！」

我開始投入到這精采絕倫的遊戲裏，又建議道：「我和琪琪先依淡如的話一順一逆送出，然後我們一齊比拚看著誰說出來的話最甜蜜，讓這變成名副其實的一個愛的遊戲。」

眾人欣然應允。

我和脈脈含情的西琪交換個眼神，生出默契，靈能同時送出去。

我們七個人同時生出感應，渾身一顫。

充盈著愛意和溫暖的靈力一個接一個傳遞過去，就像一道清泉，由一個潭流往另一個潭，生機流轉著。

當兩股靈能相遇時，愛的浪花激濺著，然後分了開來，但明顯地增強了，感覺上卻倍添溫柔和暖熱，有若男女交歡。

那再不只是我和西琪的靈能，還有淡如本身的媚力和眾女熱烈的愛意。

每次靈能流過我的身體，我都感應到自己體內的異能加強了少許，心中盡是無窮無盡的愛。

在風燈火紅的光暈裏，眾女的俏目都亮了起來，異采連閃，容光煥發。

那是美至難以形容其萬一的妙景。

我們忘了說情話，心靈融結起來，再難分彼我。

眾女的熱愛潮水般往我湧來，而我的愛則像滔天巨浪般往她們湧去。

那是比男女歡好更動人的感覺，也等若我同時和她們熱烈忘情地做著愛。

不如何時，風燈燃盡。

黑暗裏，這愛的遊戲仍熱烈地繼續著。

靈能因著我們不住激起的愛意攀上新的高峰，當到達某一至高的程度時，開始停留在那裏，濃密度沒有半點衰竭下來。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

一聲驚呼由帳外傳來。

我們猛地睜開眼睛，才發覺天亮了，我們雖一夜沒睡，精神卻是出奇地飽滿。

淡如道：「外面發生了甚麼事？」

我心中升起不祥的感覺，鬆手站起來道：「讓我出去看看！」

二百多頭雪犬橫七豎八躺在地上，身上結著薄冰，身體硬得像石頭。

初時我們還以為牠們是冷死的，但當看到牠們眼耳口鼻瘀黑的血痕時，才明白牠們的死亡是因著另一個可怕的原因。

巨靈駭然道：「牠們是否中了毒？」

淡如道：「不！是巫帝殘殺了牠們。」

戰恨駭然四望道：「他何時來的？」

我狠狠道：「這是他邪力所及的範圍，他要殺這些雪犬應是輕而易舉的事。」

巨靈呼出一口白氣道：「是的！雪犬昨天就是因為感應到巫帝的存在，所以有那種反常的行為。」

我向倩兒道：「灰鷹到那裏去了？」

她旁邊的穗兒答道：「灰鷹和他的手下發現了甚麼似的，到了峽外去。」

我們駭然對視，知道定有更不尋常的事發生了。

我們在峽口遇到灰鷹。

他臉如死灰，走過來悲痛地道：「我守在峽口的八名手下，不知為了甚麼原因，竟離開了崗位，私自走出山峽，我們──媽的──在峽外找到被狼噬過的殘肢和血跡，天！他們為何蠢得走進狼群裏去送死？」

我們一陣心悸，又是悲憤莫名。

不明不白下，我們失去了八個好手，死了二百多頭雪犬。

沒有了雪橇，我們怎樣到巫宮去？

西琪皺眉道：「巫帝既想我們到巫宮去，為何要毀掉我們的交通工具，又藉狼群來殺我們的人？」

這是個沒有人能回答的問題？

其中一個遊女顫聲道：「現在應怎麼辦？」

這時所有人，包括遊女和鷹族餘下的三十名戰士，全圍著我身旁，無人不臉帶懼意。

縱使面對千軍萬馬，也不會令他們虛怯至此。

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不能瞭解，但又是實質存在著的邪惡力量。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看看我如何領導他們應付這無影無形的厄難。

巫帝是個我看不透的敵人，假設我掌握不到他的動機和陰謀，今次必敗無疑。

身旁的這些人將會逐一被他以猜估不到的手段殺害。

每一個人都會死得很慘。

我沉吟片晌，嘆了一口氣道：「灰鷹！倩兒！我要你們兩人立即率領手下返回紅京，沿途不可停留。」

灰鷹冷冷道：「大劍師！殺了灰鷹吧！他絕不會臨陣退縮的，除非是死了。」

我大感頭痛，往倩兒望去。

倩兒垂下頭堅決無回地道：「倩兒會聽大劍師任何說話，除了是要我離去。」

我退讓一步道：「這樣吧！灰鷹和倩兒可以留下，但你們的手下立即離去，我不想再有無謂的犧牲了。」

我不讓他們有反對的機會，走回營地去，吩咐道：「把所有物資集中在幾輛雪橇上，由我們拉著走。」

走了才十多步，灰鷹和他手下們的爭辯聲立時傳進耳內。

十二遊女聚在淡如旁，低聲議論著。

巨靈和我並肩走著，感動地道：「看來沒有一個人肯離開。」

戰恨道：「想不到全是好漢子好嬌娃！」

我來到峽旁在一塊石上頹然坐下，望往對面遍地的雪犬屍骸，升起一個奇怪的想法：巫帝若要警告或威嚇我們，為何不殺死十二遊女，而只揀鷹族的戰士和雪犬？若他殺死我其中一個嬌妻，又或戰恨、巨靈、葉鳳、雪芝等，豈非更能傷害我，生出更強烈的震撼效果。

又或者他下一步的目標才是他們呢？

自從得到魔女刃內蘊合著百合真愛的異能後，每逢危險來臨前，我總能生出警覺，預先看到將來，但自進入雪原後，這能力消失了，否則或能阻止昨晚慘劇的發生。

淡如和灰鷹往我走過來，齊道：「他們都不肯走！」

我心中一熱，嘆道：「好吧！要死就死在一塊兒。」

西琪來到我身後，把我抱緊道：「蘭特！你千萬莫要氣餒，若你變成如此，我們更沒有希望戰勝巫帝了。」

我們穿上攜來的雪鞋，離開山峽，繼續行程。

雪鞋等若小型的雪橇，鞋底裝了精鐵打製的窄長方板，頭尾都往上翹起，使我們能像船般浮在軟柔的雪地上，不致陷進雪裏去，在雪坡時，更能滑翔而下，否則也不知如何去走那剩下來的六十多哩行程。

剛離開峽谷，老天像和我們作對似的，雨雪夾在風裏，朝著我們大撒冰粉。

一切都是白濛濛的。

加上我們壞透了的心情，無一物非陰鬱和不友好的。

一望無際的雪地毫無生命的感覺，只有結著冰的石塊點綴著這荒涼的景色，天空永遠是灰暗的，沒有一點變化。

我們不但要抵受風雪的冰冷，還要忍受心中因恐懼而來的寒意。

我禁不住向淡如問道：「以前你們是怎樣到巫宮去的？」

淡如答道：「我們稱巫宮所在處是世上最寒冷的地方，不過每次到那裏去，天氣都好得很，從沒有現在這情形，噢！難道──」

我們交換了眼中的恐懼，同時想到這天氣可能是巫帝以邪力在背後操縱的，若是如此，他的力量確非我們所能比擬。

在雪原上走著，使我想起另一個極端不同，但又無比神似的可怕世界「大沙漠」。

只不過黃澄澄的沙粒換上皚皚白雪；灼人的熱浪由冰寒的暴雪代替了而已！

物資全集中到十輛雪橇上，由三十名鷹族的戰士輪流拖拉著，在雪地上留下一道道雪痕。

縱使穿著雪鞋，但剛下的新雪仍非常鬆軟，一腳踩下總要陷進雪裏去，要費力拔出腳來，使我們想走快點也不行。

才離開峽谷，谷內傳出餓狼爭食雪犬屍體的可怕聲音，更添心中的無奈和悲痛。

兩個小時後，天氣更顯著變壞。

我們把遮臉的雪幕拉下來覆著臉孔，扣緊在棉革的領口處，頂著迎面打過來的雪花。

強烈的風雪呼嘯著，搖撼著我們，撕扯著衣袍，推得我們東倒西歪，舉步維艱。

縱使在晴朗的天氣裏，要在雪原上不迷路已是難事，現在透過雪幕看出去的世界更難辨別方向和景物，尤其我們身上穿的棉革或毛皮大衣、棉革褲、雪鞋等都非常沉重，更增旅程的艱困。

假若這風暴是巫帝製造出來的，他就是不想我們這麼快，又或這般容易到達他那裏去。

我真的不明白他想我們怎樣。

我們的外衣和斗篷沾滿了冰雪，不時要用力把它們抖掉，否則棉革會破裂開來，那就代表了要接受冷凍致死的命運了。

灰鷹趕到我身旁大叫道：「這樣走下去不是辦法，我們要找個地方躲起來避過這場風雪！」

雖知他在我耳旁大聲叫嚷，傳入我耳內的聲音仍是模糊不清，似由大地另一邊隨風斷續地吹送過來。我打出同意的手勢，回應道：「那裏有避風雪的地方？」

灰鷹指著左方哩許外地勢較為起伏處，表示就在那裏。

當我們改變方向，往左方走去時，風雪忽地停了下來，但疲憊不堪的我們已難以再繼續行程了。

我沒有半點歡喜之情，只是更增我的懷疑：巫帝確可操控雪原的天氣。

他為何要我們停下來。

是否他仍未預備好見我們呢？

若是還未能控制公主，他可以乾脆讓連麗君通知狂雨幹掉我們。

他並沒有那樣做。

我們在鬆軟陷足的雪坡與雪坡間跋涉著。

地勢首次出現變化，黑色的岩石破開了積雪探出頭來，與積在低處東一片西一塊的白雪相映成趣。

岩石因冰凍和風化，碎裂成形狀不規則的石塊和岩層，尖利的石塊若利刃般使人不敢投足其上。

我們費力地爬上一座陡斜的坡崗，岩層在腳下嘩嘩地滾落。

我和眾女首先抵達崗頂。

天空終於放晴，從灰黑裏露出澄藍的天色。

視野無限地擴闊。

在紅日落下的方向，地平線處突兀的山嶺高低起伏，都不是很高的山，風化而破碎，使人想起洪荒時代的自然景觀。

艱苦地把雪橇拉上崗來的鷹族戰士在下面吆喝著，努力著。

礫石磨著橇底，發出嘎嘎的難聽響聲，令人擔心橇底會被磨穿。

淡如掀下斗篷和臉幕，露出絕世容顏，指著山嶺那邊道：「那處叫伏神嶺，中間有條鑿出來的路，走過那裏後，就是巫淵的入口了。」

眾女紛紛掀起斗篷臉幕，來到我旁。

西琪估計著道：「若沒有風雪，最多一天我們就可以抵達伏神嶺。」

巨靈這時爬了上來，走到山崗頂的另一邊看下去道：「天！你們看那是甚麼？」

眾女爭著走過去，循著巨靈所指方向望下去，都呆了起來。

我好奇心大起，跟了過去，亦愣在當場。

在我們腳下，出現了一個四面山坡堆滿皚皚白雪的谷地，其中靜靜地躺著一個充滿了詩情畫意，夢般的小湖。

山谷寧靜融洽，風都刮不到這裏來。

小湖睡意矇矓地躺在谷底，身上蓋著一層淡藍色的薄冰，似還沒有從嚴寒裏甦醒過來。

落日的餘輝從山背後斜照著，把玫瑰色的光澤投在小湖的冰面，神秘淒迷。

眾女歡呼起來，搶著滑下去。

姣姣最是躁急，走得快了點，失卻平衡，就那樣滾了下去。

歡笑聲裏，我們暫時忘卻了巫帝的威脅。

我們在湖旁豎帳生火，準備晚膳。

天色迅速暗沉下來，漆黑神祕的夜幕籠罩一切，點點星光閃現頭上。

我們分成了三組，圍著火堆進食。

巨靈來到我身旁坐下，像怕給人聽見似的低聲道：「大劍師有沒有發覺到，來了這後，不但找不到任何生物的痕跡，連狼叫都聽不到。」

我早注意到這點，只是怕說出來嚇壞了人。

坐在對面雪芝和穗兒間的戰恨臉色陰沉之極，點頭道：「我亦發覺到這反常的情形，只是不明白為何如此吧！」

姣姣道：「那些狼是否到了峽谷去吃雪犬的遺骸呢？」

素真搖頭道：「不！」

我們往她望去。

素真道：「父親曾向我說過，在巫宮方圓五十哩內，不但沒有任何生物的存在，連草木亦不能生長。因為巫帝是生命的毀滅者，所有生物都要遠遠避開他。」

淡如的臉色倏地發白，低下頭去，卻沒有說話。

我把她擁入懷內，柔聲道：「你想到了甚麼？」

淡如低聲道：「巫帝既能在較遠峽谷處把雪犬殺死，又能使人迷失本性，走到谷外投身狼群自殺。現在我們深入到他邪力最強的範圍內，豈非隨時任他宰割？」

西琪有點難以啟齒地道：「如姊說得不錯，自離開峽谷後，愈朝巫宮走去，我愈有被人在旁虎視眈眈的感覺，好像半點秘密都藏不住，完全透明和赤裸裸的樣子。」

眾人紛紛點頭，表示有同樣的可怕感覺。

我心中大奇，為何唯獨我沒有那感覺，難道巫帝看不穿我。

這想法使我好過了點。

正如素真所說，巫帝是不會做無聊事的，每一個行動背後都應有某一個目的，他現在逼我們在這裏停下來，又有甚麼陰謀呢？

雪芝顫聲道：「我今晚死也不肯睡的了！」

葉鳳投進巨靈懷內，低呼道：「巨靈你要保護我。」

巨靈對我只是苦笑，頗有種英雄末路的悲哀味道。

我向西琪招手道：「琪琪！到我身邊來。」

西琪來到我旁邊坐下。

眾人都好奇地看著我們。

我一手摟著淡如，另一手伸過去，握著西琪的手道：「我們到巫宮去偵察巫帝的情況。」

眾人當然知道我們不是要連夜趕往巫宮，而是藉靈力潛越大地，去探查巫宮。

戰恨皺眉道：「你早先又說怕打草驚蛇？」

我淡然道：「他既能看穿琪琪的心靈，自亦知悉她的能力，橫豎瞞不過他，不若擺明著來和他鬥上一場，測試他的邪力。」

眾人都露出緊張的神色。

我和西琪同時閉上眼睛。

兩個心靈緊緊結合在一起。

靈能逐漸凝聚起來。

我們從眼耳口鼻的感官退往心靈的至深處，以心靈去看和傾聽。

西琪和我連結後的心靈融入了腳下的雪地裏，越過茫茫的黑暗，沿著地表往伏神嶺進發著。

眼看地淵在望。

可怕的事發生了。

我們的心靈感到一股龐大無匹的邪惡力量在前方鋪天蓋地直逼而來。

那邪力充滿著絕望、毀滅和仇恨。

「轟！」

我們避無可避下，和那股邪力撞個正著。

那就像你全力往前狂奔，忽地撞在一堵此前並不存在的厚牆上。

腦神經劇震，一時間完全失去了任何知感的能力。

好一會後我才稍復神智，發覺自己回到了小湖旁的營地裏，鬆開了西琪的手，雙手抱著痛楚不堪的頭，伏在淡如懷裏。

巨靈戰恨等的叫喚聲似從星際的遙遠處傳來。

我勉力坐了起來，苦忍著像裂了開來的腦袋，睜開眼來。

西琪臉無人色，倒在青青懷裏，全身抖震著。

眾女全急出了熱淚。

我不顧一切，撲了過去，吻上西琪的香唇，把體內所餘無幾的異能送進她體內。

西琪冰冷僵硬的身體逐漸軟熱了起來，血色回到俏臉上，停止了抖震，緩緩張開秀目，深情地凝視著我。

眾人鬆了一口氣。

我摟著西琪坐了起來，猶有餘悸地道：「真厲害！」

眾人期待和充滿懼意的目光全集中到我身上。

我將剛才和巫帝邪力相遇的事說了出來，說完後，沒有人不臉如土色，說不出話來。

若巫帝的邪力遠超過我們，我們還憑甚麼向他挑戰？

他並不是人類能夠應付的邪惡精神生物。

西琪復原過來，正容道：「不知各位有沒有感到，現在沒有了那種巫帝窺伺在側的感覺了。」

淡如身為巫神，靈覺最是敏銳，一震道：「琪琪說得不錯，的確沒有那種感覺了。」

巨靈大喜道：「那是否說巫帝的邪力並非強過大劍師和琪琪的太多，所以他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傷害，又或為了阻止你兩人去查探他，現在仍未能在損耗裏回復過來，所以沒有餘力到來監視我們？」

我卻知道實況並不是這樣的，他的力量確比我們強大得多，但事實上他現在確不在附近，問題究竟出在甚麼地方。

假設我能悉破這點，或者真能擊敗這強大無比的敵人也說不定。

篝火燒得劈啪作響。

這時灰鷹和他的手下，倩兒和遊女們全圍了過來，變成內外兩個大圓。

眾人的心都在忐忑跳著。

西琪忽地臉色一變，駭然道：「巫帝又來了！」

這次連我也清楚感到。

那是一種寒意，與外面寒冷的空氣無關，來自我們的深心處，熊熊的篝火亦不能把它驅走分毫。

我記起在淡如神經內遇上的那股冰寒，和封閉著連麗君心靈那股邪力。

難道巫帝想控制我們？

寒意迅速增長著，最後除我和西琪外，連淡如亦凍得渾身發抖。

我知道不能任此發展下去，否則除我和西琪外，誰都會被凍死。

我跳了起來道：「所有人圍成一個大圓，琪琪到我的對面去。」

眾人抖顫著爬了起來，一仆一倒地奮起餘力圍成一個巨大的人圈，手連手坐在一起。

我和西琪一順一逆送出靈能。

寒意驀地增強。

兩名鷹族的戰士和一名遊女，咕咚一聲，往前仆下。

我大叫道：「不要放開他們的手。」

剛才和巫帝的相遇，損耗了我和西琪大量的靈能，到此刻尚未回復一半的能量，現在要同時輸進五十三個人體內，幾乎一開始我和西琪的力量已到了底線。

我大叫道：「我需要你們的愛，不要恐懼，不要仇恨，只有愛才可以使我們免遭巫帝的傷害。」

淡如竭力叫道：「女兒和鷹族的戰士們，讓我們齊唱巫國的情歌。」

在她的帶頭下，眾人以顫抖著的聲音唱了起來。

開始時，歌不成歌，音不成調，但很快愈來愈多人加入高歌的隊伍，愈唱愈起勁。

人類的愛在我們間澎湃著。

我和西琪的靈能像一個乾涸了的湖給注進了無限的愛之甘露，由弱轉盛。

我們把幾首旋律優美的歌不住重複地唱著，到最後連我和巨靈等亦掌握了歌詞和音韻，興奮地引吭高歌。

強大的靈能在手與手的連接裏循環往復地流動著。

我感到靈能突破了昨晚在帳內和眾女玩那愛之遊戲的最高峰，還不住往上攀升。

我們的身體暖了起來，冷昏了的戰士和遊女都復原過來，加入了我們的忘情高歌裏。

亮光在每一個人臉上閃耀著，有人甚至掉下熱淚。

明悟由我心中升起，忽然裏我徹底明白了喚天巫神筆記裏的話。

人類唯一能擊敗巫帝的本錢就是愛。

我不住送出充盈著愛的靈能，又接受著其他人送予我的愛。

我的靈能不住滋長增強，心中湧著龐大無比的鬥志和信心，先前無力與巫帝對抗的情緒一掃而空。

潛藏在我體內，以前沒法發揮出來的力量亦被激發起來，使我像找到了新的寶藏。

巫帝的邪力不但被壓了下去，還被驅趕得無影無蹤。

我向西琪送出心靈的訊息，讓我和她的靈能輪流在每一個人體內相遇，擦出愛的火花，讓每一個人把靈能吸收和據為己有，刺激發揮每一個人的潛在力量。

經過這愛的遊戲後，在生與死的重要時刻前，在場的五十三個人的體質將會出現驚天動地的變化。

就像當日我得到了魔女刃的能量那樣。

每一個人都會變成愛的種子，當有一天這種美妙的愛經他們廣泛灌輸出去後，整個人類都會生出變化，變成新一代的人類。

一個全新的時代將會來臨。

## 第五章 雪原夜舞

當我們興高采烈站起來時，我們均知道已在與巫帝的鬥爭中大勝了一場。

不知是誰先圍著篝火堆跳起舞來，轉眼間大半人都投進了熱烈的狂舞裏。

沒有跳舞的人在旁興奮地歡呼、怪叫和鼓掌。

淡如成了眾矢之的，因為她的舞充滿了攝人的媚力，連一向奉她如神的鷹族戰士亦破除了心理障礙，輪著與她共舞。

戰恨來到我身旁，認真地道︰「我感到整個人似脫胎換骨，連視力和聽覺都靈敏起來，希望這不是暫時的現象，否則會很難受。」

我大力拍了他一下，笑道︰「放心吧！異能已和你體內的潛力結合，以後只會不住增強，絕不會減退。」

青青剛剛舞罷歸來，秀目閃著前所未有的采芒，聞言問道︰「為何昨夜我們做著同樣的事，卻沒有這次的神奇功效？」

我道︰「一來因為今次加入了很多人，力量比前大得多了，成功製造出一個龐大的能量原場出來；更重要的是昨夜我們是玩遊戲的心情，但今晚我們卻是為了對抗巫帝，為了生存而奮戰，在生死關頭，每一個人的潛能都被激發出來，由這刻起，巫帝再不能主宰我們的命運。」

西琪道︰「剛才巫帝顯然想把所有人除你我之外全部殺死，他為何要這樣做？」

巨靈這時摟著兩名遊女興盡而回，坐到我前面，點頭道︰「或者他只是想你們兩人到巫宮去，好進行對付你們的某一項陰謀。」

我微笑道：「剛剛我才明白了他為甚麼要這樣做，就是想借殺死我至愛的人，激起我的痛苦和仇恨，因為他害怕我充盈心內的愛念。」

眾人呆了一呆，接著恍然大悟，把握了我的想法。

是的！

巫帝最怕就是人類的愛。

這事雖是玄之又玄，卻是事實。

因為我們和巫帝根本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

人類歌頌的愛，恰好是他的剋星。

正如魚不能離水而活，但若要人浸在水裏，只會因窒息而死亡。

愛正是那能令巫帝窒息的致命之水。

若巨靈淡如等全被殺死了，我心中的愛將會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痛苦、仇恨和悲悔。

那時巫帝再不用怕我了。

戰恨失笑道︰「那你是否要一直說著『我愛你』才能把巫帝一劍殺死。」

眾人無不莞爾，自上路後，從沒有一刻像現在般輕鬆寫意。

淡如這時脫身回來，親切地伏在西琪背上，和她臉貼著臉。

巨靈道︰「有一事我始終不明白，巫帝既是無形的精神生物，我們如何才能把他殺死？」

我向西琪道︰「我也不太清楚，琪琪可否說出答案？」

西琪道︰「我正準備把母親告訴我的事說出來。」頓了頓續道︰「母親說︰巫帝本來並非無形的，只是因為所有身體全被父神徹底毀去，才被迫藏身在巫宮下的地底磁場裏，苟延殘喘，假若我們能破壞磁場，而他又不能進入公主的神經裏，他純精神的存在將會煙消雲散，亦等若把他殺死了。」

淡如與奮地道︰「若我們能把公主救出來，不是已立於不敗之地，最不濟就依先前的提議，禁止任何人進入巫宮所在附近的區域，那任他邪力如何厲害，亦無所施其技了。」

我道︰「淡如切勿因小勝而輕敵，巫帝的邪力比我們所有人加起來仍龐大得多，加上他有超人的智慧，我們實在鬥不過他，幸好我們有著能剋制他的愛，才能使我們不致任他施為，救回公主則絕非易事。」

灰鷹這時亦加入我們這小圈子裏，插口道：「只看他竟可控制天氣，便使人感到難以勝過他，何況他還有十多名可怕的巫奴和連麗君輔助他，形勢對我們確不樂觀。」

西琪嘆道︰「最大的問題是敵暗我明，經過剛才一役，他應已掌握了我們的實力，我們對他仍是一無所知，連他為何想我們到巫宮去的真正原因，還是茫無頭緒。」

我向西琪調笑道︰「琪琪你如此長敵人志氣，小心我打你的屁股。」

西琪嬌嗔道︰「我只是直話實說吧！犯了甚麼錯呢？」

我微笑道︰「他對我們再不是瞭如指掌了，由今晚開始，他因怕了我們的『愛能』所以不能看穿我們，就算我們不能力敵巫帝，也可以用智計勝過他，和他比比看究竟誰才是更優秀的生物。」

淡如嘟著小嘴道︰「看夫君得意洋洋的輕敵樣子，定是想通了聖帝最大的陰謀。」

巫帝的威脅減輕了，這美女立時回復了平日的靈巧多智，萬種風情。

這再不是一面倒的戰爭了。

戰恨嘿然道︰「連巫帝為何要弄你去巫宮你也想通了，那真是教人難以置信。」

淡如摟著西琪道︰「若我們的好夫君真想通了這個謎，而我們仍茫然不知，我們將被迫臣服在他的智慧之下，好琪琪我們快想想吧！」

巨靈失笑道︰「現在想到了有甚麼可以自誇，因為已比他慢了。」

姣姣和素真拉著手回來笑道︰「談甚麼談得那麼興致勃勃？」

趁巨靈向她們解說時，我往狂舞著的十二遊女和鷹族戰士望過去，剛捕捉到倩兒熱烈地擺動著她青春堅直的美麗胴體，作出種種曼妙的舞姿，引得眾舞者都圍著她來歡叫。

每一個人都盈溢著愛意。

與男女之慾無關，雖然亦被包括在內。

那是一種昇華了對生命的愛。

產於生命對她自身的渴望。

在那裏只有歡笑和火熱的動力。

在這即將與巫帝正面對陣的時刻，我終於悟通了生命的真義。

那就是要盡情享受生命所賦予美好的一面。

我再不認為自己是貪花戀色之徒，那只是我忠於自己的生命，是忠誠而非背離。

廢墟裏的父神並不能助我解決這疑難，因為他始終是非人類。

只有人類才可解決自己的事情。

那亦是生命的目的。

姣姣一蹦一跳來到我旁邊，親熱地挽著我道︰「好夫君，快揭開謎底吧！」

一眾眼光全集中到我臉上。

我從容道︰「淡如！告訴你的男人，巫帝最大的目標是甚麼？」

淡如俏目一亮道︰「當然是要毀滅廢墟裏的父神。」

她雙目閃著智慧的光芒，接著道：「為了達到這目的，他定須獲得公主的身體，讓他能從地底磁場裏脫身出來，有新的藏身之所，借著公主的身體，到廢墟裏殺掉他的大敵，然後才轉過頭來對付我們人類，是嗎？我的男人。」再微微一笑道︰「我也想通了！」

西琪跺足道︰「真不爭氣，答案其實很簡單，我怎會猜不到呢？」

戰恨搔頭大惑不解道︰「為何我仍想不通呢？以前我還以為自己是這世上最聰明的人。」

眾人笑得彎下腰來。

素真催促道：「快說出來吧！」

我淡然道︰「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推理，你父親既說過巫帝不會做無謂的事，所以所有行動的目的，都是為了達到剛才淡如所講的目的。既是如此，他想我和西琪到巫宮去，自然是想利用我們助他完成夢想，把自己轉移到公主體內，沒有我們的幫助，他根本全無辦法達到這目的。否則對他來說，多等一、二百年又算那碼子的一回事。」

青青道︰「他將會怎樣利用你們呢？」

我微笑道︰「很快我們就會知道，為了證明我的想法沒有錯，我們將會留在這裏風流快活，每晚載歌載舞，看看天星，直至巫帝派人來請我們到巫宮去。」

眾人聽得目定口呆。

我大力一拍戰恨道︰「好小子！滾回你的帳幕去和雪芝穗兒等鬼混吧！就算異日你成了聖，終不過只是頭聖狼而已。」

我摟著青青往帳幕走去。

青青深情地道︰「我們都很高興大劍師回復了信心，再次表現出你那種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風度，先一刻不知多麼擔心你哩！」

淡如從後追來，嬌呼道︰「蘭特！」

我和青青停了下來。

淡如挺著酥胸，攔在我面前，那嬌媚可愛的蠻橫樣兒，可教任何男人俯首稱臣。

她跺腳道︰「我知道蘭特你還有些關於巫帝的事沒有說出來，看你剛才那充滿陰謀的笑容就知道了。」

我俯前吻了她的嘴，微笑道︰「以秀麗法師的智慧，怎會猜不到蘭特心中想著的事？」

淡如動人的胴體貼了上來，摟著我的頸道︰「淡如若比得上你的才智，現在就不會成為了你的情俘了。」

我微笑道︰「那只是因為榮小姐垂青蘭特，所以才裝作愚蠢，故敗一仗，好能紆尊降貴，以身相許罷了！」

淡如氣道︰「你是打定主意不說出來的了！」

我悠悠道：「現在我只有興趣和你們做愛和說些甜言蜜語，乖乖去告訴你的好姊妹們，在外面玩得久點沒有關係，因為我踏進帳幕後，就不會出來，直至連麗君來找我。」

淡如一呆道︰「假設連麗君不來的話，你不是永遠要留在帳幕裏？」

我笑道︰「當然有個期限，我在帳內會等她三天，假設她不來，我們立即離開，永遠不再回來，快快樂樂過一天算一天，因為那證明了蘭特確非巫帝的對手，連智慧亦比不上他。」

淡如一呆道︰「蘭特啊！你的信心是否多得過分了？」

我道︰「要對付巫帝這非常的邪惡生物，只有用非常的手段。去告訴你的姊妹逐一進帳來和我歡好，現在我先要和青青在那溫暖的小天地纏綿一番，說說心事兒。」

淡如吻了我一口道︰「你這人總能使淡如每次面對你時都感到新鮮得像第一次般美好，蘭特我愈來愈愛你了。」

當她帶著一陣香風去後，我和青青鑽進帳幕裏去。

幾乎才踏進暖帳內，我倆便開始偉大的愛業。

青青在我身下熱烈的逢迎著。

這時西琪、淡如、素真、姣姣和倩兒全擁進帳裏，圍著我們坐著，羞紅著臉看著我們兩人在被窩裏進行的激烈動作。

青青閉上眼睛，嬌喘著，完全不理會是否有人在旁觀看，亦無餘暇理會身外一切。

五女看得臉紅耳赤。

姣姣嗔道︰「蘭特！你是故意利用青青挑惹我們。」

我笑道︰「下一個是誰？」

五女對望一眼，誰都渴想做那下一個，卻又不好意思爭先。

素真道︰「夫君你自己來揀吧！」

西琪秀目閃著智慧的采芒，道：「夫君這樣做是有目的哩！我們要自行決定先後次序。」

淡如一呆道︰「他有甚麼目的？看！他是蓄意弄到青青那麼熱情狂放的。」

姣姣忽地撲在我背上，顫聲道︰「蘭特！你好壞，姣姣忍受不了！」

淡如一震道：「我明白了，蘭特你是在進行對付巫帝的陰謀，所以才故意挑起我們最狂野、最原始的慾望！」

西琪雙頰潮紅道︰「蘭特你成功了，明知我們剛才因那愛的遊戲，心中充盈著對生命的熱情愛火，現在給你這麼一逗，全都湧了出來，今晚讓我們拋開一切，徹底向你投降，把肉體和心靈奉上給你好嗎？」

我喘息著道︰「相信我吧！我已掌握了戰勝巫帝的真正竅訣，那是連廢墟中的父神也想不到的方法。」

我的精神體力攀上前所未有的高峰，持續的男女交歡，令我把體內的愛送至沸騰的頂點，而且不像一般人那樣到達高潮後立即衰竭，而是一直保留在那裏，把深藏著的潛能引發出來，讓生命盡情揮發。

這才是男女性愛的真諦。

我從「愛的遊戲」裏得到這種明悟。

自古以來，人們都希望能從男女歡好裏獲得最大的快樂和滿足，追求種種肉體上逗弄的技巧，卻不明白肉體的親密接觸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只有是心靈的交融和結合。

所以純是追求肉體快感的男女，最終都是一無所得。

只有當靈慾一致時，男女才可真正分享對方，同時施予和接受。

每一個人的心靈都是一個黑暗隔離的深淵，男女結合時縱使如何深愛著對方，互相能觸及的部份只是這心靈深淵最浮面的表層。

正如我們所謂的「真」，究竟能「真」到那個地步呢？人類一天不真正了解自己，就不能明白「真」是甚麼。

連自己亦不知道的東西，怎樣才可以讓別人了解呢？

為了對付巫帝，我必須完全地了解愛的真面目，再無他法。

現在我就是要徹底消除和眾女間的隔閡，我要把自己完全獻給她們，也要她們完全地把自己獻給我。

要達到這目的，唯一方法就是把靈慾交融的極樂保持在最高點，直至她們把心靈完全開放，情不自禁和毫不保留地獻出一切的「真」。那種愛才是真的和無私的愛。

我終於成功做到了從沒有一對男女能做到的事。

來自魔女刃帶著百合真愛的異能只是一把火，它的作用是燃著愛的藥引，把深藏的能力釋放出來，現在生命的烈火已熊熊燃燒了起來，再沒有甚麼能阻止它的奔騰擴散。

人類是應該擁有這奇妙的能力的，只是自己不知道，還習以為常地不知道能得到更多更美好的東西。

那是每一個人在孤寂的晚上一直哭泣著追求的美夢。

那才是真正的愛，其他的都是虛假和幻覺，會因時間和加深的了解而減退、消失，甚至會變成深刻的互相憎恨。

一般的愛或者能使人類有短暫的「真」，但過後將一無所有，再次淪入日常沉悶的意識裏，只想再次經歷那借感官刺激帶來的「真」，然後再重歸於失，變回一個孤獨的個體。

但我和眾女現在的那種愛，將永遠擊敗了隔離和孤獨。

因為那不單是肉體的結合。

亦是心靈的渾融無間。

那是自有人類以來，讓他們一直腳不停蹄地追尋著的東西。

我悠悠醒來時，發覺躺在倩兒溫暖的懷抱裏。

她微笑看著我，再沒有半點畏怯和自卑。身分的尊卑再不存在她思域內。

我是男。

她是女。

互相深愛著對方，就是那樣。

她俯下頭來，深吻我一口道︰「她們都到了外面去欣賞雪景，留下我一個人陪你，我們會輪著來侍候你，被你疼和愛。」

我微笑道︰「現在是甚麼時候了？」

倩兒俏臉一紅道：「是第二天的晚上了，你肚子餓不餓。」

我嚇了一跳，坐了起來，沉吟片晌，奇道︰「我真的不餓，甚至不想吃東西。」

倩兒嬌羞道︰「可能你昨晚和今早吃別的東西吃得太多了。」

我擰了下她的臉蛋道︰「你沒有吃到東西嗎？」

倩兒倒入了我懷裏道︰「吃了！還吃得很滿足很快樂！天哪！你知道你對我們做了甚麼事嗎？你把我們送到極樂的世界裏去，我們從沒有想到可以那麼美妙的。」

我心扉忽動。

倩兒立時感到，問︰「甚麼事？」

我平靜地道︰「連麗君來了！」

## 第六章 愛的戰爭

我的心靈延伸往外，找到了西琪，和她結合在一起。

西琪身心泛起無窮盡的快樂，從心靈向我道：「我的好夫郎，還有甚麼事能瞞過你呢？」

我通過她的俏目往東面的雪坡望去，十多點火光迅速接近著。

戰恨、巨靈等圍坐篝火堆旁，依照原定的計畫，對來訪者擺出一點不在意，毫不經心的模樣。

在十二名巫奴的簇擁下，連麗君姍姍而至。

我和西琪迎了過去，擋著連麗君的去路。

連麗君的眼神明顯不同了，邪芒激射，像變了另一個人似的。

巫帝加強了對她的控制。

這顯示她其實是深愛著我的，所以巫帝才會怕她因著對我的愛，從他的控制下脫身出來，才要加強施諸她心靈的邪力。

連麗君停在西琪前三步許處。

背後十二名強壯的巫奴同時止步。

連麗君掃視著圍坐火堆的各人，見到他們對她的來臨視若無睹，眼中閃著惶惑不安的神色。

西琪笑道：「連小姐來此有何貴幹？」

連麗君定睛看了她一會，沉聲道：「你們不是想到巫宮去嗎？連麗君特來領路。」

西琪道：「只有一個人能決定這事，他正在帳幕裏等你，連小姐進去吧！你的手下則須留在這裏。」

連麗君怒道：「你們若不想到巫宮去就算了。」

西琪微笑道：「連小姐請便吧！」回頭往戰恨等人所在處走去。

連麗君眼中厲芒暴現，喝道：「慢著！」

西琪回頭道：「連小姐有何指教！」

連麗君跺足道：「好！我進去見蘭特。」

我的精神回歸體內，拍拍倩兒的香肩道：「你避開一會吧！客人要進來了。」

連麗君冷著俏臉，揭帳而入，見到我赤裸上身，懶洋洋挨在帳內一角擁被而坐，明顯地大感詫異，頓失了方寸。

我柔聲道：「麗君！坐下吧！」

連麗君往我望來，雙目射出堅定的邪芒，道：「我到來只是問你一句話，你究竟想不想到巫宮去！」

我微笑道：「不想！」

連麗君失色道：「你千辛萬苦，騙盡巫國的人，不是要到巫宮去救公主嗎？為何又臨時放棄了？」

我淡淡道：「除非你答應我一個條件，先坐下來聽我說吧。」

連麗君眼內神色數變，最後嘆了一口氣，坐了下來，凝視著我道：「你是個永遠不讓別人摸得著深淺的人，說吧！」

她的眼神堅定有力，絲毫不受我眼中深情影響，換了昨夜前的我，對她定無法可施，因為根本闖不進她被巫帝全力緊鎖的心靈內。

不過現在的我不同了，因為我掌握了剋制巫帝邪力的妙方。

連麗君將會是我與巫帝鬥爭裏最重要的一隻棋子，假設我不能把她爭取過來，我情願立即撤退，因為那證明了我根本不是巫帝的對手。

何況儘管我有能勝過巫帝加諸她心靈的邪力，我仍遠非巫帝的對手。

但我卻另有妙法。

對巫帝只能智取，絕不可力敵。

現在只等巫帝踏進我為他設下的陷阱裏。

與巫帝的鬥爭只是開始，前路多艱。

連麗君平靜地道：「開出你的條件吧！」

我悠然地細審她的俏臉。

無可否認，連麗君美麗得很有性格，有種陰狠詭艷的味兒，使人很難想像她婉轉承歡時會是怎樣的媚惑模樣，也分外使人想看那情狀。

我嘆道：「麗君！你不覺得自己變得很厲害嗎？想想在淨土時你對我是怎樣的？」

連麗君眼中茫然之色一閃即逝，道：「現在是現在，誰有空理過去的事。你再不說出你的條件，我要回巫宮去了。」

我舒服地挨在枕高了的軟枕上，道：「那你走吧！以後休想我再見你。」

連麗君嬌軀一震，焦灼道：「蘭特！」旋即冷靜下來，點頭道：「唉！我是鬥不過你的，你看穿了我奉命來帶你到巫宮去，所以不愁我離去，是嗎？」

我失笑道：「你倒坦白得可愛！」

連麗君微笑道：「你不用騙我，以你的性格，一定會到巫宮去救公主，所以我也不愁你不隨我到巫宮去。不要再耍把戲了。」

我道：「既是如此，你立即率人回宮，而我將會直接離開巫國，返回帝國，不信你可試試著。」

連麗君雙目邪芒閃爍，定定地注視著我。

巫帝的邪力和我的靈能絕對不同。

我能通過西琪去看去聽，他卻不能通過連麗君做同樣的事。

他只能控制連麗君的心靈，使她達到他的目的。因為他缺乏了愛，只有愛才能使兩個心靈結合起來。

巫帝始終是另一種有異人類的生物，不像人與人間天生出來便有著追求心靈結合的傾向。這傾向在兩性間尤為強烈。

連麗君最後頹然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我認輸了，說出你的條件吧！算是麗君在求你。」

和她說了這麼多話，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勾起她被巫帝強壓下那對我的熾烈感情。

我柔聲道：「我要你和我做愛，事完後我立即隨你到巫宮去。」

連麗君愕然道：「你的條件就是如此嗎？」沉默片刻後道：「你的力氣比我大得多，要得到我的身體不是輕而易舉嗎？何用當作條件來和我交易？」

我淡然道：「因為我不但要得到你的身體，還要像往日那樣得到你的心，我要你和我做愛時全心全意獻出自己，依著我的心意去做，否則我立即把你趕走，永遠不踏足巫宮，這是大劍師的決定和承諾，沒有人可以改變的。」此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巫帝下了嚴令，要她不擇手段弄我到巫宮去，我偏要利用這點，要她與我合體交歡，玩一個愛的遊戲，以解除巫帝對她的控制。

因為巫帝加諸她身上的邪力實在太龐大了，比對淡如狂雨等人的控制還要強勝百倍，所以巫帝才放心讓她來見我，否則他不怕麗君會是另一個淡如嗎？

只有連麗君自己才能救得自己。

連麗君眼中閃過嘲弄的神色，道：「我也有答應你肯這樣做的條件，你願聽嗎？」

我大笑道：「你有談條件的本錢和資格嗎？」

連麗君平靜地道：「當然有！若你答應了這條件，我會真的全心全意在床上取悅你，享受你，否則我只是裝裝樣子，保證你不能發覺其中的分別。」

我失笑道：「既沒有分別，我怎知道是真是假？」

連麗君笑道：「你只好相信我了！」

我點頭道：「好的！我就權且信任你，因為我信任在淨土時的連麗君。」

連麗君眼中再掠過茫然之色，好像被我勾起了某些深藏著過去了的回憶，好一會才回復先前的邪芒，緩緩站起來道：「不要扯回過去的事，你若不肯聽我的條件，我立即掉頭就走，永不回頭，你要不要試試？」

我微笑看著她，暗忖這妮子終於反擊了，若我退讓的話，巫帝的力量將在她心裏大幅加強，我失敗的可能性亦會增強。

我點頭道：「有種！連巫帝的懲罰你都不怕，給我滾吧！」

連麗君嬌軀顫抖起來，眼中射出恐懼哀怨的複雜神色，迅即崩潰地跪了下來，熱淚奪眶而出，淒然道：「蘭特你怎可以這樣待我？」

我知道適可而止之道，俯前用被角為她揩去俏臉上的淚珠，柔聲道：「好！答應你的條件，只為我是真的愛你，但我仍要說愛的不是現在的連麗君，而是以前的連麗君。」

連麗君愕然道：「你連條件的內容都不問就答應了嗎？」

我微笑道：「你的條件是只許我和西琪兩個人到巫宮去，是嗎？」

連麗君劇震道：「你怎能知道？」

我說道：「巫帝算甚麼？我若不徹底看穿了他，怎會在這裏躺著等你來獻身？」

連麗君不能掩飾地浮現驚容。

就在此刻，我捕捉到巫帝施加於她的禁制破開了一絲空隙，乘勢把她擁入懷裏，咬著她的耳珠道：「記得在淨土那艘帝國船的底艙裏我抱過你嗎？」

連麗君全身顫抖地點頭表示記得。

不能讓她有喘息的機會，我要勾起和取得她對我的愛，步步進迫道：「我曾吻你嗎？」

連麗君俏口似濛上一片水霧，沉醉地道：「記得！你只想輕輕吻我便了事，是我不肯放過你，要你把我吻個痛快。」

我溫柔地為她寬衣解帶，直至她身無寸縷時，才把她拖進溫暖的被窩裏，擁著她側臥在厚軟的獸皮毯上，凝望著她的秀口，在愛撫中同時深深進入她溫暖的肉體內，輕柔地動作著，問道：「告訴我！你何時愛上我的？」

連麗君兩眼神色不住變化，顯是內心掙扎鬥爭得非常激烈。

我警告地道：「別忘了你要全心全意討好我，享受我，否則我們的交易就要拉倒。」

連麗君在這場心靈之戰裏，終於落到全面下風，因為無論她被巫帝控制了的部分，又或被壓伏了的本性，都因著不同的理由要對我表示作全心全意的獻出，前者當然是誘我到巫宮去，後者則是因為愛我。

即管巫帝亦絕夢想不到有這情況的出現，他始終不是人類，怎能及得我對同類的理解。

連麗君再一陣顫抖，眼中充滿了情慾，喘息著道：「蘭特啊！求你愛我吧！真的去愛我！不要作弄我了。」

我依然保持著那種動作的輕緩節奏，微笑道：「不！若你不好好回答我，我會立即離開你，把你趕走。但你若夠乖的話，我會使你很快樂，比巫帝給你的快樂還要好上千萬倍，因為他只是一隻邪惡的畜牲，沒有人性的怪物。」

連麗君眼中邪芒再現。

我微笑警告道：「勿忘了你是真要享受我啊！」

連麗君一震眼中下邪芒盡退，往我望來的神色複雜至極點。

趁她心亂如麻，我乘機把充盈著愛的異能藉著男女的交合逐漸灌輸進她體內，刺激著她的肉體，挑引著她的情慾。

她的心靈仍鎖得很緊。

我的愛只能徘徊在她心靈的大門外，但她的肉體卻完全落到我的控制裏，我要她覺得怎樣快感，她便有那麼快感。

我進迫道：「你還未答我先前的問題，再不答的話，我會立即撤退。」

連麗君再忍受不住肉體的強烈快感，四肢八爪魚般纏緊我，驚呼道：「蘭特！不要退，有很多事我都記不清楚，要用心想想。」

巫帝加諸於她心靈的邪力終於再露出一絲空隙。

我伏伺一旁的靈能海潮般湧進去。

連麗君尖聲狂叫，嬌軀不能控制地劇烈抖顫著。

我對她愛的動作驀地加劇，騰身把她壓在體下，竭力把她送上男女交歡所能達到的最高峰，並保持在那裏。

她終於把心靈和肉體對我完全開放。

只有愛才能剋制巫帝的邪力，我早已在淡如身上證實了這點。

連麗君亦不由自制地攀上了男女極樂的峰頂。

我叫道：「你愛我嗎？」

連麗君忘情地不斷點著頭，嬌吟著。

我逐寸逐寸收復著巫帝征服了她的心靈大地，把巫帝的邪力以愛包圍了起來，卻沒有把它徹底除掉，因為我要連麗君在某些時刻利用這仍存在的邪力來騙過巫帝，使他不知連麗君背叛了他。

我的心靈和連麗君的心靈結合起來，再無分彼我。

連麗君美麗的肉體不住滲出汗珠。

她將永遠忘記不了我給予她的歡樂、永遠再離不開我，巫帝予她這妃子的快樂絕不能及得上我予她的萬分之一。

就像我征服麗清所用的手法。

巫帝以情慾征服控制了麗清和連麗君，我則以情慾為她們解除禁制，再沒有第二個辦法。

「啊！」

連麗君狂嘶著！

我停了下來。

但連麗君仍瘋狂地逢迎著愛著。

我送出和平與寧靜，撫慰著她亢奮的神經。

她倏地軟癱下來，喘息由劇轉輕，由狂野轉作溫柔。

當她再張開眼來時，我在淨土所看到的連麗君又再出現跟前。

目光交鎖，互送沒完沒了的深情和纏綿。

我柔聲道：「你感覺好嗎？」

連麗君點頭道：「我就像發了個很驚人的噩夢，現在終於醒了。」

我俯下頭去，輕輕在她耳旁說出了我的計畫。

## 第七章 心靈之戰

同日下午，我們拔營起行，在天朗氣清下，於黃昏時分，抵達伏神山。

伏神山外是個廣闊的天然石台，正對著詭異神秘的巫淵。

那是一道硬生生裂破地面，闊若半哩，長達三哩的大地縫。

閃靈人定會認為那是閃靈神閃電轟雷在大地上劈開來的縫隙。

兩頭尖窄，深入地底足有三至四百尺，一座三角形以巨石砌成的建築物矗立其中，除了一道大門外，沒有半扇窗戶，使人感到內裏的三角形的空間必是既廣闊又怪異。

我們並不知道巫帝是否知悉了我們的來臨，自那晚我和西琪成功地激發起各人潛能後，我們成功地製造出一個靈力場來，使他再不能隨意闖進，所以才要出動連麗君來邀請我們到巫宮去。

我深信他仍未知連麗君背叛了他。

很快我將會知道事實確是如此。

我向身旁的連麗君道：「可以去了！」

連麗君有點猶疑道：「蘭特你真能保護我嗎？我絕不想再給他控制了。」

我用力摟了她的香肩，鼓勵道：「絕對不會，因為我會和你在一起應付他的。這裏所有人都會幫助你。」

連麗君深吸一口氣後，領著十二名巫奴，走向石台下層層深進，直抵淵底，以人工開鑿出來的窄石階。

看著她的背影逐漸遠去，我回頭向眾人道：「來！讓我們把力量聯結起來。」

眾人紛紛坐下，排成橫長一字形，手都連在一起。

強大的靈能迅速凝聚，由我送出去，瞬眼間追上了連麗君，和她的心靈結合在一起。

連麗君在心內驚喜道：「你們來了！」

我在她心中道：「是的！我們來了。」

我的靈能鑽到她心靈的至深處，然後藏在那裏，同時把被壓制著的巫帝邪力釋放出來，讓邪力包容著我的靈能，那就像我戴上面具，假扮著陰風，其實內中的我仍是蘭特，巫帝的邪力就等若那騙人的假面具。

我們的靈力伴著連麗君，拾級而下。

愈往下走，愈覺巫淵下別有洞天。

在地表下，布滿了接連不斷的天然窟洞，洞頂垂著千奇百怪，詭奇異艷的鐘乳石。

在巫奴手持火把的照耀下，映出了一個奇異的地底世界。

石階不時穿過這些洞穴，看得我目眩神迷。

走了千來級石階後，跟前豁然開朗。

三角形的巫殿出現前方，位於一片廣闊空地的中央。

連麗君收攝心神，朝正門走去。

大門無風自動，打了開來。

我透過她的眼睛望出去，不期然緊張起來。

終於步進殿門。在巫奴的火光映照裏，我們終於面對著那代表巫帝的巨型石雕。

天！

那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巨石雕。

在一個半人半獸，粗壯強橫肌肉賁突的半橢圓形幹體上，長出了分作三節二十多條粗壯有力，有若蜘蛛腳的長腿，把幹體撐了起來，懸在大殿另一端的空中，圓體的上端有一對看不到眼珠的細長的眼，和一張利齒森森的血盆大口。

整個巨雕高達五十多呎，肢腿撐開的闊度差不多佔了闊達二百呎大殿的一半，雄霸了大殿對著大門那一端。

雕像漆上了陰森可怖的黑色，觸地處足端有若利刃。遍體生滿短而尖，觸鬚似的東西。

這就是依巫帝啟示鑿出來的石像。

在殿中心處有張長方形的石床，床上躺著是赤裸的女體，凝脂白玉般的身體在火光映照下爍閃著潤麗的色澤。

我們終於看到了公主。

她雙目緊閉，像尊沉睡著的女神像。

麗君直往前走，來到公主躺著的石床旁，跪下稟告道：「帝君！妃子回來了！」

同一時間，巫帝雕像那沒有眼珠的雙目亮起兩團血紅的光暈，射出兩道紅光，把公主和連麗君全罩在紅光裏。

我連忙潛進麗君心靈的至深處，蟄伏在那裏。

龐大的邪力無孔不入地滲透入來，似立時察覺到我的存在。

可是我已與麗君被壓制的本原結成一體，即管他發覺了我，亦只以為那是麗君的本原。

紅光消去。

巫帝退了回去，只留下兩點紅芒在石雕的眼內。

一把陰冷沒有任何感情的聲音在大殿轟然響起，道：「蘭特和西琪為何沒有隨你來！」

麗君見巫帝看不破我的把戲，鬆了一口氣，應道：「他們不肯在晚間來此，不過已答應了明天日出前到來。」

這次雙目沒有射出紅光，但邪力降臨至麗君的神經內，搜索她昨晚的記憶。

幸好我早想到他有此一著，忙將預備好的影像和對話送出去，讓他去研究和審察。

他「看到」麗君進入帳內見我，騙得我的信任，約定我明天日出時來把公主救出去，而她則作我的內應。

巫帝滿意地退了出去。

他陰冷不含著任何感情的聲音再次響起道：「麗君你幹得很好，我會把你變成巫國最有權力的人，現在你把所有巫奴撤走，然後回到蘭特處，告訴他今晚我會施法佔據公主的身體，迫他立刻前來救人。」

麗君應命而起。

就在這一瞬間，我的靈力離開了麗君的心靈，由石床底潛進了公主的身體裏。

公主的心靈完全地被邪力封閉了起來，每一條神經都被改變了，充滿了死亡的氣息，若這情況不改變，她只會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走肉行屍。

我早預料到有這情況，不慌不忙，把無盡的愛意緩緩融入她的神經裏去，把她改造回昔日的情況。

巫帝冷冷道：「你還猶豫甚麼，快給我出去辦事。」

麗君知道我仍未完成任務，胡謅道：「假若蘭特堅持要明早方來，妃子應怎麼辦？」

巫帝的聲音響起道：「他若信任你的話，必會立即趕來，不妨告訴他，當我施法時，我根本無法兼顧其他的事，是殺死我的最佳時機，明白了嗎？」

我知道事態危急，運集所有人凝聚給我的靈力，強往公主封閉了的心靈鑽進去，同時向公主深藏在邪力內的靈魂呼喚道：「公主，我是蘭特，我來了。」

我聽到公主從遙不可及的遠處傳來一聲淒厲的呼喊。

我心中湧起強烈至極點的愛意，倏地在巫帝的邪力封罩裏打開了一絲的隙口，把狂烈至能融化任何阻礙的深愛，成功融注了進去。

邪力將永遠不能完全封閉著公主的心靈，因為邪力再不能封鎖那缺口。

我立即退出，悄悄回到麗君的心靈裏。

麗君站了起來，轉身領著巫奴往殿門走去。

「站住！」

巫帝的狂喝震盪著大殿的空間。

麗君驟然止步，我亦暗叫不妙。

龐大的邪惡力量籠罩著整個大殿。他已察覺到有些不尋常的事發生了。正在搜尋原因，若他偵察現在的公主，當知道我弄下的手腳，麗君將會首當其衝，被他殺死。

形勢危急之極，我靈機一動，把些微靈力由麗君的身體揮發出去。

邪力立即集中到那小股靈力去，接著又再探查麗君的身體和神經。

麗君顫震著，叫道：「帝君！發生了甚麼事？」

巫帝道：「沒有甚麼，只是你的身體仍帶著蘭特可厭的能量，現在已給我除去了，這個人大不簡單，你要小心行事，切莫讓他發覺這是一個陷阱。」

麗君應命而去。

離開大殿。

我不會擔心他能發現公主現在的狀況，因為他是不會做認為是無聊的事情的。

## 第八章 對決巫宮

我摟著麗君因驚懼而仍在抖震的身體，安慰道：「沒事了！你做得很好！餘下的事由我和西琪去完成。」

淡如挽著我手臂，吻了我的臉頰，柔聲道：「我代表我們所有人預祝大劍師馬到功成，殲滅巫帝。」

戰恨走到西琪旁，正容道：「我則代表全場所有男子漢吻賀我們的小琪琪。」

西琪把臉蛋湊到他的脣旁，微笑道：「你何須找藉口來吻我，要吻就吻吧！小琪琪怎敢得罪蘭特的好朋友呢？」

戰恨饞涎欲滴地重重在西琪的臉蛋香了一口，又作了個神魂顛倒，腳步飄飄的可惡模樣，才退了回去。

我輕輕推開連麗君，柔聲道：「乖乖在這裏等我回家。」同時吻了她的小嘴。

素真、青青、姣姣和倩兒四人逐一走來讓我吻過她們後，我拉起西琪的手，走下石階，往巫淵跑去。

在廣袤的星夜下，我們忘情地往下奔去，有種毫不費力的輕鬆。

我左手舉著的火把，劃破了黑沉有若鬼域的地淵。

沿途洞窟裏瑰麗詭奇的鐘乳石在四周泳舞，為我們這段偉大的旅程奏出了壯麗的樂章。

這是人類和另一種比他更頑強的生命作最後的決鬥。

人類敗了，將永遠沉淪下去。

若巫帝敗了，他代表的那種生命立時煙消雲散，了無痕跡。

代表人類的正好是一男一女。

他們的武器就是愛。

我和西琪的心靈不住融合，逐漸凝神專注，除了奔跑、鐘乳石和巫淵外，這寂靜的天地再無他物。

除此之外，所有人事再不存在，就若他們從來未存在過那樣。

狂奔似乎永遠沒有盡頭。

宇宙和我們狂舞著。

最後只剩下我和西琪，深切感受著互相的依戀和熱愛。

巫殿在望。

我們沒有絲毫猶疑，直衝而入。

就在進殿前的剎那，西琪整個人發起亮光來，龐大無匹的能量由她的手湧入我體內。

同一時間我感應到萬里之外帝洲沙漠裏廢墟的父神，跨越了遙闊的空間，把僅餘的能量，送進西琪的體內，再傳入我處，又從我處流回西琪體內。

「鏘！」

西琪抽出了魔女刃。

我們衝入殿內。

可怖的巫帝石雕矗立殿端，對比著公主橫陳的動人裸體，分外覺其詭怖陰森。

我們腳步不停，心念一動間，激盪體內的龐大力量帶得我們衝天飛起，朝著巨石雕那對眼睛刺去，瞬眼間我們飛臨他可怖的巨目前。

那對眼發起亮若太陽的強光，由我們兩旁擦過，把石床上的公主照得有若透了明，不含任何實體的幻象。

西琪的魔女刃閃電般刺入巨雕那對眼的正中處。

父神送過來的龐大能量，龍怒吼般由刀尖轟進了石雕內。

我和西琪同時力竭，往下掉去。

魔女刃抽了出來，變成灼熱的藍芒。

兩道電光再由巨石雕的眼中射出來，擊在公主身上，像數百條光蛇繞著她身體狂舞著。

「轟隆！」

整個巨石雕化成碎粉，溶撒下來。

地底隆隆聲裏，是一聲轟天動地的爆炸激響，接著山搖地動，整座巫宮緩緩塌往出現了無數裂痕的殿底。

我和西琪都想到地磁被毀時會發生的一些事，卻沒有想到驚天動地至此，駭然間，一塊巨石當頭壓下。

那塊巨石怕有萬斤之重，若給壓著，保證會令我們變成肉醬。

大驚失色下，我無暇理會公主，摟著西琪在漫天碎石裏，滾往一旁。

巨石以數吋之差，落在我們身旁，小半陷進地下去，撞崩了個大缺口。

腦筋仍未回復正常運作前，另一塊巨石來至頭頂。

這時整個天地全是往下塌來的大小石塊，根本避無可避。

西琪自忖難逃厄運，一聲驚叫，緊摟著我。

我人急智生，和她滾回剛才那巨石旁，擠進那缺口去。

「轟！」

巨石壓下。

我和西琪摟作一團。

天崩地裂。

碎屑激濺到我們身上，幸好先前的巨石承受了後至的巨石，使我們安然無恙。

黑暗裏整個大殿震動著。

我死命摟著西琪，心中卻想著公主。

靈力延伸出去。

驀地接觸到巫帝強大無匹的邪力，卻找不到公主心靈的絲毫蹤影。

我全身冷汗直冒。

為何會有這情況出現，我已以靈能破開邪力，把強大的愛能送進公主的心靈裏，把她喚醒過來，又改變了她體質和神經的狀況，巫帝理應再不可進佔她的身體，為此被毀掉，但何以巫帝仍存在著呢？

唯一的解釋，就是他成功寄居到公主的身體裏去。

難道麗君離開後，給他發現了我的陰謀，再次改造了她的神經？

若是如此，我的計畫徹底地失敗了。

巫帝的邪力，加上公主的超人體質和潛能，再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巫帝把整個人類毀掉剷除。

天地逐漸靜止下來，地底的轟隆聲不住減弱，以至於靜止。

西琪在我懷內抖顫著，駭然道：「蘭特！」

我勉強振起意志，帶著她由巨石與巨石間的空隙爬出去。

當我們來到亂石堆之頂，整座大殿不見了，月色星光灑在淵底這一大片高低起伏的頹垣碎石上。

乍看下，一切平靜得使人心顫。

但我們都知道巫帝仍沒有被毀掉，他借了公主的身體復活過來，正藏在跟前這片亂石堆下。

西琪拔出了魔女刃，心驚膽顫地戒備著。

我記起了百合的話，若讓巫帝成功借了公主的身體，連廢墟裏的父神也再不是他的對手，人類將遭遇最悲慘的命運。

西琪顫聲道：「蘭特！我們失敗了。」

我狂叫道：「不！巫帝你滾出來。」

龐大無匹的邪力剎那間籠罩著整個空間，一種不能抗禦的冰寒充斥在我們每一條神經裏，我和西琪不由緊摟在一起，凝起靈能苦苦對抗。

「轟！」

大小石塊激天衝起，彈往半空。

當石頭再掉下來時，漫天塵屑裏一個絕美的赤裸胴體，傲然單足佇立在一塊巨石之端，另一足收起橫擱膝後，姿態美至難以形容。

天！

最可怕的事發生了。

巫帝真的成功佔據了公主的身體。

銀鈴般的嬌笑響徹整個空間，但卻再沒有公主絲毫原有的柔美甜潤的感覺，而是充滿了陰冷、仇恨和不屑。

我們一點感應不到公主的靈魂，邪力把她完全包容吞噬。

她再不是公主，而是巫帝。

笑聲倏止。

巫帝眼中亮起詭異的紅暈，以不帶著半絲人類感情和冷若寒冰的公主聲音道：「我雖從不感謝人類，但現在卻不得不破天荒表示我的感激，沒有了你們這兩個蠢材，我將永遠不能從地磁脫身出來，也不能把能量轉移到保護神費盡心力特製出來的這美麗的身體和生命裏。」

我道：「保護神？」

巫帝緩緩道：「是的！那就是你們人類前代文明成功製造出來的保護神，現在癱瘓在沙漠裏死而不殭的殘廢。」

我湧起強烈的失敗感覺，頹然道：「你怎知我們在公主身上做了手腳？」

巫帝再次以公主動聽的聲音狂笑起來，道：「你們其實也不錯的了，只是人類的智慧終是有限得很，我命連麗君去找你，早知以你的能力必能解開她心靈的封鎖，亦猜到你的智慧必能看穿我要借你的力量破壞地磁，為我解困，於是將計就計，任由你進入公主體內，布下你自以為是的陷阱，餘下的不用我說你也知道了。」

我一生人裏，從沒有一刻像現在般沮喪和無奈。

我太不了解巫帝的智慧了，所以才招致現在的慘敗。

難道人類就這樣完了。

巫帝仰首望往夜空，無憂無喜，像說著完全與自己無關般的事道：「我會把你們全體殺個一乾二淨，然後到廢墟去幹掉保護神，再把我同類的種子釋放出來，培育他們，大地上所有生物將是他們獵食的對象，那會是個有趣之極的開始。」

我差點跪了下來，為人類的失敗而悲泣。

西琪在我身旁顫震著。

「噹！」

魔女刃由西琪手裏滑下，掉在地上。

巫帝猛地往我們望來，兩眼射出兩道紅光，將我倆籠罩其中。

我們有如被掉進冰窖裏，連一個指頭也動不了。

在這生死懸於一髮的危急存亡之際，倏地魔女百合的聲音在我們心靈裏響起道：「蘭特、琪琪，不要絕望，不要氣餒，他是要激起你們悲傷悔恨的情緒，使他能有機可乘。蘭特啊！記得我和你在日出城宮中那小房內的相擁相愛嗎？我們三母女都是深愛著你的。你要──」

巫帝一聲狂叫。

邪力旋風般捲起，碎石衝天而起，漫天飛舞著。

百合的聲音被割撕了般倏地消止。

把我和西琪壓得身心均不能動彈的奇寒倏地鬆了一鬆。

我和西琪心意相通，立時激起心內滔天的愛，那不單是男女的愛戀，還有對整個人類熾熱的摯愛。

罩著我們的紅光散去。

巫帝再次狂笑起來，道：「好！你們或可抗拒我精神的力量，但卻絕勝不過我肉體的力量，你們都要死。」

長笑聲中，凌空往我們撲來。

人未至，狂烈的氣流壓體而至。

我向西琪喝道：「魔女刃！」往前撲出，拔出黃金匕首，往他眉心間擲去。

巫帝眼中閃過嘲弄的神色，一掌劈出，正中匕首的尖鋒。

匕首筆直往我退飛回來，速度力道都比前倍增。

我閃了閃，避過匕首，巫帝飛臨頭上，兩手十指箕張，分往我和西琪的天靈蓋抓來。

我鬆開西琪的手，用肩頭把她撞得滾往地上，一側身，全力運掌劈往他的手腕處。

巫帝想不到我反應如此敏捷機變，一聲痛哼，給我劈中手腕，同時把他帶得由頭頂飛起到了身後。

我如影隨形，跟著追去，雙拳全力一擊往他將落到地上的裸背處。

眼看擊中。

巫帝背後像生了對眼睛般，俯身傾前，後腳閃電踢出，正中我小腹處。

一股無可抗拒的大力傳來，我整個人往後拋跌，落到一堆亂石裏，小腹劇痛，一時無法再爬起來。

西琪嬌叱聲起。

我強忍痛楚，勉力掙起身體。

只見西琪手持魔女刃，化作千萬道劍影，與巫帝戰作一團。

我不能置信地看著巫帝以公主嬌嫩的玉手，當作兵刃般硬架著無堅不摧的魔女刃，發出密集沉悶的一聲。

「呀！」

西琪一聲慘叫，竟給巫帝一手抓著魔女刃鋒利的劍鋒，另一手握拳扭腰擊出，打在西琪香肩處。

西琪凌空拋跌，落在另一堆亂石上。

我大驚下不知那裏來的力量，跳起身來，往巫帝撲去。

巫帝靜立不動，魔女刃反轉過來，劍鋒遙指著我。

我駭然止步，沒有兵器的巫帝已是我不能力敵得了，何況現在手上有了魔女刃。

他眼中紅暈再起，射出殘忍兇狠的殺意，再沒有說話的興趣。

一個奇怪的念頭掠過腦際。

這才是真正的巫帝。

無論是他的邪力，又或肉體的力量，都足夠殺死我們有餘。

所以根本不需多餘的說話。

換了是人類，可能會因敵手身陷困境而自鳴得意。

但他卻不是人類。

正如我們殺一隻野狼時，絕不用學狼叫一番、又或大說一輪才殺牠。

巫帝是絕不會做無聊的事。

那為何早先他又要費盡脣舌，摧毀我們的信心，製造恐懼。

背後必然存在一個理由。

唯一能令他恐懼的事，必然與公主有關。

巫帝眼中邪芒更盛，一步步往我走來，魔女刃略往內收，平舉胸前。

我給他的邪芒懾得全身乏力。

當他的魔女刃刺出時，就是我喪命的一刻。

西琪爬了起來，尖叫聲中往他撲去。

我心神大震，湧起對西琪無盡的愛，壓力一鬆，恢復無比強大的力量，往巫帝撲去。

我這時與巫帝隔了五、六堆高低起伏的亂石堆，西琪則已奔上他立身處的同一塊大石，即管他殺了西琪，我仍未能去到和他相距一半的距離。

西琪悲叫道：「蘭特快走！」

她是打定犧牲自己來救我。

我心中愛意狂湧，體內靈能大增，加速往巫帝撲去。

巫帝漠然不理西琪，兩眼注定了我，雙足用力，避開西琪，凌空撲來。

另一念頭在我腦海裏迅雷激電般閃過。

他為何不先殺掉西琪。

唯一的原因是他最想殺我。

靈光一閃。

我知道他是為甚麼了！

他怕的是我內心對公主的愛，他對公主的封鎖仍有破綻，所以他千方百計都是要挑起我負面的情緒，使我不能激起心中的愛意。

巫帝已至，魔女刃當胸刺來。

我一聲長笑，迎了上去，同時凝起全身靈能愛意，準備送到蘊藏著同一愛能的魔女刃劍鋒去。

西琪驚叫傳來，用力過猛下，她滾倒地上。

魔女刃尖鋒碰上我的胸肌。

靈能全力送出。

海潮般湧進刃內，與刃體內的龐大靈能結成一體，驚濤裂岸般由巫帝握劍的手洶湧澎湃地擁進他體內，化成莫可抗禦的千股激流，注進他的神經裏去。

巫帝發出驚天動地的嘶喊，臉上現出痛苦至極點的神色，魔女刃刺來的力道大幅減弱。

刃鋒深進半吋，在刺到我心臟前，給我十指緊捏在刃體上，凝定下來。

龐大的邪力由巫帝體內反湧而出。

我體內的靈能亦反擊過去。

魔女刃由刀尖至手握處，寸寸碎裂。

忽然我們之間再無他物，巫帝仍凌空撲來的身體卻直壓下來。

我迎了上去，伸手把他那原是公主的赤裸嬌軀擁個正著。

巨力壓下。

我往後跌去，同時借力一扭，變成他反在我身軀之下。

巫帝一聲慘哼，背脊撞在一塊石尖鋒利的邊緣處。

他吃痛下用力一扭，把我反在下面。

高低不平的殘石怎能支持平衡，我們摟作一團，沿著亂石形成的斜坡往下滾去，石屑在嘩啦啦聲中隨著我們往下瀉去。

我們面面相對。

他兩眼邪光再盛。

我知道送進她體內的靈能只能暫時把他剋制，現在他快要復原過來。

他箍著我身體的力量開始增強，使我愈來愈難以呼吸。

不住翻滾中，我突吻上「她」的紅脣。

就在那一刻，我感到西琪和百合對我的愛以及我對公主的愛結合起來，藉靈能由兩脣交接中送進去。

巫帝「嬌軀」劇烈顫抖起來，拚命掙扎。

「蓬！」

翻滾停止，我把他緊壓在坡底一塊大石上。

我忘掉了一切，往深藏在他邪力內的公主心靈鑽進去，很快找到早先破開了的小缺口，利鑽般刺進去。

就像鑽進一塊鐵板去。

幸好這鐵板像紙般脆薄，在愛能給反彈回來前被我鑽破了進去。

我先前的猜想沒有錯，巫帝對公主心靈的封鎖仍有破綻。

那就是我早先在巫殿時破開的缺口，那是巫帝也不能以邪力封鎖的破綻，所以他才害怕被我察覺。

忽然間我成功地與公主的心靈和愛連結在一起。

公主淒叫道：「蘭特救我！」

我從內心回應道：「不用怕！我來了！再沒有人能把我們分開來。」

公主道：「我一直和巫帝鬥爭著，不讓他封上這缺口。」

我不住把愛能由缺口源源不絕地送往公主被困鎖的心靈裏，激引著她本身龐大的精神潛能，不住把巫帝的封鎖缺口擴闊。

驀地巫帝「身體」生出狂力。

我一聲悶哼，彈離了「他」的身體，拋跌在數十步外一堆碎石裏，跌個七葷八素。

巫帝狂喊一聲，兩手捧著頭，往遠方滾去，忽地跳了起來，貫進黑暗中，消失不見。

我緊緊追蹤著他，感覺到他鑽進了巫淵下的洞窟裏，迅速遠去。

我再聽不到公主的聲音，但我的心靈已和公主連結起來，無論巫帝的邪力如何龐大，距離多麼遠，這愛的聯繫亦不會中斷。

因為愛正是巫帝的剋星。

我爬了起來，剛好西琪找了過來，撲進我懷內。

我猶有餘悸地緊摟著她。

西琪喜泣道：「我們擊敗了他！」

我道：「不！鬥爭才是剛開始。」

## 第九章 魔蹤杳然

當西琪察視著我胸口的劍傷和血肉模糊的後背時，戰恨、巨靈、淡如等剛趕到這劫後的災場裏，火光照耀下，眾人都為觸目驚心的情景色變。

素真首先撲入我懷裏，悲呼道：「蘭特！」

眾女圍了上來，心疼地看著渾身鮮血的我。

淡如向西琪道：「琪琪沒事吧？」

西琪眼耳口鼻都是凝結了的血絲，搖頭道：「只是肩骨傷了，不會有甚麼大礙的。」

麗君仍帶駭色道：「剛才發生了甚麼事呢？我們看到巫宮塌了下來，立即趕來，他──他呢？」

巨靈道：「公主在那裏？」

我將剛才發生的事扼要向他們說出來，眾人都聽得臉色大變。

灰鷹向他的手下和十二遊女道：「搜！」

眾人領命而去。

素真和姣姣攙扶著我，淡如、青青則攙扶著西琪，離開了塌成一地石碎的巫宮，來到宮外的空地處坐下，為我們兩人洗淨和包紮傷口。

戰恨蹲在我身旁道：「現在怎辦才好！」

這是所有人都想知道的問題，抱歉我卻沒有可提供的答案。

我閉上眼睛，心靈凝聚，立時感到公主的心靈反應。

兩個心靈像結一根無形的線連了起來，可以感受到對方每一下顫動，但卻不能互通消息。

我不知這種聯繫能對巫帝造成多大的制衡，只知道若這聯繫斷了的話，那代表巫帝找到剋服人類的愛的方法，我們的末日亦來臨了。

我張開眼來，勉力振起精神道：「我們現在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保持輕鬆快樂，充滿愛念。否則若我的靈能減退，說不定巫帝能截斷我和公主的聯繫，讓巫帝再次將那精神破口封閉起來，重新把公主完全置於他的控制之下。你們要幫助我！」

眾人愕然以對，這樣詭異的鬥爭方式，確教人不知如何是好。

灰鷹來報告道：「一點影蹤都找不到，看來地窟內另有通往地面的出口，剛才的震動太劇烈了，很多窟洞塌了下來，未塌的則隨時會有倒塌的危險，使我們不敢深進。」

我想起他逃走時的驚人速度，嘆道：「找到他也沒有用，他的速度差點比得上飛雪，根本沒有人可追上他，追上去只會是送死。」

西琪低聲道：「就算他送上來給我們殺，我們下得了手嗎？殺了他等若殺了公主。」

淡如愁眉不展道：「這還不是最大的問題，為了殲滅巫帝，誰都肯獻出性命，怕只怕公主已變成巫帝的身體會像西琪那樣，被火燒掉後仍可復活過來，那才真是可怕極了。」

我感到精神和肉體一陣虛弱，深深嘆了一口氣。

西琪伸手抓著我肩頭，肅容道：「所以能戰勝巫帝的人，就是你蘭特，只有你才可通過那微妙的精神聯繫，和公主聯手把巫帝趕出她的心靈和身體，那是殲滅巫帝的唯一方法。」

她站了起來向眾人道：「而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全心全意去愛蘭特，無論那是男女之愛，又或朋友兄弟之愛。」

我站了起來，點頭道：「真是我的好琪琪，為夫明白了，由這刻開始，我要保持強大的信心，依著素真父親悟出來的方法，進行精神的修行，直至和巫帝分出勝負才止。」

眾人見我回復從容，都振奮起來，感到前途並非那麼黑暗絕望。

巨靈道：「我們是否要繼續搜索追蹤下去？」

我搖頭道：「不！我們先返帝國，再赴淨土，然後到廢墟去。」

姣姣一呆道：「若巫帝出來作惡，巫國誰可對抗他。」

這時天色漸亮，火把的光燄暗淡下去。

我心中一動，向麗君道：「那十多個守殿的巫奴到那裏去了。」

連麗君道：「我吩咐他們守在殿後的密室裏，看來都給活埋了。」

我心中一嘆道：「把你的手給我！」

連麗君把手遞過來，讓我握著，我把靈能延伸過去，好一會才道：「果然不出我所料，麗君精神內巫帝殘留的邪力消失了，這表示他因自顧不暇，再無餘力控制其他巫神，巫國再不受他影響了。這省卻我很多麻煩。」

轉向姣姣道：「你不用擔心，巫帝絕不會做無謂的事，當他能成功地把我送進公主神經裏的靈能剋制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來找我，只要殺了我，方能切斷我和公主的聯繫，他才可再封閉公主那破開了的缺口，希望那時我早到了廢墟，找到父神，看看可以怎樣應付他。」

眾人至此才明白我急於趕返帝國的原因。

淡如道：「各位請開心一點，不要像大禍臨頭的樣子好嗎！」

戰恨哈哈一笑，可是仍充滿了苦澀的味兒。

我們退回那美麗的小湖裏，拋開愁懷，每晚跳舞歌唱，當情緒達至頂點時，一齊修習那愛的遊戲，由我藉那和公主的精神聯繫，遙遙送出充滿生機和愛意的靈能。

我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不住增長，而公主雖仍未能向我送出訊息，但我清楚感到她的心靈亦壯大起來，使我們更是充滿了希望。

頹喪的愁緒一掃而空，我們回復了輕鬆和歡樂，笑聲多了起來。

眾女當然是竭盡心力令我歡心。

到了第五天，接到消息的屠龍親自率著屠夫人和一眾將領，帶著空雪橇，到來接我們回去。

他們才到，立時跪地高呼蘭特大帝。

我還扮著陰風，一呆後脫下面具，望往屠夫人。

這艷婦送我一個媚眼，微笑不語。

我著他們不必多禮，同時把發生了的事詳細告訴他們。

眾紅魔人聽得瞠目結舌，好一會都說不出話來。

最後屠龍駭然道：「那怎麼辦才好？」

我微笑著告訴了他不用再害怕的原因。

屠龍輕鬆了點，欽佩地道：「若非大劍師超人的智慧，絕無可能把巫帝逼進這樣的境地裏。」

我問起狂雨的情況。

屠龍道：「大法師醒了過來，身體仍很虛弱，你的真正身分就是由他告訴我們的。奇怪的是他還要我們和你合作。」

我語重心長地道：「對付巫帝的唯一方法就是人類的愛，待會我教你們一個愛的遊戲，由今天開始，大地上再沒有仇恨和殺戮的容身之地。」

屠夫人聽得秀目亮了起來，向我甜笑道：「愛的遊戲？」

我狠狠看她一眼道：「那並非男女間的性愛遊戲，而是能激起人類潛能和愛心的一種妙法，憑著它我們將可得到永久的和平。」

屠龍點頭道：「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戰爭後，我們實在厭倦得要命了！」

屠夫人還不死心，向我媚笑道：「大劍師可否和雅子上一堂個別的課？」

我微笑道：「異日你到淨土來探望我時，或者可以考慮一下你的提議。」

屠龍看來並不知我和她的隱情，興奮地道：「我們定會拜訪你的。」

在紅京逗留了兩天後，在紅魔國舉國歡送聲中，我們踏上歸途。

兩個月後，我們坐上陰風號，揚帆出海，朝帝國駛去。

每天晚上臨睡前，我們都向公主送出靈能。

公主的力量逐漸增長著。

我估計巫帝對她的駕馭將會愈來愈困難，心情漸轉舒暢。

我和眾女間的感情更深入地發展，她們都蓄意使自己快樂得像初春的小鳥兒，終日和我嘻笑玩樂，表面看去真的無憂無慮。

除了西琪外，眾女全懷了孕，使我更是心滿意足。

這天我摟著小腹微隆的連麗君，坐在白楊木座上，在船尾觀看大海的美景。

這曾使帝國人人驚懼的女魔頭，小鳥依人般摟著我深情地道：「你不是曾問過我何時愛上你的嗎？當時我沒有答你，現在你是否仍想知道答案？」

我憐愛地道：「想得要命，愛妻們的甜言蜜語，我從來不嫌多的。」

麗君嬌羞地道：「記得那次你第二番把我擒著嗎？當你的劍尖抵在我咽喉處時，我有種被你征服了的感覺，我想就在那刻我愛上了你。」頓了頓道：「而且當時你還抱了我，弄得人家心癢癢的。」

我開懷笑了起來。

淡如和姣姣笑著走到船尾來。

淡如道：「夫君！你最好去看看琪琪，我看她像有點心事。」

我點了點頭，想到了她不開心的原因。

我在房裏找到呆坐窗前的西琪，把她拉了起來，擁入懷裏，柔聲問道：「不開心嗎？」

西琪垂下頭。

我把她愁容不展的俏臉托起來，道：「你是否因為沒有像她們般懷了我的孩子，所以不快樂。」

西琪美目淚水泉湧，淒然道：「我不依啊！我要為你生孩子。」

我道：「放心吧！我會把你帶到廢墟去，請教父神，令你能為我乖乖地生個寶貝兒子出來，給點耐性吧！」

西琪半信半疑道：「你真的會那樣做嗎？」我答道：「蘭特曾試過言而無信嗎？」

西琪用盡所有力氣摟緊我。晚膳時，眾人都儘量營造氣氛，熱熱鬧鬧的。戰恨死性不改，在桌旁公然和雪芝穗兒兩女調情，眾人見怪不怪，視若無睹。巨靈比他斯文多了，和葉鳳及另一名叫惠兒的遊女喁喁細語，樂在其中。西琪心情好了點，加上眾女蓄意討她歡心，又知不可令我為她操心，不一會談笑自若。

巨靈向我道：「回到帝國後，大劍師在到廢墟前有甚麼打算？」

戰恨停止了和兩女調情，靜下來留心傾聽著。

各人目光全移到我處。

我挨在椅上，悠悠道：「回到帝國後，你們兩人先回到自己的國家去，看看發展如何，同時把愛的種子傳播開去，我希望整個人類能再一步進化，變成高貴的生物，沒有戰爭和仇恨。」

戰恨雄鷹展翅般，把穗兒和雪芝摟緊道：「現在我除了愛外，甚麼都不感興趣，動劍動刀的事，除非是大劍師有令，否則莫要找我『愛狼』戰恨。」

淡如低罵道：「『色狼』戰恨才對。」

戰恨大笑道：「只要看到淡如，不由我不變成色狼，榮小姐請謹記這話。」

眾人笑了起來。

巨靈正容道：「與巫帝的鬥爭尚未結束，怎能沒有了我們？」

我微笑道：「我們再不用向公主輸出靈能了，因為她體內龐大的潛能被我們引發起來，巫帝再難加以約制，只要我和她保持著心靈的聯繫，巫帝將無所施其技，所以跟前當務之急，是要把人類好勇鬥狠的劣根性改造過來，當有愛無恨的新人類出現時，我們才真的大獲全勝，巫帝是不會不知道這情況的，這正是我把他逼出來的一種手段，他怎能容許每一個人都變成蘭特呢？」

眾皆嘆服。

巨靈喟然道：「在我們閃靈人的族訓裏，堅持我們須熱愛族內每一個人，事實上我們卻從沒有方法做到，因為我們都有私心和佔有慾，但現在我真的發覺自己很難去恨另一個人，因為我知道他們心靈的本質都是充滿了美的憧憬和熱愛的，只不過受物慾蒙蔽罷了！」

我想起了采柔，道：「你比其他人好多了。」

戰恨道：「對我們夜狼人來說，最大的罪惡是感情的孤立，所以我們都愛和別人分享我們的感受和熱倩，不要看我終日毫不避忌和嬌妻們調情，其實只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習慣。」

素真比較保守，忍不住問道：「你不覺得丈夫和別的女人鬼混，妻子接受另外的男人，是一種不忠的行為嗎？」

戰恨放言高論道：「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會產生出不忠的行為，就是當他或她因與其他人的關係，削弱了與妻子或丈夫原有的良好感情，不忠才可成立，假若與其他人的性關係並不破壞夫妻間的相愛時，此種行為絕不應被視為不忠。在夜狼族裏，婚外的性關係只被當作一種愛的分享，一種有利無害的遞加作用，丈夫或妻子應為此感到驕傲，這亦是減少爭端的方法。」

我們想不到好色如命的戰恨背後竟有如此深刻的哲理，大感有趣。

戰恨道：「假若巨靈和大劍師對我的女人感興趣，隨時可取去享用，先決條件必須是她們心甘情願，當然！雪芝和穗兒會對此求之不得。」轉向兩女道：「我有說錯嗎？」

兩女嬌羞垂頭，神情歡暢，不用說出來但誰也知道那答案。

淡如低罵道：「死心不息的餓狼！」

眾人轟然大笑。

姣姣道：「我感到自己很幸運，在那晚所有人都參加了的那愛的遊戲裏，我首次把自己的全心全靈開放出來，感到自己深愛著所有人，也感到所有人都深愛著我，愛得那麼深入和熾熱。在這愛底下還隱藏著更多的愛，完全沒有止境。我感到每一片雪花都飄蕩著愛意，整塊大地也充滿愛的氣息。我再沒有一絲恐懼，半點憂思，我感到自己幸福極了，那感覺到現在仍沒有絲毫減退，反更加深入和豐富了。」

倩兒亦說出她的感受道：「我從沒有想過心靈的天地如此廣闊無邊，每件事情都那麼美好，生命、夢想、感情忽地渾融一起，展現出最美麗的一面。只是往那裏發掘下去，已足使我感到不負此生了。」

眾人沉默下來，回味著那深刻的感覺。

青青道：「在遇上大劍師前，無論我有多大的權勢，多少人伴著我，可是總有孤獨的感覺，一種空虛的落寞感，我想這種感覺困擾著每一個人，生命不該是那樣子的。我真的衷心感謝大劍師，他賜與了青青新的生命。」

我微笑道：「不用謝我，要謝的應是廢墟裏的父神和百合。」

巨靈點頭道：「大劍師若到廢墟去，定要帶著我們。」

戰恨吞了口涎沫道：「我要見見魔女百合，看她能否比得上我們的乖琪琪？」

一直沒有作聲的西琪道：「母親或者沒有我那麼好相與，你佔她便宜時說不定給你來記耳光子呢。」

眾人失聲笑了起來。

戰恨則一派洋洋自得，沒有分毫的羞愧，道：「大劍師！你看我猜得對不對，幾百年後，圓球上甚麼黑叉教、閃靈神全沒有了，剩下只有你那『愛之教』，神只有一個，就是『大劍神』。」

我啞然失笑道：「誰能管得這麼遠的事，何況我是不會知道你猜得對不對的！」

戰恨壓低聲線，煞有介事道：「你和琪琪一定看得見，我們說不定亦能活著看到。」

眾人齊齊一震，往他望去。

戰恨急速喘著氣道：「我們的體質全因靈能改變了，說不定能像魔女百合般不會生病，不會衰老。」

眾人呆了起來。

戰恨說的事雖是妙想天開，卻非絕無可能。

我們的腦袋暫時還不能容下這種異事。

淡如橫我一眼道：「我們要嚴禁你再納新寵，否則這樣下去，說不定只是你的妻子就可組成一個國家了。」

戰恨插口道：「榮小姐到時或者也想換換口味了。」

淡如嬌叱一聲，隨手抓起一個麵包，照著他的狼臉擲去。

戰恨不慌不忙，一口咬著，含糊不清叫道：「多謝榮小姐賞賜。」

眾人笑彎了腰。

巨靈長長吁出一口氣，舒服地靠在椅背處，伸展著手足，無限憧憬道：「讓我也試猜猜人類的將來：在不知多少年後，通過大劍神的教導，人類利用愛之遊戲，所有心靈全渾融結合起來，那是愛的化身，最純美真愛的結合，那或者就是我們一直追求著的『真神』，再沒有悲傷和孤獨，沒有私心和嫉忌，亦沒有彼我之分，只有無邊際的快樂，在永恆裏永遠地存在著。」

說罷站了起來，伸了個懶腰，道：「但在那發生前，我仍需要肉體的結合，誰來陪我。」

葉鳳和另兩個遊女嬌羞地站了起來。

戰恨長身而起道：「我也要和我的女人們打仗去了，不過只是床上的肉搏戰。」

兩人和他們的女人去後。

其他遊女亦羞怯怯地離開，找灰鷹和她們的鷹族情郎去了。

我的眼光遊到眾女臉上。

淡如道：「我們要為懷內的孩子著想，只有把戰事暫讓給琪琪，不會在旁觀看，聽也不行，因為那會比殺了我們更難受。」

## 第十章 聯繫切斷

我和戰恨巨靈立在船頭，遠眺海面。

巨靈道：「有一點我始終不明白，為何你不追殺巫帝？」

我搖頭嘆道：「道理非常簡單，我根本沒有把握勝過他。」

戰恨道：「他真的那麼厲害嗎？」

我嘆道：「他若打定主意逃走，我絕追不上他，他可以跑得比飛雪還快，所以和他的鬥爭只能以另一種方式進行。」

巨靈點頭道：「我明白了！但你有為公主擔心嗎？」

我嘆了一口氣，說不出話來。

想到公主的苦難，我的心就要滴出血來，但我絕不可陷進那種情緒去。

因為我的心已和公主連了起來，只有歡樂和愛才能使巫帝無隙可乘，假若一旦我的心充滿了負面的情緒，巫帝可以立即把我和公主的聯繫切斷，那時公主就完了，人類也完了。

巫帝的邪力絕非我現在的靈能可戰勝的，他處於下風，只因走進了不能脫身的陷阱裏去罷了。

一旦讓他真的控制了公主的心靈，這世上再沒有力量能阻止他作惡。

我絕不能讓那情況出現。

叫喊從高桅上傳下來。

我們愕然望上去。

一個爬上了高桅瞭望台上的鷹族人指著前方狂叫著。

我們順他所指望去。

海平線極處現出了一條黑線。

狂喜湧上心頭。

陸地終於在望了。

見到陰風號歸來，泊在港口的戰船和漁船全駛了出來，熱烈歡迎我們。

船上的人取了所有能發出響聲的東西敲打吹奏著，配合著擠到岸邊的人的歡呼喝采聲，氣氛好不熱鬧。

我和眾人站在船頭處，大家都激動起來，不住揮手。

姣姣，青青、素真、葉鳳和雪芝都是初到帝國，更別有一番新鮮感受。

我心中暗嘆，若這些人知道有一種可怕的生物，正在暗處窺伺，一掌握到機會，立時撲出來把人類毀掉，他們是否仍笑得出來！

想到這裏，心中一動，握起西琪柔軟的小手，把心靈往四外延伸。

淡如等見到這情況，手都牽在一起，連到我和西琪處。

我登時感到力量增強了，溶入了以萬計雀躍歡樂的心靈裏。

靈能和摯誠的熱愛與歡樂以驚人高速攀昇著。

若以前的愛能是一條安靜的小溪，現在就是一道衝奔的大河。

我藉著和西琪等聯結起來的能量，引導著這條愛的長河，引往與公主的精神聯繫上，然後循著這玄妙的聯繫，把千萬人心靈裏泉湧而來的歡樂與熱愛送過去，跨越了遙遠的空間，注進公主的心靈內去。

那一直沒有擴展的小缺口就似防波堤抵擋不住海潮的拍擊，倏地崩潰擴大。

靈能狂湧而進，眼看要把封鑽著公主心靈的邪力衝個一乾二淨。

巫帝龐大無匹的邪力包圍了過來，制止了靈能的泛濫。

但那缺口已由針孔般的大小，擴闊至一個兩指般闊的孔洞。

對巫帝半分不讓的邪力來說，這差不多等若一次神蹟般的大勝。

巫帝敗在猝不及防，下次便沒有那麼幸運了。

邪力逐漸積聚，部署著反擊。

我的心靈向公主喚道：「公主！公主！你聽到我嗎？我是蘭特，深愛著你的蘭特。」

隨著愛流不住送去，公主終於能作出回應，平靜地道：「我聽到你的話，蘭特呵！你知道我也是多麼深愛著你，渴望你的擁抱，你的撫慰，只有你的愛，才使我能支持下去，生命始有意義。」

我歡悅的心靈叫道：「你現在的情況怎樣了？」

公主道：「你的靈能激起了我潛藏著的能力和記憶，我再不會害怕和頹喪，因為這是父神要我來到世上的使命。你切不可輕敵大意，巫帝已逐漸重新控制著我的肉身，把神經再次改變回他理想的情況，當他成功後，便會來找你，利用物質的力量把你殺死。」

我道：「你難道對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嗎？」

公主道：「他的精神邪力會因箝制我的緣故難以隨意全部發揮出來，可是他本身的力量確是驚人之極，在那天巫宮的戰鬥裏，你應該非常清楚這點。當他肉體的力量完全復原過來時，他的精神力量亦會因不用對我分神而強大起來，把我們的聯繫切斷，那就是他來找你的時刻。」

我壓下心中的驚惶道：「即管他殺了我，但他卻無法把你殺死的，是嗎？」

公主道：「這只是樂觀的想法，那天巫帝明知他對我心靈的封鑽有一不能彌補的小缺口，仍肯捨棄地磁，把全部邪力移到我的身體來，是因為他若能控制了廢墟的父神，便能從他的資料庫內找到毀滅我的方法，千萬不可讓那種情況出現，若給他把精神邪力全部發揮出來，加上我自身的力量，全人類會在一瞬間淒慘地死去。蘭特啊！人類的命運全在你手上，你──。」

邪力狂起，反湧回來。

接觸驀地中斷，連以前那僅有的聯繫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接著邪力亦消失了。

我再也不能感覺到甚麼。

也再感覺不到公主的心靈。

我渾身一震，全身冒出冷汗，仰後便倒，身後的巨靈一把將我扶著。

我回到現實裏。

歡呼聲仍在沸騰著，可是我心中沒有半絲歡樂的感覺。

手足冰冷起來。

最可怕的事終於發生了。

## 第十一章 久別重逢

當日黃昏時分，華茜、山美、美姬和翼奇等一眾將領，趕到港口會我。

在海港官員的府署裏，我把哭著的華茜、山美和美姬逐一擁入懷裏。

我離開了她們超過一年，這刻見面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覺。

兩歲的小飛兒，以他兩隻小腳的力量，闖進了我懷裏，摟起他時，心中不由想起他的母親麗清，她在小洋洲的近況究竟是好是壞呢？

華茜和山美從侍女手中抱起我們誕生了只有幾個月的兒子和女兒，歡天喜地讓我這父親給以憐愛疼惜。

我不忿地道：「為何他們長得那麼像你們，只有眼睛才似我。」

華茜橫我一眼道：「最重要的東西像你還不心足嗎？」

圍著的淡如、西琪等爭著去抱他們。

姣姣抱著小飛兒笑道：「這麼英俊可愛的小子真是罕見，蘭特你可不能偏心，我肚內的孩子若是男的，最少要長得像他般好看。」

我苦笑起來，這事實在與偏心無關。

跟前盡是美好愉快的事物，但假若我敗了給巫帝，一切都沒有了。

我與翼奇等逐一握手，詢問近況。

見過所有人後，華茜忽道：「蘭特！還有一個人想見你，想得要命的那一種。」

我愕然道：「誰？」

難道是馬原、英耀、白丹、又或黑臉、白天等人。

但又似乎不大可能，他們應為立國的事忙得昏天昏地，怎有閒暇在日出城等我回來。

我往大門望去。

一個動人的身形出現在那裏。

我喜叫道：「麗清！」

艷麗的美郡主先是緩緩舉步，接著奔跑起來，一溜煙般衝進我懷裏，喜極而泣道：「蘭特！蘭特！我想你想得發瘋了。」

我又氣又樂地重重在她的隆臀打了幾記，道：「既這麼想見我，為何又要賣弄手法，使我以為你還未回來。」

山美在旁笑道：「不要怪清姊，是我和華茜教她這麼做的，想給你來個驚訝。」

我向麗清道：「真令我驚喜莫名，想不到你可以這麼快回來。」

麗清道：「因為我找到適合人選，交卸了責任我留在那裏幹嗎？難道還嘗不夠相思滋味之苦嗎？」

戰恨道：「我們入席後再談個痛快，再盡訴離情。」

麗清等全瞪大眼，想不到如此文雅得體的說話，竟能出自此狼之口。

山美過去挽著他道：「大哥！巫國的美女這麼少嗎？」

戰恨看了雪芝一眼道：「這麼美的怎會多。」接著低問道：「采蓉為甚麼不在這裏等我？」

華茜笑道：「你當了父親也不知道嗎？采蓉被你的族人接了回去，在你新的巢穴專心生狼仔，等你回去盡父親的實任呢。」

戰恨一聽下喜容滿臉，尖聲怪叫，把所有人均嚇了一跳。

巨靈搭著他的肩頭，推著他往設了有三十多個座位的大長桌走去，並「啐啐」連聲道：「又發狼性了。」

眾人在笑聲中入席，紛紛坐好。

我摟著美姬，道：「你和我們一起坐吧！」

美姬滿臉羞紅道：「不！讓我服侍你們。」

山美笑嘻嘻迫著她坐到席上去。

長桌一方是我和眾妻，另一邊是翼奇和眾將，戰恨、灰鷹和他們的女人坐在另一桌，巨靈、葉鳳和遊女們則坐在相對的一方，氣氛熱鬧融洽。

這時我才有機會為他們逐一介紹。

山美數了數，向我嬌笑道：「大帝只多了四位美妃子，令我們全輸了。」

華茜笑道：「我猜你最少會多納十位妃子，想不到你會這麼收心養性。」

我摟著承歡膝下的小飛兒，說道：「你當我們組的是獵艷旅行團嗎？」

酒過三巡後，翼奇報告道：「這裏一切事都進行得很順利，大帝要不要到各地巡察，為他們打氣，看看有沒有甚麼再可改進的地方。」

我搖頭道：「不！明天我要起程往淨土去，離開那裏兩年多了，再不回去她們會說我言而無信，不守三年之期。」

華茜一呆道：「不多留幾天嗎？」

淡如笑道：「你怕甚麼，蘭特又沒有說不帶你去，只要有他在你身旁，在那裏還不是一樣嗎？」

華茜白我一眼道：「除非蘭特殺了我，否則休想再把我撇下。」

麗清道：「巫帝的事解決了嗎？」

眾人靜了下來，眼光集中到我身上。

我的心立時像被一把劍刺了進去，呼吸都不暢順起來。

知情的巨靈等均無精打采。

華茜色變道：「發生了甚麼事？」

淡如輕嘆一聲，代我把事情說了出來。

眾人一聽事情嚴重至此，無不臉色發白。

山美呻吟道：「怎辦才好？」

我不想他們為此白擔心，振起精神，微笑道：「不用擔心，唯一能剋制巫帝的就是人類的愛心，只要讓我多納十來個嬌妻，增加多點愛意，我定能把他剷除。」

西琪嘟起小嘴道：「人心不足，這麼多姊妹全心全意愛你還不夠嗎？」

華茜道：「正確的數目已是十六個。」

戰恨助拳道：「那算甚麼，大劍師體質非凡，天賦過人，若我以前能有三十八個，大劍師至少應有三百八十個，才配得上他君臨天下的大帝身分。」

山美低罵道：「那就變成荒淫大帝了。」

眾皆莞爾，氣氛至此輕鬆了一點。

淡如油然道：「家法第十三條就是蘭特大帝的妻子數目不能多於十六個，大帝你清楚了沒有。」

眾男皆以同情的眼光往我望來。

我微笑道：「最少應是十八個。」

眾女一呆，齊聲追問。

我的靈魂飛回美麗的淨土去，憧憬著美好的將來道：「第十七個就是淨土最美麗的女祭司花雲，以前我可任她維持祭司高貴的獨身意向，但今天的蘭特已明白了人生的真義，不再讓這類令雙方痛苦的事繼續發生下去，無論用的是陰風的邪術，又或戰恨的餓狼術，我亦誓要把她要過來玩足一世。」

眾皆為我這坦白、直接的肺腑之言絕倒。

巫帝的陰影離我們更遠了。

淡如道：「這第十七位嬌妻合情合理，准你所請，第十八位美人兒又是誰？」

我正容道：「第十八位嬌妻代表著人類的生死存亡，假設我能得到她，便代表了巫帝被殲滅了。」

眾人無不知我說的是公主，立時省起巫帝會毀滅人類的大威脅。

戰恨道：「我和巨靈商量過，我們都是要跟在你旁邊和你並肩作戰，否則回到家裏，仍是睡不安枕，食不知味，終日掛在心頭，不若隨你到沙漠去，和巫帝拚個生死。」

巨靈亦道：「戰恨說得對，何況我們兩人精神和身體的力量都以倍計地增強了，有信心助你對付巫帝。」

我嘆道：「若只是舞劍揮矛，我定會讓你們同去，可是今次和巫帝的鬥爭將會以前所未有的奇怪方式進行，我孤身和他決一生死，反能拋開所有掛慮，專心對付這一怪物。」

淡如一震道：「你最少也要把琪琪帶在身旁才行。」

西琪熱烈期待的眼光往我望來。

我點頭道：「若她到那時尚未懷孕，我就帶她去。」

巨靈知道我在這事情下了決定，嘆了一口氣，了解地不再堅持。

戰恨失望地道：「那我豈非不能到淨土去？淨土的美女不是沒我的份兒嗎？」

眾皆笑罵。

山美嗔責乃兄道：「勿忘了采蓉天天都在床上盼你回去哩。」

戰恨想起采蓉，立時眉開眼笑，不再為不能到淨土去而失望。

淡如笑道：「橫豎你是頭不會死的狼，時間多得用也用不完，待諸事了結後，不可以用你的狼腿，走過沙漠，到淨土那邊嗅嗅最美的女人在那裏嗎？」

戰恨迅速反應道：「最後定會嗅到秀麗法師的床上去。」

淡如杏目圓瞪道：「你試試再說看。」

麗清笑道：「旅途中這頭狼有沒有佔你的便宜？」

淡如失笑道：「一點點啦！」

氣氛至此又熱烈起來。

我記起一事向華茜道：「你們忘了帶飛雪來見我嗎？」

華茜神情一黯道：「我本想遲些告訴你，你往巫國去後第三天，飛雪忽然失了蹤，怎樣也找不到牠。」

我呆了半晌，道：「不用擔心，除了魔女百合外，誰都不能把牠騎走，她們定是到了沙漠去。」

接著向素真、青青、姣姣、麗君和倩兒五女道：「你們都沒有說話，怕陌生嗎？但麗君你和麗清、華茜應很熟絡才對啊！」

連麗君笑道：「聽你們說話，我們已很開心了。」

素真道：「你們久別重逢，我們自然要讓著些！」

姣姣對小飛兒特別鍾愛，指指我懷內的實貝道：「我不要說話，只要你把小飛兒讓我抱抱。」

我笑著把愛兒遞過去。

巨靈舉酒向我道：「這杯酒讓我和大劍師餞行，祝你一帆風順。」

眾人慌忙舉酒祝賀。

戰恨一拍灰鷹的肩頭道：「到了淨土後，記著要留下幾名美女給我，不要一個人獨霸淨土呵！」

眾皆失笑。

巨靈道：「我們先回家一看，然後會到淨土和大劍師會合，參加大劍師娶第十七和十八位嬌妻的盛宴。」

各人轟然舉杯祝賀。

宴會在熱烈的氣氛裏繼續著，直至深夜，才興盡回房休息。

## 第十二章 再上征途

淡如等一方面因懷了身孕，亦希望我能好好安慰麗清、華茜、山美和美姬，所以睡到另一寢室，讓我陪伴四女。

山美和美姬侍浴後，我感到每個毛孔都充盈著生機，舒服地和四女坐到床旁的座椅處傾談。

麗清道：「淡如說你發明了一個愛的遊戲，可使女人更美麗，甚至長生不死，有沒有這回事？」

山美道：「看來淡如不像在說謊話，不但她比以前更漂亮了，連大哥的樣子和談吐舉止看來也順眼多了。」

我微笑道：「真有這麼一回事，但想先聽聽你們向我細訴相思之苦，弄得我高高興興，我便會和你們同時玩兩種愛的遊戲，一種是精神的，一種是肉體的。」

華茜佯嗔責道：「難道你以前和我們肉體交歡時，沒有灌輸精神進去嗎？你當我們是甚麼？洩慾的工具嗎？」

我失笑道：「華茜見諒，為夫怎敢把你當作工具，說的只是大體的分別，其實兩個遊戲都包括了肉體和心靈的接觸。」

山美一呆道：「那你怎能和大哥等男人作這種遊戲了？」

我大笑道：「你想歪了，拉拉手也不行嗎？好了！誰先坐到我腿上和我親熱？」

眾女互望一眼，不好意思爭先。

若換了是紅月，必然不顧一切先撲入我懷內再想其他問題。

想起明天可以起程回去見她們，心中不由充滿了幸福和快樂感。

采柔等是否仍在望海城等我呢？

雁菲菲能否成功為我懷了孩子？

大黑又怎樣了？

想起這一切，真恨不得能立即脅生雙翼飛回淨土去。

我望向畏怯怯坐在一旁的美姬道：「你有沒有想我？」

對這曾受過許多苦難的弱女，我特別憐愛。

當日她像貨物般在望月城的人肉市場出售的可憐樣子，沒有片刻能被我忘懷。

這種事以後亦不會發生了。

每一個人都會被尊重。

每一個人都能得到自由。

除去了巫帝後，大地再不會有仇恨和戰爭，剩下的只有和平和愛。

我無限愛憐地望著美姬。

美姬嬌羞地點頭。

麗清低聲道：「蘭特你以後不用問這問題了，你的女人誰能把你忘記呢？」

華茜道：「男人就是那樣，最愛我們心和身都向他投降，一次還不夠，還要一直投降下去。」

我們都笑了起來。

我拍拍大腿，喝道：「華茜你過來！」

華茜道：「不！郡主先過去，她沒有見你的時間比我們還要久。」

麗清搖頭道：「不！一是我們全到床上陪你，否則這樣談談笑笑不是挺寫意嗎？也不是定要上床方行。」

我笑道：「若不是你樣子沒有變，我會以為剛才的話是另一個人說的。」

麗清嗔道：「你欺負我？」

我站起身來道：「來，讓我們坐到地上。」

四女乖乖站了起來，陪我坐到地上，手拉著手，圍了個小圈。

我教了她們遊戲的心法，凝聚起靈力，把愛送進她們的身體去。

愛能倏地攀昇。

我感到她們這一年來苦苦思念我的熱情和渴望，溶岩般爆發開來。

我們的靈力瞬間昇上頂點。

我心中一動，想起到了沙漠的百合，暗忖她一直和我的心靈有著聯繫，不過那只是她單方面的。

既是如此，我自然亦可藉那聯繫，聯絡上她的心靈。

心中喚道：「百合！你聽到我的話嗎？」

驀地百合的心靈和我連接起來，只聽她幽幽地道：「蘭特啊！為何到這刻你才記起我。」

我驚喜道：「為何你不來找我，難道不知我思念你嗎？那天在巫宮你不是和我的心靈渾而為一嗎？」

百合道：「我不是不想和你作心靈的交談，而是你的能力仍未達到那境地，但現在的你不同了，只要你願意，隨時可找我，我愛你。」

我心中充滿歡欣，但想起公主，不由嘆道：「我們應怎辦呢？我對巫帝真是一點把握也沒有。」

百合道：「千萬不要氣餒！巫帝雖然可怕，但再非無懈可擊了，終有一天你可把他擊敗的，到廢墟來吧！我和父神都會幫助你。」

我忽然感到心疲力竭。

百合道：「你要不斷繼續作愛的遊戲，那會使你的愛和靈力不住增長，現在好好和你的愛妻們快樂吧！」

我叫道：「不要走！你能作我的妻子嗎？」

百合道：「這樣的通話會損耗你大量的靈能的！蘭特！我愛你，但卻不能像妻子般陪伴你，西琪和公主將代替我這方面的責任，好了，我要走了。」

我回到現實裏去。

四女滿臉紅潮，眼中情燄往我燒捲過來。

我笑著道：「上床的時間到了！」

那晚我們不住纏綿，說著不完的情話。第二天早上，我和眾妻登上陰風號，由灰鷹和他的手下們，以精湛的航海技術，載著我們揚帆往淨土去。

那是神才能創造出來的美麗土地。

大劍師傳奇 卷十終

## 卷十一 第一章 回復靈覺

陰風號在黎明時啟航。

一側是帝國的海岸，另一邊是茫茫的大海，往右方伸展，直至海天融為一色。

我暗忖即管到達遠處的海平線，這樣的大海面還有無數之多，直鋪過去，直至巫國。

數天後，我們逐漸遠離帝國的陸地，陰風號變成了這「藍色平原」上漂泊著的一個小點。

我蓄意不去想巫帝和公主，投身妻兒之樂裏。沒有了巨靈和戰恨，我們都感到不大習慣，似有所失。幸好眾女之間關係愈來愈好，倒是樂也融融。

這天風和日麗，空氣中濃重清新的海水鹹味和一塵不染的湛藍環境，把我們的身心洗滌一新。

我微笑向站在身旁的西琪道：「看！這才是我們的世界，陰風號就像一條大魚般成了自然的一部分，適應著海流和風向。」

西琪若有所思地道：「是的！只有在這時候我才感到沒有破壞大自然的和諧，事實上人類的文明是反常的產物，一直在破壞著大自然的完美，只是我們身在局內，不能覺察吧。」

另一邊的素真失笑道：「那我們是否應變回野獸又或鳥和魚，才能重新投入大自然內『正常』起來。」

西琪認真地道：「當人類文明發展至極限時，一是走上完全毀滅的悲慘結局，一是認識到文明這種永無止竭的外在發展是沒有前途的，只會令他們與大自然逐漸疏離，只會走上對立的境地，那時人類能安居的日子，就屈指可數了。」

我們都沉默下來，文明一開始了擴張發展的步伐，誰可把它停止下來。

海風悠悠吹來，我們三人坐在船尾，呆看著碧海藍天，思索著西琪提出的問題。

假若「上一個文明」是為了這原因毀滅，那遲早我們也會在同一條路上走著，除非有新的人類出現。當人類再不用為生存破壞自然，不再為利益而你爭我奪時，我們才能真正融進大自然裏，融進宇宙裏。

山美這時抱著小女兒走到船尾處，讓她一開眼界，素真忙走過去逗弄那小寶貝。

我看著腹大便便的小風后，笑著囑她小心。

西琪默然不語，我知她心事，道：「乖琪琪！到我懷裏來。」

西琪柔順地站了起來，坐入我懷裏去。

我在白楊木的皇座裏，擁著這千嬌百媚的美女，在她小耳旁道：「讓我們為乖琪琪的小肚子想出個把它弄大的妙法。」

西琪把我摟個結實，臉蛋貼上我的臉道：「蘭特啊！我多麼想能為你懷孕生子，做一個正常的母親，否則我們的愛總像欠了點甚麼似的。」

我柔聲勸慰道：「我們的愛情本身便是完美的了，有沒有孩子，並不能改變這事實。」

西琪微嗔道：「你有了這麼多可愛的寶貝兒女，當然可以這麼想，但在一個女人來說，不能為她的丈夫生孩子，卻是最大的缺陷和失落。」

我道：「百合既能把你們生出來，證明了你們也應有生孩子的能力──」

西琪的俏臉稍稍仰後，望著我正容道：「母親告訴我說：嚴格來說她並不算是我們的母親，我和公主只是藏在她子宮內的兩粒種子，是父神創造她時置於她體內的，除了借著她的身體成胎外，和她並沒有任何血緣關係。」

我靈光一現道：「那你體內有沒有這類種子？」

西琪搖頭道：「沒有！」頓了頓道：「我曾問過母親這問題，她說了些非常奇怪的話。」

我大喜道：「快告訴我！」

西琪感動地道：「看來你是真的喜歡我為你生孩子呢。」

我道：「當然！誰也想看看美若天仙的西琪為我生出來的寶貝兒女是怎麼樣的。」

西琪失聲道：「你只是為了好奇才想看我生孩子？」

我大力打了她隆起的粉臀一記重的，責道：「你何時變得這麼多疑沒有信心，快告訴我百合和你說了甚麼話。」

西琪臉上現出嬌羞神色，道：「母親說，我和公主為了儲藏能量，把身體所有力量全用在那方面上，或者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才失去了懷孕的能力吧。真的！除了你外，誰也不能挑起我的情慾。」

我呆了一呆，道：「這樣說來，或者我會有辦法。」

西琪大喜道：「蘭特啊！還不快告訴我。」

我微笑道：「假若我能把你體內的力量拿走，豈非可使你由仙女變成了凡人。」

西琪頹然道：「但怎樣可辦到呢？」

我把她摟緊道：「不若我們找個人來質問。」

西琪愕然道：「找誰？」

我不再答她，心靈和她結合起來，往遠在沙漠裏的百合作出呼喚。

今次比上次更容易順利，立即和百合建立起玄妙的聯繫。

百合欣悅地道：「我可愛的小情人和乖女兒，我們又可以交談了。」

我藉著兩人聯結起來的靈力，向百合送出訊息道：「我和公主的聯繫忽然中斷，顯示出巫帝的力量開始強大起來，我們是否仍有勝過他的機會？」

百合嘆了一口氣道：「說實在的，我並不知道。」

我的心直往下沉，勉力振起精神道：「父神怎樣說。」

百合的說話，通過遙遠的空間，傳送過來道：「父神的能量已在那次毀滅巫帝藏身的地磁時一滴不剩的送到你處來，現在他退藏在廢墟的核心處，再沒有任何反應，我正為此非常擔心呢！蘭特！我真想藏在你的懷抱裏，只有在那裏我才可感到安全。」

我感到西琪的恐懼，也感受到自己的恐懼，一時間不知說甚麼話才好。自與巫帝鬥爭以來，我從沒有一刻感到像現在般無助，沒有了父神，也失去了一直在背後支持著我們的力量。

西琪的心靈道：「母親你不用擔心，蘭特有能力應付任何危機，我對他有絕對的信心。」

百合欣慰地道：「我也有這信心，我的小情人啊！快到這裏來吧！愛你的百合在等待著你。」

我心中一熱，喚道：「我很快會趕到你的身邊去的。」

正猶豫不知是否應向她請教西琪的問題，因為原本我是想通過她向父神詢問，百合早感知到我們的心事，道：「大元首是父神為了對付巫帝特別利用生命寶庫內的生命種子創造出來的第一代超人類，並不具有生殖的能力，我是第二代的超人類，情況好了一點，雖不能直接受精生育，卻可藉父神藏在體內的種子懷孕，琪琪和小公主是第三代的人類，除具有特別強大的生命力外，一切和常人無異，只是因成胎時不住吸收我的能量，才養成特異的體質，所以你若能把她體內的異能吸取過去，不但你的力量會以倍數增強，還可以使琪琪回復受孕的能力，但她的能量將永遠消失，變得和你其他妻子再無分別，幸而你可把愛能重新輸進她體內，所以她也沒有衰老病死的問題。」

西琪驚喜道：「只要女兒能為我的男人生孩子，女兒甚麼都不會計較，何況還可增加蘭特對付巫帝的力量，琪琪歡喜還來不及呢！」

我發力摟緊西琪，感受著這嬌嬈對我絕對無私的愛戀，向百合問道，「我怎樣才可以把乖琪琪的異能吸取過來呢？」

百合道：「我也不知道，故你只能從自身的情況去思考這問題，記得我說過不能和你再親熱嗎？因為在情慾的巔峰時，我將會把自己的身心完全開放，因此也留不住體內的能量，會被你完全吸掉，也因此而要煙消雲散。」

我戰慄地道：「原來因這理由你才不能和我真箇銷魂，同樣的情形會否發生在琪琪身上了。」

百合嬌笑道：「放心吧！琪琪和我是不同的，她沒有了能量，只是還原為一個正常的人，唉！百合也多麼希望和我可愛的小情人合體交歡呢？上次和你肉體廝磨的情景，我至今仍不能有片刻忘記哩！」

我心中一熱道：「我們雖不能真箇銷魂，但親熱應還可以吧？」

百合幽怨地道：「你當人是沒有感情的石頭嗎？一次我或可勉強忍著，誰說得定下次會發生甚麼事，巫帝一天未除，我也不會甘心離開，也不願不能和你並肩抗敵，除去巫帝後，我定要和你瘋狂繾綣，然後快樂地離開這世界，我已活了太長沒有愛的歲月了，感到很厭倦。」

我心中一顫，悲呼道，「不！百合，我要和你永遠相愛和生活下去──」

百合平靜地道：「我可愛的小情人，百合和你的琪琪和公主都是不同的，不能真正享受到愛的滋味，為此活著也沒有甚麼意義，或者有一天當你的力量再增大時，能把死去的我重新復活過來，好了！我感到疲倦了，讓百合歇息吧！」

百合沉默下去，聯繫中斷。

我們「醒」了過來。

西琪又憂又喜地凝望著我。

我吻了她的香脣後道：「聽到了嗎？由這刻開始，我會不斷引誘你，但卻不交歡，直至你的情慾達至沸騰的頂點，才會和你歡好，讓你為我生孩子，所以不要怪我頑皮。」

西琪欣喜地點頭，低聲在我耳旁道：「乖琪琪全是你的，你愛怎樣擺佈和作弄她也可以。」

那晚我們一家大小，在艙席內共進晚膳。

西琪的情緒明顯好轉過來，不時和榮淡如交頭接耳，低聲說大聲笑，不知多麼開心。唉！她還是小孩子，一點不擔心父神的吉凶，也似乎不怕我會敵不過巫帝，救不回公主。

連麗君獨坐一角，專心喝著麥湯，好像頗有點心事，我剛想撩她說話，華茜向我道：「蘭特！郡主著我問你，是否在想著公主。」

我望向坐在她左旁，正關切地注視著我的麗清奇道：「郡主你為何不直接問我，是否慣命令華茜幹這做那，一時改不過來！」

麗清橫我一眼，笑罵道：「去你的！我是不想破壞餐桌的愉快氣氛，才『請』華茜偷偷問你，不是『命令』她，華茜最明白我的了，是嗎？華茜！」

華茜道：「郡主要我說是，華茜怎敢說不，哎喲！」

麗清重重捏了華茜腰際一下，自己卻忍不住伏在華茜背上笑起來。

坐在對面的屠姣姣和戴青青早笑作了一團。

我亦不禁莞爾，這時美姿捧來一盤醬麵，要為我添在碗裏，我順手把她摟到懷裏，迫她坐在大腿上。

美姿會說話的眼睛白了我一眼道，「大劍師要多吃半碗嗎？」

我問道：「這是誰做的醬麵？」

美姿道：「知道你愛吃麵，所以我和倩兒特別做給你吃。」

我大力拍了一下她的大腿，以示讚賞，道：「那我至少要多吃一碗。」

美姿為我滿滿添了一碗醬麵，在我臉頰吻了一口，才歡天喜地的走了。

我望向長桌的另一端，素真、山美和倩兒每人抱著一個寶貝，逗弄著他們，不由升起幸福的感覺，到了淨土後，我會享受到更多妻兒之樂。

我真的渴望見到妮雅為我生出來的女兒，看看她可愛至甚麼程度。

唉！

假若巫帝已被我消滅了，現在將會是多麼輕鬆寫意。

可是目下巫帝卻是緊壓在我心頭的一塊大石。

我連一點對付他的把握亦欠奉。

不要說我的靈力鬥不過他的邪術；就算比劍法，我怕也遠不是他的對手。

有這樣的大敵窺伺在側，我怎能安枕。

「蘭特！大劍師！好夫君！」

我勉強擠出笑容，往秀麗法師榮淡如望去道：「法師有何指教？」

淡如媚態橫生地瞅了我一眼道：「乖琪琪要我問你，為何直至這刻，你仍不挑逗她？」

西琪臉紅過耳，伏倒淡如香肩上，不依地埋怨道：「我叫了如姊不要說的了，壞如姊仍要說出來。」

我也不由心中一動，暫時拋開巫帝和公主，笑道：「我要先吊吊西琪這聖女的胃口，待會跟她相好時才會更事半功倍。」

淡如笑得花枝亂顫，摟著西琪喘息著道：「原來你是隻不知己身正在虎口的小小羔羊兒，還怨老虎不來吃你。」

眾人為之莞爾，忍俊不住。

西琪羞得無地自容，倏地跳起，奔出廳外去了。

姣姣向我促狹地眨眨眼睛，道：「你知小琪琪的意思吧！」

我三扒兩撥地一口氣把碗麵吃個清光，笑著站起來，當眾女都以為我去找西琪時，我一個轉身，來到連麗君旁，由背後探手往前，一撫她嫩滑的臉蛋，另一手摸著她隆起的腹部，把嘴湊到她耳旁柔聲道：「麗君！你在想甚麼？」

連麗君仰臉深情地望向我低聲道：「不知是否我的錯覺和幻想，由今早開始，我感到巫帝的力量正在不斷的增強中，我很害怕！」

淡如叫道：「連麗君！你可以說大聲點嗎？我們聽不到你的說話。」

這次連正在弄兒為樂的素真、山美和倩兒都靜了下來，望向我和連麗君。

我知道麗君因和巫帝關係最是密切，有此感應絕不稀奇，說不定巫帝正追著我們而來，因為他愈來愈接近我們，所以麗君才有他的力量漸趨強大的可怕感覺。

想到這裏，立時出了一身冷汗。

若讓巫帝偷上船來，那將會是可怕之極的大災禍。

但為何我卻完全感覺不到他的存在？

這是否證明我的修為和他距離太遠呢？

我在連麗君臉蛋香了一口後，肅容向眾嬌妻道：「你們留心聽我的吩咐，若我沒有猜錯，巫帝正啣著我們的尾巴追來。」

眾女一齊色變。

素真等不由自主地把懷中寶貝摟緊，像怕給巫帝奪去了似的。

我強迫自己擠出充滿信心的笑容道：「不用怕，我自有應付的方法，你們全留在這裏，不要離開。」

言罷，離開艙廳，走往駕駛艙，找著灰鷹，向他警告了這可能性。

灰鷹嚇得臉無人色，囁嚅道：「那怎麼辦才好！」

我安慰地拍著他肩膀道：「巫帝總不會游水來追我們，可派人輪班監視著海面，若發現有船隻出現，立即發出警報。」

又吩咐了幾句後，我回到後艙的臥室去。

西琪聽到我推門聲，羞澀地垂下頭來，就若在日出城內獻出初夜時那晚般情景。

我心中暗嘆，說實在的，我現在半分做愛的心情也沒有，但一方面為了讓急不及待的西琪懷孕，同時亦想增強自己對付巫帝的力量，不得不在這絕不適合的時刻，和西琪合體交歡。

我坐到西琪旁，摟著她的香肩，待要說話，西琪低聲道：「蘭特，為何我感到你充滿不安和恐懼呢？」

我知道沒有可能瞞過她的靈覺，剛想解釋，心中忽動，想起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事實上連百合也不知道怎樣才可以把西琪蘊藏在神經和身體裏的力量拿走，到現在我和西琪的相好次數，最少亦超過了百次之多，但從來感不到可以把她的能量吸收過來，因為做愛是一種對流，我們均身不由己地把自己的心靈和肉體開放了，她的能量流到我身體來，我的能量也輸進她體內去，那是愛的交換。

我恐怕再和她多做一百次，情形亦不會有絲毫分別。

可是我們實在沒有那麼多時間了，因為巫帝隨時會追上來，把我們全體屠殺，那時人類也完了。

所以今次我是不容有失。

我想起了淡如施展媚術時「不動心」的心法，可能只有單方面動情，那不動情的一方才可封閉自己的身心，專注地汲取對方的能量。

在一般情況下，對著西琪這嬌艷無倫的美女，我自問絕沒有不動心的定力，可是現在我的心神全放在怎樣應付巫帝，懼怕慘禍發生在我的妻兒身上。

兼且我們並不能逃走，當然！那是假設我們逃得了的話。

因為若讓巫帝追往淨土，那後果真是不堪想像。

所以我定要一試沒辦法下想出來的辦法，看看上天是否仍眷顧著在存亡邊沿掙扎的人類。

西琪低聲道：「蘭特！來吧！我知道你心內想些甚麼。」

我另一隻手探了過去，滑進她的衣服裏，在她嫩滑的身體放肆的活動著，冷冷道：「乖琪琪不要怪我，今趟我會把你當作洩慾的工具般玩弄。」

西琪俏臉通紅，渾體發軟，顫聲道：「琪琪怎會怪你，你愛怎樣就怎樣吧！」

我的手更放肆了，甚麼最敏感的地方都不肯放過她。

但我的心卻愈來愈平靜，只是冷冷地想著巫帝。

西琪的喘息漸激烈，嬌美的胴體不住顫抖扭動，情火慾燄熊熊燒起，那種嬌媚誘人的神態，看得我心中一熱，忙又幻想巫帝到了船上見人便殺，而我欲阻之無力的情景，昇起的慾燄才勉強冷退。

西琪的衣服一件件被我脫掉，當她雪白粉嫩的美麗胴體完全呈現在我跟前和手中時，我才脫下衣服，把她壓在床上，利用肉體的全面接觸，繼續刺激她的情慾。

西琪給逗得全身皮膚泛起玫瑰般的紅色，忘情地嬌吟低呼，心靈肉體徹底開放。

我感到異能在她體內激盪澎湃，如海潮的漲起，同時我更不住把含著強烈慾火的靈能送進她體內，挑引她已不堪刺激的神經。

西琪像條最美麗的大蛇，在我體下扭動逢迎，進入前所未有狂野的春情裏。

我冷著心腸，繼續著對她的挑引，把她直送上情慾的極峰。

西琪忽地一陣強烈至近乎痙攣的劇烈抖顫，勉力嬌呼道：「我的男人來吧！乖琪琪預備好了。」

我再不猶豫，收攝心神，猛地以最粗暴的方式進佔她完美無瑕的肉體。

西琪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嬌呼，四肢八爪魚般纏了上來，主動地將自己的能量無私地向我作出徹底的奉獻。

我盡力凝聚心神，把她龐大無匹的力量吸收過來。

「轟！」

我的腦神經狂震。忽然間，我再感覺不到西琪的存在，也感覺不到自己身體的存在。

靈覺不住擴展著。

心中狂喜。

自踏足巫國後，我便逐漸失去了這種預知將來的奇異靈覺。

尤其進入巫帝邪力籠罩的雪原時，這種靈異的觸覺更是去得一滴不剩。

那時我已心生懷疑，到現在更無疑問是巫帝暗中對我做了手腳，禁制了我這超凡的本領。

現在得到西琪體內全部的異能後，這靈覺又重新在我心靈裏復活過來。

我在無邊無際的奇異空間裏作著心靈的旅航。

眼前逐漸光亮起來。

驀地裏我發覺到自己由一個高空的角度，俯瞰著正在大洋裏急駛著的一艘五桅巨艦。

心中一震，已知那是巫帝的座駕。

狂風起勁地刮著，可是海面仍風平浪靜，風只是吹到高掛的帆幕去，不用說那也是巫帝能呼風喚雨的邪力，才能做成這麼怪異的現象。

我不知道這艘船離我們有多遠，不過若照它的速度，遲早會追上我們。

我凝聚心力，靈覺往巨艦移去。

入目的情景令我遍體生寒。

船上滿布黑叉戰士，他們眼中都閃著邪異的寒光，顯已給巫帝控制了他們的心靈，變成悍不畏死，只聽巫帝吩咐的邪物。

他們殺氣騰騰地站在戰略性的位置裏，機括、武器、弓箭和勾索等均束勢以待，準備著打一場海戰，只從這點看來，當知這隻會帶來死亡和毀滅的巨艦，已在隨時可追上我們的距離裏。

船上沒有半點燈火，所以除非她追至可進攻我們的近距離中，灰鷹他們休想能發現這艘敵艦。

進佔了公主美麗身體的巫帝傲立在看台上，定睛望著前方，眼神幽暗，一點人類的感情也沒有。

赤裸的軀體披上了威風凜凜的甲冑，既驕傲又優雅，教人怎也想不到裏面竟藏有這麼可怕的邪惡生命。

他似對我的窺視一無所覺。

心中不由大喜。

看來他的邪力並不能偵查到我這種形式的靈覺。

信心重新澎湃著。

我知道時間刻不容緩，忙退回體內。

忽地我回到臥室床上的身體裏，西琪正在我體下瘋狂地全心全意逢迎著我對她的無情撻伐，四肢大字形張了開來，軟癱著聲嘶力竭地嬌吟急喘。

我充滿愛憐地吻上她的香脣，同時把能令她變成我孩子母親的生命精華，混在愛能中，送進她的體內去。

西琪渾體香汗淋漓，狂呼道：「蘭特，我愛你！」

我感受著她身體能把我融掉的溫熱，湊到她小耳旁道：「你乖乖睡一會兒吧！我要幹一件有關生死的事後，才再來看你。」

西琪咿唔道：「不！我要跟在你身旁，一刻也不離開你，人家從未試過像此刻那麼興奮快樂的。」

初遇時那天真可人的西琪又回來了。

## 第二章 怒海爭雄

我坐在船尾的白楊木座上，一眾嬌妻，包括西琪在內，全立在身後，三個寶貝分別抱在素真、山美和倩兒懷裏。灰鷹和他的鷹族戰士全佔據了最有利的位置，蓄勢以待。石彈都裝在投石機上。

除了麗君神色愈來愈不安外，我們對巫帝均一無所覺。

巫帝當然不會蠢得以邪力來窺探我們，從而讓我們發覺他的來臨。

遠方海面暗沉沉的，天上灰雲密布，不用說也是巫帝在玩弄控制天氣的把戲。

若非我因吸取了西琪的能量而靈力大增，並破了巫帝不知以怎麼樣的手法加諸我身上的禁制，我們今晚整條船上的生命與命運將會陷進萬劫不復的境地。

忽然我的靈覺又再擴展，「看」到巫帝的黑叉艦。

它已在十五哩之內，很快將可追上我們。

我伸手握著站在我旁邊的黑寡婦連麗君的玉手，輸出愛能，柔聲道：「不用怕！我可以應付巫帝，沒有人可以傷害你們。」

連麗君點了點頭，但臉色仍是很難看，沒有人比她更深悉巫帝的可怕。

淡如攙扶著嬌柔無力的西琪道：「大劍師偏心，淡如也要你把我弄成乖琪琪那樣兒。」

這兩句話若在平時說出來，定會惹來一陣嘻笑，可是這刻無人不心如鉛墜，竟半點應有的反應也沒有。

我為了使氣氛輕鬆一點，轉身擰了淡如吹彈得破的臉蛋一下，笑道︰「莫要後悔提出這要求，你也不知小琪琪給我逗得多麼慘，才能得到這享受。」

淡如俏臉一紅，低頭問西琪道︰「他說得對嗎？」

西琪粉臉通紅，微一點頭，羞道︰「不過那是絕對值得的。」

我不由心中一酥，待要調笑兩句，灰鷹失聲叫道︰「看！」

我猛地轉身，望往暗茫茫的大海。

巫帝的巨艦終於從黑暗裏邪魔般冒出來。

眾人的呼吸立時急速起來。

我收攝心神，冷靜地計算著距離，緩緩拿起掛在椅旁的射日大弓，另一手拔出一支在箭頭包紮了火油布的珍烏箭，架在大弓上。

巫帝的巨艦箭般追來，不片刻進入了三哩的短距離內。

我喝道：「點火！」

拿著火把的戴青青，立時為我點燃箭頭的火油布。

烈火熊熊燒起。

我長身而起，弓步立定，吐氣揚聲，一把將射日大弓拉成滿月之狀。

巨艦像隻猛獸般闖入射程裏。

「颼！」

燃著烈焰的珍烏箭劃出一道美麗的火紅軌跡，以最驚人的高速橫過海面，投往敵艦去。

眾人的心臟都卜卜狂跳著，盯著火箭的去勢。

「蓬！」

火箭插在中桅最大的帆篷上，借著風勢，烈焰立時熊燒起來。

眾人齊聲狂呼時，第二枝火箭已由射日弓射出，落到對方船上，跟著是第三枝和第四枝箭──。

眾人雀躍歡呼中，忽地狂風捲起，大雨嘩啦啦打下來。

我一邊喝令懷了孕和抱著兒子女兒的一眾嬌妻，退到能躲避風雨的艙檐底下，自己則和灰鷹撲到船尾去，無限惋惜地眼睜睜看著大火被豪雨淋滅。

這場雨當然不會是巧合的。

巫帝的邪力確使人感到難以招架。

敵艦五張桅帆有兩張已毀壞至不起作用，餘下三張裏有一張只剩下了小半塊，大大減弱了航速，而艦上被巫帝控制了靈智的黑叉人顯然一時還未能習慣操控僅剩船尾兩張滿帆的巨舟，因靈活和平衡兩方面都大失水準。使我們兩艦的距離又拉遠了哩許。

身旁的麗清鬆了一口氣道︰「若依現在的速度，巫帝休想追上我們。」

本已黑沉沉的海面在豪雨中，更是難以視物，火把全給淋熄了，只剩下掛起的十多盞風燈，使我們泛起敵暗我明的感覺，可是卻又不能把風燈熄掉，否則我方的人將伸手也看不見自己的指頭了。

我們均渾身濕透，難受極了。

山美靠入我懷裏，怯懦地道：「蘭特！我們逃得掉吧？」

我搖頭道︰「你可太低估巫帝了！」

話猶未已，一陣狂風吹來。

我們大感不妥，稍定神時才知道因為風向已改變了，變成由船頭方向吹來。

灰鷹驚叫道︰「不好！」

船身劇震下，整艘陰風號往左傾側，硬往左方轉過去。

眾人立足不穩，蹌踉跌倒。

我迅速退後，一邊喝令淡如她們進入船艙去，一邊拿起射日大弓和箭筒，和灰鷹、華茜、麗清等沒有身孕的嬌妻，跑往上一層的望台去。

陰風號給巫帝召來的狂風吹得在海上團團打轉，驚險之情，不可名狀。

華茜和山美都是首次坐船遇上風浪，受不住拋蕩飄搖的折磨，嘔吐起來，被我命人扶回艙裏去。

望台上剩下我和灰鷹、麗清三人，和二十多名鷹族戰士，嚴陣以待。

我知道若等巫帝的巨艦出現在肉眼可見的距離時，一切都會太遲了，忙凝聚精神，把心靈延伸開去。

巫艦倏地在靈覺裏出現，由左方高速直衝而來，看情況是要攔腰把我們撞沉。

我大駭睜眼，指著巫艦的方向大叫道︰「它由那處撞過來，快避！」

灰鷹撲往駕駛室，同時發出命令，著底艙的水手扳槳猛划。

陰風號在千辛萬苦下抵擋著吹向無定的狂風，斜斜彎開去。

我心中一動，吻了吻麗清的香唇，吩咐道︰「你到下面照顧她們。」

不待她答應，掮著重甸甸載滿珍烏箭的大箭筒，一手提起射日大弓，以最高速度，幾個跑跳，來到最高的中桅處，一口氣往上扳去，到了全船最高的望台處，逐走正在那裏眺望的鷹族戰士，剛彎弓搭箭，巫艦已出現在左後舷處，以高速衝來。

「颼！」

珍烏箭破空而去。

「擦！」

勁箭正中僅餘下兩張滿帆其中之一的船桅處。

射日大弓射出的箭，力道是何等勁猛，木屑碎飛中，粗若大腿的主桅立時破了個約達桅身三分之一的缺口。

我剛想射出第二箭，巫艦衝進了半哩的近距處，一通鼓響後，巫艦船首的三台彈石機射出三塊巨石彈，往我們飛投過來。

在這樣的模糊視野裏，灰鷹等可能連看也難以看得清楚，更遑論躲避了。

超人的目力，使我迅速判斷出三個石彈的落點，知道其中兩彈必然會投到船上，而我只能選擇其一加以攔截。

心念電轉下，珍烏箭離弦疾射而去。

「蓬！」

石頭被無堅不摧的珍烏箭射個正著，兩股力量交擊下，炸作一天碎粉。

「轟！」

另一顆石彈重重擲落左舷的甲板上，兩名鷹族戰士當場被壓死，甲板裂開，石彈餘勢不止，直衝往船旁圍欄，堅實的木欄摧枯拉朽般往外激濺，被石彈帶往大海裏。

那震動連在跟甲板達五十尺距離的船桅最高看台的我，也感受到極大的激盪，身在下面的他們其驚恐情況可想而知。

另一顆石彈僅以毫厘之差投到陰風號十尺旁的海水裏。

陰風號像隻受了傷的羔羊，左傾右側下往外彎去。

巫艦在陰風號船尾二百來碼外疾駛而過，箭像雨點般灑過來。

這時大雨依然，風勢卻回復了正常，因為兩船相距太近，若巫帝搞出來的無定狂風仍狂吹著的話，對巫艦亦毫無好處。

我為死去的兩名戰士湧起怒火，另一枝珍烏箭射出，向著剛才被我射崩了一個缺口的主桅射去。

眼看射中，一個盾牌由巫帝手中甩出，正中箭身。

「噹！」

珍烏箭被震得彈往遠方，再構不成任何威脅。

巫帝的「嬌笑」在雨裏傳來道，「蘭特！你就是得那麼三腳貓的一招半式。看我的吧！」

我剛要回罵，忽感有異，原來另一個盾牌被他甩手擲出，直往我身處的高桅下方飛旋著割來。

我大駭下來不及拔箭對付，抽出腰間長劍往盾牌擲去。

「噹！」一聲激響，震懾全場，連雨聲和風帆顫動的聲音也掩蓋不了。

劍盾在空中交擊，長劍立時斷折，盾牌去勢不止，「噗！」的一聲，割入了船桅裏。

我暗叫糟了，差點要閉目不敢再看，幸好盾牌被我擲出的劍化去了一半力道，力勢稍減下，嵌入木桅的大半截後，便定在那裏，沒有攔腰把高桅割撕。

陰風號全速往外彎離，兩船迅速拉遠。

風勢倏地加強。

我剛大叫不妙，中桅已禁不住狂風，「喀喇」一聲，在盾牌割入處，折裂中斷。

中桅帶著我和整幅最大的主帆，頹然往陰風號的船頭倒下去。

我在這危急存亡的一刻，一手緊握射日大弓，一手提著箭筒，勉力躍起，往相反方向的船尾滾跳出去。

「轟隆！」

中桅和巨帆拍打在船頭處，把整艘船帶得往前傾去，慘叫痛哼聲不絕於耳。

「蓬！」

我掉在望台處，若只是我一個人，最多撞凹了望台的甲板，但加上了射日大弓和載著最少三十多枝珍烏箭的大箭筒的重量，卻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望台甲板崩斷折裂，我和大弓箭筒穿過望台的甲板，掉進了下層去。

陰風號左擺右搖，我顧不了疼痛，勉力爬了起來，不理身在何處，見到有扇門，跌跌撞撞衝了出去，門外原來是通往船尾的走道，麗清和山美迎面奔來，在搖曳的風燈下，花容失色，見到我悲呼道：「你沒事吧！」

我強笑一聲應道︰「躲回艙裏去，照顧其他人。」

擦身而過，搶往船尾去。

受傷的戰士被戰友抬著擁進長廊裏，我貼在廊壁處，待他們過去後，才往船尾走去，剛才約略一數，最少有七人受了箭傷，這還只是船尾受傷的人數，可知我們是處在何等劣勢裏。

我擠進在船尾嚴陣以待的鷹族戰士裏，看到了裝著石彈的兩台投石機，心中一動，向他們下令道︰「你們看我的手勢，只要我手放下，掌尖向著的位置，就是敵艦剛進入射程的位置。」

眾兵轟然應諾。

灰鷹這時不知由那裏鑽了出來，到了我身旁道︰「船速減慢了一半，不過這也有好處，不致給巫帝搞出來的怪風吹得團團打轉。」

我無暇理他，收攝心神，靈覺往四周延伸，與西琪的靈力結合後，最大的好處就是巫帝仍未感應到這形式的靈力，所以不虞被他的邪力擾亂阻擋。

我再次感知到巫艦的位置。

我舉手猛地喝道︰「在那邊約三百碼的位置。」

戰士連忙調校投石機的角度，等待著。

我和灰鷹又再跑往給我撞破了一個大洞的望台去，只見船頭的部分給巨帆覆蓋著，巨桅壓爛了整個前艙，希望當時裏面沒有人就好了。

陰風號仍能穩定地破浪前進。

大雨打在巨帆上，發出「嘩啦啦」的刺耳聲響，倍添混亂緊張的迫人氣氛。

我彎弓搭箭，靈覺延伸出去，定在巫艦的位置處。

二百五十碼！

那是射日弓可輕易應付的距離，「颼」一聲，勁箭往崩缺了三分一的船桅準確無誤地射去，黑暗和大雨一點影響不了我的靈覺。

接著我以最快的速度射出第二枝珍烏箭，今次的目標是對方駕駛艙內的舵手，我要教他們沒法借改變航道來避過石彈。

「噹！」

第一枝箭又被巫帝擲出的一枝長矛震得失了準頭，不知射到那裏去了。

接著是一下慘呼，那舵手發夢也想不到禍從天降，和著一蓬血雨，被珍烏箭透體而過，立斃當場。

對不起了，明知你是身不由己，可是我也沒有別的選擇。

二百碼。

巫艦像鬼影般出現在能見度的範圍裏。

「轟轟！」

兩枚石彈激射而出，往敵艦投去。

同一時間，我射出第三枝珍烏箭，目標是站在甲板上一層看台的巫帝。

第三枝珍烏箭後發先至，早了半刻來至巫帝身前。

勁箭的速度實在太快了，不過巫帝的反應亦是一等一的迅捷，一劍劈在珍烏箭上。

「噹！」

珍烏箭竟和他的長劍一齊折斷，可見交擊的力量如何驚人。

斷了一截的珍烏箭去勢不減，刺進巫帝胸膛處，我剛要歡呼，突感不妥，原來珍烏箭只刺進了寸許，便停了下來，接著更使人震駭的事發生了。

珍烏箭反彈了出來。

「轟轟！」

兩枚石彈成功落到敵艦上，一枚把其中一台投石機壓個粉碎，撞得守在投石機旁的黑叉人馬仰人翻，傷亡枕藉；另一枚偏了少許，卻恰到好處地擊中對方左前舷船身處，木屑橫飛下，破了一個大洞，船頭激起的浪花，立時狂湧進去。

敵船投出的四枚石彈，給我們避了開去。沒有舵手的敵船，筆直地在陰風號船尾五十來碼外傾側著掠過去。

戰士們百箭齊發的向敵艦射去。

我卻絕無歡喜之情，連射日弓發出的珍烏箭也刺不入巫帝佔據了的公主身體，我還有何殺死「他」的方法？

當兩船來至最接近的距離時，巫帝一陣「嬌笑」，飛出一條索鉤，掛在高桅上，借力盪上半空，尖叫道︰「蘭特！我來了！」

在我們駭然以對中，巫帝盪上最高點，然後放手凌空向我飛來。

灰鷹渾身一震，大駭道︰「我的天！」

我一咬牙，全力向他射出一枝珍烏箭，同時把愛能灌進箭裏，直至飽和的頂點。

巫帝在空中狂笑道︰「你的箭能奈何我嗎？」

「颼！」

勁箭說時遲那時快，正中巫帝胸膛。

我心中真的在祈禱。若這帶著愛能的箭也不能傷害他，我只好眼睜睜讓他過來把我們殺得半個不留。

巫帝「嬌笑」倏止。

渾身劇震。

珍烏箭透胸而入，僅餘箭尾，可是卻沒有鮮血在後背標射出來。

巫帝「俏臉」劇變，幾乎凝定在看台的上方空中，稍後才一聲慘叫，往下跌去。

我立時射出第二枝灌滿愛能的珍烏箭。

巫帝一聲怒叱，伸手擋格，竟一把撥開了快如電閃的第二枝珍烏箭。

至此我才知道第一箭勝得多麼僥倖。

「他」是絕不會幹多餘的事的，覺得沒有需要去擋那枝箭，才會給我有可乘之機。

「嘩啦！」

巫帝沒進海水裏。

立時風息雨止。

去遠了的黑叉巨艦有一半傾斜進海水裏，眼看沉沒在即。

忽然間我再次和公主建立了心靈的聯繫。

我吩咐灰鷹不得騷擾我，把以前更熾烈的愛能源源不絕向公主送過去。

公主的聲音在我心靈間欣悅地響起道︰「我可愛的蘭特啊！我對你愈來愈有信心了，你再次擊敗了他。」

我回應道：「你沒有事吧！」

公主道：「我的力量本來愈來愈弱，但現在不同了，你的愛能使我的活力更勝從前，他想切斷我們的聯繫也困難多了，一天聯繫不斷，他也不敢直接來面對你，快到廢墟吧！現在巫帝唯一會做的事，不是要殺死你，而是到廢墟裏，找尋把我徹底除去的方法，但你定會比他快的，因為你那帶著愛能的一箭，對我被他佔據了肉體造成的傷害，沒有一個月的時間，絕難完全復元。」

我在心靈內叫道：「公主！蘭特愛你，你肯嫁我為妻嗎？」

公主歡喜地答道︰「當然願意，我要與你長相守，讓你永遠疼愛我，我只想屬於你一個人的。」

我還要說話，巫帝的邪力湧起，阻隔了我們的通訊，但再切不斷我們的聯繫。

我睜開眼來。

烏雲散退，露出壯麗浩瀚的星空。

海面回復風平浪靜，敵艦蹤影全無。

可是我卻知道，在這美麗的海洋裏，能毀滅大地所有生物的巫帝仍在頑強地生存著，等待復仇的機會。

## 第三章 三年之期

我們損失了十二名鷹族的好兄弟，都是當場陣亡，傷了五十多人，經我注入異能後，傷重的都穩定下來，輕傷的當場痊癒。

為死去的人舉行了海葬後，我們才稍減悲戚之情。

眾人的情緒逐漸回復過來，開始為勝了巫帝漂亮的一仗歡欣鼓舞。

尤其各位賢妻，見到我不但擊退了巫帝，還使他受了重創，立時信心大增，對我和他的鬥爭倍添信心，若撥開了滿天烏雲，看到了萬里晴空。

我當然不是那麼想。

擔心的是和公主的聯繫會再次被切斷，那將是另一個噩夢的來臨。

不過我總算得到了喘息的機會。

那晚所有人都興奮地等待天明，天尚未亮，我們便興高采烈共進早餐。

我不住打量著身旁的西琪。

天呀！

向我獻上了靈能的她竟然變得比以前更清麗脫俗，那種美態直能與百合相媲美。連天上的明月星辰亦要在她花容前失色。

眾嬌妻亦忍不住打量她，驚異她那令人目炫神迷的轉變。

西琪沒有了一向的清冷，變得像個純真羞澀的小女孩，向我們嗔道：「你們為何盡是賊兮兮地盯著人家？」說完後白了我一眼，差點把我的魂魄也勾了出來。

最疼惜西琪的淡如摟著她向我抗議道：「夫君定是特別加倍寵賜於琪琪，否則她怎會出落得更漂亮了，變成了我們裏的冠軍美人。」

我想起采柔和妮雅她們，心中流過一道甜蜜的暖流，同淡如搖頭道：「淡如你有否後悔懷孕，致使現在每刻都要忍著想和本人做愛的衝動，弄至有諸內洩於外，開口閉口都直接或間接把怨懟掛在你美麗的小嘴邊。」

淡如俏臉飛紅，嬌嗔地瞪我一眼道：「若果秀麗不是心甘情願，就算你把劍架在本法師的咽喉，也迫不到我為你生孩子，你當自己是塊瑰寶嗎？忍著不和你相好幾個月，算甚麼一回事。」接著垂下頭去，狠狠道：「蘭特你好！故意挑逗秀麗，小心我挺著個大肚子迫你做愛，教你既想恣意逞蠻又不敢恣意逞蠻，你這昏君才知道甚麼叫鬱結難舒，難暢所致。」

秀麗法師媚術裏最厲害的媚話一出，不但本昏君招架不住，連眾嬌妻也大吃不消。

姣姣首先道：「秀麗法師求求你作個好心，不要再施逞你的媚話，累得姣姣忍不住也想嘗嘗挺著大肚子和蘭特大帝做愛的滋味。」

素真臉紅身軟，差點是呻吟地怨道：「姣姣貴妃呵！求你不要說了。」

我故作驚奇地向華茜道：「大著肚子真不可以做愛的嗎？」

華茜不知是否心情特佳，竟助我這昏君為虐道：「只要你能把自己慣用的暴力減少百分之九十九強，化粗野為溫柔，我倒想不出給你弄大了肚子的各位貴妃怎麼會不能和你做愛。」

連麗君回復開朗，同麗清道：「郡主管管你那向昏君蘭特叛主投誠的下屬吧，免得她再幫著他來逗弄我們這些又想為昏君生孩子，但又想和他做愛的可憐貴妃們！」

眾女愈說愈露骨，使我心知要糟，開始時我只想看她們給我逗得情思難禁的美樣兒，現在看來是在劫難逃了。唉！只能用百分之一的「暴力」，最難過的應是我而非她們。

倩兒抿嘴一笑道：「我知道大劍師在後悔了。」

麗清失笑道：「蘭特你這叫作自作孽，我很想看看你這作法自斃的昏君，怎樣應付──」用指頭由淡如、素真、姣姣、青青、倩兒、麗君逐一點數著道：「一、二、三、四、五、六個挺著可愛大肚皮的妃子。」

我微哂道：「有甚麼大不了，最多不過是溫柔地逐個愛她們吧。」

坐在身旁的青青把俏臉埋到我肩上，低呼道：「大帝呵！請選擇第一個讓你愛的妃子吧！沒有人願意再等下去了！」

山美奇道：「今早為何船上所有女人都會變得像蘭特般的色情？」

再沒有人可以忍著笑，差點連長檯都推翻了。

「爸！爸！」

山美懷裏的小飛兒笑著張開手，要投到我懷裏來。

我忙跑了過去，從山美懷裏接過小飛兒，指著山美高挺的酥胸報仇道：「飛兒！要不要吃奶！」

山美大窘，遙指麗清道：「奶在那裏！」

眾女又再爆起狂烈的笑聲。

我心內像注滿了蜜糖，甜進靈魂裏去。

這種家庭妻兒之樂，才是人生的真樂。

我抱著小飛兒，經過麗清身旁時，這小傢伙又要找他媽媽了，惟有依依不捨地把他送進麗清有奶吃的懷抱裏。

來到淡如身後，抓著她兩邊香肩道：「既是你最忍不住，我就做做好心，先安慰安慰你，至於其他次序，就依認識我日子的先後，作出排列吧。」

日子就是在這般充盈著男女熾烈的愛情熱戀中迅快地溜走。

愛的火燄愈燒愈紅，把男與女間僅有的保留也融掉。

眾妻每天都和我大說纏綿情話，其中夜半無人時的私語，更不可向外人道。

連一向畏怯的美姬亦逐漸大膽熱情起來，不時主動投懷送抱。

眼看淨土在幾天海程之內，熱切的期待，驅走了巫帝的陰影。

通過那玄妙的聯繫，我的心靈和公主的心靈緊鎖在一起。

每天我也把對她的愛通過靈能向她送去，撫慰她被困在巫帝邪力裏的心靈。與以往不同的，這再非單方面的事，她也開始把她有異於西琪的靈能給我回輸過來。

若說西琪的靈能是清泉，公主的愛能便是烈火。

我本身的靈能和體質，亦因而不住增進。

這日天還未亮我便爬起床來，到了船尾去欣賞大洋中壯麗感人的日出。

西琪追著走出來，伸出美手把我摟個結實，主動和我來了個長吻後，深情地道：「蘭特！我愛你，愛你多於生命的本身。」

我湧起有若四周汪洋般那麼無窮無盡的愛意，想起生命的無常，生離死別的無奈。喟然道：「知道嗎！當年你假死帶來給我的打擊，是多麼難以忍受，若你沒有復活過來，這一生我絕不會有真正的快樂。」說到這裏，不由想起了鳳香的慘死，禁不住黯然神傷，縱使在這個充滿朝氣的清晨。

西琪愛憐地捧起我的臉，輕吻我一口後道：「不要悲傷！苦難終會過去的，我們不是又可快樂地在一起嗎？蘭特！妳的琪琪很快樂，從未試過這麼快樂。」

我聽出她的弦外之音，大喜道：「你有了！」

西琪嬌羞地道：「是的！到這刻我才享受到能真正擁有你的甜蜜滋味，他正在我的肚子裏脈動著，那是個最美最不願醒過來的夢，懷了你骨肉的琪琪，才感到愛情的圓滿無缺。」

聽著她這般深情的話，熱淚由我的眼角滾下。

我望往海平線剛昇起來的初陽，胸中湧起強大的鬥志。

我定要把巫帝殲滅，活著回來和我的妻兒齊享新的生命。

陰風號在四艘先是攔截，接著變作歡迎的淨土戰艦領航下，昂然駛進淨土北端最大的港口──望海城。

我和一眾妻兒立在船頭，心臟忐忑躍動玉人們該是安然無恙吧？

我失去了一向的冷靜和信心，恨不得能像巫帝般喚來一陣狂風，把我們一口氣吹到淨土美麗的岸旁去。

吠聲隱隱從碼頭傳來。

我按捺不住，揮手狂呼道：「大黑！大黑！」

碼頭旁那代表大黑的一個黑點跳高躍低，歡欣若狂。熱淚盈眶中，我不住狂叫。淡如、西琪、華茜等也陪著我留下歡喜的淚珠。

陰風號緩緩泊往碼頭。

三年了！對離別的男女來說，那是世紀般悠久的歲月。

木梯剛放下去，可愛的大黑已急不及待一枝箭般竄上來，後面奔上來的是紅月、龍怡、采柔、妮雅和凌思，卻見不到雁菲菲。

我迫得暫停在船頭上，蹲下一把將大黑抱入懷裏，任由牠忘情地舔我的臉，同時把能強化牠生命的靈能第一時間注進牠體內，以表達我對這傢伙的愛。

香風撲來。趕上來的紅月不顧一切，跪倒我前，哭著和大黑爭著鑽到我懷裏去。

我摟著她站了起來。

這時梨花帶雨的龍怡已到，我忙張開一臂把她也收進懷裏去。擁著兩個暖熱的胴體，心中激起滔天的情浪。

感謝上天，我終於遵守了對她們的諾言，在三年過去前，趕了回來。

采柔出現甲板上，接著是妮雅和凌思。全激動得變成了淚人兒。

榮淡如迎了上去，不能置信地看著采柔道：「我本以為閃靈族再沒有女人能美過采蓉，現在才知自己錯了。」

妮雅勉力把眼光由我身上移開，以字正腔圓的帝國話讚嘆道：「這位姊姊才真的美若天仙。」

眾女中以她最是冷靜了，當然那只是比對而言。

淡如指著西琪笑道：「天仙在那裏。」

我無暇再聽她們的對答，因為采柔已由紅月和龍怡間擠了進來，用盡所有力氣抱緊我，獻上灼熱的紅唇。這些妮子都比以前更成熟更美了。

歡叫傳來。原來戴青青和凌思這對久別的主婢緊擁到一塊兒。

熱淚不受控制地流下來，模糊間我看到燕色大公出現眼前。三女依依不捨放開了我。我迎上去和燕色他們逐一行握手禮，然後一把摟住期待著我的妮雅，當眾親了個長吻，才放過她。

這時戴青青笑著把凌思推到我旁，道：「還有這一個。」

眾人笑聲中，我照單全收和羞澀的凌思熱吻。

燕色大笑道：「大劍師終於回來了，沒有比這更好的事了。」又奇怪地打量了戴青青道：「大劍師是否私下偷偷去把巫國征服了，還把這麼美麗的戰利品帶了回來。」

眾人都齊聲大笑起來，只有不懂淨土語的華茜等摸不著頭腦，要由戰利品戴青青親自向她們解釋。

大黑忽然撲到我面前，同我狂吠了幾聲。

我蹲下撫摸牠的大頭道：「好傢伙！為何罵我？」

眾人不禁莞爾。

紅月俯跪下來，一把摟緊大黑，天真地責怪牠道：「大黑你不是最掛著這個沒有心肝，不野夠三年也不肯回來的殘忍劍師嗎？」

龍怡情不自禁地伏倒我背上，纖手由後纏上來，向我道：「其實掛你掛得最慘的是紅月，過去一年來，每天都要到岸旁去等你，怎麼也不肯回家，所以警告你的船出現的鐘聲，就是由她這淨土最忠心的海港瞭望員敲響的。」

眾人爆出震天的笑聲。

戴青青當然又得負起翻譯之責，又再惹來另一陣嬌笑。

紅月給人笑了兩次，氣得狠狠向龍怡道：「待會我才和你算帳。」

我向紅月笑道：「小紅月，你那還有時間和別人算帳呢？計計三年來你欠了我多少個晚上？」

紅月無限嬌羞地橫了我風情萬種的一眼，會說話的眼睛像在說：「小子放馬過來吧：難道本貴女會怕你不成？」

這妮子確成熟了，身體比前更豐滿動人。

大黑忽又吠了起來，嚇了我們一跳。

采柔笑著跪在甲板上。抓著大黑嘴旁的厚毛肉，柔聲道：「你是否掛著好朋友飛雪呢？」

眾人一齊恍然。

還是采柔最知大黑的心事。

我扶起三女，安慰地指著大黑的大頭道：「放心吧，終有一天妳會再見到妳的好朋友。」

到此刻我才有機會把灰鷹和眾女介紹給燕色妮雅他們認識。

燕色大笑道：「十天內，藍鳥會把你回來的訊息傳遍整個淨土，當我想到把龍騰紅石等累得日夜兼程趕來，便大感快意。」

我不由想起了花雲，這高貴美麗、婉約優雅的女祭司。

淡如向我道：「可以下船了嗎？我們等著踏到淨土的草地上去。」

我笑道：「下船吧！」同時拉著妮雅道：「我的女兒在那裏？菲菲何不來迎接我？」

妮雅不好意思地道：「我一聽見你回來，甚麼也顧不了，又怕小乖乖還在睡覺，所以沒把她帶來。」

紅月道：「至於你的菲菲則到了南方去，依你的意思在一個美麗的湖旁，為你建立我們的家園。噢！她為你生了個寶貝兒子呢。」

我心中一陣感動。生命是多麼的美好！可恨我還要到那可怕的沙漠去，和巫帝進行生與死的決戰。

## 第四章 相思之情

當晚由燕色主持下，在望海城的大公府舉行了盛宴，歡迎我的歸來。

這三年來，妮雅等都跟采柔學曉了帝國話，所以與華茜等交流起來，一點隔膜也沒有。

最受歡迎的竟不是我，而是大黑，連小飛兒也爭著和牠廝玩。

妮雅為我生的女兒長得比我想像的還要漂亮上十倍，自然也成了眾女爭著逗玩的對象。

宴會裏當然少不了跳舞。

除了腹大便便的淡如諸女外，其他如華茜、麗清等全成了多情的淨土男士爭邀跳舞的對象，他們當然亦不放過小腹尚未隆起的小西琪。

我還想問燕色有關淨土各人的近況，紅月已不耐煩地道：「蘭特！你快和采柔妮雅跳舞，接著便是我和龍怡凌思了，這事一早說好了的。」

我拿她沒法，壓下向燕色詢問花雲近況的衝動，拉起采柔，往舞池走去，經過摟著一位淨土美女跳舞的灰鷹身旁時，故意撞了他一記，才摟住采柔展開舞步。

采柔低吟一聲，挨貼過來，死命抱緊我，在我肩頭狠狠咬了一口。

我慘叫一聲，惹得四周十多對輕擁共舞的男女，紛紛向我們行注目禮。

我特別抵受不了華茜等的眼光，尤其是我曾向她們強調過采柔的「乖」，要她們學習，此刻自是大感尷尬，忙把她帶到較僻靜的角落，看著她美麗的大眼睛道：「為甚麼咬我？」

采柔嗔怪地道：「你猜吧！若還猜不到，今晚休想小采柔理會你。」

我調侃道：「哼！不理我，慘的還不是我的好采柔嗎？」

采柔道：「你想人家慘，便不用猜了。」

我的心痛起來，認真想了想，道：「你是否恨我多了這麼多妻子。」

采柔跺腳道：「誰有閒情去管你多了幾個女人。」我見竟不是為這理由，大感頭痛，又猜道：「是否因我這麼久不回來，心中暗恨，所以忍不住想生啖我一塊肉下肚。」

采柔吻了我一口，道：「現在你已在我身旁了，誰還會記著以前你離開過多少時日呢？」再跺足道：「人家再給你一個機會。」

我暗忖究竟是甚麼事令這閃靈美女如此恨我，費煞思量間，腦際靈光一現，先不說破，故意逗弄她道：「今次糟了，若我猜不中的話，今晚便要教苦待了三年的采柔獨守空房了，唉！本來我也不捨得的，奈何我最尊重她，不敢違背她的命令，唉！」

采柔跺了一下我的腳背後，喜孜孜道：「大劍師莫要騙我，采柔知道你猜到了，求你告訴人家吧！今晚采柔全聽妳的，你想怎麼樣都可以。」

我心中一酥，不忍戲弄這令我夢縈魂牽，曾患難與共的美女，輕吻著她的臉蛋道：「我和巨靈說了，並完成了以閃靈族世代的安居和平換取你這閃靈第一美女的承諾，以後采柔全是我的了。」

采柔喜得跳了起來，香吻雨點般照頭照臉灑過來。

這時紅月那妮子竟扯著尷尬萬分的妮雅走到我們旁邊，不客氣地拍拍采柔的香肩道：「好采柔！你霸了蘭特兩支舞了，快讓位給妮雅，然後輪到我了。」

采柔大窘，轉身扭打著紅月去了。

我把垂著頭紅著俏臉的妮雅擁入懷裏，隨著旋律優美抒情的淨土樂曲，舞了起來。

妮雅仰起她嬌貴冷傲的俏臉，輕輕道：「蘭特啊！我多麼希望分娩時，你能在我的身旁，讓我握著你的手，去忍受那令人發狂的痛楚。」

我憐惜地道：「我敬愛的女公爵，不能親眼看到我和你的女兒誕生到這世上的神蹟。是蘭特人生裏一個缺陷，只是此點，便足夠懲罰我。」

妮雅伸手撫著我的臉頰溫柔地道：「不要自責，唉！這三年來只是擔心便足把我們折磨死了。」

我順口問道：「為何雁菲菲會獨自到了南方去呢？」

妮雅道：「你走了後，為了打發日子，而且我也有責任去看看自己的捕火城，所以和她們一齊到了南方去，順道遊覽恢復了和平的淨土。」

我恍然道：「你們可是在途中發現了可以作我們家園的人間勝景，所以偉大的菲菲自告奮勇留下來督建我們的家。」

妮雅搖頭道：「不是我們發現的，而是在捕火城時，花雲祭司告訴我們有這麼一個好地方，真要感謝她呢。」

我肯定地道：「我定會親自謝她。」

妮雅猶豫半晌後道：「花雲教我問妳，你知不知道她為何要忽然離開你，回到南方去？」

我愕然道：「她是蓄意離開我的嗎？」

妮雅點頭道：「是的！因為她怕再不離開你，便會和你發生難以割捨的關係。」

我目定口呆道：「我是洪水猛獸嗎？」

妮雅道：「不要多心，你對花雲來說。不但不可怕，還太可愛了，這才教她怕會情不自禁，破了自己要為淨土保持貞潔的誓言。」

我一時說不出話來。

妮雅道：「花雲祭司相信肉體是短暫的生命，只有精神才是永恆不滅的，所以她希望從一個精神的層面上去愛你，希望你能明白並尊重她的心願。」

我嘆了一口氣道：「對不起！我並不能應允這種不合情理的要求，因本人深信肉體也可以是永恆的，我會以事實來證明這點。」

妮雅蹙起那好看的秀眉，還想說話，紅月已含笑來到我們身旁。

妮雅狠狠盯了她一眼，才依依不捨地離開我。

紅月當仁不讓地投入我懷裏去，一對柔軟的手纏上我的脖子，幽幽道：「大劍師啊！三年是很長很長的日子哩！」

我故意擠壓著她的身體，笑道：「這三年看來也不太壞。除了你的臉蛋清瘦了少許外，你的胴體卻豐滿了很多。充滿女人的味道，今晚我定要好好享受你。」

紅月喜歡地道：「人人都說我愈大愈漂亮，你覺得他們說得對嗎？小紅月是否比得上你那美若天仙的小西琪呢？」

我道：「當然比得上，妳也不知妳對我的誘惑是多麼大。」不由想起當初愛上她的原因，就是因為她使我想起了小西琪。

紅月抵受不住我的貼體廝磨，喘息著道：「求求你，不要逗人家好嗎？因為我至少要等龍怡和凌思也和你跳過舞後，才可拿彎刀迫你和我們離開這裏。」

那晚我並不是和凌思舞罷就可脫身回到大公府幽靜的後院去，因為華茜等一眾「行動靈活」的嬌妻，剛學曉了淨土舞，怎也要我和她們逐一跳過後，才興盡而退。

眾女間早有協議，今晚我只陪在淨土等了我三年的五位美女。

沐浴時，我忍不住已和五女胡天胡地，在浴室出來時，五女慵懶不勝，倒在床上熟睡過去。

離天明尚有兩個小時許，我醒了過來，幾經艱辛後，才從五女的肢體陣裏爬下床來，赤著身體，來到窗前，望往美麗的天空，找到天夢和飄香兩顆亮星。

我終於又回到這美麗的土地來了。

想起其中的經歷，真是感慨萬千。

采柔可能是剛才給我弄醒了，跟著我走下床來，到了我身後，緊貼過來，摟緊我的腰，小嘴在我耳邊吐氣如蘭道：「蘭特！我要每晚都陪你，再不分離，唉！真不明白你這人是甚麼構造的，連做愛的能耐也可以進步了這麼多。真使人快樂死了。」

我感受著兩個赤裸胴體親熱接觸的醉人滋味，反手在她嫩滑的粉背愛不釋手地愛撫著，柔聲道：「當日我離開百合假死的地下陵寢時，以為自己的一生再不會愛上任何女人，豈知就是在閃靈谷那晚帳幕內遇上的一個美人兒，便把我本應是痛苦的人生徹底改變了，使我身不由主地再次接受幸福，采柔！你知否我對你給我的青睞，是多麼的感激？」

采柔嬌體劇顫，把我扳了過去，又移開了點，好讓我借著星光月色，細看她絕世的艷容和嬌美的身體，顫抖著的手撫上我的臉，明眸內閃著歡喜的淚光，輕輕道：「蘭特！你到沙漠去我可以不管，但你須緊記要活著回來。」

燈光亮起。

原來妮雅燃亮了床頭几上的小油燈，把臥室融入了溫暖的色光裏。

妮雅坐了起來，向著油燈的身體閃映著像超越了塵世般的紅艷之色，背光的一半卻藏在暗黑裏，更強調了她茁挺的雙峰和不盈一握的小蠻腰的美妙線條，直看得我瞠目結舌，呼吸頓止。

她皺眉嗔道：「你為何不在床上陪我們，采柔妳還在縱容他。」我挽著采柔回去，齊坐到床沿，伸手摟著她修美的粉頸，把她拉得俯了過來，痛吻一番後，才放開她道：「我怕若還留在床上，會忍不住再侵犯你們，你們實在太誘人了。」

妮雅早給我吻得怒氣全消，微帶羞容道：「為何怕侵犯我們呢？全是你的人了。你想怎麼侵犯都可以的。」

美人軟語，教我魂為之銷，拉起兩女的手，送出兩道愛能之流。

妮雅和采柔兩女赤裸的嬌軀同時顫抖，俏臉生春。

我笑道：「我忘了告訴你們，我學懂了挑情的妖法，可使最高貴的淑女變成最放蕩的淫婦。」

妮雅和采柔嚶嚀一聲，齊撲入我懷裏。

我停止以愛能逗弄她們，把她們緊擁著，湧起幸福和滿足的美麗感覺。在她們粉背上溫柔地摩挲著。

妮雅嗔道：「明知人家已處在怎麼樣的狀態，你還要對人客氣守禮嗎？」

采柔也呻吟著道：「蘭特！你是否要人求你才愜意呢？」

我大感快意道：「放心吧！讓我們規規矩短先說上一會話兒，橫豎明天太陽升不到中天，我也不准你們離開這張床的。我會以愛能改變你們的體質，使你們成真正的仙女，永遠陪伴我這天帝。」

這時我的靈覺感到躺在最外圍的凌思醒了過來，卻因畏怯不敢投身加入我們，昨晚若非我迫她到床上去，她也不敢和妮雅等與我同床共寢呢。

頑皮之心頓起，我操控著愛能，透過大床，送進她體內。

采柔輕笑道：「龍怡和紅月真是貪睡，這麼吵也弄不醒她們。想不到凌思都是一樣兒。」

妮雅嘆道：「可憐她們這幾個月來每晚都睡不好，特別是紅月，誰能猜到這麼愛睡的人竟會失眠呢？」

我剛想問她自己有否失眠，凌思抵不住愛能的刺激，「啊！」一聲嬌啼出來。

妮雅和采柔同時一呆。

我得意道：「凌思我還以為妳的定力比妮雅和采柔好，原來亦是如此不堪一擊。」

妮雅和采柔這才知我正挑逗裝睡的凌思。

凌思坐了起來，顫聲求饒道：「大劍師！」

我放過了她道：「來吧！」

凌思跪起身來，從床的那邊繞了過來，坐到我身後，用盡所有氣力摟著我，顯是情動極矣。妮雅坐直身體，風情萬種橫我一眼道：「我們早從如姊處知道你在巫國學得渾身妖法回來欺負我們，所以決定結成密切的聯盟，一起對抗你這女人的剋星。」

我笑著望往睡作一團的龍怡和紅月，忍不住探手進她們的被子裏去，無處不到地巡弋，妮雅把小嘴湊到我耳旁輕輕道：「你還未為我們的乖寶貝取名字呢！」

我的手停在紅月的酥胸上，思索了片晌，道：「讓她喚作香憶好嗎？」

妮雅知道我懷念死去的鳳香，點頭道：「這是個不能再好的名字，蘭特！妮雅喜歡你這麼多情。」

采柔離開我的懷抱，站起來道：「讓我去拿點酒來助興。」

凌思慌忙站起道：「讓我來服侍你們吧！」采柔把她推入我懷裏，笑道：「何不可以由我侍候你。」逕自出廳去了。

待她婷婷美體消失在門外時，我才記起收回目光，一手在凌思身上愛憐地搓捏著，另一手繼續在被內活動。

妮雅看得俏臉通紅，白我一眼道：「你這色魔！」

龍怡首先醒來，呻吟著道：「大劍師！噢！」

我放過了她。專心對付紅月，以償她三年相思之苦。紅月雖不住扭動呻吟，神智仍陷在半睡半醒間。臥在床尾的大黑見有熱鬧可湊，千辛萬苦爬了起來，踏過紅月的身體，待要鑽入我懷裏，給妮雅一把摟著，嬌笑道：「不！今晚蘭特是我們的。」

大黑頹然倒入妮雅懷裏，又睡了過去，看得我們會心微笑，牠昨天實在過得太興奮了。

龍怡爬了過來，摟著我熱烈狂吻，讓我享盡溫柔滋味。紅月終於醒來，充滿情慾的眼神凝望著我。

采柔捧著一瓶美酒和六只杯子走了回來。

紅月爬了過來，鑽入我懷裏，半睡半醒地呻吟道：「蘭特！」

我們都笑了起來。采柔「野性」大發，把所有錦衾全掀到床外的地上去，把那盛著美酒杯子的托盤放在大床的中央。

凌思走了過去，負責斟滿六個杯子。

我硬迫紅月坐起來，六個人圍著美酒坐在床上。

我心中湧起無盡的溫馨，接過遞來的美酒，舉杯道：「不想和我生孩子的女人，便不要和我碰杯子。」

「鏘！」六只杯子撞到一起，以一聲脆響表達出眾女對我的承諾。

我把美酒一飲而盡，杯子放回盤內，順手移到一旁，向紅月道：「小妮子！給我躺在床中間，讓我先給你上一課，教你知道什麼才是永恆不滅的愛情。」

## 第五章 遊山玩水

次日醒來時，恰是我預言的日上中天時分，五女仍酣睡未醒。

昨夜我盡展溫柔解數，不但讓她們嘗到前所未有的性愛狂歡，還徹底以愛能改造了她們的體質。

大黑早醒過來，守在床旁，見我略有動靜，迅速立了起來，用鼻子和我親熱。

我摸著牠的大頭，把愛能往身在某一遙遠處的公主送過去。

我感到公主把她的靈能回送過來，那感覺的美妙，絕不遜於真正的男女交歡。

我的精神出奇地凝聚和澎湃，心念一動，暗忖不知能否同時和百合建立聯繫，想到這裏，立時付諸行動，引導著和公主同流共匯的異能，往大漠延伸過去。

驀地百合的精神能量迎了上來，三股靈能交流融合。

久未得聞的公主聲音「啊呀」一聲叫了起來，接著淒然道：「母親啊！」

百合甜美的聲音平靜地道：「我的小寶貝，不要悲傷。你做得很好的了，加多點耐心，事情快要被解決了。」

巫帝的邪力狂湧而起，試圖侵進我們的三角連接內。

我們像在風雨飄搖的大海中的小舟，隨時有覆舟之厄。

百合聲音轉趨微弱，勉力把訊息傳來道：「愛！我們需要的是愛。」

我心領神會，凝起心中的愛意，全力送出。

我們的三角聯繫強抵著巫帝驚人的邪力，與「他」正面交鋒角力。

無窮無盡的愛由百合和公主往我湧來，再由我處轉輸回去。

我知這是生死攸關的時刻，只要讓巫帝邪異的力量侵進我們的愛流裏，他便會乘機侵進我們三人的心靈裏去，控制我們的靈魂，使我們變成他的工具。

那時人類也完了。

唯一能對抗他就是我們間的愛。

這種心靈的鬥爭，表面一點也看不出其凶險，實是玄妙非常。

我的靈能大量消耗著，在接近崩潰邊沿時，巫帝的邪力潮水般退去。

只餘下無盡的愛。

百合的聲音響起道：「這次巫帝的失敗對他會是非常沉重的打擊，蘭特來吧！百合在等待你。」

她的聲音，漸轉微弱，終至細不可聞。

與公主的通訊，亦因失去了她的支持而中斷。

但聯繫仍堅強地維持著。

心頭一陣模糊，昏睡過去。

當意識再次進入腦神經時，臥室內充盈著眾嬌妻們的鶯聲燕語。

我聽到采柔向山美道：「那天我看到你給蘭特活捉上馬，便知你逃不過他的魔爪，所以昨天見到你和他同船而來，我一點不感奇怪。」

山美含羞道：「人家當時不知多麼羨慕嫉妒你呢？」

采柔道：「那你為何不追來沙漠找我們？」

山美道：「我曾獨自追了你們三日，哪知你們竟有條年加水道，後來大哥使人把我捉了回去，由那天開始，我整整一年沒有理睬大哥呢！」

噢！原來其中竟有這樣一段故事，奇怪山美連我的孩子也有了，卻沒有告訴我。

坐在床邊的紅月則和西琪說著話兒。

紅月有點擔心地看著我以帝國話道：「為何到現在蘭特仍未醒來？他是否累病了？」

西琪安慰道：「不要瞎擔心，我早說過他只是因耗用了靈能，所以需要較久的休息，才能復元過來，我看他也快醒了。」

紅月柔軟的小手摸上我頭，天真地道：「我仍懷疑他是耗過了量，妳不知昨晚他──唔──昨晚──不說了。」

原來這妮子也懂害羞的。

在床尾的淡如被紅月惹得失笑道：「小紅月放心吧！你的那大劍師就算把我們弄得氣絕而死，他仍是龍精虎猛，一點問題都沒有呢。」

妮雅的聲音在我旁響起道：「如姊不要理紅月，快繼續說你們和蘭特到巫國後的故事吧！算我求你好了。」

另一邊則是小飛兒和香憶與大黑玩耍的聲音，還有麗清、華茜、素真、倩兒等人的歡笑聲。

幸福滿足的感覺狂湧而起，海潮般流過每一條神經，我這生人裏遇上的心愛女子，除了百合、公主、菲菲、花雲外，全集中在這房子裏，還有生了出來和仍在肚子裏的寶貝們，所有過往的努力和苦難，都得到了補償。

我兩手伸出，摸上最接近我的妮雅和紅月的大腿。

兩女齊聲驚呼。

嚇得眾嬌妻愕然望來。

我坐了起來，伸了個懶腰道：「誰先上！」

淡如白了我一眼道：「你知否自己睡了多久？」

我看了看窗外黯淡的天色，一呆道：「原來太陽都下山了。」

妮雅笑著倒入我懷裏嬌喘著道：「蘭特啊！現在是第二天的黃昏了，你睡了足有兩天兩夜，等得我們不知有多麼辛苦，沒有了你的日子，半天也難過得很哩！」我們在望海城逗留了三天。

便乘船南下，除了陰風號外，還有燕色的座駕船，這熱情的好人怎也要陪我們往南方去。

眾女均到懷胎十月之期，紛紛瓜熟蒂落，為我誕下了兩子三女。

西琪和美姬兩人的小肚則開始隆了起來。

采柔、紅月、龍怡和凌思亦有了身孕。

雖明知大敵窺伺一旁，我們仍是喜氣洋洋。

抵達聚仙湖時又是另一番熱鬧情景，謝問和卓聯兩位大公，為我在那裏擺設盛宴，舉城歡騰。

淨土的美女們知道灰鷹等乃我的手下，都青眼相加，搞得這近二百個的鷹族戰士，樂不思蜀。

在離開聚仙湖的兩天前，約諾夫趕了來和我相見，那晚我們喝足整晚酒，高談闊論，不過礙於淡如和青青在場，話題不敢觸及與黑叉人的戰爭，只好在風花雪月上一番縱橫，亦是一樂。

約諾夫、燕色、卓聯、謝問等陪著我逆流仙河而上，直抵流仙城。

龍騰和龍歌父子發動了全城和來自附近鄉鎮的淨土人沿河歡迎我的來臨。

龍歌這小子倒有點辦法，找來了上千的淨土美女，穿上性感的彩衣。

在流仙城內河的岸旁狂歌熱舞，氣氛熱鬧至極。

眾妻登時提高警覺，防止我隨這損友去作不軌的行動，重蹈當日戰恨巨靈在日出城的覆轍。

當晚在大公府內，筵開百多席，全城有點身分，又或特具姿色的美女都來了，氣氛熱鬧之極。

淡如回復苗條的身形後，又兼初作了母親，艷光勝昔，舉手投足，輕言淺笑間，媚態橫生，把淨土的男士，迷得神魂顛倒，連謝問龍騰等也難以身免，更不用說約諾夫、龍歌等一眾年輕將領，紛紛爭著邀她共舞。

淡如來者不拒，幸好她的淨土媚語尚未成熟，否則可能製造更大的「騷亂」呢。

西琪最怕這種熱鬧，依在我旁，兼又小腹微隆，所以雖吸引了全場男士的目光，仍能避開眾人的邀舞。

青青、素真、姣姣、華茜、山美、麗君等當然成了最熱門的對象，一支舞接一支地跳個不停，感受著淨土人的浪漫和熱情。

龍歌和淡如一舞未畢，便給約諾夫強搶了去，興奮地來到我身旁坐下道：「大劍師何不跳舞，榮小姐舞技真是精采極了，摟著她就像摟著一個美夢。」

我舒服地把腳伸直道：「我老了！讓你們這些年輕小子跳吧！」

龍歌嗤之以鼻道：「你大得了我多少，不過五、六歲吧！」

轉向龍怡道：「妹子你不是最想讓大劍師抱的嗎？來！出去公開讓他抱吧！」

龍怡大發嬌嗔道：「你這狗嘴長不出象牙來的東西，難道不知道我們都懷了孩子嗎？怎可再作劇烈運動。」

紅月拍拍纏在她腳下的大黑額頭慫恿道：「大黑！去咬他。」

龍歌死心不息道：「妮雅女公爵，你快代表淨土美女和大劍師跳支舞吧！」

妮雅瞪著他道：「你猜我不知道你的陰謀嗎？剛才和對面那群風騷女人交頭接耳，對蘭特指手劃腳，顯是受命過來哄大劍師跳舞，讓她們有機會纏上蘭特，這樣的詭計休想得逞呢！」

龍歌面不改容哂道：「妮雅大公，你難道不是在淨土長大的嗎？男女相悅最是平常，跳舞有何大不了。」

妮雅含笑道：「對不起！妮雅現在是隨了蘭特作帝國人了。」

龍歌為之語塞。

采柔不忍他受窘，站了起來道：「龍貴士，采柔陪你跳一支舞好嗎？但只是一支，你要代我擋著其他人。」

龍歌大喜過望，不迭地點頭，拉著采柔去了。

紅月笑道：「誰敢和我賭，我猜采柔一定回不來了，下一支和她跳一支的定是約諾夫。」

我們均知約諾夫對采柔的心意，自是沒有人敢和她賭。

西琪湊到我耳邊道：「乖琪琪替你生了個寶貝後，定要跳個飽，淨土舞確是迷人的玩意。」

我探手摸著她的小肚子，笑道：「只要你願意，整個淨土的男人都會爭著來和你共舞呢。」

西琪道：「我只要和你跳！」

龍怡笑道：「那你就很難跳個飽了，除非你先巴結好我們。」

妮雅看著場內像穿花蝴蝶般的榮淡如讚嘆道：「若我是男子，也會給如姊迷死的。」

燕色這時拿著酒來到我面前，我慌忙起立和他碰杯。

燕色道：「收到天廟來的訊息，紅石父子和南方三大祭司全到了天廟，恭迎你的大駕。」

我聽得心臟劇跳，強壓下心神的動盪道：「南方三祭司？」

燕色大有深意地笑道：「當然有淨土最優雅的花雲祭司在內。」

我本以為花雲會避開我，那知竟會隨著天眼和靈智到天廟會我。

不過回心一想，又覺不妙。

天廟對她那樣的祭司而言，絕非適合男歡女愛的地方，因為在心理上，在天廟會比任何地方較令她感到自己祭司的責任和身分。

燕色見我暗自沉吟，知趣地拍拍我的肩頭後，自行走了開去。

我望往場內熱烈起舞的男女，心頭首次流過一絲失落的感覺。

次日午前我們和眾大公將領繼續行程，黃昏時分抵達新建成的大劍師堡。

那確是座美麗的城堡。

堡主就是在與黑叉人戰爭裏立了大功的小矮胖，他的女伴玲芷為他生了一子一女，使他的圓臉更洋溢著差點滿瀉了的幸福。

在那裏盤桓了三天後，我們起程往天廟去。

沿途壯麗怡人的美景，使初到此地的淡如灰鷹等心懷廣闊，目不暇給。

在路上度過一夜後，清晨時分繼續乘馬車登山，不停留地經過了封隘和斷路兩堡，到了黃昏時分，終於踏足天原之上。

這時我的心只想看花雲。

## 第六章 愛情遊戲

在大祭司的率領下，花雲、天眼、靈智、觀陽四位祭司和紅石父子，寧素大公，與及日宗、秀青、侯玉等一眾將領，在天廟內布成歡迎隊伍，恭候我的駕臨。

我和大祭司進行熱烈親切的握手禮。

大祭司嘆道：「大劍師總能創造奇蹟，現在三大洲因你而進入了永久的和平，誰能比得上你的功業。」

我苦笑道：「待我活著從沙漠回來後，才向我說這番話吧。」

大祭司旁的天眼向我道：「大劍師定會旗開得勝的。」

我喜道：「這是否一個預言。」

天眼平靜地道：「我只是有這個信心。」

我乘機偷看花雲一眼，她容色恬淡無波，垂著頭沒有看我。

我心中一怒，差點想向她送出愛能，不過如此一來，等若向她施展妖法，這種卑鄙行為，我蘭特怎屑為之。我要以堂堂正正的方法得到她的身心。

靈智道：「大劍師神氣遠勝從前，教人驚異。」

紅石等齊聲附和。

花雲終忍不住，往我望來。

我微笑迎向她的目光。

花雲和我目光一觸，立時俏臉微紅，再垂下頭去。

本來大祭司已代表整個淨土和我進行了握手禮，但我卻蓄意走到花雲身前，向她伸出隻手。花雲嗔怪地瞅了我一眼，無奈下伸出玉手，被動地任我握著。

我對她的戀情恐怕是天下皆知，鬧哄哄的人都靜了下來，目光集中到我們身上。

背後的淡如采柔諸女，更是靜待著事態的發展，看這美麗的女祭司會否在我的魅力下屈服。我握著她柔若無骨的纖手，有種失而復得的感覺，不理眾人的目光，把嘴湊到她耳旁低聲道：「那封信上寫的東西是否真的？」

花雲見我當眾以這種親密的方式向她耳語，大感吃不消，稍退半步後，清澈的眼神往我望來，淡淡道：「當然是真的，淨土裏沒有一個人能不念著大劍師的。」

她這兩句說話，明著是在騙自己，也使我感到一陣意冷心灰，冷冷看了她一眼後，放開她的手。暗忖罷了，我已擁有這麼多深愛著我的女人，何苦還要強迫一個不肯嫁我為妻，要保持她那貞潔生活方式的女人做她不願做的事呢。

去他媽的純精神感情。

人的精神是由肉體而來，兩者實不應分開來看待。一是兩者兼重，一是兩者都不要，像這樣雙方白受活罪，算是甚麼一回事。

花雲想不到我對她的態度改變得這麼快，眼中掠過悽惶之色，但轉瞬又恢復平靜。

我心中掠過愛憐，但很快便被一種傷害了她的快意取代，微微一笑道：「蘭特明白了。」轉向寧素道：「大公！你今晚安排了甚麼節目款待我們。」

寧素答道：「大劍師問對人了，今晚的野火會確是由我策劃的，就在星空下的天原舉行，天廟所有人都來參加，沒有任何嚴肅拘謹的儀式，一切都很隨意、無拘無束。」

我喜道：「寧素大公真是深悉我的性格。」

紅石笑道：「還記得觀瀑館嗎？大劍師先到那裏沐浴更衣，野火會在午夜才開始，你們可先稍作休息。」

我硬起心腸不再看花雲，同大祭司等施禮後，轉身帶著眾女，往觀瀑館的方向去了！沐浴後，我舒服地躺在臥室靠窗的椅子裏。淡如等都到了山後去欣賞天河的源頭，沒有去的妮雅和采柔，都知我心情不好，故意留在外廳，讓我一個人安靜半晌。

我強迫自己把花雲的倩影驅出腦外，集中精神，把靈能向公主傳送。

妮雅的聲音忽地在我耳旁響起道：「蘭特！蘭特！」

我緩緩從精神的空間裏退出來，睜開眼睛，看到的是妮雅深情的眼睛。妮雅坐到我腿上，偎入我懷裏，輕輕道：「花雲祭司來看你了！」

我渾身一震道：「她在那裏？」

妮雅道：「她在外廳等你，采柔正陪著她說話。」

我差點想跳起來，撲出去見她，旋又壓下這衝動，暗嘆相見爭如不見，這種糾纏不清的愛情，我實在感到厭倦，何況我很快便要到沙漠去，為人類未來的命運奮戰，這種兒女私情比起來只是微不足道的事。

何況對方為了一個誓言，就置我於不顧，我何須向她苦苦哀求，請她改變主意。遂冷冷道：「告訴她我睡了吧！要見待會在野火會時有的是機會。」

妮雅皺眉道：「不要這樣好嗎？花雲祭司是深愛著你的，你也是心知肚明吧！」我微怒道：「愛我！你聽到她剛才說甚麼嗎？她對我的愛只因我為淨土幹了一點好事吧！」

妮雅嘆了一口氣，緊緊擁著我道：「妮雅只見過大劍師發了兩次怒，第一次是因妮雅不相信陰女師是奸人，不信任你！第二次便是現在了。大劍師你實在是深愛著花雲的，所以才會發怒。以你廣闊的胸襟，只有你愛的女人才可以傷害你。」

我有一種被看穿了的難受尷尬，苦笑道：「是的！我愛花雲，但那是過去的事了。既然她要保持她的生活方式，那就恕我對她不起了，因為我也有我的方式，由剛才那刻開始，我會把她忘記，她喜歡如何在精神的層面去享受愛情，那是她的事，我再不會理會，亦沒有興趣去理會。你最好使個方法不要讓她見我，否則說不定我會令她非常難過。」

妮雅的嬌軀一陣抖顫，道：「大劍師──」

我摟著她站了起來，把她推得往房門走去，道：「你若不聽我的話，我會連你也惱了。」

妮雅無奈出門去了。

我心神大亂，走到窗旁，往外望去，看著天原繁星滿天的夜空，心情才稍微平復下來。

「咿啊！」

房門再被推開來。我以為是妮雅又進來作說客，轉身嘆道：「妮──噢。」進來的是花雲。她幽怨的目光盯著我，筆直來至我跟前，道：「我從沒想過蘭特可以變得如此狠心，連見也不肯見花雲。」

我深吸了一口氣，冷然道：「我不見你只是因為我尊重妳的意願，祭司誤會我了。」

花雲回復了平靜，柔聲道：「你知不知我為何要到天廟來，因為我想快點見到你。」

我失聲道：「想見我？那為何剛才你一直垂著頭，一點沒有想見我的意思。」

花雲嘆了一口氣，俏臉現出不知從何說起的動人神態，那種迷人的風韻，直可比得上淡如的媚術。

我看得又愛又恨，伸出雙手抓著她的香肩道：「放心吧！我決定了尊重你獨身的意願，你乖乖回去吧！這種私室相處，對你對我都沒有好處，你令我感到男女肉體的愛情是一種罪惡，來！」

一把推著她，往房門走去。走了兩步，花雲掙脫我的擁抱，微嗔道：「你要趕走我嗎？」

我嘆道：「你還想我做甚麼呢？」

花雲深具古典美的臉容露出凄然之色，垂下頭道：「對不起，剛才我不是想傷害你的，只是被你迫急了忍不住說出口來。」

我故作體諒道：「不要放在心上，我終於想通了，每一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唉！我真蠢！到了此刻才明白這道理，應是我向你求取原諒才對。」不知如何，愈傷害她我愈感快意，想不到我也可變得如此心胸淺窄。而知道歸知道，我卻偏不想放過她。

花雲抬起俏臉，深深望著我道：「蘭特！我可以收回剛才在天廟向你說過的話嗎？」

我發現了她秀目內盈盈的淚光，心中一軟，點頭道：「好！就當你收回了那兩句話，可是那又有何分別？」

花雲又看了我一會，幽幽嘆了一口氣，轉身往房門走去。

我差點拋開自尊，轉身把她喚回來，但硬是開不了口，反背轉了身，直至推門關門的聲音響起後，才頹然一嘆。

自己究竟幹了甚麼傻事呢？

來淨土前我不是打定主意要把她的身心也攫取過來嗎？為何竟會發展至這地步。

我握拳呻吟道：「花雲你這害人精。」胸口像給千斤大石壓個正著。

「蘭特！」

我嚇了一跳，轉身望去。花雲俏立門旁，原來竟尚未離去，剛才的開門關門聲竟是做出來騙我的。我無地自容，呆立當場。花雲含著笑來到我身前，伸出纖纖玉手勾著我的頸道：「大劍師終說出了真話，不若讓我這害人精亦吐露心聲好嗎？」

我心神稍定，悻悻然道：「至淨至潔的花雲祭司也懂騙人的嗎？」

花雲柔聲道：「誰教她遇上另一個害人精，唯有你害我，我害你，看看究竟是誰害了誰。」

我皺眉道：「你可否知道和我說這些具有高度挑逗性的話，會帶來甚麼後果。」

花雲貼了過來，仰起俏臉，深情地道：「甚麼後果我都不管了，我絕不容許你恨我，其他一切也不重要了，剛才在天廟內你看人家那種可怕的眼神，令花雲肝腸欲斷，只想跪在你跟前，求你原諒，哪知你這狠心的人，一點不給人機會。」

我懷疑地道：「這是否表示你放棄了崇尚精神的獨身生活呢？」

花雲嘆了一口氣道：「過去三年多我一直在折磨著自己，讓我坦白告訴你吧！在遇上你前我從來沒有做過綺夢，但這些日子來有一半晚上都是做這種使人醒來後臉紅心跳，情思難已的夢，對象就是你這真正的害人精。」

我心情轉佳，把她摟緊道：「那為何剛才你又要對我說那麼無情的話？」

花雲道：「我矛盾的心情，實在很難向你解釋，既想抗拒你，又怕你不快樂，不過當我發覺真的會失去你時，覺得捨你之外，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所以才不顧一切來見你，以為你會對我展開挑情手段，那我便讓自己模模糊糊地把身體交給你為所欲為算了，哪知你連見人一面都不肯，害得人連自尊也要拋棄，便闖進來見你，卻被你戲弄羞辱一番。本真的想一走了之，以後也不見你，由得自己傷心死掉，但卻始終捨不得離開你。唉！」

話仍未完，早給我封著了櫻脣，這時我哪還客氣。藉著舌尖把最強烈的愛能由她的丁香度進她體內。這一向雍容清雅的美女全身抖顫，嬌喘著氣，不住以肉體來摩擦我，情動至極點。花雲再一陣強烈至近乎驚駭的顫抖，用力一掙，脫出了我的懷抱，臉紅耳赤地喘息著道：「天！我怎會變成這樣子的，你的吻像帶著魔法似的。」

這時輪到我好整以暇，既然她向我投了降，我自然要好好「整治」她，以報我們間的情仇，悠然步至窗旁的椅子坐下，望著十步開外的她道：「花雲祭司，知道蘭特的吻是多麼甜蜜了吧！錯過了會是終生憾事。」

花雲的秀目燃燒著熾烈的情火，明知我在作弄她，卻無法回復冷靜，嬌嗔道：「你為何要在這種時刻走開去呢？」

我把一腳屈曲起來，踏在椅沿用雙手抱著，把下巴枕在膝頭上，一雙眼放肆地在她美麗的胴體上下巡遊著，笑道：「你既不想我走開，剛才為何又推開我。」

花雲完全失去了一向的雍容自若，跺腳道：「你的吻太厲害了，令人家完全失去了自制力，這是我從沒想過會發生的事，所以吃了一驚，不自覺地推開你吧。」我步步進迫道：「那還要不要我再吻你？」

花雲羞得霞燒雙頰，無奈下輕輕點頭。

我心中一酥，喝道：「那就過來吧。」花雲氣得白我一眼，不依道：「不！你過來。」

我大感快意，道：「若我過來，我就不止吻你的嘴那麼簡單，還要吻你身體其他地方，逐寸逐寸的吻！吻亦不夠，還要動手！動手也──」

花雲橫了我一眼，打斷我的話道：「你有那麼多時間嗎？別忘了野火會快開始了。」

話猶未已。

敲門聲響。

我和花雲對望一眼。都知道對方的心中在埋怨敲門聲來得這麼不合時宜。

野火會終在這最不受歡迎的時刻來臨了。

## 第七章 天原愛火

妮雅剛推開了門，玉臉通紅的花雲便由她身旁逃了出去，一陣風般去了。

妮雅驚異不定地看著她的背影，接著由她身旁潮水般擁進了各位嬌妻，原來她們全聚在門外偷聽在房內發生的事。

紅月跳了過來。鑽到我懷內怨道：「你累紅月輸了，為何花雲祭司身上還要穿著衣服呢？」

我抱著她笑吟吟吻她一下道：「你當我是色情狂嗎？一有機會便要脫人家的衣服嗎？」

眾嬌妻紛紛嗤之以鼻，大表不屑之意。

淡如走了過來，挽著我的手臂道：「你不但是色情狂。還是玩弄女人的高手，所以才懂放長線釣大魚，欲擒先縱地去整治人。」

這真的專家自然能看破我的手段，本人惟有顧左右而言他道：「野火會的時間到了嗎？」

采柔道：「不但到了，還過了呢，紅晴、約諾夫他們全在外廳等你，快起程吧！」妮雅在淡如的另一邊低聲道：「我不是想打擾你們，而是他們等得太久了。」

我微笑吻了吻她的臉蛋，推著仍纏在懷裏的紅月越過內廳，走往外廳去。

紅晴、龍歌、約諾夫、田宗、秀青、侯玉等十多個熟稔的年輕將領見我出來，齊站起來歡迎。

我那十多個如花似玉的嬌妻，使這群慣在美女叢中鬼混的情種全看得眼呆了。

紅晴待要走到我身邊來，給紅月一把攔著道：「又想使你的鬼手段嗎？今次我們人多，不怕你們了。」

眾人啞然失笑。

約諾夫嘆道：「現在我擔心的是大劍師應付不了你們這麼多人。」

一向斯文秀氣的秀青竟衝口而出道：「若大劍師不想那麼辛苦，儘管出聲，我們這裏無一人不樂意出手助拳的。」

眾女紛紛笑罵。

巫國和帝國來的嬌妻裏，以淡如和西琪兩人最有語言天分，對淨土話的聽和講都學得不錯了。素真、姣姣等則還不行，要靠連麗君向她們解釋。

紅晴看到連麗君，雙目一亮，攔在她身前道：「連小姐那天把我打了一頓，是否應有點賠償？」

連麗君見眾人均對她虎視眈眈，略感尷尬，不過她亦非是易與之人，眼珠滴溜溜一轉道：「誰打了你一頓喲，人家的劍柄還未撞上你的頭，你便嚇得昏過去了。」

廳內爆起震天狂笑。

紅睛摸著頭急道：「那為何我的腦袋仍留著個高瘤呢？」

連麗君面不改容道：「那是你昏倒時撞在井旁弄出來的吧！」

眾人笑得更厲害了。紅晴招架不住，無語為繼。連麗君風情萬種地掃了眾將士一眼，挨到紅晴身前，重重吻了他一下，笑道：「就當這是對你被我嚇昏了的賠償吧。」

嘻笑聲中，我們齊往天原進發。

那確是個無拘無束的輕鬆聚會，比閃靈谷的野火會更隨意。

在樂隊奏起的悠揚樂聲裏，天原上以萬計的人，在數千個散布高原的火堆旁享受著美酒、水果和燒烤的美食。男女們雙雙起舞，又或席地而坐，聊天說地，說不盡的欣快寫意。

我們抵達現場時，惹來了一陣騷動，可是很快的這些擅曉自律的天廟人便回復了平靜。

我領著眾女和一眾年輕將領，興高采烈地加入了在外圍處的祭司和大公們的坐列。

花雲也在那裏，仍是垂著頭不敢看我，但比之黃昏時的蓄意避開我的目光，自是有著天淵之別。

我和大祭司等親切地談了一會後，發覺淡如、青青、姣姣等全給人請了去跳舞，只剩下懷了孕的西琪、采柔等抱著我的子女們，在為她們特設的抬椅處坐下，喜氣洋洋地吃著美味的燒烤。

我心中記掛著花雲，忍不住往正在與寧素和紅石兩人閒聊的她走過去。

附近所有人的目光立時集中到我身上。花雲雖詐作看不見我，其實一直留意著我這「害人精」的動靜，我尚未到達她的身旁，她早臉紅過耳，但舉止仍是從容恬靜，顯示出過人的修養。

紅石和寧素起身含笑相迎。

我先和他兩人碰杯互賀，把杯中酒喝個一滴不賸。

專派來侍候我的俏女侍慌忙為我斟滿另一杯美酒。

我把酒遞至花雲前道：「這一杯祝女祭司永遠像花朵般美艷動人。」

花雲俏臉暈染著醉人欲滴的嬌色，眼神卻是清澈平靜，淡淡道：「多謝大劍師！但花雲是從不喝酒的。」

我調皮地低聲道：「我並不是第一天認識你，怎會不知你既不喝酒，也不吃肉，不過我這次來就是要迫你破戒，縱使只是淺嘗一口。」

花雲深深望了我一眼，秀目一掃，發覺附近的人都在等待她的反應，輕輕嘆了一口氣，站起身來，移近我少許。伸手搭在我肩頭上，俯過身來，貼著我的耳朵道：「大劍師不覺得自己太霸道嗎？」

我柔聲道：「還記得以前紅石大公迫寧素大公合喝一杯酒嗎？寧素雖是公開投降了，但卻換回現在的幸福，你當時便說我們男人都是那樣的了，為何這刻又對我的行動感到驚訝？」

花雲嗔怪道：「你是在報復。」

我們兩人話聲極低，除了紅石和寧素可隱約聽到一句半句之外，其他人全不知我們在說甚麼，采柔、妮雅等想必是心癢難熬。

我見好即收，笑著大聲道：「祭司請恕蘭特無禮，我只是一時興起。和你開個玩笑，絕無冒犯之意。」

舉起酒杯，骨嘟骨嘟灌入喉裏去。喝剩小半杯時，花雲猛一跺腳，伸手把酒杯搶過。捧在手裏，垂下螓首，盈盈地以優雅的步伐朝數百碼外通往位在半山的天廟長石階步去。

這次輪到我呆了一呆。

紅石大力一拍我的肩頭道：「美人有請，還不快去。」

我見所有人目光全集中在我身上，大感尷尬，乾咳一聲，往花雲追去。

背後怪叫有之，掌聲有之，一時間喧嘩嘈吵至極。

我在石階處追上了花雲，和她並肩往前走去。

花雲舉起美酒，喝個淨盡，然後玉手一揮。

「碎！」

杯子撞在牆上。化作碎粉。花雲別過臉來，有點放浪地道：「滿意吧！大劍師！」

我心中升起歉意，垂下頭沒有作聲。花雲繼續快速登階而上，不一會我們來到空寂無人的天廟內。近門處燃亮了的兩盞風燈，以溫柔的色光照耀著入口處方圓數十碼的地方，光暈外逐漸由明至暗，形成一種極為浪漫的溫馨氣氛。

我停了下來，看著花雲步至光暈外的殿心處。

花雲轉過身來，凝望著我。在燈光的暗影裏，美麗的她有種失去了實體的神秘質感。

花雲「噗哧」一笑道：「我感到一種縱情放任的快意正在體內流著，噢！蘭特！為何你像呆頭鳥般不作聲。」

我心中歉意更濃。

我是否太自私了，從沒有真正地去了解她的想法，只知怨怪她和迫責她。

花雲像一朵雲般飄過來，拉起我的手道：「我又再在你眼中找到悲傷了，不過無論你的眼神變成甚麼樣子，都是那麼好看。」

我從她的手掙脫出來，捧著她的俏臉，嘆道：「我確是太霸道了！」

花雲拉下我的手，緊緊握著，柔聲道：「不要自責，你的霸道給予了我前所未有的刺激，你對女孩子就像你的劍般戰無不勝，花雲本以為自己是唯一的例外，豈知卻給你一個吻征服了。」

我更感尷尬，因為事實上她只是給我的「妖法」征服了，頹喪地道：「在我吻你前，你不是說愛我到了不能自制的地步嗎？難道全是假的嗎？」

花雲道：「不要多疑，你絕不可懷疑我對你的愛，否則為何明知會惹來軒然大波，仍要寫那封示愛的情信給你。只是在那個吻前，花雲追求的只是精神的愛，可是那個吻把我改變了，使我真心地渴想著得到男女肉慾之愛。」

我好過了點，忍不住問道：「難道在那一吻前，你從沒有打算和我發生肉體關係嗎？」

花雲甜甜一笑，拉著我直往燈光照不及的暗處走去，輕柔地道：「當然會把身體獻給你，但主要仍是為了令你快樂，但那一吻才使我知道快樂會是雙方面的事。」

我把她拉停下來，擁入懷裏，狠聲道：「祭司你在騙我，你其實一直知道和我交歡是這世上最美妙的事，否則你怎會不斷做著綺夢。」

花雲給我摟得渾體發軟發熱，玉手纏上我的頸項，嬌喘道：「對不起！花雲所謂的綺夢並非你想像的那一種，只是和你攜手在草原漫步，又或在清溪裏暢泳吧！」

我大感失望，嘆了一口氣。花雲佻皮地道：「不過以後的夢卻不敢說了。」

我苦笑坦言道：「我是勝之不武，因為那一吻我實是施了由巫神書領悟過來的挑情妖法。」

花雲微笑道：「你以為花雲不知嗎？但那又有何分別呢？只要是蘭特的手段，我便心甘情願樂意接受，噢！」

她受驚小鳥般逃了開去。我不懷好意道：「這是你自己說的，所以不要怪我忍不住挑逗你，而且我還要提醒你，我的妖法是不須經身體接觸也可以送進你美麗的胴體裏去的。」

花雲無限嬌羞道：「大劍師！算是花雲求你，讓我們先好好的談談吧！你應知我最愛和你說話的。」

我道：「你不怕又有不知趣的人闖進來，破壞了我們的幽會調情嗎？」

花雲笑著過來拉起我的手，道：「怕得要命，讓我們到天瀑去，那處既可看到整個天原和夜空，還有柔軟的草地，可作我們的臥床。」

花雲在我身旁喟然道：「自人類有智慧以來，就追求著永恆，那也是我一直渴想著的東西。」

我倆肩並肩坐在天原可攀登的最高處，眼前上半截是深袤廣闊的星空，下半截則是天原點點閃跳不停的火光和熱舞的人影。

歡笑聲和樂聲隱隱傳來。

在後方則是不知衝奔了多少年月的天瀑和滾流往天原的天河。

我深深一嘆道：「我想從第一個人凝望星空開始，想的就是這永恆之謎，因為人類的生命實在太短暫和微不足道了，或者我可把這情況改變，魔女百合便以事實告訴了我們這個可能性，只有愛可改變一切，那是生命的本源。」

花雲道：「我也深信愛的異力，但那卻是昇華了的精神之愛，而不是男女肉慾的發洩，不過我這信念給你動搖了，蘭特你願意教導花雲嗎？」

我伸手摟著她香肩道：「非常樂意，我會把你徹底改變，待我由沙漠回來後，我會改變大地的每一個人。」

花雲欣喜地偎入我懷裏，後腦枕在我腿上，以她獨一無二的優雅風姿臥在草地上，秀氣無倫的眸子閃著神聖的亮光，仰望夜空吐氣如蘭道：「你看夜空像不像一張無可逃逸的大網，被某一恆久常存的神手撒下來，把我們一網打盡。」

我開始有點明白花雲的內心世界，那是一個充滿了憧憬和想像的天地，一般男女的肉慾之念確會破壞了她的至淨至純。

明月緩緩爬上天廟之頂，柔和的月色把天廟照得閃閃生輝。有種撲朔迷離，既非真實，又非虛幻的奇異感覺。

我受到花雲的感染，變得善感起來。

花雲悠悠道：「蘭特！告訴我這三年內發生在你身上的故事吧！我想知道你為何能說使我得到永恆的愛。」

我俯頭憐愛地細審她清雅高貴的容顏道：「那是很長的故事，祭司有甚麼獎勵。」

花雲甜甜一笑，拉起我的大手，按在她嬌巧挺秀的酥胸上，深情地嘆息道：「你可以一邊說，一邊溫柔地撫摸花雲的身體，卻不可用上妖術，也不可以帶著色心來逗我，就當我是鳳香筆下的那張畫。答應嗎？」

我微笑道：「可是鳳香那張未動筆的畫裏，妳是沒有穿衣服的呀。」花雲閉上眼睛道：「我若不怕著涼，定會為你脫掉衣服，但現在請將就一點，把手滑進衣內好嗎？」

當我的手進入她衣內時，我的故事亦開始傳進她耳內。

當我說完整個經過後，我的手至少在她身體巡遊了百遍以上。

我們雖尚未合體交歡，可是兩人關係的密切，已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沒有絲毫隔膜。

花雲捉著我的手，從衣服裏抽了出來，上移貼著她嫩滑的臉蛋，閃著情燄的眼神深深看著我道：「生存之道就是進化，那是一個內在的過程，所以人類解決存在的最佳方法，只能在心靈裏求得。那是繼續生存的唯一法門，蘭特啊！我愛你。」

我俯頭吻了她的香脣道：「可以施妖法了嗎？我保證妳不會著涼的。」

花雲道：「就算著涼也理不得那麼多了，誰教我給你不帶色心的手挑起了色心，病了亦是活該，就當是上天對花雲破戒的懲罰吧。」

## 第八章 清溪談愛

當我和初嘗愛的滋味的女祭司手牽著手回到觀瀑館時，眾女全回來了，在燈火通明的大廳嘻笑玩鬧，孩子們則由奶娘們陪伴，在他們的房間內熟睡了。

我們踏進門內，自是一陣起鬨。

首先跑上來的是大黑，好奇地嗅著花雲，顯是奇怪為何她身上會有我的氣味。這比甚麼調笑都更有力，花雲嬌羞不勝，甩脫我的手，躲到妮雅旁的椅子裏。這時的她，像一個小女孩遠多於一個祭司。

紅月嬌痴地跑了過去，摟著花雲不知說了些甚麼？問了那些不該問的問題？弄得花雲更是無地自容。唉！紅月這妮子！不肯放過人的性格總改不了。

淡如走上來，把我挽著坐到她的椅子裏，然後坐到我腿上道：「我們還以為你會過來和我們在天原上玩那愛的遊戲，豈知你竟一去不回頭。」

眾嬌妻靜了下來，看看我怎麼解釋。

我的眼光逐一在她們身上溜過，道：「我有點害怕這麼做，因為上一次我和公主被巫帝截斷了那心靈的聯繫，就是發生在返抵帝國時，當我們結合了海港內歡迎我們的人群的心靈力量時發生的，所以我怕會有同樣的情況出現。」

眾女齊齊一呆，首次想到這問題。

西琪道：「是否因為人太多，所以不夠齊心呢？」

我點頭道：「這是其中一個可能性，另一個可能性則是縱使在熱烈歡迎我們歸來的情緒裏，仍夾雜著很多負面的情緒，予巫帝有可乘之機，以一種我們所不知道的方式，利用了我們的力量，成功切斷了聯繫。」

花雲這時定過神來，道：「蘭特不知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就是你固然在心靈力量的修練上不斷進步，但事實上巫帝亦在同樣的進步中，尤其他新得到公主有著超人體質的身軀，亦須要一段適應的時間，才能把握和發揮自己的力量。」

頓了一頓嘆道：「蘭特！我不是怪你，讓你分神的事實在太多了，包括花雲在內，而巫帝則是專心一志，唯一的目標就是消滅廢墟的父神和你。」

眾嬌妻一齊色變。

花雲是旁觀者清，一言驚醒我們這些耽於逸樂的人。

我禁不住汗流浹背。

西琪顫聲道：「蘭特！在那次截斷聯繫的愛之遊戲裏，你有否感到和公主的通話建立得易如反掌，一點阻力也沒有呢？」

我渾身一震道：「我的天！假若我沒有猜錯，是巫帝故意讓我們得以用神對話，而他卻暗中做了手腳，成功切斷聯繫，之後他便動身來截殺我們，所以才有那次的海上之戰，那次我們只是勝得僥倖罷了，在策略上我們全處在被動和下風裏。」

我禁不住想到那次和公主、百合建立的三角聯繫，說不定也是巫帝的陰謀。

花雲說得對，巫帝正在學習和掌握我們的愛能，否則怎能入侵到我們的三角聯繫裏。

花雲道：「巫帝深悉人類的其中一個弱點，就是很容易被眼前的逸樂蒙蔽。產生出盲目的信心，我們始終是人，所以亦難免犯這錯誤。」

采柔蒼白著俏臉道：「祭司！現在我們該怎麼辦才好。」

花雲道：「我們絕不可再給巫帝喘息和學習的時間，否則他的力量會愈趨龐大難制。蘭特！拋開一切，立即趕到廢墟去。我們雖不知道巫帝的行蹤，但看巫帝能在海上追躡你們，應是清楚蘭特的位置，所以若蘭特到沙漠去，必能把他也迫得趕往那裏去。」

紅月淒然道：「蘭特！你要小心啊！」

我深吸一口氣道：「好！你們全留在這裏，明早我將日夜兼程奔往沙漠去。」

坐在我腿上的淡如道：「不！蘭特，你若以這種焦灼的心態趕往沙漠去，將必敗無疑。」

素真道：「夫君的心有點亂了，如姊說得對。巫帝最怕的就是你心中的愛，這也解釋了為何我們直至這刻，仍然活得好好的，假若你一個人這樣匆匆趕去，難免會因掛念我們分了心，也失去借助我們來增強愛意的機會。」

妮雅道：「這樣吧！讓我們裏的兩人陪你直至沙漠的外圍，好嗎？」

她是言之成理，這些日子來，我早習慣了愛妻陪伴侍寢的神仙生活，忽又變成孤身一人，可能會因不習慣而產生負面的情緒，導致愛能減退。

可是誰應是那兩人，我卻不敢說話，怕沒有入選的人會怪我偏心，嘆了一口氣道：「誰陪我去呢？」

姣姣道：「當然是每個人都想陪你去。」

采柔道：「這陪你去的兩個人，必須能對你產生最大的作用，像我般懷了孕的自是不能入選。」

妮雅道：「在你淨土的妻子裏，我推舉花雲祭司陪你。」

龍怡抿嘴笑道：「現在算她最新鮮。」

花雲又羞又喜，瞪了龍怡一眼。

眾妻都覺得花雲是最適合的人選，因為她長期精修而來的精神修養，會對我產生意想不到的助力。

隨我來的帝國諸女裏，本以西琪最有隨我去的資格，她雖把自己奇異的能量給了我，但超人的體質並沒有改變，配上我回輸給她的愛能，遇上巫帝亦有一拚之力，可是懷了孕的她實不宜長途跋涉，舟車勞累。

剩下來的自以秀麗法師榮淡如最有資格入選，她的法力、媚術和智慧除西琪外，難作第二人選。

我和懷裏的淡如對望一眼，均知對方心意，卻不敢主動提出來。

還是華茜懂得大體，道：「另外一個應是如姊吧！我想沒有人會反對的了。」

麗君嘆道：「誰不想入選，但我自問確不比秀麗法師更適合。」

采柔道：「花雲祭司、如姊，蘭特就交給你們侍候了。」

紅月低聲道：「她們兩個應付得了好色的夫君嗎？」

眾皆莞爾。

我失笑道：「你這傻丫頭，秀麗法師以媚術起家，床上的本事不知多麼厲害哩。」

龍怡促狹地道：「那花雲祭司呢？」

花雲嗔道：「是否從此再沒有人尊重我這祭司呢？」向我責怪道：「你要負上責任。」

我笑道：「放心吧！以後每晚我都會好好訓練我們可敬的女祭司的。」

是夜我們談笑至天明。

告別了諸位嬌妻，天廟的祭司、大公和一眾將領後，我和花雲及淡如立即起程，直赴南方。十五天日夜趕路後，我們在飄香城換過新的馬匹，補充了食糧，又再沿著飄香河兼程趕路。這晚人畜均勞累不堪，找了個景色怡人的小湖，在湖旁紮營生火。

淡如見天氣炎熱，受不住湖水冰涼的誘惑，脫個清光，跳進水裏，還鼓勵花雲向她看齊，花雲只是含笑搖頭。

我伸手摟著她的香肩道：「為何不下水去，妳不是夢到和我戲水清溪的嗎？當時我忘了問你究竟夢中的我們有穿衣還是赤裸的。」

花雲淡淡笑道：「當然是沒有衣服的，可是你不要想歪了，我們只是在水裏追逐著，甚麼事也沒有幹過。」

我見已和我歡好十多次的她，仍在這點上堅持，莞爾道：「那是否你追我呢？」花雲嗔道：「自然是你追我。」

這時淡如游到我們眼前，叫道：「水裏舒服得要命，你們兩人還不下來。蘭特！給我們害羞的女祭司寬衣吧！她從不拒絕你那對手的。」

花雲笑罵道：「你這放蕩的法師，想的不過是要蘭特下去陪你，卻要拖我下水。」

我微笑道：「秀麗乖乖的待一會兒，我在思索著一些問題。」

淡如一陣嬌笑，游到對岸去。

在月色下，她的裸體充滿了活力，誘人之極。

花雲低問道：「你在想甚麼問題，可以告訴花雲嗎？」

我道：「想知道嗎？先送上一個吻再說。」

花雲含羞湊過小嘴，讓我品嘗。

吻了她後，我道：「你真的那麼愛和我說話嗎？」

花雲點頭道：「當然！你不但是最好的戰士，最懂令女人快樂的情聖，還是個不斷作深思的哲人。而使花雲最情難自禁的就是最後一項，所以你若要我死心塌地愛著你，自須多和我談心。」

我想起那晚在天瀑和她定情的醉人情景，把她拉得倒入我懷裏，讓她的頭枕在我的腿上，仰躺著嬌軀，又把她的髮簪拔下，任由她的秀髮清溪流水般自然地在月光下垂散著，痛吻她的香脣後道：「祭司你歡喜和蘭特做愛嗎？」

花雲每當面對這類問題時，總不脫嬌羞，這時也不例外，閉上眼睛微一點頭，風韻迷人之極。

我柔聲道：「我想的正是這問題，你不是一向都認為自己不會陷進男女肉慾的愛戀去嗎？但現在因何改變過來。是否因為你是人類，而人終是具有感情的動物，動了真情，便難以收拾呢？」

花雲張開俏目，深情地看著我道：「你先告訴我，為何會想起這樣的問題？」

我道：「這十多天來，我一直想著巫帝的問題，而對付巫帝唯一有力的武器就是人類的愛！所以我若不能把握愛的本質，便很難把愛發揮盡致，以之消滅巫帝。因此我才思索著愛究竟是甚麼東西？那是否只是因『性的本能』而來的副產品？」

花雲秀目內閃耀著智慧的光芒，道：「當然不應是那樣，愛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行為，性愛或者是最熾烈的，但仍只是其中一種。」

當她說這些話時，俏臉泛起神聖的光輝，我心弦顫動下，忍不住低下頭去，貪婪地吻著她的明眸、挺秀的巧鼻、圓潤的耳珠和鮮紅的小嘴。

花雲舒服得呻吟起來道：「蘭特！請不要這樣嘛！人家沒法集中精神來說話了。」

我離她少許後道：「祭司不是很有定力的嗎？」

花雲白我一眼道：「若真有定力，現在也不會給你這樣為所欲為，甚麼矜持都沒有了。」

我仰首望向天上的明月，沉吟不語。

花雲伸手溫柔地愛撫著我寬闊的胸膛道：「我最愛看你現在沉思的樣子，告訴花雲，你心裏在想甚麼？」

我答道：「我正想著，人類除了為求生存的基本行為外，其他是否全基於愛而出發。甚至名利權位財富，說到底都是為了要更容易得到別人的愛。」

淡如的聲音傳來道：「讓我來告訴你吧！每一個人在深心裏都渴望被同類瞭解和認識，希望自己的想法能被認同，只有通過別人的眼，才能建立起自己存在的價值。男女之愛最偉大的地方，就是使雙方都能肯定自己的價值。」

嘩啦水聲裏，淡如嬌美至極的胴體從湖水裏跳了出來，由我身旁返回帳幕去了，邊走邊笑道：「蘭特你不反對我不穿衣服嗎？」

花雲坐了起來，讚嘆道：「法師真是美得使人目炫。」

我道：「她說得對嗎？」

花雲挨了過來，親熱地把臉蛋枕在我肩上，把玉手送進了我大手裏，另一手摟著我的腰道：「人類的愛，是出於他們對孤獨的恐懼，只有擁著另一個人時，才能使他們減低那可怕的空虛感覺。」

這時我們的話題愈扯愈遠，似和巫帝沒有甚麼直接的關係。

事實上與巫帝的鬥爭實是玄之又玄的一回事，牽涉到人類心靈的本質。這些年來，巫帝一直通過對人類的了解，控制著兩個大洲，否則也寫不出巫神書來，所以我們談的雖似是無關的人類問題，卻說不定在某種情況下生出能對付巫帝的作用。

假設我們能明白巫帝為何恐懼人類的愛，說不定便可把握到他的弱點，一舉把他殲滅。

這時淡如來到我另一邊坐下，拿著乾布拭抹掛滿水珠的秀髮。

我看著她帶著驚人美態的裸體，心中卻是一片祥和寧靜，沒有半分邪念。

淡如側著俏臉，送我一個迷人的甜笑後，同花雲道：「蘭特的乖祭司說得對，淡如愛上蘭特後，再不感孤獨了。」

接著白了我一眼道：「妳是第一次看人家的裸體沒有色迷迷的樣子，你說秀麗應高興還是傷心。」

我伸手繞過她修美的玉頸，把她箍了過來，痛吻個飽後，才放開她道：「沒有愛的人都是挫折者、失敗者和孤獨者，幸好人類發明了神，使沒有愛的人仍有最後一個機會去得到愛，感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花雲道：「你為何要說『發明』呢？看到浩瀚無邊的星夜，你難道仍感不到神的存在嗎？」

我摟緊二女，嘆了一口氣道：「假設神只是代表宇宙最本原的某一種力量，我便承認神的存在。」

淡如點頭道：「秀麗已明白夫君的意思，你是否想說你相信的神並不像一般人心中構想的那樣！是關心人世的，會賞善罰惡，佑護好人的！而只是一種智慧的力量，並能產生出宇宙和生命的。」

花雲緊盯著我，顯然也心切想知道我的答案。

我道：「是的！那只是種包容了一切的偉大力量，一種能產生出黑叉人的夜神和淨土人的太陽神那奇異的力量。」

兩女默言無語。

我沉聲道：「情緒是人類的最大負擔！愛則是一切快樂和痛苦的根源。人生不外就是如何去逃避痛苦和找尋快樂，諸種方法，例如男女之愛、名利、財富、權力、刺激均莫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但死亡卻最終使我們一無所得，這是人類最大的恐懼。巫帝便以死亡作威嚇手段統治了大小洋洲達千年之久。對抗這最可怕的東西，唯一的法門就是關切死後種種的宗教。只要一天仍有死亡，這樣的宗教將永恆地存在於人類裏。假若沒有了死亡，另一種全新的『宗教』將會出現。」

花雲吻了我一口道：「夫君！你說得真動聽。」

我狂喜道：「祭司！你還是第一次喚我作夫君。」

淡如掩嘴笑道：「乖祭司終於給你充滿哲理，並針對她弱點來說的『甜言蜜語』征服了。心甘情願地下嫁給你，以後趕也不走了。」

花雲嗔道：「你這個秀麗法師，由離開天廟後每一句話都不肯放過我。」

我拍著花雲的香肩撫慰道：「祭司你給別人那從容優雅、絕世仙姿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了，所以誰都想看你那動了凡心的樣子，我自然也不例外，所以每次挑逗你的時間都特別加長，難怪秀麗嫉妒你。」

淡如重重在我手臂扭了一下，嗔道：「誰會因這種事而嫉妒，我還慶幸自己沒有受到這種款待呢。」

花雲羞得臉紅過耳，差點咬我一口。

淡如探手進我衣服裏，摸著我的健碩墳起的胸肌道：「蘭特和秀麗間那種愛是不是等若宗教的真愛。」

我愕然道：「妳是在施展媚術還是真的想發問？」

花雲忍著笑道：「我想問兩位一個問題，假設你們只得一天的生命，你們會選擇做些甚麼事？」

接著低聲在我耳邊道：「蘭特！你可以摸我的腿嗎？但只限摸腿，花雲還要和你繼續深談下去。」

我探手進她裙裏依命而行，奇道：「你好像到現在才真的對我情動。」

花雲被我摸得渾身發軟，吃不消下勉強答道：「往日我是要經你挑誘才會動情慾，今晚卻是不須這過程便心動，分別就只在這點上，怎可責人家以前沒對你沒動過真情呢？」

淡如道：「假設我只得一天，定要用盡所有時間和蘭特做愛。」

花雲抓著我在她裙內的色手，喘息著道：「蘭特，讓我歇一會。」轉向淡如道：「法師的答案，正是我從大自然發現出來的答案，有很多種壽命短促的飛蟲，例如燈蛾，都是用盡所有時間和力氣去飛和做愛。」

我渾身劇震道：「我明白巫帝為何害怕人類的愛了，因為那是生命的精華，人類最熾烈的情緒。巫帝不是怕了愛，而是懼怕人類那種形式的生命。」

我忽然隱隱知道了戰勝巫帝的秘方。

淡如大喜道：「蘭特你是否掌握到了甚麼？」

我笑道：「說出來就不靈的了。」一對手又在兩女身上活動起來。

花雲不依道：「我還未談夠呢？」

我哂道：「你為何不學秀麗那樣，專在做愛時才說正事？」

淡如嬌嗔道：「我又沒像祭司般開罪你，為何派我不是？」

花雲顫聲道：「他在讚你呢！」我大笑道：「夜了！你們要在帳內還是帳外睡覺？」

淡如媚笑道：「內外都沒關係，只要有你在那裏就行了。」

我大樂下向花雲道：「祭司又如何呢？」

花雲強忍著狂湧而起的春情咬著牙道：「我要在湖水裏愛你！」

## 第九章 大漠之旅

翌晨我們繼續策騎南行，在無邊無際的草原上向捕火山脈推進。我們並騎緩馳，後面是十多匹馱著行囊的駿馬。我向左邊的花雲和右邊的淡如道：「來！騎到我的馬上來。」

淡如猶豫道：「不怕你的馬負不起三個人的重量嗎？」

我笑道：「放心吧！叫得你們過來，我自有分寸，這些馬都經我輸入異能，改善了體質，包保牠們不會受苦。淡如！你揀坐我身前還是背後？」

淡如道：「兩個地方都那麼誘人，教人怎麼揀，噢──」

我不待她說完，把她提了過來，放到背後大笑道：「你那麼愛主動，就讓妳在我背後操縱吧！記得摟緊一點。噢！不要摟這麼緊，我還需要呼吸的。」

花雲看得在馬上笑彎了腰時，也給我在馬背上摟了過來，放坐身前，三個人在馬鞍上擠作甜蜜的一團。

日子就是在這種溫馨的滋味裏度過。

捕火山脈終於出現在地平線的盡處。

那晚我們坐在一塊大石上，享受著綠茵原野的長風，凝視著捕火山脈秀美蔥翠的一面。

同時想像著她光禿醜陋的另一面！那亦是有情無情的正反兩面。

淡如箍著我軟語央求道：「蘭特！我們可否陪你進沙漠去？」

我堅決地搖頭道：「不！你們在捕火城等我。」

花雲低聲道：「算花雲求你吧！讓我們送你過捕火城直至第一個沙漠外圍的水井，好嗎？」

我笑道：「遲早終須一別，那時還不是同樣難過嗎？」

淡如倔強地道：「當然不同，只要秀麗想到還有十天和你在一起，而非兩天，今晚便也樂多了。唉！淡如自認識你後，就一直和你在一起。從沒有一天的分離，真不知自己是否抵受得了那折磨？」

我惟有點頭答應。

兩女心情轉佳，主動向我獻媚親熱。

美麗的女祭司經過這些日子來的相處，對我愈發痴纏，使我有著徹底征服了這慢熱美女的快感。

我調侃她道：「告訴我，為何忽然會給我寫那封圓球上最短的情信？」

花雲幽怨地瞅了我一眼道：「你這狠心的人，那晚在斷路堡，當你知道人家要返回南方時，那冷淡無情的反應使人難受死了，一直不能釋懷，最後抵受不住那痛心的感覺，惟有寫信向你投降了。」

我大笑道：「原來花雲祭司是吃硬不吃軟的。」

花雲嗔道：「我是好心，不願你因花雲而不快樂，你還這樣說人家？」

淡如笑道：「那是否說，祭司為了討蘭特的歡心，甚麼羞事或沒臉子的事都肯做呢？」

花雲氣道：「你放過我一次可以嗎？」

淡如雙手掛著我的頭作支持，把嬌軀扭過了花雲那邊，迅速地吻了花雲的小嘴，然後嬌笑著坐回來道：「放心吧！蘭特走了後，秀麗會代替蘭特，好好安慰疼惜你這淨土最美麗高貴的女祭司。」

花雲猝不及防下首次給另一女人偷吻了，霞飛玉頰，又羞又氣，乘機向我撒嬌道：「蘭特你定要帶我到沙漠去，不要讓我落到這可怕法師的魔手裏。」

我怎會不知她們的心意，說到底仍是要纏著要我同到廢墟去，說真的，我也捨不得她們，可是想起巫帝，卻不能不硬著心腸拒絕她們。

嘆了一口氣後，我柔聲道：「相信我吧！若我要分神照顧你們，又或你們出了甚麼岔子，我連半分勝過巫帝的機會都沒有了。」

兩女見我說得如此嚴重，不敢再哀求。可是眼眶裏閃著的淚光，卻令我心痛不已。

我退讓一步道：「好吧！你們可陪我到沙漠去，可是當我感到巫帝將要在某處出現時。你們便須留下來，不准跟著我。」

兩女喜出望外，摟著我狂吻起來，我乘機藉她們忘去煩憂。

花雲任我施為，嬌喘著道：「你真的能感應到巫帝？」

我點頭道：「這個多月來，我所有精神都集中到心靈的修練上，每晚都藉妳們的愛增強自己的靈力，故大有進步，感到巫帝的身體不但復元了，還在另一方向朝沙漠推進。與公主的聯繫也加強了，故現在唯一擔心的就是應付不了他可怕的肉體力量。」

花雲抓著我在她身上活動的那隻手，深吸了一口氣道：「蘭特！我真的很感謝你，你使我領受到心靈和肉體同時結合的動人滋味，幸福是那樣地實在和可以被掌握，使我們能永遠彼此分享著醉人的歡愉，或者人類的愛只是神的一小部分，但你的愛無疑地使花雲接觸到祂。蘭特啊！花雲已充滿了愛，而這愛將永遠持續下去！永不會衰竭，直至永恆的盡頭。我在以前每一個孤獨的晚上哭泣著追求的夢想，終於由你帶來給我了。」

我和淡如都想不到她忽然有感說出番動人肺腑的話來，或者她是怕我終敵不過巫帝，所以趁這機會吐露心聲。

我湧起無限的愛憐，拉著她兩人的手走回帳幕裏，盡我所能狂野地挑逗和猛烈地愛著她們，於是黑夜融化了，我們保持在愛的極峰裏，心靈和肉體緊密結合著，共度漫漫但又短促無比的長夜。

兩天後我們跨過捕火山脈，回到我曾度過了生命裏最傷懷魂斷那段日子的大沙漠裏。

該晚我在當日和采柔紮營的同一地點豎立帳幕。

我們趁著太陽下山前的亮光和溫暖，爬上了一塊巨石，眺望前程。

視野及處，只有光禿禿的岩石和平展的沙漠，延綿不絕地伸向前方。

花雲和淡如都是初次來到這個荒蕪的地域，一個完全看不到變化和生機的地方。

我雖早熟悉了它似乎永遠沒有盡頭的單調景色，但那茫茫荒漠，仍使我望而生畏，真不知當年我如何能和采柔大黑走過它，或者支持著我的是對采柔的愛。可是我現在卻要深進至它的核心處。

這是一個與任何生命也無緣的無情世界，即管像火炬般炎熱，仍予人冰冷森寒的感覺。

淡如軟弱地偎入我懷裏嘆道：「我從沒有想到世上有比這更荒涼的地方了。如此貧瘠，如此單調，看那遠方的黃沙，恐怕要找塊石頭也辦不到。那是完全的另一個世界，另一番天地。」

我見她兩人因眼前的景象消沉起來，故作輕鬆道：「由現在開始，我們將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沒有沐浴的機會，你們仍肯和骯髒的蘭特親熱嗎？」

兩女笑了起來。

花雲把俏臉埋在我肩上，羞人答答道：「只要是蘭特的話，花雲就樂意，不若我們現在回帳幕去。趁未太髒前，多作兩次熱愛好嗎？」

誰也想不到自幼嚴守清規，像不食人間煙火的美麗女祭司，竟會主動求愛。我和淡如同感愕然。

花雲嗔道：「有甚麼好奇怪的，只有你的愛才可把沙漠變作天堂，把這可怕乾旱的地方化成動人蔥綠的淨土。」

那晚帳內自是春色無邊。

次日清晨，我為兩女裹上白麻布，連她們的頭和口鼻都包了起來，只露出她們能攝魄勾魂的妙目。

兩女看到對方的模樣，都大感有趣，似乎沙漠也不那麼可怕了。

我大笑道：「假若我將你們賣給沙漠裏的遊民，肯定可換來為數極多的千里駝隊。」

嘻笑聲中，我們踏上旅途。

除了我們乘坐的三匹馬外，還有十匹載著食水糧草的馬兒，經我改造了牠們的體質後，我有信心牠們比千里明駝有更強的適應力，現在看牠們悠然自若的樣子，我的信心更堅定了。

正午時分，我們進入了沙天相連的大漠，塵土在馬兒的四蹄下翻滾著，我們便像在濃重的氣體上浮動。

縱使我們的體質都異於常人，可是這灼熱乾涸的世界仍使我們不太好過。

我們不住前進。眼前所見的惟有起伏的沙丘和碧空。

我的第一個目的地是以前杜變所盤據的「沙中綠境」，到了那裏後，再往沙漠中心處的「魔眼」去。自從知道不免要再到沙漠後，我便由戰恨處詳細地查詢沙漠裏的地形情況，並學習了一些簡單的手號和足可應付一般交談的大漠方言，以免和沙漠的游民生出不必要的誤會。

五天後，我們抵達當日和采柔往淨土時經過的彩石平原。

兩女逐漸習慣了沙漠，見到這奇異的地方，興奮起來，落力地設帳和生火煮食，當晚間的寒風刮起時，我們躲入帳內。

淡如在帳內從不穿任何衣服，這晚也不例外，迅快脫個精光，鑽進被內去，然後用她那對會勾魂的眼睛向我媚笑，背後的意思自是不難知曉。

花雲換上了睡袍，看著淡如搖頭嘆道：「幸好你這法師嫁的是蘭特，否則那個男人能吃得消，慘的是明知吃不消也抵不住你的誘惑。」

我站了起來，揭帳而出。

花雲探頭出來叫道：「你到那裏去？」

我回頭笑道：「我有個好主意。」

我鑽進了為馬兒特設的大篷帳內，在堆放什物的地方找到一個銅盤，又取出其中一個大水囊，把銅盤放滿了水。小心翼翼地捧回帳內去。

兩女見我捧著一盤在沙漠最珍貴的水回來，都大感不解。

我取了一條毛巾。向淡如喝道：「法師！給我滾出來。」

淡如眼珠一轉，已知我想幹甚麼，歡天喜地從被窩裏跳了出來，站到我面前。

我把毛巾浸在水裏，拿起來扭得半乾後，為她拭身。同時向花雲道：「祭司！快脫掉妳的衣服，站到淡如的身邊來。」

花雲嬌羞道：「你先幫法師淨身吧。」我讓她看看那差點變成黑巾的白巾後，道：「我怎可用洗完淡如的髒水為你拭身？」

花雲不依道：「但人家不慣給你這樣。」

淡如笑道：「祭司以前不也是不慣和夫君做愛嗎，現在怎樣了。本法師可保證當你試過給蘭特拭身後，便像妳對做愛的態度，只恨做得太少哩。」

花雲狠聲道：「若沒有蘭特在，我定會和你打上一場架。」

我笑道：「祭司妳還聽不聽話，快脫掉衣服。」

花雲無奈下站起來，背著我脫掉衣服。

淡如忍著笑把她扭過來以正面向著我。

兩具至美的女體毫無保留地呈現在我眼前，我當然拭抹得更落力、更仔細、更盡責。

兩女各以一手按著我的肩膊，支持著身體的平衡。

每次當濕巾抹過她們吹彈得破的肌膚時，她們都舒服得閉上眼睛，嬌軀泛起一種抖顫，呻吟起來。

沒有試過到沙漠的人，永遠也不知道箇中動人的滋味。

五天後，我們偏離了當日我和采柔到淨土的路線，偏往東北，開始深進沙漠之旅。

在抵達沙中綠境前，我們會經過幾個較小的綠洲。沿途除偶會發現千里駝的殘骸外，半個人影也看不見，這廣闊的天地裏只剩下了我們三個人和十三匹馬。

我利用神異的靈力，避過了幾場沙暴，到第三十天，我們終於到達離沙中綠境近百里的第一個綠洲。

開始起伏不平的小山丘後，入目的情景使我們目定口呆，面面相覷。

這片在沙漠裏湧出珍貴無比一片方圓達十多哩的綠野，聚滿了由沙漠聞風而至的禿鷹，牠們所發出爭打奪食的聲音，在遠處便可清楚聽見。

我們心中泛起強烈的不安感覺。

我們勒馬停定。

淡如見慣這類場面，仍可保持鎮靜，花雲則已花容失色。

我閉上眼睛，靈覺往前延伸。

進入我心靈之眼的景象慘不忍睹。

綠洲上全是人畜屍體的殘骸，帳幕都給燒掉了，女人孩子的屍體隨處可見，婦女都明顯有被強暴過的痕跡。

這是一場殘忍的大屠殺，誰會幹出這令人髮指的罪行？我讓兩女繞著綠洲的邊緣前進，自己則進入這鬼域般的地方，等到在綠洲心臟的小湖盛滿了十多個水囊，才強忍著心中的怒火，和兩女繼續征途。

我們的心情都很沉重，想著當全人類的命運正徘徊在存亡的關口，愚蠢的人仍不忘互相屠戮，怎不教巫帝在旁竊笑。

越過了綠洲後，地勢仍是起伏不平，地上滿布礫石。

直至我們在一個避風的低地設立營帳，我們的心情仍不能好轉過來。

我們在帳內默默吃著乾糧。

夜幕低垂，忽然刮起風來，更添淒涼荒蕪之意。

花雲忽地問道：「蘭特！剛才的慘事，會不會是巫帝幹的。」

我肯定地搖頭道：「當然不會，我感到他仍不知因何事故停留在沙漠的邊沿處。何況剛才我曾檢查過那些屍體，都是給不同的武器所殺。」頓了頓苦笑道：「而且巫帝並沒有強姦女人的能力和興趣。」

淡如幽幽一嘆道：「蘭特！不是淡如不信任你的靈覺，自今早到達綠洲前開始，我便有心驚肉跳的感覺，只是見你一無所覺，才以為自己疑神疑鬼，可是這令人心煩的感覺，到現在不但未能消除。似乎還更強烈了。」

我渾身一震，望向花雲。

花雲俏臉倏地變得一點血色也沒有，顫聲道：「我也有強烈的不安感覺，淡如不說出來我還以為自己是因今天見到的慘事而惹起的。」

我立時遍體生寒，知道被巫帝愚弄了。

我差點後悔得要自殺。

我和公主的聯繫，事實也等若與巫帝的聯繫。

巫帝的邪力的確比我的靈力大得多，也不知他用了甚麼手段，總之他使我生出了他所在位置的錯覺，以為他仍未進入沙漠，而事實上他早到了沙漠裏。還悄悄往我們處趕來，說不定就在附近窺伺著。

我那能瞞過巫帝的特別靈覺，只能在十多哩的近距下發揮作用，而且還要靠自己的意志，蓄意施為，才能發揮作用，假若沒有兩女的提醒，可能到巫帝出現眼前時，才知道他來了。我深吸一口氣後向兩女道：「現在我說的每一句話，你們都要留心聽著。切實去做，不要提出意見，答應我嗎？」

淡如熱淚湧出，淒然呼道：「蘭特！」花雲亦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撲進我懷內飲泣道：「蘭特啊！小心點，我們在這裏等你，直至你回來。」

我摟著她們站起來道：「若我猜得不錯，巫帝應在不遠的地方，全速趕來，要在我進入廢墟前截殺我。」

想起巫帝從不做多餘的事，我續道：「這即是說，他怕我到廢墟去，否則也不用這樣做，我走了後，你們可到那綠洲去，把殘骸清理，不過千萬莫大意。」嘆了一口氣道：「巫帝的目標是我，所以我定可把他引走，教你們不會受到他的傷害。」

兩女緊擁著我，只懂悲泣。

我肝腸欲斷下，痛吻她們後揭帳而出。

狂風迎面撲來。

外面是無盡無窮的黑暗和荒涼。

## 第十章 死裏逃生

我策騎著最強壯的馬兒，拉著負著射日大弓和僅餘約二十枝珍烏箭的另一匹馬，在黑夜裏全速奔馳著。

心靈進至平靜無波的極境，感受著任何可能危險的臨近。

因著與公主的心靈聯繫，我知道無論走到那裏去，巫帝也可以追上來。

可恨我又不敢主動切斷那聯繫，其實亦不知如何方能辦到，所以只能拚命在巫帝追上我前，趕到廢墟去。

快到天明時，我不知趕了多少路，只知依著極星的指引，朝沙中綠境奔去。

就在這時，我感到巫帝邪惡的力量在後方某處逐漸接近著。

我反而放下心來，至少淡如和花雲暫時仍是安全的。

我把異能送進兩匹馬兒體內，催發牠們的潛能，愈跑愈快，當火毒的太陽昇上中天時，巫帝似乎給我甩掉了，但我仍不敢放鬆，跑過一座又一座高起低伏的沙丘，兼程趕路。

看來巫帝是憑他的超體能在沙漠上徒步追趕我，假若他的速度真若現在般及不上被我輸進異能的兩匹健馬，我確大有機會在他趕上我前先一步抵達廢墟。

這個想法才來，異變突起。

湛藍清澈的天空驀地昏黃污濁起來，愈來愈陰沉，狂風大作，沒頭沒腦般吹來。

我已無暇研究這是否巫帝的邪力在作祟，亦沒有知道真相的本領，頂著風暴艱苦地前進。

沙粒狂飛亂舞，劈頭劈臉打過來！地面的輪廓變得模糊不清，沙粒隨著無數較小，但威力強猛的旋風播動迅移。

而無論我們往那個方向走，所有狂風暴沙全集中到我們身上，整個沙漠的狂潮全追著來對這一人兩畜苦苦打擊。

我明白了是巫帝玩的把戲。

我絕少恐懼的心亦不由暗生怯意，因為我知道他很快便會追殺來了。

我跳下馬來，拉著牠們，繼續前進，能走多遠便多遠。

沙子雨點般打在我身上，繞著我急旋著。它們無孔不入地鑽進我的脖子和衣服去，這時才明白沙漠的遊民何要用層層厚巾封著口鼻，幸好我也有這樣的保護，否則沙子肯定會灌進我的耳鼻和咽喉裏。

可是沙子仍使我睜不開眼來，唯有延伸靈覺，找尋可逃逸的漏洞。

從未試過如此狼狽。

也未想過巫帝在沙漠裏的力量，比之他在任何地方更要可怕，因為沙的力量，亦等若是他的力量。

我感到在這茫茫沙暴裏，絕對地孤立和無助。

沙暴愈刮愈大，每一步都要忍受極大的痛苦。

「嘶！」

慘叫聲中，那負著射日大弓的馬兒頹然倒下，看來凶多吉少了，即管以牠被改造了的體質，仍抵擋不住這樣可怕的沙暴。

我猶豫了片晌，決定放棄射日弓，因負著它，走得會更慢了，而且我懷疑它對巫帝是否還會有威脅。

狂怒的風沙在我四周咆哮著，再走了百來步，另一匹健馬亦不支倒地。

就在這時，巫帝的邪力又再在後方出現，以驚人的高速追來。

我猛一咬牙，由倒下的馬背抽出妮雅給我的佩劍，屹立原地，凝神專注，等待著他的出現。沙暴倏地息止。

天空中依然滿是灰塵，沉重的沙粒往下飄落，一層層撒在地上。視野擴闊裏，巫帝那嬌美修長的公主身形出現眼前，提著長劍，由遠而近。

我收攝心神，將愛能無限地注進刃體裏。

巫帝來到我身前十步許處立定，嬌笑道：「蘭特！你雖是最超卓的人類，不過仍鬥不過我。我倒想看看你今次如何逃過我的五指關？」

「她」比以前更美麗了，與西琪比毫不遜色，似乎還多了點女性的風情。

聞言下我哂道：「妳是否轉了魔性，說出這麼多餘的話來，還不動手，試試看是誰殺得了誰？」

巫帝明顯地愕了一愕，兩眼邪光大盛，陰森地道：「是的！這確是多餘的話，或者因我連身體也借用了你們人類的，所以習染了你們的愚蠢，不過這亦非甚麼大問題，殺了你後，我會到廢墟去，把魔女百合生擒，控制了你們的保護神，那時我將可利用那怪物儲藏庫內的資料和種子，使我的種族復活過來，那時人類的末日亦來臨了。哈──」

我大笑道：「你為何不待我到廢墟才一併幹掉我呢？這是否也屬多餘的事？或者你是害怕我到廢墟去，但你究竟怕甚麼呢？」

巫帝兩眼邪芒射出，把我罩定，冷冷道：「我不會答你這問題，來！讓我看看大地上最可怕的人類劍手，究竟能擋我多少劍？」

我知他是怕了我把愛能傳進他身體裏，才被迫用劍來對付我，微微一笑道：「你的口氣雖硬，但看你連這些事也不敢告訴我，正顯示你沒有必殺我的信心，怕我帶著秘密離開，動手吧！我沒有時間陪你磨在這裏。」

巫帝雙目邪光倏盛，一聲嬌叱，手中寒芒一閃，已劈臉而至，那種速度確使我自愧不如。

狂喝一聲，手中長劍猛劈在他劍上。

「蓬！」

我充滿能量的長劍和他灌滿邪力的劍交擊在一起。

一股狂力湧來。

我的長劍盪了開去。

巫帝的劍一收再出，由左至右橫砍我空門大露的胸膛。

我知道若往後退，定逃不過他驚人的速度，一咬牙，不退反進，搶往他的右側，同時迴劍刺向他的小腹，來個同歸於盡的打法。

巫帝哈哈大笑，嬌軀一移，倏忽間移開了數呎，避開我那一劍。我剛暗慶得計，寒芒大盛，巫帝的劍化作漫天劍影，比剛才的沙暴還要狂猛地攻來，使我連喘一口氣的機會也沒有。

「鏘鏘鏗鏗」的交擊聲中，我奮起全力，施盡渾身解數，連擋他五十多劍。

每擋他一劍，我都感手軟心跳，惟有不斷凝起體內異能，到第五十八劍時，我體內的靈能已接近油盡燈枯的劣境。

我暗呼不妙，開始不斷往後退避。

可是他卻毫不放鬆地步步進迫，藉著驚人的速度，迫著我和他硬拚。

這時我退至一個沙丘尖削的尖頂，若我往斜坡過去，必會失去平衡，那時便更糟了。

我沿著坡脊一步步往後退去，把劍術展至極盡，擋格對方力逾萬斤，迅比狂風落葉的凌厲劍法，全無反擊之力，只是苦苦支撐，力盡時就是我喪命的時刻，誰也不能改變這命運。

這時炎陽又從中天烈射下來，灼熱由沙子往上蒸發。但我反不像以前般覺得難受，反像能補充我異能飛快消失後所生出的寒冷感。

異能本身便是充滿了生命的灼熱氣流。

我每退一步，腳都陷進了炙熱的沙子裏去，沙子裏的火熱透入腳底，再寫上到身體的每道神經裏，使我好過多了。

可是仍遠追不上我異能消失的速度。

巫帝一聲狂笑，劍芒爆開。

我拚起餘力，勾起滿天劍影，迎了上去。

一連串激響下，「噹！」的一聲，手中長劍終被挑飛。

我大駭下，往一旁倒去。

在我滾下斜坡前，巫帝的劍一閃而至，刺中我左肩胛處。

我一聲慘呼，滾下近百碼的斜坡，就在此刻，我感到與公主的精神聯繫隨血劍斷去。

被刺中處鮮血激濺，同時一股冰寒破體而入，竄進每一條神經去，驅走了所有溫暖，把我的血液凝固起來。

掉到長陡的沙坡一半時，我的手足變得僵硬如石，指頭也動不了。

沙粒隨著我嘩啦啦的狂瀉而下。我完全失去了對身體指揮的能力，到了坡底時，仍停不下勢子，也不知翻滾了多少次，才因被另一沙丘阻擋著，停了下來，仰身躺著。

耀目的太陽使我一時甚麼也看不到。不能動彈的身體內那顆頹喪的心差點滴出血來。

我敗了。

人類也走上了絕路。

我所深愛的妻子兒女、大黑、朋友和大地上所有人，都要面臨最悲慘的厄運。

巫帝的笑聲由坡頂傳來道：「蘭特啊！無論你如何厲害，還不是像頭畜牲般被我宰掉，對我這種遠比你們優越的生物來說，你只是一頭畜牲罷了！」

我全身冰寒徹骨，忍不住牙關打戰，唯一令我稍感舒服的就是灼熱的沙子，那使我的背骨仍能保持少許溫暖。

想不到巫帝以我之道，還施我身。

上兩次我都是藉送入愛能，令他受挫！今次卻是他以邪能使我完全失去抵抗的力量。

巫帝以公主的甜美聲音狂笑道：「殺了你後，這世界就是我的了。再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

沙子吸收了的太陽熱能湧入我的脊骨裏，我的手足似又能活動起來。

沙子瀉下的聲音傳來，顯示巫帝正走下斜坡來對付我。

我記起了當日魔女刃內的異能傳入脊骨的經歷，心念一動，勉力運起意志，純以脊骨去吸取沙內的熱能。

寒冷驟退。

體內的靈能雖仍一滴不剩，但代之而起卻是藏在沙子裏的太陽熱能，我感到附近沙內的熱量狂潮般湧進體內，驅盡巫帝的邪氣。

我側頭一望，巫帝已落至斜坡的一半。

哪還敢遲疑，狂叫一聲，跳了起來，用盡全身的氣力，往身側的沙丘爬上去。

巫帝顯然大感意外，一聲驚呼，往我追來。

我迅速來到高達百多碼的丘頂。

巫帝亦來至丘下，迅速攀上來。

我雖恢復了體力，但靈能仍未恢復過來，對著他真是不堪一擊，人急智生，詐作立足不穩，翻下另一邊的斜坡，事實上卻是剛要滑下，便穩著身子，同時往近頂處的熱沙鑽進去。

才藏好身體，被熱沙勉強包容起來時，身上風聲響起，巫帝已由上方掠過，追下坡去。

我知道若他見不到我，定知我躲進沙裏去，那時他大可逐寸搜索這片長坡，早晚會將我掘出來，唯一的逃命方法，就是行險著，賭他因失去了對我的聯繫，不能感應到我的存在。

我從沙裏鑽出來，剛好看到巫帝背著我奔下丘頂。

沙子雖因我的鑽動往下瀉去，可是因巫帝走下丘坡所帶起的沙流亦正狂瀉而下，遮蓋了聲音，所以他並無所覺，也沒有回頭。

我估計不錯，因沒了和公主的聯繫，又或因我體內的能量全代之以沙子的熱能，可能對他來說，我就和沙子般毫無分別。所以他感應不到我的存在。

心中大喜，趁著他未回頭前，滾過丘頂，由原先爬上來的斜坡滾下去。直落至坡底，跳了起來，往相反方向迅速奔去，連過幾個沙丘後早疲不能興，忙找了個隆起的沙丘藏身進去，只把臉露出少許在沙外呼吸，遠看保證巫帝甚麼也看不到。

我心神稍定。

不由感謝沙漠賦予我的力量。

太陽是大地上一切生命能力的來源。沒有了太陽，大地將荒涼冰寒，一片死寂。

所以它亦是生命的能量。是否因為這原因，它的熱量能像異能般補充我的需要。甚至魔女刃內蘊藏著的能量，亦是類似太陽能的某種力量，否則那種熱力為何這麼相似。

這藏在沙內的熱能足可把任何生物烤熟，但我經受愛能長期改造的體質，卻可以在毫無損傷下吸收這蘊藏在沙漠內的太陽能量。

這發現使我重新燃起希望。

可惜這太陽的熱能似只能對我的體力有所幫助，並不能像異能般使我擁有心靈的異力。

眼角黑影一閃。

巫帝迅速由左方遠處掠過，跑上了一個沙丘，沒在丘後。

心中暗懍，知道巫帝已搜尋過方才那個丘坡，現在正四處搜索我。

太陽開始往地平線落下去。

心中忽地想起一個問題，縱使在灼熱的沙子裏，仍差點出了一身冷汗。

沙漠的沙子吸熱和散熱都是同樣快速，太陽下山後，不片刻沙子的熱氣便會散盡，那時獨有我的身體藏著大量熱能，以巫帝邪異的靈覺，那還不立即把我辨認出來。

想到這裏，巫帝那嬌美無倫，但又代表著大地上最可怕力量的身體，出現在前方丘頂之上，筆直往我藏身處走來。

我暗叫完了。

這時我動也不敢動，怕只是把頭沉進沙裏那輕微的動作，亦會惹起對方的警覺。而且我自問也不可以在沙內閉氣那麼久。

這時我的臉上只薄薄地鋪了一層沙，巫帝只要眼睛往下望，我立即無所遁形。

巫帝眼望著前方，邪芒連閃，似乎在思索著某一難解的問題。大概不外關於我忽地消失無蹤這一事上。

「噗！噗！」

腳步聲在我耳旁響起。

巫帝視如不見地在我身旁走過，一點也不警覺到我的存在。

我鬆了一口氣，略仰起臉，直至看到他消失在後方的丘頂處，忙鑽了出來，全力逃跑。我以驚人的高速逢丘過丘，遇有斜坡便往下滾去。

愈跑愈快。身內的熱量迅速消耗，當太陽下山時，我的熱能便所餘不多。寒風刮起時，就像地獄裏吹來的陰風，把我的體熱迅速吹掉。

一陣軟弱下，我從一個丘頂往下滾落去，迷糊間我似乎聽到驚叫聲和火光，然後眼前一黑，昏了過去。

## 第十一章 沙中綠境

當我再睜開眼來時，看到的是個帳篷的頂部。

帳蓬是用長方形的藍布片縫製而成，由六根立柱，兩根橫樑支撐著。

只從這些帳篷的形式，便知不是可隨便豎立起來的放帳，所以這應該是個較永久性的住所，那也是說我應被救到了沙漠裏遊民的聚居地。

究竟是甚麼地方？我坐了起來，竟渾體乏力。

駭然下冷汗直冒。

我體內的異能到那裏去了，隱隱裏想到這是與巫帝輸入我體內的邪力有關。

沙粒內的太陽能雖把邪氣驅走，卻不能恢復我的異能。

我的體力已與異能結合在一起，沒有了異能，力氣也隨之離去了。

現在的我比之常人還不如。

一股絕望的情緒狂湧進胸膛裏。

我雖逃出生天，但現在的情況，比巫帝殺了我還使我難過。

唯一的辦法就是央人將我放到沙裏去，讓我吸收沙內的太陽能。

想到這裏又燃起了點希望。

打量起這篷帳來。

帳內很寬敞。

大約有二十呎長，十呎寬，高達十五呎。

布片在長期的陽光曝晒下已經褪了顏色，反有種乾淨的感覺。

帳篷被隔成兩部分，色彩鮮艷的厚毯子分中垂下，地上鋪著厚厚的地毯。

角落處堆放著駝鞍、皮毛、弓矢、矛刀、麻袋等東西。

人聲隱隱從帳幕另一邊傳過來。

我張口想叫，豈知聲音到了咽喉處，變成了沙啞的呻吟聲，同時喉嚨像給火燒著般刺痛。外面人聲竭止。

一個高大的老人揭帳而入，見到我醒了過來，露出喜色，蹲在我旁，伸手探了探我額頭，然後嘰哩咕噥說了一大番話。

這老人器宇不凡、身體結實靈活，穿著靛藍色的長袍，滿臉鬍鬚，頗有氣勢。

可惜我只能聽懂其中一些單字。

我連打個手勢也辦不到，想起巫帝隨時會找到來，差點要哭出來。

那老人扶我起來，給我喝了幾口水，又再和我說那種奇怪的話。

我雖然曾從戰恨處頗費了一番工夫去學習遊民的語言，可是這位老人家說得又急又快，教我如何聽得懂。

忽地一陣力乏身疲，眼前一黑，再昏過去。

當意識再進入我腦內時，我聽到「劈劈啪啪」的奇異聲響。

我勉力扭頭，入目是一對明媚的大眼睛。

那對眼正凝視著我。

眼睛的主人屬於一個二十左右的絕色美女，梳著辮子，襯得她的鵝蛋臉分外可愛，充滿青春魅力的動人身體穿著出嫁了女子的黑紗衣，婀娜多姿。

她半跪地上，坐著自己的小腿，前面鋪了一塊銅片，上面整齊地放著茶葉、糖、水壺和小茶盅。

劈啪的聲響來自燃著的草根，正燒著一鐺清水。

煙裊裊昇起，由帳頂一個撐開了的小窗逸去。

她見到我醒來，沒有特別的驚異，只是羞澀一笑，便低下頭繼續專心於所做的事裏。

陽光由小窗灑入，剛好照在她身上，使她有種超越凡世的美感。

看陽光射入的角度和色光，現在應是早晨時分。

帳內有種寧洽和平的感覺。

外面不時傳來人馬的叫聲，間中還有千里駝的長鳴。

水沸聲響起。

那美女把熱開水倒進那壺子裏，加入茶葉和糖，又把壺子放在餘火上慢慢煨煮。

一切就緒後，美女將茶壺高舉過頭。

明媚的秀目專注地望著茶壺，以她甜美的聲音輕快地呢喃著像感恩禱文那一類東西，完全無視我這旁觀者正緊盯著她。

唸完經文後，她把茶水倒進茶盅裏，自己先淺嚐一口，俏臉泛起滿意的神色，然後提起小茶盅，盈盈站起，來到我旁，跪了下來，先以一手把我扶得半坐起來，再把茶盅送至我胸前，低聲說了一句話，顯是要我把它喝了。

我猛一咬牙，勉力想把手舉起，可是舉到一半便感力不從心，頹然放下。

美女眼中露出憐惜之意，略仰俏臉，道：「抬高頭吧！」

我心中大喜，她說得這麼慢，咬字又清楚，使我終於聽懂了她的話，忙把頭仰起。

女子溫柔地把熱茶緩緩傾進我口裏。

我一口一口吃著，一種難以形容的舒適透喉而入。

女子歡喜地道：「這種甜茶最解熱毒，很快你乾壞了的喉嚨便能說話了。」

她扶著我躺回地毯上去，站了起來，珍而重之執拾茶具，放回帳角一個木箱裏去。

我心中湧起感激之情。

這美女看來是那老人的小妻子。

沙漠的遊民都是非常窮困，這老者能擁有這樣豪華的帳幕，當是族長那種地位的人物，所以能擁有一個年輕美麗的妻子絕不稀奇。

外面忽地傳來激烈的嘈吵聲。

美女渾身一震，現出驚惶的神色，瑟縮在一角。

我正摸不著頭腦之際，分隔帳幕的彩毯整幅給人扯了下來。

我愕然望去。

只見幾個身配刀斧那類武器的精悍漢子，正圍著那高大的老人家激烈地爭論著。

彩毯落下，眾人兇光閃閃的眼睛，全落在我身上，其中一個特別強壯，似是帶頭約三十來歲的疤臉大漢，眼光射在那美女身上，閃著近乎野獸的欲望。

我大感不妥。

其中一人想向我走來，給那老者伸手攔著，大聲斥責。

鬧了一會後，那些人悻悻然離去，看來仍不會罷休。

老者氣得滿臉通紅，向那驚得抖顫的美女匆匆交代了幾句後，匆匆出帳去了。

這時或者是我的腦筋清醒了點，大概聽出老者的意思是要那美女留在帳內，不要出去。

還聽到他喚那女子的名字作「沙娜」。

帳內再次剩下我們兩人。

我望向沙娜，她恰好亦向我望來。

我以眼睛向她詢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沙娜垂頭低聲道：「他們要沙娜的大人把你交出來，因為你是兇手。」

我心中一震，眼下我連坐起來的力量也沒有，若給這些遊民糊裏糊塗殺了，真是冤哉枉也。

沙娜打開了另一個木箱，取出衣服來，靜坐一角，細心地幹著縫補的工作。

我無奈下閉上眼睛假寐著。

不一會沙娜又道：「你不用心裏難受，大人看人從不會看錯的，他說你不是壞人，你就不是壞人。」

在這男權至上的地方，「大人」就是妻子對丈夫的尊稱。

沙娜看來平時極少說話的機會，一說出來便滔滔不絕。

饒有興致續道：「他們硬派你襲擊『古塔爾』的兇徒，只是沙霸針對大人罷了！他想做族長很久呢。」

她的話我只能聽個七成，其他都是猜出來，這時眼中不由射出詢問的神色，表示想知道沙霸是誰。

沙娜看了我一眼，垂下頭道：「沙霸就是那疤臉大漢，是這裏最好的戰士，噢！」

駭然抬起頭往我望來，顫聲道：「為何我只是看你的眼睛，竟可以像完全清楚你內心的想法？」

我也心中一震，知道自己的眼神仍保存著以心傳心的奇異能力，證明體內的異能仍在，但為何卻乏力至此。

以往縱使異能耗盡，但很快又可恢復過來，但為何今次卻不是那樣？

我望向沙娜，把思想由眼內傳向她道：「請將我放回沙漠裏去。」

沙娜臉色發白。

忽地跳了起來，揭帳逃命般去了。

我暗嘆一口氣，若給沙娜告訴其他人我有對會施妖法的眼睛，可能連那救我的老人也會改變主意，讓那疤臉兇漢沙霸幹掉我，不過這時後悔也來不及了。

不旋踵帳外人聲鼎沸。

我暗叫不妙時，那老者領著沙霸等十多人擁了進來，劍、刀、斧全拿在手中，如臨大敵般看著我。

那現在看來一點也不可愛的沙娜瑟縮在老人背後。

老人指著我喝道：「你是否拜月族的妖巫？」

我很自然地往他望去，心中想道：「請勿誤會我。」

老人渾身一震，大喝道：「這人真懂妖法，我救錯了他。」

話猶未已，兩把斧頭劈面斬來。

我暗叫吾命休矣。

「噹！噹！」斧頭盪開。

沙霸運力挑開兩把斧頭後，同眾人喝道：「不能這樣殺死他！」

老人也道：「誰殺死他，會因他死前的詛咒帶來不測的災禍。」

他們現在的話都與我有關，使我較能掌握他們的意思。

聲勢洶洶的人裏有人道：「我們應怎樣對付他。」

沙霸獰笑道：「讓沙漠的真神把他殺死。」

「嗦！」

他手上飛出長索，箍緊了我的雙腳，一把扯著我到了帳外。

狂野的喊聲響起。

模糊間四周全是瘋狂喊著要把我處死的男女。

忽然身子飛快的被扯得往前拖地而去，原來沙霸把索子另一端綁在馬上，拖著我在半沙半草的地上繞著大圈子。

圍觀的人鼓掌歡叫。

背上一陣劇痛，衣衫盡裂。

也不知繞了幾個圈子，忽然沙霸改以直線馳去。

四周馬蹄轟鳴，顯是好事者騎上馬背，追來看熱鬧。

我的感覺完全麻木了，唯一知道的事是自己仍生存著。

身子不住撞上石頭和草樹，弄得全身血肉模糊。

忽然感到又來到了沙漠裏。

有人過來解開綁在我腳上的繩索，接著給人提了起來。

「蓬！」

不知誰一拳打在我小腹處，痛得我彎下身來，又給後面的人扯直，一陣拳打腳踢後，後面的人把我放開。

我哪站得穩，仰天倒下。

我勉強睜開眼睛，入目的是刺眼的太陽。

灼熱由沙子傳進我的脊骨裏，登時使我舒服了很多。

這是我渴想得到的事，只是想不到是在這種不友善的對待下得到。

不過我的歡喜保持不了多久，竟給人抬了起來，放到一個「大」字形的木架上，手足給紮緊在木架上，雖平放地上，卻接觸不到我需要的熱沙。

我失望得差點要發狂了，只是那幾吋的距離，卻是天堂和地獄的分別。

四周全是殘忍猙獰的可怕嘴臉。

我看到那老人和沙娜。

沙娜的神色很奇怪，似乎頗有點悔意和憐惜。

可是一切都太遲了。

媽的！

這樣一個魯莽無知的女人。

有人又拿腳來踢我。

我惟有詐作暈了過去，我倒不信他們肯用珍貴的水來潑醒我。

對這些人我不由動了怒氣。

眾人再羞辱了我一會後，逐漸散去，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和那木架留在火熱的沙漠裏。

我身體的水分迅速蒸發。

火熱由上面的太陽直射在身上。

也由身下的沙子蒸在背脊上。

我橫豎沒有別的事可做，收攝心神，看看可否就這樣吸收陽光的能量。

時間像停止了溜逝般，我的身子愈來愈熱。

體內的神經忽又活躍起來，比之直接由沙子吸收熱量還更有效用。

我專心一致，把湧進體內的熱能盡情吸納，然後引導著它們流過每一道神經。

迷迷糊糊裏，體外冷了下來，原來太陽下山了。

我這時身體一點也不覺寒冷，反覺得愈寒冷愈好，可使我體內的太陽能量更加凝聚。

我運集所有心力，把太陽能逐步逐步吸收到肌肉和神經裏，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後，忽然物我兩忘，整個人渾渾融融地不知身在何處，然後太陽光又照耀在我身上，原來竟過了一天一夜。

我忘記了身在何處，也想不起為何給人縛在這裏，只知不時有人來看我，在一旁竊竊細語，驚異我仍頑強地生存著。

接著寒冷的黑夜又來了。

這時我體內早儲夠了熱能，我開始以無上意志，試著憑過去的經驗，把太陽的能量化作靈能，以為己用。

今次吸收的太陽能量，比之上次在沙內倉卒吸收的自不可同日而語，況且那次我沒有時間把能量轉化作靈能。

化成靈能的太陽能，將永遠也不會消失。

隨著時間的步伐，我感到自己的靈覺在延伸著，比之以前更強大和操控自如，不由向百合作出心靈的呼喚。

百合驚喜的聲音在我心靈內響起道：「蘭特啊！我擔心死了，過去的十五天百合完全失去對你的感應，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在你身上？為何現在我對你的感覺完全不同了？現在的你更強大了，充滿了活力和生命。」

我約略告訴了她大概的情況，問道：「巫帝為何要阻截我到父神那裏去？」

百合答道：「道理很簡單，因為巫帝若由父神處取出自己同類的種子，是需要一段培育的時間，那時他將進入冥想的狀態，絕不能被外來的事物影響，所以一天他未殺死你和我，縱使控制了父神，也不敢展開他的計劃。」

我道：「我感到妳並不在廢墟裏，妳是在那裏呢？」

百合道：「自從與你失去聯繫後，我便離開父神，四處找你，現在我離開你所在的沙中綠境，足有近四百哩的距離，好了，我可愛的小情人，你留在那裏不要走，我會策著飛雪來會你。」

我道：「小心遇上巫帝。」

百合道：「放心吧，打不過我會逃的，他仍未有追上飛雪的能力。我們很快會見面了。百合真的很高興。」

聯繫斷去。

我的心靈往沙中綠境延伸，不一會來到老人和沙娜的帳內。

老人早熟睡過去。

沙娜在老人旁邊側躺著，兩眼睜大，忽然悄悄爬了起來，在帳旁取了一套衣服和一壺水，披上毛衣偷偷鑽出帳外。

我的靈覺追隨著她，心中暗嘆道：「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呢？」

不過旋又感激著她。

若非如此一來，我豈能脫胎換骨，變成了另一個更具靈力的人。

## 第十二章 險死還生

沙娜騎上了一匹馬，趁著黑夜往我奔來。

我的靈覺掃描了整塊沙中綠境。那是一幅在沙漠裏令人難以相言的可愛草原，團團被隆起的小丘圍著，外圍處長滿了一種有著頑強生命力，不懼風沙的百尺大樹像林立的衛兵般捍衛著這罕有的神蹟。

綠野方圓達百哩，千多個民族結成鬆散的聯盟，聚結在這裏，關係錯綜複雜，互相間恨愛難分，可是當有外力入侵時，他們會不惜一切聯手把敵人驅趕。

以前在這裏勢力最大的是杜變的沙盜，他們主要是拜月族的人，現在自從來杜變一死，拜月族就被趕出這擁有百多個珍貴水井的福地。

沙娜穿過了外圍的樹林，馳上山丘，筆直往沙漠中的我跑來。

我睜開眼睛。

圓月高掛中天，其他星辰黯然失色。

金黃的色光照得沙漠像鋪滿了耀目的金子。

蹄聲傳入耳裏。

我再閉上眼睛。

沙娜跳下馬，跑了過來，撲到我身上，痛哭起來，充滿了懊悔和內疚。

我一動不動，不作任何反應。

若說我對她沒有半點恨意，那只是欺騙自己。

沙娜悲泣著道：「我知道自己錯了，你是個真正的好人，縱使他們那樣對你，你的眼中仍沒有絲毫仇恨──天！為何我會這樣去害死一個好人─」

我暗感慚愧。我並非沒有仇恨，只是比一般人平淡得多罷了。

沙娜取出水壺，先把水倒在手中，然後以之濕潤我的嘴脣，少許少許地注進我口裏。

我雖不感絲毫乾渴，仍覺得清水進入咽喉是最動人的滋味。

她又用水為我洗刷臉上和身上的血污，溫柔的手使我舒服得差點呻吟出來。

不一會她一震停下手來，又撲在我身上，顫聲道：「甚麼你的身體這樣溫暖，所有傷口全癒合了，就像沒有受傷那樣？」

我緩緩張開眼來，看著她的俏目，微微一笑道：「你快點回去吧！你出來時的狗吠聲使沙霸生出了警覺。現在他們正追著出來，倘發現了你在這裏，恐怕你會有麻煩呢。」

我的遊民語雖不純熟，仍可清楚表達我的意思。

沙娜不能置信地叫道：「天！你一點事也沒有，沒有人可捱過一天一夜的，不是被火陽燒死，就是被寒風吹死。現在你甚至可說話了。」

我皺眉道：「你還不快走，他們來了。」

沙娜堅決地道：「不！他們對你非常恐懼，今次來將不顧一切把你殺死。」

我柔聲道：「你不怕沙霸嗎？」

沙娜露出個不屑的神色道：「他最多是把我強姦，絕不會殺死我的！只要我答應以後跟著他，他或肯把你放走。」

我道：「那你的大人怎樣辦？」

沙娜嘆了一口氣道：「他是個老好人，只是對敵人的手段不夠毒辣，我怕他遲早會給沙霸殺死，為了補贖我對你的罪行，我甚麼也不理了。」

我大感奇怪，據戰恨說，在沙漠的遊民裏，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屬品，半分地位也沒有，為何沙娜卻像能決定自己可以任意選擇跟隨那個男人呢？

沙娜像以前般由我眼中知道了我的意思道：「在跟隨沙天前，我是族內選出來的『茶司』，是族內唯一擁有自主權的女人，所以沙霸才這麼恨我自願跟著沙天。」

他們全以「沙」為姓，在大漠裏確非常貼切。

蹄聲響起。

沙霸和十多個騎士迅速馳至，團團把我們圍著。

沙霸陰惻惻笑道：「沙娜你到這裏來幹甚麼，是想放了這妖人嗎？」

其他人紛紛喝罵。

沙娜表現出與以往的畏怯截然不同的勇氣，淡淡道：「沙霸若你肯放走他，我便推開沙天，以後都跟著你，任你為所欲為。」

高踞馬上的沙霸呼吸沉急起來，好一會才道：「又是你自己說他是妖人，要我們殺死他，為何現在反要救他，是否給他的妖法媚惑了？」

沙娜怕他們過來傷害我，仍伏在我身上，以嬌軀保護著我道：「你不要理我，只要你立即放他離去，我以後都是你的了。」

其他人紛紛出言反對。

說的不外是我必是妖人，否則為何直至現在仍然未死，若不立即殺死我，將會受到我的報復。

沙霸大喝道：「住嘴！我自會決定自己的事。」

蹄聲由遠而近。

我的心靈延伸過去，看到老人沙天策騎奔至。

我心中暗嘆，試了試自己的力量，知道紮著我手足的粗牛筋雖然堅韌，但絕擋不了我的力道。

沙天來到沙霸的旁邊，正要說話，沙霸一聲狂喝，拔出掛在馬旁的利斧，閃電劈入沙天臉門裏。

沙天慘叫也來不及，仰天跌倒。

這突變連我也想不到，猝不及防下，救援無從。

沙娜悲叫一聲，跳了起來，往沙天伏屍處撲去。

沙霸一聲獰笑，衝前俯身強把沙娜抱上馬背，狂笑道：「以後我就是族長，沙娜亦歸我所有，殺了這人吧！」眾人愕在當場，沒有行動。沙霸摟著在他懷裏像小白兔在虎爪下哭喊掙扎的沙娜，暴喝道：「誰不聽從吩咐，沙天就是他的榜樣。」

眾人仍沒有動作，顯然不滿沙霸這樣殺死了沙天。

我暗恨自己不能保護沙天，他終是我的救命恩人。

事實上若以我的「妖法」，確可指頭不動便輕易把沙霸制伏，可是這樣一來這些遊民會更感驚懼，視我若洪水猛獸，對沙娜亦是無益，惟有送出一道靈能，鑽進沙霸腦裏，讓他痛了一痛。

沙霸痛得渾身一震，鬆開了箍著沙娜的手。

沙娜乘機跳下馬來，直奔到我處，以嬌軀覆在我身上，尖叫道：「你們不能殺死他。」

沙霸無暇去想為何無端端會腦部生痛，持著那把巨斧往我們奔來。

我嘆了一口氣，手腳用力，牛筋寸寸斷裂。

這時沙霸手上的斧脫手旋著飛來，又準又狠地飛砍我剛好被沙娜遮擋不住的頭蓋，這人確是殘忍好殺。

我摟著沙娜站了起來。

「篤！」

利斧深陷進把我綁了兩天兩夜的木架上。

其他人嚇得策馬倒退。沙霸奔至近前，駭然下抽出長刀，橫砍我的頸項，我冷笑一聲，探手一把抓著他的長刀，便把他扯下馬來，順手在他小腹重重戳了一下。

沙霸整個人像沒有重量般拋跌開去，滾倒沙上，捧著小腹痛得齜牙咧嘴，全身痙攣。

其他人則手足無措，不知如何去接受這發生在眼前的驚人突變。我摟著沙娜來到沙天伏屍處，放開沙娜，仔細觀察，發覺他早已氣絕，縱使我的靈能，亦回天乏術。

一股悲傷湧上心頭，一把拉開伏在他身上痛哭的沙娜，抱起沙天的屍體，然後向愕在當場的其他人道：「自己人的仇殺究竟有甚麼意義，只會削弱和分裂你們的力量，敵人來時你們將像羔羊般被人宰殺。」

說完不再理會他們，抱著沙天屍身，和沙娜往綠境走去。

我和沙娜把沙天火化後，回到了帳幕去，那天我一步也沒有走出帳幕，只是在裡面潛心靜養，繼續把太陽能量小心翼翼轉化成靈能。我戰戰兢兢的原因是怕忽然又建立起與公主的聯繫，給巫帝找來，我便糟了。

縱使我的力量增強了，自知仍未是巫帝的對手，只不過不像以前般全無還手之力吧。

沙娜迅速由悲傷回復過來。

沙漠裏遊民對死亡有著異於別地的人的看法，認為死亡是最好的歸宿。想想他們凄苦艱辛的生活，這也是個自然合理的想法。

她出去了多次，到黃昏時回到帳內，怯生生跪在我身旁道：「族中的長老想請你去吃飯。」

我緩緩睜開眼來，望向沙娜。

沙娜眼中現出驚惶的神色，垂下頭去。

我想起她餵我喝茶的情景，伸出手來，溫柔地撫摸她的臉蛋，並送進舒緩她身心的靈能。

沙娜舒服得閉上眼睛，呻吟起來，嬌軀抖顫著。

我不想逗得她太厲害，因為對著這麼個成熟動人、別具大漠風情的美女，我很難克制心中的情慾，會自然而然把它夾在靈能裏輸入她的身體去。我放下手來，拉著她的手站了起身，道：「帶我去吧！」

沙娜怯懦地道：「你不會懲罰他們吧！他們都很害怕呢。」

換了我是他們，見到以如此手法收拾了他們最好的戰士，不害怕就是假裝的了，微笑道：「我怎會傷害他們？」

往外走去。

沙娜把我拉著，垂頭道：「你──你會怪我出賣了你嗎？」

我失笑道：「傻孩子！來吧，莫讓他們等得心焦了。」

沙娜走快兩步，喜孜孜伴在我身旁，往外走去，低聲道：「沙娜喜歡你像剛才般摸我。」

我慣了和淡如等調笑，聞言下色心又起，衝口而出道：「摸別的地方可以嗎？」

沙娜有點愕然道：「當然可以，你已成了沙娜的新大人了，除非你將我送人，否則我就是你的了。」

我吞了一口涎沫，心中一熱，想不到這麼快便有美女伴寢，而我確實需要這方面的行為，以將體內的新靈能再轉化作愛能，以對付巫帝。

沒有男女情慾產生出來的能量，我更非巫帝對手。

在公在私我也不會放過這別具一格的美女。我還要加倍地挑弄起她原始的情慾呢。

帳幕外空無一人。

但差點每個帳內都有眼睛透過門縫向我們窺視，顯出遊民對我的猜疑和恐懼。尤其曾經參與過對我的虐打，或在旁喝采歡呼的，誰不怕遭我報復。

沙娜帶著我到了營帳間一片空地上，早有七八個人圍坐在篝火旁等待著我，見到我來，忙肅立敬禮。

我也以戰恨教的方法，同他們致以代表友好的見面禮。

那八個人緊張的臉容寬鬆下來，紛紛圍著火堆盤膝坐下。

沙娜捧來了一小盤清水，送到我面前。

我還以為是用來喝的，剛想捧起痛飲兩大口，沙娜忍著笑道：「是用來淨手的。」

我心莞爾，暗忖道可能是最昂貴的洗手，就要把雙手全浸進水裏。

那八個剛才還害怕得要死的人，一齊笑了起來。

我知道不妥，望向沙娜。

沙娜不敢笑，忍得俏臉脹個通紅，嬌羞無倫，道：「只可以洗右手。」

我尷尬地把右手浸進水裏，撥了幾下，便當洗完了。

沙娜把水遞過去給其他人，讓他們輪著洗右手。

我向沙娜低聲問道：「為何只洗右手？」

沙娜道：「為何你懂說我們的話，卻不知道我們的習慣。右手是用來抓飯吃的，所以要洗淨它。」

我奇道：「那左手呢？」

沙娜粉臉通紅，想答我，又不知怎麼說，最後竟倒入我懷裏，公然摟著我的腰。

我想起來自沙漠那個餓狼戰恨最喜歡當眾和女人調情做愛的習慣，暗叫不妙，看來這也是遊民的習慣！我是否應入鄉隨俗呢？

這時篝火上那大油鍋開始滾熱起來，發出沙沙響聲。

其中一人移到鍋前，先將切好的千里駝肉放進旁邊的油裏浸過，然後逐片逐片扔進鍋內煎炸。

眾人都默然禱告著，吃對他們來說是神聖不過的事。使人想起在沙漠的艱苦環境裏有食物可吃是應該好好珍惜和感謝神恩的一回事。

我乘機打量他們。

這八個人有一半的年紀在四十以下，都是特別強壯之輩，可以看出這裏武力仍是最重要的籌碼。直至這刻他們仍未作自我介紹，又或詢問我是誰，或者習俗如此，我唯有按下詢問的衝動。

當所有駝肉全在鍋裏炸熟後，那人再加入大米和粉漿，用木棍攙和著，待所有東西裹成一大團「東西」時，在兩人幫助下，提起鏟子，把那些混合的東西撥進一個大盆裏。

眾人又再向天禱告。

沙娜藏在我懷裏，竟熟睡過去。

這幾天實在把她折磨慘了。

八人中看來是頭子的四十來歲，長髮垂肩的壯漢，捧著那盤飯，膝行來到我面前，非常恭敬道：「沙南僅代表黃沙族，向貴客大人獻食，望貴客大人不再追究我們所犯的罪行。」

沒有了沙娜的提點，我也不知如何做才合乎禮節，伸手便往盤內熱騰騰的飯抓下去，顧不得飯從指隙漏下，吃了兩把，然後點頭表示滿意，其實也不知多麼難吃。

眾人都目定口呆看著我的吃相。

我心叫不妙，但又不知岔子出在那裏。

那沙南捧著那盤飯坐到我旁邊，有點不好意思地看看我，猶豫了半晌，才探手到盤裏去，在小山般的飯堆上用右手抓了一把飯，把它捏成雞蛋形的飯團後，才乾淨俐落地送進口裏。接著把飯盤遞給其他人，不像我般手忙腳亂的連吃兩口。

我老臉一紅，惟有一笑置之。

飯盤傳了幾次後，吃個一乾二淨。

沙南乾咳兩聲，急速地說了一番話。

他說得這麼快，咬字又不清楚，教我如何聽得懂，只好請他說得慢一點。

沙南仔細望了我一會後道：「貴客大人是否來自沙漠外的地方？」

我點頭道：「是的！我是帝國的人。」

他們不禁動容。

沙南問道：「我們的話是誰教你說的。」

直至現在，仍只是沙南一個人發言，可知他們也像野狼族般，沒有帶頭者的准許，與客人說話時，誰都不准插嘴。

我道：「是野狼族的餓狼戰恨教我的，他是我的好兄弟。」

他們渾身劇震。

沙南顫聲道，「貴客大人的名字是──」

我坦言道：「我叫蘭特。」

他們一齊怪叫起來，全體俯伏地上。

沙娜給驚醒過來，茫然看著我們。

沙南顫震著道：「原來是我們綠境十族的大恩人大劍師蘭特，我們差點犯了彌天大罪，大劍師請懲罰我們。」

沙娜驚喜道：「大人原來是大劍師蘭特，殺了魔王杜變的大英雄。」

我想不到自己在大漠中的聲名亦如此響亮，忙讓他們坐好。

眾人態度變得截然不同。

沙南道：「大劍師，請指示我們何時殺死沙霸？」

我皺眉道：「算了！將他趕離綠境，永遠不准他回來吧！我用指頭點了他那一下，他這世也不要想可復元過來，已是對他最大的懲罰了。」

沙南先是臉現難色，最後還是點頭答應。

我順便問他們有關拜月族的事。

沙南有點興奮地道：「大劍師來了真好，自杜變被大劍師殲除後，敗返沙漠的沙盜改由一個叫『黑蛇』的兇人領導，試圖再建立沙盜的聲威，不住搶奪水源和殺人，強姦婦女，我們正擔心他們會在短期內進攻綠境呢！所以特別敏感，以致誤會了大劍師。」

只看他們的眼光，我便知他們很想知道我為何會受傷，不過其中曲節，連我也不知該如何告訴他們，於是詐作不知，問道：「雙方的實力如何？」雖明知自己沒有多餘的時間，但若沙盜的殘餘分子殺來，我豈能見死不救，何況我曾親眼目睹他們把整個綠洲上的人殺個雞犬不留的暴行。

沙南見我關心他們的事，更是感激，忙道：「我們估計沙盜的人數在一萬二千人左右，我們在綠境十個大小族加上來的男丁超過了八千人，和他們本相差不太遠，可是他們都是能征慣戰，以殺人為樂的惡徒，就算人數比我們少，恐怕我們仍不是他們的對手，不過有大劍師領導我們，我們就不怕了。」

我沉吟片晌，道：「其他族的人知不知道這兩天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沙南現出尷尬的神色，道：「只是約略知道，因為這裏有條不成文的規矩，就是各族間不得偵察或干涉別族內部的事。」

我拍手道：「這就成了，我要你們放出聲氣，說我已給活活餓死了，屍體給拋到沙漠裏去餵了兀鷹，你們能辦到嗎？」

沙南自以為明白道：「大劍師果然滿腹奇謀，否則若給沙盜知道你在此，聞風先遁，要找他們就難了。」頓了頓道：「不若把沙霸殺死算了，免得他離開綠境後，洩漏了風聲，這人的心腸很壞，說不定會投靠沙盜。」

懷內的沙娜含淚道：「大劍師大人，求你殺了他替沙天大人報仇。」

我權衡利害，心想在這樣的情況下，婦人之仁，只會誤事，硬下心腸答應了。

沙娜喜得歡呼起來，竟拉開衣襟，拉著我的大手探了進去，按在她豐滿溫暖的胸脯上，才呻吟一聲，伏入我懷裏。

我為之大窘，幸好其他各人像視若無睹，一點不以為意。

若說我不感心動，那就是騙人的，所以這時想到的只是趕快回到帳裏去，道：「你們也給我留心一下，若發現有位年輕的美女來到綠境，最緊要不動聲色，先來告訴我。」

沙娜一震道：「大人，那是否你失散了的妻子？」

這問題更是難答，我嘆了一口氣道：「這事一言難盡，有機會我才告訴你。」

再談了一會後，我和沙娜回到帳裏去。

那夜自是風流不盡，春色無邊。

在情在理，我也應接受恩人沙天留下的小妻子，想他在天之靈也會安息了。

接著的兩天，我都留在帳內，不斷和沙娜纏綿做愛。

愛能又逐漸在體內滋長，縱使遇上巫帝，我也有信心和他一決雌雄了。

這天一早醒來，沙娜以她超卓的茶技服侍過我後，打開其中一個茶包，取出一包麵粉來，加水和好後混進酵母。以木模壓成一個個的麵餅，放在鐵板上，以慢火細心煎烤著。又另外烹了一小鍋駝肉湯，把煎好的麵餅教我浸進湯裏來吃，味道還真不錯呢。

這兩天來的相處，我和沙娜的感情已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沙娜照例讓我先吃，歡喜地接受我對她精湛手藝的讚賞。

我把一個餅浸過湯後，把她摟著，便迫她在我手上吃了。

沙娜俏臉忽然紅了起來，悄聲道：「大人！沙娜從未有過這麼快樂，和大人做愛時沙娜像到了天堂那樣。」

我笑道：「你現在想不想再遊天堂？」

沙娜媚笑道：「當然想！讓沙娜替你寬衣。」

我制止她的行動，皺眉道：「慢點！有人來了。」

沙娜望往帳門。

沙南的聲音響起道：「是我！有緊要事報告。」

我道：「進來吧！」

沙南揭帳而入，興奮地道：「大劍師失散了的妻子來了。」

我立即色變，遍體生寒道：「在那裏？」

兩人見到我的神色，都大感不妥。

沙南道：「消息是由離這裏五十多哩在綠境東端的白沙族傳來，聽說那女人生得千嬌百媚，把白沙族的族長白樹迷得神魂顛倒，竟把自己的十多個妻子逐了出來，讓那女人住進去了。」

我一時間心亂如麻。

這時最應該做的事，就是立即遁走，截著趕來此處的百合，然後趕到廢墟去。可是我怎能這樣捨下綠境的數萬遊民不顧呢？

我咬牙道：「繼續留意她的動靜，沙盜那方面有沒有甚麼新的消息？」

沙南道：「這事非常奇怪，他們像是忽然失蹤了，一點痕跡也沒有留下。」

我的心神全放在巫帝身上，那還有餘暇去理那些沙盜。

巫帝今次到綠境來，還要混進遊民裏去，不用說是因感應不到我的存在，找又找不著，惟有借助遊人的耳目探查我的行蹤。

當他從白沙族人處得知有我這樣的一個人到過綠境，給黃沙族人活活打死了，心裏會怎樣想，會有甚麼行動呢？

想到這裏，低聲吩咐了沙南，教了他若遇上巫帝時，應說些甚麼話。

沙南不住點頭，然後道：「我們選擇了今早在沙天族長墳前處決沙霸，請大劍師主持。」

我待要拒絕，沙娜猛拉我的衫角，眼中射出哀求的神色。

我嘆了一口氣，著沙南到帳外等我。

沙南出帳後。我在沙娜的侍候下，穿上黃沙族的沙漠裝，全身緊裹在黃席布裏，頭也包了起來，只露出一對眼睛來。

沙娜打開一個長箱子，取出一把劍來，配在我腰間，道：「這是沙天大人的劍，叫黃沙劍，是我們鎮族之寶，在沙漠上非常有名。」

我多謝後，拉著她走出帳外去。

沙南和十多個黃沙族的領袖人物，恭敬等待著我。

他們和我的裝束一模一樣，混入他們裏，別人無論如何亦無法發現我是個外族人，不過對具有邪術的巫帝來說，我就不那麼肯定了。

我們跨上馬背，往埋葬了沙天的沙丘馳去。

我正想詢問沙霸在那裏，迎面處一身穿白袍的騎士疾馳而來。

我一看下嚇得差點掉下馬來。

原來帶頭的白袍人身旁赫然是美麗的巫帝。

想不到她來得這麼快。

我應該怎樣做呢？

大劍師傳奇 卷十一終

## 卷十二 第一章 綠境之戰

這是「沙中綠境」的南端，有二十多口水井，黃沙族的人都集中到這裏來居住，所以篷帳特別稠密。

在資源匱乏的沙漠裏，生存之道全賴公平分配和自律，連帳屋的分布亦特別井然有序，寶貴的牲口都以兩重的圍柵團團圍著，上面又蓋了帳幕，稍減炎日和寒夜的威脅。四周遍植能遮蔭的大樹，倒也生氣盎然，難怪能成為沙漠裏最著名的地方。

帳屋一組一組的聚在一起，每組達數百單位，被寬闊的道路連接起上來。

這時綠境裏一片和平安逸。

牧羊者趕著近百頭肥嘟嘟的羊兒往最外圍的山坡吃草；幾堆小孩們正在玩著各種遊戲；婦女們坐在帳外幹著縫紉的工作；沙民在帳與帳間拉起繩索，掛上千里駝的肉塊讓太陽把它們曬成乾肉；駝鳴馬嘶此起彼落。

就是如此寧和安逸的時刻，大地上最可怕的惡魔巫帝策馬逐塵而來。

我強壓下心中的震駭，硬著頭皮迎上去。

兩批騎著馬的人終於在路心相遇。

所有人的目光不由自主集中往巫帝身上，一來因為她天使般的美麗外表，更使人注目的是她身上穿的甲冑大異於沙民，但在烈日下仍是那麼沉穩冷然，絲毫不受溫度的影響。

巫帝凌厲的眼神緩緩掃過我們，眼光到處，沙南等人都下意識地避開去，不敢和「他」對視。

當他的眼光來到我處時，我亦模仿他們，一觸即垂下目光。

巫帝的目光毫不停留移到旁邊的沙娜處，再移了開去。

看來他並不能由我的眼睛把我辨認出來，又或他心中有數，只是在施展詭計，對於他我是愈來愈沒有把握了。

沙南兩手分按左右胸脅，在馬上向白沙族的族長白樹施禮道：「白樹族長，不知是沙漠裏那一道風，把你送到這裏來呢？」

白樹看了看冷靜若岩石的巫帝一眼，神氣地道：「沙南大人，白樹今次到來，是為了幫這位高貴的女劍士，來探問一件事。」

沙南好奇地打量了巫帝後，向白樹道：「白樹族長請說吧！只要沙南知道，定會如實告訴你們。我們是兄弟之族嘛！」

巫帝一陣嬌笑，道：「聽說這裏最近有外人闖了進來，沙南大人可否詳細道來。」

誰也想不到「他」的本地語說得這麼好，齊感愕然。

白樹在旁加以解釋道：「沙南大人請說吧！因為這人極可能是女劍士的大仇家，今次女劍士到這裏來就是要追殺他。」

我心中暗自咒罵，這白樹惹禍上身仍不自知，還沾沾自喜以為釣上了位「美女」

沙南忙依我之言，把事情說出，當然隱去了最關鍵的部份：那就是我並未死去。

巫帝的眼神一點變化也沒有，教人完全不知道他在想甚麼，最後冷然問道：「他的屍體在那裡？」

沙南立即以我早提供了的答案道：「我們把他的屍體棄在荒漠裏讓禿鷹啄食，昨天才有人去看過，連骨頭也沒有半塊剩下來。」

巫帝眼中邪光大作，罩定沙南。

我知他正以邪力探查沙南腦中的思想，心知要糟，忙將靈能送去，鑽入沙南神經裏，幻起一幅沙漠裏的禿鷹啄食「我的殘骸」的情景，同時凝起我被毆打虐待的種種假象。

眾人都大感異樣和駭然，不安地望向兩眼生光的巫帝。

巫帝邪光斂去，點了點頭，向白樹道：「看來我的仇人真的死了。」

我心頭一鬆，想不到如此容易把他騙過了，完全不知我在暗中動了手腳，真要多謝我從太陽處獲得的奇異能量，那是巫帝知識外的一種力量，所以他察覺不出來。

信心在我心裡增長著。

白樹向沙南說了幾句道謝的話後，正要離去的當兒，蹄聲在右側響起。

我們齊往那裡看過去。

四名騎士由帳篷間馳來，中間押著的是解赴刑場的沙霸。

他雙手被反綁背後，頸子給繩索套緊，被牽在帶頭一名騎士手裡，臉若死灰。眼睛給黑布縛著，但大口卻沒有給堵塞著。

我的心立時不受控制地忐忑狂跳起來。

巫帝雙目邪芒再盛，冷冷道：「這人犯了甚麼事？」

沙霸張口便大叫道：「我是無罪的！我──」

沙南亦是個厲害人物，暴喝道：「封嘴！」

其中一名騎士飛起一腳，踢在他臉門處。

沙霸慘嚎一聲，仰天跌倒。

我知道形勢危急，向身旁的沙娜傳出心靈的訊息道：「殺了他！」

沙娜一聲尖叫，撲了過去，狂叫道：「你這賤畜生！」拔出匕首，當胸插去。

「噹！」

巫帝纖手一揮，擲出另一把小刀，把沙娜的匕首擊得甩手脫飛。

沙娜給小刀驚人力道一帶，踉蹌側跌，把虎口流血的手捂在小腹處，痛得叫不出聲來，臉上血色退盡。

我嘆了一口氣，縱使心痛欲絕，亦只有忍氣吞聲。

全場駭然，想不到這美若天仙的女子，飛刀準確不用說，力道竟是如此驚人。

沙霸雖目不能視，仍感到現場異樣的氣氛，以為事有轉機，叫嚷道：「我是給那妖──」

這時我的力量已鑽入他的身體，到了他舌根處。

沙霸咽喉「咕咕」作響，說不出話來。

接著兩眼一翻，昏倒地上。

巫帝眼中邪光大盛，往我射來。

他終於發現了我。

我知道惡戰難免，甚至逃亦逃不了。一把甩去纏臉的長布，「鏘！」一聲拔出長劍，哈哈一笑道：「好！便讓我大劍師蘭特看看，究竟是邪魔附身的人厲害，還是人類厲害一點。」

我故意點明身分，是教白樹等蠢材，不要捲進我和巫帝間的鬥爭裏，以致白白送命。

白樹等愕然往我望來。

巫帝眼中邪光倏地達到最濃亮的程度，這時任誰也可看出她的可怕了，人類怎會有如此恐怖的目光。

馬兒的反應尤其劇烈，跳啼狂嘶，一時形勢混亂至極點。

「鏘！」

全場不論沙南或白樹的人，都掣出武器，向著巫帝，那是出於一種對巫帝這般生物的一種本能反應，同時亦須苦苦控制慌亂了的座騎。

白樹是唯一未拔劍的人，不能置信地看著散發著陰寒邪氣的巫帝，正要說話。

巫帝側身探手，以肉眼僅可察覺的高速，纖美的手捏上白樹的天靈蓋。

白樹七孔和頭頂鮮血激濺，當場斃命。

巫帝看也不看，收回血手，剛回復平衡時，剛好是白樹「篷」一聲倒撞地上的時刻。

白樹的座騎仰跳前蹄，發出驚天動地的一聲長嘶，似在悲號主人的橫死暴斃。

這一切發生得太快了，快得沒有人來得及反應，何況根本被嚇呆了。

這美女一抓之力，比巨熊的爪更有力，更能賜予死亡。

眾人的臉色有多難看便多難看。

我大喝道：「巫帝你若答應我不傷害這裏的任何人，我便和你決戰直至分出生死。」

巫帝眼中射出強烈的仇恨，凝定我道：「你根本走不了也不敢走，因為怕我會殺光了這裏所有人，所以為何我要答應你？」

我已完全豁了出去，回復了往日面對強敵時的從容，微笑道：「你即管看吧！只要我潛進沙漠裏，再多一百個你也找不到我出來。」

巫帝眼中閃過一絲我從未見過的奇異神色。

那是尊敬匹配得起他對手的神色。

以他那種生命形式的獨有方法表現出來。

果然他道：「好吧！我答應你，因為你是個好的對手，何況只要殺死了你，他們便注定很快會更悲慘地收場。」

我知道和他說話亦沒有甚麼實質的意義，逐向沙南等喝道：「你們所有人全躲到帳幕裏去，因為這位美麗女劍客的體內藏了隻比所有沙盜加起來更厲害千百倍的妖物，我以大劍師的聲譽保證絕無虛言，沒有人敢說你們避開去是畏怯的行為。」

我故意不注意沙娜，以免惹起巫帝對我們關係的疑心。但卻把訊息傳到她的心靈裏，教她如何做。

巫帝一言不發，絲毫不以我稱他作妖物而生出情緒上的反應。

他並非是除了恨外再沒有其他的情緒，否則也不會讓我發覺他流露出來那一閃即逝的尊敬之色，不過只是短暫而罕有罷了！

沙南等早心膽俱寒，聞言下馬扶起沙娜，命所有人迅速散進營帳裏。

不一會附近一片死寂。

兩聲慘嘶響起。

巫帝和我的座騎同時倒斃地上。

巫帝輕鬆地躍到地上，拔出劍來淡淡道：「我不喜歡騎在馬上的感覺。」

我這時亦躍立地上，哂道：「你為何如此憎恨其他生命，跳下來不是可免去殺死牠們嗎？牠們並不懂得和你爭霸的。」

巫帝冷笑道：「強者生存，這是宇宙的定律，若上天肯給牠們機會，牠們亦可以像我們般成為與你們人類爭雄的死敵。事實教曉了我們，大地只是屬於最強的那種生命，其他一切都須被強者滅絕，否則就不配為最強者。若你們人類明白這道理，我們便不能憑著一個良機壯大起來了。」

我凜然道：「你們本來究竟是甚麼東西？因何會突然進化得如此厲害？」

巫帝平靜地道：「我是因為尊敬你是一個對手，才放下對人類的厭恨，和你說了那麼多話，動手吧！」

我失笑道：「好！我們比比劍法吧！讓我看看你能否以劍把我殺死。」

接著冷喝一聲，箭般標前，橫劍劈去，心中湧起力掃千軍的慘烈情緒，剎那間把劍法發揮至極盡的巔峰。

巫帝玉手微動，一道寒芒疾砍在我的黃沙劍的鋒緣處。

「叮！」

響徹全場，蓋過了遠近所有駝馬的嘶叫聲。

一股冰寒透劍而入，使我差點把劍不住，腳步微一蹌踉。

巫帝一聲怒叱，手中長劍幻起重重劍影，水銀瀉地般往我正面刺來。

我知道絕不應該和他比速度，但又不能不和他比。

速退兩步，黃沙劍由下刺上，一連串金鐵交鳴聲裏，連續挑開他似暴雨攻來的十八劍。

太陽當頭高照。

我感到能量源源不絕由天上太陽以光熱貫頂而入，使我全身充盈著用之不竭的力量，擋到第十八劍時，大喝一聲，搶入對方劍芒裏，黃沙劍乍吐，飄乎不定，掩住對方眼，也不知要刺往那裏去。

巫帝何曾見過我不受他邪力影響時的精妙劍法，而且更是以能與他速度相埒的迅速使出來，竟首次被我迫退了三步，擋得左支右絀，辛苦非常。

帳內偷窺著的人立時歡聲如雷，為我打氣，叫得力竭聲嘶。

巫帝退而不亂，轉瞬守穩陣勢，劍勢轉趨凌厲，擋了我十多劍後，一聲清叱，劍芒暴起，像一道閃電般激射而至。

我感到眼前盡是劍芒、寒氣狂飆般撲面而來，全身似忽給掉進冰窖裏。

巫帝這一劍的速度完全不受大地上物質極限的規制，就若一道光般快捷。

退亦來不及了。

我沉喝一聲，仰天翻倒，然後橫滾開去。

「篷！」

適才臥身處竟被他的劍劈裂了一道十多呎長，深數呎的長坑，塵土草屑濺飛上三十多呎的高空，聲勢駭人至極。

所有帳幕內的人同時啞口無聲。

我才躍起身來，眼角人影一閃，巫帝不容我有片刻喘息之機，長劍抹向我頸側，又快又狠。

真正比起速度來，我雖說比前大有改善，仍是遜他一籌。

我可以憑仗的是戰略和劍術。

猛一矮身，劍柄往上撞去，正中對方劍尖。

本來我的力道絕及不上巫帝，可是基於力學原理，手握著劍柄的力道自是比離握手最遠的鋒刃大得多。

我有意全力施為下，巫帝首次長劍盪起，差點離手甩脫。

「他」美麗的公主胴體就在五呎近處，空門大露。

我怎會放過這千載一時的機會，黃沙劍一沉一標，猛刺他脅下的空檔。

巫帝大喝一聲，揚手把劍揮上高空，也不知如何俯前擺了一擺，在我以為刺中他時，已被他把黃沙劍挾在脅下，同時扭身，不但想硬把黃沙劍奪去，另一手還撮指成刀，猛刺向我頸側。

我不驚反喜，順著他拖扯之勢，往他撞去，同時把融混著太陽能量狂輸進他體內。

巫帝全身劇震，觸電般彈了開去。

同一時間龐大無匹、冰寒至極的邪力由黃沙劍倒撞而回。

兩股力道相激下，我像斷線風箏般被拋飛開去。

「蓬！」

我感到自己背脊撞在一個圍欄處，木欄斷折聲「啪啦」驟響。

「砰！」

我終掉實地上。

欄內的健馬驚得跳啼狂嘶。

我深吸一口氣，借助天上炎陽源源不絕輸來的能量，驅走了寒氣。心中駭然，想不到在這種情況下巫帝仍有反擊的力量。

跳起來時，剛好看到百步外的巫帝，伸手接著由高空翻滾跌下來的長劍。

我狂喝一聲，往他撲去。

長劍卻緩緩刺出。

每刺前少許，劍上的靈力便愈是凝聚。

奇妙的事出現了。

剎那間我進入了忘我的境界裏，心頭平靜一片，連少許漣漪也沒有。

我就若宇宙的核心。

整個綠原和原外沙漠的所有能量都集中到我身上，再由劍鋒激射出去。

太陽的能量由頭頂似狂潮般湧進來，進入體內，與我的靈能同流合匯，通過握劍的手，由刃尖湧向肅然持劍的巫帝處。

巫帝眼中首次露出驚慌的神色，抬頭瞅了天上豔陽一眼，終於發現了我和太陽間玄妙的關係。

我心中充盈著對人類和宇宙無盡無窮的愛意，融在龐大無匹的靈能裏，向巫帝送過去。

巫帝的秀髮被靈能的流量激得飄飛狂舞，但嬌美的身體卻像一座崇山般逆風屹立。

他兩眼邪光倏地暴漲，就若天上的圓月，來到他的眼裏，大喝一聲，逆流而上，長劍迎向我的劍尖。

同一時間，天地暗黑下來。

不知何時，原本萬里無雲的晴空，漸漸變成了烏雲密聚。

天地色變。

源源不絕的太陽能迅速減弱。

「噹！」

驚天動地的激響，在刃鋒相擊的剎那響起。

兩把長劍同時寸寸碎裂。

我們兩人衝勢不止，撞到一塊兒。

肩頭傳來一下撕心裂肺的狂痛，冰寒潮水湧入。

若非我扭側了身體，巫帝這一下側身肘撞，保證可把我的胸骨撞個粉碎。

同一時間我的膝頭頂在他的腰側處。

我和他同時蹌踉後跌。

當我掉在地上時，全身幾乎冷僵了。

天上全是密布的烏雲，截斷了太陽對我的能量供應。

我幾經辛苦，才勉力爬起。

「蓬！」

巫帝不知何時掩了過來，一腳狂蹴在我脅下處。

我給踢得凌空飛了起來，重重跌在三十多步外的一個帳篷上。

叫喊聲由帳內響起。

我勉力滾回地上，全身乏力，渾身疼痛。

沒有了太陽能源源不絕的支持，單憑我體內本身的能量，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由地上往巫帝望去。

只見他頹然跪倒地上，披頭散髮，喘著氣看著我。

我雖然受了重創，他的情況看起來亦好不了多少。

一聲尖叫劃破了死靜。

沙娜舉著匕首不知由那裏衝出來，向巫帝撲過去。

我發出驚天動地的狂喊，奇蹟地由地上彈起來，狂嘶道：「不要！」

卻來不及阻止慘劇的發生。

沙娜已撲在巫帝身上，提著匕首插往巫帝心窩。

「啪！」

匕首斷折。

沙娜整個人被巫帝發出的反震之力，玩偶般拋上高空，眼耳口鼻鮮血狂噴，還未跌回地上時早玉殞香消。

我心中湧起悲淒憤激，鋪天蓋地的激烈情緒，倏忽間我已半瘋狂地撲到了巫帝身前，全力一拳向他臉門轟去。

就在此時，急劇的蹄聲，在我身後由遠而近馳來。

在我尚未清楚發生甚麼事時，巫帝嘴角露出一絲殘忍的笑意，一手抓緊我的拳頭。

我全身力量消去，跪倒他面前。

巫帝完全不理會由我後方衝奔而來驚天動地萬馬奔馳的蹄聲，冷冷看著我道：「蘭特今次你死定了，現在你心中只有恨而沒有愛，是因為我殺死了你的女人吧！」

模糊間我聽到「沙盜來了」的聲音在四周響起。

「篷！」

沙娜失去了生命的身體掉到地上的聲音傳來。

我心中一震，化悲憤為力量，全力一抽拳頭，把仍緊握著我不放的巫帝拉得往我傾來，我一頭便向他臉門頂過去。

巫帝哈哈一笑，輸出邪力。

我像全失去了重量般往後滾去，翻了十多轉後，發覺左右全是馬腳。

竟溜進入了殺進綠原來的沙盜裏。

也不知給多少馬腳踐踏我身上，不過比起巫帝輸進體內的邪力，那是微不足道的痛苦。

我知道時間緊迫，拋開沙娜慘死帶來的悲痛衝擊，專志凝神，運聚心頭僅餘的一點靈能，驅趕控制著神經的陰寒邪力。

沙盜驚呼聲連串響起。

我勉力往巫帝方向看去。

只看見人仰馬翻中，巫帝拳舞腳踢，硬生生在密麻麻的沙盜群裏殺出一條血路，向我迫來。其中一名沙盜竟給他連人帶馬揮上半空，那種慘烈驚人處，非是親眼目睹，絕難相信。

沙盜們給激起兇性，不明就裏下也瘋狂向巫帝圍攻。

巫帝顯然在方才的激鬥裏耗用太多能量，一時間只能以肉體的力量對抗沙盜的狂攻。

我感到背後火光熊熊，驚叫嘶喊不絕於耳，當然是沙盜正幹著殺人放火的勾當。

我俯伏地上，仍然未能恢復動彈的能力。

一束陽光在這危急存亡的時刻灑到身上。

我心中閃過一絲希望，知道巫帝近乎枯竭的邪力再控制不了天上的烏雲，被炎陽破雲而下，忙全神吸取太陽的能量。

慘叫聲不絕於耳。

巫帝愈迫愈近。

我勉力站了起來。

風聲驟響。

我反手抓著標刺背的長矛，把一個沙盜拖下馬來，順便踢了一腳，了結了他。

三名沙盜策馬衝來，刀斧齊往我身上招呼。

我的一腔恨火，終找到發洩的機會。

長矛連揮。

三盜紛被挑下馬背。

我乘勢躍上其中一匹駿馬的馬背上，長矛運起，把趕來的沙盜掃得鮮血激濺，人仰馬翻。

四周的慘烈形勢，映入眼簾。

最少百來個帳幕陷進了火海裏，混亂之中也不知來了多少沙盜。

盡是幢幢戰馬和沙盜，橫撞直衝，追殺由帳幕裏倉猝中湧出來逃命和反抗的黃沙族人。

哭喊聲震天響起。

另一邊則是巫帝橫擋路心，與蜂擁而至的沙盜殺成一團，阻止了沙盜深進綠原之路。

我看得怒憤填膺，一聲發喊，往頭紮黑巾的沙盜殺去，手下毫不留情，見人便挑，摧枯拉朽般殺進如狼似虎的沙盜群裏。

巫帝的狂喊聲從後傳來道：「蘭特！你不守諾言想走嗎？」

附近的沙盜聽得蘭特之名，齊齊一震，駭然往我望來。

我悲笑道：「你要我走我也不肯走，先清理了這群垃圾，我才和你算帳。」想起沙娜的慘死，要我不和他拚命才怪。

說話間，又十多名沙盜喪命矛下。

巫帝大叫道：「好！我也很想殺人，讓我們殺個夠吧！」

我不再多言，一邊吸收太陽的能量，一邊往另一方衝殺過去。

四周的沙盜，給我和巫帝殺得心膽俱喪，紛紛往四外逃去，可是剛衝來的沙盜卻完全不知發生了甚麼事，紛紛衝上來送死。

巫帝這時亦搶得一匹馬，追了上來，一前一後和我衝殺往沙盜聚集肆虐處。

斧光劍影裏，忽然間眼前一空，沙盜的屍體躺滿了身後。

前面近綠原外圍處，沙盜的主力大軍布陣在山上斜坡下，怕有上萬之眾。

殺進綠原的只是他們的前鋒部隊，給我和巫帝一陣衝殺，已是強弩之末，毫不足懼，黃沙族的人應可輕易應付。

我豪情湧起，拍馬往沙盜的軍容鼎盛的戰陣馳去。

天上的烏雲被烈日照射得破碎支離，東一塊西一團的，再遮擋不了陽光。

體內充盈著新的能量。

盜陣一聲發喊，千百支勁箭漫天向我撒來。

我舞起長矛，把勁箭完全封隔。

瞬眼間我已來至陣前，勒馬停定，大喝道：「黑蛇在那裏？」

近山丘頂處一把雄壯的聲音喝回來道：「我就是黑蛇，爾是何人？」

我尚未答話，巫帝策著馬兒，旋風般由我身旁掠過，掣著搶回來的大斧，殺進沙盜陣內。

想不到他竟會變作與我並肩作戰的戰友，心中一嘆，大喝道：「黑蛇今天你惡貫滿盈，讓我蘭特來取你狗命！」說罷由左側往山上殺去。

「蘭特」之名一出口，沙盜立時亂上加亂。

黑蛇狂喝：「殺呀！」

慘烈的戰事全面拉開。

我和巫帝像比賽似的往上殺去，可憐的沙盜雖然悍不畏死般攻來，仍阻不了我們片刻的攻勢。

沙盜一生都在屠殺其他沙漠裏的民族，想不到今天也有遭到同一待遇的命運。

我和巫帝不分先後抵達山丘的最高處，立時由左右往在中間心膽已寒的黑蛇和沙盜的將領殺過去。

這時的沙盜潰不成軍，近半數人未待我殺至，發了瘋般往沙漠方向逃去。

黑蛇見勢不對，一聲發喊，亦往沙漠外策馬奔逃。

巫帝一聲尖叫。

黑蛇和數百個護在他旁的沙盜的座騎全部噴血倒斃。

黑蛇等全給拋到斜坡處，和馬屍一塊狼狽萬狀往下滾去。

我追了上去，趕上瘦長紮實的黑蛇，長矛貫胸而過，了結了這兇人殘暴的一生。

沙盜完全失去了鬥志，剩下的人似逃最可怕的瘟般逃往沙漠去，沒有馬的人則亡命奔向大漠裏。

我勒馬停定，往巫帝望去。

巫帝傲立馬上，在百多步的遠處冷冷凝視著我。

我淒然笑道：「隨我來吧！沙漠處比較靜一點。」

巫帝旋風般策馬繞往小坡下游處，攔在前方沉聲道：「不要再施詭計，到了沙漠，我要找你便困難了。」

我強忍悲痛道：「放心吧！你殺了我的女人，我定要和你分出生死才罷休，何況你亦消耗了大量邪力，否則現在也不會陽光普照吧！要逃走的可能是你而不是我呢？」

巫帝淡淡道：「可是你現在的心中卻有恨而沒有愛，所以對我再沒有半點威脅的力量。」

我躍下馬背，提矛向他迫去，應聲道：「只是太陽火熱的能量，已足可把你制伏。」

巫帝一聲嬌笑，跳下馬來，閃電移前，一斧往我劈來。

我把能量凝在一矛之上，往斧鋒挑去。

「鏘鏘！」

矛斧同時斷折。

他因為再不怕我的愛能，所以蓄意震斷雙方的兵器。

巫帝拋開斧柄，欺身而上。

我擲下剩下半截的矛桿，手肘一揚，擋了他的重手，轉身以另一手的掌背劈在他背心處，同時送進太陽的熱能。

巫帝雖震了一震，身子卻像塊萬斤巨岩般晃也不晃，手肘猛撞在我背心處。

我如受雷擊，口中一甜，噴出一口鮮血，凌空滾落斜坡去。

巫帝仰天狂笑，得意之極。

今次再遇到的巫帝，比以前人性化多了，不知是否受到公主人體影響。

心中叫糟，因沙娜慘死而沒有了愛的靈能，竟對巫帝沒有半點威脅，我今次真是死定了。

轉念間滾至坡底。

巫帝怕我逃進沙漠裏，如影附形追來，我還未站起，給他飛起一腳，正中背心。

我腦際一陣暈眩，張口噴出另一口鮮血，同時聽到肋骨折裂的聲音，狂痛下斷線風箏般旋轉著飛跌開去，俯伏到灼熱的沙子裏。

我連吸收沙子熱能的力量亦失去了。

巫帝得意的狂笑聲由遠而近。

就在這時，

蹄聲驟響。

一聲嬌叱傳入耳中，接著是飛雪熟悉的嘶叫。

巫帝驚呼響起。

我剛想到是百合及時趕來時，背心給人一把抓著，提上馬背，身體早挨入了百合溫暖的懷裏。

飛雪放蹄急奔。

我心神一鬆，支持不住，昏了過去。

## 第二章 萬里逃亡

當我再醒過來時，發覺仍在魔女百合的懷裏，飛雪的背上。

一騎兩人，逆著大漠黑夜的寒風全速馳騁著。

我挨在百合懷裏，這個角度看上去，剛好看到百合輪廓的線條，

在星夜的映托下，她的玉容美麗至令人難以相信的程度。

整個沙漠和天上的星辰和我們共舞著。

我湧起對沙娜慘死的悲傷，呻吟起來。

百合把凝定前方某處，若有所思的眸子收回來，低頭往我瞧來，眼中射出憐愛的神色，柔聲道：「小情人！你的心中充滿了悲傷，對你的身體，絕對沒有半點好處。」

我嘆了一口氣，苦笑道：「我知道！可是我的心情卻沒法改變過來。」

她的美眸亮了起來淺淺一笑，仰起螓首，望進深廣無盡的星空，像一個母親向兒子循循善誘地道：「看宇宙是多麼奇妙！甚麼是開始？甚麼是結束？何謂生？何謂死？誰答得上來。所以又何必為已逝去或自己根本不知道的事而悲傷？享受和百合在一起時的珍貴時刻吧，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到達了盡頭，和你在一起的日子絕不多了。」

我一震道：「不要嚇我！」

百合深情地望著大漠上令人觀止的廣袤星夜，嘴角逸起一絲淡淡的笑意，油然道：「小情人啊！生生死死算哪一回事！宇宙只是不斷循環和重複，但每次重複都生出了變化，由盛至衰，衰而至盛，故有生必有死，你若連死亡亦懼怕，百合以後再不傾心於你了。」

我終於被她充滿智慧的「情話」，挑起了強烈的愛意，長嘆道：「我可以不把自己的生死放在心上，卻不能漠視你的生死，這難道錯了嗎？」

百合道：「小情人說得好！你是個很易心軟的人，否則你剛才極有可能殺死巫帝。我一直在旁窺伺，直到最後一刻，才忍不住出來救你。假設你真能完全漠視生死，包括別人的，巫帝應已敗於你手下。」

我愕然道：「你甚麼時候到的。」

百合俯頭往我望來，眼睛閃爍著汪洋般的深情，溫婉道：「你和巫帝未碰面時我已到了。」

我奇道：「那為何不著我早點逃走，不是可避過巫帝嗎？」

百合道：「傻孩子！你今次到沙漠來，不是要和巫帝決一死戰？他肯送上門來，為何要拒絕呢？只有面對挑戰，你的潛能才能全面激發起來，這個險是不能不冒的。」

我苦笑道：「殺了巫帝，不是等若也殺了公主嗎？」

百合道：「巫帝就是看準了你會因此心軟，所以才處處佔得上風。」

我一呆道：「你是要我連公主的生死亦不顧慮嗎？」

百合輕笑搖頭，道：「我豈會迫你做違反自己意願的事，你看著吧，百合對我的小情人最有信心。」

我對她湧起紅顏知己的深刻感覺，問道：「巫帝是否在後面追來？」

百合望往前方，點頭道：「是的！他正在後面追來，力量還不住增強，以飛雪的速度跑了兩天兩夜，仍未能把他甩下。」

我駭然道：「我竟昏了兩天兩夜嗎？」

百合幽幽一嘆道：「我已不住把愛能輸進你體內，可是你心中充滿對死亡深沉的悲哀，所以復元的速度非常慢。」

我終於明白了她的用心，點頭道：「我明白了！」心神完全放在緊挨著的美麗胴體上，嗅著她獨有的芳香。

那是百合花的香味。

我的心神回到初遇她時那一刻裏。

百合籠在白紗裏，像深藏在不能透視的濃霧中，如此地動人、神秘。

想到這裏，我寧靜下來，感到百合的靈能源源不絕送入體內。

不旋踵我沉沉睡去。

那並不真是睡眠，而只是一種最深切的鬆弛和休息，無思無念，但意識卻清晰通透。

當我再醒過來時，情況大變。

飛雪逆著沙暴，背著我們兩人艱苦地前進著。

百合把她的絕世容顏緊裹在白紗裏，連那對攝魄的美眸亦藏在臉幕後。

我坐直身體，發覺復元過來，似乎比之往日更有力量。事實上每經一次危難，我的精神和力量都有長足的發展。

風沙沒頭沒腦迎面刮來。

在百合的幫助下，我把頭臉包紮起來，垂下臉幕，代替她策著飛雪逆風而行。

我們的心靈和肉體融渾一體，再無分彼我。

這是前所未有的感覺，即管和西琪一起時，亦沒有這種醉人的感受，不能達致如此濃烈的境界。

我的心靈向百合查詢道：「巫帝是否追上來了。」

百合的心靈回應道：「是的！他在我們身後約十哩許處，隨時都可以趕上我們。」

我駭然道：「他難道可跑得快過飛雪嗎？」

百合道：「在一般情況下，他的速度絕及不上飛雪，可是他卻製造出這樣一場風暴，使我們的速度大大減低，而他卻是愈迫愈近。」

我皺眉道：「那他為何不立即追上來，把我們殺掉，看來他的力量正在不斷增強中。」

百合在我心靈裏嘆道：「他正等待太陽下山的時刻，沒有了太陽，你的能力將會大為遜色，他對付我們來便容易多了。」

我咬牙道：「不若我們掉轉頭去找他？」

百合嘆道：「沒有用的，今早我曾掉過頭去尋他，可是他卻遠遠避開了。他比狐狸還要狡猾千百倍呢。」

我默然無語，策著飛雪，兩人一騎頂住不斷襲來夾雜著沙粒的狂風，在沙塵渾天飛舞，暗茫茫無盡極的沙海裏前進著。

我把靈能輸進飛雪體內，在這狂暴和視野迷糊的可怕世界裏相依並進。

那感覺便像一個忽然失明的人憑著感覺向前爬行著，狂怒的風沙在上下四周咆哮嘶喊。

這樣的情景下，根本沒有法子知道現在是甚麼時間。

我向百合詢問。

魔女百合道：「應是午後時分，我一直小心計算時間。唉！」

我明白她這聲嘆息的含意，因為那等若計算我們還有多少個小時可以活著。

忽地心中一動，想起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向魔女道：「奇怪得很，巫帝既能製造這樣一場遮天蔽日的風沙，早截斷了我和太陽的聯繫，為何不快點追上來，把我們解決？」

百合在我靈內平靜地道：「我亦曾經想過這問題，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當他和我們血戰時，難以分神去控制天氣，所以寧願待至沒有太陽的晚上。」

我把飛雪勒停，沉思半晌後，轉頭在百合湊上來的耳側道：「假若我們兩人的力量結合起來，應和巫帝相差不遠，他既能控制天氣，我們為何不可向他展開反擊，只要他一分神，便難以再控制這些風沙，我們可先一步逃進廢墟裏去。」

百合欣然道：「我們姑且一試，就算不成功，總好過坐以待斃。」

我微笑道：「我們雖不能真箇銷魂，但精神的融合，不也等若做愛嗎？來吧！讓我們純以精神做一次愛，挫一挫巫帝的威風。」

我一夾飛雪，繼續前進。

百合的靈能不住湧進我體內，再由我處倒流回她體內。

幾個循環後，我們的心靈融成一體，產生出旋風般的力量，往四外延伸出去。

風沙裏充盈著巫帝龐大的邪力，鐵壁般地難以攻破或加以影響轉移。

我心中一動，把聯手的心靈力量升往上空。靈覺不住往上攀升，不一會穿破了層層疊疊的煙塵雲幕，接觸到天上炎陽的光和熱。

我們心領神會，大量地把光和熱吸納，引往我們的肉體。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一道陽光破雲而下，照在我們身上。

那就似在一個無光的昏暗世界裏，忽然一道燈光，照射在我們身上。

更奇妙的事發生了。

就像在綠境裏雲散日明的重演。

陽光不住擴大，風沙的力量在此消彼長下，不住被削弱。

我們的心靈同時歡呼起來。

飛雪全身一鬆，放蹄疾馳。

我們奔到那裏，陽光即追到那裏，天空上的烏雲被破開一條長長的裂縫，蔚為奇觀。

飛雪的速度；倏地攀上頂峰，瞬間穿過了狂沙，又在萬里碧空下狂馳著。

我和百合揭開頭巾臉幕，歡呼聲中在光明的沙原縱情飛馳。

我轉過頭去。

百合豔絕當世的俏臉發著亮光，長髮在陽光照耀下閃閃生輝，隨風飄舞，那種超乎塵世的美態使我差點感動得掉下淚。

黃昏時分我們終於把巫帝甩掉。

百合在我耳旁輕輕道：「蘭特！我們必須停下來讓飛雪歇息，牠早透支了所有的力量，全賴你的異能挺著，再不讓牠休息，牠會力竭而死的。」

我嚇得和百合躍下馬背。

這時波浪般起伏的沙丘，被光禿禿的沙石平原所替代。

我們在這空廣的天地緩緩而行，頭頂稀稀落落地飄浮幾片薄得像葉般的雲彩。

夕陽由左後側射過來，把我們長長的影子嵌在荒原上。

兩隻信天翁在頭上吵鬧著飛過，為這全無生氣的地方添進了少許活力。

我瀏覽著四周的景色，儘管是我深情望向她時，她總以甜蜜的笑容回報，俏目閃著亮光，可人之極。

她的美麗是無可比擬的，尤其她洞悉世情的眼神，更使人傾慕神迷。

雖偶有因念沙娜的神傷，但在我蓄意忘記下，已淡了很多。

要勝過巫帝，靠的只能是愛而非恨。

飛雪精靈的眼愈來愈沒有神采。

我們不得不停了下來，坐看黑夜的來臨。

我像個小孩子般縮在百合香氣四溢的芳懷裏，享受著荒原的黑夜。

明月逐漸升上中天，她金黃的色光令天夢飄香兩顆明星亦要黯然失色。

在寬廣的月夜裏，我生出非常奇異的感覺，那就像我們忽然縮小了。

我們兩人一畜只是一個小點。

而整個沙石平原，甚至整片沙漠，亦只是茫茫宇宙中一個小點。

包圍著我們的天幕是無際無涯的一團漆黑。

百合柔聲道：「小情人！你是否對眼前這奇異的天地生出感觸。」

我點頭道：「告訴我！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百合輕嘆道：「在我比常人悠久的生命裏，我也一直思索著這個問題，你亦曾看過智慧典裏的描述，我們的太陽和其他以億計的太陽，分布在這虛廣的空間裏，永恆地放射著光，沒有甚麼原因，也沒有甚麼目的。」

我一震道：「不！一定有某種目的，只是我們不知道吧！」

百合道：「你快到廢墟了，不如直接向父神詢問，或者他能給你一個答案。」

我充滿希望道：「你不是說他因耗盡了能量，藏了起來不說話嗎？」

百合微笑道：「他既可把力量送給我們，我自亦可把力量輸給他，那他不是可答你的問題嗎？」

頓了頓，滿懷感觸地道：「你看看這夜空，幾億年前是這個樣子，幾億年後也將是這個樣子，它雖然也會有生滅變化，卻非是我們短暫的生命所能目睹的。」

我心中升起一股寒意。

絲毫沒有變化的億萬年在這一刻的前後無限地延伸開去。

不只是個人，甚至所有生命都是無關痛癢和微不足道地發生及發展著。

可是對人類來說，又或對我和百合來說，與巫帝的鬥爭確又是如此重要，儘管這廣闊的宇宙毫不關心人的一件瑣事。

可是人類的榮辱，對宇宙來說，只是在永恆的陽光裏有若微塵的一下跳躍。

現實就像一個個的火球和巨泥塊般的星體在虛空裏永不停息地滾動，

在無法量計的時空裏循環不休，漠視著一切的發生。

百合仰視著明月高照的蒼穹，幽幽道：「每當我仰望夜空，都會感到渺小和孤獨，依智慧典所說的，現在我們看到的星光，可能是億萬年前已離開那顆星體，到現在才射進我們的眼裏，這是多麼令人心顫的想法。」

飛雪這時發出了一聲輕嘶，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

我伸手撫上牠的大頭。

飛雪親摯地用鼻子來嗅我的手。

一個使我心顫的直覺升上心頭：生命正離飛雪而去。

百合嘆道：「不要白費靈能了，牠早耗盡了生命的能量，讓牠安息吧！」

我不能置信地摟著飛雪的脖子，熱淚湧出道：「不！」

牠還未見過大黑，怎能就此死去。

百合的秀髮在沙漠冰寒的夜風裏飄拂著，神情出奇地平靜，卻有種難言的淒迷與愴然的絕世美態，緩緩道：「即管宇宙亦有起始生滅，生命豈會例外，讓牠平靜去吧！牠已陪我走了很遠的路，我和牠都感到非常勞累了。」

我心中騰起強烈不祥的感覺。

## 第三章 瞞天過海

飛雪在臨天明前安靜地辭世。

我們強忍悲痛，把牠埋在掘出來的沙坑裏，勉強收拾情懷，愴然上路。

沒有了飛雪，我們更沒有把握甩脫巫帝的追蹤。

現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我們把身體藏在紗布裏，蓋上臉幕，攜手在黃沙上疾走著。

據百合說，以我們這樣的速度，三十天內將抵達沙漠的核心──廢墟。

我把精神全集中到緊握著百合那柔軟修長的玉手上，心中充盈著無盡無窮的愛意，她亦以相同的愛回報。

那是超越了肉體的深愛，是靈魂和靈魂間最深切的愛戀。

事實上沙漠也沒有甚麼可使我們分心的事物，除了渺無盡極微光閃爍的地平線和無邊無際的藍天。

黃昏後，沙石平原讓位於沙礫，我們走過時，印下了薄薄的足印，晚風來時，它們將會了無痕，或者這就像生命在宇宙的情況吧！鳥跡魚蹤，過不留影。

我有個很失落的感覺：就是無論我們在這微不足道的生命舞台上演著我們認為如何轟烈的大事，宇宙仍是不屑一顧的。

這或者是飛雪突然而來的死亡帶來的深思吧。這想法使我感到悲哀茫然。

沙礫逐漸變粗。

當明月再升上來時，腳下踏著的已是沙石夾雜的乾爽地面。

我有種不真實的夢幻感覺，在這浩瀚無際的空間裏，人都變小了。

我們不敢停留，默默趕著路，頂著夜深的寒風，茫然向著深藏沙漠裏的廢墟前進。

到天明時，前方突然被一系列的沙丘切斷了。

百合道：「這是到『魔眼』前的『迷離沙海』，佔地千哩，外圍處有個叫『丹旦拿』的綠洲，那是沙民最後一站，從沒有人敢越過『丹旦拿』到『魔眼』去的。」

我道：「巫帝會否在那裏等待著我們？」

百合微笑道：「只要我們在白天進入『丹旦拿』，還怕他甚麼，若他來找我們還求之不得哩！」

我們繼續走著，在沒有盡頭的月牙形沙丘上艱困地走著，每一步都會陷足進沙海裏去。

朝陽在東方的地平線露面，驅走了早晨侵人的寒意。

氣溫不住上升著。

沙丘連綿不絕，一直延伸至地平線之外無垠的遠處去。

使人很難想像黃沙外還有其他不同面貌的地方。

我們循著「之」字形的路線爬過一座又一座的沙丘。

在沙漠裏跑動確需很大的體能和學問，即管以我和百合超人的體質，亦要小心翼翼，不敢有失，以免消耗太多的體力。

一座座像一個豐滿美女胸脯的沙丘，內中暗含乾坤。

它們陰陽的兩面，迎風的一邊斜坡十分堅硬，沙子間隙極小，結實而緊密；另一邊卻剛好相反，鬆散浮軟，一踩上去便會直陷進到大腿處，把你燙傷燙熟，非常危險。

百合小心地細察沙子的顏色，判斷要走的路線，拉著我謹慎地走著。

我們也不知多少天沒有進食和喝水，全憑著超體能和充盈體內的靈能支持著，不過亦接近燈盡油枯的階段，實在需要找個地方歇下來，補充身體的需求。

巫帝始終是借了人的身體，那幾天追我們時又耗用了大量的體能，我才不信她會比我們好得多少。

我們在丘脊上夜以繼日地前進著。

時間完全在靜寂中溜失，只有黑夜和白晝默默無言地交替著，炎熱和寒風互換。

當我們攀上了一座差點是無法跨越的特大沙丘後，地勢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

沙丘外是比接近淨土那著名的彩石平原要大上百倍的另一彩石平原。

一眼望去，整個平原全由色彩繽紛的石頭和卵石舖砌而成，大地斑駁雜亂地呈現著白、藍、黃、紫等各種顏色。

一座座小山丘此起彼落地散布在這五光十色的奇異世界裏，教人難以相信世上竟有這麼美的地方，尤其在走過了這麼單調乏味的黃沙世界後。

我和百合相視一笑，攜手漫步。

我們心情轉佳，輕鬆起來，漠然地接受那威力籠罩著彩原的如火驕陽。

我向百合道：「我走了這麼多路，你不給點獎賞我嗎？今次相會後，我不但沒有抱過你，連你動人的香脣也未碰觸過一下。」

百合甜甜一笑道：「多付點耐性吧！我嗅到水的氣息，說不定能找到水源，讓百合自己洗個乾淨，再讓你有節制地侵犯，好嗎？我可愛的小情人。」

甜蜜注進我的心田。

我們邁過了一片藍白相雜鵝卵石的地面，越過了一條乾涸的河道，跑上一座山丘，沿著山脊以輕快的步伐走著。

極目北望，一座座的戈丘把地平線割成一截截，盡頭處隱見一條可穿越的峽谷。

百合拉著我打橫走下丘坡，朝著一堆亂石走去。

我心中忽現警兆，忙把她拉停下來。

百合亦是臉色一變道：「他在前面！」

我們躲到亂石之內，面面相覷。

想不到經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後，忽又碰上這惡魔。

百合道：「他似乎仍未發現我們。」

我點頭道：「是的！我現在和你的靈能無時無刻不緊密結合在一起，兼之我不斷吸收太陽的熱能，所以當太陽高掛時，他完全不可以把我們和沙漠分辨出來，可是到晚上便完全不同了，我們含蘊著的熱量，便像躲在一個漆黑的地方給亮起了的火把照得難以逃過他的偵察。」

百合仰望太陽的位置，擔心地道：「還有個多小時太陽便下山了，我們就算立即逃走，亦逃不了多遠。」

我咬牙道：「不若我們立即找上他，決一生死。」

百合搖頭道：「他定會避開我們的。那時暴露了行蹤，才真的糟透了。」

我想起他的速度可以和飛雪拚個高低，也是一籌莫展，嘆了一口氣問道：「其實就算到了廢墟，我們還是要和他這樣面對面見個真章，這事遲早發生，在那裏都沒有甚麼分別吧！」

百合眼中閃著奇異的采芒，伸出纖手溫柔愛憐地撫著我的臉頰，輕輕道：「那怎麼相同？父神的力量在那裏是強大的，縱使他暫時不能活動，但仍有很多針對巫帝的設施，否則巫帝亦不需如此千方百計阻止我們到那裏去，而且只有在那裏，我可以把自己奉獻給我可愛的小情人，所以我們必須到那裏去。」

我一震道：「不！你是不可以和我做愛的。」

百合平靜道：「乖乖聽百合的話吧！我不隨你到巫國去，是早知道巫帝定有方法佔據了公主的身體，所以才回廢墟去，向父神詢問對付巫帝的辦法。」

我嘆道：「百合！我總猜不透你的思想，那父神提出了甚麼方法？」

百合黯然搖首道：「父神說，巫帝是宇宙裏所曾出現過的擁有精神力量的生物裏最強大和最邪惡的一種，連肉身毀掉了仍可以潛進地磁裏堅強地活著，還能以遙感力作浪興波，除非能在廢墟的核心處，把他從公主的身體趕出來，再利用父神儲藏在廢墟核心內的能量，把他困死和解體，否則絕無消滅他的可能。」

我倒吸了一口涼氣，暗想在巫帝前逃命還來不及，那有可能把他擒到某處去，還要把他從公主的體內驅魔般逐出來。

百合在我耳旁輕輕道：「我們快走吧！逃得多遠便多遠，好嗎？」

我一把摟著她，在她鮮艷的紅脣深吻下去。

百合熱烈地反應著。

半晌後，我們兩人失魂落魄地分開，但眼神仍緊鎖在一起。

我感到勇氣陡增，思路亦靈活起來。

我忽發奇想，向百合道：「或者我們可以製造逃走的假象，把巫帝引走，那你豈非可以好好洗一個澡嗎？到那時再讓我好好享受你。」

百合豔蓋天下的美眸爆起智慧的光芒，道：「我也想過這方法，只是弄巧反拙，因為我們雖能把熱量送往遠處，卻不能及遠。而且熱量送出的速度，會大大超過我們的速度，移動的方式亦不同，怕瞞不過巫帝。」

我胸有成竹道：「這全都有解決的方法，隨我來！」

我拉著她走上附近一個小丘之頂，指著遠處那峽口道：「你看！只要我們把熱量輸定在那峽口外，到太陽剛下山時，再將熱量推進峽內，那便可做成我們消失在峽口的假象，巫帝假若追過，縱使見不到我們，只會以為我們走得很快，不會懷疑我們根本沒有到那裏去。」

百合歡喜地吻我一口，讚賞道：「果然是能令百合傾心的小情人，我猜巫帝亦會因大地仍藏有餘熱，而察覺不到我們仍留在這裏的熱量，故疏忽了真正的我們。」

我看了看快要沉進地平線的太陽，把臉貼上她嫩滑的臉蛋，柔聲道：「讓魔女和她的小情人合演一齣好戲給那唯一的觀眾欣賞。」

百合欣然一笑，心靈融入我心裏。

我全力吸取太陽的能量，往前送出。

熱能在我們的精神力量下，凝聚成球，越過落日下荒茫的大地，直抵丘下遠方峽口處。

我不斷加強那熱球的能量，務要使巫帝不會疏忽過去。

我知道巫帝是不會忽略任何事物的，因為他守在這裏，正是等待我們，太陽下山，他就會開始以邪力搜索整個地域。

太陽西沉。

當它最後一道餘輝熄滅時，我們立時把熱球送入峽內。

黑暗裏，寒風開始刮起來。

忽地一道人影輕煙般由另一個丘頂奔下，往峽口處追過去。

那鬼魅般迅快的速度，教人看得心生寒意。

百合高興地摟了我一下，拉起我的手，走下丘坡去。

我們像天真的孩子般在一堆亂石上跳躍著，不一會一個可愛的小水潭出現眼前。

在沙漠裏見到一個水潭，就像患了絕症的人遇上了能治好他的病的神醫，又或在海上遇險飄流的人看到了如茵的綠岸。

都是那麼令人心顫神動。

我們撲下去，在潭旁跪了下來。

「噗通！」

我把整個頭投進冰寒的潭水裏，貪婪地大口喝著。

我感到百合鬆開了手，站了起來。

我抬起頭來往她望去。

百合一邊寬衣解帶，一邊含笑看著我，那對美眸清楚地告訴我，她是在為我解開衣帶。

被服一件件由她身上滑落，直至她至美的肉體袒裎眼前。

百合嬝嬝婷婷移到潭邊，合攏雙腿，吸了一口氣，以一個最曼妙的姿態，插進了潭水裏。

潭水盪漾反映著神秘的月光。

我忙向百合看齊，脫掉衣服，躍進水裏。

百合迎了上來。

兩個赤裸的身體緊擁在一起。

忽然間，無情的宇宙再不無情了。

衪既能孕育出我們這種形式的生命，這種生命本身的歡樂便是最終極的意義和目的，使他們享受到生命最動人的一面了。

我們克制地略作親熱後，依依不捨離開水潭，赤裸地並肩坐在潭邊。

一切都是那樣地無拘無束。

我忍不住問道：「你對我是否一見鍾情？」

百合坦然答道：「我承認第一次見你時對你有很好的印象，但還未至於立即傾心。可是當小情人在帳內趁我假裝昏眩把我扶起時，我的身體告訴我了，小情人是百合苦候了數百年的那個人。」

接著微微一笑續道：「只有你才可完成一個渴望了數百年的夢想，至於詳細的情況，只有到了父神處才可以告訴你。」

我忿忿不平道：「於是就是所謂試探我，把我趕走了。」

百合失笑道：「不要那個樣子好嗎？弄得人家心也痛了。」

我涎著臉道：「你該怎麼賠償我。」

眼光不由貪婪地在她有若神物般的胴體上下巡察著。

百合把螓首枕在我肩上，幽幽道：「小情人，讓我們忍耐點吧！這事至關重要，我們親熱起來，定是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嘆了一口氣道：「吻個嘴總可以吧！」這叫退而求其次。

百合坐直嬌軀，幽怨地看著我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小情人！辛苦地忍耐著點吧！」

我伸手抓著她裸裎的香肩，點頭笑道：「當然可以！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便心滿意足，肉體的接觸雖是誘人但絕非必須，我要你永遠在我身旁。」

百合垂下頭去，默然不語。

那種不祥的感覺又再湧上我的心頭。

百合吻了我一口後柔聲道：「不要悲傷，只要我渴想的事能成功，效果可能比我活著更理想。」

我愕然起來。

她總是那麼令人莫測高深。

## 第四章 妙計克敵

次晨我們離開了色彩斑斕的大地，穿過了峽口。

峽外又是另一番景色。

眼前是一片乾透涸裂了的平原，除了偶有一座小丘外，就是一堆堆像給某隻神手隨意撒往地上的亂石，大小不一。

我們經過一夜的養精蓄銳，再接受頭頂上由烈日奔瀉而下的熱浪，踏足這毫無生機的大地。

到正午時分，地平線處出現了一片奇異的白色長條。

百合喜道：「明天我們便可到達『丹旦拿』了，那白條就是到那裏前有名的『鹽田白域』了。」

原來白色的是鹽田。

想不到沙漠裏仍有這麼多奇異的地方，以前我總以為沙漠裏只有灼熱的沙粒和石頭。

我們走得很小心，路線儘量隱蔽，巫帝即使守在前路，亦難以用眼睛察覺我們。

到了鹽田的外圍，太陽開始下山。

沒有了太陽的掩護，我們不敢穿越這片像個白色海洋的奇異地域，找了個避風的處所，相擁而眠，板岩就成了我們的大床，月色為被褥，說不盡的快意和溫馨。我從未試過和一個女人如此寸步不離地親熱著，偏又沒有肉體的關係。而這美女正是充滿傳奇、神秘莫測的魔女百合。

那種感覺確是曼妙無倫。

我吻著她動人的眼睛道：「告訴我，父神究竟是甚麼東西？」

魔女百合給我吻得身體似要融化，半呻吟著道：「小情人啊！不要這樣。百合比你任何一個小妻子，更受不得你的引誘和挑逗，莫忘了你是我守待了數百年的恩物。」

我憐惜地停止吻她，這時亦有點明白她為何寧要愛情，不要生命。正如西琪覺得沒有孩子的愛情是不完美的；對百合來說，沒有男女肉體結合的愛情，可能根本不算愛情。

百合再嬌喘了一會，幽怨地瞅了我一眼柔聲道：「這要從前代的文明說起，那是發生充滿了動人心弦事情的大時代，圓球進入了城內文明和城外文明的二元發展。」

我深吸一口氣，感到自己的思域無限地擴闊起來，時空在伸延著。

百合無限緬懷地細訴著：「大部分人被留在幾十個大城市裏，接受著軍政府嚴苛的思想鉗制和軍法統治。城外則是廢棄的村莊，受到災變影響的變異人與在苟且求存逃避軍政府追殺的叛軍，以及能有條件的城外生存的種族。」

「那些城市規模比現在任何城市都大得多，擁有我們不能夢想的高技能和可怕的武器，他們製造的飛船，能飛往比月亮更遙遠的星體，從事殖民和採礦的工作。」

我聽得目定口呆。

會飛的船，那是多麼令人驚異的事，我不由想起了小矮胖為我造的皮鳥飛。

百合幽幽一嘆道：「父神的前身就是這軍政府內最智慧的科技大師，他成功地發展出一種擁有人工智能的奇異機器，並與它結合，變成半人半機器的龐大智腦，那是人類進化的一種可能性和夢想，直到他身上才首次成功辦到。」

我急促地喘著氣，啞聲問道：「父神有沒有名字？」

魔女點頭道：「他叫作達加西！」

（有關達加西的事蹟，事見《超級戰士》上下兩集）

百合悠然神往道：「有一天，父神離開了我們這以太陽為核心的星系，開始作虛空裏的無盡之旅，也不知過了多少年月，父神收到了來自故土的訊息，知道大地上發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於是趕返圓球，才發覺整個星系全被一種可怕的生物佔據了，那就是巫帝和他的同類。」

「那是一種擁有龐大精神力量的殘酷生物，以屠戮其他生命為樂。他們只有仇恨而沒有科技，但卻可越過遙闊的時空，侵佔其他星系。當父神回來時，他們正進行把所有邪惡力量集中的實驗，準備搜探其他星系的生命，加以征服和屠殺。」

我想不到巫帝竟可怕至這地步，難怪以父神的超卓，仍只能和他鬥個兩敗俱傷。問道：「他們究竟是由那處來的？」

百合深沉一嘆道：「他們並非是由那處來的，而是原來就是圓球裏其中的一種生命體，名字叫作『人臉毒蜘蛛』，又或『毒寡婦』。」

我狂震道：「甚麼？」

巫帝那可怖雕像立時出現在我腦海裏。是的！那是一隻人臉蜘蛛的形狀，只不過比現實裏的蜘蛛大得多。失聲道：「這怎麼可能？」

百合道：「在這宇宙裏，沒有事是不可能的。他們的出現，始作俑者還不是我們自以為是的人類，長期的污染和奇異的放射性元素，使各種生命在人類思感之外默默地起著變化，其中進化得最厲害的就是她們那種毒蜘蛛，不但體形變大，還開始擁有思想，最後發展出比人類優勝得多精神異力，反過來把人類和所有設施徹底摧毀，人類的武器和攻擊對他們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我腦中閃過一幅幅想像裏的可怕情景。

百合續道：「父神和他們展開了驚心動魄的大戰，開始時父神處於完全的劣勢，可是父神不斷收集和研究有關他們的一切，最後反過來佔了優勢。於是巫帝和他的千萬同類把力量集中起來，與父神進行最後決戰。結果你也知道了，巫帝的同類全被殲滅，只剩下失去了肉身的巫帝潛進了地磁裏，等待復仇的良機；父神的身體則化成廢墟，藏在沙漠的核心處，從他的記憶裏釋放出生命的種子，製造出我們這一代的人類，可是鬥爭從未停止下來，現在已到了最後的關頭，若讓巫帝勝了，父神和我們都完了。」頓了頓嘆道：「可能宇宙裏所有生命也要完了。」

我深吸一口氣道：「為何巫帝這麼害怕人類的愛，難道他們自己同類間亦沒有愛嗎？」

百合道：「這或者要怪我們人類自己，巫帝他們長期在受到我們不斷破壞和蹂躪的自然裏長大，支持著他們進化的其中一個重要原素就是仇恨和毀滅。而他們本身亦是一種孤獨和以虐殺其他生物為生存之道的生物。母蛛是生物裏罕有和伴侶交配後把對方吃掉的生物。所以他們根本沒有愛，若讓這種人類的情緒侵進他們的神經去，會破壞他們生命的因子，把他們毀滅。」

我聽得不寒而慄，吁出一口氣，勉強收攝心神道：「他們既然互相憎恨，為何仍能合作起來去進行屠殺破壞？」

百合沉聲道：「仇恨是他們一切動力的來源，但他的智慧，亦使他們知道繁衍的重要性，在他們的世界裏雄蛛只是附庸，真正領導的都是女性，她們都是純功利主義的生物，巫帝就是她們裏力量最龐大的母蛛，在她的領導下，所有母蛛都團結起來，進行對宇宙的征服和破壞。只憑巫帝的力量，她並不能越過遙闊的時空，否則恐怕她早把其他同類也全殺個一乾二淨了。」

巫帝原來是母的，那以後就該稱「她」而不是雄性的「他」了。

百合道：「若今次人類勝了，我們將學曉前所未有的東西，從這大災難蛻變出來的新人類，會是宇宙的新產品，那顆種子就在你身上，而父神和我只是助你成長的媒介，這正是父神經過長期的思索，構想出來的偉大計畫，小情人啊！你現在明白了父神和百合的苦心嗎？」

我緊摟著她道：「百合！我愛你，我不想失去你。」

百合道：「你還不明白嗎？生命有形的部分可以死去，但無形的部分卻是永存的，縱使宇宙的生滅亦不可將它毀去，所以當你壯大起來時，便可像父神般把我復活過來，也可以使父神復活過來，百合的命運，全操縱在你手裏。

「父神在他無有止極的宇宙旅航中，在無數彩雲般飄著的星河裏，發現其中存在著無數奇妙的生命，而他們的目的都朝著進化的大道邁進，去認識一切的起始和終滅，探索宇宙更深邃更遙遠的地方，超越一切時空和想像，甚至最終超越宇宙的極限，這就是生命存在的目的使命。就算宇宙毀滅了，他們仍會守候著宇宙再生的良機，作出另一次的努力。」

我從未想過生命竟背負著這麼偉大的目的，聞言呆了起來。

百合柔聲道：「夜了！我們好好擁著睡一覺吧！明天我們會進入『丹旦拿』，巫帝定會在那裏等我們。」

次日天尚未亮，我們冒著清晨的嚴寒，穿越鹽田。

我們小心翼翼專揀較堅硬的鹽皮才踏上去，否則會踏穿鹽皮，陷足潮濕的鹽田裏。

過了鹽田後，依然是沙石平原。

兩個小時後，我們轉往西北的方向，穿過幾座高聳的山岩，然後登上一個陡峭高峻、長著稀疏樹木的山巒。

狹窄的山道曲折盤繞，崎嶇險惡，幾經辛苦，最後登上了近山頂處的窄道。

視野倏地擴闊至地平線的極處。

一片廣曠的平原展現眼前，草坪疏落地點綴著，星星點點地東一塊西一簇。

在平原近中心處有一片方圓達二十哩、長著稀疏樹木的綠野，隱見帳幕和白色的房屋點綴其間，在日照下白屋閃閃生輝。

晚霞中炊煙裊裊升起，說不出的安詳和寧靜。

更遠處滾滾黃沙，延伸往地平線外某一似若無限的遠處。

我深吸一口氣道：「丹旦拿！」

百合握緊我的手，偎入我懷裏，點頭道：「這就是大漠到魔眼的最後一站，這地方又叫『強盜的窩子』，因為只有最強悍的人才能在這裏生存。」

我道：「究竟是甚麼把沙民吸引到這偏遠的地方來呢？」

百合道：「『丹旦拿』不但有豐富的鹽礦，還盛產大漠裏最優質的茶葉，在沙漠裏茶葉的價值等若黃金，沒有了它沙民連一天都活不了。」

我不由想起精擅茶道的沙娜，黯然神傷。

百合道：「我們不若在這裏稍息，到下半夜才到『丹旦拿』去，那我們還有一個白天的機會可甩掉巫帝的追蹤。」

我點頭答應，摟著她坐了下來道：「以巫帝的速度，追上我們實在易如反掌，所以他才會安然在『丹旦拿』等待我們，不若我們採取主動，明天便到『丹旦拿』尋她晦氣，若能狠狠打擊，我們便可爭取那空隙先他一步抵達廢墟。」

百合欣然道：「你的想法總是大膽果斷，難怪你能成為人人景仰的大劍師，百合全依你的吩咐。」

我摟緊她在臉蛋上香了一口，把目光從她誘人的高聳胸脯移開，設法去想別的事情，問道：「我曾聽過有關魔眼裏沙女的傳說，你遇過她們沒有？」

百合點頭道：「當然知道，她們是父神創造出來的第一代人類，全是女性，大多還很美麗。體能都比常人超卓，尤其沙女那美麗的領袖。所以在魔眼那麼惡劣的環境裏，她們仍能在沙穴裏堅強地生活著，守衛父神失去了生機的身體。一粒沙子所含的水分，足可讓她們活上一天。不過她們的人數正不斷減少，現在只剩下十三人，巫帝的來臨，不知道她們仍有多少人能倖存不死。」

我好奇心大起，向百合印證道：「聽說會不時走出魔眼，到附近擄走精壯的男子交配，以生育下一代的沙女，是否有這回事？」

百合失笑道：「那是誇大了的說法，是由曾見到她們半裸著身體在沙漠出沒的好事之徒的狂想。她們根本不能生兒育女，亦沒有性慾的要求，但每到一段時期，她們會蛻變出新的身體，繼續生存下去，不受肉體死亡的威脅。」

我愕然道：「既是如此，為何她們的人數會不斷減少呢？」

百合黯然道：「沒有愛的日子，小情人你知否是何等難過，所以沙女都有強烈的自殺傾向，一場沙暴亦可促使她們去尋死。」

我駭然道：「為何會是這樣的？」

百合嘆道：「那是父神的錯誤，為了對付巫帝，他試圖利用他生物庫內記憶著的資料培殖新的人類因子，製造出更強大的新人類。經過了無數的失敗後，他才造出沙女來，那是一種不受感情左右的強橫生命，可是他卻料不到沙女因缺乏了生存的慾望，生出自毀的傾向，這活下來的十三個沙女，全賴特別強烈要保衛父神的使命感，才能活到現在。自經這次的失敗後，父神再不敢嘗試製造新的生命，只是把生命的種子釋放出來，任由他們自然成長，那就是現在的你們和其他動植物。」

我奇道：「那為何又有大元首、你、西琪和公主？」

百合道：「那是父神不得已而為之的事，不過這次他小心了很多，我和西琪她們除了小小的缺陷外，已差不多等若你們了。」

我吁出一口氣，抒洩出心中的震驚，一時找不到話說。

百合嬌軀一震，指著平原道：「看！」

我往她指著處俯視下去，只見一個小點離開了「丹旦拿」，迅速橫越平原，向我們休息的那座高山奔來。

那是巫帝。

可以想像「她」直追出「丹旦拿」之外，仍發覺不到我們的影蹤，於是憬然而悟，返回「丹旦拿」搜索我們，當仍找不到我們時，想到可能給我們愚弄了，於是再回頭來找我們。

假若我是她的話，定會守在這到「丹旦拿」必經的山道出口處，到了晚間再以她的靈覺遍搜整座大山，教我們無所遁形。

就算我們尚未來到，只要她緊守出山之路，縱使我們有太陽的掩護，仍逃不過她的銳目，那時她可遠遠躡著我們，到太陽下山時，就是我們的死期。

百合拉著我站起來道：「我們先找個地方躲起來，再想辦法。」

我環目四顧。

這山道一邊是陡峭的懸崖，另一邊是伸往峰頂的斜坡。

斜坡怪石巖巉，要找個藏身的地方不難，但若要躲過巫帝在夜間的搜索，卻是絕無可能。不過除此亦想不到其他方法，點頭答應，和她登上斜坡，躲在一堆亂石之後。

百合低聲道：「希望她不知道我們看到她走上來，一直搜往後方去，那時我們或可乘機逃進『丹旦拿』了。」

我搖頭道：「她若真是毒蛛進化而成的邪物，會比任何人都更有耐性，別忘記她結網捕食的堅毅沉穩，所以只會在蟲兒必經之路耐心結網守候著，而我們就是那些蟲兒。」

百合點頭同意，嘆道：「可恨我們這兩條小蟲兒，明知她張開羅網在那裏，仍不得不飛進網內去。」

我嘆道：「若有那破流仙城的皮鳥飛在就好了，我們可由山頂飛下去。不做任何多餘事的巫帝，可能根本不去理會天空有甚麼東西飛過。」

百合一震道：「這或者並非全無可能的。」

我亦一震望向她，同時往她身上望去。

百合搖頭道：「還是不行，我們飛行時，地上會出現影子，休想可以瞞過巫帝。」

我吻了她的香脣，微笑道：「你再想想。」

百合橫了我一眼，站起來道：「我明白了，你負責砍合適的樹幹做骨架，我則負責紮造骨架的樹籐，不過脫衣可不是我一個人的責任。」再嫣然一笑道：「和你在一起的日子真是一刻也沒有虛度的。小情人啊！百合愛你。」

我的心若被蜜糖融滲。

大地逐漸暗沉下來，星兒開始亮了起來。

寒風呼嘯著刮過我們身處的峰尖。

急就章的「布」鳥飛紮了起來，樣子雖非常簡陋，但看在我們眼中卻是此刻世上最可愛的東西了。

百合的身上只剩下貼身的褻衣，把她美麗的身段表露無遺，修長炫目的玉臂美腿暴露在空氣裏。

長髮在夜風裏拂舞著，似欲乘風仙去。

我身上則只有一條短褲，當然沒有絲毫寒冷的感覺。

我們伏在布鳥飛之上，不讓長風把它吹走。

巫帝應開始了她的探索，可是要搜遍整座大山，將須費她好一段時間。

我們耐心地等待著。

明月緩緩昇上地平線，揮散著金黃的色光。

我微笑道：「為何明月會這麼的美麗？」

百合笑道：「她的美麗是從太陽借過來的，因為她反映著太陽的光線。」

我大奇道：「甚麼？月亮不是自己發光的嗎？」

百合含笑搖頭，再沒有解釋下去。

高崖下遠處的「丹旦拿」點點燈火，令人想到那裏溫暖的床舖。

一切都像夢幻般地不真實。

驀然一股冰寒的感覺掠過我們的身體。

巫帝終於找到我們。

我和百合相視一笑，心靈結合起來，往巫帝的方向延伸過去，不一會把握到巫帝的存在。

她正朝我們狂奔而來。

儘管以她的體能，要來到峰頂也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即是說，她若要奔回頭去，也須相若的時間；而我們只要短短的片刻，就可飛下山去。

時間飛快地流逝。

巫帝愈迫愈近。

我忽然想起一個問題，立即汗流浹背。

百合亦生出感應，駭然道：「我們太疏忽了。」

是的！

我們忘記了巫帝控制天氣的能力，假若她發現我們飛出崖外去，自然可輕易控制風勢，把我們吹回這座山頭來，甚或以旋風把我們留在空中打轉，才慢慢想方法對付我們。

我和百合面面相覷，互感到對方的驚惶。

百合一咬牙道：「你一個人走吧！我留在這裏對付她，教她不能分神去對付你。」

我斷然道：「不！要死就死在一塊兒，那樣獨活有甚麼意義，而我會因失去了你充滿了悲傷，更不是她的對手。」

巫帝這時來到下面的山道處。

我吩咐道：「你舉起布鳥飛等著我，我要給她一記重的，教她沒有餘力對付我們。」

百合擔心道：「小心點！」

我拿起她的佩劍，撲下山峰去。

在迷茫的月色裏，巫帝美麗的身形沿著斜坡迅速快攀上來，比猴子還要靈活。我兩下縱躍，來到她上方十來步處，仗劍卓立，微笑道：「你終於來了，我等得很辛苦呢。」

巫帝冷靜止步，拔出腰間的劍，緩緩打量著我，沉聲道：「魔女在上面幹什麼，她捨得只讓你一個人來受死嗎？」

我仰天長笑道：「當然捨不得！」一劍迎頭向她劈下去。

心中同時向峰頂的百合送出訊息，著她聽我指示，隨時把力量向我傳送過來，以給巫帝一個驚喜。

「鏘！」

巫帝從容挑開我這看似全力的一擊，嘴角露出一絲不屑的冷笑，劍光忽盛，長河巨浪般向我攻上來。

我正要她這樣做。

經過這些日子來和百合的朝夕相對，以及不住吸收太陽的能量，再轉化為充盈著兩人熱戀的靈能，我的力量比以前倍數增強，足可與巫帝一較長短。

唯一輸給她的只是在後力上，遠不及她悠長不竭。

這亦是她專揀太陽下山後才來對付我的原因。

另一項輸給她的就是速度。

她迅快如鬼魅的奇異身法，教我很難捉摸她的劍路，可是當我清楚知道她是隻人面毒蛛進化而來的生物後，我悟通了她移動的方式實是來自蜘蛛本能的方式。

要知劍手對敵，必須知己知彼，才能把劍術發揮到極致。

現在我已能大約把握到她的劍路。

我似若狼狽地勉強擋了她幾劍，一步步往上退去。

巫帝一陣嬌笑，道：「沒有了太陽，原來你是那樣不濟的嗎？」

這時我把她引到一個傾斜度最大的斜坡，驀地一聲暴喝，迅雷擊電般全力往她連劈七劍，每一劍都貫滿愛能。

「鏘鏘鏘鏘」之聲不絕於耳，把呼嘯的風聲全掩蓋過去。

兩劍每一次交擊，都爆起強烈刺眼的電光，顯示出兩股巨力擊撞產生的驚人能量，把黑夜照得忽明忽暗，情景詭異莫名。

巫帝想不到我的力量會倏地倍增，當然會以為是百合正向我送來能量。

她試圖往左右橫移閃躲，可是她的移動全落在我算計之中，無論移往那裏，我的劍總能準確地劈往她臉門，迫她舉劍擋格。

她還吃了一個大虧，因為我是居高臨下，力量可以全部用盡，而她卻是舉劍在斜坡下擋格，用不上一半的力量。

只要她佔用的人的身體，便被迫遵守這物質上的法規。

以往每次我和她比鬥的時候，都不得不留下餘力，以應付她迅若鬼魅的身法。那天她在沙中綠境和我決戰時，第一件事是解決了所有座騎，就是不想被馬兒限制了她的速度。

否則她的劍術怎及得上我。

全力猛劈七劍後，她的劍勢終於亂了少許，露出一絲空隙。

我知道這是千載一時的良機，換了在平地，怎麼也不能做出這般戰果。

她的劍給我劈得偏往了左側。

我忙向百合送出訊息。

我們的心靈倏地結合起來。

無窮無盡的愛意夾在靈能裏，由百合處往我送來。

我狂喝一聲，劍尖顫震，虛忽無定，似吞似吐間，像一道激電般疾射巫帝眉心處。

劍未至，龐大無匹的愛能由劍尖透出，把她完全籠罩在內。

巫帝渾身劇震，秀髮後拂，足尖用力，往後倒躍。

我早估到她這當然的反應，兩手把劍推出，精神全集中到長劍上，長劍化作白熱的長芒，以接近光的速度，激追而去。

「叮！」

劍尖正中巫帝眉心處。

「辟啦啦！」

長劍炸成碎粉。

爆成一團耀目的光暈，把凌空下躍的巫帝的上半身完全遮蓋了。

巫帝一聲慘嘶，長劍脫手，斷線風箏般拋跌往山道下。

我掉頭迅速往峰頂奔去。

雖是重創了巫帝，但她明顯仍有反擊的力量，而我剛才劈出那七劍和最後的一刺，已是我力量的極限，再無餘力乘勝追擊了。

來到峰頂，百合舉著布鳥飛準備就緒，急待著我。

我撲了過去，摟著百合完美的半裸肉體。

百合一聲嬌叱，躍離峰頂。

「呼！」

一陣長風刮來，把我們帶往高崖外廣闊的虛空裏。

耳際生風間，布鳥飛往「丹旦拿」的方向滑翔而去，速度不住增加。

巫帝這時應連偵察我們的力量也沒有，所以當她趕到峰頂時，可能想破她那蜘蛛腦袋，亦想不通為何我們可以突然消失了。

## 第五章 最後一站

我們在越過了「丹旦拿」半哩許處安全降落。

我倆緊擁在一起不住喘息著，好一會才力氣稍復，爬了起來。

危險仍未過去。

現在離天明至少還有四至五個小時，巫帝當能趕上耗盡靈能的我們。

休息了半個小時後，我們手拉著手站了起來。

百合道：「你覺得怎樣了？」

我嘆道：「走路還可以，若和巫帝動手，怕連幾劍都擋不了，何況我們連劍也沒有一把。」接著苦笑道：「且走路亦絕走不快！」

百合道：「我比你好不了多少，剛才甚麼能量都送去了給你。不過我們不用太過擔心，巫帝絕不比我們好了多少。不若我們索性在『丹旦拿』等她，希望她來到時，我們的力量可以恢復得多一點。」

我點頭同意，摟著她往「丹旦拿」走去。

當我們靠近「丹旦拿」時，首先映入眼前是一排排的大樹。

駝馬的嘶叫聲清晰地傳入耳內。

在這本應是睡覺的時間，「丹旦拿」仍是出奇地燈火通明人聲喧鬧。

百合解釋道：「在這裏日夜是顛倒過來的，人們為了避開白晝的炎熱，午前便開始睡覺，黃昏時才醒過來進行各式各樣活動。」

我把她拉得停了下來，道：「太陽賦予我們的力量雖是威力無窮，但弊處卻是非常容易耗盡，無論我們吸收了多久的陽光，但我們的身體只像一個杯子般，得到的始終是一杯子那麼多的能量，有甚麼方法能把這杯子增大呢？那時我們就不用怕巫帝了。」

百合淺笑道：「但你現在卻真的須感謝它只是個小杯子，因為用盡了太陽能後，我們體內只剩下了愛能，而我們的愛能是巫帝偵察不到，所以我們才能設法和她捉迷藏直至天明。」

看到她巧笑倩兮，肉光緻緻的美樣兒，我心中一熱，差點想對她作出熱吻和愛撫的需索，忙壓下心中情致，拉著她繼續前進。

當進入「丹旦拿」外圍的林區時，百合道：「我們最好先偷兩件衣服來穿上，否則像現在這樣子，走到那裏都會引起騷動，要避開巫帝的耳目就更困難了。」

我童心大起，低喚道：「來！讓我們一起做小偷。」

拖著她竄高伏低，藉著燈火照耀不到的暗影，往附近一堆房子和營帳摸了過去。

我們經過了一座倒塌了的房子，向風的一面深深埋在沙子裏，像向著魔眼的方向致敬的樣子。

人聲沸騰起來。

只見屋外一大片空地上，生起了幾堆篝火，百多個沙漠裏的遊民，穿著以黑、白、灰為主的袍服，擾擾攘攘的，似在進行某些交易。

我們潛到最大的一所白色房子後，一摸屋壁，才發覺是鹽塊築成的屋宇，堅固無比。

屋子垂著黑幕的小窗透出溫柔的燈光，人聲隱隱傳出來。

我們的精神往屋內延伸，「看」到屋內站著幾名大漢，聚精會神觀賞著床上一對男女在翻雲覆雨，做著男女交歡種種纏綿的動作。

那女子樣貌普通，但身材卻非常成熟豐滿。

百合看得俏臉一紅，推了我一把，要我到另一間屋子去。

我心中正嘀咕為何屋內竟會有這麼奇怪的情況，那對男女怎肯這般讓人在床旁圍觀時，百合已一把拉著我到另一個沒有燈火的篷帳去。

帳旁坐了一群約有十來隻的千里駝，牠們都給關到一道圍欄處，見到我們來，其中三、四隻警覺地發出難聽的嘶叫。

我們的靈覺肯定了那是一個空帳後，理不得那麼多，拔起了一顆安營的釘子，揭開帳幕的邊子，鑽了進去。

帳內的溫暖使我們感到安全起來。

藉著外面閃跳掩映著火光，我們很快從帳內一個箱子裏找到兩套出奇地香潔的衣服。

百合正要穿衣。

我忍不住把她拉到懷裏，伸手在她裸裎的玉臂和長腿上溫柔愛撫著，愛不釋手。

百合嬌軀抖顫，抗議道：「小情人啊！剛剛才『看』過那麼羞人的情景，你又來挑逗百合，不理人家難過嗎？」

我強忍慾火，把她推開少許，為她換上雪白的袍服。

百合閉上眼睛，滿臉誘人的紅暈，在這樣一個溫暖的小帳裏，分外有使人侵犯的衝動。

把她服侍妥當後，我開始穿上另一套白袍，尺碼雖小了點，但我仍相當滿意。

百合這時從寬敞旁的帳幕的兵器箱裏找了兩把長劍出來，笑著道：「在『丹旦拿』最不缺乏的是武器了，你若要弓箭或長矛，有更多款式讓你選擇。」

我把她摟入懷裏。

百合一震下把兩劍全掉在地毯上，纖手情不自禁的纏上我的脖子，呻吟一聲，主動吻在我的嘴上。

我不由為之魂銷，熱烈地回應著。

我們的身體和心靈融化在一起，一直苦制著的熱情海潮般澎湃高漲。

百合扭動喘息，我則不住擠壓著她能使任何最有定力的人犯罪的胴體。

我一對大手貪婪地在她膩滑的後背和高聳的圓臀恣意地愛揉捏著。

高漲的熱情使我們忘掉了一切。

一聲淒厲的慘呼喚醒了我們不住沉淪的意志。

接著是兩聲連續的慘叫，來自「丹旦拿」另一端的遠處。

駝馬驚嘶聲此起彼落。

外面人聲沸騰起來，一片混亂。

帳外空地那些人顯然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又再是幾聲慘叫。

我們嚇得分了開來。

我揭開帳門的一角，往外看去。

只見空地上的百多人全提著兵器，慌惶地望著「丹旦拿」另一端的遠處。

火光熊熊，照得「丹旦拿」血紅一片。

誰在殺人放火？四周的屋子和帳篷裏的人紛紛拿著兵器，倉皇奔了出來，看看發生了甚麼事？百合來到我身後道：「巫帝來了，她知道沒有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找遍整個『丹旦拿』，所以故意殺人放火，迫我們現身。」

慘呼聲不住響起，驚破了這魔眼邊緣最後一處綠土那原是安寧的氣氛。

駝馬嘶叫聲更添可怖的感覺。

膽子較大的蜂擁往慘劇發生的地方。

巫帝這方法非常有效，我們怎能坐看這種殘酷的屠殺，就在我們眼前進行呢？百合沉聲道：「我們去也是白賠的，不若立即逃往魔眼去，或者可引得她追來也說不定，只要挨得個許小時，太陽便會出來了。」

我堅決地搖頭道：「不！或許我只是個傻子，但若坐看巫帝殺光了整個『丹旦拿』的人，會在我的心中造成很大的遺憾和不安，異日和巫帝作最後的決戰時，會成為致命的敗因。」

百合肅容點頭道：「我同意小情人的話，而且非常欽佩小情人無私的愛，但我們應怎辦呢？」

我嘆了一口氣道：「現在只能見一步走一步了。」

擁有公主美麗身體的巫帝玉臉生寒，美目邪光大作，左手高舉熊熊燃燒的火把，右手持劍，踏著被她斬殺了的屍體，迅速在篷帳間移動著。

附近的數十個營帳全陷在烈燄沖天的火海裏。

她踢門衝進一間鹽屋後，慘叫還未完竭時，已鬼魅般退了出來，把幾名撲過來的大漢劈得肢離體碎，血肉橫飛，教人不忍卒睹。

原本想上前動手的人，都嚇得四下逃竄。

「丹旦拿」進入了末日前的慌亂裏。

我在百合耳旁吩咐了幾句後，跳了出去，大叫道：「巫帝！」

正想往逃走的人加以追殺的巫帝，聞言回過身來，看著遠在百步之外的我，眼中閃著深刻的仇恨，默默拋掉手中火把，一步一步往我走過來。

我抬頭往天上明月，暗忖自己能否見到明夜的月色呢？忽地心中一動，記起了百合曾說過月兒的美麗是借來的，反映著太陽的光線，心中一動，忙凝神吸收月能。

巫帝來到我身前十步許處立定，冷冷道：「你的太陽能已一滴不剩，看你今次還有甚麼能耐。」

這時「丹旦拿」所有人都逃離了這區域，除了帳屋焚毀的聲音和駝馬嘶叫外，四周有若鬼域。

寒風呼呼刮著。

天地浴在血紅的火光裏。

我的身體卻逐漸暖和起來，月能正緩緩注入我體內，只是過程非常緩慢。

有甚麼方法可拖延點時間？巫帝顯亦因先前那一劍受了重創，邪力大減，刻下正凝聚邪能，準備對我作出必殺的一擊。

面對似乎無可擊敗的敵人，我的腦筋靈活地分析著雙方的形勢。

現在巫帝的邪力降至前所未有的低點。

往昔和她對敵時，她的邪力總能把我完全籠罩其中，要我不住以精神力量抗拒著，這刻卻全沒有那感覺。

她的精神力量似乎並不能像往日般延伸開去，所以才要仗著殺人放火把我們迫出來，否則她盡可以邪力掃描整個「丹旦拿」，「看」到我們在那裏。

她因感應不到我們的愛能，才運用殘酷的手段迫我們出來。

假若如此，她現在只是一個可怕的「人」，恃仗的是驚人的速度、體力和僅餘體內的邪能。

這三方面我都比不上她，但我卻可在戰略和劍術上跟她一較短長。

我將訊息向躲在伺暗處的百合送出去。

巫帝眼睛環掃四周，冷冷道：「威震大地的魔女百合那裡去了！為何只懂得躲起來。」

我更肯定了我的想法，她並沒有餘力去搜尋百合。

月能緩緩在我體內積聚，強化著我的體能。

我明知道她也在凝聚邪能，故意道：「你今夜為何如此好興致，盡說著多餘的話，是否想拖延時間，不怕天亮了嗎？」

巫帝雙目邪光倏盛，平靜地道：「現在離天明尚有一個小時，而我殺你只需幾分鐘的時間，不耐煩的話，即管動手！」

我們雙方都是各懷鬼胎。

她在等待邪能的恢復，我則希望能盡量多吸收點月兒反射過來的陽光。

一時間成了僵持的局面。

但彼此凌厲的眼神卻一點不讓地交擊著。

我忽地想到藏在她腦神經裏的公主，暗忖現在她邪力大減，我可否喚起公主的意識，由內部向巫帝反攻呢？想到這裏，百合已生出感應，和我的心靈結合在一起。

充盈著愛的靈能往巫帝探去，同時間向公主做出精神的呼喚。

驀地裏我們重新感應到公主的存在，她仍堅強不屈地在邪力裏掙扎著。

巫帝渾身劇震，奮起餘力封閉了我們入侵。

如此良機，豈可錯過。

我狂喝一聲，挺劍直刺。

巫帝回復冷凝的神態，嬌叱一聲，長劍挑出，正中刃尖。

一股無與倫比的巨力透劍而來。

我虎口痛得差點麻木了，死命抓緊劍把，疾退開去。

這劍她蓄滿了邪力發出，耗盡了太陽能的我怎是對手，若非剛才積聚了少許的月能，這一劍定教我長劍脫手。

人影一閃，巫帝迫至近前，漫天劍雨，向我灑至。

我才不信她仍能保有剛才的力能，暴喝一聲，化巧為拙，迎頭一劍側劈而去，恰是她劍勢最弱之處，看似簡單一劍，實是蘭某畢生劍術精華所在，化腐朽為神奇，妙至毫巔。

「鏘！」

巫帝被迫得反攻為守，硬接了我這凌厲無比的一劍。

我雖仍虎口發痛，但果然比剛才好多了。

巫帝不進反往左旁虛晃一下，似要移往左方，但迅又改變方向，橫移右方。

這正是蜘蛛移動的方式。

我早成竹在胸，矮身踢出一腳，正中她小腿處，僅餘的愛能送進了她體內。

巫帝做盡她的蜘蛛大夢也想不到我把她移動的方式計算得這麼精確，如此容易把她踢中，發出一聲驚叫，全身抖震，斜退開去，那是她本能逃退的方式。

巫帝身後劍光亮起。

百合以驚人的速度由暗處閃出，凌厲的劍法展至極盡，往巫帝攻去。

我還是首次看到百合的英姿。

她一向的嬌柔化成剛猛，秀髮飄揚中，有種說不出扣人心弦的美妙姿態。

巫帝第一次現出驚惶的神色，猛一扭身，迎上百合的長劍。

「叮噹」之聲響起。

堪稱世上最美的兩個女體乍分倏合，戰得難分難解。

巫帝顯然仍未在我剛才那一腳復元過來，不住後退，處於下風。

我剛才把僅餘的靈能送出，這時全身有若虛脫，單劍拄地，支持著搖搖欲墜的身體，幸好月能不住吸納進來，補充著我的虛耗。

我一瞬不瞬注視著這激烈的惡鬥，心叫不好。

百合雖是佔盡上風，但我卻知道她是強弩之末，支持不了多久。

而巫帝卻愈守愈穩，顯然正逐漸由我那一腳造成的傷害裏回復過來。

這時我回復了部份氣力，心生一計，移往巫帝身後，大喝道：「看劍！」

巫帝果然一驚橫移。

她對我的畏懼，尤甚於百合現在的劍。

百合一聲嬌叱，長劍一閃，向巫帝刺去挑中她的肩胛。

雖沒有半滴鮮血，巫帝卻是一慘呼，蹌踉往旁側跌去。

百合嬌軀一顫，以劍插地支持著身體。

她也像我般用盡了所有愛能。

我知道此乃最關鍵的時候，若讓巫帝看穿了我們兩人的底細，今晚我和百合便要同赴黃泉，暴喝一聲，奮起餘力，往巫帝迫去。

巫帝駭然往我望來。

我裝出龍精虎猛的雄姿，仗劍虛張聲勢般撲去，喝道：「不要走！」

這完全是賭命，若巫帝還劍刺來，保證可輕易貫穿我的心房。

但巫帝是不會做多餘的事的。

果然巫帝滾倒地上，翻滾開去，直到二十多步才彈起身來往暗處逃去，厲呼道：「當我恢復時，就是你們兩人的死期。」

我再立足不穩，坐倒地上。

## 第六章 深入魔眼

為了免去了向「丹旦拿」的人解釋之苦，我和百合撐著乏力的身體，天尚未明便離開了這魔眼邊緣最後的站頭，每人揹著兩大袋水，踏進通往廢墟的大沙海裏。

這真像一個沙的海洋。

大地呈現出汪洋般的地表。

這種形態似是只有水方可以造出來，實際上是風使沙子像海浪般的起伏不平。

比之沙漠任何一處更使人迷惑。

我拍拍背上的水袋，暗忖若能以其中一袋來為百合淨身，那必是美妙之極的一回事。

百合感應到我的想法，瞪我一眼道：「若非巫帝來得及時，我們在帳幕裏出了亂子，看你還敢否胡鬧？」

我心中湧起複雜之極的感受，也不知是何滋味，嘆了一口氣。

百合體會到我矛盾的情緒，握緊我的手，默然走著。

走了半天後，波浪般的沙子被起伏相連的沙丘替代。

接著的十天，我們日夜不停的趕路，一刻也不敢歇下來。

白天時我們一齊吸收太陽的能量，晚上則吸收月亮反射來的陽光。

到第五天時，我和百合都起了奇異的變化，愈來愈精神滿足，靈覺圓貫通透。

我們都不知是甚麼原因。

或者這種夜以繼日，一強一弱地去吸取太陽的能量，會產生出這種更完美的效果。

我愈來愈不怕沙漠了。

若沒有口渴和火熱的感受，沙丘其實是很美的東西。

它們綿亙不絕，起伏相連，把只有大自然的妙手方可畫出來的優美線條，伸展往四方八面無限的遠處去。

日出日沒，月華當空，又成星羅棋布，大漠就像個千變萬化，但又神秘莫測的美女郎，每種風韻都是那樣地迷人。

我們在沙丘上上下下，兩顆心緊結為一，神游八荒。

有時是我引領著，有時卻是百合作主導。

百合不時讓我「看」到她悠長的生命裏所經歷過的美麗事物，那或者是一座荒城上的孤月，又或街道上忘情嬉玩的一群天真孩兒。

我和百合在這曼妙的旅程裏，深深沉醉在充盈著熱戀的愛河裏。

沙漠亦非寂靜無聲的，晚上的風聲不用說，當我們在沙上走著時，沙丘上的沙子崩落，滾下丘下時，會因摩擦發出「轟隆轟隆」般悶雷的響聲，十分有趣。

我們愈走愈快，愈是精滿神凝，到第十五天時，最少走了超過千哩的遙闊路程。

那天黃昏時，我們又感到巫帝的存在了。

她的邪力比之以前任何一次更可怕和深不可測。

我們和她都在不斷進步中。

本來我有信心和她一決雌雄，現在忽又變得不那麼肯定了。

太陽逐漸西沉。

巫帝不即不離遠遠躡著我們，等待晚上的來臨。

而更使我們憂慮的是，今晚月亮不到下半夜絕不會升上來，且只會是一闕彎月。

巫帝顯亦看破了我能從月兒獲得補給，所以才揀了這麼一個對他有利的晚上追擊我。百合道：「只要再走三個小時，就可到達廢墟外圍的月牙山，唉！真是不甘心在這刻給他跟上。」

我也苦惱得想哭出來，巫帝只需半個小時，定可以追上我們，不由懷念起飛雪舒適的馬背，心中一陣刺痛。

百合咬牙道：「跑吧！」我一聲長嘯，拉著她往前疾奔。

太陽只剩下一小半露在地平線上，夜幕裏沙漠特有淡藍色的天空，取代了刺目的白光。

寒風呼呼刮過一望無際的沙子世界。

我們飛快地往沙漠的腹地挺進。

時間過得愈來愈慢，最後完全靜止下來。

我們就像在一個噩夢裏狂奔著躲避後面追來的惡獸。

天上的星兒點點滴滴地露出俏臉。

夜空無比幽黑深邃。

巫帝無聲無息地出現在後方哩許處，迅速迫近。

巫帝亦是以人的身體來走路，為何能比我們快那麼多？

想到這裏，我心中一動，把太陽的能量送往我和百合的四條腿裏。

奇妙的事發生了。

當我們踏足沙土時，一觸沙子即彈跳了起來，再不像從前般陷了進去。

速度立時倍增。

百合欣喜向我道：「小情人啊！百合愛煞你了。」

我們倏地拉遠了與巫帝的距離。

我倆像兩道輕煙般吹過大地。

巫帝的速度又增加了，一小時後，已追至身後約千碼處，還緩緩迫近。

她的速度終是勝過我們。

百合呼道：「我們跑快了這麼多，看！地平線盡處就是月牙山了。」

我極目前望，地平線處隱見起伏的山。

巫帝一聲尖嘯，速度提至極限，一陣風般往我們追來。

距離忽然拉短至三百碼。

這時地形開始有了變化。

沙丘愈趨低平，不片晌後我們已在布滿沙粒和礫石的曠野狂奔著。

四周布滿突兀起伏的山岩，烏黑發亮的石塊，又或拔地而起的小石山。

巫帝保持著那種高速。不住靠近。

我心中奇怪她為何不利用控制天氣的邪力刮上幾陣狂風擋著我們的去勢，旋又想到她是保存實力，更是心中凜然。

現在雙方都清楚知道，大家都會有力能耗盡的時刻。

可是比起我們來，巫帝的邪力就若無窮無盡。

就像這時我們已達至速度的極限，可是她仍能不住增速。

這時大地又出現變化，我們踏足處變成了鬆軟的沙子，回復了踏足沙漠的情況。

巫帝速度雖驚人，不過她若要追上我們。恐怕仍非抵達月牙山之前能夠辦到。

忽然間背後失去了巫帝的蹤影。

一聲尖嘯由空中傳來，巫帝奔上了一座高拔的小山，然後凌空躍下。

我和百合駭然止步。

巫帝落在前方二十步許外的沙地上，晃也不晃，緩緩轉過身來，眼內邪光把我們籠罩其中。

我和百合抽出劍來，遙指著她，嚴陣以待。

巫帝一陣嬌笑，得意地道：「很失望吧！終在達加西老妖的墳前給我截著。」

我和百合對望一眼，都在奇怪為何巫帝變得愈來愈人性化。她現在這種說話的神態，在以前是難以想像的。

明知惡戰不免，我放開百合的手，收攝心神，淡然一笑道：「不要那麼意氣風發，別忘記以前那數次交手的結果是怎樣了，希望今次失望的不是你就好了。」

百合也笑道：「你不覺得自己愈來愈沉不住氣嗎？」

巫帝不以為意道：「我不怕告訴你們，以前我一直抗拒著，不欲和人類的身體作太密切的結合，所以力量只能發揮出本身的一半，讓你們屢次逃出我的指隙，現在我已改正了這錯誤，雖然墮入人類情緒的急流裏，但我的力量亦能全面發揮出來，使我可輕易完成復興我族類的偉大使命。」

我冷笑道：「妳的力量並不能真正發揮出來，因為你並不能掌握人類的愛，那亦是你致敗的因素。」

百合道：「若我沒有看錯，你最初不敢和人類的身體結合，是不懂得如何把愛的情緒壓制，現在你終於找到了方法吧！」巫帝眼中爆起厲芒，道：「不愧是魔女百合，給你看穿了。是的！愛只是一種情緒，經過了這段日子，我已成功把它根除了，所以我的力量亦達至了極頂。」

我哂道：「你錯了，愛並非只是一種情緒，而是人的本能，你永遠也不能把它除掉。」

巫帝眼中閃過懼意，一振手中長劍，倏忽間閃到百合右側，揮劍斬往百合頸側，又狠又快。

百合嬌叱一聲，運劍擋格。

我橫移過去，劍挑往她脅下。

巫帝一閃不見，又到了百合身後，劍鋒一振，瞬眼間向百合刺出三劍。

百合吃力地連擋三劍，往後疾退，希望我能從旁助攻。

我幻出千重劍影，試圖阻止她繼續向百合狂攻。

豈知巫帝一移一閃，又到了百合左側，同她攻去。

我追上去時，她又移到百合身後，使我連她的劍也碰不到。

她劍內蘊藏的力道必是驚人之極，兼之迅快無倫，尤可怕的是她飄忽無常的步法，再沒有以前蜘蛛移動那種方式的半點痕跡。

百合被她殺得左支右絀，危如累卵，偏是我幫不上半點忙。

「噹」百合長劍被挑飛，蹌踉往我退來。

我大駭下撲前援救，已遲了一步。

巫帝長劍閃電般直刺百合的心房。

百合驚叫一聲，勉力運掌拍在劍鋒上。

長劍偏開少許，挑在百合肩胛處。

血肉飛濺中，百合整個人被劍內的邪能激盪得凌空往後飛跌。

我急怒攻心，狂喝一聲，劍勢展至極盡，迎上巫帝。

「蓬」的一聲，百合跌在黃沙上，再沒有半點聲息。

「叮叮噹噹」金鐵交鳴的聲音爆竹般響起。

巫帝劍法一變，由變幻莫測轉作冷狠沉穩，只守不攻。竟守得無懈可擊，細密連綿，無論我劍法如何凌厲，如何變化，仍攻不進她的劍網內去。

我明知她是誘我耗盡能量，可是心切悲痛百合的生死未卜，仍放盡全力，望能一舉斃敵。巫帝有計畫地緩緩後退，擋了我百多劍後，冷笑一聲，展開反攻。

一時寒氣大盛。

巫帝的邪力擴展至極盡，全力往我攻來。這次輪到我節節後退。

每一下劍鋒交擊，都爆起靈能激盪的白熱精芒。

轟鳴不絕於耳。

她每一劍都力逾萬鈞，使我不得不全力擋格。

到了第三十八劍時，我的靈能已無以為繼。

「劈啪」一聲激響。

長劍斷折。

我狂喝一聲，凝起僅餘的力量，趁劍斷時也是她力道用過了頭時，一把抓著劍尖，矮身飛起一腳，往她小腹踢去。

不知為了那個原因，巫帝似生警覺地往百合伏地處看去，身形緩了一緩。

「蓬」我的腳撐在她小腹處。

巫帝悶哼一聲，拿著劍往後跌退。

可恨這一腳餘力有限，對她的傷害亦自然有限之極。

巫帝連退十多步，站穩身體，又要撲來。

我全身力乏，暗叫一聲我命休矣，忽地腳踝一緊，一對手由沙下探了上來，把我抓個正著。

巫帝迅如鬼魅般撲來。

那抓著我腳踝的手猛力一扯，整片沙土陷了下去。

大驚失色下，我隨著沙子陷進地底，剛好避了巫帝橫掃的一劍。

跌入沙內十來呎後，拉著我腳踝的手把我拖得橫移過去，身體一鬆，原來到了一條地道裏。

在絕對的漆黑中，我給那對手拖著迅速深進，最少百來尺後，轉了個彎，下了一道斜坡，又再深進。

忽然間我給拖進地底深層的沙子裏去，口鼻半點空氣也吸不進肺內去。

難道就如此被活埋了？

百合呢？

她是否死了？

## 第七章 沙穴春潮

身子一鬆，又落入另一截沙道裏，空氣雖污濁，沙土的氣味也令人窒息難受，但已足夠使我繼續生存。

直至此刻，我仍不知拖著我足踝的人是何等模樣。一來因這是個絕對黑暗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對方和我接觸的地方，僅限於抓著足踝的一對手。

那對手柔軟而有勁，拖著我這樣一個雄偉漢子，仍是毫不費力。

在這樣僅可容人躺著爬過的窄小穴道爬行的速度，即管我回復了體能，亦沒有可能及得上對方。

再在彎彎曲曲地移行了一段路後，終於停了下來。

雙手放開足踝。

接著一個豐滿而充滿彈性的女體由腳下爬上我的身上，親密無間地緊壓著我。

我面前出現了兩點像寶石般的綠色大點，幽香的口氣輕輕噴在我臉上。

我看著這對會在黑暗裏發亮的奇異眸子，呆了起來。

一把沙啞性感而低沉冰冷的女聲在地穴內響起道：「我們等你二千多年了，知道嗎？大劍師蘭特。」她說的竟是淨土語。

我心神顫蕩，道：「沙女？」

沙女那對發著綠光的眼睛仔細審視著我，而我卻一點也看不到她的樣子。

我見她不再作聲，心切地問道：「百合怎樣了？」

沙女冰冷的悅耳女聲道：「放心吧！她已被送到父神那裏去。我們利用你把巫帝引開。」我想到巫帝似忽地失神落魄，致給我踢了她一腳，定是因沙女在那時把百合拖入了沙中。一聲微不可聞的慘叫通過穴壁的震盪隱約傳入耳裏。

我駭然道：「發生了甚麼事？」

沙女語氣平靜道：「又有一位姊妹在偷襲巫帝時給她殺了，前後共有三位姊妹犧牲了。」接著道：「奇怪嗎？我不但能說淨土話，還能說其他地方的語言。」

我著急道：「快叫她們停止向巫帝進攻，你們不是她的對手。」

沙女淡淡道：「我們等了二千多年，為的就是能為父神和人類獻上生命，你怎可要我們捨棄這光榮的權利？」

我想起百合說及她們自殺的傾向，廢然無語。

沙女似有點欲言又止，好一會才道：「你這樣給我壓著，有甚麼感覺？」

給她提醒後，我立時感到她高挺的酥胸、修長圓潤而富有彈性的大腿正緊壓著我，輕聲問道：「你是否沒有穿任何衣物呢？」

沙女冷然道：「穿著衣物？那怎能在沙裏移動，不過我亦非甚麼都沒有穿，我的下身是有裹布的，你還未答我的問題？」

說到最後一句話時，語氣明顯注進了一種與她先前冰冷低沉的語氣截然不同的感情。

這時的我放下了對百合的心事，立時感受到在這黑暗世界裏，和一位接近全裸的豐滿女體緊貼廝磨的強烈刺激，體內的能量似有復甦之象，又想起這活了二千多年的沙女，應是沒有男女性慾上的衝動，好奇地道：「你的身體必是非常美麗動人，使我感到很舒服，你又有甚麼感覺呢？」

沙女伏了下來，俏臉貼著我的臉，在我耳旁幽幽道：「我也很舒服，有一種從未試過的感覺。父神曾告訴我們，你是這世上唯一能誘發我們某一種被壓制了的衝動的人，噢！蘭特！那是否就是愛。我剛才抓著你足踝時，已有很美妙的滋味，現在和你擁在一起，那感覺更強烈了，生命像忽地充滿了難明的意義。」

另兩聲慘叫傳來。

沙女直起身來，似在默察著沙內某處的活動，有點緊張地道：「巫帝真是厲害，竟能憑著感應直追過來，再殺了我們兩位姊妹，我們要繼續走了！」

接著又拖著我迅速移動起來，穿過一道又一道的沙穴、斜坡、沙土，最少一個小時後，來到了一個較寬廣的地室裏。她抱起了我，放在一張由沙泥造成的方床上，然後躺在我身旁，緊摟著我。

在到此途中，再有五次沙女臨死前的呼叫傳入耳內，沙女現在應只剩下三個還未被巫帝殺死。

我不由心中充滿悲痛仇恨。沙女生出感應，首次以溫柔的語氣在我耳旁道：「不要悲傷，死亡是唯一解決我們空虛寂寞的生命最好的方法，而且若不是姊妹們奮不顧身牽制著巫帝，你和魔女都休想逃得掉。現在我們基本上是安全了，你等我一會。」

她離開了我，在黑暗裏我聽到機械運作的聲響。

不一會她動人的肉體又擠到我懷裏，低聲道：「我發動了裝置，可以在瞬間把所有沙道完全摧毀，將巫帝埋在數哩下的沙泥底層，以她的力量，要爬回地面，絕不可以在十個小時內辦到，何況我們養的長沙蟲，含在沙裏和她糾纏，教她更難爬出地面去。」

「轟隆轟隆！」

悶雷似的聲音一下一下由沙內傳來，整間地室震動起來，沙石撒下。轟鳴聲忽遠忽近，倏上倏下，持續了半分鐘的時間，才停止下來。我駭然道：「那我們如何回到地面去？」

沙女道：「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四周都有厚石層保護著，和一條穿破石層的地道相連，可以直通到父神那裏，放心吧！我們怎會有此自陷絕境的疏忽。」

我憂慮地道：「若給巫帝鑽到這裏來，豈非又可輕易回到地面？」

沙女道：「放心吧！剛才我帶你逃走的路線是經過精心安排的，而且我的姊妹們對她的連番出擊，就是要把她誘進我們想她前往的地穴去，她若要爬到這裏來，比直接爬到地面去還要遇到更多岩層的阻礙，她是不會如此愚笨的。」

我心頭的大石這才完全放下來，道：「那我們為何還不到父神那裏去？」

沙女答道：「我們要留多一會，使巫帝因感覺到你還在地底裏，再盲目摸索一會，那我們兩位送走魔女的姊妹，就可以有多點時間為魔女療治傷勢了。放心吧！她會很快復元的。」

我不由對她們計畫的周詳深感佩服。也想到巫帝的力量確是倍增了，我們不再能躲過她靈覺的偵查。

順口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沙女呆了一呆，才道：「我是沒有名字的！」

我很想把她摟緊，可是身體仍一點氣力都沒有，道：「我給你起個名字好嗎？」

沙女歡喜地道：「我叫作甚麼才好呢？」

我想了想道：「不若喚作沙艷吧？」

沙女喃喃唸了幾遍，欣喜地道：「以後我就叫沙艷，是蘭特的沙艷。」

我心中一酥道：「你可否像剛才般壓著我？」

沙艷立即爬了起來，伏在我身上。

她那對綠睛又在我面前數吋處出現。

我體內漸漸生起一股熱能，非常舒服，問道：「舒服嗎？我的好沙艷？」

沙艷嘆息道：「很舒服！從未試過這麼舒服，你的身體充滿了電能和生氣，惹得我體內分泌劇增，充滿了情感的熱流。自從父神把我弄到這世界來後，沙艷從未想過可以有如此美妙的感受。」頓了頓道：「你也做我的小情人好嗎？」

我失笑道：「小情人？」

沙艷毫不羞澀地道：「你不是魔女的小情人嗎？我也要學魔女那樣，要你做小情人。」

我笑道：「你知若把我當作小情人，我會對你有特別權利嗎？」

沙艷愕然道：「甚麼權利？」

我柔聲道：「摟摟抱抱是其中之一，其他包括了親嘴、撫弄你動人的身體，甚至可以進入你，和你作男女的結合。」

沙艷默然下來，當我以為我的調情話兒觸怒了她時，她更軟軟地伏倒我身上，臉蛋緊貼著我，幽幽道：「小情人啊！剛才你說的事我都不懂，但我可以讓你對我擁有任何權利，你可以教我嗎？沙艷會盡力去學的，魔女說過，你可以教懂我們一直不懂得的東西，那時我們還不相信呢！但現在我開始相信了，因為我感到自己正熱切期待著你會對我幹點甚麼似的，那種感覺很怪，但很好。」

我嘆了一口氣道：「可惜我現在動也動不了，否則必會教你嘗到很特別的滋味。」

沙艷失望地嘆了一口氣，但旋又興奮起來道：「只是摟著你我已有很多美好的感覺，我雖不能具體說出來，但你的身體內含蘊著一種使我震撼神往的異力，似能填補我精神上的缺陷，而我亦感到自己有種衝動，要把二千多年來從沙漠裏得來的力量獻上給你，作為回報。」

我心意大動，知道我們間產生了微妙的吸引。

沙女長期在沙漠裏生活，養成了敏銳的直覺，所以把握到我擁有著改變她寂寞生命的愛能；而我亦知道與她作愛的結合，將不但能令我恢復元氣，還會大大增強力量，例如能像她般在這樣的黑暗裏視物和在沙底裏奔馳，那對付起巫帝將更有把握。

這樣雙方有利的事，自是何樂而不為。

可恨我現在的疲弱體能難作劇烈的運動。

沙艷的呼吸綿細悠長，沒有半點情動的跡象。

我索性閉目養神，感受著她動人的身體滲來的熱量。

她的體溫令我非常鬆弛舒暢，體內的靈能緩緩凝聚。

寂然無聲裏，沙艷夢囈般道：「小情人！你定要教導和指引我。」

我暗想橫豎無事可為，不若先和她調情作樂，順便研究一下有甚麼方法可以逗起她的情慾，點頭道：「你先脫掉身上那小月裹布吧！」

沙艷很自然地探手腰間，解下了小塊的蔽體物。我柔聲道：「你帶我的手去撫摸你的身體，看看你有甚麼感覺？」

沙艷依我指示，豐挺渾圓的臀部坐在我小腹下，大腿跪在我身體兩旁，恰是個男女交歡的姿勢，拿起我兩隻大手，道：「你要先摸那裏？」

我自然生出男性最自然的原始反應，想不到在這種黑暗裏，與一個我連她長得是甚麼模樣也不知道的女子親熱，竟可以如此刺激，不由呻吟起來。

沙艷也同時呻吟，顫聲道：「小情人啊！你那會變大的東西，把一股熱流送進我身體裏，令我有想爆炸的感覺。」

同一時間，我亦感到一股奇異的能量，由那部分傳回我體內，使我渾身舒泰，力竭身疲的感覺一掃而空，身體亦回復了活動的能力，兩手探前，抓著她健美的胸脯。

我們兩人有若觸電，一齊抖顫起來。

沙艷的身體亮了起來。

我終於看到了她動人的身體和姿容。

在一層淡紅光暈的包裹裏，一個修長窈窕的女體不勝刺激地在我身上扭動著，纖手緊抓著我的手腕。

她生得非常俏麗，有種清純不染絲毫俗麗的天真神態。

這時她的秀目滿溢著激情，半張半閉地緊盯著我。

她的身體熱得像火炭。

我福至心靈地知道她因受到我愛能的挑引，把壓抑了近二千年的情慾引發，若不能適當地宣洩，她真的會自燃而亡。慌忙收回撫弄她的大手，輕托起她的身體，強而有力地進入她的體內。

沙艷不能控制地狂呼亂扭，一對手掩著俏臉，全身抖震晃動得若狂風吹拂下柔弱但強韌的小草兒。

我把愛能緩緩卻有節奏地送進她體內。

沙艷肉體發出的紅光倏地大盛，炫人眼目，忽然又收回體內，接著我便感到強大的能量由她體內長江大河般輸進我體內。

我體內立時充盈著無與倫比的力量。

那是太陽的力量。

至此我才明白，沙艷來自沙漠的力量，亦是太陽的力量，不過卻比我以前所能吸收的太陽能強大千萬倍，畢竟那是她二千多年來寶貴的積累。

沙艷停止了劇烈的搖晃，狂叫化成了快樂的呻吟。

我凝神定志，不住把太陽能轉化作愛的靈能，一陣一陣送到她體內，把她不斷送上快樂的極點。

愛在澎湃擴張著。

我感到靈覺伸延往室外的岩層裏，深入沙泥裏，很快找到巫帝的所在。

她正在離地面近五哩的深處掙扎著往上鑽去。

如此良機，豈可放過。

我以正強烈迸發著的愛能把她包圍起來，向他的腦神經鑽進去。

巫帝駭然一震，停了下來，運起邪力，試圖封閉我的入侵。

她的力量仍然比我強大得多，可是我卻知道她有一處守不住的弱點和破綻。

那就是以前我們破開了的精神缺口。

愛能源源不絕往那缺口衝去，同時充滿著愛意的太陽能，亦無孔不入地由她每一吋肌膚進侵她的神經。

巫帝被我攻個措手不及，只能苦苦反抗。

可以想像經過了千里的狂追和整夜與我們及沙女的苦戰，現在又要掙扎爬出地面，實大大削弱了她的力量。

而我卻是正振作著的生力軍。

沙女們體內的太陽能雖龐大無匹，可是卻不懂把它化作精神的力量，兼之她們缺乏了愛，所以不是巫帝對手。

但我卻是完全另一回事。

這麼強大的太陽能來到我身上，怎不教巫帝立即吃個大虧。

巫帝分神對抗我侵進她體內的愛能時，我終穿破了她精神的護罩，與公主的靈能緊連在一起。

公主驚喜地道：「蘭特啊！你終於回來了。」

我歡喜地道：「小乖乖你最緊要堅持下去，現在我會把龐大的愛能輸進你的心靈去，使你強大起來，在關鍵的時刻助我把巫帝由你的身體驅走，那時你將會回復自由，做我快樂的小嬌妻了。」

公主欣喜答應。

愛能像長河般向她湧去，瞬那間已輸去了比以前加起來的愛能還要多上十倍的能量。

巫帝的邪力似又開始壯大起來。

我向她冷笑道：「想不到吧！今次對你略作教訓，下次將是你的死期了。」

巫帝充滿仇恨的聲音道：「我要把你們人類全體宰掉，你絕不會是例外。」

我哈哈一笑，緩緩退了回來。

完全的退回來。

任由那聯繫被巫帝切斷。

但我卻不擔心，因為我現在的能力，是可隨時和公主的心靈連結在一起。

我回到體內時，沙艷軟伏在我身上。

眼睛亮了起來，室內充滿著淡綠的光線。

我已能像沙女般在沙穴裏的黑暗世界視物了。

我摟著沙艷翻了一個身，把她壓在體下。

這次輪到我盡情享受她了。

這些日子苦制著的慾火，終於找到了宣洩的美麗目標。

沙艷死命摟著我。

但終於癱軟無力。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後，我把生命的精華注進她體內。

她劇烈地抖震起來，不住喘息。

我凝起愛能，緩緩送去，改造著她的神經和生理。

經過這番輸送，她會比常人有更強烈的需求和衝動。

或者就是對一向缺乏愛的她作的補償吧！

當然這責任亦來到了我身上。

普通人若和她做愛，保證會給力大無窮的她活活摟死。

沙艷在我耳邊道：「沒有事能比這更使人痛快和神魂顛倒了，小情人！以後有空你定要對我這樣做。」

我笑道：「這真是我求之不得，但我們可以出去了沒有？」

沙艷一震下推開了我，坐了起來，道：「我差點忘了，快出去吧！」

## 第八章 父神之心

當我和沙艷鑽出地面時，是次日的清晨了。

出口在月牙山一個小山谷中。

沙艷除了下身繫著黑色的小布外，身上再無他物，粉藕般的玉臂，修長的美腿，豐挺的酥胸，沒有半點多餘脂肪的蠻腰和小腹，嬌艷欲滴的容顏，初承雨露的美態，看得我目瞪口呆起來。

她大方地任我看著，一點不感嬌羞，展顏一笑道：「你長得很高，差點高過我，男人很少長得像你般高大好看的。」

我為之啼笑皆非，心切看到百合，拉起她的手道：「怎樣到廢墟去？」

沙艷拉著我的手翻過一座陡峭的山峰，越過長滿矮樹的坡谷，然後爬上一處高曠的山，我往前看去，不能置信地停了下來。

廢墟終於毫無隔閡地呈現眼前。

我實在不知怎樣去形容眼前所見到的「龐然巨物」。

環狀的月牙山把「他」團團圍著。

那是個色彩燦爛的奇異世界，縱橫數十哩。

是一片由各種幾何形的有機體形狀組成的，乍看似是直延至無限美麗的天地。

無數圓柱形的紅色物體，穿破綠藍兩色方塊湊在一起排成的地臺，以不同的高度聳伸在空間裏。

最高的比月牙山最高的山峰還要高，那種雄渾壯觀，能使人呼吸頓止。

「廢墟」的表面並非平坦的，長條形黃色的根狀物，像人的筋絡般循著某一規律，散布在整個表面處。

這還不是最怪異的地方。

在「廢墟」的核心處，各種奇形怪狀，紋理斑駁化石般的詭異形體，像巖石般結合而成一座險峻的山峰，長滿了猩紅色和黑色的奇怪不知名植物狀的東西，卻糾纏羅列在崖壁處。

而在最高峰頂的地臺上，竟然聳立著一座宏偉的神廟，它那壯觀的石柱和拱廊，予人一種難以形容的宏觀，似是完全不受時空的規律所限制。

廟身在陽光下金光燦爛，在這奇異的世界裏格外怪異。其他還有許多奇異的地方，實難以一一盡述。

沙艷拉了拉我道：「小情人！我們下去了。」

我茫然隨著她走下山坡，當踏足在構成大部分表體的方塊時，發覺這些原本應是柔軟的有機體，已變得堅硬無比，腳踩上去時發出「嗒躂嗒躂」的響音，迴聲四起。

這些方塊足有二十步見方，眼看到的怕已有數萬塊之多，在高聳的圓柱體下，我們兩人顯得渺小可憐、孤獨無助。

可以想像我們只是在父神露出地面的部分身體上走著，下面還不知是如何驚人地龐大，我們踩過那些黃色的「巨筋」，逐漸接近核心處的化石山。

地面的顏色開始變化多端，以藍綠為主的方塊夾雜著更多奇怪的形體，粉紅色的蛋狀物、隆起的紫色尖拱、半透明的白色圓丘，使人不敢相信眼前所見是真實存在的。

我們就像在一個彩色繽紛、滿布奇異物體的夢裏境中摸索著。

沙艷拉著我，由一條狹窄的階梯開始登上化石山，朝最高的神廟走去。

來到神廟外時，更感到這奇異無比的建築物的宏偉無儔，淨土的天廟比起它來就像小孩的玩具。

百合站在空廣的廟堂裏，見到我們來了，連忙迎前，投入我懷裏，用盡氣力把我摟緊。

我低頭審視她的俏臉，有種恍若隔世的感覺。

沙艷靠了過來，張開手擁著我們兩人，向百合道：「她們兩人呢？」

百合平靜地答道：「為了救我，她們把能量輸到我體裏，已安靜地過世了。」沙艷若無其事地點頭道：「那現在只剩下我們三個人和巫帝作最後決戰了。」

百合搖頭道：「不！是你們兩個人。」

沙艷毫不奇怪道：「我先下去，為你們預備一切。」說罷往神廟中心一個方形的進口走去，隱沒不見。

我駭然道：「不！百合！我得到了沙艷的靈能，已強大多了，合我們兩人之力，應可和巫帝一較短長。」

百合甜甜一笑道：「我的小情人！你難道不想和百合做愛嗎？難道不想百合享受愛情最醉人的滋味嗎？而且父神曾說過：當你強大起來時，或能悟通宇宙的秘密，把我復活過來。」頓了頓又嘆道：「不要那麼孩子氣了，你以為心靈早和你結合為一的百合不知道你在沙穴內發生的事嗎？你或者有和巫帝一戰之力，但卻絕無法把她殺死，莫忘記西琪的例子，擁有公主身體的巫帝根本是不能被殺死的，來！我們到父神的心臟去，在那裏我會告訴你一個可能殲滅巫帝的方法，至於如何辦到，就全憑你的智慧和力量了。」

我搖頭道：「必然還有其他方法的，讓我們再想想好嗎？」

百合吻了我一口，深情地道：「你方才在地底顯示的力量，早嚇破了巫帝的膽，現在她隨時會回到地面來，她亦知道白天和黑夜對擁有龐大太陽能量的你毫無分別，所以她會立即到來把我們全部殺死，而她的確可以達到這目的。再沒有遲疑的時間了，來吧！」

我被她半強迫地拖進地道裏，拾級而下。

她拖著我越走愈快，沿著七彩斑斕的地道往下深進。

忽地一腳踏空，我和她往下掉去。

下面是一團紅艷的光暈。

我們掉在柔軟得像棉花的奇怪物體上，紅光由下透上來，把整個空間沐浴在這奇異的色光裏。

我望向黑沉沉的上方，愕然道：「我們怎樣走出去？」

百合笑道：「放心吧！一定有方法的，到時你自會知道。」

她的神態有種說不出的輕快自若，不但真的半點不把生死放在心上，還像是無限歡欣。我不由感到有點羞慚，在某一個程度上，我確是自私了點，因為我不想失去她，想長久地擁有她。

可是百合來到這世上的任務，就是要消滅巫帝，其他一切都應只是次要的。

我剛要爬起來，百合一把摟著我，翻滾起來。

身子一空。

原來到了這像張巨大圓狀般物體的邊沿處，掉了下去。

一觸「地面」，彈了起來。

我發覺處身在一個不知如何形容的地方裏。

除了方圓百來步的地方被下面透上來的紅光籠罩著外，其他地方都是一片漆黑，以我增強了百倍的目力，仍看不透那黑暗。

當百合拉著我在觸腳彈跳的地面，往黑暗走去時，才發覺那是一面環形的巨大黑壁。

百合喟然道：「這是父神體內的核心部分，在父神把他僅餘的能量送往巫國前，本是透明的，現在卻變成了這樣子。來！進去吧。」我正奇怪如何進去。

百合拉著我擠進了牆壁去。

我們擠入了軟綿的壁內，吃力地在這奇怪的壁內前進著，片晌後身體一鬆，到了壁內的空間裏。

那是個直徑達百呎的圓形空間，中間有個每邊約二十呎的小方池，一種難以形容的紅色液體在旋動著，射出血紅的強烈光線，照亮了這密封的地方。

沙艷立在池邊，神情嚴肅地看著我們，平靜地道：「進入父神心臟的門已經開放，你們可以進去了。」

百合對我嫣然一笑，柔聲道：「小情人，我們進去吧？」

我愕然道：「入口在那裏？」

沙艷笑了起來，看若盛放的鮮花，指著那小池道：「這就是入口。」

我早見怪不怪，點頭應了一聲，隨著魔女百合走到池旁，見沙艷沒有絲毫隨我們「進去」的意思，奇道：「現在只剩下我們三人相依為命，你不隨我們進去嗎？」

沙艷淡淡道：「巫帝隨時會闖進來，我若進去了，誰給你們守衛唯一的入口？」

我大驚失色道：「我怎可讓你如此白白犧牲，不！你定要跟在我身旁，讓我保護你。」

沙艷平靜地道：「這是分秒必爭的時刻，若巫帝在你們的結合完成前，闖來破壞一切，不但我們三人性命不保，人類和父神都會完了，我來到這世上的使命，就是要保護父神和人類。」接著垂頭低聲道：「小情人！謝謝你，你使沙艷終於嘗到了愛情的滋味，生命無負於我了。」

百合道：「蘭特你必須看破生死只是生命的幻象，沒有生命是會完全毀滅的，沙艷是沙女裏最超卓的一位，就算對上巫帝，亦有一拚之力。」

沙艷催促道：「快下去吧！我答應你，儘量保存性命，難道我不想繼續享受愛情的甜美滋味嗎？」

我猛下決心，深情看了她一眼後，向百合道：「好！下去吧！」

百合欣然道：「這才是好孩子！」拉著我，縱身跳進池內去。

跳進了一個連做夢也未曾到過的奇異空間裏去。

先是眼前一黑，迅速下墮。

跌勢不住減緩，最後像氣球般慢慢下降，四周彩光迸現。

當眼睛適應了光線後，一個奇異無倫、美麗無比的天地呈現眼前。

那是個無際無涯的虛空廣域。

無數放射著光譜上的各種彩芒、圓的、方的、三角形的、多角形的等等各式各樣，應有盡有，奇異至絕頂的幾何有機形體，像氣球、棉花、花朵般在這空間飄浮著。

各種色素的光線、雨點、閃電般在這些形體間往來交激著。

閃耀狂旋。

這些形體大至崇山、小若指頭，永無休止地分分合合，每一匯合，都會變成另一種與先前完全不相同的新奇形狀。

整個空間就若千變萬化的立體圖案。

一道白色的電光打在我和百合身上產生出一種莫名的感覺直鑽到靈魂的至深處，使我的腦內浮現出奇異的空間和天地。

我看到虛空裏彩雲般飄浮著的螺旋形星系、宇宙的開始和結局、毀滅與再生、潰敗與勝利、屈辱和征服、文明的勃興和滅亡。

幻象紛呈。

百合拉著我自由地飄浮飛翔。

這目眩神馳的迷離世界，使我渾忘一切，忘情地和百合遊蕩著，享受著彼此熾熱的愛戀。

百合纏了過來，玉腿夾上我的腰際。

她甜美的聲音在我心靈裏響起道：「小情人，我們結合的時刻到了，不要想任何事，只要想著我們間的愛。」

忽地我們的衣服燃燒起來，盡作飛灰。兩個赤裸的身體緊纏在一起，在這奇異的天地浮游飄蕩。

我拋開了一切，熱烈地愛撫著魔女百合至美的神體，每一吋的柔肌，而她亦以同樣方式回報。

我們四肢交纏糾結起來，熱吻狂熱地進行著。

心靈水乳交融地融和起來。

汪洋般的愛能由我送到她處，再循環迴轉到我體內。

我們的思域擴展到這空間每一個形體內去。

感覺到它們內中不住變化的生命，蘊藏其內以萬千年計，經歷過無數宇宙裏異事的智慧和記憶。

也看到絕對毀滅裏那點不滅的生機，盡極邊際處含蘊著的無垠遠處的無盡遠。

我深深進入百合的體內，把她的情慾引發，像熔岩般爆發出來。

百合嬌喘著，抖顫著，肉體的快樂使她完全拋開了一切，感情、生理與心靈毫無保留地向我開放、迎合。

龐大的愛能以我們為中心發射向這廣闊空間的每一個形體去。

電芒彩光激射爆閃著。

所有形體的交匯變化不斷加速，到最後這本是輕鬆安詳的天地變成了暴風雨般的狂野世界。

所有分合的過程都被瘋狂地加速了。

我感到不但與百合成一體，也與這空間的一切合而為一。

百合的身體愈來愈熱，灼熱的白光太陽般亮起。

她美若天上聖物的肉體變得水晶般透明，但神情逐漸由充滿肉慾轉為莊嚴聖潔。

百合的聲音在這空間的每一個角落響起道：「小情人！百合愛你，愛你多於生命的本身，你是我最深最甜的美夢。」

我回應道：「我也愛你！」

忽地發覺自己的聲音亦在每一個角落響起，再傳回到其內去。

百合道：「在上一個文明裏，產生了兩個奇異的種族，一個叫夢族，一個叫高山族，他們都擁有龐大的精神力量，夢族是『永恆』的力量，高山族是『感情』的力量。父神就取了這兩族的種子，加以改良後把我製造出來，當我把愛釋放時，可以改變宇宙裏任何的生命，使他變成繼聖士單傑後，另一個活著的永恆之神。」

我問道：「單傑？」

百合道：「是的！單傑是上代文明最超卓的人類，他早離開了這地球，去探索宇宙終始的秘密，再沒有任何消息。在他離開前，父神答應了他會好好照顧人類，而父神許下的諾言，將在你身上完成。小情人將成為超人類，任何遙遠的地方，對你來說都不再遙遠。只要你消除了巫帝這禍根，人類的進化史將展開全新的一頁。父神會因你的能力得到再生的機會，我亦因你而永恆不滅，因為我將會成為你，而你則成為了我。到了某一天，我們可以分裂開來，那時我又可以在心靈外的所謂『現實』，接受小情人的調情和逗弄了，小情人啊！宇宙裏還有甚麼事物比真正的愛情更動人呢？」

我心中充滿幸福和平靜，道：「但怎樣方可殺巫帝呢？」

百合道：「當我和你結合後，我會深藏在你的記憶裏，你不但能感覺到我的存在，還可以運用我的智慧和經驗。假若你想見我，只須潛進精神的空間裏，便可像夢般和我相會，甚至像現在般愛戀著，你說這是多麼美妙的事呢？好了！最後的時刻來臨了，天啊！你知我是如何深愛著你。」

天地旋轉起來。

所有形體齊向我們靠攏過來，與我們匯合為一，電芒采光激盪漲射纏繞。

四周幽暗起來。

只剩下我和百合糾結著的身體，被包容在一團彩雲內。

百合驀地變成一球強光，融入了我體內，強光倏斂。

我失去了身體，靈覺不住提升。

我看到圓球的起始，徜徉在生命的歷史長河裏，看著生命的發生、進化、人類文明的出現、起落。每個細節都歷歷在目，沒有半點遺漏。

剎那間我經歷了以萬計的悠長歲月。

我看到巫帝和她邪惡的同類，在毀滅性的光線裏得到了力量，把人類趕盡殺絕。

父神和她們泛星系的鬥爭劇烈地進行著，然後我又再有了身體。

發覺自己卓立在神廟的入口處，俯視著剛由沙裏鑽出來的巫帝，奔上長階，朝我而來。

最後決戰的時刻終於來臨。

一彎殘月高掛夜空裏，照著我赤裸的身體。

## 第九章 最後一戰

我微笑地看著巫帝的接近，心中一動，已退至殿心處。

巫帝在神殿邊緣處出現，迅速移到距我二十步許處立定，眼中邪光大盛，但她心中的驚異卻一絲都瞞不過我。

我變得使她完全無法捉摸了。

巫帝手中長劍遙指著我，沉聲道：「你的劍呢？」

我微笑道：「對付你何須用劍？」

巫帝厲聲道：「魔女百合在那裏？」

我淡然道：「在我的心裏？」

巫帝微一錯愕，眼中強芒更盛，冷冷道：「達加西是否仍未死？」

我仰天長笑道：「你是太後知後覺啦？到現在才想到這問題，你的智慧根本不是他對手，所以現在終於被誘到這裏來，明年今夜就是你的忌辰。」

巫帝哈哈一笑道：「縱使達加西末死，又能奈我甚麼何？這宇宙裏絕沒有力量能把我和公主結合的身體毀掉。」

我點頭道：「你的話不無道理，可是達加西殺不死你，不代表我也殺不死你，本人亦無此打算，也捨不得傷害公主美麗的身體，但我卻有方法把你從她身體中趕出去。」

巫帝失聲狂笑道：「蘭特啊：你的力量雖增強了，但仍未及得上我的力量，竟奢言能把我制伏，真是大言不慚。」

我平靜地道：「你說得不錯。可是卻忘了一個問題：就是你愛我。」

巫帝一呆道：「我愛你？你真是癡人說夢，不同種類的生物根本不可能存在愛情，何況人類的愛和我格格不入，我只有仇恨和毀滅，你若仍不明白這點，不若學沙女自殺好了。」

我淡淡道：「你錯了，你現在已成為了人，擁有人的所有情緒，包括被你強壓著的愛在內，何況你心靈的核心處，正是深愛著我的公主，否則換了仍在地磁內時的你，怎會有興趣和我像現在般款款深談？」

巫帝終於臉色一變，眼中邪光閃爍不定，顯被我的話挑起了疑慮。

我繼續展開心理的攻勢道：「不若我們作個交易，以你們種族的生存換取永久的和平。」

巫帝冷冷道：「你應知道我們和其他所有生物都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搖頭道：「任何生物都可進化和改變，只要你把生命因子開放，我可藉愛能把你徹底改造，然後著手使你們的種族以另一種理想的方式重生，這豈非挺美好的一回事嗎？」

巫帝以狂笑打斷我的話道：「你休想我會被你騙得相信這樣的謊言。就算你不是騙我，我也不會接受。我深為自己那種生命形式自傲，怎會讓人類這種卑微的生物改造我們，而且我懷疑你是否有這種偷天換日的能力。」

我深深一嘆，知道談判已破裂，剩下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戰爭作解決。

我微笑道：「既是如此，為何你還不動手？」

巫帝眼中射出奇怪的光芒，好一會後才破天荒嘆了一口氣道：「或者你說得對，我真是有點喜歡你這難得的對手。更精確點說是我愛上了我現在這副身體，她確能給予我前所未有的新鮮感覺，而我這身體亦傾向你，受到你的吸引。不若我來個提議，只要你肯讓我把力量輸進你的精神裏，使你享受到成為我族類的偉大感覺，我可以放棄把我的族類再生的追求，也不向人類尋仇，憑著我們的力量，我們可把宇宙所有生命征服，同創造宇宙的力量挑戰。」

我嘆道：「你仍是只有仇恨和毀滅，不知道愛才是生命的目的，一切都應基於愛而出發。你難道看不到人類因不明白這點吃盡了苦果嗎？而你們亦因仇恨弄至現在這田地：永無休止的鬥爭，究竟為了甚麼呢？」

巫帝玉容轉冷，道：「我知我們是談不攏的了，今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再沒有第二個可能性了。」

我尚要說話時，巫帝一振手中長劍，鬼魅般移過來。

我微笑著，一動不動，看著她手上的劍像一道閃電般激射向我心房。

狂大無匹的邪力把我完全籠罩著。

長劍刺中我的心房。

我把強大的愛能由劍尖送過去。

兩股能量相觸的激盪下，「蓬！」的一聲爆起一團太陽般的強光，射過我們的身體，達於整個神廟。

地動山搖！

長劍鎔掉。

忽然間我們中再沒有半點障礙。

我心念一動，倏地飄前。

那種高速，以巫帝的速度亦避不開去，被我摟個結實。

巫帝發出驚天動地一聲狂喊，十指箕張，想抓破我的雙脅。

能量湧出。

她力能生裂獅虎，捏碎金石的雙爪，滑到了我背後。

在能量的掃蕩下，她身上的甲冑像水般融解下來，露出了她佔據著的公主那完美至極的肉體。

這時她的身體變得奇寒無比。

而我的身體卻灼熱勝於熊熊燃燒的烈燄。

冰冷邪惡的異力潮水般由她處侵往我的神經去，把我的愛能迫得倒流而回。

當她的體能再不能勝過我時，倚仗的便只有邪惡的精神力量。

我緊緊擁著她，摩擦衝擊著她。

她的邪力也更凝聚強大了，逐寸逐寸往我的腦神經迫來。

巫帝的邪力確是強大無比，非我能勝的。

可是我卻有能致她於死地的殺手鐧。

那就是她體內被壓制著的愛。

她既然有了人類的情緒，便是有了人類的慾望。

情緒的極致就是愛慾。

那是人類的本能，一切生命的渴求。

就算是人面毒蜘蛛，亦有愛和慾。

她們和人類的分別，只在於她要把愛侶吃掉，而人類則對愛侶愈加恩寵。

我凝起愛的能量，挺進入她體內。

巫帝全身劇震，邪力頓時被削弱了一半以上。

她眼中射出強烈的異芒，以複雜無比的神色和我對視著。

我向她微微一笑，把充滿慾火的愛能由交媾處送進她肉體的至深處，誘發她的情慾。

同一時間我更破入她心靈裏，和公主融結在一起。

公主的聲音呻吟著道：「蘭特我郎啊！我感覺到你深入我的身體了，請給我多一點吧！再多一點。」

巫帝和公主同時劇烈抖顫起來：前者是不堪愛能的入侵，後者是享受著快樂的衝擊。

有若天河之水的愛能翻騰捲滾，把邪力衝擊得七零八落，由每一條神經湧入公主的體內。

四周開始出現變化。

神廟像空氣般溶解了。

整座化石山緩緩陷進地底裏。

我不住催發愛能，動作由緩而遠。

巫帝開始掙扎和推拒，但不旋踵又變作死命抱緊我，顯示巫帝和公主正在同一身體內鬥爭著。

我不住把愛能送給公主，讓她強大起來，共同驅走把她壓迫欺侮，使她陷在非人生活的邪魔。

這時我們已降低至一個可以看到四周高低有序的圓柱體下的角度，它們在月色中流動著奇異色光的角度。

父神的身體再非廢墟了，而是充滿生命的有機體，由無數生命單元組成的統一生命。

各色各樣的采芒劃過我們的身體。

我倆擁立處變作了透明光亮的膜狀物，我們縮入了父神的身體內，仍在不住下降。

上面封閉了起來，我們來到一個無法形容、充滿色光和生氣的空間裏。

忽然地膜沒有了，我和巫帝及公主變得在虛空裏飄浮著，四周是炫目的星辰狀發光，一團團強光在我們上下左右輪流爆閃。

父神復活了。

因著我們的愛回復了盎然的生機。

懷內美女的眼神不住變化，時而溢孕悽惶、時而迸發愛火熱燃，替換不休。

愛的衝擊更劇烈了。

能量蓄凝至頂點。

生命的精華在「她」體內爆發開來。

充盈著愛！

巫帝最害怕的事終於發生了。

愛在「她」體內不受控制地爆炸開來，驅散了巫帝僅餘的冰寒。

巫帝發出嘶心裂肺的慘叫。

「轟！」

邪能離體而去。

公主欣喜如狂般摟著我叫道：「成功了！蘭特。」

我的靈能緊追著離開公主身體而去的邪能。

巫帝以光的速度在這空間裏狂衝亂撞，卻無法逸出去找尋能保存邪能不滅的地方，再重施那次身體被父神摧毀後，潛入地底的磁場去的故技。

父神的力量把她封閉在這充滿著愛的囚籠裏。

當我和百合結合時，父神的力量亦和我們渾融在一起。

就在那刻，我知悉了父神整個對付巫帝的計畫。

公主其實是一個誘餌，把巫帝從地磁引出來到這裏。

父神其實亦一直沒有把握，直至我在機緣巧合下，學懂了吸收太陽的能量，那也是父神的前身「太陽能之父」達加西聖主整個「智腦」計劃的動力來源。

由那刻起，我的能量可以與父神的能量和沙女的能量互相轉移，這奠定了我致勝的基礎，巫帝亦注定了被毀滅的命運。

但我卻只是險勝。

在逃往父神處的途中，巫帝實有很多殺死我們的機會。

但她失敗了。

巫帝凝定在我和公主旁的空間裏。

一隻龐大若山的怪物驀地現形，就像宮內那隻可怖的石雕活了過來，張牙舞爪。

森寒之氣，充塞著整個空間。

巫帝的聲音響起道：「蘭特！你勝了！」

我答道：「我尚未得到全勝，你可以在靈神消散前，對我作臨死前的反噬，為何你並不那麼做？」

巨蜘蛛長爪撐著那黝黑圓體中間的人臉，呈現出一個非常人性化淒然無奈的表情，嘆了一口氣道：「不知你是否相信，享受過剛才你予我的快樂，我怕真的已愛上了你，所以不想傷害你，何況殺了你又如何呢？人類還不是快樂地活著。而且我也不能向你作出最後的請求了。」

我點頭道：「我明白了，放心去吧！在適當的時刻，我會把你的種族復活過來，甚至把你復活過來，但她們將像你般，會學懂愛的真義，再不是盲目仇視其他生命。」

巫帝那張可怕的臉露出祥和的笑容，道：「多謝你！」

強光一閃。

巫帝的影像消去。

了無痕跡！

## 第十章 生命之義

熱吻火辣地進行著。

分開後，公主羞澀地道：「蘭特啊！你很壞，巫帝走了，你仍那樣留在人家身內使壞，且還是最壞的那一種。」她終是初嘗人道的含羞處子。

我們肢體交纏地在彩光裏飄游著。

我向心靈裏的百合道：「百合你為這美好的結局欣悅嗎？」百合微弱的聲音在我心靈內響起道：「小情人！百合從未試過像這刻的滿足和快樂，快好好憐惜公主吧！還有沙艷。不過夢裏的你，將是屬於我的。我要去了，我的力量只許我說幾句話。」

公主的香脣又送了上來。

我貪婪地啜吸著。

周圍的空間擴大起來，忽然地那些親切熟悉的形體又在繽紛的彩光裏浮在四周結合變化著。

一個威嚴祥和的男聲響起道：「我的好孩子們，你們幹的事漂亮極了。整個人類的悲慘歷史，將因你們徹底改轉過來。」

公主羞得無地自容，掙扎著要離開「我」。

我緊抱著她，不讓她脫身，同父神達加西道：「父神啊！我們只是在你的引導下竭盡所能吧！若沒有你，我們早不存在了。」

達加西的聲音道：「我們就像父親和子女，誰也不須多謝誰，孩子！你的工作才是剛開始，我和單傑尚未完成的使命，都交在你手裏，我苦候多年，現在終於可以繼續我探索的旅程了。」

公主嬌羞地道：「父神啊：你不陪女兒了嗎？」

達加西平靜地道：「有蘭特陪你還不滿足嗎？我雖離開你們的星球，但我的觸覺仍會留意著你們，來日方長，那怕沒有相遇的日子呢？你們還有甚麼話要說？」

我默思片晌，問道：「我們來到這世界上，究竟為了甚麼目的呢？」

達加西道：「這是個沒有人能回答的問題，但或者我可以提供一點線索。」

我和公主聚精會神聆聽著。

自從人類擁有智能後，就一直渴望著對這問題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當人對著令人觀止的大地和天空，就為自己神秘的存在費煞思量。

達加西道：「宇宙像生命一樣，是生滅的不住循環，每一次的死亡，就是另一個再生的開始。在這宇宙的生死之間，無數的生命誕生了，但又隨著宇宙的毀滅而消逝，所以我想，生命的一個目標，就是不但要在這宇宙的生滅裏達至永恆，還要超越這宇宙的生滅，達至真正的不朽。在其一程度來說，這亦是超越宇宙的法門，至於當人擁有不受宇宙生滅影響的能力時，會發生甚麼？正就是我要探索的首要目標了。」

我們聽得呆了起來。

對一個人來說，能超越生死，便是等若成了神仙。

可是對不受生死威脅的達加西來說，那已是不屑一顧的事了，他要追求的是宇宙的起始和絕滅的問題。

達加西淡然道：「孩子們，若沒有其他的問題，我要暫時離開你們了。」

無論他說話的內容如何，他的語氣總是那麼平和安詳，不帶著任何情緒，但卻絕非冰冷無情，而是含蘊著超然於造化之外的高尚情操。

我不知他仍否可被分類作「人」，但無論如何他是由人演進出來的生命。

與這樣偉大的生命對話，我的心神不由自主地激盪著崇慕和依戀的情懷。

公主和我仍在最緊密的相擁裏，這時她忘記了嬌羞，叫道：「父神！不要走，我還要你多陪我們一會。」

達加西止水不波的聲音慈和地道：「我的寶貝嬌兒，我對人類有著最深刻不能捨割的感情，不是因為我曾一度和你們同宗同族，而是因為你們有著這宇宙裏最高尚的珍物，那就是『愛』。單傑已證明了這一點給我看，現在則再有了蘭特和你們。我實體的存在雖會離開你們，但我感覺的觸鬚，仍會時時刻刻留心和看顧著你們。」

頓了頓續道：「何況有蘭特在你身旁，等若我亦長伴你身旁，因為他擁有了我全部的精神、記憶和經驗；而我則擁有了他高貴和人性化的愛。」

我怕他說走便走，急道：「父神！我還有一個至關緊要的問題請教你。」

達加西平和地道：「現在你最想知道的問題，就是如何能把我的乖女兒百合和死去了的愛人朋友復活過來，是嗎？蘭特我兒。」

我心顫神動的點頭，緊張地等待著。

達加西油然道：「當我和巫帝兩敗俱傷時，我初時只想製造出一種能對抗巫帝的超人類，可是每一次我都失敗了，沙女已是我很成功的實驗，可是她們雖像我般可以直接吸取太陽的能量，卻像我般不能把這威力龐大的能源轉作精神的能量，故難以作巫帝的對手。於是我造了半人半機械的大元首出來，擁有鋼鐵般的意志和超人的力量，可是他仍被巫帝的精神邪力所征服。」

「於是我以夢族和高山族作藍本，創造了最完美的實驗品，魔女百合。又在她子宮裏播下兩粒最優良但沒有加工的大海族種子，那就是西琪和公主，她們都沒有令我失望。於是我可以把對付巫帝的責任全放到她們身上了。」

「接著的事你們都知道了，百合因擁有了高山族和夢族的智慧，想出和蘭特結合的方法。使人類在歷史上首次出現了最完美的男女結合，心靈肉體合而為一，終於擊敗了巫帝。蘭特你再不是普通的人類，而是擁有著無可分割的愛的超人類。這不是人類苦苦追求的愛的結合嗎？世上的男女不是一直追求著這種真正的合體嗎？何必還要分開來呢？只要你願意，又或在你夢裏，你們都可以在心靈的天地裏忘情翱翔，享受最甜蜜無間的愛情關係，你試過一次後就知我所言非虛了。」

我苦笑道：「或者是因我未試過吧！但總覺得她是犧牲了，可否告訴我，若想她由我處分裂出去，再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可有甚麼方法？」

達加西道：「你剛才與巫帝決戰時，耗用了沙艷奉獻予你的所有能量，所以你現在已不能和百合進行心靈的接觸了，也不能再擁有我融入你處的經驗和智慧，幸好你現在已能無盡無窮地吸取太陽和宇宙神秘的能量，過了一段時間後，當你強大起來時，你將可輕而易舉地使百合由你心靈和肉體內走出來，回復以前的狀況，你甚至可以和任何所愛的人作這種偉大的相存和結合，讓彼此互相真正的擁有對方。」

公主湊到我耳旁道：「我也要和你這樣！」

溫馨多情的軟語使我心中一酥，向達加西續問道：「我曾答應巫帝，若有機會，會使她們復活過來，若你走了，我到那裏找她們的生命因子呢。」

達加西道：「生命的種子，從不以實質的形態存在，她們只是一種生命的能源。當男女交合，精子和卵子結合時，會產生出一能愛的能量，這能量像一個烙印般，在這片生命的汪洋裏烙下了生命之印，攫取了生命的力量，使精卵結合成胎，產生出新的生命。所謂存在於我生命之庫內的種子，只是對這些生命烙印一種純粹的記憶，而這些記憶已深植於你心靈內，當你能通往這些記憶時，便可以模擬出特定的烙印，在這生命的能源裏烙出你記憶中的生命來，那時你也將使鳳香、沙娜、年加、父親等像從前般活過來。」

我深吸一口氣，嘆道：「這真是太好太美妙了，到現在我才明白生命是不會滅亡的至理。」

達加西道：「好了，我可以把你們和沙艷送到任何想到的地方去。」

公主剛剛「脫難」，嬌羞無倫，軟聲向我求道：「我們在月牙山恭送父神吧！」接著低聲道：「你這麼多妻子，分多點時間只陪我和沙艷兩人不是很好嗎？」

她既是我的初戀情人，又吃盡了劫難苦頭，我怎能拒絕她的要求，點頭答應。

倏忽後我們發覺站在月牙山的峰頂處，身旁還有喜出望外的半裸美女沙艷。

我離開了公主灼熱的身體，把兩女摟入懷裏。

向下俯視。

圓柱體一齊往內收縮，強烈的紅光高起，父神的身體向內凹去，忽又膨脹起來，變成一個圓球。

「轟！」

一聲驚天動地的爆響，天搖地動般，一道鮮紅的光柱以驚人的高速，沖天而上，破開了雲層，瞬眼間消失在高空極限的深處。

但破空而去留下的奇景，仍在眼前。

我們魂蕩魄搖，跪了下來。

我的神思飛回到離開日出城的亡命奔逃，與西琪、祈北的巧遇，神傷魂斷裏到了望月城、魔女城外之戰、淨土之行、重回帝國、巫國的征戰爭雄，最後終於到了眼前這神秘的廢墟。

如煙往事，一一重現眼前。

我終於完成了幾乎是絕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由一無所知，以至乎現在親身參與了復興人類，使人能在進化的長路上邁出通往宇宙第一步的大業。箇中苦樂，真是一言難盡。

我對宇宙並沒有任何野心。

只要能和這些心愛的人兒們、朋友們快樂地在圓球上生活直至宇宙的終結，已是夢想不及的美事。

但既然上天把這樣的使命加諸我身，我亦會盡力不負所託。

有一天，當人類進化至某一階段，可隨每一個人的意願，任他們選擇自己應走的路。

一切都將基於愛而出發。

那不單是同類的愛，也是對異類的愛，對所處廣袤無邊的宇宙之愛。

再沒有仇恨。

我們呆看著眼前的神蹟，好一會後才懂站起身來。

兩女痴纏地緊貼著我，使我滿是幸福安逸的感覺。

由這刻開始，我再沒有半點心事，可以盡情享受幸福的愛情和友情，再不用擔心有一天這些寶貴的東西會失去了。

這是多麼美妙的結局呢？

我不再用為生命的意義而苦惱。

那不是說我真的明白了。

而是我的眼光擴開了。

生命的本身已是最動人的事了。

我向兩女道：「走吧！」

沙艷吻了我一口道：「我永遠也要陪在你身邊，記著一有空你就要像前晚在地穴裏那樣對待我。」

我失聲道：「一有空！天呀，那我豈非時時刻刻都要和你相纏一起？因為以後有的就是空閒呀。」

沙艷理所當然道：「那你就看看怎樣分配這些空閒吧？」

我擁著她們便想往山下走去。

公主不依道：「這樣赤身裸體，我怎也不肯走，蘭特你快變套衣服出來給我。」

我愕然道：「你難道不知我甚麼本錢都用在拯救你這嬌貴的公主一事上嗎？就算我回復了能量，可能亦不懂怎樣變套衣服出來。」

沙艷笑道：「公主放心吧，在這裏以南三十哩處，有一批曾誤闖到這裏的遊民留下的行李，給我們藏了起來，讓我到那裏找套衣服出來給你，順便和蘭特在灼熱的流沙裏沐浴和溫存吧。」

公主興奮得吻了吻沙艷。

太陽高照下，兩女歡天喜地隨著我去了。

## 第十一章 後記

我們輕鬆地在滾滾黃沙上漫步。

沙漠再不是令人生畏的地域，而是美麗無比的動人天地。

尤其有兩位嬌嬈相伴，更不感絲毫寂寞。

個中溫馨酣暢，自是難以盡述。

每晚歇下來後，我們便躺在沙上，觀看著神秘艷麗的夜空，看著月亮昇上地平線，與點點星光爭輝鬥妍。

而每晚我也在思索著宇宙存在的真相。

吸收了多天的太陽能後，我的能力倍增，父神溶入我心靈「記憶」，開始片段地進入我清醒的意識裏，使我以一種全新的態度去認識這神秘莫測的「宇宙」我把胸中所知所感，傳往兩女的心靈裏，共享著無比的樂趣。沙艷一貫的冷漠亦逐漸融解開來，使我愈來愈陶醉在她的獨特的風情裏。

二千多年在沙漠生活的經驗，使她對沙漠的認識，超出了任何遊民，每粒沙在她來說都有著本身的故事，聽得我和公主津津有味。

公主則是嬌嗲無限，終日纏著我撒嬌撒癡，那種樂趣，實是任何妙筆亦難以描述其一。十五天後，沙中綠境終於在望。

沙艷叫道：「看！有人正向我們走過來。」

這些日子來，我的警覺減低至近乎沒有的程度，只顧著逗這兩位美人兒歡心，聞言往前看去，狂喜道：「那是花雲和淡如。」

兩女終抵不住相思之苦，逕來尋我這好夫郎。

可以想像她們旅途的艱困。

我拉著公主和沙艷狂奔過去。

花雲和淡如亦發現了我們，哭著笑著迎了上來。

淡如這「妖女」不用說，連一向淡定雍容的花雲祭司亦全不理會要維持往昔那種儀態，用盡所有氣力踏著黃沙奔來。

轉眼間兩女哭著撲入我懷裏，卻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只懂死命摟著我。

香吻雨點般灑來。

看到含笑旁立的公主和沙艷，她們怎會還不知我大獲全勝呢？

喜上加喜。

淡如忽地半瘋狂般扯脫我的衣服。

我呆道：「淡如你做甚麼？」

花雲狠狠咬了我耳珠一口道：「我們兩姊妹早下定決心，若能見到你，無論在甚麼地方，定要不顧一切和你纏綿至死。」

公主和沙艷雀躍道：「我們也要像你們這樣，蘭特很久沒有和我們相好了。」

我失聲道：「很久？三個小時前才和你們做過。」

公主咦道：「還不算久嗎？」

不用我說，這段離開沙漠的旅行，變成了春色無邊的愛情之旅。

神思恍惚中，日子飛快地流逝。

日出月沒、寒熱交替。

在我們仍沉浸和陶醉在愛河中時，捕火山脈傲然橫亙前方。

我想起了當年和采柔、大黑、飛雪心情沉重地攀過這有著截然不同兩邊臉貌的大山時，真是前塵往事，不勝感觸。

但生命真的從未試過像眼前這般愜意美好。

我們剛抵山腳下時，一大群人由山上迎下來。

包括了我所有嬌妻愛兒，包括久違的雁菲菲、紅石、紅晴、灰鷹，竟意外地還有巨靈、戰恨和他們的妻子群。

跑得最快當然是大黑，箭般竄入我懷內。

接著眾嬌妻哭著擁上來。

先是紅月這小妮子投入我懷裏。

我學著戰恨所豎立的「先賢典範」，肆無忌憚地在她愈發豐滿成熟的嬌軀上下一陣揉捏，問道：「男或女？」

紅月給我弄得渾身軟柔、顫聲道：「是個寶貝女兒，像妮雅的那麼美。」

采柔等全激動得流著歡喜的熱淚， 擠了上來。

戰恨高叫道：「大劍師你需有一百隻手，才可以同時安慰她們。」

紅石、巨靈全笑罵起來。

那種震撼人心的歡笑和熱淚，使最堅強的人的眼睛都濕潤起來。

巨靈振臂高呼道：「大劍師啊！你的功業將永垂不朽，千百世後的人都不會忘記。」

眾將兵一齊拔出刀劍，向我致敬。

我和眾嬌妻逐一擁抱熱吻。

摟完西琪後，公主過來拉了她進懷裏，愛憐地道：「究竟你是我的妹妹還是姊姊呢？」

我失笑道：「這筆糊塗帳，只有百合才能解答了。」

西琪一震道：「母親呢？」

公主忙把她拉往一旁詳細解釋。

我擁著雁菲菲，不理她的嬌怯，示威地親熱一番，讓紅晴等看到她嬌羞動人的另一面，才向淡如花雲笑道：「幸好她們沒有下了你兩個那種決心，否則我現在身上連一絲布都沒有了。」

眾人似明非明地望向兩女。

淡如小嘴一噘，作了個有好氣沒好氣的嬌媚樣兒。

花雲想起自己以前保持的尊貴形象，立時臉紅過耳，狠狠瞪了我一眼。

紅石道：「淨土所有你的好朋友，全集中在捕火城等你，我們快回去吧！」

紅晴叫道：「我要和你兩位新來的妻子跳舞，順便教她們不要跟你其他貴妃學壞。」

歡笑起哄中，我們浩浩蕩蕩越過捕火山脈，往捕火城去了。

途中我問雁菲菲道：「我們的房子蓋得怎樣了？」

雁菲菲先是嬌羞嗔怨道：「剛才你那樣公然對人動手動腳，我真想以後也不睬理你了。」旋又欣然道：「那是在捕火城外西南十二哩處，今晚宴會完畢，我們可回家了。」

我誇獎了她一番，弄得她喜翻了心。紅月策著一匹通體雪白，但蹄甲處全是烏黑長毛神駿之極的馬兒，硬擠進我和姣姣之間，示威地一挺胸膛，好像在說：「我紅月小姐是否長得更誘人了。」

這成了人母的小妮子，終還不脫嬌痴稚氣。

另一旁的采柔和妮雅見我注視著馬兒，齊聲嬌笑。

采柔道：「我們都猜錯了，飛雪和他的黑美人生出來的兒子，原來是匹四蹄踏炭！」

我看著飛雪的後嗣，記起飛雪在沙漠裏力竭而死時凝望著我的眼神，心中一陣抽痛，暗下決心，當我的能力足夠時，我定要把牠復活過來，還有我的家人、朋友，當然包括了鳳香和沙娜。

到了捕火城時，場面的熱鬧更不用說了。

大祭司領著淨土的所有祭司大公將領由城門迎迓，人民夾道歡呼。

當晚在妮雅那所我熟悉的大公府的主殿裏，舉行了盛大的舞宴。

可是最終卻沒有人跳舞，因為待我把整件事詳細交代後，眾人都聽得目定神呆，痴了起來。

誰可夢想得到其中包含著這麼詭奇莫測的鬥爭？

誰可猜到人類可以有這樣令人振奮的一天。

宇宙和永恆的大門已為我們打了開來。

大祭司緩緩道：「大劍師！你準備怎樣推行這個改變人類的夢想？」

我沉吟半晌，道：「我想先放一段日子假才說。」

眾人哄然大笑。

眾嬌妻雀躍不已，我的假期不用說是要來和她們共享的。

戰恨道：「淨土確是個休假勝地，讓我和巨靈、紅晴等安排一下你的度假節目吧。」

眾妻紛紛笑罵。

戰恨旁的采蓉亦不依地向他大發嬌嗔。

我向大祭司道：「我老了，待我休養生息，身體好了點後，再在淨土訓練一些人，讓他們到四處工作，我則作幕後的指揮。」

這次連大祭司、靈智等亦失笑起來。

巨靈同意道：「大劍師的話很有道理，我們都吃夠了苦，所以再吃不得苦，便讓不怕吃苦的年輕小伙子代我們吃苦吧！」

戰恨接道：「我們這批老骨頭，幸好仍能挺得住偎紅倚翠之苦。」

狗嘴長不出象牙的傢伙話兒一出，眾女全飛紅了俏臉，尤其是花雲。

只有沙艷若無其事。

事實上當眾人知道她活了二千多年後，連戰恨如此肆無忌憚的人，對她亦是必恭必敬，規行矩步。

我向巨靈和戰恨問道：「帝國的情況怎樣了？」

戰恨搶著道：「事實我們都不太清楚，因每到一個地方，我們都只是飲宴玩樂，那有時間去觀察巡視，何況閒來還要玩那愛的遊戲。我曾吩咐巨靈著他負責，可他卻失職了。」

巨靈氣忿地詛咒了兩句後，笑罵道：「和這小子在一起只有他佔盡便宜。」頓了頓正容道：「情況似乎非常理想，我們遇到的人都充滿著希望生機，我甚至找不到攜帶兵器上街的人，至於我們閃靈和夜狼兩族，忽然間得到這麼大片肥沃的土地。喜歡還來不及，那有時間去理別的事。」

麗清笑道：「有你蘭特大帝一天，絕沒有人敢興風作浪，誰不怕會惹得你不高興，招來大禍呢？」

我失笑道：「不要說得我像巫帝般可怕。」轉向灰鷹道：「小子你也應該回小洋洲看看，順便教育他們，不過途經帝洲時，最好幫我把翼奇的兩位淨土愛人給送去，那是我答應了他的事。」

灰鷹答道：「我正有此意，如此明天我動程歸國了。」忽又有點不好意思道：「至於翼奇的女人，我早使人送到他那裏去了，那是我私下應承了他定要辦到的事。」

眾人轟然大笑起來。

我亦有點尷尬，因為我真的忘了，到現在才記起來，幸好翼奇和灰鷹早有約定，減去了我內疚的感覺。

巨靈向采柔眨了眨眼睛，又同小鳥依人般挨在戰恨旁的采蓉扮了個鬼臉，才轉回對采柔道：「柔兒啊！我終於找到閃靈族另一位美女，她的美麗能與你相比呢！」

采柔欣喜道：「那真是好極了！」

紅月嗤之以鼻道：「我才不信能美過我們的小采柔。」

龍怡挑戰道：「既然有這般美女，為何不帶到淨土向我們示威？」

葉鳳多情地瞅了巨靈一眼笑道：「真的是驚人的美麗，可惜人家小姐現在只得十五歲，巨靈他還要多等一兩年。」

眾人大笑。

戰恨喘著氣道：「你這小子最好把她隨身攜帶，否則給饞嘴的貓兒偷吃了，才知道甚麼是痛心疾首。」

巨靈胸有成竹道：「放心吧，我已公布了回去後便娶她為妻，誰敢動我的寶貝。」

葉鳳笑道：「巨靈他費了三天三夜向那位小妹妹輸進愛能，弄得人家對他神魂顛倒。故此信心十足，沒有絲毫擔心。」

我失聲道：「我傳授你們的功能，原來都拿作泡妞的用途？」

又再一陣哄堂大笑。

我感到輕鬆無比，同戰恨等道：「你們的淨土語說得那麼好，在這裏定是大有斬獲吧。」

妮雅道：「你放心好了！有紅晴這出賣淨土美女的叛國賊在旁協助，怎會虧待了和你同樣好色的兄弟。」

紅晴抗議道：「我只是盡地主之誼罷了：約諾夫、龍歌、秀青等誰不是幫兇，為何只提出我一個人加以針對。」接著向我眨眼道：「大劍師！我有些非常揀手的貨色要向你進貢，保證你大為欣賞。」

眾嬌妻紛紛笑罵，亂成一片。

巨靈向我道：「魔女城已重建起來，快要完成，明春將要舉行第一次會議，各人都想由你主持。」

我點頭道：「不若我們派人向大小洋洲送出訊息，讓整個圓球的領袖都來開會，奠立真正的和平。」

大祭司首先贊成道：「這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盛事，淨土定會參與。」

紅月鼓掌道：「好了！紅月有機會旅行去了。」

龍歌向巨靈霎眼道：「你最好看看十五歲以下的閃靈女還有些甚麼好貨色，留幾個給各位叔伯兄弟。」

巨靈呵呵笑道：「一定一定，我明白地主應盡甚麼誼的了。」

龍怡罵道：「我這大哥除了女人外，腦裏甚麼東西都沒有。」

約諾夫笑道：「這是大劍師的教誨，由今天開始，這世界只有愛而沒有恨，我決定把彎刀封了，只以赤手空拳去這愛的世界闖闖，趁著仍是男少女多的大好時機，成就一番愛的事業。」

眾女為之氣結，卻又說不過他。

公主這時伸了個懶腰，同沙艷打了個眼色。

沙艷站了起來，淡然道：「夜了！我要回房和蘭特相好了。」

眾人全愕在當場。

戰恨拱手道：「沙大姐！戰恨小子甘拜下風。」

眾人忍不住狂笑起來。

的確夜了。

還有甚麼比一個家更使人暖在心頭。

我蘭特自一籍籍無名及無家的人，變成了大劍師，現在終也有個家了。

我和眾妻兒離開了捕火城，趁著月色，在美麗的夜空下，穿過平原，往家進發。

當我們跑上一個小山丘時，勒馬停定，看著星光下躺在前方一個美若人間仙景的心湖，一時看得痴了起來。

那是一見鍾情之湖。

各種奇花異樹，團團環湖分布，姿態之美，教我傾心不已。

在湖東的密林裏，隱見房舍連綿，和平安逸。

這就是我蘭特的家。

若能在此和眾妻兒活至永恆的盡頭，甚麼宇宙的秘密我也無暇理會了。

便讓有興趣的人去做吧！

青青在我旁輕聲道：「我們都不敢來看這個美麗的家，因為怕觸景傷情，但現在夫君回來了，我們都急不及待要住進去了。」

小風后寧素真道：「這真是個寧靜優美的人間仙境，使人連說話也不敢大聲，怕驚擾了她的寧靜。」

話猶未已，大黑汪汪吠了兩聲，催促我們下去。

我們先是嚇了一跳，旋而轟然大笑起來。

我向菲菲誇獎道：「菲菲幹得真好！」

雁菲菲不好意思地道：「菲菲只是執行者，所有設計都是花雲祭司策劃的。」

我望向正默默垂頭的花雲道：「原來你一早便打算和我雙宿雙棲，為何還要裝模作樣一番。」

花雲羞得無地自容，策馬往下奔去，叫道：「我承認鬥不過你了，回家吧！」

我們一齊歡呼，風馳電掣地跑下斜坡，往可愛的家園進發。

連綿相接約三十多所木構平房，全燃亮了燈火。

孩子們都累了，由侍女帶到他們的安樂窩休息。

我們則方興未艾，興趣盎然地逐間房舍巡視。

妮雅解釋道：「這間最大的房子，是會客的地方和夫君的居所，我們這些妻子則每人各居一所。」

我向淡如笑道：「聽吧！人家比你文明多了，不會全躺在一處待我寵幸，怕沒有份兒的樣子。」

淡如氣得雙目一瞪，正要反擊，華茜笑道：「我看也文明不了多少。」穿過偏廳，把臥室的門推開，回頭嫣然一笑道：「大帝，請用你的龍眼看個清楚。」

我聞言往內看去，一時呆了起來。

原來這寬廣可容百人的超巨型臥室，只有一張佔了整間臥室空間的大床。

一堆堆被褥，發著香潔的氣味。

采柔笑道：「這是小矮胖獻給你的大禮。」

我搖頭道：「小矮胖怎會想出這麼荒淫無道的主意，定是淡如這妮子擺佈的。」

秀麗法師榮淡如氣得扠起小蠻腰，嗔道：「我隨你到了沙漠，那有機會給你這昏君的大床出主意，蘭特！今晚我不會和你罷休。」

公主摟著小西琪笑道：「如姊啊！這句話是多餘的嗎？今晚誰肯和蘭特罷休呢？」

麗清和山美笑作一團。

麗清喘著氣道：「不要錯怪你的乖淡如，也不要說你的淨土美女不文明，這主意是我和野丫頭山美想出來的，不過卻沒有人反對。」

龍怡道：「夫君莫要著急，要多少人陪你，全由你自己決定。」

倩兒接口道：「不過我們有條家規，就是一張大床，每次都不可多過十九個人。」

我失聲道：「那豈不是全部嗎？那你們何須有自己的臥室，不若全搬到這裏來。」

美姬失笑道：「但我們會懷孕的嘛！」

凌思道：「那時躺在你身旁會是很危險的事啊！」

想不到這一向畏怯的兩位美女，也變得斗膽向我調笑，大概是心情極佳的關係吧！

沙艷首先往內走去，一邊寬衣解帶，一邊道：「蘭特來吧！我等得不耐煩了。」

淡如笑著追上去道：「沙艷大姐！讓我來為你脫衣服。」

我叫道：「且慢！我有個更好的提議！」

沙艷早脫得一絲不掛，轉過身來道：「除了和你相好外，我甚麼也不接受。」

我微笑道：「放心吧，今晚是彼此彼此，只不過外面有張更大的床，你剛才不是看到了嗎？」

眾女想了想，齊聲歡叫。

片晌後我們一齊浸浴在小湖裏。

我們忘情地追逐、調情、癡纏。

當我在湖水裏佔有著采柔時，采柔摟緊我的脖子，狂喜中呻吟著道：「大劍師！采柔真是很開心，從未試過這麼開心，以後妳的小采柔再不肯有片刻讓你離開我了。」

我心中升起一種難以言傳的深刻感情，一邊熱烈地廝磨著她，一邊道：「宇宙雖或有盡頭，但我們的愛將永無極限。采柔啊！我感激你，是你使我盲了的眼重見光明，看到愛情的美麗天地。」

我逐一和她們溫存。

愛的能量在湖水裏激盪著，所有美人兒都瘋狂起來，不斷向我作出熱情的挑逗。

這樣的「苦」，真是吃怎麼多也不怕，只嫌吃得少了。

當我和西琪公主兩「姊妹」在湖邊的嫩綠草地糾纏時，心中忽地澄明清澈。

她們獨特的體質，引發著我深藏的力量和記憶。

眾女在湖水裏嬉鬧的笑聲傳往深闊的夜空，連剛升上中天的圓月亦比平時更耀目了。

湖水蕩漾著金黃的色光。

紅月笑得最大聲，不知和山美鬧著甚麼玩兒，彼此追逐著。

如此良夜。

當我躺在西琪和公主中間，心神忽地逐步潛入心靈的深處裏。

眾女的笑聲，公主和西琪的嬌喘聲，愈來愈遙遠。

忽地我又重回到沙漠裏父神那座廟裏。

整個天地浸浴在金黃的柔光中。

一切都是那麼不真實，但又是如此美好。

倏地神殿亮起一片彩芒，迅速旋動著。

我定睛細看，只見彩芒不住變化，其中逐漸現出美麗的優美女體。

百合！

是的！

那是我心愛的魔女百合。

她全身呈現一種耀眼的白光，長而有力的腳趾撐著仙軀，不住在愈擴愈大的彩芒裏遊走著。

美麗的胴體除了彩芒外便沒有半點掩遮，但卻一絲猥褻的味道也沒有。

她不住向我伸出歡迎的玉手，臉上帶著掩不住的狂喜。

我撲入了彩芒，緊擁著她。

她的身體是那麼地實在。

百合摟著我娉婷起舞，深情地道：「小情人！你的能力又回復了，所以能感應到我的呼召，到來和我相會。」

我欣悅地道：「這究竟是甚麼地方？」

百合道：「這是我們共有的心靈天地，外面的宇宙雖是無盡無窮，又怎及得這內太空的變化多姿。看！這座神廟就是你心靈的一個片段。來！讓百合帶你到一個你一直渴望到的地方去。」

瞬眼間我們站在一座雪峰之巔，俯視著山下延綿覆蓋的雨林。

一邊是展至無限的大沙漠，另一方是閃靈人秀麗的聖原。

天啊。

我們竟是站在大地上最高的山峰連雲峰的最高點。

我大奇道：「這是否現實的世界？」

百合油然道：「這是百合心中的記憶，記憶是如何真實，它就是如何真實。」

她銀鈴般的聲音像一陣清風般吹進我心坎的至深處。

我感動不已！緊挽著她的纖腰，對上她的紅脣。

濃艷鮮潤的香脣。

我忘情地吸啜著她。

周圍的環境不住變化著。

陣陣光彩奪目的漣漪在四方爆閃著。

百合的秀眸變成兩粒深黑的寶石，揮散著動人心魄的彩芒。

我們擁臥在神廟外的雪原裏。

細雪漫天灑下。

白茫茫一片。

我們狂熱地愛著對方，沒有半絲保留。

心靈肉體徹底開放著。

在最強烈的歡樂裏，我們打開了父神贈給我們記憶的寶庫，相擁著在星雲散布的無邊虛空裏旅航著。

我們經驗著奇異美麗的世界。

每一點由大地看上去的星光，都蘊藏著一個獨特的天地。

驕傲而自立。

由死寂的星體，被奇異植物覆蓋的世界，幾乎滿是各式各樣生命的星球。

我們品嘗、觀賞、享受著各種前所未見的東西，接觸著一切。

百合的秀髮波浪般起伏著。

我們神遊了與我們處於同一星河的飄香和天夢兩星，深切體會著宇宙的偉大。

片刻後我們回到了那神廟裏，繼續忘我的共舞。

百合嘆息著道：「小情人，有甚麼比我們的結合更美妙？」

我喘著氣道：「一定沒有，我再也不肯和你分裂開來，只有在這純美的天地裏，我們方可以毫無隔閡地分享著共有的一切。」

百合道：「你終於開竅了，現在我擁有的是全部的你，而你也擁有全部的我，一點也沒有疏忽和遺漏。」

頓了頓再道：「心靈的結合，才是男女愛戀的極峰，有一天我們的能力滋長了，我們便可以隨心所欲分開來，在外面的世界攜手邁進；也可以結合起來，在心靈無有窮盡的內太空翱翔共舞。」

我長長吁出一口氣道：「只要是有感情的動物，我們這種真正的瞭解和結合，便應是最後追求的夢想，這亦是愛的極致，我終於明白了。」

四周忽地模糊起來。

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只能支持這麼一段時間。

百合摟上來，熱烈吻我。

她幽幽道：「我等待著你。永遠也專心一志等待著你，不要以為我會不耐煩，在這裏時間是以另一種方式存在著，沒有一刻是相同的，也沒有一刻會是沉悶的。」

下一刻我回到了小湖旁的地上，公主和西琪緊摟著我。

紅月仍和山美在追逐著。

我明白了百合所說的「時間在那裏是以另一種方式存在著」這句話。

適才那有似千百世遍遊宇宙的悠久時間。在這裏只是剎那的短暫光陰。

我拉著西琪和公主站了起來，望往湖水裏。

十多條美人魚正暢泳波光閃閃的湖水裏。

「噗通！」兩聲，西琪和公主也躍進湖內，游了開去。

我看得心神顫盪。

合起雙手。

以一個最美妙的姿勢躍進溫暖的湖水裏。

明月正深嵌在星星點點的壯麗夜空間。

大劍師傳奇 全書完